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九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九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九一册目次

史部·史評類

史折三卷續編一卷　〔清〕賀裳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一

澂景堂史測十四卷附閩溪紀畧一卷　〔清〕施鴻撰　施綸註　附　施鴻撰　盧元昌評點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八年自刻本……一九四

垂世芳型十三卷　〔清〕金維寧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康熙賀劬堂刻本……二八五

删訂通鑑感應錄二卷　〔清〕秦鏡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四年張聖佐刻本……四一八

綠萍灣史論初集一卷史論二集一卷　〔清〕朱直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四七五

詩史十二卷　〔清〕葛震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二年刻本……五七七

四言史徵十二卷（一）　〔清〕葛震撰　曹荃註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曹氏芷園刻本……七一七

史折三卷續編一卷

〔清〕賀裳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折三卷續一卷》提要

自序

史折者取論史者之言而折衷之也吾於古人身世既遥亦且夷險異境執筆以論千載之上可以惟所欲言抑知其情其事實有不盡然者哉竊嘗歷窮其態大都拘攣者難與變通矯枉者多成邪僻輕率者不詳本末深文者易入支離因人者無所發明傳會者半由穿鑿若其文詞蕪劣人所不談可無論矣間有鉤淵繳雲之思飄風湧泉之舌抉幽剔隱獨異取新能使一時之耳目改觀百世之精神如見然其發鄭人聞周朴燕相說郢書者亦不乏矣丹鉛所經隨事辨析寧敢過索今人之瑕要期不誣前人之事而已抑有嘆焉余固蹇癡多言者也目之所經輒興五嶽手之所觸如瀝百川生平讀史其波瀾稍潤者既已入之論部片言短幅亦復彙而成書又安保無折衷吾言者乎要以能通情理之窮而不爽是非之正則雖握我之矛刺我之盾所任受矣至茲編詞句苦拙叢脞之字旁逸尼初無意於成文想達者能畧其玄黃也江南蘗子題

史折目錄卷上

史懷後語序
鄭伯克段二段　鄭莊公二段
諫納郜鼎　寬對
呂錡　懷嬴
趙盾　邲之戰
魏絳和戎　叔向母
立良止　載書丘賦
討公孫黑　拒求環

禳火　周語魯頌
臧容　齊國佐
陳軫　甘茂
江乙　鴻門
呂后問相　吳太伯世家
季子　重耳去齊
子產博物　陶朱公
蔡世家　魏世家
蘇秦　張儀

商君　信陵君
平原君　魯仲連
淳于髡　王翦
豫讓　平陽侯
留侯附酈學　淮陰侯
衛大將軍　文君
食貨志　戾園
霍光附蕭望之　二疏
漢元帝責丞相御史　貢禹

王商　翟義
孝平皇后　郭皇后
鄧禹　齊武王縯
方望　隗囂
寇恂　馮衍
第五倫　王霸
崔寔　張溫
先主種菜　關張立直
不攻劉琮　諸葛亮

正統　管輅
孫策　孫權
胡貴嬪　王渾　杜預
山濤　山簡　晉明帝
任愷　王敦　桓溫
謝安　王羲之
慕容廆

史折卷上

曲阿賀　裳黄公撰
古郾徐時勉克勤閱
孫男　龍翔士雲　應仲小范　仝校

史懷後語 弁序

古今説史者多矣。惟景陵鍾氏史懷最能發人意智。如論召公始見周公之攝政而不悅爲直道。繼聞伊陟甘盤之事而悅爲虛心。論封微子康叔仍是監殷故智。論陳涉曰。先王設爵祿與天下智勇共之。不必盡得其用。正使之身家念重。不肯輕死爲非。俱至論。余故推爲萬曆以來第一書。然亦有言不盡意者。余爲引伸之。有可觸類者。余爲旁証之。亦有近於附會。過於穿鑿者。余爲糾正之。凡得數條。總曰史懷後語。至余所説史。則別爲一編。不附載也。

鄭伯克段

鍾子曰。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飲酒之事。亦狎客媚子從臾爲歡。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即有命。不敢告人者也。即鄭伯處心積慮。非必以其能爲曲

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於姜氏之愛段而惡已
欲一有所出之耳又曰氣專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
悔之一字懸額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掘地及泉
一語悲之掩耳盜鈴爲草草結局之計益足明鄭伯
之凶而狡矣
賀子曰此因鄭伯之克段太易遂視段太淺耳然云
段無大志則非矣設無大志始之亟請後之啓門卒
乘甲兵之繕具其母子意欲何爲段實成師之流而
身與其徒才俱不及莊公佼佼亦非晉昭侯父子比

也至寘潁誓泉當憤恨時不覺爲之太甚事過而天
性復萌潁考叔意欲挽回其時尚未知公意思此事
可以曲諷難以直陳觀其賜食舍肉將情形節次種
種具有苦心設公無悔志必另有正論感動亦不專
恃掘泉一策也及聞公語倉卒間卽就公誓中生出
段妙想不煩枝節迎刃而解雖事近於戲所全實
多吾嘗以潁考叔勝於茅焦蓋折諍之艱固不及轉
移之捷也而曰莊公惡有絕母之名以悔字懸考叔
考叔亦以掘地愚莊公夫莊公悔不由心僅以塗飾

耳目則彼娍出母誰阻之者反不能如此遷延且其
人英鷙亦非人所能愚也大抵莊公母弟間不爲無
失欲專移獄于公則爲失乎嘗思叢鄭時漫不爲備
段入而執莊公生之乎死之乎抑仍君之乎故下處
愆而有誓泉之事至考叔委曲將順而莊公母子之
倫已全考叔君臣之義亦盡觀其兩心相照眞是肴
月互語言辭特假托耳此固非賢儒所知也〇論莊
段之獄者左氏譏失教穀梁謂宜緩追逸賊夫其人
方處心積慮奪吾之國而謂可以口舌化誨乎若緩

追逸賊則奔其後亦未嘗越境窮追也處莊公之地
者或從母邪志讓位可耳然而泰伯之節固難責之
常人州吁之禍安能聽其自耍惟誓泉一事爲已甚
若其兄弟間必欲恕段苛莊吾不能不爲平反

鄭莊公

鍾子曰春秋小國之君如鄭莊公儘有智數能牢籠
顛倒人與齊伐許入之齊以許與鄭鄭伯使許大夫
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
使餬其口于四方況能久有許乎又曰寡人之使吾

于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自取威德而以
慾于人既用之弟又用之鄰國亦小人之雄矣
賀子曰人許之師三國同功鄭自不可獨取若漫無
壁書而去徒費軍實又所不為仍畀許人守許不德
市德解慾亦所以謝齊魯也然觀其語公孫獲之言
曰凡而器用財賄無置于許我死乃亟去之蓋老于
兵間深知彼已身在則許不敢有異闕身沒亦非後
人所能彈壓覬必使獲據其半者莊公英武強毅常
沾沾有矜功好勝之心曾晉獻公曰我以武與威是

以能臨諸侯此其智也春秋克人之國者多矣其所
謂服而赦之惟楚莊之許鄭平自知力能駕馭然原
無俘執之慾素稱霸東吾則已聚國而謀至夫差于
勾踐漫無成算始則屈之過辱後乃信之過誠遂成
養癰之患若莊公出自獨斷慮始慮終可謂得善後
之策矣抑天下謀齊子與晝止救燕者亦云置其君
而去之即使許大夫奉許叔意也又何譏乎莊公
錘子又曰已射中王肩猶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
陵天子乎作此矯心之語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與

司馬懿車駕宿伊水促送長幔大官食具詰行[illegible]
司馬昭哭高貴鄉公之死千古亂賊面目可想不甚
相遠也
賀子曰鄭莊公雄略武幹饒有霸材惜其下皆進取
之士不知大體桓武之勳世執政柄忽分之號不無
快快何至不顧名分遽自取麥取禾乎朝而不禮何
足怪也繻葛之戰事由救死罪則無將乃射肩之後
更欲從之此與賈充錢鳳之徒易異哉然從古奸雄
肆負震主之威原不顧行弒逆之事今鄭傷子天下

救鄭乎此覘喩所昧而癖生之所明也欽師勞王事
勞必爾鍾氏比之司馬昭哭曹髦此充類之論尚非
當日情事也蓋莊公世習緇衣之愛屢以王師伐人
方自矜材智儼然以方伯連帥自居分其政已不堪
奪其政愈加憤不知君臣之際有不可以曲直論者
知齊小白責楚苞茅以尊周周乃陰召鄭令從楚更
欲輔之以晉豈非世之大不平者春畧不改敬惜鄭
之君臣不知此也嗚呼此孔子所以正桓公而仁管
仲歟

寘毋傷王皆天壤不救之事莊公兩犯之罪潤聖死
抑吾因鄭事有感賦隧而遂篤毛裏之歡射肩搠遽
息六師之討令人何所懲勸嗟嗟世之衰也爲人上
者亦失策矣遇恭謹則流加貴倘値强狡則姑務含
容何怪亂賊接踵哉流覽家國豈不徒一鄭寤也

諫納郜鼎

鍾子曰如宗觀魚小失也然而不典也故臧僖伯之
諫妙在核而詳取郜大鼎于宋庇亂人私亂器富鳴
鼓攻之披髮救之核即迂詳即累此何等事而暇爲

此迂腐之說哉哀伯不足論甚矣左氏之闕于裁也
賀子曰羽父弑隱立桓故哀伯不無投鼠忌器之意
若如所云則先討翬屬桓可耳而國中素有攝位之
議不能正隱之爲君則亦不能正桓之爲賊然殤之
視隱孰疎孰親魯之視宋孰緩孰急不討翬而討督
不幾舍其田而耘人之田哉即桓公毅然興師何異
于楚靈王之戮慶封也大抵隱終桓始之際魯人多
負于大義故遇事輒于正言而微用譏諷齊之欒高
陳鮑能逐戮崔杼之屍攻逐慶氏羽父没身無恙不

徒魯人材畧不如亦由景公不與於弑桓實先聞之
者也然律之晉董狐齊太史終抱愧焉

寛對

鍾子曰魯桓公怨故弑其兄生一齊姜爲之妻通於
齊侯而死彭生之手襄公無故殺人之父亦死無
知之手先期彭生見結齊姜前一段、案寛對相視
巧矣哉
賀子曰此言良然欒書怨郤至而譖其奉孫周以爲
逆及郤氏滅欒即弑公而立周厲公之弌獨加荀偃

之首幾疑鬼之無靈矣乃嗣之以府怨之欒黶並之
以淫狡之欒祁正所謂厚其毒而殲之也欒范素睚
以婚姻如以怨賊終禍患之來何必在外士鞅亦竟
生吉射曲沃之役更見朝歌五十餘年直且暮耳炎
炎者竟安在乎至欒郤後先不過二十年之事尤堪
一嘆范祚少延固其能辭書偃不與弑君之報也

呂郤

鍾子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摽放棄取已具戰國策
士之氣起脊有想借夷吾庸人不能終局耳又曰國

祇君亡時勢之難莫有過此者臣子處此不徒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節塞責苦心斡濟實實有一段處分着數節次毫不可紊了此覺臣子于國家無不可處之事矣呂郤之才何減狐趙而惠公亦愚也事非其主竟以殺身惜哉

賀子曰獻公初亡中外之心咸在重耳冀芮能使夷吾秉鼎先歸獲于秦呂甥又卒致其反國英斷機警材略實有過人者然歸國後君臣泄泄無一善狀背賂不言閉糴弗諫至經韓原之難尚不易慮改圖豈

工于進取拙于守成敗常思范蠡治外文種治內政自各有所長申包胥乞師復國之後亦復無奇治國之功乃在子西人真有能有不能也但恨其宴安自足不能如鮑叔牙薦管仲耳晉豈無材文公佐霸之臣亦不僅胥狐趙魏也欒枝先軫之儔何人不在其肘下故親于趙衰之讓二子不得不與君分過

太子圉自秦逃歸于晉懐嬴不敢從亦不敢言

鍾子曰事君事夫之道雖聖賢處之不過如此季隗之待二十五年不爲不貞齊姜殺桑下之女不爲不俠然其從容詳妥似皆遜之

賀子曰不敢言全夫婦之情也不敢從知子圉不足爲其身之託也季隗敵偶齊姜宗女辰嬴穆公之愛息力能轉移君父者也其後令之[illegible]婚重耳子圉肯去罔未與絕累無故夫之聽則其始輕任之去亦猶張耳之婦庸奴其夫耳鍾子長者不知辰嬴固女子之梟雄者也

勇士殺趙盾

晉侯使勇士殺趙盾入門入閨上其堂咸無人焉因

嘆其易搦頸而死鍾子曰由此觀之則王僚使兵陳於宮至光之家俠累持兵戟侍衛者甚衆皆先自處一死地也

賀子曰此言僚不當即位俠累不當與仲子仇也若處嚴虎之勢又不得不爾孫策之傷也費禕之刺也踈而無備可乎哉

鄢之戰

鍾子曰范子欲釋楚以爲外懼此深厚久遠之言反自鄢陵使祝宗祈死正孟子所爲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也老成人憂國深謀人以爲不情[illegible]

賀子曰晉武帝唐莊宗正與此同然又有一日縱敵
數世之患者此須看其事勢如楚雖强必不能併晉
而有之與鴻溝之約不同也常思原軫范燮兩俱格
言嘗相持而不下讀宮之奇論假道曰惟忠信能留
外寇而不害連環不待椎矣披范燮亦以三强既服
之後固非假持重爲逗遛者可以藉口余以謀國者
不宜輕失事機但事平之後當畸[illegible]李沆之慮耳

魏絳和戎

鍾子曰貴貨賤土說盡古今夷情太王制狄人漢制

匈奴止用此四字
賀子曰魏絳和戎爲國家大利古今以爲口實然須
考其時勢晉楚爭强既服鄭人陳又新附楚人之憤
已極勢必復爭爭則戰攻方始若從事于戎兵力安
能兩支況戎自請和操縱之權在我和戎而絕內顧
之憂得專意以事南方若不之許必至用兵兵連禍
結縱使得戎而兵力已憊無以禦楚此魏絳有獲戎
失華之懼也苟外無楚憂戎則跳梁眈眈偏處此自
當一大懲創豈得偸安旦夕致遺後患觀若康之事

忘寒心即太王一徙亦自別一轉智不專恃行成也
毋得以魏絳一時之功爲唐耿汪秦諸奸解嘲也

叔向毋

叔向之毋妬叔虎之毋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毋毋
曰深山大澤必生龍蛇彼美懼其生龍蛇以禍汝鍾
子曰若此毋者所謂自爲謀則過其爲羊舌氏謀則
忠矣國當取其識而置其妬賀子曰羊舌虎美而勇
力爲欒盈所嬖覆亡洵得毋氣矣羊舌鮒非即此嫗
自生乎食獒無已卒以鬻獄殺身又誰之咎也

子産立良止

鄭伯有爲厲子産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
叔問其故子産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産曰説也爲身無義而圖説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鍾子曰即此一
事大道理大机權皆在其內不媚不信四字至圖至
捷至深故君子之應一事也不自一事起也不自一
事止也常使之寬然有餘地焉余意伯有若無罪而
死初死即應立後不當待其爲厲也若有罪而死[illegible]

胡爲媚妖鬼哉況子產素有執持禳火請用瓘斝玉瓚弗與龍鬭洧淵請禜弗許即晉侯之疾卜以實沈臺駘爲祟猶辨其非乃輕爲一夢所動乎吾觀伯有之亡實子產心所悲憫但外壓于子晳之强子晳雖亡宰駟豐向在故猶未敢遽加撫恤至其悻悻欲存良氏一念不臧下帑厥之後趙宗也晉政猶未下移故但揚前舊勳以感動其主而趙祀已存鄭族大寵多權不在上故必乘國人之惧而始可爲立後又復立公孫洩以示無私黑之後終不與焉此正埶于權

變令人陰入其範圍而不覺者也其後適晉趙景子問之答以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良霄從政三世故宜强死爲鬼則無論春秋之世列國强宗大族覆亡者不可勝數即公侯伯子男之君虞夏商周之亂其取精更多用物更弘社稷丘墟胡不一一盡爲厲哉此固所謂神道設教文言以飾聽耳即其語子太叔者本懷亦未盡吐也傳言傳斂朱子亦稱義理甚精皆溺于其辭而未知其旨鍾子審其机權矣亦止就事立論未審其機權之所由用也

載書 丘賦

鄭子孔當國爲載書將誅弗順者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子產曰衆怒難犯焚書于倉門之外衆乃定鍾子曰凡作法者必度民情之所可從而後爲之法已立而後誅弗順者誅不可行而復自廢其法上下俱失之矣子孔之失失在爲載書但亦無自作而自焚者焚之之議發于子產而子孔聽之此國體也按此言是矣但子產既知衆怒難犯及作丘賦而有蠆尾之謗何以不從渾

罕之諫而曰民不可逞度不可改也言出其口而忘之乎蓋子孔欲群鄭諸司各守其職以聽執政之法不得與聞朝政此徒便已私耳況國有大事不詢衆謀而一人專斷尤叢奸府竊之道也鄭介兩大犧牲玉帛疲于奔命常賦不足不得已而增之非求自利公私之別不同故毅然任怨不顧譁然國氏果先鄭亡鄭果先衛亡此左氏目所未見姑識其語渾氏之言後無一不驗嗚呼爲國救時猶不免殃貽後嗣故弘羊劉晏咸不良死況掊克聚斂如告緡手實者哉

討公孫黑

鍾子曰子產之誅公黑也黑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助凶人乎說得心死很甚快甚可為除惡人之法余以子產之言雖快但黑之稔惡固非一朝何以必待其將死而後數之駟良之爭猶云身在下位與游楚爭室則已執政矣罪均罰異畧不之責不幾于養亂乎益黑之罪必所當誅而罕駟豈三家輔之實畏其族强黨盛而不敢輕發故必俟衆憤畢集駟氏自携始敢聲言其

罪觀其在鄙聞疾乘傳急歸皇皇然惟恐凶人之良死國法之不伸但昔何其緩今何其迫此止可謂天道禍淫之不爽終不得言大臣能討有罪也子皙謂其助天為虐則不然若曰貪天之功則亦無辭耳嗚呼漢石顯典中書恣作威福匡衡為宰相畏其擅權不敢白奏元帝崩顯遷太僕離權失倚始追條舊惡斥歸故郡遂為王尊所糾謂奏罰後時無大臣輔政之義僑之討黑亦寧異是子產雖賢恐不可令王子贛見也

平丘之會

鍾子曰晉咸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內治不修此晉覇始衰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為平丘之會非其本心也內有不足不得已而以虛聲服人去力服者遠矣况桓文而上乎當其時衛人愁齊人驕魯人怠晉無禮而欲字字以禮責人叔向于此多少苦心即彌縫支吾猶懼不及鮒以貪問之求貨于衛小人不顧國利害如此謀國者至此益苦矣賀子曰晉歸汶陽之田于齊而諸侯貳則為蒲之會

虒祁成而諸侯貳則為平丘之會謀國者各具一苦心然齊頃公七年不飲酒食肉晉安能無懼自為謀不得復為魯謀也季孫行父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猶指前事暗諷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禦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自反無愆猶能正論屈人至平丘盟而晉寔多慚德不得已借威于王命劉獻公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後叔向得濟其强辨折服齊人此幾于博者之孤注不堪再擲矣至對魯人曰寡人有甲

東國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牛雖瘠僨于豚上豈似暴豪無賴之言豈成盟主子服惠伯曰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于晉吾豈無大國則亦以無賴要之言悖出者悖入矣無端執意如無端又欲釋之反爲孟椒所挾欲從會而歸雖用叔魚之詐以免要皆曖昧狂猾非大國所爲然靈王死而楚無競圖齊雖有飛揚之志罔無深識公室則日卑晉之憂寔在內不在外叔向徒欲虛崇外體亦自枉費心力耳身死而不祀哀哉

鍾子曰叔魚脅魯季孫歸感恩知已小人不情面目如生自非叔向所能然此時正少一叔魚不得器使之妙妙在用詐處人不知也

賀子曰叔魚僞傳築館之命而泣其術雖狡平子聞之而懼其識最陋令從孟椒之語從會而歸不惟國恥雪後亦不敢輕視魯之執政矣韓起患之問于叔向答以鄙也能不徒妙于使詐亦深見意如之易與但不屑身爲狙儈也若如叔孫婼父子其可劫乎此眞下材何當于奸雄乃有乾侯之事寔其君之妄也

拒求環

鑑子曰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可謂能折大國以禮者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可謂能治其國以法者也小國居大國之間不如此無以自立余以此實明欺韓子之務耳若遇楚靈王其敢抗逆乎幾賦吉日卿具田備矣未常不先意逆迎也蓋子產智士長于料事料人平丘之會爭承職貢自日中至昏必得請而止游吉答之者以晉政多門貳偷不暇何暇致討

晉人伎倆悉之熟矣韓起懦弱畏禮好名故得以禮制之至商人懷寶不過居易貿遷豈如沒明之家修都雅之容爲飄服玩好者且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述舊誓曰我無強賈爾有利市寶賄我弗與知其言顯不相應夫貿易之事一一必言之君相君相亦不勝其煩且下同于治市之有司成何國體此明是迎合風旨子產蓋不過借一環以樹風力借一韓子杜絕晉大夫無藝之求嗚呼一子皙不敢制之于彊埸況大國之卿雖然鄭疲晉楚力實憊矣微子產將

不國事晉雖請誅鄭則忠不得不以名臣許之

禳火

有星孛于大辰鄭禆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次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禆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鍾子曰術士幸災以自神其言戶角如生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前此之弗與人情能之此處之不可人不能也然實有一段識力足以鎭物定紛非一味憤憤倔强者觀其言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

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何其簡確而定也遂不與鄭亦不火非子產之倖免正天道不測耳故觀其救火一番處分又極有條理所謂盡人道以聽天使宜悍人借口不得　賀子曰子產雖云博物君子然實無象緯之學即天人感應之理亦未深悉先是昭六年三月鑄刑書晉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鄭災則是子產不但不知弭災并召災亦不知矣十八年星孛大辰西及漢申須知諸侯有火災梓愼以爲當之者宋衛陳鄭而不獨一鄭禆竈也里析未知爲火亦告子產以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illegible]國遷可免言禳者鄭亦不獨一禆竈也祈禳之事雖理所不可解而非所不盡無如里析之說築城郭建廟社營官室立市肆街衢巷陌事事更新傷財勞衆事寔難行若瓘斝玉瓚眞長物耳子太叔之論未爲非也雖其救火時條理得宜然與其張皇于危急之中何如解免于無事之日從來賢人君子誤國處正自不少徒以一念堅執不行曲突徒薪之計必爭焦

頭爛額之功然當時之損傷事後之興復公私兩敝不可勝言矣且瓘斝玉瓚雖弗予而禳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至七月又大爲社祓禳于四方計其所費或浮於瓘斝玉瓚之値亦何常不禳但惡竈之沾沾自詡其術故執意不從耳夫術士一言之驗因遂開要挾之端其風誠不可開然吾以爲後之弗予執持也前之弗予見昧也子玉不畀瓊弁玉纓而覆師則以爲玩物喪志子產弗與瓘斝玉瓚而失火則以爲鎭物定紛此以名譽分是非耳吾所不能

國語魯頌 周語

鍾子曰國語列周蓋以列國待周也三頌列魯蓋以天子待魯也素王素臣其微可睹矣

賀子曰天王之尊義例別于諸侯周鄭交質在明曰君子結二國之信不知體哉鍾氏謂怨出諸戶責之正矣圭詩者孔子所刪自言樂正亦在雅頌得所而曰以天子待魯豈其然哉則問禘不知既灌不欲觀者又何也吾觀詩雖有四要其尤判者兩端而已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然則國與天下雖殊因得失以見盛衰用美刺以為懲勸其意一也頌則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義不關于勸懲故詞惟美而無刺與風雅迥別魯自伯禽以下豈盡無失德者即春秋亦不勝書矣且家語有麑裘章甫之辭檀弓載蠟積蠻臣之語豈孔子之前遂無一為美刺者固知魯未常無風也天子君天下諸侯君一國凡為臣子共有天澤之義孰不當鋪張功烈以頌

陵昌熾祝其君豈十五國之人皆薄魯之人獨厚乎抑十五國之人皆直魯之人獨諛乎固知列國亦未常無頌也而皆孔子所刪也列國不存頌魯不存風者孔子魯人也魯人刪魯詩為尊焉為親焉若曰華有不可諱者已筆之春秋矣春秋因史作經正告天下萬世故不容于不直詩之為用本以主文為譎諫令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但存列國之咏歌令人一唱而三嘆已足以閑邪而興善矣何必暴揚宗國之短哉若其穢流人口無可湔滌寧見之他國之篇章如五兩雙綏載驅敝笱及出自齊人之口若曰本國之人能諱之鄰國之人不能為諱之為君父者亦可以戒矣此聖人之厚也豈曰以天子待魯哉楊子用修作經說論泮水之詩曰僖公滅項取須句取濟西以楚伐齊皆惡之大者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又會于卞其女季姬如遇鄫子于防而公不制鄫子來而公不逆歸于鄫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駉與有駜猶以為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

非以為美也。其言固激而未當，然須者實多溢美之辭。他國頌悉刪之，未必不由是也。抑周與列國並稱，嫌于無別。然王亦稱風，與鄭衛同矣。卽曰周衰政令不行，與侯國無異，至鴟梟悟王也，東山破斧為王室討叛也，正周始造，皆列之風，又捨其馭宇之國號而稱久遠之始封，果何說也。且周不當稱語，稱周書耶，則大學引楚書，書雖不傳，固有是書矣。恐古人正不必爭輕重于片言隻字間，如後人之紛紜也。丘明依經作傳，先採天下之語，語出于周，因謂之周語耳。且傳如隱公，故平王之事亦不盡載，國語並及穆恭厲宣幽五朝，蓋惜其嘉言讜論之湮沒也，豈知以招口實哉。

滅密

恭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鍾子曰密母此言，蓋預知王之忮而虛也。從古下之不順乎上，由上之苛求于下。上苛求于下而下不能應則怨，怨則畔，畔而上無以制之，此陵替之所以不可反也。按國語載密事，乃下不順而上苛求，與鍾氏之言似反，然實不易之論也。如大東之呼箕斗，正苛求而怨；菀柳之戒自暱，則不應而畔矣。嗚呼，始則供酒漿而鄙夷，繼乃取麥禾而莫禁，虛名尚在，猶得求車，大義已淪，反虞索賻，正所謂大火不再中，物極必反也。至若逆天祚之市鷹，宋宜和之採花石，自謂鳥獸草木何損于民，豈知使者一出，貪縱無藝，人情厭苦，釀禍至是哉。鍾氏極言流弊，見王室之衰由此，眞探本塞源之論也。

齊國佐

單子謂齊國子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鍾子曰盡言不必言人過也，凡窮極事理，闡透才思，使物無遁情，亦人鬼所忌，古今文人著述往往有之，可不愼哉。按此乃鍾子高自矜詡標榜之言，果爾，則洩盡混茫之秘，無如畫卦演疇，庖犧神禹先不免于大戮矣。柳子曰子夏不為史亦盲，周公史佚雖記言記事猶遇且顯也。大都文人易自沾沾，但上通蒼天，表反為茂陵之鬼所笑。

陳軫　國策

孫子曰張儀于陳軫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曰以國傳輸楚一則曰軫必之楚其意不殺軫不休儀所以不能與軫兩立而必欲殺之者何也儀之所自託者莫如秦秦之所以賴于儀者莫如以商于欺楚而絕齊楚之交軫言絕齊之後地不可得齊秦之兵必至及兵果至又教楚賂秦一名都與之伐齊使楚懷王于軫之策用其一何至見欺于儀楚不見欺于儀則儀之託于秦與秦之所賴于儀者窮矣儀着着謀之軫着着破之卽此一事儀安能與軫兩立乎賀子曰此

皆軫既入楚後爲楚謀者也安得遽引爲在秦時不兩立之証哉大抵儀軫皆進取之士爭權怙寵惟恐才智出于己上然不獨一儀戰國之士皆然魏則公叔害吳起齊則鄒忌嫉用忌卽儀不徒一軫譬甘茂譬樗里疾譬公孫衍儀卒困于衍衍又逐于茂茂又逐于向壽樗里疾求其爲國謀不爲身謀屑志齲忿有古大臣之風者藺相如之外未之見也鍾又曰人臣事君智者之見用不如忠者之見信軫秦人也而事楚也其爲楚謀則忠也秦王問軫之楚軫曰然王

曰儀之言果信則曰非獨儀知之行道之人皆知之吾不忠于君楚亦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之乎軫之事楚忠對秦王又信其義皆足以感人秦王雖知軫之爲楚不爲秦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加于軫此軫與儀之所以兩立于秦也曰秦何以不疑儀也重之之忠而惜儀之智也余以此言亦非也軫辨士也進言有欵儀言軫之楚軫自言不之楚則其氣燸近于掩飾反動秦王之疑矣惟直任之楚卽以楚之留軫不留軫明軫之輸楚不輸楚而始曰臣不

忠于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不之楚何之乎所謂理直氣壯聽者自服也抑有說焉儀之未讒軫也田莘之已先爲軫言矣美女破舌晉遺女樂而虢遂舟之僑虢遂以亡美男破老晉遺美男而虞逐宮之奇虞亦以亡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儀來果遂言軫此秦王所以疑儀而不信也然以秦王待軫之厚軫終不留秦者何也儀與軫皆羇旅之士也托人國者必有効于人而其身始貴今爲秦謀効屡彰矣軫于秦

無所建明五國伐秦一勸秦王賂義渠以撫其心義渠已先入公孫衍之語謂中國無事于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有事于秦則秦且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帛之下衍本欲致儀之罪適以誤軫之謀事之不偶有如斯者況張儀之推沮不已何能久留讒口乎然軫竟之楚以定張儀之言者諸侯惟楚最強力可抗秦猶張儀憤蘇秦思獨秦能苦趙不料懷王之愚至是也至軫之楚而秦王不然者秦惠賢主也失一蘇秦而閉函谷者十五

年有戒心矣寔有延攬英雄之志羅天下智謀之士而皆用之軫雖無意于秦王秦王尚不絕望于陳軫也但儀一日用秦則軫一日不可還秦雖遇知己之王不得留明知昏愎之君不得去爲楚謀不得已舉爲三晉與齊謀危機必不再踐蓋軫之去秦引身自退非如公孫衍之逐非如甘茂之亡故往來自如禮貌無改知幾之士何爲必自取辱乎吾因是而嘆廉公之思趙士爲眞愚與子之泣西河亦不達也

甘茂

鍾子曰甘茂攻宜陽三鼓而卒不上茂曰我覊旅而得以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之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于內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不下以宜陽之郭爲墓則內有讒間安知非以堅大將之志而成其功乎然息壤一盟所賴實多設一必信者主于上又置一相間者伺于旁間不勝信而足以相仗則人主用能臣之資也　賀子曰此烏可哉將將者雖使貪使詐不無駕馭正當坦衷示之封賞必不吝讒間必不行庶可望成功耳凡强兵撻于外讒間行

于內勢必忠者受枉悍者生疑如趙嚴沮彥章以成亡國之殃殆麻罷脫脫坐失垂擒之寇此將受命之患也僕固懷恩憾辛雲京駱奉先而召吐蕃李懷光忿盧杞白志貞而連朱泚此將不受命之患也受命不受命皆能僨事即使功成尚有王鎮惡沈田子之變故劉裕得關中而不保況灰忠義之心致萌異圖如呂祉之于酈瓊害何可言哉此其論之最謬者也

江乙

鍾子曰江乙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

安上語易見下語難知深思而善用之馭下之道不出此矣余以此言非也此韓宣惠王之欲兩用公仲公叔也魏哀王以田需犀首田文甘茂之衆事也夫厭牛驂驥季子之論明矣多力者內樹其黨弱力者藉外權繆留之論詳矣且江乙立言之旨特欲中傷昭奚恤耳譖之以假虎之狐譖之以當門之狗王不之聽乃請封山陽君恤以無功不封山陽遂與乙同怨狡讒如此真讒人之雄矣凡人臣不可使有朋黨亦不可使有分爭有分爭因有訴停有報復故漢

之甘陵唐之牛李皆亂亡之漸也宋始而呂范繼而荊溫極而至于紹聖建中靖國卒釀靖康之禍鍾子生何時目擊何事尚爲此言歟

項羽本紀 史記鴻門

鍾子曰鴻門一役張良之智樊噲之勇缺一不可二人膽智皆從忠孝出項伯要良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此時良非沛公臣也尚不忍負其念頭本領與漢與諸將相已自不同至讀樊噲所云臣請入與之同命一語感動幽明鬼神爲泣豈尋常武人可到余意良雖非沛公臣其心已注于漢心注于漢者爲他人言不省說沛公則喜之常從其策也故以爲天授此留侯識高于亞父處亞父從項從其强耳留侯真是以賢知賢常嘆良會擇木漢初惟一留侯淮陰曲逆亦經幾轉折矣酇如酇侯之數護以吏事滕公之諦輕移日亦能前知然少同里閈久與相習不若良之交臂得也其極不知人者則王陵雍齒耳至舞陰真一血性人自忠于所事今其爲項氏臣則必爲項氏死矣

高祖本紀 問相

鍾子曰高帝病呂后問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次曹參次王陵次陳平次周勃此數人者呂后瞑目屈指中數之熟矣窮究到底正觀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其意不在劉氏而觀其何以倚呂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帝已見其肺肝矣問至周勃漢之人數已窮而復問其次尤爲狠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一語恨甚此時發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呂后之老諸呂之庸而平勃諸人辦之有餘又何必

除一呂后以爲開國綱常之累哉
此論極爲尖快愚意竊有不然惠帝未沒呂后之憂謀猶未萌也其人雖爲奇兇然與武曌亦猶有別武已操竊于高宗之時呂尚斂束于惠帝之日余嘗謂呂后設先惠帝而亡漢事決不至大壞呂氏亦不至有滅族之禍也其數問孰可爲相正代其子問耳高帝之防呂氏亦防其爲患于戚姬母子故臨終欲斬樊噲至產祿之變實所不料惠帝方富于春秋安知其不永若帝能知惠帝之不永則亦能知趙王之不

得善終代王之必爲天子矣安得以其豫言劉漢之有反相謂其一一能前知如醫史哉帝之歷舉數人亦止是爲其子孫謀料事料人皆家人商確語不必過神之也

吳太伯世家

鍾子曰泰伯心同伯夷而才過之故讓國而不失國
愚意此論未然太伯逃于荊蠻而人附之及周得天下因舉以封之耳既爲同姓之親又兼有讓國之德自所當封寔齊始以遜國而遜自其本國之事與周無與也孤竹之祀既有中子承祧不待于與滅又非佐命之臣何由封之叩馬一諫扶而去之于義已厚且至性如伯夷封之亦不受也若始出時舍本國而別圖建豎則地各有主奄而奪之取非其有此後世奸雄之事而謂伯夷爲之哉曷若自承其故業也即泰伯在吳從之者千餘家不過如舜之成邑成都非有爲君之實此時商未失德未嘗視爲吳國一諸侯也及周人革命之後自崇其本宗始有吳國之名遂以此訾伯夷之才恐古人吶笑于地下矣

季子

鍾子曰季札有心用世人獨愛身一念太重故凡事不肯犯手當闔閭弒立之際趨避圓捷與晏子處崔杼之亂同一機權是古今一大鄉愿也
賀子曰季札晏嬰亦稍有別謂之鄉愿則非晏子處崔杼之亂雖曰不死不亡然當大宮之盟反其辭而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于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此豈復置死生于度外哉直兵推之曲兵鉤之不爲少易而亦謂之趨避圓捷也至謂季子有心用世亦徒

見其舞樂而知其衰故云然耳今果欲用世則於先
之世疑有所避已忍而不言謁與餘祭方欲以國讓之
猶竭其忠貞匡勸毗輔寧復有所嫌疑乃其在本國
未嘗設一謀集脣諸樊閽戕戴吳寡無先事之戒曾
不及其規叔孫豹晏嬰羊舌肸者何忠告于乍交之
友慇懃于親暱之兄也吾觀季子真所謂輕千乘之
士惟恐國人之我附而不得終其節者也故雖不晦
其局外之明終不肯爲援手之救至夷昧立而口雖
不敢違諸兄之詞已沾沾有與子之心故諸君輕死

好勇彼獨甚焉而度以收人心孤庸已知其子之必
立季札微知故亦引避而去僚立不爭光弒不討獨
善其身自遂初志而已若晏子雖異姓之卿觀其語
叔向者眞可涕泣路寢之對尤人所不能言其惓惓
慮姜危一念不謂社稷臣不可也

重耳去齊

鍾子曰重耳以亡人留齊之歲此時處約非處樂也
其發齊女毋去心當羈旅疑畏之際藏身觀世其道
不得不出于此從者謀行桑上人知之以告其主其
主殺之勸重耳行重耳猶辭之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必死于此數語蓋從戒心出正以堅齊姜之意而防
其泄破其忌耳
此論其深甚妙然重耳當日事情則似不然果爾醉
醒時不揮戈逐子犯矣余嘗論重耳謝秦使此子犯
以退爲進之計飾仁孝以堅其推戴也不意呂郤更
乘其隙邀賂秦求入重耳爲夷吾之兄安能必其弟
之先發失此機會恨恨無盡雄心未免半灰又見秦
晉復和國中粗定宋楚爭盟中原無霸去何所倚故

有必死于此之語姜氏知晉國之必有變知其國之
不足恃識更高于公子至謀行而手斬聞者與司馬
懿佯托風痺及暴雨收書其婢因斬同見之輩相似
鍾氏所云則幾于以陽行客紿朱夫人者待齊姜矣
不知對英雄之婦而作此舉動反生其貳惟賢知賢
不爲是也

子產博物

鍾子曰晉平公有疾卜實沈臺駘爲祟子產詳二神
所出至辨至核令其胸中豁然而後乃曰然是二者

[illegible]君身若君疾[illegible]主也前段[illegible]
全在　正欲公之聽于人而不聽于神其立言節次
其妙
賀子曰子　之論信善矣及七年晉侯疾夢黃熊入
于寢門韓宣子問之乃對以夏郊未祀何也夢之異
卜若是殊乎蓋此亦權對耳其正論則已發于論實
沈臺駘之日矣大國之君已經諷諫而不悛一介外
臣何容再瀆問黃熊亦與言黃熊之事而已莒鼎之
賜心固不以爲義賞也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

固欲祀相甯武子曰鬼神不歆非類祀節何事其識
卓然去晉君臣遠矣

陶朱公

鍾子曰朱公不得已遣長男已知中子之必死矣爲
之曰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二語正肅鄙富人所難
朱公不遣長男意正在此若少子則不須爲此言矣
又曰能用財者少子也能用用財之人者朱公也朱
公之妙不在用莊生而在用少子則中子生而千金
固在用長子則虛費私齎之千金而無益中子之死
故古今事無大小其成敗只在明取舍明取舍只在
知人　賀子曰此論雖妙余則以范蠡忍人也既知
長男之不可任何不自往長男之欲自殺非徒痛弟
亦懼其父之越己而使少子耳若身往而使其與弟
同留彼必無辭觀其迎喪時一哭略無惻怛之容似
反快其料事之明者其視鳥喙之主眞所謂有是君
有是臣也

蔡世家

鍾子曰楚文王虜蔡哀侯以歸留九歲死于楚虜甚

矣其後懷王客死于秦報應之間微矣哉賀子曰快
哉此語推廣言之疑惟蔡哀侯鹿上之盟約以乘車
之會伏兵車執宋公此與武闕之詐何異宋人應之
曰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秦執懷王楚大臣亦
立太子應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殆如出一口
事之相符乃至是乎襄公釋懷王不歸眞先世之左
也襄公雖釋卒以泓之傷致斃此固用鄙子之召也

魏世家

鍾子曰信陵君上書魏王與蘇秦合從無大異而立

言之意不同蘇秦規其利羇旅之人事成與分其利
故其言夸信陵規其害同姓之臣國亡與共其戚故
其言苦余以此言善矣而猶未盡信陵之時又非蘇
秦之時矣秦益强魏益弱王欲姚秦攻韓以求故地
秦又誘以垣雍之割故信陵發辭剴切以害醒王之
貪襄王嘗喪地七百里之後兵威久挫未免畏秦故
蘇秦之辭激昂指其人民之衆車馬之多以破王之
怯或夸或苦各有所宜也

蘇秦

鍾子曰蘇秦自以爲不及張儀人未之許愚觀兩人
皆富貴熱中之人然儀有功于人國而身享其利秦
苟能享其利不必有功人國秦意自六國相印而止
故儀爲秦連衡之前取蜀伐魏伐韓欺楚得黔中地
秦爲六國約從之後實事實效尺寸無聞焉秦見疑
于燕乞身之齊以車裂終儀見惡于秦乞身之梁竟
得良死儀秦才何優劣見矣然七國時天下所惡莫
如秦而勢在秦故士衆歸秦猶之三國時天下所惡
莫如魏而勢在魏故士衆歸魏蘇秦初着亦在于秦

不得于秦而後以六國爲退步儀秦成敗其亦有幸
有不幸耳

賀子曰論儀秦者可謂至公吾于是而益有感于蘇
生之遇也其十上之書不復可見而連衡之辭具在
敘述情形非不歷歷中窾奈商鞅新誅正疾遊士兼
以鄰敵粗安辨雖工固非其時也及從約成而秦亦
惴惴以東諸侯爲憂方思收羅智士張儀之徒自不
煩巷遇而前席然則秦之資儀者豈徒車馬金錢凡
其合六國之成適所以爲張儀進用地也獨恨其慫
既遂而智昏不能爲趙謀所以報秦反請使燕報齊
以苟塞趙王之讓則并其合從之始念而自背之矣
故散從約者非儀也而秦也至于燕易王之母及所
以亂齊湣王者卽蘇生何以自解耶故讀其歷說之
語眞爲意傾數其燕齊之事不勝髮指蒙惡聲亦不
徒儀之振暴其短耳儀雖欺楚伐魏傾危不一至張
目以連衡終待蘇君不在之日亦自克踐其言不負
故友嘗思儀之去秦與秦之去趙者無異然儀用齊
若迎刃于虛秦敝齊直以身爲餌巧者自爲而人圖

無傷拙者為人而身先為僇觀蘇君之末飾真為鬼短禍懸自取非不幸也

張儀

鍾子曰教六國攻秦者難于蘇秦之于韓是也教六國事秦者難于強張儀之于趙武靈王是也了此思過半矣余以此論妙矣然當日兩人游說後先亦自有次第六國惟韓受秦患最近怨秦最深然國小畏秦亦最甚勢不能首禍有為主怨者自景從矣故先說趙以壯其聲援趙雖強齊楚韓魏既皆服秦則趙氏已孤安能獨自偏強故先說四國以摧其羽翼大勢既明措辭自復無難矣

商君

鍾子曰商君之法什伍禁姦彊本急公與管子作用不甚相懸然管子能順民情為之商君必拂民情而後能為之商君之使民說也在法効之後與凡民樂其成管子之使民無驚也在法立之初能與凡民慮其始此商君之才不及管仲非其法之罪也然齊僅以霸強者數世秦得天下不旋踵而亡譬之取非其有得少者其禍小得多者其禍大也愚意兩人不徒才不如其立心原異管仲務先反鄰國侵地在收人心商君務拓地啓疆在屈人力謀慮反故作用殊事功亦不可同日語也

信陵君傳

鍾子曰侯生欲公子枉車騎過朱亥于市自不是鬧著處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此意甚淺不是侯生本意此時竊符事未萌芽已先看定一擊晉鄙之朱亥矣此時難明言耳太

史公亦云欲以觀公子不免被此老瞞過余意亦不必說得如此太忙大抵朱亥可用之才其時秦氛甚惡倉卒有急咸可盡力至竊符擊鄙偶爾機緣湊合不必豫粘此一事也枉車騎過市雖是察公子亦即所以薦屠者兩意俱有欲揚公子之名故顯言之賓客之前留朱亥稍緩急故此子賢者獨向公子私語子長所載甚明並未瞞過至朱亥見公子能為生屈亦自傾心固不待後之數請其數請不謝即侯生屈公子入市之意李溫陵謂公子能請亥並載則亥久

為公子客不待侯生之刎始激而為公子用矣夫公子請已數矣生刎亦朱亥既行後也此更似說夢矣

平原君

鍾子曰戰國四君好客之說春申牽入者也其他則信陵尚矣平原好客而眼不及孟嘗又曰平原合從于楚約客同往以二十人為限固已失之矣有士而使之自贊何名好士此毛薛二公所以生於趙而竟為信陵有也毛遂之言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此明笑平原君語也

賀子曰孟嘗初欲入秦諫者以千數及為秦所囚然賴客之力以免平原既匿秦相之讐後惑其甘言以往始固無阻其行者後亦無脫之厄者卒為秦取魏齊頭以去兩君門下之士智計何相越也信陵君曰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一生痛痒皆為所道盡觀毛遂近在門下相胥之久猶以為常人忽之何有于賣漿博徒者哉夫事變之來雖英雄未免有錯所賴於旁觀之明以醒當局者耳魏公子設非侯生久已碎身邯鄲矣孟嘗之識已不及信陵然妙於寬大故材不勝收平原識本不足妄欲擇士如十九人之徒固其平日所尊為文武勇力具備義意可恃者臨事乃絫無一用即孝成王以趙括代廉頗不同相如發諫亦毋于鬪與一戰是其有父風耳正信陵所謂徒豪舉也至春申亦客三千人珠履玳簪互相誇眩正與趙客同一務豪舉者也大抵信陵孟嘗得一人務獲一人之用故門下不無庸劣才智者終多平原春申收一士務增養一士之名虛靡芻粟而已然趙竟有毛遂楚亦有朱英則食客既多英識之士不

無闕人也若其究竟之禍福殊則平原志分趙憂春申思竊楚國棄艮謀而不用固是天奪其魄耳

魯仲連

鍾子曰徒爭帝秦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亡此言善矣又曰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魏不帝秦舍救趙遂無可為矣雖謂仲連此舉陰為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余謂此亦事後之言耳當時幸有如姬內應設無如姬竊符魏王終不可以言動將若之何蓋仲連此舉止可云解紛亂實無嘗[illegible]

排患釋難也其可重者正在却賞辭封不貪人之功以冒寵利有品節耳嘗思存趙者公子也公子之得以存趙者侯生也生之謀得藏者如姬朱亥也然公子數請朱亥則侯生敎之斬如姬之讐頭而姬願爲之死則公子自爲之且侯生之竭智以謀存趙者亦以公子厚之也故功皆公子之功也藏之智亥之勇姬之孝欽一則公子之功不成然皆未事而得之故倉卒賴其用每見後之謀國者獨揚有警始下召募之令奇士安肯即至況士至而非薦剡不收非賄賂

不任哉又況責苛禮而昧大畧喜謟諛而踈介直哉

淳于髡

鍾子曰淳于髡終身不仕觀其覩于事先游于事外玩世藏身自是魯仲連流亞其數譏刺孟子生戰國時冷眼熱心見能救世者惟孟子一人故望之深而責之備耳愚謂此言殊涉附會始曰夫子不援猶用晴嘲繼曰無益又曰無賢咄咄逼人直明笑其無用矣至謂仲連流亞徒見其亦能排難解紛耳究亦小同大異仲連辭趙千金之賞存于受魏璧馬之餽仲連矯矯自好淳于行已在清濁間也蓋其人工于知人料事不能爲高潔之行亦不願爲沒頂之凶權衡于名實後先間兩收其利可謂巧矣非仕非隱亦諸亦正雖慕晏子而其忠誠固不及耳

王翦

鍾子曰王翦始終請六十萬人伐楚非怯也用衆正自不易老將自責本領耳後又因姚興論楊佛嵩事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其下咸不以爲然

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絶吭而死由此觀之爲將者用衆之難難于用寡百倍吾常謂王翦請師六十萬伐楚乃老將自賣弄本領當以此反證之余以孫子亦有五攻十圍之說非真衆不可用也田单不服趙奢及聞與于薄挂擊石之喻卒亦辨塞而心屈但將兵者材各不同淮陰論高帝亦曰不過十萬爾朱崇謂其從子兆過三千人必亂矣使侯淵討韓樓與騎七百曰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揔大衆未必能用淵果擒樓兆竟兵敗身死大抵用寡者率以奇兵勝如鄧

繆以二十人伏山谷中斬黃巢兵數百級復諸路據語之屯八百里而臨安克全若巢知八百里爲地名青率兵急過耶至正兵則非用衆不可馬服君所謂三萬之卒圍千仞之城不存其一角也方秦王銳意取荊李信因復將率二十萬衆大破荊軍于平輿又破其鄢郢及欲與蒙毅會城父荊人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信軍豈前勇後怯哉荊知必亡傾國與戰信卒疲勞不獲休息因强弩之末也若別有犄角之師出分荊人之勢信軍全矣然翦雖乞師六十萬

考其破荊者又非以用衆也特盡反信所爲耳信數戰而勝翦堅壁而守信引軍西而楚人隨之楚引軍東而翦率兵追之夫厚撫循以結其心久休沐以養其力楚入日跳躑嘑呼秦人方超石投距此真以逸擊勞即二十萬人亦已計出萬全何待六十萬而翦必乞六十萬人者何也此老將之深謀可與智者道也歷數楚之喪敗無如柏舉五戰入郢昭王奔隨子西已圍于脾洩蓋楚地大人衆一君死則一君立宗國墟逼方隅抃況自悼王後北幷陳蔡南取吳越

昭王時爲盜賊誅其將轉其君秦兵歸叛者亦接踵起耳翦固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也觀翦雖殺項燕于蘄南經歲餘始得虜王負芻平荊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則其初敗時王之奔竄伏匿必非一處翦之分兵以鎭要害遣將以畧遠郊必非一人雖史所不載固可意會也至曰翦欲以用衆自炫其能則空國發兵秦王幾幾措不能與翦亦內恐其疑亟請田宅園池以自堅矣畏禍如是而謂其輕料虎鬚以招忌哉此真書生之談也

豫讓

鍾子曰豫讓爲智伯報仇苦矣所以憤其不死范中行之惪而感其恥蓋愧所爲也旣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不覺自說出本心襄子數讓曰子不常事范中行乎只此一語責得嚴正讓亦何辭衆人國士之言爲襄子所窮愧而爲此對耳後來意氣中一流人皆被讓此語瞞過以爲交游美談不知君臣之分一定豈以衆人國士異其報哉士前後趨舍不同善變者甚多豈可謂不死范中行之豫讓必不能爲智伯

死哉觀襄子處豫讓始末讓國士之知畢竟不在智
伯而在襄子使讓眞以國士之故報智伯則又當務
其事智伯者以事襄子矣
賀子曰君臣之分一定豈以衆人國士異其報此正
論也豫讓國士之知襄子更深于智伯亦快論也但
以爲智伯報仇所以懺其不死范中行之怨則不然
竊按六卿之事趙鞅伐衛衛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
後欲徙之晉陽邯鄲午謀諸父兄咸謂衛貢去邯鄲
則邯鄲與衛絶不如侵齊齊來伐而始歸之可無怨

于衛矣鞅不知其謀也殺午午中行寅之甥寅范吉
射之姻也遂伐鞅鞅奔晉陽韓不信素惡寅魏曼多
素惡吉射荀躒發梁嬰父欲以爲卿因愬晉侯三卿
同罪而異罰請逐范中行然則同惡者智氏也首禍
者趙氏也及范中行逐而鞅歸鞅歸而圖朝歌圖邯
鄲圖栢人圖中牟范中行奔齊皆鞅主之智氏無與
則范中行之讐實在趙氏豈徒一智伯之怨哉爲讐
氏報而范中行之怨亦報矣范中行雖失位于晉未
有漆頭爲飲器之慘子孫尚耕于齊故可以緩圖智

絶無後慮之者又甚故不容于不報令以此對襄子
亦應當語塞惜倉卒中不知出此大抵豫讓節義士
也有獨行而不必有兼材雪耻雖人臣之大義感恩
亦烈士之常情必因襄子一言謂其不當臣于智氏
則又可責其何不力諫智伯無先見之明矣人而求
備何所不至

平陽侯

鍾子曰如齊故俗參一生用作始終只此四字故去
齊以獄市爲寄曰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

人安所容大哉言乎千古不易謝安曰(原作王導改正)若不
容置此輩何以爲京師其論本此
賀子曰論參者無如遷之言善也百姓離秦之酷後
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皆稱其美然則苟當僻弛之
世奸宄横行道路不通枹鼓數起亦可日夜飲醇酒
與吏舍歌呼相應耶葢參亦師約法三章之意所謂
以寛濟猛事勢使然故臣主所見畧同孔明以嚴治
蜀法正勸其緩刑弛禁亮以劉璋父子有累世之恩
威刑不肅因以致弊救弊之法不得不出于此故治

國必因時延非有千古不易之法也江左偏安張氏
游魂近境豪族相沿日久朝臣求趙張三王之京兆
又不可倉卒得而欲于諸肪搜索逋亡恐人情騷動
故安石此言不但非至論兼非其雅懷也

留侯　附南粤

嘗嘆宋人論事不拔本末好爲風影之說穿鑿附會以快其所是非于留侯尤甚惟子瞻一篇不墮雲霧鍾子快士其說史多不墮聲附和論留侯竟亦未能免俗特明辨之

鍾子曰子房是何等英雄圯上老人素不相識直墜其履圯下呼曰孺子下取履奇着驚人子房已心折

矣默化機鋒、全在于此禪家所謂棒喝也、豈待授書之後哉、長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而去、光景絕異、良隨目之自是有心人、父去里所復還是何等度人心腸畢竟是子房報韓一念所感言外授受莫逆于心、惟子房與老人知之、史遷乃云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忍取履如此子房一淮陰少年耳、豈不是說夢、賀子曰血氣方剛英雄不免但終是轉悟員提凡以非禮加人反責人非分之禮者非女人郎奇入也父以倨試子房子房亦以恭試老父旣而長跪不辭受不謝良益懷疑去而目之亦猶魏公子赴秦軍見侯生不從不言而心不快也生知公子自還故不往父知良不往故復還及閒孺子可教而始釋然鷄鳴夜未半自不煩再計矣遷所叙次直道人情之常鍾自張皇太甚耳抑鍾子論袴下之事謂啫中少年非凡人此乃非之固知鑿空好奇之語已亦不能堅信也、

鍾又曰、子房用漢、非爲漢用者也、爲韓報仇是其用漢亡意博浪之椎非輕于一試也以爲如是而可以

報韓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以功臣待之乎、故爲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嗚呼此正宋人之曲說也宋人于漢遣張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則曰智哉留侯善藏其用、益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而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于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則曰前此良已有歸韓矣、至是韓王見殺于楚、良乃歸漢、則子房始終爲韓、之心益暴白于天下矣附會者因曰、使韓王成若在

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爲可與之爭天下
高祖　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
爲　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焉成不死則良不
歸其心一于爲韓而已矣夫信如所云則良仍祖范
增之餘策而誘沛公以入漢也是嘗深德羽也且行
若鴻門之役假手于羽之便也此真妄談也蘓子獨
語不及韓吾故以爲善鍾子奈何亦曰博浪之椎非
輕于一試以爲如是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
漢非得已哉夫良之初烏知有漢并不知叛秦者如

是之速也但忿忿于韓之亡思殺秦王以快其怨此
實少時意氣用事幸而脫禍則爲良不幸而不免則
爲高漸離事久而名彰則爲良與倉海君之力士亦
往而名終晦則爲斷池夜逆之盜初非有異也然良
此計實非縱使秦皇死則扶蘇立秦固不亡韓終不
得復也故蘓子曰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
之謀而特出于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于不死此
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斯言實正論也自亡匿
邳老父授書加以十年之簡練閱歷久而智慮

嘗與他人論成敗占星望氣參以天時而恒不驗
常決以人事而無不驗據由議明見定耳豈不欲
韓而韓亡後實皆庸材非天下主漢王真所謂天授
安能合之他事蓋良自不見景駒而已委身于漢左
故其爲韓謀反不似爲漢謀也鴻門覇上極天下
至危良用一項伯能興漢王出入于虎口韓成之
于羽特以良從漢故良歸固可以解兇諸項用事
濡潤之成猶可以之國縱不得之國亦可免兇良
不出一謀考其從漢未惟說項王以漢燒棧道無還

心再則示羽以田榮反書誘其無西意而已非其智
有所短心方在漢則無暇及于韓也則是良不徒無
意阻漢王于蜀且惟恐項王之往援邯欣翳不得早
定關中而多方撓之也方良之送至褒中也業已從
漢漢不遺良良固不歸乃良金百鎰珠二斗漢猶以
韓臣待良良將歸勸漢示羽無東意旣歸卽語羽漢
無東意實卽以漢臣待漢蓋久知韓成不足立事吾
旦夕去而旦夕還耳夫蕭何之追亡也僅一一
漢王如失左右手良不惟聽之去且遺之去則遺

急于得良反不似良之急于得漢也蓋良未受書之
先猶國士也僅思雪一國之怨既受書之後則天下
士也志在圖天下之安故自秦亡成王而報韓之志
已畢爲帝王師豈區區以諸侯之將相自了哉使良
果爲韓則成亡而信又立良何不歸穎川輔之顧時
時從漢王爲畫策且太原之徙漢王實內忌材武良
何不釋其疑于上前馬邑之請信亦陰懷異志良又
何不爲信竊言禍福使韓延累世之祀顧自下韓得
信之後任其將任其王任其從任其叛存亡成敗畧

不介意猶謂之始終爲韓乎夫獨行之士誠有力爲
舊君者如周市之于魏再則唐張承業閻莊宗之立
嘆王識老奴是也留侯實否竊計其生平固不一行
當韓亡之日則志節士也秦亡之日則功名士也楚
亡之日則明哲士也夫良之爲漢原不碍其忠韓韓
固非漢滅也然則軹道之組謂借漢之力以報韓仇
原屬附會況曰南鄭之入利漢之阻而去韓歟不亦
矯誣之甚乎蓋止因良有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
之資爲韓報仇强秦天下震動之語不知良亦自言

其少時事非槩論一生也後人文飾之謂有儒者氣
象遂曰良用漢漢何能用良蓋又因班史良自辭歸
遂不信遷史漢寔遣良也夫遷固之得失亦無由辨
然竊以項紀高紀留侯世家參觀之則班氏之舛錯
多矣夫論事當求其寔耳吾豈進縱横而後儒術哉

遷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因曰張良辭歸韓
漢王送至褒中夫良送漢王至褒而北于義爲
近而曰漢王送良褒一也還于漢元年曰項
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
還襲秦王章邯與世家良至韓韓王成以良
從漢王故項王不遣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
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田榮反書告
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

事極相命國于襄雍前不載羽擊齊其遺漏二
也遷于擊齊後曰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
侯又發之彭城良間行亡歸漢漢王亦已還定
三秦矣又項紀曰項王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
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令鄭昌爲韓王以距
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
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
如約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
趙并賊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則面告
遺書自是兩事漢之得定三秦後之得劫五諸
侯皆賴良諸項羽之力良從漢還時實已報命
于韓成且親見羽也固曰良歸至韓閒項羽以
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
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王書曰漢王
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
書遺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
良乃閒行歸漢無論混兩事爲一且漢兵之出
戰陳倉戰好畤定雍地圍廢丘畧隴西北地上

郡國非一且良南至韓毋論行道不應如此其避遲且何以告羽漢王無遑心耶況間行乃倉皇奔竄避人之時何暇遺書謬妄三也故紀良之事遷爲信史斷不足憑

鍾又曰、立六國後樹秦敵、此入關以前事、非入關以後事、項羽業破秦爲西楚霸王矣、復封諸侯王將相、此正與酈生立六國後之策暗合、後着用前着、所以敗也、愚意初入關時、亦不得不封、豈有因衆人之力、而獨專之者、況羽特并王諸侯之將相耳、六國先已自王、遽廢之乎、衆必不服、其叛更速矣、至酈生欲立之既滅之後、則反自樹敵耳、兩事不可比擬也

鍾曰、佗謂陸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而不及張良、佗亦有識、賈曰、王似賢、此確論也、余以此乃張皇幽渺之言、蓋良未有戰鬬功、又不居守、其謀未悉之于遠國、此忽之非重之也、即縣布謀叛、惟忌韓彭、不忌良平、蓋風聞皮相、知顯然者耳

淮陰侯 袴下

鍾子曰、少年之辱信也、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信此時豈輕死者哉、少年業已看定、亦不可謂不知信者矣、信王楚、召爲中尉、亦不以凡人待之也、

余觀市井惡少、無地無之、大都雖悍勇無賴、實陰怯、輿情以行其凌蔑、見信之不得推擇爲吏也、心輕之、不能爲商賈也、逾輕之、及寄食而爲人所厭、益知其孤弱寡援、忽帶劍出入、作此舉動、尤起憎厭、慶其市中腹誹而背笑者、當不待匍伏袴下之日矣、其辱之也、逆料信無能爲、市中亦必無爲信不平者、此與楼堙晉公子之野人、笞成安君之里吏、呵止李將軍之醉尉、同一無識小人、若如鍾氏所言、則兩少年深識遠見、將借此以調和英雄之氣、與王生命廷尉結襪

圯上老父呼孺子進履、同一機權作用、屠酤兒寧有此識量哉、果其有之、則袴下之辱、誠難解之譬、中尉之報、亦非望之福、信王楚時、當有遠慮忠言、以爲信策、信云、縱不效田橫穿冢之士、亦必爲梁王痛哭之臣、何以寂寂無聞、此爲盜跖居民間者、可無問耳、信貴時視之、何啻螻蟻、殺之不足以洩忿、辱之固可以得名、韓長孺語田甲曰、公等足與治乎、讀此可以知淮陰矣、

公孫昆邪

鍾子曰公孫昆邪至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恐亡之爲國愛人一誠至此覺厲用之者反落第二義賀子曰光武不使賈復別將亦是此意可謂眞憐才者也

衛大將軍

鍾子曰黯使天子不冠不見長揖大將軍非難事也獨其言曰大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此語婉轉安置大將軍甚有地步大將軍愈賢黯請問朝廷國家所疑亦隱然以社稷臣待黯也識量如此青亦自

可作宰相其邊功以外戚掩其可作相又以邊功掩故因論黯表而出之

余意田仁任安日在其幕下而不知大將軍眼力且竟不濟然能迎合上旨其敬黯正以上之不冠不見耳果眞心賢黯則淮陽之出何不涕泣於上前而留之

文君

鍾子曰臨邛令是千古第一憐才好色人繆恭謹一段作用非惟爲相如擇婦亦渓恐文君之失所歸余已病其傳會復曰卓王孫富人也有臨邛令此一番舉動其女不患不歸相如矣然王孫以臨邛令之故予女則亦嫁娶之常耳何以表文君之能識相如哉文君欲自以其能識相如之意明之於相如以自託其身不落臨邛令彀中此文君之所以奔也雄警女子作爲事事要占先着臨邛令之於文君眞自犯對此雖小事讀書者不可被一女子瞞過也

余意此論尤爲穿鑿倉卒中正無此周詳也太史公曰心欲而好之恐不得當也盡當日之情事矣李溫

陵曰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于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此語得文君之心矣至曰斗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恐小耻而就大計使足趣與語不可爲訓古今來爲援琴之挑者多矣豈必盡有子虛之賦乎況抱滌車之怨者更無限也男不相如女師卓氏設卓吾不幸而遭此將以爲何如

食貨志 漢書

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豊穰穀至

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筭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曰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常平倉爲萬世利其說自耿壽昌發之實倣平準之意則望之爲所論明矣不知壽昌之策斟酌于時勢以人事之窮通論也計臣濟急之圖望之之言原委于理數以天道之消息論也大臣慮[illegible]之心壽昌規其顯利望之規其隱憂行壽昌之法當存望之之議也

管子曰自漁海而魚不出者下不用命故也從來弘事則勤公事則懈不止一端豪吏猾胥盡欲中飽官吏又不能自持綱紀仍募漁者漁者既奪其利豈爲盡心其中情弊固不待言矣加海租而魚亦不出者官取既多私利自少欲奪其利人情孰甘勢必增價以鬻兼亦日望官租之減業漁之家言不以實販賈之衆共苦其昂展轉煽播零陵乳穴即其明証至于常平之制最爲良法且官不爲糴任其穀賤傷農即孟子有粒米狼戾之嘆況關東焉知無歉收之年追於常例歲歲取盈雖災歉之歲不惟不得賑貸更欲貴糴以轉漕催科之困竊及妻孥風水之失不保家室畿輔之中則大饑飫飽此誠弊法之最甚者安得謂相其盈虛通其有無反欲招旱耶望之之言近迂宜帝之不從也即以海租言之似爲剝下肥上然較之加賦則猶有等差凡田之入有限海之獲無窮田有水旱之時海無涸竭之日田不勝胼胝之勞海終居舟楫之逸特驟增三倍似覺太甚耳數罟不休或爲合浦之珠但常平雖爲良法其於一豐一儉之年

則誠兩便設遇凶前歲之穀已發今歲之穀無幾
復遇再凶糴無可糴則發無可發漕政久廢急欲舉
行勢必大擾此處斟酌須有變通而壽昌之所未及
也況李林甫牛仙客用賦粟和糴充漕而關內之耗
蠹遂竭蔡京以江淛淮甸真楊楚泗七倉之糴本充
羨財而額斛代輸之法盡壞此唐宋所由衰而古今
殷鑒也故常平漕政兼修則永無竭蹶之憂備舉必
有匱之之患愚意內地之收糴轉漕之改折皆當就
其歲之豐凶地之歉熟行之至常平之法不惟關內

邊地凡郡縣皆使置倉嚴立侵漁之禁兼備者罰重
敎守令歲以出入之數報于大農勢必無天下皆是
之理每歲令使者巡行隨地豐歉各以上聞一遇水
旱即發其存貯者給之倘本處常平之積不足則發
近地稔處倉中之粟以賑貸勝遠自京師發餉多矣
此不惟裕邊固亦救荒之良策也

戾園

鍾子曰宣帝謚衛太子曰戾蓋以孫而謚本生祖也
不敢顯其曾祖之失耳雖情不勝禮然亦後世之

行矣上已憐太子無罪而悔之矣含其怒而從其愛
其可乎　賀子曰宣帝即位霍光歸政不受此議罪
光主之光肯以先以三太牢祀昌邑哀王爲王賀累
故宣帝內戒不敢自私其親但親政之後何因陋就
簡漫無追崇勑光以刑人不宜君國沮許廣漢之封
光死即封平恩侯帝祖母史氏母王氏其家悉封侯
貴顯恩澤特隆于外家尊禮反斬于父祖漢世人主
真有親疎疎親之僻

霍光附蕭望之

鍾子曰宣帝即位光歸政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
光然後奏御天子霍氏禍萌此不在驂乘也余以驂
乘正謙讓不受之由班語自不錯鍾又曰昭帝短祚
政在霍光其可紀者在年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從
安霍光耳然聰斷如此使其享國永久又安能久堪
霍氏之專而拱　聽之乎霍氏之禍恐不能待之子
宣帝矣光愚忠身在疾械之中而不知悲夫然武帝
託孤于光用其愚非用其智也愚而後身家之安危
不及慮焉使光而智也其自處之道在昭帝時已早

爲之所養宣帝安得而族之哉余以光婦誅無儀我
忠後亦不免于愚特非以愚故忠亦非以忠故愚也
蓋光先以小心謹慎見親信于武帝後以尊盛日久
內不能善于宣帝然終以援立之勳念其功德使謹
慎不替驕尊盛固不必得罪吾觀光之節殆數變矣
方上官安欲納女于昭帝光以尚幼不聽一何恭謹
後乃從婦言自納女爲宣帝后又何競寵也符璽郎
夜不授璽而增秩一何忠正蕭望之不肯露索遂獨
不除官又何好諛也安以婿之親后父之尊爲丁外

史折 卷上　猶耕集　六十二

人乞封不得乞光祿大夫不得一何執持有守使樂
成小家子得幸遂至九卿封侯又何狥私也蓋自燕
王蓋主自殺而光威稍震矣誅廷尉少府而益威福
自由矣廢昌邑而權愈重無復畏忌矣小心變爲滿
盈謹慎轉而驕恣禍安能無及其使黨親連體根據
朝廷亦自切身家之慮謂女后外孫太后諸婿握兵
子弟屑列權要自此屹若四維永安無危豈知生帝
躬之芒刺資儒生之口語正以是哉此乃眞愚亦即
不忠安所謂愚忠也今武帝在寧能容之且武帝知

其如是寧復托之乎然吾以爲昭帝永年則霍氏必
無患蓋宣帝因昌邑之放廢故貌敬而衷疑之昭帝
因燕蓋之逆謀故親信而深倚之且光初實小心人
也燕王劾其罪即止畫室不敢入田延年按劍廷議
後恐之猶病悸故昭帝不死則昌邑不立昌邑不廢
則光不至自尊若此之甚况無田子賓作倫則不啓
張赦之効顰且必無醫衍事矣縱或權移勢退何至
覆族夷宗吾故謂昭帝夭折實即天亡霍氏也
鍾又曰以霍光之賢妬蕭望之魏相張敞三人卒擠

史折 卷上　猶耕集　六十三

光大用而傾之何其勞且拙也又曰望之言霍氏在
光輔政之時其詞隱而近正相與敞排霍氏在光死
勢衰之後其詞著而近險倖光實未嘗妬三人魏相
以武庫令自免光幾丞相死而薄待其子遂因事下
之獄此失于不察然既赦即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
史及相納丙吉之規爲齊威嚴即徵爲諫大夫河南
太守復徵入爲大司農御史大夫皆光在位時遷擢
如是尚謂光妬相乎惟敞以正遵候由大中大夫平
尚書事出爲函谷關都尉望之以不受露索被擯及

射策爲郎又令碌碌抱關吏爲左遷失職要皆懲忠
好諛亦非亦也蓋光握權既久氣盛志盈不復搜羅
賢俊容納讜言惟順已者則用相袮貶節故擢最優
然攻霍氏亦最早望之骨鯁最甚故終光之世不用
相用事始辟爲屬遂與相表裏共傾霍氏其因雨雹
上疏正相因許伯奏封事後也何云光輔政日哉若
郎指諫露索時語則但諷其下士固無他建明三疾
就第敞始上書然先咎朝臣之不早計繼慮近臣之
必自危又自虞身在遐遠書不得盡其微渺言外屢

然有爲霍氏善後之圖毋使朝廷負薄待功臣之謗
實與徐生之論前後互相發明非如魏蕭崇用刺譏
驅除惟恐不力也其言最爲得體魏云欲除而望之
歎正乎望之雖名儒衷實勁狹災異之對雖以公亦
不無舊怨焉觀其爲左馮翊忌韓延壽名出已上卒
文致之至死此豈有休休之度者亦云毋以一眚掩
大德而已

二疏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白使其弟中郎將舅監護
太子家上以問廣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
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
于天下也鍾子曰廣此對寓意甚苦立言甚妙若無
此段正論師傅之道未盡後之徑去亦屬無謂太子
年十二頭角已露根器庸柔二疏已窺見之知有王
氏之禍櫱不可爲而後去所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豈徒以一身禍福論哉觀其言曰富者衆之怨也吾
既亡以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語語是處亂世
自全之法蓋亦知天下之將亂有傷心而難于明言

者託爲達生之辭耳若二疏者固梅福之流亞也
賀子曰兩疏去時太子年十二庸柔有之但司馬良
娣尚未入宮便豫知王氏禍耶且終元帝世王氏亦
未甚横也朱王楙曰疏廣爲元帝傅與許伯爲恩元
帝仁柔不斷疏廣蓋熟察其爲人今吾結怨于權貴
逆知非異日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
攜而去之人徒知疏傅之去爲高而不知所以去者
蓋以此東坡謂二疏之去蓋鑒韓楊趙蓋之誅顧弗
深考耳余意畏禍如是則正論何爲若外傅直言之

名內僥自全之策而生何太諂也此徒見恭顯之暱
望之遂妄相揣測竊觀許史諸家欲攬榮寵有之尚
無大過惡非呂霍田蚡上官梁竇比鍾語鑿空王尤
附會東坡之言稍近而亦太甚均無取焉按宣帝自
以篤老聽其去豈服官者必當夜行不息耶不若平
讀史語自可以勵高風儆貪冒無用强生支節也

漢元帝條責丞相御史

鍾子曰亂者盜之積也大盜者小盜之積也盜發吏
不亟追與盜爲市反繫亡家以待對簿一盜之興捕

盜者之利而亡家之禍也以故亡家不敢復告盜以
寖廣課吏者不察盜之寖廣徒以不見亡家之告及
使俗吏有盜息民安之迹與名上下相蒙吏治之弊
養亂由此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上數以朝日
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吏事曰惡吏負賊妄
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
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此等情弊吏之所不及察而
上洞見之以責其大臣漢世人主亦何其綜核也
賀子曰此誠不易之論然莠不去則嘉禾不生而當

事者好爲養癰厝火之事宜鍾子之深憂也至近世
之弊吏不勝指焉一則捕胥畜之以自肥初盜不捕
僥其厚也宿盜不捕利其獻也事未發則姑爲隱匿
事既發則代爲耳目惟目取疑似株連隣里以塞責
稍緩則仍出而作過矣再則權豪代之爲城社收其
賂遺力爲擁庇蒙禍之家遂隱忍不言武健之卒僅
相視以目盜始揚揚無禁忌矣甚則墨吏倚之爲外
府或線索潛通于幹吏或苞苴徑致其家庭實係衙
閭之宄假曰小偷而潛謎明屬傑人之暴佯謂饑民

而有原遂有朝出囹圄夕圖報怨舉發者悉遭反噬
執証者更受重傷矣更甚則以盜爲囮廣令誣罔初
循風旨潛授公府自此溪壑之盜繼乃飛語聯鄰里
猾恣施脅詐之毒不惟溫飽者破敗無遺柔懦者悉
中傷莫控矣逮至盜藪盜窩盜心益侈輸其賄賂往
事實緣小則胥爲驅隸有司莫究其由來大則膏受
戎麾大吏率稽其素獲夜行曉伏者忽而司閽抱關
墾面囊頭者旋亦乘軒張蓋雖或前愆欲蓋暫爲戴
征西之韡郃歸棧終亦餘習難忘不免祖車騎之南

塘一出慮成激變槩務含容特恐滑滑不塞蔓益難圖也

貢禹

鍾子曰人臣言事當擇其大且急者元帝時恭顯用事王氏亂內釀成亡漢之禍劉向能言之而得君不如禹使其言出禹口或能有所感動藉可言之資而自失之非識之不至則膽之不足必居一于此矣人貢子曰善矣鍾子之責禹也乃吾則竊窺其情矣人第知禹得君耳亦知君所由得乎顯欲廣黨與則結交游俠而善萬章欲收聲譽則結納名儒而薦貢禹顯實奸人之雄也禹雖負虛聲仕宦不遂固已髮矣以一罷令不數年歷九卿列于三公天子敎虛已以問言則必從乞歸不得令不死必相矣非顯左右之不至此故不徒不言顯其生平反為顯効力如鍛鍊劉更生之獄坐以誣罔不道免為庶人者即韋玄成與禹也顯之結禹尚在既殺蕭望之之後禹之附顯已在未殺望之之前其數言節儉不惟自買直聲亦以表天子之虛懷成中書之美政耳故讀其言諦則正于張禹覈其心術實不減杜欽鍾氏言其籍可言之資而自失之可謂明于論事闇于論人矣至云王氏亂內則絕無萌芽元后既希進見上亦念其謹愼得以不廢太子禹安得無端搆釁動搖中宮若稼後日之禍亂咎無先見之明則史册擁護太子致權移外家罪亦難逭矣寧可若此傳致哉此論事之疎也

王商

鍾子曰亡漢者外戚也外戚賢者亦自有一王商卒為王鳳所陷至死鳶壓生梟族必反以為異類而自除之按此雖俊諦事實不然王商自是宣帝外家非元城之族鳳畢逐異已猶田竇之傾奪耳何云自除

翟義

鍾子曰翟義討莽不必以成敗論天地間自不可無此一舉然名義雖正而步驟施為節節皆錯此楊玄感徐敬業之所以不終也

按班史載翟義戰爭事甚畧此云步驟施為酉屬懸斷則仍以成敗論耳抑逆臣居攝故討罪特稱義師妖牝臨朝則匡復亦誠正舉玄感心膂之臣乘主遠

征觀蜀非分真叛賊耳與翟徐並舉毋乃擬非其倫

孝平皇后

鍾子曰孝平皇后莽之女也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與獻帝曹后事畧同天地正氣何獨鍾于賊臣之女而不及于其子耶按王宇亦深以隔絕衛氏爲非遂遭莽殺曹植聞漢禪而歎息兄丕大不平之令人但稱悲不自勝之司馬孚豈所稱發潛德之幽光也

郭皇后 後漢書

鍾子曰光武以中興始祖有廢后一事不可爲訓寵異廢后之家存沒皆出異數不過爲此一事周旋耳帝始欲立陰后后固辭故遂立郭皇后使當時立陰后不省一廢后事乎 賀子曰鍾氏之言正矣抑吾有感于當日之事也夫色升愛授非盛德事也然恒情所不免也挾數用術非帝王法也然緩急中所時有也方光武貧賤時常有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之嘆蓋幾幾恐不得當矣故昆陽之圍甫解伯升之痛方新遽即納之蓋惟恐或後也郭后之納特因滹沱狼狽劉揚擁十萬之衆懼其附于王郎

后爲揚甥托婚姻以結之置酒擊筑實多强笑焉始立后時固徵露風釆矣時則天下未定陰又固辭及寇亂日熄帝益日尊郭后奈何昧所由貴猶以舊意相加懷怨懟乎陰后始以無子而辭亦猶杜祁之讓偪姞誠智人也嗚呼女愛不畢席況原非愛而雄主草創多借以起事事過則已高歡懼蠕蠕爲西魏之援不得已而自婚婁后不惟贊決之至虛正室以讓凡相戒勿顧以防其兜婁誠女子之梟雄一時權變欸亦不能不爾也昭烈在徐困匱亦納糜竺之妹利其貨幣以助軍資及漢中建號獨諡皇思糜竟不與較之世祖恩尤薄矣

鄧禹

鍾子曰光武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遣西入關此取天下要緊關目着數也禹西入關雖互有勝敗未必遂得關中然勝而不驕敗而不亂如物置兩處不能兼取其勢必致兩失吾專力取其一而付之能者以守其一所守者雖不必遽爲我有而人亦不能有

之則取彼自可及此光武之遺禹西入關不責禹以得關中而在使已得一意山東山東既平關中不足定矣禹開國元勳自是蕭何一流人不當於戰守勝敗中求之

賀子曰光武知更始之不支又知赤眉之不久特以基圖未立先定山東故委禹西行猶高帝捐趙魏燕齊之事於淮陰自以身當項籍也禹雖不能應變出奇而撫綏招輯殊有王者弔伐之風觀其初入關時停車駐節老幼日滿車下三代而下曷多見乎背偃

王宿將欲令長者扶義而西帝即此意其後不遣他將代禹而使馮異亦猶此旨也然爾時不使異而使禹者朱鮪賜張李軼狼顧孟津之師與河內相爲犄角異去則恂亦不能獨守也禹號知人竟不知馮愔宗歆之不可共事帝之筴馮愔黃防者何神也亦竟有龐萌之失所謂當局易迷智者千慮耳至自恥無功數以饑卒邀戰則僨張甚矣禹自是帷幄之材非折衝之略如宋武入關謝瞻策居其九及孤軍決[illegible]亡不旋踵人各有能有不能耳嘗思吳漢入成[illegible]

掠無遺帝手勅責讓令禹在軍中安有是耶帝[illegible]是重其元勳不令輕出抑亦戒于前事信乎兼材之難

齊武王縯

鍾子曰伯升才志識量犁然帝王德既不及與秦伯庸又不如唐建成文叔固真主也伯升而在能以齊武王終乎天之處光武兄弟者計亦不得不出于此

按此語尖快然獨策宋太祖太宗事乎晉之瑯琊唐之光王數傳後猶綿大統況撥業之主尤與世及異患非真主耳不患文叔無置頊處也

方望

鍾子曰方望勸隗囂勿臨更始亦是有識人囂不聽作書辭去不見囂之敗過范增遠甚囂起于一段施爲猶知尊漢似皆望計望去後着着亂矣

賀子曰惜乎鍾子妙于語言而論事不核也按望始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于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則尊漢本出囂意囂素有名亦不

應并不識尊漢也及說囂勿歸更始囂不聽而辭行
令信如其書所云入烏氏之山訪求奇人豈非識者
鴻冥追芳五湖遁迹河上哉又遊于林求故孺子嬰
立之抑知大福不再撥亂固須有命世才乎徒知更
始之必亂不知定安之無成合黨未幾遽爲李松蘊
茂所斬此安得謂之有識也堅亦小有智數其勸弗
就從蓋見天水完富士馬精强中原擾亂實繁有徒
不若扼險阻臨坐觀時變亦即後日王元之謀耳囂
既入朝無所展其縱横之志而猶不遽攸踯躅之謀

故復試之劉嬰適以自促其死此其不能擇木何異
陳宮若范增猶緋息機身不再辱何堪與之相較至
隗囂貫先見堅之敗又何羨乎堅不見囂之敗也

隗囂

鍾又曰囂自以與公孫述敵國恥爲所臣曾斬其使
而歸漢尋復去之去漢可也何至復臣于述乎蓋以
帝審其奸無所容窮而至此耳則驅之使歸述者帝
之明察所爲也故善取人者當疑信相持之際貴不
示之以明察而使之有所容惟大度者能之

賀子曰鍾氏此言謂囂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
宜謀蜀帝知其欲持兩端不願統一因黜其禮而正
君臣之儀耳然世無不窮之奸欲恃其阻詐久眩雄
主勢必不能此方國珍之所以終不容于明也夫既
經混一之後欲開創之主如漢高委南越于趙佗此
固不再之事惟兵力所不制始以受降羈縻如宋之
銀夏明之安南耳然亦數經反覆君相倦兵向之謀
臣猛士半已凋謝主廟議者皆後進弄文墨矜議論
之徒故頗就下策若威武方張卧榻之側孰容鼾睡

哉歷觀搶攘之世據有土宇者一世數世雖有後先
鼎足中分究歸合併身名善全惟一竇融蕭琮錢俶
巳昧事幾恩禮不逮矣然歸國太早事非真主則又
有隗囂歸更始之悔即逢真主亦有杜伏威遭輔公
佑之累成議難拘審機爲可要亦有幸有不幸毋徒
以局外之觀爲事後之論也至謂不當過于明察使
奸無所容則强敵尚多兵力有限縱不與作我之援
何堪盡敵之黨鍾氏之言良亦格論但置二子于度
外光武業先言之關東既平勢必及蜀囂不爲漢先

驟亦何爲代蜀受兵乎

寇恂

鍾子曰漢用恂與恂之自處步步暗合蕭何非有意效之勢使然也愚意高祖由巴蜀定三秦關中無後顧之憂兼亦險塞可守河内與寇爲鄰日事戰爭非徒居守而已其功不止給足軍糧固當在蕭公之上

馮衍

鍾子曰馮敬通以義事更始爲光武所忌終身奇窮是文人中最有品者　余以此亦不然光武能恕殺兄之李軼豈嘗曉蹊之爲衍乎何不兼侻鮑永也衍篤有才藻又薄解縱横意欲名實兼收不知此不可以對英察之主也更始亡已一年擁兵不解觀其驗書以責田邑詞義凛然懷忠若此縱不損軀狥難亦必追二子於首陽矣釋甲未幾隨嗟淹滯向時義憤竟安往乎既欲狥節本朝則不宜求榮新主若猶熱中仕進何又虛餙忠貞此帝之所心輕也故讒閒易入及交權戚貴衆皆獲罪衍獨不問亦以虛譽恕之至上疏自陳才辨枉益增厭薄耳凡明者難欺而

僞者易敗士之行已務還其實而已

第五倫

鍾子曰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上疏言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俗吏上加辨職二字妙有深意人主所以用俗吏與爲俗吏用者全在于此一經點破把柄已失便不墮其雲霧中矣　按辨職俗吏正撫字心勞催科政短之反查責則不顧民財重勞則不顧民力力盡財殫未肯稍爲乞貸丐息令益嚴罰益酷惟期職辨而已用百萬之嚀號迎一人之意旨積累年之愁怨博一日之寵遷勢必弱者流亡强者嘯聚俗吏以辨職遷官害則貽之地方禍仍歸之朝廷耳猶且以卓異褒清要擢揚局外伸眉論事不知禍由之醸讀鍾氏語真堪太息

王覇

鍾子曰王覇感令狐伯子之子而慚其子蓬髮歷齒正使有此慚真情不諱亦不害爲高及聞妻言而大笑則此語蓋試其妻恐婦人愛子或有此念而先發之用覩其意以堅其偕隱之志耳賢者固不可測也

余以此是深一層評若覇試其妻其妻未免徇情何以解之不多費一番商停乎劉六人曰大丈夫不如此也謝公曰但恐不免耳固以知東山之不終矣

崔寔政論

鍾子曰崔寔覩漢末紀綱廢弛作政論以救之其說欲參以霸政主于明賞罰著法術以元帝為漢室基禍之主其論甚確而謂宣帝優于孝文此語志人所不敢言蓋欲以宣帝之綜核明元帝優柔之失也宣帝有言漢家自有制度本用王霸雜治之柰何純任德政乎亂我家者太子也寔之說本此

賀子曰此論尚猶可議凡治獄者不期於平有意為寬嚴均非也若救弊之論則無如子產寬猛慢殺之說最善吾觀崔寔所為政論其文詞雖工於事則有未然者秦亡苛急祚卒不延漢用酷吏盜賊滋起况元帝之少在用恭顯西漢之亡由於外戚東京始弊於后族繼亂於宦官夫不清其本雖張湯趙禹復生徒爲衆人牙爪至寔對策時李杜新誅梁冀暴横忤之者略無噍類寔縱不能做張綱之埋輪可創此說使冀用酷吏耶至云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尤誣誣不可訓矣

張溫

鍾子曰處士張玄曾勸柰溫勒兵誅宦官而溫不能用以至于召卓孫堅又勸溫誅卓溫又不能用以至于召諸侯溫之闇而鈍至此事機一失身家不足言貽國家不救之禍雖百死何解亡國之罪蓋余意溫之庸懦不待言矣救崩二年發鈞下獄死是年十月劉陶又死皆以言十常侍罪故帝于黃門如此

其至也溫既行非常之事則挾震主之威其能免乎芒刺之負乎臣主勢不兩全貴當徐議至董卓疆場外寄驕倨不恭伸莊賈揚干之罰眞堪威衆亦遙不為可謂無勇抑有感焉凡人不經事後之悔則莫顯先見之明卓方有威名因德未甚設使除之必有謂無辜戮壯士者矣呂誨初彈介甫君實猶疑太過况其餘乎吾非為溫辯特不能不慨于事外論人者也

先主　三國志種菜

鍾曰操已先知備欲以種菜禰之豈不更生疑懼操非不欲殺備恐失人望耳

含蓄怨矣人望猶是第二義操實欲得玄德而畏
却高嶽見宇文泰亦然不知其不爲我下也大抵雖
處高者未免尊已而卑人雖梟雄時有此失若伯符
避之於袁術席間而曰英雄忌人玄德遇之堦下亦
足不得前盜情均勢敵則日力反消至先主因承命
擊袁術而出絶無種菜及開栅遁還之事則裴氏之
辨已明矣

關張立直

鍾子曰馬超已歸先主而猶呼其字羽欲殺之先主

不可張飛請示之以禮因大會並仗刀立直超入見
其直也大驚乃尊事備有體有識此大學問人大作
用人事豈可於戰將中求之
此見於注中山陽公載記然羽未嘗入川生平不識
馬超故馳書諸葛洛其誰比裴松之所駁甚明即載
其後寧未之見大率伯敬好奇止欲成就一段議論
耳不顧其誣也

不攻劉琮

鍾子曰蜀始終規模大計不出取荊州與益州二者

諸葛亮勸先主攻劉琮荊州可有蜀此時有荊州可
免後來與吳借爭之累曹公不得有之用其資爲亦
壁之役省力甚多是時魯肅亦勸孫權取之而爲曹
公所先先主于益州未常須臾忘之何其不忍于琮
而忍于璋也　蔡子曰此言痛快當使昭烈無遁辭
抑反覆思之備寔梟雄之徒自度發務不敵常外假
仁義以形操之短而生平依人不終陶以病讓呂竟
冠譽曾以奉詔爲名袁叉覊棲不久不得已合冀都
于汝南爲操所逼迫表以上賓禮之而益其兵臨沒

有我子不才諸將零落死後卿攝荊州之語雖或未
出于由衷兼亦生平不盡用其言然終不可謂無國
士之遇也備遽攻琮終爲負表備不惟有大志禁亦
落達謀常欲各寔兼收如袁紹之奪韓馥李匡威之
執王鎔皆所不屑觀其至成都法正龐統勸于會所
襲璋亦堅不可必待至葭萌厚樹恩德收衆心璋又
閉關與絶始反戈相向則其初之不輕易攻琮明矣
抑備取琮甚易欲表舊衆悉心相向甚難蔡瑁張允
既以姻黨素隙蒯越韓嵩傅巽等各懷異圖王威文

聊咸皆主兵又有保境上輔孤弱之志備卽入荊州漫不設備則懼其相圖有所動移恐益重其驚駭強敵外臨內衆攜貳此所以諮目不前寧取不負德之名以去別爲後圖也倘使曹公之師尚未即至備縱不攻琮琦豈能爲之下謂尚之事必將復起備于時舉足便有輕重若能不收漁人田父之功斯爲眞不忍當其倉皇播越時政未可以定耳

諸葛亮

鍾子曰先主之時其勢止可鼎足此所謂時務也先

主訪世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則取荊州益州結好于吳巳在時務二字中矣德操已先孔明言之孔明出隆中數語不過一相證耳當時俊傑寧過先主想其胸中自先有此一段部署是以如魚水之投也　欒子曰先主自不愧稱俊傑但其語太鑿則反不確凡事旁觀者清當局者昏如漢王開日夜思出蜀而秦民怨三降將入骨髓山東之士思歸因其鋒用之可以有大功必待淮陰發之此所謂識時務也蕭曹知戰守而已余常謂德操薦孔明如鄭侯之薦淮陰蕭知韓未必能如韓司馬知諸葛未必能如諸葛使蕭果如韓則蕭可自白無待于韓韓亡亦可無追矣德操于孔明亦猶是也取荊益結東吳寧非時務中要策但德操實未出口安得懸斷其意中之語確據爲先幾之証乎至先主雖有英雄之畧正所謂當局而迷者故領徐州歸許下飄泊漳河依棲新野數奔走于形勝之地俛勝俛敗迄無成功聞孔明之言始知事于何始于何止如憒者得啟卅者得發寧不契同魚水凡兩雄並值有相視莫逆者亦有聞言啓予者先主素稱有度而遲但虛懷善受亦迎刃能斷耳謂其先有部署恐未然也

正統

魏明帝問黃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鍾子曰吳蜀二主至此求死不得歐陽公以正統予魏此亦一証據也

余以全以天文爲主便是以成敗論人故曰天道遠人道邇不惟可謝絕一切術士矯誣兼亦扶植綱常

之言或曰割據之時徵應各以分野此于理差近矣
春秋文十一年有星孛于北斗周内史服曰不出七
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其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
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昭十年春王正月星出婺女
鄭裨竈言七月戊子晉君將死其占亦驗昭十七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及漢申須梓愼咸知諸侯有火
災而愼以爲宋衛陳鄭刻月限地又皆不爽則三國
時災或守心或適當魏境故互應其災也且問正統
者魏君而權以降與不可還蜀無路羈旅仕魏遠言

正統在魏則近于誕復歸之漢亦豈明哲之道假天
象以答之眞可謂善于應對此猶晉明帝之對日與
長安耳豈定論哉鍾子固墜其雲霧中矣

猶略

輅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
之浮飾不可爲務也鍾子曰古今細人多僞細可也
僞不可爲也公明此論正欲破僞人耳按廉介直氣
類相近忽夾一細字公明四並舉伯敬又揣出脫
一細字不知細原有二義其一爲精細之細此言思

慮之詳綜理之密如曹公餘數十斛竹片長咸數寸
用之爲桴楯庾公噉薤留白謂可種是也其一乃瑣
細之細不持大體耑務末節如王荼剃度煩碎好拘
時日小數又如公孫述飾旗旄騎警蹕就車擊折而
入馬援譬之偶人是也此種沾沾絮絮修飾邊幅全
與豁達大度者相反故公明厭之傳稱輅容貌粗醜
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正是不修飾廉
介細直處凡讀書不當以辭害志士之立言多因時
矯偏至風氣將開亦自端倪有漸公明豈欲人盡蔑

欲人不廉而貪不介而淟不直而曲者因東漢人好
爲皦皦之行但一爲習尚驅使便是浮飾非偶自然
無關忠孝信義而公明性情自是狂者一流不由伯
夷之隘而願爲柳下之不恭觀其曰樂與季主論
道不與漁父同舟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嘗
其見單子春觀得十五太守欲與言先請飲清酒三
升放達不羈實爲竹林諸子先驅矣其于廉介細直
皆就淺處看故率意而言伯敬于深處看故出語回
護獨回護細字以僞代之者伯敬生平自矜在細冷

明又所敬服不敢駁其語不知廉介直有僞細及無僞僞必僞于大者廉介直皆世所謂大節故容有僞若夫精詳整密學之不能企及安能僞爲節拘儒之言失不苟鄙夫之算盡錙銖亦属性生非可勉強吾故剖別之不徒白公明之志亦以破伯敬之疑

孫策

鍾子曰策臨亡以弟權托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與昭烈命武侯同意與其使子弟敗之不若使他人成之語原無僞蔡中郎謂吾家書籍當

盡與王粲大小不同其低徊可憐之意則一耳

此論好邪是伯敬自道其懷然觀楊行密基業既成除田頵安仁義僞盲佯仆終朱夫人諭其弟延壽斬之與傳業于子不從周隱之謀身死未幾子渥驕侈竟爲張顥徐温所弑密妻至乞保百口歸廬州不可得隆演王溥帝虛號雖隆大權已失禪昇之後男女至相匹配行密自云瞑目今其有知寧不更拊心地下哉因思鍾此語雖非正論要亦未爲大過披高帝勅太子曰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雖是激厲太子之言然喻及牛馬正鍾生所云同一低徊可憐也

孫權

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于時務然既以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于此豈所謂詒厥孫謀乎鍾子曰權此論聰明特達雖實弄其高識實有一段至誠心腸痛痒相関處

一時奉使人以周旋語了之可惜也按權料事之明若此宜其必有善後之圖及寢疾而謀付托既知諸葛恪剛狠自用復撓于群議而任之何也衾未發而弘恪旋已相圖不數年峻綝又繼踵作逆亮既不保休亦幾危曷見其詒厥也固知知人猶易自知良難目睫之歎不徒致慨于班生耳

胡貴嬪　晉書

芳常與帝樗蒱爭矢傷上指帝曰固將種也芳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鍾子曰

貴嬪可謂從婦嬪處中微帶臙骨然其賦媚却在此
蓋其意思落落然常在寵辱之外天趣自然溢出不
然彼竹葉戶中豈乏之才色之人要其意思索然自難
以羈雄士耳矣以此是伯徽柔鄉中一段真寔体貼
偶觸即流因上　四日貴嬪正妙于不謝帝尤妙于慰
反成禁被泥矣　于然芳亦非一味剛悍觀其臨尸而
慰假弄中文才風流故使人忘嗔而惜若如孫權女
弟使先主出入凜凜則惟恐其不歸既去安得復迎

王濬　杜預

鍾子曰預至江陵與諸將語料濬之情形既透至西
陵與濬書進止機宜實不出此明節事權暗授方畧
濬蓋受預節度而不知矣學問人當機妙用豈渾之
所及然渾亦終不能節度濬幾釀鍾鄧之禍乃知君
臣朋友關處之不盡其道者皆不學之過也若唐李
愬入蔡州破吳元濟櫜鞬迎裴度度遜避愬曰使蔡
人知朝廷之尊度卒受其禮若二子者一將一相皆
學問中體國人區區形迹體貌不足言也
賀子曰此論最確後來引証尤妙真是極相反而相
似者可為千古大將偏裨之法然建之一碑歸功丞
相不免石孝忠推仆卒令段文昌別撰後人因言度
之居功猶未盡善小小筆墨猶爾況于文致其罪有
司無論劉頌素負虛譽號為詳平亦黨護權貴排擠
孤迸真可嘆也武帝以失平左遷之差有明主之畧

山濤　山簡

鍾子曰山巨源仕宦富貴中人而大有權術浮沉秩
阮中亦有七賢之名而又能善荀勖鍾會輩使不害
己居世則賢奸共賞居身則仕隱兼收受享無窮而

作用不露間有一二持正匡時為身名地者皆相機
候隙不中不發占盡便宜蓋第一微巧人也孫綽肯
鄙濤為人言其仕不仕隱不隱可謂確論若山季倫
人知其任誕不知其全只一片濟世肝腸實心實用
觀時不可為而後晦于高陽之游悲憤之感深矣屠
漢沔不肯奏伎流涕數語真心畢露不失為晉室忠
臣也
賀子曰較量山氏父子倩不隨世抑揚然亦太激巨
源惟啟事輒擬數人候詔旨所向然後致奏有類張

汲治獄飲巧宦所為至宣武場語盧欽之論思深慮
遠不愧名臣恐非其子所逮也簡于惠帝之世則歷
中外浮沈無所建明永嘉領選倡令朝臣各舉所知
以廣得才之路差為正論朝廷雖曰從之亦未見拔
一沉滯進一才能也時豈無才張賓歸于石勒裴嶷
沒入慕容廟堂之舉仍不過門讀戶選祖尚浮虛之
徒耳及假節四州荊襄要地上拱京維下控江淮後
距巴蜀遠則羊杜之遺澤未忘近則劉弘之成規可
守皮初陶侃何崧劉恒虞潭華文武將吏夙著功効

可倚腹心爪牙咸在府主備荷懷濟世之心則當開
誠布公何必壯來將士可托弘之勲舊可疑乎于將
勸課農桑撫安流散省刑節用訓士養民的然可為
王室之羽翰乃接離倒著酩酊無知縱習池誠可供
樽俎舉鞭豈所以當折衝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苟見世方危殆非己力所堪則當退避賢路不宜身
居重鎮手握强兵為怡堂厝火之事倘其勤修職業
戰守有備縱不能西取李雄北靖劉石州境自可保
全王如不過烏合流亡嚴嶷尤蠢爾小醜雖有[illegible]

之材實無英奇之畧一王敦能弄之股掌何至數窮
窘奔狼狽奔逃也前則迫之過急以至于激亂後則
縱之無策竟至于敗亡有實用者如是乎據史稱簡
者二事勸攻江州則感舊友而惆悵也勸奏樂則爺
不能匡救而流涕也然劉弘能辨張光之無辜簡豈
不知華軼之非叛弘不聽樂于荊州全盛之日簡豈
奏技于夏口竄徙之時雖有王言未為奇節抑吾別
有憾于簡焉司馬畧之代弘也巴郡盜不禁詔趙弘子
璠為順陽內史而江漢復寧畧嘗代懼璠得衆心

遠表之使去則其于簡曰將吏畧不委任勸王則遲
王萬討賊則托趙同蓋由不勝猜忌耳外雖縱誕城
府實深并安得謂之實心為國也時王澄亦事況酒
謂亂自京都非一州所能匡禦此誤國之言澄之所
以不免鍾子乃稱其語為簡解嘲哉將畧雅非所長
事權又總不能智愓愓介危亂之衝考終良亦倖矣
何忠之足云

晉明帝

鍾子曰帝微行湖陰察敦營壘雖以點捷得免一假

異事耳豈是天子舉動當時君臣名義蕩然帝亦自忘其爲天子矣

賀子曰論人者於其世可也晉自得國後其君愚若孱孩無論惠之昏愚懷愍之孤弱即元皇奮立江左號爲中興卒未能經理戎務王敦雄踞上流兵彊勢盛京師新遭大喪宿衛單弱四方岳伯大都觀望無援甲入援者朝廷雖多忠義之士率尚清言罕有實用帝不得已而身親之明知月險屢危然高帝敗于成皐遂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奪信耳軍趙王父欲從雲中九原南襲秦因詐爲使者直入咸陽畧其地形并觀秦王之爲人從來生亂世處變局英雄舉動固不可以常理拘耳

任愷

任愷惡賈充之爲人欲出之於外會秦雍寇擾愷因薦充出鎭長安鍾子曰可謂妙於除君側之惡矣然盧杞薦顔眞卿使賊庭安知非出此故智乎君子遠小人者小人即以之傾君子作法自斃不可不知也

賀子曰寇萊公以王欽若阻親征之議亦用此法出之天雄軍矣及還而遂有孤注之謗即愷此策亦終阻于荀勗之謀充卒不行旋用愷謀薦愷典選既離禁近因得行其譏譖遂以廢免抑晉室之亂由于八王八王之動釁由賈后今逐充之謀不急則立妃之計亦緩或擇賢配入主宮闈何至有楊后懸餓之事遂致趙倫孫秀之禍冏乂相尋無已哉則愷之此策非徒張弧自射作俑誨盜而已

王敦桓溫

鍾子曰桓溫逆節與敦終始心跡不異而溫之才與功勝之滅李勢擊姚襄敦槩乎其未之有也溫未及作逆而死溫固有幸使溫爲敦所爲其狼狽決裂取笑遺醜當不至如敦之甚也

觀此言似以溫爲愈矣然溫經敦墓而曰可兒可兒周顗謂溫參佐曰恨卿不見王大將軍兩人之品第殆難分乎敦無平李勢伐姚襄之功亦無枋頭之敗至末途決裂敦已篤疾不在軍中含敗非敦敗也溫在時已知謝安王坦之不受桓沖處分王敦病篤亦語錢鳳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爲上策冲息

鼎垂之謀應成襃虎之勢此則後人之優劣非前人之短長也

謝安

鍾子曰晉室多故所謂管葛之名惟謝安足以當之內有桓溫外有苻秦新亭之會談笑而奪奸雄之氣淮淝之役從容以挫强虜之鋒安于此晦以用燕巽以濟蹇非有意從容談笑時地機權雖欲不出于從容談笑而不可得也其苦心妙用深識定力全在喜愠不形之中議者謂其矯情鎮物彼倒執手板賭墅

失措者何人何不一効安之矯乎

賀子曰謝公誠雅量非常固巳功高名立千古無異議矣特反覆觀其行事終不能以成敗論人實未見有萬全之畫令阻水之師不却玄能渡乎即却而陽平掠陣之馬不倒士卒寧至潰乎即潰而陣後無朱序之呼不過前鋒摧動奚至舉軍奔散乎新亭之役高詠洛生笑揮阿堵信非文度可及亦終不能阻其九錫之求倘索之未病之前可能終靳不與也安之所遺實屢有天幸抑更有感焉京州之兵巳發蜀虜之卒在途幽冀之衆將及堅收集散亡亦尚十餘萬勝負兵家之常令堅稍鎮靜或軍中有能者如慕容紹宗之反旗鳴角或如賈詡之爲張繡謀搭甲重來入公草木豈能數數借威堅之心胆墜地真似神奪其魄每讀史至此輙不勝嗣宗廣武之嘆云

王羲之

鍾氏極推右軍歷舉其殷浩謂借處友之忠告寫救時之良箴用旁觀之衡鑑爲當局之針砭處于仕隱之間其經濟實用似爲文雅風流所掩數語自是不

誣但推經世之才憂國之心可耳并云鎮物之量竊意右軍所短正此觀其待王藍田者甚失宜也無論少與齊名即以前守居于境內累年畧不一詣及聞顯授恥爲之下遽解郡誓墓前既無藉輕薄後亦何解褊衷鍾子謂其始終以山水田園自娛不知其中殊有大介介者在或亦即鍾子寄托之言

慕容廆

鍾子曰晉之群胡皆以寇虐中原犯順僣號互相倡和惟慕容廆以王室爲名不失外臣之職與名始于

其子翰勸王一語成于晉昌說之勸進敷宣帝命以伐有罪忠勇恭謹內治其國而外能阨石勒破宇文悉獨官以恥顯朝廷之威法令文章雍容可觀篤青陶侃以遠臣荒服責中朝文武以復仇雪恥之義生氣勃勃始終為晉完人此何遜于張軌史宜表出之入晉臣籍中為忠順者之勸不宜槩入載記也

賀子曰廆于群胡信錚錚佼佼矣但鍾氏之推獎亦太過論人者當舉本末終始觀之不宜憑一往虛憍之氣語浮于實也亦思太康之世淵勒尚猶弭耳首寇延西掠甘黎者讙乎跳梁于明盛之世顧盡節于喪亂之朝必非無故而然者也夫欲與群胡為與勢必仗晉為名此縱橫家一定之畫翰之始計特欲與段遼東併吞二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己國故廆怗然從之然尚無一介稍軒達于王室也懷帝遣使授以鎮軍之號瑯琊承制再錫龍驤之名晉昌進說高詡倫謀謂不假王命則無以懾服諸部不先勸進則無以敷宣帝命然後浮海南通獻捷江表願執使節重虛名大義而已土宇入其版圖士馬供其驅

使旃裘粟帛歸其帑庶于晉何所損益及桀與澌泮論建漸廣耽耽欲求王爵韓恒權出正議貶黜立加尚謂之忠于晉乎至封抽韓矯之疏尤倨不恭如曰今燕之舊壤悉為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為宜封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此與石勒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能節何異但勒辭顯此辭隱勒自言此假臣下言倘廆不即死吾不知其所稅駕矣廆死皝立又復求王舉朝靡靡獨諸葛恢謂借使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朝廷何賴其言雖不驗之于皝竟驗之儁實則何待于儁廆僞處僞之時則亦行僞之事耳嗚呼白虜君臣以此欺偏安之朝士當時已有燭其奸者後世反為所蔽乎張軌求守河西雖陰以竇融自擬然聞河間成都之亂即遣衆入衛破王彌斬呼延顥有難必援貢獻不缺宣力多矣張越兄弟謀應圖讖移檄逐之又上疏誣譏張瑛馳表京師陰潛劍耳盤上雖効忠私室猶上憚皇靈豈可與封韓游宋遽自署置以要君者比也大不倫矣

狂夫之言後語
黃石公龐德公老子　大索十日
子糾管仲　李左車
蕭韓　黃皓
接喈檻車　踝跣見布
申公　貢子詩
許由　箕子
天書

書鏡四則　附
廉頗趙奢國李廣馬援李靖郭子儀
趙括宋璟梁松馬謖盜賊
史說後語　小序
仲尼弟子世家　司馬懿
牛繼馬　王導
陸贄對德宗
贅言後語
寇準
湧幢小品後語

先主伐吳　取幽州
談史後語　小序
蕭何　淸言
史記李延年傳　以下皆藝海洄酌
南粤王上書　爰盎
殷浩　長人
王坦之
附史論一則
公孫弘

藏書後語序　三則
紀傳總論　求志達道　世紀總論　賈文
忍辱大臣　婁師德狄仁傑　結主大臣　公孫弘
容人大臣　附賊臣論　王敦桓溫周輿來俊臣蔡京
忠誠大臣　張良附范蕭何　富國名臣　均輸
智謀名臣　直節名臣　附辭學
史學儒臣　司馬遷　經學儒臣　井田兵法
武臣馬援　李勣
吏隱外臣　胡廣馮道

史商後語小序

沈諸梁張孟談范蠡

魏襄王　趙奢廉頗

翟義　隗囂

魏武　何晏鄧颺等

司馬昭　朱武帝

謝靈運　北齊神武帝

文宣帝　李密

李林甫　讀方應祥題長蘅書後武

史折卷中

曲阿賀　裳黃公撰

古婁徐時勉克勤閱　孫男　龍翔士雲 應仲小范　校

狂夫之言後語序

陳思公狂夫之言五卷不啻論史而論史者居多雖文不雅馴要亦說部之儁也若其論肅宗靈武即位非叛項羽規模下不能臣上不堪帝止成一霸王酇侯不能使高帝出蜀留侯僅能禁項王入蜀得淮陰而始有東下之策識在蕭張之上管仲不薦鮑叔孰政爲溪相知麥舟之贈不足重范公父子晏嬰以大理丞貧不能塟母乃眞可重凡此數則識奇而理正可以拓人心胸然其管窺蠡測者亦不鮮矣以此書人所樂觀也故亦摘而贊焉

黃石公龐德公老子

陳子曰黃石公龐德公老子之徒也黃石公降一子房而隱穀城龐德公降一孔明而隱鹿門老子降一仲尼而隱流沙蓋名遂則身退矣是射馬擒王之法也

余反覆其言而竊歎焉蓋留侯武侯於孔子之列已
自不倫且老子黃石德公彼三人者寧有名之心哉
三人惟圯上老父蹤跡最奇進履授書真有意調攝
子房然所云穀城山下黃石乃是寄托之言非真隱
於穀城也若孔子適周問禮家語與史記所載已自
不同即所云驕態淫氣正指其威儀度數之煩而言
大都教之以反樸耳孔子雖有猶龍之嘆其習禮如
故也適流沙事正史不載載於野乘然指爲昭王時
則孔子未生之前矣龐德公鄉邑耆德孔明以同里

少年往拜之不令之止樊去古未遠風俗樸茂長幼
之節倘嚴恒有此事司馬宣王名位已崇每拜常林
林亦不命之止也鹿門之行緣避劉表豈曰撥亂之
事吾已付之伏龍身可遠遁哉按襄陽記稱德公字
山民爲魏黃門吏部則後亦不終隱也乃曰降曰名
遂至比之射馬擒王說支離而辭鄙倍倘亦一時興
至之言耶

大索十日

陳子曰慱浪一擊子房不必論卽始皇大索十日都

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盧仝茶歌飲到七椀自然當
有個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麤悍人那得
此意故其威不衰
余意秦威之衰正始於此唐伐淮蔡王承宗上章請
赦武元衡叱去其使已而入朝盜刺之衢中吏卒不
敢搜捕許孟容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當大爲
朝廷羞因懸錢千萬官五品購得共賊詎肯言賊所
在者卽除罪與賞而張晏等果得此元濟之所以卒
就擒也以秦皇帝之威擊之而終得逸去誰謂秦法

嚴網甚疏耳因而人有輕秦之心太白曰報韓雖不
成天地皆震動故慱浪一擊實勝廣奮臂之先聲也
且夫盜發於近勢不遠遍索天下盜之所以得自
藏匿也限以十日索盜者之所以難盡夠稽也然則
倉卒間留侯真有神術自免耶曰秦之治獄者深文
而從坐者律重則當日之事思過半矣

子糾管仲

陳子曰子糾小白皆齊襄公之公子耳若以子糾爲
君當時置周襄王於何地故管仲既歸小白之後勞

頭主意便欲略了周室要見周天子尚在則公子料不得爲君了料不得爲君則管仲亦不得爲忘君事仇也余以此是秀才餖飣語八股外別無用處

李左車

陳子曰左車設策而韓信使人閒覘知其不用此便是大滲漏處則信破之必矣賀子曰孫子論兵莫精於用間淮陰只是善用兵法入微耳

蕭韓

陳子曰韓信蕭何與語便大奇之則蕭何鼻孔繩索

已在韓信手中信走不怕蕭何不追以丞相而追韓信築壇所拜非信而誰一軍皆驚畢竟是太史公裝點形容之語但不知蕭何與語者是何等說話決不就是登壇數語惜太史公失載可恨

余意善觀人者往往從小事小物中占其大畧故桓溫平蜀人乃預決之於蒱博謝玄破秦亦以屐展關使材定之至于兩賢相對則一開聲欬齒間便已得其梗概如叔向因撤器時而執然明之手繆賢薦相如奉璧以得罪欲亡燕時數語知之若必沾沾究其

何事何語非特達之識也至高帝在漢中規模尚屬草創何與諸將同起布衣名雖爲相實皆等夷與後世門施行馬戶列棨戟操生殺之柄者不同諸將未能心服也即行封時猶與爭功況其初乎其亡其追初不介意閒築壇而自擬見拜信而共驚當時情事實有然者仲醇氣奪於平世之三公槩疑古人毋乃井中之觀耶

黃皓

貳責孔明不能屏除黃皓陳子曰此君係讀史不熟

耳孔明當先主托孤時其不才自取之語孔明已負不安若黃皓一宦官耳却又與之聒梟必除之而後已後主不惧則疑故出師之後但以駕馭事付之董允允常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然後主尚不能忘于允孔明所以放他一路不惟得相臣大體即與魏之反間黃皓之傾危不得而入也

賀子曰此言辨矣而未核也孔明爲先主披草萊定荆棘之臣承托孤之命教後主以父事之與董允振自廢司僚屬者不同據其生平專斷獨行事固有大

于斬皓者矣、皓果作非、數其罪而誅之、一獄吏事耳、寧有鞫形盡辨、兼以大權在握者、顧留奸君側、為殺祿自全之計哉、按孔明以建興五年出屯漢中、十二年沒於渭濱、又三年改元延熙、至九年而董允卒、陳祇代之、皓始與表裏、又十餘年祇卒、至景耀元年而皓始專政、則去孔明之死二十四年矣、方其在將、未知皓入宮與否、縱或在焉、而孔明閫外之日長、立朝之日少、皓亦僅供奔走掃除之役、何由預知其罪而誅之哉、嘗讀其出師初表、諄諄以親賢人遠小人為

言、又指桓靈為戒、則宦豎之禍、未嘗不思患豫防、皓事正恨未有萌芽耳、鄧艾破成都、諸葛尚赴敵而死、嘆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則大奸不扱、正思遠之咎、乃移過於孔明、則將以辟彊說丞相委權于諸呂、亦為留侯之過也、可乎、仲蔚不據史立言、却于空中發議、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

接噲檻車

陳子曰、平之不斬樊噲、非為漢高、實怕呂氏、噲以呂氏女弟為婦、黨于呂氏、噲死、呂后能忘報于平乎、平嘗對高帝云、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帝用樊噲、却犯陳平此語、漢王族甚微、僅一屠羨侯、見而不用、用樊噲未幾、又欲斬之、得無有感于陳平所謂項王任愛妻昆弟之一言乎、故以斬噲示公、不然、何不命他人、而獨命平也、此平之所以愈不斬也、

賀子曰、帝之惡噲、止為趙王、故楚除呂氏之黨耳、非有他也、不命他人而命平、慮噲武勇、方握重兵、非他

將可制、平有智謀、可舉手而獲、此即後日遺命以平佐王陵之故、平不斬噲、因而致上、却是思患預防、不肯捨身為人投入虎口、此即高帝預料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令周勃為太尉之故、

踞洗見布

漢王踞床洗、召見九江王、九江王大怒、欲自殺、出就舍、供帳如漢王、布大喜過望、蘇子曰、漢王能顛倒豪傑、劉元城又舉梁武封侯景比擬、謂漢王識先後着、陳子非之曰、布已殺楚使、與楚戰、避楚間道來歸、必

無還楚之理故帝踞洗時遂以踞洗見布非故意傲布實弄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之盛此招徠遠人常事何足爲顛倒豪傑况踞洗亦是漢王謾罵故態亦是豁達大度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着來

賀子曰布情勢窮困實是如此但云一無駕馭恐無此鹵莽漢王耳若漢王鹵莽至此布亦梟雄之徒豈能久爲之下漢王雖云謾罵一聞酈生之言遽輟洗攝衣延之上座待布衣且爾况舊裂地稱王材勇無敵者耶

申公

陳子曰文章自三代而後秦漢間最簡古惟治安策天人策縣縣凡數百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作倆始漢武帝迎申公至問治亂之事公曰爲治不在多言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詞見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

按之於史策仲舒聘申公皆建元元年事仲舒對策在十月申公之至無時日可考大抵在六月後耳獨討漢事之可言者多矣安車遠至乃首以賈董文字冗長發端是言者之迂濶乎抑擬言者之附會乎

責子詩

陳子述淵明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盡杯中物益先生即諸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汙以晦其才余意論則高矣然不謂之穿鑿不可

許由

陳子曰堯禪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余獨以爲不難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粗粗具得一片乾坤艸稿而已何曾有受用處不惟無天下之樂而且有天下之憂堯盤舜黑固其宜耳許由亦何所艶羨而受之哉

賀子曰信如所云則小人哉洗耳乎以無厚利而取高名乎彼牽犢以去者何爲乎後世延陵子臧又豈皆茅茨鹿裘之世乎

巢父

陳子曰武王遷頑民於洛邑封箕子於朝鮮朝鮮遠海外徼去關洛東西二十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其隄防疑慮可知也武王虜已問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與非與箕子不忍言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作洪範夫君父之頭懸之太白箕子又爲宗室懿親問則泣謝而已洪範之陳是亦不可以已乎又曰孔子稱殷有三仁仁字非朱紫陽至誠惻怛之解猶非有仁焉之仁當作人字看蓋言殷有三人如此又曰奴者臣僕之謂也箕子忘商而臣周夫子蓋不滿焉

賀子曰是可謂責人無已矣處箕子之地正所謂箕帝不得者洪範之陳朝鮮之去豈得已哉箕子明乎天道者也商無可噓之燼周非遯迹之基祿父難忘不共之讐元子可寄宗祧之託隱忍而爲外臣蓋不勝苦心焉至詭飾字義以佐其辨尤所謂强作解人也。

天書

陳子曰宋澶淵旣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大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然亦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復推求宋史之微意宋自太宗幽州之敗畏言兵矣契丹王稱天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雁雁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伺之志與

賀子曰此田單拜卒爲神師之策也賢哉欽若忠而且智矣使宋人早聞此說王子明不必內愧於心臨終可無削髮披緇之遺令矣嗚呼讀書原不宜傅會況爲姦人文過耶。

附讀書鏡四則 獨摩此四則者餘非無可議則可無議者矣

廉頗趙充國李廣馬援李靖郭子儀

陳子曰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有未能知自歛者也廉頗旣老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讒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反

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無踰
於老臣者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畧雖全師制勝而禍
及其子卬光武時五谿蠻夷叛馬援請行帝愍其老
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
顧眄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
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
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可一行旣平其國而有高甑
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
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竟爲德宗册罷此諸

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乎
賀子曰此引明哲保身之義槩責諸賢也余意六人
各有本末固未可一例論者此言武以責文淵藥師
可耳光武太宗皆撥亂之君久習兵形材臣濟濟何
取於天下之功吾一人獨擅之其爲名遂身退宜也
汾陽當唐室中衰之後安史雖誅河北遂失以一身
係天下之安危强藩狡寇日眈眈而虎視視吾存亡
以爲畔服此豈越大夫去吳而泛五湖之日哉其進
其退係之君可也廉將軍之失在罷將時不宜擧走

樂乘若擲還將印角巾歸第如長平之時後亦未必
不復用也攻乘使去自不可留此武夫好勇無術耳
可冀根至其後王旣思頗頗亦思趙使者之來自宜
披露衷臆郭開賊臣不知國計使者小人惟務得金
旣媒蘖之縱不擐甲强飯彼必愈粉飾其衰疲之態
寧有反言壯勇以促趙王之召哉李將軍材氣無雙
而勳名不副伏櫪之志有志者安能自灰固非功成
名遂身退者之比也至衞青以公孫敖之故不使得
當單于反急責其對簿此千古所共爲不平今畧從

道之寃徒舉其失軍之罪毋乃過虐乎宣帝誠英君
魏丙亦賢輔固皆非少長兵間以殿廷而規閫外誠
慮測耳忠貞之道知無不爲若云舉朝異議亦托寒
蟬任邊事之隳壞而不顧身計得矣爲宗社計者安
賴有是人哉至子卬搆禍自武賢挾私之奸宣帝用
刑之刻若取以爲忠臣夜行不息之戒良非致身之
義也子瞻論子雲之譏充國曰功古今豈無大者哉
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斯言當矣夫人居恒而談往
事多好爲求備之言及身當危難盈廷皆容頭過身

求一任事之人而不可得始知此六人者固俱未可
議也

趙抃宋璟

趙抃罷政閑居一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正色謂士
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以不卒業却與閑退之
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山人范知孺獻所
爲文於宋璟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諂諛文章
若高請從舉選不可別奏陳子曰古人云當官不接
異色人不止巫祝尼媪禮當疎絶至于工藝之人亦

不可久留于家與之親狎此輩能變易聽聞簸弄是
非又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媒進一與欵洽
即墮術中如房琯爲相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
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省事
遠謗之一助也

賀子曰陳子之論正矣然讀者固當詳察其立言之
意所刺者正指工藝之流及緇徒游客藉聲勢以欺
人者言耳至于士人又當別論范知孺爲文以史當
路宜爲正直者所嫉至趙清獻清謹之人其言亦未
可憑也學校科舉寧非國家養士士由以策名之道
頤愕士倚席不講學舍鞠爲園蔬而學校非其初矣
頭腦冬烘戰場五色而科舉日以弊矣退之之文試
吏部尚得而復失故三上書于宰相至蘇氏父子莫
不膺書韓富文歐之門至李白劉蛻張耒晁補之之
流蓋不勝計矣且事更有大焉者張元吳昊始以書
干韓范而不納繼而題詩路旁已而痛哭狂歌於市
終不之顧因遁入夏國遂爲宋人西方數十年之禍
無論關陝釋騷君相蒿目即好水川數十萬生靈之

命亦可惜也今稍禮其人置中署之一職寧至是哉
然則吐哺握髮眞相臣之事豈得以抃之言遽爲逐
客嚆矢抃之爲相雖有每夜焚香告天之美生平亦
無功業可稱守文有餘濟變不足固不如夾袋儲材
者之眞堪救時也

按讀書鏡復載一則云有士人僞作韓魏公書謁蔡
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
送之併致藥物于魏公士見公謝罪公曰君謨恐不
足以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夏竟官之觀此士

人視以言貲趙抃者何如陳子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富貴人不知貧賤人痛癢亦過况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着眼寬拄腹可也然則何獨淸獻所非遂爲當哉余嘗按其故矣抃之罷由與安石議事不合時大紙方起趙之不欲聞人言朝廷利害甚畏禍也然較之富鄭公老臣無所告訴者其忠則有間矣

梁松馬援

呂申公二子謁永叔于潁上公納其拜既出數前輩

不可及薛魏公留守北京李稷爲漕慢公公不之較俄潞公代爲留守聞其事宜言稷父絢我門下士也吾視稷猶子不俊將庭訓之及來謁公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拜之尹師魯死其子在襁褓既長魏公薦于朝而官之敎育如子弟稍有過即掛師魯像以哭梁松省馬援疾拜床下援不爲答諸子曰梁伯孫帝壻奈何不爲禮援曰我松父友也松恨不平遂因事陷之乃有藁葬城西之禍陳子曰夫納拜以定其公正言以折其傲泣像以動其心此三君之行事皆古人也若如援之挾長當松之挾貴遂至執友之誼不復可施而前輩一切執手殷勤之誨亦從此杜口矣可歎哉

貲子曰此言善矣但平心論之則伏波之論亦與文及歐陽所執何異而潞公之語不尤峻乎三人之處事同而得報異者亦所遇之人自別耳呂氏素有家法李稷亦非要人人有幸不幸何可遽分優劣也無已則竟陵鍾氏引司馬宣王拜常林事斷之曰司馬公自欲敬長幼之節爲後生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

所制也語婉而直拜我者自當悅服不復有挾長之嫌矣此論庶得其平

盜賊

曹州于令儀夜有盜入諸子擒之乃鄰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子以十千又恐邏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良民孔寺丞園圃近水有夜涉盜蔬菓者孔曰晦夜涉水恐有陷溺即爲製橋盜慚不復渡司馬君實新第成行于牆外見牆埋竹籤問之曰將防盜也公曰盜亦人也命去之陳子曰君子

門善服人不如以善養人養人至于盜賊使之改過、
眞是一具大洪爐也、
賀子曰此眞長厚之言但盜亦有別有良心原在者
如無使王彥方知者是也有悔心已萌者如梁上君
子聞仲弓之言稽顙謝罪者是也有其人才氣不凡
可引而爲善者如陸士衡登舵樓望戴淵指麾咸得
其宜是也至無籍之徒固有朝出行而暮行刼者欲
希倖禾鋤莠安得不急況于氏之于鄭自應如是司
馬公則未免仁之過帝王可無城湟之守聖門寧無
懲悔之士矣

史說後語 小序

弇巻先生史說半以辯釋事物、不專剖斷是非故其
書淵博而微嫌碎雜若其論之精者。余既表而出之
無敢言矣。間有砭于或于心所未安者。咸筆而與世
共商之。

仲尼弟子世家

弇巻曰、子貢之出欲紓魯患耳、乃一出而亂齊破吳、
彊晉伯越、率天下而兵其禍、豈止塈隣國、賜而爲之、
何足爲賜、謂非賜所爲、其辯說之辭、雖儀秦不及、何

物史臣能僞爲者此當缺疑家語孔子曰夫其亂齊
存魯、吾之初願、若强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賜之
說也、美言傷信愼辭哉、賀子曰此辯極正、然余嘗
以屈節解、令內外傳較之、事多不合、齊悼公以季姬
不歸請吳師伐魯、非田常之憚、鮑嘗也季姬歸而悼
公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惟其真約因會魯伐齊
非關子貢之游說也蓋鄖之會召季康子而不赴艾
陵之戰賜叔孫州仇劍鈹而不能措辭橐皋之會公
不欲尋盟衛侯之藩子服景伯欲爲請釋皆使子貢

其周旋夫差宰否之前數矣故好事者復為以存焉亂齊敝吳強晉伯越之說此殆戰國策士之辭非實錄也

司馬懿

升菴曰司馬懿本碌碌無能也長託身曹氏為螳螂黃雀之勢賀子曰諸葛以節制之師屢出祁山竟不能得魏尺上者亦賴懿以為之拒也設以[illegible]將禦之亮縱未能長驅中原關隴未保非矣懿正以駐亮平淵大功屢建中外攝服故能於廢業之後起盜國權耳此云碌碌殊覺太貶

牛繼馬

升菴曰按唐元行沖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鄉谷瑞石有牛繼馬之像舊時謂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犍繼晉受命此其應也余意夏侯小吏之說或嘗聞於道武以道武名犍為牛繼馬之應則荒誕殊甚西晉自降於劉聰東晉自禪於劉裕什翼犍始為秦虜乘堅之敗復興及其孫破燕始稱帝號猶胡之繼晉何因何緣行冲索頭餘裔自神其先世之事焉可信乎

王導

升菴曰余嘗反覆晉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間耳真賊臣也元帝永昌元年敦稱兵向闕人臣無將非反而何而導于敦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桓文當日何嘗稱兵伐周何嘗戮周之大臣乎敦問周顗于導三問而三不對是借劍于敦而殺顗也非敦反乃導反也又與王含書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其曰佞臣指刁協劉隗協與隗不合于敦而欲誅之者也導于明帝太寧二年反跡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　賀子曰周戴之死導誠有罪刁劉固其所私憤也亦不能為解但竟謂與敦一心則終為太苛導實力不足以制敦其謝罪語曰亂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此亦由衷之言耳王氏一門如彬面折敦罪誠為忠義但敦已成國狗之燹相激何益爲若陰為匡救朝廷受其庇者深也敦犯闕時謂導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元帝迄無海西之患導亦不無少力至與王含一書此中

亦有兵機不可泥于章句敎雖危疾錢鳳沈充之徒方擁重兵氣焰猶盛京師守衛单弱四方勤王之師寂無至者帝不得已而自偵矣若即示數其罪含知罪在不赦必重其困獸之鬪益堅同惡之濟不若內濟其黨使之自相携貳故尊書猶作家人一体之言使之匪徒爲社稷謀亦自保全門戶計也其全歸罪錢鳳鄧伯山嗣道和皆開一面深得操縱之術即阮瑀與孫權書獨取劉備寬貸張昭之意夫生千載下徒知執持正論責人耳抑知身在局中固自有深心苦心難以語人者乎

陸贄對德宗

升菴曰德宗稱人言盧杞奸邪朕獨不覺其然陸贄之對婉矣而未盡又進張南軒語云宜公只是詞臣非宰相才蓋指其爲相不能行而徒屢疏其言也

余觀德宗猜忌之至蕭復以直言而疎姜公輔以忠諫而罷元勲如李晟不免於疑至親若太子幾至於廢敬輿之挽回匡救蓋亦多矣今其奏疏具在可覆按也若不由上旨遽自施行其得禍必速而烈豈

忠州之貶已哉矧贄亦以言杞奸邪而遲其相矣夫君臣同心取吉如符以至先發後聞此惟豁達大度之主能之可責之好讒苛刻者乎此皆事外之論回思大禮一議其父元老舊臣兼之定策之勲不克甲其所志父子咸得罪而去尚何輕議古人

贅言後語

寇準

敌東谷贅言曰宋眞宗駐蹕澶淵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之乃引去帝使人視寇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竊有說曰主憂臣辱未有甚于此時者萊公旣決策親征矣固當臨事而懼勞心竭力以濟艱難可也顧乃偃然鼾寢如在晏安無事之秋身繫安危者固如此乎楊億職掌絲綸亦與有同舟共濟之責曾無一

言忠告于萊公且隨波浮沉誇自許八角磨盤者固如此乎斯時也眞宗獨憂之及預知二臣所爲乃曰吾復何憂者豈眞不憂哉殆推詞以安將士之心耳賀子曰寇平仲之縱博猶謝安石之圍碁也寧惟安石魏大舉伐蜀蜀使費禕將兵以禦來敏往觀之求與禕對奕時羽書旁午而禕意思安閑敏知其必濟魏果無功而還葢當搶攘之際固當靜以鎭之稍露局章則人心畏懼將思退避驅之使戰勢必敗矣況眞宗雖已渡河中心未免恇怯準不示之無恐勢必驚

疑近臣宦豎何知遠謀旁言群進恐將悔而思返大駕一動六軍沮喪誰復奮勇却敵者此固兵機大事已然馳之帝聞報而自喜無憂亦十得四五此豈尋章摘句之徒所知也

湧幢小品後語

先主伐吳

朱氏曰劉先主與雲長結爲兄弟中里方即位而雲長敗死時共患難死生不離而一旦委之虎口既忝爲兄又做皇帝戴平天冠而弟仇不少恤當日誓言謂何又何以見天下故先主之行決不可已即不行亦須狂受張翼德臭氣駐手不得惟一敗氣結而死故可以下見雲長而先主之心亦可以無愧無憾此正英雄本色天下輕義爲重者兄

乘此機會及其銳而用之直下吞吳亦未可知當時孔明知先主之心亦不强諫既敗泣下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縱行亦不傾危亦是感慨無聊之言非孝直眞能制之而保其不敗也

賀子曰此言鄙倍殊甚夫輕身重然諾者匹夫游俠之事豈所語于帝王大畧乎且歷觀先主一生許于權謫于操而後世以正統歸之至讀其遺書見其勝則喜見其敗則憤徒以區區劉氏故也同時表與璋亦同出帝系而人望不歸者以主孤危而不救尋據一州以自封殖備則諄諄以討賊爲事也伐吳之時丕已篡位當先其所急賀甚趙雲之言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斯言正矣伐吳之請在飛則可備則不可社稷傾覆宗室凌夷繼高光數百年之業者子然惟此身在忍釋國恥而先私憾舉數十年糾合四方之精銳竭一州之力輕身一擲竟使大義不明于天下乎伯升于光武親兄也羽于昭烈恩誼雖隆亭過于此伯升遇害光武隱忍含茹涕泣不形然猶曰力微勢弱未能既降何異孤豚腐鼠猶以建大事者不

忌小忿嗚呼此漢業之所以重光惜昭烈未之及也至孔明之泣自是由中之論正識機變倘非其人必無千里連營之事而謂之無聊之語尤舛錯矣

取幽州

朱氏曰宋太祖欲北伐取幽燕謀于趙普以曹翰爲將即以翰守之普皆不敢駁惟曰翰死孰可代之太祖默然則明明是翰不可取不可守燕亦未可取未可守故設此窮其辭趙普得諫法宋祖得意表

愚意宋事之誤即始于此太祖不取幽燕後無能取

之君矣猶南渡後之快復不可望之韓岳既亡之後也太宗敗眞宗盟仁宗加幣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孰曰始謀之善

談史後語小序

雲間馮元成博學好文集有談史百餘條其最善者論霍光曰彼不忍于君之過而獨忍于妻之惡乎君可廢而妻獨不可法乎此眞發千古之覆爰書定矣然亦好逞一往之氣不甚深揣事情余隨筆辨析念亦費一時之手澤也錄而存焉集後復有藝海洞酌十一卷自漢魏至晉宋凡四朝初論詩繼論文俄又論事至唐又舍事與文而耑論詩體甚不倫凡余甲乙共論事者附系之篇末

蕭何

馮氏曰蕭何薦韓信以興漢又紿誅信以安漢信不用漢不興信不死漢不安蕭何首功皆係于信全闕中其次者也

賀子曰此言不但不知信亦不知何夫諸官徒奴能有幾何稱儀孤旅非帝之敵信老于兵寧不解此含人上變安知不猶在楚時人之上書告反耶或自得罪如賁赫之懼而告布耶信在楚本不反上游雲夢時欲發兵反猶自度無罪卒不反布在淮南亦不反

因赫上變而漢使來始反鍾氏惺曰信對陳豨屏左右語似是呂后蕭何文致殺信先爲此對高祖之言史臣遂承之以著書又曰信反與不反只决于聽蒯通與不聽一謝通信巳失其可反之時不反决矣觀信臨死曰吾悔不信蒯通之計可見信謀反係于通不係于豨亦可証信封淮陰後與豨謀反之誣此言近之矣抑余有說焉信既屏左右而密與豨言則誰聞之也盧綰傳曰往年春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綰與同時聞見當實至豨之叛以賓客召疑事激于

周昌故非關信也信爲何所引薦而帝之畏惡信能何稔知之豈惟信哉方帝在京索間數使使勞苦何鮑生之說何未忘于心也信不善居功歉歉常形于顏色何方憂之懼恐其爲累后欲誅信不就他人謀而獨與何計者知以何紿信則信必不疑以信劫何則何不敢郤何欲自全胡暇及信而長樂之事成矣帝聞信死且喜而又且憐者亦知信不反也然終不自其罪者喜除所逼又聊以塗諸侯王之耳目也吾觀何雖紿信至淮南告變乃于上前言布恐爲賁赫所誣蓋身在事外固可公言之耳然則何之賣友亦誠不幸哉此或憐其匪出于得已可耳胡至以爲功

清言

馮氏曰晉時五胡之禍後人不察以爲清言召亂不知清言之流談玄說虛却珠玉揮阿堵正以矯夫崇賢豪侈之輩是時天生一種清眉秀目金聲玉振之士於中國而又生長髯巨幹鐵面猿臂之雄于索虜宜其不相敵造物戲弄如是耶若指爲罪人吾寧敢賀子曰清言召亂與否姑且無辨即以清言者之言

折之王衍將死不云乎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匡天下猶可不致今日嗚呼清言者方自悔矣後人反爲之諱哉至索虜乃元魏之祖常勗劉琨以禦劉石當其得志已在宋初亂晉者戎羯氐羌即鮮卑亦猶數世之後遑歸之拓拔亦見其舉事失核也

史記李延年傳 以下皆藝術附

馮氏曰韓嫣傳云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李延年上貴幸如韓嫣也久之寢與中人亂然延年已腐胡以

亂中人哉此曖昧語以入史誠謗書矣愚意史所爲亂即今所云交關中人或即中涓之不必指女御也元成誤認亂爲淫耳不則子長不應謬誤至此抑余常見史記善本有徐廣註曰一云延年弟與中人亂姑識之以存疑

南粤王上書

馮氏録尉佗所上文帝書繼曰按佗長南粤侏儺鴂舌安得爾雅詞語而奏之此殆陸賈譯其語爲書爾蠻夷語一經賈筆便成奇文

賀子曰佗雖王南粤實秦所置吏固中國人也安見其侏儺鴂舌書爲賈所譯乎且文雖高卓殊失恭謹令人臣代外夷爲此誠大罪矣鍾子曰文帝予書佗書有謙遜處然自是帝王口氣佗上書有倔彊處然蠻夷酋長面目畢露此眞深于文者之言也

爰盎

馮氏曰爰絲論絳侯乃功臣非社稷臣至當至平無偏陂既又獨明絳侯無罪豈私阿哉其責申屠嘉謂箝天下之口亦甚直然進于忠告盎不操人之短何下與鼂穎川相避豈兩賢不相立耶漢對策高第始錯一家令即遷御史大夫暴貴如丹上持議銳公卿列侯宗室莫敢難則忌錯者滿天下豈爰絲一口能覆雲雨以生平相避故歸罪于絲實不盡出于絲也不然景帝因鄧公言喟然太息何以不罪絲哉

賀子曰袁盎外居抗直之名內負縱橫之畧挾詐而甚口陰陽反覆善觀時變能先發制人此可惑世取名難逃陰譴者也太史公稱其善傅會信矣絳侯之禍實由盎始及下獄則又言其無罪以市德却愼夫

人座論淮南王遷似正矣及長死乃歷擧高世之行以寬上憂又何佞耶至當仇隙之地則乘隙而動小用之制趙談大用之誅鼂錯史漢所載甚明當上默然良久時尚有何人在側而欲令列侯宗室爲盎分咎哉縱曲筆私之如信史何錯於文帝世已遷中大夫景帝初又遷內史亦匪以家令即遷御史大夫也

殷浩

馮氏曰王仲祖稱殷淵源非獨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此語最知殷殷負重望出膺時命自當仰參高妙

坐籌廟堂今不辭橫草霑露甘處前茅可謂善處長
矣師徒撓敗豈必其罪時承溫旨故咎有所歸耳既
已廢居咄咄書空以杜牽引以至空函逹溫其絕權
遠佞不惡而嚴乃其用知之妙奈何淺識者以爲周
章哉名之所歸謗之所集也
賀子曰深源矯飾務名而無實用故劉尹知其必出
逸少審其必敗既不能抗衡元子徒以激亂姚襄比
征之役可爲不量力之戒乃反以此稱其善處所長
寧非夢語哉彼廢而致慨於簡文頻書咄咄無聊甚

矣空函之誤熱中可鄙憤亂可笑晉書成于唐臣之
手豈尚承溫風旨即曰本晉世之訛而桓玄喪後黨
與殄絕下流所歸就爲翻覆何以異爲浩誣言也夫
活事果誣則丁謐鄧颺亦皆良士矣

長人

崔氏曰崔鴻前秦錄苻堅以乞活夏默爲左鎮郎护
人護磨邮爲右鎮郎奄人申香爲拂盍郎咸身長一
丈八尺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按堅皇始
年有長人見而所用默等幾至二丈豈其兆與抑詐
爲是語以欺列國也泥水之陣何不令默等退晉師
而徒令啗肉噉飯也
賀子曰禹戮防風氏春秋叔孫得臣射長狄一則骨
節專車一則身横九畝秦以前固有之如崔鴻所載
何足爲異不必疑其誣也若謂苻堅以泥水之戰則
昆陽之師巨毋霸固在軍中矣亦何救於尋邑之敗
哉

王坦之

馮氏曰謝安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

復使人思或謂坦之好直言太傅不能堪故云然非
也坦之吐納有致自足動人然無眞情遠味其諫太
傅直是取名故不免窺破
賀子曰謂坦之好直言而安不能堪者是誣安也然
謂坦之諫安徒以取名者亦誣坦之也坦之雖與正
流膺薄不足持危亂新亭之役倒執手板溫爲予求
婚不能引決藍田至推之下膝則爲安所輕固有由
耳

附史論一則

公孫弘

馮子盛稱平津之賢凡史漢所載悉置譽焉最不[illegible]解者辨其從仲舒于膠西焉子曰或曰董從[illegible]誅之不無力曰斯言也淺之乎涉世者也仲舒三策而下江都之命納鑿于帝久矣弘能推平津讓之耶開東閣延之耶廢居膠譁下吏當死而得二千石賜知仲舒之深而愛仲舒之至者弘爾藉令不因勢而浸為推轂吾恐私黨游說之疑先史遷而見矣

賀子曰仲舒以賢良對策帝覽其對而異之故再冊三冊遂使之相江都未見其納鑿也為王父偃所中下吏當死盜庭結舌無為訟言者帝特命赦之非惜仲舒能遂此非望之思哉弘苟真愛仲舒即不至引之禁闥爾時諸侯王何限必置之于故害二千石之膠西也梁冀憤張綱之劾已則出綱以守廣陵鄧騭欲棄涼州惡虞詡之異議則從詡以令朝歌假手盜賊假手悍王其術一耳觀仲舒病免之後朝廷大議時使使者詢之張湯問于其家帝之知仲舒不可謂不深重仲舒不可謂不至矣設以東閣延之必不疑其私黨以平津讓之必不疑其游說也夫史遷于李陵降北之日盛稱其國士乍聞實亦駭聽帝叢疑其沮貳師故有蠶室之禍占步之誤不同覆師況帝先赦之豈尚苛責于推轂者哉至弘之奸尚不止是昔田竇爭灌夫之事韓安國謂蚡當免冠解綬稱魏其言是則上必賢君讓其必內愧自殺方汲黯詰弘于上前弘即云黯誠中弘之病此與韓之教田者寧有異乎後乃與張湯比謀徒為右內史則弘之陽煦陰賊蓋亦屢用此機不徒一仲舒矣汲天佑而幸全豈知幾以自免岌岌乎殆哉不為狄山之[illegible]出

藏書後語序 三則

吾嘗勸人學未深志未定愼弗先讀袁六休李宏甫書譬之食䑕好肉將以府毒而生疾顧袁僅傷于文體李則害于心術嗚呼宏甫且曰不當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矣後人乃以宏甫之是非爲是非乎

當李氏末年固已人其人廬其居火其書矣顧廟堂之禁益嚴民間之紙愈貴憶萬曆間無不家置一編迄今始有詆其謬者乃尊之者仍不絕也豈其書眞不可廢與嘗試讀之響喉快筆亦誠有動人者如隆冬後震雷一聲未有不甲者坼而蟄者奮也惜乎誠邪繼之亦猶滔淼不止波爲洪波蘇焦潤槁之功不勝其泛濫之害耳故人之論史但折其非者此幷當拂其是者拂其是而其非始不可遏也尤當斷其似是而非者析其似而其非愈不可恣也

史折 卷中　猶將集　藏書 三十八

藏書自負務翻之作也故多偏宕之辭又其生平好爲鄙言如藺相如眞大聖人與阿羅漢眞佛菩薩是也好爲謔言如齊王建不餓死中甚用范式孔嵩舉動皆馬扁是也又好盡言如曰聖人者中行之狂狷也君子者大而未化之聖人也善人者狂士之嶔崎也有恒者狷者之別名也求之于古必如伯夷伊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方可名爲狷者若柳士師則狂者流矣斯亦足矣乃曰放勳狂而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管夷吾狂之魁漢高狂之神文帝狂之聖陶朱狂而哲子房狂而義莊周列禦寇道家之狂李謫仙王摩詰詩人之狂柳宗元文之狂淫夷恣厲無所底止眞似病狂語矣然猶誕妄不羈耳其最賊德者凡有數端苛于責君子恕于程小人

史折 卷中　猶將集　藏書 三十九

君子論落摧傷則必議其自取小人窮兇極惡猶必譽其才能拂詡聚歛之臣夸張好大之主居平則是將順而非讜言臨難則重苟全而輕徇節此則心術不端尤不可訓者也要其蔽陷有故其言曰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斯其本源之辨不清宜其淫辭之貴佚而無已也昔人之詆荀卿有以哉

紀傳總論 求志 遊道

李氏曰聖主不世出賢主不恒有然後大臣之道斯

為美矣故傳大臣大臣之道非一有因時而若無能者有忍辱而若自污者有結主而若媚有容人而若愚有忠誠而若可以欺罔者隨其資之所及極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輔危亂而致太平大臣又不可得于是又思其次其次則名臣是也故傳名臣倘得名臣以輔之亦可以輔幼弱而致富強然名臣未必知學而實自有學自儒者出而求志達道之學興矣故傳儒臣儒臣雖名為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失故蹤跡而不能造其域卒為名臣所嗤笑然其實不足以治天下國家亦無怪其嗤咲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為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為武而文武從此分矣故傳武臣夫聖王之王也居為後先疏附出為奔走禦侮曷有二也武臣之興起于危亂危亂之來由于嬖寵故傳親臣傳近臣傳外臣外臣者隱處之臣也天下亂則賢人隱故以外臣終焉如此數言聽之可喜思之有據人不得而非之也然求志達道何遽病哉且從來治則曰天下有道亂則曰天下乎道者治亂之所倚賴也道不能自行必

以達其道人又不能遠自聞道故必先志于道道非可以隨志隨達也故必先求其志隱時求志而可于行時達之矣故曰忠所以立求為可知正勉人求志以達道也漆雕開抱歉于未信之斯蓋甫求而尚未能達也夫子又詰由求點赤知爾之以正欲考其隱日之所求以觀行時之所達也世衰道微儒術日降俗儒多有體無用故司馬遷病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迨其後析義理極于精微繩事功渺于粃忽故陳亮詆之風痺不知痛癢卽李氏所云扭于聞見驚于虛名王介甫不知富強之術而必欲富強張德遠不知恢復之計而惟務恢復信如所言矣然此乃儒者之不能達道非道之不當達也其認道原未真故徒抱虛志而道終不達也況夫子方慨嘆聞其語未見其人寧有其人反不如一切富強功利之人哉卽以李氏所稱大臣可以輔危亂致太平者言之其尤重者因時謂遐哉不可尚而所首列者叔孫通然考通生平心知二世之非諛之而幸免事梁事心事籍存亡畧不介意使高帝亦如梁籍則通且飄泊無所底

止矣然則太平仍帝所自致平危亂則諸謀臣戰將
之功也綿蕞之儀不過一辨壓諸武人之鹵莽何關
漢興亡遂爲亘古第一人乎又以名臣言之謂可以
致富强輔幼弱富國則推弘羊才力則首李斯此正
受秦皇漢武之託令輔幼主者李斯忒趙高邪說矯
詔以殺扶蘇弘羊豫上官桀之謀欲廢昭帝此尚云
可輔幼弱耶夫據古將以蓬今立言必期顧行卽以
李氏之言前後參觀未嘗不始爲矛而後爲盾矣夲
何以後世之拘儒僞儒并非求志達道也

世紀總論 贊文

李生曰一治一亂若循環方其亂也得保首領已爲
幸矣一飽而足不知其爲饑構也一睡而安不知其
非廣廈也此其極質野無文之時也非好野其勢不
得不野也迨子若孫耳不聞金鼓之聲足不履行陣
之險惟知安飽自適而已則其勢固不極文不止也
然文極而天下之亂復起矣英雄並生逐鹿不已雖
聖人亦順之爾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雖欲不質可
得耶至于陳陳相因貫朽粟腐則自然啓武帝大有

爲之業矣故西楚繼蚩尤而興新孝武紹黃帝以上
廓皆千古大聖不可輕議群雄未死則禍亂不息亂
離未甚則神聖不生一文一質一治一亂于斯見矣
欒子曰治亂之循環久矣所賴賢聖生于其間亂則
圖治治更防亂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其
吉在閑道以承先聖固撥亂反之治也非日治必當
亂順之已也且夫亂何自生哉雖古來世變不同要
起于民間之怨叛多矣民貧則怨財匱則貧風俗驕
奢上下侈靡而無節則匱祖宗節儉以留之一時邪

佞倡爲豐亨豫大之說封禪征伐紛紜雜進加以聲
音釆色土木苑囿極飲食之勝窮服御之華積貯既
空索之貢獻常調不足益以橫征于是有破目有漏
卮有苞苴巧法侵漁密網搜括猾胥貪緣以乾沒豪
强乘勢而并兼舊賦未充忽增別額取盈不遂威以
嚴刑獄訟既煩因有亡命亡命既多遂成嘯聚嘯聚
日久漸行劫奪劫奪莫禦肆爲攻剽至于兵興則又
議餉餉缺則仍加賦閭井蕭然無樂生之心設復水
旱洊臻奸雄乘時以鼓煽或施小惠以市恩或立微

功而緜柄移遂不可言矣故質文者治亂之關興亡之兆也大雅之自警曰質爾人民小雅之祝君曰民之質矣大抵儉樸乃長久之基文明即澆漓之漸故舜造漆器叛者七十國紂爲象箸箕子知必不盛叛于上篇周末禮繁而文盛文盛而僭生孔子亟亟以從先爲言挽欲杜之于微也且夫既知爲亂所自起可不豫爲之所而曰雖聖人亦順之哉則夫幽風陳王業之艱難祈招戒形民之醉飽果何爲也李氏徒知鈞駟不具則不得不質抑思其時至匱之矣山澤尚公之民間銅山猶聽人自鑄何以卒至都鄙廩庾皆滿府庫餘貨財也粟腐貫朽則勢必有爲然一通西南夷道而巴蜀疲矣滅朝鮮置滄海郡而燕齊間靡然動矣再擊胡而大農陳藏錢經耗矣賣爵贖罪不足更錢造幣酎金不足至官自煮鹽鑄鐵筭舟車告緡錢中家盡破商賈悉沒而用始饒則信矣財之易絀而難贏也文帝之節用武帝之奢大得失甚彰明較著也嗚呼武帝聚財如此其難何恐錙銖取之泥沙用之四夷之外復事禱祠栢梁建章不已望李

之宮又騷擾遍于郡國至吏民益輕犯法盜賊爭起竄縛長吏長吏畏誅隱匿不言尚云此千古大聖不可輕議哉善夫其自語衛青也漢家庶事草創四夷侵擾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則武帝固自知其非也夫不自知非者秦皇也身沒而李斯無改于其政秦遂以亡不自怙過者漢武也身沒而霍光罷鹽鐵均輸漢幸以安然蚩尤之旗豈特應之巫蠱昭帝夭折昌邑放廢燕與廣陵咸不良宛厥後數傳祚竟中絕佳氣轉萃于春陵夫景帝僅中材之主而能守文帝之節儉與民休息宜其再受命也至云群雄起而後禍亂息亂離甚而後神聖生則吾又有說焉唐李師古跋扈不恭杜黃裳爲相幹吏至京師見緣輿自宅中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縷詢知夫人遂不敢納賂歸告師古師古折其逆謀終身不敢改節一婦人質樸尚能屈服奸雄之心何況君相哉治亂雖云定數君子必宜挽回亂爲何事遲一日則一日之幸也不思寧謐以弭亂反云當任其奢靡以召亂李

贄之罪可勝誅歟

恐辱大臣 婁師德 狄仁傑

李生曰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于虎口遂有悟于黄帝老子之言同塵合汙與世委蛇對主公褒當朝縱傳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又可喜者婁公實薦梁公而反以為不知人梁公實重婁公而反數擠之于外删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已合后雖悔恐而不知反正之權固已在此老掌握之中矣所謂汙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李之何作史者往往添蛇足其間欲以為梁公諱故撮其要者録之于篇亦以見當時之際尚有可為之人則天下決無不可為之時特未有學術如梁公者徒使人扼腕嘆息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槃子曰此可為妙于縱横家言矣但梁公當日然歟非歟夫所謂作史者添蛇足其間當指昌宗神氣沮喪及光範門外付家奴衣之等語耳其事且無深論第曰短婁公為不知人覽奏而始愧嘆其盛德為遠嫌弭忌恐未有此機械也嘗觀王敦犯順劉隗刁協勸帝悉誅王氏周顗申救甚至顗不自言而王

導怨之及檢料中書故事見其表而始有負此良友之嘆婁狄之事亦猶是耳夫忠貞之士為國薦賢非以樹德故不復求人知祁奚叔向之事蓋不止一人矣此真有古大臣風若内相訂要外避形跡此在權術之士一時借以集事亦間有之安所語于大臣哉郎以二張言之梁公后所重而凡事取決焉者也故亦敬后所敬凡屢盛滿之勢苟非昏愚孰無戒心易之權后春秋已高又不能引身而退故惶惶求自全之策公亦開誠語之令樹德太子至縱傳出于后命拒之則小節不足爭勝之而褻玩固不足重對御謝恩出門授僕良不足與至群小之遇正人自有索然氣沮者處仲梟雄之流猶對伯仁扇面不休況昌宗之侍狄乎史之所載亦非盡誣也

結主大臣 公孫弘

公孫弘初本獄吏也以罪免年四十餘始學六十而始徵後復奉使不合上旨罷歸逾五年始再徵蓋已將七十不勝日暮途遠矣涉世深而慮事熟不無身家兼善之思為觀其所對制策大抵始正而繼之以

誅亦猶後日之持論耳當其始進轅固生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固已窺其微矣夫當武帝時半爭功喜事之臣如匈奴之禍發于王恢西南夷啓于唐蒙司馬相如大宛發于張騫主父偃勸立朔方終軍嚴助朱買臣請事兩越弘咸無所與且開一諫之雖持論不終固不失為守正也汲黯斥為不忠千古無異議者何哉夫論人者固當推其心耳人臣而至長君逢君罪大矣然使天下明知其失而然歸之心術猶蹤至外爲正論以避謗內實媕阿而取容陰陽反覆其心不可言矣此弘并不得與桑嘉儷華並按也李生曰至忠者不忠乎津侯是矣夫帝素憚黯黯亦素能面折帝帝之多欲知故也黯以忠求帝帝反以戇與黯吾見忠未獲而淮陽之命下矣乎津侯歸其能于主而居已于不能天子卒用其言不置滄海不通西南夷族將解而合卜式則帝之受益于侯者亦弘矣推原此意不過喜其能將順耳顧古來賢黯而非弘者亦非以忤主為高徒取許直之名已也大抵人能置身死生利害之外始能臨危難而

不變節若平居陰懷兩端使人先之已後之卒背其約以阿人主設遇主少國疑戎馬壓郊奸宄在側安望其見危授命哉淮南王謀叛歷數漢臣獨憚黯謂或以非至此弘于發蒙振落此直節不畏彊禦之臣所以重也夫謂天子卒用弘言特二三事耳不能匡救者尚多且亦止一時西南夷卒通卜式亦終用也武帝英主也當其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遂十四年不伐胡矣財用單竭兵力不支勢不能無所休息朔方重于滄海西南夷弘固適逢其會也且解罪當誅用式何害蓋弘以敦厚廉讓稱式則畜牧致財願輸之助國尤為奇節弘實心忌之猶之以春秋忌董仲舒也至謂偃罪惡甚于郭解誅當其罪猶可說耳乃曰仲舒以明災異下獄論死誰出之乎津侯力也此載于何籍哉臆斷千古之事猶為不可況獲舊史而奸筭自口又曰膠西之相惟正義不謀利者乃宜居之舉能其官又何過乎則竊有一喻焉契丹索關南地宋擇報聘者呂夷簡乃薦富弼可謂當其舉矣乃書詞與口授異此何心哉甚矣奸人之阻深也實

除異己佯託薦賢功成則并受知人之名債潰則以罰加之而身不任咎弘之心與呂何異而猶為之曲說也則曹操之使禰衡亦可云能奬用文學之士矣

容人大臣附賊臣論 王敦桓溫周興來俊臣蔡京

天下豈不需人而理哉國家庶務殷繁人材之短長亦異故周公之垂訓曰無求備于一人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秦穆公曰無以一眚掩大德用人之法如是止矣至親賢遠奸古聖罔不以是為兢兢武鄉拜表出師至流涕為後主言也夫傳引秦誓一个臣無技而斷斷休休正謂容有技彥聖耳豈曰并容小人乎李生曰后儒不識好惡之理一旦操人之國務擇君子而去小人夫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君子小人何可無也君子固有才矣小人獨無才乎柰何去之夫小人無才則何能為禍于國家且小人無才亦何能致名譽以邀爵寵惟其僞忠信僞廉潔或饒幹理或優才辨言之成理試之有功故丁謂得以文章或王禹偁以政事或寇準王安石以經術或韓維呂公著以傴僂不進或富弼文彥博而知人之明獨

歸之李沆李師中蘇洵也又曰君子因業于嚮用矣小人獨肯甘心老死于黃馘乎是不可以無所而使之有不平之感此言似矣然小人固自有辨如小人之才亦自有辨如昔于綜核而以二邪棄干城之將誠為叅淵不祥他如論甘陳之功罪爭洛蜀之是非一則竊儒拘墟之過一則黨人門戶之獘秉國均者所宜戒也至若元商大憝去之烏得不早奈何曰天下惟小人最多才才不易生故尤不易棄若蔡京使貪可也周興來俊臣使之殘刑以逞可也呂不韋司馬仲達之外狠如敦溫逆如安史皆可得而驅畜養之不必棄也夫敦溫之與仲達成敗雖異心跡奚殊此皆位侯伯擁方州豈黃馘牖下而抱不平者祿山以失律降胡貸而不誅節兼三道爵至郡王服御等于乘輿錫齎之貴主宜其感恩報効反陰懷異圖方恨守珪之軍令不行九齡之忠告不納致貽後患亦云可畜養而不必棄耶周來造羅織之經創入甕之法四海毒痛千古痛憤又云可使之殘刑以逞何言歟是何心歟蔡京元惡奇奸竟亡宋社差趯

兩法成如反掌人于此疾其詐費及于此服其才曰使有聖主因才而任之果何事不可爲也夫聖人果不辨君子小人而惟才是用則孔子不僇聞人太公不誅華士舜不殛鯀流共工放驩兜也且爭貴之法等及鷄豚僅使民不聊生耳京更頭鈔法而舊鈔遂置不用富商巨賈一旦化爲流丐此惠卿之所未有也以羅本充羨財而代輸之法壞蔡脩氏而西羌之邊患深保和延福之建二世之阿房也景龍江艮嶽之興煬帝之海山也更復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

道觀作大晟樂製定命寶鑿大坏三山開那蘭淪播然則任京而果無事不爲也猶責常安民陳瓘鄒不嘗摘其奸險使之無所容而狼狽反噬則黨碑立而元祐元符之士死徙無餘報復亦云足矣何不俛行後善以蓋前愆猶恣意姦回導主荒亂也則小人觀可容也卽以李氏所稱容人大臣言之其首推者陳寔推陳寔者則以弔張讓之喪夫寔固德堪大臣未嘗與爲大臣也其時太學諸人標榜太甚爲功曹者又過于嫉惡剪伐中官子弟讐恨日深風氣所激不能覆回故先事匡救然正以身爲處士耳若大權在握生殺由己縱不如陳仲擧之粗疏激成奇禍亦豈如胡伯始之拳附特與委蛇于廣弔乎又李氏稱最愛才者毋如曹操當操時呂布之勇許攸之謀皆俊傑出布擒乞爲將驕而不許許攸矜至祖跣出迎卒不罪其下之擅殺郎司馬懿亦以狼顧見疑戒子丕矣丕督護之幸以得免設遇敦溫安史肯畜養之不杜患哉吾讀李氏書其所最不滿者朱子謂其攻侂胄劫甘昇也次則范仲淹謂其罷不才之監司至

曰不如伴食于朝未必無補一何言之甚也殆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也夫古人雖不乏孤憤以立言然亦大德不踰閑可也

忠誠大臣 張良附范蠡蕭何

李生曰會稽之棲報父之仇也非無罪而興師者也會而不誅蠡之君臣當用以爲德矣謀之二十餘年自强可也雪耻可也乃勾踐既許吳成矣蠡獨鼓進兵何哉以長頸烏喙之人猶掩泣而不忍其使者蠡獨何忍乎太伯之祀忽焉遽絶勾踐之疑從玆甚矣

與其逃海避誅以求免孰若偃游廊廟使拝后婦主
皆信之而不疑也
駿子曰溫陵乃有此長者言哉夫靦然人面之言誠
爲過激然叢之所以待吳即員之所以諭越者也天
道無常人事多變業有明徵矣許吳成而王在則虜
其爲今日之句踐也王死而嗣立亦慮其爲向日之
夫差也伍員徒敝口舌而不能竟自行意失垂成之
功故即以爲鑑乘事機在握一舉定之寧使功成身
退終不遺後患耳雖然甫定鴻溝之約即勸爲固陵

史折卷中　猶掛集　叢書　五十四

之追亦與擊該與師隨使者而進何異哉至春秋疆
宇各分可變姓名而逝漢已混一區宇將何所往故
聊以赤松之游爲五湖之泛也但蠡爲越報吳可耳
爲田成子謀以亡齊是不可已乎去齊之陶又寄其
智于什一之利則蠡之必用誠不如留侯之善蠡耳
李又曰漢之三傑皆爲帝所疑獨不疑子房者以子
房終始之心至明白也信無足論矣觀何日夜求免
帝之疑至無遺策矣然帝疑何之心卒與何相終始
其獲免于械繫者直天幸耳乃知心跡苟明雖智如

子房未始藏其用也此言亦似之而非也留侯與
韓蕭並稱三傑而帝不疑者信所向無敵將兵多多
益善故帝畏惡其能留侯始爲韓司徒與韓王成西
畧地得數城秦輒取之用兵雅非所長一不疑也帝
自巴蜀出日在兵間何居守者數十年得民之心留
侯出入必從未嘗治民二不疑也然帝不疑良良固
疑帝雖爲畫策常稱病謝事帝固疑何何實不疑帝
雖用鮑生召平與客之言卒自請上林空地與民
以觸其忌善矣王衛尉之言也當帝距楚時與陳豨

史折卷中　猶掛集　叢書　五十五

黥布反自將時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不以此
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帝聞是而始釋然予何矣
史云上不懌者非不懌何帝實內自愧悔無以謝何
也爲民請苑囿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
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此實報顏解嘲之
辭乃曰疑何之心卒與何相終始哉且奚特帝不疑
何非解呂后之疑矣當帝疾甚時問蕭相國即死誰
可代者何一日不死固一日委任也故鄂千秋白何
之功不若王衛尉明何之心也抑觀高帝之于群臣

諸將終始無疑。僵二平陽侯耳臨沒而疑樊噲矣何因人言以解疑留侯棄人間事以免帝之疑遺命以陳平助王陵矣又謂其難于獨任蓋亦不免于疑則平之智有餘猶不如良之用善藏也若夫難也少文也乃帝之所謂不足疑者也

富國名臣 均輸

藏書中有言之成帝聽之可喜實係邪說不可從者富國名臣論是也謂富者出粟帛以給公上貧者出力役以佐國用猶有富商大賈擅天子山海陂澤之利不以佐國家之急雖風勵之不聽故嘗重征之使無利而自止然後縣官自爲之因盛推弘羊均輸之法爲不可廢詆司馬光所見更出王安石之下而極稱宋神漢武此正由身爲仕宦不知民間疾苦耳夫費倍則價增價高則財匱其微貴賤而操奇贏者終無所損也故強本抑末非病商賈病農之術也若行均輸之政而買之於官將物惡而不堪欲仍買之于商則物罕而愈貴故霍光深鑒其害勸昭帝罷之武帝以雄才大略長世之主而盜賊不止昭帝幼冲[illegible]

厚父安者實霍子孟與民休息之功也安石于千載後忽欲行之因與詬君子力爭歷哲徽二主或舉或行卒以亡國雖不僅此一端要其禍根由于新法也李贄議安石有商君之遇不能致君于孝公之富強又稱神宗勵精有爲而惜其不斷惜其意似笑其不能藏用以伸法耳夫安石雖云執拗僅加人以貶逐秦檜始嘗之立碎孟子論知言而極之生心害政李氏立言如此設使得君必以檜之忍而行安石之執斷可知也嘗思萬曆間鑛稅之使四出民不聊生廷臣啓事之奏塵封不覩璫弁聚斂之言朝上夕發舉朝諉諍宸意不回倘令在朝以此說進荼毒海內豈止楚豫之變哉夫洛戶之倉徒供李寄之食瓊林之積空爲朱泚之資從來亡國之主豈必皆避債之赧王藉寇資盜眞堪一笑不意學道之人乃有立此論者以一孝廉注官出爲遠守旋即自免不居顯列固爾時蒼生之幸也

智謀名臣

李氏曰士之有智謀者未必正直正直者未必有智

謀此必然之理也世之貴知謀久矣余謂惟智謀之不用一而後正直之臣見節義之士始顯歷觀近古嬴氏興而六國之謀臣盡走咸陽而後屈平以死讒顯于楚李牧以死戰顯于趙荆卿以匕首入秦顯于燕矣雖數子者其名美彼列國者曾奚賴乎漢興陳平之謀居多非惟有定天下之勳亦且有安天下之烈使當時無周勃王陵數十百輩亦何損于漢也由此觀之創業中興之君所用所養皆可知矣予以謂智謀之士可貴也若夫惇厚清謹士之自好者亦能

爲之以之保身則有餘以之待天下國家緩急之用則不足是故惇謹之士于斯爲下快哉此言聞之未有不撫膺擊節者但呂不韋李園之謀亦列之名臣何也呂惟有奉異人爲太子歸秦之功然昭王時大業已成縱異人不歸何損于秦歸而陰以子代其國李園特欲擅楚權耳愚弄一春申遂以亂楚之嗣此實嬴芊之蟊賊較之王莽揚堅其術更陰律之林甫杞檜其罪尤鉅者也國家反當含惇謹之士用此輩耶又如蔡澤無尺寸之功徒以口舌奪人之卿相不

數月則歸印解讓優悠祿位畧無建明此其智謀亦僅用之于身于秦何所賴也至其評鄴侯者則尤謬矣肅宗欲以張良娣正位中宮必請待上皇之命乃謂當時苟能委曲可免後之禍患則亦姑無論事之邪正獨不見郭崇韜乎援立劉后冀得中宮之助向延嗣之譖一入不旋踵即矯詔戮之禍患之來亦何可定倘不知幾而身蹈危疑時移事易豈復念援立之勳哉且李氏之言細推之固亦多漏李牧破匈奴走桓齮趙實賴之死于讒非死于戰也荆軻行刺輕

生徇俠之流于正直節義兩無當也陳平患呂陸賈說之將相交懽則安劉之功太尉勃自不可少也特云惇謹自好之士不足備緩急則誠然耳但智謀亦有邪正不得盡以輕險狙詐者當之即如其所首列蘇氏兄弟遊五國以擠秦功誠大矣身爲約長齊楚相攻無一言解紛也去趙適燕即通燕王之母去燕適齊陰欲敝齊以爲燕代與子之爲婚遂惑王噲專任子之燕社幾燬魏爲燕燕代齊使人出之入宋矣即復爲燕謀齊雖其談言微中時有釋人之厄者居

于人國終亦嗇盤桊祿之類也漢太公白頭羽翼也
返高帝遂終身不復見侯公洵可畏哉武帝勅嚴助
曰其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眞英主也

直節名臣 附諍學

論人者自有其類芳躅懿行正不必出于一途乃置
朱家季布于屈平伍員之列何太不倫乎夫聯而言
之即荆聶之事已不可與豫讓並較矣故必如王蠋
之絶脰樹枝欒布之奏事頭下蘇武之牧羝海西龔
勝之閉口絶食譙玄李業王皓王嘉而後爲眞節義

爾目之庭爭汲黯之面折朱雲之攀折殿檻王章之
不避貴戚而後爲其正直至霍光功在社稷日磾忠
誠敬謹而槩列之直節亦非類也凡李氏所弋直節
王莽以後雖有失入猶幾幾近之戰國西京之士則
多混淆雜亂抑其書之舛錯亦不勝言矣劉穆之寄
參幃幄此劉裕之董昭也列之詞學何說乎劉子政
之精忠張曲江之正介與鄒枚李杜等伍猶爲非偶
大憝如許敬宗不列之奸臣猥使並列抑何倒置甚
也書陳東後曰此係憤激與屈平同非謂有當于

君臣之義所當如是而然也天不由君臣之義則何
事憤激即其論屈原伍員者亦非曰屈原決擇于生
死之際惟死爲可故卒就死以明已之生眞不如死
也伍員知吳之必亡而不知已之先亡吳未亡而身
先亡于太宰嚭之手矣其視屈大夫實大逕庭吾是
以後之夫子胥豈不知身之先吳而亡哉特以身亡
主俘而吳不亡是死賢于生也即身與吳俱亡猶不
負吳也至屈則違竄江潭雖欲如員之彊諫不得矣
而自沉所遇不同安所見其逕庭而後先之若必知

其不死而後諫此則末世之建言以一時之下獄受
杖側籍讁官爲君堯嗣主立旣要津地也欲媢公以
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此則范純仁
亦羞爲之矣

史學儒臣 司馬遷

班氏司馬遷贊曰採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
畧或有抵牾又其是非頗謬于聖人李生曰史記者
遷發憤之所爲作也其不爲後世是非而作也明矣
夫所謂作者謂其興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

激而辭不可悖槩了曰李氏之言辨矣惜猶多悖者
何曰使遷而不戕陋不疏畧不輕信不是非謬于聖
人則燕史固不待作哉遷生建元元封太初間上纂
黃虞夏商之事自不能無疏畧經秦撥去古文焚滅
詩書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網羅遺失大半
得之傳聞自不能無抵牾此固史累不足爲遷累也
感于其時之君內多欲而外言仁義公孫弘輩緣飾
儒術心遠面從盜賊刑獄日以益滋因思孝文平勝
佞之爲君相遂先黃老而後六經李陵無援陷虜念

其平生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挺身白之上疑游說
以沮貳師下之于理交游親近莫爲一言因重游俠
既從吏議家貧不能自贖因美貨殖此所謂激也激
則不平哀傷之至語言失倫作者固不自知豈有意
與聖人之是非謬哉若曰聖人既有是非何待于吾
則竟宜不作耳乃曰拔聖人以爲是非則其所言者
乃聖人之言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由衷無味矣
此則非激也特欲變亂是非耳詖淫邪遁惑世誣民
華士之誅不容後矣遷曷嘗如是乎卽罔之譏遷曷

嘗至是乎且李氏之言過矣謂有言者不必有德此
謂德未能副其言非謂可爲亂德之言也又曰春秋
者夫子之史也筆則筆削則削初未嘗按古聖人以
爲是非夫古聖人不與夫子同生春秋安見其是非
相異若古聖人之所是非則夫子何常乎其驟而議
皋益愧惡來費仲而懟微箕周召不見誰毀誰譽之
章援直道而推之三代耶嗚呼感激者一人一時之
事是非者天下萬世之準則也君子立言非苟顯其
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故遷之書固之贊並存不

可廢也但固誠正論亦稍深文遷序游俠本斥暴
豪如原涉所爲已與郭解異矣以厠朱家非遷言也
貨殖以列華息種植經營貿遷幾于纖嗇靡遺宜素
封矣家貧如故則其磊塊汗漫之詞胡不諒之形跡
之外哉故遷非眞與聖人謬也求其有味必欲與聖
人之是非謬者卽其藏書之所由著與

經學儒臣 井田 兵法

張載傳後曰兵者死地也其名惡而非是則無以自
衞其實美也美者難見而惡則非其欲聞是故儒者

治教之兵則謂時方無事而奈何其擾我也有事而教之兵則謂時方多事而奈何其役我也要必有默而成之莫知其然斯爲聖人爲恭不顯之至德矣軒轅氏之王也以爲民至愚也而可以利誘至神也不可以忠告于是爲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養我也然蒐狩之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祭田祖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獵則四時有祭四時有祭則四時有獵是獵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獵焉是故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家家收獲禽之

功土之人未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選戈示之利甲兵之興不待上之與也射獵及遠手搏便不待上之試也攻殺擊刺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嫻代不待上之擇也彼其視搏猛獸如搏田兔然又錯有于郎戎乎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視患難相扶不待上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旋中規步作進退無不如志不待士之教以禮也懽忻謳樂鼓舞不倦不待耀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傳受誡而後樂心生也分而爲八家布而爲八陣其中爲八軍八

首八尾同力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美決而後分數明也　柴子曰此段妙得井田爲兵法祖之意然悍勇之習慣則廉讓之風微得失之數形則爭奪之事起故必以禮樂柔之詩書導之俾知有長幼尊卑之分急公事上之義而後漸折其強梁剛暴之氣不致有蠶陵詬競之愆故孔子于富之之後曰教之其謂兵食足而民自信者文害辭辭害志之說也乃曰此皆六藝之術文事武備一齊具舉何待庠序之設孝弟之申如孟氏書蛇添足之云哉此必無之

事亦真不根之論耳夫所謂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獵之于射不待言矣或田家服牛乘馬可諳于御書則何從習之又以獵時之折旋進退當禮前後左右當數其言已疎至以謹忻鼓舞當樂幾何不縱恣弋情流湎食荒也即其同里交懽亦止朋友一端倫常固不止是也師儒未接安有不學而能之人據曰自十五歲以前俱已熟試而、習之禮樂以明人倫以興抑何言之易耶據其立言之義特以張載初言兵事竟仲淹謂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請范不知兵

之張又欲買田一方自爲井田詒張不知井田制何事而考事不核慮事不精雖有竊于古聖人擬論之微意不得其裁成輔相之道卒失之龐雜竟歸于悖謬吾故惜其意特爲表而辨之

武臣馬援

馬伏波千里馳書自是長者訓屬子弟之言但當譴從其誠何事腦之于外浮薄少年動止貽父兄之累可嘆恨也李生曰援賓夾之豪其爲書與嚴敦及令其効伯高不欲其効季良何哉余意阮嗣宗不修禮

法尚禁其子作達何况伏波蓋嚴敦喜譏議通俠客自是取禍之道非可與援之慷慨多大志者比也且時各有宜援處縱橫欲起之時嚴敦值防維將容之日不見魏公子下士而成存趙之功陳豨通賓客以招周昌之譖耶

李勣

李氏之言其最戾心者爲李勣一論夫世之事名教者後庭粉白黛綠獨以色升愛授指斥宮闈責主之暱怨巳之牆信有之矣然不聞楚共王之論巫臣乎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先君謀也則忠此明主之言亦萬世之通義也乃曰修身齊家之說足以禍天下哉夫武氏之禍郎武氏巳不勝言固不待遠証驪姬遠稽褒姐也而謂爭之者不智夫不智則誠不智矣寧不愈于不忠至謂易姓受命改唐爲周罪不獨在李勣許敬宗而在遂良無忌一何言之妄也夫謂武氏終不能爲人下諸公之諫適增其虐焰而助之酒天則遂良貶無忌縊韓瑗誅刑戮及于子孫株連遍其姻黨猶報怨之常也至高宗因力違群議而立之

爲后者何負于武氏亦利其速死阻侍醫之治疾也武氏何厭之有爲后不巳而聽政垂簾不巳而臨朝追王不巳而立七廟稱制不巳而旋革命觀其生平進進不休縱使遂良無忌不諫而聽其后矣遂能靜處宮闈無與外事哉何以專作威福潛行蠱厭至亻高宗亦不能平也又謂使當時大臣盡如陳平絳侯畧無違異則武氏因聰明主非呂氏比夫平勃之無違異乃王諸呂非立后也請武之王則遂良無忌在巳數十年亦無一人敢與之忤也且曰謂勣爲奏舉

則陳平絳侯阿諛順旨梁公終始于濁亂之朝褫褻
褻情川與濁奴爲伍是皆萬世之罪人矣此烏可比
擬也呂氏高帝微時之配始從田畝經歷兵戎正位
已久夙將大臣咸畏之當惠帝崩少主幼大權在握
猝難動搖故止可徐圖難于驟抗武氏非徒微賤實
先帝之才人名不正而言不順當其入宮之始卽宜
以干名越禮諍之制其未萌之欲吾猶咎諫之不蚤
顧謂其不當諫哉若梁公時則勢焰已成公志安社
稷不欲獨善其身故委蛇亂朝隨事匡救豈若李勣

尚可塞漏于涓涓之日也雖芽蘗開于義府簧鼓煽
于徵宗然上終以顧命大臣惡遂良猶忌憚遂良以
勣元功待其一言而决從來猶豫卽挽回之幾也使
堅持正論繼韓瑗來濟而爭帝方有事且當已之問
未必不爲中止自有家事無問外人之對怙非遂惡
始不可回矣卒至剪除宗室屠戮忠良李氏不絶者
如綫非勣一言之禍哉雖仁傑諷諭而廬陵克還五
王匡復而唐祚卒返曷若武氏不立太子忠不廢患
亦未甚不肖令繼高宗以紹唐緒何至羅織繁興害

流家海椒房竊柄殃貽兩世耶甚矣李氏之妄也據
賈主之言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廉矜小
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耳夫酷吏橫行人人側息
至除官則稱晃朴天下安耶納武氏主于太廟唐之
四廟閉而不享社稷固耶觀其反覆强辨特誇武氏
知人能愛養人才而以婁郝姚宋羅列于朝春禮梁
公不替爲証竊考其時其以爲舉擢用者則有糊心
眯目之譏而冒濫盈朝矣其由齋郞選補者則以封
嵩拜洛之澤而儒學弛廢矣餘或以告密除官以嚴

刑驟貴至如李昭德之忠而不免劉易從之賢而不
免李孝逸爲之克敵建功而亦不免卽梁公非自誣
服裂帛上書亦幾于俊臣之手矣婁師德以恐辱倖
全姚元崇能機智自衞郝處俊蚤亡不及其得志終
族其孫象賢强直而始終免禍者僅一宋璟耳此如
竭澤而漁不無漏網徒見漏網者之躍淵遂傾其寔
仁不念竭澤者之糜爛竟忘其慘虐哉且李氏謂墨
非呂雉比吾亦以爲非比也無論高帝之世無所干
預卽惠帝時亦僅肆毒宮中下辟陽于吏卽內愍不

敢自言盧陵相王能施之懷義南瑯耶朱虛以軍法行酒而斬諸呂一人罷酒不罪守禮成器輩能加之諸武耶若使惠帝不崩或魯元之女有出邪志斷不萌也惟莫為之後始沾沾于母族耳然雖殺三趙王如意自以宿憾友與恢皆娶于呂友不愛其婦而遭婦譖恢念其故婦而自殞餘未嘗傷一宗室大抵欲劉氏帝呂氏王女悉配于王侯尊威擅寵其念畢矣非有羣命之志也至產祿之紛紜則騎虎之勢成自不能止也豈若曌之志願無涯并讐其所生哉李氏

曰彼其視盧陵相王懦而不足與有為也則弘素仁孝何罪遭酖讀黃臺抱蔓之辭賢亦非悖逆者何復文致其罪而麻之幽囚不已旋就誅夷殺身不足又及二子耶武之稔惡貫千古所未有猶盛誇其迴于近古之王央非女主哉嗚呼勣與義府皆武羽翼勣之孫義府之子共能義舉蓋愆而湛成反正之勛敖業得夷宗之禍義府則生遺流竄助乃死受斲棺豈其罪尤重故降譴尤烈與真可為大臣不忠之戒矣

史隱外臣 胡廣馮道

猿子曰論事者貴得其平不當徇一偏之好惡然猶云此性情之僻耳若明知其失特以己所欲睿代為掩飾節略原史龤着其壞此則黨邪護慝充此心術蠹國亂政之極者也吾初讀藏書所錄李斯傳僅述其諫逐客散六國謀士至殺扶蘇阿督責之事則不書而李斯洵一才力名臣矣又讀胡廣傳僅列其諫採籌立后駁察舉限年至結婚宦豎阿附外戚亦不之及而胡廣似又可稱吏隱矣夫吏隱者位取卑祿取薄如東方生之避世金馬差可言耳豈有一履司

空所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而與併優詭之者等乎哉窮老廣一生好修小善以立名而無大節此真乎居停謹而緩急不可恃之人也李生曰世之人動以殺身律人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身巖穴不肯見于世也吾亦非責廣必死也但思質帝之弒此何事也縱不能張目討賊獨不可引身退乎立清河正論也背李固之約同免而旋據固位矣討黃門義舉也不與陳蕃之謀藩斃而隨代藩爵矣因其良

叓也蓋其故吏也得圖書猶僞作悲慼聞蕃死則弁
無涕淚此而謂之隱則凡夜行不息于汲無休者咸
可托宿也又曰廣未嘗如張禹尊爲孫謀曲意以阿
王鳳夫桓帝特未問之廣耳設或置問詎有正論哉
及帝亦忿異巳知公卿悉從風旨遂不復謀之群臣
與討而廣亦奪遐爵土則廣之阿與桓帝之闇猶知
之何用爲之曲說也至其一言爲道則尤可笑爲社
稷爲重君爲輕此如樹宮目邑萬不得巳寧負一人
無致失之異姓耳若五代嬗革則君亡社稷亦亡矣

胡可籍口夫節義之士世不恒有如魏晉齊梁間詐
短運歷服累世之替變者固比比也如馮道者誠不
勝責但云五季相禪滑移默奪雖有兵革不聞爭城
五十年間百姓免鋒鏑之苦者道之力也此則誰欺
乎惟耶律德光减道一言少緩殺戮其事不妥至累
朝改步何代獲安無論懸麼亡國之時即石敬塘一
身天下七反張彥澤之入人人自危劉漢之世民不
聊生而曰免于鋒鏑豈其書出而史學遂絕于天下
耶抑其龔勝等傳後論曰東漢諸賢之憤于上非得

巳也嗚呼事君致身此萬世常令也此而不發憤更
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爲不在
其位者發非爲居高食厚者發也學道者愼勿錯引
聖語以誤後世其可如此數言何其正而確也豈其
平且之氣乎抑即所云怨氣橫臆如醉如夢故多爲
激言諓言正論不覺逗漏于是乎吾故特爲表之使
知李氏之論亦有如斯者無俾放縱不逞之徒藉是
以爲口實也

史商後語 小序

史商亦快書也惜猶爲温陵所囿然獨見固多郎間有僻謬不無碩論如論君王后四十年不與諸侯合從五國亡則齊爲之續亡齊者君王后非建也論光武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世祖中興其實創業當追尊其先不當拘爲人後之制此種議論真可喜可謂發前人之覆矣務生云願與同志共商之余謂其書晚不及面商之務生猶可商之讀務生書者漫議數則

沈諸梁張孟談范蠡

王氏曰沈諸梁既定楚使寧爲令尹寬爲司馬而老于葉張孟談佐趙滅智氏納地釋事而耕于負親之丘與范蠡之去越而三皆精于老氏之術者也

槃子曰吾怡今之論史者動稱人以老氏也竊觀此三人者蹤跡雖同居心殊異古史不傳無由見葉公後事孟談既解晉陽之難辭位而耕既逾三年韓魏以趙多分十城陰合齊楚燕謀之襲于往告孟談盡請君御之歸舍于廟爵以大夫然後散遣妻子之四國四國疑而謀解觀此始覺范蠡語大夫種以爲臺子藏尚止自便其私談正欲一其身以衛社稷也孟談縱横士耳居心乃有古大臣之風後世惟李泌辭肅宗返衡山差得其髣髴豈蠡之所可望哉蠡既去越之齊復佐田氏以危姜氏去齊之陶候時轉物致貲累巨萬稽其一生挾數用術非大而謀國則小而謀家殆無休息所謂大智若愚者如是乎太史公曰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可謂窺其微矣又曰老子修道德以自隱無名爲務蠡

則蠡于老氏殆一節偶合而實相悖者也嗚呼多藏厚亡方著者書戒而三致千金遂至巨萬固清淨無爲之士所羞言矣

魏襄王

王氏曰孟子對齊梁語温公獨載不嗜殺人之說考其時乃蘇秦初爲合從時也魏于六國最近秦秦師出則魏首攖之六國之救未至而國已殘故魏之屢獻地于秦者正畏殺人也襄王素不以虛名而其所處之時又如此孟子何取于不嗜殺人之説而稱之

蓋孟子之言爲當時大勢發也
余以此失言矣按孟子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王以三敗之辱諄諄尝耻是圖明年惠王卒襄王立孟子疑其與父同志故以不嗜殺人告之及既見而出卽以望之不似人君語人去梁不復儒矣繼秦合從獻地于秦皆孟子去後事襄王由公子升儲貳孟子又居梁日淺無由知其勇怯强弱但據理直言烏得綜其一生行事懸斷之踐祚之始哉

趙奢廉頗

王氏曰閼與之役廉頗以爲難救而趙奢請行卒勝之非其才弗若也頗是時已爲上將事須萬全趙奢新進未有名非冒險無以出奇譬如奕碁者大勢已勝只善保所有足矣若勝負未定必須爭刼亦其所處之地使然也 賀子曰此戲論也意見甚私果爾則廉將軍僅一飽颺之饑鷹庸庸自保其祿位馬服君直以入國徼倖耳此非所以語二將也凡人才具不同有長于攻者長于守者長于憑城者長于野戰者廉頗持重之將堅忍有餘應變不足趙奢往救實氣足吞之謀足禦之閼與之役奢自見可頗亦不失爲知難也趙之三臣頗最早達藺相如起于宦者舍人奢因部吏相如入不測之强秦持璧睨柱又先使從者懷璧歸然後請就湯鑊澠池之會進缻秦王請以頸血濺其衣冒險尤甚將亦區區自爲名計乎夫人臣出萬死一生以衛社稷猶謂之冒險求名比之奕者爭刼此王欽若博者孤注之喩所以沮寇準也爍金之舌千古咸爲痛心乎居論古而可好蔣自口哉

翟義

綏和二年二月熒惑守心郎賁麗言大臣宜當之上賜册責讓丞相翟方進方進自殺上秘之賜乘輿秘器親臨弔焉三月帝崩帝欲老温柔鄉多進媚藥乃欲方進代其死此事豈可代耶王莽之篡翟義爲劉氏倡義可謂賢矣然其父以冤死義雖不舉兵未爲失也
余以斯言過矣在三之節義無逃而君親一也方進雖云冤死然亦不爲無罪生平陰悍刻深有私憾者

必中傷之身係淳于之黨帝爲隱諱不知引愆避位反盡勠長所厚善此與何晏之重按七族以異脫禍何異立心若此眞醜焉人面能逃其責耶帝雖深文峻責而禮賜優隆不停封爵況殺方進者成帝王莽墟漢致百年社稷非成帝一人之私義歷仕哀平屢典州郡兄危受命爲國討賊詎曰非冝莽已慄慄危懼日抱孺子會群臣遣使班行諭告復辟之意惜乎惡貫未盈忠良隕首若其事克成即謂幹父之蠱可也王氏又以嵇紹蕩陰之死爲傷勇昔范氏論班固謂其排死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以古視今殆有同病與

隗囂

王氏曰隗囂背應更始之召矣遇光武則族距非其昧于擇主也更始之無能爲夫人知之而其將相亦非長才囂來與非分耳囂草莽之雄非肯爲人下者也　賀子曰此視囂太高事固不爾觀囂前後總病于無識景陵鍾氏曰其事光武不堅而輕棄之者正懲更始之敗也斯言當矣蓋僻處西州未經目擊徒

聞南陽新立摧尋邑百萬之軍不逾時漸臺授首遂以中興可期及更始敗亡群起割據遂疑一姓不能再興中原難于卒定始欲依光日月繼思表裏山河皆見已然不見未然料事料人俱失也至其深謀本計盡于對班彪數言令其果懷非分則就微之時勢非弱小如孟德向雄全忠入關規模舉動咸自不凡囂先解散徒衆僅携親族歸朝觀其在長安時如龍脫于困兢兢畏禍發二父之謀買忠市信見赤眉內逼河北外携始與諸將通謀謀洩而逃歸而擁強兵據勝勢卒不下隴一步倏据基宇厥僭武息戈自提西伯欲邀致聲譽眩爛遣近假忠義之名成鼎立之事么麼小智技不過爾非眞有混一之志兼亦無縱橫才也既而東方漸平西勢日迫猶希詐感冀得羈縻一旦情窮詐露不勝內懼即欲解甲納土又不勝負慙本以劉表徘徊漢沔之情竟成李煜斯息江南之勢不得已棄捐愛子委質仇讎妄思屈彊一隅姑務遷延歲月此實囂之情事也豈眞不肯爲人下哉

魏武

宋譙氏論荀彧曰文王之道文若之心吾嘗笑其迂不意王氏之掘泥揚波更甚也其言曰余讀魏武帝事而悲之魏武雖非文王其人而所行實文王之事也催氾之亂天下寧復有漢而魏武亦非有社稷封疆之責者徒手起義百戰而得一州奉故主于黄塵之餘以後削平中原二紀之中猶能奉漢謂非文王之事可乎使天假之年得以餘力混一吳蜀或混一于其子孫當是時猶以名尊漢則張承業所謂議之益堅享之益固雖使高祖太宗而在誰得居王上者

殆幾近之魏武既不幸死而其子不足以守此中權高洋不如父兄之慮悉悉然易姓使王者之局變而爲篡而其後益不肖并其篡業爲有力者負之而趨良可惜也唐高祖之起亦奉恭帝未幾而自立此其名與魏武孰勝唐之所以異于曹氏者太宗力也直高祖幸而魏武不幸耳而論者惡其心而誅之太過直與司馬懿輩同視亦過矣嗚呼是何言之誣也夫謂懿之罪浮于操者以操力戰而得之懿徒手而竊之操間有跡雖猶存磊落之風懿一意匪深全屬陰沉之氣此言其居心有明晦立業有難易非謂臣子之節當如操不當如懿也至唐祖本無意時隋義師之起直爲太宗裴寂所劫請立代王自謂擁耳盜賊力辭九錫之儀恥循魏晉之跡隋初亦發兵拒之義于齊視蕭衍魏視高歡非若漢之望操猶宜曰之漢依晉鄭也況煬帝悉盈宇內已成勝廣之形獻帝受制權臣不過苗劉之變宇文肆逆禍亂已於發于江都楊董間閃秉輿幸脫患于安邑隋亡故君漢猶共主唐自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尤不諱言其實操挾天

子以令諸侯巧于取其名耳詎爲勝哉操初討卓無成催氾敗由自弱東郡兗州乘時竊據何益君國克用沙磧遺臣陰山羇客真無封疆社稷之責剛黄巢壯向郎思悔罪立功克復長安勲無與伍雲州之咎事起康李沙苑之憤變激朱田然呼之來救則前郤之入朝則退抑亦可以贖罪至國喪君亡尚有此生靡敢二節之誓卽莊宗之立唐亡已十餘年劉季述先肆虐于十六宅朱全忠復爲禍于九曲池仙李盤根芟夷殆盡張承業自是唐室純臣恥更二姓實則

沙陀得國于五代最正非曹氏所可擬也嗚呼文王懷保惠鮮澤及枯骨操置摸金校尉發丘中郎坑徐民而泗水不流屠雎陵則鷄犬同盡孔融趙彥朝廷之望以忠正黨誅荀彧崔琰腹心之人因疑似賜死以至牽母后于壁中戕皇子于觴酌天子至有吾思相捨之祈復有命在何時之嘆撫時至此眞日月倒行河山易位有窮未有之亢王莽莫行之逆是以邪異方厚閑羽欲刺之圖中大業垂成耿紀猶奮其螳臂誠以僭橫難堪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乃謂所行者

實文王之事抑思因羑里而不嘗酷邑考而無怨使勞民忘其如蝎率叛國識其舊君與操所行同耶異耶且謂使天假之年混一吳蜀猶以名尊漢不至王者之局變而爲篡則眞昧于稽古矣馬超破而稱公矣張魯降而稱王矣令後獲備擒權禪代之事尚須俟之丕耶正以強敵未靖故王室尚延乃舍其顯著之悖逆誇其莫須有之忠良何憒憒也夫操之心事亦何難知譽其下則曰樊噲子房其下說之亦曰閑中河內何常以臣子自居故藉子以彧之沮九錫爲

似伯夷吾深不滿其議至操答陳群曰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是明論其子以篡也尚云操不幸而其子不能守哉自操爲此言而懿耶歡泰無不身避惡名假手鼈尾故追由作偏則操實爲亂始若許操以行文王之事則此數人者皆可藉口也抑何文王之多也

何晏鄧颺等

王氏曰史于何平叔諸人詆之無所不至試平心而論果直筆也乎哉晏等共推曹爽以爲重權不可委

之于人又白遷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尊之內欲令尚書白事先來白己由今觀之尊曹氏爲是乎尊司馬氏爲是乎不幸爽非其人以至于敗乎叔諸人死而曹氏之祉亦屋矣時移局換操筆舌而從事者皆司馬氏之臣誰復能直其事者惟傅咸疏曰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衆職各得其才咸晉之賢臣其言必不妄此皆史家抹殺不盡處讀書者不于此處着眼則古人之受冤者多矣　余以史臣誣多曲筆然讀史者亦無取于過激而爲失平之言也如懿父

于誠魏之賊臣晏颺謐等亦豈端人正士哉徒見爽之愚而憐之懿之狡而惡之三世篡奪卒代曹氏有天下遂并疑向時八族之誅剪滅忠良賊不以罪不知晏等之縱恣懿之奸回雖罪有輕重要皆不宥也陳壽獻媚本朝爲爽作傳或過詆之予雖他傳及他書所載何晝不誅而同如王肅比之恭顯傳嘏謂其有爲而躁管輅則云鬼躁鬼幽又云盆蠢之木語豈盡誣蹶惡辛憲英皆婦人女子一則云必當自敗一則云太傅不得不爾則一時薰灼翕豪之事誠有

側目難堪者令晏爽以正循法守度推賢任能懿亦何所執以爲爽罪所恨于懿者身受托孤之寄于魏爲老臣于爽爲父執不明以戒爽又不顯告于君乃爲鬼蜮之形以其虺虺之毒至口不擇盃指南爲壯爽一豎子晏等浮華輕薄之徒徒能操文墨議論何煩作此可憤亦復可羞耳夫謂宜尊曹氏誅是也但尊曹爽原不尊曹芳爲爽奪權原非爲芳除逼且丁謐知懿有大志甚得民心矣此豈能抑爵處者使李勝察之勝信爲真疾至歸而流涕此何異木偶人用人若此能不敗哉夫懿雖梟雄失權屏勢已久爽兄弟親典禁兵黨與布列敢于閉國門拒天子變置大將軍無復顧忌亦深知晏等之無能也倉卒聞變畢無措畫聽爽釋兵是晏等負爽爽因以負芳也安得獨咎一爽爲非其人以致敗耶爽所誤惟桓範然範不夙夜嚴規不早自決絕空欲離污糞朽卒與同斃應變之材雖可取擇木之知亦不足稱吾嘗反覆魏事王凌諸葛誕可曰忠臣晏等專權亂政乃伍文入司馬之派吾方咎其于司馬氏有釀成激

變之罪可混附之忠義之列哉令懿僅行屏黜詎云不當其辜即罪人既討能翼戴王室毋爲騎虎不下之勢亦不得咎其枉濫獨恨其竊權盜國罪惡更浮于爽遂使數子不肯瞑目耳然事各有是非人當窮本末是以鯀雖郊祀不能并卹共驩卓自誅夷豈可追側[illegible]武惟後世朋黨事行始因一時之廢興晏易向來之賢佞忠正不免于連坐奸慝有時而洗宄此仕局之猿政可移之史局哉

司馬昭

王氏曰三國之主皆以絶人之才百戰以爭天下而卒莫能一司馬昭父子其非曹孟德之匹明矣乃能混一天下豈獨時異哉蓋亦有道焉張悌之言曰曹操雖功蓋天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除其繁苛而布其平惠民心歸之亦已久矣噫此司馬氏取天下根本也昭他日知鍾會必反而卒用亦深信夫人心在已必不從會反耳濟大事未有不以人心爲本者也自古取天下至司馬氏幾于盜矣豈知盜亦有道耶

余以斯言善矣然特其營立家門一端耳至混一宇內則非晉之得而吳蜀之自失也人第知司馬昭非曹操之匹抑知禪愚皓虐亦非備與權之匹哉往時三主各出其精明果銳之氣以相當莫不身受濶饑躬冒矢石與將師同苦樂士卒均勞逸經歷危險諳練虛實故且却且前時勝時負卒莫能拔滅以成混一迨其後人深宮廣殿養尊處優聲色玩好眩于前嬖倖讒諂蠱于側身不習戎機慮不閑國卹加以賢哲凋喪征戍疲勞折衝席上者無復亮正瑜遜之謀臣執銳師中者亦非飛羽雲超寧統泰蒙之戰將司馬昭少長兵間習聞父兄遺訓又知人善任以禦權備則不足以摧禪休固有餘用一鄧艾已足困姜維委一羊祜便能籠陸抗而黃皓亂蜀揚定蠹吳支劍閣者無餘力以衛陰平鎖江者無重兵以防要害炎雖才不及父比皓則賢此杜預王濬深懼後時而亟請也若其緩刑舒役非眞救魏繁苛懲誅淩爽師剪玄豐昭戮王經稽康者亦不得免剷除異已何啻少恕正以廣塋觀之辭雲龍門之事恐義士嘲悲

頑民結積故佯施小惠以餌群愚此所謂盜臣有道也然自此頹墮風滋滔靡習長法度不足以範小人禮義不足以閑君子逞豪奢者奴僕與天子同衣衿放達者散騎共群豬接飲以寬恕興卒以虛無敗盜雖有道不足尚也

宋武帝

王氏曰蘇子由謂宋武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其君而遂失之細考當日亦未必然此時環秦而伺者如赫連如拓跋皆英豪也欲安關中且盡攘

此誠非大豪傑爲之三十年不可宋武起布衣至此
功名已盛而年亦邁矣即使留關中度必不能延年
以與諸人爭則精力不足也古之用衆者因其勢而
驅之漢高東向而爭天下因思歸之士也帝當日從
征將士無[illegible][illegible]東使强居之關中誰與同心任事者
則爪牙不足也有此兩不足又迫之以禪代宜其狼
狽而歸耳使子[illegible]之衆不五年武帝殂恐關中終
爲他人有而江南又不知歸何人究竟兩失所據而
已　賀子曰蘊子誠正論然王氏亦深合于勢之言

史折　卷中　猶存集　史論　八十八

也大抵關中與江左呼吸不能相通赫連過之于延
柝阪樓之于中即其西伐時河上之軍爲患不淺非
朱超石出奇力戰幾不得前即關中不變滑臺行李
常保無虞乎昔魏滅中山卒爲趙有非力弱也勢不
便也是以伍員以艾陵之勝爲獲石田范雎亦以越
韓魏而攻剛壽咎穰侯之失非裕欲經畧西北非都
雍不可都雍則非滅魏不可魏未易滅徒見姚泓懦
劣國多內難遂不勝枝癢而前是徒知兼弱攻昧之
得策不知近交遠攻之非計也徒爲晉人驅除而已

然裕知泓之可取而不知其子與諸將之不能守勃
勃知裕之子不能守不知其子之尤不才卒歸于拓
跋從古蟬雀螳螂之喻未有明切于斯兩家者也嗚
呼裕失關中身亡義隆猶得據有江南勃勃得關中
身亡昌與定并不能保終萬者故以王氏之言爲深
合形勢按蘊子咎裕曰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
馬父子操竊之陋以今考之宋之立業非但異于昭
亦自不同于操漢猶未墜之緒晉門已失之業耳獨
恨其欲應昌明之讖至有踰墻之事則更無貫之成
濟之可藉口其爲君子所鄙宜哉

史折　卷中　猶存集　史論　八十九

謝靈運

王氏曰論者于謝靈運多目爲詩人而已此殆非也
觀其仕宦所在托山水詩詠自娛其意絕不在一官
此非無意者靈運謝玄之孫也易代之後當時人心
已無思晉者既不能有所爲而靦焉仕宋又非其意
其胷中有一段不可告語之事故其踪跡似狂傲放
大類嵇阮之在晉魏間而本傳以爲自以名輩應參
時政至是惟以文義見接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此

豈知靈運者文帝嘗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噫靈運何心肯作晉書耶而當時亦若有覺其意而疑之者卒不免先後爲詩以胥連張子房龔勝李業自況則其生平懷抱大露已靈運心事與陶靖節同而應迹大異世人知靖節而不知靈運人固不易知也哉

賀子曰此亦鞟皮出羽之言也靈運門望高華才藻富贍然志趣矜高性情輕薄孔門業有三損殆居二焉傲慢似嵇康悁憤者則不徒一鍾會捌爵似楊惲搆禍者則不止一蕭長樂出游不由徑路似

阮籍又不能知其不臧否人物譏讟之者亦無晉文

以此求免固知其難也孟覬指其鑿山浚湖爲謀叛則誠寃酷及臨危被患慨慕子房魯連龔勝李業則亦強顏龔勝甘于絕粒李業不辭飲毒靈運方極游娛宴集之盛尚爲同耶子房博浪不臧豫讓塗廁靈運一門景仁結托婚姻述與方明亦見親媚晦遂爲佐命其在家庭累無諷阻身亦歷中郎衞率秘書侍中又與廬陵爲莫逆交此不徒近慚徐廣之涕泣郎其孫趙宗向析彥回枚子脁引枕高臥猶應下視之有慙色也歲閱三朝仕歷中外始云砌其故主吾誰欺哉實則憤不得侗僚就獄吏遂出狂謀事敗即託之忠義以自解嘲而已二詩一作于臨川見收之時一作于廣州就刑之日前此胡不之及固知非由衷之談此眞跡于明哲之 著未可附之成仁之列也

北齊神武帝

王氏曰齊神武魏武之流亞也當跖拔全盛之時以不戢軍士一事而知其將亂爾朱入洛神武實啟之

邑而旋與之貳卒能摧強爲弱試問六朝諸雄有得與之匹者乎然而有遺憾焉神武嘗議遷都于鄴帝不欲而止此大恨也夫神武當日直當挾天子行事耳奈何以帝意爲行止哉既與地而居又不能盡去朝士之與志者使剛斯椿之徒在帝左右豈能無變乎及與帝有隙又不能寄圖之而使宇文氏得迎帝是明明以好何而讓人矣

槃子曰吾不意論史而有是言也古來亂賊誠非一人然率建立勳名勢重難反如操則誅何進之召外

兵四王芬之議廢立據其初節尚猶可覬懿壯伐公孫西拒諸葛亦稱立薄効爺取桓玄傾廢之基霸先返貞陽假竊之業事尤偉烈二蕭無功亦非始亂爾朱向雖本出歡謀又親勸榮受禪及敬宗之變則又罪狀留朱奸邪反覆然猶云爲國討賊至公納孝莊之后爲別室若以父兄而當廢黜則罪人之孥若以深居宮闈不相連坐則猶故君之匹人臣無將一至于此至廢安定毓節閔寧厥奕碁曾乎有異乎陽闇懦既非陳留知命不及零陵實以桓文望人漸見曹

馬之勢山陽之詔能不藏于衣帶高貴黃素能不探自懷中耶王氏曰　郁于鄴不當聽帝之不欲直當挾以行事則將爲董卓之驅歷韓建之逼脅乎又云不能盡去朝士之與志者則將爲曹操之殺趙彥朱温之寵韓偓乎至云與帝左隙不能容圖之則又將爲齊和帝之生金梁簡文之上囊抑幽囚放置如魏邵陵晉海西也噫是何言哉夫尚論于古至力窮智困詭當設身處地思所以變通然必外禦齊兗內剪寇盜或縱橫之世鄉壞紛爭鼎沸之時群雄角力則

爲宼轉籌度可也至遇叛逆方痛心髮指于其事乃笑古人之未工代爲畫策哉抑吾爲歡惜者宇文泰移檄州郡數歡罪惡孝武歸之未逾五月旋已遇酖歡既爲發喪即當數罪致討不惟可雪逐君之謗兼使人知泰亦逆賊其罪尤巨則如敬珍薛善之徒不至樂從西師矣乃畧不之及至秋泰復假後主下詔數歡二十罪歡始移檄罪泰又不直指弒君僅稱逆徒仍舉斛斯椿並言忘公憤而專尋私怨何異婦女之相詈此誠讓義舉而不爲也沙苑之敗人漸生心

舉城降泰者數輩河南州郡相繼搖搖人稱高歡智不足而詐有餘信然哉

文宣帝

王氏曰北史文宣本紀云崔暹死後帝問暹妻頗憶暹否云曰結髮義深頗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殺之暹傳則云文宣以文襄女樂安公主降暹子達拏後帝問主達拏于汝何似曰甚相敬惟阿家憎兒文宣召暹妻殺之齊滅達拏殺主以報讎一書自相矛盾如此余以樂安之語乃暹妻致禍之由暹

妻之對乃當日過禍之事兩事彼此互見原不矛盾讀者失于意會耳彭城太妃事亦然

李密

王氏曰李密爲楊玄感謀以直走遼東爲上策取關中爲中策取東都爲下策何其智也及其自爲之卒頓兵洛陽久之而敗當時柴孝和說以西襲長安即密所謂中策也徐洪說以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即密所謂上策也而皆不能用人固有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者成事固不易哉余以事有言之可

議實不可從者二說是也密實非大將之材所向無敵不過散倉粟以聚饑民群盜景從最勢驟盛耳若離兩倉則失所以聚人之具恐爲他盜資委一人守之又恐東都之攻不能禦也至于直指江都則宿衛强盛王世充分其一隊猶互相勝負宇文化及擁之西歸密雖破之勁卒良馬多死遂成衰弊即使克勝而弑君之惡世所指名且地處下流井據江南或有餘爭衡中原必不足密之失策固別有在若嵩執此二端則猶書生事外之談

李林甫

王氏曰天寶之亂養成者李林甫然使林甫不死亂不至是也祿山畏林甫必不敢亂即亂而林甫之才足以辦之但恐祿山平玄宗耄則林甫亦非壯而事人之人耳唐事之壞皆由楊國忠激成祿山使之速反仗哥舒翰拒賊而陰媒孽之潼關失守而創爲幸蜀之說唐之不亡天也使林甫之後不繼之以國忠唐之壞何遽至是乎

賀子曰國忠之罪亦何待言但盡歸咎于國忠又謂

林甫能靖亂則不特好惡之私兼亦事理之悖者也祿山非國忠激變則不速反然非林甫釀成亦何所資以反自盡以蕃將易漢將而祿山始不可制自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請盡用寒族胡人而祿山始用夫謂祿山畏林甫祿山豈真畏之此江乙狐虎之喻壯方之于昭奚恤耳祿山初見林甫甚倨見王鉷之卑謹而始自失見林甫之每揣知其情而始驚服玄宗晚雖昏德終亦英武人也其寵用國忠第以椒房信任林甫則以智數夫欲加人罪而不得其情不

尹其竅雖浸潤屢投愈拂逆也祿山叛胡悉洞鑒之
一失林甫意舉臣言之不聽國忠言之不聽太子言
之不聽林甫言之必聽豈但恩禮日殊將恐寵命不
保安得所請必從養成氣勢哉夫謂祿山必不敢亂
者非也玄宗荒淫極矣如衆工舞女舞馬犀象祿山
既日覩之而思反又見武備墮弛心輕中國無所忌
憚而欲反以往時不拜太子內懼而不得不反卽其
本謀特以上待之厚欲俟晏駕則雖無國忠之激漁
陽鼙鼓不過遲之旦晚間耳彼其八千曳落河數萬

匹戰馬求兼領閑廄群牧意欲何爲豈甘北面稱項
哉至謂林甫之才足以辨之則尤非林甫雖狡猾險
祿山不過能轉移人主之意使天下結舌飲手豈
直有軍旅之才如綦容紹宗之制侯景哉且塞痛者
惟干涓涓易耳氣焰既成當時謀臣如李泌材武如
子儀光弼義勇如張巡皆間世異才兼以合四方之
忠義聚十餘鎮之精銳外假力于回紇僅僅克復兩
都二兒救首卒由內變謂一誠險之十郎能獨辦之
一何言之易也抑吾更有慮焉林甫初許立壽王瑁

以結武惠妃而得相故譖殺太子瑛忠王之立良非
其意一陷之以韋堅再陷之以柳勣三陷之以王忠
嗣肅宗兀兀如几肉賴上慈明肅宗亦仁孝謹靜雖
韋妃出史良娣幸不及禍耳然與林甫不兩立之勢
也林甫欲爲江充桐偶人而不獲欲爲史彌遠易濟
王而力或不能令其不死採知逆胡以不拜之故內
懼太子當必結爲外助兩賊合謀唐其殆哉則林甫
之死實唐社稷之幸也幸蜀之謀誠爲失策然唐之
不亡則以此肅宗立楊氏戮故諸將戮力克致中興

之功德宗還令孜征故遠近解体復致寶雞之禍然
則遮留之父老憤怒之將士非陳玄禮建寧王能使
之然實天之不欲亡唐也

讀方應祥題李長蘅書後　蘇武

李流芳長蘅有與其友徐孺穀書本集不載吾未得見就方語推之似因張荃之而責善于徐者也其事殊不足論第方氏援引子長報任少卿書李陵荅蘇子卿書叔夜絕山巨源書譏蘇屬國者太過不能不爲之不平方氏曰陵之欲得當以報漢也遷心知之而言不見信有以死殉陵而已武之言固可信于時矣則夫出陵穹廬之域以上彰聖主使過之仁非武而誰望乎又曰握節而狎胡婦孰與辮髮而圖報漢

亂子無恙云云幾幸武之恕已相爲不訶其漫不加省也泣血相明之捆矢之生平未接盃酒之人而絕意于十九年濡沫同病之好陵之終于異域謂武鋼之可也噫嘻是何其辭之辨而工與苟非深知陵武之事者將無爲之惑與夫陵以無救而降可無深求也戮其毋弟妻子而計不反顧亦可情解也獨是武言雖信于時將言之何時武帝乎則尚北海而未歸也昭帝乎則歸甫逾年而復以子元之故免官終帝之世廢黜也宣帝乎則元平中陵已先卒也武于何時言也且武縱有言不過介時之執政大臣執政大臣無過霍子孟上官少叔乃所人固陵執友兼使任立政等招之矣翩然而南爲晉隨會誰伊宗者乃刀鐶之諭而循髮之對謂尚有意故國乎哉蓋顧而不悔勿復望陵陵之書業已自道矣國別俗殊生死隔絕武之報亦義宜然也陵不思返武安用言陵身不還言亦誰信蘇李之事此千古之彰明較著者不意後有求全之毀嗚呼恐千古人無損識者讀其書不免爲端木告子之傷也

史折目錄卷下

史餘後語

周成王　信陵君
樂毅　羽翼太子
韓信　東方朔
呂布　魏武
張飛甘寧凌統　狄梁公
劉智遠　儂智高
李綱　陳友諒擴廓帖木兒

佛圖澄姚廣孝

讀史漫錄後語

齊襄王　四皓
選吏　察吏
羌夷　荀悅
孔明　李密竇建德蕭銑
酈朮央詞　契苾何力獻誠咄摩
劉仁軌　王皇后
李晟張延賞　宰相罷政

宗室　符瑞
明肅劉后　遼夏
青苗　降將向導
州縣　夏商周以下漫錄補遺
穉直　信陵君
坑儒　周昌
趙充國辛武賢　王駿
唐高祖　唐太宗
樂氏小男　楊愼矜

德宗母　盧杞
董晉　張承業
後唐滅梁　後唐莊宗廢帝
徐溫　宋太祖
建儲　游民
臺諫宰執　變法
李綱論童貫　曉事辦事
釋奠　積分
修史

劄記夘篇後論共七條

附史論

高帝斬丁公　昭烈取蜀

失荆州　魏志

符堅　宋高宗

書郭子章鍛說後

史折卷下

曲阿賀　裳黄公撰

古婁徐時勉克勤閱　孫男　龍翔士雲　應仲小范　校

史餘後語　有序

吳師每伯與著史餘二百六十條其書不甚傳播文亦不高然議論多可存者如責虞卿范增薛廣德石勒以及律申生以泰伯東海王疆皆言之當理行之合義者也言昭代鹽法榷税宦官風聞廷杖數端尤善丹鉛所經不無甲乙隨事剖晰遂得數條因錄而存之

周成王

吳子曰周成王之迎周公也激于金縢也聖如周公而猶疑成何不慧乎吾謂漢文勝成躬行慈儉數十年如一日假得周公而相之所就不止於日湇矣

賀子曰漢文誠三代以後之賢主何遽擬于周成而況勝之攝政之疑召公亦猶不免何況于成然周公僅爾居東絳侯芟除産祿手縮璽綬而進之妄一男子告變逮下之獄矣非薄后冒絮之提幾于不免其

猶忍訛甚抑開明主愛一嚬一笑黃頭郎無功而享銅山之賜較之一桐葉之戲猶不敢恣爲者何如也

信陵君

吳子論四公子極稱信陵君然微不滿者謂魏齊走平原君秦要之而平原君必不出以抵信陵信陵不敢見至使其怒而自剄則平原之義似出信陵上余反覆思之二君當此莫測事亦各有不同魏齊爲魏之諸公子非信陵之昆弟則其伯叔也晉鄙擅場外將矦嬴以合符事說公子殺之猶涕泣不忍況係

宗室舊輔我先王今更以困窮投我乎必齊之相魏事多秕政素爲信陵所輕太史公曰畏秦猶豫未肯見信陵非自畏也畏秦之加兵于魏也范雎之策遠交近攻在先虜韓魏自走芒卯以來無日夜不眈眈以求吾欲今納一無能之免相橫挑强敵之怒何如捐一人以無逆社稷憂觀其聞侯生之語而如野以迎亦止因虞卿與魏齊之爲人可知矣信陵之不肯即見亦可知矣

樂毅

吳子曰樂毅之伐齊也取七十二城以入于燕四國之兵雲集而計分齊地者竟不能有齊之一壘何如才畧哉兩城不下持之數年或勢不可有徐[illegible]以覰其情實耳胡可厚非之岳武穆不得痛飲黃龍劉越石不得立功河朔英雄何以成敗論也夫樂毅乃孔明所慕而傚之者孔明豈輕取人者哉且昭王誅讒者而立毅爲齊王毅拜書以死自誓終不二其節避地以免韓信之事類之信不克終矣雖曰有幸有不幸乎恐心地亦有純疵焉

賀子曰進退古人者慎毋爲已甚之言論樂毅者魏有夏侯泰初宋有蘇子瞻夏侯氏之言曰兼幷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信以待其弊若使燕齊之士流血于二城之閒是貪以成私鄰國望之其猶犲虎雖二城幾于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吾嘗以爲言之太過蘇氏曰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于此也當戰國時兵强相吞者豈獨我以

燕齊之衆歷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讎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蓋猶然夏侯之意但責毅不當緩攻耳至吳氏所云雖又反蘓氏之語其推崇毅亦猶兩家余獨以爲不然觀其兵謀節次毅固進取之將未可言仁義也蓋燕噲以昏亂而失國人之心齊乘其內變而覆之齊湣以驕橫而賈天下之怨燕集衆怒而報之其事一也子之一誅而燕人之忿憤已熄湣王走死而齊士之忠義乃生其情亦一也故齊取燕而燕

立于平以抗齊燕滅齊而齊立[illegible]章以拒燕毅之君臣非不鑒于前事顧自春秋以來而樹德務滋去疾祈盡卒不敢爲夫差之釋越而爲勾踐之沼吳矣即欲如公孫獲之監許叔申叔時之諫縣陳常恐釀成隱憂故必盡兵力以除後患齊之人雖內不服而七十餘城無一得全者其將帥皆非毅敵即墨則有田單以爲之守也即如單乘破燕之威所向克復聊城一師以孤軍客將獨堅守歲餘雖單之技亦無所施徒傷士卒卒賴魯連一書以濟則良將所在即爲堅

城易地以觀毅之于單亦猶是耳毅既與即墨連師不得分身攻莒他將之材豈能如毅而王孫賈之徒初激于母之言群士大夫又感于王蠋之義竭力抒禦萬衆一心此乃欲取而不得非可取而故緩者謂毅不屑兼并而以遷延失之者殊非當日之情事也至云四國之兵雲集不能有齊之一壘以此爲毅之咎則亦有說蓋自濟西之捷而楚趙韓魏之師已敢歸矣入臨淄者獨燕師耳七十餘城之下毅經五載致之非一時所得故四國不能爭也所可慮者則

蘓氏所云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師老于外必有乘其虛者余嘗有感焉趙無恤之終滅智氏者與韓魏共其利也勾踐之卒亡吳者使楚宋享其成也毅之始計亦以淮北歆楚魏而令趙啗秦既以此致四國之助矣彼雖散歸吾乃獨耑其利乎淖齒雖殺湣王其來實以救齊夫楚方助燕伐齊矣忽又助齊拒燕則蘓氏之語誠深合兵形惜毅之君臣慮未及此也又云昭王誅讒者而立毅爲齊王毅拜書以死自誓此後人援引傅會之言不見史策裂地而封

號爲昌國非齊王也得比小國諸侯殺害自迷未嘗辭也至淮陰之喩尤爲不倫假王之請出自自求南面之讒繇于敵間信業寃于事定殺功喪于垂成本末始終良甚不同焉得以驕刼之代等之雲夢之擒哉

羽翼太子

吳子曰以漢高之英雄肯棄百戰之天下于三歲小兒乎以子房之調護太子登別無方畧而必假深山四老乎高帝知呂后鷙悍孝惠慈軟勢必及于亂矰繳安施之語逆折其萌耳子房見征布時帝巳病甚請太子爲將監關中兵居根本重地或亦可以備倉卒不至如沙丘巳事子房之羽翼或在此矣漢高疑于神者也子房善因機者也

賀子曰此執常理以論事不按本末而過爲曲說者也如漢武亦非昏愚之主臨終釋壯子不立托霍光以數歲之弗陵雖祚不克永然英察有父風勝燕王廣陵遠甚㒷雄主所見寧可以常解窺乎漢高欲立如意雖由愛幸戚姬實因天下新定心慮惠帝仁弱恐不足以屬大事故使之將兵擊布以觀其才畧功成則儲位自定師敗則廢立必行四老人者雖能料事顧素不知兵自度不能佐太子勉建功業以生君父之愛故仍令呂后涕泣强上自行然上雖自行益心輕其子之無能矣此破布還而愈欲易太子也忽見巳所不能屈致之人不覺且驚且喜以吾兒雖材武不足而能得士心可以守成無患何必更易我縱易之而人望不歸必生他變反非所以安全之道儲位之定寔錄于此謂高帝初無易太子之心者非也

鴻鵠之歌聊自解嘲于戚氏豈疑呂氏之爲矰繳哉欒祁武盟世不恒有帝虞呂后之禍趙王不疑其禍惠帝也虞惠帝之弱不任事不慮其殁不永年也至云子房見征布時帝巳病甚故請太子監關中兵使不至有沙丘之禍此論甚高而正但帝果病危子房必且止帝之行矣何以扶疾而見僨曰楚人剽疾無與爭鋒哉至于子長生漢時又父子世掌漢史而習漢事其所記載甚明生千載之下者畧無所因輒置舊史不信而別爲異論者何耶

韓信

吳子曰于定國身爲九卿、猶迎師執弟子禮、韓信破趙功成禮降將而北面事之前代風俗之厚如此、賀子曰信之志蓋在進取也廣武君荀庸人當與成安君同赤于泜水之上矣何足云厚古之英君賢將見敵國有智謀之士未嘗不思收之以爲己用必其終不我從始除之以杜患耳魏武之于沮授初獲之未始不厚遇也此安得與于廷尉之迎師同語哉

東方朔

吳子曰東方朔饒仙術乎武帝曰延方士朔無一言以進其所陳耕稼務本又皆中帝之侈心而反其志、上林一諫識更淵微矣方朔殆得道之和依托以玩世者耶、獨惜其不爲龍德而隱如管寧氏雖然嵇中散之薄湯武也不如阮嗣宗之涸步兵較之嵇又晳甚矣、

愚意寧生漢季黃巾之亂繼以董李故遠遁遼西隱鱗自晦及渡海東還則已易姓受命非故國矣寧欲全首陽之操又慮爲懿生之夭天年故省事寡言托於老病此猶任永之僞盲有所爲而然非得已也魏武雖非盛德之君然雄才大畧又承文景之後天下又安既無陸沉之慘又非鼎革之變何煩作此舉動依隱玩世以仕易農間綴正論補拾君失朔眞吏隱之善者也士之行已各隨其時何必拘于一轍進而言之柳下西山亦自成其是而已

呂布

吳子曰以操用布、遠出夏侯許褚上、玄德獨使操收之非忌布乃忌操也其識見即操不能參究、

此論深妙然以情事度之操必不能容布虎之力猛于犬人多豢犬而無豢虎者犬可使之噬盜虎則更慮其自噬也布豈易制之人哉操于許攸始歸極優禮之後卒假手于人何況于布昭烈梟雄之徒特著勢弱布强則欲借布以除操操勝則又借操以除布布固愚虜不足言操竟沉延攬英雄一念不料其不爲我用益徒知養虎之難不知豢龍之尤匪易也

魏武

吳子曰魏武貰一敵國之陳琳、而不能容共事之邊

修愛一醜詆之孔璋而不能全狂言之禰衡心可見矣故以迹論則李廣夜行爲灞陵尉所止拜右北平召尉斬之度量若相越也然史稱李廣誠結士大夫彼猶不失爲徑直而已

賀子曰孔璋章句之士非縱橫才故操雖憤而不忌操既性解文章又樂得才士以爲之用故不惟不忍加誅反以爲記室後遂使之爲文以檄吳此猶楚客娶婦而欲得其詈己者也德祖不幸爲袁氏之甥又沾沾炫露其才智方操籠植之時惟恐其不爲植羽翼也及立丕之後則惟恐其爲植爪牙也植廢而修安望生至琳之與衡亦自不同挺刃殺人而人不怨挺刃者以有執其柄者在也紹使琳以檄操猶操使琳以檄權居其幕下安得自繇若夫漁陽之揭甫畢復持三尺梲杖大罵于營門誰使之乎然觀琳之檄權較之檄操風霜之氣已減十倍當亦懲于前事而有戒心不知操固非紹比此是琳無料人之鑒乃其得以自全亦幸繇此衡辱操而幸生遂復辱表辱祖何其愚也太白詩曰高才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誠可三歎矣李將軍斬一醉尉固悻悻無容人之度然異德祖正平事絶不相蒙更比擬不于其倫也

張飛甘寧凌統

吳子曰張飛當陽阪曹操不敢逼而逍遙津甘寧凌統不能禦張遼則寧統之將略下張飛遠甚矣

賀子曰此以成敗論人殊非知兵者之言也曹公得劉琮之降實未嘗與昭烈合戰輕騎五千一晝夜馳三百餘里雖大獲輜重人衆安知不爲餌兵猝遇大將瞋目持矛據水斷橋以拒之又安知無重伏在後而故以輕兵挑戰耶操不敢前非懼飛也偵探未明寧失之愼也合肥之役始則乘其壘之未固縱則襲其衆之已還盡鋭而攻其無備自不能支非寧與統權之危更不可言矣卽使易地而飛居于此亦不過斬將搴旗保其主以出重地未能使遼之不乘間而動也總之飛與寧統皆鬬將而非大將曹公四十萬之衆寧能以百人擾之何怯于遼則乘人與乘于人者之分耳嗚呼此仲謀之疎也

狄梁公

吳子曰廬陵反正狄公言之于武后將衰之日婁臣李昭德言之于武后方盛之時說者謂難易既殊而梁公明折其謀于外昭德吉頊陰囘其志于內說者謂相資並用不知正當鉗灼士類而卒能談笑垂紳坐收反正狄公所以難也且昭德吉頊亦未敢正言直攻也但狄公猶有遺憾焉何不磔梟塈以申唐臣之不共戴天而至于遷塈上陽之後武尚留餘亂直令武族再結五王寃誅也

賀子曰梁公之功信偉矣李與吉之忠亦未可畧也

當宗室駢首就誅酷吏羅織方容昭德毅然杖殺請廢皇嗣之王慶之又直言承嗣之權太重非置死生于度外能之哉吉頊雖進不以正而能卽用二張弼翼廬陵權術機宜尤爲中竅至貶黜之時猶涕泣以陳正論此皆唐室不貳心之臣也至責梁公不當遷武塈于上陽宜數其罪惡加之刑戮則亡已五年矣將從地下而形見耶何言之踈謬也然卽梁公在塈亦不得誅義有討亂之條禮無殺母之律故平王可以誅韋氏濟陰不能戮閻后廬陵相王苟奉一人爲主則塈終無加刃之事也但東之輩不悉斬諸武從誅夷二張何異釋産祿而討碎陽卒以自貽伊患梁公倘存或不至是不能不扼腕其早亡耳

劉智遠

吳子曰五代以來劉智遠其佼佼者乎契丹南下遠中立太原以觀時勢名之禦虜則不進虜入其境則必擊隱然有漁人之志及晉帝北行始乘契丹之衰取有天下名又甚正矣英畧或李存勗可及也老成而有帝王之度五代之君何能上之故評如莽伎如

溫帝王之盜而亂萬古之魁如敬瑭雖得天下有餘恥焉

賀子曰智遠之取天下巧耳未可言正也五代諸君惟朱邪執討賊之義爲唐室復仇其得國最正至于材武則溫誠劇賊勗亦雄兒咸摧剛破堅蹙夷巨敵以成基宇非有所因利乘便也遼佶烈乘機叛卒石敬瑭假勢外夷咸無攻戰之勞誠卑卑不足言然畢雖篡逆實爲救死智遠爲石氏佐命元勳雖有小權曾無大逼而陰利其亡始旣不爲之出師繼又不爲

之請後來德光之歸在取大位視之捐背抱吭者信有間矣遂謂得受命之正哉向使桑維翰尚執朝權杜重威不懷異志智遠必不能東向而爭即德光稍知禁戢暴兵中土之怨憾不甚不悒悒思歸歸不即死智遠恐亦老守河東而已乃改玉兩朝不踰四稔正所謂得之易亦失之易也至其立國尤無紀綱淫刑橫斂民不聊生觀蘓史楊王諸傳千載下猶爲肌慄乃云有帝王之度獨在諸君之上豈僅觀涑水之編未讀廬陵之史耶五代賢君惟一柴氏乃北周武

帝之流顧不能延其後嗣此則不能無天亡之歎耳

儂智高

吳子曰孫沔征儂智高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宰相梁適抑之曰無張皇沔曰原以無備至此尚欲示鎮靜耶交趾請出兵助討儂智高余靖許之狄青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萬一蠻夷[illegible]忘義因而啓亂又何以御耶夫備之不修貌爲鎮靜亡道也足以爲驕玩之戒召兵聚寇因而啓侮土蕃回紇其亡徵也足以爲反噬之戒

賀子曰此語良然更擴而言之繇前則王夷甫之說車牛也繇後則劉季玉之呼昭烈也謀國者烏可以不愼

李綱

吳子曰幹離不之南下也天子至以宗社子女一旦欲委之虜綱獨奮而請守之都邑人心盡屬綱矣迨天下勤王師日至縱幹離不以歸不乘其却而揜之其時命綱爲宣撫事則已去三鎮猶未盡下也抗詔而不出一劍師而求罷此何爲者乎故靖康之初不

失汴也綱也虜再入而綱在汴汴亦破也大率亦忠臣乎而失之愎必曰足以濟中興吾不知之矣

賀子曰中興之相宰稱李綱趙鼎今考其所施爲措置鼎固非綱匹也鼎執政日久綱在事日淺顧前掣肘于唐耿後沮抑于汪黃不得盡抒其用讀其奏章常爲憤惋焉竊論其失靖康初平仲一師未免失之輕躁及稽其本傳則綱適以疾給假事先發而後聞亦卒賴其援不大損折建炎諸議惟括[illegible]一事稍爲擾民然當日亦未施行安得指爲相業之玷哉幹離

不之歸也种師道既請擊之于半渡而帝不從綱亦陰戒諸將俟便襲擊而耿南仲之徒又力請召還比綱再請則往返問相越已遠無論諸將知朝廷議論不一先已解體卽毅然奮前而百里趨利兵法所戒疲勞之師亦不可浪戰也綱方以金人之復入爲憂奸相昏主反以綱得軍民之心爲慮栽贓榜于通衢專權書于牘尾綱之抗程何如猶責其抗詔不遵受宣撫之命哉不過借事出之漸以文致其罪此不待明者而知何以答孤臣于千載之上也求買馬而遠

榜其騷擾甫出師旋罷斥其兵徒四路之師不令尊制三鎭之復安望成功乎李郭之賢九節度之衆太十萬之衆乘中興克敵之勢不能得之于數州殘寇者而輕望不繇節制之張灝解潛劉韐折可求以禦方張之寇哉然猶扶衰瘡痍以圖後舉而止兵之詔遽下割地之議已成綱縱不解職亦將何所設施尚待人言始求退耶以此責綱不惟不恕兼亦不明于當日之事也金人再入勢果愈危然今綱尚在位當有豫防必不今倉猝無備至是何以知綱在汴汴亦

破也建炎立朝不滿百日陽格陰沮無一得行而遂罷□之不足濟中興又何所憑據乎趙氏中葉惟綱與澤及飛眞不愧于將相文臣則守節之士有之苦無救時之畧將帥則可當一面者有之求其可以節制關外如孫吳韓白者未之見也澤惜其先亡綱與飛咸不竟其用飛尚數用之故功高而禍亦烈綱卒不得大用故身僅完而大功不彰後世皆知惜飛顧有貶綱者是猶見華山之騕嬰則訝其致遠之功遜皇京十九折之坂笑騏驥非駿足也

陳友諒擴廓帖木兒

與子曰友諒雄傑何減孫伯符李亞子二子俱不能持重遂不得其死而友諒類之擴廓英雄何減兀朮撒離喝特二虜得逃誤于中國之先發後期而擴廓自緩之若論亟敗亟振雄矣哉孰如友諒擴廓者故友諒敗士誠玉珍竟成破竹矣蓋士誠之能得人也明玉珍之能治國雖亦稱材不足當兩人之一隊天之所廢誰能與之余于兩人云然

賀子曰莊宗以克敵而驕沉湎聲色將士離心其覆

在不能慎終如始非但失于持重然其用兵料敵亦何可及揚劉之役躬自負薪其克成大業良非易也孫討逆當破虜新亡之後以孤雛孱弱俛仰袁氏之鼻息能假彼偏師撫我舊將建業江東稱其遺事眞有霸王之畧倘得永年許都詎得安枕哉友諒有雄志而無雄才兇悍有餘智畧不足初假徐氏之勢故兵多地廣既行篡弑益務佳兵觀其攻戰曾無老謀嘗于全盛之時即爲孤注之勢寧史册之有遺耶何勝算之寡聞也尚不足以當唐之建德晉之李流乃

比之伯符亞子不太過乎擴廓穴地以獲田豐不從太子行廢立之事至國亡君亡猶率遺殘思圖振舉誠不愧于忠孝但擬兀朮撤離喝則亦非偶彼乘屢勝之威猶挫于錡敗于飛扼于璘此中原淪陷之時收拾散亡爲故國竭力尤可重也然太原之役內有伏戎而不知則逸去猶倖至其生平失策在不戮力以除外寇而日與張李尋兵自殘唇齒至關保貊高之叛遂喪厥腹心元之大事不支實由于此亦烏得以功掩其罪哉士誠狡猾狙詐而志量不遠遂以竊

者自足雖云好士悉係匪人珍保境息民足爲乘邊守險之主而賦年不永新造之邦委之黃口因以覆敗四人本末乃爾而獨惜[illegible]天亡責誠珍以人事亡者有知寧任受耶

佛圖澄姚廣孝

吳子曰石虎吞噬名流皆佛圖澄教之殺也姚恭靖好殺亦如之其曰卓敬言用陛下安有今日而敬遂死勸文皇勿殺孝孺不過爲用才計耳並亮何毒也賀子曰道衍才畧如此自不能以浮屠終至云佛圖

澄教石虎以好殺則悖謬殊甚澄以前知故多豫言禍福跡其生平嘗反石斌之死救郭黑畧之危屢勸既多嘗救事虎亦有挽回何至因後人之翼虎而遽誣前人之狎鷗耶

讀史漫錄後語 小序

余讀論史諸家言惟于文定穀峯先生之書最後叅錄于東省未甚流播非好事之家不易有也客言其善因假觀之信哉不謬匪徒博綜雅正而張皇補苴幾幾着竟陵之先鞭矣顧其書有與史懷合者有與史餘合者與史懷合多向之撫卷擊節者與史餘合多向之閣筆趑趄者是可怪耳凡經辨于史餘者不更舉其別有可商者復贅云

齊襄王

田單解裘衣涉淄之老人襄王惡之賴貫珠之言而解于氏曰田單以大國之相而不知政體襄王以巳成之勢而疑其功臣皆不智之大者惟貫珠者乃有應變之才方襄王之悶也知其必悶使以不悶對則王之疑愈不解而身必死矣對之以悶而申之以畫免其身而全君臣之交此智人也

愚意此論誠善但貫珠眞工于自免耳雖免安平一時之禍終未豁王之疑也夫人君而至謀奪其臣之善衷之猜忍何如乎故九人之言易入單卒至徙

肉袒也苟無貂勃單其危哉抑余有感焉漢文帝何如主苟非冒絮之提絳侯亦幾不免襄王者田常之裔也常以私惠竊姜之國祖父所行子孫習聞而深戒猶爲盜者亦慮人之我盜也單之所爲不幸似之能無疑乎嗚呼人臣不惟立功難居功尤難猜忍之君大則句踐之于大夫種小則唐德宗之于李晟誠爲過矣然古來亦有討桓玄之劉裕焉蓋惟明主賢臣斯無二者之患哉吾深慕夫建武貞觀之世也

四皓

于氏曰漢高帝千古英雄之主乃至發一女子欲以百戰所得之土付之三歲小兒必不然矣然則易太子者何爲呂后也以呂后之鷙悍而當孝惠之仁柔其勢必至于亂此高帝所熟計也其曰羽翼巳成橫絕四海雖有矰繳將安所施 呂后也故曰呂氏眞而主矣又曰溫公通鑑不載四皓事極有識見史記多好異之談往往不揆于理如四皓羽翼太子理之決不通者不知太史何所取而信之蓋子房調護太子自有方略不假此也如太子位定高帝出討黥布

子房以病不從因請以太子爲將監關中兵于是發上郡隴西北地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爲太子衛軍霸上此子房羽翼太子之畧也秦時沙丘之亂正以太子不居中留守故外有邪謀高帝征布時固已病甚有如沙丘之事內外之變發于呼吸故以太子監兵居根本之地卽有倉卒可以防遏子房之計深矣曰然則子房當廢立之時何以不諫曰子房之應世批郤導窾攻瑕乘利不爲禍始不爲禍先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故使人開其端而已徐乘其

後或已發其機而使人收其功所謂善藏其用者也又曰使非高帝反覆深念決欲易太子卽百老人何益

賀子曰論太子監關中兵而舉沙丘之事相較誠合當日之情形但謂調護太子卽在此則非令高帝如秦皇帝之道亡則指此爲羽翼可也帝歸而太子亦罷兵矣凡于氏所云皆先事之慮雖勝算實虛言耳太子監國時循循居守別無善事動其父之心故歸而益欲廢之雖周昌叔孫通之强諫特佯許也惟置

酒而四人者侍始爲改觀召戚姬而語之以難動若曰雖有矰繳將安所施指呂后之不能爲患于惠帝則無論惠帝呂所生正戚所欲廢也何反向之而歌且四皓旣不可信則所云羽翼者又將誰指乎蓋從見帝雄才大畧四老人不傳一事疑其平平無奇帝不聽心服至此不知英雄之所屈折固有在常情之外者陳平曰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故凡智謀勇功之士非漢庭所少而皆帝所輕也四人者逃

匿而義不臣漢漢之所以愈益高此四人也至疑呂后之爲矰繳特鑒于武氏耳吾姑舉一事辨之后不惟無不利其子之念兼猶存忌憚焉辟陽侯幸于太后惠帝欲誅之太后內慙不敢言此可律以武曌乎至若齊王行家人禮于宮中儼然據惠帝之上寔亦少不更事難怪后之怒也然獻城爲魯元湯沐而卽止朱虛城陽皆高帝之孫盡留宿衛吳楚雖城一無削奪欲王諸呂先封劉澤爲燕王先宗族而後外戚尚有好名畏謗之念豈似曌之誅唐子孫無遺哉大

下同惡之中亦有輕重不宜爽其權度也況旣曰呂氏之增損安施又曰呂氏眞爲而圭數語中何紆折至此作史不宜好異論古亦無取鑿空予長去高惠之世不遠不如紀春秋之事猶多荒忽也

選吏

于氏曰漢法疾吏之貪以爲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算以上乃得爲吏算者十萬也國初以富戶選官意蓋本此其實廉汙之性在人所賦貲游巨室或以墨敗至一介之士出于繩樞窮巷之中而不染秋毫

者亦不爲少此法蓋科目未興仕進太濫以此約之耳非所以施于太平之世也

賀子曰此皆救弊之言而非無弊之道也凡習舉業者不知疾苦久困窮者多務貪婪眈逸樂者每至儥弛務矯激者常昧獄廉至科目所收益又甚焉習誦詁之學修擧悅之辭于民生國計未嘗思也進其要也陋者[illegible]以記誦姦者致之以苞苴不徒貫口[illegible]朝白頭甕牖可爲浩歎亦有數十年攻苦之儒而名稱貧動必需人拜札興言猶資假手安望其[illegible]功[illegible]大患哉惟富廣開其仕進嚴課其功能庶可[illegible]拔十得五之用不然終爲揚湯止沸也

察吏

于氏曰漢時二千石權至重也刺史以六百石按之刺史權又重也直指使者出以軍興從事至誅殺刺史及元帝遣博士羊富行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其相軋如此大抵刻核之風日有增益不免架床疊閣其實與治道非有關也

賀子曰刺史得人則無事于直指矣且刺史不法則

直指按之直指不法又誰按哉不擇吏而增官徒益其擾耳于氏可謂深鑒治源之言也第天下法久必弊人情習見則偸墮蘊隆之虐者不無藉于疾雷之擊焉亦一時救弊之道也但必振刷之後仕路肅清無煩再出可耳此則不徒擇吏又在先擇擇吏者也

羌夷

于氏曰漢末羌夷作亂叛服無常段熲張奐在事意見不同熲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結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欲一煩師徒盡誠其種奐以爲羌一氣類不可

誅盡膏血汗野傷和致災詔書竟從頻議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級獲馬牛四十二萬費四十四億其功可謂盛矣雖然屠戮過多傷和致災固所不免二君之議當以張奐爲正

賀子曰論羌事者蔚宗之言爲當余向嘗作段頻論曰納降者遲而易就滅賊者勞而難成然暫安則有反覆之虞一勞永無復發之慮守今之賢愚不一國勢之强弱不常臣子不以賊遺君父則頻之說是也嗚呼後世果有實心謀國之人則頻奐之是非亦不待辨矣

荀悅

于氏曰吾讀荀悅申鑒悲之是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已悅志存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是書獻之非不有裨治道然可論于承平之世而獻諸危亡之朝則迂矣何則非所急也方是時獻帝握空名在御有如累卵何者爲四患何者爲五政而悅亦爲誰談矣詳悅之志既不能有所匡正以持危主又不肯如攸彧輩失身私朝姑爲是言以抒其蘊籍耳然而迂矣當此之時忠臣烈士誠有爲漢之心惟有采薇鑿坯不事亂賊即無所補不失爲漢夷齊談何益也

賀子曰士之立言將以明道而覺世也吾身不能行而人行之可也吾世不能行而後世行之亦可也采薇鑿坯誠高躅矣然充類言之亦僅克全其節耳悅不同于攸彧其節已白矣必使其默默如深山之木石何貴人之太刻也身處熙朝秩居卿貳而索瘢于亂世之賢者何異履高谷而笑中流之佩瓠乎

孔明

于氏曰孔明王佐也其事伯佐也何也爲相而自校簿書親軍而親決罰鍰此可施之一州耳使孔明而相天下可勝校且決乎相天下而自校簿書決罰鍰豈不有所治辦然所遺者必多矣楊顒之諫垂涕而思之有以也哉

賀子曰此與晉明帝身作偵諜直當悲其遇而諒其衷耳夫豈得已哉得天下之才推而用之尚猶株株親末務乎楊顒之諫是也不當執顒之言爲口實也

李容實建德謹識

于氏曰隋末群雄鼎沸跨有土宇盜竊名號者不可勝數當以李密竇建德蕭銑爲正銑以梁室之胄恢復故疆方之昭烈末爲多讓密以公卿之子爲人望所歸其起義之迹與唐相類而名義爲正至如建德眞有帝王之畧其措置規模不在唐氏之下第才與勢不侔耳就三人中論之密坐失良圖徘徊岐路其敗宜矣銑卽有成不過畫江而守皆非唐敵惟使建德有過人之 據形勝之地唐之爲唐未可知也世安可以成敗論人哉又曰宇文化及之在聊城也竇

建德謂其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化及弑逆乃吾仇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攻聊城生擒化及先謁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撫存百姓然後執化及之黨集隋官而斬之予讀其事而壯之建德隋之編民耳猶能仗義執言雪君父之恨唐祖身爲大臣受其茅土乃取而代之不有愧于建德耶

賀子曰三人者皆所謂乘時擁竊者耳詎爲正哉就中李密尤爲亂魁父爲隋臣身食隋祿未有陳勝輟耕之困先爲高歡萌馬之謀使玄感行其上策則遼東之逆寧與江都猶謂其名義正乎蕭銑雖名梁胄顧其平居曾乏劉演雪耻之圖乘變亦無田儋復國之畧因人推戴奄有其國延攬不聞猜嫌日甚鄙生未至先撤歷下之防(銑欲奪諸將之權宜言罷兵歸農)伯約猶存不呼劍閣之救(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立業僅比于韓成殉國尚慙于魏咎安可與昭烈比也建德行事于羣盜中號爲錚錚顧縱安祖以先去本懷任尉敎尉陀之心捨化及于垂亾佯作董公說漢王之語且卽李密僞水之言正唐公盜鈴之智也遽謂之正耶天下大器

也非可狙詐收小義市者銑本庸流原無英畧內不能駕馭諸將外不能備禦强敵未解補牢何由守穴委數千里之地而爲人俘不足異也密則深解縱橫建德亦粗知機變究亡不旋踵者竊觀其始終密則未盡除紈袴之習建德終一布衣之俠也上不從柴孝和之計西據關中下不從徐洪客之謀東襲江都人皆病其失策矣予則以關中宜據江都不宜襲也煬雖昏淫實爲共主犯不諱之惡名據下流之形勢仰面以與人爭吾未見其濟也若其失策別有在焉

寄性輕果失于持重觀其身當百戰之衝殊無萬全
之畫世豈有連城數百一敗遂無投足之地英豪滿
幕臨危更無奮力之人大漢祖屢困而不衄者委蕭
何以關中置韓信于河北也昭烈屏弱而終成霸業
者孔明居守于內龐法協替于外也寄雖能馭駕智
勇未能甄別忠邪雖廓有土疆未嘗植立基本跡其
所恃止一發倉粟以招饑盜耳智士已笑其戀機忠
臣更憂其食盡矣況更賞糧予敵哉宇文西上必假
東都正可卷旗養鋭坐收鷸蚌之功乃盡鋭摧堅自

成毅犬之弊善裴仁基之策而不能從知鄶元眞之
叛而不卽戮且夫玩不設備荀林父所以覆師也敗
而不亂馮異所以終能奮翼也蓋由意後而驕氣盈
而慢故小勝則驕矜纔敗卽摧沮平居則事必由于
專斷臨變則志復亂于羣言顚倒周章倉皇迷謬本
猶困獸遂作籠禽雖脫淵之魚尚思得水抑知入檻
之虎誰容出柙哉建德舍巳殉人遺笑千古余則以
而衰滅而禍卽及于荆襄五國亡而患旋生于卽墨
苟不效竇融之納土終亦爲燕荼之後亡此誠虞虢

之形救之未盡非也但其用兵不知次第耳君行玄
德襄許之謀救孫臏救趙之計縱唐業不搖而鄭圍
自解乃忽凌敬爲書生謂諸將爲人贊此與李寄之
從單雄信陳智畧何以異乎況夫交綏之際惟敵是
求克敵之勳渠魁爲重故齊頃公托御士而得亡宇
文泰冒兵徒而獲免白刃巳及騎語夏王豈人盡丁
公將皆郤至耶何其愚也建德少長晨耘矜重俠烈
不知慷慨然諾此閭里之雄非帝王之畧也開誠布
公雖馭下之方非應敵之道也竊嘗思其形勢亦非

可以久安者幽州久熸已成扼吭之形羣洛新亡實
切齒寒之懼倘羅藝南來秦王北渡首尾夾擊腹背
環攻誠猶釜中幕下耳唐則先收河隴蕩無肘腋之
憂故得分兵遠畧何可相較乎至其器小易驕畧無
忘備三人者雖勇怯殊而誠詐異所以敗亡實一轍
也嗚呼令其値守成之主銳固可令長終建德遇剛
敎守之材卽不遇而犒項田閒亦僅劇孟原涉之流
而巳惟寄則飛揚顧盼鬱鬱非居人下者國家不幸
而生斯人誠可畏哉唐卽與之台司恐亦不久靖也

兩未央詞

于氏曰漢祖唐宗皆有未央上壽之儀其事若合符節高祖自誇其功以爲與仲孰多上皇亦喜太宗以胡越一家皆上皇所教非其智力所及上皇亦喜世之論者未有不多太宗之遜而左高祖之誇者也予獨以爲不然父子至情要觀其眞眞不必論其詞漢祖詞雖樸倨而情意甚眞有以天下悅親之意太宗詞雖遜避乃是曲爲是語以慰安上皇之心耳蓋太宗授受之際父子之恩幾不兩全而彌縫不至于敗故

以四夷入臣歸功高祖如人臣所云此皆陛下威靈何力之有非所以施之父子也父子家庭藹然相與不言而喻如嬰見之在乳抱無一毫文飾乃是天性何至作賓主揖讓之語而相媚說不已薄乎

賀子曰高祖太宗授受之際勢也非情也不免慙德爲但用此而動成瘡痏則亦苛耳漢上皇少長閭里其人本樸故不妨以樸語對唐祖世屬侯家言辭固無鄙倍況華夷屬目自當以文言進也令太宗亦曰臣之功孰與伯多上皇能堪耶以太宗之界而處群雄鼎沸之日即不生州郡將家寧默默終者漢祖從徒驪山而道亡及聚衆澤中絶不顧其父也姑無論俎上之言即太上皇之號亦猶加于擁篲却掃之後且一戛羹之怨不能忘令飲之以醴酒又何如耶太尼處安常者不可以論變事二帝之家庭吾故不欲較量優劣也

契苾何力獻誠咄摩

于氏曰夷狄中往往有忠義之性如漢之金日磾唐之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是也何力既執吐谷渾而薛

萬均奪其功太宗欲解萬均之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華胡無知以爲陛下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上善之而止此即日磾辭顧命詔也可謂有士人之風矣又曰武后時有高麗泉獻誠及薛延陀之種薛咄摩皆在宿衛太后嘗出金寶選善射者五人賭之獻誠第一以讓咄摩咄摩復讓獻誠獻誠乃奏言陛下選善射者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請停此射此亦日磾意也不惟忠勇過人且識界如此中華士類不及者多矣

余以不御數人即李光弼父子亦是也賢才之生豈以地限哉但胡漢之中各有忠佞玄宗語九齡曰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也旁有漁陽之變則知人之鑒更甚于脩才耳

劉仁軌

劉仁軌既定百濟留鎭日久兵士困敝遣劉仁愿將兵渡海以代舊戍救仁軌率之以還仁軌以衷新服衆心未安願且留鎭撫仁愿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惟知奉

敎豈敢擅有所爲仁軌曰人臣苟利于國知無不爲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請自留鎭海東有詔許之

于氏曰此卽趙充國遣亢豪之意也人臣爲國大計不計私圖若此者可以法矣彼智巧之士惟知利己否耳豈暇爲國謀哉

賀子曰劉仁軌誠忠臣之言也然士亦有幸有不幸焉鄧艾欲厚撫劉禪以招來孫皓遂事多專斷司馬昭知之故鍾會誣而功能不錄苟非段灼理其冤不徒功罪不明妻孥亦無遺故士之曰矣此善保功名之士多如仁愿之謀也然仁軌之得行其志者以高麗未滅且仁愿初歸已先推功讓美耳苟如辛武賢之異議雖宣帝之明其始亦不能無疑矣于肯忠國家誠不宜耗弊中國以勤域外然旣費百萬之勞以定之何不少緩須更需其善後乃倉卒班師以致後亂乎議事之人旣非任事之人喜功之念旋轉爲忌功之念始則不惜生靈以通西域者爲奇策旣乃委于奔命謂棄珠厓者爲格言好莠自口幾爲正論眞堪三歎也

王皇后

于氏曰高宗寵蕭淑妃至皇后疾之聞上幸尼寺見武氏而泣陰令長髮勸上納之將以間蕭妃之寵也武氏得志反譖后妃使之骨碎而死后之所爲間蕭妃者乃自爲殺身地耳此可爲愚婦之戒也

賀子曰李德裕忌白居易而引微中呂大防忌蘇[illegible]而敗楊畏彼皆磊落丈夫也尚所爲如此后一婦人何足怪乎

李晟張延賞

李晟爲張延賞所搆天子命將相和講晟因表薦延
賞爲相且爲子求婚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
釋怨于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
雖和解中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賀子曰西平豪士耶延賞亦淺衷者耳世之婚媾而
寇讐者尤比比矣不見趙簡子之嫁女于代乎

宰相罷政

于氏曰唐時宰相罷政無致仕者內則布在列卿外
則開府節鎭宋則宰執賜罷出爲知州通判漢時宰

相罷爲九卿然不出爲郡也總之于古制遠矣以宰
相之重罷歸故里可也而置諸卿校之列其于國體
不少損乎本朝卿相得罷即懸車而歸不改其官雖
無祿養之資可以自贍而官名禮體亦不少貶漢唐
以來所不及爾
賀子曰此正與法令制之不如古也凡立制者無取
高論必以常情合之始可無弊天下無可久據之位
人情有難遽淡之心若夫衰疾者引年尸素者罷免
貪墨者竄逐奸究者誅勠不待言矣固有碩德雅望
或短于通方闊才壯猷稍溢于器度偏見致鶩于典
情一奇遠招乎物議正當使之中外迭居循環互任
清嚴者間以饑刑百揆雅正者俾之諫諍碩德如黃
丞相優于治郡則重典乞外州寇侍中曉暢軍機則仍
司鎖鑰不惟平其觖望之心兼可收吾惜材之實也
但不當如宋時之乞郡養閒優游衎樂付民社于不
問耳此則綜核名實又不可已也如今之制朝美登
龍暮嗟羅雀去相無可爲之官則視相遂爲不可攀
之位得者竊威權以鉗衆口弱者效模稜以避群言

鄙夫哀耳而耐彈禍士反唇以相胥不徒相爲鬩逐
攻相亦成捷徑矣吾未見其爲崇國體也至于材品
不齊賢有道之政本則可議放之田間又可惜者雖
大臣當審知止之戒明主昜忘器使之義哉故吾謂
此法之必當變者也

宗室

于氏曰玄宗以臨淄王平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
出閣聚于一宮爲安祿山朱泚所危內至李德裕請
宗室年高屬疎者出閣除諸州上佐[illegible]其男女出

外嫁婚文宗然之乃册立太子因下制諸王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後竟以讒所除官不次而罷百年做法竟不能挽積習之難變自古然矣至廼幽閉骨肉爲損人倫可爲於邑

賀子曰今早從此策而十六宅諸王不至一夕須予碭山匹夫之手矣宋亦聚其宗親于汴及靖康城破遂爲完顏盡驅之漠北此皆百世殷鑒也然而八王擅權卒成危亂七國踰制終致紛紜則列之侯衛使有鋒犢之形不假事權致成跋盩之患斯誠無弊之道耳至若南陽之劉固非沙陀之李可並日言也擇賢哀若輕紛葉者愼毋自誤哉

符瑞

于氏曰自古符瑞圖讖之興皆人主所惑信以爲眞而從之亦有明知其僞而爲之者也王欽若天書之言則明言其書不可必得前代有以人力爲之者無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則欲衆不疑之况者以此欺其君眞宗明知其僞而世信之以此言其臣王旦明知其僞而曲從之此君

原缺第三十九葉

者之無忌憚也

遼夏

于氏曰寶元慶曆間西夏恃契丹之援求索無已契丹乘西夏之釁恐喝無方爲此時計無兩和之理必也北結契丹西討元昊則國勢可振也而在廷之議惟救目前之急不思長駕之畧遼人入寇則增歲幣夏人請和則增歲幣之出有盡而敵之相倚無窮奈之何國不匱也

賀子曰甚矣宋人之不智也嘗思爾時幸遼夏之主俱無大志耳令二國相約而遼攻于北夏攻于西此坐困之道也或遼人佯許我助駐師以觀釁圖[illegible]勝亦兵力告疲乘虛反戈亦不支之勢也計不出此爭一番族而相攻是已代宋受兵遼眞失算夏亦被危若令狄青种世衡之徒犄角進師可使元昊疲于奔命遼人固不得市德而邀功也乃反許之和使無東顧之憂得以一意肆力于北遼敗而夏之威益振矣然計遼人之憾益深夏之精卒銳師亦必多耗損令發尺書邀其共舉遼必不違夏縱不亡亦必狼狽

自守可以攄其飛揚之氣乃元昊則欲兵驕語陰行
廣武君下燕之謀宋則不知用劉嶑儆昊之策始之
僩殘虐竭其詐巳窮後之情移勢遷事非舊見其以
厭兵遂成忘戰何哉

青苗

于氏曰青苗之法其意未嘗不善但其流弊必至于
病民耳蘇轍謂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錢入民手雖良
民不免妄費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期韓琦謂條
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下戶雖或願

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車同保均賠之
患司馬光謂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
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
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益貧事之必至者故
公之論可謂盡青苗之弊矣然揆之于今亦有未然
者近日州縣倉糧雖不名爲青苗而春時借貸加二
還官亦其遺意視富民倍稱之息多寡相懸而民往
往不便者何法雖加二費乃不貲出之量淺入之量
滿出之粟秕入之粟蒜守支之費半其所入較之私

家倍息殆有甚焉而諸公之論尚未及此蓋其流弊
之極[illegible]于目視也
賀子曰此言誠深切情事但今之出入者粟也青苗
之請納者錢也故司馬韓蘇之論猶未及焉余嘗思
青苗實與常平相近而常平爲善政青苗爲弊法者
常平意在甦民之困青苗志在取息也志在取息則
必以息多者爲上課欲求多息必先多散而不復顧
民之願不願于是抑勒之事生矣兼慮息虧而同保
之律行矣錢出不免妄費妄費因有逋負而均賠代

償之罰嚴矣此實貧富俱盡之道也至出納而吏緣
爲奸即所云淺滿秕精守支之說耳愚意青苗誠爲
民害至常平社倉終所當行粟賤而出金以糴粟粟
貴而貿粟以貯金非篋中有金即庾中有粟金粟流
轉不窮何至踰期而逋負也願者糴粟以去不願不
強無有抑勒亦無煩同保而何至代償也公廪既發
則私價自平既藉貧民之困而陰奪富民之貪且糶
時之價必非糴時之價計其贏羨二分之息固不嫌
也易粟必以現錢貧民自不能多請而妄費富民積

粟者雖不能遂求厚利而市無搶攘之虞野無盜賊之警其陰受庇覆者亦多也至擇粟精良不得雜以糠秕出入綜核不得旁有侵漁積穀之金另貯不得于他事那移耗損之罰必行不得遂權貴乞免此在良有司申明謹守之耳于氏所言之弊初意亦善奬亦在于借貸而不取現錢故仍蹈青苗之害耳或以粟貴之時正苦錢荒故宋有青苗今行借貸乃反責其現錢不幾啓者終無食乎不知擇害當取其輕市有公粟而價平則稍能自支者已不患于無食即

貧不能易粟稍出息以貸錢于富民終不似貸之官府如前所陳諸弊之禍烈也借貸之法南土不行惟北地有之然有安民濟世之思者何得不權利害而求一無弊之道乎

降將嚮導

于氏曰兩國相攻敵未必知吾虛實必有曉將謀臣投入敵中爲之向導如宋之劉整呂文煥是也劉整帥蜀畏似道之忌而降元文煥守襄陽以似道不援而降元二人者宋之良將也蒙古得之遂有渡江之藉于是右[illegible]下荊湖以文煥爲先鋒左[illegible]下兩淮以劉整爲先鋒而臨安在鼓中矣

賀子曰許攸至而袁亡衰綱來而燕滅管敢亡而陵敗至若丕豹奔秦賁皇適晉巫臣伍員之徒紛紛爲其國不利者可勝計哉皆大因戮辱小由疑忌嘗事者卒不悟也郎中行說劉豫罪誠不赦第亦有因一日之錯遂禍無極因思朱家之語滕公誠至論漢祖亦真英主嗚呼居安猶不廢事外之慮況正兩敵相持耶

州縣

于氏曰今州縣編里小大頻簡十百相懸而吏職經費無所隆殺非古法也漢分大縣爲令小縣爲長唐宋分緊望等名以差其爵元時壓江南諸縣爲州以戶爲差戶至四五萬者爲下州五萬至十萬爲中州是亦有等級也然以縣爲州終不如縣分大小別其官秩不失古法即如今之州縣有編戶五六百里者有編戶五七里者而官名職掌一切無分經費供需比爲一揆是使六七百里之政同于五七里而五七

里之供需同于六七百里也亦太相懸矣乃近日銓曹掣籤大遂不因才地所宜射覆而得是地本相懸而法制又二也豈不左哉

賀子曰周以五等定爵而祿亦如之故宜差等懸絶今既郡縣之矣則宜名實相權多寡均酌嘗怪唐制徒以遠近爲尊卑遐陬僻壤常處遷謫如視之度外至今日之制更多可怪常見大縣之賦稅過于小郡唐宋之大郡又多夷而爲州縣此何說也雖沃土膏土生殖不齊衝邑僻邑繁劇各異亦不宜相越如此之甚也大凡立制者當以中材爲準如蜀楊儀晉劉輿宋劉穆之皆英敏絶俗之才累世一見至于常情簡則易理繁則難周界鋭則不能無生得失詳愼又易成壅滯此皆奸弊之所由滋而冤抑之所由聚也即如西北大郡有轄四十八縣者其所屬邑近者百里遠者數百里尤遠者幾千里咸報成于一人之手此即强幹精明亦僅可如張敞之論韓盧擊兎耳況寬舒循懿者乎幾何不闒茸也若江南大縣其賦額嘗逾數十萬即糧役一事而猾吏之那移飛洒横侵

之隱占豪吞縱横表裏弊不勝搜患生于胥吏之枝黨多而縣官之耳目孤也百務之厖雜難支一人之精神易憊也余又觀吳越間有名爲市鎮而財貨充羸商賈輻輳絲竹與杼軸之聲相聞椎埋共耕鑿之衆交騖雖設郡僚莅之既非正官類多碁氣積習市猾反挾之爲奸愚意此皆可縣也至中原西北之地亦宜倣古疆界不當過于遼廓大率大郡之轄無過十縣大縣之賦無過十萬則弊竇易清而民間之疾苦易達矣吾故補于氏所未及焉

漫錄補遺

吾向讀漫錄因借本于人故論次殊草草既鈔得其書反覆抽繹復得數條

夏商周

于氏曰周之國祚不延于夏商也獨其亡勝耳夏商之有國所謂四百六百皆撫有四海以至移祚周自中葉以後號令所行不出畿甸至其末年乃有七邑之地不能當小國之侯第有王號存耳然夏殷之亡皆以暴侈不德天怒人怨一舉而夷其社至不免于

誅戮周以數邑之地保有九鼎以處强國之間竟能以一矢遺之者故曰周之國祚不勝于夏商直其亡勝耳然其論禪代放伐又曰古之所謂天子者非如後世之相懸也其實各有民社以國之大小德之厚薄相爲君臣耳天下歸之則諸侯之國可以爲天子天下去之則天子之國降而爲諸侯夏商未亡則湯武固諸侯也湯武既伐夏商宗社未嘗滅也後世一夫操戈夷人九廟較諸放伐不亦遠乎余按合二說以參觀則周殆無一事及夏商矣未亡之日既强坐

虛名不及夏商威行四海既亡之後殷封夏周封殷咸不失爲諸侯秦遷西周于憚狐周遂不祀夷于泰人則其亡豈及夏商哉抑有說焉帝相去禹僅五世耳已爲羿篡歷浞與澆異族荐處者二姓三君少康始克中興又夏紀曰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諸侯畔之殷紀曰帝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太戊復興諸侯歸之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盤庚行湯之政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則夏商之世四海亦亟叛亟服

未能撫有而有窮過戈之亂殆劇于流彘弑戲九世紛爭繼統不正亦甚于叔帶子朝也吾未見夏商之有國勝于周也周之末也公仲徵粟薛公籍兵秦求九鼎趙取祭地吾亦未見其無一矢之遺也于氏之言良失核矣吾嘗竊相較量其廢興修短正復相似南巢牧野之罰已先致于驪山故後克免爲夏先爲天子後爲諸侯周先爲諸侯後爲天子捴之同盡于秦商先後爲諸侯中爲天子爲天子之日多于夏早于周故爲諸侯之日遂差少于周與夏而先盡于秦

馬穰苴功德被于生民故傳祚亦相髣髴無可優劣
也。

穰苴

于氏曰司馬穰苴者齊諸田之族也景公以爲將太
敗燕晉之師自是田氏之勢日甚而不可制矣晏子
知憂田氏之强欲景公以禮制之奚爲穰苴使之用
事其不爲失計耶按三春秋皆無穰苴其事載于晏
子春秋及史記然史記雖爲穰苴立傳燕齊年表景
公之世亦無晉伐阿甄燕侵河上事按燕惠公方以

內亂失國奔齊求納何敢伐齊故知子長好奇傳聞
之妄不然何以世家年表兩不載耶此亦宋元王夢
龜趙程嬰杵臼類耳至以責晏子尤非縱真有其事
春秋之世猶親不相爲累碏之與厚固父子慶父季
友兄弟耶安得以莫須有之疑棄干城之將也。

信陵君

信陵君與魏王博北境舉烽言趙寇至公子曰趙王
田獵耳非爲寇也已而果然于是王畏公子之賢不
敢任以國政其後公子自趙歸國大敗秦兵秦縱反
間信陵見廢乃遂謝病不朝多近婦女爲長夜之飲
竟病酒而卒于氏曰予悲信陵君平日不知遠權韜
晦見忌人主固不待秦人之間也亢極不返乃始沉
湎不亦晩哉余以信陵若先爲遠權韜晦之計止便
一身祿祿與群公子等則安能招致奇士收存趙之
功亦安能取重于鄰國繼一遣使盡發兵救之走蒙
驁于河外哉事固不能相兼也若如于氏所言則趙
獄一事既已輕言然亦既往不咎後惟留趙不歸可
耳然則聽秦之日夜出兵伐魏乎抑歸而與之將耶

辭不受乎未見其爲通論也。

坑儒

于氏曰夫秦人之坑儒以二方士故也方士侯生盧
生相與譏議始皇始皇聞之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
甚厚今乃誹謗我于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在咸陽者
傳相告引得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夫以二方
士故而坑諸生數百人其說不可知彼所謂諸生者
皆盧生之徒也坑之誠不爲過其誦法孔子者與方
士何與而盡坑之世不核其實以爲坑殺儒士彼盧

生豈儒士耶按始皇紀侯生盧生相與論始皇曰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又曰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于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于是乃亡去始皇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

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余觀紀語詳明若此復何所疑而辨之始皇以文學方士並稱扶蘇又顯言諸生皆誦法孔子尚云所謂諸生悉盧生之徒耶盧生誠非儒士盧生已先亡去實未受坑且始皇嘗言徐市費多不得藥及訴

稱爲大鮫魚所苦請善射與俱則又從其請至于身至之罘射殺一巨魚而道病由此觀之則不但方士不坑即儒生亦不盡坑坑者犯禁者耳不然文帝時何得有伏生二世時安得有叔孫通彼兩人者獨非秦博士乎且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習絃誦絃歌之音不絕則儒生之在咸陽者誅不在咸陽者不誅也可見處末世雖慄慄乎常與禍鄰然遭禍者率趨榮躁進之人免禍者多恬默引退之士即不幸已入罝羅潔身無及如伏生緘嘿不鳴叔

孫遜言不抗亦自克全彼淳于越之徒遽危言正論急自務訐若憤憤于舊國之不用欲獻之新君是古非今適觸時忌不徒身不見容反激成厲禁流毒無已真可嘆也始皇因二方士之譏議并憤及平日之訞言者遣御史按問之際史迎合而恣威恐儒與侍而牽引一時羅織株連情事殊可想見于氏節畧原文欲爲秦主減謗免儒洗慝真不憚煩矣夫史記誠多牴牾然春秋之事丘明得之目擊遷史得之傳聞故吾嘗明摘其誣至秦漢之事遷之見聞爲近固之

任聞較遠則信岡不如信邇況千載之下輕以已意遺落相傳之信史乎

周昌

于氏曰漢高祖欲立如意爲太子周昌固爭而止高祖憂其不全乃以昌相之夫昌不以戚夫人之故而易太子必不以呂后之故而廢趙王高祖可謂知人矣其後呂后果召趙王昌不肯遣乃先召昌而使使召王王來遂酖死使昌一日在趙趙王一日有國矣忠節有餘而識變不足見賣于婦人而不得保六尺

之孤以報高帝乃至以身殉之悲矣然則爲昌計者將辭徵不赴乎曰可以相留王亦可以王留相毋行可也可以相留王亦可以中尉保傅留王屬其後人毋遣可也余以此言辯則辯矣實未見其萬全也召王不行召相不行屢召屢却呂后勃然震怒擒君相而歸所謂一不朝則貶其爵二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昌將發兵守禦耶則區區抑鄲彈丸黑子非關中之敵束手就縛直一孤雛腐鼠耳故趙堯之請置强相真塵飯塗羹之計蘇子謂堯不徒不

能爲高祖謀[illegible]書策抵罪亦不善自爲謀非妄也然則將若何吾觀高帝之爲身後計者良工矣王陵戇則以陳平佐之陳平智有餘難獨任則以周勃佐之如昌者强正有骨止可當一王陵耳惜乎不令智如平重厚如勃者爲之中尉保傅也夫將相大臣豈盡策如留侯等固不肯降心爲藩輔然漢廷豈遂無人義烈則如從張敖之田叔孟舒可使也忠節則如奏事頭下之欒布可使也又如營陵侯之田生辟陽侯之平原君皆奇士能計畫然隱于下上或非知至

使南越之陸大夫料淮南之舊令尹薛公上亦素用其善策矣何忘之嗚呼此亦猶然金注也況乎注之不全也

趙充國辛武賢

于氏曰趙充國辛武賢皆一時名將也充國嘗薦武賢使行諸羌及屯田之議相左遂至成隙其後辛慶忌爲將猶與趙氏相攻謀之不同至于如此自古將相大臣以意見構成大郤若[illegible]衆矣揔之不學無術未聞道也余以此論殊爲失[illegible]充國公也武賢私也安

得不辨是非槩謂之未聞道哉武賢徒務邀功含先
零擊畢开釋有罪誅無罪眞不顧國家利害然猶可
委于智謀之不逮及以議不行罷還舊官遂啣私憤
告其子卬滅禁中語致坐禁止再告其私至幕府遂
手自殺夫卬之所犯固人情之常以武賢父所昵翼
出吾門下宴私時告以家世舊事無所避忌謂父常
譽嚴張氏此何足異安知日後遽訐爲罪乎至父子
之親人情何能自慝私一省覩豈料奸人日夜偵伺
也此于私恩公義誠爲兩負辛趙相爭辛實戎首其

罪不當兩分稽古者寧可使孤忠受枉于一時公論
復不伸于後世哉

王駿

于氏曰匡稱圭爲光祿勳舉王駿有專對材遷大夫
及衡爲丞相駿爲司隷乃奏免衡報施之道何其爽
與稚圭自是一代賢相駿詆言攻之誠何心也然至
于王章之于王鳳則不可同日而論矣嘗觀古今之
事如是者有三鮑叔薦管子爲相及桓公問鮑子管
子乃極言其剛愎不可用然後世卒稱二子爲相知
不以其故損交何也管鮑之心皆公也王章之于鳳
則章公而鳳私王駿之于衡則衡公而駿薄此皆不
失材品若後之操戈入室者直險人耳何足道哉
余按匡衡黨附恭顯冒稱賢相但明于經術工爲文
辭此文學侍從之選未可以寄保衡之任者也夫人
而至彈劾爲主誠爲薄道然亦當論所劾之事之是
非所劾之人之邪正劾人之心之曲直如迎合風旨
若白敏中之于文饒遂求時譽若蔣之奇之于永叔
誠爲悖德至邪臣擅位啻不顧身寧受怨于私門不

發義于王室此亦未可槩謂之射羿也衡之立朝本
末其在朝議陳湯一事不公甚矣楚子文爲令尹尚
毀家紓國圭相封侯其家豈復患貧乃混淆疆界侵
漁租賦哉司隷少府之奏未爲非也然豈殖之咎輕
黨邪之失大吾猶以駿所彈捨大言細不及王尊嚴
正豈所謂以微罪行令其可受乎嗚呼于氏援管鮑
爲言此良失喻令鮑子欲相則反國之時桓業授之
何用辭而畀之管子此豈有與于管之援巳爲相如
桓溫廢海西立瑯琊望其報德沒而禪位哉春秋惟

趙盾轉厥差可畢擬盾畢厥爲司馬厥以干行而戮其車僕及下宮之難則卒全趙孤復趙祀此眞有君子之風私恩公義兩盡者也

煬帝征遼

于氏曰夫窮兵遠涉利在用寡耶支樓蘭遠處萬里漢使用一帥之任而成高麗近在海陬煬帝百萬之師以蚼壹百萬不若一帥哉衆寡之用懸而遠近之情異也余以此喻失倫樓蘭小國耶支爲旅高麗阻海負固豈一帥之任哉卽陳湯斬耶支亦盡發諸

屬國兵及屯田吏士死戰尅之與傅介子乘其不虞出双袖中不伴也二人仗國威靈事無牽制故克成功煬帝不從便宜段文振之計身自統軍動靜奏聞事需寢斷往反之間已失機宜諸將不能乘利其失一也聽敵僞降歛兵不攻致將陷之城復堅守禦其失二也人各有心事權不一冒萬直入或以無從繼而役亡明知士卒饑疲又迫衆議而强戰至再伐三伐隋人勝勢已成高麗困弊亦甚一僨于楊玄感之內變一沮于帝之厭兵徒耗費資粮損折士馬三出師不能得其尺土揔由于帝之不任人而自將也夫以唐文皇之英武少長戎旅猶挫于安市孤城之下烈實不知兵浮炫其名如煬帝者乎此隋軍之所由覆不僅區區遠近多寡之說也

唐高祖

于氏論史丁唐事尤多恭率唐初起兵諸將勸擁立代王高祖自謂掩耳盜鈴但逼于時事不得不爾及議加九錫又曰此欺天罔人堯舜湯武各因其時未聞夏商之末必効唐虞之禪于氏曰此眞帝王之言

太宗不及也惜佐命諸臣無王佐之才爲之夾輔誠知夏商之末不比唐虞則從徐洪客之畫數罪致討孰敢獨夫號令天下如湯武之征伐可矣而徘徊不決卒蹈魏晉之轍嗚呼此何言也世爲藩侯委之留守不能削除禍亂堅守臣節已負惡德竟欲其赴李密之言行宇文化及之事抑思禪猶爲簒況于弑乎然其論實建德曰建德隋之編氓耳猶能仗義執言事君父之讎唐祖身爲大臣受其茅土乃取而代之不有愧于建德耶則又非不知大義者抑何前此之

雨莽也苟非此言吾幾疑其不端矣
李密降唐以爲光祿卿有司供待甚薄密怨望而去
于氏曰高祖處密不如漢待黥布遠矣然漢籍布以
城楚不得不先折其氣而後妝其心至如密者直一
楚囚耳唐徒欲除之無所資其用故先慰其心而後
銷其望英主之駕馭必有以矣豈不知其叛哉樊籠
之物任其去來不出吾手耳余以高祖見事常遲智
慮恐未及此吾嘗嘆密才性若此所謂亢龍有悔者
也終不能爲人下雖經敗衄而餘城尚存將士猶衆

世勣之在黎陽不異程昱之守鄄范令不歸唐而盤
踞山東亦尚可遷延歲月乃惑于群幹捨川澤而入
豊羅此密之失也密實狠于對心難于羈紲幸其脫
淵入柙乃復借蛟龍以雲雨聽使東去令無盛彥師
之邀擊稍緩須臾得就襄城投張善相則大之爲李
繼遷小之爲高季興最下不失爲隗囂豈不重煩兵
力此高祖之失也今徒見投首之速遂謂可任其去
來則項羽之視劉季寧非掌上物乎石室之囚幾何
不爲肘腋之悔也

唐太宗

于氏曰太宗逼父殺兄以有天下煬帝之後十者耶
又曰高祖之才雖不及太宗其氣度汪洋駕馭豪傑
尚出太宗之上太宗欲自擅開創之功故善則歸已
史臣欲成就太宗之志故過則歸親如劉黑闥反覆
太子討平之高祖使儉往坑山東男子十五以上者
小弱婦女悉驅入關太宗諫之而寢或說上以突厥
屢寇關中因子女玉帛皆在長安若焚長安不都則
胡寇自息上因使人相視樊鄧之間太宗請係其頸

致之闕下而止此皆史臣承望風旨故以一切愚暗
可咲之事歸之高祖君臣父子之間不相顧籍如此
綱常掃地盡矣又曰裴寂首創大謀以啓唐室一代
元勳太宗逐寂以爲武德之際賄賂公行紀綱紊亂
罪皆由寂是明以上皇爲失政也受禪之初即爲是
言令高祖聞之何以爲心所謂不孜父之臣者耶
桀子曰于氏之言何其正而嚴也太宗遂成千古一
梟鏡矣夫討平內難未幾遽承授禪形跡之間誠要
以自明然竟以楊廣律之則亦充類之盡也夫坑山

東楚長安失亦不細爲人臣子孰敢以風影俱無之
談汙衊君父亢古今疑謗史者如秦人述符生梁人
狀寶卷皆以彼篡弑之後欲自文過嘗有是言太宗
父子何至于此則謂史臣過于訐直不能爲君父掩
惡則可直謂其造謗吏謂出自其子之意恐誅心太
甚也王云高祖氣度汪洋能驅策豪傑則嘗以舊怨
欲誅李靖矣以私恩驟貴宇文士及矣聽元吉之譖
欲誅劉逝徵德矣劉文靜首創大謀竟枉陷于裴寂
之口矣知封德彝之巧詔得其秘策仍信用之矣此
何氣度謂其驅策豪傑出太宗之上乎夫隋假撫房
盜天下于少主唐乎禍亂取天下于群雄然隋文猶
有盜竊之勞唐祖實無勘定之力豈惟無力抑亦無
志令非太宗爲之子則獨夫貫盈四海鼎沸義師不
起寇敵游加區區太原非臣妾于人即夷滅于人耳
即欲退保藩封承爲隋將恐未能也況天下乎太宗
眞所謂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固不可以常見目之
常法繩之也且古之以讓名者稱延陵子臧然雖父
兄有命與情樂推而國係舊封身非正嫡庶自讓其

所不當有也泰伯仲夷讓所當有矣亦世傳之上空
非手闢之基圖也去來匹夫爲天子者孝莫如舜宗
以天下養瞽瞍以天下讓瞽瞍後則始于漢高漢高
作新豐以娛親亦未嘗以天下予太公高祖入關之
後不復再履行陣安享成業壹亦念所從來而拘于
常典哉太宗雖籍晉陽起事然年甫十六即應募詣
突厥救煬帝于重圍中則縱令裴寂之勸不從霍邑
之師果遂事急計變必不株守一城將亦奮身亡命
爲劉季之所爲耳煬實何功于隋平陳之役雖則視
師謀出德　而頻戰則擒虎若弼豈太宗出入危險
屢冒矢石之比哉況勇無敗廣之心而城南之歎焉
東宮之酖酒不一而足至昆明池之餞將落虎口矣
玄武門之役俾先事　發亦猶[illegible]應兵也可與廣並
論乎吾所慨者高　必當授天下于太宗太宗不宜
建[illegible]天下于高祖二敵未除尚云救死儲位已定從
何嫌疑不承色笑于東宮遽正大號于南面論事雖
可比側于高緯原情幾欲末減于衛輒也若夫以遂
裴寂爲明箸上皇之失則殊不然夫所謂不改臣與

政者匪徒故舊不遺實亦親賢可守若必欲循習舊政容匿僉壬是亂典之甚丁謂不如紹聖之召章惇也況事有本末言有次第寂雖首與大謀口舌勞耳無鄰侯居守之功韓彭轉戰之責張陳折衝之略而良田千頃食邑三千爵則上公乘參御輅恩禮極矣絳侯有定亂援立之勳猶令率列侯以之國寂爲妖人引誣放歸本邑可謂保全擺戀京師謀謀自訴故太宗數其罪以折之此殿陛徑反之語非下部暴揚其惡爲彰父過也況太宗惜才之主王魏仇讐錄用

不殊寂佐命臣苟非枇德豈輕棄之于氏論人不太深文鍛鍊哉又長孫順德監奴受人餽絹事發賜絹以愧之曰如不知愧一禽獸耳千弋又曰此非御下之言此亦歐陽子論縱囚意也然反復其文辭則揔由不置其家庭而又苛求之治理也

樂氏小男

于氏曰宰相樂思晦爲武后所誅男未十歲沒入司農已而來俊臣等羅織狄仁傑等人誣以謀反樂氏小男上變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巳死臣家巳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所弄陛下不信臣言擇朝臣清忠陛下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稍寤乃召仁傑問其情實具得俊臣之詐于是出此七族樂氏小兒之功與外黄舍人兒相類可謂出群之俊然此而不爲其父訟冤効死而爲諸公上變所處未有當者視本朝鄧氏兒十二歲上書乞父者似不及矣

贊子曰論人者當并論其世樂氏小兒所遭何時也而與鄧氏兒較哉生當聖明之世緹縈一女子猶得

上書救父樂氏兒豈見不及此正惟妖牝猜忍必身在事外始免生疑兼仁傑元忠輩忠淸不惟朝野共惜后亦重之自其沒司農後枉濫者不勝指矣至此始敢有言不惟敷陳中窾而慮事料人可謂深識誠智士也若冒昧先爲父言不惟武后終不加省身徒殺于羅織之手耳如樊甚之子刳腹爲其父訟冤劉如璿繼一嘆息俊臣即以爲逆陷之曷有濟乎且此七族之冤白則俊臣之誣服父之冤酷亦不待言自見矣

楊慎矜

李林甫忌戶部侍郎楊慎矜會其墓田草木流血術士史敬忠爲禳之設道場後園每退朝即躶貫桎梏坐其中旬日血止慎矜德之贈以美婢敬忠車載過貴妃柳氏姊樓下姊邀有之入宮以隨明皇問所從來婢以實對上惟其與術士爲妖法楊釗告王鉷鉷與林甫謀令人告慎矜自以隋煬帝孫謀復祖業卒鍛成其罪于氏曰技藝之流妄談禍福不可輕與之接若此事者可以寒心矣賀子曰豈徒一慎矜哉劉

文靜家妖惟數見其弟文起召巫者于星下披髮啣刃爲厭勝之法有愛妾失寵以告其兄妾兄上變高祖令裴寂蕭瑀鞫之瑀明其非反寂稱文靜才畧過人赦之必遺後患兄弟一時遇禍夫禳厭之事豈以免禍也反因以速禍矣即法可禳人能禳郭景純且不自救況其餘乎孔子曰丘之禱久矣格言哉

德宗母

于氏曰安祿山之亂德宗母沈氏爲賊所得代宗既復東都復得沈氏留之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德宗即位訪求不得乃發喪追上尊號其實沈氏存亡尚未定也以天下之大而不得事其母以天子之母而不得明其迹從古未有如此之辱者矣然則何爲而不得曰不敢出也余以此言非也人縱不敢出天子母未有爲天子母尚肯自匿者彼甘心以衽席之私易天下之養乎其因流落而喪亡無疑此事于唐誠辱論事者亦太深文矣

盧杞

于氏曰德宗幸奉天或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

城宜早修守備杞切齒言泚忠貞群臣莫及請以百口保其不反至懷光入援不許一見天子怏怏失圖則誰爲厲階乃曰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必何如而後覺耶余以杞之奸不待論但乘輿播遷身扞牧圉從來蒙昏亂之君不能不發憤于敗露之後如德宗帝猶面詰諸常侍也杞固言朱泚忠貞敢以百口保之眞愚不畏死矣兵潰不遑秀實碎節杞之不誅其倖也德宗縱不覺其奸亦可覺其闇尚寵眷不衰令得以陷崔寧沮渾瑊之謀而漠谷覆師止懷光之朝

而梁洋再幸德宗之愚又甚于杞矣不可解

董晋

于氏曰董晋師宣武陸長源爲行軍司馬晋爲人仁柔長源性剛刻好更張典事晋初皆許之既成則命且罷出是軍中得安此可爲長官鎭重之法大抵喜事之人性機鋒鋭有所建設必欲求成然亦厭怠不能久持若請而不許則持之益堅暫許而終罷之則其興已闌不復爭矣長源躁人他日代晋領軍爲軍士所殺臠而食之使晋事從其請不待長源而亂矣

余以晋之馭長源善矣然亦幸靜于未亂道命三日飮歛畢卽行行四日而汴州亂則晋已知長源之必當遇禍矣何不早戒之夫剛刻而好更張取禍之本也事雖得罷而長源之齮積愈深軍中之指目亦久齮積深則乘權必發指目久則怨尤已叢晋陰用調停與幸無事旣粗定于生前復脫患于身後謀家可謂工矣謀國則鄰川之勢厝火之術也于氏之論吾未敢然

張承業

于氏曰張承業乃晋之勳臣非唐之忠臣也克用父子自王一方已歷二世果有爲唐之心否耶承業乃曰吾三十年爲王掊撥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爾此志豈承業有之而不以告晋耶抑克用父子陽應其言而借以號召天下耶承業又曰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況掃吳蜀合爲一家雖堯舜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信斯言也則是承業三十年經營乃爲晋建不拔之業非爲唐圖再造之功也豈

承業以是啗晋晋亦以是紿承業耶有如不然承業果有存唐之志李氏父子亦與之同心爲國何不于昭宣禪代之朝糾率諸侯求唐宗室而立之以號令天下則兵出有名人亦有主指麾操縱誰敢不從何必待焚巢之後方求唐後而立之也但以婦寺之忠而投于奸雄之手卒之提空名以糊唐資厚實以樹晋事窮勢極而不能自悟也悲已

欒子曰吾讀史而最不平者責備賢者之說也夫篡逆之世貴主求榮者何限至殉社久墟不忘雪耻忠

原缺第六十九葉

也長安之復晉實首功上源之圖汴冀負德猶不即
出師拜表自訴於禮備矣不爲處分曲直識孤與烈
沙苑之役雖見紿于重榮實洩忿于令孜與朝廷何
與亦即檄討朱玫力自湔洗僖宗出其表示衆山南
諸鎭始得帖然則涸諒之矣時移世易張濬狂監欲
結朱溫以傾復恭六師遽出然終逾一載茂貞驕橫
行瑜克悖韓建助虐三鎭連兵叫噪闕下殺宰相礦
樞密將行廢立終憚沙陀而事止及繼鵬謀刦矢及
御衣莎城播遷哭聲滿谷克用入而邠寧授首鳳翔

孤危方欲盡兵力以弭後患而讒人之間已行班師
之詔遽下徒慮克用之盛強終遺韓李之幽孰一拘
于華再禁于岐三遷于洛身弑而國亡矣令早從克
用之言曷至是乎是唐嘗負晉晉不負唐也唐實自
誤晉不誤唐也若謂昭宗遇禍不即討賊則竊有說
爲討賊須資兵力用兵當料彼已豈若儒生事外空
談口誅筆伐之易哉晉自存孝叛誅薛阿檀自殺從
兩驍將而力始衰鎭定交絕河中俘執失三與國而
幽滄劉道强盛乘勝勢五道來攻諸將迎降支郡危

解蒲縣之敗岌岌不自保方謀走雲州入匈奴賴劉
夫人强諫李克寧歸死嗣昭嗣源周德威奮擊汴人
亦遭疫而返僅得自存耳因數年不與溫爭椒殿之
變寧不奮袂欲起顧驅群羊投餓虎知兵者不爲也
幸而仁恭合勢丁會歸降興役一潞州而梁人旋復
來爭夾寨之立勢倖天奪克用已疾不能單伏枕彌
留嗚咽涕泗貽三矢于嗣人悼重罔之未解莊宗撫
綏中外羈素出師解周李之怨嫌推符康如拉朽自
此救趙平燕定魏血戰河上負薪堙塹晉何日不以

討梁爲謀則何日不以復仇爲事何待承業之告亦
安知承業之不告也若責以昭宣之禪不亟立唐後
爲王則更有說焉帝王大位也凡開刱之主皆功德
足以懷人嗣服之王亦名分足以服人如康王親爲
介弟瑯琊爲出宣王譜系分明故群下樂從無敢異
議耳其出于擁戴如袁紹之帝劉虞衆不附也況漢
之宗親散布天下故光武起自南陽昭烈奮跡涿郡
周建猶得擁劉永于睢陽樊崇亦推盆子于牧豎唐
之宗室聚處京師故漁陽之亂多遇害于藤山涇原

之變又攖禍于朱泚自韓建誣反而十六宅諸王已先屠于石隄谷矣朱温恣虐昭宗諸子繼盡于九曲池矣唐之子孫殆無噍類將誰奉乎故承業所云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乃其必伸之志求唐後而立之則其無已之思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實亦必然之事也嗚呼古來稱得天下之正者無如漢高然爲義帝發喪不爲立後而屈昭景皆楚同姓其後悉徙關中則芊族豈係無人推忠義者無如留侯然雖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及橫陽君成亡不復請

漢爲韓立後鄭生謀立六國則韓亦與矣反借箸阻之則事會所至勢必然矣若夫奸雄多所假托如范增之尊義帝爾朱兆之奉長廣高歡之立安定侯景之推臨賀咸起事則借以爲名事成則別行廢弒即如梁武之和帝唐高之代王皆所謂掩耳盜鈴不如無所崇奉亦無所禪代前不居義名後不行簒實磊磊落落猶爲得天下之正也所惜于莊宗者汴梁之墟猶存則和陵之目不瞑國耻未除遽正大號行事不無太驟耳抑獻帝遜爲山陽群臣議推漢中王尊

號費詩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簒位故糾合上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耶此亦承業慟哭之志也詩左遷承業成疾不起嗚呼二子不愧義士矣何忍苛責之

後唐滅梁

于氏曰梁晉夾河之戰兵老力單勢將兩敗而晉卒勝梁者其機在用李嗣源之策渡河而取鄆又用郭崇韜之策由鄆而趨梁也其時趙張擅權敬翔棄段凝以賂得帥擁覽出師頓之河上故以一旅之師

乘虛深入汴城之守既已無兵段凝阻于河北不能赴救故鄆州破則潰其腹心而大梁之勢已孤大梁取則據其根本而河上之師自退若如諸將之策徘徊觀望進退無成豈但不得河南而已 按此即鄧艾陰平之策以鍾會支姜維于劍閣私搗成都者也抑莊宗在魏劉鄩以晉陽必虛潛兵襲之晉人怪其不出疾急往追李嗣恩倍道先入周德威引騎來救鄩遂無功此與嗣源之計一也成敗殊者梁主昏愚忘備晉王機警先覺也至元城合戰王擅復祖鄩策。

往襲晋陽頼安金全之力戰石君立之馳救又得盤
[illegible]志故知用兵于外必當先固根本之衛令魏王不空
[illegible]國[illegible]授龎涓子申不見虜于馬陵矣

後唐莊宗廢帝

于氏曰莊宗聞明宗南下而不敢向汴潞王聞晋祖南下而不敢渡河蓋攻守之勢異而制御之畧殊也二君不過一劍之雄乘時遭會盗有神器爾豈有帝王之畧可以保國者哉且夫嗣源敬塘二君知之熟矣其不能不懼有以也　余以二王誠無帝王之畧

然以竝論則非偶從珂僅一摧鋒陷陣之夫無他英畧其在鳳翔雖拒命不從然內之守備外無毅援方登城號泣將士倒戈誠出意外觀其忌嫉敬塘復縱敬塘猜畏敬塘又激發塘顛倒迷謬誠愚物也莊宗少有河表屢展雄材志在矜驕青四殺戮元勳不恤士卒太后蠱內閣伶嬖外重斂橫征畋游沉湎若謂才不較明宗則非也余以莊宗非懼嗣源懼士心之盡變即從珂非憚敬塘憚契丹與之同下自西方鄴降桃彥溫叛淸泰去莊宗益孤立張敬達被圍趙德鈞父

于欲誅自帝而潞王重兵已盡凡鷙鳥之搏擊恃其翅距也距脫翅摧可復奈何然明宗實無誅逆之心石氏固頼書阻兵之志此又二王之辨不可同日語也

徐溫

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衆心徐溫欲徵之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鎭徵之恐爲變不若使之入覲因留之溫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他人何于氏曰此知誥不及溫也天下惟揔始一事姑息機括一撥不可復

驛知誥之策正唐末姑息大獘奈何効之故善處天下者寧日前處其難毋以難遺後日寧爲之而有敗毋幸其苟成而至于不可爲也　賀子曰凡叛臣所恃者桀犬爲吠堯者衆也既失衆心矣復何能爲溫眞有識于氏雖亦正論然居搶攘之時不量時勢恐又爲吠堯之山頭廷尉也是亦不可不慮也

宋太祖

于氏曰周祖以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至澶州而兵變宋祖以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至陳橋而兵變其形狀

讀盡如出于一報應可謂巧矣陳橋之事實澶州之
故智也又曰後周郭祖之政類宋祖世宗之才似唐
太宗一正位號卽除前代苛法罷四方供獻毀漢宮
珍寶逼江南羅貫躬詣闕里崇儒右文世宗繼之南
定江淮西取秦隴取關南之地摧太原之鋒吳越閩
蜀輸琛納欵令天假之年一統之業企足可成也而
兩姓相承祚不盈祀獮守之累徒爲異代之資耳夫
周能革五代之陋習安知其止于再傳宋猶承五代
之敝風安知其延于數百事均德齊而修促迥異豈

運會所鍾非人所能爲耶
賀子曰于氏此論明于人而蔽于天者也人之所爭
者在事天之所鑒者在意劉郭出鎭已懷不軌之心
智遠陰利亡國郭威預收人志殿前檢點雖亦猶吾
雀子然前不如漢之秦越視君後不如周之濫賞稅
衆但臣節不堅同于遡佶烈耳而明宗封趙在禮太
祖不授王彥昇節鉞固爲勝之然傳不及嗣又有燭
影斧聲之事孰謂天之報宋不巧哉抑吾于數朝得
國之事有感矣梁晉仇讐也明宗亂兵所迫君亡君

之子亦先遇禍也潞王石晉郭祖激變而騎虎難下
也智遠怏怏于少主不相信任也柴氏于趙實以腹
心倚恃遽掣其背而阨其吭黃袍加身誠應天順人
矣房陵之徙不已甚乎其後廷美亦竄于房州令之
恩過則豈得爲善地此何異義帝之長沙也宋人不
欲彰君父之過故不惟爲太祖諱兼爲太宗諱實錄
多所缺護實則陛下何以負周世宗其黨已面質之
而語塞至李燾陳桱所載壬子雪夜之事亦不盡諱
也于氏羨其祚延數百謂以周人二世之貲啟宋室

一代之治實亦何有幾得及身而已杜氏顯行婁后
之私太宗陰肆高演之酷開寶九年之後寧少殊于
李郭之裔耶夫太祖經營天下亦心勞矣內釋諸將
之兵權外奪藩鎭之威柄伐蜀若其無名得遏漢蝶
書而心喜江南如子事父則直言臥榻之側豈容他
人鼾睡此豈無意子孫者爲弟侄謀十年者亦冀其
弟有宋穆之仁故勉襲諸樊之讓詎知適啟其吳光
之忌耦下者成擒診臂者卽起于席上哉太宗之不
仁寧待言但武功不足與元繼之去身死僅數年腴

稷逆盡以其生平寬仁孝友何宜有是不可謂非冥譴也吾尤嘆者折薪不克負荷亦猶五代之常但廷美何辜令無餘孑夷昧之勢必不蹈于干子皙之覆此亦深明冀闕非分者之適以速禍足爲婦人溺愛者戒矣嗚呼傳歴八君大統中絶式微五葉天祿再歸且垂昏悸亡滅國艮死咸謂盛德之育後報吾則以孤兒寡婦必使其子孫自嘗之又出自敵國之口無昊天之不忒也

建儲

于氏曰眞宗既爲太子都民擁道觀呼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孝宗內禪其日見上顏色否人情至此雖父子不能不動情也嗟夫大器之難釋至于掩天性之愛可不嘆夫自古人主諱言儲貳意正如此而臣下請建儲者動以天命人心有歸爲贊成之語是正投其所甚忌矣欲其悅而且從不亦左乎欒子曰骨肉之際誠人所難言哉況宮闈之重乎大人臣如漢江充隋楊素唐林甫宋史彌遠包藏禍心動搖國本誠罪在不赦若太陽方冉盛之年前星猶稚裕之歲即諄諄以建儲爲說毋太蚤計耶故從來羽翼太子如漢中山哀王少與太子同學王薨而太子不哀元帝恨不慈仁難爲民父母師丹引罪自責謂懼感傷上心戒使毋泣與準之開言拜賀皆發言中款挽于轉圜故能逆折萌芽轉禍爲福功最上也再則李泌陳抱蔓之辭白建寧之冤定廣平之位繼又反覆開諭力申郜國李昇之事及王導披擬傳詔徑至御床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皇儲遂定此皆出于至誠巽直互用故能轉危爲

安亦其善也若周昌叔孫通之强諫思收功于口舌居下策矣況乎淺之乎目前恩澤之沾大之冀異時定策之報萬一不幸受譴一時酧功後日朝野爭重名實兩收嗚呼此心固不可對淸夜矣能無動雄至之忌乎吾嘗反覆古今之事獻珥者誠爲大愚集枯者亦屬鈞奇至于緣宮闈而成門戶因門戶而傾社稷嗟夫不忍言矣

游民

于氏曰公家有所貿易一倍常賣數倍有所營爲數

倍止得一倍此勢所必至也然在朝廷之體亦自有不必察察者何也四民之外有一等游食之徒仰給公家而民間貨易亦有一等菲公家之利以自食此如蚤虱蚊虻在曲踝之間不可驅逐在朝廷視之皆赤子也取百姓之脂膏以養無所聊賴之徒亦人得人失之類耳廟堂論事當知大體與有司法吏不同若以刀錐之巧錙銖之筭而忝于宗社之謨不其渺哉棄于曰此言非通論也國家財力大都出自民間非供之田畝即稅之舟車第見帑藏羨溢可充靡費

抑知耕夫紅女之苦水舂陸輓之勞困于催科厄于權筴鬻賣男女貿徙室廬始得取盈常數奈何以椎朴之所得哀號之所聚一擲而供游食之徒耗蠹哉夫蚤虱嘬膚則具湯沐蚊虻嗜肌則揮麈箑未有聽其習狃不思屏逐者且其人獲利而不知感漏網而不知戒一時舉行後即指爲定例一事得計他事復思作奸流弊無已長此安窮萬一水旱洊加封疆告警內府有限必徵之四方常賦不足必給之加派此析楊之所以日繁盜賊之所由蠭起也夫爲民上者誠不宜銖稱寸量析利秋毫如宇文融裴延齡呂惠卿阿合馬之徒歛怨于天下亦何可漏卮不塞聽其耗國也于氏生太平之時踐清華之職家本素封少即上第未經胥吏之追呼不見司農之仰屋習聞豊亨豫大之說故爲是言然人臣爲社稷計固宜剔弊釐奸豈容敎猱升木夫聖王之裁成輔相亦惟使天下富者食其業貧者食其勞強者食其力弱者食其技如是足矣惟疾病孤婺則當法外矜恤之而作奸犯科亦非疾病孤婺之所爲也于氏之言眞非通論也

臺諫宰執

于氏曰歐陽修余靖爲諫官論罷參政王舉正而薦范仲淹代之仲淹曰執政豈可由諫官而得固辭不拜此等議見如何可得臺諫之體止當論列薦舉人材非其所職且不惟宰相不可由諫官而得即諫官亦不可由宰相而進仁宗嘗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大哉英主之見亦豈尋常意識所可幾誠使宰相得以援所黨附之柄而無所周容諫官

得以守糾列之權而無所阿徇則朝廷正而天下平矣蘗予曰此眞盛世大臣之言也自廟堂崇尚推戴而言路之氣孀始張自清華必自與援而私門之桃李始盛奔競之風啟苞苴之徑開凡經營枚卜者先傾身以媚臺省此由諫官得宰相之弊也曾臺省不得者則又極口以詈執政此由宰相用臺官之弊也始則要津之苦角過歲繼則冷曹之牙距更厲變態愈多世風愈降不惟饑虎易噬抑亦飽鷹善颺旦而吠堯夕旋射羿唐堈本安反之私人楊長實大防之窮黨嗚呼人人建言朝事遂不可言矣

變法

于氏曰范文正公執政未久日夜謀慮興建太平所建白興革皆一代大典然此數事未免有拂人情于是謗議稍行身不能安而法亦從之變矣夫事無大小顧體與法何如體法所在雖人情未順行之既久耳目相習未有不可守者患在以法之便否為人之去就又以人之去就為法之興革而終不可成矣范公凡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在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千古不易之論也史乃以規模闊大更張無漸少之亦宋儒迂疎之見哉余以變法而法不行者希文也人盡惜之變法而法盡行者介甫也人盡咎之要之變法則于習俗必多紛擾雖希文未免有迂闊處然其規畫固有本原雖介甫亦有利賴處即如經義易詞賦蔭任子之恩固范氏之所行也何獨至介甫而遂不可復法易差為僱後又紛紛與君實爭矣前此何不深思而遽非之故吾黨激成程子識虛公之言史臣病文正更張無漸亦未可謂迂疎之見也

李綱論童貫

于氏曰事體局面朝夕更易不可執一時之見童貫高俅之罪首服上刑不為過矣及至金兵既入太上出奔諸臣方以兵扈從乃欲遣使往誅此不但傷太上之心有如諸奸携太上名號為據死之圖欽宗何以處之李綱唐恪力止其謀誠達理識時之見也余以此經生之見也凡論事須觀時勢審言當衆指歸李綱于徽欽父子間始終援唐事為喻肅宗欲救

諸將蔡林甫之壻李泌曰上皇春秋高聞此敕必以
用君妃之故內懟不釋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
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綱之諫
國貫等固猶此意肅宗父無介蔕故宜以情語動之
欽宗外惑浮言故兼以危語脅之要之綱南一道必
無是事宜和六賊三先授首蔡京八十老翁惟冀苟
生攸耽將之子何知兵事童貫華久居戎伍挾勝捷
軍萬人然本無縱橫大略其不奉留守東京之命遽
奉上皇南幸者固畏虜遁逃之計也止東南郵傳及

勤王之師者風鶴之警方深隨所傳聞而漫語強虜
充斥北行固人情所憚即种氏久援尚有勸之駐汜
水謀萬全者則倉惶中聞言潰散逗留不前者亦當
日諸軍情事也夫京師失守新王蒙塵人或憐念故
君有復辟之事若京師既已解嚴內禪本亦上旨誰
敢輕發大難之端況太上荒淫久著少王失德未彰
朱勔聚怨東南則江淮之士不附童貫攜黨二虜則
天下之怨攸歸李綱若真慮其有變綱亦非知兵者
矣且六賊罪均首請誅王黼者即綱也何嫌于黼而

寬于貫則以離君側者可聲罪係賊社者當忌器也
天下有法當然而事又不得遽然者綱可謂善處人
父子之間矣于氏遂信爲眞毋乃亦爲當日浮言所
眩哉王童蔡既以竄貶其罪實不止于貶又不當類
小讙以遘大惡所貴爲之有漸不震驚君父耳則將
將之言又不得與李綱並論矣

曉事辦事

于氏曰張南軒告孝宗云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必
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天下事者
未必非此人也此二事可爲萬世用人之法矣　余
意曉事者不可少辦事者亦不可無楊邠謂府庫甲
兵乃爲急務文章禮樂何足介意史弘肇謂安定國
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謂文臣授之握筭不
知縱橫何益于用由是百姓愁怨三人卒不良死國
亦隨之此但求辦事之害也楊駿勢傾中外王衍知
必覆敗力辭其婚見石勒清嘯于上東門知必爲天
下之患促令收之此非不曉事人矣然不思經國惟
務自全卒不免于排墻之厄禍患及身始自悔祖尚

浮虛不戮力以匡天下致有今日此不求辨事之患也陳亮告孝宗曰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習風痺不知痛癢之人則固已暇鑒其弊言迄不行宋卒不競故爲社稷計者俗吏可使營庶務不可以總百揆經生可使司輔養不可與謀軍國則薛宣朱博不失爲能臣匡衡殷浩亦居然侍從之選矣

釋奠

于氏曰宋小黃門李邦寧從帝㬎入見元主令諭事掖庭甚見寵任嘗欲以爲宰相不敢奉詔乃遙授左丞相領太醫院仁宗即位令之釋奠孔子方就拜大風忽起殿上兩廡燭盡滅邦寧悚息成禮慚愧累日宣聖在天之靈昭昭如響不受非人之獻可不畏哉余以宣聖有靈若此唐魚朝恩執易升座講鼎卦何又寂無感爽彼既判國子矣豈獨未釋奠乎然邦寧從事無關朝恩卒受誅戮豈所謂示之以警者其罰猶輕耶近世乃有巍然列其像于廟廷者欲望久安得乎哉

積分

于氏曰元延祐初齊履謙在國學始立積分之法嚴季考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爲私試辭理俱優者爲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爲高第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此卽宋時積分之法而節目稍有不同國初嘗遵用之太學爲[illegible]人承平既久舊法不修而賢關之地遂爲托宿之蘧廬矣槩子曰于氏此言益惜其法之不行也然近日行之矣標榜之士恃虛聲而占據溫飽之輩[illegible]賄賂而夤緣徒開倖竇未見得人大抵治世行之無事非善致衰世行之無途非弊端所謂不惟其法而惟其人不揣本而齊其末無益也

修史

于氏曰元人修三史各爲一書是也通鑑編年之史不相照應卽當如南北史之例不必有所低昂可也近有爲宋史新編者尊宋爲正統而以遼金爲列國則名實不相中矣彼南北二史南以北爲索虜北以南爲島夷此列國相勝之風有識者視之已爲非體

矣乃今從百世之後記前代之實而猶以迂闊之見妄加擯斥此老生之陋識也遼金以夷狄僭號未克混一而中國土宇爲其所有亦安得不以分行之體歸之而欲夷爲列國附于宋史之後則不情也且彼亦受之于天矣按此論人所不敢發余以作史稟春秋之法未爲非也但宋已臣于金豈晉之可望反令君臣倒置特書名宋史固當紀宋事亦與通鑑編年不同責之稍過耳嗚呼世儒迂闊誠多所可嗤如作世史者升以後梁南唐爲正統尤爲不情蕭督李璟無論區區彈丸且已稱藩于二周何須爭此客氣惟朱子帝蜀猶正諸葛諄諄以討賊爲名也

剳記外篇後語

剳記外篇弇州傳史語也讀之有未安者爲下一轉語

王子曰漢高帝之功勝湯武矣桀紂虐痛其國人不能徧四裔也余意發難始于陳涉四海響應且入關之師亦賴河北牽其兵也但云秦之虐甚于夏商則誠然

又曰項羽之不僇太公也苻堅之不殺慕容垂也當非天乎桀子曰羽之失在鴻門不在廣武堅之失在散群氏于方鎮布鮮卑羌羯于關中也垂始自燕來歸既無罪可誅且猶然匹夫何所輕重至淝水敗還之日方有授兵之美縱從權翼之諫挾之西歸苟懷異圖不能發于肘腋乎姚萇郎其明証獨泓與沖不因鮮卑思歸之衆何所憑藉縱失關東秦土可保內地之亂不若是速也叛秦者燕也亡秦者羌也固非一垂之能覆其宗社也

王子曰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桀子曰俠不可以名員然棄秩則不能不德闔閭德闔閭則不能不

忠夫差覆楚雪父冤也爲吳酬父德也寄其子于齊延父祀也統歸一孝耳然亦過于諒矣

又曰蠡也仲連也張良也其所解之機同也蠡跡卑而用神連跡遠而用奇良跡近而用巧余以魯連大節惟不帝秦一事耳然使信陵救終不至能使趙圍解乎郄十里者不復前乎燕將守孤城而不下志節之士也作書破惑以速其亡聊城屠而不之止益無足取獨始讓趙封後逃齊爵較之淳于之徒差爲優耳吾每見古今人尊之太過不得其解至與二子惡乎同

王子曰操也裕也幾于混矣而功不就或曰遲暮也或曰遇敵將也皆非也志在內不在外檠子曰此言劉裕耳未可言操伏后弑而掖庭其羽翼矣耿禕之敗救火者咸族許洛之間心王室者無孑遺矣非如劉穆之之外無可倚恃者比也操自棄漢水還不復遠出蓋其與孫劉相習深矣知未可猝除惟欲其自鬬故于禁之擒孫權乞討羽自効卽露傳其書督射示羽及羽敗不復躡之設延之歲月而蜀師西下操必發兵徑襲劉曄之謀惜乎所告者至[illegible]譎梟雄亦兼弱攻昧耳縱假之年能得志于赫連拓跋耶

又曰狄矣夫夷簡之策也以西師而收公于仲淹成則掠之敗則加辟焉仲淹之歎然非心歎然也其子知之矣歐陽氏何文好哉檠子曰此因其薦富弼使契丹而并疑其用仲淹討元昊也雖然不猶愈于晉師歷境百計以阻彥章者乎西事之興願以族徇而請召還仲淹者寔始韓琦夷簡智人也人望所歸知

不可遏超遷其職不無市德若欲文致其罪咎元昊書一事足陷之矣然竟以此賣宋庠益使恩歸丁巳不能不病其譎焉而事不中制終不可與狄山乘鄣並按也

又曰李韓公之功大矣而不終也其人非反者也不善避功也劉誠意之功大矣而報輕也以術合者也非以天下大策合也檠子曰吾思所爲術而未解智術與數術也友諒乘太平之威順流東下諸將惴惴欲奔鍾山陋者至謀欵附非其大事去矣至密謀從

擬與留侯之借箸何異而區區以銜小之若星占足以小誠意則神仙豈足以累鄴侯也

附史論

高帝斬丁公

王子曰帝之取天下孰非用間納叛以有之而其在麾下自豐沛初起之士外孰非諸敵國之臣而獨丁公稱區區二心也又曰若季布則必欲誅之購之久而魯朱家始以間投滕公滕帝以北走胡南走越之說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欒子曰此言足折高帝但

曰帝方滅楚以號令諸雄王威天下丁公首著其阨故隱之既僇而為此名以掩也夫帝之阨滎門困濉水殆死幾陷昭昭人耳目何能掩飾竟帝何淺也不及鍾棐曰高祖誅丁公不在縱已而在故主既滅之後公然自來謁見便有賣主以自為功之意差得英雄馭之畧或曰何以為項伯解夫藉死而項氏枝屬[illegible]不誅帝所以示寬大也[illegible]于軍中非自謂見也且安知留侯不左右之乎余謂季布所由生豈知項籍之所以死[illegible]也哉

昭烈取蜀

王子曰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為孔明之罪或曰孔明未嘗入蜀龐統謀之也愚以為不然劉焉者雖帝宗也而不臣嘗為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曹氏欲挾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欒子曰此不足以服璋成都破後何所貢賦漢中王之拜寧帝命耶惟曰是時荊州半與吳共之其勢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討賊孔明即與謀可也斯誠正論矣抑更有說焉方備請亮于隆中

亮陳大計已知操不可爭孫權可為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說備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則亮之始謀并欲圖表何況于璋正恨不全用其謀坐失事機操竊權爭托身無所始區區規據一州後雖出秦川之師竟齓死將之策犄角失勢大業不興為可惜耳何必以取璋為孔明諱哉

失荊州

王子曰關羽之失荊州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當

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之衆而駐荊襄爲羽聲援羽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隱然奪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于泰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及此殆非天也栗子曰此責備與亮者良是獨惜其猶爲局外之論也備時甫得漢川士卒疲勞實未可以輕出孔明治蜀張飛守閬固要害之衛根本之地也漢中之督不得已而拔魏延眞令人咄咄慨生材之少矣要終不可爲備解嘲謀不萬全胡爲輕出秭歸蹉跌亦坐是也

魏志

王子曰獻帝時董卓肇釁拉然土崩海內之欲爲所欲爲者何限有操在無操亦亡在等耳有操後亡則曷不修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擢賢廉濟寰宇奠乂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厭漢德魏不亦明白坦遂哉而狠其蹭狐其態屠僇忠舊敖靡儀節至于弑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操無足言也吾所尤惜者劉裕裕非操比也傳國于桓玄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祀矣零陵之弑其可已乎栗子曰王氏之言正矣然其未核夫無忘漢者正須問之其心耳奈何以人心之昭烈狙而季操即歸諸葛以加九錫竊議其請亦知不又甚之辭耶操始入洛而獻王立已昌全大交公之言豈昭旋進遷許之計劉曄宗室子親漢室漸衰尙奏請曹傾心佐命此安可以人心決也至零陵之事裕固即以桓玄爲殷鑒嗚呼天道有無巡環再論但升泰之後能更推遜又使操作偏乎吾不能不致恨于何進之淺謀王允之闇昧也

苻堅

王子曰桓冲雖忠而闇懦非謝玄比也堅既已取蜀有襄陽則荊州之膽奪矣陽平率張蚝竇衝之輩以二十萬而举于荊荊必破桓氏必覆桓氏覆而謝氏之膽奪矣然後長樂率慕容垂姚萇之輩以二十萬分犄長淮之南以綴謝玄而陽平用王濬故事以舟師從巴蜀建業未有不舉者也堅不出此而以百萬之衆付之于一擲其不知勝道也栗子曰堅正坐爲虛

名誤耳桓氏世居西州沖夙號武幹石虔威震敵人
至以其名已瘧彼謂謝氏諸郎捉塵尾少年耳可以
氣奪抑知事變之來固無足乎雖然必謂北之能南
必嘗先下荊襄而以佛狸元顏亮爲証則亦案圖索
駿之見昔袁紹與曹操並起議方面何所可據紹欲
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以南向操曰吾任天下
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後各如其言卒操成而
紹敗則天下事安可膠于一轍即如赤壁之敗荊襄
未嘗不先在掌握也

宋高宗

王子曰謂高宗之不欲二帝歸者非情也當是時致
和帝殂矣用兵不已淵聖必不歸即歸而帝不解以
一虛名居之別宮耶㦲子曰觀韋太后督目之報則
其不欲兄歸者不可謂非情也淵聖所乞止太乙宮
使耳韋氏既知意旨不敢復言且王子之言千情事
尤悖焉金人果何恍于淵聖事急且變計矣吾急之
則居爲奇貨吾緩之即借爲兵端邦昌劉豫猶假以
塞中原士庶之心况舊爲君者耶若淵聖歸而帝爲

則不能爲景皇則不　其日夜慄慄
君雖檜死猶不變也王曰　而帝之心已不敢
盡付諸將矣立奪其兵而多置之帝之安不安于和
而安于三將之失兵此則深　隱微亦帝罷兵之一
也

書郭子章鎩說後

郭氏曰說文鎩小冶从金殳聲椎之而已不消故曰小冶廣雅曰鎩椎也謂之鉔益未晰一日有覩以竹林七賢圖者叔夜之後小童持鎩隨之其形似農器之鏒鏒鋤鈕也又音秀鎩也則鎩之爲鏒明甚其叔夜不樂仕進一意明農耶一日讀韓非子外儲說造父之駕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驚矣說在推鎩平夷榜檠矯直比讀其傳推鎩者所以夷不平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齊閔王趙主父皆不能用椎鎩榜檠故身死爲戮而天下咲乃喟然嘆曰叔夜好其在斯乎朝廷不夷不平事觸目而是邵陵之高貴之弑皆叔夜所切齒扼腕者恨不得借鎩鎩之而未可形之齒頰不得已寓意于鍛夫忠義一也顯行之則爲博浪之椎殿前之劍陰憤之靖節之鋤豆叔夜之鎩柳陶豈眞好鋤鎩豈直哉意在鋤之鎩之者耳　賀子曰郭氏此辯蓋多用物弘矣然實不免于心勞日拙也

廣陵散觧吾雖美其文辭終亦不能不謂廿以淮南爲廣陵猶似風影可借若夫以鏒爲鎩于画圖吾不知画者何人豈愷之僧繇之儔去未遠者耶若後世俗工之筆何足信也按世說稱康于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搥不輟則與鋤鋌大不相合其爲治無疑大抵古人不諱言其僻故子瞻作寶繪堂記以嵇康之鍛鍊與阮孚之蠟屐劉備之結髦並稱如謂康寓意于夷不平矯不直等于良之椎雲之劍則結髦者亦可牽附于北連韓馬西招𤩐魯東合孫權耶噫何鑿也淵明本傳亦無種豆事當以其詩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之句則其詩中桑麻松菊尤不勝指何物不爲寓言如此讖解起于漢人文致楊惲之罪摘其用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何剖字析目爲讖刺怨望然詩人之言固多寓意亦豈篇篇寓意是有比而無興與賦也此韓非舉燭之說蘇公所以喻揣籥也

史折續編目錄

自序一首
辨韓愈對禹問　辨邵卜世論
辨李德裕三國論　辨程晏蕭何求繼論
辨牛希濟石碏論　辨牛希濟本論
辨歐陽脩春秋論　辨尹源唐說
辨王安石伯夷論　辨王安石子貢論
辨王安石讀江南錄　辨蘇洵項籍論
辨蘇軾魯隱公論　續蘇子瞻三都論

辨蘇軾孫武論　辨蘇軾論伍員
辨蘇軾論秦伐楚蜀伐魏
辨蘇軾論秦伐楚二　辨范增論
辨蘇轍論秦論隋　辨蘇轍論語說泰伯
辨蘇轍論昭烈　辨蘇轍論曹操
辨蘇轍論羊祜　辨蘇轍五代論
辨蘇轍郭崇韜論　辨蘇轍馮道論
辨張耒漢文帝論　辨陳湯論
辨晁補之祭仲論　辨晁補之論晉文公

辨晁補之論不誅李楚琳
辨晁補之論李克用　辨楊時藺相如論
辨陳亮論薛公　辨陳亮光武論
辨陳亮論鄧禹　辨陳亮論曹操
辨陳亮論呂蒙　辨陳亮庚申之變
辨洪邁論周亞夫　辨楊萬里論狄仁傑
辨陳傅良堯舜論

史折續編自序

舊於子史大家集外更言二書劉彥和文心雕龍劉子玄史通惜乎彥和譏雜氄之文其書仍不離雜氄風氣所囿信難自拔乎子玄但論作史之失未及論史之失亦屬遺漏余故作史折補之自梁迄今又已千載體製多彥和所未見故爲文隱以廣其類第史折僅折衷于本朝諸公所論者未逮前代文隱分類既廣抒辭遂繁已閱數年僅得茲半商畧千古之高卑固非可歲月竟緒也而余病日增家日窶常恐此志不竟既脫藁者亦

無力鋟梓詎可焉名山之業彰自才蠋李賀嘔心之篇頼有良友予今楊惲難期沈子明安在更慮一日無余此書亦便廢失徒耗歷年心血所懷不白于天下殊可痛惜且予此書雖商確文字其關身心家國之事者不少非僅尋章摘句之言也幸史折已成世亦稍稍知之而文隱中論辨說讀四欵間有及前人之讀史者特先抽出刻附集後爲史折續編夫予折史之旨已具前編大率袪虛驕之氣獨見一偏執守經之常不知權變咸所不取惟論世推人因時度事故寧抱慾作者不欲深

評古人庶于昌黎所云發潛德之幽光誅奸回于既死無愧云此竊取之志也若以翻案見奇則吾豈敢江東檗子賀裳自序

化映鍾字伯玉別號鰓叟三元人蒙穎明爲名諸生時張溥天如張采受先搖述社維斗周鍾介生事偉業四方雲集響應各以類從

曲阿賀　裳黃公樸

古暨徐時勉克勤閱　　孫男 龍翔士雲　應仲小范 校

辨韓愈對禹問

韓子曰堯舜之傳賢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孟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以爲聖人不苟私于其子以官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賀子曰非也夫謂前定則不爭不前定則爭

亦惟定于傳子故不爭耳若人人傳賢忽爾傳子不卽爲爭之端乎不見夷昧違諸樊之命不傳季札卒有光僚之亂乎定于傳子夏商之後始然吾觀盤古至陶唐凡數千年君不一姓當時不但無征誅亦并無揖讓何以易氏改族也則德盛而人自歸之孟子卽人歸爲天與之說斷斷不謬也卽如帝堯雖高辛之子兄摯已立九年矣諸侯舍摯歸堯堯受不辭則上古之事與後世不同實無前定之說也舜相堯施澤於民久雖無堯之與天下亦歸之矣但多一執中之訓遂覺其知人之明遇於隆古諸君耳舜則不過踵行前事禹非不欲傳賢奈人必欲與其子故但警啟怠荒絕無卜世卜年之慮此雖與子實猶之與賢也子之賢不肖固非人之所能爲也故曰天也韓又曰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按後世亡國之君惟劉子業蕭寳卷高緯楊廣眞不減桀紂若周赧漢獻唐昭宋端不過以失勢失國其受禪如丕炎洋覺豈皆大聖人亦莫敢爭則所云古今一揆僅可言其大槪不能銖稱寸量以求其合審矣然韓亦有言合道其言時益以

難理此不易之論也故稽古則孟子之言爲確垂後則韓子之說爲正

辨孫郃卜世論

孫郃曰周成王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位重憂崇非樂兆民之上故夫君民者遇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質于日斯言固爲儒者所宗矣然則成王非與按詩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則武王巳先卜矣使不爲後嗣計安用卜哉其次章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則亦當咎武王也嗚呼何言之不情也夫謂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此言出自婁敬推敬之意不過謂周形勢弱故雖德未薄而不足以制諸侯漢以戰爭得天下不能比隆成康非都關中搤吭拊背不可此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乃反言决之虎豈欲仁不欲富哉可據其說也夫商周不同虞夏所不必諱如舜禹眞有天下不與耳漫有慙德武未盡善季札言之孔子言之然其時世亦不得不爾也湯武以天下讓于人人孰敢受若仍立夏殷之後則勢所不可也吾竊怪小儒好舉上古之事苛律後人也

辨李德裕三國論

李氏論三國論魏最當吳蜀則吾不然其說其言曰魏自明帝政歸仲達齊王巳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係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亟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吾觀裕之取晉內剪盧循外則平燕定秦道成取宋亦先擒桂陽王休範蓋悉用斯術誠哉是言也至黃皓么魔賤豎但當責後主不宜信任荒虓政事忘戰守之備乃責皓內修武侯舊典外制姜維黷武不亦迂乎且維黷武亦未可盡罪也維不伐魏昭終伐蜀武侯所云不伐賊王業亦亡也若以屢歲無功少之則祁山六出亦何所成就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巳武侯不負昭烈維亦不負武侯欲承其志況陰平不守劍閣尚支非維數出師撓魏魏益輕蜀無人恐不待鄧艾之日矣觀其在鍾會軍中私與後主一書可泣鬼神此眞義士雖知幾不足忠烈則有餘矣何恐輕之又曰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嗚呼此可泛言古今大勢又不

可爲皓緩罰也蜀亡而昭亦旋沒炎英略非祖父之比亟欲營立家門內成篡事當時外摧強敵內紹大統人心尚搖搖未定自當遵養休息祜預屢表平吳舉朝猶多異議至皓巳擒捷書未達賈充尚有腰斬張華不足謝天下之語則當日人情可見矣祜曰孫皓暴虐巳甚于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王濬亦曰若一旦皓死更立賢王則彊敵也則吳之亡實皓殘虐之罪緩亡國非其自專生殺之能也抑吾于吳事有感焉大帝新亡峻綝繼逆亮之戮辱何減芳髦休亦幾幾不免竟殲大憝鼎峙不移者堅與策未嘗有辱后妃醜皇子之事權亦未嘗自築山陽之館也但吞併隣郡坐據江東而巳故失之于敵國終不失之于強臣不則符生劉子業亦豈屬王哉

辨程晏蕭何求繼論

程晏曰曹參不能救孜其君於成康之政而荒於酒幸不同義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妄言以惑君也孰名爲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爲善求繼以曹參爲堪其後故論之賈子曰斯語誠詞嚴義正矣抑思成康之後有幾成康昔人所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漢起徒步有是積累乎高帝雖鋤秦滅項終其身反者如蝟毛而起未享一日太平其没也猶以中淮南流矢致疾惠帝才不及父嘗其新

立中外尚猶洶洶正宜與民休息之日也故高帝擇曹參使繼蕭何觀語之呂后正取其不紛更制度也縱無何之薦惠帝必不悖父語而別求相奈何責何不善求繼哉至謂何吾所以爲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吾君爲成康之君民爲成康之民夫何起刃筆安知儒者之驕語帝王但見民若秦虐出之湯火毋或擾之即足矣又曰若不可以爲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爲漢王仁聖之最也夫罷肉刑僅一事耳餘何所改且肉刑實設自上古不始秦漢除之則文帝之仁也未

除亦未可謂曹參之罪也大抵當苦戰之餘惟宜安養繼創業之後止在守成勝殘必俟百年近仁固須必世享國日淺之時安足語此雖然亦惟有高帝之豐定蕭何之畫法故可遵守參外雖醉而中自醒耳若如憤其蓍之變而飲醇求醉惲石郎之至而痛飲悲歌與夫畢諸散髮吏部盜樽征南倒着接䍦僕射三日不醒後身何時勢而沉酣若此則如程晏所云加以羲和之罰不爲過也

辨牛希濟石碏論

牛氏論古尤疎苟息崔烈僅粗率耳論石碏則迂謬極矣謂已爲大臣國有亂賊而不能討之忘其君也父子相與以成殘忍之計是忘其親也知州吁必能爲亂嘗戮力以除之豈止一諫而已知石厚必從州吁嘗嚴教以訓之無使必陷于戮夫碏何嘗不禁厚厚自不肯從父言至州吁弑逆之罪未著而欲君誅其寵子能得之于莊公乎不告於君矯命而行莊公能不罪之乎又曰厚能問其父以定君之計是知是非理亂之理也是尊父子之道無疑父之心也不若告其子以理曰州吁爲臣弑其君天地所不容是以吾禁子之游且吾爲大臣不討賊是吾有殺君罪也使州吁朝陳且勿往我將報之若然者可以保其子全父子君臣之道矣嗚呼碏非愚者令厚可言寧煩牛生于千載下代爲書計若不可言而輕淺之石厚必告于州吁大義不得伸矣碏欲討吁自不得縱厚必假手于陳者在衛則徒黨衆盛往陳不過從者數人易爲力也且夫父子異心者固非一世矣郗愔乃心王室郗超爲桓溫謀主不使父知臨終恐以痛已傷生始命門生以巾箱往反密計示之愔因驚哭曰小子死恨晚令愔早知之必禁超超必不從愔亦必不能全超矣但厚愚而超智耳嗚呼忠如碏而猶責之何以爲臣子勸哉

辨牛希濟本論

牛氏曰小人奸臣惟樂于幼君少主若保姆之態也以提其耳目導其言語教其喜怒行則行止則止易爲之使欲求天下之治可乎其即位也降先君之册冢宰與百執事延頸內面而朝新君焉袞冕端拱默于殿上雖扇焚煌香煙蓬勃紛紛然莫之知也班列于百稱慶而退至于積年之中宰政大臣延英入閤私遂聖德舞蹈而已使有言者皆申有司徒空言耳敢及于時乎敢及于執權亂政之人乎設有一言明日之制行矣不復用

矣其朝退也黃門伎女聲樂歌羅俳優之人謿笑相雜以至于內殿又日幸于兩軍游于其所其從樂乎斷可知矣故自乾符之亂至于今日莫可救止蓋少主奸臣之所爲也　髯子曰此言痛陳陋習情形甚切但作論垂後須周觀遠覽不可據一時一事立言必欲含嫡庶之分亂長幼之序則斷不可[illegible]世人君未必真如趙秋之辨伯魯無恤少着于愛憎則害不可勝言矣夫卽審能知賢而宣公猶以亂宋壽夢亦以禍吳若如隋文入獨孤之譖明皇中林甫之讒卒壞猶不過一身寬抑楊

勇則禍延宗社矣且治亂不必盡關少長石敬塘疾革抱燕子重胤置馮道懷中意欲立之道聽景延廣邪說宜立長君遂立其侄重貴喪中即册叔母爲后顯亂人倫又挑釁強胡身俘衆而國滅若幼主繼祚桑維翰等輔之必能緝和契丹十萬橫磨劍決不敢輕試也且范延光之政何如元初宋紹聖之事實倪元祐一人之身尚然可輕言廢嫡立長乎夫事變之來無定必童騃如惠帝狂酗如天元則衛瓘撫座王軌捋鬚貞屬忠蓋若非輿情所棄而輕搖國本令後世厖尊陰懷非望之心如邪私啓集菀之志牛生此論幾于一言喪邦矣

辨歐陽脩春秋論

賀子曰廬陵春秋三論俱非趙盾尤謬盾前後弑君者不一人矣豈必皆躬加刃于其君如魯隱公之公子翬閔公之慶父皆假手于人者也夫按獄者莫嚴于造意趙盾雖初無弑君之意後實有利其君弑之心且穿何故弑君徒以君欲誅盾故盾不殺穿何以自明況盾所以可赦者亦以無其意耳若穿果奉盾之言盾即殺穿自解而其罪愈重如司馬昭誅成濟朱温戮氏叔琮豈可便謂能討賊以自贖乎故歐陽子其後頑然未嘗討

賊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此言亦不可訓也至曰就使盾爲可貴穿焉得免此言是矣但春秋以一字褒貶不能既書盾又書穿如殺奚齊卓子里丕及七輿大夫同之春秋止書一里克懲其首惡餘不悉載以自有記言記事者在也歐公狗其一偏之見不虛心繹思其責從傳者曰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如此三論殆眞新奇可喜哉

辨尹源唐說

尹源唐說之旨蓋即竊昔人封建論之唾餘也其言曰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此惟周之齊晉尚有其事至唐朱泚之亂誰發一騎勤王者李晟靖難仍用禁旅懷光雖一解圍仍叛而與泚合矣而曰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叛亡者田悅叛于前王武俊順于後也不知田悅王武俊朱滔李納不相率背朝廷而勸進則希烈不敢遽稱尊號以困襄城德宗何至發涇原之卒致激成朱泚之亂乎又曰憲宗討蜀平

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至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論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也余觀剪劉闢但用一高崇文絕非藩鎮之力蔡人纔死正以王承宗李師道爲之聲勢也承宗反覆跳梁獻德棣而後徼許自新而又叛元濟平始破膽師道亡益喪氣未幾亦死其弟以爲子懼禍始解甲歸朝耳至武宗平澤潞苟三鎮先不貫固何畏其連衡況何弘敬初亦逗遛賴李德裕反其謀遣王宰將忠武全軍經魏博直抵磁州始倉皇出師蓋

惟善駕馭之故有犄角徵勞不且成掣肘大患矣及朱溫篡逆絕無興問罪之師匡復唐社者何貴于有諸侯耶吾云自古無不亡之國則吾若初無藩鎮可免前此數十年之叛亂戰爭生民肝腦塗地也乃曰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河北之事去矣向使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其勢宜莫敢先動則尤謬妄之甚河非三鎮誠如所云當時惟太原敢抝方國重圖不可苟責淮南與蜀咸虎踞一方即錢鏐馬殷之徒亦擁勝兵數萬各自封殖莫肯仗義則諸侯之不足恃

審矣若云田承嗣則唐室未衰首行悖逆為安史立祠請之四聖令與溫同時不行其誅李寶臣之敵智則亦如黑獺之于賀六渾耳至朱滔武俊則李希烈氣焰未及溫之半已推而帝之而能為異于碭山盜國之日哉勢必與羅紹威之勸早滅唐以絕人望無異也史不云乎溫以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內叛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則逆志已成亦不在河北之強弱也朱泚李希烈之事有明徵矣大抵唐之失策有四而速亡之道則

別有在肅宗任李抱玉推侯希逸而遂授之節鉞使將士得專廢立之權其失一也代宗不竟田承嗣之討還其爵土使驕鎮上輕朝廷其失二也田弘正王承元劉總已納疆土處置失宜致河北復失其失三也昭宗不棄李克用誅王行瑜之威弁擒茂貞致岐華凶狂逆溫因得收田父漁人之利其失四也然皆枝葉之害未探本根僖宗任一令孜遂致廣明之禍及賊平戰士之賞未酬又以為令孜之功致功臣憤怒犯闕吽閧其後南北司愈相水火各藉外兵為助而太阿之柄倒授之人

與漢末無異矣乃以唐亡係河北之弱此不但不知事變亦未深究亂源也腐儒之膠成議如此

辨王安石伯夷論

王臨川強辭悍氣于宋人尤爲好辨然意見亦多偏如
論伯夷則以叩馬之事爲訛其言曰夫商衰而紂以不
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
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當是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
異耶嗚呼是何言也紂雖不仁而尤之君臣之義不可
廢伯夷豈蕭道成蕭衍之比哉且伯夷叔齊餓于首陽
之下論語載之豈是妄語況伯夷自以尊父命而遜國
故孔子曰求仁得仁避紂就養于周孟子以前無是語

也何爲信孟子遂不信孔子介甫以揚雄仕莽爲合于
明夷伯夷則謂其不應諫武爲人不重忠義文雖工何
取矣

辨王安石讀江南錄

臨川諸讀筆方誠高如八司馬孟嘗君亦復何議獨江
南錄太深文吾疑其莫須有也凡事目擊者猶有盃弓
蛇影之訛況傳聞亦無而自云以情得之乎夫亡國之
臣倒諱舊君之失陸生辨亡不但不著孫皓之惡亦不
載諍臣之名鄭公作李密墓誌不述王伯當勸其無叛
鉉奉詔作江南錄不錄潘佑諫表亦此意也鉉痛君之
亡故不忍言其過非有意于匿佑之辭也若不彰人之
諫而自彰其諫與所謂忌嫉爭名鄉黨自好者不爲矣

故鉉之諫與不諫未可知也遽云大凡毀生于嫉嫉生
于不勝鉉與佑皆有文學而爭名佑能切諫鉉獨無一
說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汙以
他罪此人情之常不亦鍛鍊周至乎且吾即以王氏此
文證之所引季梁在隨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
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楚終伐隨季梁尚
未去國也納璧假道宮之奇始諫此皆載在左氏彰明
昭灼王氏求伸其說不難顛倒原文況曖昧而出于億
逆者耶

辨蘇洵論項籍

蘇氏責項羽不疾趨咸陽輕用其鋒于鉅鹿使關中為沛公先入因失制天下之勢此其言辨矣實非當日之事也武信君初死懷王赫然奪項氏之權別命宋義為將羽時方為偏裨去住安得自由至殺義之後羽已處覆虎之勢惟有討不及顧亦不暇復統兵而西也又并以責義曰義號知兵殊不達此也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沛公先據關矣其言尤為蹶甚義豈羽之將哉彼與沛公同事懷王同受懷王之命視沛公之

據關無異已據也然沛公入關亦正賴羽渡河北牽掣章邯之師觀其戰昌邑戰雒陽亦數不利遇秦將于嶢下以利誘之乘亂亟擊始克有濟耳至王離涉間本亦勁敵救趙者十餘壁不敢縱兵是徒見事後之易也不知當事之難也若羽遽行孫子走大梁之策則前有堅敵河北之兵間變而歸腹背夾擊吾未見其萬全也大抵羽之失不在救鉅鹿在不都關中關中雖沛公先入然其時羽正强盛宰割之權實維掌握令從說者之言漢必不能爭也亦自失形勝之地耳然欲以此責孔明

則又非矣孔明之遇昭烈也已在南土豈不知秦漢故都可以控天下哉曹氏業已據之無由得也惟荊益之主一老而荒一闇而弱可以取亂侮亡亦不得已而之于是耳乃輕加詬詈何不舉本末以觀之也

辨蘇軾魯隱公論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古者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爲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又曰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自東漢馬鄧不無譏而漢呂后魏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于異姓之取哉

賀子曰推勘至此雖辯者無以破其說矣雖然三代以後難言之矣謂猶愈于異姓之取者非謂攝主必當取也觀乎高齊兄弟及宋太宗之待德昭末世求一宋穆公不可得而可輕言攝哉抑不但後人春秋之季已難行之即如蘇子所引正常令季桓子無遺命則南氏之孤雖不得立猶可望生也嗚呼誠難言哉

續蘇子墮三都論

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孔融以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季氏視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忌刻忮害如此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出其藏甲也哉考于春秋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得政與民三桓畏之與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無急于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嬰能知之而不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嬰之用于齊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愈于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以是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

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弒其君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者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賀子曰蘇子之言辨矣然猶未深詳當日之事也齊魯之事既自殊故孔子與晏子匡救各異魯自慶父搆亂季友有靖難立君之勳後復有僑如之事成公與行父君臣同處患難難寧亂定大權一以委之襄公之立也少逐下移不返閱歷數世根株深矣陳完羈旅來齊雖

亦累世然命卿自有國高列朝各有公族諸大夫如欒鮑之家不止一人陳氏之先從未經執政族微位卑故惟陰行私惠以市其民非若三桓敢竟行僭竊也三桓事顯而患昭陳氏機深而禍隱三桓皆踈妄之人雖干名越分不過覘其主如弁髦陳氏陰險之臣樹德布恩實欲移其君之社稷然魯君失政已久不能驟奪其事權齊國旁落未成正可速杜其微漸故種禍則陳氏較三桓為更深除患則景公較定公猶差易也幸意如死而斯繼其材謭劣非祖父比陽虎囚之則囚請盟則與之盟蒲圃之行明知殺巳私乞哀于齊楚而不能不往一陽虎不能制況孔子哉孔子中都之宰夾谷之相又大服魯人之心季孫亦遂委任孔子大難得易失者時也時則侯犯適據郈叛叔孫公山不狃又率費人襲季孫二子方苦于內亂孔子因亟亟于墮都故亦樂于從命而郈最先墮費亦隨墮孟氏獨無家難何忌亦稍黙因聽公歛處父之謀成迄不墮然使齊人女樂不至定公信用猶專豈終令奉命者無庸倔強者得志哉當不僅一圍之遂止也三桓業巳陰覺欲去孔子而無繇定

公實一庸才忽迷靡色而不悟君子見幾不俟終日豈必待于美女之破舌乎此魯事之無成三桓之有天幸也陳氏雖收民心于豆區釜鍾之間方且修飾小節如討慶封之亂則僅志其木分施彊之室則盡致于公召子山子商子周子城子公公孫捷以歸皆資其器用反其封邑公子公孫無祿者悉以巳邑分之此與三桓四分公室事正相反故不惟國人舉之即景公亦以為忠同列咸以為義獨一晏子識微慮遠知其以小往貫大來求濟無涯之欲也夫聖賢雖得君行政未有不本于

人情而可以濟事者發人未露之姦則茂識之夫不信阻人施惠之事則彼澤之民怨咨此豈如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可以直言其非而徑行不顧者蚩蚩之流何知大義利之所在歌舞之耳景公不能薄歛反欲禁陳氏之厚施則晏子者怨尤之叢而謗訕之藪也孑孑乎身之不保陳氏無虞恐變生社稷矣故雖私憂過計隨事獻規勢引而不發至路寢之嘆公有以德之言始敢正言無應晏子言非不切也策非不善也奈公自憚于循禮而曰吾不能矣可若何雖有浩然之氣將何所施且孔子亦惟不脫冕而行未嘗誅女樂之受夫晏子自不可較量孔子但生當其世各有萬難自遂之苦情非若事後旁觀率爾出言之易也嗚呼季氏終不能篡魯田氏遂至于危姜正如董卓迄于無成王莽遂能有濟故從來不軌之臣宗奸尤甚于剛惡庸君偏不僭也抑景公不討惡如傳至孫遂有舒州之憂哀公不討陳恒至末年卒有遜越之悲蘇子謂克田氏則三桓自服此則正論嘗嘆相傳存魯亂齊出于子貢何與孔子大悖考左氏內外傳無有固知爲縱橫之士假託云

辨蘇軾孫武論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蘇子曰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將天下之勢莫大于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昔唐之亂始于明皇自肅宗復內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陽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于孤窮之中至憲宗天下略平矣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蓋以將帥之臣養寇自封也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莫可用而劉澭者崇文所忌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以澭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御將之法也

賀子曰此言養寇要君之弊誠然矣惜其未達武之旨也夫孫武所謂將能而君不御者猶陸贄所云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不若假以便宜使智勇得伸也豈欲成離反之勢如唐河北諸鎮哉嘗思高帝指一面于淮陰囊沙背水悉聽所爲及定魏下代破趙輒收其精兵以去故信以爲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弭耳帖服不敢萌異志豈

在稟制之哉夫將帥不和幸而功成尚有楊僕荀彘之相傾不幸事僨遂爲郃宏淵李忠微之喪敗此用兵之深忌而曰開之以其所利授之以其所忌此敵强則速之降兵强則速之叛耳烏得以高崇文一事概其餘哉至兵凶戰危冒白刃而不顧者賢者貪功不肖者競利也故戰勝即使得其所獲從來激勸之道必出于是今使全出于國家之賞不惟帑藏易竭兼亦必不能入滿其志若欲使之不務得財雖韓白無以用人此求其不好戰則有之復欲使之樂戰必無之事也蘇子又援引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于民所得于敵者即以予之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則竊有說焉叛秦者皆六國遺民非關中士卒也致其叛者趙高蠱惑二世酷罰加于內戍役困于外作事苦賦稅大也豈由秦民之好戰哉大率黷武不可厭兵亦不可觀符堅所以召亡晉武所以養亂而知兩者之失其弊均耳吾反覆觀此論亦不全爲武發特借武以言御將治兵當如是耳而其言不能無弊其首篇曰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吾即以此言評蘇子

辨蘇軾論伍員

論伍員范蠡文種蘇論之善者也然語員亦失核其言曰楊雄曲士也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謂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按員羇旅入吳實非宗臣彼自感闔閭任用得報父讐故盡忠極諫以身殉國耳季札眞吳之宗臣竟不一諫人固無責宮之奇少長于君亦不可謂之交淺洩冶終諫即戮何能待三此皆率爾立言臨文不詳愼之故也要之殺身明哲原有兩途殷之三仁同爲宗臣已自並行不悖矣

辨蘇軾論秦伐楚蜀伐魏

蘇子酷喜言兵而實不知兵其恃爲規模素定者凡有二策一則歲分師以擾之所以平夏也一則欲間燕雲舊陷之民爲內應所以規撫遼也夫天下惟兵事爲至變故曰藏于九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所當臨事決機非可執成法以懸斷者固笑其疎矣乃更執此以追咎昔人抑何謬也其論秦曰秦巧于取齊拙于取楚三晉亡猶有齊楚與燕三國合猶足以抗秦秦使王翦將六十萬人空國以伐楚使齊有中主具臣知危亡之無日

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此責齊者良是但以此病秦謂當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如吳肄楚隋平陳則非也兵志有之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非必持重皆得進取皆失也吳隔江淮楚政雖衰勢猶全盛方與晉爭盟諸夏必不能久駐師以禦南方故可數肄誘之道罷此弱小攻強大之策也南北勢均雖叔寶荒淫項之宿將咸在故敢言掩襲以費其農時頻不發兵以弛其備禦此攻與國之法也楚自從壽春亡形已見項燕一軍實孤注之師特土地猶廣甲兵尚衆可以大衆摧難以偏師殲耳燕以荆軻之故斬太子丹而身匿遼東其氣已奪勢不敢從所慮者惟有一齊而王建下愚后勝貪賂咸陽之金晝夜東馳臨淄技擊不復南指矣凡蘇子所云皆秦君臣熟籌雖知其不足慮者也此而不一舉定之猶欲分師歲肄乎至論孔明謂丕父子兄弟且爲寇仇此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自相殘然後舉兵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抑知曹氏已經兩世規模粗定非如劉項決機兩陣之時陳平間亞

夫則易孔明間仲達甚難若其骨肉則任城鴆死平原幽囚餘皆碌碌無能制丕命者且丕撫其臣無操之譎亦非羽之暴賈詡劉曄陳群之徒皆操舊日腹心爪牙智謀足以決事未易爲浮言動也況丕立不過七年當其始篡即先主有夷陵之衂喪失既甚無暇別圖旋遭大喪主幼國危尚虞內變又南方未定吳盟未結故終丕之世不遑興問罪之師而以責孔明迂不諳于本末矣蘇子以呂溫欲以空言諫動天下爲書生之論吾亦未見其言之果可行也

辨蘇軾論秦伐楚

蘇子論秦伐楚謂齊人不悟而與秦合任楚亡不救吾嘗足其言矣然謂秉其空國而戰之時揄境伐秦則亦不揣本末之言也齊四十年不加兵怠戰巳久秦人日夜習于金革勝負固不戰而分卒然相遇惟有解甲倒戈耳觀其後雖發兵守西界秦師至竟未敢與戰也而曰以久安之齊覆厭兵空虛之秦如反掌豈非過慮哉齊若伐秦秦必回師東向先代楚受禍耳齊人之失不待伐楚之時伐晉時卽宜厲兵秣馬勤修戰備重申禁

約至三晉亡而始與燕楚結盟巳後時矣王翦宿將實有知巳知彼之能知后勝貪賂齊師決不出卽出而久不習戰之齊亦非秦敵故敢于空國一往固非孟浪羣事也凡蘇子不言秦皇業巳經思故初信李之言而拒王翦之請宋人好議論而不知兵勢所謂執方療病者也

辨范增論

蘇子范增論極工之文實極愚之論也增勸項梁立楚後非眞忠于楚也從來起事者多假借高名陳覇先欲剪僧辨則佯爭敬帝唐高祖自笑盜鈴猶姑奉代王高歡討爾朱則僞立安定侯機倪稍定旋變易之卽懷王同時武臣爲李良所殺客說張耳陳餘以羈旅附趙難獨立立趙後可就功增亦此意也增在懷王幕下未務一議史所載數事皆與項氏叔姪謀耳當宋義置酒無鹽項羽于外除數義罪增無所言及斬義頭衆共立

羽爲上將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增亦無所異同蓋一時草莽君臣事出推戴名分原非素定全視强弱以爲叛附非機權智勇實能駕馭則抑之將以激怨任之大權使一去而不可收項梁雖立懷王而兵權自握懷王虛名耳梁死而奪其軍羽固快快特以新敗外懾于秦之威內懼士卒之貳不得巳而含忍懷王既并軍自將不于此急自淬厲躬冒矢石爲士卒先立大功服衆仍泄泄安享彭城輕以其軍授之宋義義又徒工大言實無奇畧士卒凍饑身與子置酒高會子又使之相齊國

何以服衆羽乃聲罪斬之羽雖驕悍實亦懷王之駕馭失宜也亦即使羽爲上將昔田臧矯陳王令殺吳叔獻首陳王陳王賜臧令尹印盖力不能制姑務求安抢撫中互相循習畧不爲異此增之視殺卿子冠軍直爲固然且其心亦未必不以羽論爲是也蘇子乃曰能誅羽則誅之夫項氏世爲楚將衆望素屬况已定江東拔襄城救東阿討景駒斬李由再破秦軍事功灼灼耳目而持論又正故諸將慴伏莫敢枝梧增一皓首匹夫素無勲績遽起而誅大將人誰服之毋論羽不易誅即誅羽而當陽君蒲將軍之屬必將有變如沈田子矯令殺王鎮惡王修遂殺田子劉乞又斬王脩赫連勃勃乘之秦因不守令增果能行此必至于是外不能解趙之圍内先自亂此代秦驅除耳若云去耳史不先叙其爲人乎年七十素家居好奇計未當 沾楚一命其先世又非楚之世家巨室身又非輕功名重忠信之儒者正所謂攀鱗附翼祈建尺寸以展其奇耳彼雖擬議勸立懷王懷王竟未有不次之賞而懷王之才畧又所洞悉彼豈爲一卿子冠軍輕去就哉若以宋義之號冠軍出自懷

王之命則遣沛公西入關固懷王之命也如約令王關中亦懷王之命也而欲殺之鴻門塞之巴蜀其謀悉出于增増既無有于沛公又何有于宋義哉觀其拔劍撞斗曰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則事事爲項氏惜無論項羽增之胸中久已無懷王矣而曰與之同禍福豈其然哉且蘇氏盛稱懷王之賢吾亦未見其然令長者扶義而西出自諸老將之謀擢卿子冠軍爲上將則因高陵君之語別無一事足以服諸將之心奪項氏之氣也嗚呼高祖猶云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懷王不能用增僅使爲末將此增之所以就項氏也陳涉不以餘耳爲將軍遂怨之而立武臣爲趙王餘素號不用詐謀奇計之儒者猶復如是况于增素以好奇計稱者乎蘇子謂操長于料事不長于料人吾亦竊謂其明于論理而闇于論事也

辨蘇潁濱論秦論附

蘇子曰漢以匹夫圖天下勢不得不疾戰趨利秦乘累世之業雖閉關守之誰敢謀秦乃以萬乘之資用匹夫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取天下而亦以亡之也余以此言非也取天下者各有時勢所謂時乎時乎不再來秦不乘六國可圖之勢而姑緩之後嗣之賢愚不一安知不反爲人所乘但既得天下即當省刑薄歛改六國之秕政廣施德澤乃煩刑不已夫却匈奴定百粤開創一統或不容已至阿房之役何必如此之侈滄海之梁不尤可已乎兼以奸邪在側廢賢立昏不亡何待賈生曰仁義不施攻守勢異其言無以易矣隋論亦謬以秦與隋皆因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余以始皇文帝猜疑苛刻立法固爲不善然使扶蘇楊勇繼之其亡不應如此之速胡亥所爲殆甚于父楊廣之惡則桀紂未爲天下雖欲不亂不得然使始皇不崩于沙丘趙高李斯之邪謀或不得行別無賢臣在側扶蘇遂遵矯詔而死此猶可曰天亡至勇之廢則文帝惑于讒而自廢之非始皇比矣及見宣華色變始嘆獨孤

誤我呼楊素召勇來夫譖勇者素也勇立素豈能存其勢自不兩立不見江充之事乎輕泄于賊臣自速其死何其愚也豈盡許字文氏之報與煬帝語蕭后曰儂不失爲長城公亦自知無不亡之理不咎其無知子之明而僅言嚴法峻令之弊責秦猶可責隋眞捨大言細也

辨蘇轍論語説泰伯

蘇子曰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荊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予聽曰泰伯斷髪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猶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彊避顯宗唐宋王成器讓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髪文身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髪文身孰謂泰伯斷髪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蔡子曰子由折其兄之言曾隱宋宣則是矣其引東海王彊宋王成器則殊不切彊與成器其心豈可與泰伯並論哉但可謂之智人耳光武雖無廢東海之心東海自有不可留之勢母愛者子抱郭后廢而彊豈能自安如宋襄公亦非眞能讓國者特以母見出遂讓目夷目夷陰解其意堅不肯受及即位乃以目夷爲仁使爲左

師聽之意亦猶襄公惜顯宗不能如目夷耳然目夷僅僅庶長桓公雖出衛女不別立夫人不若陰氏已正位中宮其子隱然匹嫡也至于唐宗本一藩王玄宗誅韋氏與之成器何功可得天下獨不殷鑒太宗隱太子事乎王季泰伯同出一母非有陰郭廢興之嫌統緒相承又無玄宗定亂之績故泰伯眞爲至德子聽斷髪文身之説不爲非也抑吾觀朱子最拘謹之士而謂天下獨王讓商其所見因自不妄實如剪商魯頌已言之矣

辨蘇轍論昭烈

蘇子曰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攻勇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此言當矣又曰惜乎無有以漢高之事制之者也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西向以逆高祖高祖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不進其頑胃椎魯足以爲咲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三國之君其才皆無能有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余意惟咎備不宜自將攻吳其議爲正餘則不無事後之言卽如操之奸雄可與悍勇無謀之項籍並論哉如籍者眞不智耳高祖惟

在灞上及入蝕中聊一避猛銳然未幾卽襲三秦劫五諸侯虜魏幷趙轉戰滎陽京索間無虛日何嘗徘徊不進此謂之不勇不得況云不智至于三國事勢迥與楚漢不侔劉項同受命于懷王羽雖背約不與關中猶得巴蜀南鄭以爲基業備討黃巾以匹夫應募操時已拜騎都尉及討董卓統一軍爲大鎭備方以小令爲人部曲及入雒還許則氣焰已成備正厄于袁術困于呂布不得已歸操身在掌握遽能撫其背而扼其吭乎崎嶇輾轉獲有巴蜀幷擇而取之形勝之地已爲人所先攻取之勢有所不便也且高祖猶謾罵少禮致魏豹之叛備之所至卽厚樹恩德以收衆心特在北土者操已先收之在南方者權又錄用之士懷知己之感卽失致身之義非如黥布之有郤而可携彭越之無所歸而可招韓信之數以策干而不用挺身自歸也至孔明當先主在荆州時雖參贊軍務惟使督零桂長沙賦稅以充軍實爭三郡取漢中戰猇亭皆留守成都未嘗在軍其當紛紜征伐之衝乃備死受托始定南方出祁山鞠躬盡瘁以報殊遇耳何得預以責備哉

辨蘇轍論曹操

蘇子曰曹公入荆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于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夫詡之所以說曹公亦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荆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于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備方以窮客借兵于吳吳既修好于公其勢必不助劉因可

蹙矣此論殊可聽然余反覆綜其事則未盡然按江表傳載操與權書曰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則詡之策操未嘗不用也但權非臧荼比耳蘇軾曰孫權勇而有謀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此言近之矣抑追思漢事不特荼非權比其下亦無周瑜魯肅之臣且田橫雖命華無傷田解治軍歷下亦不遣一介于燕如孔明之入吳互結唇齒然燕既從風而靡信亦無一騎向北此田橫所以輕撤守禦遂遭信襲也方操受劉琮之降即徙之青州吳縱

修好豈能仍畀之六郡此瑜肅之語所以刺心孔明說之以鼎足言易入耳也夫權不答書自必合備未有徘徊中立可以自存者操於徐州征備田豐請紹襲其後及追尚柳城劉備勸表襲許都袁劉不從皆以坐觀成敗卒至覆亡謂權復蹈之乎以此較淮陰破趙之時不惟所遇之敵智愚勇怯遠殊情勢亦自各異固不可一律論也竊思操之失策在驕而備疎蓋徒見下琮之太易不知圖權之甚難蔣幹雖稱瑜雅量操終以年少忽之未心服也然使水陸並進正兵相遇亦未便狼狽而

務其形勢之盛輕信黄蓋之降强敵在前士猶延頸觀望烟熖已逼身矣嘗聞受降如受敵又云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赤壁喪師其坐是乎至論不從劉曄之計乘勝取蜀爲戒于詡言固深中操心然援欒書繞角之退謂曄愚于詡而稱操之智于用兵則又不然進取之事不同于爭盟競長之師新造之邦亦不與勢均力敵者比也專務持重坐失事機不又有爲爼弗摧之患乎蘇軾以劉備可急取而不可緩圖此語深合兵機識又高于轍矣

辨蘇轍論羊祜

鄢陵之戰范文子欲釋楚爲外懼後千餘年蘇子因援以罪羊祜之平吳曰吳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不至于吳滅而晉亂余謂此言非也晉室之敗揔由惠帝惠帝之昏憒猶土木于廟堂之上豢牝稔惡而不知諸王擅兵而不制聽其互相屠戮始則不庇其母繼則不庇其子後卒不庇其身是縱留吳爲外懼亦不知懼也嘗聞之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令吳更立賢君至于永嘉之日見中原喪亂當亦乘釁疾捲即無遠志

而固守一隅斯時淵勒長驅于北李流盤踞于西吳人踞立于南司馬家兒將救亡之不暇安得立錐之土以爲逋逃藪復延百餘年之祀也則觀于後事益當追頌平吳之功而反以爲罪是顚倒黑白也

辨蘇轍五代論

蘇子曰唐滅于晉晉亂于匈奴漢亡于周蓋功臣負其挾業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妄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動一功臣天下並起而軋之矣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與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君子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御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誠以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

賀子曰此于晉漢似矣唐則不然唐雖一代實更三姓

莊宗所以召亂蘇氏不言吾亦無論明宗于敬塘無纖芥之嫌卒至宗祀覆滅者失于不早建太子而使之掌兵嫡長懷廢立之疑奸臣蓄定策之志秦王防亂而不知父實未死明宗憤逆而不知子實非叛內外不通父子不浹旬而俱斃傷哉朱弘昭馮贇孟漢瓊等猶稔惡不已始憚從榮雄悍乘明宗憒眩而誅之又忌從珂敬塘功高欺閔帝闇懦而間之及鳳翔反戈雖與俱斃明宗嫡嗣殄矣潞王本非血胤于石氏固有夙嫌特共爲朱馮所傾遂成巨惡之濟事過而嫌隙復萌然其入覲

山陵固已脫淵入柙此時或崇之高爵留處京師或畀之旄鉞別徙他鎮勢必弭耳帖伏乃忘韓昭胤李專美之說俾返河東借蛟龍以雲雨縱虎豹于山林伊誰過與敬塘旣離掌握之中使據形勝之地則圖事固宜以漸遽移之天平曷不以昔之移巳河東爲殷鑒耶房暠李崧呂琦皆力言不可獨聽薛文遇之狂論眞禍來神昧也然石氏雖懷反側一鎮之兵氣力有限呂琦豫知必求援契丹請先事與和歸萴剌而遺之禮幣述律以長子在唐必相聽從此誠伐謀之善策又爲文遇所阻國之將亡乃生此人是重失也及禍亂已成德光深入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兩鎮自幽州趨西樓送之虜聞內變勢必返救則張敬達之圍自解然後合蘆溫琪趙延壽符彥饒劉延朗之衆直取太原敬塘援絕黨孤勢必不敵又不聽從此唐事之所以僨也然唐自同光以至淸泰凡經幾亂亡矣特其名號至晉革耳豈徒一功臣之爲患哉至石晉之叛匪徒負其創業勳高實由釁深勢逼獨力不支不得不索救于虜料其始計亦未敢遽圖帝業但得崛强一隅如孟知祥

之在蜀卽幸耳非眞有可取天下之機可乘天下之勢而集謂當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吾恐北援不至則首領不全尚何天下爲此眞事後之迂談非當機之勝算也若漢之數臣楊邠不知大體史弘肇鹵莽武夫王章聚歛刻急誠有以生帝躬之芒刺招中外之怨尤然皆披草萊定荊棘舊臣專恣有之而無異志卽其吝賞峻刑亦爲國家任怨槩謂聽之則不可久安亦非也雖郭威自討河中人望漸屬然朝廷無釁則亦難肆他圖至其握强兵居重鎮驟聞內變卽加禮尙安猶慮有淮南賜醢之變乃欲以片紙除之隱帝眞狂童李業等眞國之妖孽歟大抵三君之失不在取天下之太易而在守天下之無法且生五代成敗爭于呼吸之時蘇子欲繩以商周積累之事則尤大謬謂無功臣則不興功臣卒起而滅之夫古來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臣未有一人自成大業者而欲不假力于臣下此必無之事也惟用夷狄驅除乃爲變局然唐高祖起晉陽亦借兵突厥後亦數爲邊患太宗或戰或和不守一策卒俘頡利掃空漠南不惟洗稱臣之恥適見向時得權宜處事

之善焉嘗考盟便橋時可乘辭悉縛縱之不擒及其部曲內攜羊馬耗失諸將咸請擊之尚猶不許蓋惟不爭一戰之功務収萬全之策故克有陰山之績擒帶內政不修輕與虜絕陽城之捷憤怨益深遽自驕矜不備虜實信劉延祚之僞降不察杜重威之難特棄維翰閼急叩閽猶自謂屬不見北遷之辱誼云不幸哉然以後人不克負荷追咎前人之析薪則非也抑蘇氏之言亦失核矣謂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夾門而後天下定于明宗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于漢

接鄴都之變明宗兵不滿百得李紹眞五千之衆始克成軍從珂合王建立之軍倍道來從軍勢始盛汴州之入敬塘前驅從珂後殿功非一人也劉氏經畧河南攻城下邑皆史弘肇衝戰之力郭威但謂出兵宜由陝晉可無遊前邀後之慮此特料事明耳不得獨稱元功至援高帝困陵之戚不宜亟召韓彭以致負功背叛而不可制尤爲不倫以非五代事亦不復辨云

辯蘇轍郭崇韜論

蘇轍曰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不免讒死于蜀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俱反師兵南向無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亂未可知也

賀子曰此言善矣惜其不核也河朔之變皇甫暉夜博不勝因民間訛言帝已遇弑遂劫在禮爲帥李紹榮往討在禮欲降史彥瓊戲手罵之暉因力戰是在禮非欲叛也明宗再討詰旦攻城軍士譟破敗于夜先亂直至中軍逼明宗與城中合勢明宗泣諭不從亂兵擁之入城城中不納外兵譟破敗爲皇甫暉擊斬明宗紿在禮得出欲趨闕自明李紹榮遏其奏始自疑懼石敬塘力勸之因隨路收兵莊宗命將來禦無不歸降未至而伶人之禍先作矣是明宗亦未嘗欲叛也大抵莊宗外縱優伶內信妖牝租庸已竭帑藏不須僧尼佛寺之外不費一錢致成卒與親兵咸怨崇韜設任北征士卒亦必

握兵屈反若悖於洛未必不與崇宗同死也但人臣功震主者身危取蜀之功孰如取汴取梁皆出崇韜之策功已成矣更求再立大功抑知威權所在正讒謗之所可施哉況亂軍之叛無不以殺崇韜藉口則責其不應西討良是而崇韜之失尤在贊立劉后性非端良寧思昔儒懽以梗其目前爲怨耳正所謂樹蒺藜者還刺也亦復何尤而并據朱邪之祀吾猶謂禍輕于罪焉

辯蘇轍馮道論

欒城最謬者無如論馮道援孔子自經溝瀆之言譏議者之少恕夫孔子仁管仲爲其免生民于被髮左衽耳道能是乎又引晏子曇子誠不殉莊公之難然至大宮之盟直兵□之曲兵鉤之終不易辭此其去死有幾道受明宗知遇最深言無不納不勸之訓廸儲嗣秦王階死不白其冤巳慨甫千秋令狐茂矣至閔帝仁柔之主非有逆鱗難犯如從珂不宜激變廉義誠陰懷異圖戚無一言帝出不隨惟索勸進文書獻賀新主盧導面數

之李愚猶自引罪道恬無赧容此安可與晏子較論石氏篡祚尤被禮遇當寢疾獨留道獨入侍令宦者抱幼子重睿置諸其懷冀以姬公傅睦之事大行甫逝即與景延廣議立帝兄子齊王延廣來自藩方名位未崇道不倡謀守敢獨議此豈力疾託孤之意也及延廣挑釁強胡李崧猶力言極諫道竟弭耳依違劉繼勳後來牽列不盡無因如以契丹不夷滅中國賴其一言解紛則甘威初降契丹欲以胡騎悉擁士卒于河流趙延壽委曲開論勸留之使脩吳蜀亦爲造福中國可遂恕其亡

虐之罪乎至其不辭郭威之拜正其自處耶齊借以譏餘但詐讀淵陰符三十年猶相是以不疑之語千載尚有餘悲竟委之而去猶曰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則必如張筏斷浮橋以阻魏王巴然進酖闕帝而後為不德耶道事四姓十君皆位宰相寧可厕于史隱者世嘗怪王安石譽楊雄謂其合于明夷以道較之尚薄乎而荊公獨怪蘇子好惡拂人之性也

辨張耒漢文帝論

賀子曰張耒漢文論議正而文亦工但當日之事則不如是謂文帝豈無愛勃之心觀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要君驕蹇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跡異于韓彭者無幾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不如抑遏困辱使之懲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余以果爾則後來獄解當無待于冒絮之提矣其子敬之卒以與公主不相中而奪侯大抵帝之輕勃總由中于袁盎之邪說故後亦待盎言而始釋嗚呼上益莊丞相益畏亦可以知其本嘗敦厚無能為矣卒困辱之帝真少恩哉張氏之論雖善全出鑿空吾以為此蘇子論范增之流然存其說以為大臣居功者之戒亦可也

辨張耒陳湯論

張子曰劉向論陳湯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說告之者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陰山之北凡幾單于漢得單于者幾人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常則未有二單于也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于而侯者五人而止何遽有要功生事之憂哉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下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患天下之善計也

賀子曰意則善矣亦猶未盡陳湯與封杜欽已爲馮奉世訟寃矣固知其端一開則勢不得止也況郅支推身殺漢使故可誅耳其無過者亦烏得而誅然余意不必專定單于凡夷狄實爲中國患人臣有不顧身矯制誅平之者赦罪而加封若夷狄無過邊臣生事要功者不但不錄功當治其矯制之罪則刑賞平而勸懲立矣

辨晁補之論祭仲

晁氏曰祭仲白昭公之未立也固已諫其不受齊婚知有後日之禍也昭公不從而及且其廢昭立厲又非已志宋實劫之若曰貴君有君社稷無闕多矣至高渠彌立子亹齊人將誘而殺之仲雖知之而不徃同其難則仲與子亹無君臣之分然也不然則衛州吁既篡立爲君矣石碏亦安得使陳人并石厚殺之哉石厚之黨于州吁猶高渠彌之黨于子亹石碏敎陳殺二人尚無罪則齊人自誘二人殺之祭仲安得而與其難哉晏平仲亦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爲已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祭仲石碏晏平仲易地則皆然夫鄭之亂非一人之力可爲也祭仲固前言之宋旣劫之非其死所而三公子又自爭立以及于難祭仲何罪乎卒之送子儀于陳而立之以存鄭者祭仲也在五代時馮道歷事異姓而不預其難惟其草昧力相篡奪道以爲不足以死而勢不得上故易世更主依違而偶全世不加惡于道或從而許之至稱其明哲保身其庶幾乎祭仲之以免者非耶檗子曰嗚呼一何言之妄

也比祭仲于馮道誠爲相似但以道爲明哲保身是何言也至祭仲之罪尤不勝誅眞乘時邀利反覆自便之賊也夫衰君有君如鹿上之盟楚人執宋公伐宋宋人曰賴社稷之靈吾國已有君矣秦獲惠公呂甥僞以君命賞國人衆曰何爲而可甥曰征繕以輔孺子喪君有君使愛我者勸惡我者懼蓋君已蒙塵一則答敵國之強辭一則激厲臣民之憤語也仲雖被執昭公在國無恙仲能身殉社稷遣從者間道速歸告昭公急備守禦時則子封子都子元原繁祝聃之徒具在咸習于兵宋

師嘗數歸于鄭未必能制鄭命也況宋雖執仲兼執厲公此豈眞心定鄭位者不過欲得賂耳使仲倍厲之賂宋何難爲昭殺厲況厲隻身歸國非如桓文有秦莒之衛夰亡與厲惟仲意耳當其旣歸立已二年患仲專權不敢明討特假手於仲極不相疑之人及至事泄不敢與較畏禍出奔國人亦無有出聲氣者居之十八年豈須臾忘鄭經昭公子亹兩變不敢乘亂返國仲死而始曩執傅瑕則仲之威靈氣焰實能震服國中矣夫能威行于已定位之人君不能制一在羈旅之公子豈復入

情吾揣其時突不惟許賂宋必兼許賂仲如衛獻公所云政惟寧氏祭則寡人仲貪援立之勳如里丕初意本在重耳一聞汾陽負葵之田遂復變計而召夷吾當日情事亦如是也至厲出昭入昭與渠彌有隙仲寧不聞況三子皆君能處之萌芽未兆之前何反亡之禍患一經之後吾竊其意仲殆懼昭公追咎立厲之事疑已推戴不堅不相委任故避不拒其歸亦不爲之衛生不杜患死不討賊若謂之陰使渠彌吾亦不遽深文至於旁觀坐視仲實無所逃責也此安可與石碏比令稍仕鄭

必當義不共天力能誅渠彌則誅之不能則亦必有良圖如所以誅州吁石厚者何至聽其自斃姑爲護語歟人耶齊人轘高渠彌殺子亹祭仲知之稱疾不往人曰仲以智免仲曰信也則其奸情悉露矣蓋仲有小智而不知大義明知子亹當討而懼有獲罪兩君之名故實爲避禍之謀陰又欲收定策之績遂佯爲微附討賊之意一舉得三利焉仲眞狡矣亦安得與晏子比門外之立但不欲與州綽邴師諸嬖寵同殉耳至大宮之盟臨之白刃終不改辭固亦去死無幾且晁氏之言謬矣渠

彌弒君子亹竊位誠爲國賊何但無君臣之分而已貴當討之不責其不爲昭公復讐徒辨其不必與子亹狗難可謂失輕重矣又曰靈公弒非盾爲而事由盾起故盾被惡名而不辭祭仲廢昭立厲固非已志宋實劫之故春秋不書其罪則吾又有說焉桃園之變事由盾起祭仲但不靖亂而非始亂故畧而不書此聖人之恕也孔子不書左丘明書之此所謂補直罅漏傳之大有益於經其書必不可廢也抑焉道特依回隨俗祈保富貴耳未嘗爲專横之事仲廢昭脅厲其罪實浮于道而才

亦過之方段始封即有姜氏何厭之說取溫之麥成周之禾者亦仲也致莊公屢虧大倫仲之罪豈勝摘哉

辨晁補之論晉文公

晁氏曰周襄王辟母弟之難棄王城而居於氾曰寧使諸侯圖之卒用秦晉得入而後殺帶襄王之于衛其親者亦足矣重耳入而殺懷公則遠矣諸侯之欲納重耳皆是也盍亦使諸侯圖之不可哉文公於是有愧襄王矣是何言之迂也重耳一亡國之公子可與天下之共王比力度勢哉在外十九年歷八國齊桓公賢之不過妻之宗女耳宋襄公賢之不過贈馬二十乘耳楚成王賢之不過燕享而送諸秦耳過衛而至于乞食過曹而

薄之觀脅鄭則不禮叔詹且請殺之已不圖歸而望諸侯圖之非夢語哉但吾所憾于狐偃者申生之下次即重耳奚齊卓子自爲國人所誅承秦晉之推戴歸而撫綏臣民不徒事半功倍固亦名正言順也實無延陵子臧之心僞效孤竹勾吳之跡挾詐不售遂俛出下策以至聚麀心喻事機何如小白之先歸光明磊落哉吾嘗謂令子圉釋先君之怨急迎婦歸呂郤治內強秦援外將何處此重耳之歸眞天倖也

辨晁補之論不誅李楚琳

晁氏曰李晟領鳳翔請李楚琳以徇蓋因欲以申朝廷之憲典而襲叛軍亂將使知悔罪而效順爲計甚遠且不可失之會也德宗昏怯流離之餘不復圖遠使鑑之無辜竟莫申洗嗚呼惜哉以爲初復京師務安反側則前此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而立田希鑒晟至鳳翔首誅希鑒而發害河清者三十人而涇人益靖不敢思亂何獨楚琳之慮耶余以晁氏之論正矣但德宗初至漢中即欲以渾瑊易楚琳前平朱泚又欲乘迎駕諸軍之威挾之還京而皆爲陸贄力言不可而事已則帝之意未嘗一日忘楚琳也況李晟力言張光晟有平賊之功求宥之而不許何獨厚一楚琳豈未忘陸氏之規耶抑楚琳害張鎰希鑑殺河清雖其罪無異而楚琳入貢在梁洋危急之時希鑒殺爲帥在賊黨奔逃之日觀望者較輕于佐逆早自拔者又微異於臨危滿洗耶但日發害河清而涇人益靖何獨楚琳之慮則吾不謂然贄之言曰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惟一人然則楚琳誠不足慮可慮者河北新降諸道田緒王武俊輩也

況楚琳既已歸朝檻中弭耳歟爾希鑒猶擁節旄身據其土若楚琳先誅則希鑒驚駭必結納懷光縱不攖城抗命亦且奔赴河中取之不至若此之易此亦暗合兵機雖跡似不均未足責也

辨泥補之論李克用

李茂貞與韓建王行瑜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李克用破行瑜、請擊茂貞、昭宗不許、晁子曰、唐所以不亡、正以強藩相制也、使克用遂滅茂貞、唐亡更速、賀子曰、此言謬矣、克用甫退、即驕恣自如、再犯京師、劫至鳳翔之幸、朱温乘釁迎鑾、大權遂失、遍勒徙都、游行暴弑、唐社以墟、令茂貞早誅、則韓建喪膽、劉季述無所施其逆謀、韓全誨無所用其奸計、諸王何至有石隄谷之慘、岐汴何至紛爭、朱温縱有飛揚跋扈之心、何敢遽圖非望、夫克用乃唐亡之後、王建說之各帝一方、而曰見生靡敢失節者也、若以沙苑之役疑之、則上源驛之事、曲在於温、朝廷不分枉直、武人之性、况出自夷狄、安能無快快、然但罪狀令孜、至焚燒積聚、剽殺近侍、悉朱玫所為、劫幸鳳翔、再走寶雞、則田令孜之逼脅也、不念其平巢剪蝕之功、中温奸計、遽出無名之師、張濬之敗、孫揆之死、彼自救死、固非犯上、且無論弑篡、如温即以茂貞韓建所行觀之、果何如克用也、夫謂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乃當時奸邪誤國之言、無咎亦信之為口實耶、

辨楊時蔺相如論

楊子曰、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相如以孤單之使、逞璧怒之威、其危如一髮引千鈞、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賀子曰、秦貪暴之國也、即以璧予之、亦終不免伐、徒為所輕耳、然以一璧而輕伐人國、秦亦不為、必待上黨之事、趙實負曲、始大舉以攻邯鄲、其先欲易璧者、可強奪則奪之、不則勢亦中止、猶使齊后解連環意也、責以皮幣犬馬珠玉之說、以責趙王廉頗諸大臣可耳、相如方為宦者令舍人、何從佐末議、繆賢之舉、固以其能完璧、相如之自請完璧、乃毛遂所云今日請處囊中意也、若夫澠池之會、與夾谷之盟何異、但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使士兵萊夷、齊人喪膽已耳、何嘗怯而不往哉、責其挾萬乘之君、以蹈危事、雖慎重之言、殊無應變之畧矣、

辨陳亮論薛公

賁子曰書生知經事而不知變故好生議論薛公策黥布三策陳同父力辨其非謂出上中二策亦無戰於亡但因以逆犯順民心不歸故耳不知此特常勢非所語子享國日淺之日也齊魯燕趙韓魏之地漢初取之鄰國繼又奪之功臣以王其弱子異姓王惟一盧綰未免懷疑時陳豨雖敗猶在匈奴舊燕王臧荼子衍說張勝以豨等已盡次亦至燕綰遂陰與豨通逗兵不決此即薛公傳檄燕趙之謀也布雖不知行衍竟代豨行矣薛公豈妄語哉趙本張敖之國陳豨一動常山亡二十城故燕趙曰傳檄齊用田氏之國淮陰又王之信在則不易取王肥孺子耳德澤未深雖有曹參在乃布所謂不足畏者也雖取齊力豈遽疲哉故薛公曰山東非漢之有也中策幷韓與魏者彭越之死爲最冤民情亦所易搖然不如取齊魯連燕趙畫河而守形勢尤便故曰中策此皆深按情形非率爾立言者高帝老于兵矣猶善其策青生素未親戎旅忽于千載下據紙上腐談輕笑之徒爲識者嗤而已

辨陳亮光武論

龍川光武論于諸論中較無迂謬然繹思之則亦必不爲之事固可已之談也其言曰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爲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嚮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爲可急關輔爲可後哉余以更始雖闇弱舊嘗君之令光武入關何以相接從之乎項羽之于義帝也廢之乎高歡之于魏節閔也幽之乎侯景之于梁武也禪之乎唐祖之于代王也此無一可爲者也夫更始光武同係宗室素非君臣始事者又係伯升無功竊位又不能定亂任貴戚縱橫諸將擅命故鄧禹笑其常才耿弇策其必敗蕭王之拜實餌罷兵疑忌已成令就其微徒爲伯升續耳天下終爲他姓所得故雖留河北不失爲應天順人不則鄗南之事未免太早遣鄧禹入關不令亟救更始徒令旁觀俟釁假手赤眉雖以爲臣節勸矣又曰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群盜

擾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逞、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蘙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使燕趙未平、而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內河北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何時一也、此其輸工矣、及考當日又不盡然、赤眉上隴欲西擊

將楊廣敗之、又追敗之涇陽、烏氏開然特小縣耳、延岑擊逢安、始死者十餘萬、岑時未降述也、廖湛以十八萬擊劉嘉、嘉大敗之、手自斬湛、嘉宗室子、自王漢中、不臣隴蜀、至呂鮪與公孫述通寇掠三輔、囂遣兵佐馮異擊之、述封囂扶安王、囂斬其使、及囂據隴自王稱臣於述、竇融進擊先零、斷其嚴援、是始之阻述穴者囂、繼之阻囂穴者融、非赤眉也、肆赤眉之螫者、前則蘇茂李松之兵、後則馮鄧饑卒、尤被荼毒者長安扶風馮翊之民、亦豈囂述哉、大抵赤眉獷悍、所向無前、而貪殘淫暴寡宇

胥怨、勢不得久、其鋒則不可驟攖、須俟其兵疲食盡、而後取之、子陽季孟乘危保險、攻之不能即下、然咸無遠圖、且地介僻遠、非大勢所急、此帝之姑置二子於度外也、吾嘗思鄧禹入關之時、無論忌避更始、勢亦眞未可西、雖破王郎、擊銅馬、收河內、不過得數城降一部耳、尤來青犢五校猶方盛強、尹遵據郾、劉賜在宛、朱鮪李軼盤踞雒陽、若一西行、中道梗塞、與河北敵息不接、況劉永倚托宗支、同時並帝、佼彊蘇茂董憲張步等輔之、與情惶惶、未有定向、故山東不取、則河北不固、宛雒不下、

則長安不通、此誠大患、非隴蜀赤眉之比也、凡帝王創立基業、必有所先、至憑據方面、則各因時勢、項羽塞函帝於南鄭、自不得不先定三秦、更始使光武至河北、自不得不先徇燕趙、光武之不得遽西、猶高帝之不得遽北也、光武使鄧禹入關、猶高帝委韓信獨當一面、定趙魏下燕齊也、但禹有折衝帷幄之能、無臨敵應變之用、非信匹耳、易之以馮異、而關中定矣、若曰西取關輔、則與囂述爲敵、與囂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則其慮過矣、未有既入關、而猶不取隴蜀者、未有不取隴

蜀自留從北可空國以遠伐者武侯北討亦先定南蠻
知兵如光武寧有繞街河內便越宛雒而入關中甫定
關中又舍隴蜀而御燕趙僕僕勞師兩無依據愚不至
此吾故曰此可不論也

辨陳亮論鄧禹

亮欲祖廣武君之策以尺書下赤眉此書生事後之言
也禹雖衆號百萬降者皆士民又半係老弱非衡鋒習
戰之士雖一走公孫述亦非淮陰定三秦下趙魏之比
也赤眉自起青徐所向皆捷又新拔長安豈如臧荼之
易與哉光武徒聞降者日以千數故下救進兵正由遙
斷兵機有此一失禹之堅執前意是也而不能堅持于
後恥受任無功帝已自悔下救止兵禹反進兵不已卒
至死亡畧盡僅存二十四騎大抵禹有大畧而無雄才
非如韓信真可當一面自是帷幄運籌之士亮不咎光
武敕進兵之非徒惜禹幕下無爲飛書馳檄其亦昧于
事機矣

辨陳亮論曹操

陳亮責曹公不取璋魯先取荊州昧於強弱難易故不能混一天下余以荊襄接壤許下令表未平而攻漢中則孫劉乘虛以入方操與紹拒於官渡孫策已謀迎獻帝矣賴其遭刺病死而事輟征柳城時備又勸表襲許都表雖不從及操還表亦追悔失此大會備曰事變之來曷有定乎令操西征表兒群雄漸滅勢必至于江漢必假備兵耀出襄樊以向宛洛上流既動江左勢必乘時起而分功闕道崎嶇險遠不能即反左右奔命首尾受敵此論豈老謀哉

辨陳亮論呂蒙

呂蒙論曰破襄樊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者吳不能為之聲援也操徙都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徙者吳許其羅關羽之後也以此笑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論良似矣又曰羽一破樊襄陽蒙因率兵以襲三郡乘其變而進擊之盡收漢沔之地如此則又當與蜀爭矣毋論羽存羽亡孫劉必相構釁操未滅而與備關操又必躡其背而收田父之用況浮之機亦非小鮮幸操先死丕無謀黃口不從劉曄計耳操在則陸遜雖才能當兩敵之至哉總之魏一日不亡則吳蜀之交一日不可解亮之論所謂參兒臂而徐徐之論也

辨陳亮論庚申之變

甚矣陳亮之莽也論庚申之變謂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獨可以常法嗣之乎據非其所當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天誅之則人殺之耳此言是矣然出自尚論之口則可乃曰太宗犯天下不義之名而不恤以爲是天實爲之而非吾過也則與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何異哉大抵衛隋之事可爲太宗原終不能不爲太宗惜惜太宗寧付之不言可也瀕濱日其習在高祖立言之矣。

辨洪邁論周亞夫

容齋隨筆曰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爲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相驚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蔡子曰此殊非知兵者之言也夫軍中擾亂而終不動此所以爲持重也士之勇怯無常所恃將能鎭靜耳劉曜擾劉岳于金墉前鋒劉黑已敗石念于八特坂矣曜次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劉岳因爲所附曜勢自此漸衰曹公伐荊州還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先亂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曜軍本無外寇遼營已伏姦人顧得喪殊者動靜之分即成敗之介也吳楚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再戰又敗梁軍舍梁而走條侯其鋒銳甚士卒未免內懼因恇怯而生擾亂自是小人

之常何足爲大將哉不錄其定亂之功而肯求其不能戢亂之失眞局外之空談無當于情實也

辨楊萬里論狄仁傑

楊子曰武氏革命之初其心惟恐天下之忠臣義士合而圖之使師德之薦仁傑自以爲己之薦仁傑感師德之薦又從而德其人則武氏之疑幾何不深奸人之譖幾何不入哉惟仁傑悟其機故其言師德也若不相知而其與師德也若不相下蓋所以匿其深交之跡使師德之薦已出于無心而己之受人之薦也若不聞此仁傑之意亦師德之意也余以此言有術知大不類宋人之迂說然締觀唐史兩公固皆端士其陰謀不至若此之深也婁誠長者史述訓其弟唾面自乾益因羅織方興衷常畏禍故多浮沈韜晦其跡近于脂韋狄重氣節未免心薄之故于后前數數短婁婁實虛公賢狄而薦之不使狄知吾觀晉周顗竭力以救王導及過導前導呼號求救如若不聞此危急存亡之事更重于薦引猶不自言婁之于狄安知不若是哉大抵人之負介性者恒淺衷具雅量者多隱德不止二人矣楊氏之說太涉縱横存其議以戒君子之陳直如陳實者可也必以爲婁狄之實情未敢遽謂確論也

辨陳傅良堯舜論

陳子曰共工之欺堯知之矣而去之不以時四岳舉鯀堯曰不可而岳猶曰試鯀堯聽之鯀用而無成則岳之責也奚辭而堯不加罪非不知其無以厲天下惟憂天下之變而不敢震之也傳至舜四凶之未誅誅之十六相之未舉舉之噫詳天下之法者舜也而斲天下之樸者亦舜也孔子論堯舜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蓋思堯也夫其嘆舜也夫嗚呼是何言之悖也若四凶誅而屢斲天下之樸則將任洪水之滔天乎蠻夷之猾夏乎夫陰庇一人而使天下之人受害仁者不為也堯之試鯀水患方急禹少未足以任事故不得已而用鯀岳之舉鯀亦因眩其才名非如後世植黨比周而當連坐者固不特堯不加責舜亦不問咎也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堯已倦勤故舜代堯舉因去元行堯之事方堯少壯時四凶之罪未著故猶得優容之至舜攝政其惡稔矣苟縱治無舜堯亦必自誅之寧聽其亂政于內僨事于外哉若曰堯憂天下之變而不敢震之則堯一優柔不斷之主與漢元帝之養奸何異若謂孔子思堯而嘆

舜以其詳天下之法斲天下之樸則莊周虛無之說豈至論矣

郭青螺史論

郭氏史論多新意世盛稱其賓王敬業一篇佳者尚不止是如論趙盾弒君曰程嬰杵臼匿武立趙謂之趙氏之死友則可謂晋之忠臣則不可屠岸賈之誅趙謂其意亂則可謂其事亂則不可雖翻舊案議論殊正然愚意論史者止當就正史所載剖斷是非不宜雜以稗官野史虛荒誕幻之辭如豫讓論智開智宵尚據城未下吾倚之主也此國策史記所不載然尚合于情理荆軻論引琴操乞聽琴聲而死當時事起倉卒惶急引起不[illegible]召殿下兵殿上人共以手搏之反有暇召姬人鼓琴乎荆軻雖愚不應至是此僞妄無疑亦輕信之此好奇之過也

史折三卷續一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賀裳撰裳字黃公丹陽人康熙初諸生是書取明人許史諸書義有未當者折衷其是凡史懷狂夫之言史說贅言湧幢小品談史藏書史裁史餘讀史漫錄劄記外篇等共十一家謂之後語又各繫小序於前凡三卷古今論史言人人殊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裳所駁正頗屬持平然其中可一兩言決者必連篇累牘覺浮文妨要至於陳繼儒之淺陋李贄之狂謬復爲之反復辨論更徒增詞費矣卷後附史折續編乃裳所自爲史論蓋折衷唐宋諸儒之說已刊入本集內此又以類附於史論者也

澂景堂史測十四卷附閩溪紀畧一卷

〔清〕施鴻撰　施綸註　附　施鴻撰

盧元昌評點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八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澂景堂史測十四卷》提要

自叙

史何測史者治天下之書也以文人測天下事如深閨女兒遥説長安壯麗雖極口張揚終不親切沈慶之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治天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烏可哉古之善治天下者如人之作家米鹽薪水取諸襍而不窘急也如農之服田布種耘穫當於時而不先後也其大要只是因時順理而已自湯武以來未之有易也今使我荷戈被甲躍馬蹈陣則不能然而虛實

强弱因勢乘便則固可能也使我析秋毫言利事筭無遺策則不能然而相宜利導樽節以禮則固可能也然則取古人之治天下者測之亦惟準之於因時順理而已非有别眼也彼古之治天下者亦既惟是因時順理非有異術奇智則安在文人之不可測治乎哉然何以不測秦漢以來而必自兩晉而宋齊而梁陳隋也曰此我之私嗜也居嘗以爲三代以後賢者舉事多不出古人而學十得五舉一遺二多不快人意

自石趙劉宋拓跋諸君任臆而行無所師法而其英謀獨運遇事不失見時不疑無拘牽齷齪之苦却自然暗合古人五經之表復自有人我於諸君信之矣我嘗讀之矣性本懦也讀之而奮厲性本拘也讀之而曠達性本懦緩也讀之而決烈淸言文辨之後忽然有此一段雄爽轟烈世界亦天運人事自然之理勢乎歲在甲辰畧纂羅源廨庠未攜書籍日長無事從友人借得司馬温公資治通鑑自晉至隋數十册日夕

讀之間綴取其行事以意測之於私心不能無當不因而有所論議久而成帙亦有通鑑所不錄追念平昔所記憶者亦附鄙見入帙雖不敢云因時順理優於治術亦庶幾揣摩事勢不悖於理或可參爲治之末議小補於時書成次男綸取而訂之已而遷松江婁邑丞季男緈又因剞劂之便刊之非敢曰傳世蓋數載苦心不忍自沒亦欲就正於先生君子如制義贅草之刻云爾贅草叙附後

康熙八年春王月施鴻則威自叙

澂景堂史測目錄

第一卷
西晉一
凡十一章
第二卷
西晉二
凡十一章
第三卷
東晉一

凡十二章
第四卷
東晉二
凡十七章
第五卷
東晉三
凡二十章
第六卷
宋一
凡十二章
第七卷
宋二
凡十四章
第八卷
齊一
凡八章
第九卷
梁一

凡十六章
第十卷
梁二
凡十四章
第十一卷
梁三
凡十章
第十二卷
陳一

凡十章

第十三卷

陳二

凡十二章

第十四卷

隋一

凡十章 通共一百七十七章

澂景堂史測卷之一

國卿武施鴻則威著
男 綸中撰注
緈子布校

西晉一

事親者。晨昏不違、啜菽飲水。盡其懽。選進甘脆。致其敬。此人子之至樂也。上君子之制行也可以數悔推事親則無所致其悔也趙景眞自恥士伍欲以從學立名嵇康遠適則於梁家羨說而其志不就慟哭嘔血亦何爲乎人乎當隨分樂竊遠學求仕其慨多矣悲哉。悲哉。王裒孝子而志士者也。志士不可奪。故三徵七辟不就也。不西向而坐、悲號涕泣、以終其身、不能以孝。樂而以孝。悲也。范粲之忠也亦然、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其子喬等三人、並弃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粲以忠。苦。其子則以孝。樂。夾忠臣孝子、萃於一門、可敬也夫、

立一世之制者。周一世之累者也。故古政雖善。而不可以治今時。古法雖美。而不可以周世累。智者不取焉。武帝首受魏禪、排羣議、取江東可

不謂英斷之主乎、而創制立法、多依古義、苟且自安、何其慕善而無經畧也。夫魏氏禁錮宗室、儕於匹夫、有孤立之憂、而無藩垣之助、帝懲其失、于是乃大封宗室、授以職任、懲之是也。然元首尊而腹心强、則手足聽其街使、苟手足壯旺、元首腹心尫弱、不足以運之、則是呫然者且爲病矣。惠帝一萎元首也、賈后一蠹腹心也、荀勖馮紞之徒、亦肺腑之癰疽也、當時宗室如倫冏顒越者、皆外託匡正之名、而中懷不測、此手足

之暴厲者也、中樞懨懨、安足以御之乎。且夫周公之聖、選親賢而樹之、數傳之後、猶不免替之患、而况不擇賢愚、錫之土宇、假以事權藩强封、半於天下、又無重臣爲之彈壓、安得速亂也、而且虎慕上古、動遵殷周、齊王攸欲劉元海、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形之疑、殺人侍子乎、山濤言州郡武備不宜帝曰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夫以信懷人、與韜戢戈皆盛德事也。然而功德不同、時勢亦異、盛德之事、抵爲晋室亂亡之端、是故寛宥去非恕也、青麻代絅、非儉也、容納直言而不能非從諫也、不過依古義以自文、慕善而無經也（漢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郤正、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謀何也、蓋天下剖定、創制立法、所急者智略耳、當帝之仁孝儉恕、皆孟光所言家戶所有者也）曾云、每侍帝語、不論經國遠圖、惟說生平常豈非習咫尺之義、忽遠大之圖乎、故吾以爲

帝非創業者也、宣王以雄鷙之資、經營圖度、幾三十年、景文世濟其謀、魏之天下、已爲晋有矣、武帝特承其會耳、其文弱迂疏、以守文猶不可、况於創法立制乎、然則晋祚之不遽斬也、幸也、將欲立身行道、匡弼時主、則必爲伊周矣、不然獨行孤往、或傲然不屑於世、則必爲夷惠、未有頽乎中處、游移世變、而能以貞節自立者也、異哉司馬孚之遺令也、曰不伊不周不夷不惠、考晋武之受禪也、孚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

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俄而爲安平王矣
俄而爲太宰都督中外矣純臣固如是乎當景
文廢立之際君臣之分未定也不以此時辭爵
位入深山與人家國覩廢君立君不聞義形於
色徒流涕悲哀如婦人女子然當時無非之者
而景文亦不敢過豈非巧於居間者乎史稱之
爲忠慎則吾不知矣
羊祜之議度杜預之（經綸晉之諸臣不及也富只一杜預可以取江南）
時不以台輔處（羊祜）使臣主議政乃委以東南之

任於是吳江朝下而帝心夕侈矣然二人皆儒
者也羊祜以德信懷吳人輕裘緩帶身不被甲
杜預沉思經籍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二人決
策制勝諸將莫及祜以計羅石城守戍卒之
半墾田八百餘頃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預開
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
之漕經畫幹畧緯緯弘規儒者中乃有此人
武帝詔杜預爲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
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微密疑

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
愈僞魏氏考課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
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
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宜委任達官
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
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
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
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
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

監司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
大頹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預之所言近世
多採行之然優劣徇情輕重以賄雖有彈劾之
司亦未能盡舉其職也善夫魏崔林之言曰考
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
則孰敢不肅延世一之以法此傳暇所謂本綱
末舉而造制末程國畧不崇而考課是先非法
之不密也用法者非其人也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君且不御況於貴戚乎所

云紲韓盧而責之獲也周處爲御史中丞嘗以法按劾梁王彤齊萬年圍涇陽詔以處爲建威將軍以討之時梁王彤爲都督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爲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萬年屯梁山彤使處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爲國取耻彤逼遣之自旦至暮斬獲甚衆絃絕矢盡救兵不至賦詩力戰而死則不獨御之且陷之矣夫以周處之才節使當一面賢於劉琨王浚也宗社不暇借而汲汲於修怨彤不足責矣

彼將將者何人乎

吾讀晉史於張茂先而益嘆狄梁公之不可及也茂先事賈后梁公亦事武后也其事同而其功則迥不相及夫大臣謀國非獨以其才智亦貴其氣耳智生於氣則正大嶄偉而不私才生於氣則轟烈果敢而不餒若梁公之事武后也雖其才智足以勝之亦氣爲之也梁公之氣吾益知之矣彼其氣不徒然而已也義誠於中則氣直於外是故挺然獨伸禍福死生置之度外也公所以不屈於天子不撓於酷吏不依阿其權幸者此也及武承嗣武三思數營求爲太子公乃從容爲武后陳大義且曲諭以子母姑姪親疎之誼當是時李昭德亦言之王方慶王及善吉頊等亦言之不獨公也而公之忠誠內結又從容款曲以中之不爲驟諫强犯故一言入而女主悟矣此則公之才智配氣而出非如昭德方慶諸人言之數數而無所動也彼茂先者其才與智皆不下於公然其氣則吾有議矣懼

禍貪位不爲宗社之計而僥幸未亂欲以優游其身其氣不如也式乾之廢不能强諫力爭徒以一二語塞責其氣不如也至于劉卞之策雖不可行然不思所以保護之道而坐待其來司馬雅之言雖不可從然不思所以應變之方而袖手以觀此則雖有才智氣餒而不可用拱手無策待死而已使茂先當日者能置禍福死生於度外賈后可事則事之必不可事則以權宜

行之相時而動未必不濟乃既不能謀矣又不能自引去此豈其智不及才不逮哉氣不足也韋忠謂其華而不實棄典禮而附賊后蓋有以窺其微矣垂功名依名義有貪戀權位之心而無忠誠濟國之實是故賈后廢太子武后亦廢太子也茂先爭而梁公不爭也賈后廢太后武后亦廢太后也茂先爭而梁公不爭也梁公以誠濟國故不必蘄諫諍之名茂先以名義自文故勉爲匡正之跡卒之梁公有匡復之功茂先則身受其禍豈非謀國

之心不誠故其氣不足氣不足故其才智亦無所施歟故吾於茂先而益嘆狄梁公之不可及也

羊叔子有言委質事人復何容易然非智者不能陸機自負其才志匡世難以成都王穎有時望可與立功因留事之而鹿苑一敗鶴唳不聞身爲讒人之手悲夫裴頠薦韋忠于張華華辟之忠辭不起謂人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頠字也慾而無厭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況褰裳而就之哉韋忠之於張裴可謂知人察變矣

齊王冏倡義討趙有功于社稷使能聽曹攄王豹之言不失爲勳戚成都王穎推讓齊王有重望於天下使能終用盧志之言不失爲賢王一以驕奢自損一以僭侈不終皆非乃心帝室者也外則率義而動內則包藏禍心功業甫就而罪已盈矣雖有忠賢何益乎

民非盜也撫之則爲民迫之則爲盜羅尚驅遣流民李特因之而起山簡杜弢以兵促發流民

王加因之爲亂所謂迫之則爲盜也荊州流民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劉弘給其田糧擢其賢良隨資敘用流民遂安所謂撫之則爲民也

知人難也用人猶難能知之又能用之斯可以爲大臣矣劉弘之用陶侃是也弘遣侃討陳敏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隋郡內史扈懷言於弘曰侃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此

弘之知侃也侃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叅軍資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毋年高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弘所以推誠任侃者弘之用侃也人之有才能如樟木之有英華苟有識者必知之侃之賢萬劉知之揚暐又知之不獨弘也居可疑之地而不疑有可貳之跡而不貳推心委任而責成功此非弘不能矣何也知人者不惟其才也知其才而不知其人不可用也王濬爲羊祜叅軍祜

深知之羊暨謂祜曰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此知其人者也然不濟其所欲則不可用侃非其人也使以用濬者用侃侃不爲用矣故曰用人之難者非用人之難也知其人而知所以用之之難也弘惟知侃深故能用之一弘惟知所以用侃故推誠而不失弘之用侃乃弘之知侃也故嘗以爲西晉之方州無有如劉弘之賢者使弘當河間成都之任率諸王以匡帝室桓文之勲可立也當時不以鄴下關中之地付之乃使之專督江漢雖威行南服洛陽有變不能得其力用之非其地也如王衍之徒以虛名居宰輔雖百千爲輩何益哉史稱弘叙功銓德隨才授任謀事有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其忠誠謙益如是眞用人者也

閩邵武施鴻明威著　男 綸中撰注
縡子布校

西晉二

忠孝廉節人之所勉也凡人之情莫不惡檢束而樂放縱好安逸而厭勤勞古之聖人以忠孝廉節之行原於天性因人心之良而教之於是天下之人不敢不勉檢束勤勞以求於無過君臣以立父子以定五倫百行以敦天下所以不

壞者聖人維持之也自何晏祖述老莊天下士大夫以忠節為迂腐以浮誕為清高如穉子之去嚴師而親逸友也歡欣鼓舞而樂從之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于是輕蔑禮法弛廢職業王衍風流之首不能以清言抗石氏囚首厚顏首勸稱尊名節禮義掃地無餘矣夫居其職者為其事盡其力者奏其功禹治水稷播穀皋陶明刑古之聖人孜孜汲汲不少懈也故能奏功於後世今也偃蹇倨肆不親職業無忠恪之小心祇厲之賁力事安得成而功安得立然而流風成俗轉相波蕩朝廷取士先自望而後實事鄉黨論人重虛高而輕篤行天下之士不復以禮節自勵綜理為能綱紀廢墜而國不亡者未有也蓋嘗以為西晉之亡者有二一則諸王爭權自相屠滅無夾輔之忠一則士大夫酣飲放逸不恤國事無匡救之實雖無劉石之雄國且不立況於羣雄競起乎陳頵卞壺當官幹實之士也然皆不合世俗

不能救當世之波流清言之習中於士大夫者已深也吾又怪今之君子力詆程朱為迂腐謂其空言誤國與晉人無異然程朱之迂腐晉人之藥石也檢束勤勞使人心凜然名義綱常之大閑至今猶賴之豈得與晉人同議乎特其義理之弘博作用之寬大不及聖人耳而猥以道學與清言同議不亦過乎

士君子之處亂世也全節難濟時猶難有全節而不能濟時者矣然不求全節而能濟時者吾

仍與之節何也陳敏據江東州內豪傑皆維繫惟賀循朱誕不與焉可不謂全節之士乎然而討陳敏定江東者則周玘紀瞻顧榮也華譚有言君難馴周玘顧榮糾鄉里而用之如約束有素皆處望眾人也陳敏自將萬餘人討甘卓軍人爲本詣敏衆目不所以戮力陳公者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敏等何爲敏衆疑其決榮以丹楊將擇之衆遂潰去江東名家如上孟子所云爲政不可得罪于巨室者正謂此也方周玘紀瞻顧榮之屈節于敏也人皆識之然微此三人者則敏之禍未有艾也周玘紀瞻之於敏猶未爲敏用也顧榮則始終周旋于敏矣

故討敏之功榮實首之何也敏疑諸名士終不爲己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若能委信君子使各盡懷散帶芥之嫌塞讒諂之口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納其言乃不誅諸名士夫敏之所欲誅者即後日與榮起兵討敏者也使非榮有以中敏之心而釋敏之疑則諸人已戮矣何

敏之能討東漢中常侍張讓葬父于潁川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深恥之惟陳寔往吊焉後誅黨人以寔故多所全宥夫矜一身之節惜一日之名而與一時之賢人名士駢首就戮孰若少貶焉不惟全其身且以全吾之親友朋輩也此陳寔顧榮之意也而榮者不惟全其親友朋輩且合吾之親友朋輩以誅敏而定江東此其智識豈區區矜惜名節者所可及乎敏遣甘卓討錢廣堅甲精兵悉與之榮慮敏疑已故往

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耶榮遂出與周玘共說甘卓遂與甘卓周玘紀瞻等共攻殺敏此如溫嶠之就王敦其屈伸權宜不可以名義拘也故討敏之功榮首之周玘紀瞻其之甘卓則爲榮所用者也此皆迂以濟時而非斤斤全節之士也而要不可謂之失節之士也石冰爲亂略有楊州周玘討平之不言功冰逐會稽相張景賀循合兵以應玘一郡悉平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論功報賞一無所豫周玘賀

猶避事家居而能糾合鄉里以討巨寇不避功
賞無事則爲鄉望雍容邑井有事則爲州將指
揮行間名士哉名士哉（今之鄉紳能爲此者幾人哉）非如庾
敳光逸輩有虛名而無實用者也

石世龍（石勒字世龍）自非臣人者當時亦無
人能臣之其附漢也特藉以起耳河瑞以後已
有跋扈之勢漢不能制也而劉琨欲以其母致
之不亦迂乎琨送其母王氏與世龍因遺以書
曰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

無容足之地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
衆故也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北邊中
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世龍報書曰事功
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
效（報書意度雄爽此必張賓爲之）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
而絕之晉之不復振也世龍知之矣豈以母故
臣晉乎然當日琨貲王氏則奈何項羽欲以太
公下漢高漢高不爲之下也吾知世龍之必出
于此也琨畏世龍之強也必不害王氏雖若棄
之實全之宋人歲時遣使請徽欽而竟不返者
國威不振也國威振不求而返矣此難與俗儒
言

劉琨殺令狐盛其母責之曰汝不能駕御豪傑
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殺一士人何
足爲輕重而劉母責之深也魏騰迕孫伯符伯
符將殺之吳夫人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當
優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殺
之則人皆叛汝此即劉母之意也二母之識度

則一而二人之成敗不同蓋伯符欲殺騰特一
時之忿琨則專除勝已也

天下大勢在於西北石世龍謀保江漢張賓以
爲不可者江漢偏安不足以控制西北也賓後
勸世龍北還據鄴以經營河北然世龍卒不能
奄有南北者時勢使然英雄無所用武也

太尉越召盧志爲軍諮祭酒又欲召劉輿或曰
輿猶膩也近則污人輿至越疎之輿密覘天下
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

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爲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盧志忠而有謀劉輿亦唐白之儔也越可謂得人矣然志事越不聞建一策輿勸越誅王延繆播等以此大失人望非才之難用才之難也使能用之則志爲忠臣輿爲智士矣

劉琨立國於荆蕀之間招撫流遺以瘡殘之餘處彊敵之肘腋○○此亦人所難者然非世龍

敵也琨知結猗盧以討世龍而不知襲襄國以救王浚此最失策者也世龍欲襲王浚畏琨爲後患纂嚴不發張賓曰琨與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乃遣使奉牋送質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喜而信之世龍懸兵襲浚犯其所忌不復顧畏者知琨之愚也世龍擒苟晞王彌以書賀之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世龍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後彌與劉瑞相持請救於世龍世龍未之許張賓曰公嘗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引兵擊瑞斬之彌喜以世龍親己不復疑也世龍遂殺彌彌之書猶世龍之牋也彌不能用之於世龍世龍能用之於琨世龍之於彌猶琨之於浚也世龍能救彌以殺彌琨不能襲襄國以救浚則智畧之相去遠也唐周重有言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見利不失遇時不疑惟

世龍能之

劉允名 曜 入長安馮翊太守索綝安夷護軍麴允安定太守賈疋與雍州刺史麴特扶風太守梁綜等起兵敗漢兵于黃丘又擊破劉粲于新豐粲還平陽于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翕然響應閻鼎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未幾彭天護攻殺賈疋閻鼎與梁綜爭權鼎殺綜索綝麴允等攻鼎于是賈閻繼歿關中之勢遂衰史測曰甚哉權勢之於人也親戚猶不能相下況同事者

乎然事鑒不遠罔斷顧又已相屠以盡而梁索麴闔之徒始以義合未幾遂以利爭何貪冒而不悟也向使闔索諸公終始以義協心濟國據關中以令天下事未可知顧乃爭尋尺之利弃呼龍之功身與國俱豈不惜哉

建興初以南陽王保琅邪王睿分陝督師下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保）宜帥秦涼雍梁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睿）帥所領精兵二

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建興此詔詞直義正宜天下響應也然而晉愍非光武之才南陽琅邪無周召之忠必不能協心倡率耳當是時人望之所歸者琅邪也琅邪初至建業郎以王導爲謀主推心信任每事咨焉導説琅邪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其君臣本謀惟在江左非有恢復之志也昔孫伯符（策）謂孫仲謀（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吾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舉江東以恢中原惟伯符能之琅邪之治江東猶未能如仲謀也况爲伯符乎

天下之事獨仁不可以濟也必以義斷之使威行而法立而後仁可用也麴允性仁厚無威斷平時經理且不可况濟亂乎（汝觀其前日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麴允不能以義治衆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則仁亦不足以附衆矣仁義兩不可以偏爲者也）爵位所以鼓舞豪傑者也允喜以爵位悅人當時如新平太守竺恢等皆領征鎮杖

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爵位不足以勸矣以故政令不行而諸將驕恣恩不逮下士卒離怨焉得不敗乎建興興復諸臣惟麴允一人始終徇義然仁而不武才不足以濟其忠亦奚爲也

澂景堂史測卷之三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　綸中撰注
綍子布校

東晉一

陳頵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頹弊者正以浮競馳騁互相波扇加有莊老之俗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頵又以此言言之元帝皆不能用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顧之言亦申韓之旨也何以不用晉之綱紀陵遲久矣一旦整頓之非英毅有爲者不能也元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王導又以寬緩佐之安能用申韓振宿弊乎

大抵元帝之政綱維不整每事因循當時以爲清靜史測以爲因循惟建武間命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諸軍各自佃作卽以爲廩差有勸農訓兵之意事事如此江東之委靡可以振矣

征南軍司戴邈上疏請興學校以爲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又益州刺史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元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宜獎崇儒官以新俗化當時儒術不明不以爲鄙俗則以爲迂闊而邈與詹一則曰以勵風化一則曰以新俗化誠以禮義名檢國之綱維所以建功立事者也反西臺之失開整勵之功必也其在斯〇〇乎劉石慕容起於荒裔皆馬上經營以武功立國而劉允明曜立太學選民之神志可教者擇儒臣以教之石世龍作崇仁里以處衣冠士族慕容車騎廆亦作東橫以平原劉讚爲祭酒使世子皝與諸王同受業彼皆聰明雄傑之主也知時識務而崇儒禮士徃徃如此豈與世人不請大較倚其所見偏執不移者哉今之君子不覩儒術之大全乃以近日辭華辨博有虛文而無實

用遂大相毒厲以爲儒者無用也亦未知儒術者也

元帝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樂當時疑義皆取决焉漢光武都洛陽以時無典故亦徵侯覇爲尚書令覇明習故事收録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此皆儒生之有用者也今所稱儒者不過以文辭耳豈得與侯覇賀循等同語乎宜世之輕詆之也

古今以來處積弱之勢而能奮其落落難合之志者祖士雅逖宗汝霖澤而已彼其才畧誠足以濟之非憤焉一往也何則元帝高宗皆以喪敗之餘媮安江左而當時輔佐又皆庸庸怯懦之流而士雅之渡江也所將不過百餘家給千人廩布三千疋耳士雅募二千餘人出廬州入譙城移鎮雍丘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汝霖初到開封樓櫓盡廢盜賊縱横敵騎屯留河上金鼓相聞人情恟恟汝霖撫形勢立壁壘沿河鱗次爲連珠砦京陝諸路之兵皆受節制當此之時幾欲龍驤虎視包括中原而敵人方盛釁隙未開經營甫就賫志而歿二人之功業所以不就者非其志大而才不足也而或者曰當時事勢已不可爲二人雖不死其功未必能遂也嗟夫天下事勢何嘗之有强者可弱弱者固可强也彼二人者既能以區區之衆獨當强敵之閒其才畧有過人者使天假以年數年之後則石閔之亂可乘而淮上潁昌之捷督率諸將東西齊

舉大功可就也惜也元帝高宗無中原之志而王敦劉刁黃潛善之徒又從中敗之遂使大功不就悢悢而終士雅死而梁鄭之間復騷然汝霖没而降賊聚城下者復去而剽掠其有無輕重如此吾故曰非其才不足也吾讀史於兩人深有憾者故因論士雅而並及汝霖云

張賓淵達有智畧世龍甚重之每事諮謀及世龍立國賓專總朝政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賓謙虛敬愼開懷下士屏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

盡規出則歸美此古大臣所爲而賓能之賓非徒智畧之士也世龍每朝會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其君臣所爲不類僭擬規模世龍自擬光武賓自擬子房皆丈夫磊落襟懷如日月皎然不作欺人語也

蕭王承以彫弊之荒州抗積强之逆賊忠義自矢耻爲奔敗之將晉宗室諸王一人而已其才畧亦可將得士死力遭際艱難不能展其用深可惜也其僚佐如虞悝虞望鄧騫劉翼易雄桓

雄韓階武延諸人皆奇士承遣主簿鄧騫說梁州刺史甘卓使討王敦卓叅軍李梁說卓案兵待變如竇融保河西故事騫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太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荊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且爲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騫之言大義侃侃利害悚動如此雖甘卓不能用然承之知人使能於此可見矣厥後虞悝諸人或戰死或闔門守義或致服從囚皆慷慨有烈士風云

蘇峻在歷陽王導欲苞容之庾亮不可乃徵之峻遂反人皆咎亮而與導吾以爲皆非也亮之失失在躁導之失失在庸皆非能謀國者也何也蘇峻不臣之跡已彰徵亦反不徵亦反特有遲速耳亮之言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制矣亮之言是也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

之亦不聞有長筭遠畧以制之也偷安目前而已故曰導之失失在庸導爲政每主於苞容不知蘇峻之驕溢勢必決裂非可用其苞容者也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導以默驍勇難制耶以爲江州刺史然而默以詭計賊帥而據其州人心不習士卒未附陶侃討之不旋踵此可以苞容者也峻有平錢鳳之功威望頗著士卒精强其勢去郭默遠甚陶侃溫嶠竭其智力僅乃克之數年之後勢益張而謀益合且不可復制急

之則引後趙以攻建康矣此亦可以苞容而縱之且養成之乎且夫峻非真不可制者也郗鑒陶侃溫嶠三人之才智皆足以制峻者也祖逖死何不以郗鑒代之乃以與祖約此導之最失計者也陶侃在荊州足以鎮壓西南矣又使溫嶠鎮武昌以備之導不聞出一言止亮也及亮徵峻又無制峻之畧徒曰且苞容之而已苞容之說豈足以止庾亮乎使向者不以溫嶠鎮武昌使之握兵于徐豫之間與郗鑒表裏數年之

間嶠必有以制峻矣惜乎導與亮皆不知此也導既以庸失之而亮又以躁失之亮慮峻後日之難制也故亟亟徵之徵之未為失也局不思所以待之故庾亮者躁而喜事輕而無謀者也溫嶠入援亮止之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夫不憂其所憂而憂其所不憂甚矣亮之無謀也不獨此也峻之未濟孔坦陶回請及其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此一奇也而亮不用及峻至蔣陵陶回以峻知

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請伏兵邀之此又一奇也而亮又不能用是拔亮之失不在于急徵蘇峻而在徵之而無以待之也然使不徵之吾不知王導何以待之於其後故吾以為導與亮皆非也而人多咎亮而與導吾故表而出之使知謀國者不可以輕躁而無謀亦不可以庸庸而養亂也

王敦為亂王彬正色折之而王導之雍容跡涉于觀望蘇峻為亂溫嶠灑泣赴之而陶侃之推

遷跡類於懟君原其始末侃以不與遺詔為恥不免憤憤之心及其戎服登舟子喪不臨晝夜兼道臣節猶在也導於周顗之死其懟已甚劉刁之恨不能一日忘非能任真推分也及後欲褒周札以為與周顗同例則欲蓋彌彰矣是則導之懟君於侃為甚特其氣度不覺耳然侃能釋憾於庾亮而導不能忘情于周顗孰謂王導寬厚乎

史稱王導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豈非以江

東微弱導以安靜鎮之猶之病者元氣已衰以溫補調養之而已不宜復以藥物剝落之也無近效而有遠功故曰歲計有餘然江東之病不獨元氣之衰也王敦歿錢鳳繼之蘇峻又繼之譬之元氣已衰而大癰暴下又交伐之治病者急則治其標此亦治標之時也導於此時不聞有所救之策消弭之畧陶侃溫嶠定禍亂而導讓其功郗鑒孔坦定廟策而導遜其謀卞壼歿戰闘劉超鍾雅歿侍衛而導愧其節雍容俯仰

因人成事而已是已大癰暴下猶舍藥物不用而曰不如靜攝之之為愈也曾不旬月而大癰暴下足以歿矣嗚呼若導者一西臺風流之故習也劉翔至江東疾江東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因朝賀宴集謂之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傲誕為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何以尊主濟民乎翔以之譏何充諸人者即所以譏導也導輔相

三世綱紀不立號令典刑不行內則無以懾奸外則無以威敵然終導之世有內亂而無外寇者非其鎮靜之功也方是時劉石相持不暇南略關中旋定東燕復疆江東十餘年無外寇之逼者事勢使然也然有不可沒者蘇峻入建康導與褚翜等擁衛幼主而賊不敢犯及溫嶠諸人謀去建康導曰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且北寇遊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

鎮之以靜羣情自安此則導之弘致遠識君子有取乎爾其他則非吾所知也嗚呼若導者太平之雅望非匡亂之才也

晉遣侍御史俞歸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大將軍涼州刺史重華欲稱王使沈猛私於歸曰主公奕世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如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以蠻夷蓄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

高祖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之方伯寵榮極矣豈辭乎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爲王若歸河右之衆東平劉石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西涼累世不失藩禮義雖可嘉然亦臣子之分也況劉石未平律以春秋討賊之義雖引咎可也俞歸之言義甚嚴正而詞不廹切聽者自然愧服擇使可謂得人矣

恢復大義也非大畧不濟非大忠亦不濟庾翼經略中原殷浩連年北伐此以恢復自任者也然皆喜功名慕大義根本未立而僥倖大舉徒喪資實耳此無畧者也桓溫伐秦至灞水伐燕至枋頭皆有戰伐之功然不過欲立威名以專制朝廷非真有恢復之志也以故遷延不進失利而歸其心跡已爲王猛中廐所窺矣故吾以爲江左之臣自祖士雅而外無一人有中原之志者郗鑒陶侃溫嶠諸賢又執掌內難不暇遠畧豈江左事勢然乎抑南北之運天爲之也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綸中撰注
紳子布校

東晉二

讀史記刺客傳有曰立意較然不欺其志予以爲此未可輕許人也史遷亦太褒矣何也聶政荊軻諸人意氣激烈一瞑而不顧然殺身而非以成仁也捐軀而非以赴義也是賤之爲丈夫也以吾觀之所謂立意較然不欺其志者姚弋

仲庶幾近之夫以石季龍之猜暴公卿以下以目相顧不敢過從而弋仲正言不諱汝爾於君王之前季龍不之罪也而返重之苟非彊直出於忠誠能免於猜暴之朝乎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以其無私也崔洪骨鯁而折人過而退無後言人以是重之傳咸曰以直致禍者皆由己不忠篤欲以亢厲爲聲耳安有悾悾忠盡而反見怨疾者乎弋仲之於季龍所謂悾悾忠盡而折人過而無後言者也方季龍之篡也弋仲謂之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耶是時蒲洪與弋仲同爲石氏重臣然洪覘季龍所爲竟無一言者洪亦陰有異志也已蓄異志而以之責人以欺儕輩且不可況人主乎且夫人臣之事君也欺則可誅矣不盡人主之猜暴也而弋仲臨終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本欲爲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爲不義也觀弋仲此言則其

生平隱志信非蒲洪之比矣武勇冠三軍忠直橫回表凜然如冬霜夏日不可玩狎季龍而庸主也則不知重之季龍而雄畧之主也安有不重之而罪之者乎蓋孔子之徒仲子獨爲忠直孔悝之禍君子猶以大義病之弋仲誡諸子以臣晉盡節是亦知大義者不獨彊正狷直而已也吾故曰立意較然不欺其志者姚弋仲也聶政荊軻諸人烏足以當之

調和將相所以濟國也然非賢者不能殷浩不

能和輯桓溫經營分表逝年喪敗孔嚴謂浩宜
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深思廉
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懽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
可以保大定功孔嚴之言善矣然浩非其人也
藺能屈廉而藺實能用廉平能交勃而平實能
用勃浩雖與溫齊名而溫實輕浩溫能用浩浩
不能用溫也
姚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及屯歷陽
以燕秦方彊未可北伐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

將士襄進能料敵退能修備古之良將也不惟
可捍禦淮北亦可藉以驅除中原殷浩在壽春
惡其強盛激而去之是自去一良將矣淺衷寡
謀虛名悞國浩之罪可贖乎入見其人淸談千霄出觀其政刑賞淆亂殷浩謂萬真其流也浩與桓溫相疑貳王羲之以爲內
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搆隙浩
不能用也內失溫而外失襄謬妄甚矣
燕王儁徵乙逸爲左光祿大夫逸夫婦共載鹿
車子璋從數十騎服飾甚麗迎於道逸大怒閉
車不與言又深責之璋猶不悛逸常憂其敗而
璋更被擢任逸嘆曰吾少自修立克己守道僅
能免罪璋不治節儉專爲奢縱而更居淸顯豈
惟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璋怙侈滅義門
戶衰矣逸不憂門戶之衰而憂時世之變此老
成深識遠慮從大處起見也
竹頭木屑皆有綜理此陶侃事此亦何與於賢
者而史家備書之何也勤勞小心經世之本也
謝萬矜豪傲物不屑世事朝命以爲豫州刺史

王羲之與桓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之處廊
廟固是後來之秀以之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
務矣予以爲不然謝萬無所可用非爲違才易
務也使之處廊廟適以長浮誕耳萬兄安謂萬
曰汝爲元帥宜數接還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
如此而能濟也安慮萬不免自隊帥以下無不
躬造厚相親託安之計慮周密如此故卒能匡
扶晉室內消桓溫之變外破苻秦之師也羲之
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

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善矣羲之此書識局與謝安不殊亦經世人也誓墓不出窮名山泛滄海卒以藥死吾甚爲晉惜此人才耳

王猛領京兆尹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姦猾屏氣路不拾遺秦王堅嘆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慕容恪爲政官屬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不令失倫雖以此爲貶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

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寧公遷官耶二公寬嚴不同而皆能致治然惟有德者人不忍犯審能爲恪則爲之不能爲恪則寧爲猛爲恪而不能紀綱縱弛政刑不立未有不亂者矣然猛之入鄴也號令嚴明軍無私犯而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亦非徒任刑威也法嚴而不繁政寬而不弛所以爲善

慕容恪爲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使人人得便安李廣郭子儀亦如是然廣敗出無功滏水之戰李光弼治軍嚴故在亂能整子儀喪失殆盡甚矣寬之難用也而恪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故未嘗負敗然則恪非寬也但不擾耳賢於李郭矣

宋混宗疾甚張玄靚欲以其子林宗繼混輔政混曰林宗幼弱未堪大任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儒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儒者舒緩多失事機策勵而使之非英主不

能玄靚能之乎然自知儒緩而策勵之此古人佩弦之意也不然則求人以輔所不足耳混未及此也宋混卒張邕惡澄專政起兵攻殺之

初梁琛使秦守禮不撓又盛稱燕之美秦王堅入鄴謂琛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可謂智乎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然非有一至之心者不能保忠孝之始終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國家臣不忍爲也此所謂愚不可及也愚者蹈道而行智者見幾而作然愚忠

無衛必智謀乃濟耳甯武子保身濟君其作用
正在智愚之間
但謂之不可、縱賦遜。郗超之智。不下溫嶠。但志
節不賦耳。
王敦欲爲亂憚周訪祖逖不敢動桓溫欲爲逆
而王坦之謝安王彪之翼衛之卒不得發夫爲
人臣而使大奸畏之而不敢動欲發而不得發
此眞大臣也然而周訪祖逖其勢足以制王敦
而坦之謝安等其勢不足以制桓溫則爲坦之

三人者尤難何也周訪據敦上流素有圖敦之
心敦不敢動也固也祖逖之威望世龍猶憚之
况王敦乎且夫桓溫之雄畧又非敦比也苟健
慕容暐且畏之矣坦之謝安彪之三人者非有
强兵重勢也雍容坐論于廟廊之間此足以制
桓溫乎然而三人所以制之者非其勢也義也
氣也簡文欲以天下與桓溫非欲與之也勢不
敢不與也而坦之侃侃不回秉義而爭之其義
聲已懾服奸權矣簡文疾革臣懼溫未敢立孝
武也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天子
崩太子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
所責彪之不惟以大義立孝武且以大義處桓
溫溫卽心銜之不容復有所言也甚矣彪之之
善處溫也然當時謝安何以無一言彼三人者
同功一體坦之彪之巳辨矣安又何言然而正
色秉義坦之彪之能爲者也雅量鎭物坦之彪
之所不能者也孝武立溫來朝人情恟恟坦之
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

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
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
是時桓溫之謀緩而氣平矣溫蓋有所歉於中
也夫取果者取于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
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溫固知之矣立功
河朔還受九錫本欲待其熟而取之枋頭之敗
初意不遂乃欲不待其熟而取之不待其熟而
取之溫惟恐人心之不附也故不能不心折于
坦之彪之之大義意消于謝安之雍容也歟夫

雍容則不亂不亂則有以待之彼三人者同心
而立于朝桓溫安得不忌而畏之歟然則幸而
溫死耳溫不死討溫之責三人任之有餘矣安
在其以勢也

君子之爲政也得其平而已沾沾自喜小有才
者之所爲也不可以爲治苻融秦之才子也在
冀州爲政好新奇喜苛察治中申紹數規正之
導以寬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也後紹出爲濟
北太守融屢以過失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

王猛治秦凡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然猛之
爲政非有出人意表行事者也不過剛明清肅
善惡著白而已史紀其功則曰放黜尸素顯擢
幽滯勸課桑農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
有何新奇可喜故曰王道平平

王猛寢疾秦主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
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
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
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
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
乎八方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
燕平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
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
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
猛此疏竟是周召誥誡之書非後世智計之臣
所及也（猛此疏不知者以爲泛套其實當時切要之言）當時所慮者秦
主驕侈之志耳猛死而秦主益侈兵疲民困而
秦亡矣猛臨死又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

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
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苻秦之亡竟
不出此數語以秦主與猛之相得邈以臨沒之
諄諄卒不能用甚矣驕侈之爲患也能格秦主
之驕侈則功業可保矣

晉人雅尚風流謝尚殷浩之徒此非風流也風
流如謝安乃眞風流也處大奸而風流如故也
處大寇而風流如故也其處大奸者吾已論之
矣處大寇者何苻秦入寇都人震恐謝元入問

計於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棋賭墅安棋劣於元是日元懼遂爲敵手遊陟至夜乃還安非不以兵事爲意者蓋是時人情恟懼故以雅量鎮之也然何以能破敵也安知元又知符秦也符氏違衆而來人無戰心鮮卑西羌又陰伺其隙此必敗者也謝元有文武才畧郗超稱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敵人望其部伍嚴整謂爲勍敵此必勝者也以必勝之將當必敗之冦

處分既定而勝筭在目矣安在肥水之捷始知之乎宋景德初契丹冦澶州冦準固請車駕過河眞宗使人覘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歡呼眞宗笑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卒與契丹定盟而還蓋宋之所恃者冦準也晉之所恃者謝安也準方畧不定不敢爲飲博歡呼安方畧不定不敢爲圍棋賭墅安蓋蚤計之矣孔北海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纔餘數百人流矢交集北海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此亦雅量也而北海城陷妻子爲虜所謂負其高氣而自理甚疎雅量奚爲乎安石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故能談笑却敵眞風流名士非北海所及也不然大敵在前遊談不暇以風流僕國事此謝萬王澄之所爲者而安爲之乎然則元何以懼也安之嚈嚈而能整率朴之度也元之懼懼而能謀爲將之道也

妓伎所以自娛也以之娛人豈士君子所爲哉晉人則不然妓伎娛人以爲放達而不之耻也謝仁祖之舞阮千里之琴遑遑爲人作之而不辭夫作之而不辭者豈眞有以自負哉放誕成風浸亦爲之也以吾所聞則又有異者夫以伎

娛人與一言相通問其爲輕重何如乎而桓叔夏伊之於王徽之輕以伎娛人而重以言相問者何也徽之使人謂叔夏曰聞君善笛試爲我一弄徽之於叔夏竟以伶優使之而叔夏不辭也乃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上車去卒不交一言夫徽之固倨矣而叔夏者始聞其名也則爲之弄笛既見其人也則嘿然而去彼以爲此王蒙謝萬之流耳何足與言然則叔夏之胸中眞不見有徽之矣其倨其恭聽彼自爲之吾

卿以三弄微窺之耳不然豈其輕以伎娛人而伶優自遇乎故叔夏之笛皆有爲爲之也謝安在功名既盛會稽王道子忌之遂相搆扇已而武帝召叔夏讌安石侍坐帝命叔夏吹笛叔夏一弄後即放笛請以箏歌歌曰爲公相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當此之時雖使忠直不避之士侃侃爲安石言之未必有此風槩也其聲動武帝者何如乎即其微中妙獲若與優孟無異而爽氣

英發各有所爲豈漫然哉嗟夫弄笛撫箏奏伎於君友之前旁若無人者晉人以爲風流也放達也而其深心妙用則固非晉人之所能也詩云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謝安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王導爲政清靜亦不爲小察之意然紀綱弛頓矣嫗呴豪彊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當時不堪其弛也太元初詔舉文武良將安以兄子元應之而元才不負也安以劉牢之不可獨任既而牢之以亂終以王味之不宜專城已而味之以貪敗此知人之識也導以望族舉羊鑒而鑒不效矣以劉胤帥江州而胤不效矣桓景諂巧則親愛之趙胤賈寧多不法則委任之其失非惟不知人也安以王國寶邪諂惡其爲人抑而不用國寶安之婿坦之之子也安不私國寶其肯私桓景趙胤輩乎安文雅有餘凝於機鑒不足而處置三桓彼此無怨肥水之戰措授將帥各當其任王導無是也史以謝安比王導而以爲文雅過之豈獨

文雅已哉

慕容農在龍城自以安逸願時代還展竭微效上表曰生無餘力沒無遺恨臣之志也二語千古忠臣做不透然不可無此志

澂景堂史測卷之五

閩邵武施鴻則咸著　男　綸中撰注
紵子布校

東晉三

范甯爲豫章太守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實乃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

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愼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免此乎史測曰徐邈可謂知治矣夫以察爲明勢必寄耳目於小人而小人不可用也曷若信任君子乎選綱紀擇公方平心而處爲政之道不過如此

瑯邪王道子驕恣武帝惡之而逼于太后不忍廢乃以王恭殷仲堪等任內外以防之甚矣武帝之失計也爲天下者不以私亂公太后之寵道子私恩也天下甚重顧私恩而亂天下可乎晉之天下宣元之天下非武帝所得專也以太后之故私道子以道子之故亂天下所全者小而所失者大矣且太后之意不過富貴道子而

已非欲使之亂天下也爲武帝者涕泣而告太后曰道子亂天下以太后故不敢廢然天下亂勢必危宗社宗社危道子焉往是寵之適以禍之也不若廢其朝權以一大郡奉之可以無失富貴而天下少安母子兄弟可長保也太后未必不聽也（最善處母子間然更須一韓安國）計不出此而引外臣以制之以外臣制骨肉事已不順矣使恭與仲堪能制道子與晉陽之甲而誅之太后安之乎不忍參兄之臂使人邀之路而劫之何以異

於是
古者用兵有用其思者有用其怒者山東士卒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此用其思者也漢高是也越人與吳人相惡如同舟遇風相救如左右手此用其怒者也勾踐是也思者在東而我用之於東則我用之矣思者在東而我用之於西則敵反用之故夫思者我可用敵亦可用者也怒則惟我得用之能用其怒者未有不勝者也魏攻中山中山之人怒矣惜夫燕人之

不能用也魏道武攻中山數月燕主及慕容隆慕容農等謀去中山保龍城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魏人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踴躍欲與魏戰今聞主上北還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之以與魏戰必不恨大王幸留此以副衆望擊退魏兵奉迎大駕亦不失爲忠臣也農拒之與燕主等去中山中山無主民恐魏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爲戰拒守者又數月夫中山之怒甚矣燕主不能乘其怒而用之道武不知避其

怒而攻之皆非智也故我謂魏之取燕幸也魏非能取之也燕主惟知魏之强而不知魏之疲夫魏之出師經年矣取并州取常山信都如振槁也獨於中山不能下何也攻其怒也且燕亦知魏人之思歸乎頓兵經年諸部離解士馬疢喪不惟中山之怒可用魏人之思亦可用也不能用其怒又不能用其思甚矣燕人之失計也是時高陽王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國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可破也加之擧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持重不決將士喪氣日

益困逼事久變生雖欲用之不可得矣于是慕容麟有異志力沮其策不用强敵在外內難復起骨肉乖離欲不亡得乎陶謙死魏武欲遂取徐州荀彧曰徐州未易取也將軍前討徐州屠戮過多今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將軍就能破之尚不能有也惟將軍熟慮之魏武乃不攻徐州夫以魏武之雄畧荀彧之計智遠邈越趙不敢乘亂而攻徐州者懼徐人之怒也今中山怒而魏人攻之燕人不能用之而反弃之魏人乃以疲師疫卒僨而克之使燕能用之非子

弟之報父兄即父兄之報子弟也孰得而禦之故我以為魏人之伐燕也有三失焉於參合陂阬燕降卒四五萬人使中山之人憤怒死守一也不能撫結別部大人沒根使叛降燕沒根以燕人襲道武幾得之二也軍中大疫死者什五六道武不恤而虐使之三也魏有三失燕有三勝魏以三失而勝燕以三勝而亡吾故曰魏之取燕也幸也魏非能取之也

太和以後北土諸雄立國稱帝不過擁十餘城

統萬餘戶耳然其謀臣智士往往有之其人才足自立也南燕王德據滑臺土無十城衆不過一萬後滑臺叛附於魏燕王欲攻之韓範曰向也魏為客吾為主人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範之策善矣然自立基本尚未有指實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或欲攻據彭城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足為帝王之資三河英傑思得明王以立功于世久矣辟閭渾昔為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踵于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此則數一數二言之彼有人焉未可輕也

武帝欲用王恭殷仲堪問于王雅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畧不長委以方面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王雅之言可謂切中王恭疾惡深至再舉兵向朝廷杖劉牢之為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仲堪好為小惠用計倚伏煩密多疑不決此皆幹畧不長也然峻狹自是則王恭之失仲堪文弱無斷耳其失正在不峻

天下之人非一人之智所可防也燕王盛自矜聰察多所猜忌臣下纖芥之嫌必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勳舊人人自危左將軍慕容國前將軍段璣等先後謀亂弒燕王防人者人亦防之也是故古之王者以誠信待人不以智計防物

隆安以來朝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元雖欲釐整而科條煩密（史謂元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此所以科條煩密也）衆莫之從劉穆之斟酌時宜隨

方矯正劉德興（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以身範物先以威禁自是整頓之才然斟酌時宜隨方矯正當時無劉穆之德興未必能也他日德輿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正謂此耳

桓元事事以詐然元之詐詐而愚者也其事類王莽而勢力不及莽故其敗也尤速最可嗤者元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爲著作郎使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劉德興入建康元西走於尋陽道上自作起居注叙討劉德興事自謂經畧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時事

西涼公李暠手令曰吾莅事五年事任公平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聖人之學不過如此李公豈其然

後秦使尚書郎韋宗覘南涼南涼王（禿髮氏名傉檀）與

宗論當世大畧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英識曠眼然涼王非其人也石世龍乃可當此耳

人子事親必正其家人而後吾親可得而事也傳云宜爾室家父母其順蓋富貴之女未有不驕其夫家者後人德薄正之最難今人結姻高門反以爲榮以此敗德虧行者多矣讀史得焦華事錄之以爲事親者法南安焦華遺之子也

華至秦西秦王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闕于中饋非所願也秦王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强卿人子知此秦思過半矣

劉德輿伐南燕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之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歸奈何德輿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

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此舉最爲危險德輿知之而策燕人之必不出此也此東坡所謂知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也其智畧加人一等矣公孫五樓果說燕王據大峴芟禾苗且欲遣精騎循海絕其糧道燕王不從德輿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德輿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已入吾掌中矣遂滅南燕

劉德輿事無大小必諮劉穆之秦王興欲救南燕遣使於德輿德輿不謀穆之謂秦使曰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穆之尤德輿不謀於已遽以此語怒敵德輿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以穆之之智而不解兵機不爲不智以德輿之信任穆之而不以兵機相語不爲不信任穆之也智固有及不及也每見文人談兵不過據紙上陳言而兵勢不常情事多變鮮不悞者德輿不以兵機語穆之其機畧明鑒遠出穆之之上驅策智勇者固大智大勇者也

恩威有紀不可過也過小人尤不可過北燕王高雲以離班桃仁爲爪牙專典禁衛賞賜不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

憾遂弑王於東堂此寵過其分也若苛刻無恩
則又不可然則如之何誰以處巴則威行恕以
體物則恩著畏威感恩則怨憾不生無非分之
望矣
君父之讐大義也不得不報小小釁隙終身不
忘此小丈夫之事非君子之雅度也索邈晉爲
梁州刺史符邈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
十五年而邈鎮漢川顯乃肉袒迎候邈無慍色
待之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

讐姜顯懼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若索
公者可謂君子矣
劉德輿不解音樂殷仲文曰好之自解德輿曰
正恐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獻琥珀枕德輿
以琥珀治金創命碎擣分賜征北將士志氣如
此豈肯留意聲色乎
劉德輿遣王弘諷朝廷求九錫劉穆之以議不
由巳愧懼發病踰年而卒甚矣穆之之不量王
也德輿莫拔人才如王元謨王華等皆識之於

倜人下隸中儲之遺後人不輕棄也至於穆之知
任尤深必不以小嫌介意昔董昭議魏武宜加
九錫荀文若守正而死穆之附結德輿惟恐失
之均死也不知文若遠矣
劉德輿懸軍萬里克復長安而卒不能守人皆
咎其志以爲欲亟歸以成篡也而吾以爲當時
之勢亦不得不歸何者江南僻遠不足以控關
中然關中之勢亦不足以制江南也使德輿不
歸猝有意外之變王弘徐羨之諸人足以應之

乎德輿先伐南燕盧循乘虛襲建康何無忌等
不能禦也使德輿不歸建康不守矣故德輿誠
不得不歸也德輿固一日不能忘篡者德輿即
不篡能不歸乎然德輿之所以失者不在亟歸
江南而在不能決計都洛陽也何者洛陽天下
之中也雖無險可據然其聲勢與天下接左引
靑齊右帶關中是時靑齊已爲晉土則洛陽所
統居江北三分之二矣其勢猶不足以彈壓江
南控服西北乎且夫洛陽晉之舊都也園陵寢

廟在焉不可棄也而當時議者月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昔盤庚遷殷民不懷也盤庚違衆而行之何則成大計者不顧衆議也燕烈祖還于鄴魏孝文遷于洛陽皆排決衆議獨斷而爲之雄斷如德輿遷都大計乃沮于宦夫之一言此吾之所扼腕者也百年遺土已得之而復失之使三秦父老擁馬首而流涕惜夫

劉德輿東還使王鎭惡沈田子等留關中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衛瓘故也初田

子與鎭惡爭功不平遂承德輿意謀殺之義眞與王脩以田子專戮又殺之二人死而赫連入關中矣鎭惡雖有勇略入關盜秦府庫不可勝紀有才而無志者也忌而殺之過矣徒使關中失一良將鎭惡自河入渭趨長安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泰主所將尚數萬人鎭惡謂士卒曰吾屬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數語妙甚如生見子弟遠客相慰勉者讀之悽然生感）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勝躍爭進大破之其勇略如此以拒赫連事未可知也

殷景仁學不爲文口不談義至于國典朝儀舊章紀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齊王儉亦然儉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博議引證八坐丞郎無能異者此眞國家文獻也宋祁云宰相

須用讀書人正謂此耳然宰相之學最有用者如漢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此眞濟時之學非儒臣高引古先不達時宜者也其學識又居殷景仁王儉之右（按諡法博聞多能曰憲魏相後諡憲候眞憲哉）

澂景堂史測卷之六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 綸中撰注
綧子布校

宋一

君子之爲政也敷其綱紀而已未聞以纖密者也交州刺史杜慧度爲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乃至城門夜開道不拾遺安在纖密之不可爲政乎竊意纖密非繁碎也韓延壽爲潁川定儀品修禮容習射御治城郭置正五長

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其始若繁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蓋其意在於整飭耳非繁碎也黃霸因其跡而大治然亦米鹽靡密初若繁碎而外寬內明得吏士心杜慧度之纖密其韓黃之遺意乎若苛察細瑣鮮不擾亂者也然則杜慧度之纖密也韓延壽之約誓明也黃霸之聰明識事也居官之要曰慎曰勤慎勤之於繁碎其必有辨矣

劉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博涉書史不爲文章不喜談議諸葛武侯在荊州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爲精熟武侯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嘗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古人讀書所以益身心長智識非如後人記誦文字也觀其大略不過取古人行事証佐自己胸中直是智識進退古人非艸艸忽略也劉湛博涉書史則艸艸忽略輕蔑古人矣石廣元等務爲精熟銖錙效法然仕進可刺史郡守亦其精熟之功學者耶

得如武侯必欲益身心長智識寧爲石廣元等之情熟不爲劉湛之博涉李賢從師受業畧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譏其不精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强學術閑領徒授業耶唯當粗聞教義補已不足至于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矣李賢聞教義以補已不足是真實讀書人今人雖朝夕呼唔極其精熟未必能補不足也讀書者雖不能如武侯當以李賢爲法

處大事而不亂全在膽智膽以用智智以堅膽缺一不可也文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

所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勇即膽也晦有智而無膽雖指麾處分曲盡其宜闞道濟來上遂惶懼無計平日之智焉往初晦謀廢營陽王召道濟以其謀告之遂邀同宿道濟就寢便熟晦悚動不得眠此可見其膽也

蔡廓不拜吏部知徐傅之不終也後廓謂傅亮曰營陽王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何可得耶徐傅之敗卒由于此蔡廓之識度不徒方便閑素矣

君可議乎臣而議君罪之大者也不幸而受顧託之重嗣王不惠臣而不任此議君之罪也者則自愛而危社稷也負先王之命也萬不得已而任此議君之罪也者臣則不能自愛也愛社稷也愛先王之命也臣不自愛而愛社稷愛先王之命故其公忠無私之心朝野共白之嗚呼伊周而下豈復有此臣乎徐羨之傅亮謝晦三人者何如也當營陽王之居喪也不聞三人有匡救之言拱手而視其所爲一朞纔終遽謀廢立古人所不得已而爲之者彼若利而爲之此豈至誠體國者乎文帝素有令望以賢立之可也又使邢安泰就弒營陽王又遣人殺廬陵王義真其慮患備禍之私不已過乎且夫廢立者臣子之大變雖以公忠無私之心爲社稷爲先帝而爲之猶慮其不可居也彼三人者乃以爲富貴身家之私圖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羨之與亮秉權於中而謝晦據上流以爲可以制朝廷爲自全之計不知挾震主之威擁甲兵之重

雖無王華孔寧子之構文帝能安之乎故三人之所以爲自全之計者乃所以自斃者也然則將如之何以禮奉營陽王而不廢義真文帝既立三人稽首于前請廢立之罪然後堅釋大權歸政文帝角巾優游聊以卒歲或可以免乎然吾於謝晦猶有責焉晦以太子多狎羣小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材武帝曰廬陵何如晦曰德輕於材非人主也然當日何以不舉文帝啓其端而

不竟其緒使後日爲此紛紛哉嗟夫美之與亮
其才智雅不如聯然而晦者才智雖有餘而忠
誠不足則三人一也

訊獄者以術不若以誠如趙廣漢爲鉤距以得
事情此强力能吏殊無矜恤之意民弗感也惟
文帝誠義恭書云凡訊獄多决當時難可逆慮
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無以喜怒加人能
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巳不可專意自决以矜
獨斷也虛懷博盡無以喜怒加人一片拌審俱

從惻怛中出不惟使死者無怨且令生者知感
眞仁人之言也又云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
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
何由知衆事也此正擇善而從之作用不盡人
情則善何由得斷然今所慮者又在佐史因緣
爲奸耳故必選用佐史而後可

魏以陸俟爲懷荒鎭將未幾高車諸莫弗訟俟
嚴急無恩復請前鎭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孤
代之俟還言於魏主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明
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魏主驚立召俟問之
對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
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
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還鎭悅其稱譽益收
名聲專用寛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
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
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高車不如上下之
禮陸俟何不以禮示之馬超常呼先主字關羽
請殺之先主不可張飛請示之以禮明日大會

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見之大驚嘆曰我
今乃知其所以敗也然超君子也心知慕義故
以禮示之諸莫弗荒外愚頑難以禮馴勢必以
法先之先之以威繼之以禮此陸俟之本意也
能終用之則效矣

古今遊人吾推謝靈運爲第一以其有遊懷又
有遊力何謂力伐木開徑從者數百人百姓驚
擾以爲山賊遊人無此力也何謂懷出郭遊行
二百里經旬不歸旣無表聞又不請急以此屢

得罪而終不改士大夫無此懷也故古今遊人吾斷以靈運爲第一其力足以窮極幽險開闢奥異其懷足以陵轢卿相跆藉貴勢俛人於山水如麋鹿之性不得山林艸澤則不悅靈運之於山水則如海上神仙必得層風閬苑而居之尋常巒䂵不足顧也然縱情山水脫畧世務必文士隱遁之流如靈運者以散官遊寄焉可也而靈運恃才放傲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棲霞騎雲之客而傲忽朝賢睥睨執政似與初懷

大異矣其殺身也不亦宜乎而靈運之死又不以此也元嘉之初徐羨之傳亮輩疾之不死已而王曇首殷景仁輩疾之又不死靈運之死以縱遊不以傲慢也彼其高風流韵卓出人表身且不顧又何足以動其心乎彼葢自負其高疎之性凌蔑徐傅王殷以爲不足爲非欲與之爭權勢也一縱遊之初懷也而好事者或以其懷抱不測有不欲臣宋之意此則不然廬陵王義眞曰靈運空疎（讀破萬卷不免空疎廬陵可爲妙眼）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此言眞靈運知己也嗟夫名士風流靈運有焉經綸志節概未之聞也

劉湛憤殷景仁位遇踰已謀爲傾黜諸僚屬潛相約結無敢過殷氏之門惟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兩姑之間難爲婦炳之周旋其間兩俱無猜非柔慧者不能也而史稱炳之彊急輕淺後爲吏部好詬詈賓客豈非得志驕矜喪其故智

乎不然何前後之異也予嘗觀正直者多戇柔慧者多術柔慧之人裨益不少不可與便佞者同譏也唐李晉王性嚴急左右小有過輒死無敢違忤惟葢寓敏慧能揣其意婉辭裨益無不從者晉王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晉王常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爲喻晉王信愛之寓事晉王小心恭順如養虎調馬使之媚已徐收匡益之功豈戇直無術身與事敗者所可及也

久任良法也然貪殘之吏去之惟恐不速則奈何文帝勤而為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朞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然史稱其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則非徒久任也擇人而任也漢宣厲精為治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然其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漢宣擇任史相綜核名實故不肖者不容於時賢能得以

展布文帝亦然故江南之治首推元嘉云

甚矣哉權勢之際也雖骨肉之親猶不能平況衆人乎惜夫義康有戚戚之懷而不知自遠於權勢也夫嫌隙生於疑似釁端起於猜防此智者之所懼而汲汲焉引避之不暇也必不得已而處危疑之地則敬慎小心務為可安以自全噫亦危矣義康之於文帝誼非不親而情非不篤也帝有疾義康盡心營奉或連夕不寐其恭愛如是帝亦委心任之此其君臣昆弟間豈復有間乎然其所以起釁於後而不可挽者權勢使之然也夫以周公之聖有叔父之尊而當制作之權猶不免於疑謗義康雖才不加周公之聖也兄弟雖親未若叔父之尊也而義康勢傾遠近朝野輻湊四方進獻必以上品薦義康以次者供御此其勢能使帝安之乎兄弟雖云至親君臣之分不可踰也義康權勢逼人主而府僚傾朝廷此甚非人臣之節也非所以安主上保功名之道也不然以義康之才尚能以道自

將謙退恭謹而歸美於上其兄弟終始之間必無可議者矣惜夫義康之不知此也西漢霍氏之禍張敞以為輔臣專政權柄太重君臣之分不明宜罷侯就第使霍氏世世無所患苦帝知劉班之驕嫚不早裁抑之使至於敗吾故並論之使世之人主知以義方誨養其子弟弗過寵之使有伐枝傷樹之譏而為人臣者慎勿貪戀權勢以取禍敗也

彭城王義康出鎮豫章文帝遣沙門慧琳視之

義康曰弟子有還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義康後徙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始廢書嘆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義康不讀史不知所以得罪之由然不經貶黜亦不知史之不可不讀也讀史者必對身校勘一番方有益

澂景堂史測卷之七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綸中撰注
男　紳子布校

宋二

民雖至頑未有不可懷者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卒未幾羣蠻大動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嗟夫使道產之後更有如道產者蠻不復動矣不選良吏以安之而窮其兵力以爲不可懷也彼道產者獨何人哉

善用其才者不恃其才者也天下之事非才不濟然往往以有用之才反爲敗亂之資者非才之爲患而自恃其才之爲患也如孔熙先者非耶何以言之文帝愛才之主也文帝惟不知熙先也者文帝而知熙先肯棄熙先乎使熙先守道以待之安知文帝終不用之也熙先惟欲急用其才故三十散騎郎遂憤憤不得志熙先惟

自恃其才故憤憤不得志而遂有異謀今夫人之懦者不可與赴義愚者不可與謀成此無才者也熈先之智足以决策其勇足以斷事彼非不知逆之不可爲而亂之不能濟也憤憤不忍之心以爲憑我之才雖以無道行之可以有濟也而况天象變於上知文帝之必以亂終而范曄謝綜仲承祖諸人又內外應之彼意事之必有就也是故縱横之才可以爲國家立事功者乃用之以謀逆占候之術可以爲人主消弭者

乃用之以决亂豈非其才爲之乎嗟夫若熈先者眞不善用其才者也（謝約謂熈先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惟其恃才所以輕事好奇也）而史氏以其父黙之爲廣州以贜獲罪而義康爲之救解得免熈先懷報効之心故傾身爲之然熈先果懷報効則義康未敗之先何不以淮南厲王之事告之使之摧遠權勢以全功名乎而乃坐視其敗後復以邪謀累之也熈先蓋不忍憤憤之心自恃其才以爲可以得志而故爲報效之言以依附於名義也非其質也

王僧達聰警能文而跌宕不拘自負才地怏怏失望遂以殺身才人輕狂取禍往往如此若王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而器量沈深不以才能高人非有取禍之道元兇之難君子悲之矣

詩云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晉室南遷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此大邦維屏也以荆江爲重鎭甲兵所聚皆在焉此大師維垣也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常使大將居之此价人維藩也封

建諸王出鎭大州此宗子維城也晉人經制頗爲近古宋祖受禪因之不革至孝武不知修德而剪滅宗枝則城壞矣惡三州强大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六郡置郢州治江夏由是荆楊虛耗而藩屏垣翰皆壞矣此安危大計宋之廷臣無能及者而太傅義恭又議使郢州治巴陵何尚之乃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爲要津浦大容舫於事爲便尚之此言確中要害惜也

不爭於分州而爭於移治藩垣屏翰皆壞矣獨
苟見曰何爲乎
論諫者與諷而少直諷猶術也術猶不如誠也
魏高宗諱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不作
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不欲彰父
之惡也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如高允者朕有過
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者朕知其過而天
下不知可不謂忠乎高允一片忠誠匪獨激訐
者不能亦諷諭者所不及也可爲諫法

天子之職論一相而已可擇宰相不可疑宰相
唐德宗不任宰相細事皆自決之然深居禁中取信裴延齡李齊運等皆推傾宰相趨附盈門德宗爲治雖勤不知爲治之體所以終於亂也
武帝親覽朝政不任大
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寄託山陰戴法興戴
明寶帝之舊人尊鄙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
史爲帝所知凡選授誅賞大處分皆與法興尚
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而法興等大納貨
賄門外成市大明武帝年號之政愈亂矣
顧覬之令山陰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
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
江秉之亦爲山陰以簡御煩常得無事其餘縣
復刑政脩舉而未能簡事覬之秉之處劇邑而
能簡者非不以事務羅懷也不尚苛察務舉大
綱則上不擾而下安矣若虛務清遠庶事委積
豈得謂簡乎史載覬之刺湘州以政績稱秉之
令建康爲政嚴察此非王敬弘不省文案以簡
濟廢事者也
處事接物之理平心自得之若恃才使氣則躁

急不暇擇矣山陰張岱爲徐州刺史巴陵王休
若諮議參軍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子頊爲廣
州豫章王子尚爲揚州晉安王子勛爲南兗州
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
事舉而情不相失或謂岱曰主上既幼執事多
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至此岱曰古人言一
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無
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處心端
平待物以禮則情不相失而事舉矣此平心處

物不以才氣用事者也處心端平待物以禮二語終身用之不盡
國之大討唯兵與農而農者兵之本也魏世祖
燾北伐柔然西滅夏南禦宋師於是魏之南鄙
大水民多餓死時方崇武功未遑內恤世祖於
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受賞戰士賜復尚書令劉
絜曰自頃戎車屢駕所在克殄皆蒙優恤郡國
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
大本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徧遭水害應加
哀矜以弘覆育乃復境內租賦然終世祖之世

征戰不息國賦虛耗重以宗愛之變朝野楚楚
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以
復安史臣曰劉絜是真忠臣高宗是真孝子
正直所以立身智識所以濟難然必正直自處
而後以智識將之不然不能濟也廢帝初立袁
顗爲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遂衰顗懼求出
爲雍州臨海王子頊爲荊州以蔡興宗爲長史
興宗辭不行袁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知今出
居陝西有事可以立桓文之功今得間不去後
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
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
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
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興宗以疎遠
自免不惟智慮過人抑亦操履有素顗以保護
昏狂階寵寵衰而後以外出求免卒也不死於
內而死於外者躁而無守也利害趨避之際人
以躁興宗以靜人以巧興宗以正處無道之世
正而不愚斯君子之高致也

蔡興宗立朝人稱爲彊直以吾觀之其識慮老
成見事深遠皆以禮義自處明哲有道君子也
非彊直也然以其事考之一若直於事孝武而
哲於事明帝何也明帝大祖之昭也晉安世祖
之穆也逆之與順誠無以辨非若孝武之討元
兇劭也然國亂朝危宜以長君定社稷鄧琬張
悅者小人也使晉安之事得遂則權歸張鄧兵
難互起不知所底矣興宗不以普天同叛四方
雲合爲憂而以事平之後爲慮其明見遠識灼

平事後吾故曰哲於事明帝然猶有疑者孝武之誅竟陵王誕也誅反者也建安王休仁有大功於明帝無罪而殺之與宗不聞出一言也竟陵死則曰陛下今日當涕泣行誅豈非與宗哲於事明帝而直於事孝武歟閒嘗考之與宗以泰始三年出刺荊州休仁之死非遠臣責也誕之死與宗爲侍中啓沃匡救其職也守職而言謂之直是故范義死則斂而葬之周朗死則請與之别侃侃直諒曾不少回何獨於明帝而撓

其生平乎可言而不言是謂失職不可言而言是謂侵官與宗固有以處此矣且也彼事孝武又事廢帝以廢帝之狂暴誅戮如芟而與宗屢言廢立而不之避者蓋社稷爲重義之所在奮而不顧此非彊直者也吾故曰與宗之立朝也皆有道也皆歸於明哲也非彊直也

魏世祖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横於閭里長吏皆降心待之貪縱如故顯祖弘勤而爲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汚于是牧守始有以廉潔稱者懲貪勸廉固有常典但行之有實不實耳開告訐之門不足以懲貪汚也而上下相蒙徒長凌蔑之風故爲治貴識大體

魏顯祖神 上祔太廟有司奏廟中執事之官請依故事賜爵秘書令程駿上書言自古建侯裂地或以親賢或因功伐未聞以神主祔廟而受封者也皇家故事蓋一時之恩豈可爲長世之法乎太后馮善而從之謂羣臣曰凡議事當依

古典正言豈得但脩故事史渢曰人臣脩故事此趙充國所謂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唐元和閒宦官劉光琦奏遣使齎赦諸道意欲分其饋遺裴珀李絳以爲頻遣光琦稱舊例憲宗曰例是則從之苟爲非是奈何不改所謂故事即光琦所謂例也太后英明不滅憲宗矣

嗟夫成敗豈足以論人乎袁粲死世皆悲其志而惜其乏經將之畧余以爲不然袁粲之事天也粲之事盡矣裴子野論曰袁粲佾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奸權

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允閉既輕

三才將撥隔匪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懷粱之具矣何也蕭紹伯之才畧蓋天授也

腹心爪牙分布內外智謀無所用之而粲欲以

孤忠撐持萬死不避此豈匹夫之節也古所謂

殺身成仁粲之謂矣且粲亦非蕭條散落不關

世務者也桂陽之亂劉勔敗死宮省恇懼粲怵

慨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衆情離沮粲受先帝

之託不能綏靖請與諸君同死被甲上馬將驅

之于是陳顯達等出兵力戰賊以平必粲之力

也況彼之兵下郢紹伯自往詰粲粲辭不見謂

袁達曰彼若以王刻時難劫我入臺我何以拒

之一朝同止欲與得乎紹伯果召褚淵與之連

席共事粲遂與劉韞等定謀觀此則史所謂不

肯當事物情不接者乃優暇無事之時非急難

也當彼之起於上流王蘊黃回之徒與紹伯異

藉外勢以結內援此其時也少濡緩之彼之敗

則人心益懼姦黨益固事不可爲矣粲所以汲

汲焉圖之者其畧豈疎哉粲使劉韞卜伯與等

帥宿衛之士直於內黃回等將兵於外合內外

以攻紹伯謀未嘗不密也謀洩而死天也於粲

乎何尤嗟夫成敗果不可以論人也

徽景堂史測卷之八

關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　綸中撰注
綽子布校

齊一

治民之吏安靜不擾無功可上者非無功也亂矣而治之人因以爲功民不亂而吏無功安之而已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閒聲布百里

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莫不擒獲當時諸州皆效之此除亂以爲功也然使盜賊不發則不必置樓鼓即置之亦不必擧崇爲荆州刺史時巴氐擾亂勅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刺史致怨遐人失和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還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此所謂民不亂而吏無功也李崇真刺史也然溺於貨賄是其短處用人者舍其短而用其所長可也治亂者事勞而績著使民不亂者事不費而功成事勞而績著故人多效之事不費而功成故人多忘之李崇因事爲治因宜不同然百里擒獲固不如一詔宣慰之尤賢也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高帝詔黃門郎虞玩之等更加檢定玩之表言元嘉中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存勤明令長宜以元嘉二十

七年籍爲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嗣是世祖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外監呂文度又啓上籍却者遣戍於是民愁怨不安多逃亡者富陽民唐寓之因以爲亂漢宣帝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黃籍賦民之紀擇守令而任之使之因時順俗自爲釐革則弊可清矣設官置吏祗以擾民或因緣爲姦利激成禍亂黃霸有言治道去其太甚者耳官多法密皆

致寇之由也
魏無鄉黨之法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
內秘書令李冲建議立三長以賦民時方春作
太尉丕以爲有事之月比校戶口民必勞怨請
綏至冬行之冲曰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
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調
課之月令知賦役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於
是詔行之民始皆愁苦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
上下安之齊州刺史韓麒麟表言古者入粟與
斬敵同科力田與孝悌均賞哲王之政九稔儲
積往年比校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
纔可給俸畧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
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無所取濟可增益租穀
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
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李冲以農作之月校
比戶籍韓麒麟請增益租穀似也皆病民者然
不於調課時檢校則民不知省賦之益而法不
易行不益租穀則無以備兵凶而法不可久此

皆審人情量物理有識有用者也若太尉丕之
言古之常談耳施之於事殊不合時宜也
袁粲忠於宋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世祖
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王晏罷任於世祖又與
高祖謀廢鬱林王高宗以事際須晏而心惡之
晏之所爲志在富貴也而高宗竟殺之其富貴
安在哉身家與名節俱敗矣然則晏之所爲何
得乎當鬱林王之將廢也王思遠謂晏曰兄荷
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以權計相
須不知將來何以自立思遠之言不黨於高宗
而高宗殺晏以思遠有此言反不之罪此亦世
祖稱袁粲之意乃知人心自有眞是非不得以
私亂之也君子之立身可以決矣
魏高祖殂於穀塘原彭城王勰秘喪不發遣人
奉詔徵太子太子至魯陽乃發喪東宮官屬多
疑勰有異志咸陽王禧至魯陽留城外以察其
變久之乃入謂勰曰此行不惟勤勞亦實危險
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險夷彥和握蛇騎虎

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史測曰彭城可謂忠矣其不知艱難者眞不知也咸陽自以其私疑彭城遂謂其恨已而言之其實不然也彭城之不知非其智不能知不暇知耳當時天位之曠何有二日矣太子新自洛來即位匆遽軍國大權未及收攬也彭城宿專重任久繫人心其危險之勢不待智者而知之彭城獨不知乎然而彭城而僅如他人之謀國也者彭城不容不知之彭城而不能如他人之謀國也者彭城

焉得而知之方高祖之殂也彭城奉膳進藥可决外奏一如平日而矯情出入神色不異其深憂慮患較之視疾治軍之時有倍難者矣魯陽踐阼外兵既違王位甫定方是時也如釋重負喘汗未息雖東宮官屬疑之况咸陽王疑之彭城自不知也豈以咸陽之邏疑而故爲是言以侵之乎人方疑我而我不之知故能專一志慮以誠濟國不然將趨避嫌疑之不遑又何能於危疑之際不動聲色使中外晏然變亂不生乎

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非愚也誠也彭城可謂誠矣葢嘗論之人之投隙乘時以竊國命者必貪冒競躁者也彭城雖有清規松竹爲心白雲比絜權勢爵位雅非所戀特以高祖之付託不得遂其素懷居嘗悒悒恒以此爲憾又何利乎得國而爲之而當時之人多不達其志是鳳凰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爲藪澤也悲夫吾又怪以彭城之賢而不免於高肇之手彼高肇固不足責而世宗無日月之明既不容其遂物

外之懷又不能明其妻菲之譖信姦戚而殺賢王昏庸之失可勝道哉

東昏侯疑雍州刺史蕭叔達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之官就蕭穎冑兵襲襄陽叔達知之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幷襲荆雍穎冑得書疑未能决山陽至巴陵叔達復令天虎齎書與穎冑及其弟穎達天虎旣行叔達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荆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

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膂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中是特兩空函定一州矣已而山陽至江安遲回不上穎冑懼謀斬天虎首送山陽誘之上而殺之遂與雍州同舉兵蕭叔達以兩空函疑荊州此最善用間者不惟疑行事又使荊州之人羣相疑貳其疑行事人人知之至使荊州之

人相疑貳絕不費力只用兩空函真曲曲妙用也然東昏猶忌雍州事定其疑荊州必矣使穎冑與山陽克雍州將何以自全乎昏狂之主人人自危故叔達得以用其間也

古之取天下者地有所必爭蕭叔達之爭漢口是也爭漢口則必爭魯山房僧寄之守魯山爭漢口也然魯山與郢城爲犄角郢城亦以魯山爲聲援故欲爭漢口必爭魯山欲爭魯山必攻郢城者勢也其必爭漢口者何也諸將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叔達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僧寄以重兵固守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不若遣王茂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今漢陽府曰沔州有漢口沔口漢口在魯山北乃漢水與沔水合流入江處）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哉蓋漢口實荊雍之咽喉也魯山不下則漢口必阻故當時所爭者惟魯山耳然而郢城魯山之勢合則魯山亦可拔故又使

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之信使此取魯山之要着也形勢要害叔達籌之熟矣以故違衆决策親築城漢口以守魯山凡六月而郢城魯山相繼降下不惟西陽武昌自然風靡即江州尋陽亦聽聲欵附破竹之勢成而席卷之形見矣以此乘勢直指雖有韓白不能爲建康謀而况刀劍之徒哉而當時諸將猶欲頓兵夏口徘徊不進不亦怯乎然而所難者不難在乘勝下建康而難在决策守魯山也叔達舉事之初其

英畧如此厥後信朱异納侯景昏懦巳甚曾庸
夫之不如亦獨何哉
荆雍襟建康上流江南之門户也蕭叔達下建
康江南州鎮碁立孤存荆雍之間更爲虚弱鎮
南將軍元英請襲襄沔收三楚之地斷吳蜀之
道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此眞壯事雄謀
也車騎大將軍源懷亦請東西齊舉以成席卷
之勢若彼事克濟豈唯後圖之難亦恐楊州危
逼何則壽春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

所諳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東豫州刺
史田益宗表言蕭氏君臣交爭東西抗峙事救
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
請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此曠世一逢者也而世
宗不能用至元英田益宗請規取義陽乃從之
忘統一之大計爲邊疆之小利者魏世宗也使
孝文在必不失此機會矣故曰見利不失遇時
不疑帝王之資也

徵景堂史測卷之九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綸中撰注
綍子布校

梁一

一人之智有限故爲政者必盡人之忠蕭憺爲
荆州刺史自以年少居重任謂佐史曰政之不
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于是
人人得盡意詩不云乎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人人盡意而無主於中則是非眩亂將誰適從

也諸葛武侯廣收忠益必有裁斷折衷者如房
元齡之善謀必資杜如晦之善斷此所以博採
羣謀而獨衷一是也不然多端而寡要好謀而
無決鮮有不亂者也

晉欒鍼之言勇也曰以衆整又曰以暇馮道根
戍阜陵始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
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此是其整處城
未畢黨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
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戰破

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遂引去此是其暇處惟其能整是以能暇也其後王僧辯守江陵侯景攻之僧辯偃旗臥鼓安若無人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僧辯又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着綬乘輿奏鼓吹巡城皆是先事修防非徒以雅量空膽僥倖一時也

後世估榷之法亦有公私義利之別太公管仲煮海通商與桑孔咸陽輩起念元自不同迂儒

不辨乃欲一切棄之失經理之宜矣甄琛請弛鹽禁彭城王勰尚書邢巒以爲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善治民者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隨其飲啄乃是芻狗萬物何以君爲是故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大官之膳羞給後宮之服玩既利不在巳則彼我一也

又高陽王雍言什一之稅自古有之所務者遠近齊平公私兩宜耳甄琛啓禁鹽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在口楊侃表言鹽池天產之貨雖應寶殉守之均贍以理昔高祖罷鹽官而加與蔑非與物競利恐山利而亂俗也加高陽所言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在口所謂出利亂俗者也觀此則知以山海之利委之于民意非不善也然利歸姦富於貧民既無與而國家空失其利苟經理有方既以富民又以佐國此裁成輔相之道非桑孔輩所及也

寬者多縱簡者易弛自古病之矣此非能寬簡者也魏源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巡行北邊劾于祚按元尼須不以婚友貸也則寬而不縱矣又行邊至雲中按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表上之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分兵要害勸農積粟則簡而不弛矣懷常曰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

斤不平斷制不容非屋之病也今之爲寛簡者非縱則弛是爲屋而楹棟基礎之不立也若源懷者眞能寛簡者也

師克在和古之制也事權不一則不和曹景宗與韋叡位望不相下武帝遣二人救鍾離豫勅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帝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兩雄不並栖曹韋並將敗道也帝亦知之故欲調和之然韋叡賢者微帝勅之必能和景宗吾於其告捷知

之矣諸帥爭先告捷叡獨後此叡所以能和不以一勅之故也

韋叡能執謙節賢矣然叙功者有國之典豈得以其謙抑而捐之西魏蔡祐每戰常爲士卒先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宇文公嘆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叙此公平禮讓君臣兩得之矣

心計之精者如馮道根對壘築城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驍而城立此法甚奇而不嘗用若斛律金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則料敵設防無虛算矣

闞之先師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甚矣權之難也夫禮者所以制事者也義者所以權禮者也古之君子以義權禮則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魏崔光立肅宗詡可不謂之知禮者乎宣武殂肅宗幼非高后出也崔光與于忠等迎肅宗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旦行即位禮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旦顯又曰須奏中宮光

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抑何草草也夫即位必告天地告祖宗百官六師內外明白禮也父死而母在焉有子爲天子而母不知者嗟夫其亦權之當時之事勢乎高氏既殺皇子昌矣彭城王死中外益惡之肅宗與高氏素無恩也必也援立非分以樹私恩而塞衆望當此之時肅宗不急立必見廢矣光之智蓋足以知此也是故汲汲焉棄常禮而定大位非臨事知權者能如是乎夫人之怙特權位者未

有不思保其權位者也夫既已結怨於人矣非我子孫立之將不利於已魏之先有爲之者馮太后是也馮太后欲廢高祖而立咸陽王禧乃閉高祖於空室以肅宗之幼而高后不得爲馮太后者光之力也且當是時高肇握兵于外廣平王懷親望于內其事勢尤危也不以此時定天位握大權則肘腋之間蕭牆之外禍且不測安能於衰杖之中奪姦權之膽而使之不敢動乎嗟夫若崔光者可與權者也故吾謂崔光之

立幼主魏之霍光也漢武知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付以少子使行周公之事宣武知崔光之賢使傅太子且命太子拜之吾既服崔光之能權又嘉宣武之知人也

法令久弛巧僞日多一旦檢覈之則人情驚懼故當整釐其法不當重覈其弊也魏人多竊冒軍功尚書左丞盧同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更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者即令行臺軍司給券當中豎裂一支付勳人一支送門下此整釐其法也中尉元匡奏取景明元年已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此重覈其弊也尚書令任城王澄以爲法忌煩苛治貴清約若有冒勳妄階止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豈有移一省之案尋兩紀之事加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任城之言深識治體非與匡相抗也使當時果用匡言事未可知也而匡以此憤恚遂相攻訐若

匡者好直不好學者也

計國之用量民之力取之而不病者王者之制也損之則病國益之則病民魏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以薄賦民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稅綿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斤民以稱尺所減不啻綿麻故鼓舞供調此高祖之制不可增損者也自後所稅絹布浸復長濶百姓嗟怨遂罷綿麻此益之則病民也後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斂此損之則病國也當時張普惠疏陳

其弊又言宰輔不尋其本在於幅廣度長旋能旋復追前之非遂後之失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臣共竊之也何則在庫絹布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長闊厚重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今欲復調綿麻當先正稱尺嚴法禁則太和之政復矣菅惠之言循源救弊皆從國計民生起見彼輕於麗綿麻而不敢正稱尺者便其私也不計國用不量民力豈其見不及此哉忠不足也

立法所以救弊也而救弊之法又不能無弊則在人有以善之崔亮爲吏部以其時人多員少銓注不行乃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所以通壅滯之路開叙進之門也而薛淑以爲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則停年之法不又救五而失十乎夫通變責之人循守付之法停年非徒以救壅滯也淳風旣不可期矣古所謂立賢無方登用不次者今或以爲冒進躐階之漸由是請謁公行奔競成習則停年之法所以疏壅滯亦所以杜徼倖也然而智愚同進功能不辨薛淑之言不爲無當苟能曲盡物理以停年之法待天下之中人以薦拔之法優天下之賢俊又嚴其糾劾以去天下之不肖使不肖者不得冒濫於其中賢俊亦得自拔於資格之外兩相救而不窮存夫其人耳（時劉景安與亮書曰朝廷貢士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此數語切中今日科擧之弊不知何以救之又曰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如子瞻所云先之以名防致天下之寔後之以寔以較天下之名或亦傳取精汰之法歟）

愚又謂以停解月日爲斷者任法者也大臣不必可任故任法能一任夫法不以請囑移亦淸謹之臣也必也知人善使盡人之器用則不任法而任人如諸葛武侯之用人楊洪爲犍爲太守李嚴所辟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者可必人人能之乎不停解月日可能也知人如武侯不可學也魏之大選知名者

數人而互有得失齊世宗澄少年高朗所蔽者疎袁淑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則甚矣知人之難也有其人則任人而不任法苟非其人能循守夫法亦不至有冒進躐階之弊故法爲中人設非爲賢者設也

梁初唯楊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武帝鑄五銖錢肉好周郭皆備按錢之文爲面其漫爲背錢體爲肉錢孔爲好外圓周之以規內方周之以矩日周郭

別鑄無肉郭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女錢交易禁之不能止普通四年乃罷銅錢鑄鐵錢民間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雖刑獄不能禁也

史測曰錢法之撓撓於私鑄私鑄之起由於錢輕自古皆然魏高道穆表云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名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武帝不揣其本而以鐵易之錢愈輕而法愈不行矣愚又以爲金銀穀帛雜用交易民之所便上亦寶之故上下流通也若下之所便非上之所取則不能無病唐自定兩稅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爲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從民便也然錢與穀帛輕重隨時

不能一定此亦利於豐不利於歉故古王於荒歉之年別有蠲免之詔也今天下銀錢雜行而稅課一以銀銀日以少而民間轉鬻穀帛輸且再倍若令隨輸穀帛即以穀帛給軍國既便於民則樂輸而用足豈非救時之政耶魏文帝罷五銖錢用穀帛民間巧僞漸生競濕穀以要利薄絹以爲市雖嚴刑不能禁也今天下用銀亦有低假之弊然不害其爲用也則巧僞安足盡禁乎民間用銀錢稅課兼用穀帛爲政者相時輕重而權之可也至于行錢之法亦令天下得以錢輸課則不嚴而行矣

恩信以懷人人多悅之然當事者期於有濟非以悅人爲事也魏泰隴冦起府佐以城民勇勁反者皆其族類請收其器械刺史魏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陣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乃召城民慰諭之旣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此以智術防之不徒以恩信也源子恭討胡鐵忽至河州嚴勅州郡及諸軍毋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輕與賊戰然後示以恩威使知悔懼不旬月而降此以恩信懷

之也然懷之而不效則兵威足以制之不然恩信豈足恃乎有文事者有武備不可偏廢也

小人而有才小人之才也可以事人不可以謀國徐紇機辨强力終日治事畧無休息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此所以爲小人之才也元順曰刀筆小才止堪供几案之用耳

愚嘗謂弭盜之法選良將不如擇守宰良將緝盜於已成守宰弭盜於未萌也守宰輕刑薄歛省役勸農百姓安業盜賊何自而發一方用兵天下騷動財用耗竭夫婦辛苦盜雖遏而民已傷矣善夫魏辛雄之言也曰華夷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而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擧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有稱職者補在京名

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息矣

閩邵武施鴻則威者　男　綸中撰汪
穉子布校

梁二

明於小而不明於大者爾朱榮也其不如高王宇文公遠甚善取物者辭之而置之若不欲取者至可取而取之則其取之也固高王宇文公之取魏是也魏之事勢本屬爾朱榮榮不取高王宇文公乃從而取之高王宇文公之取魏也

榮與之也榮與之非榮能與之也智不足也使榮能取之則其勳業又非高王宇文公之比矣何以言之當正光之季也肅宗闇弱太后淫亂鄭儼徐紇之徒傾壞天下已又酖肅宗選未言之兒而立之是以魏與榮也榮不取當時孰能取之者高王宇文公方在榮那羅之中也使當日者徵宗無幕下之辱朝士無河陰之慘奉辭討罪傾心以事新君天下孰得而違之數年之後適當魏祚之衰也榮即欲以臣節終勢且不得辭也此與高王之逐主宇文公之酖君其熟業何如乎榮惟汲汲焉不待其可取而取之作威殺戮欲以勢刼天下倔彊兩載閒身死業墜為天下笑不知取之過也將高王亦勸榮稱帝王亦不知取歟此王之不忠於榮也王謀已則緩之于子謀榮則汲汲焉不能待王蓋不欲榮取之而故亂之冀已得閒而取之而榮不悟是榮之智不如王也高王勸榮稱帝賀拔岳曰將軍首舉義兵功勳未立逆有此謀可謂速禍未見其福此非高王智不如岳為謀有忠不忠耳始則勸之稱帝終則執言以

討之故曰高王者竊而不正者也宇文公與王智識不相上下故終身不取而得之於子要皆榮與之也使榮能取之則高王宇文公終事爾朱氏矣何魏之能取雖然榮不可輕也以七千之騎當葛榮百萬之衆部分井井應手而破其畧誠有過人者至於散遺餘黨處分機速咸得其宜用矦淵用爾朱天光分配衆寡能得其力其駕馭驅策豈在高王安定公下哉吾故曰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

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以黃河之深廣也魏楊侃曰多爲桴筏間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不知所防矣

万俟醜奴侵擾關中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奈何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言之榮悅以爾朱天光爲將以岳與侯莫陳悅副之關中百二之地天下莫強焉田肯說漢高曰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榮意

亦如是然何以不即遣天光也天光未必能定關中也岳破醜奴醜奴北走天光始至岐破醜奴者岳也使非岳天光未必能入關中矣岳知榮雖遣己而心疑之故請爾朱氏爲帥其後天光將東出岳說天光鎭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榮之疑岳即此意也薛孝通亦說岳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此所謂積席卷之成持建瓴之勢者也然而秦隋亡不旋踵以此興者亦以此廢地利果足恃乎）然天光不能用而岳用之宇文遂以造周形勢由人不可恃也雖親子弟何益哉

立君所以爲國也高王（歡）之立君也爲魏乎加其爲魏也必擇賢者而立之高王廢節閔而立孝武非立賢也崔㥄之議曰廣陵既爲爾朱所立若爲天子王師何名義舉嗟夫以節閔之賢不幸爲爾朱所立高王誠爲魏社稷計也不可廢也當時諸王未有賢如節閔者也且節閔之於爾朱未嘗以其立己而德之也處強逆之間

獨能以分義自持邢子才作赦文敍敬宗枉殺爾朱榮也帝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爲失德史仵龍陽文義降爾朱故爾朱得入洛也爾朱欲封二人帝曰於王有功於國無勳竟不許夫以節閔之賢假以數年事權稍立必有討罪之舉矣魯豎牛殺叔孫穆子而立昭子昭子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罪莫大焉必殺之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夫以叔孫昭子之賢不幸爲賊臣所立仲尼猶與之則崔

倭之不與節閔非春秋之旨矣高王以節閔禪
釆高明恐後難制故以私廢之非以崔倭之言
也然則高王之立君非爲魏也不然以節閔之
賢而高王輔之魏不復興乎然愚以爲節閔之
廢非高氏之利也以節閔之賢解斯之讒間得
以入孝武不得以入節閔也孝武立而讒間行
高王有逐主之罪矣不又使天下之忠臣義士
復以爾朱者疾高王乎且夫孝武圖高王則
必依宇文者勢也挾天子以都關中者宇文之

雄謀也高王一旦以天子與之孝武入而關中
之勢成矣故曰節閔之廢也非高氏之利也使
高王能事節閔與復魏室則宇文將稽服之不
暇安能倔彊關中乎惜高王未及此也

宇文公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
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
此經濟之學也非博通者不能宇文非博通者
也而能用人之博通故曰帝王之學與學士異
識性遲鈍自是有用之才任宕而不可用者爾

銜也文采辨博用之於辭章者王粲也不能盡
其才者也如陳元康能夜中闇書時軍國多務
元康問無不知高王或出臨行留元康在後馬
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
憶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下勞劾本末及四
方軍士强弱多寡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
實靡不諳悉或於廷中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
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臨事斂給如此乃爲有
用之才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不專以博物斂辭也道兩
主之歡以折無禮而弭兵爭故兩國賴之子產
聘晉辨實沈臺駘之神所謂遇物能名非誇博
也梁魏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
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梁使至鄴
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
館門成市宴日文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
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猶聞明盛時典試者皆詞苑名公文
墨精審所至傾動都邑宴日貴勝子弟盛飾聚
觀亦復如是其後才望漸輕選衆矣人雖譁喧

魏晉玄景慕不前矣此不過以風流相競耳武帝護前沾
沾文史而高氏亦爲之流風所漸及于河洛矣
鄴中文武在位多貪汙杜弼請治之高王曰弼
來我語爾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
在關西宇文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
有蕭翁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
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
歸宇文士子悉奔江東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
宜少待吾不忘之高王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

除內賊王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
者是也王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矟
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高王乃
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
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冒鋒鏑百死一生
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人多以
高王知權宜捨小過而成大功愚以爲亦未有
呂子衡範其人耳孫伯符策初入曲阿子衡言
于伯符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
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伯
符曰子衡旣士大夫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
豈宜復屈小職子衡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
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如同舟涉海
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
伯符笑無以答子衡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
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伯符乃授傳委以衆事
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當時羣雄紛爭江南
猶未定也伯符子衡獨不爲人情去留計而士

大夫皆樂爲致死者以伯符濶達雄爽善任人
非由假借以法紀也高王失馭使敖曹彭樂輩
恃勇驕恣法紀不立焉得謂之權宜乎馭此正自難高王亦是無加何耳唐李晉王親兵皆沙陀雜種喜侵暴莊宗以爲言晉王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帑藏空虛賣馬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皆散去矣此亦高王之見也其後莊宗得天下兒郎寒冷遮馬邀求養成驕兵之禍得非此語誤之耶
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何敬容獨勤
簿領日旰不休爲時俗所嗤鄙宰相當舉綱維
勤簿領者非體也然時俗嗤之豈必知治體者

乎清言之俗變爲文義文義與清言一也以文義自逞者必不以世務經懷於是閒雅成風而敬容見嗤矣皇太子於元圃自講老莊敬容語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元虛遂使中原淪陷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敬容不以文義優游其識慮乃如此朱异文華斂洽而阿諛納賂欺罔人主侯景之亂朱异爲之文義之與清言其禍固一也

丞相宇文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

者充學生令且治公務晚就講習此法最善今學中考試皆虛文也平時所習不可施之於政事若分遣諸生春夏歷事各衙門秋冬入學講習若春夏講習學中者則以秋冬歷事迭相更代使於歷事時以政事發明其所學兩相質校必事學通曉臨事能行者方許出身此猶勝於虛文取士也

守邊者安之而已敵來則有以待之貪功開釁者皆自便其私非爲公家忠計也宇文測守汾州爲政簡惠得士民心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命解縛引與相見爲設酒殽待以客禮幷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此所謂謀大計者不乎小利也何謂大計樂遜有言高氏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如棋勢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舍小謀大不宜貪利邊陲觀樂遜之言益知測之深於謀國然非公忠忘私者不及此耳

策士之治富國彊兵而已宇文之治魏也不曰彊兵而曰彊國不曰富國而曰富民何也彊國與彊兵不同富民與富國異術也彊兵者簡卒伍教攻戰而已彊國則必朝廷精明上下整厲也富國者厚歛積聚而已富民則必閭里雍容官民交足也今歷考其法一曰清心所以端治本也心清則思慮端和而事理平二曰敦教化所以善風俗也化興則民俗淳厚而禍亂靜三曰勤勸課省三時以盡地利四曰畧資蔭察志

行以擢賢良五曰矜恩蒙懲姦猾以郵獄訟六曰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以均賦役以此訓習百司課督令長此眞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法明意厚者也史稱文帝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知言哉知言哉周書載蘇綽爲文帝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今讀其六條詔書平平耳然理雅事實切近不誣則帝王之道非申韓之術也

高王知人亦善用人獨不能用李元忠李元忠者用高王而不爲高王用者也李元忠之用高

王也妙在於用酒人皆以酒客目之不知其用高王也其始迎高王也乘露車載素箏濁酒王以爲酒客弗見也引入觴再行慷慨論天下事若叱之又若嘲之王以爲趙郡醉矣弗之奇也是不知元忠也王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是亦不知元忠也能使高王父子皆不之知是其用王而不爲王用者也當其時能討爾朱氏者必高王也今殷冀以圖滄瀛幽定討爾朱之大計也大計一定則王必能滅爾朱而元忠之事遂矣夫然後可以飲酒可以自娛超然于侍中僕射之外不以物務干懷以酒客終不亦善乎晉將諸名士飲酒放誕能如元忠否孫騰司馬子如王之布素交也又有功自恃驕恣貪冒而不知退卒也幽囚桎梏辱于兒輩之手此孰與於元忠之麴蘗自全者乎吾讀史得兩人焉曰陶潛以酒全其節者也曰阮籍以酒全其身者也若夫顧榮之避司馬冏李白之叱高力士皆用酒者也惟元忠所用者大彼元忠者眞

酒客也

紀綱正於上風俗淸於下者此端巳之治也無所作致而人自爲正吾獨怪夫文襄之欲爲政而所以正人者先不正也其不正者何也魏自正光以後政刑縱弛在位多貪汙高澄以崔暹爲御史中尉以宋遊道爲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乃假暹以威勢諸公在坐令暹後至通名高視徐步兩人挈裾而入分庭對揖不讓而出其氣勢如

是豈不能肅綱紀整貪汙乎未幾而高隆之誣
末遊道有無君之言侯景之叛諸將以爲禍由
於暹不自伤其貪汙之罪且紛紛修怨也然則
綱紀果能正乎已不正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夫文襄之不正者無論暹佞刺以通瑯邪公主
其作媚如是非能當官正色者也彼所爲彈劾
不避者是以直爲媚也西漢谷永專攻成帝以
黨王氏崔暹彈劾權貴以媚文襄皆外假公直
之名以行其傾巧之術者也而乃藉以威權作

爲氣勢欲使之革貪汙之俗造廉潔之風不亦
難乎此崔暹所以終不免於高隆之司馬子如
之惡也夫

澂景堂史測卷之十一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男　綸中撰注
緈子布校

梁三

武帝溺於釋氏捨身佛寺起建浮圖舉朝不敢
言唯荀濟鯫强負氣上書言之帝欲殺之固也
賀琛啓陳四事雖曰獨實亦未敢言佛事也帝
怒而責之何哉負才文過以爲臣下莫已及也
今觀琛之所啓唯末言省事息費謂興造有非
急者宜停省以休民似微言寺塔諸費餘三事

則時事之貪刻奢侈者愚以爲不獨武帝當納
而改盡亦今日救時之切務也其一以爲天下
戸口減落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
更相呼擾惟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東境
戸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
每有一使所屬騷擾駑困守宰則拱手聽其漁
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
掣肘此今之府州縣所望於上官之體恤者也

其二以爲今天下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殽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充腹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有俄傾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強而爲之此今日之縉紳士民所宜節省者也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既得伏

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巧避滋甚長弊增姦此今日之朝臣上事建言者所宜審戒者也嗚呼愚已受人之微言欲以爲當事告矣

東魏諸將以侯景之叛由於崔暹文襄欲殺暹陳元康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何以爲國

此眞宰相之言自古綱紀不立而能爲國者未之有也暹以法繩諸將故欲藉景以去之而殺一崔暹不足以服侯景彭樂紹宗之徒反以此輕朝廷不復可制將來之侯景愈多矣故爲國者必以綱紀爲務也

侯景渡采石其策出於王偉厥後景軍乏食僞和以取東府米者偉也援罩盤恒違盟以破臺城者偉也偉固奇士不以策用魏而以策亂梁豈非宰相失人乎策景之必亂者蕭介也知高

氏之間景者傳岐也予無謂泰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謂天下無士天下果無士歟

侯景啓陳梁武十失援引古昔譏刺時政皆切中竅要當時廷臣無能言之者廷臣不言而景言之梁之所以敗也啓云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祆怪爲嘉禎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爲血讐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

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靡費使百姓饑餒卒
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惟與
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
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輕薄賦
詠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
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爲孫姪位則
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

此必出于王偉之手

納叛非仁也武帝之納侯景也不惟不仁且不

智夫以景之奸狡據河南之地徘徊梁魏之間
不擾關中必亂江南此不待智者而知也爲帝
計者當豫敕邊疆嚴爲守備下詔諭之曰天下
之惡一也汝既叛魏中心難保納叛藏宄朕所
不爲高氏聞之其德梁者豈有既乎盜以兵擬
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欲殺之
矣塗之人非與盜爲仇也以爲不殺必且及已
也武帝之智曾不若塗之人也人之言曰受降
如受敵而況景之降非誠也既納之於腹心又

假之以羽毛及其釁隙既成反謀已露元貞鄱
陽王等先後告變帝不問也景邀羊鴉仁同反
鴉仁執其使以聞反有明據矣帝又不問也景
百戰之餘狠戾難制高氏深以爲慮而帝乃易
之如畜悍奴聽其悖逆而不之禁帝豈眞有以
待之直耄倦昏惑不知所處而姑聽之耳齊莊弼徹

移日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只二言說盡景武帝昏貪之失六朝人文字如此可謂簡切

既反建康事勢豈遂不可爲乎羊侃請以二千
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帝能用其

謀景安能入建康乎即不然景入建康援兵日
盛景軍方乏食當此之時堅持數旬勢又潰走
也而帝與簡文卒皆狐疑猶豫當決不決景欲
濟采石則濟采石欲運東城米則運東城米欲
卻援兵則下敕卻援兵玩弄於股掌之間而不
敢少拂其意臺城之禍帝實爲之又何尤乎侯
景蓋嘗論之武帝生平行事有可異者能優容
正德子綜之叛逆而不能釋昭明之嫌斷獄囚
則涕泣不忍作浮山堰則驅百萬生民食魚鱉

而不恤身衣布衣木綿皂帳至起十二層浮圖
窮極土木而不以爲費豈非溺惑不明情懷悖
謬故輕重大小倒亂而不知審歟史稱其孝慈
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棋
無不精妙嗚呼若武帝者以爲文士則有餘使
之宰制天下未見其可也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
上榮敗此官遂廢大統三年文帝復以丞相泰
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之凡八

人曰宇文泰元欣李弼李虎獨孤信趙貴于謹
侯莫陳崇謂之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材力者爲
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陣馬
畜兵備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
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
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
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
府各領一軍史測曰此府兵之始也世之言兵
者莫不以府兵爲善矣無事則耕于野有事則

命將出師還則兵散于府將歸于衛國無養兵
之費將無專兵之患此其善者也又以兵皆土
著則顧戀田園恐累宗族雖主者殘虐亦無外
叛內傷之憂豈若聚兵而餉之稍有不給則鼓
噪讙呼甚則賊殺主帥邀挾朝廷者哉然府兵
之法雖無此二患而其流弊所至柔弱無武名
籍雖存不能倚爲扞禦二患雖去而大亂旋生
兵何也府兵世田宅長子孫伏法畏罪不敢爲
亂此與閭閻小民何異猝有徵發妻子環泣如

赴刑辟國家亦何賴於府兵而用之夫兵之患
有二當其強也殺人如嬉雖足以定禍亂然而
劫奪小民凌虐官吏以此蹙然憂之及其衰也
柔弱畏法弓刀鈍敝雖民伍相安一旦有急不
能得其用矣兵者所以平禍亂者也與其弱而
無用不若強而可恃彊之患患在橫暴其害猶
小也弱則盜賊無所制變亂日起其害有不可
言者矣（明之中季衛所之兵大約如此其後流寇橫行官兵不能制遂以亡國此將帥無人兵不訓練之故也）且夫府兵者三時務農習於田作

與偏訓練不嚴則勇猛之氣日銷未有不弱者也然而將帥不擇訓練不可得而嚴矣賞罰不明將帥不可得而擇矣考之唐制凡府兵有事徵發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則罪及刺史所以責成將帥者賞罰如此其嚴也彼其訓練之法豈僅一時哉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謂農隙者三時皆有之不獨冬也但冬則較專云爾耕耘收穫之事勞苦而疾力足以練其筋力稍暇則與之馳逐於高山廣

野間搏擊猛獸射殺狐虎既以室家田宅消其囂然喜亂之心又以隊伍擊刺作其奮然勇敢之氣府兵之法所以為善乎開元天寶以後府兵寖以貧弱死亡不補器械耗散則訓練之法不講矣戍邊者每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則將帥之選非人矣承平日久議者皆謂中國之兵可銷于是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不齒而府兵之法廢矣名籍雖存不復知以選將訓練為事而議者徒以省餉易制為善

必也省餉而易制雖設兵猶無有也亦奚頼此名存而實亡者哉

侯景之亂衣冠舊族猛士勳豪多偷生苟免不能自全惟扶風民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力田蓄穀時江東饑亂餓死者多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糜粒全濟甚衆又使其弟廣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此則臣子之大義春秋討賊之舉自悉達唱之非徒雄據一方苟全而已也周廸亦據臨川農桑儲廩政教嚴明徵斂

必至餘郡絕糧者皆仰以取給然不知討侯景陳氏受命悉達濟江自歸而廸越且顧望卒以殺身（周廸一良刺史也天命有在而不知歸惜夫）蓋舉事於亂世既為當時所指名持此而不知歸未有能終者也晉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自固不仕劉石以劉石之彊暴而薛氏義不為屈及苻氏以禮聘薛彊拜鎮東將軍薛氏自是世有功名屹然於顛浪之中相時觀變卒以令終田疇也李顯甫也汾陰之薛氏扶風之魯悉達也皆

智者也

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吾不知元帝所讀何書也君父之難急於水火元帝知之乎臺城之圍何以遷延不下也目夷子臧之義元帝知之乎河東武陵之爭何以極其痛酷不少寬假也父子兄弟人之天性也詩書六藝倫物之宗也此而不知猶得謂之讀書乎元帝所講者老子也老子之書豈教人屠戮兄弟殺子滅姪乎元帝非惟不能讀舜禹湯文周孔之書亦不能讀老莊

之書矣老莊之書以清淨寂滅爲王其視君國之貴爲累身束縛之具乃元帝貪冒帝位不顧兄弟叔姪少有嫌疑必圖殺之而後已老莊之道固如是乎蓋元帝始終一殘賊猜忍之人耳又昏愚無識武帝死則忌簡文簡文死則忌豫章王棟兄弟以至賢如蕭循則忌其逼忠如王琳則忌其彊中心惶惑唯恐人之奪已也武陵東下至使方士畫版爲像親釘支體以厭之稽有智者爲之乎元帝自謂我韜於文士亦惟是工詞賦勤呻吟而已詩書大義豈能知之乎故論之使知元帝之敗也非讀書之罪也

高王歡 安定公宇文泰封安定公 皆霸者也跡其行事高王譎安定公正非安定之遂能正也所遇有幸不幸焉高王之圖爾朱氏也其事譎矣已遂執魏柄而遂其君高王亦終身恨之安定執言以討侯莫陳悅遂承賀拔氏之業據關中以迎天子義甚正也然使高王與安定易地而處高王可爲安定而安定可爲高王何也爾朱氏之

惡極矣高王雖譎亦義也爾朱兆遷殺宗于晉陽高王帥騎東邀之其與兆書也詞甚正使王爲安定也亦必能迎孝武也安定如果正也何以賊孝武又廢王欽也吾故曰高王可爲安定安定可爲高王二人者皆譎也其才力智畧皆不相下夫以拓跋氏之衰淹淹寄命於臣下當此之時果有人焉忠順不失此周文之事非强有力者所得爭也而彼二人者不過欲以名義相脅從是故安定迎君高王亦立王東西分據此

以彼為國賊彼亦以此為亂臣此又挾天子令諸侯之變局也有王者起功罪不其均平然而二人之心跡則有間矣大約高王深密安定淵大高王慮周防遠用心雖詭而外託於正安定舉動不沾沾自護而反得光明二人之所為雖不能相遠而其處心積慮則居然安定正而高王譎也且夫安定蓋亦有志為治者也舉任蘇綽終始無間有古王用賢之風作府兵立法制其所施設皆依倣三代此自漢以下人君所不

能者非獨高王也然則高王與安定其才力智畧不相下而安定之質較為近道者也

殺王僧辯者陳與國也而使與國得殺之者僧辯自為之易自為之也元帝死其子方智立叙也僧辯與與國共立之矣已懼齊師糜方智而立淵明與國爭之不得也是自以罪名授與國也臨戎制勝僧辯與諸將皆不如與國也僧辯何不與與國拒齊師裴之横敗死遂啓淵明而納之又別使奉表於齊齊與王氏之交合則與國之交疏疏則疑疑則圖之必至之勢也即僧辯無敗與國之心而與國之疑必出于此也又況僧辯者與國之所忌也易忌之也與國之欲代梁也非一日也已與僧辯協心誅侯景天下之望不歸己則歸僧辯矣僧辯亦因梁無可忌者故亟亟焉藉言以圖之也又況僧辯者不惟授之以罪名而又委之以事機乎易委之以事機也時傳齊人入寇未審也僧辯遽遣江旰告與國與國因留江旰而潛師襲之人以為江旰

微之也不疑也故僧辯亦不為備也不然舉兵而人疑之僧辯且備之矣事未可知也然則與國殺僧辯謂其與齊人圖已者詐也僧辯無是也獨惜僧辯者不知陳氏之忌已也既啓之以授納之疑又委之以可乘之機于是梁與南渡齊師北返而石頭之師入矣

澂景堂史測卷之十二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　綸中撰注
緈子布校

陳一

令狐整資兼文武豐州刺史席固梁之降將也[illegible]豐州不遵周制周人欲代固而難其人乃以整權鎮豐州整廣布恩威傾心撫接數月之間化洽州府于是除整豐州徙固爲湖州整還豐州於武當旬日之間城府周備遷者如歸撫

泉則數月之間化洽州府移州則旬日之間城府周備何其敏也文足懷人武能集事也然古者刺史之權專制一方故其才畧足以有爲今則上下相臨舉動牽制雖有整者安能計日奏績哉

天下之惡一也然有昏愚而爲惡者焉有英雄而爲惡者焉昏愚而爲惡惡焉而已英雄而爲惡英雄之分固在也故其爲善有力其爲惡亦有力齊文宣 洋 者非耶當文宣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坦於任使此非爲惡者也耶其破山胡襲契丹身親艱苦舉前世所不能服者服之人稱爲英雄天子眞英雄天子也苟能自束其狂淫之性以勤勵於終其功業豈中主所可及哉而文宣自恃其才以英雄之膽決而肆志焉以爲天壤間事何不可自我爲之而斤斤腐守也是故弟可殺也毋可違也朝士大臣可戮辱也以至鞭撻親王上蒸下淫古之所謂禽獸之行盜賊之酷者彼直以爲弄酒戲謔之事耳嗟夫

若文宣者以英雄而爲惡者也極情盡意不復有一毫顧忌夫以獻武 歡 之雄畧猶自託於忠謹此英雄小心也文宣所以不終者有英雄之大力而無其小心也於是齊之禍亂兆於此矣然能信任楊遵彥用法嚴明臣下無敢叛者此自英分之固然吾獨惜其嗜酒淫縱有英雄之姿而用之爲惡也至世祖 湛 者既無文宣之雄才而襲其狂淫此昏愚而爲惡者也未可與文宣同語也

作不順而施不恕者衆之所怒也其不死於不義者幾希。汝南王幼冲楊愔鄭頤等受遺詔輔政愔等以二王位地親逼謀出之於外二王謀於尚書省大會百僚伏家僮執楊愔等殺之（非有大故而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意可知矣况二王與愔等擬試已將乎愔等於是乎不智矣）嗟夫常山雖親貴人臣也執其君之宰相而殺之而謂義者爲之乎常山執愔等唐突入雲龍門開府成休寧抽刃呵之入至昭陽殿武衛娥永樂叩刀仰視當是時二王之不死間不容髮也

豈非作不順而施不恕乎臨海王宗佰之立也劉師知受遺詔輔政師知以安成王（瑣）地望權勢爲朝野所屬謀出之使殷不害矯詔謂安成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安成欲出記室毛喜曰此必非太后之意須更聞奏安成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之太后與臨海王皆不知也安成乃艸勅請盡殺師知於獄常山當時何不出此要太后久有立常山之心愔之謀愔自爲之太后濟南王皆不知也

常山不請於濟南王固無君不請於婁太后又無母矣當時王晞既不與謀而賀拔仁斛律光等皆不知大義不能匡正其失不如毛喜遠矣漢陸生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有變而權不分惜夫楊愔有經綸之才而不知此也方濟南王之立也楊愔爲相平秦王歸彦爲將[illegible]愔欲遣二王吾意其必交歡歸彦而引之同謀也乞歸彦與愔同被遺詔者也濟南將發晉陽愔宣勅留從駕五千兵於晉陽以備非

常歸彦不知也歸彦總知禁衛留兵而不使之知于是疑貳遂起而將相不和矣歸彦乃盡以疏忌之跡告二王雖歸彦之反覆有負於文宣亦愔不能和調之過也常山王擁愔等入雲龍門也開府成休寧抽刃呵之歸彦諭之休寧厲聲不從也而歸彦久爲領軍軍士素畏之皆弛伏休寧方嘆息而罷當此之時使歸彦與愔同心二王之身首分矣惜愔之不知此也不獨此也濟南之發晉陽也既使常山從帝之鄴留長

廣鎭晋陽矣旣而又疑之乃勅二王倶從至鄴
外朝聞之莫不駭愕也二王疑之矣合其黨而
疑之使其爲之備智者爲之乎吾又惜愔之不
知此也婁太后聞愔死拾然曰楊郎何所能爲
留使豈不佳耶益知楊愔無應變之畧而惜其
經濟之才也婁太后眞知楊愔者也方文宣之
在位也狂暴淫縱無所不至而能委政於愔故
主昏於上而政淸於下信矣楊愔有經綸之才
也而不知應變以及於難常山旣殺愔以趙彦

深代之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
策蹇驢可悲之甚也吾故惜其不知應變而又
恨常山之殺賢者也

齊肅宗 演 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厲
庫狄顯安言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吏治
與王道不同李淸臣有言三代用王道而長漢
唐雜之以吏治然所爲雜之以吏治者謂當時
風尚耳非人主躬親之也肅宗不識大體身親
吏職則又漢唐之不如矣此豈宜爲君者乎

孝昭 即肅宗演也 帝問時務於盧叔虎叔虎請伐周
曰我强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并吞
者此失於不用强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非
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鎭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
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
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之上不
足爲我敵所資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
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
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

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
此即韋孝寬所謂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者也叔虎欲以之疲周若孝寬且以之弊齊矣富强其可恃哉 叔虎之策雖工然當
時事勢齊雖富彊而主多失德枝葉未有害本
實撥矣周雖貧弱高祖 邕 沈毅仁明臣下用命
齊雖用其富彊周固有以待之也故顯祖 洋 之
世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
世祖 湛 之世嬖倖用事朝政漸紊于是齊人椎
冰以備周兵之逼矣彊弱在人豈可恃乎

安成王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其直兵恃勢爲不法御史中丞徐陵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上見陵章服嚴肅爲斂容正坐陵讀奏版將安成在殿上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安成下殿朝廷肅然悉意文帝藩之斂容蓋由陵德望有素耳不然區區章服安能悚動人主乎

智者之爲謀也事不再舉也其未發也揚揚如不知及其發之使人不覺也毛喜之啚韓子高

是也右衛將軍韓子高鎭領軍府在建康士馬最盛與到仲舉共謀安成事未發毛喜請士馬配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安成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更如是耶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若收之恐不即授首或能爲人患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安成然之旣而仲舉之子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人告其謀反安成在尚書省因召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高入者遂執之并郁皆死此所謂事不再舉者也不然以子高之强而仲舉應之事未可知也毛伯武於是乎智矣

處大難而不懾非冥頑不知利害也盡其在我而不計其他此君子素位之學也然亦往往得免者歐陽紇反士人流寓嶺南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紇平徵爲金部侍郎蓋安於義者人亦安之也懼生疑疑生

釁鮮有能全者矣

天下之變發於外者易制而起於中者難全敵國之相攻寇盜之侵掠此發於外者也古之人嘗有以禦之矣唯夫骨肉之間蕭墻之內倉卒而起此非大智大勇臨事不亂者未足以與於此也何則當大敵大寇之臨也事勢雖迫然其翦滅之也唯力是視故其力專而志一若夫骨肉之親不幸而內變極力以求勝焉則人倫之慘上干天和雖勝之不祥也況事出于一時乎

如斛律光之處琅琊王儼也可謂大智大勇臨事不亂者也方琅邪之殺和士開也帥京畿軍士三千餘屯千秋門欲并殺陸令萱穆提婆等其專殺之罪雖不得辭然令萱提婆奸邪亂政齊庭之人孰不欲甘心焉琅邪既都督京畿兵則京畿軍士素服屬之非烏合者也夫以天子之弟用服屬之兵以取衆怒之奸邪其事有不就者乎爲齊王計下詔曰朕之不明俱聽用提婆等混亂朝政朕實有罪朕今自殺之不煩琅

邪也則猶補過之賢君琅邪方稽服之不暇矣而齊主昏迷不悟自帥宿衛步騎授甲將出戰計此時帝果出則必戰戰必不能勝也令萱等朝死則齊王夕爲齊南矣此事勢之必然者也即使幸而勝保護琅邪而使其弟蹀血於禁門死而有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乎吾故曰變起於中者難全也而光入見謂帝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先呼曰大

家來儼徒果駭散光就謂琅邪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强引以前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稍長自不復爾願寛其罪當日齊王兄弟所以得全者光之力也然則光曷不乘斯時啓帝殺令萱提婆乎曰不然帝如能殺令萱提婆也光已先請之矣豈俟琅邪稱兵乎帝必不能殺令萱提婆且以令萱提婆故欲親與琅邪角當此之時齊之禍亂且不測而光乃以緩頰釋之非大智大勇臨事不亂

者能之乎自是齊王昏迷日甚故雖能全琅邪於稱兵之日已而令萱等謀殺之光不能全也非惟不能全琅邪且不能全其身家也非智不足所遇之主非也

澂景堂史測卷之十三

閩邵武施鴻則成著——男 綸中撰注

綍子布校

陳二

張雕以塞微致位大臣欲立功以報國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齊王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由是韓長鸞等譖其反殺之從來君子受制於小人以其氣高而防疎也

况於雕乎蕭猶不同器而處雖平心下之猶不能免也卒也小人容君子疎不惟亡身亦且禍國此亦君子之過也

語有之忠臣不事二君此臣子之大義也然亦有國難流離更事二君而執節不移者其志雖不遂未可以成敗論也若王琳者非耶江陵既陷國破君死王琳不能死又奉表於齊欵附於魏夫魏固梁之讐也琳以齊爲援國奉表通之可也欵於魏非忘讐乎然而琳之欵魏也志在請世祖之柩也世祖之柩歸而琳與魏絕矣琳於魏無復讐之舉而亟亟於陳氏者何也或曰憚魏之強也然琳雖強不強於陳也而胥悉達且制其中流而琳卒亟亟於陳氏若義之所在不計強弱也方是時齊人之忌魏實甚以琳之強藉齊師以復讐於魏奚不可者而安所憚之然則琳何以舍魏而亟亟於陳氏也魏人雖殺世祖梁之宗社猶未亡也陳氏簒而梁始亡矣吾意琳亟亟於陳氏者欲復梁之宗社也宗社

復而後與復讐之師也至不得已乃請齊納永嘉王莊以主梁祀遂奉莊出屯濡須以問罪於陳此琳之素志也既而兵勢日衰土地日削又不得已而奔齊奔齊非琳志也且欲用齊以報陳然則琳之於梁可謂至矣欵於魏臣於齊實終身爲梁也以至野叟收其血茅智勝等送其柩知與不知無不服其忠義者此豈私恩小惠所可致哉史載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史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士之心觀此不惟忠節可嘉亦且才識堪任而國運傾覆智勇無

（所明之悲夫）愚獨惜以琳之忠義崎嶇百折曾不少回特以功業不就故後世罕稱之者大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回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沒而不稱悲夫

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孔奐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以輔儲宮太子乃自言於帝奐復奏曰江總文華之士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于總如臣所見

宜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夫以叔寶之淫泆雖有敦重之才未必能正也況附之以江總乎愚觀文華之士類多輕脫致禮敗俗爲害不小在近世尤甚不以學問爲本而專事浮僞強效風流鄙程朱爲迂腐疾禮法爲桎梏放言高論無所顧忌少年無識相慕成風此愚於明季所親見者也衰亂之象兆于士風矣撫今追昔不勝三復于孔尚書之言

蜀公尉遲迥起兵討丞相楊堅 楊相以韋孝寬爲元帥及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等討之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迴饟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楊相深憂之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舊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又安知能盡其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

心明於智畧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動則能制之矣楊相大悟曰公不言幾敗大事其處分機宜灼中事理如此眞宰相才也（此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眞宰相才也豈得以文士目之）楊相自是措置軍事皆與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此又與劉穆之何異然德林恃其才望議論好勝同列多疾之開皇間黜爲懷州刺史才如德林猶以矜伐不終也況不如德林

者乎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矣

韋孝寬久在邊境屢抗强敵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古之名將其算畧多如此然其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不入私室此則羊叔子杜元凱之儔將而儒者也古人中亦不得多

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制征稅法頗重既

而歎曰今所爲者譬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其子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及威兼度支尚書乃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從之考西魏賦法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荒凶札則不徵其賦是於取民有制之中猶存用一緩二之意也而綽猶欲後人弛之也蓋古人藏富於民其制賦也量入以爲出當綽之時東西分爭不免量出以爲入矣然後人習爲故然驕奢淫侈費且不計而賦日加又奚有於荒札不徵之制乎元耶律楚材定賦法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凉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仁人君子之用心如此

善爲政者文武互用張弛以宜然必以仁惠爲先譬之治生仁惠粱肉也可以長年滋養者擊斷藥石也可以理病不可以常服梁彥光爲岐州刺史有惠政隋主下詔褒美之久之徙相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及居相部如岐

州法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目彥光爲著帽餳隋主聞之免彥光官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請復爲相州許之豪猾聞彥光再來皆嗤之彥光至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于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及舉秀才祖道於郊以財物資之于是風化大變吏民感悅無復訟者 唐崔鄲治陝以寬而治鄂則嚴或問之鄲曰陝土瘠民貧撫之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非彥用威莫可治此張弛以宜非以嚴威爲事也

光治祁州正如王渙之治雒陽外行猛政內懷慈仁非好爲擊斷者故政成而民安也不然如趙廣漢强壯果敢莫爲持難難威制豪强而終以此敗故爲政必以仁惠爲先也

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且讓之曰非士大夫之素業也雄曰自古文武不備不能成功業雄雖不敏頗覿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愚謂文武經畧不在區區騎射也但我輩讀書不可守章句耳古人

觀其大畧乃不守章句之意今之士大夫當知此

梁魏以來各務恢拓疆宇每增置州郡以示統馭之廣州郡雖多户口日耗至隋楊尙希乃極言其害曰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戸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已衆資費日多吏卒增倍租調歲減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隋主從之罷諸郡爲州設官

以爲民也官多民擾固爲害官不擇人尤爲害也詳尙希之言併郡矣選官尤亟也

晉宋以來文章華麗體尙輕薄梁陳諸君多務之齊周二祖(高氏宇文氏也)起自行伍不喜辭華文疏皆尙質實隋主更疾之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時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曹氏父子孫也)崇尙文詞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

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于羲黃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虚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辭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隋之君臣當辭波汨没之時猶能黜浮巧返質厚如此今之文人學士日爲勦竊取他人之朽腐剽無根之故實詢其原委茫不知對雖古人之華豔且

不能知而況崇雅素返質實乎間取魏史中一事以爲作文之法元英克義陽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傳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列陳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唐武宗命李德裕草詔勑德裕請委學士武宗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爲之凡文辭能盡人意則達矣繁文縟節無爲也

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爲龔貴嬪侍兒陳主見而悅之得幸生太子深髮長七尺其光可鑑

性慧敏有神采進止詳華毎瞻視眄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美陳主怠於政事百司奏啓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陳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决之蔡李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然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不雅儀容絶世且才識明敏如此眞尤物也然使遇聖明之主則敏慧可以備遺忘引薦可以進賢淑轉妖爲祥何必非内助乎中書舍人施文慶聰敏强記明閑吏職心筭口占應時條理此亦唐白之流世有明主未嘗不可用也高阿那肱事文宣則致死以破敵事後主則賣主以求生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用貪用詐亦視其主何如耳

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毎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詔郡縣置義倉此備荒良法也無羅本之費而有凶荒之備然檢校

不得其人蠹耗百端漸不可詰雖屢經擧行而卒無成效也青苗社倉之法其弊皆出於此

閩邵武施鴻則威著　男　綸中撰
綍子布校

隋一

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當盡時四海全盛而寳常卜其將亡真妙達鐘律者也然寳常所造樂器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而鄭譯演龜茲之琵琶何妥負夙昔之亟丈蘇夔倚藉父勢牛弘依阿人主

擬託附會强成新樂則是抑夔曠而進延涓也卞璞不御碔砆登筵世事類然能不爲之三歎

楊素與高熲共掌朝政素性疎辨高下在心朝臣之内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熲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然才藝風調小人之技也傲而輕推誠體國君子之器也平而厚以故廢立之際熲守正不阿素則以此締託王后附媚儲君以亂隋者楊素也小人之才之不可用也如此

自古創業之君未有無取天下之智而能得天下者然必孜孜焉任用賢人以求爲治之道而不敢自用蓋以天下之大萬幾之衆未可以一人之智治也荀卿有言兼并非難也堅凝之難如隋文帝者有兼并天下之智而不能用賢以堅凝天下者也（唐太宗論文帝云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决不任羣臣臣下取决受成不敢諫爭天下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乎太宗貞觀之初勵精圖治灼見治理故其言之切中如此）何以言之高熲賢者

也文帝亦知之矣任用有年一旦信讒而棄之遂不復收也蓋文帝自負其智以爲可以治天下不必其任熲也夫以熲之賢使之輔佐文帝正如鹽梅麴糵之相爲調劑者帝之失在於猜忌而不任人而熲竭誠盡節引進貞良前後所推薦者不可勝計文帝果能用之則衆職得人可不勞而治矣然而熲之當國近二十年而文帝之勤勞未嘗一日釋者此非真能用熲者也鄭簡公用子產而恣情於笙瑟苻永固用王猛

不知治天下之難古之人君勞於求賢逸於用人如此而文帝事多專决不任羣臣至于日昃忘倦此豈能用熲者乎考帝之信熲不如其信楊素也方熲奏東宮宿衛之劣也帝作色厲言以防之其疑之也久矣楊素則以智討逢帝故日益親信甚矣文帝之猜也賢如高熲而不免親如太子而不免乃至衆朝無可信之人日弊弊焉以文法自矜明察御下而猜防之過竟至讒毀易入姦欺得售豈非自任其智而不任人

之過歟否則以帝之儉素輕徭薄賦以養民使能任賢以爲治雖三代之富盛何以過茲惜夫文帝之不知此也史氏原其失以爲任智數不悅學夫不學則理不明故不知爲治之道而智數是任湯之學于伊尹也武之訪于箕子也學于賢者以求治古王之道也

趙綽薛胄同時爲大理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情與法非有二也而法不勝情故善用法者必原情

用人不從中制之則人得盡力而功可成如李景者能用人者也漢王諒反代州總管李景拒之戰士不過數千城池崩毀是時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撫循而已然景實知三人可任故任之非徒然任之也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俊爽有餘迹似輕薄時多以此疑之唯牛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得

人於斯爲最唯其知之故任之也故任人必自知人始

隋煬帝席開皇之富盛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巳遊觀文物則宇文愷何稠等盡其能兵威遠略則裴矩長孫晟等竭其慮如龍舟四重浮景水殿以至行殿行城皆奇麗精巧古所未有以此騷動天下遂以亡國史備載其事以爲戒今特錄其奇麗之尤者大業元年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

洲諸山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内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為華葉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内亦剪綵為荷芰菱芡去冰而布之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風華奇麗使文人浪子為之風流千古矣然此等風流非帝王不能為帝王為之亡身喪國文人浪子為之風流千古卓為文人浪子不為帝王也呵呵愚觀陳後主臨春結綺諸閣可謂麗矣未若蓬萊方丈出水百餘尺之奇也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可謂華矣未若緣渠十六院門皆臨渠之清也女學士狎客賦詩贈答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可謂艷矣未若月夜數千騎奏清夜遊曲之為都也煬帝之才情固非陳後主所及風流文藻無不佳妙特不能為君耳

吏部尚書牛弘嘗從容問旅騎尉劉炫曰炫字光伯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張九齡有言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所謂遺劍中流刻舟以記者也史測曰古人委任責成兩者交行故寬而不失長官自辟具僚刑訟討簿各自為政寬其文法而委任之唯是三載考成稽其政績採其風謠善者舉之舉一大吏而庶司府史以次論功也不善者罰之罰一大吏而庶司府史以次治罪也當時不惟政清事舉且皆忠實任事後世文法詳密舉動牽掣為吏者苟且塞責而已按牘則事事辦整考實則語語虛張卒也上下相蒙善否淆亂寬與密胥失矣唐吏部侍郎魏元同上言銓選之弊以為伯問之命日慎簡乃僚及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五府謂太傅太尉大司徒大司空大將軍也辟召魏晉以

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人士之衆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藉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有愚闇阿私之弊乎況旣淆亦欲使六品以下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觀於二公之言事理灼然矣有志爲治者其思所以更張之

事有不得已者迫於上應長吏不能違也民病矣可若何武陽郡貴鄉長魏德深爲政淸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不知其何以得此郡丞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寇平仲爲成安令每期會賦役未嘗踰限唯揭鄉里姓名於縣門莫敢後者此與德深之得民其感動之妙均非今人所能也）得民之心者未有不得民財者也譬之長吏虐使其父兄其子弟有不齎其財力以赴之乎貴鄉之民愛德深如父母宜其急公如出一體也今之長吏一遇徵發且乘之爲奸上下相蒙苟可以免乘鄉逃避佹讐其下而不能供上也非民之罪也

太宗（唐）以英武取天下雄謀獨運往無不克而當時爭勢太宗有未及者高祖輒先得之非僅

仰成太宗者也太宗意在關中其謀曰吾襲慶勝之威撫歸服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耳太宗恐歲月淹久關中得以成謀修備則人心離沮而高祖則以單辭推獎李密使爲我塞成皐之道綴東都之兵專意西征無有後顧昔漢高使黥布反淮南以綴項羽張子房遺羽反書使之東面擊齊討亦如是故入關之策太宗決之于前而高祖善之于後不獨此也劉文靜勸高祖與突厥相

結資其士馬高祖謂劉文靜曰北來士馬供應資爲累難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方舉事之初所急者士馬也高祖不以目前之急貽事後之憂其深思遠慮劉文靜輩所不知也觀於齊代石晉之事則知高祖之識度不可及

力同者角智太宗李密皆以入關爲上策其智同也已而太宗決計入關李密疑畏而不進斷與不斷而成敗遂分夫李密之不敢入關者畏

洛陽之議其後也密不入關而趣洛陽是爲太宗拒洛陽也太宗獨不畏李密之議其後乎況晉陽又有武周突厥之患高祖欲旋師而太宗策之曰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劉武周雖遠利太原豈能近忘馬邑本與大義當入咸陽以號令天下今遽旋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作賊耳遂決計入長安且夫王者之舉事也得其大計而已雖有小利害不惜也漢唐取天下其大計皆在關中漢高不以屢敗而改圖太宗不以晉陽而變計此帝王之大略也李密始以入關之策說楊玄感而不能從柴孝和之計西襲長安此其狐疑之不足以定天下也或曰李密之不入關中若非畏東都之議其後畏江都之衆也徐洪客勸密沿流直指江都而密不能用此密之失計也曰不然是時文武六師皆在江都密不能取洛陽況江都乎使密取江都關中以兵下之密不能抗也且密能强于項羽乎密取江都則煬帝死於其手

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此項羽之所以亡也故密之失計不在不取江都而在不入關中也太宗之入關中不復以江都爲慮者知煬帝之必不免也煬帝必死于亂賊之手已據形勝之地執大義以號令天下其孰不我從故李密項羽皆雄于一時而皆以不能取關中而敗項羽不足論李密知之而不能決甚矣狐疑之不足以定天下也

閩溪紀畧序

嘗讀夫子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言不知子契仁知乎子契山水也其曰樂有味乎其言之也然以此語人則往往不解非無他胸無山水也故雖有空奇靈怪之境不能入其心而告以趣胸有眞山水則雖足跡所未及亦心遊而意會之直叩仙骨而攝取其神理也矧親歷者乎施公則威胸有山水者又生長於閩閩之山水奇秀險與甲天下自樵川至福州六百里間鋸峯

劍嶂綳波簇浪尤甲閩中方公之往建江也將率連之人士體知仁之德而發揮於事業則於斯行也山水之趣自然觸發其性情開拓其胸臆故於舟楫所歷空奇靈怪之境如所爲鋸峯劍嶂綳波簇浪目流連而心游泳起訖首尾井井然如指諸掌上至有長年所不晰者而且規橥之體超其畦茹鄭之秀鑄其骨自無諸氏以來六百里山水在烟霧間得公一筆洗出何其快哉何其快哉公今日宦閩撫福一日者棄官

跰蹩徧遊天下名山水虛敖未老猶能操杖屨以從爲公作樂山樂水歌也

康熙八年暮春五玶盧元昌題

雲間盧元昌文子評點　昭武施　鴻則威著

閩溪紀畧

余以辛丑仲春赴連江敘職時陰雨彌旬胸臆鬱結行李甫月餘越發棹之明晨忽然霽朗乃放覽江山怡情風日二十年來往返之地蔑然欲言之不自知其能否也大約上閩之溪不甚廣石叢而水駛往往相搏有聲或十里或

里許輒有巨石衝捍水無所洄游激而噴躍為積雪為瀑布為濺珠蕩地震天駭心警目或一里而再遇者有之甚則曲屈還抑穿凌而過操舟行不敢失尺寸然奇險清麗舉相半也姑舉一二言之（首尾包舉散散落落在有意無意之間所以為妙）東去樵城七里由脊探出江崖銜石指指上有浮屠工製纖秀下則松檉被翠上則紛堊耀銀每至夕陽倒景細波凝紋正使摩詰之流急索筆墨難離或出耳

東南二十餘里至危家渡夾岸開景水色渟渟清照左帶人居有巖陬江槎枒桀出幽叢古木青葱蒙茸丹楹白堊掩蔽其中時聞鐘梵之音如出霄中也右岸有亭砌石為壘林阜沙渚鬱然平靜行人憩渡隔岸望之如圖畫又東三十里至拿口驛人居六七百中有人士下此約十里狐喋扁孔二灘甚有名狐喋森而亂扁孔斗而長側寒斜倚黑石齒齒狐喋者言狐至此猶畏而喋也二灘相去五里許

余友鄧佩水家拿口壬午應試三山同余過

此各有詩余詩云舟行幾度說危灘熟手篙工仔細看石似呼朋共捍敵溪如設險再封丸逆濤怒起千堆雪勇浪橫生百尺瀾已過前灘後又急同幫併力莫辭難（語語奇險補出紀中所未及）

自扁孔而下不半里有石十數枚左右散列離擊水有聲而中流不斗方者如置圓者如釜叢者如編得以流連寓目左岸山麓新林乍舒濯濯鮮嬌驚悸之餘良可娛也大抵春岸娟娟水

石林涯自然秀設觸處有之東北高山巍巍瀑布數十丈脈脈委委蠢蠢然（陡然起陡然止文心倏忽筆下奇幻妙刻）

又東五十里爲水口寨對岸即富屯驛也兩岸人士或亂流而稚集或单舸以泛流傳觴賦詩於風日之間紆情解結於烟雲之內所謂望衡對宇歡情自接者也

余往有月泊詩云江月滿空霧星光透月裹（奇）還顧舟中人傴僂畢欲起濛濛辨遠峯歷歷數山杞輕烟咽小洲倒景搖蕩瀟涼風颯然來納手怯单絺寂寂各還舟我心猶未巳（郎見）（漣幽爰盤爽然二峯）夫山水之理隨遇而形思揣難跂（此即後律中所謂水石自然理也）

去富屯三十里兩岸石勢忽然欲鬪狀如鬪雞冠嘴分明俗謂爲雄雞鬪也此下三十里爲順昌縣水路稍平夷

又三十里爲上洋口東接延津北接甌寧界兩郡之間民雜處爲舟楫賈販之會有飛閣臨江岩岩上造下通行人中爲樓三間窗櫺麗緻軒

軒開爽四周畫欄下瞰上爲圓製垂擔兩重八隅繡飾溪烟帶其脊觜飛翁礙其甍翥蓋二百（奇麗）里中一奇觀也其下有三石鼎列春水漲漫必以三石爲則石露則下灘孔見石沒則下灘孔迷

自上洋而下三十里中形石星次醜穀澈波駁溫黑素相亂澹澹沃瀉勢若排天舟歷石罅中踠蜒而出舟人至此前後相誡其籠風丫頭石排孔燕子磯磨銀石最有聲者也水路紆廻陸程半減矣

排孔灘亦日眉皺灘謂舟人至此爲皺眉也

將至燕子灘三里許有樵坑口平流細紋春潤冬枯兩岸三丈許樹木竹叢幽翳蒙密但以舟（此景在閩中爲奇在吳越則到處有之矣）行有程不得極其幽與也舟子語予曰新樵下給延郡矣東南望燕子巖高山迴流林木樷鬱賴山相間碌碌然

燕子灘最險而麗首尾四五里亂石鑿鑿難以數舉入灘半里許石屹兩箱分流爲三澎鼎之

蟒震天漈中石狀鸞鶱相比約一里春水漲漫
則沒而不出右岸石片斷成小大枕藉危樓百
仞即之爲基下在十數丈閣三層稍稍斂上其
神甚靈與過者必覩之背負崗林蓊鬱綿邈蔽
天籠口春鳥間關聲幽韻遠如出百重蒼翠中
也處勢蔭映望又周遶環山貢秀匝樹流烟杳
然下覩遂覺石伏如拳波淺如淫矣又有石片
長丈餘架梁西出窺下有不測之深羈宦遊子
瞻矚之餘扳蔦而渡嘯咏終日竟忘阻險矣此

寫將出水之湧也

下約三里舟行廻曲數四皆擁楫避害前後招
呼當其巨浪昂伏蕩空動遠人在舟中如御風
上下也下此四五里則磨銀石石當江衝水勢
倒衝非手眼明快不能避其抵觸矣餘則如釜
如囷頭峙密布者不可勝數也

丁酉仲春余與謝連茘張中錫諸友及自劍
津將至燕子灘乃捨舟相携穿行叢箐中一
里許至灘登閣瞻眺胸眼大豁板籐渡石橋
坐巖間吟咏余詩云山骨横江面杈楂不肯
平萬派性歸下雷奔爭一閧如何倔側褭反
得高朗情右崖循遠近形勢自然生疊石架
高閣眼界倏而變悍礫如拳伏激波激流湍
縈翠籠鶯語巧囀勝篔筜置身杳靄間出險
無猿驚捫蘿度石板趺坐三五夾無端寄筆
墨聊代山川吻

有篇法有章法長篇如此無斷續散緩之病矣

又東二十餘里有城門灘未至灘二里兩岸山
勢忽闔水至此洶湧漩渦抑性就下而受約束
入灘則石壁斗峻夾岸巃嵸首尾約一里蜿蜒

數折巇軒月駛廻光凝景焉其水渟渟凝綠使
人肅然不敢計以丈尺鬱積磅礴輒有巨輪迅
吸春水驟漲投以束蒭則旋吸而下乃疾掉電
馳而過焉逶迤輪文上湧如錢影如月暈疊疊
開散淵淤相續蓋遏流疾力鼓騰而上矣其石
色瀯瀯然水漬新洗白晃耀目兩岸如凸如凹
如鳥獸然人物恍惚疑似應接不及時有小竹

細描水於摹其

叢生巖流涓滴迸沥流者牽纜百仞之上蹩跡
抽步如猶獲矣自此以下渟潭稍靜凡三十里

西至延平府邵武水達城之東合津南流即晉人躍劍處也一片心眼結撰而出直是酈注

莊本遊

余足跡未遍目不盡天下之奇然書記所載遊遊有之竊意城門灘亦天下之奇也辛卯夏反自芝城有傳云水石自然迎雙門一里餘灘齊人獸勢敢探龍蛇居曲折礙巇景歟斜燈月與風柔櫓且緩出此更無加

溪水南流四十里有大湯小湯焉其灘綿亘五里灘頭有山名蚺蛇頭傳有靈蛇潛其下溪中巨石倚岸左生如困廩如短梲如犬牙如車箱屹立縱壁瀾寬波靜則楚楚平夷至於機擊石壅水徑斗迫右瀉則巉巖左捍左瀉則巉巖右捍雖勁楫疾槳恒有落勢春夏水漲則月有破害若其輕舠委浪捷撥從手則從左岸小孔避其險害舟人謂之牛了孔

下大湯一里溪中擁起一山長四里許分流爲二其中人居隱隱山色水光靚冶平怡及其夕暉斂霞飛烟點黛片艇來歸如在圖畫中也

時春晴曉霽維舟岸側日影微曛霞光露彩忽見小艇來歸清景可掬予欲語不得賦此言懷兩山夾一水兩水擁一山最愛森晴夕餘暉在前灣波紋細若縠青黛生眾顏何人水中居茅茨柴爲關烟霞長沐浴筍蕨佐朝餐有時泛小艇垂釣江之干歸棹掠舟過冀得詢所安野人不解意長嘯竟言還筆舌輕妙清景在目使人遊詠而不能出勢絕妙絕

溪水又南流三十里至茶洋驛溪中左側巖石如堵大者方十餘丈小者五六丈石色蒼白滑潤與他處異右側小石磊磊倚岸而出水漲則漫裹而過水落則傾捍患害故舟人云大水大湯小水茶洋

下茶洋一里許則有花欄灘亂石槎枒如鋸左右布列入孔爲難下此則九里潭溪流渟蓄舟人至此雍容矣

又三十里至漳湖坂又半里許左岸有羅漢閣

溪中巨湍輪迴，舟墮其中，盤旋不得出，必勁櫂疾槳，傍掠而過。下此則黃田驛，水石安流，凡六十里而至水口。

將至水口里許，山勢漸漸收束，向來巉巉錯出者，兩岸山阜猶有之，水中則盡矣。自此以下，溪山寬衍和緩，茂樹蓊鬱，如車蓋，根盤糾結，如古藤，如蜿蛇，蒼蒼奇鬱，亭鄉沙渚，潔然明淨。凡六十里而至閩清溪，又六十里而至白沙驛，又三十里而至竹崎所，有巡檢司，舟次水口，必泊之，

免戒心也。東有石崖，探溪二丈餘，西望兩山相揖，水縠平文，蒼茫杳靄，漁舟一點，青黑如石，久寫景在畫法古例[illegible]乎[illegible]雨出非槳之也之漸移，乃知是舟也。大抵一百八十里中，山川明秀，風景清曠，所遇皆然，醞釀融結而爲福省都會，各公鉅卿文章經濟，豈偶也哉。又三十里而至芋源驛，又十餘里而至福州。

自樵川至福州，爲驛十有一，爲程六百六十里，水陸長短各不同，爲灘爲石，不可勝數，其間奇怪之狀，千千萬萬，余數欲言之，而不能盡其奇。

數數閱之，舟人亦難詳也。嗟夫，舟人知之而不能言之，學士大夫能言之而不能盡知之。山水之奇，自在天地間，遇之而不能名，於山水焉何損？然賴以發洩其胸中之欣賞，則筆墨無靈，對景不嗣，於山水實有負。今余所紀，十不能二三，而其鉅麗如燕子城門、大湯箎，或頗得其梗槩云。胸中感慨筆下結束若有意若無意妙妙　辛丑孟夏紀於連江吳名生石山閣。

胸中有見，手中有筆，古語佳句，奔走腕下，此

是湊合古人，非爲古人役使也。　則威此紀何嘗不是酈注，然究竟是則威水注，非道元水注也。文子

五言中清遠奇老，各有其妙。山骨橫江面一首，章法竟似杜陵；兩山夾一水一首，清思竟如右丞矣。則威作詩不多，然思理深厚，格意高遠如此，是亦何能多作也。文子

澂景堂史測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施鴻撰鴻字則威邵武人康熙中由歲貢生官至奉天府經歴是編取通鑑中自晉至隋事蹟各爲評論共一百七十七則其專取晉宋以至六代者自序云歲在甲辰署篆羅源未攜書籍借得温公通鑑自晉至隋數十册日夜讀之因而有所論議則亦偶然劄記也

垂世芳型十三卷

〔清〕金維寧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康熙賀劾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垂世芳型十三卷》提要

原缺第一至三葉前半葉

事尤多必彙群書而備採之列爲一傳傳後則加評斷是爲垂世芳型余嘗

聖眷濫竽京職退食之暇一披覽之輒興嘆曰有是哉金子之書眞學之博識之精者矣刊而行

之不惟有功於前人有補於後
學亦可鄙副
聖天子作人弘化之至意以垂示來
茲也但刻費繁浩非二千金不
能竣事將伯之呼端有望於當
代之　大人先生云爾

富沙通家生鄭重山公氏題於
燕都邸舍

序

宗凡德藩先生諱維寧雲間名孝廉也天涯
雖隔宗誼夙敦戊辰歲重聚首金臺同車聯
榻相得甚懽先生抱曠世逸才下筆千萬言
立就是春首薦南宮主司擬置魁卷房考劉
檢討諱坤爭之冠場竟爾下第名公鉅卿群
相嘆惜而先生晏如抑且空谷遐心矣初鄭
司寇年伯諱重宦游吳中今聞得先生卷大

奇之遂為文章知己司寇桃李盈門於先生
獨加隆禮先生曾著連珠彙校一書取歷代
名臣碩士孝子逸民論列之一人立一傳始
于三代終于故明極其詳備時出己意加之
評斷精思妙議獨闢千古司寇每加嘆賞欲
捐俸五百金付梓又集　都門諸大老各捐
己資刋行傳世不料甲戌冬司寇捐館事不
果行于是先生復取彙校中評斷所加者另

録一卷名曰垂世芳型吾閱是書而得著書之意矣全書以
至聖先師為冠者賢者録之佞者黜之因其賢佞别其進退故曰芳型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旨也取春秋筆削之微意質之
至聖所以奉為是編之冠也評斷之下璧瑕必摘薪楚必收事勢所值彼此異宜必略迹原心各為論定雖其間褒貶不同而一出以至當不易之論則為所褒者可為法固芳型也一字之褒足榮也為所貶者可為戒亦芳型也責賢者之謂也皆春秋之義也比之彙校全書雖只班豹然而賞心豁目悉皆夜光吾于茲竊有慨慨夫先生之才學閎望出其精識著為是書不藏于石渠天禄而藏之名山數之奇也吾于茲又有喜喜吾宗前有仁山先生之通鑑前編後有先生之連珠彙校五

百年中一族得此二書統之繼也然人但謂前人之芳型待先生而垂吾獨謂先生自有其芳型為世所垂當亦如先生之所以垂前人者垂之矣

康熙歲在柔兆困敦仲秋朔日侯官宗弟潮海門氏書于玉峰之官署

垂世芳型歷朝傳人總目

第一卷
周朝　通計共五十五人

第二卷
秦朝　通計共一十九人

第三卷
西漢　通計共六十七人

第四卷
東漢　通計共一百零三人

第五卷
晉朝　通計共六十九人

第六卷
南北朝　通計共七十七人

第七卷
隋朝　通計共二十二人

第八卷
唐朝　通計共九十二人

第九卷
五代　通計共二十人

第十卷
宋朝　通計共五十六人

第十一卷

一

南宋　通計共五十五人

第十二卷
元朝　通計共二十人

第十三卷
明朝　通計共一百四十八人

秦隋五代及元之短祚者傳人不多而先後相接則備書補入如李綱歸唐而借入於隋金仁山不仕元而借入於元之類是也

二

凡例說

余於丙辰春入　都滯跡二十餘年因　建安夫子郭司寇破格款留纂成連珠彙較一書彙集古人之言行而較訂之一人纂一篇如傳體　夫子諄加鑒賞欲付剞劂後遭　夫子殁治任南歸事因中止彙較中不能徧加評斷評斷所及者僅十之三今所刊者又評斷中三之一彙較之義已失因改名垂世芳型有以凡例之說問余者余曰窮愁著書未附窮愁刊書是編之刊亦因親友協力贊成勉爲此舉已耳書有凡例事有成例今於全書損之又損名稱亦改是纂書之事已無一成之例矣又烏有凡例之例是編耶鳳非凡鳥也鳥之窮者又凡鳥中之窮愁者也使作鳳鳴將使凡鳥之窮者例鳳耶抑使鳳例凡鳥之窮者耶余著是書不過於窮愁中藉以解愁耳今君以凡例問凡鳥吾且爲君賦窮鳥

康熙五十三年重午日金維寧德藩氏偶筆

垂世芳型卷之一

華亭金維寧德藩著

年姪孫　汪必倬蔚章
　　　　項　昂望如　仝較
姪孫壻黃景佳次輪

至聖先師

孔子一太極也太極者渾噩之氣不可不有所執以名之孔子者時中之極亦不可有所執以名之時中之極即太極也自兩儀既分而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陰陽剛柔無非太極之流行也自三才既建聖人出焉而後人位乎中聖有孔子而後氣煦如天形媼如地時行物生而無非時中之浹被也故曰孔子一太極也有太極而天地始有全易有孔子之太極而人始有全易不過曰時中之極而已中之爲言宗也宗而主之也亦鍾也爲間氣所鍾也

五嶽之宗宗泰山爰曰岱宗四瀆之宗宗東海爰曰朝宗孔子生於魯魯控泰山臨東海爲春秋宗國孔子爲萬世宗師然則間氣所鍾豈偶然哉由開闢之初以迄東周之季聖人之位乎中者或以皇位位之或以帝位位之或以王位位之然而皇不可爲帝帝不可爲王雖曰允執厥中而非所以中也中可執而所以中不可執惟以渾噩之氣爲時中之極是謂間氣是謂太極寥寥數千百年間天若虛其位以待無位之聖位之如孔子之不可有所執而名者以集其成於危微絕續之交而後千聖之心傳藉以不墜也由是而知爲間氣所鍾也今日者宮墻萬仞高於泰山洙泗源流深於東海然天下後世學山而徒切仰止之思學海而不勝望洋之嘆何與徒執其高深之象而不得其流行渾被者何在而步

而趨馬野猶以閭跂蹣跚之子追雷逐風之御責使同其奔逸絕塵也其何能及此不知其所以然而已夫天以尼山一鐸金聲其始玉振其終予以德不予以位正所以繼之聖而使之為功於前千古後萬年如皇與帝與王咸藉為統宗而公侯大夫士無一不宗之正如岱宗朝宗而外別無所謂宗也云爾然則間氣所鍾豈偶然哉傳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吾則曰自孔子以來更無太極也

老子 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聃

漢文景二帝崇尚老子而開武帝神仙之好武帝之惑皆文景之惑惑之也至李唐開國之初即有吉善行白衣老父之言乃虛誕荒誕之說也高祖因而立廟善行惑之也天寶九載王玄翼遂以妙寶真符之說惑明皇又以善行之惑高祖者惑之也太史公不作老子世家而置於列傳杜少陵謁玄元皇帝廟詩實譏此意而云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其寓諷良深矣後世好事者從而附和之以為尼山大聖嘗從問禮神奇玄妙自特出於尋常不知夫子學無常師問官於郯子訪樂於萇弘郯子萇弘亦豈有所加于夫子者哉自有好事者之附會而索隱行怪之徒希後世有述偈之者一和之者百從風而靡使儒者之道日晦良可慨也究之老子立言之旨未嘗不與儒道同條共貫儒道之所以晦晦於好事者之隱怪等於邪說橫流者之為禍而莫之止慮無以服天下傳後世也因奉之以為主而天下後世遂為其所惑何以知其然也夫子以繼前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老子有其德無其位敢

秦漢以來猶可言也自李唐開國附會之徒以神仙方術迎合希寵惑人主使人主立之以廟親之以祖尊之以帝子孫以帝位尊其祖而老子之說有不尊者哉於是普天率土莫不奉之以為宗輾轉以惑世且惑世先已自惑并不自知其為我以李鄴侯之賢亦不能無惑于其說自附為老子後而特謠徵不經之論況其他乎老子之言曰古人之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所謂陳迹也夫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使老子而不死則宜與唐之君若臣耳提面命以教詔之老子而死則長生之說無據何事取既朽之人與骨之言以為之說又由為附會以質其說以惑天下後世哉昌黎嘗言之矣道其所道德其所德非吾所謂道與德也傳至憲宗又惑之甚好神仙信柳泌求長生之術藥發而崩即宜豎有不可知之謀亦多服金丹俾得藉口逃罪欲求長生反以速死天子萬年果出秦皇漢武乎否也未幾而穆宗若蹈矣非以金丹故耶唐祚二百七十年道教之行比秦漢以來為盛者以此然君子于此非有所甚嫉乎老氏之學也老氏之學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有近乎儒者之克己復禮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有近乎儒者之無息不已吾故曰老氏立言之旨未嘗不與儒道同條共貫特其所為清靜者乃寡欲之端誤在一與為寂滅再變為虛誕而丹砂黃金之術日起而惑之也漢武以神仙為妖妄此惑而後悟者也明太祖以國治民安為神仙此不為所惑者也惕寐以不邇聲色仙壽自至之說進明世宗此處其君之惑而開之使悟者也總之老氏之學非惑天下後世之學惑在好事者附會其學為之

蕭國之楨隨爲匠麼所喻以葬定如是以私拉逮賂報也君子是以知三思無庸也雖然吳人伐鄭輒慨然曰靈夷入伐而莫之或卹亡無日矣知惧不亡君子亦有取焉

程嬰

程嬰匿趙武全其主之孩也王成匿李樊全其師之孩也朱震匿陳遼全其友之孩也王朱皆復漢人三子至今凛凛有生氣又以古匿李武子惡伭南亦可謂忠於生者近世陳忌克繼之

皐魚

皐魚東周人也註至孝親亡嘆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亂至適魚也被褐擁劍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四方吾親死一失也尚

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事無成二失也少擇交遊寡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

馬融長笛賦云皐魚節其哭蓋反其義也聊爲皐魚哭辭并節其歌云嗚呼悲從中來哭以鳴哀皐魚而後又多予哉悼予思臨岐唐徵悲別離斯二子者世所稱善哭而善鳴者與至如包胥之哭鳴於秦鄒衍之哭鳴於燕卞和之哭鳴於楚賈誼之哭鳴於漢其悲深切其鳴悠長又如楚靈之哭激以昂阮籍之哭悲以慷慨羽之哭變以愴陽城之哭忠以壯屈原之哭淚揮於江文信公之哭歌發正氣數子皆善鳴者也然知善鳴者人而不盡鳴之說極鳴之類是不善知鳴者也不善言悲者也今夫天地者悲之積而成形者也四時有悲秋聲善鳴四氣有悲風聲善鳴群生群動有悲鳥蟲善鳴凡惡善鳴若夫天有雨露雷霆地有江湖河海凡此者皆悲之積而成形溢而爲淚爲者也則皆天地間有形之悲而無聲之鳴也韓子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天地者萬物之祖也天地有無聲之鳴則不待雷霆震動而知其不平也豈無時不鳴者也天地無時不鳴則無時不悲凡覆乎天載乎地何一非可悲之事何一非可哭之人而必以人之叫呼哀號爲鳴爲悲且哭也又何視天下可悲可哭者之少也是又豈善知鳴而善言悲者哉山景言之皐魚之哭信可節矣從而歌之曰淪淪淚眼人世若憑將兩眼甲千古傷此哈眠何時乎皐魚一哭爲之祖

端木賜

仲尼弟子列傳所以載端木賜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之事詳

矣蓋以其身判四科非此不足以見其言語之長而爲之龍耳然激於戰國游說之習恐聖門所不取後之學者毋因此而以蘇張之流視端木也武林有子貢祠項治間方仙張緒鈔爲建始者謂子貢宜祀遂毀不宜祀盡使趙之診善人有者雜之

高柴

子與氏言以不忍人之心行攻天下可運於掌高柴爲衛士師刖人足後值蒯聵亂刖者三脫之曰公治臣以法色若愀然不忍所以脫公夫刖人忍矣有不忍之色可以轉悲爲恩況德禮耶觀此可以見廖立李平之哭諸葛武侯祝尚賢之哭將兵游人求其所感發有由來矣

公伯僚

仲尼弟子列傳所載七十七人自顏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皆顯有年名見於書傳公伯僚與焉後四十二人皆有名無年紀長幼之不見於書傳詳略各異先後遞及僚獨詳且先焉其為仲尼弟子無疑然謂僚為絕惡之人非弟子流何也或曰冉求於十哲中名稱表表為附益季氏孔子猶攻之僚愬子路於季孫孔子不之責但以道之不行歸之命蓋絕之也孔子嘗以道不行期子路以浮海又與之也一與一絕皆關道之行不行非僚如附益季氏者比古史所言聊示鳴鼓之意列傳所載諸賢始非無據然家語一書原本孔子所載弟子詳且備矣僚無與焉則史弟子記千秋俎豆以來考訂嚴恐僚未之見即朱子得否命亦未始云僚為孔子弟子何所見列傳所載為是家語諸書獨非也他如秦冉鄡單列傳載之家語不及詳郭中續家語載之列傳不及猶文翁圖石室圖所載間有同異要皆身通六藝者也夫凡有所短十有所長繆當簡編殘斷復行事不槩見然無所於長亦無所於短是其所長實為世遠人湮之故不傳可知也獨怪僚之行事所傳者惟愬子路一端致子服景伯有肆諸市朝之憤雖托諸空言若果為仲尼之徒其詰聖門實甚故知其非弟子也劉家語諸書所載又彰彰著載然則列傳豈無所據而云然吾家語所載中續字曰子周後誤以續為繚而僚亦字子周從同其字之同而誤之遂以僚為仲尼弟子實亥豕魯魚之訛也由是言之僚之未嘗一及孔門明甚門既未及又何庸攻者必攻之示其非弟子如或人所見則表猶然則之十哲傳之至今何嘗非孔子弟子也明成化間從湖上廟祀議欲黜伯僚苟況蓋非

無見

陽畫

陽畫以釣道語宓子賤頗似淳于髡之王微言御長倩之三字袷

樂茷 字子潞 宋人

宋景公游空澤卒於連中大尹立啟樂茷言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大尹之罪也君子曰宋景公之暴死大尹不能辭其罪唐憲宗之暴崩陳弘志不能辭其罪景公之世猶有樂茷一言以補亂臣之心何憲宗之世曾無一人起而討賊讀史者未嘗不痛心疾首于此

顏叔子 晉人

獨處一室夜恒大雨比舍屋崩一女投之叔子使執燭遲旦不亂其心人謂叔子避嫌不審不若魯男子閉戶不納吾謂不然閉戶不納則不納已耳納之而能不動心者誰乎叔子亦未可輕議矣

巴蔓子 巴國人 為重虞

國亂蔓子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既救巴遣使請城蔓子曰誠許楚城可持我頭往謝城不可得也自刎楚王曰使得臣如此何用城為夫蔓子許楚城而不與以身殉之所以成其忠於信許楚城而亦不與以計詐之所以濟其詐事同而兩人之立心制行懸絕

陳仲子 字子終 齊人

陳仲子心慕榮顯而畏聽妻言幾擬濯園直為楚之術以終其身猶可言也陶答子身盾榮顯而不聽妻言貪富國太不為南山之豹以及於禍不可言也晉桓溫讀高士傳至仲子便擲卷曰誰

餘作此躁刻自處後迹類甚長歸斟行駭置牽而乍深站說逆扣
館耳不然不為答子也哉希矣順薄仲子耶刻鶴不成而類鶩仲
子學為士之謂也夫

要離

俠烈如要離吾不解矣起殺妻子取信信以信釋殺妻子取信信以
詐妻子人倫也行一詐滅二倫俠烈所不為且俠烈者報怨殺人
者也離殺慶忌報怨者也非報怨者也仁者尤不忍言不忍聞

淳于髡 黃人

淳于髡救鵠一事或亦見戰國諸侯幸故食人故以思及禽獸之
幸發其為仁之端與若然不可徒與滑稽下之倚伏千等觀也
齊人謂髡為炙輠輠者車中盛膏器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言髡知略不盡如炙輠也

樂羊

為魏文侯將伐中山拔之及歸文侯示以謗書一篋羊曰此非臣
之功君之力也羊游學一年歸妻斷機曰學以成德中道而歸何
異織之斷機也乃往卒業昔宋太宗以謗書示楊業可謂得文侯
之風斷機勉學孟母以之成其子羊妻以之成其夫古今無幾

聶政

或問卞莊子敢勇於母死之後聶政之舉似之矣曰不然卞莊為
國事死滅世斷家於孝不終猶不免於君子之譏嚴仲子自讎俠
累耳於政何與而竟輕為之死也然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禮也政
豈知書者耶何適合乃爾
漢末宋果好為人報讎卒晚節有勳以成令名斯為奇士

公孫僑

僑字子產父名發字子國故僑又以父字為氏稱國僑
為鄭賢大夫鄭之在春秋也以辭命浴四國而潤色之僑故叔
向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然辭命其小者也鄭簡公時僑柄政相
鄭二十二年規畫區處張弛適協緣競咸宜四國不敢加兵于鄭
故列國多名公卿孔子獨稱僑曰遺愛則其生平之所契可知哉
曰僑相鄭如此其久終僑之世鄭不能有加於舊是所命之外無
他長也不知鄭小國也標蔚蟠於薄俗也方且補苴之不暇進言
上理且僖公被弒簡公生止五年群公子猜疑主少國疑難矣而
且介於晉楚兩大間強隣窺伺寇盜竊發殺執政殺君父勢危累
卵抑又難矣僑以身為輔樑匡扶戡定多籌策功于戈以為忠舉

國聽之是以能為鄭國不然鄭之存亡未可知也與伯石邑以安
定國家知大計也伯石以矯飾辭卿職卒受之侍惡之使次己位
慮相車為偽也相君如晉使晉二三執政氣沮而謝不敢晉鄭相
君燕享禮成相輯睦柔不茹剛不吐也擇能而使與子羽裨諶馮
簡子子太叔諸大夫共相協贊以戢邊境集眾思廣忠益也採納
芻蕘不毀鄉校不失明目達聰懸鞀設鐸之遺意也不使學製者
濫受官邑任老成抑競進也不惜人言作丘賦以利社稷違眾獨
斷權宜以濟變也葬簡公待壞宇從日不從朝不毀游氏廟其式
禮莫愆也成君之仁以為禮也不與韓宣子環不以貨賄傷令名
不以玩好先守器也理勝詞直以屈宣子屈宣子者屈晉以抑強
隣也抑強隣固吾圉也不聽裨竈言不與瓘斝玉瓚以禳災皆以

理不信以數也語子太叔為政務從猛非猛以洩其酷欲猛以濟其仁也是以既殁之後國之士庶含泣佩婦女舍珠玉相率哭三月不聞絲竹聲謂之遺愛然乎否耶迄今經車溱洧之旁田野生殖餘韵猶存其初相鄭人謗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繼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與孔子初相魯而有麛裘之謗繼而致章甫之歌一彼一此為謗為歌互相同異乎生之所契既然政績之相符從然循之賢不大可見乎哉

遽瑗 字伯玉

夾谷之會孔子相魯而齊人不敢行劫趙氏之謀伯玉相衛而晉人不敢加兵兩人繫重如此其賢可知衛之亂也孫文子偪之文子謀於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

伯玉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然而事勢已莫挽矣遂從近關以出及獻公歸遂奔齊淹恤在外十有二年諜返國以告寗喜喜以其事語伯玉伯玉曰吾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乎伯玉之意以為既饋之後衛難滋起又從近關出何也避禍恐不速也而出俱從之何也知幾務必審也賢哉伯玉也吳公子札觀列國風過衛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諸名卿中首及伯玉賢哉伯玉也不以冥冥隳行不以暗昧廢禮德音叶於和鑾能使婦人揣而知之賢哉伯玉也人必寡過可以無過知非之學五十如是則終身無不如是賢哉伯玉也試以杖賢論有作擬草於幽室必凜天顏咫尺而容止不稍急如薛文清者有雪夜過禁門必下馬以示敬不敢於幽獨自欺以欺君如夏忠靖者皆伯玉之歟有以風示之也黃玠以伯玉自期而取生平之著述名之曰知非稿方一蘷以伯玉自期而身體不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名之曰知非子何中於體與都學建齋樓經以遊棲進齋成名之曰知非堂之數子者於伯玉之賢皆有景行仰止之思故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賢如伯玉希之者獨多吾故即其行事而及其所以興起後世者詳而述之願希賢不能至聖希聖庶得稱賢希之則必學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亦可生聖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林類

年百歲行歌拾穗為樂夫子使子貢問何樂曰年且百歲死期將至何不樂噫林類以死為樂王視以壽為災（王係南北朝人）各有所見同為一情

鮑焦

鮑焦耕食鑿飲不資於人子貢曰子惡其君處其土食其蔬何志行之相違乎焦廢業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孔子曰鮑焦潔木而死介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於時者眾矣豈獨丘哉夫鮑焦之死與介推並傳而夫子衆以之自況亦可況以凡庶目之

申叔豫

申叔豫者申叔時之孫也生於春秋擾攘之際性俱謙直不阿時諫楚莊縣陳是引君當道也謙戒子馮多寵是輔友全身也皆剛商之環貝而世濟其美者也彼一主一臣之從諫如流亦賢矣哉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有高行樂道好善恬於榮利不事王侯與子思友善魯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子思曰君欲相公儀子公儀子所以不至也以高官厚祿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必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亦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余因旌而得公儀子之所以為高并得子思立言之意也子思在衛、、有得鯛魚者其大盈車初垂一魴之餌以釣之鯛過而弗食人曰鯛性貪一魴之餌不足誘也乃餌以豚之半體則食之子思嘆曰鯛貪以死餌士貪以死祿有君是哉遂反魯、、繆公欲以為相子思不受曰與其屈己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以是觀之子思之志公儀子之志也惟志同交故契也交契故知高官厚祿不可以釣公儀子為公言之詳也亦子思之借公儀子以自況也非大賢不能識高士也可以風世也可以醒世也

漢之李業寧為一死而不因高官厚祿屈於公孫述唐之元正宰為全家一死而不因高官厚祿屈於史思明此爲士也若公儀潛之流高士也士有高節之分猶臣有忠良之辨也

公儀休

公儀休相魯繆公客饋之魚不受曰魚吾所嗜也因嗜魚而受魚因受魚而罷相誰復給我魚者出織婦拔園葵不奪園夫紅女之利一時在位食祿者皆化之不至侵剝下民魯公薨左右請闢門休曰吾已關心矣何關於門哉時稱賢相君子曰孫叔敖擇墝地而辭善地公儀休嗜魚而却饋魚同意也羊續之懸魚未始非公儀之却魚倡之矣黃香守魏郡舊有園田與百姓分種歲收租數千

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而與民爭利可乎乃悉以給貧者柳元景仕劉宋守園吏得菜錢三萬輸之元景元景曰菜以供食耳復奪百姓利耶悉却之噫黃柳二公可謂得魯相之遺風而識政體之大者矣鄭尚書崇居官清介左右毀之於上上信之責之曰君門何以如市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是又非曉然於公儀閑心之傳不能為是言也崇想山先生題句云賢哉公儀休拔卻園中葵先生之詩非謂其拔葵已也謂方寸之田義利之根植焉拔彼培此則有與葵而俱拔者不然何至今令人詠歌嗟嘆之不置如此

公孫鞅 衛庶孫姓公孫名鞅封商於又號商鞅

公孫鞅始而去魏繼而賊魏終而伐魏畜魏之怨而使之納於秦是敗魏即所以自賊也欲法之必行而殺公子虔卒受虔之徒告變之禍是殺虔即所以自殺也為法之弊宜待舍人之言而始見哉趙良嘗歷指其行事極陳其利害而竟衰如何鞅之聽良不如應侯之聽蔡澤也 商鞅之法傳自李悝

屈宜臼

韓昭侯值歲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以作之非時也門成而昭侯果卒或曰古人值水旱往往與工造作以濟飢乏宜臼之說何以廢此不知范仲淹向宗回輩與役救荒以公事濟民故利昭侯營造取快以私事稜民故害公私利害之相去如此

屈平 字原號靈均官三閭大夫

甚矣楚德之失也卞和真士也而以詐目之刖以抱璞而泣屈乎

忠臣也而以讒放之所以懷石而沉二者皆楚之失禮也宋玉作
辯以悲之賈誼過湘而弔之汨羅之魂千古同痛嗚呼青蠅三章
意深矣盍鑒諸

田子方

士君子立身最忌一驕字雖周公之才且戒之況其他乎然以處
貧賤則有說無財謂貧無位謂賤此貧賤之相偶者也貧易諂諂
愈賤此貧賤之相因者也子方語魏太子擊曰貧賤者驕人耳富
貴者安敢驕人子方之為是言也宜以開後世驕之漸乎哉一以
激昂貧賤者之氣節一以摧折膏粱文繡者抑其驕氣使之遇貧
賤之士而知所敬也不然以夫子大聖感動諸侯王聞以溫良恭
儉讓矣未聞以驕又況其他乎凡香又所義語古問然當究其立
言之意無徒以文詞拘之者此類是也

公仲連

趙烈侯因公仲連進牛畜荀欣徐越三人而輟止歌者之田與稍
唐主不聽郭崇韜言以伶人為刺史以二事較之烈侯可謂賢矣
或曰進賢膺上賞烈侯於歌者不惜賜田萬畝連進三賢而止賜
衣一襲輕重倒置安得云賢然世主溺於絃歌鷹犬者多矣情一
溺如水之東注而不復西何能一見正士而遽知所返然則如烈
侯者亦未易少之

孫臏

讀史而知當時諸侯王之愚也欲驅天下反驅於天下也魏齊笞
范雎龐涓刑孫臏皆卒以自禍然雎不能報齊也假手於秦是驅
秦也臏不能報涓也假手於齊是驅齊也雎也臏也一介匹夫也
秦也齊也千乘大國也雖驅秦以報魏而秦為之報矣驅於雎矣
臏驅齊以雪怨而齊為之雪矣驅於臏矣夫發縱指示者人也發
指於人者鷹犬也以千乘之尊鷹犬於一介而不之覺甚矣當時
諸侯王之愚也他如張儀之驅秦蘇秦之驅六國驅之縱驅之橫
驅之納欵獻幣驅之奪地爭城不過驅之以富榮其身是秦也六
國也皆鷹犬也明為之驅而不之覺甚矣當時諸侯王之愚也吾
聞椎智驅愚孫臏果智耶曰否不過因人成事所謂妾婦之道也
鷹犬於匹夫愚矣鷹犬於妾婦不又愚之愚者耶試問儀也秦也
能出其計謀以存六國殫其思慮以帝秦而使余以天下世其子
孫如伊呂之佐也哉○孫臏說田忌伐魏以救韓與辛毗說曹操
攻袁尚以擬袁譚皆本於狐偃伐曹衛以挽楚之策也自後凌敬
說竇建德取懷州猶汾晉以解鄭圍意亦做此而建德不從宜其
敗也臏之減竈實者虛之虞詡增竈虛者實之兵家所以貴一心
之運乎

蘇秦 洛陽人

蘇秦之說秦王也書凡十二上而說不行旣而伏讀陰符揣摩成
就佩六國相印位高金多意志何揚揚也然當將歷諸侯力破橫
說是擯秦者一心而謀六國者又一心也及從約解而去趙違燕
又去燕適齊說齊高宮室大苑囿是敝齊者一心而為燕者又一
心也始則聯六國為膠漆繼又轉燕齊為水火是使六國擯秦者
一心使六國自相擯者又一心也然則從約之敗非人敗之秦自

敗之而已欲敗齊而去燕及在齊而見殺則燕之敗齊亦以自敗
而已如此雖位高金多何益哉揣摩之術似不如此考其師事鬼
谷及辭去鬼谷曰惜矣輕松喬之永壽貴旦夕之浮榮其始早見
及此乎

張儀 臨晉人

張儀以七尺之軀掮一秦以三寸之舌愚六國行私挾詐依勢作
威甚至綠鄭袖以申其救計是借妾婦之流成妾婦之道者也且
儀之相秦謀六國始終一詐而已而六國之中詐楚尤甚黃棘之
盟詐也武關之約詐也均由商於之地一詐始之孰知欺楚者秦
而亡秦者即楚嗚呼天道昭然矣至如伐魏者儀也相魏者亦儀
歸秦者儀也去秦者亦儀破蘇秦反覆之餘謀而自行反覆閱
賊涉變從為衡歷說六國之君一則曰為大王計再則曰為大王
計誅求其心為六國計者為強秦計也為強秦計者為周龍計也
豈知六國從而惠王死前功棄而身不能留魏人也而伐魏賊魏
謀魏究歸魏而死於魏嗚呼天道昭然矣

觸龍

觸龍以婉愛舒祺之言感動趙太后與李郭侯以婉愛家族之言
感動唐僖宗同一意

魯仲連 臨淄人

魯仲連卻封辭賞不為利祿所拘縱當殺介推申包胥諸人而起
者也而一種高潔峻偉之概不啻如雲中白鶴矯矯出塵令人可
望而不可即

范蠡 字少伯

世之論范蠡者稱其有三善一曰善為國計二曰善為身計三曰
善為家計吾以為蠡有二善其一似善而實不善所謂二善者一
在佐越滅吳而成霸也夫椒之敗勾踐魄褫氣沮蠡以行成之說
進卑辭厚禮以餌吳驕吳侈政事繕甲兵以備吳伺吳陰結宰嚭
以間吳傾吳戮吳微主殺吳忠臣使越乘隙得志蠡之謀也此其
為國計者善也一在急流勇退以自全也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會
稽之恥已雪以大名不可久居輕舟浮海寄託鴟夷勿視烏喙寧
耕海畔勿將上卑良弓走狗之鑒何壽之早耶此其為身計者善
也所謂似善而實不善者蠡為家計吾無取焉或則起而爭之曰
蠡三徙家三致千金累致巨萬言富者皆稱陶朱公何為不善我
以為此其所以不善也貪夫徇財賢士殉名高士避名蠡既仕越
以功名顯則賢士矣不戀大名飄然長往則高士矣治產逐利則
商賈也我聞之商賈不盡謂其無與於士流也賢士徇名則不避
名高士避名則不成名蠡治產逐利所止必成名是始為賢士以
徇名繼為高士以避名終則逐利以成名也是為不盡商賈之士
而為商賈也是名利兼營敢徇財之夫倍蓰其貪也君子何取焉
且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何以知其然也豈狐文
豹之死其皮為之災也使蠡而高蹈遠引潛跡營敝廬數椽足
蔽風雨郭外之田數十畝足供饘粥中子何至持富殺人亦不至
有持金行賂之名動楚王之疑而遂之死也吾故謂其為家計者
似善而實不善也且既知長子重棄財之為禍何不早言之使家

人知其遣少子之故而卒遣之中子亦可以不死何必諱之於前
言之於後及家人知其故而已悔其無及是不善為宰計之中又
不善為子計者矣雖然蠡真人傑也何也料事明決有過人者也
吳使公孫雄肉袒膝行求成之日勾踐不忍欲許之矣蠡竟鼓兵
而進曰王已屬政於蠡天與勿取反受其咎應俄奔去不受命而
殺吳王功成之日即解印辭去無依依淹留與文種從三戶入越
一殺身一善全相去懸絕可否去就之間何灼然斷然不稍依違
也哉古人云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蓋甚言猶豫之不可
也蠡之過人者此也或曰宋韓世忠解去兵權跨驢攜酒縱遊西
湖與輕舟浮海之意略相彷彿然一去於岳飛被難之後一去於
文種未死之前則蠡之知幾見禍尤足稱矣

伍員 字子胥追封英烈王書子

讀吳越春秋而歎成敗之數一天也使吳王夫差始終存不敢忘
越殺父之心保境睦鄰親賢立政不逞其欲不淫於色以承天心
雖有百越無如吳何矣使夫差殺宰嚭信伍員聽員言任員取越
雖有百種蠡亦無如吳何矣其如夫椒之役勾踐一敗殘喘僅存
天以越賜吳不聽員計而聽越行成是違天也荒淫黷武搆怨稱
雄伐齊伐晉伐楚請侯外窺財力內殫是棄天也且吳伐齊勾踐
嘗率其衆以朝吳又重饋賂吳君臣員謂夫差曰是豢我也越有
欲於我以柔服求濟其欲也使夫差於此審察勾踐世仇也其朝
我也饋賂我也愛我耶越之土地甲兵足為我患也其朝我也饋
賂我也畏我耶微員言越之用意顯然明矣剴言之詳且切而終

不悟員無如何王矣且天欲相吳而賜之員欲吳信員也聽員言
而任員取越也而吳違天棄天天心厭矣天心厭員又無如何天矣
有越而議員者曰員父奢忠臣也楚平王奢北面事之者也以北
面事之者殺戮之當非忠臣之心所安員此舉雖報父仇實傷
父志不但已也在楚被讒於費無極而死在吳被讒於宰嚭而死
等一死也與其死於吳孰若死於楚可以並顯其父之忠哉吾曰
否不然奢死免父父終不免無益之孝也奔吳報仇使無絕祀不
匱之孝也而且移孝作忠竭其精誠披其肝膽以事吳霸成不失
為忠不成而身死於忠益無所愧此以知勇兼備為忠孝兩全不
濟父不廢名孰大於是何容他議焉所可恨者天欲相吳而賜之
員吳不能承天心而違失棄天若恐違棄之未甚而又殺員以逆
之棄之則天欲相吳之心不淂不轉而沼吳以越賜吳之心不得

不轉而以吳賜越矣

鮑氏齊大夫也員以吏事至齊以子托之是時諸方與吳搆諸
之讒屬鏤之劍也員自分必死死目子隨之故預匿之以避其禍
是員之死不死於屬鏤
之劍而死於嚭之腹劍

江上丈人

伍員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員遂與太子建之子勝走至江上
遇有漁父乘船來蒼然一丈人也見員急乃渡員既渡員有饑
色乃持麥飯鮑魚羹飼之員解劍酬之曰劍值百金丈人不受曰
楚法得伍胥者爵執圭賜粟五萬石黃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百
金之劍為員命勿露丈人遂覆舟死君子讀史至此不禁慨然興
嘆曰有是哉江上丈人之行事高世絕俗一至此哉貪夫殉財烈

士殉名往往然也執圭顯爵也粟萬石金千鎰重賞也燕若敢屍意其為殉名者與所稱烈士者非耶昔田光為燕謀秦進荊軻於燕太子丹刺秦王丹曰願先生弗洩也光許之退而自刎以明其不言光殆舍生取義者與所稱烈士殉名者非耶吾於光而益信殉名者烈士也能死人之所不能死者也千秋萬世後使人猶知有田光其人之名也若救貞於死而自死於人之所不能死者其名安在乎問其業曰漁父也問其托跡曰江上也問其年則皤然以老曰丈人也不知其姓不知其名鴻毛公卿泡影身世超然於臭腐神奇之外千秋萬世後使人徒見江水洋洋而穆然神往已耳彼何為者耶行事之高絕一至此哉

孟嘗君 田文

世傳孟嘗君倜儻知略吾不信也秦以虎狼之國貪殘暴橫以敵國之孟嘗而入相求其無疑不可得也疑而求其不見害不可得也廸嫌疑利害之不顧委身西入遭讒畏罪亡竄出關倜儻知略者果如是乎方其使楚楚懷王遺以象牀登徒直送公孫戌得登徒之寶劍說孟嘗使勿受孟嘗知戌以得寶劍之故說己也曰宜之外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去利懷義揚名諸侯抑何壯也及其出關歸齊御怨與師以楚懷王見執為名責數於秦函關之後秦割地求和當山東諸侯積弱之餘一舉而困秦威名義問顯赫一時又何壯也廸因蘇代一言使要秦王出楚王割楚東國地是反義為利矣夫不利象牀而利東國楚其許我乎兵以義興而以利罷秦其許我乎連韓魏以攻秦卻韓魏以自利諸侯其許我乎縱使朝罷兵夕受地亦且不為窮兵罷而懷王終不出東國之地亦不可問責秦欺楚反致秦欺而莫可誰何又何德也倜儻知略果如是乎夫以利罷兵不義於始以諸侯覆宗國不仁於終仁義兩失而能自存者未之有也子孫之覆敗宜矣

穆姬脫晉惠文嬴脫三帥張儀以鄭袖脫于楚田文以幸姬脫于秦皆藉手於巾幗以獲全者

信陵君 魏無忌

魏公子無忌與齊孟嘗趙平原楚春申並稱一時人皆君之夫群下歸往之謂君而信陵為稱首何也嘗讀游俠傳曰四公子皆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是四公子之賢寔有過乎人者而四公子

爭稱中以信陵為首則信陵又寔有過乎孟嘗諸公子者夫以秦之強天下弗能當合六國之謀臣猛將西顧而莫可如何者信陵兩破其軍俾蒙驁聲在趙則趙重在魏則魏重楚魏之君皆藉以為援而各君其國各為群下所歸心其為諸公子稱首者此也以信陵藉有土卿相之富厚而又挾諸公子稱首之賢宜其恃貴盛作聰明睥睨一世之雄傑而莫之與抗執有退然乃泯然自下者況監門市屠如侯朱博徒賣漿如毛薛曾何足比數安冀其略勢分忘形跡虛懷以先之哉何意信陵有大不然者意常屈乎匹夫之下氣每伸於萬乘之上功蓋天下而有餘志戢一身而不足惟其然故群下歸心以此過乎諸公子亦以此至如趙以七十里之地贈魏王使殺范雎信陵言於王而出之是知之明於處趙

也魏王以秦救之故時齊楚攻魏秦發兵救之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信陵止之是知之明於料秦也信陵救趙却秦走蒙驁全邯鄲功莫大焉無矜色驕氣使趙王感動不敢言獻五城是知之善處功名觀與國也及秦王忌信陵行反間言信陵欲圖魏魏王疑之即謝病免日以酒色自娛為此以自明其廢棄不足感釋魏王之疑庶可以免是又其知之能保身以全家也所以過乎人而為稱者也未幾而信陵亡信陵亡而魏僅存又未幾秦攻魏拔二十城虜魏王魏亦亡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漢高起而有天下過大梁慕信陵之為人置守冢五家歲時祀之則信陵亡而魏之僅存者不足以永存不特魏不足以永存秦亦未始存而祀信陵者弗絕則是信陵固未始亡也

平原君 趙勝

平原君於趙諸公子中稱最賢而四公子中又最下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此雖私之未聞實有所可稱者舉而指之也又曰陷長平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謂其利令知昏或於馮亭邪說之故則其不足於平原可知所以為下也譙子以長平之陷迺趙王信讒易將之咎與平原無與然秦伐韓韓以上黨歸趙平原請受之此不知韓之嫁禍於趙而以無故之利受禍也秦攻上黨陷長平構隙之端實由乎此太史公言不為無見而世之論者因曰四公子中平原最下吾又謂不然凡人行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平原請受上黨是其短也然未易槩少之四公子中信陵賢矣孟嘗於齊宗姓也合秦趙諸國之兵以破齊春申進李園女弟思措移其國是誠何心究之一滅於齊魏之兵一死於李園之手仁人知士有所不為平原合從於楚連兵於魏用李同言盡散家財以饗士卻秦救趙與信陵合五國破秦軍以救魏功相埒平原亦賢矣哉或謂四公子皆號好士平原不識毛薛二公盡與之游信陵傾心折節以致顯名諸侯是平原不及信陵也顧吾觀平原客公孫龍與孔子高論臧三耳龍辯甚折平原曰子高理勝於詞君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詘戰國尚詞不尚理平原獨賢子高而詘龍則所見有過人者然則斬笑躄之美人禮脫穎之毛遂均不足以定平原也所以論人者必於其人之所忽而表其微勿拘於一節而拘拘於成蹟以為論而後其人之本末可見也故長平之陷前人以咎趙王而寬平原必執是誠為平原解是護

其短而不足以服天下後世之心又往往因其所短而槩少之以此下平原於四公子又豈可謂論平原而得其本末者哉是以平原當日與趙同休戚同始終保身易後較孟嘗春申獨稱善全有以也夫

春申君 黄歇

從來詐力不勝仁義秦欺武關盟執楚懷王是楚不共戴天之仇也當時諸侯以此不直秦是曲直有在也使春申君者修政立事彼以詐力我以仁義則不可敗之勢自我操之以不可敗之勢聯不直秦之衆西向而責殺王之罪報君父之仇亦易易耳乃竟委靡不自振使秦得假意肆志復謀伐楚春申恐其一舉而滅楚也謀抑遜順上書為苟安計亦陋矣仁義自強之本也秦以詐力角

勝蠍能勝楚不能勝仁義夫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勢使然也楚既不能修行仁義以自強則秦之詐力得日行於楚無何而遣書要劫矣無何而拔郢燒夷陵矣又無何而太子入質矣嗚呼秦固強大楚亦非弱小也方城漢水足自固也帶甲百萬粟支數年足以當秦也秦殺楚之君父侵僂其土地人民而質其子孫以人事天道論之亡秦必楚不待異日而知之矣楚以不共戴天之仇不能報之以雪其恥又從而屈意彌縫之則春申之計左也與其使太子脫于秦何如使太子不質于秦而修行仁義以自強雖有百秦其柰楚何春申不能為楚報君父之仇而反以其子孫為質於秦惑之甚矣太史公稱春申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楚何其知之明也吾以為不務自強之本計春申之暗也惟其暗也故

相考烈王為從約長西向攻秦而喪師辱國也惟其暗也故聽李園之奸謀遣朱英之至計而殺身亡家也嗚呼揔一死也與其為李園所殺孰若在秦遣太子歸出身為太子死秦王聽其自殺則其一死重於泰山而不能為楚報仇之咎楚之君若相任之而春申可以塞責惜以應侯一言而遣之使歸也亦以主之遣以誤之當其遣太子而以身死也身且不有及其歸國而相楚矣相楚不已思保寵矣保寵不已思用李園之計而潛移其國矣揆之遣太子出身為太子死之初心何逕庭也哉嗚呼春申歸國不過以二十年之相遣足貽千百世之譏死生榮辱頓可忽乎

馮驩

君子小人之辨不越義利而進晉臧文仲身執國政妾織蒲席以爭民利孔子謂其不仁公儀休相魯不奪園夫紅女之利後世稱之孟嘗君貴為齊相顯名諸侯以彈丸之薛而征車四出收債取息雖曰輕財好客客慕義趨之是特借利之實竊義之名也馮驩於三千食客中譬猶囊楚於錯薪不過與雞鳴狗盜之流較其短長而已觀其至薛殺牛置酒醉飽薛之負債者而悉焚其券不責償歸語孟嘗曰為君市義義而曰市則所以為義可知然而特論無容過刻也義者利之對利者病之反驩能市利之對以除孟嘗之病則以囊楚較錯薪又有間矣所以倒足於三千人而名獨傳況引君當道者哉

趙奢 趙人封馬服君

馬服君將兵卻秦救韓初下令曰以軍事諫者死而立救言急救

武安者有以違眾獨斷譏之者矣及許歷進諫請就鈇質之誅而獨赦之又有以號令不信議之者矣不知嚴禁軍事之諫非違眾獨斷也絕異議以一軍心也歷進諫而諫而從之赦宥勿誅非號令不信也出精鑒以決從違也鑒精則從違有主而操必勝之權或如處女或如脫兔指麾如意無所往而不宜違眾而不見其忤獨斷而不見其專指顧號令賞罰因時而不見其不信何也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心也者機宜權變之主可以用眾可以用獨非剛愎自用者所能企其萬一者也馬服得此此閼與之所以勝其子括反此此長平之所以敗君子曰馬服不以言論許其子鉅平不以言論信其甥皆有特見

李牧 趙人封武安君

吾聞之大勇若怯夫勇而以怯用之則勇也而知行乎其間矣於何見之於趙將武安君李牧守鴈門一事見之方武安之在鴈門也訓練保聚不戰輕出匈奴以為怯不知怯所以藏其勇也藏其勇以示之怯所以驕敵志懈敵備也我休數年生養畜牧之力乘彼將驕卒惰之隙圖已不戰而屬人兵矣然後一舉而成大功爲處女脫兎之妙用縱奇陳破諸胡走單于匈奴十餘載不敢近趙邊然後知前此之怯所以藏勇也驕敵志懈敵備知以濟其勇也知不深勇不沉知以爲勇勇所以大也吾於是深有感於郭開也夫廉頗與武安皆趙之長城趙所賴以存者也一被廢一見殺皆由開之讒嗚呼信一小人去兩大將其何能國詩云彼譖人者豺虎不食開之罪矣然武安之殺非趙殺之自殺之也而趙之滅非秦滅之自滅之也雖使趙悉頗聚代武安疑之也武安不受命是益趙之疑而實開之讒獄不殺難矣故曰武安自殺之也秦所忌在武安去所忌志斷可退趙殺武安壞長城而欲安覆盂難矣故曰趙自滅之也

郭隗

燕昭王卑辭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王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昔齊桓公設庭燎以便人欲召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東野有以九九算法見者使人問之曰九九足以見乎曰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也何況賢於九九者乎與隗言正相發明

肥義

趙主父（即武靈王）愛少子何立之廢長子章使肥義相何田不禮相章章見說義稱疾不朝義不從後何愛兜主父欲王章一日主父及何游沙丘章與不禮殺義公子成及兌起兵拒難章敗走主父宮成與兌圍之殺章及不禮主父亦被圍餓死嗚呼義固主父以何屬已誓以身殉此守荀息傳奚齊之義而未能違災者也主父有憐章之心欲王之則初心已移何主父之心移而義反不移身死無益徒滋禍亂是膠柱鼓瑟之甚者（蹈安少子之意知此後世未則之徒何比比耶）

陳軫

秦許楚商於之地六百里群臣賀而陳軫獨弔何也楚貪商於之地猶蕃孟盛水水未盛吾知其向所盛者先傾盡矣何惑哉

田單（臨淄人封安平君）

戰國之世以力相傾以知相詐不可勝數而其事之可類覩者安

平用反間而燕以騎劫代樂毅范雎用反間而趙以趙括代廉頗用閒之意同而燕趙之致敗亦無異安平約降於即墨與周瑜約降於赤壁李光弼約降於太原相因以制勝者師以意也至如神師之說安平用之以愚敵晉末王凝之乃遣鬼兵之說以自愚安得不敗

虞卿

太史公以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為工以不忍魏亦羅於謁棄相印偕已去以數困於大梁為追來而回唐大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吾以為料事畫策之工戰國游說之士大較皆然不足為卿重獨其棄相印急故交當境之顯榮不惜割將來之困阨不計亦可以趨利避害之常情論賢否也高義峻宗卓然千古正在於此

豈其知不能料後之因厄哉所謂其愚不可及也昔東漢鉤黨之獄郭揖解印綬引范滂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滂之挺然直出不爲望門投止之舉賢矣揖之高義未始不可與卿先後並觀也唐世李福業爲武三思所構捕之急福業匿敬元禮家捕得之俱坐死臨刑福業謝元禮元禮曰公窮困歸我我舍公忍乎時人稱之義在則然然則元禮之視一死猶羽化也卿之因國士之矣

蔡澤 封綱成君

廟犧雖古人常取爲貪位利祿者戒蔡澤說應侯之言委曲詳盡深得大易貴魚之義觀其就相唐舉之時持粱刺肥數語名位顯榮何嘗一日不繫於懷何爲應侯計又欲其急流勇退去相位

惟恐不速哉惟其急欲自進所以諷之使退而應侯之歸相印明知澤之意在奪己位也應侯于澤之言明知之而又一一聽之非從善如流也武安君以應侯之言賜死矣鄭安平王稽進應侯於昭王應侯德之轉而進安平爲將稽爲河東守而安平叛降趙矣稽坐通諸侯伏誅矣昭王臨朝之嘆內無良將外多敵國之言所以激勵應侯者其意顯然應侯早懷疑懼之心而去志未決故澤迎其機而導之示以鑑戒惕以禍福以動其疑懼之心有不得不信之深而去之速矣不然者應侯不測之禍安知不繼杜郵而起也哉然則澤之說應侯所以成應侯者實深而澤既相秦人或惡之懼得罪數月即歸相印如是以說應侯者亦即如是以自處是不可竟以急欲自進而諷應侯使退之言譏之也謂之雄俊弘辯知士有以也

晉之孫惠以功成身退之諫進齊王與澤之說應侯其旨[illegible]同而成敗各異則獻言者之能用不能用爲之也

藺相如

立身宜嚴始進有以藺相如事趙王由宦監繆賢進爲疑者曰藺鞅因嬖人景監見不免後世之譏相如稱賢者何不自重因繆賢見趙王以蹈其轍宜廉頗不屑爲之下也是大不然相如以趙人事趙王鞅由魏適秦去弱就強棄本國事他主其心異矣趙王求可使報秦者而難其人繆賢爲用之非相如先之也鞅則自至所因景監以見孝公行事異矣是相如之賢不可與鞅並論也然賢於何見於完璧歸趙一事見乎又不然戰國之世專事詐強蘇張犀首之徒挺七尺軀挾三寸舌靡不以是爲拾取功名之藉即錄

處之毛遂亦能扶劍折楚以一璧珍此秦王何足爲相如重且人主貴五穀賤金玉和璧雖珍非立國本計以是而與秦爭得失隨矣相如所爭者非璧也強弱之勢也趙弱秦強秦向有輕趙之心璧入秦十五城不入趙則秦益輕趙而趙不能旦夕存相如所以爭也或謂趙以一璧易十五城十五城入趙遂足以強趙足以制秦故爭璧以爭其城耶又不然趙弱秦強以國論也國弱而勢不可弱勢弱則秦甲出函谷以東臨如疾風振槁趙之存者幾何矣無論償城詐也縱償之趙終能晏然有之乎秦終不復問乎是以十五城爲秦之爭而速趙之禍也莫若使人懷璧歸趙使秦之詐不行奪之以先聲之氣外以示無恐內以示趙雖弱不可謂無人使秦謀不沮而自沮鼓瑟擊缶何莫非此意乎哉故相如之賢不

在反趙之弱為強以制秦之強而在反己之強為弱以制人之強而使之弱所謂反己之強為弱以制人之強而使之弱者在屈意以下廉頗一事又在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之一言假使當日者頗欲辱之相如以廷叱秦王之威與抗之非難也但外敵未乘而內敵已樹兩虎一鬪趙之存者又幾何矣相如見及之頗所以肉袒負荊成刎頸交也所謂反己之強為弱以制人之強而使之弱然乎否與俾虎狼秦耽視而不敢加兵咄咄相如何其偉哉

廉頗

晉度道季之論廉頗藺相如也曰雖千載上死人至今懍懍有生氣然歷考兩人行事才略器識廉不如藺遠遠矣獨頗勇氣著聞趙雖不用亦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此廉之亞於藺而並稱於趙者也所最快人心者尤在破燕殺栗腹一事秦坑趙卒四十萬腹起而為燕謀曰趙壯士盡於長平其孤未壯可擊之思以利之譬猶卞莊刺虎爪牙盡去殘喘僅存實有甘餌治獵之支雖妄思攫肉乘機不仁貪利不義因利乘便不勇不禍無故之利不知鼠相如不云乎兩虎相鬪勢不俱生趙非虎也衛趙者乃虎也趙虎能而衛趙之虎不驚而虎不爭卞莊不得故四十萬之卒雖坑秦終不敢窺趙而思利之況燕乎破其軍殺其將圭剔其五城詎非快舉哉趙王赴秦約臨行頗請於王為立太子以絕秦望是所謂表君有君呂獨待秦之計也且秦嘗誘楚懷王盟於武關執之以歸秦之詐不得不慮之臣子以社稷為重不得不言之所不能無議於頗者趙不用頗論者謂趙之誤也我以為頗自誤之悼襄王使樂乘代頗此用舍之常乘奉君命代頗亦將殺之亦何所怨而擊而走之很悻不攻甘亂不畏以避嫌也頗不之省所以奔魏之徒也吾故論列廉藺而謂才略器識廉不如藺者此也至若郭開與使者金令毀頗使頗不復用論者謂頗之仇也吾以為開實趙之仇趙不用頗於頗何損趙失頗遂滅國於秦而流西頗之憂非悲之仇而何吾故論列廉藺而謂廉亞於藺使千載並稱者此也

荊軻 字次非其人世傳荊卿

曹沫之匕首非利於荊軻也直辭正氣所以能得志於齊而卒返魯之侵地夫直辭正氣者成狀詐行險者敗况以秦之強而欲反諸侯侵地丹何愚也以秦廷左右之眾而欲生劫王得約契以報丹軻又何愚也以兩愚而謀虎狼之秦雖三尺之童知其必敗而徒欲僥倖於期以承祖龍志卒之軻死而丹亦不免是軻欲報丹而適以負丹者負樊丹欲報秦王而適以報秦王者自敘嗚呼白虹貫日之兆可以知天時人事之不可強矣

華亭金維寧德諧著

世弟張志京西屯
世姪陳嶽欽和仝較
陳号峰巖

始皇焚書

始皇用李斯言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嗚呼天下初定無一善政惟神仙方術封禪巡游長城阿房築怨築怨已耳夫典籍謨訓皆治平之要道乃截於李斯之邪說焚燒殆盡所存者僅醫藥卜筮種樹諸書如此而欲久安長治得乎是故羨惡一世至百千萬世相傳豈知僅二世而輒亡也可鑒也已余書讀隋書至奇章公歷叙書厄遺疏其畧曰秦皇下焚書之令書之一厄也漢建藏書之府置校書之官王莽悉從焚燼二厄也光武求文雅肅宗盛學校和帝編年書林及孝獻移都圖書縑帛皆取為帳囊三厄也魏大帝更集經典藏之秘書內外三閣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劉裕收圖籍四千卷齊梁之間王儉選七志阮孝緒為七録書數三萬餘卷蕭繹私收典籍七萬餘卷周師入郢悉焚之所收纔一二五厄也西漢之賊莽為首稱而六朝以前書厄之始亦始于莽奇章公所以叙秦皇而次即及莽也後人歷叙書之為厄自奇章公所叙外復有五隋煬之大業一厄也唐玄宗之天寶二厄也僖宗之廣明三厄也宋欽宗之靖康四厄也理宗之紹定五厄也皆厄於大者也其言曰書之為厄遭於大者居多自始皇焚書之後踵漢末董卓遷都之議凡蘭臺石室諸書載舟西上因罹盜賊沉溺黃河散失以數萬計此厄獨遭於水東漢之賊卓為首稱而六朝以後書厄之始亦始於卓後人所以叙後五厄冠以卓而必先及秦皇也凡此十厄非播遷即離亂皆氣數使然非人之所為也況三代以下之人即有纂述不過出其臆見以飾縷之豈能如河圖洛書之秘危微精一之傳哉始皇于開闢之初偶為焚書之舉非關氣數實人為之使三代以上之書一朝撰滅後有作者從若絲川而失其源學步而無其梯幸藉宣聖刪定纂修之一經未盡湮沒以垂其緒餘耳不然暴秦之一火燎原終古之三光長夜賊西漢者莽賊東漢者卓賊千秋萬世者祖龍其罪孰輕而孰重乎哉

始皇阬儒

書之於儒猶四時之於草木也未有四時寒而草木能發生者儒生之於國祚猶咽喉之於肢體也未有咽喉絕而肢體能久全者始皇之焚書吾知儒生之不免也始皇之阬儒吾知國祚之不延也何也氣脈因相同也始皇初得天下令史官非秦紀皆燒之次年因侯生盧生譏切時事乃阬儒生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扶蘇諫而出之於上郡使監蒙恬軍先儒謂胡亥之得立以出扶蘇扶蘇之出以諫阬儒胡亥立而天下亡迹其所以然究以阬儒於氣脈相因不大彰明較著乎哉嗚呼漢高初得天下過曲阜以太牢祠孔子孔子為儒生之宗故扶蘇諫始皇亦曰諸生皆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恐天下不安亦謂儒生於孔子氣脈如何也漢高崇祀孔子識者謂漢家四百餘年之基業[illegible]實在於此由二事觀之焚書阬儒國祚所以短也崇儒重道國祚所以

長也巍巍昭然有天下者可以寒矣

司馬錯

巴蜀相攻司馬錯請秦惠王曰欲王者務博其德今先伐蜀譬如使豺狼逐群羊攻之必克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王從之夫錯以務博其德說王立言誠善矣而復以豺狼逐群羊之說進使聽之者德不足務惟豺狼之威是務以得天下孰意得之逐羊者旋失之逐鹿雖秦任威之過而實秦廷之左右諛之不淑也積德積威埒戎相懸若此可不審哉是役也以蜀峽道險隘兵不能通乃作五石牛每旦置金尾下言牛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貪令五丁開道引牛因遣兵隨蜀取之噫雖詐力之務如此德安在耶因思智伯伐仇由道不通鑄大鐘遺之仇由塹除道納之七月而仇由亡

智伯貪詐若此卒以貪詐自斃秦何取焉

甘茂　蔡人

楚懷王方與秦合縱謀而武關救置挾攻積執秦虎狼之心具是矣甘茂去秦卒不歸秦誤而見機茂之子孫不免無咀嚼者誠應茂在他國約韓魏以議其後也茂不終用于秦茂孫羅卒效忠於秦茂可云有後可云不負秦

范雎　字叔魏人　秦封應侯

應侯行事相與傳之津津樂道之然人知欲殺應侯者魏齊也不知殺實成應侯者也救應侯于死者鄭安平王稽也不知安平與稽實危應侯者也奪應侯相位者蔡澤也不知澤實使應侯以顯榮終者也長跪受教於前舉國聽從於後用應侯者秦也不知應侯實用秦者也何以言之應侯貧無以自資夤緣賈生與魏使者應侯不過一從者耳及反國辯以實言疑應侯以國陰告齊而笞擊之折脅摺齒置之死地因守者以出使非鄭安平藏不能自免則終為大梁一布衣而已安能自致青雲之上哉吾故謂救之正所以成之者此也安平引應侯匿更易姓名為張祿進於稽載之入秦及應侯貴顯德二人言於昭王而安平為將稽拜河東守以報其德未幾而安平叛降趙矣稽與諸侯交通伏誅矣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應侯不早為引退鮮不致武安君而就僇者吾故謂救之正所以危之者此也澤從燕入秦宣言欲奪相位以激怒應侯應侯始閉之因加謙責澤以成敗之理深切言之諷之使退應侯遂感悟謝病歸相印薦澤以自代昨昭王色

忌應侯應侯因澤以免禍所以全應侯者正非淺鮮也則澤相秦非奪應侯位也俾得體然於知止不殆之故以顯榮終其身也應侯之入秦意不在燕秦也在復私仇藉秦之勢以遂所欲也齊相魏魏不發兵應侯無如魏何矣即無如齊何矣齊在魏非秦不能壓魏使趙齊走趙亦非秦不能壓趙使殺齊故先嚇以忠摑之

之故吳時呂岱誘殺交趾守士孫盛譏其殺降要功其詐不延武
安君之自殺非阬長平降卒之報與漢高不殺秦王子嬰所以成
開創之功項羽阬秦降卒二十萬而為漢所滅此尤成敗之較著
者也近世如元之于巨川明之葛浩俱力戒殺降固前鑒故耳後
之君子其慎諸

茅焦

閒龍逢諫桀而死比干諫紂而死茅焦諫始皇而得不死因謂始
皇之暴甚于桀紂者非也桀紂各殺一諫臣始皇直殺二十七
諫臣特以一焦而遂寬其責偏見不足與論古

李斯 上蔡人秦為客卿官丞相

李斯與韓非同事荀卿而譖殺非後復與趙高謀矯詔立胡亥殺

太子扶蘇并殺蒙恬蒙毅剗絕其旦廷議焚書遂致有阬儒之禍罪
不容誅矣卒之慘罹極刑論秦咸陽市腰斬之報宜爾其諫逐客
書曰客何負於秦哉知客不負秦而不能使秦不負客嗚呼客卿
臨刑傷牽犬於上蔡陸機慨華亭鶴於華亭中情感憶何可勝
言

韓非 韓人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秦王見非孤憤五蠹之
書曰寡人得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言非所作秦於是攻韓
韓王乃遣非納地於秦因說秦王破趙滅韓王悅之卒為斯所譖
而死君子於此知非之有死道也昔樂毅為燕將被讒奔趙終身
不敢謀燕非見韓削弱而韓王又不能用因使秦而遂說秦亡韓

以宗國之親而懷是心可乎司馬溫公謂其罪不容死有以也留
侯事漢始終為韓一成一敗相去懸絕宜矣
春秋時費公山不狃與叔孫輒奔吳及吳欲伐魯謀於輒輒以告
不狃不狃曰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嗚呼觀變出於情
性殘賊是為一夫殘賊之夫人人得而誅之矣非難華蓄書未聞
君子之大道也

蒙恬

蒙恬為始皇將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
袤萬餘里後趙高與李斯謀矯詔立胡亥更為書以扶蘇與恬皆
賜死吾謂恬之死非死于高也恬為始皇築長城以為之築怨也
塗炭生靈暴棄青血不知幾千萬萬矣秦所以亡[illegible]所以及禍也

王翦 [illegible]人

少好談兵始皇時為將攻趙拔其九城後復攻趙虜王遷定趙地
為郡燕使荊軻行刺事敗使翦攻燕燕王走遼東遂定燕薊而還
後破楚軍殺其將項燕定荊地翦子賁亦秦將也始皇遣賁擊荊
荊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又與李信破定燕齊地封通武侯
賁子離亦為秦將二世時陳勝反秦遣離擊趙及[illegible]年鉅鹿城或
曰離秦之名將也舉之必矣客曰不然為將三世者必敗其所殺
伐者多矣已而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被虜夫秦虎狼王翦王賁王
離虎之爪牙也爪牙以虎而威虎藉爪牙之威何在史之論王
氏但知三世為將殺伐必多故敗不知秦之蠶食六國糜爛生靈
不下數千萬合十百輩爪牙之殺伐為殺伐累毒更當何如故爪

華亭金維寧德藩著　世弟　張志文范公　張志彥開子　仝較
受業姪　若瀚浴川

叔孫稷嗣

秦採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漢高即位患朝儀未肅稷嗣君叔孫通議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免之適粗為其制大抵皆襲秦故檢束臣下以自尊耳以云一代明備之典則未也後漢班固遂竊取之以為制禮作樂之原未免為後世所病而晉之刁協又本此以立崇上抑下之制致生嫌怨不能令終是泥古不達時變者　稷嗣邑名

彭越　字仲昌邑人初為魏相國後稱梁王

韓信之禍始於舍人之上變鄙非也彭越之禍始於太僕之告反鄙非也然則兩人之致禍何在在求封也韓彭成功如蚕成繭繭成身烹所必然者功未成而求齊梁之封爵是繭未成而求自烹之釜鬻也况蚕不烹無他處功臣不烹有後患齊梁非自烹之釜鬻而何

明初宣彥學與太祖論漢高殺功臣光武全功臣優劣何如彥學曰漢高之殺功臣功臣自殺之光武之全功臣功臣自全之誠知本之論也

酈食其　陳留人封廣野

昔田賛儒衣而見楚王王惡之李為賛所屈廣野見沛公能使輟洗攝衣其事足以方之實儀見求太祖岸幘跣足而不進亦引君

當道之一端也至如廣野之左右沛公其得計在鈤散倉其失計在復六國得者行之失者止之用人聽言審斷如此漢所以興乎

蕭酇侯　名何豐人

漢高祖定天下以蕭何功為第一鄂千秋亦以萬世之功許之謂其轉漕給食保全關中高祖亦嘗言鎮國家撫百姓饋餉不絕吾不如蕭何此就何論何也吾以為開國之功何為第一而何之功又以薦韓信為第一信所謂國士無雙者也高祖不之奇而何獨奇之薦為大將當時楚漢爭雄智勇俱困天下之勢未有所屬大將之責定於信而天下之勢亦定於漢矣是信尺寸之功皆何薦信之功而何之功信不能有之信之功何實可以有之功臣無出信右信又不能出何右况下馬者敢與之比肩而[illegible]哉則就何論何不若合信以論何而何之功第一無疑矣雖然論何之功者不可略何之罪也何也蓋功在薦信而罪在殺信一何為相國陳豨之謀不能潛發而黑奪之反與呂后設立詐謀以殺信薦信者何殺信者亦何一罪也堂堂七尺內附兒女子謀殺功臣二罪也何寔謀之而以殺功臣之名貽人主三罪也為信者可以分信之功則殺信亦不得不分漢高之過高鳥良弓之嘆而責諸發縱指示之人何當無以辭厥咎矣

張留侯　名良字子房為州人

子房在漢而無去意後世關羽在魏而無留意皆然於義也項伯能以一言移其志耶說項梁立横陽君成其為韓之心可見孰知立於梁旋殺於羽不得已而歸漢歸漢非忘韓也哉曰良既始終

之賢孟見呂又何必為此及自形其短耶即以相[illegible]論趙王如意高帝子也帝憂趙王幼萬歲後不能自全故以昌[illegible]呂后所敬憚其才其識可倚以為重而憂藉以釋也后雖不悉[illegible]過與戚氏有隙王尚髫亂非有牒齡不可解之仇耳以母子到此感動之以冀一悟何似以為所敬憚者而為扶制者然始終不[illegible]也王是激之怒也后怨王必死王死則負高帝托而何以告無罪於地下吾所以比昌於仲與踏而謂其才識有不及者此也雖然[illegible]折廷爭不顧忌諱而為國家計儲副立根本其堅剛果毅之概[illegible]未易少之

周勃 封絳侯

漢興陳平周勃並稱然平善始善終稱賢相脫讒[illegible]遠嫌疑以榮名顯當時施後世其知慮有過人者勃惧禍而歸[illegible]印及其就國

也又惧禍而被甲持兵以自衛卽懷惧心何不高[illegible]遠引為功成身退之計廼靡終身之好爵而懷不終日之危心[illegible]矣貽禍不[illegible]及則不必自衛禍及則非自衛之可免被甲持兵[illegible]之何也禍之媒也遭讒被繫而致獄吏之侵辱又愚矣而太史[公]比之伊尹周公毋乃過與

被甲持兵是乃掩耳盜鈴 懼禍受封是乃惡醉強酒

劉敬 本姓婁高帝賜姓劉 初封奉春君繼封建信侯

漢興都洛陽遷都關中之議劉敬倡之漢末都洛[陽]遷都長安之議楊彪黃琬非之俱不為無見何也開創之始不[可]不擇形勝之地為不拔之基荒亂之餘非靜鎮不能安群情也[董]卓之燒宮廟發諸陵劫車駕而西致四百年之國祚移於一旦[嗚]呼卓罪不容於死矣 晋王導唐朱朴明子讓諸人之議可參同異 敬說帝以長公主妻匈奴不能無議也宋仁宗以增幣和親二議使富鄭公如契丹[illegible]公堅拒和親之說既不辱君命亦無傷國體建信倡議和親能不負疚千載司馬溫公所以議其術之疎與

張蒼 高帝封北平侯[illegible]諡文侯

韓淮陰臨刑遇滕公而得免岳武穆臨刑遇崇澤而得免張文侯臨刑遇王陵而得免其始略同然韓岳功業卓然[illegible]不得其死文侯則優游歷相諸王永享遐齡其終各異君子於二人生死間可以悟禍福脩短之數

文侯精律曆漢家宗之尚吳何孝文時魯人公孫[illegible]從德而議之曰漢以土德王有黃龍當見其後黃龍見於成紀[illegible]從土德文侯

國自謂得毋以漢去周未遠周為火德漢以水勝[火]故從水而文侯本秦人仍秦之舊以十月為歲首其間有附會[之]失與

申屠嘉

嘗讀唐史至宣宗殺樂工羅程一事為惜高祖大[illegible]法故也孝文以高祖之朝廷聽小臣侮慢而不之惜朝廷可慢[illegible]何者不可慢鄧通慢朝廷以壞法又何法不可壞何人不可以[illegible]法哉申屠嘉捽其罪欲殺之宜也帝又曲庇使免之何歟然讀[申]屠丞相傳叙其起家以至拜相之由言孝文本欲相竇廣國以[illegible]弟嫌不果而高帝時大臣無存者乃相嘉而嘉之克副相任與[illegible]不一及之此史臣之微詞也及致嘉之相業不槩見僅見區區一鄧通之事則嘉之為相可知矣他如遇袁盎不以禮盎面折之[illegible]無詞以自解

原缺第十葉

疾鼂錯擅權欲致之死而未當其罪固已志不伸訴以死均於
相度不能無議者

張釋之

漢文之世廷尉清平而能致刑錯孝武之世法令嚴密而盜賊滋起德刑之間可以識所尚矣君子讀張釋之傳與酷吏傳嘗取以立致治之龜鑑○魯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用殉春秋非之釋之石槨之對尤得人臣大體釋之從文帝幸霸陵帝曰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帝善之

張湯

甚矣酷吏之不可為也刑殺過當往往不能保其終漢酷吏中張湯著矣以酷吏著已有可殺之機矧挾詐行私以殺李文乎李景之世袁盎以私隙殺鼂錯則梁王旋以私隙殺之孝武之世張湯以私隙殺李文則減宣旋以私隙殺湯何兩傳中兩事如出一轍也嗚呼天道昭然可鑒也已且為酷吏則挾詐行私為天道所不容者又豈止一端之可書哉湯曰殺我者三長史也朱買臣王朝邊通人不知非三長史也自殺之也

郅都

嘗考酷吏傳諸人張湯以詐趙禹以刻王溫舒以淫寧成專事借勢以肥家杜周善伺上意以枉法皆無足取獨郅都忠以事上廉以持己公以執法威以服衆則方正直有大臣風名入酷吏之中而行出酷吏之上未可與張趙諸君比也況周陽戶減宣酷

為生殺意私法公非任己意即伺上意發公行私死于非法者可勝言哉所以酷吏之慘甚於羅織告密也嗚呼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孝武之治不及文景者以此而孝武尚之上好下甚況海安窮究之酷吏受誅夷之報海內滋虛耗之憂皆武帝啓之也故太史公作酷吏傳一曰上以為能而進以其官再曰上以為能而增以其秩嗚呼春秋之筆具見此矣

韓安國 字長孺

韓安國當孝武時立朝行已所稱酒泣悟主臣節可席者也然以武安侯蚡貴寵用事遂獻五百金物而得官殊非退讓之道王恢欲絕匈奴和親而加之以兵安國諫止不使人生間從隙疵中國是已自後馬邑素舉翁壹以詐誘匈奴之說進帝幸聽信入邊伏兵邀擊宜有堂堂中國撫柔四夷不辭處誘而專事謀詐者安國此時何無一言諫止不惟不諫而已而且群然附和分兵統軍近於無戎致開邊隙既而捕獲生虜輕信罷軍虜衆極入寇叔掠人畜邊境騷然始欲詐虜卒之反為虜詐獲罪見疎鬱鬱以死實自貽之戚也至如魏其竇嬰魏其侯武安交相傾軋受詔別白兩人是非安國於此專是魏其則無以處武安專是武安又無以服衆議遂模稜其說而兩是之君子譏其不能無黨於武安誠不若汲黯直是魏其之明決抗直也史以貪嗜目之詎無見哉

任安

吾聞櫟社樹其大蔽牛絜百圍而臨山也以無所用而壽楩楠杞梓得老其材於深山窮谷中者蓋寡嗚呼物以無用棄以有用取

棄則終其天年叛則加以斧斤剝落屈折橫夭者何可勝數如漢之任安是已使安不有其才與齧馬騎奴相周旋以老何自而罹太子禍衛青不以有用之才待安而棄之棄之所以生之也趙禹知之而舉之舉之所以殺之也人但知青以庸衆人待安為不知已詎知禹以知之而殺之者之禍更甚于不知已者哉然則士君子處世以不遇知已為幸而遇之反不幸矣伯牙撤琴于和抱璞無知已也詩曰招我以弓易曰拔茅征吉士為知已者用或為良臣羽儀上國身名俱令或為忠臣肝腦塗地名可法而身死行事不同境遇使然其趣一也使必草茅伏處廿同樗散則是汨溺可懷而伊呂不足論使必德心協一終始善全則是龜蓬是仰而龍比不足風哉嗚呼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古所稱俠烈者非耶自古

誰無死須所以死之之道何如耳使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一旦有急身與俱殉可悲也已如安者何不於太子初召時力諫止之不從則以死爭之死亦可以全大義立大節一何先明後併何必嚴首兩端使人主起懷詐不忠之疑而受季冬之迫也哉吾故曰如是以死不如以庸衆人待之使得終其天年如櫟社樹也吾謂禹以知之而禍之甚於不知已將世之懷才抱德者盡以得遇知已為不幸其誰信之其誰信之

張騫 字子文封博望侯

孝武之世海內虛耗起於好大喜功而孝武之好大喜功起於張騫之奉使西域雖曰漢之號令得通西域始之者博望成之者安遠（都護鄭吉漢宣帝封安遠侯）然逢君之罪騫實甚哉

周條侯 名亞夫

亞夫以輕騎絕吳楚餉道堅壁久持俾敵自困此本於李左車進成安君策善矣但吳兵攻梁梁王告急亦宜分兵一援一全犄角之勢一周藩王之心何過執使執梁終不奉詔以啟他日之隙使讒說得行於帝是亞夫之不善遠嫌也當其將兵禦胡次細柳孝文親自勞軍先驅不得入帝至又不得入甚使乘輿緩轡萬乘亦遵約束幸孝文寬厚不惟原之且從而褒稱之設刻薄任數如孝景當此之時猜嫌之生豈特毀舌之至乎哉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而后讒入之違詔不救梁一疑也諫封徐盧不從二疑也傾尚席取箸而謂為鞅鞅三疑也使亞夫知幾自宜深自韜晦以圖善全何復買工官尚方甲楯以益其疑而招其讒又不對

吏簿責問以實其讒而速其罪如是而求其幸全也得乎雖然絳侯條侯遭讒則同而一生一死父子各異其所事之主殆有幸有不幸哉議者遽謂亞夫是已不學守節不遜致然嗚呼其不善遠嫌責難逭矣使其得遇孝文亦安見後爵封邑始終保全不如絳侯也哉

魏尚 興平人為雲中守

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何漢文晉武不能隨時任材漢文有魏尚而與拊髀之思晉武有馬隆而起臨朝之嘆由此觀之渭濱之老真奇遇哉雖然如漢文者未可遽以此少之也當文之世再仕雲中者有二尚以馮唐之言而復官孟舒以田叔之言而復官兩因廷論而後之孝文亦可謂賢矣

袁盎 字絲 高陵人

嘗讀袁盎傳其行事卓有可觀為張釋之亦見知人之哲然以私隙殺鼂錯是盎一生大謬處未幾而梁王亦以私隙刺殺盎嗚呼挾私報怨天亦報之如是其不爽哉

田叔 官少卿 陘城人

景帝時太后欲以梁王武為繼袁盎止之梁王遣他人刺殺盎獄連與田叔叔之悉燒梁獄詞滅其迹以安太后之心也吾謂田叔燒梁獄詞所以安上漢明帝時袁安辨楚獄詞所以全下皆可為後世法

衛綰 大陵人

景帝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衛綰稱疾不行何也天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永平之間鄭衆以知此而有見梁松以不知此而自及可不慎與

穆生 魯人

為楚元王所敬禮生不嗜酒每置酒王必設醴及王戊嗣位常設後遂忘設遂去賢哉去乎燔肉不至而去借其端也聖人用意之厚也醴酒不設而去防其微也賢者見幾之明也

劇孟 洛陽人

英雄舉事一在審勢一在得人景帝時吳楚反周亞夫至河東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也故陳豨舉事不據邯鄲高祖以地勢而知其無能為吳楚舉事不用劇孟亞夫以人事而知其無能為皆成敗之定衡也

鼂錯

世以知囊稱鼂錯吾不信也何也策事而致自禍也然則削七國之策不知乎曰否削七國安社稷忠謀也懼禍不言不忠不忠而曰知吾又不信也錯之不知在使帝自將而身居守蘇子嘗論之吾為申其說錯不云乎兵凶器戰危事以之遺君求君不疑謗不入得乎袁盎所以得乘其間也或謂宋真宗高宗嘗自將矣一則寇萊公倡之議一則趙忠簡倡之議未有非之者何尤錯不知二主自將寇趙二公寔左右之是借親征以勵衆非圖居守以自安錯以一言啓君之疑召盎之謗不早自慮身膺顯戮此吾所未解者也吾更不能為孝景解也設以七國不宜削錯之言不聽可也聽則宜削之矣七國宜削是錯無罪何以殺為設以錯言不宜聽一時誤聽之則誤聽之失在孝景錯縱可殺孝景無殺錯以謝叛諸侯之理又何以殺為謝諸侯體褻叛忠臣法亡何以令天下且也盎言殺錯則七國兵可不血刃而罷錯死矣兵罷乎未也盎之殺錯報怨乎欺君乎抑忠謀遠算乎其從之也此又吾所未解者也夫錯言聽錯盎言聽盎刑殺無主征伐無權咎在孝景懷夙怨殺忠良以私隙殺人人亦以私隙殺之梁王之刺所由來也咎在盎廉蔺相避寇賈相釋善道也不知出此欲殺盎反為盎殺不聽父言不惟禍身兼禍父遺恨千載咎在錯

胡安 臨邛人

聚徒教授於白鹿山司馬相如從之受學合之朱熹之白鹿洞魏了翁之白鶴山一經講論遂為千古毓秀之區

郭解

從來任俠者流每輕殺人輕殺人者亦每輕生吾嘗讀漢史而知郭解之爲俠也少時陰賊殺人甚衆報讎藏命作奸鑄錢掘塚不可勝數及年既長更折節恭謹以德報怨一時皆多解之義而群然慕之殆所稱賢豪間者非耶顧吾有感焉姊子強人酒被刺死縱有小失無死道也而解語賊曰吾兒不直殺之竟釋之去矯情干譽識者勿取及徙茂陵怨舉徙者楊掾殺之猶曰以直報之宜也何復殺其父季主并其家人不已甚乎合之以德報怨之稱何以解也且也任俠而蹈死法犯法而求生路亡至臨晉遇素昔不相識之籍少公來出關少公遂出之入太原所過輒告主家捕吏因跡至少公所致少公自殺未聞解有以報以公之死者輕人生

而自惜死何以謝少公於地下荊軻聶政所稱任俠者也一刺秦王一殺韓相曾有逃死之荊軻聶政乎解所殺甚衆也有如秦王韓相其人者足以震駭一時之耳目乎軹之儒生閒坐客譽解回曰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斯言不爲無見矣解客聞而殺之且斷其舌客不當解何以使解解不遺客何以殺儒生而斷舌以逞其毒若此哉殺人而假手於客以示意非已出可以免死始終一輕人生而自惜死之心爲之也故平津侯弘之議解也曰解不知殺儒生此罪甚於解殺斯言又不爲無見矣由是以推其反已而怨箕踞之夫委曲以處雒陽之讎亦不過矯情干譽以邀結當世已耳吾所以讀史而不能無惑者也嗟乎解始終惜死究以殺儒生之事死死仍在也而非然丈夫所爲矣曼殊云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志士仁人所見固有不作者奈何逃死而卒歸於死徒死及無辜而又不知所以報然則當時多解之義而群然慕之者大抵皆閭巷編氓私相引重而以非義之義爲義也夫

路温舒 字長君鉅鹿人

路公尚德緩刑書與劉廣先刑後禮論兩人之心術判然古人謂周衰無寒歲秦滅無兵年君子於此可以知政治汙隆之所由分矣董江都諄諄以任德不任刑說武帝有以哉

霍光 字子孟臨汾人封博陸侯

霍光受遺詔輔幼主忠貞篤棐可云不遺餘力矣至於廢昏立明爲社稷生靈計出於不得不然然讀太甲三篇伊尹於一轉移之間寸心以格君心之非究之君臣協心元良稱慶而光不能此桐宮

昌邑不可同日而語也霍顯欲貴其女而酖殺母后光不能察之於前禁使勿行復從而掩護之令法吏置女醫淳于衍於勿論以成顯計此何以解也身後之禍光自啟之後世謬以伊霍並稱不知霍行伊尹之事而無伊尹之志遂使桀驁之徒交相藉口營陽蒼梧啓歷代無窮之亂宜直伊尹之罪人耳伊霍云乎哉

眭弘

性好俠後乃變節以明經爲議郎昭帝時太山大石自立上林苑僵柳復起眭弘推春秋意謂當有匹夫爲天子者宣帝果興於民間此事與夏侯勝事相類於一時勝推衍洪範而知昌邑之廢弘考據春秋而識宣帝之興皆瞭然不爽竟獲罪而死何哉○霍光惡之下獄死

董仲舒 河間人明初封江都伯改封廣川伯

程伊川稱漢諸生惟董子有儒者氣象武帝即位之始首擢之可云一代特出之典無何而桑孔言利矣文成五利言神仙矣不能終成令德後夏侯勝議其無德於民孔僖崔駰諸儒亦議其恣已忘前善蓋有見於此也嗚呼天人三策懇切詳明爲千古帝王致治之龜鑑武帝竟不能以一言措諸施行而徒滋後人之諮惜哉

○天人三策大要在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一言故正君身以正朝廷百官萬民無非源清則流潔之意也故曰德法爲御民之本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百官先聖後賢皆歸原來合一

楊得意薦司馬相如

功名一路罪莫大於蔽賢楊得意薦司馬相如於武帝可謂不蔽賢矣然我以爲蔽賢實甚何也人臣進賢患在不知知則進之懸

不遠以相如之才而又與之同里則知之自非一日矣而必俟武帝見子虛一賦有生不同時之歎而後爲之說武帝而不得其賦不能爲贊嘆得意將終於嘿嘿矣其得謂之不蔽賢乎無知爲陳平吳公薦賈誼文康薦何充鄭侯薦陽城未聞盡出於同里也而且爲之且不必其君之感歎慕悅其人而早已薦之繇此觀之得意之薦遺於不同里之賢者多矣況武帝雄才大略雅好文士則尤賢才樂爲自試之時也使其時之才有過於相如者得意或爲一二於前猶可謝曰拔其尤耳即不然有與相如並驅者亦猶可謝曰賢才不勝舉耳相如之才無出其右又無與並之而竟緘口於武帝未知之前則得意之薦遺於相如以下之賢又多矣且必俟其人之文見稱於其主咨嗟太息久之而後言則賢才之見售於世者能幾人哉武帝惜其爲曠世之感而不知其爲靦面之失至是而始曰臣邑人相如自言爲此賦則得意之薦遺於武帝未經見稱之賢者抑又多矣薦則薦矣以云知已則未也名則竊薦之名實則竊蔽之實其能飾識者之耳目耶春秋以人之功罪功罪人不以其跡以其心故其義常嚴而其旨常得吾謂得意之蔽賢實甚者其亦爲春秋之一助也夫

汲黯 字長孺濮陽人

世之論汲黯者不過曰漢直臣也吾讀史知直不足以槩黯也莊助謂其守誠深堅確立不可奪是直而勇者也力救無辜五百人之死是直而仁者也策賊當之必敗而預爲李息慮諄諄然戒之是直而知者也不但已也惜賢才則諫止誅戮規切友則不避斧

鉞直矣而以忠信主之不使君臣之體流於褻狎而屏絕不冠之見不使宗廟之音淪於淫靡而嚴辨神馬之歌直矣而以禮樂文之直可以槩黯乎吾聞君明則臣直黯直則武帝一明君矣然帝非明君也出黯於淮陽終身不用是以淮陽爲禁錮直臣之區矣明君果如是乎且天下之患莫大乎下情壅於上聞況帝上木甲兵之好日侈則海內日耗此又致患之大者藉使河內還言水旱之形矯制發粟歸節伏罪如已饑已溺不容刻緩使傷心盟而天下之患可除知有倒懸之解不畏矯制之罪其用心有過人遠從世飢荒迭見流莩載塗而饑溺關情者無一二良可慨已昔子與氏以牧牛羊之喻進孔距心而取其知罪與其知之即知所以牧

之也何至後世牧牛羊之非心皆轉為剸牛羊之非心而不知罪
也嗚呼不知罪之非心多無怪乎不畏罪之溷黷也矣

公孫弘 字季淄川人封平津侯

漢史謂公孫弘外寬內深諸有隙者陽與之善後竟報之故假貴
人宗室之手希殺汲黯薦為右內史則其陰險狡詐可知廼居然
為賢良第一千載下覺有愧色讀史至此未嘗不嘆輕薦之失識
也

公孫卿 齊方士

孝武好神仙而公孫卿李少君及五利文成之屬競以荒誕虛誣
之說進矣衆楚之咻能蠱惑人主若是其甚哉

終軍 字子雲

終軍年十八請長纓使南越可以前無陸賈至如棄繻而建節與
溫嶠之絕裾以成名所謂有志竟成兩人之迹相類然而嶠心之
不及軍志之壯也

桑弘羊 洛陽人

聚斂言利之臣能惑人主之聽也不益賦而天下饒桑弘羊以欺
武帝者王安石又用之而欺宋神宗司馬光極論之而不悟後因
嵗旱罷新法而即雨天人之間感若影響然則弘羊之徒一言
之禍不惟遺害一時而直遺害千百世卜式嘗言烹弘羊天乃雨
豈虛語哉

蘇武 字子卿杜陵人拜典屬國

蘇武居邊塞十九年中貞心苦節可以貫日月泣鬼神此奉使絕

域之僅見者也宋朱弁方信孺等又豈易覯者哉司馬朴人宋使
金撻節而死元時郝經之留書亦千載一見

李陵 字少卿廣之孫也

漢武帝時教虜降漢者李緒也而誤族李陵宋高宗時僞齊狀元
者黃潛善也而誤戮貴鐸皆古來之可悲可惜者也又諸原初降
安靖降金紹興初安靖乘間殺金守將舉郡歸本朝高宗優詔褒
美之此即司馬遷言李陵不死欲得當以報漢之意也何乃報漢
之意不遂于陵而遂於千古以後安靖報宋之一事即此可概也
之

田千秋 長陵人封富民侯

衛太子以江充譖敗田千秋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
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武帝悟曰
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 謂巫蠱事 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
也余讀宋史至徽宗方究蔡卿獄劉正夫進諫徽宗悟曰兄弟之
間人所難言與千秋之事略同惜武帝悔亦無及空作歸來望思
之悲也

馮奉世 字子明上黨人封關內侯

宣帝時莎車叛馮奉世以韓增薦使西域以節矯發諸國兵擊之
威震西夏帝欲封之蕭望之以為不可遂止此防微以抑僥倖也
然騏驥是馬則後世毛寶 晉人 虞允文 宋人 趙葵何以救石頭采石之功
與視敵可乘而乘之仍宜行賞示勸如劉向議陳湯功未為不可

龔遂 山陽人

龔遂治渤海以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器者為盜賊公孫弘禁民
挾弓弩即此意也而吾丘壽王以為不便　法也公孫弘之吾丘
非之而遂然之何哉蓋遂以兵器禁盜使不得擅兵威公孫以弓
弩禁民從擅賊威而奪民救事有相符而實相反者此類是也虞
詡寬假無榮以平寇計即遂所云治亂民不可急之意焉中錫人明
敎之以撫劉六等卒無成功反以招禍雖時遇使然亦所以處之
者未醇其宜耳事同功異君子可以貴審幾之哲與

疏廣 疏受 俱蘭陵人

疏廣字仲翁官太子太傅兄子受官太子少傅同時致仕歸里古
今人稱二疏勿兼此真榮顯真勇退真知足後世李宋之李孝基
父子朱昂朱協兄弟 俱趙宋人 輩淺欲擬之然乎否與　又宋神宗時李立言李先言及
李[illegible]兄弟堂[illegible]門下退李妹一時告歸號三李明嘉靖初務
吳鼐吳兄弟相繼致仕其風稍近二疏

于公 郯人

王恭治宅 晉初 使容長戟大橋于公治第使容高車駟馬溢引志量
過人公則陰德及人以此相較公實勝之矣殷丹書德辨明寬婦
美決仁恕陰德亦媲並稱

于定國 字曼倩 于公子

官廷尉決獄平恕賠似父風漢廷尉父子相繼以明允稱者定國
之繼于公郭躬之繼郭弘也

蕭望之 字長倩蘭陵人 賜爵關內侯

矯制發兵使偉之門不可不杜則蕭望之之處馮奉世所見良是
矣唐開元中宋璟抑郝靈荃之賞亦非無意宋高宗時虞允文釆
石之功此與於強敵而非要功生事又不可以例論○以元帝之
賢蕭望之不能早決去就以及于禍宋儒非其不及二疏有以也
夫

薛廣德 字長卿沛國相人以御史大夫拜三公

元帝郊泰畤畢因留射獵廣德極諫勸帝還宮從之夫乘輿臨幸
動關民生休戚駐蹕射獵一時游戲豈知萬姓倒懸廣德以片言
回上意其利溥哉

翟方進 字子威上蔡人號通明相封高陵侯

少時為郡吏從蔡父相奇之云有封侯骨成帝朝拜相史謂方進
為相用法刻深任勢立威中傷甚多良由出身卑瑣小器易盈不
[illegible]容故也卒之不能容人者亦不容於人責免因熒惑守心上
書言宜當之遂賜死相臣所以貴相度

龔勝 字君賓 彭城人

哀帝朝拜諫議大夫王莽秉政棄官歸隱莽强起之遂不復飲食
積十四日死殺讓得謝即漢諸子皆與龔勝同時歸隱者也而勝
以不食死節詩之忠而好我勢手同歸吾以贈諸子又曰遂此百
歲尚寐無吪吾以悲龔生

彭宣 字子佩陽夏人官大司空封長平侯

宣性端重與戴崇同受易於張禹禹於弟子中親愛崇於宣則敬
而疏之以此漢曹植將劉楨邢顒一疏一親於主臣之際尚待崇
宣一疏一親於師弟之間適知方厥自持者且不能見過於師況
未臣乎

張安世 字子孺湯子也

張湯崛起卑微安世以父任起家封萬戶侯傳至張吉凡八世顯官榮盛無比或疑湯之為人文深小苛以條刻為酷吏何以致此美報不知湯之條刻殺人卒致自殺天之報施已蔽厥辜安世身居顯職以盛滿為憂純篤恪誠深自韜晦光前裕後安世實啟之嗚呼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茲馬益信彼疑湯之條刻用事而獲昌後之報者可以悟矣

夏侯勝 字長公魯人爵關內侯

漢儒以誹謗武帝被論者前有夏侯勝後有孔僖皆忠言讜論未可非之勝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服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收明帝為桓榮變服臨喪師太后待勝之遺意也

黃霸 字次公陽夏人封建成侯

史高以外屬貴重貴霸為其可為太尉帝以越職為舉責之遂免冠謝罪張敞舍鶡雀飛入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遂止如此舉動皆失大臣體史稱霸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蓋為此也昔薛宣治郡所至有聲及為相亦為識其煩碎合之於霸皆所謂小用之則有餘大用之則不足者後之麗統觀於此材質之不可相強如是夫

趙充國 字翁孫隴西人封營平侯諡壯

羌虜叛帝問所以待羌者對曰百聞不如一見願至金城圖上方略此言與漢安帝時張璫論西域河西及明憲宗時楊信以精騎直走榆林皆一類事

京房 字君明頓丘人

京房嘗問元帝曰幽厲之君何以亡帝曰任人不忠房曰知其不忠而任之耶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其不忠而任之房曰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 時石顯與五鹿充宗用事故云 房之所以死其在吉既不能無弊而於元帝前故為詰問之詞亦非臣子事君之禮宜其欲斥奸黨而反為所害也

學言命解 由京房之事而推廣之

焦延壽精易理料其徒京房之禍而不能使為趨避之計管公明精易理自料不能永年而不能擇長生之術郭景純精易理自料不得其死并料其徒卜琊之厄而不能自免且為琊免以全其生嗚 佐陰陽彰術不言卜筮吳雄葬不卜日張澄地不擇吉供ㄗ 而長年迴禍子孫貴顯何也或有以命對者余曰不然命之理余在易易之吉凶悔吝即命之窮通修短若但曰命耳則精於易而夭橫者皆不知命者耶不言易而昌盛者皆知命者耶不言易而夭橫宜矣豈可以京房諸人槩之精於易而昌盛宜矣豈可以呂才諸人槩之蓋命在天造命在人易不易也變易也不易在天變易在人不易定於已然變易造於未然富貴利達夭折禍患理之一定者也其間倚伏轉移則有數為無定者也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若以慶與殃為一定而人之善不善不能違之則為善者益懈而為不善者益無所忌矣惡乎知其然故盡性以致命修身以立命行法以俟命而於天人感之際不容一日稍弛其乾惕窮其變易之數以合乎不易之理

原缺

而已矣則京房諸人精於易而不知所以立命者也呂才諸人不
言易而不失其為造命者也故孔子於易不獨贊也且學焉不得
學也且好焉至韋編三絕焉特未嘗與詩書禮孟列於雅言之教
何也蓋易與命相表裏與天人相終始不言則其理無以明亟言
之則言其不易者耶人將委其一定之命於天狙人以自強不息
之機古其實易者耶則倚伏轉移循環無端初無一定之理可據
之以示人若是乎易與命之理有微乎其微者易不雅言命之所
以罕言

虞俊 字仲[illegible]無錫人

哀帝時官御史王莽執政召為司徒俊曰願為漢鬼不能事兩姓
欲[illegible]可嗚呼陳咸之卻莽聘也曰我先人知有漢家豈知王
才[illegible]漢[illegible]矣
賀勸堂
氏[illegible]也卻莽聘也亦曰吾豈以一身事二姓與俊詞旨無二

鮑宣 字子都渤海人拜司隸

少貧就桓氏學桓奇之以女少君妻之資粧甚盛宣不悅少君即
屏侍從易服飾與宣挽鹿車歸鄉里嗟寒士娶妻屏卻資粧甘心
布素人情所難宣若此宜其居官風節矯然也
故明黃鑑卻李氏奩資蕭然若穴願近此風嗚呼梁孟而後詎多
覯哉 黃鑑華亭人[illegible]儒從受業

薛方 字子容臨淄人

王莽篡漢以安車迎方方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明主方隆唐虞
之德小臣願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遂不強致君子曰嵇康於司
悅時非薄湯武而召禍方於莽時假託唐虞以自全乃知危

畢世芳型

畢世芳型卷之四 漢

雲間金維寧德藩著　受業 龍[illegible]俊亨悅臣
年姪 錢[illegible]韓開企較
門晚生曹克周延侍

嚴光 字子陵 新野人

名尚釣於蟠溪西伯能致之而放野鷹揚佐武王以成大業先生
與光武幼同游學既而光武成中興功踐天子位先生以釣隱澤
中光武卒不能致之何也三代以上之釣隱於釣者也三代以下
之釣隱於免釣以名者也先生處三代以下而高三代以上之風
曾以仁求而外舉不足以攖其情并非磻溪之叟所可同日語此
其所以[illegible]也然則其釣果釣耶非也堯舜禹湯文武人知其
為三[illegible]不知亦釣者也其釣也以聖賢為綸道德為竿
賀勸堂
仁義[illegible]餌四海為池萬民為魚此堯舜禹湯文武之釣
也光中[illegible]祈凌霄耆跡南陽應四七火主之符據有神器功名
爵祿僅足以牢籠馮鄧吳賈諸人而綸竿釣餌未識堯舜禹湯文
武所以為釣之法先生特借一釣微寓此意以悟光武而顧反為
所餌耶而能致之耶而謂先生之釣果釣耶後之人耶先生者陟
高臺遡往事歔欷興感曰此富春釣叟嚴先生故址也噫夫也甚
矣欽之甚矣

陰興 字君陵

陰興賦性坦直不以私好私惡沒人短長與張宗鮮于裒不協知
其有用必稱所長而達之張況杜奇與興厚善以其華而少實但
私之以財終不以為言此乃三代之遺直也漢末[illegible]勤待蘇不和

一事差足方之與兄陰識皆以外戚之顯心持滿戒盈卻封辭賞其識慮有過人者有後若竇若閻若梁相繼而起氣焰薰天一旦敗日升而冰山化敗也忽焉以此觀之法戒有在矣

馮異 字公孫寶豐人封陽夏侯謚節侯

馮異歷艱險佐中興名列雲臺身為上將而君臣之間善保其終始者雖光武之豁達不疑亦異之謙退自處為之也不然高鳥良弓之嘆其能免於權重民歸之謗乎

來歙 新野人謚節侯

凡人畏之慮之而力不能制則行刺公孫述欲殺鄧侯而行聶政刺歙之 刺鄧侯再刺舞陽侯也岑彭 則述畏慮之心遠增學前之恥 忠壯威猛益見而井蛙之目公孫有所不能辭矣

吳漢 字子顏宛人封廣平侯

吳漢拔廣都隨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帝戒之曰成都不可輕但堅據廣都俟其力疲迺可擊也及漢與劉尚兵分帝又讓漢曰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公孫述果以衆十萬攻漢而使別將劫尚漢果敗是漢之輕敵不及帝之料敵矣而竟殄述寇定蜀都卒以此舉成功亦其勇鷙有謀強力不撓之氣為之也

鄧禹 字仲華新野人封酇侯又封高密侯謚元侯

元侯將兵不妄殺一人而累世貴顯趙宋曹彬法之而以功名終十子皆成名將女孫為后天之報施不爽如是

寇恂 字子翼昌平人封雍奴侯

寇恂與賈復有隙恂先避復吏以自全寇準與丁謂有隙準先然己奴以全謂前後兩寇公各有妙用唐中宗時崔琬劾宗楚客潛通戎狄楚客怨怒中宗和解之德宗時張延賞譖李晟晟怨延賞鎮不許命韓滉為二臣釋怨此二者與光武調和賈寇兩公似乎相類然崔賢而宗佞李賢而張佞中宗德宗不窮問求張之佞所與之和較之賈寇而賢相危不可同日語

耿弇 字伯昭封好畤侯

光武聞耿弇為張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須上來弇曰臣子豈可以賊虜遺君父耶迺出戰大破之此事與藁錡之矣樊噲爭自將而身居守正相反

祭遵 字弟孫潁陽人為刺姦將軍封潁陽侯謚成侯

祭遵雅歌投壺恂恂若儒生故稱儒將昔羊太傅輕裘緩帶孟忠襄公焚香與遵之雅歌投壺岳武穆亦同此皆灑然得儒將風流者范升嘗言祭遵為將取士皆用儒術其度越李任遠甚

王霸 字元伯祥符人封淮陽侯

王霸閉營休士以挫賊將蘇茂周建此周亞夫困吳楚之計也為武為茂建所敗堅壁不赴援久之出精騎夾擊大敗之此事與明李章數山縢溪之役皆以不援為援者也

任光 字伯卿宛人封阿陵侯

任光守信都時光武馳赴之光迺多作檄文播告遠近此以先聲之氣奪人也故檄文一播棄深景從人心思未厭漢而亦何從抗回之力居多

馬援 字文淵茂陵人拜伏波將軍

余讀馬援傳有男兒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語讀五代史
至李克用有人生幾何誰能老死牖下之語似相反而實相同克
用亡走韃靼欲南向立功援則生長中華欲建績邊外總不欲徒
死而已元帝朝段會宗其流亞與

韓歆 字翁君南陽人封扶陽侯

性好直言光武不能容竟歸猶遣使責之因自殺帝遂追賜錢穀
以成禮葬之嗚呼晉文公封介推以田漢光武葬韓歆以禮似乎
悔過實文過也以武帝之嚴察而猶容汲黯之戇光武易不問之
此司馬温公謂其為仁明之累與

字文[illegible] 郿人

井丹

士也嘗待疾梁松自將醫視之後松失男丹一往弔之
吉許郡丁卯陳蕃之妻蕃名士也郡以其性峻而疏之松一權貴
耳以丹之高而弔權貴之子何與亦因其視疾之誠而與其禮已
之進也

鄭興 字少贛祥符人

光武為治頗傷嚴急興因日食之變上疏勸帝留思柔克之政要
惡洪範之法夫寬猛相濟從來為政之道也自建武承平以嚴切
相治積習非所以示後世故興因日食之變而進以柔克之言也
迨初年章帝初政而陳寵亦以蕩滌煩苛之法上言可謂識幾之
選者矣

郭伋 字細侯茂陵人

郭伋過京師帝問以得失時在位多鄉曲故舊伋曰選補衆職當
擇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為并州守始到州兒童數百騎竹
馬迎拜道次昔袁紹不任賢才而任親戚取敗之道也伋言真得
致治之要兒童迎拜唐韋景駿可繼此風

郭憲 字子橫

隗囂圍略陽光武欲自將征之郭憲切諫晉宋真宗親征寇準贊
之高宗親征趙鼎贊之而光武親征憲獨諫之何也蓋處承平積
弱之餘不以天威臨之不足以作士氣而振衰庸光武隴蜀公孫
割據紛爭人心未附根本未固車駕動搖則奸宄竊發故光武內
變無以掃除外患所值之勢異也

字[illegible] 關中人

公孫 室不起以棄擲之士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述愛毒藥
李子瑛奉家錢千萬贖父死許之及光武即位効還其錢祠祀之
嗚呼王之名節千古不磨保志全高四字即其神仙不死之藥也
更有何藥可以毒之古之受毒壯節也瑛以錢乞免孝道也述利
其錢免其死光武哀其死償其錢即此一事興亡成敗之理已判
然矣

桓譚 字君山宿州人

宋弘嘗薦桓譚於光武勅令鼓琴譚即以繁聲說上憲弘非所以
報知己也視衛綰之不以絲竹媚齊王譚愧此多矣古人進諫於
言批鱗男猶不避譚以符讖之非經而力言之是已一觸帝怒即
俯首謝罪叩頭流血董宣之項似不如此

寒朗 字伯奇魯人官太尉

明帝時考察楚獄傷其冤言於帝帝自臨無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雨噫西漢有田叔而獄寢於梁東漢有伯奇而獄平於楚而袁安按楚獄出其無明驗者四百餘家吾謂兩漢有三仁

班固 字孟堅咸陽人彪子也官蘭臺令史

班固著漢書為漢名士而不免後人之議者以失身於竇憲故耳士君子擇交可不慎哉其纘成父書猶司馬遷續其父談而成史記姚思廉繼其父察而成梁陳二書也

班超 字仲升固弟也封定遠侯

定遠一生事業在絕大綱三字所謂水濟無大魚也頗和以綱漏吞舟

尊竟本蹈此其夷落歸壞後世李素立韋仁壽諸人亦略似

班勇 超子

班勇初通西域以制北匈奴即侯翊欲存涼州以制羌胡之意

廉范 字叔度杜陵人

廉范莅蜀民幸其來吳歎後莅蓮民苦其去歌詞婉切漢家兩人如出一轍

傅毅 字武仲茂陵人

明帝夢金神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群臣傅毅言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遣使蔡愔等往西竺求佛家之法嗚呼一言之間遂致主聽使佛法橫流中國後世遂有親為沙門下髮者有捨身施寺涅槃者有奉迎佛骨者傅毅之言益於天下誰為之乎吾嘗觀釋佛書百七十部漢實啓之漢得佛經四十二章於竇落之前吾謂[illegible]班固竇憲均以文雅顯於朝廷吾竊不取唐太宗時忽得一傅奕上疏除佛法奕非毅之苗裔耶言論舉止何快人心目也

梁鴻 字伯鸞平陵人

昔公沙穆變服為傭者為吳祐賃舂而訂交於杵臼然從爲賃舂而見知於皋伯通東漢兩人允堪並稱顧彼以為穆之名藉祐而彰所謂不遇青雲之士不能箸施後世也伯通之名則藉鴻而傳何也伯通之行事不槩見不遇鴻不過為江東一富室耳又誰能歷吳市而問廡下之傭乎哉雖然人固未易知知人亦不易況夫千里羈栖風塵寥落如鴻者一旦萍踪邂合生死寄之求之近世蓋亦鮮矣

魯恭 字仲康平陵人

魯恭為中牟令有異政時袁安為河南尹遣掾肥親往廉之親還以三異政告之蝗不犯境一也化及鳥獸二也童子有仁心三也恭名遂顯憲恭雖賢得仁恕掾而益彰云

孔僖 字仲和拜蘭臺令史

孔僖書論武帝始崇聖道及後忽已忘其前善等語因而被論當聞宋史見呂東萊讀君牙冏命篇言穆王初年望臣僕[illegible]切此心不絕周游天下造父為之僕御以導其侈與[illegible]穆王之言如出一轍因孟誌之以為人心操舍無常之戒

來歷 歙曾孫官大鴻臚

安帝朝江京樊豐等與閻后譖太子帝怒廢之來歷[illegible]

皓等證太子無罪帝切責之諸臣猶泄歷獨守門不去其時江京
輩誅傾太子不過希立幼弱專竊國柄耳止李閏而老帝竟爲後
迎濟陰樊豐耿寶以罪死閻顯伏誅思自利者適以自禍嗚呼使
歷守闕不去之時得行其言不惟社稷之福即豐寶之徒亦可以
陰受其福而免誅夷之慘遲竟去歷惟恐不速罪歷惟恐不甚矣
忠言而受實禍使十九侯之功成并遺漢室宦官累世無窮之患
豈不深可痛哉

梁商 涇人

漢京外戚以盈滿自戒者前則陰興後則梁商故能履高處盛而不
危及子冀反此遂不免赤族之禍噫可以識持滿之道矣

楊震 字伯起華陰人官太尉

道學之精首辨義利而其端則在慎獨人知楊震却王密金於暮
夜不知此暮夜也人心爲之非暮夜爲之也人心晦昧則白日也
而暮夜矣人心光明則暮夜也而白日矣當時樊豐耿寶江京李
閏之徒賄賂公行黷貨無厭震方惡其鐘鳴漏盡夜行不休皆後
躬蹈其轍也哉然則震心自有其白日暮夜而非他人所得與於
斯者客又孰從而解之故天知地知我知子知凜凜於中隱然若
指視之嚴此義利之關慎獨之要即道學之真傳而爲後學之倡
起者也所可慨者曲如鉤封公侯直如弦死道邊豈賢京閻之肯
無恥而生震之忠清剛直而死故鵠鶴而後爲鳳大鳥所以翔至
其異乎追其後關西夫子範矣云祖而高山仰止猶如一日也哉
南丸湖人書震像於寢室書四知以自勵田琺蒙之而矢卻金之行符

文淵慕之而立却金之館田何俱明時人執并其流風餘韻遺之也甚家
豪千載趙宋諸儒繼震而起倡明道學貪人欲類逆立僞學之名
以攻之謂貪黷放肆人之真情而廉潔好修者皆僞果如斯言勢
必盡夫下之人貪黷放肆然後爲人心之一必取天下廉潔好修
之士一一而盡去之然後爲風俗之同則是終古一暮夜矣長嗟
浸浸何時旦乎吁嗟乎夕陽亭兮風淅淅震於夕陽亭飲酖自殺朝陽鳳兮
鳴寂寂滄浪清兮逝如斯哲人萎兮長太息
楊震以三鱣之兆拜太尉郭弘以兩鹿之兆拜太尉余嘗謂楊三
鱣郭兩鹿台司預兆可以並傳弘[illegible]東漢人

楊秉 字叔節震中子拜太尉

清白家聲有父風嘗自言有三不惑酒色財也余謂父凜四知子

全三惑真實學真家風

杜根 字伯堅潁川人

將罪鄧太后逃竄宜城山中爲酒家傭後爲御史或問之根曰周
旋民間避匿蹤跡恐禍及親知戀張儉亡匿遭累孔褒根爲此賢
於儉矣夏馥變形匿姓爲冶家傭與根用心一也明初袁白以賦
士誠之故變姓名隱匿寄食於嘉定林氏亦近代之根發乎

薛包 字孟嘗汝南人

薛包不容於後母與李雲王延王祥諸人略相彷彿而能委曲承
順以感動親心又何害孔門之閔子至如分財析居一一以廉讓
自處與許武東漢人自取肥田廣宅以成二弟之名向事較之更有
相反相成之道

吳祐 字季英長垣人

政尚仁簡民不忍欺袜併卓茂道風梁冀與劉文交通誅立清河王蒜致王自殺與宋寧宗時潘壬謀立濟王竑而不成皆一類事也使馬融作章表以陷李固祐諫融使勿作融竟作之祐被貶不知祐之諫融非愛固實愛融也融為冀作章表以陷固潘岳為賈后作書草以傾太子皆名士之大玷 華歆為曹操邑荀彧草皆類此

張衡 字平子南陽人以太史令拜尚書

天文律曆推測無訛渾儀之制歷後世效樂之曾民瞻郭守敬輩不能出其範圍而矩矱端嚴檢束河間驕主使上下肅然董仲舒況景不得專美於前至論地震災變窮源溯本委曲詳明近代如盧汝舟胡瓘黃尊素諸疏雖忠款則有餘而精密則不足衡因第

貫綜此非徒以詞賦稱雄一代者也世傳衡亡之日蔡邕母始孕二人才貌略同人故謂邕乃衡後身或非臆說

周舉 字宣光汝陽人官尚書光祿大夫

順帝與閻太后無母子恩周舉說李郃上疏請車駕朝見帝從之舉之言論風采卓有可觀此事尤關大體於宋韓琦之規英宗謝深甫之規光宗皆古今大義也

杜喬 字叔榮林慮人官太尉

竇憲納妻李郃不通禮慶而全其漢中守 郃知憲必敗故不與交通後憲誅者悉免官守 獨梁冀葬女遺妹杜喬臧略送迎而不能自全成敗雖殊節操則一明成祖時胡永與不與其通而卒以全趙亦本孟節 李郃字 之意而功更倍之

崔寔政論

漢書言仲長統見崔寔政論一篇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然則寔之政論遂為千古治天下不易之則哉非也漢[illegible]章帝一書大旨尚寬而寔之政論大旨尚嚴二子皆東漢人也相去不過數十年尚寬尚嚴詞旨各異而況前千古後萬年為治之道與論治之法經權常變異宜人心風俗不一亦烏能有甚一之章程立為不易之則也哉寵之所以主寬者承平之世政治急切人嚴煩苛不得不濟之以恩寔之所以主嚴者[illegible]以趨朝王綱可以殉葬綱紀廢弛人情懈怠不得不振之以威二子皆因時調劑之法也究之寬嚴何可偏廢故論治於三代以前子產治鄭董閼于治趙皆尚嚴嗣後商鞅韓非本之以治秦以尚

嚴之說是矣然而周衰無寒歲秦滅無嬴年古人何以獨為論治於三代以後劉虞主先刑後禮矣則路溫舒之尚德緩刑何說以處此諸葛武侯治蜀以嚴察是務矣則董江都之任德不任刑又何說以處此不但已也崔駰寔之苗裔也東乃祖之訓自宜專尚嚴矣乃兩出為任一在陝一在鄠在鄠則法令嚴肅路無所貸在陝則寬仁慈愛或經月不笞一人一己之見豈有異同而於此於彼何政術相反如此也蓋以鄠地土沃民剽非威刑莫制而陝則土瘠民貧非寬仁慈愛不能撫戢安全也由此言之寬嚴之法不獨因乎其時并因乎其地則甚矣畫一之法不可以為治也是故立言要歸無弊折衷必於聖人孔子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亦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是所謂不易之則而

為ㄴ政之定論也夫

姜肱 字伯淮彭城人

李充 漢 辛晉明 北南陽城 唐 兄弟或同衾或同帳皆介潔也獨姜肱

兄弟共被不惟天性可親抑亦高風可仰其不[illegible]

於鉤黨之外與杜本張樞不應元順帝聘皆較而獨中其平識者

陽城怨殊兄弟而不娶可謂篤友于之誼矣肱延娶而不入己室

尤人所難宋時鄭綺硅兄弟聯几同衾亦相彷彿

徐稺

陳蕃薦徐穉等五人俱不起徐韻況風可懷矣而穉卻辭忤死高

義獨冠南州是即郭泰之貞不絶俗也語穉稱而不及隱事猶嘗

穿語經典而不及世事遭處末世其道宜爾泰不為危言激論故

黨禍逆興而浔禍不作穉豈無見及此人以穉為不言而失人泰

以穉為愚不可及盖保身之哲惟愚知愚者正惟哲知哲也其相

契有徵焉者矣

郭泰 字林宗一字有道介休人

林宗與李膺名行相次而獨免黨禍與申屠蟠志趣各殊而皆能

保身皆隱不違親貞不絶俗之明驗也范滂嘗以此二語稱之〇余嘗過泰

墓為文以弔之已刻入知守堂集

范滂 字孟博大和人

孟博自詣獄而郭令解印綬亡陽城自繫圄而判官載妻子遁去

公好之不可泯如此

賈彪 字偉節定陵人為汝李新息長

賊寇殺人是不待教而誅者偉節以為常理直正論耶偉節非為

殺人者寬也意在禁溺子特甚其詞以嚴其禁也唐柳公綽之論

賊吏亦似此

景毅 字文堅成都人官侍御史

李膺坐黨獄死景毅子顧係膺門徒獨不與毅自表免歸人義之

此與皇甫規不得與黨禁為耻同意也明正統中鎖惟敬以不得

與薛瑄仰藥之獄為恥曠世同符皆激於義之所不容已者

朱穆 字公叔宛人官冀州刺史諡文忠

以忠力排宦豎以被逮繫致起劉陶輩數千人之憤激與魏直折

等孔光而下獄致起太學諸生之訟知直道未嘗一日不在人心

襄楷 平原人

桓帝時上書言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而有河

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也又曰淫女艷婦甘肥飲美奈何欲如

黃老浮屠祠以建祉諷上論刑嗚呼春秋之世麟不當見見則死

桓靈之世鳳不當鳴鳴則刑襄楷以春秋之麟進諫非不知桓靈

之鳳不可為也知之而為憂罹殷刑吾以泣麟之歸泣鳳可乎

張奐 字然明酒泉人拜大司農

然明誤信曹節王甫而李兵討竇武致武自殺此然明一生過舉

也後悔為節甫所賣雖極言陳蕃竇武之忠貞奚益哉

陳蕃 字仲舉平輿人以太傅拜尚書令

唐文宗時李訓鄭注謀誅宦官而遭甘露之變訓注反覆小人其

敗宜矣獨是陳蕃竇武之賢而椿羅內侍之反噬為可恨耳桓靈

之世黨禍迭興宦官充滿端人正士不死於黨禁則死於閹豎時
事可知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此之謂與

杜密 字周甫登封人官太僕

周甫以黨事免官歸每謁守令多所陳托王昱以微言諷密密止
色折之誠以竊位之目由於蔽賢密之陳托正為昱開其蔽也何
諷之有後世江文通呂公弼輩開門延攬接禮賓朋有以見及此
夫

皇甫規 字威明朝那人拜度遼將軍

度遼以德不稱祿之言譏梁冀而見斥荀淑亦以對策忤冀而出
為朗陵相疾忌忠讜如此其能免乎度遼破羌虜徐璜求賂不得
而陷之盧植傳燮破黃巾左豐趙忠求賂不得而謗之以致反功
為罪自古小人可恨如此度遼以西川黨黜不得與黨人之獄為
恥而自訟為此舉所以為黨禁也趙宋尹洙王質甘為范文正黨
亦度遼之遺意也夫

皇甫謐 字士安規族子號玄晏先生

年二十不學後迺力學躬自稼穡帶經而耕攻苦數洪遂成名士
寧越耕而後學苦耕之勞也杜荀鶴林藻棄耕力學恥耕之賤也
高鳳玄晏隨耕隨學貲耕之助也皆古人矣志成名而不為境遇
所屈者也

孔褒

孔褒納張儉實彪不納岑眰盡褒之義而彪之忍耶彪入洛陽說
竇武草上疏訟黨禁而黨禍稍解彪之義卒不可及而褒之一門

爭死誠足千古矣

孔融 字文舉褒弟也為北海相

孔融死而子女無獲子遺其禍慘於李固而阿瞞之肆毒不更甚
於梁冀耶嗟嗟亦融之才高傲物自致之也

趙苞 字威豪武城人

守遼西遣使迎母賊入魁劫質苞母苞向母慟哭母謂以忠義還
進戰破賊母被難既歸葬苞亦嘔血死君子曰苞之破賊忠矣獨
不能婉轉以全其母乎當以徐庶周處之事行之於始然後乘隙
覩變以為所欲為則忠孝未始不兩全也奈何蹈申鳴之轍耶

袁紹 字本初卿人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郭嘉謂袁紹有十敗而吾謂紹有二大敗一敗於國一敗於家敗
國由於召董卓敗家由於立袁尚蓋紹之十敗止於無成而其二
敗直兼衆敗而貽無窮之禍是敗之大者也何進之死於宦官也
即紹敗國之餘殃唐之崔胤不能鑒其覆轍而復召朱全忠袁譚
袁尚之相攻而死於曹操也即紹敗家之明驗梁之湘東邵陵諸
王不能鑒其覆轍而為骨肉之戰開其隙於陳霸先良足慨矣又
世之論紹者曰拒張邈之忠言違沮授之至計以袁術同氣之親
而互相離貳以臧洪陳容之賢一日而盡見殺矜慢自高短於從
善故致敗耳然官渡之敗亦勝負之常不足以論紹之敗惟二大
敗乃真敗也郭嘉荀彧去袁歸曹其亦早見及此夫
袁紹殺二烈士蕭衍表二義士成敗所由分也

袁術 字公路汝陽人紹從弟領揚州牧僭尊號

初平之時董卓驕肆關東州郡横戈四起欲得而甘心討賊之衆

袁氏為之倡首然貪淫如卓兇暴如卓而僭號稱帝之言行共發

也袁術承累世清德忽罔識言當塗高之讖妄希大寶僭然帝制始而

討賊繼而為賊所不為是猶立苗欲非種而以蓘耘易荼蓼其何

以解於天下後世乎以孫討逆之賢値逆之勢亦睽然矣且一許

以九江不與再許以廬江又不與則其心之攜貳可知矣至劉繇

帝猶料孫策必與己合既而策遺書切責以絶術術遂忿江發疾

不惟悖甚抑且愚甚

盧植 字子幹涿人官尚書

董卓欲殺盧植蔡邕彭伯止之即濤寵不使曹操殺楊彪之意也

袁紹殺臧洪陳容而遂失衆心一時私憤不可縱意以自取快如

此

盧毓 字子家植子官尚書封容城侯謚成

盧毓仕魏吏部選舉先性行而後論材藝與論兄之自古銓選之

壞壞於專務虛名而鮮能覈實衆行僉唐云士之致遠者當先器

識而後文藝劉曉唐之論亦以德行為先文為末虞集元薦人才

必先器識合之於毓皆灼有定見吾頗取諸子之法録置銓部座

右○唐魏玄同論亦可參此

孫策 字伯符富春人拜討逆將軍

英雄舉事必結英雄結英雄必結以信袁術遇孫討逆許以九江

不與許以廬江又不與非信也非所以結英雄也吾知其無能為

也或曰宋太祖有為之主也許曹彬以使相既而食言可謂信乎

曰太祖以使相失信於彬而趙普從與太宗相首尾迨以天下人

信於太祖矣負人者人亦負之然此以術詐也至如討逆以兵姿

傑出行師肅然秋毫無犯所至克捷使天假之年與蜀魏爭衡未

知鹿死誰手江東事業未可量也迺不用虞翻之言好獵輕出設

被未竟而為奸人所害惜哉許貢奴客伏而射殺之

鄭產鄭渾合傳

鄭產係泉陵人為白土鄉嗇夫民貧舉一子一歲算出口錢多溺

死之產勸民勿殺子口錢當自代出於是生齒日繁改白土鄉為

更生鄉又鄭渾値漢末天下多事民貧困生子多不舉渾為邵陵

令嚴為之禁後所育男女皆以鄭名二鄭之功可以並傳禁民殺子事類最多因兩人俱漢人又同姓故並誌之

毛玠 字孝先封丘人官尚書拜僕射

魏以毛玠任吏部而士子多清修磨以楊結居相位而官方多邪

僚率先倡始貴在得人顧法所謂源清則流潔非虛語也

韋浚 拜會稽太守

歲値荒旱民無貲種表求賑貸孫皓謂其樹恩斬之嗚呼表求賑

代而見殺若汲黯韓韶之矯詔專行將何罪罪之耶舉動如此安

得不亡之速

王允 字子師祁人拜司徒

王允盡忠為國誅董卓之後不旋踵而遂致宣平門之變人謂其

疾惡太甚故也抑思蔡邕以曠世逸才允以卓故殺之識者早卜

其不久不特流言恐動之時亦非不赦涼州人至此

為河間王相王素倨傲沈景初至國即以禮檢制之王遂改過自新西漢董仲舒東漢張衡趙岐姚坦等端方嚴飭皆藩相中之表表者也又西漢汲黯後魏王昕宋初竇儀皆能戢天子之驕恣而使之敬景約束河間王正色直詞使驕主一見即悚然改容東堂法制允堪步武前賢式型後進

崔琦 字子瑋 安平人

崔琦事梁冀冀有三士為知己者用如烏之擇木然冀何人也而遽死之以身是失身也子期死而伯牙之音歇不仁者可與言哉外戚箴白鵠賦忠言也言於不可言之冀而曰吾以為知音者是失言也圓枘方鑿既不相入則宜去琦無去志冀遣之去而去

琦縱[illegible][illegible]無二冀能不疑乎疑之能不除之乎所以遣刺客刺之也是失去就也幸而客受命於冀不忍害琦琦得全耳不然其能免語言文字之禍乎哉昔隗囂欲臣杜林林不為屈以囂非知己也囂遣刺客楊賢殺之賢曰林義士也吾何忍害因亡去嗚呼冀之不仁囂之匹也客之不害琦賢之流亞也而琦與林之相去有閒矣雖然琦能致客之不害如賢之不害林亦未始非琦有以感之使然也

法真 字高卿郿人 稱玄德先生

法真為關西大儒太守過訪幅巾見之順帝朝四徵不應或曰其之見太守不及晉宋纖之避太守馬岌 宋纖字令艾敦 玄虛先生 吾以為有人舉止在屈與不屈不在見與不見若使一生足跡不抵[illegible]徑之終

南是即後起之箕山潁水矣何多讓焉

張陵 成都人 官尚書

長孫無忌帶劍入閣誤也戴胄寬以處之所以保全功臣恐非持平劍入者慢也張陵嚴以勁之所以摧抑權臣一寬一嚴各有妙用

鍾瑾 潁川人 皓從子

桓靈之世黨禍未起李固杜喬先罹慘毒李雲杜衆繼遭受誅時事可知袁閎韋著李曇魏桓輩皆引身高蹈豈無意與李膺皂白二字 李謂鍾太無皂白 因鍾性醇謹故也 正其招禍之由非所以處亂世也觀鍾皓以保身全家訓瑾則皓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恬退處即其知幾處而瑾之韜晦自全亦足多云

司馬直 河內人 官鉅鹿守

靈帝詔天下出助軍修宮錢直上書極言其害不聽直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耶遂吞藥自殺直不忍趨時媚上輸錢迎合以瘠鉅鹿之民復上書極陳其弊仁人君子之用心至矣言之不聽而自殺以悟上意暫絕此令忠誠惻怛其生也雪柏霜松聊以支撐大廈其死也忠魂浩魄亦堪砥柱中流精英靈爽不皎然與日月爭光哉

茅容 字季偉 陳留人

以郭林宗之重名起而對茅容揖正所以為容引重而[illegible]欲進之意已寓於此容雖賢得林宗而益彰

袁閎 字夏甫 [illegible]人

與徐穉姜肱韋著李曇同時被徵皆不起既而黨禍果興超然評

詭外保身之哲視李苑輩何如

王脩 字叔治營陵人

袁譚袁尚自相攻擊脩諫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可乎以脩之援譬明切譚尚不悟卒使曹魏坐收漁人之利可悲可嘆梁武帝方殂湘東岳陽互相攻伐邵陵王綸曰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此亦譚尚相攻之明證也

邢顒 字子昂鄚人官尚書僕射

顒初為曹植家丞防閑以禮植疎之而親庶子劉楨楨曰顒北土雅士而君侯遇楨以禮待顒獨疎恐人謂君侯採庶子之春華而忘家丞之秋實楨其安乎夫植以春華秋實別禮遇之親疎此世道之升降也然顒之見疎者不言而楨言之楨亦賢矣使後人處此未有不闇之使疎者否則未有不因其疎而乘隙以攻之者又未有不以己之見親為幸者此又世道之大升降也

禰衡 字正平湖川人

曹操不殺禰衡而假手於黄祖以殺之此巧於避過豈真能容之耶陳琳作檄文亦辱罵操而操容之苟容之真矣邊讓譏操而操殺之又何與或容或殺奸雄之真情畫露

姜維 字伯約天水人封平襄侯

姜維屢次伐魏師出無功蜀人愁苦何不量力之甚乎嗚呼譙周仇國之論廖化自焚之言費禕裁制之意為維慮之審矣而黷武不已以至於敗又不能一死而遂降雖敗猶榮之言吾不信也至其失策之甚者則在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甚欲

使敵攻關不克千里運糧則力自疲而兵亦退然後乘其退而擊之也不知兩國相持寸可進尺不可退寸勢存則然也兵家爭人於先擊擊且不可不先況勢乎哉無何而胡濟退漢壽兵王含退樂城矣蔣斌退漢城矣漢中沃壤千里無端而拱手授敵致乘勢深入而我之大勢已去大勢既去則將士之心寒而格鬪之力怯欲以制勝而殄敵得乎善將者不戰而屈人兵維則不戰而自屈此維之失策漢之所以亡

臧洪 字子源射陽人拜東郡太守

臧洪向袁紹乞師救張超 時起為曹操所圍 徒跣號泣不減申包胥秦庭之哭紹不惟不激於大義同仇敵愾反殘殺忠烈并陳容一日殺之若刈草菅然宜其敗也晉王敦欲殺周顗王嶠進諫并欲殺嶠既而中止紹被臧陳何敦之不若耶

劉焉

劉焉漢魯恭王之後也官太常靈帝時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以焉為益州刺史州任之重自此始至太康中詔罷州郡兵及永寧以後盗賊群起不能擒制天下大亂至東晉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之權愈重乃知武備不可一日去而居重馭輕之道不可一日不講也唐去府兵而為彍騎藩鎮誤矣

郭嘉 陽翟人為司空祭酒謚貞

劉備歸曹操郭嘉勸操全之慕容垂歸秦王猛勸苻堅除之各執一見何也以備之賢又為帝室之裔殺之則天下無不解體垂屬

纂寮燕鮮卑也堅爲苻秦氏也種類各異以異類爲腹心遂爲勝
心生一疾耳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操欲討袁氏嘉爲操謀畫矣獨
不思身嘗投紹耶紹由未寤遽從而賊其子是誠何心

陳琳 字孔璋廣陵人爲建安七子之一

靈帝時袁紹說何進爲誅宦官欲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琳曰此
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漢末何進召董
卓唐末崔胤召朱温皆因誅宦官起見也孰知除狼進虎遂爲亂
增兩事如出一手琳言眞辨鑑矣琳討曹操一檄爲袁紹作也操
不以爲意駱賓王討武后一檄爲李敬業作也武后亟爲之稱賞
奸雄女主猶有憐才之念何隋煬帝忌才嫉能枉殺無辜之王胄
與薛道衡乎然則祖君彦實爲李密作檄罪狀煬帝又將何以處

之帝王度量反奸雄女主之不若宜皇能帝大寶而享其成

陳珪 下邳人

陳珪說呂布絶婚於袁術卑職名言使楊彪聞此應不見危於曹
瞞

陳登 字元龍珪子拜伏波將軍

陳登以養鷹語呂布所以離布權異以養鷹喻暴客垂欲以救垂
語同情異 又漢馬援而外晉錢祥南北楊劉琪拜伏波將軍

陳容 射陽人

左儒爲杜伯死杜衆爲李膺死陳容爲臧洪死皆可作雙烈傳以
董卓之暴悍曹操之奸惡猶不殺盧植禰衡全人望以牧衆心也
袁紹以私憤一日殺二烈士焉能成大事王允殺蔡邕而爭受李

傕之禍殘賊善類明戒昭然矣

陳矯 字季弼廣陵人拜司徒

魏明帝嘗至尚書門陳矯請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
曰此臣職非陛下所宜臨帝遂止矯不使其主案行文書蓋不
使其主躬親細務矣既不使其主下行銓選皆可謂得大體 杜欽
書悉宗語亦本此

法正 字孝直郿人拜尚書令謚翼侯

初爲劉璋軍議校尉奉使說劉備及歸行佯爲不得已之意璋不
能察史稱其間此一端也晉溫嶠以王敦之命赴丹陽出間後入
意做諸此

龐德公 襄陽人

居峴山劉表數延請不屈遂就見之表曰先生不受官祿何以遺
子孫德公曰人皆遺以危我獨遺以安觀表欲以官祿遺子孫孰
知身亡而子琮遂降曹操所遺將安在德公以安危二字語之非
無意也

司馬徽 字德操襄陽人

德操與同郡龐德公齊名鄉園林泉淡泊沖退以許父夷齊自期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司馬德操之謂乎昔沈慶之仕宋位
列三公謝仕之後屢行田園人不知其爲三公也柳元景顔師伯
造訪鳴鉦列卒載道慶之在田間見之曰富貴當思柳損卑厭之
感何爲人以此多之固有謂德操棄處貧賤抱甕灌畦勤勤懇懇
是其常分而處之淡名利卻尊榮蕭然於桑麻隴畝間[illegible]

條任為吏難耳而我以為德操實過之何也處之猶以名利尊榮為可慕故出而膺之及其退老田間若未有權位者此矯情飾譽之士亦能為之而人且群然服其忘勢嘖嘖稱為美談如德操者縱德望過人以布衣為此譬猶龍蛇蟠泥龍亦蛇矣人孰從而異之而能令高車駟馬往來田陌聳人觀聽若劉琮龐統其人者蓋鮮太史公有云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之者已遠若閭巷之士脩行砥名聲施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揣德操胸中並不知名利尊榮為何物泊乎無營曠乎自得保形全真以終其天年處之雖急流勇退杜門絕跡終不免子業之禍即此觀之其優劣不較然乎

龐淯 酒泉人賜爵關內侯

張猛反殺刺史淯奔哭之挾匕首欲殺猛猛服其義遣之後太守徐揖請為主簿郡人黃昂反圍城淯冒圍出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軍未至而城陷揖死淯收斂揖喪還里君子曰挾匕圖報有豫讓風冒圍求援有南霽雲風收斂還喪有范式陸康風

關壯繆 諱羽字雲長解人封漢壽亭侯

君臣兄弟大倫也亦庸行也惟公之兄弟為異姓則難親公之君臣即兄弟則易疑過異姓而立兄弟之極兄弟而立君臣之極極之為言至也盡也仁至義盡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夫是以羽翼三教參贊兩儀俎豆千秋化神萬國至矣盡矣真不可知矣當日孫權為曹操害公權自誤也惟自誤故籌謀策盡愈巧愈拙愈知愈愚方公之攻樊城操議徙都退避勢迫矣公不亡操必滅

操滅而權南面稱孤操存而權北面稱臣得失榮辱相去萬萬過操不能害公而權為操害之公朝亡而權夕稱臣非自誤乎噫拙甚矣愚甚矣

公孫度 字叔濟襄平人

父延為避吏曹操表度為永康鄉侯度曰我主遼東何永康也藏印綬於武庫中度在遼東避亂者皆視為依歸如管寧邴原王烈輩皆與焉亦劉虞士燮一流人也較三輔士大夫之歸隱皆有間矣惜乎後嗣之不競也

龐統 字士元襄陽人德公從子

漢昭烈使龐統守耒陽不治免官魯肅曰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得展其驥足耳此以知人各有才用違其才不惟無功適以滋亂古人云使堯舜牧一羊而不足三尺之童牧百羊而有餘豈牧童之才優於堯舜耶故楊回居鄉三逐事君三去趙簡子用為相其國大治肅之論統非論統也借統一事而論因才器使之道也

諸葛亮論蔣琬云此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亦可例觀

諸葛瑾 字子瑜琅琊人拜左將軍封宛陵侯

關羽不因張遼之言而留魏周瑜不以蔣幹之言而背吳諸葛瑾與亮不以兄弟之親而一忘吳一忘蜀皆盟心金石者也

諸葛亮 字孔明瑾季弟初封武鄉侯謚忠武侯

趙宋時曲端被殺後張其旗幟猶足以懾敵諸葛武侯死而司馬懿猶不敢統軍前逼其餘威真足以攝魏人之魄矣先儒謂武侯為

三代以下一人而已跡其行事不淘泌哉

諸葛恪 字元遜瑾長子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

諸葛恪輕敵出軍愁黷煩興因之取敗孫權謂其剛狠自用諸葛瑾亦嘗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可謂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矣

諸葛融 字叔長瑾次子也襲爵封侯

駐兵公安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謠云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兵至圍城融刮金印龜服而死之昔鄧景山初拜官鼉集城門未幾劉展造亂其兆應之諸葛融值靈鼉之鳴而兆應於孫氏景山因之立功諸葛因之被禍總之鼉爲介物未有不徵驗於兵者

諸葛瞻 字思遠亮子官尚書僕射

鄧艾伐蜀戰於綿竹殉死之瞻之敗也因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至遂寢陽安關陰平橋防護之議以至於敗殊可恨也後王衍之借鬼兵以拒孫恩公孫瓚信卜筮而玩孺孺與皓因巫鬼而占強敵皆一類事

沮授

授拜奮武將軍時獻帝西遷授說袁紹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此與荀彧之說曹操同一意也而一從一違成敗之機判此

荀彧 字文若許州人謚敬侯贈太尉

敬侯嘉謨碩論非不卓然可採惜其不知阿瞞心事不聽董昭進爵國公之議以致自禍原其去袁就曹初意彧初事袁紹豈料及此哉

許劭奸雄之言真定論哉

賈詡 字文和姑臧人拜大中大夫

曹丕欲用兵吳蜀詡曰吳蜀嘗難卒謀舉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丕不從軍竟無功夫曹魏之不可加兵於吳蜀所忌者劉備孫權耳魏之不可加兵於彭城所忌者劉裕耳魏賈詡後魏崔浩所見略同

費禕 字文偉鄳人官尚書令

曹爽入寇蜀假費禕節督師禦之來敏至求圍棋羽檄交馳對戲無倦色董允代禕當國自以爲才不及禕吾謂禕真對戲制敵裕如有謝安行圍談笑以處晉陽之風趙宋寇準宗澤飲博對奕而御動敵索墟猶之允代禕自謂不及然而宦官黃皓畏允終允之世不敢爲非費允卒禕以陳祗代允而祗與皓相表裏操弄權柄終以覆國權禍遠矣人之咎乎由是言之禕不及允多矣

鄧艾 字士載義陽人以鎮西將軍拜太尉封鄧侯

綿竹之役踰越險緣崖攀木真奇兵也晉胡藩用此法以敗司馬休之明劉綎用此法以討楊應龍皆可並傳其也因是餉闕上關羅鍾古來名將不是過也而滅蜀之後輒自矜伐使鍾會得而疾之與衛瓘協謀卒以及禍是所謂小器易盈盈則致覆可爲不善處功名者之戒

郤正 字令先偃師人官巴西守秘書令

晉司馬昭之遷漢後帝則有蘇峻之遷晉成帝矣而郤正張達從

行相道又與成帝之劉超鍾雅相步武者也

徐盛（瑯琊人仕吳官司馬）

孫權稱藩於魏徐盛隨臨横流魏使者邢貞見之嘆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及魏伐吳盛列舟艦於江爲疑城假樓跨江水盛長曹丕臨望曰魏雖有武騎千羣吳未可圖也

人謂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然魏之所怯不在此觀邢貞入吳而張昭徐盛協心如此則知江東未爲無人雖曰設險以守國而地利更兼人和丕之所以望洋而嘆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觀於吳魏而斯言益信

垂世芳型卷之五 晉

華亭金維寧穗藩著
汪必偉垂章
年姪孫項昂望如仝較
姪孫壻黃景佳次許

武帝

晉書傳石崇王愷奢侈相高愷不勝崇武帝以珊瑚樹助愷帝初即位欲矯奢侈爲淳樸焚雉裘抑何偉也崇愷日事華靡競相誇耀帝不惟不抑制之又從而助之較之初政又何謬與然則向之所矯特其文耳帝王端本善俗以實不以文傳咸然一奮所由作也吾又怪何曾議武帝燕見之際惟語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非詒厥孫謀之道曾又何乃日食萬錢間子孫以流侈之漸至永嘉而何氏無遺種孫謀又安在哉自後嗣文靖之流竹林樸館子性無將日費數百金以致相效成風習俗消耗以至於亡皆武帝啟之也崇儉之書真著恭矣噫武帝無經國遠圖文帝無濟世大畧宜司馬氏之相傳中原擾擾無寧晷也吾爲是說以見開創之難而守成者亦勿言矣

阮籍（字嗣宗尉氏人）

七賢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似無足取然放曠如阮籍而曹爽之召則絕之武帝之婚則却之大節皭然見稱後世則知諸賢俱未可僅以名飲目之也且文帝嘗曰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夫慎與放曠名甚懸絕而文帝以此目籍則知縱酒昏酣遺落世事以避禍也其放曠也乃其所以爲慎也不然黃門北寺白馬清流株黨可勝道哉

山濤 字巨源河內人

秦有天下銷除兵器僅一傳而變起於大澤晉有天下罷兵州郡僅一傳而賊熾於永寧廼知武備不可一日弛武帝於平吳之後遽議罷兵康侯諫之真為長慮何竟不聽貽後患乎後世講語承平不談兵革强寇卒起白徒應募良可笑也

王戎 字濬沖封安豐侯魯人

既遺世事復靡好爵是前後易轍也身列高賢性流貪穢是名實不副也丁秦于七賢中獨不取安豈有以也夫

嵇康 字叔夜本姓奚居嵇山因以為姓

遭際末流危行言遜免於刑戮此善教也竹林諸賢輕蔑禮法縱酒昏酣已非所宜况中散之恃才傲物放言肆志耶薛方子王恭

時假託唐虞以自全中散於典午時非薄湯武而召禍觀其與山濤書云讀莊老而重增其放恣其立身概可知矣孫公和以才高識寡譏之詎無見與

阮咸 字仲容籍從子也

顏延之就七賢中去山濤王戎以二人貴盛故去之而作五君咏與唐張說五君咏異曰仲容青雲器觀其清真寡欲可以識前賢取之之意矣

向秀 字子期武涉人

向秀注莊子義妙析奇致大暢元風而未傳於世及卒郭象竊為己注後秀義別本出遂有向郭二莊而義實一因思何法盛竊郗郃晉書為己書宋齊丘竊譚峭化書為己書古人亦太好名也

劉伶 字伯倫沛人

莊周以天地為棺槨焦先以天地為棟宇伯倫以天地為宅舍詞旨略同而伯倫狹視宇宙者不足容其身者醉裏乾坤真廣大也

嵇紹 字延祖康子也

嵇康王儀一時俱死於非命晉革命後儀子裒徵辟不就紹為康子仕晉而盡節湯陰紹全忠裒全孝各行其志以成名司馬光論二子俱不仕晉可也遂有以紹之應召少之者不知光特論其始耳究之大節挺然捐軀殉國千百世下猶實貴稱侍中勿旁非所稱烈丈夫其孰能與於此吾謂侍中之血濺帝衣護駕而忠於其主景清之血染御衣復讎而忠於其故主行事不同死節則一

韋忠 字子節平陽人

昔夏侯玄何晏鄧颺欲交傅嘏嘏不就後曹爽被司馬懿誅論何

鄧等果及于難韋忠不附張華裴頠而得免禍與嘏後先合轍者乎所以貴先幾之炳與

裴頠 字逸民秀子也

朱穆作崇厚論以矯澆薄之習劉實作崇讓論以矯嚚競之習逸民以何晏王衍輩祖述老莊矜言荒誕作崇有論以矯虛無之習皆因時救弊也而逸民之不免於難也時事日非不為引身高蹈計遷延於賊后群小之朝韋忠謂其欲而無厭將溺深淵信然

索靖 字幼安涼州人

幼安有遠識惠帝時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君子曰晉初幼安指宮門而歎晉末陸納望宮闕而歎時會稽王道子專政納望闕嘆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兩人俱卓然有先見

胡威 字伯武 壽春人

胡威為安豐太守父質瞻陵陽侯謹貞父子俱以清慎聞武帝問
曰卿孰與父清威曰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臣不及
父遠矣故清畏人知充類之盡覺王基之清不沽名猶稍遜焉質
為刺史威往省父及歸賜絹一疋威問絹從何得曰此俸餘也君
子以是知威之清微于一縑秦紘（明景泰時人）之清微于一絹

胡母輔之 字彥國 泰安人

陳胡公之後封于毋鄉因合以為氏輔之與畢卓阮咸等放達酣
飲為兗州八伯中之一稱達伯後為繁昌令始節飲余因思郭原
為程洪中人因向學而節飲陶侃為臣濟中人守母訓而節飲至
知輔之曠為不羈縱酒昏酣自宜終身廢棄於規矩繩墨之外矣
居官而忽能節飲當者有酒誥一篇為之防閑束縛者然則知平
日之眈眈縱恣有所托而為之也

郭欽

晉武帝時欽上疏請徙內郡雜胡於邊地此長慮也周襄王十四
年秦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先儒金仁山言不惟亂華適周甚矣中
外之防自古宜嚴欽之忠言廢而不用宜其晉之世中原塗炭長
淮之北無復晉土永嘉中五星聯横昔人以為諸王起賊之徵吾
以為五胡亂華之兆唐貞觀中從溫彥博之議處突厥於幽靈諸
州而貽邊患於後世可鑒也已

江統 字應元 陳留人

晉初郭欽江統皆以戎狄居內地為憂欲徙之言建武承初之弊
而不知曹魏留匈奴呼廚泉於鄴而分其眾為五部實開五胡亂
華之端要之蠟雖開當革命之際乘平吳之威而遷之外地易易
也統徙戎一論實為萬世不刊何言之諄諄而聽如充耳耶唐魏徵
明蕭基諸論皆可並存

羊祜 字叔子封鉅平侯贈太傅

兵家戒方為埋輪者處執一而不知變也陳餘不用李左車奇計
而敗羊祜不聽諸將詭計而成何也餘當漢室擇興而韓信張耳
又為一時之傑非出奇不能制勝鉅平之時孫皓荒淫其亡有不
終日之勢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勝之而有餘此成敗所由分也

王弼 字輔嗣 山陽人

何晏王弼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而王衍崇虛華效之
遂不能禁止晉俗之狹邪等倡之也范甯謂其罪過桀紂有以夫

王濬 字士治 閿鄉人

唐時裴度疾襄行儉功行儉曰晉王渾王濬爭功古今所恥何稱
疾不出甚矣功之難言也書曰汝惟不伐莫與汝爭功濬自以功
大為渾所抑每見帝不勝忿憤帝每徑出不辭帝雖容恕然究非
自全之道范通謂其功異而未盡善者伐也伐道爭之媒也

王衍 字夷甫 沂人

王衍位列三公當永嘉之亂無他建白乃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
州有負海之險使弟澄與敦處之而己居中以為三窟其患得患
失之心盡見既而為石勒所執猶懼一死勸勒稱尊號主中華以
冀倖免然則司馬氏之天下竟為衍一人贖死之資耶殺之何疑

王導 字茂弘晉人封始興公謚文獻

文獻居相位久相業亦卓然可觀其大要則在待從以靜鎮庶衆以寬和故庾亮諸人皆不能及

王羲之 字逸少晉人官右軍將軍

右軍與殷浩謝萬諸書皆忠告至討惜言之非其人耳至如晉以清談廢事陳頵卞壼皆諄諄言之外此鮮及之者惟右軍規謝安云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所宜數語尤切時弊而安迺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斯言過矣

馬隆

漢文有魏尚晉武有馬隆俱不能早自識拔使馮唐不薦尚而隆不自薦文肆將將而思武即臨朝而歎何益哉然兩將之功不可謂非二帝成之也何也任之專也

衛瓘 字伯玉安邑人封菑陽公謚曰成

賈后之陰謀衛瓘之陽醉啟之也既自知除重何不于武帝晏駕時早為退步而猶耽戀利祿不知止其敗宜矣

潘岳 字安仁榮陽人封安昌公

漢末華歆晉初潘岳皆名士也歆助曹操謀弑伏后岳附賈后謀廢太子皆名士之大玷而岳又與賈謐郭彰共相狎昵不知此懼之戒卒為小人誣陷以致殺身之禍士君子立身可不慎歟

庾亮 字元規謚文康

文康用事任法裁物數失衆心以陶侃之恭勤猶相猜忌況其他乎至如猶衰以后父而不願居中任事文康以后兄而為中書監及論平蘇峻功而亮獨不受始求外鎮以自效則又不如裒遠矣

庾冰 字季堅謚成亮弟也

桓溫有沖庾亮有冰不惟可以蓋兄之愆而清儉勤愨均堪風世

庾翼 字稚恭謚肅冰弟也

庾翼子方之有父風翼領荊州臨卒表方之代之翼此舉欲學祁奚內舉不避之意耶然非素孚所宜也況武昌重鎮翼既代亮後為其子而以兵權自竊於一門人孰謂之宜何充起而阻之也翼與桓溫交惡表方之不果而表溫以大任卒危晉室禍及其子姪方之及冰子希皆為桓溫所害失知人之明

陸機 字士衡華亭人抗第四子也

以陸機陸雲之才望而與石崇輩同附于賈謐郭彰稱二十四友以此得進卒以致敗爲之所以戒比匪也且其時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成都王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宜乎盧志讒言構隙而穎卒殺機與手吾謂其初失進身之階終鮮知幾之哲二者不無遺憾至其建春門一戰尤為大謬

陸雲 字士龍抗第五子

孟玖譖陸機于成都王穎殺之後收陸雲及機司馬孫拯下獄既而殺雲拯亦死難拯門人費慈宰意白拯冤亦被殺吾謂二陸之有拯猶杜喬之有楊匡也拯之有慈意猶李固之有郭亮董班也然匡與亮班不過乞收喬固之屍而已拯于二陸甚意丁拯直以身殉矣風義並出一時尤為奇絕

顏含 字弘都晉人

顏含論少正卯隱伏之罪甚于盜跖與范甯論何晏王弼之罪甚於桀紂柳公綽論奸吏之罪甚於贓吏皆出獨見而不失乎正者也然含之意在乎甚正卯之罪而非寬盜跖甯之意在乎甚何王之罪而非寬桀紂公綽之意在於甚奸吏之罪而非寬贓吏

張翰 字季鷹吳人

王子猷與桓子野不相識泊舟青溪子野登岸吹笛作三調弄而別謝仁祖與袁彥伯不相識泊舟牛渚彥伯登舟諷詠賦詩達旦而別賀彥先與張季鷹不相識泊舟閶門季鷹登舟彈琴清談相悅成契共載而去此皆晉人風味放蕩不羈雖名教所弗取然而可以愧天下後世之足恭而勞多禮而詐者

劉琨 字越石中山人封廣武侯謚愍

壽餘破敵彈箏卻虜皆古異事也劉琨奏笳而解重圍（琨在晉陽被圍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賊人有懷土之思棄圍而去）允堪並此惜其盡忠帝室鎮撫不竟以非辜死可慨已然段匹磾為鮮卑異類豈可以中國名臣而托身焉乎琨不惟托之以身且許之以腹心歃血同盟遂戮晉室宗之七尺軀亦不能保何暇與圖大事且賈謐郭彰輩依附作威福不至琨亦附之為友是其死也亦大體不明失身殉人之故焉

劉弘 字季和封新城公

新城嘗上書言兵戈紛亂構于群王為一四夷乘虛為甚此猛虎交鬬自效于卞莊者也吾因之慨然曰劉表韓盧之喻新城徵虎之言皆周旋骨肉至意防患於未然也袁氏拒袁而曹魏遂忠司馬氏拒新城而五胡亂華棄忠言貽實禍惜哉新城當日每發書得之者皆感悅爭赴有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語吾謂劉公一紙書勝十部者以誠感之也蕭衍而空函定一州者以詐取之也

劉惔 字真長宿州人

劉丹陽以博而知桓溫之必克蜀猶京兆以奕而知費禕之必勝魏也其料溫於克蜀之後專制朝廷尤非先覺之燭不及此

劉超 字世瑜臨沂人謚曰忠

蘇峻反遷成帝於石頭超與鍾雅悲泣以從幽陲中猶授帝以孝經論語非迂拙不是以寓大機權大經濟宋之陸秀夫足方之

孫惠 字德施富陽人

昔蔡澤以四時之序成功者去一言悟應侯正如暴鐘啟衛鞅更囊惡流中興醒無限逮律孫惠以四不可之說進齊王冏意吉然捐而何王之凝如也卒致長沙之禍悲哉

郗超 字嘉賓金鄉人

孫吳時全琮使其子寄事魯王霸阿附交搆以取禁錮郗超黨于桓氏而郗愔言其死之晚賢於琮遠矣至于超勸桓溫為伊霍之舉以立威權廢帝奕為東海王尤罪莫大焉者也然于臨死之後猶假此以解其父之哀悅則惜國不失為忠臣而超亦不失為孝子此所謂觀過知仁

刁協 字元亮一號景純饒安人

叔孫通尊君抑臣之儀在開創之始尚度易行刁協崇上抑下之禮在亂離之餘嫌怨易起因時調劑之法非深心大力者不能協好剛使酒雖以語助王敦陳端所由來也是可為泥古而不達時

豎者之戒

温嶠 字太真祁人封始安公謚忠武

古人移孝作忠温忠武之功名以絶裾而得忠於君而忍於親君子弗取也忠武至建康書曰嶠母亡缺辭也嗚乎絶裾也而絶訣矣跡其阻亂不能奔喪除散騎始而辭終而受忍乎哉且大丈夫行事明白如日月皎然詐不可為也國有賊臣聲罪致討正爾矣焉用詐王敦構逆知敦與己勢武勢為紿敦將丹陽別敦涕泗横流此詐于敦也錢鳳靈於敦而與之深相結納藉為聲教此詐于鳳也然則散騎之辭亦詐耳雖然討逆約蜀侃忠矣也責侃不前進忠言也斬蘇峻忠而義也始終一心卒成大功忠而勇也皆忠于君者也忠于君則親心無不樂得而有此子故忠臣亦樂得而道之

忠武辭丹陽尹即法正偽辭劉璋使結劉備之意也以手板擊錢鳳幘高歡毆賀拔允之事倣此

陶侃 字士行鄱陽人封長沙公謚桓

陶長沙忠順勤勞機神明鑒洵為一代所推矣而於蘇峻之反以成帝之立不預顧命為恨曰吾彊埸外將不敢越局必待温忠武力贊而始赴難是其一玷

樂道融

道融說甘卓偽許王敦而襲武昌分兵斷彭澤以離散衆不惟可以制敦抑且可以全卓此良策也奈卓不從而不免一死乎南宋義宣謀叛朱修之偽許之意本乎此

何充何準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謚文穆風韻閑雅王導嘗稱之晉謂次道好釋氏李泌談神仙俱不免為世所輕儒術所以貴異端之辨也何準字幼道充弟也充居宰輔而準散帶衡門亦好佛法晉謂好佛者崔氏有散友長文何氏有充準兩姓兩人同癖可作合傳

危謙

精于卜筮毎筮一卦八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昔嚴遵賣卜得錢以百為率謙以五百為率非必以母故分多少也醉翁之意不在酒釣叟之意不在魚賣卜之意不在錢何必以多少之見拘兩人於海西公赤蛇之筮得奇驗知其為異人故錄之

祖逖 字士稚范陽人

唐時朱泚僭亂長李晟家在長安泚善遇之晟不為動石勒畏祖豫州為豫州修祖墓斷送降叛豫州遂善報之豈遂為所惑耶兵力方詘暫為休息時勢使然也

桓温 字元子譙國人封臨賀郡公

桓司馬之功有二降李勢封姚襄也未幾而武昌一筆危及君父矣又未幾而還都建議震駭人心矣又未幾而渭上枋頭蹟武不已衰師辱國矣甚至取不韋李園之遺事汙壞宮闈肆行廢置幸而一疾枕遷殞厥命耳不然不至為王敦蘇峻不止譬猶狐作人形至尾漸露而浮以功掩哉君子曰春秋之桓司馬死不如速朽與午之桓司馬生不如速死

桓沖 字元叔温季弟封豐城公謚宣穆

桓宣穆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誅除時望宜務不從夫以宣猷之忠順仁恕而有桓玄之纂逆至元興中桓振桓謙輩跌殺殆盡亦氣運使然乎

不任威刑以誅時望韓麒麟師此法以治徐州

盧志 字宣仁一作子道 涿郡人

成都王穎識貴盧志委以心膂可云知人矣志勸成都還歸定省秉重齊王冏此以退為進也既而成都恃功驕奢輕兵向闕大失衆望嫣嵩訖之劉輿矯詔殺之是自速其死耳時成都官屬皆逃散惟志不去救成都夕而殯之雖桀布脂習何以加焉

周處 字子隱 陽羨人

晉之周處不死于齊萬年而死于梁王彤趙宋之楊業不死于耶律斜軫而死于潘美王侁皆懷疾忌之心擁兵不援借敵手以殺忠良快私憤遂致失律喪師其罔之蠢賊也

翟湯 字道淵 潯陽人

封靚高緯在魏俱以方正自勵既而高不如封翟湯周子南在晉俱以隱逸相期既而周不如翟君子所以貴晚節也

石越

符堅謀伐晉石越曰今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未可伐也堅不從果敗夫福德在吳天時也長江據險地利也民樂為用人和也三者備而能勝之者鮮矣且一時群臣趙諫之權翼諫之符融諫之王猛臨終之言又諫之俱不聽卒致敗亡可慨也已

謝安 字安石太康人封建昌公謚文靖

晉王恭以才地凌物而以部曲將遇劉牢之卒以致敗謝文靖吊萬嘗以勤卒日諸將而能為保乎文靖所隊主將帥皆親造詣託其為焉計可謂曲突徙薪者矣至于謝玄文靖從子也王國寶文靖婿也親則相等而於玄則薦之於國寶則抑之去取之間非至公至明不至此若夫從容而消逆謀談笑以挫強敵其弘識雅度又可謂卓越凡輩矣用桓氏而分為三即冒長沙分王諸王之法其經理措施綢繆調劑皆指麾如意各將其宜後王儉以文靖自比而不得其濟時之略不亦謬乎

戴逵 字安道 譙人

太宰武陵王晞聞逵善琴遣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

能為王門伶人時稱通隱余謂陳子昂唐人之碎琴以世無知已不在琴也安道之破琴以世之知已僅在琴也甚於不知者也徐鹿卿不為宰相私人而稱名臣安道不為王門伶人而成高士皆可以振起頹風者也弃武累辟不就郡縣迫之逃匿於吳謝玄上疏請絕詔命以保全之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羅風霜之患其用意良深移世鄭文子上表以全翟法賜即此意也

符堅 字永固

符堅不從王猛殺慕容垂即楚懷王不殺田假曹操不殺劉備之意有以失策咎之者非也收攬英雄以結人心固當爾爾後慕容寶勸垂謀堅垂不從是亦可以報堅之德矣垂不害堅不可謂負心則堅不聽猛不可謂失策至淝水之敗又有以違衆自用咎之

者此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耕根本之論也堅祖洪背龍歸晉晉實
納之是晉大有造于秦祖則歸晉孫則謀晉天道所不容堅之敗
天為之也君子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有神助焉
初姓蒲蒲洪生健及雄雄生堅堅背讖文有草付字因改姓苻後
人誤以竹為苻為五胡之一

苻融 堅弟也封陽平公

苻堅欲伐晉融切諫不聽及伐晉融攻壽陽克之及秦將梁成等
敗融軍淝水馳騎略陣馬蹶為晉兵所殺堅歸長安哭融而後入
君子曰贏秦伐晉違蹇叔之言而敗苻秦伐晉違苻融之言而敗
則知諫不可不從穆公之敗哭其師而卒以霸秦苻堅之敗哭其
弟而卒以亡秦則知過不可不悔

姚萇 字景茂弋仲第五子五胡之一

姚萇率衆歸晉殷浩惡其強盛遣刺客刺之不得萇遂率衆敗浩
軍晉書無譏于浩也萇既率衆來歸而謀殺之不仁謀之不克不
知不能顯行誅戮陰使刺客刺之不勇君子謂浩一舉有三失

殷仲堪 師子浩從子任荊州都督

斷之一字軍國成敗之大樞機也羅企生嘗言殷荊州仁而不斷
荊州之敗敗在此耳昔郭嘉事袁紹亦言紹好謀無斷兩公之究
論略然而兩公之成敗亦顯然矣然企生卒殉荊州之難而嘉則
去袁歸曹於此又可以見嘉及企生之優劣

楊佺期 震之曹孫官南郡相

殷仲堪既知桓玄之跋扈何不除之於戲馬橫稍之日乃養其羽
翼使之豐滿風飈頻起而顧慮其害乎至如楊佺期忠勤從
惡之玄而與狐疑不決之仲堪結婚為援又輕信輕怒縱以取
敗是佺期仲堪不死于玄自死之也

范寧 字武子官豫章太守

王國寶范寧之甥也以讒佞有寵於會稽王道子寧勸孝武帝黜
之國寶因與道子譖寧遂出之豫章嗚呼寧勸帝黜國寶而國寶
安然國寶譖寧而遂出寧主聽不聰以致藩王擅相持以稱亂國
柄有由而然可勝悼歎

胡藩 南昌人封山陽縣男謚壯侯

劉裕擊司馬休之休之兵臨峭岸軍士不能登藩以刀頭穿岸僅
容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衆遂直前敗休之軍嘗勸裕殺劉毅猶

范增勸項羽除沛公也而裕以毅有克復功弗聽猶羽之弗聽增
也未幾而發建康軍討毅於江陵逼毅自縊是又裕之能斷也裕
何以成羽何以敗也斷故成疑故敗也故曰英雄集事在乎克斷
藩之險道進兵率先制勝略似鄧艾陰平之戰

劉毅 字希樂沛人封南平郡公

劉毅之死也胡藩倡其謀王鎮惡成其事而劉裕之待毅亦云薄
矣裕與毅同起艱難匡復晉室功成之日遂致之死毅夜投佛寺僧拒之乃自縊可乎然毅有害裕之志而反以自害是亦毅有罪焉

劉道規 裕之弟為荊州刺史

光武收王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會諸將燒之曰令反
側子自安曹操收袁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道規焚

江陵士民書可謂深得此意而後世王溥卽以其說進於郭威以處河中軍士

王謐 字稚遠臨沂人襲爵武岡侯

劉裕微時名流皆不與相知謐獨奇之裕嘗與刁逵樗蒲輸值逵縛之馬柳責償謐為代償之及裕興起在位人始服其鑒余以為謐之識裕不減樊曄之識光武而逵之縛裕甚于李陽之毆石勒

王猛 字景略北海人封清河侯

苻堅於王猛信任且專矣臨殁之日又諄諄語堅勿以晉為圖此尤猛之長慮也何肥水之戰違衆獨斷卒致敗亡而猶自謂過猛如玄德之於孔明吾不信矣

丁穆 字彦遠譙人

丁穆為順陽太守秦將堅攻順陽拔之穆被執欲官之不受堅曰周孟威 名覺 不屈於前丁彦遠潔己於後吉挹 名沖 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夫國大厦也忠臣大厦之木也晉室之難秦人曰晉多忠臣惟忠臣多卒有淮淝之捷使秦一敗而不復振宋靖康之變金人曰南朝忠臣止李侍郎一人 李若水也 惟忠臣少以致二帝北轅不能泣血揮戈報仇雪恥高宗雖曰中興實偷安於南渡未免予室翹翹之歎大厦之支竟不能如晉嗚呼君子觀晉宋之間益信句踐君臣協心以報吳者有在也要之臨事之捐軀報國又在平日之信賢任能故曰顯忠遂良邦乃其昌

王鎮惡 猛孫封博陸縣子

劉裕伐秦遣王鎮惡等自河入渭至渭橋辭放舟艦諭士卒曰舟楫衣糧皆已隨流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骸骨不返乃身先士卒衆皆騰踴爭進大破秦軍鎮惡辭放舟艦彷韓淮陰背水之法置之死地而生也李靖伐梁散棄舟艦所以疑敵則為一類

何無忌 郯人封安成郡公謚忠肅

桓玄纂逆晉祚已移倡義興復者劉裕劉毅與公三人崢嶸之捷收功於馮遷實公等為之先鞭也安帝復位皆公之功豈淇一敗議者或咎公不從劉道規言直趨江陵以致此此非通論方是時首逆乍死諸桓勝落正宜乘其一鼓之氣撲滅餘燼奠國家於磐石矣何道規忽持異議趣而阻之議異則心異心異則勢渙形散而欲協力如臂臂頭目之捍難矣是靈溪之敗實道規沮衆誤事不能同心戮力所致此道規之常而反以咎公乎哉既而劉裕北

伐徐道覆說盧循襲建康舉朝震動欲公孫拿一戰道覆將直逼建康諸路亦土崩瓦解不守矣裕等得舒徐為捍禦計耶則盧徐之阻卻不前亦緣章之戰之力也追其後裕與毅猜嫌頓起相謀傾吾江陵之襲殺且不得其死所謂豎能專擅自求夷滅殺也公也等一死也而毅有不能易公者在也至如裕者倡義興復終竊大寶亦思桓氏之篡討叛謂何其自篡也崔浩謂劉裕之平禍亂建司馬德宗之曹操不其然乎裕也公也一生而王及子孫一死而不爲其身致相懸也而裕有不能易公者在也此三人始同終異之辨也

東陽少年欲奉陳嬰舉事嬰母止之公與裕舉事公母贊成之何也所與共事者不同而竊大名與戡大亂順逆之勢異已

陶靖節

身為斯文之寄者可以為師使人聞風興起者可以為百世師晋陶淵明字元亮改名潛仕彭澤令八十日即挂冠謚曰節以其操肯勁如松竹節也節稱靖以其出俗不違俗入塵不染塵之先生嘗高卧北窻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噫羲皇不可期矣從與午之季期羲皇之人不可得矣先生之自謂意其有山林隱君之思乎此非羲皇於羲皇也羲皇於節之靖也惟靖故時觸物安思得隨之義惟靖故止時止則止得艮之義嵇烈云守清道抱雌節善言靖矣冬之葛帯衣凉有餘也夏之湯弗飲炎有餘也人世之餌弗就詠有餘游有餘也是以公門五斗退食皇皇孰若衡門五柳悠水洋洋鄉里小兒僕僕往來孰若僕門稚子欣欣來迎菊於秋不絶而獨先生如菊不穠而馥菊之愛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酒常清清以聖名先生於酒聖為清友酒之好有莫相契於其中者吾於是得先生之靖焉得先生之羲皇有不獨羲皇焉昔杜子美稱鄭虔曰有道出羲皇有文過屈宋鄭既縂先生而羲皇其道先生何稍不先鄭而屈宋其文然先生未始以身為斯文寄而斯文自寄之使聞風興起者高山仰止心嚮往之後之文人如黿補之胡稷言張祁虞集呂文光輩或以歸來名其園或以五柳名其堂或以陶菴名其室擬陶名其詩行事舉止規模仿彿之非所謂聞風興起者哉且也讀歸去來辭之文可以無晋文非所謂百世師也哉噫節之稱靖為義大矣

華世芳型卷之六　南北

華亭金蟬寧德藩著

世弟鄭　文煒椿坡
　　　　文燦簡夫　仝較
　　張志京西垞

檀道濟 金鄉人仕宋封丹陽公爵司空

魏攻滑臺道濟以食盡引還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以告者為妄斬之昔祖逖囊土以愚趙將道濟量沙以却魏兵皆兵家虛實之法也嗚呼道濟長城一壞而宋敗李勣長城一壯而唐興由此觀之季德之明暗豈細故與魏人聞道濟死而喜金人聞岳飛死而賀由此觀之大將之存亡所繫又非淺鮮矣

謝瞻 字宣遠仕宋官中書侍郎

謝瞻見弟晦貴盛賓客輻輳曰豈門户之福吾不忍見此頹延之見子竣貴盛謂之曰吾不幸見汝顏謝皆劉宋名臣後晦果為文帝所殺竣亦不得其死兩人之先見略同可云賢父兄矣惜手聽之藐藐也

徐羨之 字宗文郯人仕宋官司空

劉宋徐羨之沈慶之俱不學而位登三公俱不得其死一死於廢弑營陽一死於昵事子業皆因不學無術致之也

崔浩 字伯淵武城人官至司徒

崔浩之得君也以胸中甲兵戰伐敵國觀天時察地利協人謀雖稱尫纖懦弱而能闢土開疆殆所謂知過其軀者也魏主以直擣彭城之策問浩浩勸按兵觀釁此以緩而取勝者也合於賈詡伐

吳蜀之策自後進取獨斷贊伐羌然此以急而取勝者也合於荀攸伐呂布之策及宋軍臨河南不速迎擊以計爲全此又以緩而取勝者也合於郭嘉伐二袁之策動必有成謀無遺慮浩之所以得君也雖然浩所稱知者也知者不惑而一惑於寇謙之再惑於閔湛郗標諓諂讒之者不過爲天師道場怪誕不經之失耳至如湛標佞巧小人誤聽其說刊勒國書致悲光搖鋭謗膺戮戕夫國書之撰浩與高允共之而允則逐寄全軀浩則殺身滅族知能衛國不能自衛勢之不如君子所以不能不致歎於鮑莊也

高允 字伯恭蓨人以中書令封咸陽公諡文

高文公仕魏德位年壽不失爲北朝人望而其意見過人尤在處國書一事士君子生身處世最忌一欺字況人主之前他尚可逭欺君之罪不可逭允與崔浩共譔國書不過因直筆召謗偶罹法網陷我以罪而非自陷之猶可逭也若重爲欺罔其罪浩以求逭而先自陷於不可逭寧猶欲脫網而援釜鬻死無疑矣與時感動惟有一誠繫其誠庶可原其罪求生正所以速死冒死乃可以全生非大識見大機權不及此

韓範

劉裕攻廣固不下欲盡阬之範委曲開喻遂免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使無範言青州之民靡有子遺矣及裕之後義符義真並見廢弒文帝旋遭逆劭之禍義康義恭繼踵受誅子業廢弒義宣子勛亦受誅戮嗣後安陸臨海邵陵諸王誅鋤尤慘終宋之世考終命者蓋寡皆廣固一事遺之毒也閱史者詳之

袁粲 字景倩仕宋官左僕射

蕭道成之難遣蘇烈戴僧靜攻粲粲子最以身衛父遂父子俱死晉謂嵇紹以身衛君而死死忠也袁最以身衛父而死死孝也一忠一孝允堪並傳

袁彖 字緯才陽夏人仕宋爲武陵內史

彖兄顗被誅明帝投尸江中彖求尸四十日得之瘞於石頭城之後岡尋改葬緯才求兄屍孫瓊秋弟樞皆友愛過人而彖爲尤難

孫係故明人字孟博

蕭介 字茂鏡仕梁爲光祿大夫

梁武帝之納侯景謝舉周弘正深以爲憂蕭介諫切言之而不聽臺城之禍其能免乎相傳梁皇子生時寶誌公曰兒家亦生矣人不解其言後知景生時與皇子同日然則臺城之禍天爲之也天之所使人不能回

蕭修 字世和仕梁爲梁州刺史

單騎爲吳貢翦詣野此崔叔瓚北齊人論所未至姚元之唐人政所不及者也一言感格遂致飛鳥千群食蝗殆盡天人之間應若影响古人以君令之言退徙熒惑豈虛哉

蕭子雲 字景喬蘭陵人仕梁爲東陽太守

子雲工書法百濟國使人求書値子雲赴任維舟將發使者望船拜行而前乃停舟書以應之子雲之書見珍於百濟歐陽詢書見重於雞林皆名滿中外者 又白居易詩亦見重雞林國

蕭綸

蕭綸死梁武帝第六子初爲邵陵王武帝死湘東王繹岳陽王詧
相攻擊綸致書於繹極言骨肉相殘之禍繹不從以諂侯景之犯
獄夫湘東岳陽之相攻私鬪也小嫌也邵陵之言至計也大義也
以私鬪小嫌忘至計大義此死道也及邵陵討景湘東惡之遣王
僧辯襲邵陵發同氣奔魏鮮卑犯侍常此遠死之道也所以見殺
於魏也僧辯委身事人不能匡正以安社稷此死道也豈賊人手
足實惡相濟以希非分之榮此遠死之道也所以見殺於陳霸先
也嗚呼譚南相攻而衰氏亡長沙成都諸王相攻而司馬晉亂湘
東岳陽諸王相攻而蕭梁滅骨肉相殘之禍千古一轍可不懼哉
可不戒哉

刁冲 字文朗

刁冲學通諸經陰陽圖緯以精博稱魏宣武徵爲功曹主簿嘗爲
裴植吏後章伯昕嬌詔殺植冲上疏訟之漢之楊匡訴杜喬之殺
親之文朗鳴裴植之冤皆以故吏而忠於所事者也兩人可以並
傳 羅研爲鄧元起吏元起被誣死研白其冤亦可類觀羅係梁時人

何點 字子晢廬江人時以通隱稱之

何點與梁武帝有舊帝踐祚手詔徵之欲拜爲侍中點以手捋帝
鬚曰乃欲臣老子耶不就帝以鹿皮冠賜之遂辭疾歸見求及弟
胤皆隱居不仕稱何氏三高昔嚴光足加帝腹何點手捋帝鬚一
種樂道忘勢之象二子不謀自合點之鹿皮冠明僧紹之筍籜冠
其瀟洒出塵之致真覺皎皎霞外豈沐猴於楚方山於漢者可與
同群

蔡興宗 考城人仕宋官吏部尚書

蔡公立朝特躬廢務審勢斟酌俱極老成持重而于業猛豢殺戮
大臣公嘗諷沈慶之圖之慶之不從抱忠以旋議公者未免有不
足之詞然慶之所盡者臣節也守經者踐其常公所憂者國是也
行權者達其變二者皆未可輕議薛安都乞降命沈攸之將兵五
萬迎之公以爲不可曰如此安都必疑懼生異志矣果叛降魏啓
李鈐稱親傳之事本此

蔡撙 字景節濟陽人歷吏部尚書

初守吳興齋前自種紫茄白莧以爲常供昔宋衆稱長孫公胡壽
安稱萊知縣人俱明均有紫茄白莧之風

沈慶之 字弘先武康人仕宋贈侍中司空謚襄公

初爲建武將軍慣戴狐皮帽號蒼頭公封始興公蔡興宗諷慶
之圖子業慶之不從未幾子業使沈攸之殺之慶之不用興宗言
以致自禍亦不失爲忠所不能無議者柳元景顏師伯與江夏王
義恭謀廢子業元景以其謀告慶之慶之以江夏素不相厚又恨
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已同心以私憾發其事殺江夏等而因以眤
於子業究以自禍此所謂不學無術也

沈攸之 字仲達官散騎侍郎都督荊襄八州軍事

沈攸之於慶之從父也且幼失怙賴慶之以立功名乃竟奉命於
昏亂之子業反噬以賊之忍矣薛安都歸順宋主命攸之將兵五
萬迎之迎歸順非禦強敵比也何致安都降魏請兵掛敵雖出於
安都之疑懼亦攸之之不善撫綏致然耳以至官軍損敗死尸六

十餘里其負國也不亦甚哉蕭道成因蒼梧王無道使王敬則結其左右而弑之不臣之罪誠為難逭亦非攸之一人之力所能正之其遺書與討不過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而為所屈劉公以雪其私憤耳不然義旗一指衆不蹈應而顧淚沒為僨脉之死哉究之攸之之死適道成加慶之子文季為冠軍將軍統兵報怨不惟身死而且盡誅其宗族所謂孝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悲夫

沈演之 字臺真武康人仕宋官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

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獨折節好學以文雅著稱劉宋彭彥之以武功起家傳之劉沉到洽兄弟以文才顯故任彥升云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演之傳世亦似之

沈顗 字處默演之子

性清靜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父勃貴顯賓客填門顗獨不至晉桓石秀獨處一室留於接應從父桓沖徒旅甚盛未嘗一與顗相較何前後合轍也

沈昭光 慶之孫總建射

兄昭略為齊廢帝所殺遣兵至家人勸之逃不忍舍母遂見殺兄昭明子曇亮已逃聞昭光死亦死之稱一門忠孝賊死抄家忽母不逃明正德間夏寵似之

沈瑀 字伯瑜武康人仕梁歷尚書右丞

初任建德令教民一丁種柿四株桑十五株槩遂守渤海教民種榆張詠知崇陽教民植桑猶良政績皆類此

沈約 字休文武康人梁拜尚書僕射封建昌侯諡隱侯

沈約之為人多機變之巧者也何也昔梁武帝好才亦忌才豫州獻異栗帝因問約栗事多少約號所憶少帝三事劉峻於帝前疏錦被事多於他人帝遂惡之則約之少三事蓋先揣知帝意故少之以迎合之者也初帝與約同在竟陵王西邸後又揣知帝有受禪之意約即進言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帝曰吾方思之約又言明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帝意乃動此亦揣知帝意而迎合之者也帝既然其說使召范雲共議且語雲曰卿明早同休文更來雲奉命出以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及期而約已先入帝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而始召雲入約自以為帝之意已先揣知之而贊成之耳同入則雲與己同

其功故忌雲而實之以迎合者也不但己也當約之在齊也亦嘗迎合齊主矣袁粲宋忠臣也約修宋史疑立粲傳疑之者以不當主之也其意以為粲既忠於宋則必見忌於齊立之傳以表其忠則大拂齊主意故斥而置之不議不論之列所以迎合齊主也至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又多為之載述或至失其真而亦不惜其意又以為宋祖不德故宋祚不永方見齊之受宋天實祐之蒼梧之變亦得藉口於天命人心而齊可以告無罪於天下後世其所以迎合於齊者又何往非迎合梁武之心為之也哉吾以機變之巧目其為人誰曰不然

謝朏 字敬冲陽夏人仕梁官司徒

謝朏初仕宋及齊禪位朏辭論侃侃不屈梁武帝即位朏遂拜職

吾謂人但知謝朏一生壞於梁武受禪輕舟詣闕之日而不知早壞於齊武帝家之庭外一言使此時從世子之請而殺之則貞心壯氣豈不光昭千古何晚節不堅違以中齊武不殺之意由是家聲遂失惜哉

崔亮 字敬德官吏部尚書

崔亮仕魏在吏部奏為格制以停解日月為斷名停年格即年勞之制也與唐開元中裴光庭資格之法俱非良法爾恩沉滯者稱其能而魏之選舉失人自此始時薛琡云元黎之命繫於長吏若惟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此論不可不存至東魏高澄始改其制

崔光 初名孝伯清河人官司徒侍中進太保謚文宣

崔光初仕魏為中書博士有芝生於太極殿光曰此物宜下濕之地今生於殿庭高華之處此遞變異類陛下側躬聳意維新聖道則魏祚可以永隆因懷漢武元封二年甘泉房中產芝因而肆赦史識其失當時廷臣無敢言者光之諤諤古之遺直乎

崔伯謙 字士遜謚[illegible]

官鉅鹿太守民有犯法者但以熟皮為鞭示辱而已昔崔景真為昌平守多惠政當懸蒲鞭而不用去之日士人立祠思之合之伯謙守鉅鹿幾致刑措二崔家風一洗從來酷吏之風

崔承宗

承宗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於彼後青徐歸魏遂爾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負喪還京師時人稱之君子曰跋涉關阪

艱遠里前則懷順後則承宗皆崔門之燕范也

虞愿 字士恭餘姚人

仕宋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中相傳為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清徹無蔽宋主以故第為湘宮寺曰此是我大功德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何功德之有聞者失色君子曰孟嘗在合浦而去珠還虞愿守晉安而霧石清觀此可以識過化存神之機矣論湘宮寺語與趙宋姚坦論假山語皆極真切楊素殫民財力以營仁壽宮隋高祖怒而責之較之宋主賢遠

胡明星 臨人仕梁官太常卿

梁武帝信佛法以宗廟用牲牢有乖冥道而易之以麪致朝野諠譁以為宗廟不復血食明星切諫臣職也諫而不聽其職盡矣翻然而歸其早卜有臺城之禍與

胡僧祐 仕梁為天門太守

魏遣于謹伐梁僧祐親當矢石所向摧殄魏不敢前僧祐中流矢死如此可謂忠矣然而力阻建康之遷偏安江陵為棧豆之戀使年餘而魏師入境僧祐尚以為兩國無隙必應不爾猶且戎服聽講老子遂致社稷丘墟君親淪喪梁之亡僧祐誤之也捐軀死難何如未雨綢繆

裴昭明 仕齊為廣陵太守

昭明罷官無田宅嘗曰一身之外復何須乎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真特出衛常之見盧翻以經史作家貲杜孟以詩書為產業（盧杜俱趙宋人）貨殖乎書倉陶朱乎孔孟所需多矣又何

求馬

朱百年 山陰人

隱士也性至孝飄泛攜妻入南山以採樵為業每以薪置路旁人
即知朱隱士所賣留錢而去君子曰攜妻入山不減老萊子龐德
公遺風賣薪自給又卽隱許宣平之流亞也百年置薪路旁人卽
知朱隱士之薪而償之錢朱桃椎 唐人 時置屩路旁人皆知朱隱士
之屩而償之米朱氏兩人行事何合轍耶

朱買臣 荊州人仕梁

時梁主繹在荊州欲還建康胡僧祐以為不可買臣曰建康舊都
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
但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梁主卒從僧祐言買臣勸還建康之
意即張紘勸孫權治秣陵之意也而一成一敗適乎有異亦視並
聽之聰不聰耳 西漢又一人

朱泰

鬻薪養母一日遇虎負之而去泰曰死無足惜恨母無托耳虎忽
棄泰走如人疾驅狀因得免人謂其孝感目為虎殘當懷包實六
孝感猛獸頓伸禮孝感飛蝗皆故明近事也一念之誠可以格神
明驅異類合之朱泰一事益信而可徵

盧叔虎 仕北齊官太子庶子

齊主演以時務問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強彼弱我富彼貧宜立
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彼來求戰
我則不應退則我乘其弊如此三年彼自破矣夫叔虎之為齊主
策以國勢論之耳不知周武帝重道尊儒又有韋孝寬等以在行
之未可窺也卒之一再傳而齊反為所滅富強安在顧後高熲獻
陳王朴撰唐之策亦與叔虎之謀相似而謀之得濟者何歟有可
窺之機也故曰興亡成敗在德不在勢

徐陵 字孝穆仕梁歷太子少傅諡章

沈約腹有詩悲徐陵目有青睛文人固多慧相徐鎮人中騏驥徐
陵天上麒麟又一門之傑出

于什門 代人

魏用為謁者使諭馮跋見跋不拜跋氣甚厲彼抅衣裂敗壞遂之
衣什門曰吾衣壞而忠義未嘗壞則忠義足以文身矣衣為以此
事推之前乎什門者漢之鄭衆後乎什門者唐之田歸道直節抗
顏可以後先頡頏時以比之蘇武宜哉 鄭衆奉使北匈奴單于令拜不為所屈田歸道奉使契丹不拜將殺之詞色不撓

于宣敏 字仲達代人

性靜退因書述志賦以自見余嘗謂馮衍顯志賦有宗愨乘風之
想宣敏述志賦有孫綽遂初之心兩人各存一見 馮衍字敬通漢光武時人

于敷 代人為世子中軍參軍

少失母十歲求母遺物惟得一扇緘之篋中開視輒涕泣噫寸敝
之扇感物傷情與范喬遺硯均其悽愴

蘇綽 字令綽武功人歷官度支尚書

君子觀蘇綽而知遇之難也以綽胸羅造化學冠古今制度文為
經緯謀論皆可超稷下而比隆中周惠達稱以王佐才不誣也而

無其遇使先數百年而生遇漢高則為蕭曹後數十年而生遇唐
高祖太宗則為房杜迥僅遇宇文泰不得展驥足可悲矣故曰遇
之難

蘇瓊 字珍之武強人仕北齊清河太守

瓊有清操居官多異政沙門道研統貸巨萬在郡出息常藉守令
為徵瓊每見則談玄理道研雖為債來無由啓口曰一見府君竟
將我擲入青雲遂焚其券余謂償人營利五蘊之空一[illegible]而實矣
瓊身列官途能洗剔僧人之俗是所謂丘壑若[illegible]人間而方外者
也

殷不佞 字季和長平人

魏克江陵母卒道路隔絕四載不得奔赴號哭無閒暑及迎母喪
歸葬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溫嶠母亡阻亂不得奔
喪試以李卿情事質之絕裾之日不識嶠將何以自解

郎茂 仕周除衛國令

嘗曰人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潰苟無決溢夫復
何患郎茂以法令為隄防其大意得之虞詡

尉遲迥 仕魏為大將軍

迥都督益州宇文泰欲取蜀制梁諸將難之迥獨以為可克泰問
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以鐵
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如其言伐蜀克之蜀人不料鋤兵之至
猶蔡人不料唐軍之至也迥之審敵制勝與李愬同一轍矣〇迥
泰之甥也

何胤 字子季仕齊官建安太守

何胤點之弟也慕會稽之勝棄官隱此梁詔起為光祿大夫胤曰
吾無復有官情不就給白衣尚書祿辭之若予胤之去官惟恐不
速入林惟恐不深其言無容復有官情實可自信以信世彼王夷
甫三窟亟營而以此言貽石勒何哉

何敬容 字國禮仕梁為吏部尚書

時士大夫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武帝嫌朝臣
袍帶不整敬容性好潔衣冠必鮮麗昔晉以清言廢事卞壼欲矯
時實儉素廉潔居無閑泰敬容之夙夜匪懈可云克繼此風矣
猶屬情於容服之飾恐卞公所不取

何思澄 字元靜郯人仕梁為治書侍御史

勤學工文詞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善文然終日遊謁每宿
作名刺一束曉即命駕朝賢悉與狎處既還刺必盡君子觀元靜
之刺而始知井丹禰衡之不輕修謁懷刺漫滅之高也

楊愔 字彥遵華陰人仕梁以太子少保封開國公

寡慎何休質朴口訥而有心思楊愔口若不能言而氣質深敏擅
知吉人之詞寡也

楊公則 字君翼天水人仕梁湘州刺史

父仲懷戰死公則年未弱冠冒陣抱父屍號哭幾絕徒步負喪歸
里夏侯榮以寸三髮齡策馬赴陣與父俱死合之公則一痛父雖
一歸父屍行事雖殊而至性過人求之青史均無多讓

褚翔 字彥宜陽翟人仕宋官成安郡

炤有高節從兄淵仕宋官司空蕭道成稱宋淵奉璽綬勸進炤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為齊司空炤嘆曰使彥回（淵字）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耶吾為之慨然曰劉宋之褚淵蕭宋之陶穀也奉璽求榮尚不免見譏於其弟況何點劉祥輩耶褚賁以父之失節為恥終身不仕亦有感於彥宣之言而然與

羊侃（字祖忻梁父人梁拜軍師將軍嘉鄉平侯）

侃之與力梁所恃以為長城侯景未滅遽爾捐館惜矣侃子鶤為景都督既而殺景送屍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足送於齊暴其屍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幷骨皆盡亦千古一大快事

劉之亨（字嘉會官司農卿）

之亨奉命討南鄭克之為執政所陷封賞不行絕無怨望後上讀陳請傳嘉其立功絕域中傷者多內侍張綰秉間言之上始悟乃封為臨江子其遇賞若報遠矣

杜弼（字輔玄仕東魏為軍司）

時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叛魏附梁高澄使弼作檄文移梁朝陳禍敗甚悉時景內附梁帝使勿納者謝舉也勸之使納者朱异也而武帝之從違倒置一誤矣以弼檄之剴切辭明而帝終不悟再誤矣臺城之禍誰之咎與

杜廣（為喬州刺史）

初為劉景叛平景聞其意廣中敘有條告其妻曰為女業矣二十年不意廐中有騄驥遇以女妻之因思淇時奏守字子居幼為陳不識牧羊終夜讀書不識欲妻以女妻不從女曰此豈久為人牧羊者遂妻之此兩人者俱以賤役而得諧伉儷作合固奇而其事又何相類也

古弼（代人仕魏歷官吏部尚書封靈壽侯）

古弼入奏事魏主方與劉樹碁良久不獲伸迺起以手捽樹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魏主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昔晉武帝與張華圍碁杜預表請伐吳華即推枰斂子力贊成之劉樹固不可與華同日語也而魏主輒能引為己過亦賢矣

高爽（廣陵人齊永明中舉孝廉）

初劉蒨為晉陵令爽詣蒨不為禮既而爽代蒨為令蒨贈迎甚厚爽受饋答書不謝曰彼自饋晉陵耳何謝為噫觀劉蒨之遇高爽

前倨後恭之態過知小人情形千古一轍唐會昌中盧肇與同郡吳姓者共赴舉郡守獨餞吳後肇懸試以第一人歸與郡守會觀競渡肇詩云報道是龍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守大慙此兩事均可為俗情寫照

高歡（稱為渤海王傳子洋為北齊主）

高歡不能久事爾朱則侯景亦不能久事歡子澄此理數之必然者歟賀拔允一事即溫嶠以手板擊錢鳳之意嶠假此以取信於王敦歡假此以取信於爾朱兆彼推一也然嶠行事磊落不可與歡同日語唐太宗黜李世勣以留之高宗宋太祖黜張齊賢以留之太宗歡不貴慕容紹宗以留之高澄其事亦相彷彿然歡一生行事機械雙詐直一小曹瞞耳又烏可與唐宋二主比擬

祖晧 范陽人仕梁為廣陵太守

侯與來嶷起兵襲殺侯景將董紹先忠矣然去危不若守安吾

廣陵被屠殺一人而貽百萬生靈之禍是忠而昧者 晧□□為□景將害

庾域 字司大仕梁官巴西梓潼二郡守

郡，發巴西糧盡存空倉數十自封題曰此粟皆滿足支二年衆心

遂安遂堅守無去志祖逖裹土擔道濟量沙所以怯敵遠域封貯

空倉所以安衆隨時應變各有機宜

賈思伯 字士休益都人官中書侍郎

思伯性謙和遠遇士大夫輒停車下馬接誘恂恂客曰公今貴重

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昔鄭當時子定國諸賢皆

能以貴下人而衰至便驕一語特出之見不能為是言 三國向朗延接後進亦多與

范縝 字子真仕齊為中郎

因竟陵王子良好釋教縝作無佛論以悟之吾謂阮瞻無鬼論其

論偏范縝無佛論其論正蓋鬼神為詩書所常言而佛法則吾儒

所不道然以為有鬼而詔詐鬼則惑於鬼與惑於佛相去也者幾

希 李唐林蘊亦嘗作無鬼論

王瓚之 臨沂人官五兵尚書謚貞子

瓚之性恬靜雖列仕途未嘗詣一朝貴時稱新臨鄧粲云隱在我

而不在物是以朝市亦可隱其瓚之之謂與 鄧粲晉人

王惠 字令明臨沂人官吏部尚書

兄鑒好營田產惠曰何用田為兄曰無田何由得食惠曰亦復何

用食為好營田產孔覬疾其弟鄞均與惠疾其兄求之古人亦不

多得

王慧龍 太原人仕魏為滎陽太守

魏太武信王慧龍而敵人不得行其間視明肅宗之待杜文煥相

去萬萬

王僧綽 臨沂人仕宋官吏部尚書

春秋之義首誅亂臣賊子況逆劭一身兼之者乎許世子以湯藥

不謹猶蒙弑逆之名況劭攻擊顯然者乎為僧綽計旬宜捐軀殉

難否則倡義討逆豈不光明磊落何集獄未行力諫誅劭既行而

又依回苟且以致劭機至前謀敗露不免殺身嗚呼僧綽於死生

去就之間乖舛甚矣

王僧虔 僧綽弟仕宋官會稽太守後仕齊為光祿大夫

宋文帝被弑王僧綽可死而不死僧綽見殺王僧虔可逃而不逃

於此見兩人之優劣迨齊受禪以僧虔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僧綽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復受此是一門

二台司吾實懼退如此較之王衍三窟之營不懸絕耶若處禪受之

會能飄然遠引而不拜官不更加人一等歟惜乎一身事兩姓不

能無議也

王景文 名彧以字行沂州人仕宋為揚州刺史

景文明帝后兄也進封江安侯帝慮景文有異圖遣使齎勅并藥

賜死時方與客弈閱勅畢置於局下局竟徐曰奉勅賜死方以勅

示客從容飲藥而卒謝文靖方對弈謝玄捷書至略不動容一時

矯情猶可強制景文奉勑之時能置死生於談笑斯不可及

王琨 臨沂人仕宋為光祿大夫

琨年登上壽在晉世已官郎中及齊禪宋攀車哭曰人以壽為歡我以壽為戚既頻見此事耶遂攀車之哭視馮道之長樂老何如也房彥謙云人皆以官而富我獨以官而貧今之[illegible]知前人吳志立言均有不同乎流俗之處〇余揣王琨為人剛方氣節四字似非其所長

王泰 字仲通仕梁為黃門侍郎

泰年數歲祖母散棗栗於床群兒爭取泰獨不取曰當自得賜及長聰敏好學剛矯賦詩文不加點沈約曰王有養炬（泰小字養筠小字炬）謝有覽舉（覽字景滌舉字言揚）養炬之目即封胡羯末之類也泰不爭棗栗[illegible]若爭享一生器量均於髫年卜之

王軌 太原人仕周為徐州總管

嘗謂武帝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及太子即位鄭譯用事自知及禍曰今日之事斷可知矣軌應太子因而受禍與衛瓘如出一轍

戴顒 字仲若逵子

嘗桐廬佳勝往遊焉值春日攜雙柑斗酒聽黃鸝曰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與郗銑閑撫教唱而洗塵腸同意遊歷卜居又與兄集處廬山選勝之事相彷彿

吉翂 字彥霄馮翊人

父擬大辟翂年十五乞以身代父適宥其父罪下詔欲擇翂純孝翂曰若當此是因父求名因拒而止翂之行止可謂真孝子矣劉士真高人明時錢迪魏文昌俱以髫年代父竟置重典故為可惜

宋翻 仕魏景官河南尹

初拜河陰令不畏強禦縣舊有大枷號彌尾青[illegible]用以待豪家戚裏一時君子曰宋翻用彌尾青以挫豪強則成其感唐之侯思止用孟青（決囚取用）以施羅織則成其酷於此可以審措置之方

魏收 字伯起曲陽人仕北齊歷尚書左僕射贈司空謚文貞

收之作魏史也以向嘗得楊休之之助而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又諂事亦言魏末多所不平又爾朱榮子饋以金收故減其惡風有怨者多沒其善穢史之目所不免也

房景伯 字長暉武城人仕魏為清河太守歷齊州刺史

貝丘婦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崔氏迺召貝丘婦與母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其人悔過求還昔仇香在蒲亭陳元不孝而化合之最倚一事可以知本然之良心原無分穎異顯在上之所感何如耳

章華 字仲宗吳興人

章華本宋家子好學力行陳後主荒淫華上書極諫後主大怒殺之未幾隋軍至陳遂亡嗚呼當玉樹後庭之歌而忽聞朝陽之鳳鳴非其時宜其及也孔範王瑳等狎客賦詩張樂開宴為歡我何而未嘗告警國亡身死未審何以見章公於地下

華亭金繼寧德藩著　　世姪張　鰲昆池
年姪錢與誼輔聞仝校
壻　俞洪學企夔

蘇威 字無畏綽子以太子太保封邳國公

江南平作五教令民誦之爲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一日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盗對曰今兹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盗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威出帝曰老革 老革猶言老兵 以賊脅我君子曰五教之誦與而咨怨之聲作威然亦不無失之迂疎至如尚書之獻忠讜寓之元德秀之歌於蔿于張九齡之上金鑑即此意也水旱盗賊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李文靖所以三致意於宋真宗也昔趙高諱言盗二世以亡況煬帝時盗禍海内熾一人言之宇文述虞世基等群起護之是秦一趙高隋則數趙高焉得不亡且速哉

崔仲方 字不齊安平人初爲平東將軍遷開府

仲方初與高祖同受學及受禪相見極歡昔盧綰與漢高同生仲方與高祖同學皆能創大業立大名垂施竹帛遇合之奇略相仿彿

高熲 字昭玄景州人由僕射封齊國公

高熲擬陳之策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王朴因唐曲端鑄金之策倣此而熲又本於盧叔虎之因周麗晁短熲於文帝晁黜而熲益加尊猶來恭之被譏 人初 譏者謗而恭益見重可見賢奸之辨悉由主聽之聰明祖信陶安亦似之

魏德深

爲貴鄉長後還館陶令貴鄉民皆闕請留許之館陶民復請卻從者相訟斷從貴鄉館陶之從居貴鄉者甚衆此事與于頔隋之邵州江陵杜衍末之乾州鳳翔極相類五代時錢俶從割百姓移家從之號曰隨使戶吾不知卻岐之民何以能頻見於後代

薛道衡 字玄卿汾陰人

道衡稍陳江東成敗之理四條而令高熲豁然可謂審勢度情知彼知己者矣煬帝時獻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較張文琮獻唐太宗頌而褒美彼此相去遠甚未幾會議新令一事致死猜忮安得不殺 道衡在吏部得李文傳之助最多

王韶 太原人進項城郡公除行臺右僕射

韶性剛直嘗穿池起三山韶自鎖而諫王謝而罷役君子曰隋之主韶宋之姚坦俱能力枉諸王驕侈之漸無如煬帝荒淫成性究不能免異日之敗亡也悲夫

王伽 章武人官徐州行參軍雍令

遣流囚李參等詣京師至滎陽悉脫枷鎖縱之去約期使至京師囚果如期而至高祖聞而驚異悉召流人宴而赦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措其何遠哉因思唐太宗縱囚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勑天下死囚皆縱遣剋期詣京師皆如期自至悉赦之我以爲爲之明德止於造罪未嘗縱囚義縱而期使自至雖三代之民亦未可必何後世比比而然也或亦好事者爲之說乎

王通 字仲淹龍門人謚文中子

篤學有大志抱匡濟之心奏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退而續詩
書正禮樂脩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房玄
齡等百餘人咸北面受王佐之道著中說學者擬之論語云
朱子曰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然未嘗
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
立言爲己任及其無以自托迺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
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採
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五帝三王之列今考之中說而得其
規模之大畧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
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
則秉彝之訓叔孫曹荀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
宋魏以來一南一北較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
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據其間奪彼予此
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不
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較之於形似影
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遂以是而
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
終不能無譏於此

昔陳亮論道學淵源謂自孟子而後惟推王通見者亦不揣其本而
齊其末之說也中說一書不無失之附會獲戾於前貽譏於後
人蓋以此後人謂中說通僭唐初名臣以自重或有然哉尼父鼓
琴於杏壇而來漁父之譏仲淹鼓琴於汾水而致釣叟之美兩漁
者其皆隱君子耶特未審尼父仲淹之得失何如耳

李綱 字文紀景州人官尚書右丞後歸唐

秦始皇受命傳二世而亡隋文受命傳煬帝而亡神器凶得隨失
何先後合轍也以建儲之誤也非建儲之誤傳付君不擇人之誤
也始皇用趙高文帝用唐令則何望後嗣賢明基圖鞏固乎然秦
殺扶蘇立胡亥在始皇既死之後非始皇爲之而隋廢太子立晉
王則文帝自爲之也扶蘇賢而胡亥不賢扶蘇不死則胡亥不立
秦猶可以不亡勇有罪廢之而立晉王晉王與勇等耳然則在秦
止一晉王而在隋直兩胡亥廢胡亥而立胡亥是廢亦亡不廢亦
亡吾不以秦之亡專責始皇而以隋之亡深尤文帝爲其用令則
等故也賈誼曰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使左右太子盡
如李綱則左右正太子無不正而天下定矣何至廢此立彼以暴
易暴竟以四十餘年之基業一旦拱手而授之他姓乎嗚呼隋文
之失甚於秦始矣綱曰此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誠哉斯言雖然
綱亦未爲無過也綱諫勇不聽則宜痛哭流涕至再至三又不
聽則早白帝前更擇端人正士輔翼太子正令則文騰輩失職之
罪豈不甚善使白帝而帝又不聽則引身高蹈戢翼潛鱗何入而
不自得而必與讒臣媚子旅進旅退俟僨轅破犁之後始發言以
責之罪哉噫此又綱不能自權其過者也既而歸唐輔太子建成
而不卒抑又何與

宇文愷

高祖以渭水多沙漕者苦之詔愷遠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

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於是漕運通利隋煬帝受詔營顯仁宮搜
名花怪石珍禽奇獸以實苑囿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比宋徽宗之朱勔尤甚隋因以亡人無足採郵取其便漕一事
而錄之

趙煚 字通賢官冀州刺史

有監田中務者為吏所執煚曰此刺史不能宣化彼何罪慰諭而
遣之又令人載粟一車以賜盜盜感泣過於嚴刑隋[illegible]之[illegible]
并州引水貫郭而百姓自化與煚略相彷彿

任忠 字奉誠汝陰人

初仕陳隋遣賀若弼韓擒虎伐陳忠請以精兵徑掩六合陳主不
從遂敗忠遁歸隋忠徑掩六合之計李靖襲破蕭銑之策似之惜
陳主不用以自取敗忠性友愛從子環早孤忠撫愛之曰吾子雖
多備保爾寄門戶者環也昔謝超宗子幾卿有從子恭幼孤撫養
甚至至成立歷清途皆幾卿獎訓之力人多將之忠事何與並傳

鄭露 字思叟

其族本出滎陽後過江入閩遠祖昭嘗游興之莆田愛其風土因
遷祖墳於南山葬焉為陳時莆猶未為縣人不知學露與其弟莊淑
自福之永泰徙莆廬於墓側卜居南山之勝搆書堂以修儒業後
因夢遷合書堂為永豐庵又合所居為金仙庵別架小書堂以居
自露倡學後莆人始興學兄弟三人號為南湖三先生於鄭氏家
譜稱露為隋太府卿莊為中郎將淑為別駕
余嘗入閩至建州之梅巖遇劉屏山先生故地也煙霞泉石之勝
風景猶存然盡為鹿苑珠林矣游覽之下感慨係之因思安陽有
韓魏公祠亦為僧尼所占故明馮原孝出守是地逐而復之始覺
快心蓋以世遠人湮滄桑遷變宜爾鄭露書堂自搆之而自舍之
諸李明理之地頓為談空滅性之區噫惑矣屏山故居武夷等處亦皆有之梅巖其別
墅也

鄭善果 鄭州人歷工部尚書

初由沂州刺史遷魯郡守母崔氏賢明曉政事每坐房後聽善果
處決或當理則喜否則切責之故善果所至有聲績為不疑隋
鄭善果唐李景讓皆以母訓而成敬稱淘不多得

樊子蓋 字華宗官武威太守

以善政聞煬帝時嘗陷書積草施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算
嘉謀俟公獲勳即以此盃賜公用為萬年之瑞隋主賜子蓋盃為
萬年瑞明祖賜宋濂詩作百歲衣冠舉略同然而一彼一此主德
有異

虞世基 字茂世餘姚人

世基博學有才工草隸與弟世南同受學於顧野王人方之為雲
間二陸後世基為李文化爪牙專其諂事煬帝諱言盜賊以至喪
亡為罪大矣才雖多奚取哉

祖君彥 涞水人為東平郡書佐

祖君彥有才學李密敗禮之署為記室凡軍書羽檄皆出其手嘗
為密作書檄李淵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
商辛於牧野淵得書卑辭以答之君彥書辭誇大使隋為祖閩之

以驕李密之志而密卒不能成大功觧令之所以為難

堯君素 湯陰人為鷹擊將軍

大業末從屈突通拒唐師於河東及通降唐唐遣通招諭之君素拒不納又遣其妻至城下諭之使降君素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死之唐太宗詔曰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贈蒲州刺史唐書傳江東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則君素之壯節不可泯而唐太宗之褒揚卹贈亦賢矣至屈突通之招君素與令狐潮之招張巡其跡相似而通之不至為潮者夫亦幸會其成耳究之通之生也鴻毛也君素之死也太山也此兩人懸絕之界也

卸方貴

有志尚與弟雙貴同居文帝時方貴渡淮水舟人怒撾方貴折其背至家雙貴送向縣口毆殺舟人津者執送至縣見弟爭死縣主不能斷送州亦如之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兩原之而表其閭此事與趙宋鄭德珪德璋互分同異德珪弟德璋仇家陷以死罪德珪傷弟冤莭往就獄代死德璋追至而德珪已斃於獄矣德璋慟絕數四負骨歸葬寄一悲號烏鳥皆集此兩事雖與漢末孔褒孔融相似而人之倫類各別然皆有汲壽遺風乘舟之詩允堪墜淚

徐洪客 泰山人

隱於黃冠明天文嘗獻書於李密密以書招之竟不出素與虬髯公張仲堅善欲佐之舉大事後望氣知太原有真主遂因劉文静謁文皇洪客遂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之髯偕入扶餘國殺其主立虬髯為王遂飄然而去不[illegible]亦終古奇托跡之奇未有如徐洪客與姚廣孝者也洪客以黃冠而佐虬髯廣孝以釋氏而佐成祖一則知時改圖一則終成大業洪客之遇不如廣孝然而審機宜酌去就則又以洪客為上

裴矩 聞喜人仕隋官吏部侍郎後歸唐為民部尚書

煬帝時命掌西域諸胡交市事矩因商胡至者詢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帝因有通西域之志以矩為黃門侍郎經略西域及歸唐太宗以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之有司門令使受絹一疋欲殺之矩諫而止矩倡西域交市之端逢其君好遠略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是實之罪也既而歸

唐武德貞觀間王魏房杜輩名流蔚起大宗復英明剛決從諫如流矩遂以讜言諫止受絹之誅是所謂蓬生麻中不待不直非其性然也一矩也於隋則佞於唐則賢是知臣之賢佞因王德為轉移正君身以正朝廷不信然哉

許善心 字務本新城人官禮部侍郎

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入朝堂百官畢賀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因不食而卒[illegible]之父名克臣勉其子盡忠曰汝能殉國吾含笑入地矣世稱其賢許善心母矩婦人耳明於大義如此為尤難也較之[illegible]王經之母更為表表明末成德母可繼之

華亭金維寧德潛著　世弟張吉亦甫仝較
受業歸　埜師濟
甥孫潘汝江景安

竇靜 字克休

高祖入京靜請屯田太原從之自趙充國上屯田策以來曹魏行於許下武侯行於渭濱徐邈行於涼州趙仲卿行於河西而野無曠土軍有餘糧靜此請裕國足民所以為唐立烈者詎淺也自是而後郭子儀守河中張全義守東都不憂無成法

劉文靜 官民部尚書

初仕隋後見秦王世民異之謂之曰天下大亂令主上南巡群盜萬數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世民然之文靜自謂才略功勳在裴寂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家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失寵上變因以文靜屬吏高祖竟以寂言殺之蘇威勸煬帝遣群盜東征而帝不懌太宗聞文靜驅駕群盜之言而深契於心興亡之機即此一事判之李好德以妖言而罪及其兄厚德文起以巫鬼而罪及其兄文靜過聽之失高祖不能辭其咎於裴寂太宗不能辭其咎於權萬紀 太宗過聽萬紀而殺張蘊古

崔仁師 官給事中侍御史

決獄平反嘗曰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意一身可殉三尺不可濫袁安按楚郡獄仁師按青州獄皆以哀矜行其明允

魏徵 字玄成曲陽人封鄭公謚文貞

人臣以一身事兩姓者無足論矣唐太宗以弟賊兄明成祖以叔篡姪竊據大寶骨肉相殘古今以來元氣之大傷者也方忠烈始終不屈於成祖而慘罹重典魏文貞初欲殺太宗既而臣太宗何初終易轍如此明神宗覽貞觀政要而謂其大節有虧亦文貞之定論人臣之義當以方忠烈為正

房玄齡 字喬臨淄人封梁公謚文昭

漢乘亡秦之後項氏方強勢不兩立貴擇天下之險要以示諸侯形勢故蕭何入關收取圖籍而天下之大勢得矣唐繼亡隋之後鄭夏削平勢有所歸貴擇天下之賢才以結一時之人心故玄齡從征收採人物而天下之人心固矣太宗嘗曰朕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又太宗能任賢所以得天下也玄齡收採人物又為太宗任賢使太宗得一賢即得衆賢所以能輔太宗得天下也

劉德威 官大理卿

太宗以刑法稍密為問德威曰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輕就深文備一斷以律此風立變矣此時刑法之密為張蘊古之死也史傳蘊古既死太宗悔之因詔自後死罪必三覆奏迺行刑由此言之法官豈猶以失出為戒哉觀失入無罪則太宗之悔亦史臣之虛語耳

蕭瑀 字時文封宋公

高祖時傅奕請除佛法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吾請佛之謂聖聖其所聖非吾所謂聖瑀既身列名教為縉紳羽儀則致君澤民宜以孔孟為法遵吾之所謂聖而聖其聖法其法

是璘實獲罪於名教也璘以非聖無法罪傅奕吾即以璘論奕之罪罪璘璘無辭矣

王義方 漣水人官侍御史

魏徵欲妻以姪女辭之及徵卒廼娶之人問故義方曰初避宰相今感知己也此事與明初范理不謝楊溥於生前而弔於死後同一意其推挫李義府與唐垧劾奏王安石俱辭情慷慨差快人意

張蘊古 相州人官大理丞

李好德妖言事發太宗詔按之蘊古奏好德實被心疾不當坐權萬紀劾蘊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為相州刺史故阿意縱之遂殺蘊古嗚呼閻史至趙宋汪奕鞠狂生妄言一事以疾申救得免實功無罪並堪為蘊古扼腕又宋初王禹偁進端拱箴與蘊古大寶箴持盈戒滿並作千秋金鑑觀

尉遲恭 字敬德馬邑人封鄂國公諡忠武

尉遲恭初為宋金剛將可以降唐獨不可以悖唐乎其能始終一節者太宗推心置腹任之勿疑即至衆口交譖亦坦懷如初故迄用有成是非恭之能用於太宗迺太宗之能用恭也

王師旦 官考功員外郎

太宗時師旦知貢舉張昌齡王公治二人有文名被黜太宗詰之對曰二人雖有詞華終非令器以文體輕薄故也魏明帝不取何晏鄧颺裴行儉不取王楊盧駱蓋此意耳

孔穎達 字仲達衡水人官國子監祭酒

太宗幸學命講孝經時師說多門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唐初之穎達即明初之葉儀孔克表也柰太學講經義東漢徐防條議一格不可不踵行之

褚遂良 字登善錢唐人吏部尚書

唐室禍亂不始於武后而始於高宗何也立武后也亦不始於高宗而始於遂良何也勸太宗立晉王也即高宗名治以晉王為皇太子而武后之亂階基此矣太宗欲立魏王泰遂良阻之迺立晉王積薪之火遂良安可辭其責雖然秘記女主武王之說李淳風言之詳且盡矣天象曆數不可動搖況欲立魏王而遂良阻於前欲立吳王名恪而長孫無忌阻於後英斷如太宗竟不能自主由此言之天也非人也且高宗立武后廷臣無敢出一言以撓之甚至當朝之望如李勣許敬宗輩反從而附和之可歎也已而遂良之卒不可泯滅者初欲立武后時切諫至再置笏殿階叩頭流血致死力爭忠誠耿烈之概至今凜凜有生氣殆未可以輕議也

魏元忠 宋州人拜相封齊國公

魏公於武曌時搏擊諸張於反正後積疾二武可以知其立身之大概矣然當李敬業起兵義旗所指在武曌武曌敗而諸張二武能獨全乎何魏公不審一舉而敗敬業之師敗敬業者成武曌也成武曌者成張武諸凶也心惡之而又成之遂使唐之宗室摧殘宮闈瀆亂皆魏公無識所致也既而武曌死武三思矯遺制慰諭魏公封百戶魏公捧制感咽涕泗何迷惑如是

駱賓王 義烏人

為武功主簿遷御史貶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去李敬業討亂署為府屬余謂祖君彥為李密作揚帝檄文賓王為敬業作武后檄文皆不能成功而賓王之檄昭然千古令人讀之至今有餘恨明吳縣所作賓王廟碑文真可云曠世相感

陳子昂 字伯玉射洪人 官麟臺正字

嘗以千緡買一胡琴集衆宣陽里聽之衆既集舉琴碎之而以文編贈[illegible]時酷吏撰羅織經以陷無辜子昂曰天[illegible]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昔戴逵破琴於剡溪高其節也子昂碎琴於宣里顯其名也苟悅書言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正子昂論危機之謂與

狄梁公 名仁傑字懷英陽曲人封梁國公贈司空謚文惠

武才人入宮太白晝見太史之占天象之驗人莫違之此唐一大劫數也洎高宗立為昭儀遂稱天后專權竊國殺唐子孫殆盡此唐一大罪人也梁公薦張柬之桓彥範袁恕己崔玄暐敬暉等五王成反正功此唐一大功臣也而來俊臣羅告公等謀反從來首惡之名無過謀反獨於武后時不得以此名律之李敬業倡始於前越王瑯琊王繼起於後雖皆不能成功然一時義憤千古為昭未有從而罪之者非反也適反其所反也故曰反正也俊臣請降勑曰一訊即承反者得减死故公言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公為是言期减死也死所當死死適其生公何畏死非畏死也不輕死也不輕死所以圖反正也忠於武氏者

不可謂忠忠於唐者適真忠為賢為國者忠為賢從廢主不使國家廟社移於他族者尤可謂盡忠是不陷公以首惡不知公忠之克盡然則公之深謀秘計又豈俊臣輩所能識公以為一死不收不惟無功適以召禍故不為敬業二王之舉全以正直樸誠之氣結知武后使信之重之然後度勢審時乘機覩變薦五王成神龍功後中宗位歸唐室之禍暴二張之屍假敬業二王匡復之跡而成敬業二王不能成之事斬唐大蠹數除唐大罪人以成唐之大功臣其經濟其機權有出於尋常萬萬者反云乎哉嗚呼公以反正為心而俊臣徒知有謀反之名足以陷公計何左也又何淺且陋也小人之識如是而已矣嗣後太子重俊起兵殺武三思崇訓人但知此舉為臨菑王討韋氏之先聲不知實公用五王討武氏早有以數其氣也

李敬業

敬業者世勣孫也武后時諸武用事敬業起兵匡復唐室武后遣李孝逸等擊之敬業敗夫敬業之敗敗於不聽魏思溫直指洛陽之計而從薛仲璋先取常潤之言耳然博浪之擊事雖不成亦可倡群雄之心而衛千古之憤五王之功未必不由此激而成之也所可慨者武后之幸成於世勣家事何必問外人之一言豈知流禍不惟殺唐子孫而且自殺其孫大臣之言其關利害如此

杜景儉 武邑人 拜相

嗣聖後羅織繁興酷吏孟起獨景儉與徐有功以平恕濟之譬猶尺丈慈雲掩赤日於千里暍人之生機有幾可冀也已

徐有功（字弘敏東海人擢殿中侍御史）

嗣聖以來告密之門既開羅織之徑從起一時酷吏競為深刻是以朝政為網羅也張四面而祝之賴有徐公解其一面耳德澤流被傳至耳孫徐商累世簪纓勿絶而武后殘傷慘酷鷙鳥折翼之夢歎梁公諷使振起二子不過借此迎其機以感動之實則景龍元年武三思武崇訓被戮之先兆也唐室既遭維權武氏寧容免脫有功初任蒲州司馬鼓扑不施而人亦不犯成刑措之風所謂德威惟畏者與（明初於鑠令劉晟數乎此）

胡惠超（字參侍隱洪崖先宗謚洞玄先生）

武后召見問仙事止陳道德帝王治化之原遣使送歸觀洪崖之對天后與司馬承禎之召對諄陳希夷之對周世宗語皆掃盡從來神仙方術之談

劉仁軌

由大司憲拜右相與袁異式有隙仁軌薦之杜易簡謂其矯枉過正是因仁軌之以德報怨也然視其所薦之人何如耳儻異式賢者仁軌豈可因私怨以蔽賢既黨於李義府則其人可知所薦賢不來以直報怨之道所薦不肖是直欺君誤國豈止矯枉過正而已此易簡持論之所未及者也

劉幽求（官僕射平章軍國事）

臨淄王隆基（玄宗）起兵討韋氏幽求與王夜觀天星散落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遂斬韋氏及安樂公主上官昭容明時徐有貞觀天象而迎立英宗與幽求之迎立相王（名旦即睿宗）頗類之而其主議立平王（隆基改封平王）為太子定大計固幽求之能斷而成器（寧王）之退讓賢於隱太子多矣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封漢陽王謚文貞）

武后朝咸謂反正之功柬之成之而不知景龍之變實柬之遺之也二張既死（昌宗易之也）薛季昶劉幽求輩俱勸柬之并除武三思柬之不從未幾而三思交通韋后濁亂宮闈武后之勢復振崔湜鄭愔之徒斜結成黨讒謀搆雖柬之等竄逐殺身不惟自罹其患而太子重俊之死禍已伏於此矣可為去惡不盡者之戒

張仁愿（下邽人封韓公）

築三受降城（中城東城西城）首尾相應以絶突厥南寇之路城鎮兵數萬漢武帝遣公孫敖築受降城明正德中楊一清請修築以固邊防

劉瑾阻之嘉靖間擬發帑修之命如一清初議而其功始成然則一清亦明之仁愿而中外出入之防不可一日弛也明矣

姚崇（字元之陝人封梁國公謚文獻）

姚崇有相才而無相器者也宰相者總理大綱不屑細務得失難棄不動於中愛憎喜怒不形於色休休焉宅心端廣與天下為無私崇以郎吏畢秩而欲使萬衆之尊躬行序進頻瑣不務大體器之福也崇與張說搆釁說事岐王密入王室即以腹心之疾為憂器之隘也毅決機務以同僚為不及遂有自矜之色齊澣以救時之相目之輙又自喜一矜一喜中藏立見器之淺也不特此也畢蝗之起懼言修德非宰相引君當道之義太廟之壞不言災異非宰相警戒人君之義開元之相姚崇宋璟並稱吾不信也雖然宰

相之責務在進賢璟之相也崇實薦之舉其一端可以略其大槪即以璟之賢賢崇可也况崇他事亦不失爲賢者也稱之姚宋誰曰不宜

王忠嗣 華州人官節度使

持重安邊撫循訓練不媿李牧之在趙多行間諜有勝無敗不媿韋孝寬之在周如忠嗣者眞可謂名將矣使當日盡得若人專席閫寄安史之亂何自而起迺玄宗一旦惑於董延光之讒貶斥之人知祿山之亂由於李林甫專用寒族胡人之說不知林甫之說得行實延光讒斥忠嗣啓其端也開元初張說忌姚崇使姜皎薦崇總管河東玄宗即知其欺開元之所以治也天寶中以延光之讒而不察林甫之奸而不辨天寶之所以亂也一玄宗也初終異致主德昏明關於治亂若此

張旭 字伯高長洲人

世號張顚又號張長史工書嗜酒嘗聞鼓吹而悟筆法又觀公孫大孃舞劍而得低昂佪翔之狀則妙悟神解在心自得之耳昔吳道子觀劍法唐萬雅觀陣法而通於畫理合之長史書法知前言非謬古來酒酣落筆而得游行自如之樂者長史之書李白之詩李成之畫胡楚賓馮子振之文皆聖於酒而神於筆者乎

韓休 長安人官太子少師

韓休爲相左右即以玄宗貌瘦之言間之姚坦 趙宋時爲王府翊善 左右即以益王成疾之言間之小人竊伺顏色排斥正人千古一轍

張曲江 名九齡字子壽封始興伯諡文獻

讀史至開元天寶之際而嘆治亂之無常也非無常也以主德之明晴爲轉移也其大端則在任相相之賢如張九齡與姚宋後先濟美三年之間惜名器愼賞罰簡別賢佞振飭紀綱立朝風采卓有可觀至其不附武妃力護太子使太子得以無動尤培養元氣之大者此相得其人玄宗之所以致太平而稱明主也未幾而公罷矣李林甫代之柔佞奸猾莫可窮極盡反公之前政周子諒公所薦也殺子諒因以逐公牛仙客公所抑之者也希合帝意力薦引之太子二王公所保護者也林甫一言之間俱致之死嗚呼親莫如父子腹中之劍能斬天性之恩况君臣乎哉公不幸而不永其天年亦幸而先殁於荊州耳不然能保其令終乎哉此相失其人玄宗之所以致禍亂而爲暗主●所謂治亂無常因主德爲轉移不洵然乎不洵然乎或曰天寶之亂安祿山爲之時林甫死矣與林甫何與不知非也天寶之亂祿山爲之欲杜邊帥入朝之路使祿山得領三鎭以致亂則非祿山爲之乃林甫爲之也祿山之亂林甫爲之至如相林甫聽林甫言以釀成其禍者又誰爲之乃玄宗自爲之也且公嘗預料祿山必反以失律喪師之罪欲殺之玄宗不從及林甫爲相相爲表裏而祿山兵權日以強盛玄宗坦懷任之譬猶非種不鋤而復溉其雨露擁其根本莫不至滋蔓難圖也幾希矣俟兩京旣陷始憶公言遣使致祭噬臍何及則不聽公言以殺祿山又治亂一大關也哉唐史于公之亡也書曰開元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某卒書荊州言處之非其地也書

長史見公之不復相也所以識時政罪林甫也此史臣之微意也
崔群有言曰人謂天寶十四年祿山反為亂之始不知開元二十
四年罷九齡任林甫此理亂所由分真定論也哉

張彖

張彖陝郡人登進士時楊國忠用事人爭趨附彖曰君輩倚之為
泰山吾以為冰山耳候日既升失所恃矣吾謂泰山冰山之喻唐
之彖若不阿於權相假山血山之言宋之姚坦不愧於藩王
張曲江見朝士趨附國忠曰此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死骨暮當中矣二張殆一揆詞言何其合轍

張巡 南陽人

安祿山反巡守睢陽欲固人心設天子畫像而朝拜與五代時李
翁懸故主畫像不痛哭忠義之氣爍爍動人而奮仰遠罵賊嚼齒
穿齦睢陽殺賊皆裂齒碎又觴世而僅成一匹者也至如峻拒令
狐潮辭氣侃侃與情之尧君素拒屈突通金之高守約拒郭邦寇
貞心壯節凜如雪柏霜松

張瑝張琇

父審素官都督或告其贓汙使楊汪按之審素黨將兵圍汪要其
善奏汪因奏審素謀反坐斬二子瑝琇皆幼報讎殺汪為有司所
得張九齡憐其稚年孝烈欲活之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遂杖殺
之吁事總一激字成之也審素之罪未至死與兵要汪汪遂以謀
反上奏而死汪又何罪而死甚審素之罪以激之致瑝琇復讎而
死是審素激汪汪激瑝琇而自致死也至於瑝琇又逢二位之
不得不然而死寃哉

權皐 秦州人官監察御史

延濟權皐皆逆知安祿山必反而亟脫其棊所謂出谷遷喬者

蘇頲 字廷碩武功人官修文館學士

父瓌字昌容封許國公頲襲封許公稱小許公唐父子拜相自蘇
氏始頲幼時不見愛於父處之馬厩後識其敏悟過人稍親之昔
杜廣為劉景墦不知其墦之才而棄之厩中劉到佳墦是謂遠求
騏驥廷碩為許公子不知其子之才而棄之厩中不念厥子是謂
近失家駒才思敏捷文詞典贍制誥典册獨擅一時是繼王珣而
起者

魏萬 號王屋山人

自嵩山歷兗游梁入吳計程數千里訪李白不遇後遇於廣陵賦
詩相贈答昔賓存亮慕韓昌黎不遠數千里往從之合之魏萬訪
李白彼此同情

吳兢 汴州人官諫議大夫

兢撰武后實錄及宋璟激張說證魏元忠一事說陰祈改數字不
許昔孫盛書桓溫事袁樞書章惇事皆除祈改削而不稍假借允
稱直筆

符令奇

為盧龍軍裨將勸田承嗣委質於朝廷田悅怒命殺之臨刑神色
不變罵賊不止并其家令奇年已七十九矣當日顏真卿與令奇
年皆八十而罵賊死節所謂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者

裴耀卿 字煥之稷山人官轉運使

摠鄕經理江淮諸法劉晏李巽輩皆因之以奏功均唐之善理財
者

許遠 新城人拜睢陽太守

許遠之佐張巡猶蔣琬之足食足兵以佐諸葛武侯也同死國難
求之蘇椿石倫似之

盧奕 官御史中丞

安祿山反執奕奕傾賊黨曰人當知順逆我死不失節何恨遂死
之奕子杞德宗朝拜相噫以李林甫而生岫以盧奕而生杞老蚌
產明珠紅蠶成野繭斯二語盧李各居其一

蔣清 膠人贈禮部侍郎謚忠

安祿山亂李憕爲東京留守表清爲判官與祿山相持城陷死之
時憕與子十人俱殉難可謂一門忠孝清爲憕所知薦而與俱死
可謂不負所舉且益見憕知人之明

顔杲卿 字昕之臨沂人贈太子太保謚忠節

安祿山反杲卿罵不絕口祿山斷其舌含糊而死故文信公正氣
歌云爲常山舌考遺文所載杲卿被難冀秋收之張奏得其　歸
其妻崔氏疑之髮若動噫忠誠貫徹豈僅在一舌哉

顔眞卿 字清臣杲之弟由平原太守歷太師封魯國公謚文忠

常山死於安祿山平原死於李希烈貞心勁節允稱二難當爲作
顔氏雙忠傳

郭子儀 華州人封汾陽王謚忠武

官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稱令公嘗有疾盧杞問之杞而藍公悉
屛侍妾曰杞貌陋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族無噍類
矣因憶晉使郤克徵會於齊齊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
房 郤僂敬笑 郤怒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公屛去侍妾亦有鑒於此也
公位極人臣而計及於未得志之盧杞功蓋天下而心操於笑盧
杞之婦人卽此一端推其大槩犂思畢慮肅市無遺此其所以能
功名終

楊瑒 歷官國子祭酒

初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眞二觀暴斂畿內瑒拒不應
且以正言折之後遂止昔楊暘諫畢圭靈昆之役楊瑒止金仙玉
眞之營以家風而得大臣之風者也與虞愿姚坦諸人堪伯仲矣

楊炎 字公南天興人歷官左僕射

德宗時建議作兩稅法以理財見稱然以劉晏之賢而炎誣其與
朱泚交通致上疑晏遣中使縊殺之後炎亦爲盧杞所譖而死死
法與晏同 貶崖州遣中使護送縊死 嗚呼譖人人亦譖之殺人人亦殺之然則
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李忠武 名晟字良器臨潭人官太尉中書令

公平朱泚破吐蕃匡復社稷眞安邊境雖汾陽臨淮無以加焉然
於戎馬倥傯之際而戀及營伎非禮也既而與張延賞生隙又因
朝廷欲相延賞而表陳其過惡及受命和解猶喜藉之一延賞此
始何所見而表陳繼又何所見而表薦識者有以窺其[illegible]
如爲子求婚而見卻於延賞則又蹉跎躁率而不識於小人之意
者也

李鄴侯 名泌字長源長安人

唐史載鄴侯多謀略好神仙僑居衡陽後被召還寵遇知識過人元宗使與太子 即肅宗 約為布衣交當時之論元宗者曰不聽張九齡之言殺安祿山自貽天寶之禍兩京相繼淪陷既往之咎已成噬臍所可幸者識鄴侯於弱冠及肅宗即位靈武與之謀議對榻周謀慶詢卒成再造之功是鄴侯之報肅宗即所以報元宗也由肅而代而德歷處三朝匡濟國家調停父子保護君臣綏戢邊境持籌握算動合機宜當時之論鄴侯者又曰鄴侯之經營規畫如此在廷諸臣勳績謨猷可謂無出其右者矣而吾不能無憾於鄴侯焉建寧之冤言之非不詳盡然言於死後而白其冤何不言於生前而免其死一憾也肅宗朝辭宰相居賓友高人之致宜爾矣

大曆中被徵入朝為群小側目一屈為江西判再屈為澧州守又何降志乃爾耶二憾也肅宗之相則辭德宗之相則就猶可曰辭肅宗避良娣也免嫌怨也及相德宗而以衰老乞罷則宜舉賢自代何他無所舉而舉儉負充位之董晉陰狡恃權之竇參予三憾也吾嘗讀鄴侯傳云臣無他願但願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足矣此鄴侯欲自比於嚴陵耶不知嚴陵當日亦有意於客星之奏而成其高者耶使其無意也視鄴侯之有意者又稍有間矣吾於此更不能無憾焉也

張鎬 字從周博州人同平章事

帝以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大內鎬曰帝王當修德弭亂未聞飯僧以致太平可謂要言不煩故明揚清議代宗君之諫憲宗[illegible]

論薛讜之非海瑞張垛言佛氏之蠹皆仿諸此

裴胄 字胤叔諡成

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胄與焉栖筠卒護喪歸洛陽為元載所惡人危之胄屹然不阻怯嗚呼知己情深不顧忌諱裴裴族里高義不在陸康桓楷諸人下

崔祐甫 字貽孫博陵人官中書侍郎拜相諡文正

宰相用人當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闢門訪岳握髮吐哺惟恐見聞有所不及庶幾野無遺賢祐甫局於一己之識鑒猶嫌太隘况不逾一官能照千萬里哉無怪當日官方前後相矯不得其選也至其使白志貞代王駕鶴典禁兵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俟志貞視事然後遣之其事與呂端之處王繼恩韓琦之處任守忠略

相類實恐有中變故耳

元結 字次山德秀族弟官道州刺史

結自稱酒徒又稱猗玗子漫浪士宋王次翁知容州慕次山為人取次山在道州時乞免科稅之奏勒石於容之官衙以垂不朽并刻其遺像以便觀省且曰庶不墜元子之風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當為之詠矣

元正 贈秘書少監

肅宗時史思明亂與父及弟同匿山中賊購正得之誘以高位固拒之與弟皆遇害父閒亦仰藥死事平詔錄死節者十一姓以正為首嗚呼漢之李業不以高位見誘於公孫述正不以高位見誘於思明可以垂榜矣而父子兄弟一門為忠義死非僅為十一姓

首推實為千百年所罕見

袁滋（字德深，官華州刺史）

在官以慈惠稱及去任百姓遮道留之時代者楊於陵諭之曰吾不敢易袁公政百姓迺羅拜送之寄蕭曹相代皆守成法尚已自後惟黃霸治潁川一遵韓延壽法馮京治成都一遵趙忭法此不過以述者之賢見作者之善耳未有相代之際因輿情攀援而以勿易前政之言諄諄慰諭者觀此可以知袁公德澤之及人深矣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自號玄真子）

初以翰林待詔歸隱稱煙波釣徒每釣不設餌余嘗謂陶元亮琴不設絃張子同釣不設餌可想見兩人寄趣之遠

劉晏（字士安，以江淮轉運使歷忠州刺史）

劉晏理財皆合天時地利人力而又一一調劑得宜總理周匝故古今言理財者必首推之裴休讀法十條猶足復晏之舊

盧群（字載初，范陽人，官御史遷工部尚書）

郭汾陽家被訟德宗使群按之群奏汾陽有社稷功請赦勿問君子曰汾陽之家被訟載初念其功勳而請赦之全之以大體汾陽之諒代宗裴諝借其小過而奏劾之全之以機權此迹相反而實相成者也（合下皆諝奏）

裴諝（字士明，聞喜人，官河東節度使）

代宗朝諝入奏事帝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帝復問對曰陛下宜問民疾苦不宜問利郭子儀之隸人犯禁諝為金吾將軍奏之且曰吾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可

乎晉王述不對王導米價之問與諝不對榷酤之問俱大體宜爾也

齊映（高陽人，官中書侍郎，封河間男，諡忠）

德宗幸奉天映從駕大將嚴震具軍容迎謁映叱震與至尊牽馬使蜀地知天子之尊齊映抑大將以尊天子李翱柳公綽重宰相以尊朝廷用意略同

韓滉（字太沖，封晉國公，諡忠肅）

代宗朝韓滉劉晏分掌天下財賦德宗初立以滉掊克罷其權而以晏兼之議者於此遂以判韓劉優劣不知滉之公忠清儉保障江東轉輸關內戢強鎮於危疑之際聯氣脈於斷續之間其臣節有大過人者至其任使合宜綜理精密大歷建中以來諸臣無出其右未可以小節略其大端也

何易于（官益昌令）

德宗朝榷茶利詔下易于命吏閣詔吏不敢廼自焚之觀察使賢之不劾以守令之卑而敢為焚詔之事比李沆陳康伯為尤難（李陳俱趙宋人）

賈耽（歷官工部尚書）

德宗朝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有急牒以澤代耽張獻甫以澤自圖節鉞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夫賈耽之樊澤猶姚南仲之薛盈珍也飄然一去識量更高又李懷光謀代郭子儀非杜黃裳制之亦不免矣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人，官節度使）

兀兀然時獨坐一樹下衣履極敝裴寬罷政歸與語奇之舉船及
錢帛奴婢貺之受而登舟即戒飭奴婢裴益奇之德宗朝為節度
使鎮徐泗十餘年民安盜息夫寬之識建封猶田仲良之識劉裴
忠也元人而建封之得韓愈李藩又與左雄之得陳蕃李膺俱東漢人後
先媲美

顏少連 字夷仲華亭人歷官吏部尚書諡敬

少連初為登封宗簿邑有虎害民令塞陷阱移文嶽神虎不為害
蕭象蒞洲州而猛獸死韓愈佐潮州而鱷魚遁李公蒞從冥域而
鬼怪滅令之少連移文除虎正直之氣何所不通

陸宣公 名贄字敬輿嘉興人官翰林學士貶忠州別駕諡宣

宣公九數之陳即陳忠豫廣帝意之旨也東漢人而論淮西一事勸

德宗待李希烈以不死即用光武處赤眉之法至如論諫委曲詳
盡洞徹人情務存誠宋趙之名奏議皆得宣公體格

烏重胤 字保君張掖人官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

公在河陽聘禮名士稱得人帥府得人之盛自公而外如鄭從讜
於太原唐李庭芝於淮南宋可以後先媲美

裴潾 聞喜人歷刑部郎中諡敬

憲宗信方士柳泌採藥鍊丹潾極諫帝怒貶潾為江陵令從來人
主往往以藥石之言為酖毒而以金丹之毒為長生潾諫憲宗楊
最諫明世宗皆藥石之言也一貶官一罪死是以藥石醫君而自
莫君不聽藥石之言烏得不受金丹之毒

裴垍 字弘中聞喜人官中書侍郎

裴垍以李錡家財李錡反執送京師斬之籍其家財賜浙西百姓與崔祐甫以李正
己所獻錢賜淄青將士皆識大體至如立責諫官格非法也昔王
伉懸賞求言而陳獻等非之謂其以文不以實耳但處李林甫元
載之後諫官言事先白宰相言路既塞不得不矯其弊以通之

裴晉公 名度字中立聞喜人歷中書令封晉國公諡文忠

晉公相業卓然可觀而其大者在平淮一事元和之世淮西倡亂
恆鄆繼起不可復制公既相三年中吳元濟授首恆鄆悉平人知
憲宗之功成於公不知公不用李愬愬不用李祐則元濟不擒恆
鄆益肆諸鎮又何可問哉惟祐為愬用而祐之功皆愬之功愬為
度用而愬之功皆度之功而總為朝廷用人之功故曰人主之職
在任相宰相之職在任人

崔群 字敦詩武城人歷吏部尚書

嘗與憲宗論玄宗政事其略曰人皆以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以
為罷張九齡任李林甫此理亂所由分也願以開元初為法天寶
末為戒昔姜延論漢桓帝用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
亂崔群論開元天寶理亂之由本于此然則置相豈細故哉

高崇文 幽州人官西川節度使封南平郡王

憲宗朝劉闢以蜀叛南平討平之行軍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殊有
孫伯符討橫江王景略克壺關之風

陽城 字亢宗定人官諫議大夫改國子司業

韓愈作諍臣論以譏城猶曾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許浩也
而城與浩卒不失忠諫之名古人所以重晚節與

李愬公 名愬字元直

凉公之擒吳元濟也全在得元濟近將李祐當時諸軍皆請公誅其用祐以為賊内應公於此時處一人不能勝衆口乃械祐送京師以戰辯疑後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公公卒以自全者全祐以全祐者全其功名全其國家社稷噫公所謂知深勇沈者非耶不但已也時與祐同宿密語達曙推心置腹略無嫌疑何也欲用其人致其力必先得其心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若是乎機之所係非細故也機所以發動之者也人心亦有機焉惡之間出此入彼人雖無良未嘗或失其本然之善要在將以發動之耳公於順逆安危之間取其禍福成敗陳於祐者甚詳且熟是非所謂發動之者耶後之論公者皆曰貞元以和以來官軍不至蔡州城下者三十餘年一旦於雪夜破之殲渠魁化頑悖復疆土用兵之神真可為狄青破崑崙之先鞭矣豈知其能以賊攻賊致然與春秋之世沈諸梁以片言悟箴尹除白公戡楚亂轉逆為順轉危為安勢如反掌得發動之道矣逮至後世岳飛用黄佐而擒湖寇項忠用楊虎而擒陝逆皆以賊攻賊之妙也世之用兵者識此雖不學孫吳而可以暗與孫吳合矣雖然此就公論公也而我以為公若不遇憲宗用公者不能如憲宗之任裴晉公以壯公威於貝錫蔡其于城鮮有不蹈控杼之嘲者又焉望釋祐而還之公以成大功報明主若此哉余為叙此以當平淮碑之續貂

李絳 字深之贊皇人以宰相出知華州

憲宗朝李吉甫與李絳區處魏博一事吉甫主興師絳主靜鎮未幾而田興果率衆投誠不出絳之所料興既來歸吉甫又欲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微絳言不幾蹈劉宗得薛安都故事乎即此一事觀之兩人之優劣見矣

李吉甫 字弘憲贊皇人拜相諡忠懿

李相職在任賢忠懿既以進賢報國為心則宜以握髮吐哺為事何以賢良方正之舉惡忌直言而罷貶多人如考官楊於陵韋貫之既貶而裴垍王涯等亦坐焉異日牛李之禍因之以起其進元和國計簿實開宋世景德會計錄之端噫忠懿於唐亦稱名相何至使丁謂效尤

李藩 字遠翰官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大臣處朝廷大事有不容剗緩者在唐則李藩之批斥王鍔在宋則韓琦之抑遏任守忠二公識力皆不愧名臣

李衛公 名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由兵部尚書拜相封衛公

人臣之義先國家之急而後私怨論心非所以謀國也況宰相以天下為公則宜以容天下為量私怨更不足言贊皇未相而經理邊境既相而制服強藩勲業卓然蔚乎爛然允稱賢相矣然於牛僧孺李宗閔之黨無時不介介於胸中樹黨分門懷私報怨休休之度似不如此以柳公權之相善崔珙奏薦之贊皇以恩非己出而左遷之以白居易之賢名武宗欲相之贊皇以素所不快之人竟以衰病一言廢棄之至薦白敏中入翰林而其後蹤以自禍是無知人之明也徇愛憎結怨仇黨引賢以此為言而貶其官是無

聽德之聰也蓋心之褊也量之不能容也先儒以贊皇方之裴度
謂其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然哉

柳公綽 字孝寬歷山南東道節度使遷京兆尹

宋太宗深惡刑辟惟贓吏棄市創懲之典無至於此公綽重鍛文
姦而輕贓吏非輕之也以鍛文之罰輕犯之者衆特甚其法以禁
之不過為一時矯偏救弊之道耳

舒元輿 東陽人由中丞拜相

漢靈之世以陳蕃竇武之賢同心戮力以誅曹節反為所敗况李
訓鄭注反覆無常自相攜貳能免甘露之變乎元輿與謀而自及
不若李溫郤聘而安全元輿與李鄭等謀誅宦官不克俱為仇士良所殺

李溫 字弘育萬年人官尚書右丞

李訓鄭注欲以溫為副使不就未幾李鄭俱為宦官所殺溫獨不
及晚唐變故多端惟弘育能脫甘露之變韓偓獨免清流之禍兩
人可云知幾

劉蕡 字去華高平人

讀史至劉蕡下第一事而有慨也以蕡之策愷直忠誠切中時弊
考官畏宦官而不以為時事之非何待甘露之變而始知乎漢之
宦官多侯爵順帝十九侯桓帝五侯靈帝十三侯畀事漢祚遂移
唐之宦官始於明皇盛於肅代熾於德宗極於文昭唐祚亦替宦
官愈熾則國祚愈衰千古之明鑑昭然奈何以蕡對為指切時事
而黜之昔顏淵對策以諫見斥蕡策以直見遺嗚呼直諫二字竟
變作文場之覆轍將何以示天下垂後世也

韓文公 名愈字退之脩武人官潮州刺史封昌黎伯贈禮部尚書謚文

昔人謂公一生以荀況揚雄之學為未醇而自以其道前繼孟軻
所以繼之者何在也孟氏反覆於仁義性善之說公原道諸篇闡
明其旨其學足繼之孟氏以守先待後之責自任公前扶衰後振
弊其功足繼之孟氏歷聘齊梁滕宋排斥諸子百家而非好辯公
自荀揚而外申韓佛老一切屏絕之立詞著訓不啻百千萬言而
非得已其志其事又足繼之所謂泰山北斗者亦中流砥柱乎蘇
子論公而及於孟氏之養氣亦以公繼孟氏之後而即以論孟氏
者論公也其言曰是氣也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知
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何以知其然哉人之貴人能賤之公以
天爵而鴻毛公卿何如其貴也人富乎財公富乎義日受千金而
不屑粃糠青紫敝屣文繡何如其富也察察之明可云知乎公則

鱷魚之暴驅之如神佛骨之詭鑒之如鏡非大知不至此恃勇而
勇卻屈於所恃騁辯而辯卻窮於所騁公宣諭成德不煩兵革而
三軍奪氣無多詞說而強藩戢謀非大勇大辯又曷克至此此則
蘇子論公之微意也而公之所以前繼孟氏而無疑者又在此而
不在彼矣

杜牧 字牧之咸寧人官牧州刺史

牧工詩號小杜以別杜甫也以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上之宋儒
謂三代以下寓兵於農惟唐之府兵最為近古蓋府兵之法不始
於唐而始於宇文泰太宗特運其舊而行之耳至玄宗時張說建
議召募壯士以充宿衛兵農遂分營制亦失一再變而為彍騎

鋭安史之亂陡之牧萬目時跟原十六衛規畫保奏動合事宜不
恨太和開成間當遵行其說實可以為萬世治平之要策也

鄭覃 滎澤人官御史中丞

李訓欲取人望以順人心而進覃等猶秦檜欲專政而進胡安國石亨欲邀名而進吳與弼也

崔胤

昭宗朝猶半枯之木宦官木之蠹也蟠踞齧蝕於中日繁月衍而木則日侵月削崔假手朱全忠誅戮而盡除之是以火攻蠹蠹盡而木亦灰燼無遺崔非不忠忠而暗矣當是時李克用在馬與兵反正之舉何不以委克用而委夕心是又解衣包火積薪自焚者也嗚呼袁紹誅宦官而無濟於漢崔胤誅宦官而無濟於唐內侍之禍如此可不戒哉

令狐綯 字子直華原人官同平章事

綯為相功過不能相掩忌嫉善之剛直而出之過一也宣宗慎擇刺史必面察其能否綯私於故人令便道之官廢格詔命過二也以溫庭筠之才因私憾而不令登第過三也至其諫誅宦官則優於漢之陳實其言曰但有罪勿赦有缺勿補自然漸耗殆盡此良法也

韓偓 字致光京兆人拜相

宣宗欲盡除宦官偓言事禁太甚思慮深長崔胤不從而假朱全忠兵力以誅之卒與全忠疑貳為全忠所殺可悲也已偓以貶去為幸及全忠篡弑而起白馬驛之禍偓獨不及允稱知幾

張全義

全義尹河南措置經畫周密詳盡雖管仲之治齊商鞅之治秦當不是過然究不可與管商同日語何也管商處富強之餘耿威定霸以法制禁令為先而足兵之謀多於足食全義處亂離之後招亡集散以勸課保聚為先故足食之道倍於足兵漸致風俗淳龐可歌可詠惜唐祚日移人心日散雖河南福壤富庶有加不能為社稷久安計使全盛之時得全義輩數人參錯為牧伯即三代之治何以加焉

周朴 字大朴閩人

黃巢入閩得朴將用之朴曰我為處士尚不屈於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之濺白膏數尺昔萇弘死於蜀伍員死於吳藏血化為碧則白膏之濺非虛語矣

楚江漁者 江陵人

嘗得魚換酒輒自放歌不言姓氏江陵守崔鉉遇之問曰君隱者之漁耶對曰姜子牙嚴子陵世皆以為隱者殊不知釣其名耳余於漁者不禁穆然神往也曰夕陽西沉高唱漁家傲想見當年真隱吾聞楚州有漁者淮中釣得一古鐵取之不絕錯得一獮猴即為鎖水神無支祁也或即是人耶不然漁者多矣非異人安得此異事

孟昭圖 官左拾遺

僖宗時上章極諭宦官田令孜惡之投之蟇頤津裴澈為詩弔之曰一章何罪死何名千載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煙雨夜杜鵑應

作兩般聲嗚呼裴以重均況昭圖近世高攀龍以重均自況觀兩
人之死始知驕驁不當痛飲而讀之當飲痛而讀之者也

垂世芳型卷之九　五代

華亭金維寧德藩著　　受業方　迴天白仝敘　謝家樹蔭亭

甥孫潘汝江景安

韓通　河東人官侍衛都指揮贈中書令

陳橋驛之變通謀率衆禦之為王彥昇所殺噫通盡忠於周而歐陽修撰五代史不為通立傳識者有以見作史之難

安重誨　應州人官中書令稱令公

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重誨懼表解機務唐主遣中書議之趙鳳不可通任事如故未幾致仕殺之昔孫惠晉有言大權不可久執陳希夷亦言優游之地弗久戀觀安令公斯言益信

安重榮　朔州人拜成德節度使

晉欲君臨中國而先臣事外夷計何左也臣事不已父子稱焉耻孰甚也重榮力請一戰以吐中國之氣此臣職也請而弗行遂謀造反此死道也死而函首畀敵自伏其辜是重榮不死於造反而死於請戰徒示以怯而使敵知晉之無人行事何顛倒乎晉畏契丹而以重榮之首贖罪宋畏金人而以韓侂胄之首贖罪嗚呼氣已喪盡祚亦因之吾於晉宋兩事定為合轍

邊鎬　官武安節度使

邊鎬仕南唐有佛子菩薩之稱而膺閫寄是以眾裝為甲胄之客以鐘磬為鼓鼙之聲何以克濟劉言入熊邊棄城走宜也歐陽廣嘗上書極言鎬非將帥才請擇良帥以易鎬唐主不聽迨失湖南始憶廣言所謂事後之思何及哉

蕭儼 [illegible]人仕南唐大理評事中

後主與嬖倖對弈儼入白事舉奩投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就恕儼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唐太宗矣後主嘿然罷弈儼之投奩有古彌搏擊劉樹之風張霸奏事於宋太祖其事似之

伍喬 廬江人官南唐考功郎

性嗜學幼居廬山一夕見一人掌自牖入掌上有讀易二字因取易讀之及春試鼎入計賦喬第一因憶宋初艾穎遇一儒者授以左傳第一冊後試題爲象物賦得第其事類此

盧億 字子元[illegible]內人[illegible]河內少尹

億性清介恬退聞其子多遜知制誥即上章求解致仕唐鄭祗德聞其子顥嘗求作相遺書曰聞汝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今又聞汝求作相是吾必死之日一聞其子之入相而心憂一聞其子之知制誥而身退高風伊可懷也○跡億一生歷官晉漢周後歸宋既曰清介恬退何事遷逐如此

盧柔 洛人官後周中書監

後歸宋太祖爲行臺即封掌機密時汝穎之間多奉義歸宋書翰往返日百餘牒隨機報答皆合事宜晉末朱齡石劉穆之並便尺牘一日百函盧君可以獨步兩人之後

柴守禮 堯山人

與周太祖郭威同里姝歸周祖爲后無子以守禮之子爲子是爲世宗從居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第椒房之戚高蹈如此此豈武攸緒而起者耶

梁震

震爲梁舊將高季興所留季興欲朝唐震止之不聽至唐幾唐主議伐吳蜀之策季興勸先伐蜀唐主欲留之郭崇韜諫季興始得歸及崇韜滅蜀季興聞之方食失匕箸曰此老夫之過也震曰不足憂也唐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季興所以勸唐先伐蜀者以蜀道險難取料未即克特假意以荅之猶袁術料孫策曲阿之役也及唐滅蜀季興聞之又驚駭失箸其情可見矣而震復以得蜀益驕之言慰季興又即任章料智伯故事也總之相機論敵季興不及震遠甚

梁嵩 平南人官翰林學士

嘗叙倚門望子賦因命歸奉母東漢桃延赴海塩任作半路亭以養母以嵩賦證之事異而情同

王承肇 雅州人官洛州節度使

承肇母崔氏夢周公山神奉五色獸過其衣遂生承肇後有異僧見而撫之曰老僧所居周公山佳氣減半週孕靈此子耶撫州志載宋末望氣者言華蓋臨川二山間當產異人已而吳澄出合承肇之事觀之詩所謂維嶽降神非虛語也

王仁裕 漢陽人官尚書太子少保

仁裕嘗夢江神剖其腹胃以水滌之見水中沙石皆有篆文一吸幾盡自此文名日起嘗畜一猿名曰野賓一日放歸冢山後仁裕復過見一猿迎道左從者指曰野賓呼之即應隨行數十里哀吟而去以仁裕之夢合之江淹尹知章其文思皆得之神助者也又

王禹偁之僕昔俵共名仁裕之猿野賓其號他如顏魯公之銀鹿人也而以寄名之於燕公之飛奴禽也而以人目之皆相為類者

宋齊丘 字子嵩廬陵人號九華先生

先儒謂宋齊丘以讀書名於時觀其為徐知誥謀主而廢其故主又竊譚景升書以為己書而投譚於江後以罪放九華勢窮自縊吾不知其所讀何書 譚名峭

馮道 字可道瀛州人官太師中書令封瀛王

瀛王歷事四姓十君浮沉取容累朝榮遇與東漢胡廣周流四公歷事六帝遜言恭己取媚於時皆老鄉原而已唐潞王從珂至陝明宗出奔道遂邀盧導具勸進文書幾又負晉主之托廢重睿而立重貴是就唐言唐就晉言晉事一姓而猶二其心況更四姓儼然以忠自許先儒謂其無恥不其然乎王安石言道善避難以全身持論如此此所以為安石也

張誼 襄邑人官左拾遺

時和凝仕晉為相晝其門不通賓客誼致書云為天子腹心耳目宜知四方利弊柰何拒絕賓客坐曠職業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又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趙宋時呂公著執政賓僚至者不拘時延納故下情易通事無留滯明初楊士奇當國閉門謝客而楊榮反其所為與誼規正疑言同意也外敦信好內謹邊備數語朱弁取此意以進宋高宗

桑維翰 字國僑洛陽人仕晉官中書令兼樞密使

先儒言石晉父事契丹而獻幽薊十六州陷於腥羶者四百三十

二年國敬塘之罪亦維翰之創謀哉以為王安石以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之說惑神宗割東西七百里之地陷於遼其罪不在維翰下

劉詞 字好謙元城人歷官節度使

仕漢入周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曰人情易逸若一倚其筋力則有事何以報國因思陶侃運甓劉琨枕戈皆恐人情易於耽逸則不能有為昭烈所以有髀裏肉生之悲也詞坐臥不忘此意可稱名將

康澄 官大理卿

唐明宗時上疏言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不足懼者存而弗論深可畏者頑循而弗失唐主優詔答之澄疏懼切其情詞可方孫惠 晉人 而唐主之優詔獎諭與梁武詰責賀琛之事相去遠矣

郭崇韜 代人

初仕晉為中門副使後仕唐位兼將相權侔人主嬖倖勳舊疾怨者多適請立劉夫人為后以自固患得患失豈大臣所為乎及伐蜀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一出崇韜將吏賓客盈廷而都統牙門索然蜀既破貴臣大將爭以寶貨伎樂遺之而不及繼岌以至李從襲何延嗣馬彥珪諸宦官從中構隙使劉后自為教與繼岌而殺身之禍嗚呼請立劉后以自固也反以自敗患得患失何益哉

芳濂滄洲

華亭金維寧德藩著　姪　德煥蓋修仝較
姪孫　昂枝霑和

曹武惠 名彬字國華靈壽人封魯公贈濟陽王諡武惠

宋史以曹武惠為名將第一以佐命之功言之乎非也所號為名將者有將才有將略武惠不惟以才略見而以德見者也武惠之德有四曰廉曰勇曰仁曰智奉使不受餽遺行軍不費貨賄廉也取江南降李煜剗蜀成功勇也所至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仁也不矜能不伐功名位皆保終始智也史之稱武惠者此也以全德為佐命功戡叛亂成一統可謂無負於太祖矣而太祖實負之何也下之所以報上者功勳而上之所以結下者恩信太祖許武惠

以使相迨江南既下靳而不與是負武惠也太祖負武惠而武惠終不負太祖同心戮力迨用有成武惠不負太祖而太祖猜忌之後太宗嗣位秦獄旋興趙普遂同韓附和黨太宗殺廷美金匱盟言棄之如遺太祖以使相負武惠普尋以天下負太祖是武惠不負太祖而終有普以負之至如以岐溝之敗貶武惠此尤不可解者也行師必先籌餉餉道既絕欲使軍士枵腹而戰得乎諸葛武侯以運糧不繼師屢退而志不伸郭汾陽以蓄積不充蕭師退戰不免岐溝之敗武惠以孫罕起猿[illegible]敵乘於前餉絕於後而求無敗難矣然則其咎安在曰咎在賀懷浦之開邊啓兵端太宗時契丹與中國相安於無事懷浦忽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機以取燕薊不思師直為壯曲為老出之無名雖由我作曲直既有攸歸則未戰而先自敗矣待岐溝挫衂而始知王師之失利哉要之生事搆釁懷浦之咎無辭而輕信窮兵太宗亦不能免其責以責武惠何歟

趙忠獻 名普字則平薊人拜相封梁國公

忠獻嘗語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柰何榻前一誓金匱藏盟至德昭刎而德芳死太宗欲立廷美召忠獻諭之而遽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致廷美亦以憂卒而太祖之後無傳忠獻負太祖罪實甚焉論語所云託孤寄命大節不奪斯語未講半部何存

錢若水 字澹成新安人官同知樞密院事

太宗嘗因劉昌言罷官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

望後位目穿矣若水嘆曰此特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請解樞務罷歸年方四十蘇軾有言設官求人非人求官人主何可以官爵籠絡天下士太宗涕泣目穿之語正因近世貪位固寵者壞之若水之急流勇退不惟為昌言蒙正起見實為舉朝士大夫吐氣也

田錫 字表聖洪雅人官諫議大夫

盧多遜專政群臣章疏必先白多遜又必於閤門署狀群臣章疏先白宰相此李林甫元載之積弊而為季唐之亂階錫居言路首以此事力爭之可云識治亂之本

楊業 太原人官代州刺史

業號無敵諸將嫉之武上謗書太宗不問封以付業與契丹戰於

陝州谷口援兵不至被擒不食而死昔魏文侯以謗書示樂羊漢光武以謗書示馮異宋太宗以謗書示曹彬皆可云不蹈投杼之轍者所恨邀功害能之王侁而列之戎行掣肘不自主之潘美而寄以專閫卒致喪師辱國其咎安歸蓋將兵在將而將將在君失人之責是又太宗所不得自諉者

何亮

何亮於真宗朝通判永興軍時張齊賢欲棄靈武楊億李沆之議亦然亮上安邊書言靈武不可棄帝遍命王超將步騎六萬援靈州夫靈武乃四夷出入之防國家之門戶咽喉也棄而不守可乎亮安邊一書後韓魏公極稱之而呂居仁亦書以億沆之言為非由此推之虞詡班勇傳燮諸人條遂之策不可不存而故明陸粲

識河套一疏亦不可不讀

張齊賢 字師亮曹州人 拜相謚文定

文定經略諸路而以靈武為可棄何亮以為不可輔臣亦主亮說所以誤之者文宗主一己之見也未幾而靈州一帶遂為趙保吉所竊裴濟刺指血染奏以求救漢無以應濟死而城亦陷此文定欲自實其前說故坐視不救也由此觀之太祖幸洛時文定條陳十事太祖取其四而文定自以為皆善大抵偏僻之見居多其殆執拗自用者乎

何承矩 字正則洛陽人 官團練使

知雄州推誠御衆邊民有告機事者與之款接無所猜忌故契丹動息皆得先知昔韋孝寬預知敵情誘獻以貨賂也何承矩預知敵情感獻以誠信也視孝寬固勝之矣

謝泌 字宗源歙人 官諫議大夫

泌知人能為士每發薦牘必望闕再拜曰老夫又為陛下得一人矣戴和峴得一友必焚香告祖泌得一賢必望闕告君矜慎之心所以杜朋比之漸也取友論才當以二者為法

劉綜 字居正虞鄉人 官樞密直學士

時靈州孤危議棄者多綜極言其不可棄宋之輕議棄地大可痛恨者三分水嶺之議沆括力爭之而卒棄東西七百里之地此王安石之誤神宗也三鎮之守李綱力主之而究割之以畀金此李邦彥之誤欽宗也三路之險吳璘力復之而旋為金所得此史浩之誤孝宗也皆治平以後事也至若真宗全盛之時靈州要害之

地一趙保吉為患何遽張皇議棄噫宋祚積弱之與早基於此矣

裴濟

濟知靈武孤城被圍援兵不至死之嗚呼唐之南霽雲斷指乞師宋之裴公刺血染奏疾呼號痛不感秦庭 鄭畋言黃巢之亂刺血上表

李文靖 名沆字太初肥鄉人 拜相謚文靖

秦二世諱言盜賊而亡宇文述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亦諱言盜賊而亡公每以此奏聞使朝廷知所警懼故其後雖有三司五鬼之惑而不為害趙忠獻為開國名相治第汴都不免奢侈以規利而貽物議公封丘一第僅容旋馬器局之宏可以前越忠獻宋奸相莫如秦檜以張魏公趙忠簡之賢猶不識檜之奸寇準不識丁謂宜矣公獨識謂而屢抑之照鑑之精可以後服張趙卓識名言深

[illegible]恐允非時宰所幾

昔殷仲堪廳事前可以戲馬而致禍公廳事前僅容旋馬而安居於此知得失成敗之機矣

李文定 名迪字復古拜相

文定雖真宗不悔名宰相會帝成疾周懷政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 即仁宗 帝悟怒公以一言保護太子及仁宗即位四十餘年太平之福皆公造之此趙宋之郗侯也

孫奭 字宗古博平人官龍圖待制諡宣

天書一事以王旦之賢猶不能諫奭獨違衆直言符瑞之氣真累百之一

崔立 鄢陵人官工部侍郎

大中祥符二年丁謂上封禪祥瑞圖後之一時士大夫附會迎合以感上聽能正色直詞者惟孫奭與立而已

王曾 字孝先益都人封沂公諡文正

文正行事不愧名宰相然迺擊賊雷州文正疑太重丁謂曰居停主人勿復言 曾嘗以第舍假丁故云 忍亦未免文正遂不復爭此事欠剛直及為呂夷簡為相人言呂納賂於文正因與之交論帝前文正語亦有失實者此事欠光明

張忠定 名詠字復之濮人贈左僕射自號乖崖

忠定剛方自任為治尚嚴猛疑以鷹擊是尚者也然在益時杖民歸田里安宗業不事威刑而李順餘孽相習自化盜賊一清非寧成郅都之流所可比昔王鎔原治二篇皆論盜賊所自起與其

所自止非形格勢禁所得而強之者知此可與言為治之要矣真宗得忠定而無西顧之憂高宗得張魏公而無北顧之憂二公於宋可云前彰後美

張鑑 范陽人官工部侍郎

世本將家鑑獨學為名臣三子皆登仕籍張萬福以儒家後而為名將張鑑以將門種而為儒臣每因所志以成名也虞世南來護兒兩家子各不相襲而許敬宗以為文武無種不其然與

魯簡肅 名宗道字貫之亳人官參知政事

剛正嫉惡號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其骨鯁也真宗嘗召之値簡肅與鄉人飲於仁和酒肆使者曰即上訝來遲何辭以對簡肅曰第以實告飲酒常情欺君大罪使者如其言上嘉其忠實仁宗朝小臣方仲弓諂事劉太后請立劉氏七廟簡肅曰吾主之如嗣君何以處君子曰為臣不欺君小事如此大事可知此簡肅之忠也略其小過不惟不罪而反嘉許進秩右正言此真宗之明也唐時傳游藝請立武氏七廟合之仲弓之請皆小人迎合故態也簡肅折之可稱社稷臣

黃震 字伯起浦城人歷廣東轉運使

真宗朝廣中歲進異花數千本民苦之震數上言極論其害真宗此舉實關後人花石綱之端流弊非淺責公論之所見遠矣

林和靖 名逋字君復錢唐人

陶潛之柳陶弘景之松王徽之之竹和靖之梅皆逸致可人不惟其物惟其人也昔范祖禹云封禪自秦始古無有也以唐太宗之

明佞者猶假其議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何為所戴者
之多也讀和靖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覺明成
祖時周訥呂震輩請行此典何無恥耶

孫復 字明復[illegible]人官直講

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從游者甚衆與胡瑗意見多不合常相
避不見宋儒中於孫胡意見之不合宜識所以為教於朱陸辨論
之異同宜識所以為學

胡安定 名瑗字翼之泰州人

仁宗朝為蘇湖二州教授與孫復同為國子監直講稱真先生嘗
日教養之盛前有安定後有胡儼家肆世澤源遠流長紹興中閱
注教授湖州求瑗遺書表章其言行事有功於安定者也明初曾

貽書請以安定從祀 孔子廟庭而其學愈章

胡宿 字武平晉陵人謚文恭

繼滕宗諒守湖州盡心興學校俾相傳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
而為之師功於宿者以其能精舉廢墜也而胡安定之教養又相
須無負吾以為湖學之盛實兼二胡之功明初胡儼又可云克紹
家風者

吳巖復 汝州人歷鎮荆南

巖復嘗知蓬州去任父老遮之歌曰使君來兮父母轉我俾化行
兮民無寒饑使君去兮不可復留人盡悵悵兮涕雙墮噫廉能之
民匪祝於來時劉寵之民擧錢於去日蓬民之歌吳君其兼之者
乎

蘇舜欽 字子美梓州人官集賢校理

舜欽不為衆所容而杜衍范仲淹又為王拱辰所忌舜欽為衍壻
而亦為仲淹所薦劾去舜欽而陷以朋黨則一網打盡即如李林
甫以周子諒獲罪而子諒適張九齡所薦因而䝿貶九齡小人心
計往往如此

韓魏公 名琦字稚圭安陽人贈尚書令謚忠獻

魏公歷事三朝兩膺顧命卓識殊勳未易殫述其尤大者在調護
兩宮真宗時王曾先已行之矣然曾之調護兩宮也勸太后以慈
公之調護兩宮也勉英宗以孝事同而所以處之者則異至如宮
罷民田私其利也公轉之以利民溥其惠也其法可以補耿壽昌
長孫平韋宙諸人之所不及

范文忠 名鎮字景仁華陽人封蜀公

薛奎守成都得文忠楊畋平湖南得闕浹真德秀知潭州得金文
剛知者與受知者可云兩相須而兩無負

傅霖 孟都人

少與張乖崖同學霖隱不仕乖崖既顯求霖三十年不得及知陳
州迺來謁乖崖曰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來報子耳即別去
一月而乖崖卒崔唐臣與蘇子容呂晉叔二君善二君登第唐臣
遂隱徐舫與劉文成宋文獻二公善二公應聘舫遂隱此皆古人
於出處之間各行其志者也傳張兩公行事類之而陳州之一見
為特異

包拯 字希仁合肥人官御史中丞謚孝肅

歷任内外公忠清介可謂不遺憾於纖毫者其請仁宗建立太子曰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惜詞懇惻動人〇此時陳洙亦請早建儲嗣慮上疑已為異日之圖至飲藥自殺以明無他志其忠蓋亦堪與泰山並峙矣

任布 字應之河南人歷太子少保諡恭惠

致仕歸作五知堂謂知恩知命知道知止知守也君子曰楊震四知可以慎獨恭惠五知可以樂天

杜祁公 名衍字世昌山陰人諡正獻

積清白宰相致仕家居猶以國事為已憂眞不愧古大臣之用心明時杜銘林下十年乃心王室是得祁公之家風者

趙康靖 名槩字叔平虞城人官太子太師

漢高祖持御史大夫印熟視趙堯而拜官仁宗持中丞印獨推康靖而拜官二主之慎簡固同而天水家風又何前後合轍

鄭文肅 名戩字天休華亭人歷吏部侍郎贈太尉

代范仲淹經畧陝西築洛水城於靜寧以禦西夏料敵制勝元昊畏憚之昔張仁愿築受降城而突厥斂手余玠築釣魚城而西蜀安堵文肅築洛水城而元昊退避三人之功可以後先媲峙

富鄭公 名弼字彥國洛陽人贈太尉諡文忠

漢高聽劉敬言與匈奴結和親約致貽譏後世觀鄭公事使契丹堅執不許和親賢於建信侯遠矣

趙清獻 名抃字閱道西安人官殿中侍御史

知越州瀕西旱蝗米價踴貴諸州皆禁增米價清獻獨榜令增之米商輻輳價遂賤民得以濟公之增價平糴與令狐楚之平價孫成司馬旦之減價皆救荒中因時制宜之術也

范忠宣 名純仁字堯夫吳人仲淹次子封高平公

忠宣及呂大防可稱元祐簡賢相矣然因熙豐舊臣起邪說以搖在位遂起調停之議欲引用之覺太無主張此時挽回之力不得不推蘇文定

文潞公 名彥博字寬夫介休人以太師致仕

公一生推功讓善平情接物聞望足以服遠德器足以容人立朝大槩誠有過人者然而交通宮掖營求執政不免於唐介之議雖事之有無未辨而以孽使娛悅便臣何郊希弭讒謅君子不為以王安石為恬退而薦之一請不次擢用有乖知人之明以蔡確之怨

謗而貶之極嶺嶠之荒遠有乖忠厚之道且其時之執政宿德元老無知公者而洛蜀之相攻熙豐元祐之相傾正國家治亂之分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也迺優游拱嘿不置一言以救其失塞其隙致開異日黨人之禍是又公所不能辭之咎也

蘇文忠 名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人

公言論風采經濟文章俱冠絕古今獨是程伊川在經筵公以其不近人情而嫉之浸至洛蜀黨分使熙豐諸臣乘間伺隙而攻之所不能為公解者也孔門四科程有其一德行也公有其三言語政事文學也吾一言斷之曰程為碩德公為兼才

蘇文定 名轍字子由號穎濱遺老軾弟

讀公君子小人一疏切情中理快目賞心與富弼王巖叟任伯雨

諸論均可作千秋金鑑

米芾 字元章號海嶽外史吳人

米南宮在仕籍當路以其顛也而彈之南宮不自知其顛也而辨之不知無可辨也不懷金而袖石不丈孔方不兄孔方而丈石而兄石好非所好非顛而何顛而被彈何辨爲然則後之登仕籍者盍易南宮之所好而免當路之一彈

黄隱 字仲光鄭國人歷國子司業

尊司馬光學力排王氏新語取三經板火而焚之後入元祐黨籍快哉三經板之燬於一大始皇之大叔大也黃公之大德大也古有仁壇義鹽道薪德大之說較龜山先生之三經義辭王居正之詩書周禮辨學光爲直捷

黄庭堅 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別駕自號涪翁

山谷謫宜州時黨禁正嚴士大夫皆懼禍不與交通俞若耆獨周旋備至及病亡無敢收卹者蔣湋爲之棺殮扶櫬還里生前死後之倚賴雖兩人之高義亦山谷一生之聞望致之與

黄國鎮 字子芳任福清尉

居官孤介不可犯及去任一奴荷擔從步前歸余嘗謂李若谷徒步赴任黃子芳徒步去官皆趙宋名臣中真清介者也實承芳亦堪繼之

巢谷 字元脩

與蘇軾兄弟善二蘇被謫嶺海谷年七十三徒步訪轍繼欲訪軾而道亡嗚呼漢有任末赴師喪而道亡宋有元脩訪故友而道亡一篤師誼一篤友誼均堪風世

許文定 名將字沖元閩人官尚書左丞

哲宗朝文定一言之間免司馬光呂公著斵棺暴屍之慘不惟全二公亦且存國體真可冒二人之言矣昔夏竦請發石介棺呂居簡諫止兩事可以並傳至如故明仇鸞之罪不容於死徐文貞發其奸而正其罪剖棺梟示以快天下之心又不可槩論

家勤國 石山人

憤王安石廢春秋之學勤國爲著春秋新義夫麟經者所以定賞罰褒貶而正人心孔子修之安石廢之此並聖無法之尤者後人但知胡文定春秋傳一書發明絶起之功而未及勤國之書蓋以藏弃未行故也不知此書當日爲麟經羽翼可與文定頡頏

程伊川 名頤字正叔洛陽人封伊陽伯繼封洛國公謚正

伊川初游太學即見器於胡安定自後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年逾五十以司馬光呂公著薦始應召眞可云以天爵自重者平日敬愛禮記中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偸二語故渡漢江舟幾覆衆皆號哭失色而伊川獨正襟危坐是殆造次顛沛而必於莊敬者與

鄒浩 字志完號道鄉晉陵人官右正言謚忠

宋哲宗廢孟后一事鄒浩諫之是已特諫之不早耳方孟后未廢劉妃未立時曾誕三致書於浩勸使論之浩不報誕以浩之不能力諫以盡臣節而俟劉妃既立之後乃言因作王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似乎過刻然此論亦不可不存後張魏公論元符人物首

惟鄒浩陳瓘姓氏與日月爭光觀其自昭州北歸夜有人叩門曰侍郎歸矣及跡之無人翼日而果拜命噫其精神直格鬼神豈偶然哉

曹輔 字子開南豐人謚文昭

文昭立朝得大臣體以引用善人規正其見爲猶王安國之事安石也卒以端職被貶惜哉

楊時 字中立將樂人官工部侍郎稱龜山先生謚文靖

當日力排王氏學者楊時與王居正也王安石政事壞人材學術壞人心龜山一人起而闢之其功不在予輿氏下及金人深入三鎮乃北門鎖鑰何可不守龜山極陳其利害與李綱兩河不可棄之意相爲表裏龜山之名見重於高麗勝蕃之名見重於金人毋

對宋使殷殷垂問視其進退爲國家之重輕由此觀之道學諸儒不惟可以安內而直可以攘外奸究之徒忽與偽學之目以攻之而人主竟不之察何哉

陳公輔 字國佐臨海人官左司諫

公輔始闢王氏之學繼又禁伊川之學而一以孔孟爲師夫王安石背孔孟者也程氏尊孔孟者也倪汝新曰士生二程後幸有坦路然則是路乃所由入於孔孟之門而又禁之不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乎且王氏背之程氏尊之復使師程者一切絕之何自相矛盾至此蓋公輔非禁程氏學也禁學程氏而失其實者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惑亂聽而害人心遂以誤國事故耳何慶元而後韓侂胄之黨因以藉口挾邪逞志排斥異已偽學之禁攻擊彌年而國祚因以替後之人不察往往罪侂胄而并以其罪罪公輔則失之矣

傅察 字公晦濟源人謚忠肅

年十八登進士蔡京欲妻以女卻之後使金金人脅之使拜不拜使降不降左右捽之伏地愈挺立不屈遂遇害卻婚一事殊得嗎京畏斂之風即此已見其立身大節死義不屈一種英烈之氣至今如生徐徽言可以繼之

沈晦 字德倩清人官侍御史

蔡京當國吳門盜鑄獄起京遣私人鞫之株連千餘人晦至吳即釋出無明驗者七百人曰吾奉命方行吉道哉我以美官爲天子耳目而可附權要殺人圖富貴耶遂聞實平反以開京怒貶之吾

於此嘆周敦頤錢即張敦義諸公皆不肯殺人媚人以取富貴以晦方之皆宋名臣中之特出者

王巖叟 字彥霖元城人官左司諫

君子小人勢難兩立從來然也調停而參用之是使吳越一家而欲其同心共濟得乎當時力排是說者巖叟與蘇轍而已

毛注 字聖逵西安人官侍御史

抗論攻蔡京者十六章京罷未去國會星變請謫京於外已而星果退舍毛公以星變罪蔡京馮息紹良朔以星變罪張孚敢皆有回天拔山之力

華亭金維寧德潘著　受業歸塟師濟仝較
霖雨祁
甥孫潘汝江崑安

王居正 字明中江都人歷兵部侍郎

王安石政事壞人材學術壞人心要之政事未有不因學術者則學術所繫誠重矣居正三經辨學所以成龜山之志然是書行而王氏之學遂廢不特為功於龜山直為功於天下後世挽回之力豈淺鮮哉

王喬呂 字仲行宿州人歷吏部尚書

自筮仕初至致仕清素如一日覺無屋可居因思寇萊公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仲行以尚書致仕而無屋可居明初高穀官至台閣家業蕭然地無椎立三人行事異世同揆至其立朝忠鯁特立不撓之槩又何不謀而合

陳俊卿 字應求莆田人以少師封魏公謚正獻

正獻去國十年及進用而朝局已壞眞德秀去國十年及進用而年齒已衰讀史至此未嘗不為二公三嘆

鄧名世 字元亞臨川人

王安石廢棄春秋之後倡明大義羽翼麟經者名世其首推也與胡傳可以齊驅並駕

訒衡 字致平

高宗朝以清白吏舜草廬先生吳澄生百五十餘年後猶嘖嘖稱衡之清白則知其流風遠矣

韓忠武 名世忠字良臣膚施人封咸安王

中興名將韓岳並推秦檜撤還世忠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收其兵柄慮梗和議也岳以恢復為已任而見殺韓以杜門謝客而自全則韓之知幾也有以捐軀報國之義律韓者謂韓之知不及岳之忠然岳死而金人酌酒相賀是快岳死也則金之所忌可知矣欲報國而先忌軀以殺敵之軀為快敵之軀非計也然則岳之死為不知幾耶非也凡惡易知而陰惡不易知凡陰可見而奸陰不可見檜之惡惡而陰者檜之陰陰而奸者方其撤屯衛解兵柄不過曰欲成和議耳不謂其陰為敵附包藏禍心一至於此迨岳死而檜之惡顯然矣其跨驢攜酒優游自樂非得已也金無所忌以韓岳為忌檜無所忌以金人之忌為忌雖有百金人不能勝韓岳

然雖有百韓岳不能勝賊檜岳死而韓不去猶之岳也不殺不已也去而不作蕭然物外觀猶之不去也死無稗於國也惟不談兵不謀國放意肆志若將終身庶可見容於賊檜留其軀徐觀其變報國之心有隱而難知者英雄所為非衆所識故曰岳之被難宜忠而忠韓之遠難宜知而知

朱弁 婺源人

朱弁使金風霜矢節金石盟心此趙宋之蘇子卿也後方信孺庶幾近之

虞忠肅 名允文字彬甫仁壽人封雍公

金主亮之見殺於江南何也徽欽崩於金則亮亦死於宋此天道之昭然者然非采石一敗不至此忠肅之功大矣哉

李忠定 名綱字伯紀

靖康初罷忠定尚書丞以謝金人議者謂損國威而逞敵志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忠定罷而金兵益熾北轅召禍寔基於此高宗中興相忠定首請駐南陽暫汴都以圖中原議為根本之論竟沮於黃潛善汪伯彥南幸之議而罷之遂致兩河淪陷幸越航海而中興之氣索然可慨也已昔蘇軾以周之東遷為過計而忠定以宋之南幸為非計其揆一也軾之言曰避寇而遷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忠定之言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蘇軾論周於已往而忠定策宋於將來則知景炎祥興之變已先幾而炳之矣且忠定指陳十議皆中興之大要也其尤要者在僭逆偽命

二事何也金人議立異姓戕宋之甚者也張邦昌之僭逆與王時雍等偽命諸臣仰承敵意希如石晉之受冊契丹者以竊神器罪之不赦者也高宗概置不問忠定力持之不盡竄殛誅族不止雖未能稱兵北向報仇雪恥然而國威亦稍振矣其他規畫措置朝綱邊防進戰退守漸加釐飭奈何相未三月而旋罷之也哉夫宋之禦金猶持梃禦虎忠定一梃也執梃以威之猶懼不免況棄梃耶嗚呼一忠定也欽宗以為留守忽罷之以謝敵是棄梃而伏首矣高宗以為相忽罷之以求金是棄梃而孤立矣況有不號而前撲者乎由此言之忠定之去就係社稷蒼生之安危非淺鮮矣然不必執忠定以言忠定也大凡觀人者不觀於其人觀於人心所繫屬者而其人益見即如陳少陽一太學生耳非有官守言責者也特以人心之所繫屬者在是無難正氣直詞伏闕許死與以一言感動帝意使之復相而後天下繫屬之心可慰既不能留忠定以安天下自不惜為天下而殺一身故挺然致死而不悔而忠定之為忠定可見矣昔宋子稱忠定曰一代偉人吾亦可以宋子之稱忠定者稱少陽曰一代烈士則忠定之賢得少陽而益彰以此知忠定一人為社稷蒼生之所繫者重而少陽之一死亦不可泯滅云

宗澤 字汝霖義烏人諡忠簡

忠簡公遷京南幸而說此宋室成敗之大關頭也高宗不聽忠簡之言而從汪伯彥黃潛善之說則人事可知矣伯彥潛善未死而天遽奪忠簡之速則天意又可知矣忠簡公前館未半載而金兵

橫行盜賊蜂起伯彥潛善不以上聞迨天長既陷車駕南行尚從容閑雅坐聽浮屠嗚呼興衰如充耳之人涵頭尾沉醉之急方顛沛之不暇而暇言興復哉讀史予此所髮指者恨不得一賊擒已也忠簡公學以孤軍挫強敵使金人屏息斂跡真中興名將中差強人意者也臨敵而談笑對弈詩賁祥之風單騎赴賊營得張綱郭子儀之風臨卒語不及家事得祭遵之風奈何出師未捷而身先死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請為公詠之

歐陽澈 崇仁人

宋高宗朝歐陽澈以布衣徒步詣行在上書極詆大臣黃潛善汪伯彥二人嫉之激怒帝遂與陳東同棄市其慷慨尚氣呂祖泰可以踵其風身名俱全者吾取祖泰名可法而身死者吾悲歐陽皆

南宋有利于也（然秦忠得免以肆誣詐卑敗之故亦天幸也）

陳東 字少陽丹陽人

陳東太學生也宋欽宗朝上書乞斬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等六人目為六賊高宗朝又上書請復用李綱而斥李邦彥罷黃潛善汪伯彥黃汪遂激怒帝召東東請食而行區處家事畢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言已言肯逃死乎與歐陽澈同斬於西市當時京等專權讒惡乞斬之以謝天下與東同發此論者惟江致虛高登可以並傳真言人之所不敢言者今丹陽有陳東墓墓前鑄鐵人二首黃汪二人係向墓長跪明嘉靖間鄭善過此題聯於柱曰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托荒庭屈膝兩人富貴何為題畢二像輒仆猶似知有羞恥事則知岳武穆墓前鑄秦賊夫妻王俊万俟卨四鐵人乃倣此意而為之也

岳武穆 名飛字鵬舉湯陰人初封武昌侯追封鄂王一謚忠武

秦檜之自金還宋也綱目書金人縱秦檜還縱云者故縱之也縱之還使主和議以亡宋也宋之亡也不亡於金之縱檜亡於宋自縱之也自縱云者縱檜殺岳飛成和議也宋之自縱誤縱之也宋以誤縱成金之故縱金所以益縱也金益縱宋所以亡也

又曰宋太宗背太祖之約以神器傳子孫至二帝北轅及高宗而嗣已絕孝宗後則又太祖一脈也故先儒之劉定謂宣和縱檜生王枝知亡宋之禍已兆於是由是言之天生賊檜似非偶然岳侯力排和議志圖恢復非獨一木不能支大廈之崩一人之力獨能挽天心於既厭之後耶丘文莊言岳飛未必能恢復或出此意至爲

謂秦賊於宋有再造之功與虜和不為無見則不經甚矣金人留侯死而賀猶魏闕檀道濟死而書也歐陽公云忠臣不同敵國之福況又殺之乎譬欲高翔而自剪其羽翼鮮有不墜而死者金人被圍長江間人獻策而韓忠武不能成功金人議棄汴城書生叩謁而岳侯不能成功皆千古恨事也嗚呼金人以數萬甲兵而不能敵岳侯運用之一心岳侯以胸中數萬甲兵而不能敵賊檜腹中之一劍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惟與李文期表忠詩千古同痛而已

吳玠 字晉卿諡涪王

曹操追劉備一日夜馳三百里孔明謂其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吳玠赴援饒風亦如之卒摧剛強敵然則孔明之言非耶曰孔明意在說吳協力破操軍而為是言耳玠赴援饒風猶手足之捍頭目覆胸腹不容刻緩兵以神速取勝者此也視陶侃之不援溫忠武相去遠矣至其曲全劉子羽勿使奇子睽離其高義不在柳柳州之下然以私憾使張浚殺曲端非禮也律以藺相如先國難而後私讎之義玠將何辭以對

吳璘 字唐卿玠弟也追封信王諡武順

吳璘復三路北李綱識守三鎮尤為要著中興之根正繫於此一旦拱手棄敵天實為之也理宗時孟忠襄議守襄樊之策亦為扼要然三路不守中原地勢日促忠襄不得已而策其次耳要之三路失而諸路亦如破竹矣金爭之宋棄之元乘其敝而有之嗚呼景炎祥興之禍已基於數十年之前豈非天哉

紹興十年岳飛收復河南州郡而班師之詔忽至飛南去而收復之地隨陥前車之鑒未遠何璘新復十三州復以史浩議棄之說遂詔班師致三路隨得而隨失嗚呼浩罪不減於賊檜矣

胡文定 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

高宗時秦熺秉政書文定時政論皆救時碩畫也文定嘗言秦檜賢於張浚者因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之一言誤信之也世遂以不知人議二子非也奸可識大奸不可識唐德宗不識盧杞之奸邪而反以忠清目之李勉係言此德杞之所以爲奸邪以文肅文定之賢而檜之奸得以售之此適檜之所以爲大奸邪也文定處王安石三經新義惑亂之餘倡明春秋大義實可以羽翼聖賢後之學者趨方而外鮮克繼之矣

胡籍溪 名憲字原仲安國從子謚靖肅

與劉勉之同受學於譙定久未有得後始悟因從克巳工夫得之昔許謙受業於金仁山久未有得後潛心數年而始得通知克巳之學爲入德之門失之則憎而靖肅可謂善悟矣

胡忠簡 名銓字邦衡廬陵人自號澹庵老人

高宗朝抗疏言和金得失當日吳師古刊其疏而布傳之至今讀之覺心懸日月筆走風霜爽氣如空秋豁目直詞如疾雷震耳真足光昭千古

吳挺 字仲烈官太尉贈少師

詔問備邊急務通建增備之策後朱升本之以對明祖蘇琦亦本之以建備邊之議

蘇雲卿 漢州人

遯難隱章貢蘇翁與張浚善浚移書帥府招之且曰此人非折柬可致即通微服造請出書督邀同行辭以來日詰朝迎候翁已遁矣噫造盧不屈渭濱南陽有所不及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吾以斯言贈之

楊再興 吉水人

爲岳飛裨將郾城之戰兀朮領兵十二萬於臨穎再興以三百騎遇敵殺二千餘人再興戰死焚其屍得箭鏃二升姚興以四百騎當金兵十萬衆此以三百騎敵金兵十二萬兩將忠勇可以並駕一時

張魏公 名浚字德遠綿竹人謚忠獻

公爲將其過有五不用王彥之諫喪師失律以致富平之敗此輕敵之過佑護積疑因王庶吳玠之言而殺大將曲端致軍士悵恨誰心此擅殺之過人臣致忠公爾忘私趙鼎賢相也浚與鼎始而相得終而相睽議事遂多同異以私憾而廢公此處事之過王德酈瓊素不相能浚違岳飛之言以德爲淮西都統瓊遂叛降劉豫此用人之過隆興初浚都督江淮邵宏淵妬功嫉能與李顯忠不協浚不能剔遣良將佐顯忠克復中原而坐致符離之敗此任將之過先儒謂其量狹疏謀智勝而不能知人職是故也然相度形勢籌畫軍情使金人望風遠遁東南半壁未始非公一人寄之

周文忠 名必大字子充初字洪道廬陵人

范純仁之學得力於忠恕二字謝良佐去一矜字文忠得一恕字

皆得一言終身之旨

李忠襄（名顯忠 青澗人）

忠襄少時與父永奇同陷金後忠襄因父命乘機歸宋屢挫金兵一成父志一報君恩可云忠孝兩全雪壁宿州之後忠襄之功也虹之後忠襄助邵宏淵之功也符離之潰宏淵貳心於忠襄擁兵誤國之罪也功若忠襄而謫放罪若宏淵而寵擢勸懲顛倒烏足與語興復（贊商進既不揆張浚而致睢陽之敗宏淵不揆忠襄而致符離之潰皆千古痛恨事）

薛安靖（興化人）

靖康初京城失守安靖降金知海州紹興初安靖殺其守將來歸高宗賜以璽書褒揚之貺賚甚厚弁以宗室女妻之噫安靖歸國志意遠而身名顯李陵有所不逮高宗褒美君恩厚而國體全漢武有所不如

蔣允濟

高宗朝任賓州倅攝昭州以清白稱帥按聞平南邏檢祝尚賢奪其官及允濟卒尚賢哭甚哀或問之尚賢曰罪在我如公之賢安得不哭噫觀尚賢之哭允濟則知諸葛武侯感於廖立李平者深矣

蔡蓋（字光烈 永春人）

高宗朝為考試官謂人曰吾取中一卷閱其架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尋常人遂來薰也

歐陽璽（字元偶 廬陵人）

與兄弁奕弁俱有文名稱四傑而璽尤俊皦著憤世嫉邪書世傳誚之四傑之稱唐有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元有柳貫黃溍虞集揭傒斯以四姓稱四傑璽兄弟以同氣稱四傑是以家瑞為國瑞者所著憤世嫉邪書遁由趙壹刺世嫉邪賦而推廣之者也

陸象先（名九淵字子靜 金谿人諡文安）

宋之道學朱陸並稱雖朱主道問學陸主尊德性旨趣各殊而原無不合張南軒論學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而陸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朱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深契於心則朱陸原未始異故宋末儒者言勝採之學術會朱陸而得其同學者誠卓然先見其大本將殊途同歸如探河海雖千支萬派而其源則一知此者庶可與言學

朱文公（熹字元晦又仲晦晦菴號遯翁 贈太師封信國公改封徽國齊國公）

天生聖賢所以維持國運也故孔子生於東周朱子生於南宋俱在播遷之餘劉炎潛夫氏從朱子游深得其傳於其沒也為文以誄之其略云凜然若銜馭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畔久而後得之何嘗泥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蓋以人之云亡悲之甚也吾以為學者至今猶在流行昭示中未始亡也

張南軒（名栻字敬夫沒予 封華陽伯謚宣）

子輿氏曰義路也董江都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南軒之學先明義利之辨則以所由適於道之路為適於治之路以之正己以之率物無不宜矣非大本之卓然者乎朱子之言深於織南軒者也

黃洽（字德忠侯官人 資政殿大學士）

為人質直端亮嘗言居家不欺親仕宦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更求福報君子曰楊東三不惑所以持己懲忿五不欺所以接物能是二者其庶幾乎

王介 婺州人

光宗朝識議道學介策應舉對策有云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帝擢為第三君子曰朱子道學之奎斗也韓侂胄道學之李斯也介策尤袞劉光祖等道學之干城也陳賈林栗胡紘等道學之戈矛也李斯見而奎斗為之韜光戈矛衆而干城為之失恃光宗雖擢取介策亦不過一隙之明究何補於治道哉

趙忠定 名汝愚字子直餘干人

忠定以壽皇既崩陽喪無主遂立寧宗行禪祭事定策之功不滅

韓忠獻特以忽韓侂胄為易制不早抑之卒自罹禍史稱其疎有以也初侂胄欲推定策功忠定抑之業忠定遂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忠定不從遂囗禍自此始矣果然若從遣言何至有永州之變哉

夏震玉津園殺韓侂胄

伐金之謀蘇師旦始之而侂胄主之侂胄主戰誤國之罪無異賊檜之主和誤國夫主戰主和相反而誤國同者以建炎紹興之際隙自彼作而輒饑雪恥我得有詞所謂師直為壯而且有張趙韓岳諸臣皆良相名將以為經略中原之計此不當和而和誤之也開禧初金無釁敗盟隙自我作而又處兵力積衰之勢將相無人希立非常之功以自固寵其不為僨豚之死者鮮矣此不當戰而戰誤之也侂胄之罪所以無異於賊檜也物使夏震於玉津園撲兵極殺之誰非快舉所恨者侂胄雖誤國大奸而實宋柄國大臣一旦於袞師辱國之後竟欲縛送首誅以罷兵處函侂胄首以畀之中國之氣喪失殆盡矣噫

蕭遠 新喻人

拔才取士而擯落眞西山不惜主司之過抑亦國家之恥遺於遠卷中收得之可謂拾遺珠於滄海

蔡鉅 字子野

檜曾孫也通判蘄州金人犯境城破巷戰力竭遁火其倉庫自焚死子浚渾從父死贈襄烈侯噫父忠子孝以大奸而得此賢孫是猶本根其樗幹而金其枝玉其葉者也

彭震龍 永新人

震龍延文信公妹婿也性忠勇時江南已附元信公一志恢復遺書約震龍震龍與同邑張履翁顏司理抑盟以兵守孤城既而信公兵不至三人遂死難

信公忠義光昭千古死無憾矣震龍三人為國捐軀忠魂壯氣亦難泯滅為致一詞以哀之曰烽燹煙消日月光黃沙白骨望堪傷孤城累卵危如許壯士晨星淚幾行窮恨雎陽當援絕敢期光武悼彭亡（彭亡地名岑彭於此被刺而死遂應其讖）三仁誓死殉南國一鼎成形奠北邙

孫嵩 字元京號艮山休寧人

俞君選新安人也宋末歸隱名其居曰艮軒蓋取時止則止之義嵩絕意進取以艮山自號同時同地同志北風之歌兩君有焉

眞文忠 名德秀字景元 號西山浦城人

宋之道學自王安石新義亂惑之後振之者二厄之者二處絕續之交而卒使厄之復振者惟先生一人元祐以來二程闡揚孔孟之學傳之楊中立游廌山諸賢豫章延平承之以弘其緒此一振也而厄於陳公輔伊洛之禁乾道淳熙間元晦倡起東南蔡季通黃直卿之徒相與宗之以明絕學此再振也而厄於韓侂胄偽學之禁自是而後大雅云徂元音歇絕金聲玉振誰其嗣之先生奮然以斯文為自任講習服行殆所謂人豪天挺者也以之立身以之事君以之莅民無不以踐履爲實之行推之殆又道學之一振矣乎嗟乎公輔之禁程氏學非禁程氏也禁幅巾大袖狂言怪語之流竊其似而失其實者也世不之察而類禁之一厄矣侂胄籍

口於公輔安之偽學之名以為赤幟之樹是直懷私挾詐排斥善類又失公輔之實者也而再厄矣史彌遠繼侂胄者也侂胄樹幟於元晦彌遠樹幟於先生不殺以侂胄殺侂胄一侂胄死而一侂胄復生矣乎端平之間邦之杌隉如崔處堂先生外而邊防內而國計規畫條奏無不切中利弊彌遠疾忌而擯斥之是又以偽偽學二厄厄先生矣迨其後理宗以其為民望而召見凡曰鄉去國十年每切思之然年已衰暮不能久留柄國綏以致德凝命之謨上陳徒托諸空言而未能有補於實事使國家轉危為安良可嘆也且伊洛之禁有尹焞謝良佐等為之傳偽學之禁有尤袤劉光祖王介葉等為之救之數子者皆道學之干城也先生之世不惟遭彌遠之忌更益以莫澤李知孝梁成大為之鷹犬而肆學之

先生歸然獨立前一魏了翁而未青相與為援則其勢較程朱為孤卒能維持墜之緒使千聖相傳之學煥然於天下後世厄之與界如寸雲點日而不虧其明先生真中流砥柱矣吾羅必先以危疾喻時政而比先生於扶時之獨參湯誠善言先生者哉

魏文靖 名了翁字華甫本姓高出繼魏氏因姓魏蒲江人贈秦國公

蜀人不知學自文翁守蜀為之倡始而人文學校粗有可觀又寥寥千百年得先生仕於眉州倡明理學尊禮耆德文行奮起稱魏夫子後作當事築室白鶴山下毅然以斯文為己任而蜀人盡知義理之學風俗於焉丕振然則以文教為功於蜀者前彰後美先稱二翁 文翁 了翁

陳之經 中論 會因人

命教總安撫使 以賊屑入寇之經總城而出星馳達行在懇痛臺調兵援 不戰而虜退冒險乞師南齊雲勞而無功 唐張子明忠而身死明君之經者可云智勇兼濟

王應麟 字伯厚慶元人

應麟為讀卷官謀文信公為第一允稱卓識 信公又為陳堯舉所賞鑒

耿忠武 名世安官淮南副總管

將三百騎與北兵戰於漁溝身被七鎗猶能追敵潰兵明末陸夢龍以三百騎禦流寇四萬身被五刃猶能殺賊與此皆僅見

蔡文正 名沉字仲默元定次子封崇安伯

蘇軾成父志而作易傳文正成父志而作洪範篇皆繼述之最著者也

孟忠襄（名珙字璞玉棗陽人自號無菴居士贈太師吉國公）

忠襄臨裕將士則整肅號令之李光弼也掃地焚香則雅歌投壺之祭遵輕裘緩帶之羊祜也蕭然事外則鞍驢攜酒之韓世忠也儒將之風允推第一

陳文龍（莆田人官參知政事）

烈哉文龍也屢逼使降終以不屈死節義文章公之自信夫豈偶然賢哉文龍之母也生死爲輕君國爲重子死亦死許著心之母可以不祇於前劉文炳之祖母可以繼起於後

文信公（名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號文山廬陵人諡忠烈）

宋亡於炎也予非也殺岳侯亡宋之漸也何也長城輒自壞也元亡於元統乎殺信公亡元之機也何也元氣不畀培也岳侯死乎宋心下乎　賊金信公死乎元心不死乎存宋

汪立信（歙縣六安人歷端明殿學士）

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以上中下三策進賈似道不用後立信見大勢已去扼吭而死噫立信進策似道而不用後雖悔之無及矣元兵深入伯顏知其忠嘆曰使用其策我安得至此始知拒忠言以利敵國韓信所以拜李左車於生前伯顏所以惜立信於死後其致一也

伍隆起（人鄒會）

崖山之役隆起率義兵力戰不屈其麾下謝學發之以其首降元宋相陸秀夫刻木爲首以葬又募人執學發之取首以祭其墓昔紀信盡忠於魏刻木爲首而葬高重捷盡忠於唐結蒲爲首而葬隆起之葬可以繼此殺謝逆以祭墓尤陸公一大快舉

趙文節（名昂發池州人）

元兵入境與妻雍氏同日死題書於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嗚呼宋之亡也昂發夫婦死節明之輿也花雲夫婦死節（死於陳友諒部妾郜氏從死）皆千古僅見者後王叔英汪偉夫婦其聞風而起者歟

陸秀夫（字君實鹽城人拜左丞相）

陸公處變亂而不失朝儀有李勉之風虞匆遽而不忘勸講有劉超鍾雅之風晉不忍棄主而以身殉主有庾琨王裒之風晉若秀夫者亦千古大臣

謝翱

宋泰壓乎也　游文天祥被難悲不能禁嚴子陵釣臺孤絕千尺值天末　乃携酒登之設天祥主號酹號哭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噫謝君所稱志節士也觀其登子陵臺拜信公主意非此臺不足以設此主非此主不足以行此奠以宋王招魂之意悲歌慷慨於山河破碎之餘非志節之士何以至此非信公之忠誠貫日何以使人至此（讀謝皋羽得信公過金陵詩焚香拜泣良有同情）

謝文節（名枋得字君直弋陽人號疊山先生）

文節之爲江西招諭也元兵日熾建議勤王章如旦隨至協謀舉事文節卜之於神有從而議之者謂卜以決疑國家大勢已去正臣子竭盡力之時事無兩可何卜之有文節之疑不如如旦之共疑而如旦率黃萬朵等兵迎文節至餘干兵失利退安仁如旦

與張孝忠待敵及饒州餘干俱降元孝忠戰死如旦與萬全尋亦死文節之怯不如孝忠諸人之勇不知君子所慎者戰不怯逸速與尸之凶卜之於神非疑也臨事而懼懼過可以為慎也卞莊稱勇者也猶以母在三戰三北文節忠孝性成明於大義既不惜死於燕獨惜死於戰耶以顧垂白之母也母死而以身報國何怯之有然則文節固未可以輕議也至如妻子俱死於節孝又其忠義之氣感之有素乎

殷澄 字公源華亭人

元兵入境元將命屠城澄抗言不須過止伯顏欲官之棄去野服終身澄、、馮崇為華令皆能以一言免華屠戮之慘其陰德均堪俎豆也

蘇椿

椿於宋 元師守許州時元兵南下許節度使石倫遣高珪往庠撲珪降元引兵至城下持檄招降倫椿斬之既而城陷椿被擒不屈死之倫亦投井死壯哉蘇椿與石倫守孤城死國難李唐張忠史推張許趙宋漫忠吾推蘇石獨是高珪背宋降元又引兵逼城招降如令狐潮之招張許其堪食肉寢皮

華亭金維寧德藩著
安棠 楊德周潤九
柳楨律周仝較
塔 俞洪學企夔

郝文忠 名經字伯常陵川人

文忠奉使至宋賈似道拘留於真州之忠勇軍營文忠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但換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美文忠在真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未幾而宋亡合之宋祚不遠之言果驗似道之拘留文忠以已竊鄂州之功恐文忠至泄其謀耳豈知遏闕他日禍本耶昔申亂貴泓卜燕之與文忠卜宋之亡俱以天時人事驗之也孰若測量山卜宋之更早乎

許文正 名衡字仲平號魯齋河內人贈司徒封魏公

庸否起衛遣經容城謁劉因因曰君一聘而起毋過太速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自後徵因一到官即辭去人問之因曰不如此則道不尊君子曰許文正一聘即起之言如此劉文靖一起即辭之言如彼亦視其學行何如耳學行如二公則進而言行也可退而言尊也可不然躁進而為崔司徒改節而為种處士貽譏於天下後世非淺

汪一龍 字遠翔休寧人號定齋

宋末任建康句容尉攝縣事歲大飢做朱文公南康遺規為便民十條行之民無瘠殍宋亡不仕後起教紫陽書院及李銓毀書院屋為城守县一龍與曹涇竭力重建使人知朱子之學做朱子遺規以便民而得因時制宜之術者定齋而後不得不推邵實紫陽

書院毀廢復興又朱子一大功臣乎

林景熙 字德陽平陽人

會稽之寶山乃南宋高孝光寧理度諸陵所在也元兵破宋都西僧楊勝吉祥等盜發諸帝山陵取其顱骨渡浙江築塔於宋內朝舊址餘骨棄草莽中景熙與同舍生唐珏鄭樸翁在越痛憤不已詐為採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為北兵挂湖水中因以錢賄漁者求得之盛以二函託言佛經瘞於越之寶山下嗚呼景熙此事仁以兼忠有唐玉潛義士傳可讀又傳此時釋氏豪横發掘陵寢延及林和靖墓虎骨皆空惟餘玉簪一枝時人作悼悼之云生前不繫黃金帶死後空餘白玉簪余思和靖羽化登仙亦嘗遺蛻僧殲損然亦令人髮指景熙收瘞無遺天道人

事宜爾不然何此舉不行於他族而獨行於和靖族耶

史裕齋 鄞州人

史遺其名隱居不仕以學行鳴於時稱裕齋先生於所居西南建孔顏曾思居室及學舍歲時率鄉人脩祀事習禮儀叙鄉飲少長之節隱居高蹈踪其所為與金仁山同

金仁山 名履祥字吉夫蘭谿人

居仁山下號仁山先生絕意仕進嘗受業於王柏何基之門而得朱晦菴之真傳柏卒率同門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禮先生執師弟禮如此其至蓋近得宋世楊萬里黃績何見諸名賢遺風而為之式型未俗也

耶律楚材 字晉卿廣寧人官尚書令謚文正

昔蕭何從高祖入關諸將皆取金帛財物何獨收秦相府律令圖籍得周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險易之處以成漢業文正從元祖下靈武不取子女玉帛而取書籍可謂得大臣體南征時有獸鹿形馬尾綠色獨角能為人言帝問文正文正曰此角端也性惡殺令大軍征伐已四年財殫力竭此獸之出天其使陛下休兵乎遂班師北還昔東方朔知畢鸞之禽文正識角端之獸不惟精鑑博洽而且乘機效忠警悟人主不使窮兵黷武逞志殘民可謂賢矣太宗性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文正一日特酒槽之金口以進曰此酒鐵也為酒所蝕如此況人之五臟耶帝遂敕左右日惟進酒三鍾噫槽鐵之微即寓箴銘之義而使人主肇聽如此哀則有功惟仲山甫補之其文正之謂乎

高必達 南城人

必達五歲時父明大怒棄家遠游及長晝夜哀慕涉歷險阻求之十年於黃州全真道院得之己學道三十年矣必達哀懇乞歸始還里孝養備至棄家遠游後復重聚昔龐儉漢末呂向張吉唐俱文初求諸人皆有往事可傳然未有痛哭遠求至十年離別三十年之久者誠孝真云僅見

何文寫 名榮祖號鷗山東年人

以御史中丞出為山東按察使民以福星目之福星之目鮮于侁以克供轉運而見美於朝紳文寫以奏免海運而見稱於編戶可云前彰後美

羊仁 廬江人

母及兄弟因兵亂下皆為人所掠仁年方七歲賣於人李子安家力作二十年李憐之使歸踪跡母及兄弟仁至家求貸親故徧處訪求六年得十餘口俱贖還重聚其事甚類唐之杜羔而羔遇於宦途得之此同中之異

方貢孫 祁門人

授金陵監倉官倉廩出納均平吏白取雀鼠耗方曰汝曹無耗何患雀鼠斯言切中天下之通病夫天下廼大倉廩也何物無耗何地無耗此又一大雀鼠也昔梁天監初張率守新安遣人載米三千斛耗失大半率問故曰雀鼠耗也率曰壯哉雀鼠夫此雀鼠也與方所云詞旨何異然此猶耗之小者也回睠大倉廩中相率為穴杼柚一空嗚呼其為雀也誰無角其為鼠也誰無牙

張文忠 名養浩字希孟章丘人謚濱公

英宗以於元夕張燈禁中時居先帝喪文忠具疏切諫帝即罷之賜幣帛以旌其直後以父老乞歸養及文宗來終喪召拜吏部尚書不起論元夕張燈一疏與居父喪不赴召拜官兩事故明章楓山殊類之然而元英宗明憲宗之處二臣其優劣自異

張榮 歷城人封濟南公

以兵馬都元帥知濟南府勸止王師殺戮為之綏來撫輯政績為天下第一於兵戈擾攘中力止殺戮全活生靈者元時得二人榮與姜彧也

張翥 字仲舉號蛻菴襄陵人封潞公

少時豪放不羈父憂之一旦翻然易業閉戶讀書以詩文名世幼學於湯及長成名者古人往往有之余於清河得二俊焉張充也翥也 充係南北朝人

張飛卿 無錫人

胡豫章圍無錫吳將莫天祐不肯下胡欲屠其城飛卿脅身往來胡莫說而解之全活數萬人飛卿之保全無錫與鼓澄之保全華[illegible]係[illegible]選宋人

張紹祖 潁州人官教授

奉父避兵過賊將殺其父紹祖請代父死賊以戈擊之戈應手而斷因相謂曰此真孝子廼兩釋之孝哉張君也誠可格幽申世孝宋遇宋一元馮履祥谷師顓明俱輩未易數之

姜彧 萊陽人官行臺御史中丞

以歲知滑州課民種桑滿野人謂之太守桑姜公課桑之法得張詠知汝陽遺意宋蔣公直令陽朔明又得姜公之意者也為異將軍樹漢得太守桑而不孤矣 陽朔不知公直教之植桑

姜兼 字大民淳安人

事母至孝母亡哀慕幾絕屋墓側朝夕哭真同里陳戴二子不能事其父母聞之咸感悔迎養昔仇香之於陳元漢房景伯之於貝丘子唐至性感觸令咸孝名此化行自上者也姜兼身無祿位而孝行格及頑劣尤為近世所難

顧阿瑛 名德輝字仲瑛阿瑛其別號也崑山人晚號金粟道人

少時輕財結客豪宕自喜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築別業於茜涇曰玉山佳處宴客賦詩四方文學之士咸主其家徵辟不就仲瑛舉

止與鄧且宋英雄賢沈貞吉明供諸人略相彷彿

許文忠名有壬湯陰人歷參政

順帝時徹里帖木兒議罷科舉公力爭之然議已定不可中輟夫
科舉之罷公力爭之是已及議定不可中輟宣詔時令公為班首
以折辱之公懼禍不敢辭若懼禍何如不言既言之又何禍之是
懼始而力爭既而宣詔何自相矛盾若此

許文懿名謙字益之金華人號白雲先生

初受學於金仁山學成四方之士不遠千里而來教人以至誠諄
懇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所由分也林宗臣不使陳淳
習舉子業文懿公不教人習科舉文皆學者踐履篤實工夫

伍宗堯皖流人

元末江西憲鄧克明犯境宗堯禦之經月弟克與其子希稷希明
希周希孔率兵死戰宗堯突入賊圍父子五人盡殉國難諸葛瞻
國三十壹晉秦傳序姚興宋俱諸人自當更遜一籌

王文肅名克敬大寧人

官浙江行省參政請老謂人曰穴址而峻墉必危弃實之木必傷
其根無功德而富貴何以異此穴址峻墉數語即皇甫規所謂德
不稱祿猶鑿墉之址以益其高之意也皇甫以之諷梁冀文肅以
之懍危機知止不殆不害如是耶世之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者尚
其三復斯言

賈魯

順帝時黃河決集群臣廷議會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
因此治河二策脫脫是其後策遂命魯以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
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興工五閱月而告竣河復故道當時力阻
當議者成遵也遵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言山東連歲民不聊
生若集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不
聽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
果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然則遵言不行河工雖成童謠適
驗此時執政者皆謂遵多言而不知遵先見也

貢師道字通甫官翰林院侍講

順帝時奉旨修宋遼金三史脫脫爲總裁欲以遼金爲正統師道
極歷引前代正統之爲端自有在今之正統在宋不在遼金衆議
牽於私不果從師道以此忤時出之師道雖以直言外補然持論
不阿當與楊維禎正統辨並垂千古

胡善字師善諸暨人

至正間爲松江府學訓導苗賊陷松欲毀文廟善力爭遂被害楊
維禎爲傳其事元末胡善以死殉至聖明初錢唐以身翼亞聖皆
聖賢之功臣而世之相後亦不遠明太祖欲去孟子配享敢諫者命金吾射之錢唐抗疏入諫袒
胸受箭上鑒其誠仍舊典

胡公原名存道

華亭金維寧德藩著　梁重寂素菴
受業 游杏苑曲江仝較
壻 俞洪學企夔

程通 字彥亨 績谿人

父害死通哀訴得之杖攏還里執投廬墓通祖遠謫陝西上表乞釋情詞懐慨太祖閲表憫而釋歸為祖母上表陳情者晉有李密為祖父上表陳情者明有程通表文悲愴哀惋兩人千載同心

葉伯巨 字居升 寧海人

洪武中五星紊度下詔求言伯巨上書言三事第一事言分封太侈秦晉燕楚地踰千里無事則易驕逸有事則為僭逆亂緩千萬言上大怒以為離間骨肉詔逮繫獄死獄中司馬晉五星縱横應

詔諸王互相魚肉此前代之明徵也伯巨分封太侈之言正杜漸防微忠君愛國之至計向使其言獲用何自有靖難之變哉罪其言而殺其身卒使身變應於子孫而禍酷於晉亦惑矣

嚴毅 任保官主簿

境有盜肆行摽掠其徒甚衆有一渠魁欲害毅迺詐為武官之任置酒延款毅覺而擒之嘗閲元史有新安尉關從偶於道中遇數人騶從若貴游從察之曰此必巨盜也遂致之果然與嚴事極類

鄭濂 浦江人

家傳十世教子孫勿異爨家口千餘人孝行感及僮僕仁讓化及異類以田多為糧長入京太祖召見問以治家長久之道對曰惟謹守家法勿聽婦人言而已下詔褒異之家法可稱者趙宋陳兢而後如鄭氏四百年來之僅見者也而濂之謹守家法二語更賢於張公藝之對唐高宗總此者其王蕭乎 宋蕭一鳴為清湘義門 元薛顯稱義門薛氏

劉文成 名基字伯溫青田人 封誠意伯贈太師

文成蓋猶狹寡容者也太祖擇相文成言目前諸人未見其可亦思自古帝王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況開創之初從龍之彥一時雲集況以此言遠誣四海乎總又言使我當國一二年寬政可緩則又顯然自為從寡極矣昔管仲不取豎刁易牙開方卒未聞其有所為文成實類之其不為管仲之器也幾希矣所謂有相才無相器文成嘗以此論楊憲吾即以此論文成可乎雖然懷宗末年得誠意秘記預寫懷宗之兆於繪圖中後三百餘年所應歷歷不爽由是觀之文成之名一任術數而渦之者也

解縉 字大紳號春雨吉水人

明太祖處解縉年少剛直遣歸就學陳建謂其愛養曲成此曰讒太祖之言也士修於家而獻之天子之廷惟恐蹇諤之氣不伸何剛直是慮且既用為御史又謂縉少涵養御史豈涵養之官乎哀泰以法衆不敢言縉獨言之不言者留言者去是直斥遂之何愛養之有許其十年大用而終太祖之世縉未嘗一見是直禁錮之何曲成之有且𢓜為共主于奪黜陟之推捧之自我而曰恐為衆所傾尤非開基聖主之論也此太祖之過也至事成祖諄諄以不宜遣寵漢王為言杜漸防微忠謀遠筭無過於此而反以為罪獨不思漢景當日七國遣反鼂錯被誅殺患臣以紓敵怨未幾而梁王武總七國而起矣楚王英又總梁王而起矣成祖罪縉猶景之

罪錯也迨外叛内反雖悔縉之死而縉不能復生思縉之言而事
不可復救此成祖之過也意以縉之才髫年登第負名宦途雖早
遇而實終身不遇也雖然縉既以嫌怨被譖而入覲不見帝及歸
任時又挈僚友縱遊山水致使旁觀者得乘間而中之以至死不
得其所此又縉不知幾之過也

徐武寧 名達鳳陽人封魏公追封中山王

武寧為將不惟以才略勝直以德器勝者也漢之韓淮陰唐之李
貞武宋之曹武惠皆開國功臣而才略德器各有優劣武寧可以
擅三人之長而無媿洵非常遇春諸人以下所可幾及昔胡明仲
言三代之師若時雨諸葛孔明為庶幾吾於武寧亦云

宋文憲 名濂字景濂號潛溪浦江人

文憲為明初理學名臣撰元史為二十一史之一子遂孫慎坐胡
惟庸逆黨文憲亦被謫余謂郗愔盡忠晉室不能使其子不黨於
桓氏文憲安能保其子若孫之不坐黨乎但愔在而其子猶知所
斂卒保令終文憲在而其子孫不知所忌輒致敗露是則文憲之
不及愔者也

朱吉 字季寧崑山人官戶科給事中

上疏請宽胡藍黨禁以安反側請宽黨禁以安反側即東漢皇甫
嵩請解黨獄以孤弱黃巾賊之意也

朱升 休寧人

太祖召問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太祖一與從朱升緩稱王
之言隆武之敗違李長倩緩正位之言名位之門所係非輕如此

汪廣洋 字朝宗高郵人封忠勤伯

歷官中書左丞相寬厚自守後貶海南道卒平時與奸人同處而
不能去其相才有不至也宋呂大防貶嶺南而道亡以戇直而賠
於知人所致廣洋無以異此劉青田言其褊淺輩無見而云然

邢昭

洪武中司新會稅貧而能廉饑甚不給人遺之米不受語妻曰寧
飢餓以死不可妄受餽遺昔列禦寇居鄭而有飢色不受子陽餽
粟而妻不免動色邢君居官饑甚不給而未受人餽米妻亦皆能
安之清介如此允堪式型末俗

歐陽韶 字子韶永新人官監察御史

太祖威斷莫測日命御史二人侍班刑賞有失中不諫止者罪之

值韶侍班上將誅一人他御史不敢前韶趨跪倉卒不能措詞舉
手加額曰陛下不可上為之霽威釋之韶之進諫有周昌之風不
期期而期期者也太祖之霽威納諫無異漢高矣

陶鑄 字孟仲鄞人官監察御史

正直不避權貴以劾奏布政使薛大方貪墨事備召至京民為之
詩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已而果復任晉鄧攸守
吳郡有鄧侯挽不住謝令推不去之謠陶薛兩人何相似也

梅殷 夏邑人尚寧國公主為駙馬都尉

鎮淮安燕王以除君側惡為名欲假道殷劓使者耳鼻曰留其口
以與殿下言王恨之後為譚深趙曦擠死笪橋下殷與徐輝祖皆勳戚
靖難後皆不臣文皇殷死而子遂受爵殷子不及輝祖子矣

方正學名孝孺字希直寧海人諡忠烈

文皇之忍也稱大賢而殘骨肉也文皇殺忠烈之忍也賊忠良而慘及無辜也或者曰忠烈之死不達時變也忠臣不事二君此為易姓受命者言耳文皇靖內難即尊位不過家天下之常唐太宗不嫌於兄弟文皇何獨嫌於叔姪親文貞不為建成死轉而事太宗不失為名臣則忠烈可以不死或又曰忠烈即欲為建文死則一死已足塞責何至衰絰號慟於前折辱詈罵於後十族何妨之語又從而激之遂致林木池魚延及八百七十餘人則忠烈貽之禍也吾曰否唐太宗撥亂反治勞苦功高處嫌疑嫉忌之際不得不為變計文皇安享燕藩無端生隙此太宗文皇不可同日語者也文貞始不為朝廷所知後事建成恩遇猶淺若忠烈者乃太祖

所遺以光輔子孫者也負建文即負太祖矣忠烈值此死其分也此文貞忠烈不可同日而語者也至以忠烈之號慟詈罵為過激貽禍者尤非通論也建文於燕王親則叔父分則君臣建文於文皇則叔父而亂臣賊子者也讐敵者也忠烈於文皇則君父之讐也不共戴天者也以不共戴天之讐卒然相遇則睢陽之齒常山之舌不禁為之碎且裂矣尚何死生利害宗族故人是計哉古來傑出之士常欲擬一門為忠義鬼而後愉快故浩然之氣恒感激奮勵而不容自止有一人死而群衆從之惟恐或後者田橫之於五百人是也有衆共死而一人趾不得與者皇甫規之於黨錮諸賢是也其事不同其爭相為死則同何也浩然之氣有不容自止者在也安見八百七十餘人不皆感激奮勵甘為忠義之鬼與忠烈同游於地下為幸也哉自此時忠良殺亦殆盡高翔景清輩誅鋤靡有孑遺慘酷與同忠烈又孰何說以議之總一文皇之忍為之而已惟其忍也故致建文之遜而不顧也忍於骨肉文孰不可忍也昔秦皇忍於骨肉及於忠良而沙丘之崩兆之文皇忍於骨肉及於忠良而榆木川之變亦兆之此其明驗昭然千古可不戒哉且文皇欲法周公則忠烈一召公矣成王遜去宜立成王之子否則立其弟又否則擇宗室之賢者而冀戴之不宜自取也乃不惟自取而且殺召公夷召公族殺召公之門人故舊文皇縱有法周公之心其如周公未嘗行文皇之事何舍　欲之而為之辭其將誰欺未幾而漢王高煦謀不軌致誅夫滅絕同氣不能相保嗚呼是誰之瓜使耶而忍焉抱蔓至此夫亦靖難之舉實肇其端與柳殘殺忠良老成凋謝不能遺正人以輔惡之故與抑天為之與

高翔朝邑人

高翔與程濟同里閈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願為忠臣濟願為智士靖難後文皇即位召之翔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誅濟從亡可謂各行其志矣獨怪文皇之所以處翔者何太甚也殺其身滅其族籍其產而又株連其親戚之罪戍毀其祖父之塋非徒殘忍不可示後世也忠孝節烈為兩間之正氣以一己之私讎而滅兩間之正氣其可乎當時給高氏產者加其稅欲令世世罵翔吾恐翔縱不罵而世世罵文皇也

程濟朝邑人

程濟之事建文也當比兵未發則預防之計倡議於先義及大命
既移則出亡之謀由圖於臨難從亡并變周旋艱險可云忠於所
事矣雖與高翔志節不同然一則以身殉國一則以身殉君不可
徙以明哲保身目之

景清 咸寧人 謚忠烈

靖難兵起建文出亡公猶思興復詭為歸附文皇厚遇之一日靈
臺奏文曲犯帝座至八月望日早朝公緋衣奮躍而前將犯駕
被執搜之得一劍公嫚罵抉其齒含血直噀御袍既死精英迭見
嗚呼公乎文曲照回星比嚴陵史瑞酷刑慘烈血較嵇紹加忠貴
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請為公賦之

徐輝祖 達長子初名允恭封魏公加太子太傅

燕王妃輝祖妹也與王雖至親而心在帝室時燕藩以匈逃軍為
名選將練士輝祖每以燕情密言於帝帝信任之及燕王即位始
終無推戴意遁勤歸私第病卒令其子欽襲爵欽乞守墓不受輝
祖秉私親徇大義殊勳壯節真一代全人矣而欽之恪成父志不
以文皇之爵祿貽貴勤其心尤可云忠孝兩全

姚善 字克一安陸人知蘇州府

靖難兵起善合[illegible]鎮嘉松四郡守練兵勤王未及戰而文皇常命
黃子澄走隱善所索之急約善航海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
善守土之臣當與同亡隨為麾下許千戶縛獻文皇語多不遜遂
殺之此時黃子澄與齊泰同時被執不免一死航海之策或為號
召勤王兵以圖興復然究不若善之守正誓死何等光明正大

黃鉞 字叔揚常熟人 官刑科給事中

黃鉞之死於靖難不負國忠臣也不背姚善前盟良友也一死全
兩大倫允堪為後世師表初黃與姚稱莫逆交相期以身許國及
聞善死祀而哭之祀畢躍入琴川橋下死有友楊福日夜泣橋側
求鉞屍不得越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因成禮葬之噫黃姚一死
誠足千古而楊福之義又豈多覯哉屍立水中誠有以格之也○
觀姚黃一事益覺危素之偷生不忠偷生而負黃尋不信其為生
也罔之生也

胡忠安 名濙字源潔武進人 官太子太師

公居官舉止言動俱無錯謬惟成祖時萬壽聖節上瑞光圖一事
踈該諂媚失大臣體

胡廣 初名靖字光大吉水人 贈禮部尚書謚文穆

文穆於文廟渡江時與解縉周是脩約同死難既而縉使人覘其
動靜值文穆方問家人飼豬未縉曰一豬尚不肯捨況肯死乎其
大節可見矣然則廣特庸流耳胡廣中庸之誚漢明兩人何不謀
而合 漢末胡伯始亦名廣人以天下中庸有胡公稱之

向朴 字淳博慈谿人

太祖命張允直諸求江南人才允直薦朴授獻縣令及靖難兵至
縣當兵衝無城郭朴集民兵激以義勇思為保障竟以天命有歸
懷印組死難獻人哀之拾遺骸葬道左每歲寒食哭奠如父母噫
張公之薦可以無負太祖向朴之死可以無負張公葬上一坏流
香千載

楊文貞 名遇字士奇以字行太和人

文貞忠謀遠算規畫朝政一一措置得宜如入覲餽遺之事委曲以護廷臣迎駕稽緩之事引咎以全塞義條對謁陵之禮慎重辨言之迎關呂震之言以全聖孝救舒仲成之才以布君恩持國體於畜馬之議杜刁風於獄吏之誣皆不愧名宰相矣而其最大者尤在處趙王一事何以言之成祖靖難之舉骨肉之傷也所未有傷骨肉者傷元氣也傷元氣者傷國本也宣宗即位之始遽獲漢王又以叔侄相殘賊亦靖難餘燼遺之禍階而元氣國本之所由繫也本實先撥枝將焉附一之已甚豈可再乎而復以蕭名之師加趙王求享國永年何可得也文貞一言之間非特全一聯之骨肉救萬元生靈實以培三百年之元氣而維持其國本者此也至

其歷艱危膺顧命謹小慎微推賢讓能以效其忠君愛國之誠而且惓惓於建文既墜之緒殷殷於存孤將絕之傳是又非老成忠厚之至計而為元氣國本圖久遠者不及此

楊文敏 名榮字勉仁建安人

文敏為相守法不減宋文貞應變不減姚文獻歷事累朝靖誠輔導不減韓魏公文潞公至以片言回上意免吳主不測之罪慰方賓地下之魂而使綏懷寬嚴並濟其立朝大槩可述者此也所遠過於二楊者則在虛懷下士一事大宰臣之職與有司異者有司不過量能受任盡一己之長而外無餘事宰相以天下之賢為職凡民生休戚國計安危非無聽博採何以集衆思廣忠益楊文貞拘拘形迹閉門謝客以為嫌疑之避宜爾不知元聖如周公心思才力有大過人者而吐哺握髮反為不及人之事何嫌倘云嫌疑不避則周公亦宜先任其咎矣蓋必下情通而後上德達要不在此區區間也鄭崇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何嫌疑之足避世有巧自檢飾者門可羅雀而此中愈不可問則雖絕塵而處複壁而居何益之有然而嫌疑之名又不可不存何也世更有藉口吐握而如市其門以濟其私者是又為周公之罪人而何堪自問由是言之嫌疑為若輩防閑之地而其名又不可一日不存者也非所語於文敏也至如王振以傾險小人心懷嫉忌忽以高齡倦悴之語諷三楊文貞文定不覺猶以忠恭張朗為言文敏洞燭其微即相與為引退之計而不至受制於小人又其果斷通敏之才見於出處之際而過於二楊者乎

楊文定 名溥字弘濟石首人

文定於成祖北征回以皇太子遣使迎車駕緩罪及輔導諸臣文定遂下獄十年讀書不輟居相位之日少所以功業比東西二楊不甚著然即其識范理於犯牲騷黃之外此其賞鑒有過人者矣獄中勵志讀書與業子奇獄中著書又明初一時兩異事也

夏忠靖 名原吉字維喆湘陰人

誠慤樸厚方嚴敬慎忠靖公一生持己之大端也歷事四朝匡處裁酌悉得朝廷大體所以當日稱其有古大臣風值交趾初平條對陛賞之宜亦皆不易之論不使車駕親往勞迎法王以迷惑觀聽是大有關於風教者張洋舶所以輕貨利引君當道也贊親征所以衰聲保邦未危也呂震短已而於上前言其功不藏王旦

之待慾準量之宏也陳瑄雖已而於上前薦其才不滅劉仁軌之
處袁異式從之盛也聞獄案而撫几長嘆萬死而求其一生者聖
門哀矜勿喜之心也過禁門而天威咫尺昏夜而馬必欲下者君
子謹獨屋漏之學也至其嚴以律身寬以御下平情以接物虛已
以立朝做往各得故其所歷合吉凶悔吝而皆臧易曰厚德載物
又曰履道坦坦忠靖有焉

王琦

王琦字文進仁和人也永樂中歷任四川兵備清介自持門無私
謁平生不治生產值歲歉無以自給值大雪僵卧不能出戶饋遺
不受咭之者曰當路甚重公公出一言何所不濟何自苦如此琦
曰苟無愧心饑寒亦樂何嘗之有竟以饑寒卒

先生所樂者天故人以先生為苦而不知先生之苦適所以為樂
也先生所飽者仁義施於身者廣懸令聞故人以先生為饑寒而
不知先生之饑寒適所以為飽暖也意所樂如此所飽暖如彼人
以先生為苦於饑寒死而不知先生之死適所以為不死也宇宙
之大古今之遠如先生者蓋寡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為先生
歌之 陳根足繼其風

孫芝

芝字廷秀連江人由慶都令陞知溈陽州宣宗朝有建議欲刪削
孟子書者芝上疏極論以為不可適止太祖朝有錢唐而孟氏之
享得以不廢宣宗朝有孫君而孟氏之書得以不刪皆亞聖之功
臣

補鍋匠

文皇革命時有補鍋匠往來夔慶間以補鍋為業忽於夔州市黃
遇萬翁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率入岩中坐語竟日又相
持哭別是時梁田玉諸人皆隱去而補鍋之隱獨匿其姓氏混跡
於賤傭淪身於積蠲較之嚴叟譬翁猶待賢人君子以表異者更
高矣嗚呼當此之際骨肉傷殘山河碎裂如破甑然甑破亦須顧
然顧之無益特託業於一鍋以寫意蓋傷之深痛之至也

河西傭

文皇入京時傭披葛衣遂走至金城行乞於市雖極寒亦常衣葛
為傭取值積買羊裘被之必以葛衣覆外倦則作詩獨自吟詠或
夜聞其哭泣擧補鍋匠所遇之葛翁即河西傭也以其終身衣此

破葛故以葛翁目之後人遂以為姓葛不知其姓氏早已匿之矣

胡子昭子義合傳

胡子昭大足人也為榮縣訓導建文初進刑部侍郎建文四年九
月死難臨刑詩曰丙間正氣歸黃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年四十一
弟子義為威遠訓導歷山東按察僉事聞兄死避世丹陵易默王
聞而憐之令削髮為僧子義以親遺體不可予二人生執戚子義
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書免於難竟去之其之縱亦鳴呼
子昭丹心正氣不愧文信公而被難之年更早傷哉子昭殺身成
仁忠也而孝寓之子義髮膚不毀孝也而忠寓之與兵靖難倫紀
於上避世保祇倫全於下觀二胡行事實為愴心

陳廸 字景道宣城人官禮部尚書

靖難兵起陳公死節其衣帶中有絕命辭三噫歌辭泱慷慨音節悲壯何感發人之深也梁鴻五噫其歌清以高陳公五噫其歌忠以烈千百世後猶肇出金石聲徹雲霄

陳敬宗 字光世慈谿人

王振素慕其名遣彩緞羊酒求書程氏四箴意在使敬宗往謝一見也敬宗書之而返其禮終不與一見陽氏蒸豚乃求見之詭計王振羊酒亦願見之苦情從來小人未嘗不欲援君子以自重者

陳鎰 字有戒吳人歷太子太保諡僖敏

三鎮陝西多惠政水旱不作年穀豐登咸遠縣苦旱僖敏巡歷輒雨昔裴寬為河東刺史值久旱寬入境即雨段文昌帥荊南遇旱段至必雨或久雨段至必晴時語曰旱不苦公至雨雨不愁公出

游合之僖敏所至輒雨安得盡天下如諸公者而雨暘時若之盍賦庶其一清乎

陳肱 字功懋汾陽人官青州守

行縣省耕繪為勸農圖教民孝弟力田風俗丕變讀吳興耕桑録披陳公勸農圖令風古樸想見豳風無逸之遺後陳述治蜀刊布農桑風化之書亦仿此意而行之也

唐兒

令星子民居稀少田多荒蕪奏令鄰郡邑無產者入縣墾田日久遂成富庶此即歐陽文忠募民墾闢河東廢田之意荒政所宜亟講

劉璟 字仲璟基子

文皇革命之日稱疾不起至京見文皇猶稱殿下且曰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個字下獄自經死噫璟之慷慨就死文成公可謂有子

劉端 官大理寺丞

靖難兵入約王高同棄官去跡露被執二人見文皇詞氣不屈文皇命劓二人鼻笑曰作如此面目還成人否端曰我猶有面目死可見皇祖文皇立極殺之壯哉端也死節死得光明磊落得快暢

盧原質 字希魯寧海人

洪武二十一年登進士第三方忠烈遺之詩曰奉天殿上臚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羅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靖難後召

見不屈死之希魯登第忠烈公遺詩相賀同鄉情誼人所易知至靖難後先死不屈與忠烈之死如霜松雪柏交勵一時詩詞諸美蓋深識其素行而云然究之而志同節同難又同兩心相許以此若以同鄉之私情目之則陋矣

卓敬 字惟恭瑞安人官戶部侍郎諡忠貞

建文即位忠貞言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北平為強幹之地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帝以為燕王骨肉至親不以忠貞之言為然後靖難兵起忠貞始終無推戴意因被難忠貞之慮燕藩過於鼂錯之智建文之悖骨肉遂成宋襄之仁

薛文清 名瑄字德溫號敬軒河津人

文清年十二作詩賦稍長盡棄其所作而專性理之學家陳洋業

樂業而從事性理與文清之學取略同乃知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踐履篤實工夫詞章其次焉者也觀於文清風節矯矯非從性理得之不至此

金文靖（名善字幼孜以字行新淦人贈少保）

成祖屢次親征逸遊一日謂幼孜曰朕夜夢神人告朕云上帝好生如是者再何也幼孜言宜承天意勅使諭敵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從之及還榆木川駕崩秘不發喪夫以萬乘之尊勤兵輕出榆木川之變異意外事也秦始皇沙丘之崩秘之車中載鮑魚以亂其臭何其陋也與其為夜秘之計於後不如效力諫之忠於前楊榮幼孜皆累朝舊臣車駕臨行不死爭力諫而且委曲順意安次邑從直至因神人之夢始乘機一言惜甚矣

金華（字宗實鄞人號白雲先生）

文皇靖難華守通州有功後賜歸徙東湖韓嶺居焉朋從往來詩酒為樂嘗泛舟湖上弄月吟風弟忠迎養於官舍浹旬遽歸帝賜金綺謝曰臣野人不敢用此上稱為仙叟一日讀宋史至王倫附秦檜事拊掌發嘆脫巾而逝宋仁宗朝李東之致仕有曰渓山不換王侯王侯亦不換渓山華以湖山之樂薄萬鍾所謂天爵自高也辭金綺於萬乘前盖覺丹竈黃金之可鄙天下豈有仙人如華者真不愧仙叟矣一死之奇又寧別有羽化登仙者耶○明時岑俊與人誦曾男子詩忽爾長逝亦云奇絶

甘霖（懷寧人官監察御史）

靖難後被執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仕累世微弱嗚呼閱史至王儀王哀父子及甘霖子孫不懷然神傷者非人情

嚴恕（字景用知寶慶府）

郡有採辦官木長大沉於水人力不能勝恕親臨其所祭告土神一夕水漲而木自浮夫以為正直感神之助宋之蔡襄告神而水退明之嚴恕告神而水漲幽明感格仍自有在

鐵忠烈（名鉉字鼎石鄧州人歷兵部尚書）

自靖難兵起耿炳文李景隆等戰輒挫衂不數月而直抵濟南不有公搤其咽喉則東南半壁勢成席捲矣迨北兵解去公等乘勝復德州若集真定諸路兵斷其歸路腹背夾擊復出大軍相犄應援北兵不難指日而定奈捷音一至遂不復以燕為意則是朝廷玩敵而坐失事機也東昌之役公與盛庸又屢出奇以挫其鋒是

公一身隨長城萬里嶺砥柱可以搤中流而一木難以支大厦後難遇徐輝祖等赴援山東而北兵之勢已日熾不可圖矣讀史至此能不三嘆公之死雖背立庭中令一回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剝其體屹立如故罵不絶口由此觀之文皇但以酷烈之刑殺公於一時公不難以壯烈之氣自伸於千古公氣伸則殺公者之為公屈也多矣吾以一言贈之曰公謚忠烈於今烈公姓曰鐵性先鐵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

性好學究極天人物理洪武中緣事繫獄以瓦研墨有得輒書及事白得釋家居續成之名曰草木子因思黃霸繫獄與夏侯勝講論尚書不輟明初楊溥薛瑄林長懋獄中讀書子奇獄中著書皆

一意也古人於患難時猶好學不倦如此

葉希賢 名雲以字行松陽人

希賢即雪菴和尚也初任御史建文之變從亡入蜀隱姓名削髮為僧杜景賢知其非常人與遊白龍山山有松柏瀞結菴居之余竊異文皇之與姚廣孝以釋子成佐命勲建文之變葉松陽以御史為空門遯跡何奇也時有會稽雲門寺僧靖難後舞泛舟賦詩人咸知其為遯流而終不得其姓名或曰即松陽吳成學考之別傳雪菴與希賢合宜作希賢非成學成化初逾百歲始卒

焦瑾 字良玉高安人

父汝霖永樂中被薦入京思念二親欲歸養不得快快成疾瑾方弱冠慨然陳情乞以身代上矜其孝行卑異允之李密陳情終志

也焦瑾代父陳情養志也皆純孝也

曹文忠 名鼐字萬鍾寧晉人贈吏部尚書大學士

也先入寇也番姓鼓作也邊備宜急當時劉球一言之舉寺信再言之王振皆不從及事勢倉皇悍然奉駕親征振自揣能出萬全乎何置議言於發如也英宗初立太后欲誅振而帝與群臣跪請竟赦之是赦振之死即伏禍之端也使文忠之說行則一言而重於九鼎不行則萬乘而輕若鴻毛忠言之棄取關於利害如是其相遠哉

鍾同 字世京永豐人贈大理寺丞諡恭愍

景泰時立皇太子見濟殤翔同子疏請朝上皇復沂王為皇太子帝怒杖死午門恭愍與章綸廖莊皆以抗疏獲罪及奪門之後綸莊並寵擢而恭愍獨不得一被恩遇君子謂綸莊身榮而天遺顯恭愍身死而直道存

范理 字道濟天台人

知江陵縣楊溥訪知其賢擢為貴州布政或勸理致書謝溥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何謝為及溥卒廻祭而哭之時稱楊范兩賢范不謝楊即叔向不見祁奚李孝基不謁富弼之意

鄭照 字光昭閩人

任德安令韓雍稱照為廉官第一致仕歸郡人柯潛遺以詩云聞因伏努早費為守官廉一瓢顏子樂三韭果之恬猛清介先生吾獲贈以一詞曰蛛含致仕蘇軾遺書鄭照抱疾柯潛贈句皆千古美談

彭文獻 名時字純道安福人贈太傅

成化間慈懿皇太后錢氏崩命大臣議葬所相睬莫敢言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帝以為與周太后有碍文獻率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堅執前議帝悟得允行合葬之議寢廟早有允行之機特壓於周太后之命猶豫不能輒定耳迨文獻與姚夔等力爭太后亦為之感悟回天之力不難得之於寢廟而難得之於太后也時土達滿四作亂遣項忠討之未承請益兵赴援文獻擬旨止之未幾而滿四果成擒人知其料敵之明不知援兵一出分功者衆而忠破賊之氣十懈其八九執若不赴援委任以責其成功則忠之氣不鼓而自倍賊無不就擒此又持得之大機權文獻所不明言亦廷臣所未盡識者也

劉仁宅 華容人 官侍御

居官清貧楊文定至其家見其敝帷人所不堪嘆息久之大褒卽其子也時年方少問何在曰在隣家磨麥昔王爲儕以磨家子而成名劉忠宣以宦家子而磨麥皆古人境遇之最奇者

金湜 字本清鄞人 官太僕侍丞

湜有異質操弄觚翰應手立成嘗奉使朝鮮凡有求請卽席應之其國之才俊皆駭愕還朝卽乞致仕隱居二十年足不入公府噫詩文翰墨卓爾人間進退行藏超然物表眞奇士也

俞山 字積之秀水人 官吏部侍御

爲權不求人知得王旦范純仁之風代宗時鍾同廖莊輩皆以直言獲罪俞山獨不避忌諱抗言迎復不惟免於譴怒且賞賚褒美作歲寒圖題詩以賜之非素履清貞不能感格至此

秦襄毅 名紘字世纓單人 官尙書贈少保

初仕河南巡撫內侍汪直至威勢赫熱不仰承公獨不爲屈直亦以帝知其廉亦加敬焉公嘗疏直罪狀及直還京盛稱公賢帝以公疏示之直叩頭伏罪並稱公賢帝遂釋直直所以稱公者以憲宗知公賢故也直與金英均爲內侍英稱韓瑄以示其公直解公以濟其私金汪心事迥不侔矣公嘗疏直罪而直盛稱公正小人之巧於避罪也憲宗何遽釋之俾得售其巧乎

葉子雲 寧海人

正統間閩寇竊發議以官兵勦捕子雲曰無煩也吾力能退之趣遣之往諭以恩威順逆賊悚聽夜出美女四人侍寢以氈裹覆白金爲餉俱却之賊遂遣議接以官以老固辭異哉子雲掉三寸舌勝數萬甲兵財色不能誘爵祿不能靡較酈食其之說下齊城尤智比魯仲連之辭却封賞更高

梁數育 字之初 高安人

洪武癸酉舉於鄕歷紹興建昌訓導六典文衡致仕家居天順初流賊刼掠致育年已九十有九目且瞽被執賊不忍害以竹輿舁之行致育詬舁者曰至還口深淵卽白我既至遂投淵死傷哉致育以百年上壽而不能保歿令終以爲淪於賊而污不如溺於淵而潔也勸殊可嘉而死殊可憫嗚呼朽骨懷貞況九壤黃泉感轄作香泉

岳文肅 名正字季方號蒙泉漷人贈太常卿

天順間命緹捕匯名數誘朝廷者緹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正曰爲政有體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遂止揭重賞以開告捕之端必多挾私報怨之事是欲除奸而適以售奸也且以三品之職賞之則怨既可報而身後可榮奸人之計孰便於此將使告訐之門更有甚于羅織之世正以一言止之其利溥矣

羅文毅 名倫字彝正號一峯永豐人

時李賢起復視事公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復詣賢私第以不可賢怒斥公而士論益榮之論奪情一事正氣直詞不愧理學名臣後吳中行論張居正賈總春論崔呈秀何楷論楊嗣昌黃源於此史稱獲罪而名益著范鎮身退而名益重公被貶而名益彰令聞廣譽榮於文繡如此

湯鼐 宇用之號鐵翁其先句曲人 祖父儒居壽州遂著籍鳳陽

先生官弘治中從經筵贊襄盛治肆績未暇殫述嘗讀其糾劾大臣諸疏稱其所云字挾風霜而光懸日月者殷虎之日所由來也至其遭謫受謫遠戍甘肅十有餘年夷險一節遇赦還里閉門絕跡雖貴官顯達過訪送迎不出戶庭彈琴賦詩以老凡篇章所寓無非愛國憂民感懷今古有關人心世道者形而為歌咏者也余友蘐亦四弃其遺疏讀之至廢寢食往往擊節興嘆曰前朝養士三百餘年求其風節矯矯直言骨鯁上追汲黯朱雲如先生者有幾人哉一時名公巨卿好切縉衣爭相袭頌如少保王三原有天生豪傑之許林古往有茅焦直諫圖之贈民部姜仁夫有百鳥孤鳳之喻翰林王英陂有諫書君不朽國史我留者之句嗚呼今日者先生往矣先生聲蹟依然在也高山景行之下尚凜凜有生氣嗚呼先生真人傑也哉

貴傑貴愚父子合傳

貴傑字世產烏程人也業岐黃以名世性敦慈人有疾雖遠在百里外必匍匐叩請投藥輒效有貧不能延者設藥餌以救之縣案氣獨全活甚衆葬疎遠無歸者數十人鄉外姓之孤者五人劉憲使疾篤頻傑得以復蘇郡守戴琥重其為誼加賓禮焉生子愚字希賢警敏質直登進士與王華董勲孫清輩友善授南陵訓導有文學舉入究陵書院督論士子條分節解無間寒暑諸生資之者捐俸助之嘗署寧國太平續溪南陵四縣事清約自守愛民如子時有偽為千戶校尉以捕妖宦業本義者意在借名以撓公帑愚覺之密令人擒之事聞監司薦之歷大理評事秉節不阿自號古直居士改授麻城令卒世傳其剛方清介云

貴傑一醫耳何以傳愚傳之也愚之功名何由致傑致之也傑一醫耳何由致愚之功名德致之也醫者知有利而已何知有德傑以奇方秘術濟一方口不言利嘗曰斯人也不幸而有疾又因之以為利毋乃不可乎而且賙卹紀樂善良死無歸者曰於我殯貧無告者曰時予藥傑之行事皆士大夫之所不能行者也嗚呼傑一醫耳能行士大夫之所不能行而士大夫對之不之愧反以其為醫也而忽之亦惑矣且醫者意也獨傑之醫意不在醫也昔鍰之言藥石寓焉鶡鴞之序鶴倉出焉予百世士大夫皆醫中人也若之何士大夫不自知其為醫中人而謀利之心獨勝於醫又惑之甚矣傑乃假醫以寓意更行士大夫不能行之事以愧恥其意感觸其意是則傑之醫傑之意也人不之察以為傑一醫耳何以傳然如傑者烏可以不傳天乃賜之愚為之子予之功名食之報而揚之以令名吾故謂愚之功名傑致之傑之名愚傳之也而又傑之德自致也昔宋神宗用王安石秉政而言利小人競進國是日非時呂誨疾甚因借疾以喻言於上曰臣本無劇疾因醫者用術乖方失之指下禍延四肢今疾有腹心之憂嗚呼如誨者真可謂善言醫者矣

章文懿 名懋字德懋號楓山蘭谿人

文懿公清介自守難進易退之操可謂卓絕庸流矣而其最大者尤在起復祭酒乾衰不赴之事古人移孝作忠故予道之終即臣

道之始送死當大事此時若以利祿奪情平日雖有脣舌之辯不足多也況乎祭酒一官爲成鈞之領袖人士之觀瞻師道之尊莫尊於此父喪未舉居命忽臨卒能持正不苟使朝廷虛席以待及服闋而始拜命公以禮自守上即以禮遇公是以子道立臣道而即以立師道者也君子謂其一舉而三善備焉覺李賢張居正輩負疚多矣

王華 字德輝號海月餘姚人贈新建伯

正德中逆瑾竊柄禮作威福陽明先生 名守仁華子也 以論瑾謫龍場驛爾時公居禮曹瑾亦素慕公不以子故遷怒於父間以語人諷使就見而公不往及轉南冢宰又使人言不久當大用冀其往謝究不爲屈始勅令致仕其持己立朝小人亦加傾擠而莫究也霜松雪栢之操挺然不移公之貞心勁節眞有大過人者所謂薑桂之性到老愈辣公之謂乎

費文憲 名宏字子充鉛山人官大學士

世宗即位頗事詩詞與文憲討論桂李忌之犯言詩詞小技恐勞聖躬帝曰學詩不妨政務也初文憲與胡世寧皆以論宸濠罷退及宸濠敗世寧起陞都御史而文憲亦起官但身居輔弼而從事詩詞恐有乖於論道經邦之義昔唐文宗與宰相論詩鄭覃以王者不爲詩進諫蓄之言未始非是特懷忌嫉一念而云然未免爲小人之私心耳

謝文正 名遷字于喬號木齋餘姚人贈太傅

文正高年碩望歷事四朝有文潞公之風而其秉正疾邪過之

楊文襄 名一清字應寧號石淙安寧人

正德朝北虜屢警邊防宜急當英宗之時劉球羅亨信輩言之諄諄而阻於王振以致車駕播遷楊文襄建議修築受降並無深意存於其間而劉瑾以私憾撓之使大工不得告竣虜隨入寇瑾誤之也與趙宋當慶曆欲城前途而爲當路所阻一旦變起倉卒無以爲備曾何以異國初韓禎於修城之際休兵息役此意雖不可不存然顧當戡亂底定之餘惜民所以福國文襄爲壓服無疆之計備敵所以安民各以時勢爲緩急嘉靖七年陸粲以前事言之乃命如文襄初議發帑增修累亦可謂識時勢之要者矣

梁文康 名儲字叔厚號厚齋順德人

文康一生大槩廉約以居身委曲以維世事君貞而不激謀國裕而能周古大臣不是過即其諫止秦藩益地一事寓切諫於將順之中愼綢繆於未雨之際不煩抗顏批鱗而使人主惕然自止是其大經濟大機權楊文忠輩固嘗爲之遜一籌者至若草勅獎進損威褻體尤不經之甚者文康持之以堅規之以正不媿正色立朝之風又若建儲大事爲國家根本之計文康以爲皇上春秋鼎盛未宜輕言者非以建儲爲可緩也朱寧江彬之徒各懷門生天子之意希圖扶私樹黨計欲爲權詞以斥之不足以破其謀而戢其志是有深意存乎其間矣及宸濠就擒東南民力半竭於軍需飛輓編氓仰望稍蘇如倦鳥思林枯魚求潤而復爲遊觀巡幸之舉繄然重困之勢必流離瑣尾不特一方之餘孽未盡驅除將使良民亦聚而思逞是靖亂而適以滋亂也文康號泣力諫固請回

鑒人知其為蒼生計耳不知為蒼生實為社稷而當時有不能覔其微者乃歷官四十餘年蕭然如故子孫室無不能自存噫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文康有焉

王塗 字汝和 官吏部

正德間上原治二篇大約以弭盜為主而弭盜之法大約以端化為主崇禮教懲貪墨誠知本之論也正與張乖崖化賊為民之意互相發明居銓曹嚴正公清又近代之徐勉乎

馬中錫 字天祿 故城人 官都御史

正德間受命討山東流賊劉六等中錫檄諸路官兵不許捕捉若聽撫待以不死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劉六來謁開誠撫之左右近臣謂中錫玩寇殃民竟下獄死嗚呼中錫以龔遂治渤海之事化賊此良法也然遂行之而成中錫行之而敗者一時權倖從中掣肘之又騰謗以殺其身斯亦主國是者之咎也後人以書生之見目中錫豈可以成敗論人

吳麟 字允祥 孝豐人 官河南道御史

麟性勁峻風裁整肅時宰有蒼頭横行部下竟收治之遂謫判泰州麟執法不避時宰風力矯然喬大臨胡朝穎俱宋人當不是過

奚世亮 字明仲 黃岡人

嘉靖間知思明府左遷高郵州同知轉延平府同知時倭寇逼閩或止之世亮曰承平受爵秩臨變而避非忠也單車赴任竟以身殉承平受爵臨難而避二語說盡從來仕宦之病卒之見危授命血戰以殉可謂不食其言

夏寅 字正夫 初字時正改字 華亭人

德化者衛民之本衛民者棄德化而用刑辟猶之衛馬者棄衘勒而用箠策其不可制也明甚觀處州之叛民苦虐政而聚嘯山谷可知矣為之上者不知所本而徒以威制之以勢懾之欲招之使應又何異於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乎觀夏恭政檄文一至叛民即解散歸順所謂得劉弘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所謂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下而神也噫德化威勢之間可以審所去就矣

于忠肅 名謙 字廷益 錢唐人

嘗考忠肅公所值事勢亦極難矣京師堂奧也而乜先犯之邊衆門户也而朓朓不花犯之陝西墻垣也而不樂犯之浙則葉宗留閩則鄧茂七廣則黃蕭養輩一時蜂起羽檄交馳公以一身當此猶河瀆之人隻手而塞孟津鮮不慮其難者公則挺然承之不稍退避指顧籌畫力砥狂瀾散遣降胡撫控漕渠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使社稷危而復安身遭之功一人之力也迨群盜既戢口不言功益加斂飭清廉方正一無所私又其德器之過人者嗣後奪門功成英宗復辟權奸之忌而處之極典嗚呼以功若彼以死若此被難之時天日驟變陰霾蔽空不亦宜乎張軏之徒所不足責獨恨徐元玉以奪門決策再定天位之功詎不能以一言上回天心而稍猶豫坐視嗚呼伯仁之死茂弘能辭其咎哉木秋而元下亦被譖下獄務填髮編秩金嵩嗚呼天道亦昭昭矣

孫子賢 梁山人

由吏員任政和主簿成化間稱賢吏注意學校講堂齋廡葺理一

新重建尊經閣創立空齋以處生徒汰吏員胥隸也主簿末秩也
猶重道崇儒如此况從事詩書職司民社者聊憶可以思矣
胡端敏 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官尚書贈少保
上疏論宸濠反狀得罪及宸濠敗起官嘗上疏時宸濠賂用事者
中以危法搒掠備至既而得生雖因宸濠之敗然而徐文華草交
口薦寃其功亦不可忘
吳文端 名一鵬長洲人
官南太常進宗伯時逆瑾用事見者皆膝席公獨長揖世廟初上
疎天命下及民生宜崇德業以答天休公不屈於逆瑾有汲黯轢
稜風節以天命民生上陳尤大臣奠安至計四十五年之福祚未
必非公一言啓之

何文簡 名孟春字子元柳州人官吏部侍郎稱燕泉先生
世宗時改正文廟祀典請祀鄒單而除申黨擧牢薛邦一人兩祀
之誤公倡其議也
蕭楨
正德中任清流縣丞歸逃寇發率民夫斷龍津鳳翔二橋以拒之
賊至不能渡城邑保全因憶宋仁宗朝吳輔為道州推官寇至郡
僚議毀橋城守輔回自橋而南皆吾民也安可棄民以自全由二
事合觀之楨主斷橋之策不使賊逼于民輔違斷橋之議不忍棄
民於賊各因事就功以保民者也
吳清惠 名廷擧字獻臣嘉魚人官尚書
獨行不愧影獨枕不愧衾最人所難公能此沈涣蔡充定之流也

齊之鸞 字瑞卿桐城人官陝西僉事
世宗朝上言民間疾苦旱蝗為災食禾殆盡百姓刈蓮為食蓮有
綿刺二種子可為麪饑民仰給以此臣取嘗之澀口滯腹謹將蓮
子贄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由此推之汲黯使河内上言水旱之
災李渤過渭南入奏流亡之苦虞以文莅漢中具陳灌齊之由與
齊公蓮子之獻均可作監門圖繪觀嗚呼海嶽色喜於稻孫齊公
心傷於蓮子兩人情事抑何徑庭 稻孫者稻已穫而復抽餘穗米海嶽知無為軍見之色喜因作樓以稻孫名
徐蕃 字宣之泰州人官右副都御史
正德間東鄉華林桃源之盜蜂起各道守臣請兵誅勦而巡守東
鄉者率事招撫蕃深憂之與僉事高賓協心議勦請兵於制閫俘

斬數千復招降逸寇許以自新賊勢沮散弭盗之法無過勦撫有
專用撫者張綱之平張嬰是也有專用勦者虞詡之平寗計是也
有先勦後撫者李愬之平吳元濟是也有隨勦隨撫者岳飛之平
楊太是也總之勦撫二策要在視賊勢之强弱緩急以濟其恩威
耳恩所不能結者則勦之所以濟恩之窮而仍非以殺戮為武若
夫因饑寒而迫為嘯聚則還從撫之說是
楊璋 字伯玉華亭人官光祿少卿
武宗好養畫眉每日遣使至光祿寺索子鶴頭作畫眉食璋不從
帝怒詰責之因謫外昔唐太宗傳匿鷂之事宋仁宗慎索羊之戒
皆美談也好養畫眉則與太宗匿鷂一事相戾因畫眉而多殺子
鶴則與仁宗戒索羊一事相戾貴珍禽賤大臣何以示天下後世

方良永 字壽卿莆田人官浙江左布政

時朱寧以鈔二萬錠浙江易銀三萬餘兩公抗疏劾之當正德時奸邪怙寵恣横剥民為害不獨一寧而寧其尤甚者也公不避嫌怨抗章切論使權奸破膽不啻麗參大本薤之拔漢奸黨待不為之草偃乎是疏也不惟下甦民困抑且上肅朝綱朝陽之鳴吾以比李善感唐人

方鳳 字時鳴崑山人官御史

公在武宗朝抗疏批鱗具令人目擊心悸迫世宗踐祚與議大禮侃侃直言不減王珪司馬光力持濮王典禮之議

劉忠宣 名大夏字時雍號東山華容人官兵部尚書

孝宗之於忠宣咨訪籌畫君臣協心猶唐德宗之於鄴侯也但孝

宗禮數稍缺耳古者公孤之職坐而論道經邦以大臣而跪奏御榻非禮也忠宣既以寄悁為不可進又入內庭而身人密奏覺自相背謬觀李榮惴惴叮嚀力求覆庇之意則知在廷諸臣無不疑之忌之矣而忠宣不為盈滿之慮早自引去即孝宗未崩猶恐不免何俟武宗之立而始遭縲紲乎知我勇退忠宣尚有待焉

鄒文莊 名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安福人贈禮部右侍郎

武宗朝授編修歸謁王陽明執弟子禮嘉靖末南游武夷以良知之學啓迪後進陽明之學盛於東南自公始昔鄭玄歸萊州馬融曰吾道東矣楊時歸南劉程顥曰吾道南矣觀陽明得公而良知之學盛於東南始信斯道之賴有傳人非溢辭也嗣後公次子善總憲八閩駐節武夷山中仍與諸生論學如公存日聞者興起建祠以示儀型嗚呼公有衆賢皆公之積功累德致之也

許忠節 名逵字汝登固始人贈都御史禮部尚書

初為樂陵令流賊勢熾公預為之備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伏發盡擒斬之昔劉滬宋人開城門以待賊進人有劉開門之目忠節洞開城門之意倣此宸濠反忠節罵賊而死臨刑亦目怒為之眦睚忠誠之感格如此與之同殉難者孫燧也

金紳 字用傳休寧人

因母老乞教職奉養得唐縣教諭值流寇竊發紳為捍禦身先荷戈登城中流矢令人扶掖奮擊堅守彌月賊知有備因夜遁壯哉金公君親師友民社干城寄於寒氈一席傳為高義千秋

安磐 字公石嘉定人官都給事中

世宗朝永福公主歸蔡震禮官言駙馬當四拜公主坐受其二磐言公主受拜夫婦之禮乖謬宜復古道不聽昔公主下嫁不以婦禮事舅姑舅姑拜之婦不答況駙馬乎然尊卑為一時之分而夫婦為不易之倫以夫拜婦三綱變易何以示天下後世王叔玠所以力革其弊而唐德宗用之以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駙馬公主亦可以義為降殺所謂禮順人情也安公之論不可不存

徐文貞 名階字子升號存齋華亭人贈太師

文貞識量宏遠指陳合宜刑賞不僭甄好惡無偏黨允稱賢相但世宗好方士金丹酷烈餌之不止不一言及之反以諭撫按進取之言導之海忠介所以微有不足於此

馮恩 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官侍御史

世宗朝因彗星之變上疏劾張孚敬汪鋐方獻夫之奸獲罪幾死子行可請以身代帝曰忠孝萃出一門耶遂得減死謫徙雷州方朝審時汪以太宰鞫訊其事公聲氣激昂不少屈時稱四鐵御史謂鐵膝鐵口鐵膽鐵骨也當日者帝既知公忠則知公疏之不誣矣不惟宜貰公死亦且宜復公官并宜以公之罪罪汪等賞罰庶為有當廼不聞出此而公究不免遠謫不可解矣

海忠介 名瑞字應麟號剛峯瓊山人贈太子太保

公母楊氏夢白麟而生故字應麟一生強直自遂有朱季之風淇廉潔不污有董宣之節淇柰何星隕南都霧滯下土天奪之速柱誰與擎嗚呼惜矣

曾忠愍 名銑字子重江都人贈兵部尚書

嚴嵩劾公排善類也仇鸞劾公報私怨也以一人而遭兩大奸之誣陷能不慘罹極典乎既而兩奸相繼敗滅禍及妻孥慘毒悉如乎公天道人事昭報不爽有如是哉

申文定 名時行字瑤泉吳人官大學士贈太師

宋王旦罹張旻之害以戢奸謀文定寬周祈之罪以消兵變皆可謂善處大事請弛遏糴之疏剴切詳明於恤民之中即寓弭盜之計可取之以垂後世

申錫 眉州人

作先天太極諸圖自一歲一月一日一身皆有圖說又作三易圖說以探羲文孔子之秘而六十四卦卦為二圖以釋其義夫太極諸書自周敦頤而後徐霖胡希是曹端吳世忠輩或圖或說或解紛紛總作求其發幽明微補前賢所未及開後學之津梁未有如錫者

楊忠愍 名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贈太常少卿

十罪五奸之疏無一語不切中嚴嵩凶惡當時言官皆箝口不措一詞公獨毅然言言官之所不敢言人知嵩能殺公之身而不知公實誅嵩之心是嵩未死而心先死公雖死而終不死也讀其疏可廢蘇明允辨奸論誦其詩不減文信公正氣歌

楊名 字實卿遂寧人

嘉靖間上修省疏言汪鋐郭勛之奸言官廢棄工作煩興禱祀屢舉之弊帝怒收繫械訊命究主使之人朝廷設諫官所以開言路也既拒其言復究主使必致轉相扳指甚如張璁彭澤之徒群起而為挾私報怨之計使天下人人自危是反以荊棘塞言路而言路翻成畏途矣此當時之大病而莫之察也

楊爵 字伯脩富平人贈大理丞

爵初為御史以直言下獄八年得赦歸一日有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廼自為墓誌銘猶介清孝家風克紹四知而大鳥之異楊震呈兆於既歿爵呈兆於將終皆事之僅見者

崔文敏 名銑字子鍾號仲鳧安陽人官禮部侍郎

文敏一飲百能醉呼劉伶小子似一酒狂也而特已端方立朝剛直劉瑾用事介然不附觀其旅進旅退之時抑何衆醉獨醒乎噫衆惟不能以公之醒為醒故日醒日醉公既不與同其醉亦不忍獨為醒特以酒寓意而陶陶然亦不自樂其醒也則公之醉又何

可少也

張經（字子緯侯官人官兵部尚書）

嘉靖間江南倭寇為横旬松江柘林犯嘉興經遣將盧鏜等大敗之趙文華以私憾論經玩寇殃民詔處決而嚴嵩并以楊繼盛入之嗚呼以經之功反以失機論死一時將士誰不沮氣者奸臣惑主一至此哉宜曾邦輔諸人亦相繼遠聞也

張文忠（名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江陵人官太師）

端揆重地不論才而論德曰德心曰德器神宗踐祚江陵因王大臣之事遂以行刺陷高拱是殆蜴其心矣及論奪情一事又作屈膝袖刃之狀以㧕王錫爵是斗筲其器矣且驕貪攬權雖周公之才亦不足觀生則備邀主眷死則奪官削謚禍延一家非主眷之不終亦江陵之自取也

從來權之所在威即附焉威之於權猶矢之於弦權者弦也威者矢也未聞弦絕而矢能遠者威權二字原非美名善乎韋澳之對周墀曰（唐）未願相公無權江陵一生恃寵專擅在所不免既歿之後餘威猶足懾人至朝士不敢指斥其名此迴絕弦之矢也其足恃乎不足恃乎未幾而攻之者群起嗚呼可鑒也已

哀忠毅（名化中字鳳宇武定人贈太僕）

魏徵上十漸疏而見美於唐太宗李夢陽上六漸疏而見嫉於張鶴齡忠毅公上八漸疏而見怒於魏忠賢觀言官之進退可以識世道之汙隆

熊襄愍（名廷弼字芝岡江夏人官兵部侍郎）

襄愍經略遼陽有以剛愎自用罪之者此以成敗論人也迹其經畫措置殊有可觀惟西平一敗之後不思挽回輒整衆西行欠斟酌耳亦不能泯其前功所以敗者經撫異心遂致戰守失策終以不能罪同罰異竟與王化貞一體論死可哀也已楊漣周宗建朱童蒙謝文錦諸疏不可不存之以彰公道

岳元聲

立東宮所以立天下之根本也宋仁宗無嗣包孝肅與司馬溫公等尚請豫建太子況神宗有三子不加册立而堅執待嫡之說哉元聲倡率群臣具疏切諫感動王錫爵亦具疏力請而得允行真不愧古大臣之風

葉文忠（名向高字臺山閩人拜相）

神宗朝王日乾誥奏孔學鄭妃妖人咀咒一事直漢世之江充也不有文忠一疏以解之幾蹈巫蠱覆轍矣萬燝參論魏忠賢而獲罪文忠疏救之故林汝翥之亡逸內侍疑文忠匿之欲因以陷之也以三朝元老而被搜索婁爲內侍肆横如此奏之不理辭位輒允時事可知

沈子木（武康人官太常卿）

神宗朝上疏言建文皇帝御宇四年不得一盂麥飯於祖不忍宜詔禮官定議或祔食懿文太子側不報嗚呼建文遜跡空門千古同痛而身後復不免為若敖氏之鬼真前朝之大缺典也沈君讜讜言及於此可云仁人君子之用心矣言之不效何與

孫朝肅（常熟人官刑部主事）

光宗即位多疾部臣臺臣各上書光輔方從哲讀調護聖躬册立
東宮朝肅書辭尤摯惶切從哲遲遲然從事以致崔文昇李可灼
用藥之誤其能免惠世揚無君之論哉

文文肅 名震孟字湛持號文起拜相

勤政講學二端人主最為要務文肅獨於名實之間敷暢詳明指
陳論列有君臨之職者直宜書之座右以比韋弦者也爾時竟以
輕褻朝儀罪之鄭鄤繼參其罪又罪以亂遭竄祿棄向高申救不
納是一事而三失之矣時事日非實兆於此

盧忠烈 名象昇字建斗號九台贈尚書

由湖廣巡撫晉七省總理滁州告急公率兵往救一日夜馳三百
里大戰克捷公此舉較陳敏之救穎州吳玠之救饒風功力更為
過之 陳吳俱宋人

楊忠烈 名漣字大洪號應山人贈太子太保

閹寺擅權傾移人主漢唐以來史不絕書魏忠賢之竊弄國柄蓋
行感福亦不足怪所可怪者當世士大夫平居稱說孔孟佩服冠
裳一旦得情好爵不惜奔走趨競於其門邀榮一時貽笑千載公
前後諸疏慷切淋漓聲出金石筆走風霜氣節真堪千古至論逆
魏二十四罪一疏尤足破其膽而褫其魄宜使吳懷賢筆讀之而
擊節也

祁彪佳 字虎子號世培山陰人僉都御史

公處國是類呂文惠之周密精詳居風憲類海忠介之清明剛正
至其大節凜然捐軀殉難又與江公止水王筍園池相為澄澈

何楷

明懷宗十一年四月熒惑星變兵部尚書楊嗣昌迎合上意謂有
災而不害何楷糾之破其所奏建武元和諸說之謬而又直誅其
通市招撫不敢用兵之心可謂如見其肺肝矣繼而李鳳鳴附會
嗣昌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給事中解學尹以楷奏為忠而糾
嗣昌之諂上不之察而以嗣昌為東閣學士兼禮兵二部事矣嗣
昌以母憂去止五月而起復矣楷劾其忘親而上又切責之矣奸
佞惡直何若是甚乎迨隆武即位楷為大學士與鄭芝龍爭朝班
不合乞歸中途遇盜截其耳去吾又從戚馬梁朝沈瑞軒蕭顏達
繼在中途為盜所殺人謂顏達使之而事卒不得白唐木王鐸赴
職過大名樂從討使賊要劫殺之職其家為諂盡其事更慘時朝
廷弱不能振不復窮治楷以當朝輔臣與芝龍不協故去朝廷然
之及在途遇盜盜截其耳毫無畏忌奉詔追賊而又不得與沈王
二事若合符節嗚呼朝政如此時事可知

賀逢聖周延儒謝陞三先生

故明崇禎十五年元旦朝賀既畢懷宗忽召大學士賀逢聖周延
儒謝陞三人入殿內降座命東向立西向揖之曰卿等朕之師也
宗社奠安惟三先生是賴君子讀史至此不禁慨然於宋濂劉基
章溢葉琛四人也太祖平定天下隆禮四人尊之以先生之稱略
之以君臣之分是猶扶桑欲旦曦馭方升四人之瞻就雲日依先
聖未有艾而四人之協贊鴻圖者勳業亦何翩然可稱也迨乎懷
宗而日薄桑榆矣懷宗非亡國之君而諸臣皆亡國之臣即於宗

社稷安惟三先生是賴一語可見此三先生者自問何如宋劉四人也而致懷宗陷僨如是懷宗而非三先生是賴也又安得有四人其人者而隆禮之也以違聖之沖懷克郡當此無問矣彼周謝之庸庸何為者而懷宗為此耶隆之耶師之耶敬之耶愧之耶

賀逢聖字克由號對揚江夏人潛心理學致仕家居獻賊逼城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屬出激子湖鑿舟洞之與夫人危氏及兩子兩媳諸孫皆溺死謚文忠王之仁盡沉其家屬於蛟門而死此人同時而其死節亦相類焉

黃道周字石齋漳浦人

明懷宗自言非亡國之君觀其許黃公道周則亡[illegible]也忠佞不辨故也忠佞者治亂之關而主德之明暗又忠佞進退之關一不之察則是非賞罰顛倒混淆紀綱政令未有不敗壞以至於亡者公所以亟為懷宗辨也或謂魏徵忠良之辨以其名相類也忠佞相反又何庸辨不知忠良者相類而實相反忠佞者相反而實相類惟相反則略而不置辨相類則混而不能辨昔江充之讒諂佞也而漢武帝忠之盧杞之口辯佞也而唐德宗忠之王安石之辯博佞也而宋神宗忠之蓋自古工於佞者未有不巧於避佞者也伺上意以迎之委曲將順其詞以出之使人主聽之忘倦目之曰忠宜矣賢人君子正色立朝直辭抗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攖逆鱗而無所顧忌目之為佞又宜矣是公忠佞之辨所由進也至若以公為黨而與解學龍筆廷杖謫戍尤謬之甚者無論公之孤峭特立無所謂黨也藉曰有之公之黨其甚異乎人之黨矣歐陽公不云乎小人之暫相黨者偽也君子之黨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濟以此言之公之黨亦可以稍竟厥責矣劉澤深掌刑曹以謫戍擬公再奏不允因上言為公申辯始得允行遂有從而稱之者我以為澤深之議似是實非也罰有重輕法有出入輕者重之漸也出者入之對也以謫戍擬公公有應謫之罪然後可不然仰承上意於法外擬謫獨不可法外加誅乎罰非所罰可以輕即可以重法外加法可以出即可以入公之不宜加誅審矣公之宜謫謫何所指乎是澤深於阿意執法之間而無所據倚上終於不允將遂從而誅之乎澤深於公直當論罪之有無不當論罰之輕重而聞人主以游移出入之端壞朝廷之法也是又澤深之謬也嗚呼有臣如公懷宗不用致國亡身死豈非忠佞不辨之明驗乎至陰武而天下事已不可為矣公猶毅然憤諸軍之不前請募兵江右以東南半壁寄之一身號召弟子取知大勢已去而且赴湯蹈火不稍退沮身被拘執凜首陽之義絕粒矢死既而洪承疇歸命本朝勸之降不屈遂棄市嗚呼絕粒死也棄市亦死也成仁取義在公不過自全其志而已何所趨避於其間哉獨是承疇者始欲全之終以殺之忘懷宗禮遇之隆不為忠臣而反盡一殺忠臣之罪吾不能為承疇解也為懷宗者以公之忠則放逐之以承疇之佞則禮遇之是非賞罰顛倒混淆一至於此以致國亡身死吾不能為懷宗解也

黃得功封靖南侯

弘光時太子從淛至在廷諸臣多疑假冒此時力請保全東宮者左良玉何騰蛟也得功一疏亦堪與之並傳蹟其平生惟於高傑

被害之後乘棧爭揚州一事失大體耳至於死節時慷慨英烈之
氣允稱四鎮中之表表者

倪文正 名元璐字鴻寶號玉汝上虞人贈太保

公生前規畫皆軍國機宜死後英靈悉乾坤正氣宜其易簀之餘
猶使賊望之而心悸 闖賊破京城公自縊一門殉難賊突入見公顏色如生驚避去

毛協恭 字力懷號壹鶴黄門人

父憐其體弱年十七始從塾師習句讀日誦數千言即攻舉子業
為文輒驚人師曰吾非汝師也適師張清惠孫文介及官閩中
禦寇安民司文衡拔士類後於任所合門殉難節義兩全雖在宦
途家無寸椽尺土後人貧乏不堪嗟乎嚴吏之子挾褐負薪孫叔
敖所以致優孟之歌也毛公清貧何以異此

張忠武 名慶臻封惠安伯

李賊陷京城公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於家聚飲積薪四圍合門
焚死懸考合門焚死殉節者於宋則蘇緘尹穀最著於明則華永
固張忠武故著明明赫赫光可以燭天爲可以殺賊無得以死灰
目之

汪文烈 名偉字叔度號長源官簡討

李賊犯闕累日不食妻耿氏語公曰苟有不測請從君死公趨吳
甘來所約同殉難 吳謚忠節亦謚死 歸與妻呼酒命酌懸兩繯於梁間公
以便就右妻就左既縊妻揮手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序不可失
復正左右序而死 耿贈恭人 嗚呼文烈節義洵不愧薤吊殉矣至耿氏
一婦人耳從容就死臨難不靡夫婦之序較吊殉妻瘧氏尤爲不
可及

邱爲虹 字天王歙人

由浦城令晉御史巡按建寧大兵至浦城貝勒王使號不屈勸其
薙髮曰我固不忠辱先不孝寧死髮不可薙貴輸餉百姓爭欲代
輸以贖其死爲虹不可誓必死遂遇害軀可捐而髮膚不可毀忠
也而孝全乎其間城可陷而百姓不可侵仁也而義行乎其間英
風烈氣至今憬人毛骨

何騰蛟 字雲從黎平人由部御史晉總督

懷宗太子自劇至馬士英等言係王昺姪孫王之明貌似太子而
冒托太子公疏辨甚悉此事貲得功左良玉劉良佐俱力爭之彼
武臣耳猶知名義之重可恨當日方拱乾輩爲原講官日侍太子
討太子蒙難時至此不過逾年眞僞何難立辨而廷臣假托疑似
不敢質言眞僞卽其不敢質言之意則太子之眞可知矣何也僞
則惟恐言之不遠惟其非僞故不言也眞則不可質言言眞而禍
卽隨之言僞而良心未泯故托爲疑似也觀丘致中一見太子捧
持大慟卽命擒下其情畢見矣

朱之馮 官中丞

懷宗末年之馮爲宣府撫臣闖賊逼城之馮勞軍守城無一應者
三命之咸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獨巡城見大砲自起然火
軍民競抱其手之馮憤甚乃自刎初賊犯寧武關周遇吉死拒之
殺賊萬計遂致寧武人民遭賊屠戮嬰稺不遺宣府軍民惴惴不
敢攖鋒者寧武之餘威懾之也嗚呼人情如此雖有百之馮亦如

之何哉

劉文正 名理順字若陸杞人官左中允

賊陷京城被執許以大用公題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殘之余何不然科名既占臺省荀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爾酒自盡妻萬氏妾李氏子孝廉弄婢僕十八人俱縊死賊多河南人曰此我鄉劉狀元也何處死皆羅拜泣成仁取義語公以文信公自信絕筆即表科名公自信者不難以信天下後世也

劉忠毅 [illegible]

獻賊陷亂公被執縱罵賊營竹索縛大罵不屈賊怒縶雙馬尾而馳血肉塗地罵不絕所謂割舌死公罵賊忠憤激烈之氣顯果然而後一人而已

許忠節 名直字若如皋人官吏部員外

李賊破京城公欲殉難旁人以親老子幼解慰之公曰有兄在吾無憂也自縊死昔羅企生晉紫願未有弟而安心死節吳甘來明及公有兄而安心盡忠固已然使國爾忘家之念必計及有兄弟以奉其親而後死何以責天下之無兄弟者是在人之自盡耳

金忠節 名鉉字伯玉武進人官兵部主事

李自成攻城急以諸母章氏前曰兒義在必死得一淨地可以藏母母曰吾何心獨生乎指一井曰此即吾死所也及城陷公投御河死母聞之亦投井死妾王氏亦死公弟鋐擇地葬母畢亦投井死赴水死節而閭門殉難者宋末有江萬里明末有忠節公時異而死同為攀龍不辱身忠節公不背國皆赴水死死同而所以死異

公年十八舉北闈第一

金御史 名毓峒官御史

李賊犯保定公守西門賊執之見賊帥帥危坐公罵賊而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縊死從子振孫登城射賊城陷振孫大呼曰我金御史姪也賊支解之公子嬰子婦陳氏年十八與其祖母蘇氏母楊氏嫂常氏盡投井死侍婢翠俱從死懷宗末年忠臣義士捐軀盡節者固多而子死父弟死兄妻死夫僕死主者亦不可勝數歷稽前史所載有所不及即忠節公金御史公統此兩人一經[illegible]一投井而合門皆作忠義鬼誠非無自而然也嗚呼故明三百年豢養士之報吾于彭城之雙烈而得其際焉

金聲 [illegible]

公之浩氣炳作日星公之傳文垂為標準綺園滿陸華實兼之第友于臨式矜可矣

余堡 字衛公一字遺隱錢塘人官臨清知州

懷宗末謝政歸里乙酉之變閉門入粵特授科員以直諫廷杖遂隱為僧名姓因之會瞿式耜張同敞死節於桂林遺侍者上書定南王請收葬王從之因歸櫬瞿喪于吳張喪于楚以一紙書歸還兩故人之喪真義風千古矣

[illegible]

初官吏部文選清介自持門人以地方請正色拒之李賊陷京城不屈而死妻何氏亦從死公職司銓選能不私於門人徐勉北裴均人唐之流也崇支由亞聖節義真家賢又於殉難見之

王思任 字季重號遂東山陰人官禮部侍郎

讀先朱之文光懸北斗事先生之死風高首陽令人心向往之矣

袁繼咸 字臨溪官御史進江督

金陵不守叛弁劫公出降公不屈逼執之以北再四命降終不屈三忠祠之難神色不變贊文告公留燕三年元人屢強之降卒不屈柴市之難從容就死公自寒徂暑幾易春秋而始終屹立如山嶽之不可撼宜當時以公之死比信公也初獻賊圍武昌公疾馳至左良玉營使進師復新蔚氣侃侃酷似王剛中之責吳璘人宋

錢嘉徵 嘉興人

懷宗初以貢士參魏忠賢十大罪帝令內侍讀疏使魏璫聽震恐喪魄楊公二十四罪之疏字挾風霜錢君十大罪之疏光懸日月

均堪千古

薛國觀 字賓廷韓城人官給事中

薛公有可敗之道三溫體仁為何如人用以為援而驟登政府一也惜府敞術偏於群小而使王化民陰中其毒二也以國用匱乏倡言借助將紳戚畹延及鉄遺甚至盡罰所有而輸之如李武清者三也此可為不擇進取之途而多為樹怨者之戒

吳麟徵 字聖生號磊齋海鹽人

麟徵建議棄山海關外召吳三桂入衛時以為棄地非策不果然事有權宜究此時三桂討賊之志尚堅入衛之說又未為不是能因時觀變進用其衆弱其戰守之宜而區畫之不猶愈於以京畿之地拱手而授之李賊乎是未可以輕議麟徵也

孟節愍 名章明字顯之號絅百兆祥子贈河南道御史

流賊之難忠貞公既死節章明收畢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先人獨死當從之地下也王氏曰君死妾亦死遂先自縊章明隨縊死

嗚呼父死忠子死孝妻死節一門殉難允堪俎豆千秋本朝定以春秋九月祠祀明季死節諸臣孟氏父子首列

陳黃門 名子龍字臥子號大樽華亭人官兵科給事中

弘光時疏請慎名器言服勞有功者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曾感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又言爵人宜公倖門宜杜綫綫數千言不聽及國變沉水而死明初平交趾成祖問賞之宜夏忠靖言多陞不若重賞黃門慎名器一疏本此

夏考功 名允彝字彝仲華亭人官銓部

文名滿天下與陳大樽輩主盟壇坫三吳兩浙文風丕變初任長樂令稱神明上臺有疑案皆屬之讞決歷五年以卓異擢銓曹未幾而國祚已移兵戈四起公嘆曰國破君亡朋友盡愍我何心獨活亦投水死兄之旭字元初自縊於府學十哲座前兄弟殉節均有絕命詞可讀

杜兵部 名麟徵字仁趾號素涼華亭人官職方司

時有旨以太監張彝憲等總理戶工二部事監宣大諸鎮公上疏極諫舉天啟近事為戒朝士無不嘆服尚書熊明遇器重之公上書論時政得失俱愷切中時弊丁母憂歸卒年三十九嗚呼英才壯畧如公設施未竟天奪之速千將忽折玉樹云摧何怪當時士大夫聞訃而黯然也

公廼杜方伯諱喬林字君遷號㑹梁之長子也方伯一生宦蹟頗多而浙閩為尤著青史能標之故斯編不及載方伯有子如公益知方伯真云不死矣

金綬臣先生傳

是傳廼晉婁縣事王公諱世紀字朗荃爲余　先君作也　先君行事可傳者多得於父子之間覼縷而條析之然遺漏者多聞之者或翻以為選美也故藉斯傳聊表一二以彰懿好差足取信云爾其略曰

綬臣金先生諱章原字綬臣雲間名宿也家貧幼孤舌耕奉母里黨以純孝稱婚而弟嫁而妹殫竭無遺餘力居常蔡藿下逸懼傷母心不敢以聞且廿旨無缺勤敏好學博綜經史尤精制科藝為

垂世芳型　明　輩　貫勅堂

郡庠生試輒魁一軍㝎學使每嘆為國士方相國守郡時恒謂有荊川震澤之遺焉自此文名日盛而家道稍豐慷慨樂施予拯人急難絕口不言恩鄰人某負先生多金哀其貧也焚券不責使其人獲以負他金故遠竄不敢歸先生為之衣免且助之使還同里有以冤繫獄者貧不能自理先生為之周旋費已貲累百金獄得白友人某無以自給其父令廢舉子業謀治生先生力諫阻自為延師籌之後成進士性剛直規過勸善無所忌諱宜室某將以侍婢四人娶重値棄之青樓先生聞而往叱之事遂寢與陳黃門夏考功先後齊名以數奇屢困場屋同人共惜之年逾五十漸涉塵鞅卜居於余峰陳仲醇先生之故廬使游林泉數年仲醇先生後嗣聯落藉先生覆庇頗多享年六十有四卒之日遠近無不哀悼

原缺

垂世芳型十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金維寧撰維寧字德藩華亭人康熙丙午舉人初維寧取歷代事迹八百一傳各系以論名連珠集校書通史流也鄭重欲為刻之不果後刪掇其論三分之一以成此書所論上起孔子下迄明季共七百八十五人而明一代居一百四十八其父章原亦與焉

刪訂通鑑感應錄二卷

〔清〕秦鏡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四年張聖佐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通鑑大感應錄二卷》提要

刪定通鑑感應録叙

諸史繁雜貫串維艱自司馬溫公成通鑑而後事有所統惟帝魏寇蜀論者有遺憾云趙師淵親承紫陽之旨而作綱目黜僭誅亂準春秋以定是非然取予出入之間尚多可議迨上虞顧洄瀾之提録出於是古今興廢之跡洞若指掌

善惡賞罰之權歸諸至當
盖析衷通鑑輔翼綱目而
為之者也余一見而心賞
焉每於政事之餘披覽史
冊欲踵其意以纂一書而
人事紛擾終未能就歲在
癸巳余承乏江南適余姻
友軒甘公亦官茲土朝夕
往還見其案有秦氏通鑑
感應録一編取而閲之首

唐虞終明季上下三千餘
年人之賢否得失世之治
亂安危無不悉著可謂得
史家之要領而有裨於政
刑非他荒誕不經者所可
同語也嗟乎感應之説雖
近乎釋氏然禍福之報捷
如影響故作善降祥作不
善降殃聖賢垂訓自古記
之矣是編也不為廣布尚

得謂之好善而有世道人
心之責者乎爰付剞劂以
廣其傳其間或有一二考
覈未確討論未精者爲刪
定之要使是非不謬於聖

人而無苛刻矯激之失亦
良史亞也吾知學古之君
子於史鑑諸書之外又不
能廢是編矣
康熙乙未長至前一日閩

山張聖佐題於金陵薇署
之西偏

自叙

非臺曰貧治通鑑一書乃古今來一大感應篇也但編年紀事前後錯綜不一讀之者或睹前而遺後或憶後而忘前遂令一人之始終一事之顛末若片雲飛絮孤峰絕壑漠不相關者然反以斷爛朝報視之如臨川之於麐經東諸高閣者不少間有單寒之士里社之學困於貲財迫于歲月苦不能見其全書雖欲擇善而從不善而改其道無由有心救世者遂註釋感應篇纂修廸吉録勸善圖戒等書於以醒世勵俗甚盛舉也然性善者愈堅其好善之誠而作惡者又誣爲荒唐之論誑俗惑世因而毀謗棄擲者有之矣而炳如日星之大經大法不能家喻户曉傳之天下如豐玉荒穀之爲時珍焉此誠憾事也余不自揆輒録其彰明較著者一人之事彙爲一帖仍將感應大意拈出示人俾覽之者有所觀感凜以爲戒但須大家領取本來善果庶不孤予喚轉寢夢一點婆心其間或與感應無涉或事蹟寥寥莫可論説者則姑闕如不敢妄爲穿鑿然必鱗次而蠅附焉者蓋不欲

致一朝之史首尾割裂中邊挂漏令人有殘脫不完更黐別撿之恨是故開卷瞭然雅俗共便且删帖無幾取攜最易尤人人得而見之其與世道人心未必無小補云至於歷代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意確然可信而可傳者則有温公之原編朱子之綱目在博雅君子當自得之固非茲録所能盡也今既授梓行當出以問世聊述其纂著崖略如此

康熙十五年上元後屋山拙慶居主人秦鏡非臺氏誤

刪訂通鑑感應録卷上

翼城秦鏡非臺氏纂集

男 治 淳 孫 桂 棟 栻 曾孫 熙 炳 勳 重孫 肇基 校錄

唐虞

伏羲神農黃帝洪荒世遠難於上稽刪書斷自唐虞則其彰明較著者也治曆敬時明倫敷教平水土而有無懋遷樹五穀而艱鮮竝奏創精一執中之訓開古今治統之源不傳子而傳賢千古號稱盛世孔子

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故丹朱商均之不肖天正所以成唐虞之際云惟唐虞乃能上順天心下保子孫耳堯享壽一百二十歲故古史有云堯年十五佐帝摯為唐侯號陶唐氏又三年諸侯始尊為天子及君臨天下又百有餘年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朕巽位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舜享壽一百一十歲舜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孟子曰禹之相舜也十有七年舜崩不惟堯舜之功德文章後世不能媲美卽堯舜之壽豈後世人主所能及哉然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彼荒于酒淫于色或好土木或勤甲兵或崇信佛老或矯誣天書餌金丹求長生孰能如堯舜之治雍熙而壽百齡餘哉

遜菴曰堯未以位傳子國祚三代不絕復啓炎

漢四百五十年之基舜未以位傳子國祚亦三代不絕復衍田齊十餘世之業傳世之永未有如二帝者也

外逸曰如讀竹書紀年

講際字千古無人道破此吾祖獨得之學始知丹朱商均之不肖天意不無變易惟堯能順天而下際于虞惟虞能承天而上際于唐故成得箇唐虞之際 孫桂註

夏商周

三代以勤儉忠厚開國羿浞不得其死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聖賢已明言之矣至於大經大法如皇祖之五訓洪範之九疇敬敷之五教方策之九經以及斆學之相長易象之合天可謂盡善盡美範圍百王綱紀萬世用其道罔不興背其道罔不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夫誰得而外之故至今誦禹訓湯誥文謨武烈爲不衰也然而南巢之放太白之懸驪山之禍在所不免妹喜敗夏妲己亡殷褒姒隕周有累明德非運會使然實子孫之不穀也噫杞不足徵有宋存

焉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歷年四百六百八百之久雖天之眷顧三王亦三代之祖德宗功所培歟

遯菴曰三代享國皆永而周祚尤長可以知忠厚之報矣子孫雖衰而不遽亡祖宗之德遠也其卒不免於亡者子孫之德替也若天以祖宗之德而常佑子孫之不德又非感應之道矣

敬齋曰禹稷契之功垂萬世亦非後人所能及夏商周其先皆唐虞臣也唐虞不獨爲君極古今之盛卽爲臣者不於其身亦於其子孫皆繼世而有天下故知天之所以報德報功者不爽

孫桂註

魯齊

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矣春秋之首魯隱公爲魯桓公所弑桓公爲齊襄公所殺襄公爲公子無知所殺無知又爲雍廩所殺一命償一命其捷如影響

遯菴曰齊強魯弱齊亡百數十年而魯始亡祚之修短豈在強弱間哉

晉

晉初文侯之子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爲桓叔不忘親親也未幾賊臣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桓叔雖不預謀爲之計者明正其罪而誅之上也拒而絕之次也柰之何欣然貪位而來是樂其有弑逆之舉矣趙穿之事趙盾亡不越境入不討賊書曰趙盾弑其君桓叔乘危簒國樂禍亂宗書曰桓叔弑其君誰曰不宜潘父旋亦伏誅一傳其子曲沃莊伯入翼而弑其君孝侯逐其君鄂侯再傳其孫曲沃武公使莊

伯弟韓萬弑其君哀侯又誘弑其君小子侯王立哀侯之弟緡爲晉侯武公又弑之而翼滅矣武莊之大逆無道皆桓叔有以啟之也嗟乎親親則諸父昆弟不忿昭侯親親乃諸父昆弟相繼爲亂臣賊子之行不亦異乎三傳至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大而勢迫令士蔿主其事盡誅羣公子而桓莊之支庶無孑遺矣其感應一也又封其臣趙夙于耿畢萬于魏識者已卜其有弁髦其君爪分其國之兆其感應二也獻公惑于驪姬先殺其太子申生又欲殺重耳重耳奔狄欲殺夷吾夷吾奔梁公薨尚未及葬里克殺其子奚齊及悼子荀息死焉繼而夷吾入爲惠公子圉逃歸爲懷公惠公爲秦穆公所擄懷公爲其下所殺四子一孫不得令終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也或八人俱不得其死歟其感應三也幸重耳入而亂乃止五伯莫盛于桓文齊桓晉文之初感應如此不爽其他列國可知

遜菴曰桓莊負昭侯而獻公盡誅羣公子獻公盡誅羣公子而子孫鮮終一報還一報也

外逸曰善讀書者以意解之

秦

秦嬴建國祖遠交近攻之説以殺伐功利詭譎相尚自孝公石門之戰迄赧王入秦之年其斬殺坑死者至一百九十八萬八千人而長平一坑四十萬始皇并吞六國阿房樹怨長城築愁焚書坑儒巡遊不息戍役遍天下死者又不下五十餘萬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生民肝腦塗地殘虐不道極矣若始皇不死於沙丘斯高不矯詔殺扶蘇以立胡亥是無天道也未幾望夷禍起求爲黔首不得胡亥爲趙高所弑斯高亦俱族誅及項王入咸陽殺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其宗廟宮室收其婦女寶貨火至三月不熄所謂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天殆假手于楚以報成周六國之讐以伸億兆生民之恨耳甫二世而社稷丘墟萬世之業何在哉

遜菴曰嬴秦呑食六國六國未亡而秦先亡呂賈爲子盜國子既得國而身被殺豈非天哉

又曰扶蘇仁而被弑天不予始皇以令嗣也

秦處西陲讀秦誓一篇儼然與帝王求賢無異此所以得霸西戎也　孫棟註

秦雖混一區宇却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三世兩姓尤爲可醜故天亦報之甚速

孫桂註

陳勝吳廣出萬死之計謀誅暴秦爲天下倡亦義舉也惜乎方舉事即殺兩尉甫得陳即急稱王及田臧矯殺吳廣不誅之反以爲上將雖非奉命而行亦有以窺其隱而預媚之也我固不殺伯仁伯仁實由我

而死書之曰陳王勝殺假王吳廣良非誣也未幾田臧爲秦軍所殺天即隱以報之矣奈何陳勝自大而驕多殺故人稱王僅六越月爲所御莊賈弑之以降秦幸涓人呂臣討賈而誅之報其誅無道秦之義耳

楚

項梁項籍起兵於吳會稽守殷通使將之即斬殷通而自爲會稽守夫勝廣謀殺兩尉猶曰恐尉不爲我用耳今通使將之而即殺之何也方謀舉義即行不義天人肯佑之乎籍又矯殺卿子冠軍宋義詐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弑義帝於江中皆非開國承家祈天永命之道故項梁戰死於河北項籍自刎於烏江二十四歲起兵三十一歲而身亾大抵殘忍嗜殺之所致也豈得恃其拔山之力蓋世之氣以挽回歸漢之天命哉況婦人之仁匹夫之勇韓信早已知其不能成矣乃曰此天亡吾非戰之罪信乎其天亡之也惜項籍不能悟而怨天悔不聽亞父之言而尤人耳

遜菴曰項羽屠咸陽弑義帝天自以亡報之漢高除苛法崇寬仁天自以帝報之

外逸曰項籍之所以亡者不耑在弑義帝假如漢高有天下其能容乎得關中而復失者只在一箇目中無人兼剛愎不能忍所以一蹶不復振然國破身亡死得乾淨太史公謂之人傑信然

西漢

西漢高祖提三尺劍除暴秦平強楚約法三軍與民更始不五載而馬上得之得天下頗正惜其分羹擁彗薤臨功臣既崩之後呂后幾危社稷愛子愛妾一鴆一彘不賴陸賈之謀平勃何能交歡北軍何能左

祖祿産何能伏誅大物返正蓋由功德在民人心戴漢故雖以惠帝之庸主呂后之悍婦而人不思亂天下得以乂安也

外逸曰漢楚之分只自一箇能用人一箇不能用人

文帝恭儉寬仁勸農重本專務以德化民二十三年之間民殷國富刑措不用漢家四百年之基不可謂非文帝之所培養也惜短喪之制遺譏後世云

景帝削奪七國亦保安社稷之長計然行之太驟啓

人驚疑又誤信袁盎之奸輕斬首謀之鼂錯斷則斷矣不明孰甚廢皇后廢太子妄許傳帝位於梁王無罪殺大臣周亞夫其夫婦之義父子之恩兄弟之好君臣之道皆有媿焉大抵刻薄寡恩之所致也然自爲太子時提博局以殺吳世子時兆其端矣幸而愛民節儉之心不減文帝故周稱成康漢稱文景云

外逸曰景帝愛民節儉亦是文帝所啓

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雖有展拓疆土之才實皆草菅民命之舉兼之神仙土木史不絶書致令海内虛耗元氣剝削帝固不能辭其責也輪臺一詔始有悔心晚矣東坡云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夭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巫蠱事起禍及太子一家亦帝嗜殺殃民之報也思子之宮亦徒作耳至今比漢武于秦皇然秦亡而漢不亡者殆文帝之寬仁其澤尚未斬耳

武帝初年末年大有可觀所以不同于秦皇

孫棟註

昭帝童年嗣位知霍光之忠貞辨上官桀等之奸詐

可謂明矣享年不永天或不予武帝以令子也

宣帝應石立柳生之瑞自閭閻入繼大統蓋父祖爲江充所誣死非其罪天故還其故物於其子孫耳即位之後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庶幾守成令主但吏尚深刻政鮮寬厚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官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戮大臣開三大釁以消索漢之元氣循其名可爲中興之主究其實可爲基禍之君惜哉元帝仁柔有餘剛斷不足弘恭石顯檀權果然殺吾賢傅況新進之京房

欲以一木支大厦其能免乎徒有儒雅之名何補極亂之世可歎也已

宣帝全賴一丙吉　孫楝註

成帝湛于酒色禍水方興勢必滅火乃五舅同日封侯致令黃霧四塞趙氏淫亂於内王氏蟠據于外朱雲之劍不能加於佞臣之頭止留一旌表直臣之檻惜乎史稱元成政衰信然

哀帝寵信董賢憎嫉忠直累誅大臣欲振主威以則武宣難矣

平帝九歲嗣位安漢公位尊勢逼無可賞之功有振主之威況睥睨神器之念久萌胸中飲椒酒而中毒身斃又奚怪乎孺子嬰立為太子不過擁虛名於其間而已奈何頌莽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威福在手操縱任意自此而居攝踐祚稱假皇帝矣稱新皇帝矣廢太子為安定公更太皇太后號為新室文母廢孝平皇后為安定太后又更安定太后號曰黃皇室主漢家老寡婦即欲攜傳國璽以殉葬亦不可得而漢祚中斬矣

王莽以椒房世戚倫有神器弑君廢后殺宗室殺大臣罪不容誅乃殺子殺孫殺侄何耶殆天奪其聰故先自滅其族爾梅福棄家而隱逢萌挂冠而逃龔勝不食而死薛方遜言而免無文武成康之德澤每事欲倣周官周禮而行十八年間變更制度改易官名刑繁賦重萬民失業盜賊遍天下而真主崛起矣杜吳等斬之於漸臺身首異處節解臠分猶若不足以盡其辜也夫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乃出自后族則亦太皇王太后之不幸也

外逸曰王莽之禍基於成帝

東漢

東漢光武肇基南陽除莽苛政殲滅羣醜待劉盆子以不死推赤心置人腹中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漢官威儀復見今日彼子陽鼃井底之蛙何敢並驅中原蓋人心思漢一王郎假之而有餘況中興之英主哉故克復舊物易易耳獨是郭后以寵衰見廢太子因母廢亦廢以忿怒直諫殺韓歆以輕信讒言薄馬援則盛德之累也然明帝與東海王彊中山王焉友恭

出於天性手足之情日篤郭后與陰后妬忌之念頓消夫婦之情獲終則帝之幸也其可議者帝不尊崇南頓君而上繼元帝天下不幾有無父之子乎昔舜不尊崇瞽瞍而繼堯禹不尊崇鯀而繼舜蓋堯舜禹一堂授受如父子繼體者然況堯舜在上舜禹不得顧私恩而背所受也明矣然舜棄天下如敝屣禹有天下而不與五十而慕勉平水土舜禹何嘗一日敢忘其所生哉如宋之英宗曾育於仁宗宮中故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禮也一姓相傳與堯舜之傳賢不

同然堯舜薦舜禹於天仁宗育英宗於內面為授受則庶幾同之耳若光武東征西討始得紹續漢統所假者高祖文景之聲靈德澤非元帝之聲靈德澤也名曰纘承實則開創即以昭穆次第而論亦有遠近親疎之異乃不念所生之近親別祀南頓君于舂陵而上追未嘗謀面之遠祖入繼大宗身奉子道則何也若明之世宗兄終弟及追尊其父為興獻皇帝亦情也藩王入繼與光武中興不同然繼統不繼嗣之說則庶幾同之耳此雖無關于感應之說披閱至此不能無疑今姑引證而表出之亦以見尚論之微意云爾

外逸曰絕妙史論不識當時君相與禮官太常何以定議至此耶

舜繼堯禹繼舜未嘗以堯為父以舜為父也孟子曰天與之人歸之舜禹之有天下也天也不獨舜禹也凡後之有天下者無一非天也故先儒有繼統不繼嗣之說禮曰為人後者為人子言無子而豫養或擇或承告於宗廟者倘宗支

入繼與兄終弟及止可云繼統豈得云繼嗣以開千百年援爲人後者之聚訟　孫桂註

明帝養老尊賢崇儒重道圜橋門而聽觀者蓋億萬計期門羽林之士令通孝經匈奴遣子入學二事又綱目之所無者可想見當年文德誕敷彬彬太平之有象矣至立四姓小學廢后郭氏與陰馬一例奉養分封六王不敢與先帝子等尤盛德事也然自起揰郎諸吏不敢輕出人罪求書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迎沙門攝摩騰至京師開浮屠之端致邪說橫行于

天下後世人心惑亂于禍福災生君子不能無譏焉

外逸曰明帝初政頗有可法其開浮屠之端先在求書天竺故佛氏遂乘機而入然初意不過欲求福報豈知後世流弊一至於此

章帝賑飢勸農平徭減賦事從寬厚盡心孝道辨五經之異同文之以禮樂是以民安其業吏稱其職稱為長者不亦宜乎前有文景後有明章猗歟盛哉

外逸曰景帝天資刻薄章帝邁其祖遠矣

和帝幼冲踐位竇太后妄開邊釁令竇憲立功匈奴

以贖罪則何說也幸而勝也匈奴何辜不幸而不勝士民何辜勤遠略殺大臣威福在手覬覦神器帝年十四奮乾綱誅元兇棄之如孤雛腐鼠則亦英武明斷之君也然誅憲之舉出于鄭眾自是而宦寺封侯遺禍將來漢業從此衰矣殤帝襁褓而立數月而崩無可言者

庇外戚而開邊釁致竇憲不得其死皆太后之故故曰竇太后妄開邊釁　孫棟註

安帝以清河王子鄧太后迎而立之親政以後無一善可錄廢鄧氏兄弟放太尉楊震封江京等為列侯飲馮石家至十日尤可駭者廢太子為濟陰王帝止一子廢之欲將誰託北鄉侯立為君非閻顯之謀逆實帝自取之也若非孫程等誅閻顯復濟陰則帝統終絕真下愚不移者也

安帝浪子也鄧太后惑于人言迎而立之帝不以為恩反廢鄧氏兄弟幾致亡國此立君不與大臣謀而獨斷于鄧太后故曰鄧太后迎而立之　孫柱註

順帝以廢王得立初政清明故遣十九侯就國賢如周舉奈何目為功臣而留之恐他日有殺功臣之名自是乳母為山陽君矣中官以養子襲爵矣梁冀為大將軍矣帝之多不德如此

冲帝二歲而立數月而崩僅得留以冲帝之號永嘉之年耳

質帝年方八歲渤海孝王子也跋扈將軍梁冀初利其幼冲而立之繼惡其聰慧而弒之遂置毒煮餅以進李杜身為大臣不能正名仗義聲罪致討身歿囹

圖宜矣

外逸曰李杜無膽處只是懼禍與其死于奸權之手何若聲罪致討而死

桓帝因梁后之親得以蠡吾侯入繼大統梁冀侍椒房之勢生殺予奪恣肆無忌專國二十年與妻襄城君孫壽奢淫暴虐恬不知恥酖殺又不知凡幾也帝雖奮發誅之然為私忿而起見非為天下之公論而正典刑也十九侯方封于前五侯繼封于後乳母子馬惠亦封列侯則何謂也誅冀之後善政無聞滅百

官俸斂田畝錢賣官鬻爵常若不足夫明明求財利者庶人之行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惟利是務甚至竄殺諸賢禁錮黨人貽後世以不道之名悲夫

靈帝以解瀆亭侯迎入為帝竇武逆盧植之言不能辭援立之功已伏殺身之機矣又欲妄行天討取禍不亦宜乎黨禍一起大獄頻興人之云亡其如邦國殄瘁何帝方親常侍為父母視黨人若寇仇鬻獄賣官後宮列肆以充萬金堂即賢如崔烈因傳母入錢為司徒使其子有銅臭之誚妖孽繼起黃巾倡亂而漢不可為漢矣後人稱之曰桓靈而抑知靈又甚於桓也嘗思東漢黨人之禍固發難於諸常侍亦激成於諸君子也無濟世安民之學術無除暴定變之才猷徒以虛聲自相標榜或博一時之虛譽或快一已之私忿已令人側目而視乃欲盡行誅戮不亦甚乎陳蕃曰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嗟乎知之既明行之太疎宜其有反噬之禍株連蔓引徧天下將誰怨乎以虛名賈實禍其東漢黨人之謂歟觀李固杜喬不能誅梁冀竇武陳蕃不能誅曹節何

進袁紹不能誅張讓其學淺才疎膽怯氣餒大略可見矣梯十常侍之禍浸淫至于亡漢可慨也故漢之亡也謂亡于諸常侍也固可謂亡于諸君子也亦無不可尤可鄙者莫若張儉一人逃死禍延數十家賢者固如是乎

東漢自章帝以後非外戚恃寵當政則常侍擁兵擅殺一時目擊心傷者輒以口舌作干戈血氣為劍戟噫既無生殺予奪之柄復少委曲善全之道讀北海一傳令人既悲其遇復不能不

傷其有激而成也　孫棟註

獻帝為董卓所立廢辯為弘農王弑太后何氏皆無謀何進之所致也然進殺董重遷董太后於河間致令暴崩則弑逆專擅之罪自我開端未幾何進見殺何后被弑亦天也董卓弄權濁亂朝廷荼毒生民方快燃臍之誅而李傕郭汜復亂長安矣曹操迎帝於許昌亦僅擁虛名于其上耳何華子魚亦甘為曹操鷹犬破壁以弑伏后殺董貴人殺二皇子殺伏族百餘人除狼進虎又甚於董卓之時矣東漢自和帝以

下國統累絶帝皆幼穉立又不以其正遷延歲月漢祚不絶如綫至曹丕簒逆獻帝乃失天位延祚四百封為山陽一傳其孫劉康再傳其孫劉瑾三傳其孫劉秋為山陽公又八十九年魏亡而國猶存昭烈皇帝以寛仁立國猶保梁州至不思蜀之劉禪得以安樂公終其身而漢始云亡孫策兄弟乘漢之亂竊據江左西和大漢北戰操丕以成鼎足之勢而子孫亦保其終操丕父子奸回惡逆欺人孤兒寡婦以竊漢鼎而置司馬懿父子于側以窺伺之而司馬父子即以其所以事漢者而轉事之甚且子孫不得善終豈非天道之好還哉司馬滅魏未五十年而子孫亦遭聰曜之辱為開闢以來一大變世之鼠竊狗偷者尚其鑒諸

遜菴曰雖云馬上得之實乃仁義得之惠帝仁慈而年不永天所以報高祖之殘忍也呂后幾危社稷而卒不危天所以報高祖之寛也文帝寛仁漢祚之所以長也靈桓宜亡而不亡祖宗之澤未盡也獻帝無大失德而遂亡桓靈之惡

已稔也

又曰漢之外戚以賢獲全者馬陰數人驕横如梁冀竇憲輩無不誅夷豈非天哉王賀活萬人故其子孫世享富貴莽賊簒弑故致全族誅夷善惡之報各有所感未可以莽而咎賀也

董卓既誅曹瞞目無漢室久矣然終身不帝其心猶畏公論此其所以為大奸雄誰料司馬懿即步其塵也魏晉之際其報如形影　孫棟註

西晉

西晉武帝席祖父之威受禪金墉然以桓靈之主無
經國遠猷不用江統郭欽之議復傳位于亡國之暗
夫衛瓘深惜此座和嶠謂不能了其家事何曾亦謂
僅其及身而不可久賈后肆其兇淫弑太后殺太子
流毒縉紳殘賊骨肉卒之八王樹兵惠帝食餠身斃
及五胡稱亂中原鼎沸雖賈后正法于金墉而懷愍
二帝已青衣執蓋而行酒矣尋復見弑較之山陽陳
留殆又甚焉羊后爲劉曜所辱穢語有玷青史覺伏
皇后之殃反得身名兩全神州陸沉舉目有江河之

異宮門銅駝果見汝在荊棘中矣夫西晉自武帝而
惠帝而懷愍僭天位者四人不得其死者三人傳世
僅五十二年而皇極遂爲牛吏之子所有實石七馬
犧牛之象天已早示其讖告彼懿師昭炎之奸謀兇
逆竟何益乎豈當日輔魏之狡計已非開基立本之
資而覦晉之弊端又失貽厥孫謀之道耶然賈充嗾
弑魏主髦以成司馬氏之篡逆繼謀結婚太子衷以
覆司馬氏之邦家人也天也

遜菴曰晉之篡魏猶魏之篡漢也劉曜之納羊
后猶晉武之納吳宮人也晉平吳而納吳宮人
卒以荒淫致亂晉以男戎滅吳吳以女戎滅晉
謂非造化之巧也哉

外逸曰輔魏狡詐覦晉弊端極盡武帝一生
西晉諸帝無一可取賈后淫毒更爲可醜懷愍
蒙塵尤爲可辱是青衣行酒之祖也

孫桂註

東晉

東晉元帝以牛易馬司馬氏之嗣先已中絕幸宗社
未改廟號猶存播遷江左僅留一綫未幾而王敦犯

闕幸明帝聰明有斷王導大義滅親督諸軍誅之未
幾而蘇峻犯闕元規輕舉挑禍成帝逼遷石頭賴陶
侃溫嶠合兵誅之康帝得年不永穆帝襁褓登基哀
帝餌藥致疾帝奕之時政由桓溫跋扈不臣廢帝爲
東海王天厭其惡溫遂以亡桓冲盡心王室反邪歸
正以免身後之戮簡文爲溫所立惠帝之流何足重
輕武帝耽於酒色縱長夜之飮而不知節勸長星以
杯酒而不知悟雖敗投鞭斷流之符堅特賴安石公
有以處分之耳向非草木人形風鶴勍敵則司馬昌

明為苻秦之尚書僕射未可知也戲言出口見弒於寵妃張貴人之手豈非淫溺之所招耶桓玄改晉為楚廢安帝為平固王御牀忽陷祭不及祖人已知楚德之不長矣及馮遷殺天子之賊又未免除狼而進虎劉裕為一世之雄即玄妻劉氏知其終不為人下弒安帝弒恭帝而大鼎遂移於宋矣三馬同槽曹操疑而殺馬騰卒之繼魏者乃司馬懿父子也牛繼馬後司馬懿疑而鴆牛金及繼晉者乃牛金之子元帝睿也總之司馬懿父子兄弟同惡相濟種毒已深而

骨肉之殘淫后之虐胡羯之亂大臣之變兩晉皆有之兇司馬懿征遼東時殺戮殆將萬人誅曹爽等支黨皆及三族至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全無天地好生之意欲後人之賢聖繼起容可得乎

遜菴曰晉佐魏滅漢而漢之子孫復起而滅晉亦天道也

又曰東晉諸臣王導謝安身名俱泰王敦王恭劉牢之桓玄之徒未有得令終者桓溫幸免其身卒夷其族天道固何如耶桓冲忠于帝室不免其孫其應疑于或爽然溫逆于前玄篡于後一人之善不能以蓋之也

外逸曰檢點作天子女主武氏滅唐宗室幾盡燕燕高飛入帝都病已之柳也楊花之李也得雄之王也雖天也亦實君道之解紐而天先示其巧也

東晉雖不改號然以牛易馬實與西晉風馬牛不及矣傳世者八惟明帝稱賢主王導為良輔蘇峻之禍賴陶侃溫嶠桓溫之變賴桓冲苻堅

之寇賴安石然國家元氣已盡喪于武帝不見弒於奸人之手而偏受殺於寵妃張貴人天之報其淫溺者甚巧也　孫棟註

前趙

漢劉淵劉聰以匈奴而亂晉弒二帝殺忠直又殺其太弟又立三后立樊婢又收劉殷二女四孫劉粲烝父諸后釁斯堂災燒死聰子二十一人靳準之變執粲數而殺之又殺聰子孫殆盡發掘其墳墓焚燒其宗廟群鬼大哭聲聞百里噫可哀也幸石勒入洛葬

粲以下百餘口而歸不然不幾爲暴骨之野鬼乎劉
曜改漢爲趙族誅靳準差快人意而曜爲石勒所殺
亦天道之循環也
遯菴曰司馬之子孫爲劉聰所殺劉聰之子孫
爲劉粲所殺劉粲爲靳準所殺靳準爲劉曜所
殺劉曜爲石勒所殺石勒之子孫爲石虎所殺
石虎之子孫爲石閔所殺一報還一報天道如
循環

後趙

趙石勒石虎又以羯而背漢勒歿未及兩月后弑子
殺虎先殺其太子邃二十六人繼殺其太子宣九人
幼孫挽衣帶絕亦所不免卒之石宣殺石韜石世殺
石斌石遵殺石世石鑒殺石遵石閔殺石鑒兄弟稱
戈類晉八王而父殺其子祖殺其孫前此未之聞也
石閔復姓冉閔殺虎孫三十八人虎子十三人無一
存者而閔亦見殺于燕之慕容儁窮凶極惡塗炭中
原劉石爲甚發墓斬尸焚其宗廟滅其子孫天之報
施不爲不慘冉閔馬斃被執猶曰天意劉曜沈醉墜

馬人乎何尤
遯菴曰雖云殺運使然亦是以殺報殺

前燕

燕慕容廆鮮卑也有伯王之志以養賢愛民爲治尊
事晉帝國富民安四傳至少子暐折慕輿根之奸邪
詰慕容評之貪婪甘於喪身致望中興似非亡國之
君而竟爲苻堅所殺可惜也或者慕容皝殺忠孝之
兄慕容翰毋弟慕容仁之所致與然西燕南燕後燕
相繼而興亦養賢愛民之政有以沿之也

遯菴曰自廆至暐共六十八年後燕復興又數
十年亦天之所以報廆也
外逸曰五胡中惟燕慕容等不失爲令主

苻秦

秦苻堅弑其主苻生而自立苻生之殘暴謂之誅一
夫紂亦無不可厥後政刑明綱紀修上下恬熙國富
兵強可稱五胡中之令主亦不免爲姚萇所弑弑桀
紂之主猶不能免況非桀紂之主乎但淫亂慕容垂
之夫人並輦而遊後庭甚非人君之體士可殺不可

辱英雄如垂乃遇此辱心何能堪其不爲垂所手刄亦幸矣嗟乎燕用一貪鄙忌刻之慕容評逐一文武兼資之慕容垂而燕亡秦用一捫虱而談之王猛削平諸國幾致一統逆其臨終之言輕舉寇晉身喪國亡賢才關係國家之重如此孟子所謂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遜菴曰以堅之賢而且強似不應亡而忽焉敗亡者弑主之報驕肆之報亦逆天而欲滅晉之報也

苻堅國富兵強由於任賢修政亡也忽焉只自一箇輕兵遠舉噫赤壁之戰操以百萬敗高麗之師唐以六十萬敗淝水之舉秦亦以六十萬敗毋論篡弑淫亂即此用兵便知必敗 孫棟註

姚秦

後秦姚萇羌弋仲之裔窮而歸秦苻堅授之爲龍驤將軍待之誠爲不薄乃乘堅江南之敗即叛歸北地而自立又敗堅於五將山幽之於新平佛寺而弑之未幾病篤夢苻堅將天官使者使鬼兵數百奮入宮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乃狂言稱臣曰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願勿枉臣遂死所謂明有人誅幽有鬼責者非耶子興傳孫弘爲劉裕所滅世稱五胡亂晉然晉未亡而五姓俱先亡矣

姚萇窮獲也乃乘危反噬何異中山狼哉其刺鬼而誤中也報之巧者也 孫桂註

宋

宋劉下邳以草閒英雄生擒數天子重延晉室二十年之血食功比魏武受禪容亦有辭然安帝不辨寒暑眞無用之人也廢之爲零陵王足矣乃惑于昌明之後尚有二帝遂有東堂之弑猶復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即甘心禪受欣然操筆如恭帝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又弑之于秣陵一之謂甚況於再乎自謂杜絕後患子孫可長保無虞身没未幾二子不得其死傳世八葉六王不以壽終與司馬氏何預傅亮徐羨之謝晦弑義符殺義眞迎義隆于藩邸私謂赤心

可明永享富貴乃三人俱不能保其首領文帝以晉文景以上人越次而承大統元嘉之政頗冠江左惜自壞其萬里長城謀諸白面書生不足憚之吳子輩致親人有嬰兒貫槊春燕巢林之殘且背初寧陵之誓違會稽公主之請車子竟不得免綱目書曰殺其弟義康惟能裁弟不能裁兒登合殿之元兇太子劉劭主之愛子始興王劉濬贊之開闢未聞之禍豈關兄弟哉武陵王駿賴沈慶之諸人唱義與師劭濬伏誅即助桀爲惡之張超手刃文帝于合殿亦見殺于

合殿不異地而受誅出爾反爾良不誣也及其即位善政無聞貪淫是競淫義宣諸女限郡國奉獻甚至以私怨殺其弟南平王鑠武昌王渾竟陵王誕又殺其叔父南郡王義宣海陵王休茂雖弟與叔有謀逆之舉亦帝之淫亂猜忌有以激之也平安而殂幸之幸矣厥後子孫殆盡或亦天醜其行乎子業嗣位狂悖無行人倫道盡納姑新蔡長公主於後宮稱之爲謝貴嬪縱姊山陰公主宣淫置首面三十人謂非武帝淫亂之報哉甚而幽囚諸父以湘東王彧爲豬王

建安王休仁爲殺王山陽王休祐爲賊王東海王禕爲驢王兼之戲侮列祖穢汙妃主彊左右使辱之以江氏不從殺其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南安侯敬淵又殺其弟新安王子鸞悖虐不道明年不能及熟鬼已訴之上帝矣壽寂之等弑之自易易也沈慶之發顏柳陰謀以媚暴主竟亦見殺不仁者可與言哉湘東太祖之昭身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痛念前車克敦友愛可也乃淫殺不異子業子勛方平即殺其兄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又殺松滋侯子

芳等兄弟十人使武帝二十八子靡有孑遺休仁以此媚帝帝即以此防休仁未幾以無罪殺兄禕以射雉殺休祐以防後殺休仁以和厚殺休若幸其兄義陽王昶贖而未歸使如其請則亦以不稱臣殺之矣既迷在原之天屬不知父子之自然殺王景文殺吳喜猶曰爲孽子計耳至裸婦人以取笑致王皇后以扇障面此何説也爲樂之道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樂乎天理民彝滅絶殆盡獨不思裸身泥水之中飲食木槽時乎宋德告終殆天廢之也子

昰全無人君之體躬親販易行至偷狗自稱爲李將軍已不父其父矣刀鋸錐鑿置左右一日不殺則不樂未及五年暴虐浮於桀紂楊玉夫楊萬年刎其首陳奉伯袖而歸之如斃犬豕聲色不動與壽寂之弒子業無異焉天下事應關蕭公乘禍亂之未定因左右之推戴改宋爲齊或亦名正而言順乃立安成王準爲順帝以爲掩耳盜鈴之計未幾而廢之而弒之且族之王敬則曰官先取司馬家亦是如此宋主泣曰願後身世世勿生帝王家哀哉此言聽之心慟春秋誅首惡故綱目大書曰齊主道成弒汝陰王滅其族清夜自思不如不立不廢不弒不族之爲愈也嗟乎山陽公全于魏陳留王全于晉零陵王不得全于宋弒亡國之君自劉裕始尤而效之抑又甚焉故道成起而族滅之滅亡國之族又自道成始繼此而滅人族者遂不勝書矣蕭鸞之慘其能免乎總之貽謀不臧流禍愈熾天道好還江河日下

遜菴曰唐太宗手刃其兄弟而其後禍釀於宮闈宋太宗心滅其兄弟而其後禍啓于外國報有遲速其理一也

又曰三代封先代之後視此何如

齊

齊蕭道成無大功於宋室只以幼主無道王儉褚淵進謀遂攘而竊之其忍心毒手綱目已詳書之蓋悖逆殘賊之毒種之已深黃金同土之賤徒虛語耳武帝賾立踈二王誅子響骨肉之間未免薄惡太子長懋卒太孫昭業立甫三傳而蕭鸞肆惡廢爲鬱林王而弒之立新安王昭文以欺衆又廢爲海陵王而弒之弒一君立一君立一君復弒一君操縱如意不啻奕棊然當道成篡位之初而伐枝之斧反噬之狼已隱伏於猶子之篤愛矣李元愷曰江南多好臣一歲易一主良可羞也鸞又殺鄱陽王鏘等七人殺衡陽王鈞等四人殺河東王鉉等十人至孩幼者與乳母同名入宮須三更盡殺之子倫對茹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太祖世祖世宗子孫無一子遺蕭鸞主之遙光佐之天生二人迨爲劉裕報復之也寶卷狂悖暴虐甚于桀紂剖腹視男女縛菻斬高

宗然而六責同朝蕭衍已早知其不能久矣寶融起兵江陵蕭衍起兵襄陽遥廢為涪陵王追廢為東昏侯綱目深惡之也王珍國張稷斬之於含德殿以黄紬裹其首送詣石頭又奚足恠至巴陵王寶融之弑不須生金而須酧酒鄭伯禽揩殺之齊室諸王鮮能全者即同惡相濟之諸臣如王敬則王晏張敬兒蕭諶蕭坦之陳顯達崔慧景蕭遥光俱不得其死

綱目發明曰江左列國嗣子昏狂如宋之義符子業及昱齊之昭業寶卷其罪惡無復人理烏有為萬物

之靈具五常之性而所為狂悖以至于此雖有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亦不能使之久存是何大逆不道之物率生于有國之家如此哉嗚呼曷返諸其初而求之乎劉裕戕滅晉室武陵縱欲殺戮湘東絶滅支庶至于道成父子之屠戮劉氏宣城之剿滅高武無遺育其不善之積先後如出一轍故天理之報昭昭如彼豈有毫釐之差爽哉如寶卷乃蕭鸞之子鸞之為寶卷謀亦悉矣當其索香火嗚咽流涕之時惟恐高武子孫一或不盡致貽後患而不知為後患者非高武之子孫也嗟乎道成為子孫計盡滅劉氏之裔而子孫亦塗炭於明帝蕭鸞為子孫計盡滅本族之派而子孫復傾覆於梁王故滅人之子孫而欲安我之子孫有是理乎然後知賊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名殃者也其後梁王立而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以壽終或亦有鑑于此也然子恪兄弟可以生也而巴陵王胡忍其死也

遜菴曰蕭道成簒滅宋族期傳百世甫三傳而為蕭鸞簒滅蕭鸞簒滅成後期傳百世甫再傳

而又為蕭衍簒弑豈非天哉

又曰六朝亂世也而感應之間愈速愈顯孰謂亂世無天道耶

外逸曰巴陵王胡忍其死春秋言外斷法

梁

梁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果能聲罪仗義亦幾幾乎除暴弔民之師乃借南康王寶融為暬勢則亦有上下之分矣繼聽沈約范雲之言遂萌覬覦神器之念然而既受其禪廢之為巴陵王可也弑之于姑

孰不已甚乎自謂取天下於明帝家以雪門恥將誰欺哉又殺湘東王寶晊等三人殺邵陵王寶攸等三人亦劉裕道成蕭鸞之續耳天監之年幸有一二善政可書奈何晚年惑於佛法三捨身於同泰爲寺家奴宗廟以麪爲犧牲識者知其不血食矣甚而輕納叛人欲以貞陽易侯景甘爲溥心腸之吳老公求飲蜜水不得餓死臺城佛不之救遂令四十年金甌無缺之國家一旦飄搖於風雨簡文帝綱遭時不辰賊臣控制寄身虎吻如坐網中王偉獻計廢之爲安陸

王而以土囊弒之又殺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而立豫章王棟要之醇酒與蜜水有以異乎生金與土囊有以異乎蓋和帝能斷沈約之舌或亦和帝之靈特假手于侯景歟前此猶遠在子孫此則近及其身其子若孫一時並及之噫可畏也湘東繹雖有破賊之舉全是利天下之心任已之喜怒爲生殺未嘗存爾念越王殺爾父之一念思報父兄之仇反令朱買臣沈豫章王兄弟三人于水殺諸王絕屬籍戕賊宗支自伐根本王僧辯力辭成濟之事能

不聞其言而媿于心乎有味哉徐忭之言曰生子悉如殿下留之何益侯景授首王偉伏誅不足爲王之忠孝也魏師入境正臥薪嘗膽之日猶戎服而講老子與捨身同泰何異焉于謹殺之於江陵誠不足憐又焚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而折之甘心於盡文武之道抑何悖也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蕭繹不能親親不能仁民不能愛物雖讀書萬卷何益哉及王僧辯欲立淵明爲帝陳霸先欲立方智爲帝將相不和廢立無定遂殺僧辯廢淵明弒方智而國

遂爲陳矣

遜菴曰武帝弒二君殺六貴魚鼈數十萬生靈而徒捨身以求佛佛所以不之救也然享年八十有六享國四十八年在五代主爲最長或亦小慈之報與

陳

陳霸先滅梁爲陳時勢爲之也廢淵明爲建安公猶曰非其所欲立者也乃廢所立之方智爲江陰王而復弒之則亦簒賊之故步耳繼而不監前車捨身大

莊嚴寺則感也子昌子頊俱陷長安侄蒨嗣位爲文帝及衡陽王昌自周歸陳拒之以爲不可何物侯安都以迎接爲名沈之水以媚新君於心何忍安都尋亦被殺殺人者償命況殺故君之子乎哉安成王頊後自周歸然以故物還故主亦無不可奈何知伯宗之懦弱不能遵泰伯之遜讓況安成王無周旦之忠廢主伯宗爲臨海王殺始興王伯茂而自立爲宣帝則報應已分明矣子叔寶以全無心肝之人狼狽即位荒於酒色起臨春結綺望仙等閣而居之與諸文

人狎客同嬪妃女學士賞花賦詩日夕不休樂太平之實而欲點綴太平之景王氣盡于東南麋鹿遊于姑蘇不待臨平湖開而始知之也北軍飛渡擒虎入宮邊書在牀下尚未啟函雖有長江天塹不能限南北矣國欲不亡得乎乃潛身景陽宮井中與張貴妃孔貴嬪同入同出甚可笑也又向隋主乞一官號更可醜也我自有計如此而已他日隋文帝曰此敗豈不由飲酒與作詩之故信然至今須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之詩猶膾炙人口文帝或憐其才而不忍殺之也抑知其無能爲而姑肆赦之與幸同齊高仁英梁蕭琮修其宗祀官給祭器存三亡國之祀亦隋文帝一時之仁厚耳所謂樗櫟以不才終天年其陳叔寶之謂乎至諂媚諸小人如沈客卿施文慶楊慧朗徐哲暨慧景同日受誅不惟誤人之國且自誤其家自誤其身則感之甚也

外逸曰陳后主不嗜殺故亦得善終

北魏

元魏肇基於什翼犍建國于拓跋珪擴大于拓跋燾

至文帝元宏崇儒尊道愛民重本興禮敎定姓名禁同姓爲婚幾幾乎有移風易俗之休而且孝友性成不念舊惡五歲受禪知切代親之感眞守成令主也考其初東征西討櫛風沐雨以開國承家非篡弒廢立欺人寡婦孤兒者比故傳世十八君與五代相終始自犍而珪而嗣而燾而濬而弘又由文帝宏而恪而詡而釗而子攸而曄而恭而脩修爲高歡所迫奔長安依宇文泰自修而寶炬而欽而廓爲西魏恭帝歡復立清河王世子善見于洛陽爲東魏靜帝享國

可謂長久矣惜珪暴虐好殺民不堪命輕信巫言無故欲滅清河一郡直欲殺滿萬人以免禍誰知弒珪者乃愛妾萬人愛子清河王也燾性殘嗜殺更甚于珪其破兗豫六州也丁壯則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槃舞以為戲禁劫一空赤地無餘致使春燕巢于林木言之不禁心傷若崔浩者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考厥成功十居其九乃不念夙昔之勳勞一旦乘怒而殺之夷其族不亦太忍乎其他淫刑以逞姑不具論宗愛之弒實天厭其兇暴耳二君好殺俱未善終文

帝喜兵樂戰殂于穀塘原綱目書之譏其黷武而不得正寢也繼此馮太后鴆太上弘胡太后鴆帝詡爾朱榮弒帝釗爾朱兆弒帝子攸魏主脩弒閔帝恭故主曄及高歡先所立安定王朗高洋弒靜帝善見而東魏亡宇文泰弒帝修又弒帝欽宇文覺弒帝廓而西魏亡此皆不仁之流禍耳然靜帝善見正色折高澄曰自古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我身且不暇惜況于嬪妃必欲弒逆緩速在王斯言也可以杜奸臣之口寒奸臣之膽國雖亡猶凜然有生氣也故傳世之悠久者以其立國之正也而弒逆之禍遠近在所不免者則嗜殺之報也

遜菴曰傳世之久由魏文之賢非止立國之正也

北齊

齊高歡立國之初無一可取其始也誘爾朱榮叛弒其君父繼也愚爾朱兆盜握其兵權究也激怒六鎮之人成其篡逆之謀奸比孟德詭甚仲達雖有雄才

偉略亦不足觀四子澄洋演湛是父是子乃兄乃弟淫于色酗于酒閨門無禮骨肉無情濫刑肆虐兄弟兼全高澄上烝父妾賴司馬子如之言而得釋繼而謀受魏禪即為膳奴蘭京所殺高洋繼父如龍兄如虎之後廢帝為中山王尋鴆弒之并殺其三子此亂賊之故步不足異也乃不論親疎淫亂高氏婦女閒以賜左右不從則手刃之幽其弟永安王浚上黨王渙于地牢使飲食便溺同穴繼聽高湛猛虎安可出穴之言復燒殺之即以浚渙二妃賜左右之殺浚渙

者殆甚于宋子業之困辱諸父矣又殺魏宗室二十五家繼滅元氏一族前後死者七百二十一人投尸漳水病狂喪心何至于是及其臨死始憐正道之幼囑弟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蓋亂臣賊子之家求有忠孝友愛之子弟未之聞也況演之爲人上不念婁太后之言能憶兄將死之言乎未幾廢其主正道爲濟南王而自立竟以鄴中有天子氣扼殺之矣演臨死亦與湛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地置之勿效前人乃徵湛立之廢太子百年爲樂陵王及婁

太后殂湛服緋作樂如常時迫通昭信李后殺洋少子太原王紹德既而白虹貫日欲以百年壓之乃捶拽繞堂以行血流遍地斬而棄之池中又苦于正道之死矣嗟乎我不能容人之子而妄冀人容我之子有是理乎且反覆之理備驗一家洋淫高氏婦女湛即淫洋妻李后洋殺弟侄諸王演即殺洋太子正道湛復殺洋少子紹德演殺洋太子正道湛又殺演太子百年湛淫洋妻李后湛妻胡后亦有二尼侍側之穢爲其子囚于北宮何相報之速也湛鑒洋演之子

俱不得立而死乃傳位於太子緯自稱爲太上皇帝欲扶翼之成君也湛死緯自號爲無愁天子則政刑之不能修明可知内寵二后外任三貴衣襤褸之服行乞貧兒村以爲樂國欲不亡得乎周師圍鄴傳位于八歲之子高恒而出走周武獲之封爲溫公繼殺之而夷其族嘗靜思之太平之日人心淳樸天道渾厚若有含容不忍之意故其報也緩而隱無道之世人心奸險天網愈密若有忿怒怨恨之象故其報也顯而速高齊其一也吾于宋齊梁陳隋及劉聰石虎

備驗之矣

周

周宇文黑獺雖爲將士所樂推實假魏之位號以統衆先人云禽爲依人人自憐之乃不憐元修之窮而依我竟酖而殺之雖魏主之閨門無禮要非臣子所宜弑者且又弑其主元欽何與子覺弑主廓而篡其國獨不畏宇文護在旁久懷無君之心坐席未煖護弑閔帝覺弑明帝毓幸武帝邕含垢隱忍遵養時晦遂爾不動聲色剪厥大憝並其親黨皆殺之亦護有

以自取之也誅護之後勤于爲治儉于自用後宮不過十餘人故能滅齊破陳亦有周一代之令主也天元昵羣小逞奢欲立四后立五后自促其壽二年而殂方且殺齊王憲殺王軌殺宇文孝伯自伐根本自剪忠良以速亡國之基靜帝幼冲其能免楊堅之耽耽虎視乎先廢之爲介公尋弑之而篡其位宇文之族影滅跡絶巷無炊烟矣書弑書簒以受遺也

隋

隋文帝以外祖弑外孫降封其女楊太后爲樂平公

主獨不思稱爲楊太后於隋何損廢爲樂平公主於隋何益乃李德林願以死奉公高熲不辭滅族庾季才以天時人事勸進李穆以熨斗金帶贈遺世不多竇氏女孰爲救舅氏之患哉遂恃騎虎之勢殺畢王賢趙王招越王盛陳王純代王達滕王逌不惟滅其族而且盡滅之綱目大書曰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深惡之也繼而廢太子勇爲庶人廢蜀王秀爲庶人除秦王俊之國文帝已先絶父子之恩君臣之義矣而欲煬帝念父子之恩君臣之義能乎張衡大寶殿

之逆理與勢所必至也張衡旋亦被殺臨死乃悔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耶晩矣眞父子不慈不孝眞兄弟不友不恭蕭吉三千二百之卜果不謬也隋文矯詐深刻之行竟何益乎但開皇之間民殷國富其儉德或不可盡泯也煬帝弑君父殺太子烝宣華陳夫人縱恣遊觀荒淫無度雖賞花賦詩君臣同樂彷彿乎太平之有象而窮兵黷武剪綵纏柱詎能爲無愁之天子外間大有人圖儂果爲宇文化及所弑好頭頸不免爲人砍矣至撤牀簀以殮其尸謂非

奢淫之報乎化及又殺秦王浩趙王杲蜀王秀齊王暕帝侗爲王世充所弑臨死布席禮佛曰願自今勿復生帝王家恭帝侑禪位于唐幸以酅國公終其身楊素身爲上公乃懷患得患失之心首建奪宗之謀煬帝之弑逆實楊素輔而成之也況性殘好殺動輒屠戮士卒數百人不再傳而玄感弄兵楊氏覆宗絶祀嗟乎高齊自己卯年滅元魏之族不及二十年周亦滅其族宇文周自丁酉年滅高齊之族僅僅五年隋亦盡滅其族隋文自辛丑年盡滅宇文氏之族未

幾子弒其父弟殺其兄妻毒其夫叔殺其侄一父五子數孫俱不以壽終骨肉相殘並不假手于他人尤可異者謀奪太子之策乃出宇文述弒煬帝及諸王即為宇文化及出爾反爾更不假手于他姓當日盡滅其族者適以自毒之也幸存三亡國之祀唐亦録用其子孫自唐而後滅族之風遂息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天道真不遠哉獨不思周家當武庚叛逆之後頑民梗化之日猶封微子于宋享年八百歷代皆不能及豈非忠厚寬仁之所致與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奈何自促其曆數自覆其宗祀乎

隋文得天下原利人之危既得以後開皇政治大有可觀甫二傳而國破身亡者總由文帝盡滅宇文氏之族故生一煬帝以速報之　孫桂註

刪訂通鑑感應録卷下

翼城秦鏡非臺氏纂集

男治淳　孫桂棟栻　曾孫熙炳勳　重孫肇基　校録

唐

唐高祖以臣而叛君綱目大書立代王侑為皇帝尊帝為太上皇廢隋帝為酅國公淫污宮掖設詐罔衆臣突厥殺文靜名不正刑罰不中初政已無足觀太宗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掃清羣雄削平海內不五六年而建有唐三百年之基肇造區夏其功大洪濟蒼生其澤深真不世出之英主也故貞觀之間善政頗多然脇父起兵推刃同氣高祖雖欲不為太上皇不可得也觀魏徵辰嬴之喻則懸德多矣而子孫又何有治家之法乎史稱太宗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由漢以來未之多有至牽愛立浮圖喜功勤遠略中材庸主所常為而帝亦事之其不能效法于往古而遺後世之譏也宜然矣帝著晉書獎許司馬懿父子無怪乎世世有跋扈之藩鎮

以凌逼其子孫安史二失之禍實自太宗垂統之所
肇基矣

太宗貞觀政治頗爲三代後令主脇父起兵推
刃同氣此亦迫于不得不然之時勢惟十人之
疚與欲立弟婦楊氏則儼同五代惡習矣然外
非房魏內非徐妃亦亡隋之續耳　孫楝註

高宗上烝才人立爲天后使中外有二聖之稱敬業
有聚麀之檄雖奴儒果不足以理家事武氏包藏禍
心竊窺神器殺女以傾皇后殺子以攘天位誦章懷

太子黃臺瓜之詩甚可痛也夫愛子愛女尚忍而不
顧何有于諸王何有於宗室諸臣哉撰羅織之經開
告密之門致使酷吏肆虐大行殺戮唐之元氣剝削
盡矣乃改唐爲周立武氏七廟欲傳天下于其侄又
甚于呂氏之王諸呂矣微狄梁公母子姑侄之論喩
安望其有東都之名耶縱淫肆志年已八十猶不知
恥穢惡彰聞亘古所無殆與秦太后欲以幸臣魏醜
夫殉葬同一轍也幸而五王倡義中宗返正念母子
之恩雖不忍殛之宗廟廢爲庶人以胡氏之九罪罪

之遷之於上陽宮復其太后之號則亦可矣乃尊之
曰則天大聖皇帝此何也武氏以女而統男諸王忿
其爲女主取讖千載唐朝尚得謂之有人乎雖然女
主武王代有天下殺唐子孫殆盡李淳風已蚤言之
或非人力也

外逸曰此高祖淫汚宮掖之報

按武后如有此才而不用及北門學士與奪翠
袍一事委係古今第一女中才人其所以遺臭
千古者總壞在一箇淫字惟淫則懼人是非所

以起此極刑爾時若朝中箇箇如狄梁公則唐
室子孫豈能悉遭忍心辣手哉讀我祖諸王忿
其爲女主一語誠千古獨見　孫桂註

中宗真下愚不移全無心肝之人也幽閉二十餘年
可謂切骨之痛復位甫一月首贈后父韋玄貞爲上
洛王即以武三思爲司空獨不念三思謀廢我而魚
肉之乃比昵三思如同骨肉五王仗忠義而返正之
乃竄殺五王不啻寇仇何顚倒悖謬之如是也尸位
六載略無一善可紀擢用方士崇奬僧道縱豔妻信

妖女致韋氏以妻而弑夫安樂公主以女而弑父蓋點籌之際殺機已寓不足異也蓋嘗思之易之昌宗不過武后之幸臣亦漢文帝鄧通一流耳何足重輕況當日有密勸武后復子明辟之舉雖不得為唐之功臣似亦非唐之首惡若武三思者謀傾太子謀為太子謀廢宗廟謀改社稷眞唐室之梟獍李氏之讐敵寸斬以謝天下猶恐其不速五王乃不能拔本塞源舍其大而戮其小全其根而刈其末上不知中宗中不知三思下不知崔湜可謂智乎況薛季昶有先

見之明曰除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劉幽求亦言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何視為迂闊談而輕忽之也其見誅夷也自取之耳天乎何尤人乎何尤故綱目大書曰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暐為武三思所殺亦責其罪有所歸也或者有唐淫亂之風則天不足以盡其醜又繼之韋后以彰其閨門之穢乎不然五王胡見不及此雖然五王含冤於一時畢竟昭雪于異日復其官爵崇其贈諡留芳史冊亦足以報其反周為唐之忠矣至當時怙惡諸人通武后者

如僧懷義張昌宗張易之通韋后者如武三思馬秦客楊均酷吏如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侯思止王弘義萬國俊諂媚如楊再思傅游藝王慶之宗楚客紀處訥葉靜能崔湜鄭愔之徒非不炫耀一時取快目前未幾戮其身誅其族甚而暴其尸又甚而肉為仇人所啖無一幸免者千載之下今人聞其名欲唾其面遺臭無窮作惡果何益哉

中宗現受女王之禍反縱妻韋氏現受三思之禍反親嬖三思故曰全無心肝之人可謂極昏

極庸極醜者房州幽閉不得為武后無先識誠不如廢之而早立睿宗　孫楝註

睿宗早傳天位社稷獲安不然太平公主之禍無異安樂公主矣蓋高宗安得有賢子中宗安得有賢弟也

玄宗雖有除韋庶人之功奠安社稷然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開元前諸賢繼相一玄宗也天寶後李楊專政一玄宗也立子婦楊氏為貴妃而國忠以氷山弄權一日無罪殺三子而林甫以刑措受賞祿山以赤

心犯闕用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開中人掌握軍權之端寵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開中人預聞國政之端甚而侈奢蠹國一飯水陸珍羞數千柈一柈費中人十家之產聞神語于空中得寶符於夢寐矯誣帝天上下若任亡唐之漸帝實啟之五十年太平天子流離播越方至咸陽而諸孫飢不可療矣謂非奢淫之報不可也幸蜀雖返亦何顏哉可惜者顏杲卿為張通幽所賣致令功不得成罵賊而死非杲卿之不幸乃唐室之不幸也然當日特欲保全通幽之宗族

故憐而許之實出於一念不忍之仁非為謀之不臧通幽旋被杖死則奸惡之報也卿子顏泉明孝義表表千古杲卿可謂不死則忠臣之報也然以盧懷慎之清謹盧奕之忠烈臨死猶曉賊以順逆是非罵不絕口乃生盧杞之奸回天道又不可問矣或唐室之不競所致然歟若當時聚斂殃民之宇文融楊慎矜韋堅王鉷之徒俱正典刑奢淫招亂之楊國忠楊太真韓國秦國虢國諸夫人及國忠妻子同誅之于馬嵬及陳倉至妬賢悞國之李林甫生也隄防刺客晝夜不安死也剖棺抉珠累其子孫盡流之嶺南黔中起視一時徇難諸臣如李憕盧奕蔣清顏杲卿張介然袁履謙龐堅張巡許遠贈其爵謚官其子孫垂芳青史何榮如之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豈其然乎

開元之間唐室一振曾幾何而變為天寶後乎武韋之禍豈不稔聞而寵倖壽王妃諸姊妹三思之禍豈不悉知而寵任楊國忠李林甫尤可痛者一日而殺三子林甫雖為極奸三郎如此

狂悖天安得不生此二人以為亡唐之漸故曰帝實啟之　孫桂註

肅宗親經患難遭讒幾危奈何越在草莽即信讒殺子建寧王倓兩京雖復元兇尚在即用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夫以郭李不世出之將使之受制於中人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責將誰歸復徇軍士之情為廢立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使威福下移權歸藩鎮貽後來無窮之禍唐室尚謂之有紀綱乎李泌急歸衡山亦宜深思其故乃卒不之悟內寵張良娣外

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悲夫幸天心厭亂安慶緒殺安祿山史思明殺安慶緒史朝義殺史思明李懷仙殺史朝義臣殺其主子殺其父而大惡繼滅矣唐室之再造亦倖也豈肅宗所能恢復也哉然張良娣與李輔國表裏爲奸譖殺建寧良娣即爲輔國所殺輔國劫遷上皇驚憂君父賊殺國母竄逐諸賢亦不免爲盜所殺竊其首與一臂而去小人之不可近也如此小人之不能逭其孽也如此

魚朝恩尚不比曹節張良娣尚不比武韋若輔國則與林甫何異然君不能誅舉朝不敢言特假手於憤懣不平之忠義一盜竊其首與臂蓋又天之巧於報應也　孫棟註

代宗畏李輔國之讒怨李輔國之橫謂宜改絃易轍奈何即位方三月即以中人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中人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處置使掌禁兵一狼未除復翼二虎出奔陝州吐番入長安其不爲晉之懷愍亦幸矣後雖相繼殺戮然不能明正其罪肆諸市朝天下其誰肯信服之且知子儀之忠而不能大用知元載之奸而不能速去卒之將帥叛公侯叛三輔叛四方叛吐番再至社稷幾危若非郭令公忠信素著單騎退敵則唐之爲唐未可問也唐之社稷蓋汾陽之再造也乃置百高座講仁王經章敬寺出盂蘭盆僧人不空濫國公之爵致令藩鎮跋扈威令不行姑息偷安甘作癡聾之家翁悲夫故當時有猫鼠同乳之妖蓋禽獸得氣之先其爲乾綱不振之所感名也明矣何以賀爲

代宗之所以出奔者在信用元振朝恩其所以復振者在專用郭令公末路益優柔不斷然亦幸無女寵　孫桂註

德宗昵奸邪惡直言忌功臣好聚斂猜疑刻薄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河北淮西用兵不已稅間架除陌錢括富商開茶稅致令農桑失業公私困乏至以醉人爲瑞則民窮財盡可知矣趙光奇曰詔書不信百姓愁苦不堪何樂之有能不聞其言而媿於心乎又數有宣索勅諸道勿令宰相知由是月進未已

也而有日進剌史不已也而及幕僚上下交征惟利是視國欲不危得乎建中涇卒之變倉卒出奔奉天繼爲懷光所迫狼狽再奔梁州猶不悟盧杞之奸稱其清忠公直惟朕言是從輕援術士之言乃不追究人事而歸之天命幸李晟復京城朱泚伏誅馬燧平河中懷光自縊天爲社稷生此二人豈爲德宗哉奈何長安方復即欲下詔而訪尋内人流離山南不惜造塔而厚葬公主況帝止一子欲廢之立侄舒王爲太子尤悖戾之極也雖有李泌陸贄諸賢不能格其

非心惜哉大抵財者流通之物也可散而不可聚劉晏明析秋毫算無遺策上佐國用下無怨言古今善理財者皆不能及未免奪造化之權犯造物之忌卒爲楊炎所譖而見殺楊炎廢租庸調法而作兩稅亦爲盧杞所譖不保其生則聚斂之報也彼剝下奉上蠹國殃民者又烏能逃天譴哉

外逸曰歷代極貪之天子無過漢靈帝與唐德宗宋神宗不過惑安石富國強兵一語爾乃靈帝國祚移德宗雖倉卒出奔奉天再奔梁州究能鍾簴如故者以外有李晟馬燧内有李泌陸贄諸賢也

劉晏善理財上佐國用亦不免死于非命況楊炎作兩稅而能保其生乎而可聚其財乎德宗之狼狽屢奔也可爲千古聚斂之報　孫桂註

順宗病風口噤傳位太子社稷穫安亦唐室之幸也憲宗初政清明聽杜黃裳之言用高崇文爲將擒劉闢平李錡繼聽裴度之言用李光顔李愬爲將擒吳

元濟誅李師道藩鎮懾服幾望太平亦中興英斷之主也奈何干戈甫息驕奢頓生興土木求長生寵方士迎佛骨雖有韓愈之表裴潾之諫如水投石相繼貶逐甚至信任宦官甘蹈成業卒爲宦官陳弘志所弑而佛不之救悲夫

憲宗初用杜黃裳裴度而藩鎮懾服繼求長生而方士矯誣究任宦寺而即爲宦寺陳弘志所弑可知一事有事一之報　孫棟註

穆宗爲宦官梁守謙王守澄所立志願便已滿足故

父骨未寒元㓕未正即留意聲色恣情遊宴縱慾敗
度忍親滅理自是綱紀不振牛李分立朋黨河朔復
失迄唐亡不能再定欲享國久長豈可得乎然穆宗
不討弒君之賊與代宗不討弒后之賊一也代宗恨
張良娣之害已思手刃之而不敢幸李輔國殺之洩
已之忿報已之仇方且視爲恩人尚忍誅之乎穆宗
當吐突承瓘謀立澧王惲爲太子之時不勝憂懼朝
夕自危一旦聞憲宗被弒澧王與承瓘見殺而我儼
然爲天子矣喜出望外方且感德之不暇遑計弒父

與君之爲賊也哉故弒逆者李輔國陳弘志也而樂
其有弒逆者則代宗與穆宗也殆與隋煬帝廣宋太
子劭異世而同心者也然穆宗不討弒父之賊子敬
宗復爲宦官所弒或天道也

穆宗不討弒君之賊不報於其身而報于其子
其報甚巧噫代宗與子皆出奔穆宗之父與子
皆被弒于宦寺是皆利私恩而不知討賊者之
報　孫桂註

敬宗比昵羣小自取滅獨之禍宦官劉克明等弒之
立絳王悟宦官王守澄梁守謙等討克明與絳王悟
而殺之立江王涵是爲文宗二日之間宦者凡三易
主敬宗不得正其終文宗不得正其始雖裴晉公當
國不能明正其罪則宦官之勢重宰相之權輕從可
知矣

文宗爲王守澄梁守謙所立越次而登大位仁柔無
斷受制家奴自宋申錫之死李訓鄭注之敗飲恨終
其身不敢言及宦官矣況帝止一子不能保其生致
令暴崩禍及弟侄他又何足道哉自謂不如周赧漢

獻非虛語也

武宗爲宦官仇士良等矯詔而立之急欲富貴遂殺
楊貴妃安王溶及太子成美杜異日爭奪之萌又殺
劉弘逸薛季稜快一時倖得之私眞可謂骨肉相殘
者矣即位未幾受法籙于趙歸眞築望仙觀于禁中
以趙歸眞爲道門教授先生劉玄靜爲崇玄館學士
冀長生也然殺人以圖久安庸可得乎輕餌金丹反
促其壽若夫李德裕之相武宗平昭義劉稹誅太原
楊弁懾服河朔三鎮如臂使指算無遺策其勳業可

比美裴晉公惜其明於謀國惑于修怨其始也惡牛僧孺李宗閔對策之直言其究也流宗閔殺吳湘貶逐無虛日挾私報恨不遺餘力崖州之行識者早已知之或不待毛髮灑淅時也

敬齋曰文饒即不修怨而僧孺宗閔輩能不媢嫉乎尚論者當辨其是非與君子小人而已崖州貶死誰不痛之秦氏此論恐不足以下服衛公之心也

敬文武三宗宦寺之禍已極其不至於亡國者

尚有裴晉公與李衛公在朝雖宦官勢重宰相權輕還幸不作李固杜喬故能少砥柱耳　孫棟註

宣宗初封光王宦官馬元贄假以皇太叔之名纘承大統殊爲創舉大中之間亦有一二善政可録如詔公主執婦禮依臣庶之法戒其往慈恩寺觀戲場不欲以驕悍公主嫁士大夫不肯以國戚任親民之官怒敕使鞭責驛吏謫配恭陵因戎臣失律杖監軍王宗景責內園使李敬實私出不避宰相剝色配南牙數事又本朝之所不多見者故後世號爲小太宗云奈何惑志長生信任方士受三洞法籙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致令疽發于背不念國本所係之重乃曰豫建太子朕遂爲閒人貪居天位父子疑忌以曖昧之事弒嫡母郭太后于興慶宮聽李景讓之諛言欲出穆敬文武四宗于太廟則薄惡之極也賴中尉王宗實于東首環泣之時殺王歸長等數人倉卒立上長子鄆王灌爲懿宗而社稷奠安倖矣

宣宗初政大爲可法中年惑志金丹末路貪戀

天位竟是三樣人　孫棟註

懿宗失愛君父爲宦官王宗實所立寵信釋氏遠迎佛骨溺愛公主嫁葬無度十四年無寸長可録盜賊蜂起國事不可爲矣其宰相楊收韋保衡路巖之徒奸貪庸鄙擅作威福竄殺多人貽禍國家凡被其害者令取結喉三寸以驗其必死慘毒極矣相繼賜死又何足惜

僖宗爲宦官劉行深韓文約所立越四兄而尸位狎昵羣小宴賞無度自誇爲擊毬狀元稱田令孜爲阿

父乃籍兩市商貨悉輸內庫訴者杖殺之貸商旅富人錢穀賜以空名告身殺諫臣侯昌業孟昭圖常濬三人畢亂民怨盜賊滿天下黃巢陷兩京不欲密邇巨寇走興元幸成都及朱温陸梁克用逼迫奔鳳翔如寶雞入大散關再至興元四海雖廣曾不得一席安坐而朱玫遂奉襄王熅還京師更立李氏一王向非王行瑜王重榮誅斬反者則十八葉天子何有駕至鳳翔之日乎是時也京師荊棘滿城狐兔縱橫秦宗權之殘暴更甚于黃巢黃河南北之間北至衛滑

西至關輔南出江淮東盡青齊極目千里無復烟火昔絳至懷孟曲翼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野無麥禾邑無烟火寥寥孑遺藏避于山穴堡寨不見天日者近十餘年此乾坤何等時也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教養安全之爲民上而令人塗炭流離至此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再入長安傳位太弟倖矣其一時逆藩悍將旋叛旋滅不可枚舉甚者黃巢兄弟妻子爲其甥林言所殺林言亦爲沙陀軍所殺秦宗權爲申叢所執而伏誅朱全忠爲其子友珪所弒若高駢者無勤王之忠徒懷吞併之私負恩負國已不足道乃惑于呂用之之邪術如同兒戲卒爲秦彥所殺舉家屠滅壅之同坎則信惑邪術之報也呂用之亦爲楊行密腰斬舉家剖裂立盡則左道害人之報也雖有雄集府舍之異豈得盡歸咎于天道乎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昭宗爲宦官楊復恭劉季述越次而立爲皇太弟舍其長而賢者利其幼而小者夫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況當羣兇競起之日海宇瓜分之時乃欲門生天子

恃爲定策國老以長保其富貴乎未幾輕聽張濬之言一失于李克用不聽杜讓能之言再失于李茂貞自是而如石門如華州幽之少陽院劫入于鳳翔迫遷于洛陽大家夫婦委身全忠自比于紇于山頭之雀卒之椒殿見弒於前何后繼弒于後蔣建殺通王滋等十一人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而白馬之禍殺大臣裴樞等三十餘人投之濁流悲夫長星竟天昔著其兆於晉未幾武帝弒而晉亡彗星竟天復示其象于唐乃君臣恬不知畏其見弒見殺也又將誰咎

天人感應之理良不誣也夫成濟成倅弑曹髦以婿司馬昭昭族誅之以掩人之耳目今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等謀弑昭宗以婿朱全忠全忠即殺之以蓋其萬代之惡名柳璨臨刑乃悟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而友恭猶尤人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然此即鬼神之効其靈也尚不悟乎又誰怨乎故殺人以婿人者適所以自速其死耳若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等先後伏誅安能逃天憲也

哀宗以幼得立正朔未改即爲朱温所篡降爲濟陰王尋又弑之而唐亡矣嗟乎君臣一體故虞舜有臣作朕股肱耳目之戒而臣子之安富尊榮亦恃人君之威靈以覆庇之耳若崔胤崔昭緯張濬等身爲宰相不能盡忠王室奠安社稷乃貪一時之權勢潛結逆藩傾陷君父崔胤且執板高歌爲全忠侑酒辱身辱國莫此爲甚不惟天道難容然啓人輕賤之心大義亦難恕也故昭宗哀宗未及弑而諸人已先見殺矣諺云割肉充腹腹未飽而身斃去肉存毛肉去而毛將安附其崔胤諸人之謂乎

懿宗雖爲宦官王宗實所立然不信任中貴而信任宰相其如楊韋路三人皆奸貪庸鄙僖宗監其失又專任宦官而卒致流離播遷兩朝之元氣盡喪而謂昭宗之孺子能不比紇干山頭之雀乎婿全忠者即爲全忠所殺友恭之怨尤豈若柳璨之自悔若崔胤執板高歌尤爲喪心天安得不報之以先殺　孫桂註

唐之有天下也始也名義不正繼焉貽謀不臧故自太宗而下無一令主大半爲宦官所廢立而弑之者凡四君至于女后藩鎮賊盜吐蕃之禍相繼不絕以淫亂始以淫亂終無足怪也況安祿山史思明臣而叛君安慶緒史朝義子而弑父殷鑒不遠唐室之不競亦理數之必然也然而享國幾三百年傳世至二十君良由高祖不弑廢主錄用隋氏子孫太宗貞觀之間魏徵勸行仁義之所致也故前此滅人之族人亦滅其族惟文帝楊堅其始也亦滅宇文氏之族故四君三王一太子俱不得其死其究也乃能存三亡國之祀故唐亦不絕其祀代王侑得以酅國公終其

身然太宗殺建成元吉之子孫朱全忠亦殺太宗之
子孫而朱全忠竟覆其宗絶其嗣矣

遜菴曰唐祚之所以長者太宗善政之所感唐
風之所以亂者亦太宗慙德之所應也

又曰則天時多用酷吏然來俊臣侯思止周興
索元禮之徒無不誅戮而徐有功杜景儉李日
知等俱以平恕獲全若唐之相臣如宋璟梁公
陸贄李泌裴度輩雖處亂而身名俱泰如林甫
國忠元載楊炎盧杞輩雖宗盛而無不誅夷藩

臣如郭令公李晟馬燧韓滉李愬等雖處亂而
祿位俱全如李懷光李希烈朱泚朱滔吳元濟
雖強盛而無不殄滅豈非天哉

外逸曰唐自憲宗以後天子廢立全在宦官此
皆高祖開創時信任裴寂之報

唐高祖便爲太宗逼遷作太上皇故其後子孫
高宗爲武氏所逼中宗有房州之遷玄宗有馬
嵬之奔代宗有陝州之奔德宗有奉天之奔僖
宗有興元鳳翔之奔昭宗有石門華州之奔歷
代以來未有如唐室之播遷流離者也其享祚
三百餘年者功在太宗其子孫出亡相繼者亦
咎在太宗

五代　孫棟註

梁

朱温以碭山一民黄巢遺孽弒昭宗殺昭宗之子九
子滅唐家三百年社稷罪踰羿浞惡貫梟獍温固人
人得而誅之者矧淫汚穢雜肆行無忌避暑張宗奭
之家幾至喪身子婦俱徵其入侍不異禽獸馮廷諤

之劍豈能免乎老賊萬段腹背刃出吾無葬地之禍
不在世讐之李氏而在背逆之友珪友珪賊弒君父
慘同安史又殺其兄友文于東都及袁象先突入宮
中乃令馮廷諤先殺其妻繼殺其身廷諤自知難免
亦即自殺嗟乎殺朱温者廷諤也殺友珪與其妻者
亦廷諤也何嘗假手二人哉非不忠不孝淫亂殘忍
之報乎友貞正名仗義差快人意而喪亡餘燼聽人
穿鼻及彥章被擒唐兵且至乃屬皇甫麟曰晉吾世
仇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悲夫父子四人自相

屠戮朱三三十年之經營竟爲鬭雞小兒所有豚犬
非敵之料他日滅族之言畢驗矣

唐

轉而爲唐矣李存勗以沙陀之裔背克用全忠孝之
遺訓誤老奴爲唐家之忠言汴賊未滅遽爾稱尊失
從來征伐之意且荒于聲色盤于遊畋從諫之變身
斃伶人之流矢拾肌骨于灰燼之中唐主得蜀益驕
死亡無日梁震早已窺其徵矣縱能納三矢于廟中
稱快一時生子當如李亞子爲敵所畏何補焉明宗

爲亂兵迫立刻九經縱鷹隼崇節儉省宮人號稱五
代中之令主然乘危劫奪終非取天下之正道閔帝
輕起兵端潞王積疑成忌甚至有除去菩薩扶立金
剛之謠帝座已不可恃猶幸石郎之骨立乃謂公主
曰汝歸欲與石郎反耶心膽隋地玄武自焚又將誰
怨嗟乎莊宗稱帝于朱友貞未滅之先明宗即勸進
於主上帝河南之日魏王繼岌自殺于長安閔帝從
厚即縊死于衞州潞王從珂又自焚于玄武其道如
此復何多言若郭崇韜者開國元勳有功無過劉后

輕信讒言乃令魏王殺之魏王輕聽后敎即使李環
殺之夫崇韜出將入相自當正身立朝乃勸立劉后
欲以固寵攬權誰知殺之者即劉后也劉后亦爲明
宗殺之于晉陽魏王喉李環搤殺崇韜及其二子亦
欲保全性命及伏牀流涕亦命李環縊殺之不煩二
人李從襲造讒構禍亦爲李冲殺之于華州嗟乎三
族繼立及身而止所謂克用爲不亡者而今亡矣然
克用迫帝再幸山南鋸解副使孫揆即此二事殘逆
極矣國祚之不永也固宜

晉

又轉而爲晉矣石敬塘以西夷梟獗雞之子爲明宗
愛壻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乃棄故主閔帝
於衞州又殺其左右迎新君潞王于洛陽又迫令自
焚反覆不忠爲愛壻者果當如是耶甚至父事契丹
使山後十六州之人不見天日者凡四百三十二年
馮道舍幼子重睿立兄子重貴蓋以國有長君社稷
之福及其即位乃聽景延廣之狂言内不量巳外不
量敵輕絶契丹挑釁啟禍公怒而來戰矣十萬橫磨

劍安在哉稱臣足矣轉而稱父稱子甚矣繼而稱孫卒之銜壁郊迎舉家北轅生也蒙名負義死也委骨穹廬兒皇帝孫皇帝鬼重前恥人增厚顏昔人云纔挽三江水難洗會稽羞石晉之謂也故國以契丹而建立亦以契丹而滅亡此固事理之當然耳若割地貽羞之桑維翰輕謀亡國之景延廣返戈陷主之張彥澤求帝中國之趙德鈞賣主邀賞之杜重威反覆思亂之李守貞皆不得其死世風雖下天道愈明噫可畏哉

漢

又轉而爲漢矣劉智遠以晉陽贅壻吐谷渾之裔建國號于出帝被擄之後名亦近正惜衞州之舉得已而不已既不能盡忠于唐安望其盡忠于晉又遣郭從義殺許王從益及王淑妃於大梁誘殺吐谷渾族白承福等四百口于太原殺幽州戍兵一千五百人于繁臺殺張璉降卒二千人於澶魏尤得已而不已者也雖有不忍忘晉之心仍稱天福之年將誰欺乎隱帝承祐內懷不平輕去爪牙剪其股肱身死亂兵

之手人乎何尤二主四年自古之失天下未有若斯之速者也

周

又轉而爲周矣郭威以花項天子迫于羣小不得已稱兵犯闕致隱帝斃于非命雖非手刃君父而釁端實自我開書曰郭威弒其君誰曰不宜乃迎劉贇於徐州欲立之以欺衆庶尋廢之爲湘陰公復弒之以絕人望立而廢廢而弒亦奸雄盜國之故智也建國爲周傳位內侄太祖開創於前世宗栽培于後粗有三代遺風信爲五代十四君中之令主及孫兒寡婦當國倉卒遣將六軍返旆遂廢周恭帝爲鄭王遷符太后于西宮而大物已屬他人矣然澶州自立而還與陳橋自立而還一也將士裂黃旂以被威體與六軍以黃袍加身一也漢李太后遷居西宮與周符太后遷於西宮一也視魏晉之篡逆禪授殆異代而同轍者也雖然點檢作天子鬼神早已示之豈人力哉總之五代之君或以淫亂殘忍致禍或以聲色遊畋格釁或以遠勢昌熾或以疑忌激變或以幼弱不振

臣不忠子不孝數十年間更八姓十四君天子如奕棊帝位似傳舍朝爲君父暮爲寇讐逆往逆來何一而非大感應篇也

遯菴曰五代中周太祖世宗可稱令主其得以小康而保其身者德政之善也太祖及身而絶者弒君之報也世宗宜乎克永而乃不永者異姓繼統基原不深而天復欲啟有宋之祚也

外逸曰後五代享年皆不久以其得天下原無深仁厚澤也朱溫淫惡無忌存勗盤遊無度敬塘反覆可醜智遠詐殺無算郭雀兒雖難免弒主之罪及即位以後頗厭人望傳統内侄頗稱付託得人乃國祚亦促者譬之驟長之木雖枝葉扶蘇不經年而朽非義之財雖一時富有不轉眄而敗其根不深基不厚也

五代之世得之也易失之也亦易且皆不以正如五十步之笑百步故八姓十四君皆席不暇煖先儒云五代如五行中之五鬼信然　孫桂註

北宋

宋太祖受周世宗厚恩不思報德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乘人寡婦孤兒狐媚以取天下大志果遂杜太后已露其素有篡逆之謀不然黃袍禪詔豈臨時倉卒能有之物哉奉命而出自立而還議者比之朱全忠石敬塘良不誣也至欲殺世宗二子賴潘美於理未順之言而止一賜潘美改名潘惟正一不知其所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未幾昭芳不得其死宋后不得成服燭影斧聲爲千古之疑案何相報之速也即位之後儉于治家勤于治國命將征討每嚴貪殺之戒勝國來王得爲大梁布衣惜福下及羽族恐傷生之過多聞捷反爲泣下哀鋒刃之横罹念念好生事事愛民其後列宗賢明徽欽免弒孝宗乃德芳之後理宗乃德昭之後相繼入承大統亦忠厚寛仁之所致也

遯菴曰太祖負世宗是以太宗負太祖太祖寛仁孝友以天下讓其弟故其子孫廢而復興

外逸曰周世宗本非亡國之君一旦遺孤兒寡婦者天心在宋也宋祖既得大統宜法三恪而

安全之乃以一念之錯而欲甘心焉豈不爲感
德之累
五代得天下如劫奪絕不避篡弑之名宋祖黃
袍加身實符杜太后素有大志一言原不必諱
也即位之後善政不一所以能享國長久一生
不是者惟欲殺世宗二子非潘美一言宋祖便
成萬古罪人然一賜潘美一不知所終即不死
亦猶之乎死也厥後德芳德昭俱不得令終豈
非其報哉　孫楝註

太宗弑兄廢嫂殺弟殺侄背杜太后之盟言一悞豈
容再悞急于成名稱帝不能姑待一月改名爲炅改
元爲太平興國其無君無兄之心畢露于此矣所謂
龍行虎步太平天子者當如是耶輕用兵而絕遼好
迫繼遷而樹敵國致小民罹于兵火禍及數世亦帝
好大喜功之過也元佐發狂疾縱火焚其宮金人入
汴合族北轅高宗以在外而倖免孟后以被廢而獲
留雖奸臣之誤國實天理之丕著也若趙普之祈禳
也於道士拜章見火字即知是秦王廷美盧多遜之

南竄也於逆旅逢京師老嫗不敢通姓名而去李符
之貶瓊州也不逾年而身亡皆感應之不爽者也余
讀史至此而妄斷之曰忍於背母而不忍於弑兄乎
急於成名而不急于得國乎兄弟一也忍於殺弟而
不忍于弑兄乎侄兄子也忍于殺侄而不忍于弑兄
乎宋后不成服於我何益宋后成服于我何損不過
欲顯其開創自我之意令天下不知有嫂因不知有
兄耳忍于滅兄之名而不忍于弑兄之實乎況宋后
當時有祈免之言繼恩他日有鎖閣之舉種種皆弑

君之案何必嘵嘵焉以疑傳疑也
敬齋曰此論痛快淋漓發他人之所未發雖起
太宗于九原亦難質辨半字正不必疑猜于燭
影斧聲之臆說也
遯菴曰太宗爲政克善故其後享數世之安內
德多慚故其後遭俘擄之禍而卒以大物還之
於兄也
外逸曰燭影斧聲千古疑案由後觀之其前通
眞得非翁快論便成鐵案宋史官不敢直書想

爲尊者諱爾
杜太后兄終弟及一言意雖公而厚然勢自難
行太宗傳子亦無足恠特不應遽改名改元尤
不應令嫂不成服更不應殺弟與二侄使燭影
斧聲欲諱不能矣宋后祈免繼恩鎖閣二語千

秋鐵案　孫桂註

眞宗賴有大事不糊塗之呂端以踐位亦庶幾繼世
之賢君惜澶淵歸後信王欽若孫汪之讒言以城下
之盟爲可恥欲東封西祀以掩之繼任丁謂天書屢

降舉國若狂王旦亦不能救其失賢如萊公亦假此爲
復入之地則帝之矯誣上天可知也未幾準貶爲雷
州司户謂貶爲崖州司户準不學無術輕進之所招
也謂擅移皇堂實天討及之也後人有雷州户崖州
户天理昭彰胡不悟之句信然

仁宗恭儉仁恕念切愛民賴富弼而遼好繼成賴韓
范而西夏知畏四十二年之間雖未全免夫兵革而
斯民亦幸得小康奈何呂夷簡順父黜母致蹈漢唐
之失德擅改國書幾陷鄭公于遼庭逐孔道輔范仲
淹等于遠州則宰相之過也蓋諸賢盈朝信任不專
奸邪在側去之不決仁慈有餘明斷不足帝亦不能
辭其責矣

遜菴曰仁宗爲一代之仁君宜有後而無後幾
疑天道無知矣安知非年應不永以仁厚而克
享四十二年之祚與

外逸曰仁慈有餘明斷不足確盡仁宗實録
眞宗之矯誣天書仁宗之明斷不足英宗之聞
隙兩宮皆爲盛德之累三宗皆不失爲守成令

主者以諸彙征輔弼得人也　孫桂註

英宗初辭皇子之命繼戒舍人之言有太伯之風賴
韓琦歐陽修呂晦諸公調護母子如初終止尊崇濮
安懿王之議禮賢愛民亦令主也

外逸曰英宗育自宮中原與繼統有別

神宗求治太速任人太偏王安石以執拗之性立新
法以亂天下創爲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
足恤之說甘爲千古之罪人自誤悞君兼悞蒼生福
建子三字書之晚矣嗟何及矣天下嗷嗷怨相公巳

兆靖康之基矣雖有先見之呂誨唐介吳奎孫固李承之老成之文彥博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歐陽修張方平公直之范純仁程顥陳襄敢言之蘇軾孔文仲直諫之劉述劉摯鄭俠蘇轍楊繪婉愉之劉恕范鎮陸佃孫覺王安國奈之何哉大抵神宗之用王安石與高宗之用秦檜其事則異其心則同神宗即位之初首以理財備邊戒宰臣其富國強兵之志已牢不可破適安石之新法王韶熊本之開邊釁皆富國強兵之事故神宗違諸賢而信任之喜其與己志

合也高宗亦明知戰守之足以立國但恐迎還二帝已不便久居天位耳秦檜力主和議則二帝終無回鑾之期故高宗違諸人而專聽之亦喜其與己心合也武穆不能伸志之日正高宗得志之日也雖然此殆天也自西夏用兵以來兵民死者六十餘萬人而交阯之死亡者又不下十餘萬人宋之元氣自此而衰南渡之禍實自此而基之也太宗殺兄二子德昭德芳故高宗偏主秦檜之策致二帝流落窮廬魂遊沙漠耳初讀其書猶遺恨神宗高宗一時之不明討推其事實千古不易之定理神宗高宗亦不得而主之也我故曰此殆天也

遜菴曰神宗以後賢奸倒置固不可以禍福論人然如范純仁范祖禹劉安世諸公不過貶斥而已如蔡攸王黼梁師成童貫諸賊無不誅戮亂世何嘗無天道耶安石首禍雖免其身蚤藏其子章惇使土豪殺安世未至而嘔血死安世獲免天道不昭昭耶

敬齋曰富國強兵亦世主所不可緩之事不可

以理財備邊為安石之咎惜當時韓范諸公見不及遠欲坐守陳法不肯調濟以至小人入用禍遺國家悲夫

哲宗比昵羣邪假名紹述申嚴黨禁貶竄諸賢大入與鬼賊在君側天已顯垂其象矣靖康之禍其能免乎雖有女中堯舜如高太后不能救其末路而諸賢方且立洛黨蜀黨朔黨之名操戈入室開門揖盜何也其後貶竄殆盡死亡相繼天亦報其樹黨相攻之愆耳又奚恠焉

徽宗以輕佻浪子入繼大統首嬖蔡京禁錮黨人即石工猶知顧惜名節乞免鐫安民二字恐得罪後世而君相恬不為非不信仁賢國已空虛復挑釁結金以滅遼又貪利輕舉以圖金令童貫領樞密院朱勔領花石綱塗炭生民縱慾無厭及狐升御座女生鬚男孕子不知恐懼乃冊為教主道君皇帝將以愚下民則小民不可愚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未幾金兵紛至汴京失守日射晚霞父子擄去沙漠青衣自取之也當時用事諸人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王黼梁師成李彥梁方平趙良嗣蔡脩或伏誅或竄死或盜殺無一漏網彼且不知保其身又安望保人之國家乎愚哉小人良可哀也

欽宗當戎馬倥偬之時倉皇受禪已不可支幸李綱入來方成朝廷又罷之以謝金人金講和而用兵宋講和而弛備至於彗星竟天已著亡國之徵與晉武帝唐昭宗同其變異乃君臣猶恃燕雀處堂之勢迨帝座傾青城舉族三千人同轅而北始知宰相悞我父子晚矣宜其亡矣父子同居五國城一殂于紹興五年一殂于紹興二十六年幸免懷愍之執蓋行酒身首異處而昏德重昏之辱百世不能改也劉定之述野史曰金人粘罕生而腹下有瘢類太祖崩時之狀粘罕即粘沒喝也其後入汴取太宗子孫以去非復生以報冤乎

哲宗初立全賴高太后高后升遐不獨賢奸倒置且賢與賢亦牴牾于口舌意氣安得國事不大壞何況繼以徽宗嬖蔡京任童貫寵朱勔復自號教主道君則為青衣行酒亦自作自受也

特可悲欽宗倉皇受禪舉族北轅耳劉定之所述野史則太宗殺弟與侄至此始報蓋又感應之甚奇者　孫棟註

南宋

高宗雖有應天順人之機實無興衰撥亂之才始也悞用黃潛善汪伯彥阻撓李綱宗澤之謀徒步倉卒渡江繼也遺苗傅劉正彥之變幾不免於虎口金兵渡江束手無策乃致書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惟守與奔耳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

惟與閣下之見哀而已即此一書其無奮發自強之志可見矣故走明州如溫州航于海泊于港間關播越棲身無地卒不悟和議之非信任秦檜偷安東南忘父兄之仇讐且喜得一佳士金以和愚宋檜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雖有張韓岳劉之將不能展封疆之一尺蓋奸臣在內大將成功于外未之有也嗟乎殺諫臣者必亡無罪而殺陳東殺歐陽澈其不致滅國亡身也亦幸矣三十六年間無一可取獨是念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天位擇德芳之後

而禪位焉付托得人差快人意世傳高宗乃吳越王錢鏐之後身或再生以享其爵土也於有宋何預若魏公張浚當時頗有賢名乃逐李綱黜武穆殺曲端遠允文剛愎自用致有富平符離之敗遺禍國家雖無奸邪悞國之心而忌人成功之念則實不免亦名必已立功必已成之人也雖有張栻為之子亦難以蓋前愆如秦檜奸險叵測很心毒手誌趙鼎李光胡銓等名於一德格天之閣必欲殺之而後已及鼎歿而恨猶不息矯詔下鼎子趙汾於大理鞫問使汾自

誣與張浚李光胡銓胡寅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檜病不能書而歿檜黨胡銓於新州新州守張棣承檜意旨捏奏銓訕謗怨望復編管海南以張棣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棣忽歿又竄洪浩於英州英州守倪登欲效張棣所為乃使人伺隙捕皓家奴送之獄中釀成其罪事未及發而登暴歿然此特感應在一時者耳千載之下聞檜等之名未有不唾罵之者則感應又在千載矣

遜菴曰太宗負太祖而天絕之以授太祖之孫

天之所以報太祖也非高宗之所能為也

又曰武穆被殺而千載猶生秦檜善終而萬世受戮此又不可以禍福論矣

外逸曰攷學圃載高宗將生其父夢錢鏐王入室曰還我江山故後來即位其享年與錢鏐之年脗合鏐起家臨安故高宗亦改武林為臨安鏐之子孫至太宗而國始除故高宗選太祖之後亦除太宗之祚如此感應太奇太巧

高宗屢遣通問使絕不議及奉迎者檜稔知其

隱故始終堅持一和字以要君之寵由是而鵬
舉之死少陽之殺高宗皆付之不問矣然則所
謂喜得一佳士從感應而觀之其殆爲宋祖報
復歟　　孫桂註

孝宗以太宗七世之孫德芳之後入承大統慨然有
恢復之志乃信任湯思退史浩之奸罷黜張浚朱熹
之對楊甲之策如水投石雖立馬殿庭躬擕漆杖只
徒勞苦耳况又指道學爲邪氣以倒吾道之戈乎惟
事德壽宮孝養純篤差有可取値金主賢明南北息

兵得以享小康之福也

光宗爲皇甫坦所誤制于將種之婦累不視朝縱后
殺戮父在不得朝謁父沒不能成服眞所謂君不君
子不子五年而崩猶覺已幸

寧宗假太皇太后之詔從權襲位奠安國家趙汝愚
可謂社稷之臣不愧同姓之卿奈何拂逆羣言不飽
小人之欲致有反噬之禍侂胄用事復嚴道學之禁
視君子若土瓦輕挑強鄰之禍致淮甸遭荼毒函首
行成雖奸邪已斃之朽骨不足惜而社稷包羞亦孔
之醜矣又信任史彌遠任其肆行廢立奸臣有權亦
可寒心也然侂胄專國十四年勢燄薰天人人趨承
意旨自謂莫敢誰何而一紙皇詔夏震殺之于玉津
園即同惡相濟之蘇師旦遣官誅之於韶州辱身辱
家辱國權奸竟何益哉

理宗以太祖十世之孫德昭之後因彌遠得立崇尚
周程張朱罷黜安石配享進張栻呂祖謙從祀孔廟
補何基徐幾州府教授誠右文之主也惜始也蔽于
史彌遠終焉失于賈似道不宜親而妄親不宜絕而

輕絕貪地棄盟兵連禍結合謀雖成破蔡之功而假
道已伏及虜之勢國用不足責公田行經界推排法
江南之地尺寸有稅而斯民鞅鞅不聊生矣嗟乎盡
馬之力者必蹶盡人之力者能不傷乎無日不兵境
土日蹙亡國之勢乎此成也

遜菴曰理宗崇尚理學使帝王聖賢之道大明
於世而無救于亡幾疑非天道矣然崇而弗用
用奸臣以挑禍烏在其能救與

度宗端拱虛器似道敢托伊周君也荒於酒色臣也

嘯傲湖山軍國重事果半閒堂所能了耶況嬪妾謝恩者一日至三十餘人享年五十三幸矣亡國不及其身幸之幸矣

恭宗幼穉嗣位半壁江南已無一寸乾淨地似道猶肆欺罔執戮行人以撩之怒焉元兵大入帝后三宮與元俱北昏德重昏之號未已也復有瀛國公之封蓋徽欽太宗之後帝㬎太祖之後天網疎而不漏信然似道專國十五年妬賢殃民誤敵亡國當寸斬以謝天下鄭虎臣拉殺于漳州木棉菴之側上猶覺未

盡厥辜平章嗜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取快一時遺臭萬世其似道之謂與鄙哉陳宜中始也媚似道以竊位繼也攻似道以蓋愆究也殺虎臣以報德反覆叵測不友不忠事急逃之占城客死外國殆天隱示流竄之耳

端宗昰進封益王張世傑立之於福州天下事已不可為矣大廈將傾一木難支狂瀾勢不能挽驚憂成疾而殂宜也

帝昺進封廣王亦度宗子也陸秀夫立之避於廣州崖山然淛潮不至颶風大作趙氏一塊肉不能復存楊太后忍辱間關至此復何望哉張世傑葬之海濱而亦自溺而宋亡矣伯顏曰汝國得天下於小兒失天下于小兒其道如此於元何尤且太祖之受周禪也日中有黑子及德佑之出降元也日中亦有黑子得國失國不惟人事同而天時亦無不同也要之一宋也侮於遼侵于夏辱於金滅於元總為奸臣所悞伊誰之咎歟然運值末造雖有文天祥謝枋得表表孤忠亦不足挽回氣數矣迄今讀正氣歌與却聘書

凛有生氣焉

外逸曰宋家法最好他朝皆以后妃亂政獨宋偏以女后治安亦無宦寺之禍讒間如守忠韓公弟以一空頭勅除之至理學之盛更莫若南宋皆由太祖開國重學崇文之報有杜太后之家訓故有曹高向孟有杯酒釋兵權故有張韓劉岳有趙普之首相故賢奸雜出至南渡以後氣運既衰便生出秦檜湯思退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一班欺君悞國奸相感應之理何等昭

著

孝宗初志復讐而將相皆非恢復之人光宗懼
内甚于晋之賈后寧宗昧汝愚而任侂胄理宗
初政大快人心繼焉惑于賈似道兵連禍結度
宗以似道爲伊周一味耽于酒色恭宗幼穉嗣
位而大勢盡去何況端宗帝昺一立福州一立
廣州而能振一成一旅哉宜乎伯顔曰汝國得
天下于小兒失天下于小兒感應洵乎不爽

孫桂註

元

元太祖奇渥温鐵木眞開創洪基世祖忽必烈混一
中夏其文武諸臣如耶律楚材廉希憲姚樞許衡竇
默劉秉忠史天澤張弘範嚴實安童伯顔皆極一時
之選東至海隅西窮河源南距交阯北極沙漠土地
之廣前代無比惜分江南人爲十等而列儒于娼下
丐上且尊崇西僧流毒海内歷代不能改其弊非止
有外二帝三王之敎亦豈立國傳家之道享國幾近
百年子孫十四傳至於順帝見狐出殿中知天命難

留慨然遜位不惟明哲保身而黎庶亦得免鋒鏑之
苦諡曰順帝宜也洪武獲其皇孫買的里八剌封爲
崇禮侯旋遣使護送之歸骨肉完聚狐死首丘亦失天
下者所僅見也或瀛國公父子得以學佛善終天亦
不絶其子孫歟然元之列宗仁宗號稱賢君予于此
竊有議焉武宗違衆論舍子傳弟雖非堯舜大公之
心然知仁宗之才能御變即能安民亦近傳賢之道
乃不念武宗之德即出其子周王和世㻋于雲南立
已子碩德八剌爲英宗又遷其次子懷王圖帖睦兒

于瓊州驅逐遠方杜覬覦之萌絶傳受之念則父子
皆有竊據天位之私也厥後英宗爲鐵失弑之于南
坡仁宗廟主爲盜竊之而去謂非天道乎致令國本
不立神器無主釀數世之亂階卒以此失天下故泰
定以旁支而承正統後人不爲立廟諡文宗以弟而
弑其兄明宗文宗后以弟婦而弑其嫂皇后八不沙
明宗不得正其終文宗不得正其始其忍心毒手夫
妻如出一轍然文宗弑逆之禍不在于八月入見行
宮之時實在于二月立妃弘吉剌氏爲皇后之日身

爲天子妃爲皇后臥榻之側尚能容人鼾睡耶不過假奉迎之虛名冀明宗之固讓乃明宗見不及此故不得已有兇逆之舉耳及明宗子妥懽帖木兒立爲順帝念罔極之恩思不共戴天之義撤文宗廟主而廢棄之遷太皇太后弘吉剌氏于東安州而禁錮之流文宗子燕帖古思於高麗而道殺之雖一時之盡孝正名實天理之昭然不爽而順帝日肆荒淫竟以此亡天下究其禍源皆仁宗舍侄立子以啓之也徇其名罔有一時愛民之仁考其實乃爲本朝基禍之

主廟號仁宗或亦有媿焉使當日早傳天位于周王則英宗與明宗可免弑逆之禍泰定自無亂宗之事文宗亦無弑兄之惡總之天道人道若合符節

遯菴曰元主中仁宗爲賢然負兄立子故其子旋被弑而卒還武宗之子孫與宋之太宗一轍豈非天哉

外逸曰元太祖世祖觀其一舉一動誠哉開創之英主若列宗則僉稱仁宗爲令主今被非翁一筆斷出如宋之太宗則仁宗雖能御變安民而寸心不可對武宗矣泰定以後篡弑出自蕭牆禁闈國非其國矣順帝既報不共之仇理宜痛自奮勵乃日肆荒淫甚至西僧作天魔之舞是又世祖尊崇西僧之報應也

元之貶抑儒生媚下者惡其虛言悞國有激而然也若崇尚西僧自是元主舊習但既承大統則當以朝廷禮法閑之何致大內宣淫而亡其國乎　孫棟註

明

明太祖以布衣起義不階尺土而王南平吳越北定中原得天下甚正制一代之典禮復漢官之威儀表浦江鄭氏九世同居之義禁喪葬設宴作樂娛尸之弊衣冠文物燦然可觀國號大明眞大明也厥後列宗仁賢無甚荒淫殘暴失德之君無敢擅權弑主廢立之臣歷年三百傳世十六豈倖致哉

遯菴曰三代以下明太祖得天下爲最正以仁義取之以仁義守之宜其傳世之久也乃傳世雖久而亡也忽焉毋亦國初之刑法太峻靖難

之誅忠臣太慘魏逆之殺戮諫臣太多故後鮮盡忠爲國之臣與

外逸曰明祖初政儼同三代晚年因胡藍之變漸生疑忌未免立法過峻罪加師傅株連功臣亦傷開國元氣

敬齋曰明祖得天下雖正然有將無相不能致治誠意伯論相數語似乎是矣而未明伊周治國之道故終明之世止于如此張居正相業爲有明三百年一人惜少休休之度故誣謗沸騰

無洗滌之者秦鏡祖孫不精求之多作矮人觀塲語故改正之

建文以太孫嗣位臨御四年培養元氣愛育黎元士敦操尚鄉恥浮薄故靖難多仰義之臣博士黄彥清閒步于市見兩小兒食棗遜讓有禮又見路遇遺紗置之高潔處而去有道不失遺之風眞繼體之賢君也惜聽晁錯之迂謀致挑北平之奇禍兵已連戈已接南北成敗之機已决猶戒諸將曰毋使朕有殺叔父之名是言也以處骨肉則厚以治國家則愚昔周

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曾不聞乎金川失守披緇而逃雖天命有歸亦帝有以啟之也嗟乎廉讓之風僅見于小兒行路之人與夫棗紗至微之物而不能感化北平爭奪篡逆之事豈熒惑守心人力果不能如之何哉

遜菴曰建文賢君而失國由于猜疑之謀也戒將之言雖愚其間關數十年而全歸者未必非此念之所保也

外逸曰建文帝時如齊黄諸公固可謂謀臣無

策乃方正學先生亦以軍興旁午時行周官周禮殊不可解若非不肯草詔九族不屈後人便以第二安石譏之矣

成祖龍飛北平建文遜位千載之下不能免一篡字然政事恪遵太祖御史不用刀筆吏可謂善繼善述奈何誅戮太甚三王三尚書俱不得其死三族至十族若刈草菅然妻女何罪發于教坊祖宗何辜掘其墳墓傷忠臣義士之心損國家元和之氣惜哉

外逸曰成祖免不得一個篡字建文免不得一

箇急字可憐者將滿朝忠臣義士悉受非刑尤
可異者株及於黨族之外蔓延于比鄰之家戮
尸於枯骨之中特幸朝政清明故能保世滋大
然太平天子崩于榆木川上亦可見好殺之感
應矣

成祖有開國大勳即太子不肖亦有異希之想
況既甍而孺子嗣位乎況封藩於幽燕重地而
令其設官屬乎削亦反不削亦反勢所必致但
即位以後不應誅戮太甚重傷忠義之心厥後

高煦之變豈非欲蹈成祖之故轍哉　孫桂註

仁宗監國二十年日夕憂危艱苦備嘗賴胡濙密奏
而儲位乃安即位之日親釋夏原吉于繫所君臣共
哭與諸大臣一心一德惟恐弗言肆赦建文之黨兼
收南北之士減免秉賦之半心切愛民事從忠厚謚
曰仁宗良不媿也夫何星變太早天命難回抑臣民
之薄福也

宣宗幼隨行陣練習世故奮雷霆之威而漢庶人授
首聽士奇之言而趙王喜更生恩威並用國家有磐
石之安獨臧清敎唆之奸免宗保補軍之役取人才
思得根本之論斥僧道恐惑愚民之心三楊當國君
臣契合政少謬盭民無苦寃雖廢胡后殺戴綸繫陳
祚林長懋于獄晚年追悔莫及亦不足以掩大德也

仁宣二宗大為二祖培養元氣雖宣不及仁然
晚年追悔亦猶日月之蝕無傷于明　孫棟註

英宗九歲嗣位太皇張太后贊之于內三楊輔之于
外始設督學之官優禮先聖之裔至今文風賴以丕
變士氣賴以振刷及王振擅權塞其耳目雖薛瑄不

私拜李時勉不加禮陳敬宗不仕見忝之何哉也先
入寇挾帝親征無宣宗之英武欲效宣宗之臨戎熒
惑入斗不知儆戒致有土木之變陷乘輿于草莽王
振為亂卒所殺侄王山磔之于市家屬皆斬尚有餘
辜然也先敬帝若神袁彬日夕保護無懷愍之慘並
無徽欽之辱至於辭婚一事大義昭昭中國之體統
常肅楊善不費一鏃不輸一幣二三善言迎駕返國
追與廝養卒御武臣而歸者同媲美也惜復辟之後
求治太急報怨太重使安社稷之臣含冤地下宋有

莫須有三字之獄明有意欲二字之獄夫何蒙塵之
君昏暗如出一轍又且輕信門達之奸致袁彬身遭
拷掠幾無完膚欲與李賢等一網打盡若非漆工忠
誠格天難脫虎口矣予嘗念此事有餘恨焉門達害
之即令門達訊之縱有覆盆之冤豈能昭雪即有只
要一箇活袁彬還我之諭誰其尊信其後門達爲憲
宗所竄死于烟瘴報何速也然出建文之子于鳳陽
聽其出入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止妃嬪殉葬罷朝
遵守則盛德事也

遜菴曰土木之變英宗信奸輕動之所致也其
所以不淪于晉宋者雖于少保之功亦太祖與
仁宣之德澤未泯也

又曰少保之寃尤甚幾疑天道無知矣然石亨
曹吉祥無不伏誅而少保旋復官廕死且不朽
豈非天哉

外逸曰英宗北轅已明知王振之誤國及其復
辟復追封之殊不可解惟晚年出建文之子於
鳳陽止妃嬪殉葬二事眞盛王之曠典

土木之變也先不敢害天祐之也辭侍妾辭尚
婚從亡之哈銘袁彬導之也而不輸一幣即復
國者楊善口舌之功也除奪門之濫者閣臣李
賢之力也惟出鳳陽止殉葬則出自英宗獨斷
故稱中興令主云

孫桂証

景泰當也先昌熾之際鎮之以靜內撫臣民外禦強
敵卒令社稷有泰山之安雖于少保之功居多亦帝
能推誠以用之也惜友于之愛實多慚德輕易太子
禁錮南城廖莊鍾同章綸之言如石投水竟致之死

地則薄惡之極也獨不思上皇北狩爲社稷而出非
盤于遊田者比讓位愈堅則居位愈固景泰見不及
此是以致奪門廢立之變耳雖然此天意也惟其無
迎復之空名所以成回鑾之實事若今日遣一使奉
候明日遣一使奉迎則也先視爲奇貨可居終無歸
國之期矣

外逸曰景泰御極初年其心惟恐蹈徽欽故轍
及邊事少寧惟恐其或歸及英宗既歸又惟恐
其復辟所以易太子錮南城又誰知天實不祐

錮南城者復鐘鳴景陽易太子而太子先殂乎
景泰不肯奉迎類宋之高宗易儲鎔門類宋之
太宗至怒諸諫官致鍾同章綸于死地尤爲惡
薄而天其能祐乎　孫桂註

憲宗不念易儲之舊怨上景泰之帝號復于謙之官
爵孝養兩宮委任諸賢亦盛德事也第寵任汪直構
怨邊陲幸王恕項忠馬文升諸賢以佐理之而海宇
清晏黑眚之來豈無自哉

孝宗諸賢盈朝中外稱慶洵令主也崇先儒之祀典
令馬融王弼戴勝何休杜預仍列孔廟錄元勛之裔
孫俾常復鄧炳李濬湯紹宗復尋帶礪祀錢太后於
奉先殿周太后得以一帝一后配享英廟抑私恩遵
禮制尤人情所難及者至今稱文章則曰成弘法脈
言器皿則曰成弘佳製可想見當年太和洋溢景象
矣

憲孝二宗又爲明朝一培元氣閱明史二宗政
治雖各有得失然其立心之厚與大體之關確
乎可追仁宣　孫棟註

武宗性好逸樂八黨並與劉瑾擅權縉紳禍起一時
不屈不拜之官僅見一何塘與張昺耳及江彬繼入
遊幸輕出欲自稱爲武威大將軍鎮國公賴楊廷和
梁儲力諫而止致寧王宸起覬覦之志盜賊幾滿天
下往來任意渡江南北可謂無人幸天心厭亂祖宗
效靈守仁倡義而宸濠就擒大風覆舟而醜類盡滅
不然禍且不測矣

遜菴曰武宗之不亡先德之所庇也

武宗作行宮於宣大閒歲行遊故寧藩得以賞
緣司香宜亡而不亡者二祖列宗之遺澤未泯
也　孫棟註

世宗龍飛藩邸綱紀振肅刑政修明人人奉公守法
誠大有爲之君也尊孔子爲至聖先師易以木主俾
師道與君道並重可稱一定不易之良規惟議禮一
節竄逐殊甚然亦諸臣泥古而不達時沽敢諫之名
循聲附和不顧人情天理非盡帝之過也孝子之至
莫大乎尊親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蓋禮貴于和者
在人心之安也人心安則得乎禮之中心不安則非

禮矣今子爲天子父仍爲王謂之尊親乎且使興獻無子世宗無父人子之心安乎不安乎故張璁桂萼等繼統不繼嗣稱帝不稱宗之議名與實當合乎天理人情者也余故曰非盡帝之過也晚年惑于神仙信任嚴嵩海瑞諫之曰陛下師事陶仲文臭長生也而仲文則已先死矣彼且不能保其身陛下何故神其術乎又曰樂西苑而忘返人以爲薄于夫婦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殺戮大臣人以爲薄于君臣陛下三綱絶矣言雖激切戇直皆忠君愛

國之誠也乃以訕謗君父幾致擬死沈鍊楊椒山諸公皆含冤于地下有殺諫臣之名矣

遜菴曰海瑞剛直後膺特擢嚴嵩父子卒皆敗亡方士俱正刑章豈非天哉

外逸曰世宗繼統不繼嗣興獻追尊自與濮安懿王有別必指張桂爲逢迎者過也特可惜以仁人孝子之心入承大統竟感禍自恣惑志長生行事類漢武而材實不及治亦不及讀海忠介一疏誠可痛哭流涕

世宗初政頗稱英明晚年亦有輪臺之悔其拒諫飾非師事仲文殺戮忠義大臣約三十年國家元氣亦漸剥削矣　孫桂註

穆宗卽位之日卽出海瑞于獄中復鄭王厚烷之爵上革天師眞人之名號凡事恪遵遺詔率祖攸行政和民安年豐歲稔四方無盜賊之虞可謂太平有象享年不永惜哉

神宗君臨四十八年政簡刑清輕徭薄賦盜賊屛息四方無虞幾幾乎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然而上下晏

安朋黨競起武備廢弛邊疆失陷亂機已伏于此而不知之也悲夫

遜菴曰神宗享國之久寬平之所致也而卒成敗亂之勢則怠安之所致也元氣萎矣

外逸曰以穆宗之仁厚享年不永國運可知矣神宗繼之諸上封事者不報待銓除者不報甚至挂冠去國亦絶不問鬧竟成一痿痺世界惟月進季進歲進之内臣屢奉差遣四十八年之天位一斷於鄭妃豈不可歎

光宗賢主惜乎一月而崩
熹宗外寵魏璫内寵客氏戰守不一遼師屢敗大獄頻興門户朋黨佈滿朝野臨御七年人不聊生而明業衰矣
毅宗恭儉小心動遵禮法大奮乾綱誅魏忠賢戮崔呈秀亦勵精圖治之主但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寇氛奄至倉皇無策内乏固守之忠臣外無勤王之義旅甚而逆璫曹化淳王相堯開門迎賊彰義忽破致令神京失守禍及宗祀帝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

亡國之臣復何言哉幸帝后同縊得亡天下之上策不媿國君死社稷之義自古無不亡之國亦不幸中之幸也運當其盡數值其窮故不能避耳一時殉難諸公如劉理順倪元璐李邦華馬世奇等亦不乏人歷年三百傳世十六雖有權臣宦官如嚴嵩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輩旋即誅夷並無女后國戚藩鎮廢立之禍眞可駕唐軼宋總之得天下于正失天下于正者明爲上漢次之其餘不及也
遯菴曰熹宗宜亡而不亡祖宗之澤未盡毅宗不宜亡而亡祖宗之澤已斬
外逸曰毅宗勵精圖治豈是亡國之君其所以亡者由門户諸臣黨結牢固不恤人才之所致也然事既不支帝后投環是曠古第一死社稷之正者

歷代文武諸臣善惡固不一端報應各如其分近則當身遠則及其子孫輕則喪元重則覆其宗祀無一漏網難於指數姑録其彰彰在人耳目者以垂示後人大校天道好還惡大者禍鉅而速惡小者禍微而

緩自古至今帝王卿相皆不能逃何況微賤之士庶哉清夜思之甚爲寒心其必以仁厚存心忠恕行事不貪不淫保身保家保天下斯久安長治之道也
此編傳世其功不淺苟知自好者皆不可不讀士子窮年學古自稱有得至詢以某代之君若何聖明若何昏暴某代之臣若何忠良若何奸佞一人之身始終邪正若何前後禍福若何即或偶憶其槩安能詳言若是哉讀是集者當有會心無作淺説觀庶于學問得綱領矣

書感應錄後

嘗聞之師曰交友不交直諒多聞友弗如勿交讀書不讀經史有用書弗如勿讀作文不作關係世道文弗如勿作三者難事而難能惟讀書庶幾爲少易今

天下無用之書汗牛充棟雖指數而詞賦不與焉學者竭精殫力窮年皓首以相求而卒不適於用無他所用非所學也誠如古人之所事布帛菽粟然何患不適其用乎此經史之不可不

求也經如經史如緯經緯相錯而成素衣被天下矣秦氏此編撮通鑑之要領備經目之勸懲世不可無者故

家大人刪訂而序刻之於世豈小補云棣雖不敏嘗請鑑於斯

因識數語於末簡乙未小寒張棣跋于瞻園之惜閒精舍

通鑑大感應錄二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秦鏡撰鏡字非臺冀城人此集前有鏡自序謂資治通鑑乃古今來一大感應篇錄其彰明較著者俾覽之者有所觀感云云大抵如迪吉錄勸善圖說等書取以醒世非史學也如論皐陶謂之士而兼師全柄生殺之權故子孫不王則尤附會之論矣唐虞至治堯舜至明臯陶之刑果干天罰能見用於二帝之世乎

綠萍灣史論初集一卷史論二集一卷

〔清〕朱直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論初集無卷數》提要

史論自序

前書史難夫人而知之矣余獨謂著書何難讀書難
非彼著書僅足以資竊既者非生於不能讀哉不能
著何以所著也　讀之未嘗以我讀也即如一史
記也一綱目也人盡讀也而希能自我讀之者誰與
史記開雜漢書班馬之氣味各別而人自紫擬於馬
遷不敢以為齟齬有從而上下之者非狂則妄矣余
不敏未能悉其文而以顯而易見者推之則司馬相
如論貲非圖書乎不然何以太史公曰之下而有揚
雄以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乎公孫弘傳又云平帝
元始乎詔賜弘子孫爵得非呂尚盜陳恆之齊而劉
季竊王莽之漢也不亦異哉至於綱目之可議者尤
多而人又皆震攝於朱子巧為傅會不知綱目非朱
子之書已見於朱子與趙基道往復諸書朱子所訂
正者不過如統漢黜魏則天朝書帝在某所二三大
事而已而後之腐豎又從而注釋之曰此朱子書法
之所寓也其間自槩而之鍾自燭而之蕭者正不少
矣余懼其予奪任情貽誤後世史家出入脫卸之門不

可訓也晝載歐文忠公信傳不信經一語已盡三傳
注釋之弊而綱目書法又因注釋而失之者誠未易
僕數余之是集亦略舉一二正恐贖目若夥終未敢
盡滅其底蘊也然余之是集又何極於贖目者哉非
在能讀之者已
康熙丙戌嘉平朔大江朱直少文氏書於緑萍灣之
就樹軒

史論初集凡例

一是書皆有自書所見或議論暗合古人間亦有
之要非勦襲前同妄博虚名者比實因患難頻
仍先人藏書遺失殆盡購求無力因陋何辭

一是書除自序外不敢妄求名卿隻字以蹈從來
惡習彼向上龍乞雨販鬻將來者祗自益其醜
耳間有一二評語盡屬真實讀書好友非敢近
今名士一吠同聲遵識識者

一是書成已十年藏之篋中不敢問世誠以識由
學進見與年增果係讀書負稱安肯草草災梨
貧病交侵恐一填溝壑俱屬散亡用是先刊其
半就正名賢則摘瑕指疵專望同心

一是書惟揆論斷中苛謬者正之而胡致堂為最
吾友戴子田有以致堂負大名欲去其一二已
甚之辭此自偏田有忠厚存心但致堂不愛于
古忠臣孝子之名而刻責之直又何愛其撲世
横議之名而姑息之

一史斷所貴惟識與胆而文筆次之張天如史斷

雖無大特見而于情理爲近但故爲迂回曲折以赴之矣僭哉究嵩史斷者即老吏斷獄之詞也彼歐蘇集中並增縱因筆論不離于史中抽出一事以發其論非因史論史也故另是一格

是書文多短幅期于明快透闢而止

一是集用圈點非古也然使我從俗不從雅者究非我之咎也讀者宜自恕者

史論初集目錄

孫臏減竈

蘇秦結刎頸之交

樂毅伐齊不下

不韋致孝文莊襄之短祚

秦滅六國

銷天下兵以爲鍾鐻 附後集

書子嬰後

書秦紀後 附後集

蕭何不收遺書

高祖故與項羽關中

張良燒絕棧道

陳平六出奇計

漢高族信越

劉敬和親

文帝短喪

徵南粵王入朝

漢以四科取士

嚴延年夏侯勝

薛廣德諫元帝當從橋

人人自以爲得上意 附後[illegible]

京房學易

張禹誤漢

揚雄

復見漢官威儀

嚴光不屈

馬援死臨鄉

明帝朝陵

桓榮印綬

曹褒定漢禮

楊震四知

崔寔政論

陳寔獨弔張讓父喪

曹操能臣

荀彧志在復漢

臧洪救張超

呂蒙擒關侯

曹操爲周文王

書後漢紀後

羊祜平吳

晉武罷兵

牛替

陳永嘉書元帝紀後

梁琛對苻堅

清言致患

石勒論高光

黃金與土同價

元魏孝文給跛眇者衣食赦軍士犯斬者

高緯遊南苑

齊孫文明復讐綱目書盜

周以穆提婆爲柱國

王通獻策

柳述元巖召太子勇

煬帝達見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
張鎮周待故人
縱囚
太宗欲盡殺疑似者
張柬之復唐
臨淄平韋后之亂
段秀實死忠
樊系諒册而死
李璀死父
盧杞
德宗
李絳私同年
劉栖楚直諫
李愚上韓建書
劉鋹孟昶 附後集
隱帝書殺
太祖灼艾分痛
封太祖後

安石配享文廟
李綱中興
宗澤東京敗兀朮
黃潛善汪伯彥
婁寅亮奏立太祖後
秦檜殺武穆
再筆
書商宗後
許衡治生爲先務

綠萍灣史論初集

江左朱一直少文氏著　　同學諸子評閱

孫臏減竈

孫子曰三晉之兵素勇悍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於是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輕騎追之遂死馬陵嗟乎減竈一日而至五萬乎又一日而減三萬乎毋論十萬之衆三日而亡八萬世無此理且涓之刖臏輕之耶忌之耶若以其勝己而忌之則三日而減竈八萬雖輕之者亦疑之矣或曰涓固不知臏之爲將也然則自刖之時嘆曰遂成豎子之名者誰耶故余以爲減之太驟謀雖深而機則淺矣未可以爲訓也

識高千古知先生胸藏十萬甲兵　鄧南宮

廉藺結刎頸之交

胡致堂曰結交可也刎頸相許則賢者之過也夫交而曰結非惟交矣古人一語信心生死不忘結交與刎頸有兩截乎況二子刎頸相許爲國事也爲國事而刎頸五倫得其二矣安可妄議

提出國事則義之中尤有義在冷眼特識　李岱雲

看得結交刎頸是兩截事此交游之所以不古也

古人不輕結交正是料到然後一著　同懷兄林修

樂毅攻即墨不下

胡致堂曰毅攻即墨不下非特毅之失計亦昭王處之未當全齊既下兩邑如著面黑子昭王宜裂燕而封之即墨下矣夫毅之行其夏侯太初目爲庶幾湯武固爲過當亦何至此之挾兵自重論質要君之賊臣乎觀毅之下令軍中門城中民出勿獲困者賑之亦從世叔子服吳之智耳縱爲刻薄之論不過仲連知田單伐狄不克之見止已何至於是又云毅成功後當舉僞將自代身歸燕國口不言勞不知毅固未

嘗如王濬之悻悻自負也又云孫言稱病潔身而去爲是獨不思昭王大會而斬讒者樂毅以死自誓而辭齊王是君臣之恩深于父子矣何嫌何疑作此釁端祇以惠王之隙致樂毅奔趙遂將毅與昭王栽派橫議負堪商令不謂致堂終日責人正心誠意而以界隨計功要賞之見爲賢者策乎亦就甚焉

殺功未成安得舉賢自代潔身去國亦非爲身任其責者言也古人以後事而指前非總未設身處地耳得此辨斷當是毅千載知已　李循雲

不韋致莊襄之短祚

胡致堂曰孝文三日而薨莊襄三年而薨不韋能以其子爲秦王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其大曖昧之私儒者所羞言故君子非不惡秦也獨于嬴呂之間每多存而不論所以維風化特此殘刻之論恐不足以懲亂臣賊子之心適所以啟奸雄藏機秘謀之巧致堂何取乎

呂之代嬴牛之代晉此等曖昧事何從知之卽知之又何得遽信之存而不論所以維風此爲與讀

書人之言　萬若彬

秦滅六國不爲暴

秦之滅周先儒惡之是已至滅齊楚趙魏韓而惡之則過矣使夫之楚不當滅乎蔡衰之田不當滅乎三分晉之趙魏韓不當滅乎仰秦滅之暴亦所謂以暴滅暴不足惜也六國之堪惜者獨召公之燕耳六國云乎哉

秦罪在不能以道濟天下滅六國非其罪也文王伐密而作程伐崇而作豐使以後儒拘攣之見律之則當請命于紂擇崇密之子孫而立之然後合于方伯之義而兼其土地得毋近于拔扈不臣乎

此論非好爲振奇中正平允不可易也　方靈皐

書子嬰後

子嬰不動聲色而族趙高智也不德高之立已而推讎是討義也而能以身殉社稷不遺繫頸素車之恥豈非秦之得天下也以變而失天下也亦以變哉子嬰之不能延先大壞祖龍之變以得天下故也

秦至二世其勢積重難返趙高之奸亦秦法釀之也於其必亡而後以蘇嬰繼之天道亦微矣哉　李裔雲

蕭何不收遺書

宋沛國曰何之入秦相府以收圖籍不因博士學官以收遺書使先王經世遺典復灰于項籍之手何不得辭其責矣按沛國此論惑於宋蕭森希通錄耳不知始皇既焚書矣博士學官又安所得遺書乎始皇若官藏于博士學官之舍以待項羽之焚是自禁之而自犯之豈徙木立信之秦哉責人以所不當責是何好異之甚也

虛堂懸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董養齋

高祖欲與項羽關中

楊誠齋曰高祖知羽貪狹驕志在入關本無意居之故舉而與之若脫屣然使羽既得關中器度必盈溢熾必甚以淺秦之怨以形吾之仁此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余讀之不禁痛恨于腐亂也夫論人貴得其真試問入關而即守關者誰乎不然鴻門之謝過何來也且漢高一入關中見秦宮室美女即欲居之非噲之諫秦續耳亭長之胸中有此乎及王漢中以羽負約怒欲攻之非蕭何之諫事敗矣亭長之胸中有此乎總之事成不憚推援其智外之智以相美不成又刻責其罪中之罪以相汚即如陳潛室之論陳涉也涉以在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首難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若之嗟乎涉事不成使云在所不慮之戍卒不知亭長吏胥獨在所慮乎戍卒之人物卑陋矣亭長吏胥之人物高潔乎腐臭拘于成敗此江海皆英雄淚也卓哉李卓翁以涉為首創英雄也

鍼前人之膏肓破後儒之癥結　方雲甲

張良燒絕棧道

邵子曰智哉留侯燒絕棧道其意在韓不在漢而子南淵遂傅會其說以良爲可與韓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旣阻獨不出其他不足慮矣此愚所謂推援智外之智遂有推援忠外之忠者乎而不知失良遠矣夫良與高祖言聽計合即良亦稱沛公殆天授非人力也而良顧賀賀然以爲不敵一之韓王欲阻高帝于蜀而使韓得天下乎邵子曰智哉留侯朱子曰疑矣張良本約韓不亡良不歸漢漢得天下良之所以

處韓王者其西漢之竇融乎韓亡而良之心已盡矣不然酈生勸立六國後良欲輔韓何不助之而力止之是以知韓亡而良之心盡矣此余之勸人不必爲古人添蛇足也

論情切理高識不磨 方雲皋

良處韓王一著數千年無人見到其才其識與良侔矣 范尊光

陳平六出奇計

愚以爲六奇無一奇也捐金行反間羽本多疑而間乘之即物先腐也而蟲生之何奇也至對楚使而陽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楚使更以惡草具進吾方鄙其淺露若此非項羽之粗疏浮躁未有不嗤然而笑之者何奇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之圍不以爲紀信之功而以爲陳平之奇奇寃哉夫漢王之得出西門者以紀信乘王之車黃屋左纛出降東門軍士皆之東門聚觀漢王因得出西門而去若止出女子

而楚擊之漢王將安逃乎何奇也即躡足而請封信爲齊王亦良先發之况漢方不利不能禁信之自王童子猶知之何奇也若僞遊雲夢則平不特無功而且有罪不能剖切敷陳以明信之不反而逢君之惡終成殺信之計以貽漢之功臣由是而爲菹爲醢誰實啟之解白登之圍則王充論之當矣厚遺閼氏此張儀愚鄭袖之故智耳使平早爲諫止而帝不孫於平城雖不奇猶奇也此愚以六奇無一奇也

推倒百世豪傑抹煞千古美談膽識俱超 申于岳

漢高族信越

漢有天下信為最越次之兩人皆有大功於漢而卒不免何哉豈盡漢高之不仁亦兩人之所以自處者有必死之道耳昔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而高赦居首張孟談曰晉陽之甲惟赦無功而賞居首何也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憂患之中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是以先之彼高祖何如人哉信越乘其危拊其背扼其吭挾以不得不以北地王越東地王信之勢而始會兵以追楚而謂悍鷙之劉季忍之乎信越無生理矣須知酇侯下獄而得生亦以收北時發關中老弱相助之恩不可忘耳吾謂逼人於險者當懷之況君臣乎

挾勢得王而後追楚始懷二心之萌終兆族誅之禍可見人臣事君當自發念時檢點起有功罡學之言 李留雲

和親責頓

劉敬之言曰冒頓殺父妻母不可以力威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長公主妻之彼必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與大父抗哉此說之謬反不必言矣殺父妻母何有外父然近今不察于親而孝于外父母者夥矣妻道之重也則劉敬之計似為近今言者指出堪為絕倒

寄慨滚矣非滑稽也 鄧南密

漢文短喪

世之讀史者動以短喪貴文帝帝之于文母也未謂其短喪也以其短喪者遺詔中有天下吏民三日釋服此即帝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之意所以示朴也三日釋服所以示謙也況詔者天下吏民而景帝爲其子遂自同于吏民乎即詔嗣君同于吏民亦有制治命有亂命可從不可從脩詔散王孫之裸葬豈子若孫亦盡從之耶故短喪者景帝非文帝也而人何不察也

發千古未發之覆 方靈皋

短喪在景而不在文真有論世之識千年照月一夜生光爲之叫絕 高岩杼

微南粵王與入朝

南粵王與太后爲邯鄲樛氏女少與安國少季通其國莫知後位太后心常繫漢天子遣少季微王入朝樛氏復通少季以致呂嘉之叛王與太后俱死嗟乎微粵王入朝而遣少季乎審庭不舉他人而舉少季與其私也天子不遣他人而遣少季遣其私也少季苟是遣明知其因私而得遣樛氏見遣而屬少季又明知其因私而來少季是君臣上下無不相覩而笑而推少季也雖欲不復通太后大敗趣事不得也吁此一行也漢廷尚有人乎

持論甚正亦本歐公縱囚論上下相賊語成文 李紫雲

漢以四科取士

呂東萊曰漢之取士在學校有明經在郡國有孝廉賢良茂材然明經止于一藝以射策爲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似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且陳湯舉茂材而有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有不逃罰年之責科目得人若此其有卓然不群之材者幸耳夫漢不止於一科亦不專倚乎四科又時有辟舉之召而後賢猶或慮之况今日止以八股一科以取士哉夫以八股取士者謂其可

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耶謂其可以闡揚聖道守先待後之傳耶吾不知之也夫士之下帷揣摩者科歲奉文宗之試牘爲典型大比奉前科之闈墨爲玉律有能究心於國策史記唐宋大家諸文而出者使爲特立獨行之士倘一十四篇得售遂謂一生吃著不盡如斯而已矣朝廷以之取士有司以之掄才鄉黨以之貴賤有人而不廉不潔無妨也但當問其考校何如耳甚至不孝不弟無妨也但當問其能文與不能文耳能文則出身有其鄉黨畏懼有司物色一日飛騰大而伊呂小而卓魯人與文母昆弟之言奚恤也不能文雖孝如曾參信若尾生亦將氏爲非矣故汲汲焉以課子師授弟惟此十四篇而已有以史學經學博物經濟之說進者則怪身之以爲妨吾子弟正務嗟乎此十四篇得價矣忽而立朝宁之上忽而臨民社之寄惟見其瞪目而視茫乎無所措手足也何也以所習者在彼而不在此也至矣哉半山之言以文章取士非特不能成人之材又從而困苦毀壞之蓋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事也今悉置之不

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使其耗精疲神窮日夜之力以從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又悉置其所習而責以天下國家之用豈不謬哉夫古人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才猶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夜以朝夕從事于無補之學而責以天下國家之重乎或曰若據子言是聖經賢傳反屬無補之學矣不知聖經賢傳有補亦豈若曰意謂遂能有補者乎况世有升降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吾人子即再生於今又必另有一翻化導寧拘拘于三代

時之人心風俗乎不然何以謂孔子聖之時者也故余以科舉一道借此牢籠天下英雄可也以云得士則末也何也東坡所謂智勇辯力此四民者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民四民不失職則民靖矣今學校之設此四民者一網盡矣究何嘗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民而千萬人中亦竟有一二人分天下之富貴而去者於是千萬人皆不安於千萬人中之人而盡自命爲千萬人中之一二人以致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俱

入此黃粱夢裏無有醒時若非此若有若無之富貴以收束其身心以折挫其銳氣吾不知此四民者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故余以科舉一道借此牢籠天下英雄可也以云得士則殊末也

冷眼慈腸聲聲皆淚 蕺田有

嚴延年夏侯勝

天下事有必不能行而必不可不言者如嚴延年之劾霍光夏侯勝之議武帝是也夫霍光之輔少主心跡昭然延年豈不知之昌邑之淫亂當廢延年豈不知之然君臣之際一廢一立猶同兒戲若不有此一劾則君臣道息此言雖不切于事情而實切于綱常此言雖無益于當時而實有功于萬世孝武之好大喜功殺萬民不難于史臣書之後世鄙之宣帝爲其曾孫欲尊崇其祖功宗德爲武帝立廟制樂而夏

侯勝直議其雖有攘夷廣土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不宜爲立廟樂遂使小民之積怨隱痛于勝之一言而洩此勝之明知必不能行而必不可不言者也夫勝之此言正所謂子議父臣議君大逆不道余獨以爲君父本無二理而子必不得議父臣斷不得不議君蓋父爲一家之父父有可議一家之故而已故宜諱君爲萬古所共之君世代雖易而善者指以爲勸惡者著以爲戒烏乎諱況武帝所謂似是而非其議尤爲吃緊暴虐之君無容諱也昏庸之主不必

諱也惟武帝名為英主而實塗炭生民國家百姓元氣俱為耗盡而外邊氣象規模反覺濶大恢弘此宣帝尚認為祖功宗德欲為立廟制樂故也後之[illegible]亂以漢武比秦皇皆勝之議復之也延年與勝洵為漢之二賢功豈在三傑下哉

只事有必不能行必不可不言一語使千古忠臣義士若喪如揭若子不議父臣不議君此自當有辨子不議父如父攘羊子不得而諱是也臣不議君如孔子對司敗昭公之問則以為知禮是也平日父有過亦當諫若議之大衆之前則翹其親以父子天性以恩不以義故也君臣義合使當有關宗社生民垂戒百世之事而亦託于臣不議君則佞賊之道矣作者發明此理極透 李尚雲

大綱大法人亦知之其推勘入微處則識與學也 郭曉安

薛廣德諫元帝當從橋

人臣有不忠於君而斷無不愛於君愛君之德忠也愛君之名忠也至愛君之身不過以愛而固結乎君心以自愛其功名而已又慮人人愛君何以顯吾愛于是乎激烈以出之若似乎犯君者而陰以行吾愛則薛廣德之諫元帝當從橋是已夫乘安不乘危固也但元帝之欲御樓船非江非海非湖非川一御船而元帝遂為昭王之不返乎危不至此也不然何至當與免冠何至欲自刎以血污車使帝不得入廟得非以激烈出之若似乎犯君者而陰以行吾愛乎元帝之寵弘恭石顯危不特御船也望之枉死危不特御船也許史擅權危不特御船也劉向周堪下獄危不特御船也免冠刎頸不在此而在彼吾是以誅其心也非刻論也

世儒見此必謂論人太苛然閱至後幅即廣德亦無所開其喙矣 方靈皐

事不權衡大小輕重而故為激烈其中便多可疑後借龍弘恭石顯等作較挺可稱銖兩不失 李尚雲

京房

京房學易于焦延壽延壽曰得吾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因此一語胡致堂于南湖遂交口論京生不當進危亂之言欲去帝所親之石顯以致殺身之禍可謂學易而不明其道有失趨吉避凶之義夫國而忘家公而忘私臣子之節若責房以不擇主而事有昧于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則可若既已仕矣國勢傾危大臣不言諫臣不言親臣不言小臣不言俱執象數趨吉避凶之說則易道之說豈專爲奸回退

避依違地耶況房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六月中言遯卦法曰道人始去涌水爲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今臣得出守郡自謂効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由此觀之房實知死不可逃死于忠死于命等死耳但忠而殺身言莫大焉死而徒然凶莫甚焉惟京生知易之深故能趨殺身之吉以成令名避徒死之凶以藏妙用而蒙蒙未視之狗猶聞聲而同吠乎雖然知進退存亡之正者惟聖人殆未可以此妄責人也彼腐臭何言之易耶

至理名言維持聖道不淺 俞寧世

朱子說烝民之四章曰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知幾知微先去占便宜如楊子雲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又曰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是篇正與朱子之說相發明固當永不刊滅 方蠡卓

此篇之妙在先占君子以儉德避難一層高視遠矚攝服倒豎儒 李偕宜

張禹罪浮於莽

成帝之時上書言外戚專權者振聾發聵而成帝若罔聞焉一旦天變于上人言于下忽焉悚悟至禹第辟左右親以訊禹則旋轉之機惟在禹之一言而禹反文飾其辭以堅帝委任王氏之心是莽本無篡漢之機而成之者禹也是漢本有可回之運而失之者禹也若云成帝昏庸禹即言之亦不能行不知剛強每多愚于所忽而昏懦亦能悟于畏懼懼則警警則悟悟則變變則專專則成矣令成帝悚然而起至禹

第辟左右可不謂懼乎而禹則釋其所懼而安其所警自是肆然高臥莽賊之勢成矣謂禹不罪浮于莽吾不信也況莽之行事迂疎怪誕癡呆可笑徒有篡漢之心而無篡漢之才豈操懿之比哉雖中材之君制之有餘惜乎禹之誤漢而成莽也快哉雲之請劍而斬佞也

讀張禹本傳終始是一鄙夫鄙夫不可與事君信然哉 劉大山

揚雄

余讀綱目至書莽大夫揚雄死未嘗不爲褚淵沈約馮道輩幸也豈以雄爲賢耶故特誅之耶然既爲莽大夫其賢亦可知矣而加於此不加於彼何耶但雄既心于莽矣又不能如淵約道輩取卿相而博封侯何耶考雄之游京師而給事黃門也與王莽劉歆比肩于成帝之世哀帝之初莽居三公所引皆立至卿相而雄復落落一官三世不徙何耶及莽篡漢劉歆輩皆以符命頌功德而侯雄既有劇秦美新之文而

僅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何耶然劇秦美新之文究本傳亦未之見何也然則雄亦徒有莽大夫之稱而其實並未享莽一日之報淵約道輩身享富貴之福而死後復免賢者筆削之誅雄其千古第一不幸者哉

低徊痛惜疑以釋疑不謂揚子知我一言迄二千餘年而始驗 俞寧世

復見漢官威儀

丁南湖曰漢官威儀作於叔孫通以泰制何以威民心如此耶威民者在恩澤不在威儀也史斷如南湖致堂輩眞有癡絕呆絕稚氣腐臭不堪聽聞者今見人見先人之几杖而趨則必斷之曰几杖出于工匠之手何以使人敬之如此耶敬之者先人之靈爽式憑不在几杖也愚謂此等卓識獨見但當去註三字繼百家姓不應作史論斷耳修史者斷斷不應令此輩濫入。

詼諧尖利南湖應設十重鐵步障障之 周梨莊

嚴光

子陵之不屈所以成其高光武之優容所以成其大自尹遂昌有帝不待以賓師之禮乃欲臣而用之光遂不起之言方正學從而傅會云光知帝之志量淺淺不爲名高而隱並將帝日後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有以切諫死者羣臣有以丑譏譏者子陵必與之爭光武必不能堪硬來作証毋論出處隱見各人自有志向若子陵以帝爲不足事豈山亦以堯爲不足事耶士各有志何至相迫子陵已明明自道出矣况帝爲中興哲后亦何至擯高子陵抹煞光武光武猶作此論則等而下之凡有隱者其君非桀則紂矣是野有不仕之臣即朝無兇議之君豈可爲訓

自是至當不易之論 劉大山

馬援

伏波之願以馬革裹尸而卒死于軍可謂求忠得忠千古第一烈士矣胡致堂徒拾班生唾餘謂伏波之請征武陵發死於臨鄉雖曰壯猷不幾於馮婦之所為乎卒使讒言得行士蒼不終此君子貴於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夫時止時行之義惟吾夫子能之并不能責諸淸和任之聖人况伏波乎烈士殺身以成仁腐鼠丧心而横議能毋抜劍

夫子方能時止時行伏波只是求忠得忠死得應慚妄言矣 周烈菲

明帝朝陵

明帝謁原陵上食奏樂是後遂以為常胡致堂曰人子孝思不忘尊禰乎廟享而已至於墓則終事盡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夫先王緣人情而制禮惟心之所安義之可通雖小違乎禮君子猶將原其心而略其迹况果為心之所安義之可通所為禮所由生又安得執若為古禮若非古禮令聖賢沽滯道理竟成刻畫印板哉今先人之衣冠几杖非若形骸也而祭則必陳之陳之則愾乎若聞僾乎如見如先人之身體髮膚所在朝而祭之遂為越禮乎遂為不智乎且人子之於親也豈有極哉但身為公卿士庶各限於分而不敢越思耳身為天子祭廟而復祭陵遂謂死宅廟之神而為不仁乎愚謂致堂不欲墓祭是為不仁舍父母之血身而徒致虔于木主是為不智不仁不智故不為生母持服得罪於千古之名教見惡於當日之朝野諸君子也

按致生致死之說本於檀弓但夫子謂之死而致

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者謂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獨理之明故深以夏之明器爲待死者于有知無知之間而神明之也今致堂必謂應廟祭不應墓祭則亦之死而致死之矣明帝祭廟而復祭陵正所謂待死者于有知無知之間而神明之也此蔡邕見靈帝謁原陵嘆曰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禮頗有古無而今有者不得執古爲是而今爲非也蓋古制多未詳盡必有待于後人因革損益互通互變聖人所謂百世可知者此也致堂謂祇應廟祭不應墓祭拘迂極矣提出禮緣義起推明仁孝之道凡有人心亦當惻然心動 李岱雲

桓榮

胡致堂曰桓榮授受一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此可謂貴人不以其倫矣桓榮何如人哉榮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其識見之鄙陋志向之卑汚何異今日之老校書博得一第誇耀于鄉里者乎而望以仲尼修齊治平之微旨大義乎雙目如瞽滿腹皆痰令我悶絕

千古美談一被識者勘破遂覺不堪入目 董雪樵

曹褒定漢禮

曹褒上疏以宜定文制著成漢禮胡致堂譏以數月删述成百五十篇又雜以讖記之文不待見書可知紕繆丁南湖亦云章帝元和三年五月詔褒定漢禮于章和元年八月奏所撰制度然則一年之間禮若是其易定乎夫定禮與修史各別史必窮搜博覽闡幽顯微因事論定不可預料若夫禮則自天子以至庶人孰爲過孰爲不及昭然耳目之前有心世道者其斟酌損益乎日豈無成竹于中而漫然以請者哉故修史不可不以歲月計而定禮但當論其合經與不合經不當計其歲月之多寡而逆知其紕繆也若雜讖文之非禮史言之帝知之不然何以但納之而不令有司平奏而行之乎

惟栩子厚論史官書有此透快 萬崇評

楊震四知

胡致堂曰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爲名言愚謂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震爲此語蠲理幾于未明又云鄧隲推賢進能自其美操要之女主恒朝政貴戚也被其薦者豈可苟哉震爲隲所抑豈獨理未明又疑其處人之未精矣夫天地不可以二言則父母亦不可以二言乎祭天祭地亦不可分郊社之名乎不可以知論則天聽天視但屬妖妄乎推賢進能之鄧隲不可就則恭冀之雄融可就乎賢明恭儉鄧后之朝不可立淫虐呂后之朝可立乎既無暢義理以服人心又之開闢議論以益人智言者固不足責株以入鑑者更不可解

致堂非儒者惟余潛心書言之今吾少文事事枯出俱堪啟丈子諸說可謂一洗俗士徇名之見快哉 周梨莊

崔寔政論

溫公曰漢家之法已嚴而崔寔猶病其寬蓋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方正學曰崔寔憤時君之柔闇而輕于持論謂凡爲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豈理也哉遂謂宣帝苛以爲明忍以爲斷督責以爲能高惠文景之澤竭矣元帝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夫寬嚴爲德禮政刑之分誰不知持寬之論以求合吾夫子之教但火烈民望而畏之夫子不聽稱其人爲古之遺愛蓋道在因時尤在因人

商韓立心刻薄故刑名爲殺人之具子產存心忠厚故政莫如猛一語反爲慈祥愷悌之至論今正學遂謂宣帝相漢家元氣非元帝柔懦之罪余蓋信正學得時爲政其執拗不同之性必斯于介甫蓋漢之元成桓靈只謂之無法非寬也譬諸張琴瑟者必因弦而辨其緩急故治國家者必因法而論其寬嚴紹修之知涕泣而不問弘石趙氏內亂王氏外亂可謂有法乎謁者丞陳臨敢殺司隸校尉轅豐于殿中可謂有法乎梁冀帶劍入朝而允賄賈帝之弒罪人不討

可謂有法乎崔寔之失應先論守法與不守法寬嚴之論尚隔一膜不爲探本窮原之論持一偏之見罪及宣帝正學之過也

寬猛論存心須將聖人道理看的廣大闊活一經小儒註脚便局死著　戴田有

陳寔獨弔張讓父喪

史稱寔獨弔張讓父喪。黨錮之禍。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前輩亦以此事爲太丘道廣。惟黃勉齋曰。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使東漢諸賢盡爲宦官所殺。世亦何恃無善類哉。吾人于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陷坑落塹者也。三復斯言。不覺慨然。竊以士君子既不能身挽頹風。而立論又爲鄉愿開巧飾之門。此愚之所以痛恨于腐臭也。夫後世之君臣不患無明哲保身之人。而患無百折不回之士。後世之立身行己。不患無淵厚不露圭角之常。而患無矯矯風節之賢。勉齋先生此言。誠古今之大防。救世之良藥也。彼致堂南湖者。動以不明哲保身責人。不知千古名教罪人。只是怕死二字。而文其怕死之名曰明哲保身。夫明哲保身。須審量于出處之始。若如陳蕃李膺。既任天下國家之重。一旦盡忠而死。所謂一死輕于鴻毛者也。而猶斤斤以不見幾誚之。毋怪乎今之見幾者。天下皆是也。人人持此衣鉢。一味寡廉鮮耻。誰之咎與。況當吾夫子之時。中行已不可得。故思及狂狷。今愈趨愈下。而漫以時止時行借之。亦不知其大言之可慚已。

近日對症之藥 弟服安

能臣

方正學曰許邵謂曹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昔人以爲確論余意邵畏其劫賜爲好言以悅之耳大能臣者以義處身以道事君以忠國家成事功爲職彼曹操者以權詐爲智以功譎爲略何以能臣於治世哉不知正學已自誤認能臣矣夫義處身道事君者大臣也能臣烏能至是能臣者才具有餘而德量不足者也邵因未嘗爲好言以悅之也。

大臣能臣辨得絲毫不爽與其論世之識究竟曹瞞所悅者在亂世之奸雄不在治世之能臣也 范尊光

能只是辨得事若曹瞞真是辨得亂世奸雄亦第曰奸之雄者耳若以能之一字爲悅是又烏敢奸之一字之怒哉作者眞善乎反 李偕書

荀彧

丁南湖曰荀彧志在復漢往從曹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信斯言則操之立志以漢高自居是篡漢之機一言已露使彧知其不合則當去何得九錫之議促其殺耶不知子房一語猶出自曹瞞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今河濟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則彧則以高祖光武推曹瞞彧之心路人知之矣而溫公猶以仁居管仲之先稱之謬莫甚矣。

同是一樣讀書而指瑕摘瘢獨得要害者識爲之也溫公亦祗被荀彧瞞過耳 俞寧世

臧洪

張超守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洪欲赴難袁紹不從洪遂與紹絕紹攻殺之楊龜山曰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袁紹表之爲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何其異哉袁曹方睦紹之不聽不爲過洪之死亦匹夫匹婦之諒矣夫以利祿爲厚薄者小人之交也其負相知處雖一言生死不可忘其不相知雖萬鍾與我何有乎觀張超云惟臧洪當來救吾則二人生死交情豈紹之比哉龜山以一舉功曹一舉刺史爲論鄙已

臧洪死張超陳容死臧洪烈士心心相印正在不於富貴利達處生較量然當今能作此語者惟小文可作此語者惟少文 孫蓉齋

英英有生氣 方壺阜

呂蒙

胡致堂曰世多奇呂蒙擒關公之功以愚觀之小人無智不足取也夫兵不厭詐自與立身行已不同以無智責行兵是殺人而怪其有利也余獨怪夫善于料敵之士元善于用人之武侯既以勁敵之魏委羽矣而不另置一將以守江陵何哉羽即得樊取孤軍而深入乎如之何不爲之樹犄角防後患致伏兵艫艫白衣搖櫓遂成豎子之許豈可痛也

以無智責行兵宋襄公眞王者矣堪爲噴飯 弟厲安

曹操爲文王

胡致堂曰操以西伯自比夫文王之道德精微見諸行事即事而論曹操能不行一不義乎能不殺一不辜乎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漢乎余不禁爲之絕倒癡如王莽亦借周公來掩人耳目未嘗見有更癡于莽者將周公德業來比並莽一辯何致堂猶從中來認眞將文王與曹瞞較量短長耶論者固奇採以入鑑者更奇

致堂個春愁未醒少文亦筆刑太酷罪過罪過　俞寧

書後漢紀後

昭烈得國最艱而失國又復最易余每恨之及讀至皇子北地王諶聞譙周勸帝降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嗟乎昭烈有孫若此失國尤榮于得國矣固與日月爭光者也彼皓之虜髦之憐又何爲哉

余古良圖北地王入無雙譜眞是千古無雙讀此篇覺得皇子生氣凜凜　范尊堯

羊祜平吳

蘇穎濱曰祜何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以武帝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自恣雖爲晉臣可也然則歎如惠帝而嗣天位吳不亡晉久不亂耶武帝之無經國遠圖自屬武帝貽謀之不善與吳之存亡何涉若云吳不滅孫皓窮奢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驕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如蘇君言妙論武帝初政大有可觀即似後來荒淫而爲之臣者養敵以貽君上之憂可謂忠乎視吳民之塗炭而不救可謂仁乎有可乘之機而不取可謂智乎此即處三分鼎足之時尚不可以責祜況蜀滅而吳爲著面之患乎此不過本山濤外寧必有內憂釋吳以爲外懼之說以立論耳然則自古削平海內者皆非耶何不啻一二疥癬之疾以爲外懼乎余謂持此論以律陸抗之克西陵或猶有可者何也蜀滅而吳若累卵矣步闡再據西陵以叛皓雖荒虐亦必懼而修乎自抗拔西陵誅步闡皓遂自謂得天力志亦張大不但不危亡之是慮且使術士尚敢望取天下豈非抗之克西陵有以致之也奈之何以之責祜乎雖然西陵爲荊州門戶無西陵是無荊州亦不得以之責抗總之君盡君道臣盡臣道君雖桀紂斷無釋敵以危君之理俾後之玩兵養寇者得借以爲口實也

外寧必有內憂山濤襲之范文子吳不滅而晉不亂穎濱又因之山濤總未勘到釋敵危君玩兵養寇一層凜凜正論可垂臣訓　劉大山

晉武罷兵

晉武詔罷州郡兵注之曰甫平吳已有徹備之意故書此以著其忘武也〇高祖己亥十二月滅楚五月兵罷歸家不亦甫平楚已有徹備之意獨非忘武乎晉云而漢不云者以成敗論也不知晉之亂非罷兵之故使郭欽徙戎之疏得行後雖骨肉相殘斷無懷愍之辱可知已罷兵云乎哉

千古論史多出儒生故餖飣拘泥不與人見今而知惟俊傑可與論史也非吾少文孰克當之 鄒南宮

牛晉

胡致堂曰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為小吏牛其姓與夏侯妃通而生元帝然則元帝姓牛而冒附晉宗僞姓之辱亦大矣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耶余閱之舌不能下目不能瞬久之始嘆腐鼠之蒙面喪心一至此耶夫傷風敗俗而至奸淫失節亦云極矣雖仁人君子亦宜代為之諱而為之子孫者反忍表而出之乎若致堂身為元帝則必下令國中曰朕非司馬氏之子實為牛姓所出今仰承太妃之意其改姓

牛毋論污穢之言不能出之齒頰然則元帝之鎮江東者為司馬氏之裔耶為牛氏裔耶一旦而更為牛矣人心其從之耶致堂而為元帝之臣則必上疏諫曰陛下為牛姓所出一旦正大位而忘其本有沒太妃之德是宜復國姓以光顯前人不知致堂身當其際此言果能出諸其口耶而浸以責晉之君臣耶冒姓之辱亦大矣私通之子反桀耶牛晉呂秦君子所以惡之也安足深論

中其要害處雖胡公見之亦當赧然心服 方[illegible]阜

陳永嘉書元帝紀後

陳永嘉曰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亦其勢然耳凡人之情輕于用人之所有重于用已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資三尺之劍孔藉而成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無寸土爲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已之民食非已之粟而收非已之城邑故高帝得以肆意而爲之矣

晉元之南渡也撫江東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没齒不能歸倭蜀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托惴惴然惟恐用之而並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之後中興之功莫易于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蓋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高祖之道用之也愚謂論古人亦必胸中實有見地又必就其時審其勢作我身當其境詳爲斟酌平心靜氣而出之庶古人之善不爲埋没不善不爲瞞過何得將聖賢道理只做大帽子壓人說來說去究竟

是一空殼毫無實濟如永嘉此論有學有識方可上下千古彼致堂輩何爲者哉

梁琛之對

胡致堂每以不見幾三字責諸忠諸賢余讀至梁琛之對不覺欣然一斗宿魄全消特為拈出符堅謂琛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遷以狥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尚不忍為況非所及也

致堂能勿汗顏 俞寧世

清言致患

謝安答羲之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此言一出不獨塞當時之議且美後來之談不知商鞅一味刻薄是近日尖酸子弟取利必盡不顧天怒人怨以致禍積家破是謂掙家敗子晉人一味放曠是近日好名子弟營緣鑽刺一旦博有虛名而祖業全傾是謂愛好敗子同是一敗難分低昂但較諸賭者勝耳而南軒諸人遂謂東晉人物之盛而謝安尤為傑出是皆皮毛之論淝水而勝幸而為謝安石頭而敗不幸而為庾亮蘇峻反溫嶠欲帥兵下衛建康亮止之符堅來桓沖遣精銳三千人援京師安却之不同一鎮靜哉使亮從陶回之計伏兵小丹陽而擒峻是一謝安也使晉兵無朱序張天錫之內應則秦兵不奔使晉兵半渡而擊之無噍類矣是亦一庾亮也觀安之賭棋遊墅全非胸有成竹如何調遣如何布置而優游鎮靜者幼度倉皇而請則答以別有旨既而又無別旨乃令張玄再請仍復寂然是亦無可奈何惟有圍棋賭墅而已卓哉陽明先生之見云

首之敗苻堅有天幸豈安果有退敵之策哉陽明先生當擒宸濠之時內有江彬逆璫瞷且不測有他從容談笑俱歸無事方見其經濟與學問惟陽明有真經濟眞學問故看破謝安卞文不值而張南軒謂安誠與才全者不知其誠何在才何等豈帝奕之廢不敢少爲謝語復禁廳遊非以張溫勢即安之誠耶安之才耶王坦之之名言羲之之苦諫而甘心廢禮敗俗又皆忠共見者也

朱子言後儒論古事多泥于成敗看來頗有成而未必是敗而未必非者篇中云云正朱子所謂也 方宗伯

匪惟謝安王導亦然余嘗有詩云每嗤安導事多非天相堅敦志願違僥倖苟全無氣骨至今浮俗說遺徽寶之先生倘有合否 李岱雲

石勒論高光

余讀石勒評高光數語漢有感于中漫題二截一洗拘墟之見詩曰石勒推尊帝業崇皮毛安足論英雄戚姬如意多情甚不似分羹報阿翁千秋才識少相兼讀史須從畧處嚴誰道漢高真豁達頒羹猶是昔年嫌余復有題分羹一截並附于此項羽優柔是婦人劉邦無道甚于秦分羹竟自如米約三傑應為去國臣

可補陳思二祖論之不及 方靈皐

三詩必傳千秋才識少相兼亦先生自寫照矣 秋 [illegible]

匪

黃金與土同價

齊太祖道成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雖言大而誇其輕財富民之念亦史所僅見或謂當云土與黃金同價則得矣嗟乎今吾鄉之土眞與黃金同價矣貧士稅屋而居糴米而炊竭終身之力不能得彈丸之土故寸地比於寸金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未見爲得也曩顏子有附郭田五十畝夫子尚稱其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今吾鄉之士求半畝之宮不可得況五十畝乎磽瘠之田不可得況

負郭者乎以顏子而處今日困士而陶朱猗頓者也將不堪其樂矣憂云乎哉不知吾鄉之積漸至此者乃天下通塞之大弊非僅一鄉一邑之故已也而有心世道者多忽焉蓋天下猶如一身一身之中爲腑臟爲四肢爲頭目爲喉舌氣血之所受雖有大小多寡之不同然未有一息不行者也一息不行則氣血之停滯卽結而爲痞爲塊爲壅爲疣天下之大爲省會爲郡縣爲州鎭財賦之所出雖有輕重厚薄之不齊然未有有無不通者也有無不通則肥瘠之偏枯

以致病商病民因而病國今之所謂金陵者得非賈子所云方病大瘇者乎夫金陵風俗財數然金陵之財非土地之廣出產之衆百工技藝之巧而已機杼組繡之精而已但百人爲之萬人用之則爲者利矣若使萬人爲之萬人用之非特無利且病之矣今四方之人知金陵之機杼組繡可以獲利不憚數千里而諱師技成還鄉則獨擅其能卽可獨擅其利詎其鄉之貴而宦者富而賈者凡可以用其技藝機組之家又皆遷徙而之金陵是業成而遊不用之鄉雖明

知金陵之爲之者衆而舍此將奚適也此百工技藝機杼組繡畢聚于金陵而金陵之百工技藝機杼組繡皆將奚金陵之戶口核于明幾二百萬戶而長江爲限土地無多以金陵之所出尚不足以供金陵戶口之十今戶口則日增于前矣而土地猶昔也凡寓茲土者其力不能得金陵之田地其勢亦不能覓寓于金陵故今市廛之所膏腴之土爲金陵十猶有者十之二三而已夫技藝組繡存乎人增減不常者也猶百人爲之萬人用之而獲利萬人爲之萬人用之

而必困况土地固且古如斯而不能或變者也三人食之而不足令十人食之而不困餓爭鬬者豈理也哉是以金陵寸土尺椽皆若黄金而十窘者困矣然近今幾十年而其禍猶未烈者何耶連年無水旱之虞而楚豫豐稔可仰而給也一旦災沴行於楚豫閒糶雖盡江南之地力朝種而夕收無以點滴而濟吾父之渴也將何賴乎故救荒自古無奇策而救江南之荒則更無善于處矣何言之一邑荒則一郡之餘以賑之一郡荒合一省之餘以濟之一省荒則移

隣省之粟以救之今金陵年歲豐登尚仰給于楚仰給于豫仍仰給于本省之安寧池太以及滁和通漕三河諸縣諸鎮之米以助之而本地之旱澇反無足深慮者以金陵之所出原不足供十之一耳是楚之荒即金陵之荒豫之荒即金陵之荒安寧池太滁和諸縣諸鎮之荒無一而非金陵之荒此不荒而荒荒而不荒又將何所措其手足耶賈生所謂一指之大大于股金陵之謂矣不寧惟是十年之前關稅之征祇知有羨餘之樂而無缺額之憂今缺額者在在皆

是也此即余所謂有無不通肥瘠偏枯病商病民因而病國者也蓋商而仕者富而賈者各散處于四方是以通而不能致者商為致之僻而不能通者商為通之今不仕則已仕則惟金陵是寄已賈而不富則已富則惟金陵是寄已故襍之商有來貨即有去貨今之商來貨如故也而去貨則十損其八九矣故關之征亦十損其八九矣間有急于足課者稱貸以濟權則就延商量其利微而費重并一二分而損之則課愈緊而愈缺矣此病商病國又因而病民誰致之

哉而或者謂流寓之患如此是他處所病者瘠而金陵所病者肥肥不愈于瘠乎不知病瘠而自安于瘠則將漸致于肥病肥而妄羨其肥勢必傾已之瘠以謀肥而肥者更瘠瘠者之謀肥以自益其肥雖欲不病肥死不得也土與黄金同價之禍一至于此而致堂云然非囈語也耶

道盡金陵之病不獨經濟淵涵而文筆更酷似長沙　范尊尭

元魏孝文給跛眇衣食赦軍士之犯斬者

元魏孝文見道路有跛眇者給衣食終其身見軍士有犯斬者赦之安定王休以爲不可孝文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溫公曰癃疾者官養當命有司均之境內今獨於所遇施之則所遺者多矣况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嗟乎齊宣易牛之一念孟子謂是心足以王矣孝文給跛眇者衣食赦軍士之犯斬者亦齊宣易牛之念而反滋後賢責備之詞豈仁賢之君倘行非常之澤不如昏庸之主無可無否得免于擬議哉事之最不可解者也愚謂論君論臣宜有分別設身爲大臣恩施于所遇不思均之境內則溫公之論宜矣何也此即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故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之謂也若王者恩施于所遇此即所謂乍見孺子將入于井怵惕惻隱之心不知其然而然者給衣食赦死罪以充其怵惕惻隱之心卒然之頃豈暇計及君人之體應然與不然哉嗟乎魏文所謂王者時有非常之澤已明示人以不可僥倖矣而溫公猶云不意孝文有是竟成罪案姑哉乎致寃誣之妄議賢者也

粹然大儒之言　周梨莊

高緯

北齊高緯六月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見本紀而通鑑書曰賜死夫賜乃暍之譌耳綱目乃直書之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尹起莘從而爲之注曰此朱子書法之所寓也且引孟子殺人以梃與刃與政之說夫六月游苑而暍死則六十人之死非緯殺之而誰殺之據事直書其罪自見若必沒其實而鍛其辭何以稱信史乎設史職非人援以爲例史法紊矣讀歐文忠公三論知傳不可信況起莘輩乎

綱目書殺其從官六十人亦春秋書趙盾殺君之例第通鑑書賜死則不可耳文主歐公春秋論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之說亦足救後世史官誣罔之失與起莘之論并存可也 李岱雲

齊孫文明復讐綱目書盜

梁武帝元年五月綱目書盜入梁宮捕得伏誅注之曰張良復讐綱目以韓人書之此亦復讐也孫文明嬰依附君下皆綱目惡逆若故書盜夫以文明與張良較其書盜也宜矣以文明與沈約輩較則文明不又當書齊人乎夫約千古之文人也歷事齊三代高居端揆首勸武帝受禪再勸武帝弒巴陵王寶融于姑熟變依于君惡其逢君矣變依于讐將若之何設文明不思復讐反免書爲盜今以復讐思洗從前之

機轉書爲盜以彰從前之惡又何怪沈約輩始終爲公爲相超然于爲盜之外也綱目之失爲不小矣驚竟奇鬼議論却是日用尋常至理非具聖賢志量豪傑心胸誰能出此 門婿徐嘉會謹識

綱目書刺刺為盜者簡齊大令論其非詳知夫以刺舟孫文明被其皆居相去何為于然而南韓校其順逆相去又何為刺災太子井加遇之為國室復仇中為太子當恥下為黎民脫寇讐之正○不惜壯士風流也責之不知千載下猶共信其為為京其逆也而綱目顧陳於春秋之齊紀不是為訓至此為何計及孫文明之匿之者哉讀此論益附書之以志此於卷同

周以穆提婆為柱國

胡致堂曰穆提婆亡齊之臣也周高祖當言其罪戮諸境上則齊人悅服既不能然又寵秩之且以官爵誘降之行于齊非伐罪弔民施于國非教忠明義不學之過也此所謂膠柱鼓瑟止知漢高斬丁公爲是

蓬瑗曰如管仲論時勢一味以此律天下後世之寵降者使重歸未死天下未定丁公早效布越背棄楚歸漢高祖亦當斬之否耶惟天下既定則綱常爲重斬叛誅降所以立君臣父子之防今周高滅齊陳梁在營戰爭方始便效漢高斬叛誅降使人人各為其上死守封疆以致攻城掠地殺人盈野而後為仁者乎為智者乎周高之寵提婆以官爵誘降者天下未一也

如此明服方許上下千古如此深識信能建立功業范世彥

王通獻策

胡致堂曰隋文在位二十三年其賢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猶與言皆不足以為智矣且通有太平之策不待君求而自獻不惟自處不重亦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將之以大有為之功哉若不知春秋之世誰能行孔子之道而棲棲道途之陳之蔡之齊之楚曰不暇給孔子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致堂何以不一議焉蓋遯世無悶聖賢之不得已也責王通之獻策則汚穢隋文以為不當獻矣獻且不納又烏能養其尊德樂道之心而令其來求才府可笑一王于此悲哉千古人臣或隱或見或進或退何適而始慨致堂之意也

議論之透快筆鋒之犀利如唳哀梨沁心沁骨

柳述元巖召太子勇

陽廣無禮陳夫人文帝恚怒呼柳述元巖召太子勇楊素白廣矯詔執述巖詢致堂曰柳述元巖親逢事會當日帝召廣素實聞陳夫人言其罪而廢廣黜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别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降詔命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余聞之幾爲厠覷昔有人聽說三國志大怪關公有千里馬不訪先主來回止消半日展轉不去何耶致堂之見何以異是夫楊素之勢鄉閭里老耶楊廣爲人孝子順孫耶其無禮陳夫人與素豫擬帝不諒諸事此二人目中猶有所謂君父耶柳述元巖何人竟將楊素楊廣如三歲小兒呼來喝去指揮任意耶況帝一聞陳夫人之訴一時暴怒內侍宮妾久已效勤東宮市恩新主矣寧俟述巖之爲勅耶不知致堂從何處具此假經濟學得一副老而孔慷慨而談希圖欺世盜名而世竟亦爲其所欺名亦竟爲其所盜可嘆也

朱子嘗言世事所以難爲以曉事者少致棠紛紛議論俱坐不曉事耳揭出快甚 方薰皐

煬帝達見

煬帝再至江都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常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蕭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此乎士大夫患在不能看破營營苟苟喪品喪身徒爲子孫牛馬走耳若能爲此言便是有識有學賢士大夫此語自天子出之必至荒淫敗德無所不至蓋曠達之見惟天子不宜嘗武知無萬歲天子遂不爲子孫萬歲之計以致生民塗炭中原陸沉皆曠達之見害之也故士大夫必不可爲子孫計爲子孫計者爲奸爲愚喪品喪身天子則必不可不爲子孫計爲子孫計者爲明爲哲立德立功武曰始皇備胡桓靈聚斂亦爲子孫計者余笑曰如賢言蕭何楊震是真不爲子孫計者矣

尚論千古須從致知格物將來如有一關不透安能徹上徹下如此 門生何嘉會敬識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

范祖禹曰王魏受命爲東宮臣則建成君也豈有人殺君而可北面事之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太子可以不死歟二泉曰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爲建成輔建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爲之死哉推二說也范爲正論亦近似愚竊以王魏自有不可不死者在也但不在此也王魏不嘗啟建成以立功固寵之謀乎是王魏已爲建成之私人矣既爲建成之私人則必不可復事太宗也明已若祇承高祖之命而爲建成輔則與兄言友與弟言恭一處以禮而已不與爲此方可曰建成不得而臣之也王魏何辭哉

就他勸立功固寵一語打入直使王徵口噤明眼快筆 李岱山評

張鎭周待故人

張鎭周爲舒州都督舒州其本鄉也鎭周到州就故宅市酒殺召親戚酬宴十日既而各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鎭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舒州都督治百姓矣論者以爲善處情法之間誠然哉向東萊議蘇章按故人爲非是而丁南湖拾其唾餘遂謂鎭周非待故舊真情特以侈其富貴歸鄉之志耳始則過和終則過刻不知故舊來作都督爲其親戚者能不狎而玩之乎雖極推誠相待智者少而愚者多及其犯法宥則犯者愈衆固不可詐治則親戚怨怒亦難爲情斟酌盡善惟此一法庶智者悟而愚者懼保全妙術俱在形迹之外腐鼠過和過刻之論豈非囈語

奇在認眞與故人歡飲爲和都督治百姓爲刻且以爲過和然則故人不應歡飲耶以爲過刻都督不應治百姓耶古人駕御庸衆妙術若遇此等讀書柰伯眞正何處叫屈 自識

縱囚

太宗縱囚囚復來歸無一失者此縱此歸不可嘗試誰不知之而歐陽公必推究至上下相賊等語則太過矣夫人仰大好大惡然每有疾痛未嘗不呼父母每有怨尤未嘗不稱而呼天以彼奸惡何知有天何知父母至疾痛怨尤而必呼者天良之偶動也故人當大恩之施難酬之報感且至泣太感當喜悲當泣喜而至泣顛有無限愧悔無限憤悱純是一團天理發動斯時也即桀可爲堯跖可爲舜又有何爲君子之所能小人之所不能哉況太宗之縱已明示以不殺之機死囚之歸亦明知有必赦之道情非難原待人凝以固無所庸其賊也若曰立此論以防後世踵而行之者則直嘆語耳庸儒之主不敢行英明之主不肯行何也此却用著歐公相賊語自度德自量力不敢者不敢不肯者不肯也

屢覽見古人一篇文字便認定是鐵板說話讀此篇而知耻者便可與讀全集　所珠山

太宗欲誅殺疑似者

秘記云女主武氏當王天下太宗密問李淳風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丁南湖曰太宗求殺武氏此除亂保邦之策遇下愚必能贊襄之矣李淳風欲日神其術養虎貽患而力沮求殺之令是武氏之立非李世勣許敬宗乃淳風也夫以疑似而多殺無辜謂之爲除亂保邦之策乎太宗末政少衰腐臭便識王魏之學不純不能致君堯舜以疑似而多殺無辜豈學反純而致君堯舜之道乎帝王得天下動輒衹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令以疑似而多殺無辜以之得天下不可以之保天下可乎太宗十一年七月納武氏胡致堂便責太宗貞觀六年正月日食河南北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水之間大水十一年大雨溢入宮陽德不競陰氣盛長帝不能監觀皆微方悅于美色以致國家破壞此由後而觀謂六年七年八年之水皆爲十一年納武氏而發若當其時納一宮嬪便想及數年前之大水爲

非寃獄乎以此責太宗太宗心服乎愚謂太宗不納巢剌王妃則武氏入宮反爲消禍弭難之機何也太宗雖未加寵武氏而已幸矣高宗繼統而武氏名分已定太宗若無納巢剌王妃之失高宗敢徑而烝之乎則武后終高宗之世不過一先帝之才人耳又何能爲若在民間誠爲可慮高宗一旦舉而后之誰曰不宜故愚以爲太宗不納巢剌王妃則武氏入宮反爲消禍弭難之機尚非誣也而孰知武氏之王天下也已王于高祖武德之九年矣

謝傳我當自教兒乃千古家訓至言若言哭異逆惟訓盡屬支隊 劉大山

張東之復唐

胡致堂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東之等知反正而不能數武氏之九大罪俯高祖太宗之命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以滅其宗中宗不得與焉東之乃唐室之罪人也夫武氏之九罪當廢當誅固矣不知中宗此時失德未彰當廢耶當立耶如謂中宗無罪不當廢爲東之者可殺其母而君其子耶其子爲君可聽其臣之殺其母耶殺武氏則並當廢中宗立中宗則勢應置武氏況唐已反正君已復辟已非社稷爲重之時矣可妄議乎

天下有法所當施而理有未可理所應然而情有未便者此類是也世無通儒誰與語此 劉大山

臨淄平韋后之亂

胡致堂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旣誅復拒幽求之議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耳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夫致堂之指睿宗不知幾幽求不知變者睿宗必以父而讓子幽求必助子叛父而後爲知幾爲知變耶不然何指之有愚以爲臨淄舉事不白相王正智足以斷事者不貽親憂蓋相王固寬厚恭謹安恬好讓之君子也史稱以此故免於難則必不能從臨淄之計也審已不從而遂已社稷

爲墟不從而竟行父命安在故不啟者決意行之臨淄之智足以斷事也相王爲人旣稱寬厚恭謹卽勉强而從徒勞多舒戰慄怵惕敍觖故不啟者俟事定功成不貽親以憂患也至韋后已誅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臨淄止之此豈內外皆定臨淄方明見相王謙不白之罪而相王卽位愚史服臨淄有帝王之度得帝王之體蓋相王武后時固已爲帝矣中宗而崩韋氏而誅天位非相王而誰歟豈似明之石亨徐有貞曹吉祥英宗奪門登位如大盜

行劫者然觀其內外已定然後啟相王然後卽帝位何等從容何等氣象而致堂遂云臨淄止之者欲自取之嗟乎曾是儒者自命之人而忍出此亂臣賊子之言儒者胸中必無此等汚穢肺腸亦必無此等刻薄議論安用推究此愚之信致堂固斷非儒者也

不啟相王舉事不遽請相王卽位致堂于此疑其自取朱子于此責其得帝王之體得帝王之度其心胸意量相去何啻九牛毛也 東平府

段秀實

胡致堂曰秀實不死志將有所圖也然無濟理也則亟死爲正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跣騎以從人臣所當爲也秀實不知此而猶爲司農卿見幾不緻惜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夫亂兵入城事起倉卒德宗偕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宦者百餘人自苑北門而出至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謂秀實知而不從乎抑坐不知而事起倉卒也若責秀實一知即當奔赴奉天獨不見亂兵迎朱泚泚即遣騎士劫秀實身落陷阱故不得與文武諸臣脫然奔赴行在矣即詐爲姚令言符止韓旻襲奉天之兵亦事在危急無可奈何不得不下此險著又誰計其能濟與否如紀信克漢上出東門時所謂扎紓漢王之難耳及泚召李忠臣等議稱帝秀實奮笏擊泚亦竭忠義血性陡然而發不可按捺非草草以死自處者何以知之此時詐符之事未覺尚思見機取事即召議亦未知所議何事及聞議稱帝始奮不顧身奮笏擊之草草死矣觀史稱秀實與泚相搏李忠臣助泚泚始得匍匐脫走若秀實安心死矣何難膝干鐵以媒逆泚而何事干搏何事干笏亦可知事起倉卒非其本志也更可痛者云秀實不知從君而尚爲司農卿夫天子出奔朱泚謀逆皎皎如日之秀實而謂其戀戀于破落之司農乎喪心不若此也昔王允殺一附卓之蔡邕而日磾尚謂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王公其無後乎今致堂獨求忠臣孝子無疵之疵而譏彈之其如天道何哉

段公心曲儼如對語一堂具此卓識方許尚論古人 劉大山

樊系

朱泚僭號樊系譔冊既成仰藥而死異哉系之死也非泚而死死得其所譔冊而死死何爲哉范華陽謂死非難也處死爲難夫處死何難能死爲難然系既能死何以不能處不知系終以不能死故終以不能處畏賊勢而俛首譔冊懼賊之禍延子孫也既譔冊懼反正而誅及宗族也大都樊系者巽懦拘謹人也故見義知而不能爲瞻顧多而慮患深也卒以不能死以致不能處果能死矣又詎不知轟轟烈烈以成其死哉

不譔冊懼禍延子孫既譔冊慮禍及宗族遂將樊系畏首畏尾巽懦性情摹寫如見方知善讀書人不但當日時勢了然在目即各人隱微無不體會無遺　戴田有

[illegible]

李璀死父

李懷光之子璀知其父不臣密奏德宗早爲之備而以死自誓則君父之道兩無愧矣胡致堂謂德宗宜際詔馬燧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璀勿死而璀亦可以不死矣夫德宗以此詔而璀竟可以不死乎或致堂儒者終日講正心誠意可以不死終日說讀書養氣可以不死據愚夫愚婦之見未有可以不死之理善哉璀之言曰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善哉鄴侯對德宗曰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矣不謂致堂儒者獨謂其可以不死也悲哉

李璀可以不死綱常可以不談　同懷兄林修

[illegible]

盧杞

自古奸人之傾正士未有不出於惡言醜詆鉤致深毒者也故一經破敗正人君子從而昭雪之而忠冤慰矣獨至于推崇尊禮以陷之雖受之者少一怨尤非純忠矣旁觀者少一不平涉形迹矣且使聽之者疑轉思維祇覺其公更見其忠至死不悟則杞賊之于德宗是矣其欲擠張鎰則曰鳳翔將校非宰相不可鎭撫欲擠顏眞卿則曰眞卿四方所信可不勞而定欲擠李揆則曰揆行少于揆者不敢辭遠役矣天下公忠爲國推戴老臣孰有如杞賊者哉而三君子者雖欲不死不可得矣此德宗國破家傾尚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故余以自古小人陷君子至杞而爲一變而君子遂至于不可支杞其千古中小人之最陰最毒者哉非特誅之不可也

佞口似忠聖人所惡拈出示訓千秋金鑑 甫養齋

德宗

唐雖不亡于德宗而亡唐之非德宗盡之矣范華陽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鎭之志其明似剛而不思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志氣之剛勇有匹夫之勇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血氣之剛可挫志氣之剛不可挫匹夫之勇可怯天下之勇不可怯夫天下之勇志氣之剛固非所語於德宗卽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亦非所語於德宗德宗一貪鄙昏懦之人而已矣初欲削平藩鎭是其貪也稅間架墊陌錢括富商金帛山積不以犒軍給餉使朱泚散以悅將士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是其鄙也盧杞裴延齡之奸而不悟李泌陸贄之賢而不用是其昏也將士殺其主而不敢問挾其請命而不敢違是其懦也然則德宗初欲削平藩鎭及藩鎭猖狂後凡有請命無不曲從不過如人家少年血氣子弟初出爲人懵祖宗田產被人占去決意爭之爭之不勝亦已之所有而失之後懲往禍再遭侵陵唯唯聽命而已故雖謂之爲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亦不可也彼血氣之

剛匹夫之勇亦必有一偏執不回之性亦必有一往無前之勢德宗也而有是乎

辨析精徹發前輩寬皮夸論俱屬隔靴搔癢耳 戴田有

李絳

李絳惡元義方而用其同年許季同王鳳洲謂義方媚事承璀固爲可斥然許季同爲西州判官遇劉闢反棄妻子而歸則其人亦非厚德君子而絳乃奪義方之官以予之謂絳無私于同年不可也嗟乎棄妻子以全名節謂之非厚德君子然則保妻子而從叛逆反爲厚德君子乎千古失節之士皆因兒女情長斷送一生行誼絳之重季方者應卽在此不謂鳳洲之不足季方者亦卽在此也能無世道人心之慨

不獨議論千古抑且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 東平岳

大義炳然語皆由立 方靈泉

劉栖楚

穆宗視朝每晏栖楚諫以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禍祚之不長臣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尹逢昌曰栖楚本李逢吉之黨內有所挾故敢直諫是何不與人以爲善之至也尚論古人止當就事論事不以一行槩生平亦不以生平沒一行如栖楚此諫古人所難而謂其挾逢吉之勢而諫君子所不忍出也然則以栖楚爲起居舍人栖楚不拜亦挾逢吉之勢而不拜者耶胸有城府難與讀史

不以一行槩生平亦不以生平沒一行是千古論史至言　戴亞有

李愚上韓建書

唐昭宗被幽李愚上書韓建欲其興兵反正胡致堂曰惜其所告非所當告韓建前日肆其凶悖今日豈能率義乎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愚于是爲不知矣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者傳道之言也故欲其語默得宜今君父有難如救焚拯溺豈暇計可言不可言彼秦庭之泣秦楚非讎乎況同爲王臣忠由性生志以義移安知其不逆于始而順于終而漫以失言不知詭愚終日談常變經權者而亦出此耶

每于致堂引證處更見其不善于讀書　弟履安

漢隱帝書殺湘陰公書弑

隱帝殺其臣楊邠史弘肇王章等復遣使殺郭威威舉兵反帝遂死於兵綱目書曰殺其主承祐及威殺湘陰公贇又書曰弑周起者從而法之曰有罪無罪之別也朱子書法之所寓也嗟乎君猶父也可以有罪無罪別者乎若論有罪胡亥楊廣豈無罪乎何以不書殺而書弑即亥書帝廣書君廣以廣不道甚于亥然以臣弑君則同也今隱帝并不得書弑豈不道更甚於廣乎勿論不甚於廣即甚於廣君臣之分作史者終不得而泯之也已帝者書殺未帝者書弑吾弑焉法不書一在一世史不書一在萬世其如此書法何哉

君臣之分作史者不得而泯自是鐵板注疏綱目非朱子之書即此益信 鄧南宮

隱之殺子殺閻山湘陰為犀比通成世但乃柱而復死史湘陰未成為不臧可謂已書於弑君書之可知[illegible]

君臣之分自是持平之論

宋太祖灼艾分痛

嘗讀史至太宗有疾太祖親爲灼艾太宗痛太祖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不禁掩卷嘆息涕泗橫流有兄如此而太宗負之太祖其大舜之後一人而太宗亦傲象之後杰出者乎夫五倫之絕惟兄弟一倫先絕于三代之上何言之不見古驗之家凡爻象之中兄弟持世而其事必不成豈非伏羲畫卦文王演象之時先聖已預知是倫之先絕哉何太祖友于之愛直追蹤于大舜而太宗斬兄嗣而甚之更毒于傲象也至癸丑夕壬子夜俱不足深論亦君子惡之之流如牛首呂秦之有酺

至性人語 俞學世

占驗之家最忌兄弟持世見先聖預知是倫先絕至理奇情發人未發不覺飲盡一斗 龔用有

封太祖後

嗟乎太祖之子孫縱不有天下亦何至食祿無其地封爵無其號主祀無其人哉卽如明建文之子孫縱不有封號亦何至錮高牆禁婚配老死不識犬豕之形哉而太祖之子孫至神宗之元年始封其曾孫從武爲安定郡王而建文之子孫至英宗復闢之後始釋其羈紲另其婚配得同于黔首傷哉太宗成祖之罪不容于名教也宋之神宗明之英宗此一舉也振千古之綱常快百世之人心天地爲之淸明日月爲之開朗鬼神爲之色動一部廿一史快事當以此二舉冠之

此之謂春秋之義此之謂春秋之義嚴　蕭雲樵

安石配享文廟

夫元祐紹聖之紛紛俱無足怪此不過小人借紹述之美名外以要其君內以濟其欲耳獨是封安石爲舒王其子雱爲臨川伯從祀于文廟則眞有不可解者卽欲各尊門戶之人亦何至侮及先師自蹈萬世不可逭之誅哉雖然此猶有所利而爲之若吾鄉棘闈號房不敷竟以先師大成殿暨諸賢兩廡足之此誠何心乎姑論對越之下不遑寧處以今日之予曰詩云儼然對先聖先賢而揮之眞可謂不知人世有廉恥之事矣況初場兩日夜次場兩日一夜三場與次場同汚穢狼藉口不忍言傷哉侮聖無法誰實尸之而竟至此也有司縱失于覺察而吾黨亦竟安之乎壬午畢場後始知之乙酉踵前轍而簪宴鹿鳴俱移于府署余遂決意閉門矣傷哉有司徒知收士心以延譽抑知犯千古未犯之罪戾哉而安石配享其侮聖又屬小焉者耳

堪爲痛哭誰則知之　鄧南宮

史論初集　卷

李綱

李綱以十事要高宗獨罷僭逆僞命二事不下綱遂有與張邦昌不可同列之請王鳳洲曰邦昌一死骨非罷邦昌以招北屬之將帥猶不足而必誅之以致劉豫借口乎邦昌張孝純有慾于宋齊愈也且宋之有天下久矣非于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于誅邦昌者何也且譏伯紀之用意而下中興之濟與否非其所敢知法以鳳洲而欲知伯紀何異螻蛄而欲知春秋哉致堂每執大經大法以繩人吾惡其竊虛名以勝人所謂畫地作餅餅則是矣豈可啖乎虛言而無補也不謂鳳洲身立名教而忍云宋有天下久矣非于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誅邦昌爲非是然則自有書契以來天下之君臣父子何一而不明而先聖先賢必兢兢責臣之忠子之孝乎敗倫傷化一至于此夫高宗南渡之時何時也險無可恃兵無可徵調無可措所恃者獨有一忠義之人心耳故伯紀以僭逆僞命乃今日政刑之大者蓋爲此也觀伯紀受命危城中未七日而諸將用命軍政明肅勳有

斬獲豈易言哉綱自稱綱所操爲宋璟之流非璟所及而其事其時又難于璟知言哉

是頂天立地文字亘古今而不朽 范蔚堂

鳳洲之說俱從功利起見指破便無立脚處矣 方[illegible]皐

宗澤破兀朮

張時泰曰宗澤對客圍棋其與謝安矯情鎮物同一機也雖宗澤之器局功業無愧于謝安而不能復懷愍徽欽之恥者晉元高宗也然則時泰語意猶以安爲過之耶不知以安擬澤直以無鹽唐突西子耳安之破秦天幸也以談笑服桓温虛聲也安之事業如斯而已而澤之守東京破兀朮請還京遣將帥收丁進招楊進設奇制勝眞經濟眞學問可與諸葛比肩而辱之以安乎且勸高宗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願與忠臣義士合謀協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是其大言而安之放蕩禮法苟且一時者可同語耶况安之破秦全無勝算非朱序內應無噍類矣此余謂安無可奈何惟有圍棋賭墅而已史謂之矯情鎮物定評也若澤則實有神算或出應敵或邀其歸路或掩其陣後救滑州遣張撝復遣王宣虜之情形盡在目中是成竹已定無事張皇豈矯情鎮物之倫乎

字義未明侈口而談方知今人亦有所本　弟嚴安

黃潛善汪伯彥

余讀史至宋高宗末一葉即亟棄去使胸中憤懣少平復作意觀之終不忍竟讀乎既生李綱宗澤王彥諸君子復生潛善伯彥兩小人何哉倘李綱宗澤回守東京之議得遂則反二帝復大讎可計日而待若大勢既定人心已固而高宗之膽亦壯後雖有秦檜其爲害亦不至甚也蓋高宗之病病在信諸將不及而金之先聲有以奪其魄而喪其膽惟恐諸將一不勝任再受徽欽之辱故寧甘稱臣稱姪僻處一隅苟延性命耳使宗公過河而後長驅直入兩河忠義望風響應高宗得知諸將可恃金不足畏檜之和議何由得中其病哉故宋之南伯彥潛善之罪在秦檜之上而人之罵伯彥潛善而切齒于檜者殺岳家父子耳不知探本窮源之論乃在汪黃二賊也畏金太甚信諸將不及是高宗病根即汪黃二賊誤國亦是信李綱宗澤不及故澤每有疏至必呼爲狂後雖知其可任而恥已言之不驗又中沮以敗其成功此好而惡者也　黃[illegible]齋

婁寅亮乞選太祖後以備儲嗣

高宗紹興中。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乞選太祖後以備儲嗣。高宗感悟。復封太祖後令詁為安定郡王。高宗有惻太祖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一念。亦幸獲孝宗純孝之報。獨是紹興以前。名儒輩出。欲為宋朝第一人物者。舍此宋朝第一應言之事不言。又何處而求為宋朝第一人物乎。備儲者適際高宗之令。而襲封王位者。天理人心之正也。何以數百年來宋朝第一人物。被婁寅亮攫而有之耶。至明之建文遜

國。削其年號。因其子孫並革興宗之謚。仍為懿文太子之祠。享乎文。是之不行。其父一至此哉。夫懿文之正位東宮。太祖之所立也。建文之為皇太孫。太祖之所立也。況建文君無失德。何罪而削其統系。興宗又何罪而除其廟號。即與剝鳴革亦無例。君不書之例。剝骨肉乎明朝二百年來第一不平之事。為第一人物攫去者。太常少卿劉曰梧也。而更有奇者。台人繆恭孚古行高。弘治中走京師。請封建庶人後以奉祀懿文太子。事雖不行。而敬皇亦未之罪。嗟乎。忠孝不明大綱。為政不知大體。舉措不挈要領。亦何用讀書。亦何用學問為。歎常常宋明兩朝。而上方絕業一出之上虞縣丞婁寅亮。一出之台人逸老繆恭。方其為任忠孝談經濟。命詔書者。則也。故能正兩朝第一大事者。方得為兩朝第一人物也。宋為婁寅亮。明為劉曰梧。繆恭。謹盥手薰沐誌之。

中正明達。非好為振奇。方家果

檜殺武穆

自胡致堂以明哲知幾責嶽忠諸賢余每切齒而周靜軒拾其唾餘又責武穆昧于進退之機夫武穆之時何時也所謂君辱臣死之時也雖在異域如李世勣草野若魏勝若王友直若耿京辛棄疾皆仗義起兵復宋故地豈重任若武穆者反應瞻顧踟躕而以保身爲哲耶且凝閣中高宗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夫以中興殺武穆高宗負武穆武穆荷中興之委而不死于中興武穆負高宗死背獨不思之耶

可爲有心立異而廷疎寡當者戒 劉大山

再筆

自古大儒不世出大將亦不世出獨至于宋大儒大將萃于一時而大儒雖無補于當世尙有功于後世大將則不但不能成功于一時而且流無窮之恨于千古惟一二小人者其奸謀詭施必盡展其底蘊無絲毫遺憾而後已雖曰小人狐媚之工蠱惑之巧然其中亦似有天焉以默相其成者何言之觀高宗之于檜也初雖有得一佳士之慶後悟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奸隨召綦宗禮入對語以是事繼又楙其罪

于朝堂示不復用節和議定金有詔諭江南之名帝謂王庶曰五日前得北報頗聞豈可去耶其間豈無一隙之明直至殺武穆以中興之武穆而不問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則千古之小人實爲天所鍾愛篤生之小人而大儒大將反爲天所嫉忌厭絶之君子不然一部廿一史何以君子屈而小人伸千古如一轍也雖不謂小人爲天所鍾愛篤生之小人不可也顧或者曰國家將興天生君子以佐之國家將亡天生小人以滅之則君子小人皆爲天所鍾愛篤生者也

然天生君子以治天下小人棊其禍天生小人以亂天下而君子罹其憾天已若偏私于小人既生小人以亂天下復又多生君子以快其摧殘誅戮之志則天亦若獨讐于君子雖不謂君子爲天所嫉妒厭絶之君子不可也

淋漓感慨奇論奇文 范尊堯

身有仙骨胸有智珠可以見其文心林無靜樹川無停流可以見其文境 王岩夫

書高宗後

人謂劉錡順昌之捷岳飛朱仙之勝幾將復十三州之時有興復之機余謂興復之機在李綱爲相之日宗澤守汴之際舍此而南渡無可爲之勢矣南渡無可爲之勢非前賢形勢之論夫形勢之論所以律英雄有爲之主高宗一髮騎下材而已曾何足以語是父母之讐不思報祖宗之江山不思復晏安苟且忍恥忘讐此卽陳永嘉所謂重于用己之所愛也蓋高宗一至臨安而棄汴之心決矣其所愛在臨安其所不愛則在兩京惟恐興復之計一不勝并臨安而失之安肯以所甚愛之臨安舍之博所不甚愛之兩京乎觀金亮窺臨安之圖而興立馬吳山之想則高宗之志可知矣故余謂汪黃二賊誤國之罪在秦檜之上者比時高宗尚可以有爲也一至臨安高宗先有主和之見而檜特起而承之耳

一經拈出千載之下如見其肺肝然論形勢論人材皆屬夢夢 鄭珠山

許衡治生為先務

衡言為學者治生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于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故也。余三復斯言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而靜虛子駁之曰大學以謀道也非以治生也若以治生為務是為學一心而治生又一心矣彼顏曾之簞瓢陋巷衣敝縕穿其善治生耶其不善治生耶知道者自然之此真未觀天下之大勢古今之異轍而徒知紙上之虛言以為治生害于謀道試問腐鼠有一謀道者于此父母在堂甘旨不給父母方啼饑號寒而為人子者不思所以奉養之曰是使吾謀道一心而治生又一心矣可乎哉蓋天下異勢南北分也古今異轍井田廢也井田不廢計夫授畝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不然彼簞瓢陋巷之中何由而得負郭之田乎自秦變法而豪強兼并始有田連阡陌貧無立錐者矣挽古以律今可乎不可乎北地土廣人稀無無恆產之士南方肩摩轂擊無有恆產之士有恆產者黍稷膏粱在在皆救生之具無恆產者薪米油鹽般般悉移死之刑故北方之士謂之貧南方之士謂之窮貧者饑窮者餓貧者寒窮者凍饑寒可忍也凍餓不能忍也卽求道者甘心凍餓以死妻子亦聽其死兄弟亦聽其死將父母亦聽其死乎將北以律南可乎不可乎吾今而願吾天下讀死書者勿輕開口論天下事也

煞尾二句乃先生著書一片慈腸是一篇結尾是七十八篇大結尾奇絕奇絕　鄧南宮

註論之可思較不合理為害具不讀南北異勢古今異轍私可言也出入執命心以謀治生之言不可言也結尾二語證例

書讀史集後

不惟非啟翻彈先賢也但如汝當之論所謂假是而
非者聖賢所深惡也獨是元明以來未見有抉摘之
者而余以喋喋為非用是自疑復詳究其生平以服
其所守而益信余見之不左也致堂諱寅字仲明乃
安國文定公之從子將生欲不舉文定夫人夢大魚
躍盆水中而驚急往救之已溺將死矣遂抱以為己
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遍數句
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移其心遂別置書
數千卷于其上年餘悉能成誦因是遂貴而不爲本
生母持服為有正言當從所勸會秦丞相以下皆惡
之遂謫新州安置其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皆謫
所憤懣之詞也故訊宣帝立皇考廟與哀帝立定陶
王晉出帝追封敬儒等事皆以為為人後者不得顧
私親無非借此以自解免也嗟乎著書公萬世可以
滌已穢者乎夫人而至不為生母持服尚為有天良
乎有人耜乎尚可以上下千古乎余見之不左信然
識　　南[illegible]雅紀

綱目議自序

余幼讀綱目即深惡夫綱目之有所謂凡例也而厥
暨輾遠而訖之曰綱目祖春秋凡例祖公穀何必子
不知後儒牽合附會緣傳而失經首皆傳以失之也
故杜預非左氏之功臣而何休乃公羊之罪人也以
諸公穀凡例有曰書日月爵邑名氏者春秋褒貶之
所寓也而尹氏凡例亦曰書官爵姓名者綱目褒貶
之所寓也綱目書法之盾矛具見於集中而傳釋之
拘泥亦悉見於諸儒之指摘即如書天王而論之徒
葬成風賵仲子因同一失也而葬成風則因書王使
召伯來會葬釋之曰王不書天譏非禮也然則賵仲
子又何以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豈
會葬諸侯之妾為非禮賵諸侯之妾為是禮乎若以
非禮而王不書天則毛伯錫命家父求車以至晉召
而狩河陽皆何禮乎而王盡書天何哉旨哉朱白石
之言曰聖人之言取諸大義非若後世比對於一字
之間或曰王或曰天王無異同也猶今人有稱聖旨
者焉有稱奉旨者焉固不得以旨不稱聖遂為有所

貶也況夫子作春秋本欲尊周室正僭竊若王不稱
天是罰且加於天子矣豈非僭竊之大者乎凡此皆
諸儒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遂有夫子以天自處
之語誤之也余持是說而以律綱目之書法遂得七
十有二條而事同例同者悉準諸是嗟乎怪所不怪
而不怪所怪者謂之皆是也以是藏諸篋中未敢問
世而先以論史者爲前驅而世亦未嘗乏通儒爲深
用以自慰及偶閱徐退山先生春秋無例一則不覺
連舉大白直錄其詞曰春秋無例時或創出新義如
正月稱王王稱天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之類與
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裁無例也世儒僞立凡例例
有不合則曰義繫不嫌同辭書又曰有變例有特筆
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爲詩張爲幻豈作經
之義哉斯言也不識足以發綱目書法之覆乎用是
弁於簡首白下知恥生朱直少文氏書于林際樓中

史論二集 目錄

蜀相殺蜀侯 周赧王四年
淖齒殺齊君 周赧王三十一年
楚王悍卒郝立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秦王政十九年
漢王爲義帝發喪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于漢解而東歸
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 高皇帝十一年
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 高皇帝十二年
立皇后張氏 惠帝四年
呂王台卒 呂后二年
爲劉氏左袒
除肉刑 文帝十三年
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景帝二年
荀彘執楊僕并其軍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

以罪棄市 武帝元封三年
朝鮮書伐宛書伐
丞相屈氂棄市李廣利妻子下吏廣利降匈奴
詔族其家 武帝征和三年
益州夷反殺吏民擊破之西南夷復反遣兵擊
之武都氐人反遣兵擊之
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 元帝二年
丞相方進卒
加安漢公莽號宰衡加安漢公莽九錫

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太子改
名莊 光武建武十九年
帝如長安竇憲來會 和帝三年
司空周章自殺 安帝永初元年
豫章芝草生 安帝元初六年
立夫人吳氏爲皇后 昭烈章武元年
後主建興元年
丞相亮伐魏 後帝建興六年 右將軍亮伐魏 建
興七年 丞相亮伐魏 建興九年 丞相亮伐魏

建興十二年
魯公賈充卒 晉武太康三年
陳留王曹奐卒晉人葬之諡曰魏元皇帝 晉惠
帝太安元年
將軍周權矯詔復羊后事覺伏誅 惠帝永興二年
太宰顒殺張方長史劉輿誅顒
漢太子太傅崔瑋少保許遐伏誅 晉愍帝建興
三年
成主雄立其兄子班爲太子 晉明帝太寧二年

趙王虎殺其太子邃更立子宣爲太子 晉成帝
咸康三年 趙太子宣殺其弟韜伏誅 晉穆帝
永和四年
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 晉孝
武八年
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晉安帝隆
安三年
詔桓玄都督荊江八州軍事荊江刺史 安帝隆
安四年

秦呂超弒其君纂而立其兄隆纂后楊氏自殺
安帝隆安五年
秦姚碩德自上邽還長安 晉安帝義熙二年
晉黃參軍司道賜殺其刺史劉敬宣 晉安帝義
熙十一年
常珍奇叛魏歸宋 明帝泰始三年
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復稱制年 孝文帝承明元
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有罪奔官 宋主昱元
徽三年 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 宋

主昱元徽四年
梁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次于洛口
梁武帝天監四年
齊涪陵王等弃
齊以王儉為僕射 宋順帝昇明三年
魏司空劉騰卒 孝明帝正光四年
魏主朗入居于鄴高歡自為太師
侯稱梁傳國璽歸于齊
梁武陵王紀代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迥伐蜀

都以殺之
陳主封子伯茂為始興王 陳世祖文帝
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
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
王愛仁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唐太宗貞觀七年
武氏弒王后不書 高宗永徽六年
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
為皇太子

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
帝還東都 武后聖曆元年
皇太后武氏崩 中宗神龍元年
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中
宗景龍元年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 肅宗寶應元年
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德宗貞元元年
秋七月太子監國 順宗

秋八月幸興慶宮 穆宗長慶三年

太子永卒 文宗開成三年 立穎王瀍為皇太弟

廢太子成美為陳王 開成五年 太皇太后郭

氏崩于興慶宮 宣宗大中二年

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 武宗會昌

六年

梁王全忠逼河中太尉遷都上發長安二月至

陝 昭宗天祐元年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 哀帝天

祐四年

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為其假子都所囚 梁主瑱

龍德元年

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莊宗同

光四年

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 明宗

長興二年

吳越指揮使何承訓伏誅 漢隱帝乾祐元年

江左朱一直少文氏著 — 同學諸子評訂

蜀相殺蜀侯 周赧王四年

綱目書曰蜀相殺蜀侯書法云殺蜀侯者蜀相也不書弒何失國之君也然則君失國則國可殺與不死社稷而見殺於其臣亦不足以言君矣嗟乎自古君死社稷者有幾其臣皆可殺之乎且君之失國獨君之罪乎君失國不死社稷不足為君豈臣亡君之國

孔○針見血

而不死於國反可以為臣乎如不可以為臣何以弒其君而反書曰殺無事之時享君之祿逆君之惡以底於亡失國之後復乘君之危而手刃其君綱目不特誅之罪其君而寬其臣無是理也即朋友之中猶以患難而負心者為天地鬼神所不容況君臣乎

議論淺至此文可與天地常存 陳羨劉

筆挾秋霜 戴田有

淖齒殺齊君 周赧王三十一年

綱目失地不書弑者二。蜀相殺蜀侯淖齒殺齊君余以為淖齒與蜀相並較則齒又有間矣夫莊蜀相也。可殺蜀侯乎故綱目不可不書弑書弑者宜也。書殺者快也至淖齒何楚將也楚使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且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不戒焉何得無誅齒雖乘人危叛君命而殺齊君湣與蜀相之弑蜀侯者異也故莊宜書弑而齒宜書殺未可同日語也

得此分析其義益精 黃轔五

楚王悍弟郝立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秦王政十九年

書法云綱目之法君沒叔姪兄弟爭國非下犯上書殺而已矣夫叔侄兄弟非下犯上不可書弑然則叔之于侄兄之于弟不可稱臣乎如不可稱臣則不可書弑如為叔為兄其為臣一也為侄為弟其為君一也（只七十餘字中間曲折亦有風韻之筆）則綱目祇知臣弑君而已矣胡為以天下萬世之公義計及一家之私親而紊亂之。余之所不敢知也況楚幽王本春申子而郝乃考烈王之真子負芻不能殺亂宗瀆系之幽王而反弑已絕復續之弟郝負芻之罪更加一等矣若負芻能取幽王而殺之則書殺也固宜忍心弑同源嫡派之弟郝而謂兄可殺弟遂書曰殺綱目可以不作矣（一遂分作兩層一層二復層波無際筆端何其變化）

論鋒所至劍氣逼其光芒 周北屏

斷案如山筆力如鐵 戴田有

漢王為義帝發喪

項羽弒義帝江中漢高因董公之說遂使三軍縞素為義帝發喪而論者乃以為漢高得天下之下端基于此不知項羽弒義帝亦羽自弒其主耳不觀淛月前書曰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也帝者項籍而弒者亦項籍義帝固非天下之共主也當日不過以六國之立楚最無罪乃始立楚後以從人望若以六國論之楚亦秦且耳楚後既可帝乎獨是項籍為楚將以楚將弒楚帝罪莫重必欲如漢所云天下共立

義帝北面事之不過甚其詞為羽罪耳而腐豎遂嘖嘖稱道不置豈竟以天下共主視義帝耶義帝果屬天下之共主否耶故特論之

若義帝可為共主則光武之于更始不幾于篡乎

黃輯五

義帝非天下共主大聲疾呼膽識獨高千古楚亦秦此剖析允確南山可移此判不改 馮若舒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

書法云書楚與漢約何不以背約罪漢也蓋以太公故諱而以楚歸為文討賊天下大義也背約不足以罪之夫羽之為賊非他人之賊也楚之賊也以其楚將而弒楚帝耳雖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然而非竟視疎有間今楚歸太公非他人之太公也固漢之太公也以親疎較豈有忍心舍活父之大恩而汲汲于得天下借討彼自弒其君之虛名為不足罪背

約之義者乎綱目不書漢請太公而書楚歸太公已明誅漢高無父之心而直與楚以全人父子之義也華味于輕重曲為漢解殊屬支離

劉項之爭後人徒以成敗論耳其實漢皆負楚少文之論真讀書人語也 戴田有

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 高皇帝十一年

淮南王布既書反矣則自應書帝自將討之舊書擊者惧也起筆必欲從而注之曰布有功于漢因事自疑漢亦有以致之故綱目雖書其反而不予其討如此及長沙王誘而誅之則又注之曰上書布反既正其名于前此書布誅遂定其罪于後布亦何得而辭哉信越無罪故書殺布實有罪則書誅之而因擊予之惧必粉飾其詞曰綱目雖書其反而不予其討如此此則又云信越無罪故書殺布實有罪則書誅何

不予其討者又予其誅耶既予其誅矣又靳其討耶況既書反矣討而誅之運待問哉若君臣以可疑遂不予其討然則父子子以不慈綱目亦將不予以不孝耶腐豎不可與讀書遂將書中字眼認繁錯惧俱不敢推敲一字已屬可笑又從而為之辭余以為書法發明者非綱目之功臣乃綱目之罪人也

識見文字俱絲絕頂每讀一過令我起舞 陳羲御

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 高皇帝十二年

書法曰未有書其以某官將者書噲以相國何重其権也使以相國將而隨詔陳平斬之則帝之決也非苟然者矣平乃傳而長安豈帝意哉綱目書噲以相國將共書詔斬噲平傳詣長安下書赦樊噲所以罪平而危漢也嗟乎舞陽何如人哉而腐豎不如從以呂嬃之故遂疑舞陽不死必至黨呂而危漢是直不知舞陽為何如人矣雖蘇子亦曾言之而未暢也觀

高祖一入關中見秦宮室美女便欲居之蕭何輩不能諫而噲諫止之鴻門之危良亦處無可奈何之際而噲奮不顧身直欲以頸血濺帳下甫得脫身走歸壩上及天下已定高祖惡見羣臣良平輩不能諫舞陽排闥直入流涕危言以悟帝寤乎噲侯何如人哉古稱社稷臣者噲之謂矣而腐豎亦忍作此語也在高帝自欲鋤呂氏之黨在噲止知有扶漢之心使噲不死與王陵同學而廷諍者必噲也烏得以呂嬃之故而疑勁直朴忠之舞陽哉況陳平之陰謀險譎不

雖逢帝之惡以謀淮陰今奉命斬噲而不斬亦有以信舞陽之心也即當日呂后與噲合其謀盡族諸將而酈商謂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嚮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翹足待也若噲果有黨呂之心而商反援噲以止食其之謀乎可見噲之心可以見諒于當日之人心而反汨沒于不善讀書之腐豎痛心哉痛心哉

可稱為論舞陽千古冤乃白矣 戴明有

無此洗發幾以椎埋屠狗輩屈殺舞陽 黃輔五

立皇后張氏 惠帝四年

余十齡時先大人授以通鑑會纂令讀之讀至立皇后張氏注曰魯元公主女也余噤不敢出聲恐其誤也及遍閱通鑑他本與綱目悉然不禁撫卷嘆息漢廷何無人一至此哉夫呂氏之天下也王陵所爭者劉氏之天下也張氏之后也所爭者乃萬世之天下胡為無一人諫者豈承秦之後其書盡為焚儒盡為坑俾閉乎物欲徒具此生人之貌而已哉不然何敢倫傷化至此也或曰春秋戰國之世倫常暗昧之私已有不可言者余曰暗昧之私君子所不忍言奈之何舅以甥為婦且以之母天下乎三綱絕五常滅矣

倫序斁于孝惠人義止于斯篇 蔣君舒

呂王台卒 呂后二年

綱目書卒具官爵姓名者美之也不書官爵者爲貶之今呂台具其王爵而書之美之耶美之將呂后之王諸呂爲是耶（句讀出不然二轉而有下筆之妙）非劉氏毋王之命爲非耶不然（光川之處）台之卒也安得書曰書王者以呂后之命爲正矣烏乎可也余以爲呂台之卒也削而不書可也或曰書台之卒也爲漢幸也毋論台一庸豎子無關劉呂輕重即關劉呂輕重而爲漢幸則台乃漢賊直書之曰呂台死可也胡爲書呂王台卒哉

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是此文老境 萬岩舒

爲劉氏左袒

胡致堂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此所謂腐儒不可以語權也勃之此問蓋兵機也當呂后崩時人心皇皇又值祿去勃來一軍皆驚若不問其自新之路反側子何以自安所以想出左袒右袒一問使懷二心者借此轉關而踴躍效命也致堂疑到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直是癡人說夢請問呂后已死祿去勃來此何時也而一二小卒中竟有敢于右袒敢于不應者乎勃亦知可以不問但與其中懷疑懼各人觀望退縮何如明白曉暢大家努力前進故曰此兵機也而孰知腐豎之多誤解也

於當日情勢洞然豁然看出兵機二字是七子書中奧旨然非知兵者不解致堂專談道理宜其絲毫說不著也 陳義御

論史而不談道理全無根柢矣何以立言少文何嘗不談道理但道理者一定而又圓活者也致堂

謂析義不精故有種種似是實大非之論歟而有

除肉刑 文帝十三年

書法云除肉刑何予之也肉刑古法也自帝始廢古法則曷爲予之不忍人之心也故不書始書始則疑于廢井田矣夫三代不能無不弊之法肉刑者刑之弊也書始固所以美之不書始或嫌於文而必從而注之曰書始則疑于廢井田矣何其拘泥至此哉仰如下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注引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美惡不嫌同辭書而寓譏寓美然則書始廢井田始除肉刑又安見非美惡不嫌同辭書哉則書法者固專以辭害義者也

書法病在字字詮釋遂有刻舟求劍之弊 周北屏

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

書法云親策何譏也何譏躬親策之而所得者竄錯爾以是為失人故譏之云求賢與求諫而不親策之可譏也親策之而賢與諫者不能副帝之所求賢與諫者之譏乎於帝何譏乎自古求賢與諫者多矣而能副其求者有幾親策不能得而譏之不親策而不得者又當何如後十六年書親祠五帝廟誠譏也注曰親者何不宜親者也豈策賢良極諫亦不宜親者耶不然胡譏也若親策賢良極諫為譏將親耕親蠶西者亦譏也

親策得體猶以為譏則漢以後譏之不可勝譏耶 責整三

賢與諫者之譏只此一句斷定以下更不作一煞語冷利徹骸詞不迫而意獨嚴可謂得文章之妙 董雪樵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景帝二年

文帝三年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夫食其何如人哉為劉長所殺而不去其爵故書法云不與劉長之擅殺也況劉長之殺食其也為母復讎也帝惕其志為親故赦非治今武之殺盎為盎諫帝不得舍子立弟而太后立武之議格而武乃銜私恨而殺之而反去其官乎然則綱目不與劉長為親之擅殺反與劉武為私之擅殺乎乃書法則又云不書盎官薄梁罪也薄梁罪者不以失刑病帝也不以失刑病帝何以武為太后所愛至為涕泣不食則帝誠有所不忍矣不知不病帝失刑可也注削袁盎之官以寬帝失刑之故則不可也夫盎諫武不得立為祖宗社稷計也公也帝體親心涕泣之哀而不覺梁事家庭委曲計也私也安得以祖宗社稷之公而家庭委曲之私而反沒臣子公忠為國之義乎以食其與袁盎較食其邪而袁盎正以被殺之故較食其邪而盎有功綱目書食其之爵而削袁盎之官誠難解已

服膺綱目者亦不能為先生寬也 [illegible]軼居

荀彘執楊僕幷其軍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彘以罪棄市 武帝元封三年

夫荀彘之罪功大而罪小也設荀彘執楊僕而殺之則彘之棄市也宜也若以罪宜也僅執而幷其軍仍留僕以待天子之誅則彘亦有降國之功並無擅殺之罪武帝之殺之已爲失刑而綱目之書以罪更爲悖義何也楊僕先至不俟彘而浪戰倖功致敗已干軍政一敗而逃法尤難貸及彘破其浿水軍彘圍西北僕圍城南彘務力戰僕屢敗亡卒恐而將懸以故常持和意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于僕及彘使人降之則又不從且與僕數期戰而僕不會是僕雖無反心其玩敵阻軍之罪萬不可逭而彘未敢擅執之也帝知兩將乖異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從事之命然後彘以疑僕者告遂而遂亦以爲然乃共執僕而幷其軍又並不敢擅殺僕以快私忿以擅執爲罪耶則遂已奉有便宜從事之命仰擅執之罪耶罪亦不至遂與彘俱死也況僕執而朝鮮懼乃殺其王右渠以降豈非彘止有功之可錄而並無罪之當誅哉綱目書以罪者以何罪也若書法云綱目貴義不貴功然則僕之戰敗而逃會圍而私持和議者爲義耶不義耶且彘以孤軍萬里之外前有强敵內有腹患雖大夫出疆尙得洗荷有利于社稷專之之義矧軍事乎軍事之有亡其于影響仰擅誅一人以救千萬人猶且爲之矧必俟天子之使而告告而共執之執之而仍以俟天子之誅彘之于軍中也可稱純臣矣而綱目猶曰以罪彼軍中止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幾乎叛乎武帝逞一時之淫刑已失議功之典而綱目復濫書以罪謂天理何謂國憲何

此案亦嘗疑之今讀此益了然矣 戴田有

大將經略于邊害生慣識于內債軍誤國妨功害能皆罪荀彘兄儕 黄軒五

朝鮮書伐宛書伐

書法云武帝用兵多書擊惟朝鮮與宛再書伐以朝鮮襲殺都尉而宛遮殺漢使也不知涉何主浿水刺殺朝鮮送者歸幷遂東部都尉朝鮮因而襲殺之漢使言宛有善馬匿在貳師城漢遣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肯漢使怒椎金馬而歸宛郁成王遮殺之[illegible]二者皆漢自招其侮耳夫不臣之地必欲通其信使已屬非體況利其所有乎以致使者非人生事邀夷勞師動衆幾困天下余謂武帝之世無義戰宜

得書伐以予之且外國之與中朝非若君臣之義也綱目于淮南王布之反也書擊注之曰布有功于漢因事自疑漢亦有以致之故綱目雖書其反而不予其討如此余以綱目于此亦應書擊而注之曰朝鮮與宛雖有殺使之罪然亦漢有以致之故綱目仍書擊而不予其伐如此不較諸書擊布者詞嚴而義正乎雖口嚴外以衛內春秋之義然予應書擊于君臣而反書伐于外國也故余復相提而並論之

道理天經地義反惜註書者未見此解 周北屏

丞相劉屈氂棄市李廣利妻子下吏廣利降匈奴詔族其家 武帝征和三年

書法云劉屈氂要斬也其書棄市何罪辭也今陵之降也後書族誅李陵家廣利亦降矣族其家則何以不書誅于是廣利劉屈氂欲立昌邑爲太子事覺屈氂要斬廣利妻子下吏廣利因欲深入自贖大敗遂降綱目不書深入大敗直書降匈奴廣利之罪著矣不書誅可也然則書法之意猶以廣利之罪輕于李陵耶輕于李陵者豈以廣利欲深入自贖遂有以原其心

耶獨不思李陵當日矢盡道窮又無後繼爲有心降耶抑不得已而後降耶反不可以原其心耶余以爲廣利即深入大勝亦不可以自贖何也立太子何事也而敢于私謀立耶其造謀敵于造反其無君類于弑君即深入大勝焉得而贖之至屈氂綱目亦不應書官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者無罪者也屈氂欲私立昌邑爲太子正不知其罪爲何若已

君在謀立太子所謂將則必誅如此註釋是自生蛇足 [illegible]

益州夷反募吏民擊破之西南夷復反遣兵擊之武都氐人反遣兵擊之

夫書反者必其臣屬于漢也書反則不應書擊猶朝鮮書伐宛書伐書伐者以其遮殺漢使也今三夷但書反矣反猶不甚于殺漢使耶何以反而書擊若書擊則必未嘗臣屬于漢未臣屬于漢則又不應書反若以荒徼之外雖反而書擊者槩以不臣畜之也然又何以解于朝鮮與宛之書伐耶

文不滿一百三十字其夭矯變化莫測其筆頭所

王鵠岩舒

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 元帝二年

前宣帝五鳳四年書殺故平通侯楊惲矣書法云惲免為庶人矣書平通侯何嫌不以罪也而尹氏又云惲已免為庶人久矣然且書曰故平通侯則免不足罪不于其免為可知免猶不于而況於殺之乎今蕭望之自殺則直書蕭望之自殺而書法云望之何以不書爵病漢也曷為病之望之顧命大臣既免為庶人矣賜爵不足書也夫綱目例以書爵為賢則望之非不賢也何以不書爵又不書官若以望之已免為庶人故不書然則楊惲亦免為庶人而綱目必書故平通侯楊惲何耶故書法云不于其免免且不于而況于殺乎今望之既免之後元帝又賜爵為關內侯秩元帝賜爵不足書豈故太子太傅亦不足書耶而竟削而不書謂不書為病漢則書者為不病漢矣謂免而仍書其爵為不于其免則免而竟削其爵必于其免矣二者何去何從綱目其必居一于是哉

語對針鋒不爽而栗 張秋且

丞相方進卒

成帝綏和二年熒惑守心賁麗能推占星曆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翟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酒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秘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于他相夫方進自殺帝宜秘之不謂綱目亦從而秘之不然書卒而不書自殺何哉書法云不書自殺何病漢也病之則曷爲書卒以大臣應天變非古也既又諱焉因而卒之所以明其諱也帝欲其卒綱目遂書卒帝諱其自殺綱目遂亦諱其自殺謂綱目所以明其諱也余謂綱目非明成帝之諱乃綱目自諱其書法耳後哀帝元壽元年綱目書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夫王嘉因嘔血不食死也而綱目書殺之書法云書殺何甚漢也綱目之法苟有深意于其臣一以殺書之夫嘔血不食而死而書殺詔讓賜尚酒而死反書卒何深意獨行于哀帝而獨不行于成帝殺之獨甚于王嘉而書卒獨諱于方進乎與令人覓解處不得也

以矛攻盾快論橫空　戴田有

加安漢公莽號宰衡加安漢公莽九錫

綱目書董卓曹操輩凡其遷官加殊禮皆書自令莽號宰衡莽加九錫與升宰衡在諸侯王上亦加之孰非之亦莽自加之自升之而已故此二條亦應照賊臣例書莽自加自升不得異其辭也汪克寬考異亦云傳錄缺漏誠哉缺漏也

必如此方可稱爲讀書　范井陵

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太子攷

名莊　光武建武十九年

自古廢太子者多矣然未有如彊者謙退之節盡孝友之誠者也亦未有如彊處嫌疑之際父子兄弟無幾微之憾而保全令終者也雖曰正書廢以著世祖之失但綱目爲發善貶惡之書似宜賢者與排流分別而書之若綱目之書法貶帝之失則有之矣襃彊之美則闕如也况世祖加恩郭氏綱目亦予其厚以附益東海綱目亦特書美之美之者何美彊能爲子

帝能爲父也則書太子彊固請退就藩國帝從之遂立東海王陽爲太子亦爲賢者地也且書遂立東海王者帝之私心因爲世如見也廢后之失因乎古爲昭矣未始非春秋之旨也而胡氏必曰廢后之失大矣綱目從其大不從其小不知太子之不安其位者只以后廢也太子之請且固請之非帝致之而誰致之哉帝之失不更隱而彰乎

綱目書法只得貶之一邊朱子看得聖賢道理原是活潑潑的故設襃貶並行而克無弊耳亦是議

賢議功之典

陳義卿

帝如長安竇憲來會 和帝三年

綱目之書竇憲來會者著憲不臣之心也不知綱目已先失君臣之義矣欲誅賊臣之心而予臣子以敵國之體是君臣之分先自作史者亂之可乎哉不然昔侯召王而春秋大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不予晉侯之召也今憲本奉詔而來朝而綱目反書憲以來會予至後四年再書竇憲還京師亦非體也皆不可爲訓

據經以斷不可動搖 蔣若舒

司空周章自殺 安帝永初六年

大臣之于君猶父之于子也非常之事子不敢行之于父臣可擅行之于君乎太后不立平原王勝而立清河王之子亦不爲非蓋平原王病而清河王爲太子以無罪廢且湛恭邁順與和帝兄弟之間毫無間然一旦和帝之長子有疾殤帝夭亡舍清河王之子不立而誰立哉周章若以勝非痼疾使當于立殤帝之時力爭以不可舍長而立幼也而周章默然殤帝既歿于迎立清河王子之時周章又宜力爭以不可舍帝之子而立王之子而周章又默然乃于安帝即位一年之後始謀誅鄧騭兄弟及衆倫等廢太后與帝而立勝爲公乎爲私乎嗚乎廢君廢后乃何事也不爭之于初立之時而患之于臨事一年之後綱目不特書周章謀逆伏誅而只司空周章自殺書乎不禁掩卷三嘆

周章之私全於兩黙然處定之矣哉廢君何事不爭之于初立之時而謀之于臨事一年之後此足以制章之死命矣 陳崇卿

豫章芝草生 安帝元初六年

綱目每書芝草生甘露降與夫龍見河淸之類必因四方之奏而後書之也雖奏猶書曰言言者疑之之詞也疑之者罪言之者也今豫章芝草生固未嘗奏也而大書者何耶若以奏者爲僞此不奏者爲眞則前此後此者舉皆僞可疑若以爲美劉祇之不上使應書劉祇欲奏而止豈有劉祇未奏而大書豫章芝草生者余以爲誌劉祇之不上可也無僅書豫章芝草生五字之理

或曰未奏而書者誌異也誌異者何上書日食災地震矣雖有芝草生吉祥亦作凶也然必此時朝野俱以芝草爲瑞而綱目或以爲凶可也劉祇之不奏是當時未嘗以爲瑞而綱目遽以爲凶耶欲以芝草爲凶妖怪乎臘月雷爲瑞甫矣可爲腸斷

陳焱御

立夫人吳氏爲皇后 昭烈章武元年

綱目書法云兩漢之篇必書立某氏爲皇后者正辭也其書立皇后某氏者異辭也異其辭者異其事也今昭烈所立吳氏乃將軍吳壹之妹而劉瑁見角之妻也劉瑁之妻帝可以爲后乎如綱目必以立某氏爲皇后爲正辭則吳氏之立爲異乎不異乎特正之

無微不入可爲讀書之法 張汝

後主建興元年

綱目名號例曰正統之君曰帝無統之君稱帝者曰主今綱目既以正統予昭烈矣故革陳壽先主之稱而大書曰昭烈皇帝則後主自應易主為帝而仍陳壽後主之稱者乃綱目偶然未及檢點之故而後之君子所當亟正之者也

即此一條便可斷綱目為未定之書 黃輔五

按乾隆三十二年奉
旨[illegible]通鑑輯覽依書帝某之例改書帝禪是時[illegible]國已正之矣

丞相亮伐魏 後帝建興六年 右將軍亮伐魏 建興七年 丞相亮伐魏 建興九年 丞相亮伐魏

建興十二年

人曰伐魏者西漢也則書伐魏忠應書詔丞相亮伐魏詔右將軍亮伐魏矣不書詔而竟書其名者操懿温略之儔也故建興六年街亭敗績綱目書詔貶亮為右將軍書法云貶官三等自請者孔明耳而以詔書之者命出于上也今伐國何事也反可不命出于上乎令蜀何令不出之于亮何事不以之于亮而乃不可竟書亮伐亮以者亮有忠無二也又何令不出之于帝何事不奉之于帝乎安得不書詔以而湊加丞相亮右將軍亮于其上乎大不可也

作史之難要緊字一箇少不得沒要緊字一箇用不得如此四條少詔以兩字其混淆錯亂遂有不可言者義理之辨微矣哉 黃宗舒

晉公賈充卒 晉武太康三年

充之逆賊也。見晉于庾純、高貴鄉公之問、孫皓弒君不忠之對。是充之生也，猶不能免當日之唾罵。晉武之帝也，猶不能禁臣下之議彈。而綱目反書其官爵而卒之，何哉？或亦納齊攸門人荀勗之過，而書法必從而注之曰：書爵公何？晉志也。然則綱目書晉志晉、唐志唐，綱目不必用書法，發乎賢者而書爵，注之曰予之也；予不賢者而書爵，注之曰豈予之哉？何不盡綱目而爵之，惟聽劉氏、尹氏注孰爲予、孰爲不予而已矣。書法何爲哉？

書晉事志晉志，書唐事志唐志，綱目不必用書法矣。此等惡毒語，如快刀殺人，寂然無聲。設令起若有甚背見之，亦當噴飯而面紅耳熱也。范升陵

陳留王曹奐卒，晉人葬之，謚曰魏元皇帝 晉惠帝太安元年

正統之君廢爲王公而死者，書卒而註其謚，綱目例也。今曹奐雖非正統之君，而大書其謚，固曰予晉厚也。但漢獻帝何以不書謚，而奐反書謚？或者前之畧耳。而書法必欲強爲之辭，云漢獻不書謚，而此書謚，所以重予晉也。世道日降，晉以後因滅之，並無不弑者，甚則滅族矣。然則重予晉之厚，遂並忘其書法例耶？不知漢獻封山陽公，傳至晉永嘉始爲胡所滅，是晉之厚亦魏啟之也。重予晉，獨不可重予魏乎？不重予魏，而正統無統之書法而紊之耶？

有此便說起步結否

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必欲強爲曲說以附會之，其失更大。册究古人，豈得已乎。萬若舒

將軍周權矯詔復羊后事覺伏誅 惠帝永興二年

書法云羊后爲臣所廢則立之正也書伏誅何矯詔也綱目書矯多矣然皆事成者也綱目僅得以矯詔書之示民有君而已未有以見矯之當誅也於是周權矯詔事敗然後綱目正名其罪書曰伏誅所以明矯詔之罪爲後世戒使知凡書矯者皆當誅者也夫矯詔之當誅固矣但綱目之惡矯詔者爲無君也周權之矯詔復羊后爲有君耶爲無君耶若后之廢出于帝命臣矯帝之命以復后書伏誅可也知有后而不知有君也矯君之命誠于矯者也如后之廢出于賊臣臣矯帝之命以復后其矯也蓋未奉君之命耳則矯者君之命將順者君之心也書矯詔可也書伏誅不可也譬之父出母于逆父命以復母仁人君子猶當原其心而畧其迹況父勢逼于豪强不由已而出之者子當此忍之而已君猶父也后猶母也無二理也周權矯詔之復后君猶恨其晚矣世徒見陳湯輩矯詔之不可訓而不知矯詔有輕重矯詔有公私如矯詔發粟矯詔復流民皆關于貪功于異域生事于外或者等乎若更以事之成敗而誅之則尤非史筆之所以公萬世也或曰羊后異日失節于劉曜綱目不成其爲后也故書伏誅然則周權矯詔之時豈預知后之失節而遂忍心坐視之耶作史者通盤看去是如此而忠臣孝子之用心則斷斷乎其不可没也

按唐武后垂拱三年綱目書虢州人楊初成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書法云晉周權矯詔復立羊后書誅此則曷爲止書殺武氏廢帝非義也迎帝復位義也書誅則何以勸義然則必書矯何以爲果義也雖與權可也然則張方以臣廢后爲義耶周權以臣復后爲非義耶廢君廢后其罪同也復君復后其義一也起莘有蓋不敢証綱目一字之訛而曲爲之說此余以發明書法爲綱目之罪人也洵非誣也

快論亦至論 戴田有

太宰顒殺張方長史劉輿誅顒

光熙元年春正月綱目書曰太宰顒殺張方注之曰方不書誅不予顒以討也及十一月書曰長史劉輿誅顒注之曰劉輿矯詔不書書者重罪顒也夫顒罪浮於一誅不足以蔽其辜是已但前周權矯詔復后而書誅張方三廢后而書殺綱目獨不予顒以討賊是但未知何以服周權之心且張方不書誅不予顒以討廢后之賊臣周權書誅何反予顒以討復后之以劉輿誅顒此其辭義士哉綱目矯詔必誅劉輿矯詔誅賊周輿矯詔復后其矯一也不成者書伏誅事成者不但無矯詔之誅綱目且予輿以誅人之義綱目之所謂矯詔必誅者何在耶

且言切而未足喻其銛鋒　王元長

漢太子太傅崔瑋少保許遐伏誅　前惠帝建興三年

綱目書伏誅者罪大惡極之辭也殺而書官者無罪之辭也今崔瑋許遐既書官矣又書伏誅則必有一誤者瑋遐之死因太弟乂延明殿南面太弟懸之帝遐說乂曰今相國威重踰于東宮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爲之計乂弗聽而今人告之劉聰聰殺之夫乂賢者也相國者劉粲也瑋遐而爲乂謀義之正也分之宜也綱目之書漢殺太子太傅崔瑋少保許遐理也其書伏誅者誤也雖起辛于此亦不能支離傅會其說矣故特正之

理正心平　張秋厓

成主雄立其兄子班為太子　晉明帝太寧二年

正統之君書帝無統之君書主綱目例也今成書主自綱目例耳而起莘注之曰於是雄有妾子不立立班昔立其兄子班者亂始也故斥書主然則雄不立

姊而立子綱目將書之為帝耶不然何斥之有且雄舍其子而不立而立其兄之子者因班亦平久而李特亂其支派者蓋雄今日所享之成乃兄李特開創之成也思兄開創之功而以兄之子為嗣雄之悌弟固千古無兩哉以視宋太宗之負太祖為何如耶不意李雄友于之愛而為起莘所惡如此也若以宋宣遜國于穆公穆公遜于宣公之子而生亂以律之見亦不明于有功無功之別者矣且班之孝也吾更賞雄之付托得人雄生瘍于頭遍身之金創皆潰雄之諸子皆惡而遠之班獨晝夜侍側親為吮膿啐乎雄與班之孝之事正恐廿一史中無幾也而綱目忍斥之乎如曰成因立班而生亂倘雄不立班而竟立其子期不知期之驕奢橫暴能免于壽之弒耶否耶如期之驕奢橫暴雖立終不免于壽之弒是成之亂立班固亂不立班亦亂也特惜班祇知孝友之大經而不能用其權遂至于弒設聽弟玝之謀遣李越還江陽以李期為梁州刺史亦安得至是哉亦安得至是哉

如此斷制在傳誦中亦不多得　戴田有

宋穆公歸國于與夷義也若以後嗣之爭亂歸罪前人則反不如宋太宗之處德昭為是矣胸中執成敗之見又安得有真是非乎　黃耕五

趙王虎殺其太子邃更立子宣爲太子（晉成帝）

成康三年　趙太子宣殺其弟韜伏誅（晉穆帝）

永和四年

綱目書無罪者曰殺其臣殺其子今邃欲行弑逆之事稱疾不朝虎使女尚書往察之邃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而誅之綱目不書伏誅而以無罪之辭書殺其太子可乎而書法乃曰不書伏誅咎虎也使太子省可尚書事太子朝夕親君膳者也而使與政非矣夫使太子與政之非所謂父子溺愛者多懲耳失之小者也至邃欲行冒頓之事乃滔天之罪及欲使父分其過乎無是理也（言可爲經）虎雖可咎而必不可因邃而咎虎虎雖失教而必不可因邃謀弑父而罪其失教若如尹氏劉氏謂非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乃綱目修而亂臣賊子之罪輕矣何也有分其過者也況後穆帝永和四年太子宣又謀弑逆太子宣亦虎命宣及弟韜迭省尚書奏事者也及謀弑事覺綱目何以又不咎虎使太子與政之非而必名正其罪曰伏誅而後兩太子皆虎一人之身皆屬弑逆之事綱目不

應自相矛盾如此也若以宣殺秦公韜故並干邃不知宣之殺韜乃賭地湔楊柸而殺之韜死尚不知主名邃之殺乃承君命之汝尚書乃邃親抽刃而擊之其罪大惡極亦正相等也總之著書之人或偶有錯悞全賴後之學者知其誤而更訂之而著書之人所大願也如尹氏劉氏之因錯就錯因誤証誤乃著書之人所痛恨也善讀書者其識之

義正辭嚴有功世道（戴田有）

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 晉孝武八年

夫既書起兵矣又焉得書討既書討矣則應書反書叛而書法云翟斌書起兵何羌也書討何羌也是故書起兵者皆書擊惟羌則書討不知秦與羌有異乎無異乎據書法云翟斌書起兵何羌也外之矣又云書討何羌也何又內之耶何不仍綱目書法之大例起兵而書擊終于外之無異辭耶

百餘字耳含蓄醞釀又是一種筆法 周北屏

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晉安帝隆安三年

安帝隆安元年書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還鎮書法云書恭反何正名也不書反則以逆暴稱甘者橫詞矣夫恭非反也綱目惡脅君故書反為藩臣興晉陽之甲者戒今玄則真反矣且破荆州矣殺一都督一刺史矣而書舉兵攻江陵何耶注之曰桓玄何以不書反所攻者江陵也則不禁為之腸斷矣夫江陵誰之江陵也豈仲堪都督江陵江陵遂為仲堪之江陵耶與晉帝無涉耶其文雖可笑一至于此且彼此攻擊而相殺者綱目恐不去其官注之曰某雖可殺而非某之所得殺也今仲堪佺期獨不在此例何耶即如王恭舉兵反又書詔誅國寶與緒矣夫既曰詔又曰誅而又書其官何耶彼此相殺而去其官詔誅而仍書其爵而不可解也若云誅國寶與緒而不去其官者譏晉之短于強臣而輙殺一僕射一將軍則又不必書詔書誅何也詔亦非帝也外困強臣內迫權臣固久已無晉矣又何譏

乎直書曰道子殺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可也

綱目成于趙幾道之手朱子于其間時有特筆其中既浩繁不無錯誤勢所必然書法遷就而曲為之解則過矣得小文正之千古一大快也 戴田有

詔桓玄都督荊江八州軍事荊江刺史 安帝隆安四年

夫桓玄之逆也非一日矣既破荊雍遂表請荊江其跋扈不臣與日并日加者固同一例也特之作外啟表請耳及詔玄都督荊司七州領荊州刺史玄固請江州必使從其都督八州而後已要君如是可以詔為荊江八州軍事乎固不得與操略並異其辭也

鐵板道理向來不知何以昧昧 周北屏

涼呂超弒其君纂而立其兄隆纂后楊氏自殺

安帝隆安五年

孝武太元十四年秦毛后美而勇善騎射姚萇入其營后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萇將納之后罵萇而死綱目書死之今楊氏知纂被弒卽命禁兵討超於尚書之兵皆捨仗不戰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出之后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爲問玉璽曰毀之矣觀其詞氣將有爲也不見孫翊妻徐氏之綏以圖賊乎及超見后美欲納之謂后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竟自殺其義烈與毛后豈有二哉不書死之而書自殺誤矣起莘又從而爲之辭曰楊氏非有決死之心不爲呂超所逼未必自殺故書自殺嗟乎楊后聞纂弒而命禁兵討賊無必死之心能之乎聞賊以族誅恐父而竟自殺無必死之心能之乎楊后所謂義知有君義知有夫雖族誅父家亦所不恤義決一死以全綱常倫紀者也而謂非有決死之心乎若如起莘語毛后亦未嘗不可曰后（其雖爲尹氏辯矣）若不見執于姚萇若不逼而納之后亦非有決死之心也嗟乎聞善而疑君子之所大惡也不謂起莘也而蹈之

惟力不減于嗟　臧明有

秦姚碩德自上邽還長安 晉安帝義熙二年

大漢之賢惡皆書還京師矣余論其非禮也以史臣欲著惡不臣之心而君臣之分先自作史者亂之矣不可也今秦王興事晉公緒及碩德皆如家人禮事馬服玩先奉二叔而自服其次國家大政皆咨而後行此自姚興家庭孝友事也私也而綱目遂不書朝書曰還注之曰興能尊尊矣不書入朝所以成其不敢臣之之美也然則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後賢不應議其非禮亦當尊周公如天子以成成王不敢臣之之美也而朝不然也書法或假給有誤經此一解遂覺家國公私四字亦皆茫然莫辨可為長嘆 [illegible]

議論精確洵可示今而傳後 門婿王瀛仙頓首敬識

史論二十集 一

晉殺參軍司道賜殺其荊州刺史劉敬宣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

大綱者舉其要領之謂也必撮其大者重者而書之今司馬參軍道賜雖屬宗族疎屬然所以殺敬宣者應司馬休之也今畧應休之不書殺其荊州刺史劉敬宣而道賜為叛晉乎為叛宋乎細閱綱之書法如此之類甚多畧去大者重者矣然書此一節難日有日 [illegible] 可稽然而所謂綱者何在耶大目必因綱而有目今 [illegible] 之日皆在綱之外者也即如前書豫章之草生夫綱目惡書瑞所以書芝草生者矣劉祇之不上也而綱文畧劉祇而不書豈非綱之書法反多自昧其本旨耶昔読朱子與訥齋書曰此書無他法但綱欲謹嚴而無脫落目欲詳備而不煩冗耳今此書法謂之無脫落可乎人皆不知綱目本于訥齋觀朱子此語便知綱目之得可正者甚多矣

拈出朱子二語便可做耳食諸君鎮驚錠子 陳義御

史論二十集 一

常珍奇叛魏歸宋 明帝泰始三年

書法云歸宋反正也必書叛魏何惡反覆也夫珍奇之叛宋也勢不得已也起兵應子勛而子勛敗及與薛安都乞降于建康而宋主不聽蔡興宗之諫以兵五萬迎安都以致安都疑而降魏而常珍奇亦降魏矣後畢衆敬降魏綱目不書叛曰宋逆之也故不書叛綱目有以亮其心矣然則安都珍奇降而以兵五萬迎之獨非宋逆之耶況珍奇當日之降魏也迎西河公石至上蔡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是珍奇非安心降魏也明矣設安心降魏則今日之來歸書叛魏宜也惡反覆宜也降之日即欲燒府爲變珍奇安心降耶抑宋逆之耶綱目安得亮衆敬之心而不亮珍奇之心耶余以爲與漢之孟達同書來歸可也與梁之夏侯道遷陳伯之輩朝秦暮楚者迥異也胡可以不辨

語語刺骨却又念念忠恕所謂文人筆聖賢心洵無愧焉 門弟王濬伯頓首敬識

魏太后馮氏弑其主弘復稱制 孝文帝承明元年

昔圍弑楚王郟綱目書殺之書法云綱目之法君殺叔侄兄弟爭國非下犯上書殺而已矣余以爲爲叔爲兄其爲臣一也爲姪爲弟其爲君一也安可以家庭叔姪兄弟之私而亂君臣之大義今魏主弘雖非馮后親生之子然馮后母也弘子也綱目尚不以母子之故而大書曰弑其主可見綱目君臣之義嚴矣乃而書法亦曰太后也書弑何君一而已自非大無道雖太后不免書弑所以明無二上之義也不知起莘今日之注亦曾思及當日之注殺弟郟者耶兄不可書弑弟母反可書弑子乎此綱目一書所宜刪去書法發明而亟正其誤者也

前後印証可以振聾發瞶矣讀書不當如是耶 周北屏

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有罪奪官 宋主昱元徽三年 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 宋主昱元徽四年

綱目書景素有罪奪官矣未一年而又書景素起兵宋若景素有罪邪則不應書起兵書反可也景素可書起兵則前又不應書有罪況細閱有罪之目而景素又實無罪宋主昱頑失德朝野皆以景素孝友清倫好學禮士俱歸心焉楊運長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陰欲除之其腹心皆勸舉兵參軍江淹獨諫止之或告之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袁粲以爲不可景素隨遣世子詣闕自陳乃奪景素官則景素固不可以有罪稱也及後舉兵矣綱目不書反書起兵豈非以昱之凶德日甚而太祖之諸子供死盡景素一身係宗祧之重故綱目畧去君臣之分本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而以起兵書哉但既本此義則前之諫此而未舉者又何罪乎如日昱之虐甚于前不知昱立四年邪淫不道始終一轍固未嘗有今昔之異也若寧書景素有罪于起兵之日曰有罪自救而斷不可書有罪于遣世子詣闕自陳之時何也君雖頑虐而君臣之分固在也詣闕自陳者臣道也稱兵向闕則逆矣于盡臣道之占而有以究其心于干名犯上之舉而終不敢恕其迹則得矣（方是春秋補職）

結處數語天地爲之肅穆鬼神爲之欽依史而經矣 范丹陵

梁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次于洛口

梁武帝天監四年

夫梁之初書魏代梁矣曰代梁何梁篡也今則又書梁伐魏矣梁伐魏者名何居乎曰魏納叛人也且殺梁將三十九人則斯師也不爲無名然則南北朝之令叛南而降北叛北而降南固紛不絕書若以納叛而書伐又何師不可書伐乎及後蕭宏逃歸則又注之曰梁主無名興師又以所愛子弟督之我師辱國至棄軍而逃夫前之書伐以予梁者今又注之爲無名之師乎今既知注之爲無名之師何前又粉飾魏爲納叛之罪而曲爲伐字解也可見發明書法皆信意而注之而後之人亦信意而讀之並未嘗一合前後而觀之也悲夫

有此識無此筆必致黜昧先生既具此識復具此筆天之所以困先生于一時而顯先生于萬世也

張秋厓

齊涪陵王等書

余讀綱目至齊東昏諸書法而竊多所未安如惡東昏東昏未廢即書爲涪陵王惡東昏而東昏之盡臣節者皆不書夫東昏之所虐亦與劉昱子業等耳而忽書法爲之一變何耶何如起兵而以蕭衍勉贊融不知寳融固有相役之者也彼蕭衍者不過借寳之虛名以陰行其異志而先衍而後融乎注之曰寳融以衍爲都督前鋒則然衍于寳融何衍義若也嗟乎衍亦幸而成事耳不成而逆其且義於何有至東昏在位即以寳融之廢爲涪陵王書之胡終綱目未之見也若意東昏即大無道較諸弑父而自立者或有間也綱目之惡東昏如此何以加夫楊廣輩耶且惡其主而並其臣之盡節者亦不書尤爲悖謬（斷無此理）古人云父慈子孝人子之常惟父不慈而子孝此千古之所以稱大舜也今有婦于此既適夫矣頗可以夫不肯所適非偶而遂不爲之守節可乎不可乎而書法乃引撫后虐讐之語不知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爲國人言之也若委身而爲臣矣登朝而食其祿矣

顧可與國人比哉勿惑乎書法復引陳勝吳廣與處仲王恭較曰陳勝吳廣書起兵處仲王恭書反豈厚于陳勝吳廣而薄于處仲王恭耶此所謂昧于臣民之義勝廣民也若無道書起兵可也處仲王恭臣也君雖無道而臣敢于無君非反而何何從而置厚薄之論也

開擴爲古之心胸排倒一世之豪傑 熊田有

齊以王儉爲僕射 宋順帝 昇明三年

斯時也順帝尚未廢也道成猶未篡也而綱目遂書曰齊以王儉爲僕射是宋齊而並立矣無是理也書法云是時道成猶爲宋氏之臣而綱目不繫之宋者著其權勢之盛已非宋氏之所得臣也烏乎道成無宋而綱目遂亦無宋乎欲著道成不臣之心何不直書曰宋齊公蕭道成以王儉爲僕射若宋未滅而齊未篡便竟書齊以是一時有二君為大非體也

說來俱是天經地義動搖不得豈從而諸儲諸颺

矮人觀場直至今日而始高出天地之生朱子爲有意耶爲無意耶 范升陵

魏司空劉騰卒 孝明正光四年

綱目書卒。卒賢也。如弑君之賈充。賣國之褚淵。皆具其官爵而卒之。大與綱目之書法不符。至宦者之書卒。綱目之義例尤嚴也。故惟呂彊張承業輩得書耳。今劉騰之幽胡后黨叉挾主專權橫暴亦云極矣乎。其死也。乃具其官爵而卒之。何哉。曰。書卒書官。譏失刑也。而綱目義例。未見有書卒書官而出于譏者。如其譏也。則必書宦者于其上矣。夫司空三公也。以宦者為三公。可乎不可乎。況又不臣如是乎。若如恒辭書司空劉騰卒。又安別其為賢之耶。譏之耶。

不書宦者而書官書卒。安別為賢為譏。況朱子與趙幾道書云。綱欲謹嚴。此可謂謹嚴乎。直書之曰宦者劉騰死可也。范丹陵

魏主朗入居于鄴高歡自為太師

此時魏主恭立踰二載矣。恭雖為爾朱氏所立。然恭固令主也。高歡欲討爾朱兆。即奉恭討之可也。乃又立朗者。其意非奉朗也。不欲起爭端耳。故後廢恭復廢朗而立修。豈君如奕棋。固未有如歡者也。而綱目于恭據京邑正尊位已立二載之後。復予歡所立之元朗而書為魏主。是魏一時而有二主。尺一時而有二王。斷斷無是理也。昔宋子勛起兵江州。綱目書起兵及子勛稱帝。綱目遂書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

蓋以子業既除。明帝已立。社稷有奉。人民有主。而子勛復正號稱尊。是志在爭帝。故綱目書討。不予其稱帝也。今恭已立二載。中外欣為明主。而綱目反沒恭而予高歡所立之元朗乎。必不然矣。書朗入居于鄴可也。或曰。恭為爾朱所立。歡討爾朱。及奉爾朱所立乎。予歡之起兵。自不得不予朗之為主也。獨不見恭之不許爾朱世隆之請封。史仵龍平日於王有功於國無勳。邪子才為赦文。敘敬宗枉殺爾朱榮。恭曰。永安手剪強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逆成濟之

廟恭之大義乎凛凛世德爾朱乃立已者乎即高歡可另立朗而綱目斷不可以魏主書朗也

按高歡詐循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慟哭以激其衆衆因推有反耳而高歡亦以反自居而綱目乃書曰起兵若歡果忠臣耶竟其心而爲之諱可也一廢若再廢君而終于反是歡未嘗自諱其反而綱目反諱其反以起兵之義予之乎况後高歡立清河世子善見于洛陽而循東魏凡東魏攻魏綱目則書侵魏攻東魏則書伐綱目亦可謂予奪之嚴矣何以恭立二年忽書高歡所立之朗爲魏主耶其爲誤也明矣故再合前後而通論之

辨才無礙 敷田有

盜竊梁傳國璽歸之齊

書法云張寔謝尚得璽獻之則書獻此其書歸何歟獻者自下奉上之辭也歸者自此納彼之辭也一字之權衡審矣余不禁爲之喟然夫本其所有已失而復得者謂之歸故叛人背歸失地書歸俘掠書歸今傳國璽非齊有也何以云歸若云張寔謝尚得璽獻之以下奉上也然則曰盜曰竊反非以下獻上乎且自此納彼者必梁遣人納之于齊今曰盜曰竊反可稱自此納彼乎若如此解非綱目一字之權衡審乃綱目一字之權衡俱無矣

張寔謝尚而曰獻曰盜曰竊而曰歸盜與竊之尚于張謝也遠矣一笑 花丹䟦

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迥伐成都以救之

武陵王紀已稱帝成都矣今仍書武陵王者不予其稱帝也但不予其稱帝何以攻江陵又以伐書耶紀與繹之忘讐同也坐視父兄之難同也皆罪人也所謂賊攻賊何從而得伐之義乎且此書紀伐江陵矣而又書魏伐成都何義耶一舉也未聞稱伐人者而又為人所伐大約綱目書使書遣書討書殺多有可議難以枚舉因有考異拚核于下故不具論此特矛盾之甚者耳

予其伐人矣而又書其為人所伐一時頓有兩義師不值一胡盧也（兄林敏）

陳主封子伯茂為始興王（陳世祖文帝）

陳高祖追封兄道譚為始興王以其次子頊襲封至是陳主倩以頊在長安木主之饗從封頊為安成王而以伯茂為始興王昔法云封子未有書主者此其書主何予陳主也陳主予是可謂知頊本矣可謂與權矣起莘今日之注豈又忘當日之注以主雄立其兄子班者乎注之曰雖有姿子不立立班書立其兄子班者亂始也故斥書主今陳主封子襲兄後亦書主而起莘又以書主為予何哉夫雄之立班稱之封茂皆友于事也何以彼書主為斥此書主為予況雄之立班友于之大者也人所難能者也倩之封茂友于之小者也人之所易能者也何也雄以其國讓兄子倩不過以其子嗣兄祀孰大孰小孰難孰易或不待余辭之畢矣起莘徒以班立而生亂遂以綱目之予者為斥又何以辭今日之書主為予者耶

具此心胸千眼覺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王元長）

齊人歸于文姜之母于周

書法云燕北德之母嘗陷于秦矣及其歸也書曰燕獻伎樂稱蕃于秦秦以其母歸之于燕也今書曰齊歸于文姜之母于周薄彼之辭也可知當日綱目不書漢滿太公而以楚歸爲文詞所以予楚而薄漢也而起辛膠于成敗之見不敢非漢而是楚反以昔約不足以累漢法之豈知今日之注前後相背如此也不猶大成書北爲斥陳書北爲予乎故余特爲拈出兩兩相證爲天下後世讀死書者下一鍼砭

就彼書法兩兩印證自覺日張難翁舌吐難下快事快事 張秋匡

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書法有云煬帝諸死節如御史游元將軍獨孤盛給事許善心之類皆不得書于冊以其盡節弒逆之人故不足予之耳然則此三諫者獨非盡節弒逆之人乎綱目又何以予之也夫盡節者亦自盡其爲臣之職耳初不計其君之應盡節與否也亦猶夫諫者自盡其爲國爲民之一念耳初不計其君之可諫與不可諫也此余嘗謂夫雖不肖爲之婦者不可以所適非偶而婦遂可以不貞也今綱目既予諫者而書之必不忍沒死節者而畧之也或偶有缺漏未可知也經此筆一解遂使忠魂短氣烈士心傷矣

忠恕二字不獨立身行已即知人論世亦不能外世論較諸務明何厚何薄僅河漢乎 周北屏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唐太宗貞觀七年

書法云削官之例二其有罪削階有罪之辭也削其階無罪之辭也段綸始作淫巧其以無罪書何病帝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而求巧匠且令試之則罪不在綸矣夫求巧匠而爲奇技淫巧則帝之罪也今爲其爲淫巧也而反爲帝之罪耶若以其求巧匠爲罪耶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凡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何一而不資于巧匠巧匠顧可不求耶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然則規矩之中無巧耶抑巧之中遂至無規矩耶且既求巧匠而又罪其試之不知不試又何以知其巧耶特段綸試巧匠而使造傀儡所謂大不敬也至無禮也帝之黜之宜也而綱目特書曰工部尚書者重罪綸也何也以大臣而爲此非蠱惑乎君心則弁髦其君父僅曰削階猶有餘憾焉而謂罪不在綸乎

發論處如以羚羊角擊金剛石觸手皆碎 參 三見 林

武氏弑王后不書 高宗永徽六年

綱目所誅孰有大于弑君弑后者哉今武氏甫立至斷王后之手足而投之酒甕此固當日之臣民所宜痛心疾首而千古之仁人義士所皆張而目裂者也而綱目不書何耶若以武氏尚且滅唐何有弑后然弑后者滅唐之漸也故綱目書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夫初令皇后決事者當國之漸也豈當國之漸必書而滅唐之漸反不必書乎況王后正以泣求再見日月一語而見殺而帝若罔聞在廷之臣舉若不知綱目書之正所以罪帝之不決而舉朝之不臣也此而不書何事可書其爲挂漏也必矣

此等大關係處難挂漏亦挂漏不得誠哉此而不書何事可書 范丹陵

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爲梁王立代王弘
爲皇太子

書法云廢未有書以者也此其書以何宜廢也忠則母爲宜廢帝之立之非也立子以嫡無嫡以賢王后利忠母易制而請之私也而遂從之綱目於此書以不書廢所以見其宜廢也夫忠之不宜立也必有嫡之子不立而立忠斯爲不宜立也若云無嫡以賢必忠甚不賢貿必不可不廢之罪而後忠爲不賢不宜立也今忠之廢非以不賢也徒以立武氏之子而遂

廢之胡以云不賢也况綱目之法卽有罪而廢非其罪猶以無罪書矧忠也並無罪乎故綱目並不以廢書耳且大書曰以太子忠爲梁王子其爲太子也明矣傷其爲梁王也明矣

撥雲霧而睹青天 戴田有

太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

以僧懷義爲總管而可書討突厥乎毋論突厥無可討之罪而淫僧豈討人之人哉此考異考證皆注曰擧誕討而提下當無可疑者而起莘必欲從而解之曰罪當帝之事耳此書討何重辭也討罪大義也而以僧任之非其人矣甫其辭所以病太后也知起莘此解綱目不近于謔乎不近于戲乎鬧然膠柱鼓瑟一字之訛不敢正不憚支離曲說以飾其辭豈祇天下後世盡無人耶

武后以懷義爲大總管亦是遊戲尹氏豈因其戲而戲之耶 張秋崖

帝還東都 武后聖曆元年

胡致堂曰歸廬陵王書項之功爲多而當時及後世稱復唐之功者特歸仁傑何也以項本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余閱之不禁慨然興嘆古忠臣義士之傳與不傳亦有幸不幸耳君子不能闡幽發微而又多爲抑揚過甚之辭直道其何賴耶即如項之說二張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主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乎愚人說以義理如石投水說以利害則一言而決矣項之以免禍保富貴爲辭者乃以冷水澆二張之背使之陡然大悟故其說一入而帝還長安矣今致堂以是爲項爲二張保富貴之計眞是癡人前說夢不得而以見論史可乎

此等翻剝具見格物窮理之功 戴田有

非但忠孝節義之說不足以動二張也即乘此於蓮花之面亦覺不倫 尚[illegible]

皇太后武氏崩 中宗神龍元年

嗚乎昔之武氏也猶可以太后稱之乎綱目之所謂誅惡者何在耶此丘瓊山謂宜如史綱直斥其姓名而且以死書可也不然何以誅絕其既死而示戒於將來哉若云綱目削去則天大聖皇帝而以皇太后書之不與其爲皇帝也則凡生時所自稱及人所以尊之者皆非所宜也等諸武邪躬可婦人果可以皇帝稱乎且武氏死遺制去帝號是武氏雖死猶自知帝號之非而綱目不書是帝遂足以爲貶武氏乎書太后書崩皆非也至後神龍二年復書葬則天皇后於乾陵夫書皇后已非矣竟書曰則天皇后可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何稱也淫后以此自稱而綱目亦以此稱之乎況前注生時所自稱及人所以尊之者皆非所宜今書法亦以則天稱之而又不云其不宜也何哉

文中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不知文不辨道雖耀何益斯集之功豈微哉 陳羲御

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中宗景龍元年

夫重俊不書反而書起兵武三思崇訓被殺而書誅則其惡之至也宜也但後睿宗立追復重俊位號諡曰節愍而太府少卿韋湊爭之則謂諸不春秋之義首言皆天地之經而綱目書法似為變例矣詳繹其奏乎後曰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太子據鞍自若及其徒倒戈然後逃竄鄠使宿衛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今聖朝曠蕩論為節愍臣竊惑之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誅奸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諡然則綱目本欲倣春秋之例為亂臣賊子之戒今重俊當時之論已如此而綱目乃垂訓萬世者反可為亂臣賊子開變義之門乎

似韋湊之論為正 董寧熊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 肅宗寶應元年

輔國以家奴也而弒主母此綱目所首誅者不謂尹氏不正其誤反曲為之解曰書殺者罪張后也夫張后之制大逆身誠有罪矣然于輔國之所得殺也況同惡相濟張后之罪皆成于輔國者乎嗟哉若謂所云不正弒逆之罪而正受弒者之罪恐非朱子意也

此一言也可破千古之疑也

不正弒逆之罪而正受弒者之罪艾千中絕妙佗覽也 周北屏

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德宗貞元元年

夫朱泚之不書伏誅誤矣猶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耳欲正朱泚之罪又慮開下犯上之端然不觀李懷光養子石演芬之言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則朱泚雖死于韓旻即書誅可也今懷光自縊而不書誅是綱目不正其不臣之罪矣可乎哉若以為直書其事耶綱目如王莽自焚書伏誅張從賓溺死書伏誅何獨于懷光而寬之耶若以為懷光之反盧杞激之也然則自古叛亂之賊如安史之流誰非激之而然皆可含叛逆之正身而罪及激之之人乎此誠余所謂非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乃綱目修而亂臣賊子之罪輕矣此書法與發明必不可用也

鐵案不移 戴田有

秋七月太子監國 順宗

書法云太子監國七或書立或書詔命制此其不書何歸功皋也前書皋表請太子監國矣于是皋之所以專其功于請者也夫太子既已書立矣此不書立書詔命制者或省上文或偏省文今必注之曰歸功皋也則固矣何也皋雖首請太子監國而繼之者裴均嚴綬下至俱文珍亦屢請以太子監國但以太子而監國恒事耳亦恒辭耳而綱目必歸功于請者史體乎史裁乎況七月監國八月即傳位監國尚必歸功于請者則請立太子者又何如乎然請立太子者終綱目未見特筆以為功則知請監國者必不特筆以歸請者明矣

歸功請者一部綱目恐難照應堪為商兮 張秋厓

秋八月幸興慶宮 穆宗長慶三年

夫穆宗即位之初書幸雍清宮矣此而復書幸興慶宮然興慶宮太后所居之宮也可以幸書乎據書法云幸者何乘輿所至必有恩賞人以為幸也內宮未有書幸者此其書幸何於是上至通化門投絹施僧多至二百匹故雖太后所居之不書朝書幸譏濫賜也但欲譏濫賜至以太后所居之宮為幸其如紊亂上下之分何哉濫賜帝失之小者也幸太后宮史失之大者也如欲譏濫賜何不書曰帝朝興慶宮遂幸通化門況書法以遂至遂幸為譏之貶之之大例耶太后宮而曰幸不可言書法矣帝朝興慶宮遂幸通化門自是鐵板道理 范升駿

太子永卒 文宗開成三年 立穎王瀍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 開成五年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 宣宗大中二年

夫綱目本春秋之義故弒書弒誅書誅固無所事其委曲鉤深致隱令人深思而自得也或曰春秋亦有所諱綱目獨之胡為不可不知夫子當春秋之世書春秋之事固為尊者諱義也宜也今以異代之臣書異代之事筆則筆削則削吾不知更何所諱而不直書其罪使後人妄為附會乎如太子永為楊賢妃譖毀暴薨而以恒辭書卒曰病文宗也仇士良矯詔立穎王瀍廢太子成美而以恒辭書立穎王瀍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曰病文宗也然則不直書其事為病文宗豈直書其事反為不病文宗耶洵不可解也至若太皇太后郭氏以汾陽之孫母儀天下已歷五朝而宣宗待之殊薄以致太后欲自隕而宣宗大怒是夕暴崩綱目不書帝弒太皇太后于興慶宮而祇以暴崩書耶此斷斷當以致堂管見書法書之也況宣宗不許太后合葬祔廟是滅嫡弒

后之迹顯然于天下豈僅一時之外議沸騰已耶而
綱目不大書之何耶若云書地書暴所謂與其文者
與其事也則宣宗之惡微而顯矣此余論弒逆之誅
乃春秋大義弒則弒纂則纂固無所諱其鈞深致隱
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也

此種議論眞足懸之日月而不刊 紫冊有

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不聞為古人諱道來無識一
笑 潢擧五

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 武宗會昌

六年

人立皇太弟之稱已非矣况皇太叔乎太叔之名不
正乃宦官挾姦之柄綱目遂可援以為書法乎此考
詮謂宜書帝崩光王忱入即位於義也正理也蓋光
王入即位者謂之繼統非謂繼嗣也不然可以叔父為
子乎而考證乃云為之後者為之子禮也春秋之法
僖公父視閔公則宣宗當父視武宗此仍繼嗣之說
獨不思家與國異有大宗小宗之別乎入廟而宣宗
不得躋武宗者武宗君也宣宗臣也繼統而武宗不
得子宣宗者宣宗叔也武宗姪也胡可引為後為子
之說哉

評語鐵案覺宋明諸儒議論為繁 張秋厓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上發長安二月至陝 昭宗天祐元年

夫溫之脅帝遷都與董卓又何異哉不書曰逼而書表請乎表請者順詞也當日之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且帝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而遣使落詔告難于四方其一時之情形慘烈如此果可以順詞書之否耶若云詞不迫切而意已獨淡不知綱目誅惡之嚴何事于意獨淡而已乎豈董狐之直筆反無所用之耶

一經拈出洵不可解 范丹陵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 哀帝天祐四年

君子於此因其父三綱絕五常滅矣在子所不忍言也故綱目不忍書囚其父而曰為其子所囚者所謂變其辭為守光罪元氣可為人心何安而守光罪仁恭哉蓋是父是子原不足罪也而尹氏必注之曰罪仁恭也未有父不失道而為子所囚者此何須說但於此而罪其子已非矣何也所謂君子于禽獸又何難焉況又為禽獸而責其父乎無是理也

阮籍謂殺父猶可吾以為雖有禽獸不若一語終難救猶可二字之非晉之名教掃地職是之故況又有為禽獸而責其父者乎 三兄林修

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爲其假子都所囚 梁王瑱

龍德元年

晉法亦云罪處直也曷爲罪之張文禮弑逆而處直爲之游說請絕晉師且召契丹以援晉黨逆辯詐召狄失衆處直之罪也綱目書爲子所囚二劉仁恭于處直嗟乎尹氏以仁恭與處直較何其輕重不倫若此哉夫王都假子也雖有父子之稱自屬五代陋習子可以假而父亦可以假乎可以爲人假子者即可以囚其假父者也故王都囚處直罪處直可也守光爲仁恭親生之子而囚其父綱目忍舍其子而罪其父乎令觀尹氏以假子囚父與真子囚父者同類而一視之亦可知尹氏之心胸矣

真假不分設以此人而折獄天下多冤民矣 黃斛

五

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莊宗貝

光四年

余綱目諸議傷贊聞之多爲吐舌幾疑余爲專伺古人之短者矣若然非惟天資刻薄而居心亦非正大自況予方刑贓余句云最是憐才者偏爲罵唐人知言哉即如綱目于嗣源多恕辭張破敗劫其入城得間出宿魏縣奔相州俱不書其反所謂亮其無利之之心可也至與唐主爭先入大梁而不書其反則斷斷無是理也尹氏發明辭嚴義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余又何敢並沒其善哉謹錄其語于後曰按綱目於李嗣源多恕辭亮其無利之之心也歐陽氏五代史書其反何明君臣之大義也方張破敗劫嗣源入城得間出宿魏縣奔相州此時而書其反是誣之也若夫聽石敬塘之計急趨汴州命安重誨移檄會兵欲何爲哉及嗣源在汴唐主至萬勝鎮君臣相望僅數十里間耳苟無反心胡不遣腹心之使陳忠赤之詞明其爲元行欽所隔絕安知唐主不亮其心況大梁天子之城乃公然占而據之車駕將至不行遜

避及其返也又以兵踵之而西其意果何在哉謂其無利之之心愳不敢以爲然也五代史以反書之夫豈過哉然通以一反辭概之則似乎無所分辨故五代史於前書親軍劫其入城至是入大梁始以反書焉或曰嗣源非有叛國之心爭帝之意偶爲亂兵所劫姑從所遇迫于逃死進退維谷蓋有不得已焉耳嗚乎春秋無將將則必誅茲何等事而可以不得已而不已哉然則尹氏又何嘗不知綱目中有可議之書法而每曲爲之解何哉

周必大云君子之著書也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今先生是則是非則非不没善不隱愳可稱古今第一史筆 陳鄰御

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 明宗長興三年

莊宗同光四年書閩王延稟弑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矣延稟既弑其君矣雖自算哉而復立延鈞者延稟本王審知之養子一旦舍審知之子而自立閩人能服乎故姑立延鈞以從人望耳今延鈞有叛而延鈞此時尚未嘗失德而延稟將兵襲福州是延稟已反于前今復反于後既弑君于前今又欲弑君于後綱目不書反不書伏誅可乎如可書曰舉兵

舉兵何名乎舉兵何義乎一叛再叛而書曰敗死死有罪乎無罪乎余不得而知之也

先生論史文字幾五百首而首首各出機杼格局變化莫測其端古文大家誰可相匹擬之爲蘇爲歐終是古人今人之見未化 張秋厓

史越指揮使何承訓伏誅 漢隱帝乾祐元年

書法云綱目之法殺不以罪雖有罪一以無罪書之。今何承訓之反覆無信固矣但以胡進思作亂廢君而何承訓請誅廢君之賊所謂好惡大公與奪正義將出自小人君子亦不得不以予奪之義予之也奈吳越王弘佐畏胡進思勢大恐事不成而召歸遂執承訓斬之而綱目反書請誅廢君之賊者爲伏誅有是書法乎縱承訓可誅必不應于請誅廢君之賊而書誅綱目所謂殺不以罪雖有罪一以無罪書之之書法安在耶。

承訓雖小人竟能請誅廢君之賊即君子有所不及以此被殺而書誅寧惑乎篡逆者衆也 范丹陵

史論初集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直撰直字少文江蘇人是集爲駁正胡寅讀史管見而作其中頗有持平之論如牛晉論等篇雖寅復生不能辨然而詞氣太激動乖雅道甚詆寅爲腐鼠爲曚瞍未視之狗爲雙目如瞽滿腹皆糞爲何可去註三字經百家姓不應作史論爲癡絕呆絕雅氣腐臭雖寅書刻酷殺鍊使漢唐以下無完人實有以致萬世不平之氣究之讀古人書但當平心而論是非不必若是之詬詈也

詩史十二卷

〔清〕葛震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史十二卷》提要

詩史序

詩之稱史也自少陵始敷陳時事格律渼嚴迄千言不少衰故微之謂詩人以来未有若子美者然詩可稱史不聞以史爲詩史之可爲詩也又自葛子星巖始星巖遠西籍丹陽句容人長於秦而寓於滇余未接其丰采言論頎慨然念六詔風煙蜿蜒磅礴必有騷人逸士生其間如

閬仙志成之流風或有存者既異其人曰觀其所為詩與詩史夫史自龍门扶風後作者數十家皆厠蘭臺校天祿緫羅譔述而成書獨宋鄭漁仲嗜游搜奇

訪古凡禮樂文字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無不辯論而通志一書尤極其善夫士負不羈之才雖世異俗獨行其志於是涉天下名山大川窮極壯麗可恠之處

以助吾氣吐而為書視世之不得已閉戶窮愁著述以自表見者其所見之卓犖局促又何如哉星巖泝洞庭歷蒼梧徘徊風物憑弔太息意所謂其文停蓄

而瀾漩感憤而傷激者歟故能條貫綜括舉渾敦以迄勝代億萬禩之事約為四言詩瞭如指掌將與涑水紫陽鼎立不朽可也或曰史既為詩則詩必同史

雖然星巖之所爲詩諸君子言

序詳矣余又何言

皆

康熙戊辰九月護澤陳廷敬頓

首拜撰

序

昔人謂廿一史古今一大帳簿

也簿目之外有涑水通鑑紫陽

綱目治亂興得詳矣然猶苦其

汗漫難記於是涑水後有帝

統編年紀事連珠楊備有歷

代紀元賦劉輔有帝王歷數

歌近代楊升菴有彈詞皆託而

韻語以備遺忘便後學顧其

書或傳或不傳兒園童子歡歡

以潘氏揔論為聖書何其陋也
予耳星巖名久恨未面而家
毅翁太史以其所著詩史屬
予序星巖之奧學鴻才馳騁今
古歷覽山川澤州冢峯論之

已悉所謂既經乎予又何
言獨是詩序以後代多咏史之
詩不過借古人以澆胸中之磈
磊少或十數首多或數十百首
止矣未有綜循鑒以來至於

條國原〻本〻貫穿綜析一〻
為之唱歎遠可以為千秋之
龜鑑近可以資後學之津梁
如星巖者即謂與楊劉諧
製有功史載可也予以宋史

繁蕪刪潤歷十餘年尚未脫
稿常慨著述之難吁安得挹
星巖之袂與之上下古今令
唾壺敲缺乎
康熙四十二年菊次癸未季

春月楚黃張希良拜題

詩史　序　張　四

叙

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亡於史也豈
史盛而史日非古人以直道者乃以貢
諂諛不足塞巷之謳吟士夫之燕簪
楚存什一於千百後來者終焉褒譏

詩史　序　張　一

美刺之正烏得而求之於詩史已而後
詩作焉如自三百篇以四言開先而屈
大夫一變為騷撰漢之柏梁尤其
五七言詩日興浸及魏晉間四言
猶存至唐宋而古風漸然子美

人以其簡便家傳戶誦僕子弟亦多以此書教之豈四夫淵之劉非能得之乎文或以為周興嗣撰葉子之註又以為葉子範作蔡蓮注余謂千文拘牽不註而可吳篤先生此書又作於前子編於後讀者詩綴其註之十一史脈橫貫串其於後學豈不補於先生之於南隸籍於北闈歷多故其生平精力在此書先生下世已久而其友萬翁鍾子不負以托梓而傳之以公諸世與猶父書不忘

者也但此刊者其大註仍為小註精詳藏於吾嚴先生之嗣澤商家天下之大必見好賢如萬齋者再而刊布以廣其傳是此舉於好古者豈甞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秋七月山陽太史氏張鴻烈撰

刊詩史誌

葛君詩史蓄成名公先生前後序説已詳余又何敢僭爲語惟余與葛君同奉監刻

御書者有年聲氣相投故知其史子之深而知其詩史也切葛君諱震

字星巖其嗣君諱用霖字澤商祖籍句容殆潛心於古者也星巖公與余共事時年近六旬於公務少暇猶手不釋卷就全史以韻語集其要曰四字詩史又率其嗣君澤商博採羣書詳加註釋書成付余叅訂余謝素不知文不敢因人邀名然亂而讀之覺其詞意暢達註解明確初讀而爲詩再讀繹而爲史似有裨於後學乃勸之梓葛君喟然嘆曰吾所以不揣鄙陋而成此

書者實欲公諸後學了吾一生讀書事也今吾之俸僅贍家口安有餘資付之剞劂乎言訖不勝怏悒余亦不禁爲之動容遂婉言以慰之曰君毋憂吾力雖不能舉當約同志者共圖之以成君

志何如葛君忻然首肯無何適桑
大中丞開府山左　題余為幕府不
日就道致刊不果又數月葛君
亦棄世長往矣余從事桑公歷任
山左淮陰十餘年來拳拳於懷
無一日敢忘詩史即無一日敢背

葛君之梓人實因篇什繁多
計費數百金余幕僚閒員囊空
俸薄既無餘資可捐又無同志
可商心有餘而力不足幾幾乎負
信於亡友即負亡友幷後學之志
矣可乎哉興言及此亦惟致葛君

長嘆而已癸未之春幸逢
聖駕南巡指授兩河方略余從桑公恭
迎道左得覲
天顏荷蒙
聖憐効力年久
特加殊恩授為員外郎仍留漕幕

余感戴
皇仁思欲推廣之因而念及詩史實費
葛君數載苦心與其因循故智
務期文註並鐫或致泯沒於無
聞何若勉捐新俸首先刊其正
文庶得播傳於同好設詩史果

有裨於後學也同志者知尚有詮
釋未刊又何難詢其嗣君耶而
梓行以成全書夫如是則葛君
平生素志可得而成余之數年
積悃亦可得而釋矣遂決意梓
焉於推本究源然葛君素志

者非予倡之也并余積悃得釋
者皆由
皇恩之所致也豈敢為序聊舉刊詩
史之始末以誌之耳
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孟秋七夕
遼左鍾國璽誌於淮陰漕署

詩史目錄

歷代帝王統系紀年

第一卷

三皇紀

- 盤古氏
- 天皇氏 一姓十三人合一萬八千歲
- 地皇氏 一姓十一人合一萬八千歲
- 人皇氏 一姓九人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歲
- 有巢氏 傳三世
- 燧人氏 傳八世
- 葛天氏 傳四世
- 無懷氏
- 女媧氏 在位一百三十年

五帝

- 太昊伏羲氏 風姓都宛丘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傳十五世
- 炎帝神農氏 姜姓都陳遷曲阜在位一百四十年傳八世合五百三十年
- 黃帝有熊氏 姓公孫名軒轅長於姬水又以姬爲姓都涿鹿在位一百十年
- 少昊金天氏 己姓名摯都曲阜在位八十四年
- 顓頊高陽氏 姬姓都帝丘在位七十八年
- 帝嚳高辛氏 姬姓名夋都亳在位七十年
- 帝堯陶唐氏 祁姓都平陽在位一百載
- 帝舜有虞氏 姚姓都蒲坂在位五十載

夏紀 禹元年甲戌至桀末年甲午止凡十七王歷四百四十一年

- 大禹 姒姓都安邑在位十歲
- 王啓 在位九歲
- 太康 在位二十九歲
- 仲康 在位十三歲
- 王相 在位二十七歲爲窮后羿並羿臣寒浞篡國[illegible]
- 少康 在位二十二歲
- 王杼 在位十七歲
- 王槐 在位二十六歲
- 王芒 在位十八歲
- 王泄 在位十六歲
- 王不降 在位五十九歲
- 王扃 在位二十一歲
- 王廑 在位二十一歲
- 王孔甲 在位三十一歲
- 王皐 在位十一歲
- 王發 在位十九歲
- 履癸 即桀在位五十二歲

商紀 湯元年乙未至紂末年戊寅止凡二十八王歷六百四十四年

- 成湯 姓子氏名履都亳在位十三祀
- 太甲 在位三十三祀
- 沃丁 在位二十九祀
- 太庚 在位二十五祀
- 小甲 在位十七祀
- 雍己 在位一十二祀
- 太戊 在位七十五祀
- 仲丁 遷都囂在位十三祀
- 外壬 在位十五祀
- 河亶甲 遷都相在位九祀
- 祖乙 遷都耿在位十九祀
- 祖辛 在位十六祀
- 沃甲 在位二十五祀
- 祖丁 在位三十二祀
- 南庚 在位二十五祀
- 陽甲 在位七祀
- 盤庚 遷都亳在位二十八祀
- 小辛 在位二十一祀
- 小乙 在位二十八祀
- 武丁 在位五十九祀
- 祖庚 在位七祀
- 祖甲 在位三十三祀
- 廩辛 在位六祀
- 庚丁 在位二十一祀
- 武乙 復徙河北在位四祀
- 太丁 在位三祀
- 帝乙 在位三十七祀
- 受辛 即紂在位三十二祀

周紀 武王元年己卯至東周君乙巳止凡三十七王八百七十四年

武王 姓姬名發都鎬在位七年
成王 名誦在位三十七年
康王 名釗在位二十六年
昭王 名瑕在位五十一年
穆王 名滿在位五十五年
共王 名繄扈在位十二年
懿王 名囏在位二十五年
孝王 名辟方在位十五年
夷王 名燮在位十六年
厲王 名胡在位三十七年政共和十四年
宣王 名靜在位四十六年
幽王 名宮涅在位十一年
平王 名宜臼遷洛在位五十一年
桓王 名林在位二十三年
莊王 名佗在位十五年
釐王 名胡齊在位五年
惠王 名閬在位二十五年
襄王 名鄭在位三十三年
頃王 名壬臣在位六年
匡王 名班在位六年
定王 名瑜在位二十一年
簡王 名夷在位十四年
靈王 名泄心在位二十七年
景王 名貴在位二十五年
悼王 名猛
敬王 名丐在位四十四年
元王 名仁在位七年
貞定王 名介在位二十八年
哀王 名去疾在位三月
思王 名叔在位五月
考王 名嵬在位十四年
威烈王 名午在位二十四年
安王 名驕在位二十六年
烈王 名喜在位七年
顯王 名扁在位四十八年
慎靚王 名定在位六年
赧王 名延在位五十九年

第二卷

秦紀 凡二世合十五年

始皇帝 姓嬴名政都咸陽在王位二十五年即帝位十二年
二世皇帝 名胡亥在位三年

漢紀 凡十二帝合二百十五年并王莽十五年共二百三十年

太祖高皇帝 姓劉氏名邦都長安在位十二年
孝惠皇帝 名盈在位七年
高皇后呂氏 名雉在位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在位二十三年建元二
元年 後元
孝景皇帝 名啟在位十六年改元三
元年 中元 後元
世宗孝武皇帝 名徹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十一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天漢
太始 征和 後元
孝昭皇帝 名弗陵在位十三年改元三
始元 元鳳 元平
中宗孝宣皇帝 名詢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七
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黃龍
孝元皇帝 名奭在位十六年改元四
初元 永光 建昭
竟寧
孝成皇帝 名驁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七
建始 河平 陽朔
鴻嘉 永始 元延 綏和
孝哀皇帝 名欣在位六年改元二
建平 元壽
孝平皇帝 名衎在位五年改元一
元始
孺子嬰 在位三年改元二
居攝 初始

附王莽 僭位十五年改元三 始建國　天鳳　地皇

淮陽王 名玄在位二年改元一 更始

第三卷

東漢紀 凡十二帝合一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名秀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改元二 建武　中元

顯宗孝明皇帝 名莊在位十八年改元一 永平

肅宗孝章皇帝 名炟在位十三年改元三 建初　元和　章和

孝和皇帝 名肇在位十七年改元二 永元　元興

孝殤皇帝 名隆在位八月改元一 延平

孝安皇帝 名祜在位十九年改元五 永初　元初　永寧

建元　延光

孝順皇帝 名保在位十九年改元五 永建　陽嘉　永和

漢安　建康

孝冲皇帝 名炳在位一年改元一 永嘉

孝質皇帝 名纘在位一年改元一 本初

孝桓皇帝 名志在位二十一年改元七 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永壽　延熹　永康

孝靈皇帝 名宏在位二十二年改元四 建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少帝弘農王 名辯在位五月改元二 光熹　昭寧

孝獻皇帝 名協遷都許在位三十一年改元四 初平　興平　建安

延康

後漢紀 凡二帝合四十三年

昭烈皇帝 名備都成都在位三年改元一 章武

後帝 名禪在位四十年改元四 建興　延熙　景耀　炎興

附魏紀 凡五主合四十六年

文皇帝 名丕都鄴在位七年改元一 黃初

明皇帝 名叡在位十三年改元三 太和　青龍　景初

齊王 名芳在位十五年改元二 正始　嘉平

高貴鄉公 名髦在位六年改元二 正元　甘露

元皇帝 名奐在位五年改元二 景元　咸熙

附吳紀 凡四主合五十九年

大帝 姓孫氏名權都建業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七 黃武　黃龍　嘉禾

嘉興　赤烏　太元　神鳳

會稽王 名亮在位六年改元二 五鳳　太平

景帝 名休在位六年改元一 永安

烏程侯 名皓在位十六年改元八 元興 甘露 寶鼎 建衡
鳳皇 天冊 天璽 天紀

第四卷

晉紀 凡十五帝合一百五十六年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名炎都洛陽在位二十六年改元四 泰始 咸寧
太康 太熙
孝惠皇帝 名衷在位十六年改元十 永熙 永平 元康
永康 永寧 太安 永興 永安
建武 光熙
孝懷皇帝 名熾在位六年改元一 永嘉
孝愍皇帝 名鄴都長安在位四年改元一 建興
中宗元皇帝 名睿都建業在位六年改元三 建武 太興 永昌
肅宗明皇帝 名紹在位三年改元一 太寧
顯宗成皇帝 名衍在位十七年改元二 咸和 咸康
康皇帝 名岳在位二年改元一 建元
孝宗穆皇帝 名聃在位十七年改元二 永和 升平
哀皇帝 名丕在位四年改元二 隆和 興寧
廢帝西海縣公 名奕在位五年改元一 太和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在位二年改元一 咸安
烈宗孝武皇帝 名曜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二 寧康 太元
安皇帝 名德宗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三 隆安 元興 義熙
恭皇帝 名德文在位一年改元一 元熙

附兩晉之際十六國

漢 凡五主合二十一年
劉淵 據平陽在位三年改元三 元熙 永鳳 河瑞
劉和 在位一月
劉聰 在位八年改元四 光興 嘉平 建元 麟嘉
劉粲 在位一月改元一 漢昌
劉曜 徙都長安改國號曰趙在位十年改元一 光初
後趙 凡七主合二十三年
石勒 據襄國在位六年改元二 太和 建平
石弘 在位一年改元一 延熙
石虎 遷都鄴在位十五年改元二 建武 泰寧
石世 在位三十三日
石遵 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石鑒 在位一百三日改元一 青龍

石祗 稱襄國在位一年改元一 永寧
石閔 本姓冉改國號曰魏在位三年改元一 永興
成 凡六主合四十六年
李特 在位二年改元一 建初
李雄 據成都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三 建興 晏平 玉衡
李班 在位半年
李期 在位四年改元一 玉恒
李壽 改國號曰漢在位五年改元一 漢興
李勢 在位四年改元二 太和 永嘉
前涼 凡九主合六十九年
張軌 據涼州在位七年
張寔 在位六年
張茂 在位四年改元一 永元
張駿 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一 太元
張重華 在位七年改元一 永樂
張耀靈 在位旬日
張祚 在位二年改元一 和平
張玄靚 在位八年改元一 太始

張天錫 在位十三年
前燕 凡四主合八十六年
慕容廆 據大棘城在位四十九年
慕容皝 遷都龍城在位十五年
慕容儁 遷都薊又徙鄴在位十二年改元二 元璽 光壽
慕容暐 在位一十年改元一 建熙
前秦 凡七主合四十四年
苻洪 居枋頭
苻健 據長安在位五年改元一 皇始
苻生 在位二年改元一 壽光
苻堅 在位二十八年改元三 永興 甘露 建元
苻丕 據晉陽在位一年改元一 太安
苻登 據隴東在位八年改元一 太初
苻崇 據湟中在位半年改元一 延初
後燕 凡五主合二十四年
慕容垂 都中山在位十三年改元一 建興
慕容寶 在位二年改元一 永康
慕容盛 在位三年改元二 建平 長樂

慕容熙 在位六年改元一 光始
高雲 在位[illegible]年改元一 建始
西燕 凡六主合十一年
慕容泓 據長安在位一年改元一 燕興
慕容沖 在位一年改元一 更始
慕容顗 在位數月改元一 建明
慕容望 在位數月改元一 建平
慕容忠 據聞喜在位數月改元一 建武
慕容永 據長子在位八年改元一 中興
南燕 凡二主合十一年
慕容德 據廣固在位六年改元一 建平
慕容超 在位五年改元一 太上
後秦 凡五主合三十四年
姚弋仲 居隴上
姚襄
姚萇 據長安在位十年改元二 白雀 建初
姚興 在位二十三年改元二 皇初 弘始
姚泓 在位一年改元一 永和

西秦 凡四主合四十七年
乞伏國仁 據苑川在位四年改元一 建義
乞伏乾歸 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二 太初 更始
乞伏熾磐 在位十六年改元二 永康 建弘
乞伏慕末 在位三年改元一 永弘
後涼 凡四主合十八年
呂光 據姑臧在位十四年改元三 太安 龍飛 麟嘉
呂紹 在位二月
呂纂 在位二年改元一 咸寧
呂隆 在位三年改元一 神鼎
北涼 凡三主合四十三年
段業 據金山在位四年改元一 神璽
沮渠蒙遜 遷姑臧在位三十三年改元三 永安 玄始 義和
沮渠牧犍 在位六年改元一 承和
南涼 凡三主合十八年
禿髮烏孤 據涼州徙樂都在位三年改元一 太初
禿髮利鹿孤 在位三年改元一 建初
禿髮傉檀 在位十二年改元二 弘昌 嘉平

西京 凡二主二十二年合

李暠 據敦煌在位十八年改元一　建初

李歆 在位四年改元一　嘉興

北燕 凡二主二十八年合

馮跋 都昌黎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一　太平

馮弘 在位六年改元一　太興

夏 凡三主二十五年合

赫連勃勃 據[illegible]在位十九年改元四　龍昇　鳳翔　昌武

真興

赫連昌 在位三年改元一　承光

赫連定 從上邽在位三年改元一　勝光

第五卷

宋紀 凡八帝合五十九年

高祖武皇帝 姓劉氏名裕都建康在位三年改元一　永初

少帝 名義符在位一年改元一　景平

太祖文皇帝 名義隆在位三十年改元一　元嘉

世祖孝武皇帝 名駿在位十一年改元二　孝建　大明

前廢帝 名子業在位半年改元二　永光　景和

太宗明皇帝 名彧在位八年改元二　泰始　泰豫

後廢帝 名昱在位四年改元一　元徽

順皇帝 名準在位二年改元一　昇明

齊紀 凡七帝合二十三年

太祖高皇帝 姓蕭氏名道成都建康在位四年改元一　建元

世祖武皇帝 名賾在位十一年改元一　永明

廢帝鬱林王 名昭業在位六月改元一　隆昌

廢帝海陵王 名昭文在位六月改元一　延興

高宗明皇帝 名鸞在位五年改元二　建武　永泰

廢帝東昏侯 名寶卷在位二年改元一　永元

和皇帝 名寶融在位一年改元一　中興

梁紀 凡四帝合五十五年

高祖武皇帝 姓蕭氏名衍都建康在位四十八年改元七　天監　普通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中大同

太平

太宗簡文皇帝 名綱在位二年改元一　大寶

世祖孝元皇帝 名繹都江陵在位三年改元一　承聖

敬皇帝 名方智在位二年改元二　紹泰　太平

陳紀（凡五帝合三十三年）
高祖武皇帝（姓陳氏名霸先都建業在位三年改元一）　永定
世祖文皇帝（名蒨在位七年改元二）　天嘉　天康
廢帝臨海王（名伯宗在位二年改元一）　光大
高宗孝宣皇帝（名頊在位十二年改元一）　太建
後主（名叔寶在位七年改元二）　至德　禎明

第六卷

北魏（凡十六主合一百七十二年而分爲東西魏云）
太祖道武皇帝（姓拓跋氏名珪都平城在位二十四年改元四）　登國　皇始

天興　天賜
太宗明元皇帝（名嗣在位十四年改元三）　永興　神瑞　泰常
世祖太武皇帝（名燾在位二十九年改元六）　始光　神䴥　延和
太延　太平眞君　正平
高宗文成皇帝（名濬在位十三年改元四）　興安　興光　太安
和平
顯祖獻文皇帝（名弘在位六年改元二）　天安　皇興
高祖孝文皇帝（名宏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在位二十八年改元三）　延興
承明　太和
世宗宣武皇帝（名恪在位十六年改元四）　景明　正始　永平
延昌
肅宗孝明皇帝（名詡在位十三年改元五）　熙平　神龜　正光
孝昌　武泰
幼帝（名釗）
敬宗孝莊皇帝（名子攸在位二年改元一）　永安
節閔皇帝（名恭在位一年改元一）　普泰
廢帝（名朗在位一年改元一）　中興

西魏

孝武皇帝（名脩移都長安在位三年改元二）　太昌　永熙
文皇帝（名寶炬在位十七年改元一）　大統
廢帝（名欽在位二年未改元）
恭皇帝（名廓在位三年不改元）

東魏

孝靜皇帝（名善見都鄴在位十七年改元四）　天平　天象　興和
武定
北齊（凡五主合二十八年）
顯祖文宣皇帝（姓高氏名洋都鄴在位十年改元一）　天保

廢帝濟南王 名殷在位一年改元一 乾明

肅宗孝昭皇帝 名演在位一年改元一 皇建

世祖武成皇帝 名湛在位四年改元二 大寧 河清

廢帝 名緯在位十二年改元三 天統 武平 隆化

北周 凡五帝共二十五年

孝閔皇帝 姓宇文氏名覺都長安在位一年

世宗明皇帝 名毓在位三年改元一 武成

高祖武皇帝 名邕在位十八年改元四 保定 天和

建德

宣皇帝 名贇在位一年改元二 宣政 大成

靜皇帝 名闡在位二年改元一 大象

隋紀 凡四帝共三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 姓楊氏名堅都長安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二 開皇 仁壽

煬皇帝 名廣在位十二年改元一 大業

恭皇帝 名侑在位一年 義寧

恭皇帝 名侗在位二年改元一 皇泰

第七卷

唐紀 凡二十一帝合二百八十九年

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氏名淵都長安在位九年改元一 武德

太宗文皇帝 名世民在位二十三年改元一 貞觀

高宗皇帝 名治在位三十四年改元十四 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 咸亨 上元

儀鳳 調露 永隆 天耀 永淳

弘道

中宗皇帝 名顯在位五年改元三 嗣聖 神龍 景龍

附 則天皇后武氏 姓武氏名曌在位二十一年改元十五 光宅 垂拱

永昌 天授 如意 長壽 延載

證聖 天册萬歲 萬歲通天

神功 聖曆 久視 大足 長安

睿宗皇帝 名旦在位三年改元四 景雲 太極 延和

先天

玄宗明皇帝 名隆基在位四十三年改元二 開元 天寶

肅宗皇帝 名亨在位七年改元四 至德 乾元 上元

寶應

代宗皇帝 名豫在位十七年改元三 廣德 永泰 大曆

德宗皇帝 名适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三 建中 興元 貞元

順宗皇帝 名誦在位一年改元一 永貞

憲宗皇帝 名純在位十五年改元一 元和

穆宗皇帝 名恒在位四年改元一 長慶

敬宗皇帝 名湛在位二年改元一 寶曆

文宗皇帝 名昂在位十四年改元二 太和 開成

武宗皇帝 名炎在位六年改元一 會昌

宣宗皇帝 名忱在位十三年改元一 大中

懿宗皇帝 名漼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咸通

僖宗皇帝 名儇在位十五年改元五 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啟 文德

昭宗皇帝 名傑遷都洛陽在位十五年改元七 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光化 天復 天祐

昭宣皇帝 名柷在位三年不改元仍稱天祐

第八卷

後梁紀 凡二帝合一十六年

太祖皇帝 姓朱氏名溫都大梁遷洛陽在位六年改元二 開平 乾化

末帝 名友貞在位十年改元二 貞明 龍德

後唐紀 凡四帝合十三年

莊宗皇帝 姓李氏名存勗都洛陽在位三年改元一 同光

明宗皇帝 名亶在位八年改元二 天成 長興

愍皇帝 名從厚在位四月改元一 應順

廢帝潞王 名從珂在位二年改元一 清泰

後晉紀 凡二帝合十一年

高祖皇帝 姓石氏名敬瑭都大梁在位七年改元一 天福

出帝齊王 名重貴在位四年改元一 開運

後漢紀 凡二帝合四年

高祖皇帝 姓劉氏名知遠都汴州在位一年改元一 乾祐

隱皇帝 名承祐在位三年不改元仍稱乾祐

後周紀 凡三帝合九年

太祖皇帝 姓郭氏名威都汴梁在位三年改元一 廣順

世宗皇帝 姓柴氏名榮在位六年改元一 顯德

恭皇帝 名宗訓在位半年未改元

附五代之際十國

吳 凡四主合四十六年

楊行密 據盧州二十八都在位十四年

楊渥 在位三年

楊隆演 在位十二年改元一 武義
楊溥 在位十七年改元四 順義 乾貞 太和 天祚
南唐 凡三主合三十九年
李昪 都金陵在位七年改元一 昇元
李璟 遷都南昌在位十八年改元三 保大 中興 交泰
後主 名煜在位十四年
前蜀 凡二主合三十五年
王建 據成都在位二十年改元四 武成 永平 通正
天漢

王衍 在位八年改元三 乾德 咸康 光天
後蜀 凡二主共四十一年
孟知祥 據成都在位一年改元一 明德
孟昶 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一 廣政
南漢 凡五主合六十五年
劉隱 據廣州在位五年
劉龑 在位三十年改元三 乾亨 白龍 大有
劉玢 在位二年改元一 光天
劉晟 在位十五年改元二 應乾 乾和

劉鋹 在位十三年改元一 大寶
楚 凡六主合五十六年
馬殷 據湖南在位三十五年
馬希聲 在位二年
馬希範 在位十五年
馬希廣 在位三年
馬希萼 在位一年
馬希崇 在位數月
吳越 凡五主合九十二年

錢鏐 據兩浙在位四十六年改元三 天寶 寶大 寶貞
錢元瓘 在位九年
錢弘佐 在位六年
錢弘倧 在位數月
錢弘俶 在位三十一年
閩 凡七主合六十年
王潮 據福建在位十二年
王審知 在位二十八年
王延翰 在位一年

王延鈞 在位九年改元二 龍啓 永和
王繼鵬 在位四年改元一 通文
王延羲 在位五年改元一 永隆
王延政 易建州改國號曰殷在位一年改元一 天德
荆南 凡五主合五十七年
高季興 據荆州在位二十二年
高從誨 在位二十年
高保融 在位十二年
高保勗 在位二年
高繼冲 在位一年
北漢 凡四主合二十九年
劉崇 據太原在位四年不改元仍稱乾祐
劉承鈞 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天會
劉繼恩 本姓薛在位六十餘日
劉繼元 本姓何在位十一年改元一 廣運

第九卷

宋紀 凡十八帝合三百二十年
太祖皇帝 姓趙氏名匡胤都汴梁在位十六年改元三 建隆 乾德

開寶
太宗皇帝 名光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五 太平興國 雍熙
端拱 淳化 至道
眞宗皇帝 名恒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五 咸平 景德 大中祥
符 天禧 乾興
仁宗皇帝 名禎在位四十一年改元九 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曆 皇祐 至和
嘉祐
英宗皇帝 名曙在位四年改元一 治平
神宗皇帝 名頊在位十八年改元二 熙寧 元豐
哲宗皇帝 名煦在位十五年改元三 元祐 紹聖 元符
徽宗皇帝 名佶在位二十五年改元六 建中靖國 崇寧
大觀 政和 重和 宣和
欽宗皇帝 名桓在位一年改元一 靖康

第十卷

南宋紀
高宗皇帝 名構遷都臨安在位三十六年改元二 建炎 紹興
孝宗皇帝 名昚在位二十七年改元三 隆興 乾道 淳熙

光宗皇帝 名惇在位五年改元一 紹熙

寧宗皇帝 名擴在位三十年改元四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理宗皇帝 名昀在位四十年改元八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寶祐 開慶 景定

度宗皇帝 名禥在位十年改元一 咸淳

恭宗皇帝 名㬎在位二年改元一 德祐

端宗皇帝 名昰徙居福州在位二年改元一 景炎

帝昺 徙居厓山在位一年改元一 祥興

附西夏 凡十二主合二百四十三年

李繼遷 本姓拓跋氏據興州在位十三年

李德明 在位二十九年

李元昊 在位十六年改元四 開運 廣運 大慶

天授禮法延祚

李諒祚 在位十九年改元五 延嗣寧國 天祐垂聖

福聖承道 奲都 拱化

李秉常 在位十九年改元四 乾道 天賜禮盛國慶

大安 天安禮定

李乾順 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八 天儀治平 天祐民安

永安 貞觀 雍寧 元德 正德

大德

李仁孝 在位五十五年改元四 大慶 人慶 天盛

乾祐

李純祐 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天慶

李安全 在位六年改元二 應天 皇建

李遵頊 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光定

李德旺 在位三年改元一 乾定

李睍 在位一年

第十一卷

遼紀 凡十一主合二百十九年

太祖皇帝 姓耶律氏名億居潢河之南在位二十年改元三 神冊 天贊

天顯

太宗皇帝 名德光都上京在位二十一年改元二 會同 大同

世宗皇帝 名阮遷都幽州在位四年改元一 天祿

穆宗皇帝 名璟在位十八年改元一 應曆

景宗皇帝 名賢在位十三年改元二 保寧 乾亨

聖宗皇帝 名隆緒在位四十九年改元三 統和 開泰 太平

興宗皇帝 名宗眞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二 景福 重熙

道宗皇帝 名洪基在位四十六年改元五 清寧 咸雍 太康
大安 壽隆

天祚皇帝 名延禧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三 乾統 天慶 保大

宣宗皇帝 名淳在位三月改元一 建福 附后蕭氏改元 德興

梁王 名雅里在位五月改元一 神曆

附西遼 凡五主合七十六年

德宗皇帝 名大石都虎思斡耳朵在位十二年改元二 延慶 康國

感天皇后 姓蕭氏名塔不烟在位六年改元一 咸清

仁宗皇帝 名夷列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紹興

承天皇后 姓耶律氏名普速完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崇福

末帝 名直魯古在位三十年改元一 天禧

金紀 凡九主合一百二十年

太祖皇帝 姓完顏氏名阿骨打居混同江在位九年改元二 收國 天輔

太宗皇帝 名吳乞買都幽州在位十二年改元一 天會

熙宗皇帝 名亶在位十四年改元二 天眷 皇統

煬宗皇帝 名亮在位十二年改元三 天德 貞元 正隆

世宗皇帝 名雍在位二十八年改元一 大定

章宗皇帝 名璟在位十九年改元三 明昌 承安 泰和

衛紹王 名永濟在位五年改元三 大安 崇慶 至寧

宣宗皇帝 名珣在位十年改元三 貞祐 興定 元光

哀宗皇帝 名守緒遷都汴在位十一年改元三 正大 開興 天興

末宗 名承麟

元紀 凡十四帝后合一百六十二年至西狩至元十六年己卯滅宋承正統凡十一帝合八十九年

太祖皇帝 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眞居斡難河在位二十二年

太宗皇帝 名窩闊台在位十三年

昭慈皇后 名脫列哥那乃馬眞氏稱制四年

定宗皇帝 名貴由在位三年后稱制三年

憲宗皇帝 名蒙哥在位九年

世祖皇帝 名忽必烈建都燕山府在位三十五年改元二 中統 至元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在位十三年改元二 元貞 大德

武宗皇帝 名海山在位四年改元一 至大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九年改元二 皇慶 延祐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在位三年改元一 至治

泰定皇帝 名也孫鐵木兒在位四年改元二 泰定 致和

少帝 名阿速吉八在位二月改元一 天順

明宗皇帝 名和世㻋在位八月未改元卽入曆元年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在位五年改元二 天曆 至順

寧宗皇帝 名懿璘質班在位一月未改元

惠宗皇帝 名妥懽帖睦爾在位三十五年改元三 元統 至元 至正

第十二卷

明紀 凡十七帝合[illegible]

太祖高皇帝 姓朱氏名元璋都金陵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一 洪武

惠宗讓皇帝 名允炆在位四年改元一 建文

成祖文皇帝 名棣遷都北京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一 永樂

仁宗昭皇帝 名高熾在位十月改元一 洪熙

宣宗章皇帝 名瞻基在位十年改元一 宣德

英宗睿皇帝 名祁鎮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正統

景皇帝 名祁鈺在位七年改元一 景泰

英宗睿皇帝 復位八年共二十二年改元一 天順

憲宗純皇帝 名見深在位二十三年改元一 成化

孝宗敬皇帝 名祐樘在位十八年改元一 弘治

武宗毅皇帝 名厚照在位十六年改元一 正德

世宗肅皇帝 名厚熜在位四十五年改元一 嘉靖

穆宗莊皇帝 名載垕在位六年改元一 隆慶

神宗顯皇帝 名翊鈞在位四十八年改元一 萬曆

光宗貞皇帝 名常洛在位一月改元一 泰昌

熹宗悊皇帝 名由校在位七年改元一 天啟

莊烈愍皇帝 名由檢在位十七年改元一 崇禎

詩史卷一

頓丘葛　震甫著　男　川霖澤商紹父

三皇紀

盤古氏按天地初分之時盤古生於其中能知天地之高張及萬物造化之理故俗傳曰盤古分天地盤古稱古盤開地世又以爲渾敦氏渾敦未判之謂也

洪惟渾敦天地氤氳相倚盤古首出爲君

天皇氏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兄曰天靈氏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合萬八千歲

天皇開子干支初起澹泊無爲悶悶方始

地皇氏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興於熊耳龍門諸山兄弟合一萬八千歲

地皇闢丑爰定三辰三旬一月晝夜乃分

人皇氏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掌九州各立城邑凡居方氏又號九皇氏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歲

人皇生寅羣生始遂相厥山川居方分位主不虛王臣不虛貴

有巢氏傳三世

鳥獸偪人穴居野處有巢氏興民乃安堵

燧人氏傳八世

茹毛飲血民未知烹燧人取火循順五行

葛天氏傳四世

蕩蕩葛天化行民悅人操牛尾樂歌八闋

無懷氏

撫我無懷好惡不循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女媧氏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都於中皇之山是爲女皇凡一百三十載而沒

共工觸山天折地缺女媧氏興石煉五色斷鰲聚蘆補天洛日

共有十紀八十餘君學士罕稱文不雅馴（）身稍大紀皇帝與

王先秦博士去古未荒天地人氏號曰三皇羲農有熊有虞陶

唐斷爲五帝易與書詳去傳遐綿其義始明見明謨典見尚書五帝之後

夏后殷商周續商曆是爲三王

五帝紀

太昊伏羲氏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繞之因而始娠生帝於成紀蛇首人身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都宛丘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傳一十五世

太昊之世民用其愚母焉無父呿呿吁吁呿音區饑則求食飽棄

其餘始作網罟以佃以漁德合上下龍馬負圖始畫八卦萬形

不殊書契以興結繩以除義理文字必歸六書通媒正姓嫁娶

之初樂歌扶徠斷桐爲琴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荒樂立甚龍師

紀臣

炎帝神農氏少典之君娶於有蟜氏之女曰安登感神龍而生帝名曰石年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故以

姜爲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本起烈山故號烈山氏亦曰厲山氏初國伊繼國耆合而稱之故又號伊耆氏都於陳遷曲阜在位一百四十年崩於長沙之茶鄉傳八世凡五百二十年而軒轅氏興焉

神農氏作教稼興農嘗草作藥味滋與同君臣佐使寒者折衷

壽化七十方書始通民無夭札俗不忿爭治麻爲布作市日中

赭鞭草木作蜡報功德因火王官以火名

黃帝有熊氏初神農氏母弟伊祁少典爲諸侯少典之妃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帝於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姬公孫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長於姬水故又以姬爲姓是時炎帝既沒子孫德衰諸侯皆大神農氏歸帝帝與炎帝子孫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諸侯咸尊帝爲天子以土德王故號黃帝又曰縉雲氏又曰帝鴻氏亦曰帝軒氏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在位一百十年百二十一歲葬橋山

帝鴻有熊齊聖廣淵蚩尤作霧車示指南戰於涿鹿陣法始傳

揮弓夷矢鐃吹凱旋靈鞞神鉦馬上鬭閱倉頡沮誦左史右編

六相分治稽與太山風后力牧太鴻常先畫野分州立井治田

大撓甲子容成蓋天伶倫斷竹律呂氣先隷首筭數臾區星躔

陶正寧封木正赤將共鼓化狐舟楫濟海通江邑夷作車以行

四方行有屨履澤有橋梁杵臼釜甑烹炰醴漿榮猨鑄鐘螺祖

教蠶岐伯內經藥石鍼砭死有棺槨尸不露掛幣制國用金刀

貨泉城闕宮室由漸而全咸池播音樂奏大淵袞冕章服文明

爛然鳳巢阿閣麟遊於田黃龍地螾以雲紀官鼎成百歲葬於

橋山

少昊金天氏姓己名摯黃帝之子玄囂也母曰嫘祖見大星如虹下臨華渚感而生帝黃帝之世降居江水邑於窮桑故號窮桑氏國於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故曰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在位八十四年崩壽百歲葬雲陽故後世又曰雲陽氏

金天御世鳳鳥來臨山川通氣用諧人神

顓頊高陽氏姬姓祖曰黃帝父曰昌意降居若水爲諸侯娶蜀山氏之女曰昌僕是爲女樞感瑤光貫月生帝於若水首戴干戈而有德文年十歲佐少昊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王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都帝丘在位七十八年崩壽九十八歲葬濮陽

帝昌意子黃帝之孫叶荀縁切音宣疏通知事謀慮深淵養材任地載

時象天鬼神制義氣化之先交阯風聲幽陵光燭荒荒流沙鬱

鬱蟠木東西朔南莫不砥屬民師五官音會八風浮金効診絕

地天通寅建履端是爲曆宗

帝嚳高辛氏姬姓名夋黃帝曾孫祖曰少昊父曰蟜極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年十五佐顓頊受封於辛年三十代高陽氏爲天子以其肇迹於辛故號高辛氏以木德王都亳在位七十年崩壽九十九歲葬頓丘子摯嗣立荒飲無度不修善政居五年諸侯廢之而尊堯爲天子

帝嚳執中郁郁嶷嶷動時服士佐以四妃姜源慶都簡狄常儀

稷堯契摯自天申之契爲商祖稷開周基

帝堯陶唐氏

帝嚳子摯之弟也母陳鋒氏女曰慶都感赤龍之祥孕十有四月而生帝于丹陵育于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者以祁為姓故曰伊祁氏佐摯封植受封于陶年十五改國于唐故又號陶唐氏年十六受摯禪即天子位以火德王色尚白都平陽在位一百載崩壽百一十六歲葬成陽

唐堯為君則天無名神聖文武以本為精欽天治曆四時以行萬邦協和百姓昭明茅茨不剪去其驕盈耕田鑿井帝力何稱華封三祝如不能勝鯀治洪水九載弗成爰咨四岳衆舜登庸

帝舜有虞氏

姓姚氏黃帝八代孫也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帝於姚墟故以姚為姓目重瞳子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堯崩乃踐帝位以土德王建都蒲坂在位四十載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壽一百有十歲葬九疑山是為零陵

舜受堯禪玄德覆冒父頑母嚚克諧以孝親愛不釋潛消象傲璿璣玉衡以齊天道升元進愷凶投遐徼二十二人燭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五絃九韶風動南薰二妃哭野蒼梧崩雲

夏紀

凡十七王歷四百四十一年

大禹

姓姒氏黃帝之玄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娶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孕歲有二月生禹於僰道之石紐鄉長九尺二寸堯時洪水滔天鯀治水無功殛死舜既攝位舉禹使續父業禹勞身焦思居外凡十三年告厥成功舜受禪使禹宅百揆舜老以位傳禹禹受命攝行天子事舜崩禹三年喪畢即天子位以金德王都安邑國號夏仍有虞以建寅月為歲首色尚黑改載為歲在位十歲南巡狩崩於會稽壽百歲葬會稽山陰縣之南

帝舜咨禹人惟汝賢代父治水四乘八年手足胼胝相度山川過門不入克益前愆聲律身度勤儉為先寅建歲首疏儀[illegible]絕甘下車泣罪懸器招言四隩既宅作貢賦用金鑄九鼎以[illegible]迪山聲教四訖玄圭告大生寄死歸龍逝蜿蜒嗚呼神禹吾無間然

王啟

禹子塗山氏所生繼世以有天下在位九歲

夏家天下啟能敬承有扈無道王用徂征

太康

啟子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有窮氏之君后羿所逐不得反國在位二十九歲

太康游畋羿拒於河徯於洛汭五子作歌

仲康

太康弟羿廢太康而立之夏室微弱在位一十三歲

仲康肇位官師相規羲和湎淫亂日廢時王命胤侯六師移之

王相

仲康子為羿所逐徙居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復為寒浞所弒在位二十七歲

王相嗣仲大位羿侵徙依商丘斟灌斟鄩寒浞殺羿復弒相王后奔有仍娠生少康

少康

相子母有仍國君之女也寒浞殺羿滅夏時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而生少康既長為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而撫其官職遂誅寒浞滅澆殪豷乃歸故都同位于是夏道復興諸侯來朝在位二十二歲

康爲牧正奔於有虞一成一旅能布臣靡討浞澆殪伏誅祀夏配天復禹故都

王杼 少康子能興夏道在位十七歲　王槐 杼子在位二十六歲

王芒 槐子在位十八歲　王泄 芒子是時六夷服從始加爵命之制在位十六歲

王不降 泄子在位五十九歲　王扃 不降弟在位二十一歲

王廑 扃子在位二十一歲

杼能師禹傳槐及芒泄與不降六夷賓從 此時九夷皆賓 王扃 音迥 王廑 音近 相繼而王

王孔甲 不降子好鬼神之事不務修德諸侯多叛在位三十一歲

王皐 孔甲子在位十一歲　王發 皐子在位十九歲

王孔甲立好方鬼神天降龍二劉累能馴龍一雌死醢食出奔

王皐王發日即於昏

履癸 發子是爲桀暴虐無道在位五十二歲湯伐之放於南巢三年死於亭山夏亡

履癸亂政是爲桀王申鐵鉤索頑很淫荒武傷百姓教自趙梁

寵嬖妹喜瓊宮象廊肉山酒池十里相望牛飲三千樂以爲常

龍逢 關龍逢 諫死終古奔商羣臣持歌伊尹就湯鳴條攻迸夏祀

遂亡歷過四百一十七王

商紀 凡二十八王歷六百四十四年

成湯 姓子氏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初帝嚳次妃簡狄祈於高禖有玄鳥之祥遂生契契爲司徒封於商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娶扶都氏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天乙是爲成湯伐夏放民者有天下都亳國號商以水德王改歲日此月牛時建丑爲十二月爲歲首行甲寅曆在位十三祀崩壽百歲舉賢師

成湯伐桀放於南巢歸有慚德曰實慴招仲虺作誥伊尹起莘

汝鳩汝房遇之北門刑儆有位三風十愆咎單明居典寶名篇

三面去網六事格天銘盤湯巳日新乾乾惕也放君自湯始焉

太甲 湯嫡孫太丁子既即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王於桐宮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復奉王歸於亳王能修厥德伏思庶克終湯業在位三十三祀崩廟號爲太宗

太丁早卒丙 外丙 壬 仲壬 方冲太甲既立顛覆典刑伊尹攝政放之

桐宮密邇先王三年悔萌迎歸復位允德克終繼湯而治褒稱

太宗當是之時臣處君移鼎高其足龍蟠於泥非常之事天地

發機太甲不怨伊尹不疑咸有一德阿衡美今生享百壽死葬

偃師誣甲誅尹汲冢無稽貿鼎于湯好事爲之

沃丁 太甲子委任賢臣咎單在位二十九祀　太庚 沃丁弟在位二十五祀

小甲 太庚子在位十七祀　雍己 小甲弟商道寖衰諸侯或不至在位十二祀

沃丁嗣甲統傳太庚小甲雍己諸侯弗庭

太戊 雍己弟伊陟爲相巫咸佐之商道復興在位七十五祀號稱中宗

太戊作君伊陟爲相臣扈巫咸時則天降桑穀祥生暮拱而共
君也能懼臣也善諷德卒勝妖復興商統
仲丁 太戊子亳都有河害遷於囂在位十三祀 外壬 仲丁弟在位十五祀
河亶甲 外壬弟囂都有河害遷相在位九祀 祖乙 河亶甲子相都有河害遷於耿在位十九祀
仲丁外壬亶甲祖乙囂相耿邢地屢遷徙
祖辛 祖乙子在位十六祀 沃甲 祖辛弟在位二十五祀
祖丁 祖辛子在位三十二祀 南庚 沃甲子在位二十五祀
陽甲 祖丁子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在位七祀
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自仲丁弟相爭比亂九世傳之盤庚

盤庚 陽甲弟耿都又有河害復遷於亳從湯所都也改商曰殷行湯之政商道復興在位二十八祀
盤庚還亳改號曰殷作書三誥爲商賢君
小辛 盤庚弟殷道又衰在位二十一祀 小乙 小辛弟在位二十八祀
小辛小乙兄終弟及殷澤漸衰王風日息古公亶父自豳遷岐
改號曰周肇迹王基
武丁 小乙子得傅說爲相商道復興在位五十九祀號稱高宗
武丁作起恩道彌親神與天通夢得聖人時說傅說胥靡築於傅
巖舉以爲相不疑不嫌鹽梅舟楫說命三篇殷道復興聖學以
傳撻伐鬼方風人美焉稱曰高宗大竝徒然

祖庚 武丁子在位七祀 祖甲 祖庚弟爲人淫亂殷復衰在位三十三祀
廩辛 祖甲子在位六祀 庚丁 廩辛弟在位二十一祀
祖庚七祀祖甲繼庚嫡後嗣續廩辛庚丁
武乙 庚丁子復去亳徙都河北之朝歌無道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在位四祀
武乙無道爲木偶人與之相博僇辱天神革囊盛血仰而射天
獵 叶鐵因切 於河渭雷震死焉 叶於歷切
太丁 武乙子在位三祀 帝乙 太丁子在位三十七祀
太丁不永三祀而崩帝乙元祀季歷伐戎王賜圭瓚秬鬯錫之專征
始爲侯伯號曰周公

受辛 帝乙子是爲紂淫亂暴虐周武王伐之紂登鹿臺衣寶玉自焚死在位三十二祀商亡
帝乙有子異母三人微啟仲衍季曰受辛啟爲妾子紂始承基
資辯捷疾拒諫飾非玉杯象箸無所不爲伐有蘇氏妲己以歸
膏塗銅柱炮烙肆威宮中作市長夜肉飛鹿臺鉅橋民瘦已肥
淫悅婦人寧知天違比干諫死微子去之二十八君悽悽何依
六百餘祀忽焉沒兮箕子過殷觸物皆非麥秀漸漸悄焉心悲
周紀 凡三十七王合八百七十四年自武王至幽王爲西周平王至赧王爲東周
武王 姓姬名發棄之後也初帝嚳元妃姜嫄生棄佐禹播時百穀堯封之邰舜命爲后稷后稷卒子不窋立夏后政衰棄稷不務不窋用失其官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公劉能修后稷之業公劉生慶節國于豳

慶節生皇僕皇僕生毳弗毳弗生毀喻毀喻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類公叔祖類生太古公亶父是爲太王去邠居岐始號曰周古公長子太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生昌有聖德爲殷西伯都豐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九年崩壽九十七是爲文王子發立是爲武王誅紂而有天下都鎬以十一月建子爲歲首以夜半爲朔改紀日年以火德王牲用騂色尚赤武王即位四年克商又七年而崩壽九十三葬於畢

惟周受命文王纘承緝熙敬止彤穆其容始因羑里憂思於中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演易作象理盡物情精微廣大鬼神以通莘女文馬獻自宜生散宜生弓矢鈇鉞得賜專征出獵渭水卜得非熊後車同載望尊太公澤及枯骨諸侯來庭朝野揖讓虞芮質成三分有二守之以貞大節終始至德難名武王戊午師會

孟津流烏聲魄赤命維新有商既克白夜不寢叶於嗟切釋囚封墓閭旌賢人散財發粟四海歡欣褒封聖裔土裂功臣作分殷器班賜宗親道訪箕子洪範推陳丹書儆戒各爲箴銘皇風遐暢王路迢遙肅慎貢矢西旅致獒○夷齊餓死抱道守貞叩馬而諫求仁得仁

成王 名誦武王子在位三十七年

成王沖幼政攝周公四聖維之聽政於中六卿分職論道三公三叔流言王室漂風罪人斯得王命東征誅管流蔡爰滅武庚土錫晉衛鬱作楚邦殷啟封宋用貢於王鼎定郟鄏成周洛陽

卜年卜世既壽永昌海不揚波雉獻越裳

康王 名釗成王子修文武成王之業海內治安在位二十六年

王成王被冕服顧命煌煌保奭太保召公奭次輔刑措康王太和元氣瀰漫汪洋守成令主世號成康

昭王 名瑕康王子時王道微缺王南征濟漢漢人以膠船載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沒於水在位五十一年

濆魯慎公名濆弑魯侯幽公王不討求汎汎漢水溺於膠舟

穆王 名滿昭王子在位五十五年崩壽一百五歲

穆王肆志八駿遨遊般彼西崑白雲油油樂而忘返徐偃僭周造父封趙後爲諸侯爰征犬戎侈心觀兵四白狼鹿荒服不庭

民窮財盡耄荒詰刑祈招諫止沒於祇宮

共王 名繄扈穆王子在位十二年

共王繄扈常遊於涇當時從者曰密康公三女來奔匿不獻王女三爲粲母曰不祥小醜備物國滅家亡

懿王 名囏共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懿王囏立王室不振徙都犬丘刺作詩人

孝王 名辟方懿王弟自懿王以來德政不修至是王室愈微在位十五年

孝王辟方自剪我疆廢非主馬邑作秦邦牛馬凍死雨雹災兆

夷王 名燮懿王子時王室卑下堂而見諸侯在位十六年

懿王之子是爲夷王始覲諸侯禮加下堂熊渠尾大伐庸侵揚
僭立三子各稱爲王江漢日廣荊楚始强兼鄘并鄂制埏項公
叶姑黃切陵遲解紐二事不懲叶將良切

厲王名胡夷王子暴虐無道國人逐之奔彘太子靜幼二相周召共理國政謂之共和崩於彘在位三十七年後共和又十四年太子始即位

厲王專利卿用榮公變雅始作漸降爲風衛巫監謗人莫敢言
川壅而潰王卒出奔

宣王名靜厲王子側身修行周室中興在位四十六年

宣王初政周召共和山甫張仲理無偏頗北伐西討眉公孔多

虎召虎拜稽首淮夷歸化叶虎戈切音訛方叔出師荊蠻倒戈江漢采芑
被之詩歌后姜氏出永巷王眠寢宮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藉千
畝安問黍盛料民太原天所惡盈廢魯嫡子瀆神亂宗馬化爲
人兔舞于京無罪殺伯杜伯左儒死爭二十二年鄭友鄭桓公名友初
封後徙鄶虢南保漢中

幽王名宮涅宣王子沉湎淫泆嬖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召犬戎弒王于驪山下在位十一年

幽王初服川竭山崩笑悅褒姒舉火裂繒廢后黜子自我徵兵
西周淪亡平王遷東

平王名宜臼幽王子申侯立之以豐鎬逼近戎狄東遷洛邑自是周室微弱政令不行諸侯交爭更相吞併而齊楚秦晉始大在位五十一年

申侯弒王幽王德其立已逆理忘親春秋托始

桓王名林平王孫太子洩父之子在位二十三年

鄭武鄭莊卿佐平王王貳於虢忠信兩亡周鄭交惡鄭不朝爲
桓王伐鄭鄭射王肩○魯隱攝國見弒於桓魯桓公允兇褻未嘗遂
及黃泉亂靡有定式月斯生叶尸連切音羶○當是之時宋有孔嘉妻
美而艷道路以眺冶容誨淫卒以亡家

莊王名佗桓王子在位十五年

桓崩佗立是爲莊王兩政稱國位幾廢當黑肩被戮子儀出亡

○當時諸侯東有齊襄淫乎其妹禽獸之行文姜如齊魯桓罹
凶叶虛汪切音荒政令不常亂無處所管管仲召召忽奉糾公子糾小白齊桓公名
奔莒小白入齊魯殺子糾舉用管仲死赦射鉤射音石

釐王名胡齊莊王子在位五年

釐王之世王風不譜龍化爲魚鼠變爲虎○當是之時齊桓始
霸北杏葵丘盟主中夏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爲相權衡重
輕內政既作軍令以行官山煮海富國强兵俗同好惡令下不
停因禍爲福轉敗爲功五侯九伯輔桓專征衣裳會九四爲兵
車天下之才其仲也夫始嘗貧困何非仲與分財自多亦何貧

與謀事更囚亦何愚與三戰三走亦何怯與三仕三逐何不肖與幽囚受辱何無恥與使非鮑叔終困徒耳生我父母知我鮑子人不多仲而多鮑子古道不作而今已矣黃金不盡交道不死○陳完奔齊得育於姜改田爲姓五世其昌八世之後政歸田常田和纂之爲諸侯王

惠王（名閬釐王子爲國九大夫奉莊王少子頹以伐惠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虢公鄭伯同伐王城殺子頹及五大夫而納王王在位二十五年）

惠王二年取圃於蔿（叶羽委切）田奪詹父子禽祝跪五人作亂天位以從鄭伯虢公胥命於弭殺頹誅叛王室不毀○二十三年晉

殺申生（叶桑倚切）夷吾（晉惠公名）重耳（晉文公名）出亡外奔（叶逋鈞切）任好（秦穆公名）得志始霸於秦

襄王（名鄭惠王子狄人奉弟叔帶伐周王出奔鄭狄人立叔帶晉文公殺叔帶奉王歸國在位三十三年）

襄王初立國家始靖叔帶召戎王居於鄭晉侯納王大寶再定○是時宋襄（名茲父）立於元年六鷁退飛星隕於大會盟爭霸十有四年○齊侯小白卒於東藩五子爭立不殯不棺六十七日蟲出於門（叶民堅切音綿）○重耳奔狄妻納季隗二十五年嫁我不來過宋乞食受塊於野人齊不行從謀桑下蠶妾告姜殺其聞者懷安敗名醉而遣駕及其反國繼桓而霸召王河陽乃心譎假

駢脅執曹三舍避楚五蛇一龍介推不與死而賜田生難與處蓋棺論定柩聲如牛悠悠霸業卒歸一丘○秦穆初立惠十七年當襄之世拓地開邊益國十二千里幅員東服强晉西霸戎夷賜之金鼓爲諸侯師濟師襲鄭蹇叔之憂二陵風雨三帥同囚孟明再將濟河焚舟封殽望哭國殤啾啾秦誓一篇悔過之由死而殉葬子車三良奄息鍼虎穴曰仲行爲賦黃鳥秦人哀傷○介國葛盧聲識牛鳴常生三子皆爲犧牲

頃王（名壬臣襄王子在位六年）

匡王（名班頃王子在位六年）

頃王五年旅（楚莊王名）嗣商臣（楚穆王名）匡王六年趙盾弒君（晉靈公）

定王（名瑜匡王弟在位二十一年）

定王元年楚子（楚莊王）益強戎伐陸渾兵觀周疆問鼎輕重目無天王縣陳圍鄭宋人夜降舒邪蓼邪並見滅亡蠻夷猾夏中國不張夏姬鄭女淫而不祥殺夫戮子弒及陳公（叶姑黃切音光）○（陳靈公平國）楚子君臣一見若狂巫臣兩諫其口如簧乃自竊去奔於晉陽請使於吳教之戰方楚七奔命吳始强梁○程嬰杵臼義立趙孤白石可爛生死不渝我思古人輾轉長吁

簡王（名夷定王子在位十四年）

簡王元年壽夢（吳子）來朝濩問禮樂怡然神交盟會上國勢寖桀

楚伐鄭侵楚遂入州來天下之變亟焉憂懷○曹宣公子讓國出亡吳有季札曹有子臧

靈王（名泄心簡王子生而有髭在位二十七年）

簡王之子是爲靈王生而有髭又稱髭王歲在庚戌二十一正冬十一月魯孔子生○二十四年崔杼弑君（齊莊公） 太史大書死者三人晏嬰門啟枕股哭尸三踊而出崔子舍之相齊三世名顯諸侯豚肩不豆終身一裘七十餘家舉火待閒也石父賢解驂贖囚其御抑損爲大夫（叶房尤切音浮）執鞭欣欣吾亦所求

景王（名貴靈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景王享國二十五年重幣絶資始作大錢鐘鑄無射鈞石過偏單公兩諫王不納焉○初吳壽夢有子四人季札最賢不義爲君聘魯觀樂辨德於聲解劍懸冢死見交情○子產論政寬猛權衡火烈水濡水死火生善惡君師使人擇能公孫子羽善爲辭令（平聲）裨諶謀野太叔授行維參與商辨核否臧博物君子叔向所稱刑書丘賦國人謗之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古之遺愛誰其嗣之

悼王（名猛景王次子初景王愛庶長子朝欲立之未及而崩至是子朝作亂王居子皇夜入于王城尋崩）

敬王（名丐景王第三子諸大夫迎立之是時子朝據王城不得入晉與諸大夫攻之四年始克子朝奔王入于

六年子朝復亂王出奔晉晉人納王于王城在位四十四年）

景王太子（壽） 沖齡早殤猛立未久諡曰悼王悼王母弟立爲敬王子朝自立龍戰玄黃四年始克乃入洛陽○吳弑君僚闔立姬光（吳王闔閭）伍員殺楚尸鞭平王申胥入秦立依庭墻哭不絶聲口不入漿爲賦無衣秦兵出辦○孔子大聖抱德懷道母曰徵在孕於祈禱室統二龍星降五老天樂聞奏四十九表腰不及禹其額似堯肩類子產項類皐陶明王不興列國周遊司寇相魯會齊夾谷文事武備預爲部曲犂彌劫盟屹然不屈齊侯謝過汶陽以歸鄆都（我鄆郎三都） 誅卯（少正卯） 豈但人爲塗別男女道不拾遺章甫袞衣惠我無私美女康樂奈龜山何序書刪詩彼之絃歌說卦文言韋編三絶記禮正樂春秋斧鉞德衰歌鳳筆絶獲麟兩楹入夢沒爲殷人不慭遺老煢煢在疚哀哉尼父誄也何謬○田常弑君（齊簡公） 厥觀之否安平琅邪割封於己女長七尺選入宮裏有狐綏綏不問臥起七十餘男誰氏之子

元王（名仁敬王子在位七年）

元王三年句踐（越子）滅吳歸宋侵地意氣豁如北會齊晉號令諸侯（叶洪孤切音湖）天王命伯血盟胡周（叶紀于切音殊）號稱霸王江淮橫流（叶陵如切音閭）范蠡去之文種見屠長頸鳥喙知幾無餘患難可共安樂

難居○泰伯之胄國封周章傳至壽夢始通上邦闔閭夫差兩世爭强吳越仇讐平於夷光（西施名）窮兵黷武國乃滅亡館娃宮外秋色蕭蕭鹿遊姑蘇漁泛滄浪醴先一飯使我心傷伍員怨濤颯長錢唐

貞定王（名介元王子在位二十八年）

貞定二年越菼執卒（何跋）楚滅蔡杞共祀不續

哀王（名去疾貞定王子立三月弟叔襲殺之）

思王（名叔貞定王子弑哀王立五月弟嵬弑之）

哀席未暖見弒於叔嵬復弒思二主幽獨同根並生相煎何速

考王（名嵬貞定王少子弑思王自立在位十四年）

考王自立弟揭（名揭）封周公（叶姑黃切音光）滅莒者誰楚之簡王

威烈王（名午考王子是時周室衰微徒擁虛器號為天下共主在位二十四年）

威烈初服惠（惠公）為西周少子封鞏號東周○越子滅郯（越子朱句句踐之曾孫）秦甥妻河河伯娶婦自秦之囮西門豹兮其人孔多○三卿（魏斯趙籍韓虔）分晉命為諸侯繁纓不惜名器維羞絳沃二邑晉尚淹留安王紀年二十六周至是廢之土地全收君為家人（晉靖公俱廢）齊民等儕唐叔不祀河汾皆秋

安王（名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安王東藩齊君（齊康公貸）贅疣寄食一城海上優游田和（田桓公曾孫）盟會王命可求十有六年初為諸侯非熊去夢鳳鳴高樓牛山灑淚溼彼營丘

烈王（名喜安王子在位七年）

烈王元年韓哀滅鄭周之子孫日見凋零（叶上聲）六年辛亥齊侯（齊威王田齊）來朝封墨（即墨大夫）烹阿（阿大夫）亦足以豪

顯王（名扁烈王弟在位四十八年秦始稱王號為戰國）

顯王守位四十八年七國（秦楚燕齊韓趙魏）縱橫鷗鶚兵連當時之士遊說無端刑名法家三騶爭先人與其師學與其傳爭售所能

何不憚煩朝三暮四暮四朝三車不停轂馬不輟鞭馬隤車折舌敝口乾○西方出彗秦用商鞅天貪刻薄人如背芒步不六尺灰不道傍二男不耦居分與房阡陌始開井田遂亡陵轢公族百姓殘傷為法之敝車裂咸陽○韓相申子（申不害）學本黃老執術不煩四郊無擾昭侯做袴比之嚬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衛侯（衛成侯遬）貶號君言臣同嘗彼飛鳥誰知雌雄○孫臏龐涓兵法俱能臏為涓刖涓殺馬陵學道害道爭名死名○蘇秦張儀同學鬼谷秦數困歸閉戶不出（叶張王切音觀）簡練揣摩刺血流足三卷捭闔六國逐逐錦繡千純（叶徒孫切音豚）車馬僕僕天王除道觀

者側目印綬纍纍相君嶽嶽（叶虞欲切 音玉）前倨後恭昆弟嚬顰位高金多妻嫂蒲伏豈常貧賤親戚不顧苟得富貴遊芘灰俗夜氣來作鷄聲三哭儀也多術渡未通津始辱於楚繼激於秦（秦音臻）問妻舌在乃西入秦蘇君之時夫何敢言致身爲相連衡六軍欺楚誑魏所謂婦人○鄒人孟軻母曰仉（音掌）氏私淑孔子知言養氣邪闢楊墨陳說仁義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梁惠齊宣自暴自棄著書七篇稱王道帝堯舜以來道統攸繫○何踐霸越六傳無彊圖王爭霸敗績楚土西喪吳地東至浙江支庶濱海越於是亡

慎靚王（名定 顯王子 在位六年）

赧王（名延 慎靚王子 秦人入寇王如秦請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之歸王于周而卒在位五十九年秦遷西周公於惡狐聚遷東周君于陽人聚周遂不祀周亡後七國無統者有三十四年）

慎靚六年繼立赧王分崩離析諸侯皆王○楚懷（楚懷王 熊槐）如秦秦武（秦武王 嬴蕩）執之三年不返卒死於西方城漢水魂兮夜歸不恤予言屈平憂思離騷忠愛念我獨兮○宋桀（名偃）稱王四十七年當時災異有雀生鸇小而能巨吉從史占滅滕敗楚齊魏失遻焚滅社稷笞地射天室呼萬歲門外聲喧齊人夜來宋火不然逃遯帝丘泯泯紛紛（叶孚為切 音分）○齊湣（名地）展虐千乘寘寘雨血

沾衣地坼泉涌人哭當闕辭爲無形求之不得去則聞聲樂毅爲將四國徵兵（秦魏韓趙）燕師東指王走莒城淖齒擢筋齊以分崩田單神師群鳥飛翔龍文五彩千尾夜然樂毅奔趙騎劫兒燕七十餘城失而復全兵以正合勝以奇取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安平田單斯可以當任士何信其賢法章反國與有力焉○趙氏和璧秦王欲之連城不信相如（叶音如）以歸兩君好會西河澠池鼓瑟擊缶不爲秦欺肉袒負荊廉頗釋私○趙奢子括易言而妄父不能難人莫相尚膠柱鼓瑟握兵出將即罪勿坐賢哉母諫四十萬人一劍而喪括今長平猶聞鬼唱○齊楚趙魏時有四君信陵無忌孟嘗田文平原趙勝黃歇春申當塗據勢珠履盈門談天雕龍炙轂過髡○無忌魏氏昭王少子履富蹈貴不敢驕士名動諸侯大梁所恃侯嬴朱亥執轡恭禮符盜如姬兵奪晉鄙却秦留趙封城自負（叶補委切）毛（音乇）公薛公說爲魏起醇酒婦人卒死於此美名不及嗟嗟何已○田嬰有子四十餘人五月五日賤妾生文勿舉竊舉使高其門卒代父立號孟嘗君座客數千貸錢於薛食兮無魚歸來彈鋏遯秦出關夜不敢行板橋茅店狗盜鷄鳴一劍蒯緱獨得馮生（馮音憑）○趙勝翩翩濁世公子緜緲平原卒何得此白馬非馬

翦代將數請美田六十萬人乞貸門墜王翦（見上名位翦）將殺
項燕脩骼青青流水涓涓三戶無人鳥啼花鬪馬飲寒下師渡
桑乾風寒易水竹斬燕丹黃金臺上荊棘生烟齊不修戰秦兵
卒加（叶嘉何切音歌）民莫敢格齊甲則那（音儺）往建於共（建齊王名共地名）無以
爲家（叶居何切音歌）齊人歌之松邪柏邪（邪字叶徐嗟切音阿）二十六年皇帝
作始作制明法萬物之紀自稱曰朕令詔命制太古之初有號
無謚除其謚法子臣不議分布天下皆爲郡縣三十六郡置守
尉監東暨朝鮮西至羌中南戶北嚮北據遼東德水代周從所
不勝色皆尚黑數以六用（叶以中切音崇）兵聚咸陽鑄以爲鍾金人十

二翁仲其稱東封泰山立石頌功入海求仙船交大風童男童
女莫知所終黃河陰山朔州北塞東至遼東築城爲界杵聲不
息十年於外顆顆黃沙白骨不落春閨夢裏猶作往會隱宮徒
刑七十餘萬初營阿房先作前殿旗建五丈人可坐萬渡渭連
闕紆廻汗漫象法天極閣道絕漢勞民苦神積愁積怨五帝不
襲三王各治黑白別一刑禁咸勢史藏秦記醫藥卜筮詩書燬
盡百家厭飛偶語棄市族誅心非決令習吏古學失師諸生犯
禁同歸於阬扶蘇入諫使監恬（蒙恬）兵東郡隕石有墜爲星璧遺
滈池山鬼精靈沙丘臺上祖龍上升秦史紀年三十七正陵治

驪山内作宮觀（叶俱倫切音均）三泉下錮面致石槨（叶家平聲）位次百官藏
滿奇珍機作弩矢近者射入江河大海灌輸水銀下具地理上
列天文魚脂爲燭漆燈晝然後宮無子綺羅蒼鮮藏閉中羨下
外羨門（叶民堅切音緜）皆令從死無復出焉（）若不早爲陽翟大賈販
賤貴貴往來趙士奇貨可居說立子楚楚爲秦王不韋爲相封
文信侯食十萬戶政立爲王號稱仲父門客著書春秋名呂懸
之國門使人共睹增損一字千金是子坐連嫪毐家爲從處蜀
山尖尖行路始難

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少子始皇崩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矯遺詔殺長子扶蘇而立之在位三年趙高弒於望夷宮壽二十四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立扶蘇子子嬰爲王凡四十六日沛公至霸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傍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殺子嬰及諸公子宗族）

始皇厭世斯（李斯）高（趙高）矯詔賜殺扶蘇胡亥襲號元年大赦追尊
始廟誅殺大臣罪連逮少公主矺死（矺與磔通）公子無告關東盜起
督責恐惶趙高行弒求爲侯王黔首不許乃自殺傷六騶過隙
三年秦亡二世被弒子嬰爲王四十六日奔軹出降（）楚人李
斯嘗入廁中（叶陟良切）人賢不肖鼠於倉廁鹿視肉入而避行（叶杭）
（叶郎切）西乘璣數尊用三公（叶姑黃切）阿順苟合非理滅經（叶居良切）卒被五
刑論斬咸陽黃犬逐兔始自悲悵斯年少時學於荀卿（叶墟羊切）卿

最老師嫉世濁蒙(叶莫江切)嘗於巫視自信禨祥鄙儒小拘群又詭
唐儒黑道德築宮毀墻斯不學遂此流殃○宦者趙高殺斯(李斯)代相指鹿為馬非法無上子嬰誅之可不謂壯時不可為不救淪喪○當二世時爵卒伍漢元年七月戍發漁陽魚中狐鳴篝火祠旁陽城陳涉自立為王鴻鵠高飛燕雀低行一夫作難四海披昌○是年九月兵起劉邦龍顏隆準(音拙)狀貌異常嘗感五色為龍為光名飛帝錄祥發中陽蕭(音逍)曹(叶漕)左右樊噲戎行發始於沛乃立為公(叶姑黃切)祠黃帝旗祭蚩尤釁鼓赤幟是為炎劉○項梁項籍同起會稽兵收下相渡江而西籍二十四長

八尺餘學萬人敵去劍與書力能扛鼎才器天除守殺殷通為梁前驅○田儋王齊韓廣燕王魏公子咎立為魏王武臣弑死歇為趙王○張耳陳餘名籍大梁餘妻公乘耳壻外黃賓客斯役莫非俊英(叶於良切)千金五百秦購出亡躡餘受笞不為吏戕然信以免相慕何誠(叶長良切)據國爭權後遂不終(叶諸良切)○六人英布聚眾江洋番君與丙得心湖湘東陽殺令兵應項梁令史陳嬰欲立為王母謂大名暴得不祥屬得封侯敗亦易亡○鄉人范增奇計說梁(項梁)三戶亡秦速楚南公(叶姑黃切音光)懷王孫心(心名楚懷王)(之係)立為懷王○章邯殺梁籍殺宋義渡河救趙千軍俘虜鉅鹿

九戰虜離(離王)破銳諸侯壁觀聲動天地轅門膝行不敢仰視猶上將軍人人恐懾○入關先王楚遣劉邦邦至灞上嬰(子嬰)奉璽降除秦苛法約法三章吏民安堵咸願為王○籍破函谷居殺子嬰掘始皇冢大掠而東陽尊義帝自為霸王建都彭城分王諸王沛公王漢章邯雍王欣(司馬欣)與董翳塞王翟王西徙魏豹趙歇代王申陽河南卬(司馬卬)為殷王張耳常山黥布九江共芮衡山共敖臨江韓廣遼東臧荼燕王徙齊王市為膠東王田都王齊安(田安)濟北王

漢紀 高帝都長安是為西漢凡十二帝共二百一十五年

太祖高皇帝 姓劉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媼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於沛破秦滅楚平定天下由漢王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國號曰漢色尚赤都長安在位十二年崩壽五十二葬長陵

漢用巴蜀還定三秦三老遮說大義以申兵皆縞素為帝(義帝)發喪收三河士發關中兵(叶博旁切音邦)擊殺帝者從諸侯王建立太子國本以張宗廟社稷大典煌煌淮南王布(黥布)彭越大梁布撓楚後越斷楚糧會軍垓下追困項王四面楚歌夜聞傍偟騅兮虞兮悲歌慨慷不肯東渡自引天亡十有二月自刎烏江六年十二

月疏上侯王勸漢爲帝卽位氾陽詔兵歸籍西都洛陽置酒南
宮設論興亡運籌決勝爰有子房（張良）蕭何鎭撫餉不絕糧戰勝
攻取韓信最長漢有三傑國乃以昌范增不用楚所以亡帝曰
橫來（田橫）小侯大王二客從之同剄尸鄕義士五百弟洄沽覺亦
皆自殺海水湯湯丁公徇斬季布爲郞姓賜婁敬都遷奉邦功
臣何（蕭何）首上列侯王始尊太公爲太上皇叔孫通議起朝房
鄕最習野禮興三王傷生哀死兩生不行魯祀孔子遊悲故鄕
酒酣擊筑泣下數行威加海內風起雲揚念猛士兮蹈舞慨傷
十二年崩返彼帝鄕帝性敏達不事文章蕭（蕭何）律韓（韓信）法程定

張蒼叔孫通禮尊卑有行日雖未給規模宏遠借也少恩功臣
摧殘誅信（韓信）醢越（彭越）戮淮南王（英布）蕭何下獄病謝張良暮年易
子圖勢倉皇分羹忍父孝于心傷輕士嫚罵四皓匿亡以詐以
力治雜霸王○蕭相國何素善沛公以文無害掾主沛豐爲刀
筆吏奇節無稱光依日月飛舉亦能推薦韓信足食足兵收秦
圖書塡撫關中左宗右社規畫宗隆事不及奏便宜施行家私
佐軍舌納召平垣屋不治宅不擇道賢師古儉質大高明諸將
功狗何得人功劍履上殿佩玉簪纓淮南懸布應克有終敦名
綱爛若施無窮圖天宜生烈與同宇卒於酇侯諡曰文終○張

良家韓五世相公爲韓報讐爰擊祖龍躲上如留始遇沛公知
爲天授遂與之從貌如好女磊落多風假納圯下書授黃公窮
神觀化洞微探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擊解鴻門以寧躡
足封信（韓信）策定東宮功成身退氣象從容辟穀辭漢歸從赤松
卒於留侯諡曰文成○淮陰韓信食隣漂母俛出胯下人笑不
武旁置萬家葬母高野十羽（項羽）不用歸漢棄楚國士無雙絳灌
非伍壇拜大將風雲壁下木罌渡軍魏豹見虜背水列陣造拔
趙士平燕定齊追項滅楚赫赫偉伐克成漢緒潁川少年金報
漂母惜未學道謙讓弗覩兎死狗烹終許兒女○陽武陳平好

學家貧割肉俎上意已不羣棄楚都尉典護軍游精杳冥神
跡是等重玄匪奥九地匪深伐謀於始擣釁於音六出奇計解
難釋紛安劉誅呂功與勃（周勃）分號稱賢相爛矣其勳善終善始
豈非知人○平陽侯參（曹參）起於獄掾遭逢漢興適哉秦亂攻城
略地諸軍之冠身創七十功豈一旦代何爲相守而勿失載其
清寧民以晝一○周勃木彊（絳侯）微時鄙朴吹簫給喪業織薄
材官引彊遭逢聖作每當馳道所在克獲戶食八千封絳陽爵
厚重少文大事可託卒平漢難誅相歸國○王陵少戇矯矯虎
臣陵有賢母幾先識明仗劍死楚成子漢名○酈生食其家貧

落魄儒冠拆帝大言不怍自稱長者意氣磅礴東規白馬北距
蜚狐粟郎敖倉險據三塗陳留既下復寬齊城酈道發難卒爲
烹（）陸生日賈兩使南越千金賈裝五子分得酒食極欲十
日而更安車駟馬歌舞相從（）樊噲屠狗灌嬰販繒貫交酈寄
夏侯氏嬰聖賢影響龍變雲蒸俱遭附驥垂名漢庭德流孫子
奕葉有聲

孝惠皇帝 名盈高帝太子母呂后在位七年崩壽二十四葬安陵

惠帝仁弱呂后日恣酖趙如意 趙王如意 人彘廁中 戚姬 帝悲廢事七
年而崩

高皇后呂氏 名雉父曰呂公單父人善相令避仇從之客沛因家焉爲好相人高祖爲亭長往謁令呂公見高祖狀貌重敬之因以女妻之生孝惠魯元公主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后力孝惠崩無子后詐取他人子名爲孝惠子殺其母立以爲帝后臨朝稱制八年七月崩壽六十二附葬長陵

太后稱制牝鷄索劉諸呂立王女弟封侯鉗非種者朱虛侯章
平 陳平 勃 周勃 交驩乃迎代王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帝中子母曰薄太后初封代王高后崩諸呂產等欲爲亂大臣平勃等共誅之遣使迎代王即皇帝位寬惠恭儉百姓富庶在位二十三年崩壽四十六葬霸陵改元 元年 後元

帝初即位謙讓弗遑軍領南北夜拜宋昌郡千里馬賑貸危亡
賜書趙佗去帝稱王詔除誹謗禳監秦亡慎夫人幸席與后侵
袁盎却坐嘉賜千金半兩榆莢輕重不倫更造四銖以便於民
禍自怨起福由德興除秦秘祝過由朕躬二十三年賜成上升
帝尚黃老恭儉罪臨止輦受諫江海日淡露臺不作費惜百金
霸陵瓦器因山不墳賜几 吳王 几杖賞武 張武 愧心家給人足聖
德浸滴敦朴謙退足爲後箴詔遺短喪遂至而今 洛陽賈誼
奇才扶疎過秦作論治安上書宣室詔問帝席前虛爲上傅
憂死命夫（）淳于少女名曰緹縈上書訟父齊稱廉平刑不復
屬死不復生身沒官婢願贖父刑帝憐其意爲除肉刑（）慢賁
鄧通申屠嘉相細柳將軍周亞夫將

孝景皇帝 名啟文帝太子母竇皇后竇氏守文帝之業家給人足在位十六年崩壽四十八葬陽陵改元 元年 中元 後元

景承文緒三十稅糧雕文刻鏤農事以傷錦繡纂組女紅以亡
禁采金玉敕勸農桑守成不躓世比成康然性刻薄任數爲長
無寵廢后夫婦不終 叶資良切音梢 更易太子父子不容 叶于方切音羊 輕許
傳位疑啟梁王殺周亞夫君臣道亡獨有節儉克遵前光（）盜
嫂償金不疑 直不疑 爲郅郅都嚴酷鷹號曰蒼（）晁錯峭刻號曰
智囊更定法令門穿壖牆削削七國 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 劉安鼂危父言不用還討然猶斬衣給斬死又何悲

○袁盎鼂錯未嘗同堂錯坐盎去盎坐錯亡互相傾害終焉同
傷○孝王好士(梁孝王名武)客致四方枚乘嚴忌相如(司馬相如)鄒陽羊
勝孫詭(公孫詭)釀禍於梁○穆生(楚元王)白生醴重元王(楚元王)醴酒不設
穆也先亡白生不去卒罹於殃

世宗孝武皇帝(名徹景帝中子母皇后王氏初封膠東王廢太子榮爲臨江王而立帝爲皇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崩壽七十一葬茂陵改元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

孝武皇帝景帝之儲建元元年策問良儒天人三策得董仲舒
○申公八十迎以安車治不多言力行何如○被服儒素河間

獻王(名德)獻樂對策指事詳明(叶謨郎切音茫)○買臣(朱買臣)莊助連翩而
來相如爲賦朔(東方朔)皐(枚皐)詼諧○爰啟我宇拓乃封疆東置蒼
海北築朔方遼東界浿(音派)衛滿傳孫(荀彘)破浿水朝鮮內藩臨
屯樂浪玄菟眞番牂牁越嶲武都汶山沉黎五郡開置百蠻地
闢南海蒼梧鬱林珠厓合浦儋耳九眞日南交阯兩粵稱臣西
域通道郡達祁連敦煌張掖武威酒泉○渾邪來降二萬車迎
疵葉傷枝罷五國城○買爵贖罪卜式助邊孔僅鹽鐵弘羊(桑弘羊)
緡錢張騫鑿空欒大求仙○蘇武出使李陵北征滅跡掃塵
足履王庭轉戰千里矢盡道窮馬遷(司馬遷)諭救身下腐刑○帝

疾大漸圖畫周公霍光受詔鼎湖乘龍○惟帝天錫雄才大略
稽古禮文興心制作表章六經罷黜異說臨軒策士興立太學
曆定太初用夏正朔巡狩修郊祀歌詩協樂昭姓考瑞文章光灼
改元建號創始之作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江充蠱獄母子無辜(皇后衛氏皇太子據)
立子殺母是又何道(倢鉤弋夫人趙氏子弗陵爲太子)窮奢極欲忝
續幾蹈悔心之萌輪臺之詔○司馬子長單名曰遷父太史公
世掌天官(叶居員切音涓)奇才大縱倜儻孤爲以救李陵身腐於宫(叶居員切音涓)
鬱結發憤師古聖賢乃作史記百三十篇敘事理覈有
其文(叶無沿切音賢)變通今古際究天人(叶如延切音然)大海揚波成一家言

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叶同上)劉向揚雄良史稱焉○東方曼倩(名朔)
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孤貴失和於道相從首陽爲拙
柳惠爲工○丞相封侯公孫弘始(封平津侯)曲學阿世濟之以詭飾
詐釣名寢衣布被○主父(主父偃姓名)親幸受金大横生五鼎食死
五鼎烹○張湯廷尉起刀筆吏深文小苛懷詐舞智不寒而栗
人如芒刺○汲黯之戇社稷之臣矯詔發廩賑河南貧性倨少
禮過不容人不冠不見揖大將軍○大將軍青(衛青)父曰鄭季衛
媼與通生冒衛氏少時牧羊壯爲侯騎子夫(青同母姊)入宫日益親
貴凡七出邊斬殺無計二萬千戶益封不次賢士無稱和柔自

媼○青姊少兒去病霍氏姓之母父霍仲孺給事侯府輕騎從軍
深入斬捕軍有天幸首功無數司馬冠軍貴與青侔○李廣不
識程不識俱有將名李不刁斗程正行營廣飛將軍足智多謀猿
臂善射才氣前矛生而數奇老不封侯失道自殺命也何尤

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第六子母鈎弋夫人趙氏武帝之末帝欲立少子弗陵恐母后亂國乃先誅其母而立弗陵為太子年八歲武帝崩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受遺詔輔政帝在位十三年崩壽二十一葬平陵改元始元元鳳元平

昭帝嗣武力在沖齡申辨桀上官桀詐發丹英明守國不永十三
年崩已太后下詔昌邑王名賀纘二十七日千有餘事荒淫遜越

光易其位○蜚圖承詔霍光輔政忠貞凝丞不絲不競出入禁
闥不失尺寸二十餘年小心謹慎廢賀立宣禍始驂乘不學無
術家不能正妻顯邪謀立女弒后皇后許氏未幾族誅身殞名毀○
蘇武還國凡十九秋強壯而出歸白滿頭○不疑雋不疑京兆尹
斷不及多則喜笑無則不飯

中宗孝宣皇帝名病已武帝曾孫衛太子孫史皇孫之子也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治繫無輕重皆殺之丙吉閉門不納使者不得入而還帝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故舊恩養皇曾孫甚謹以家財聘許廣漢女為妻曾孫因依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亦喜游俠鬭雞走馬周徧三輔以是具知民間姦邪吏治得失元平元年昭帝崩無嗣霍光迎武帝孫昌邑王賀立之即位淫亂光復白太后廢之迎曾孫於民間以為昭帝嗣時年十八更名詢帝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官不數遷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在位二十五年崩壽四十三葬杜陵改元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

孝宣病已武帝曾孫祖衛太子父史皇孫得勞於外受詩澓翁
高才好學經術淹通鬭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游俠喜從
作其即位勵治勵精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民安其業吏稱其職
政平訟理良二千石璽書勉勵賜金增秩帝號中興誰曰不宜
開三大變禍亦隨基元元帝信宦官成成帝任外戚哀哀帝誅大臣自

貽伊戚○群賢致仕高風作始玄成讓爵賢哉令子兩世為相
蜚聲鼎耳○魏相爲相敦厚和平董仲舒賈賈誼之言請奏施行○
善不自伐有若丙吉途問牛喘舍盜不糾與帝有恩絕口不及
薦賢自代延年杜延年謹敕定國于定國繼之居位稱職○張氏安
世克遵種德謹慎周密知白守黑每定大政歸而默默柄兵三
朝功紀麟閣○疏廣疏受驕盈汰泰賜金送歸知幾不昧車數
百輛祖帳都外道傍觀者嘖嘖稱最形見神藏遺餘不匱○夏
侯勝書望之蕭望之經術梁丘賀易春秋梁淑穀梁姓名淑○黃霸尚
書受於獄裏繫再更冬講論不已出為太守治行第一入為三

公功名稍抑○碧鷄金馬術出益州王褒遠使求非所求○五日京兆張敞 才氣不猶龔遂渤海賣刀買牛廣漢京兆尹趙廣漢 擿姦風動雲流○光祿傷悼廉潔無疵然性刻害好發人私失位歸田爰處爰居歲時伏臘斗酒自娛酒後耳熱慷慨長吁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憤發聊爲此歌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豆一頃落而爲萁人生行樂富貴何時以此見害賢者冤之

孝元皇帝 名奭宣帝太子母曰許氏優柔不斷漢業始衰在位十六年崩壽四十二葬渭陵改元初元 永光 建昭 竟寧

元帝宣子材藝多能少而好儒政尚寬平玄成廣德韋玄成 薛廣德 貢

禹匡衡相繼爲相奉世馮奉世 典兵望之自殺石顯恣橫帝不能詠洙泗星星賞罰倒置威令不行○焦氏延壽易林通神京房學之得道亡身死非其罪牢耶牢梁 石耶石顯 印綬纍纍五鹿客耶五鹿充宗

孝成皇帝 名驁元帝太子母曰元城王政君在位二十六年幸甘泉河東還暴崩年四十五葬延陵改元建始 河平 陽朔 鴻嘉 永始 元延 綏和

孝元不祿成帝嗣眞儀容穆穆尊嚴若神無補於治災異紛紜燕嬖荒唐沉湎酒色五月封侯黃霧四塞禍水入宮炎火將滅帝強無疾崩於合德合德趙飛燕女弟 ○班姬辭輦輸古圖昔有樊姬今有使仔曾以罪訊格言可述妾聞修正尚未蒙福本無所望爲邪何欲鬼神有知不受誣祝如其無知將焉用告秋風團扇中道情絕長信宮中花泣明月○班伯讜言劉輔鬼薪張禹便佞檻折朱雲

孝哀皇帝 名欣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康子也母曰丁姬成帝無嗣當以欣爲賢王祖母傅太后私事趙后趙昭儀及王根三人皆欲自託爭稱譽之故得立爲太子成帝崩即位於是丁傅用事而王氏稍黜帝又屢誅大臣欲强主威以則武宣而佞幸用事賞罰益紊矣在位六年崩壽二十五葬義陵改元建平 元壽

孝成無子哀帝當陽弄臣爲輔董賢 朋足不强○丁傅用事丁明 傅晏 國勢日崩朱博鼓妖忽有大聲如鐘自鳴不知所生李尋稽古

洪範是徵以下獻上人君不聰姦名得進有聲無形○董賢嬖倖貴震朝廷同上臥起妻籍殿中乘輿璇副孔光拜迎○尚書鄭崇下獄致死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孝平皇帝 名衎元帝庶孫中山王興子哀帝崩無嗣元后以王莽爲大司馬迎帝而立之時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在位五年王莽因臘日上椒酒毒弑之壽十四葬康陵改元元始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王莽 新都侯 不伊不周喪我四海龔勝兩龔乞骸歸終梅福棄家變其姓名逢萌掛冠客於遼東莽號安漢德比周公宰衡九錫女納後宮臘日頌椒置毒酒中金縢藏策代帝帝崩

孺子嬰宣帝玄孫廣戚侯顯之孫顯之子也方二歲平帝崩無嗣王莽利其年幼託云卜相最吉乃立爲皇太子曰孺子莽如周公故事稱攝皇帝禮儀一如天子吏民皆稱臣凡三年莽纂立廢嬰爲安定公改元居攝初始

莽利孺子立甫二歲身自踐阼稱攝皇帝未幾而篡西漢以替
二百餘年一十二帝

附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姪王曼之子也幼孤王侯子乘時侈靡輿馬聲色佚游相尚莽則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封新都侯哀帝崩太皇太后以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莽進人衛歆安漢公加寬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弒平帝立孺子嬰稱攝皇帝以符命進稱假皇帝云俟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梓潼人哀章又獻天璽金策遂即眞皇帝位建國號曰新以十二月爲正月僭位十八年漢宗室劉秀等起兵誅之三輔豪傑共殺莽於漸臺之上軀皆臠分首傳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改元始建國天鳳地皇

新室王莽字曰巨君侈口蹷顄虎吻鴟瞶睒臨左右高視反膺
厚履高冠長七尺零元后弟子椒房外親元成九侯諸父弟昆
父曼早死莽獨孤貧折節恭儉被服儒生侍藥王鳳垢面四形
王商分邑遂此延譽修飾虛僞匿情求名輔政不替四父相繼
金匱符命日生詭計先攝後假稱新皇帝手執孺子欷歔流涕
紫色䵷聲餘分閏位空言慕古封爵怪異作周井田小漢家制
滔天虐民窮凶惡極郡國起兵劉崇翟義莽作威斗厭勝兵氣

建入長安更始將申屠建火及承明莽坐斗柄斬於亂兵一十八年復
還漢京○揚雄爲郎三世不遷法言擬論易擬太玄劇秦美新
君子病焉

淮陽王名玄字聖公春陵戴侯熊渠曾孫光武族兄也莽末漢兵起將軍王匡等共立聖公爲皇帝都洛陽還長安政令無紀諸將恣橫民皆思莽側在位二年赤眉克長安聖公出降降封長沙王尋縊殺之光武即位詔封淮陽王改元更始

更始劉玄稱爲皇帝斮席流汗豪傑解袂○劉盆子帝拜擁赤
眉被髮跣足見人欲啼○許眞子輿卜者王郎邯鄲稱帝斬於
蕭王劉秀

詩史卷二終

詩史卷三

頓丘葛　震星巖甫著　　男　用霖澤商編次

東漢紀 光武都洛陽故曰東漢光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帝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三子秀其季也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稼穡兄縯好俠養士常非笑之王莽末饑饉起宛人李通謂其從弟軼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軼往迎秀與歸舂陵與兵於是縯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皆恐懼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於是新市平林兵皆來會共立更始爲天子秀爲太常偏將軍大破莽兵於昆陽拜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及縯被誅復以秀行大

司馬事徇河北會卜者王郎稱帝於邯鄲秀進戰拔其城誅之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兵詣行在所耿弇進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銅馬赤眉之屬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辨也敗必不久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公可自取勿令他姓得之秀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進擊銅馬餘賊尤來大槍上江青犢富平獲索五幡等賊皆破之行至鄗諸將議上尊號乃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即皇帝位都洛陽帝既定天下務勤爲治保全功臣尊尚儒術百姓又安風俗淳厚在位三十三年崩壽六十二葬原陵 改元建武 中元

劉縯劉秀起兵舂陵劉縯未幾誅於聖公秀性謹厚日角天庭絳衣大冠見者皆驚昆陽接戰師至如歸小怯大勇屋瓦皆飛以一當百遂解重圍司隷校尉復見漢威滹沱東渡大雨以風抱薪爇火燎衣竈中遐想當時君臣途窮保守河北任光邳彤進拔邯鄲耿弇之功由大司馬進位蕭王擊銅馬賊河内悉降四路分兵六師張皇雲龍鬭野兵捕不道四七火上即位於鄗帝定天下保全功臣三公責吏政體淡醇崇禮太學徵聘隱淪風開東漢節義嶙峋廢后郭氏移子太子彊信讖封禪黜呂太后廟德少遜○太原周黨伏而不謁願守所志賜之以帛○咄咄子陵嚴光字子陵高臥不起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嚴瀨風清塵脫煩祉○平原太守伏湛憂如撫循百姓徵爲尚書○宛人卓茂恬淡樂道行已清濁宥民是好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且歸念之致化

大行時年七十作德日休擢爲太傅封褒德侯○湖陽帝姊湖陽公主新寡意在宋弘貧賤糟糠事遂不終○起兵主簿馮異帝示謗書豆粥麥飯未報於予君臣父子言何誇如上下交儆射鉤檻車○隗囂反覆歸漢無定班彪知與論作王命○子陽公孫述字子陽井蛙螳臂爭橫先刺來歙後刺岑彭吳漢擊之西蜀遂平○吳漢征伐意氣自若差強人意隱若敵國願慎無赦獨到之學○鄧禹封侯二十四歲倜儻無莽內行淳備子十三人各守一藝修整閨門子孫不墜列侯之中元功之最○耿弇長史北道主人河內給糧留守寇恂○潁陽祭遵性情廉約雅歌投壺士卒嚴

恪死戒薄葬家事不託憂國奉公諸將無若○賈復名將折衝
千里男女婚娶不憂妻子○馬援田牧散財借著遨遊二帝隗囂
公孫述
功成名樹書戒嚴敦援兄子畫虎刻鵠文皮明珠薏苡之謗
屍畀馬革卒爲人妒不殆不辱惜也未廣　象無附枝芟穢雨
岐張堪爲政樂不可支　反風滅火虎北渡河劉昆之言偶然
不磨○陰識陰興托尉掖庭增封不受外戚可風○帝好圖讖
鄭興不爲書有未學而無所非○讖決三雍桓譚非經非聖無
法出六安丞

顯宗孝明皇帝 名莊光武第四子母陰皇后帝生而豐下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封東海王建武十八年廢太子彊而立之勤儉好禮不墮光武之業在位十八年崩壽四十八葬顯節陵改元 永平

明帝初服親幸辟雍李躬三老桓榮五更升堂問難諸儒執經
縉紳冠帶圜橋觀聽南宮立學四姓小侯樊郭陰馬單于遣子來學
來遊○宰出百里列宿應郎苟非其人民受其殃禮緜五帝儀
繁三王蹈德咏仁拜舞歌颺東京風物於斯爲良惜也察慧自
起撞郎書求天竺佛教始倡沙門首禍災及楚王楚王英○雲臺
圖像位列星躔二十八人馬援后戚獨不與焉○援女馬后德冠後
宮常衣大練讀書謙恭○爲善最樂東平王蒼光武第八子帝同母弟子
賜侯印佩拜趨蹌○宋均守郡五日聽事檻出暴虎奸退殘吏

○陸續逮獄母來悲傷斷葱以寸截肉必方

肅宗孝章皇帝 名炟顯宗第五子生母賈貴人賈氏馬后養之立爲皇太子少好儒術明帝稱寬和東京繼體之治稱明章焉在位十三年崩壽三十三葬敬陵改元 建初 元和 章和

帝除嚴切每事從寬政猶琴瑟大急小絕稱制臨決五經異同
白虎奏議班固丁鴻○扶風班固字曰孟堅枕經籍書紆體衛
門叶民堅切音縣潛神默記緬以歲年文斧能虎馳鵬風雲叶于元切音袁漢
書典核數百萬言江河行地日月經天史漢異同世稱馬班○
强直自遂南陽朱季朱暉字文季史畏其威人懷其惠○臨江毛義
捧檄而喜賢者不測屈爲親起○司空五倫奐姓第五名倫賜俸歸田

兄子十往退而安然子疾不視竟夕不眠登訓無私長者之言

孝和皇帝 名肇肅宗第四子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以憂卒竇后養帝爲己子即位時年十歲竇太后臨朝稱制永元四年帝始親政柔而不立漢業始衰在位十七年崩壽二十七葬敬陵改元 永元 元興

孝和皇帝永元元年竇憲北伐登燕然山誤銘刻石勒功而還
○生入玉門不願酒泉班超乞老至是乃旋○鄧訓女綏鄧禹之孫
帝之后也恭肅小心歲供紙墨貢獻不侵後有馬鄧前有郭陰

孝殤皇帝 名隆和帝少子也和帝數失皇子皇子生者養於民間及崩鄧后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帝始生百餘日鄧后乃引兒踐等定策禁中立帝爲皇太子是日即位鄧后爲太后臨朝在位八月崩壽一歲葬康陵改元 延平

孝安皇帝 名祜肅宗孫也父淸河孝王慶母左姬帝自在邸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閒年十歲好學史書和帝稱之數見禁中殤帝崩鄧太后迎立之時年十三建元元年太后崩帝始親政宦者李閏江京及乳母王聖等用事四年南巡崩於葉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二葬恭陵改元 永初 元初 永寧 建元 延光

和崩殤立一年而已孝安皇帝淸河王子乳官用事 乳母王聖宦者李閏江京 漢業衰矣○汝南薛苞天性孝友後母見逐灑掃自守弟子分財自取其醜○黃憲十四渾然圭角若千頃陂人初不覺澄之不淸淆之不濁○弘農楊震金埒黃昏四知自畏淸遺子孫飮酖而死大鳥集原俯仰流涕葬非飛翻四世淸德出於一門

孝順皇帝 名保安帝子也母李氏爲閻皇后所殺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子安帝乳母王聖等譖殺帝乳母王男廚監邴吉帝數爲歎息王聖等懼有後禍與江京樊豐共構陷帝坐廢爲濟陰王安帝崩閻后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爲嗣在位七月崩閻顯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立諸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閻顯等遷太后於離宮迎帝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由是寵任宦官遂尊政事在位十九年崩壽三十葬憲陵改元 永建 陽嘉 永和 漢安 建康

安帝旣殂后 閻皇后 立北鄉嗟乃在位七月而亡彼衆宦者聚謀德陽誅顯 皇后兄閻顯 還后立濟陰王侯封十九孫程王康○時則徵士黃瓊爲郞李郃之子李固高翔嶢嶢易缺盛名難當不爽不惠遠謨韜光○四徵不屈扶風法眞身不可見名可得聞百世之下我思其人

孝沖皇帝 名炳順帝太子母曰虞姬即位時年二歲梁太后臨朝在位一年崩葬懷陵改元 永嘉

孝質皇帝 名纘渤海孝王鴻子樂安夷王寵孫千乘貞王伉曾孫肅宗玄孫也沖帝崩淸河王蒜年長有名德太尉李固等欲立之梁冀欲立帝以久專權乃與太后定策禁中迎帝至洛陽封建平侯即皇帝位時年八歲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飮水語未絕而崩在位一年葬靜陵改元 本初

孝桓皇帝 名志肅宗曾孫河間孝王開孫蠡吾侯翼子也冀父商爲伏質帝崩李固等復欲立淸河王蒜胡廣以爲然冀與太后謀先策免固乃迎帝入南宮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一年崩壽三十六葬宣陵改元 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永壽 延熹 永康

沖帝一歲質弑於冀桓蠡吾侯立主大器女寵中官日與相邇○梁冀跋扈政出私門三后六貴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單超誅梁權移常侍龍見於田君子不利忠賢憤激黨錮禍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陳蕃竇武 竇武劉淑劉寬 號稱三君俊顧廚及誅數百人追至靈世禍猶未悛○李固之死成於胡廣文姬固姊孤寄王成○名行相次李杜齊名 李膺杜密 元禮 李膺字 楷模誤讒風生事不辭難死不逃行○范滂辭母母言磐磐使汝爲惡不可爲惡使汝爲善我不爲惡行路聞之涕泗零落○張儉亡

命死爭孔融家事任長母義從容詔獨坐褒（融兄）儉逋安從與自已作禍貽無窮容汀良善生何以容○徐稚郭泰不失其貞泰辭有道勸學不信真不絕俗隱不譴親孺子（字）（徐州）高士廉節自立樹下陳蕃磨鏡自給不言國事愚不可及○屏跡梁碭行申屠蟠黃雀低飛鴻鵠高翔

孝靈皇帝（名宏肅宗玄孫河間孝王開曾孫解瀆亭侯淑之孫萇之子也桓帝崩無嗣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遣使迎帝於河間立以爲嗣在位二十二年崩壽三十四葬文陵改元建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靈帝之立竇武之功青虹黑氣雌雞化雄亡國之怪獄下蔡邕

○帝賣官錢私藏日饒擬方桓帝楊奇不撓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封張讓等十二人侯中官拜爵寵功之濫○不受侯封賢哉呂彊前後三人綱目揚芳唐張承業與楊復光○胡廣伯始天下中庸歷事六帝周流四公○中平元年張角黃巾盧植奉詔始赦黨人

少帝（名辯靈帝子母皇后何氏卽位時年十七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勒兵誅亂黨讓等劫帝走小平津尚書盧植追讓等斬之帝夜步逐螢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乘之還宮司空董卓廢帝爲弘農王酖弒之在位五月改元光熹　昭寧）

少帝辯立虛守位號進（何進）誅宦官計盡袁紹召兵脇后（太后何氏）開門揖盜董卓西來廢辯立獻弒何太后漢於斯亂○卓碎蔡邕族人不來三日之間周流三臺多識漢事曠世逸才滅紀廢典卒爲允（王允）災○鋤金不顧北海管寧邴原王烈往依遼東不見成德豈非潛龍○華歆助曹（曹操）破壁牽后（伏后獻帝后）當其棄金人知其謬

孝獻皇帝（名協靈帝中子母王美人爲何后所害少帝卽位封渤海王徙封陳留王董卓將兵詣京師聞少帝在北邙迎於北邙阪下卓與少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帝語禍亂之由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爲賢乃廢少帝而立之初平元年春後將軍袁術長沙太守孫堅驍騎校尉曹操等起兵討卓卓挾帝如長安建安元年夏張楊等送帝還洛陽曹操用荀彧計迎帝都許二十四年冬丞相魏王曹丕篡位廢帝爲山陽公薨青龍二年春秋壽五十四以漢天子禮葬於禪陵在位三十一年改元初平　興平　建安　延康）

獻帝在位國家不造先挾於卓後挾於操曹丕承之遂移漢廟廢山陽公東漢以絕（叶此芮切音擘）歷十二帝有九十歲○志在靖難北海孔融才疏意廣迄無成功楊修答教鼓吏禰衡以才見殺漢士日空○荀彧荀攸比之子房謀漢帷幄決策智防○陳琳阮瑀王粲劉楨草檄作賦不失才人

後漢紀（凡二帝共四十三年）

昭烈皇帝（姓劉名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備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

十五母使行學與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
盧植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
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言語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
好交結豪傑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
兵帝討賊有功除安喜尉遷高唐令後爲賊所破往奔
中郎將公孫瓚瓚表帝爲別部司馬與田楷拒袁紹數
有戰功領平原相去楷歸陶謙謙表爲徐州刺史謙死領
徐州牧又爲呂布所敗歸曹操用爲豫州牧從在將軍以
車騎將軍董承受獻帝衣帶中密詔乃起兵討曹兵敗
奔冀州袁紹紹敗又走依劉表表死子琮降於曹操
帝奔江陵操追騎追之使諸葛亮結好孫權與權將周
瑜大破曹軍於赤壁會益州牧劉璋懼曹兵西下遣使
迎帝遂襲據成都進攻漢中破夏侯淵張郃於陽平羣
臣共推爲漢中王及曹丕篡漢帝乃即皇帝位於成都
武擔山之南因亂後漢元年秋自將擊孫權軍於秭歸
權遣將陸遜拒之大破漢軍帝於猇亭帝僅以身免還
白帝憂恚而殂在位三年壽
六十三葬惠陵改元　章武

四海分崩天下大亂炎火續劉是爲蜀漢昭烈帝備中山王系
幼而孤貧常有大志漢室傾頹慨然攬轡盧樓宅人英賢委贄
三顧隆中謀信與仲同　大義跨有荊益卒爲漢嗣營建四十自將
伐吳王業未終白帝托孤○士元鳳雛龐統字士元　諸葛臥龍諸葛亮
德操水鑑司馬徽字德操　品藻龐公龐德公　○關羽張飛爲世虎臣左右
劉備誼氣夙親羽報曹公高遁絕倫留守南郡水擒魏軍威震
華夏剛而自矜飛釋嚴顏引爲上賓火烈人畏暴而少恩均以
短敗蜀漢之屯

後帝　名禪字公嗣昭烈太子年十七襲位於成都諸葛亮
托孤於前蔣琬秉政於後休民養兵閉關以安至姜維

卒帝乃自攝國事黃皓等用事而國勢陵夷矣魏主奐
遣鄧艾入寇帝輿櫬自縛詣軍壘門降魏遷於洛陽封安
樂公司馬昭常與帝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爲感愴
而帝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乎雖
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他日昭問帝
曰頗思蜀否帝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求見帝
曰若司馬公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
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對如前昭曰何
乃似郤正語耶帝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至晉武
帝泰始六年薨年六十有四諡曰思在位四十年改元
建興　延熙
景耀　炎興

後帝守位厚福容容歷年四十丞相之功○南陽葛亮天民獨
覺俯視吳魏盤龍礀確抱膝長吟自比管樂爲漢出廬受命寄
託南征雍闓七擒孟獲拜表出師驅理經略食少事煩長星夜

落鞠躬盡瘁俯仰不怍天不祚漢哲人先虐○蔣琬雅操鎮靜
有神作事憒憒過不推人○費禕謀國托志忠純舉目究意識
悟過人接納賓客事無因循○董允公亮獻替忠勤事至十反
光贊王勳○黃皓用事怙寵專權姜維伐魏鄧艾破緜劉諶自
殺蜀亡於禪

魏紀　凡五主共四十六年

文皇帝　姓曹名丕字子桓沛國譙人漢丞相魏王操之子
也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
之書善騎射好擊劍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
相操死嗣位爲丞相魏王遂篡漢祚稱皇帝建都鄴因
號魏在位七年殂年四十
葬首陽陵改元　黃初

魏武曹操父曰曹嵩曹騰養子莫知所從機警權術少而不同

胡劭許劭自喜亂世奸雄起驍騎校討賊立功摧袁袁紹定表劉表品

騭英雄致身丞相自爲魏公旋加九錫進爵王封上挾天子下

令諸侯弑后子母兒啼神啾摸金摸金校尉搜粟搜粟都尉發冢掘丘居

夏殺善爲惡無休天命有在死見逆謀分香賣履後世爲羞西

陵夜哭銅爵風秋操卒子丕嗣爲魏王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

學彊識才藝兼長篡漢自立是爲文帝改元黃初曾操武帝○

華佗醫診禰鴻倉公建平朱建平相術預知死生周宣相夢洞徹

吉凶管輅占卜鬼詫神驚

明皇帝 名叡字元仲文帝太子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祖操愛之常令左右年十五封武德侯進平原王以其母甄氏被誅故未建爲嗣帝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流涕文帝釋弓爲之惻然曰好語動人心遂立爲太子黃初七年文帝崩嗣位帝及文帝皆動吏治而好通才故俗尚刻薄賤守節焉在位十三年殂年三十五葬高平陵改元 太和 青龍 景初

明帝叡立容止可觀天姿秀出望之儼然立髮垂地口吃少言

行師動衆識決機先含垢藏疾偉略沉潛性好土木宮殿鬱盤

鐘簴槖駝徙棧長安承露盤折重不可遷金人辭漢淚落潸潸

社稷無衛維城不堅大權偏據來日大難

齊王 名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任城王楷子也青龍三年封

齊王明帝疾立爲太子時年九歲召司馬懿入臥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又令王抱其頸懿頓首流涕帝殂芳嗣立在位十五年因謀誅司馬師不克師啓太后令仍遣帝歸藩於齊居河內司馬炎篡魏封邵陵縣公泰始十年殂年四十三謚曰厲公改元 正始 嘉平

齊王芳立爽懿輔之曹爽司馬懿 爽誅懿卒子師嗣之司馬師 青頭雞

唱矯詔廢之

高貴鄉公 名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初封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司馬師廢齊王而立之在位六年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固諫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昭昭爲之備帝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司馬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衆奔走中護軍賈充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前刺帝刃出於背帝殂於車中時暴雨雷霆晦冥年二十歲葬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改元 正元 甘露

高貴鄉公才慧夙成尚辭好問文采流聲輕躁忿肆自蹈愍陵

司馬昭弑假手賈充

元皇帝 名奐字景明文帝孫燕王宇子也初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髦遇弑司馬昭迎立之在位五年司馬炎篡位廢爲陳留王太安元年殂年五十八改元 景元 咸熙

陳留王奐恭己南面司馬炎篡揖讓而禪黃初之際異類巢燕

鷹揚宜防豈謂無見高堂隆言於是乎驗○魏歷五主四十六

年孤兒寡婦天道好還○魏世拓邊鮮卑烏桓遠水以東爰及三韓

吳紀 吳凡四主合五十九年

大帝 孫氏名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破虜將軍烏程侯孫堅次子討逆將軍吳侯孫策弟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有貴象及策起事江東任之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爲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遣劉琬加策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及策殂長史張昭等奉權統任曹操表爲討虜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自公安徙都武昌曹丕立封吳王後與魏絕以明帝太和三年自稱皇帝還都建業國號吳在位二十四年殂年七十一葬蔣陵改元 黃武 黃龍 嘉禾 嘉興 赤烏 太元 神鳳

吳主孫權業承父兄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屈身忍辱尚計任能擅有江表鼎足稱雄○周瑜卓朗邈焉絕倫取荊破魏膽略過人人與之交醉若飲醇○諸葛子瑜 名瑾亮兄 與亮同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兩立無嫌各爲其主○魯肅篤忠臨事不苟卓然自立敢嘗北走方之鄧禹張昭何有○吳下阿蒙 呂蒙 就學有功士別三日刮目不同○陸遜子抗治軍樂鄉羊叔子 羊祜 一水相望祜遺抗藥抗即服之抗遺祜酒飲之不疑輕裘緩帶不事威儀峴山遺愛人墮淚碑

會稽王 名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會稽王霸謀去太子和而代之全公主亦譖和權廢和賜霸死立亮爲太子即位時年九歲太平三年與太常全尚謀誅孫綝綝覺廢亮爲會稽王後以譖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爲侯官侯遣之國道自殺或云綝鴆殺之時年二十[illegible]歲晉武帝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顯迎亮喪葬之賴鄉在位六年改元 五鳳 太平

會稽王亮機事不密孫綝禍發陛起於牒

景帝 名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封瑯琊王丞相孫綝廢亮而立之在位七年殂年三十改元 永安

孫休嗣立是爲景帝惟命不常六年而替

烏程侯 名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字皓宗休兄南陽王和子也封烏程侯休崩是時蜀漢初亡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迎立之時年二十三歲初立時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出之當是時翕然稱爲明主既得志粗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

失望興布悔之或以譖皓皓盡殺之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後各奏其闕失輒以爲罪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好興工役衆所患苦徙都武昌再還建業在位十六年晉遣王濬伐之入石頭皓詣軍門降送於洛陽封歸命侯太康四年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改元 元興 甘露 寶鼎 建衡 鳳皇 天冊 天璽 天紀

孫皓初立翕然有聲既而得志蟲暴驕盈耽酒好色披面鑿睛岑昏險諛積惡叢與王濬樓船飛下益州鐵鎖沉江底城陷石頭降旗一片風卷西流蕭蕭故壘蘆荻皆秋

詩史卷三終

詩史卷四

頓丘葛　震星嚴甫著　男　用楙濟甫編次

晉紀 凡十五帝合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都洛陽五十二年○江左十一帝都建康一百四年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氏名炎字安世河內溫縣孝敬里人魏相國安平郡公懿孫晉王昭長子母太妃王氏炎寬惠仁厚沉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累遷中撫軍進封新昌鄉侯及晉國建立爲世子拜撫軍大將軍開府副貳相國昭死嗣相國晉王位咸熙元年十二月丙寅廢魏帝爲陳留王自稱皇帝國號晉建都洛陽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厲以恭儉敦以寡慾天下乂安自平吳以來荒湎酒色不恤國家久遠之策倚以老莊放誕相高而鄙棄禮法之士識者知天下將亂云在位二十六年崩壽五十五葬峻陽陵廟號世祖

改元 泰始 咸寧

太康 太熙

晉武皇帝司馬昭子大封宗室八王禍始選良伎女五千入宮帝乘羊車恣其所蹤鹽汁灑地竹葉插房 叶符風切音逢 掖庭相效爭引變寵 叶昌中切音冲 ○璀 衛瓘 女種賢長而美白充 賈充 女權詐醜而短黑以賈易衛後宮之厄○太保王祥事後母孝生有清德死無雜弔○王裒痛父隱居嚴阿徵辟不就涕洟孔多哀哀父母人廢蓼莪○巴西陳壽師事譙周蜀不入晉落藉淹留撰三國志人推良史質直勝文善敘事理丁儀丁廙作傳索米亮 諸葛亮 非將才廢公私詆兩遭親喪竟被貶議○束晳稽古博洽逸羣多識往事能讀丘墳汲冢竹書顯發策文科斗鳥跡隨意釋分悲夫年位泥首靑雲○魏晉猶亂七賢放達崇尚虛無縱酒荒卿遺落世事輕蔑禮法嵇康遠邁博覽該通龍章鳳姿風儀亭亭濁酒彈琴陳說平生鍛以自贍與世無營才儁不免卒踐孫登顧影自歎散絕廣陵○阮籍瑰傑傲然無猜賦詩詠志自足於懷能琴善嘯忽忘形骸魏晉之際恐爲禍階陶兀放名以酒埋鄰家少婦美而當壚醉臥其側而鼾呼呼兵家有女才色兼美年適及笄未嫁而死徑往哭之悲哀不已國其母終對者不寧留與決賭馳道相爭飲酒食豚不輿生平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滅性傷生召辟曹爽婚郤晉武醉六十日竟不得語大人先生禮法是尚蝨處褌中聊以相況靑眼白眼轉盼相向徑遂途窮慟哭西風○南阮阿咸嗣宗諸子猶鼻高竿聊復爾耳居喪蕩檢與姑婢私姑歸其夫婢亦相隨遂借客馬狼狽奔追追婢旣及與婢累騎妙解音律善彈琵琶絃歌酣宴諸阮歡譁大瓮盛酒圍坐相向不用杯勺牛飲相況羣豕與同直接其上豈異伊人自擬天放○劉伶祝鬼一飲一斛鹿車逍遙攜酒一壺荷鍤隨之死埋於途○向秀淸悟以莊注莊佐鍛樹下灌園山陽日影西邁撫昔懷今聞笛作賦慷慨悲心○山濤早孤四十始仕璞玉渾金莫名其器甄拔人物各爲品第八斗方

醉七十九終少子曰節雅有父風高陽池上歌謠兒童○王戎短小談鋒機辨神采秀徹視日不眩兩眼爛爛如巖下電戲觀猛獸虓吼震檻衆皆奔走獨立不變族弟敦王敦候托疾不見竹林青青山河漫漫黃公酒壚撫昔長歎子萬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十九乃亡晩持牙籌會計金錢鑽核賣李行鄙而慳

孝惠皇帝 名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母皇后楊氏泰始三年立爲皇太子闇弱不辨菽麥侍中和嶠衛瓘屢以爲言荀顗及尚書令荀勗常保護之故得不廢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號曰太上皇四月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共起兵誅倫迎帝復位永興元年七月東海王越奉帝攻成都王穎敗於蕩陰越奔下邳穎以帝歸鄴東瀛公騰及都督幽州王浚共攻穎穎奉帝奔洛陽十一月河間王顒遣其將張方入洛陽又劫帝幸長安光熙元年正月越遣其將宋冑引兵西迎大駕顒兵敗走入太白山五月帝還洛陽十一月庚午以食麨中毒而崩或云越之鴆也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葬太陽陵改元 永熙 永平 元康 永康 永寧 太安 永興 永安 建武 光熙

惠帝顒騃昏昧無知鳴問蝦蟆爲官爲私百姓餓死云食肉糜金城毀冕湯陰釋胄生靈版蕩滔天來覲○趙王倫篡冏齊王冏穎成都王穎勤王五星經天縱橫無常諸王魚肉戎騎乘之四海鼎沸羣雄竊窺氐羯戎羌荒服不羈分五大部逼處內畿石勒上黨劉淵晉陽苻氏臨渭扶風姚羌鮮卑慕容昌黎鴟張長淮之

北無復晉疆幾二百年爭戰之場○賈后干政朝用私親弑楊太后誅戮大臣殺太子遹及其母焉叶於虔切音因母曰郭槐賈后母封廣成君石崇潘岳望拜車塵○張華博物華而不實凡縻高爵處茲不戢○裴頠棄典附后爲賊索靖銅駝會見荊棘

孝懷皇帝 名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母才人王氏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惠帝時宗室構禍帝沖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於時歷拜鎮北大將軍都督鄴城諸軍事尋立爲皇太弟惠帝崩侍中華混等召帝入即皇帝位在位六年王彌劉曜石勒合兵陷洛陽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執送平陽封會稽公後二年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遂弑帝於平陽時年三十改元 永嘉

孝愍皇帝 名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子出繼伯父秦獻王柬後襲封秦王永嘉二年拜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及洛陽傾覆避難於滎陽密縣與舅荀藩荀組相遇奉帝入長安雍州刺史賈疋奉爲皇太子會懷帝凶問至舉哀成禮即皇帝位在位四年劉曜圍長安城中食盡帝出降遷於平陽假光祿大夫懷安侯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遂弑帝於平陽時年十八改元 建興

懷佩玉璽愍居黃屋驚墜三山鯨呑九服劉聰劉曜寫入未央圓顱盡仆方趾咸僵行酒執蓋青衣皂裳主辱臣哭弑於平陽○荀崧屯宛杜曾圍之內無宿糧外無援師其小女灌年十三

時夜帥勇士踰城突圍竟達石覽復爲秘書求救周訪周撫來俱與覽會兵宛圍始除吁嗟女子勇兒何如

中宗元皇帝 名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武王伷孫恭王覲之子也母夏侯太妃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眄煒如也年十五嗣瑯邪王位惠帝時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沉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惟侍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瑯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元康二年拜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下邳永嘉初移鎮建康懷帝蒙塵於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愍帝即位進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及西都不守西陽王羕及羣僚牧守等上尊號帝不許依魏晉故事稱晉王太興元年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丙辰即皇帝位都建業是爲東晉在位六年崩壽四十七葬建平陵廟號中宗改元 建武 太興 永昌

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瑯邪王子仁義歸來龍行趙璧命鐘荊臺雲瞻北闕江望南開當時歌謠有若兒童五馬渡江一馬化龍爰登大寶晉遂稱東○王敦犯順王導引咎詣臺待罪累卿百口後殺伯仁 周顗字伯仁 負此良友○郭璞博古篤志綈緗青囊九卷洞曉五行 叶胡剛切音杭 爲卌龜枚學渾渺茫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馬活趙固婢買廬江卦明鼯鼠數衍龍兆才高位卑客傲猖狂嗜酒好色畱連荒亡匪寧國黨坐致身戕徵神語怪伎成之殃

肅宗明皇帝 名紹字道畿元帝長子母荀豫章君荀氏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

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近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也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元帝即位立爲皇太子欽賢愛客雅好文辭與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爲布衣之交王敦在石頭忌帝神武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爲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止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即皇帝位帝明敏有斷尤精物理於時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祲在位三年崩壽二十七葬武平陵廟號肅宗改元 太寧

明帝岐嶷寘書接要蒸首晨懸董膺昏燎厥德不回餘風可邵

顯宗成皇帝 名衍字世根明帝長子母皇后庾氏太寧三年三月戊辰立爲皇太子閏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即皇帝位時年五歲庾太后臨朝稱制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然爲舅氏庾亮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在位十七年崩壽二十二葬興平陵廟號顯宗改元 咸和 咸康

成帝不造庾亮元舅山藪藏疾包容不偶蘇峻作難青溪失守火及黃屋兵纏紫微石頭之駕海內含悲○望之 卞壼字望之 巖巖不苟時好如含瓦石阮孚每勞鄙吝自執悼彼傷穀躬受顧託正色廊廟西陵敗績宮闕悉燒力疾苦戰日月失照山搖嶽動雲慘風激 叶吉弔切音叫 哀哀二子虎尾同蹈父死於君子死於孝○溫嶠特達邦族流聲辭親蹈義國自家刑負荷顧命勤宣乃誠枕戈雨泣激彼士行 陶侃字士行 誅敦剪峻 王敦蘇峻 奮節擒名高芬遠

映柔而有正叶諸成切平聲然犀牛渚異狀奇形衣赤乘馬遂一幽明
○陶氏士行都督荊州運甓惜陰戢具咸收竹頭木屑綜理纖
悉未與嶺命念恨數雌嬌勸動王撫兵不救叶居尤切音鳩逍遙河上
行行且留滕姜數十家倚于頭珍奇寶貨富與國作客化爲鶴
梭騰爲虬八翼夢天忽焉倒投朱衣介幘充誕不猶○王導濟
裁瑯邪雅重中原蕩覆傾心推奉虎嘯猋馳龍升雲從輔政匡
時宅純守正嘉猷克宜忠規廉靖內侮外難終然屹定遇合三
王榮逾九命烏衣巷裏門族斯盛○干寶求隱姓好奇書博採
異聞遂混有無作搜神記鬼之董狐游心寓目亦足以娛○稚

川葛洪字稚川澂洽貧而樂道不慕浮榮閉門却掃奇紬名山理斯
要眇載範斯文弘敷玄蘊從祖曰玄得道最早私淑鄭隱邀心
探討醫詮兼綜內學亦了令求勾漏丹訪南徼游德棲眞八十
壽考羅浮山峰仙衣縹緲

康皇帝名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年徙封瑯邪王九年拜散騎常侍歷遷侍中司徒咸康八年六月庚寅成帝有疾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當朝權詐人主出與世之後戚屬將疏乃言國有強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爲嗣癸巳成帝崩甲午即皇帝位諒陰不言委政於庾冰何充在位二年崩壽二十三葬崇平陵改元
建元
康帝天資居喪禮縟隆典方興降齡奚促

孝宗穆皇帝名聃字彭子康帝子母皇后褚氏建元二年九月丙申康帝有疾庾冰欲立會稽王昱何充請立皇子聃戊戌康帝崩己亥即皇帝位時年二歲褚太后臨朝攝政在位十七年崩壽十九葬永平陵廟號孝宗改元
永和　升平
穆帝繈抱太后帷中委裘稱化大孝爲宗遵彼聖善成茲允恭

哀皇帝名丕字千齡成帝長子母周貴人咸康八年封瑯邪王永和元年拜散騎常侍升平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崩褚太后立之在位四年崩壽二十五葬安平陵改元
隆和　興寧
哀帝短祚大命不集國嗣不育儲宮廢立

廢帝名奕字延齡哀帝同母弟咸康八年封東海王升平五年改封瑯邪王歷拜侍中驃騎大將軍興寧三年二月丙申哀帝崩無嗣太后立之時桓溫有不臣之心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

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秘牀笫易誣乃言帝素有痿疾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乃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所生將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咸安二年降封西海縣公徙居吳縣太元十一年冬十月薨壽四十五在位五年改元
太和
帝奕守道桓溫廢立彼異阿衡我非昌邑杜塞聰明酣暢默默
得保天年橫禍不及時人憐之作歌太息

太宗簡文皇帝名昱字道萬元帝少子母鄭夫人帝幼而岐嶷爲元帝所愛及長清虛寡欲尤善玄言永昌元年封瑯邪王咸和元年徙封會稽王歷位丞相錄尚書事太和六年十一月帝奕廢桓溫迎帝於會稽邸而立之是時桓溫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遁常言帝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爲赧獻之輩云在位二年崩壽五十三葬高平陵廟號太宗改元

咸安

惟天挺神光膺承乾灿雲驤首躍於沇川不有廢也何以興焉

神識恬暢濟世無權政自桓氏祭則寡人叶如疋叶音慈

烈宗孝武皇帝 名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母皇后李氏興寧三年封會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己未立爲皇太子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即位帝幼稱聰悟雅有人君之量既而溺於酒色殆爲長夜之飮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爲變者相繼殺日既少而傷無其人竟不能安寧詐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五葬隆平陵號烈宗改元 寧康 太元

神人有㝅字曰昌明兹臣賢命天誘其衷名賢間出河嶽效靈

飛光夜見酒勸長星豢頭加被醉而暴崩濟著名殷反爲楚聲

○謝安爲相秦苻堅冠江東淝水之戰捷奏八公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安得驛書圍棊從容謝玄謝石見畫成功還折展齒喜見平情歷仕三朝雅適鎭靜談笑折冠潛消桓桓溫𤧟海西之廢不能匡正期功絲竹清議猶勝

安皇帝 名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母夫人陳氏太元十二年立爲皇太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崩辛酉即皇帝位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廢帝爲平固王徙居潯陽三年春二月建武將軍劉裕等起兵誅玄玄挾帝走江陵義熙元年春正月劉裕拔江陵帝還京師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劉裕將謀篡立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密使王韶之縊帝於東堂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七葬休平陵改元 隆安 元興 義熙

恭皇帝 名德文字德文安帝同母弟初封琅邪王歷遷車騎大將軍桓玄篡位廢爲石陽縣公安帝反正復爲琅邪王領徐州刺史尋拜大司馬領司徒安帝崩劉裕矯詔立之在位二年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遂遜於琅邪第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居於秣陵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而入弑帝於內房時年三十六謚曰恭皇帝葬沖平陵改元 元熙

安承流湎大盜斯張恭乃寄命他人是綱猶存周赧始立懷王虛尊假號與衛同亡

附兩晉之際十六國

漢 劉淵以惠帝永嘉二年戊辰僭立至聰二世凡五主合二十一年以成帝咸和三年戊子滅

劉淵 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初漢高帝以宗女爲公主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姓劉氏父豹爲左部帥居晉陽汾澗之濱淵幼而穎異有文武才爲侍子在洛陽孔恂楊珧勸晉武帝除之不聽會豹卒以淵爲左部帥惠帝時羣盜蠭起乃自立爲大單于據平陽稱漢王永嘉二年僭即皇帝位國號曰漢在位三年殂謚光文皇帝廟號高祖葬曰永光陵改元 元熙 永鳳 河瑞

四星東聚五馬南浮金方震旦玉塞横流六合瞻烏中原逐鹿閏帝竊號時有十六前趙初起後趙相連一成一夏五涼四燕苻苻健姚姚萇乞伏乞伏國仁三秦稱焉始猶夏者有曰劉淵博通經史膂力過人隋隋何陸陸賈無武絳絳侯周勃灌灌嬰無文自謂兼之意遂不臣

五部高嘯一旦摧雄代旌颺月朔馬騰風有新保之塹得水中埃塵淮浦旭叫河宮聰曜繼之晉遂遷東

劉和字玄泰淵太子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及為儲貳性多猜忌馭下無恩而嗣位以楚王聰權重恐不利於己率兵攻之反為聰所敗斬於光極西室

劉和淵子猜忌無容貌之為美不恤我躬閱墻之內乃自與戎光極西室弒於劉聰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幼而聰悟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篇賦五十餘篇十五學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淵曰此子吾所不能測也弱冠遊京師名士莫不結交新興太守郭照辟為主簿舉良將入為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淵僭位拜

大將軍楚王大司馬大單于弒和立在位八年諡昭武皇帝廟號烈宗改元　光興　嘉平　建元　麟嘉

劉聰纂奪以弟殺兄將出豺虎師逐犬鷹鞭投渭水塵指洛城未央夜寂諸門旦空諸殿知切音池懷愍驅役執蓋行觥音公并后承寵災氣呈形平陽雨血鬼哭殿庭

劉粲字士光聰子少而俊傑才兼文武既嗣位荒耽酒色多行無禮為司空靳準所弒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改元　漢昌

聰子劉粲少而俊傑酒色荒耽性任嚴刻烝淫罔忌奸人在側靳準弒之男女無別掘墓燒廟鬼哭不絕

劉曜字永明淵族子少孤見養於淵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落拓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淵僭位時歷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靳準之亂起兵討賊行至赤壁即皇帝位改國號曰趙徙都長安在位十年與石勒戰於金墉昏醉奔退為石堪所執囚於襄國永豐小城尋殺之改元　光初

劉曜高亮拓落不凡天資雄勇邁偶時類坐法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隱於涔山有二童子獻劍趙皇赤玉為室有銘在旁四時五色變為神光靳準之亂赤壁稱皇川兵好殺詩被樂章師之所處荊棘荒荒禍成勍敵白絕淵鑿樹撥為人風飄寇堂大梁五車敗於趙昌戎杯不離戰十宵崩叶通切音邪天之所厭人事不臧歡閙大分滿持一觴亡國之人嗚呼可傷

後趙石勒以晉成帝咸和三年戊子僭位三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六年庚戌為冉閔所滅

石勒字世龍初名匐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並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見者咸異之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形晉太安中并州饑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食勒亦被掠賣與茌平人師懽為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與牧帥魏郡汲桑往來遂招集王陽等為羣盜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永興元年成都王穎將公師藩起兵趙魏勒與汲桑率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桑敗乃降劉淵署輔漢將軍平晉王劉聰立署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公加九錫後叛曜自稱趙王大破曜兵執曜殺之即皇帝位據襄國國號趙在位六年而殂年六十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謚曰明皇帝廟號高祖改元　太和　建平

石勒十四東門倚嘯掠賣爲奴魚龍四道先臣劉淵後反劉曜建都襄國遂僭大號古今得失論斷皆妙稱礌落落日月所照曹馬狐媚終不肯效亦一人傑豈云自冒○謀主張賓自負子房經史鑒識智算精詳提劍軍門遇合非常賦懷卓犖虛襟集思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輔成帝業寔亦奇士

石弘 字大雅勒第二子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乃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勒死嗣立在位一年丞相石虎廢爲海陽王尋弑之年二十二改元 延熙

石弘勒子政輔元凶既廢復弑篡於季龍

石虎 字季龍勒從子祖曰匐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稱勒弟焉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爲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之拜征虜將軍進封中山公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中山王虎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虎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北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念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勒死弘立虎殺勒后劉氏勒子堪乃廢弘自稱大趙天王尋僭即皇帝位遷都鄴在位十五年殂謚武皇帝廟號太祖墓曰顯原陵改元 建武 泰寧

石虎毒患壯骨奇軀趫捷弓馬每戰前驅降城陷壘道種無餘篡逆僭號創造多端馬步前射靈臺星占鼓吹羽儀各置女官製爲鹵簿女騎一千著紫綸音官巾錦袴雕鞍金銀鏤帶五綵織文叶集沿切音然遊於馬上狀若飛翔乃生逆子石邃石宣殺公不成禍逮妻男二十六人同埋一棺愛孫抱泣投諸一刀手刃二妻變鄭櫻桃當時災異妖怪實繁平陵石獸夜移城南狼狐數千隨之而前石然八日滅於泰山太武殿中像謁先賢悉變爲羯頭縮入肩胛人共憤淫虐播擊身丧國泯其由禍盈純灰三斛不洗惡名

石世 虎少子趙王劉曜女所生封齊公太子宣作亂虎誅之立世爲皇太子在位三十三日丞相石遵廢劉氏令廢爲譙王而弑之

石遵 世之兄封彭城王弑世自立在位一百八十三日石閔弑之

石鑒 遵之兄封義陽王石閔弑遵而立之謀殺石閔不克閔弑之在位一百三日改元 青龍

石祗 鑒之弟封新興王閔既弑鑒公卿將校從祗者萬餘人遂僭帝於襄國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石閔敗之顯密使請降求殺祗爲效閔許之顯遂殺祗傳送於鄴閔焚祗首於通衢在位一年改元 永寧

石世一月石遵弑之石遵六月石閔弑之石鑒三月閔又弑之石祗一年劉顯弑之虎十四子至此無遺殺人一間天道不遠

石閔 字永曾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虎子

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劫
而果毅虎撫之加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
拜建節將軍徙封修武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武
興公弑石鑒自立國號大魏復姓冉氏在位三年前燕
慕容儁克幽薊略地至冀州閔率騎拒之大敗爲慕容
恪所擒送之薊斬丘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
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
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於龍
城斬於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
不雨至於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
大雪 改元
永興

中朝不競釁爭橫塵飛五嶽霧掩三精冉閔滅趙豈非梟雄
馬死被執斬於遏陘山閒七里草木凋零武悼天王祀而有靈

成 始李特以晉惠帝太安元年壬戌據蜀至勢
六世凡四十六年以晉穆帝永和三年丁未滅

李特 字玄休巴西宕渠人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
其一赤如丹其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
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曎氏樊氏柏氏鄭
氏五姓俱出皆爭爲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
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
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相船又
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
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
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
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
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
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
俱生弗宜將汝去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碭石之上望
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者
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
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
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
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

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
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賨因
謂之賨人焉漢高祖爲漢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更名其
地爲巴郡漢末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魏
武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於洛
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氐特父慕爲東羌獵將有五子輔
特庠流驤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
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
饑百姓流移就穀特隨流人入蜀聚衆爲流人帥蜀人
惡之永康元年益州刺史趙廞反殺其弟李庠特率衆
襲殺之以功拜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會有詔令秦雍
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六郡流人皆不願
徙推特爲主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太安元
年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進
攻成都爲益州刺史羅尚所殺焚尸傳首洛陽其子雄
僭號追謚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在位二年改元 建初

李雄 字仲儁特第三子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
斷旣而生蕩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

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
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
士皆器重之特起兵爲蜀承制以雄爲前將軍特死弟
流代領其衆流死雄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都於
郫城攻走羅尚遂入成都自稱成都王尋僭卽皇帝位
國號大成在位卅一年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
謚武皇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
陵改元 建興 晏平 玉衡

李班 字世文雄兄蕩之子初署平南將軍雄憫其父早死
行陣舍子十餘人立班爲太子及雄寢疾班晝夜侍
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瘡皆膿潰雄子越
等惡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
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位雄子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
所生意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因班夜哭
遂弒於殯宮在位
半年年四十七

李期 字世運雄第四子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
虛心招納初爲建威將軍與兄越弒班自立外則信

任尚書令景騫內則信任官豎許涪等國之刑政皆決數人又多所誅夷人不自安漢王李壽自涪向成都矯其母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為小縣公不如死也遂自縊時年二十五謚曰幽公在位四年
改元 玉恒

李壽 字武考雄從弟李驤子敏而好學有雅量少尚禮容雄奇之封建寧王期立改封漢王鎮涪為李越景騫所讒壽懼之乃用巴西龔壯計自涪襲成都殺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廢期自立改國號曰漢在位五年死年四十四謚昭文皇帝廟號中宗葬安昌陵改元 漢興

李勢 字子仁壽長子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嗣立荒淫驕吝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懼斥外祖父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群小因行威福晉遣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之至晉壽勢出降溫送建康封歸義侯穆帝升平五年死在位四年改元 太和 永嘉

晉圖弛馭百六斯鍾李特竊發遂據巴庸李雄繼軌僭帝稱成
李班李期誅殺相仍李壽再篡改成為漢傳子李勢昏淫日亂
桓溫西指飛渡大塹蠶既不伏鼠亦何竄

前涼

張軌以晉懷帝永嘉二年戊辰據涼州至天錫九世合六十九年以孝武帝太元元年丙子降於秦

張軌 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為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於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衛將軍楊珧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司馬惠帝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求為涼州刺史於是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到官即討破之威著西州化行河右惠帝遣使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永嘉中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等率州兵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進封西平郡公不受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愍帝即位進司空固讓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使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七年而殂年六十謚曰武公

張寔 字安遜軌世子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為郎中永嘉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許之改授議郎以功封建武亭侯遷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及軌卒州人推寔攝位愍帝策拜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眾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愍帝蒙塵寔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遣使奉表江南勸即尊位自恃險遠頗自驕恣稱建興年號不奉江南正朔在位六年帳下閻沙牙門趙仰本京兆妖人劉弘作亂寔遇害私謚曰昭公元帝賜謚曰元

張茂 字成遜寔之弟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為從事不就二年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

興三年寔既遇害子駿年幼州人推茂為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以兄子駿為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不欲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帢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私謚曰成在位四年改元 永元

張駿 字公庭寔子幼而奇偉初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及統任年十八時中原多難朝命不通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氾禕等諷淑令拜駿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劉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駿敗又稱臣於石勒元帝大興二年敦煌計吏耿訪到建康拔上書以為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為鄉導乃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在位二十二年卒年四十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成 改元 太元

張重華字泰臨駿第二子寬和懿重沉毅少言永和二年駿卒嗣位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在位七年而卒年二十七私諡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諡曰敬烈改元永樂

張耀靈字元舒重華子十歲嗣事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為持節都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沖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令廢耀靈為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諡曰

哀公

張祚字太伯重華庶兄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閣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僭稱帝內虐愈甚宗人張瓘鎮枹罕進軍討之瓘弟琚及子嵩聚市人數百入城既而殺之梟其首暴其尸在位二年改元和平

張玄靚字元安耀靈庶弟初封涼武侯祚無道張瓘起兵趙長等懼罪入閣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玄靚為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年既沖幼性又仁弱叔父天錫專政太妃郭氏與大臣張欽謀誅之事泄欽等伏法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八年私諡曰沖公孝武帝賜諡曰敬悼公改元

太始

張天錫字純嘏駿少子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晉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為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使奉章請命太和初詔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為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於聲色不卹政事在位十三年秦王苻堅遣苟萇姚萇將兵攻涼州天錫出降至長安除侍中北部尚書封歸義侯堅南伐敗於淮淝時天錫為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晉拜散騎常侍左員外復西平郡公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鼎遷江左地絕河右猛虎檻逸長鯨網漏涼州張軌是非不謬
內撫遺黎外攘巨寇世既緜遠國亦完富苻覆杖順為基蓋天所
祐

前燕慕容廆以武帝太康六年乙巳稱公至暐四世凡八十六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庚午為前秦所滅

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司馬懿伐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

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甚歎異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涉歸死廆代立時為寇患既而請降武帝嘉之拜鮮卑都督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又移大棘城永嘉初自稱鮮卑大單于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大興初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常侍單于並如故其將佐封抽韓矯等以為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請封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爰與陶侃侃上之朝議未定會廆卒乃止在位四十九年年六十五成帝遣使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及儁僭號追諡武宣皇帝廟曰高祖

青山徙構北塞分疆慕容氏廆獎跡陸梁角端掩月步搖翻霜
制敵多權御下有方推舉賢才各盡所長累承朝命因執謙光
故能創業雄據一方

慕容皝 字元真小字萬年廆第三子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廆爲遼東公立爲世子建武初拜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討累有功進平北將軍封朝鮮公咸和八年廆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事成康七年成帝遣使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遷都龍城在位十五年卒年五十二儁僭號追諡文明皇帝廟曰太宗

皝也虎子龍顏版齒精賢天文術尚經史雄毅權略於時無比
惕兵南發建旆東征爲相卷甲之文推崩燕王建國徙都龍城
大臣子弟號高門八雅好文籍學徒盛興上庠念就典誡成續

慕容儁 字宣英皝第二子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皝爲燕王拜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永和四年皝死即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聞石氏亂入自盧龍跑薊城而都之進克中山常山大破石閔於魏昌廉臺擒之聞太子叡固守鄴城儁遣師攻之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國號大燕自薊遷都鄴在位十二年殂年四十二諡景昭皇帝廟曰烈祖墓曰龍陵改元 元璽 光壽

儁也皝子骨相不恒暗符天表沉毅爲雄錯綜義理文籍淹通
天步孔艱勢據已成偷安寶篆遽竊鴻名鑣呑石趙席捲洛京
江左疲命中原土崩職此之由天厭素靈

慕容暐 字景茂儁第三子初封中山王尋立爲太子升平四年儁死嗣位庸弱不親庶務政事一委于太宰恪及恪卒太后可足渾氏亂朝吳王垂以勳德不容太傅評以黷貨干政綱紀不立兵革不休秦王苻堅遣王猛伐之戰敗暐奔數十騎奔昌黎猛遣郭慶追及縛送長安封新興侯署爲尚書苻堅敗於淮南慕容垂叛攻苻丕於鄴暐謀殺堅以應之事覺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號尊諡幽皇帝在位十年改元 建熙

景茂庸材幼膺大權二關未補八德闕然左提右挈賴茲雜賢
元恭即世（字元恭慕容恪）吳王西奔（叶畢服切音遼 ○吳王慕容垂）王猛前驅戰於潞
川白滿渝境紫陌生煙歷傳四世滅於苻堅

前秦

苻健以穆帝永和七年辛亥僭立至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甲午滅凡四主四十四年

苻洪 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初歸劉曜拜率義侯曜敗又降石虎拜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於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石遵立去洪都督洪怨之乃遣使降晉授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後與趙將麻秋宴被殺之年六十六健僭位追諡曰惠武皇帝

苻健 字建業洪第三子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襲破杜洪於長安入而都之僭稱天王大單于尋即皇帝位在位五年殂年三十九諡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改元 皇始

苻生 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東海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太子萇與桓溫戰爲流矢所中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生爲太子永和十二年健

死即皇帝位荒躭酒虐殺戮無道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清河王苻法與特進梁平老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人繼之生猶昏寐未醒引置別室廢爲越王尋殺之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在位二年年二十三諡曰厲王改元壽光

兩京殄覆九鼎分崩洪苻洪臨渭氏健苻健都關中戰鬬不休矜强爲雄天王僭號死繼苻生瞎兒一淚刺血流行幼便兇狠跨自厥衷淫虐好殺人情詾詾禍生蕭牆未逞狠心叶思容切音松生剝驢馬活爛雞豚死飲數斗醉夢昏昏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東海王雄子祖洪從石虎徙鄴家於永貴里其母苟氏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草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

施舉止不踰規矩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爲壇於曲沃拜堅爲龍驤將軍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爲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强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才爲其羽翼苻生殘虐無道太原薛讚權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神器重柔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遂弑生稱大秦天王去皇帝之號太元八年大舉伐晉敗於淮淝國勢頓削十年西燕慕容沖攻長安堅出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帥騎圍之堅衆奔散執之以歸縊殺新平佛寺中在位二十八年年四十八丕僭號追諡昭宣皇帝廟曰世祖改元永興 甘露 建元

苻堅挺傑瓌姿雅度質性過人因求矩矱請師就學幼便知務當其生時有光燭庭負龍詔咏草付神徵弑生自立負扆垂裳儒闡先聖德遵明王憂勤庶政撫育黎氓叶謨陽切音尨儁賢效足梓杞楩梁八政兼施四維畢張平燕定蜀禽代吞凉叱咤五嶽呼吸三江止馬獻歌栖鸞成頌功侔漢烈五胡爲盛既而矜强黷武窮兵入道助順神理害盈狡寇伺間禍始從横白龍魚服困於漁者五將山頭新平寺中雖曰縊死實一英雄○王猛貧賤眷竄嵩山博學好兵神契同彝悠然自得細事不干志懷佐世主希龍顏被褐詣溫桓溫捫蝨而談傍若無人辭爵高官永固苻堅一見便若平生異符同契玄德孔明軍國內外事政公平才無不任罪無不刑終猛之世國以永寧○苻融清辯令譽汪洋

耳聞則誦過目不忘爲將善謀屢有殊功叶姑黃切音光尤善斷獄儼若神明叶謨郎切音茫○苻朗宏達神氣高邁幼懷遠操時榮不愛志凌萬物俯視一槩忤物侮人終被殺害

苻丕字永叙堅之庶長子有文武才幹拜征東將軍冀州牧長樂公鎮鄴爲慕容垂所逼入據晉陽知堅死問舉哀縞素即皇帝位於晉陽慕容永攻擊敗之丕率數千騎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斬之登僭位諡哀平皇帝在位一年改元太安

苻丕承亂大寶已献天心已去人事何爲

苻登字文高堅族孫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爲苻生所殺登少而雄勇粗險不修細行長而折節謹厚頗涉書傳拜征西大將軍封南安王丕死即皇帝位於隴東太元十九年進攻安定姚萇擊敗之奔平凉

入馬毛山姚興攻之登戰死在位八年年五十二諡曰宣皇帝廟號太宗改元　太初

苻登再起志厲死休兵集離散更孑同讎衆寡不敵卒無成功

義烈慷慨洵有足稱

苻崇 登之子登死奔湟中僭即皇帝位與隴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爲乞伏乾歸所殺在位半年改元　延初

崇也奔命即位湟中竟付宗洛摧於烈風

後燕 慕容垂以晉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僭位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三年丁未滅

慕容垂 字道明前燕王皝第五子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愛之常目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之曰霸字道業恩遇踰於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及儁即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名缺外以慕郤缺爲名內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名垂年十

三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儁僭尊號封吳王徙鎮信都辟立拜征南將軍荆兗二州牧與桓溫于枋頭威名大震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稱出奔前秦苻堅以爲冠軍將軍歷封泉州侯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堅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自稱燕王定都中山僭即皇帝位十年遣太子寶伐魏魏縱兵擊破之死傷者以萬數寶僅以身免垂復率大衆襲魏平城還至參合見寶前敗處積骸如山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號哭聲震山川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殂於上谷之沮陽在位十三年年七十一諡成武皇帝廟號世祖

墓曰宣平陵改元　建興

垂才將相雄略不羣枋頭功高畏禍出奔叶逋紛切音彬苻堅郊迎去聲

官拜冠軍披腹相托食椹懷音狼心自野鷹眼難馴淮南失律

河朔遂分掎拔山嶽騰嘯風雲智扣囊底摧鋒如神未受僞命

老而彌堅叶古因切音巾

慕容寶 字道祐小字庫勾垂第四子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苻堅時拜陵江將軍及爲太子砥礪自修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朝士翕然稱之垂死僭位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爲北魏太祖珪克中山寶出奔龍城尚書蘭汗誘而弒之在位二年年四十四諡惠愍皇帝廟曰烈宗改元　永康

寶也垂子浮譽獲升周親內離勁敵外陵蘭汗誘之弒於龍城

慕容盛 字道運寶庶長子少沉敏多謀略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慕容沖沖爲段延所弒隨慕容永東如長子又間行東歸於垂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喜封長樂公歷位散騎常侍左將軍寶立進爵爲王蘭汗之弒寶也時盛爲侍中左光祿大夫娶蘭汗誅之僭即皇帝位懲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芥嫌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局人不自安前將軍段璣等夜潛禁中鼓譟攻盛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

披潰俄有一賊闇中擊盛傷之遂登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在位三年年二十九諡昭武皇帝廟號中宗

墓曰興平陵改元　建平　長樂

盛也翩翩獨世佳兒少遭家難備嘗險夷萌防未兆纖芥難欺

卒於不免吁嗟哀兮

慕容熙 字道文小字長生垂少子初封河間王盛死其太后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而立之淫虐無道中衛將軍馮跋等因其出送苻后之喪閉門拒熙熙還攻龍城不克敗走入龍騰苑爲人所執跋得而弒之在位六年年二十三諡曰昭文皇帝改元　光始

熙后二苻並皆美艷登山臨水雅好游讌豺狠所害凍死無限

夏凍魚膾冬生地黃有司不得立見誅亡苻尸就冷熙亦氣絕

大斂既訖啟棺交接百官內臨檢哭定罪羣臣悚惶含辛為淚

披髮徒跣送喪不還蕭然兩頭小兒滅燕

高雲 字子雨寶養子烈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寶為太子時雲以武藝給事東宮月侍御即燕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世存氏也與馮跋同謀殺熙僭即皇帝位復姓高氏仍國號曰大燕在位一年倖臣離班桃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啟拔劍擊雲而殺之馮跋遷雲尸於東宮諡惠懿皇帝改元 建始

高雲似我慕容養兒離班桃仁進而弒之

西燕 慕容泓以晉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僭位至永六世凡十一年以太元十九年甲午滅

慕容泓 前燕慕容暐弟暐敗徙長安苻堅除泓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晉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張永擊之為泓所敗遂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進向長安僭即帝位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持法苛峻乃弒之改元 燕興

慕容氏泓慕容暐弟垂攻鄴中長安稱帝持法過嚴未幾被弒

慕容沖 小字鳳凰泓之弟初封中山王入秦拜平陽太守泓攻鄴沖亦起兵河東有衆二萬擊殺苻堅子鉅鹿公叡後為竇衝所破率鮮卑八千奔泓泓軍及高蓋等弒泓乃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去長安二百里大破堅子平原公暉進據阿房僭即皇帝位堅出奔五將沖入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衆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弒之在位一年改元 更始

慕容覬 宜都王子初韓延既弒沖乃立沖將段隨為燕王改年昌平左僕射慕容恆與慕容永襲殺段隨立覬為燕王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護軍將軍慕容韜殺之於臨晉改元 建明

慕容望 沖子覬被弒慕容恆立望為帝而其衆悉去望奔永永殺之改元 建平

泓弟曰沖小字鳳凰苻堅破鄴雙飛紫宮 叶俱王切音光 慕容垂起遂

據平陽後奔於泓稱帝阿房韓延亂首段隨為王覬亦家難弒

立無常

慕容忠 泓子永殺望而立之至聞喜聞慕容垂稱帝乃築燕熙城自稱武衛將軍刁雲等弒之改元 建武

慕容永 字叔明廆弟運之孫苻堅滅燕永徙長安家貧夫婦常賣靴於市沖僭號以永為小將遂黃門覬立以永為武衛將軍忠立以永為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刁雲等弒忠推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涼梁四州牧河東王進據長子僭即皇帝位在位八年為慕容垂所攻執斬之改元 中興

慕容忠立時垂稱尊築城自固弒於刁雲永最後立殺垂子孫

自相吞併禍及其身

南燕 慕容德以晉安帝隆安四年庚子僭位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庚戌滅

慕容德 字玄明前燕慕容皝少子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僭位封梁公暐嗣立封范陽王苻堅滅燕徙長安堅以德為張掖太守後從垂如鄴拜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遷司徒寶立進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魏克中山遣遼西公賀賴盧攻之德自鄴徙滑臺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又以滑臺北通大魏西接強秦不可以立國乃引師南人廣固僭即皇帝位在位六年死年七十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諡獻武皇帝改元 建平

慕容氏德雄略遠寄重居鄴中覩則父季危扶未開君存若[illegible]

跨有全齊竊弄神器俯仰興悲感慨受係

慕容超 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子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於張掖德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於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長安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與大語之謂紹曰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德無子立超爲太子義熙元年德卒超嗣位稱藩於秦以請其母妻入與之在位五年政刑不修遊畋是好范公爲王樓陳退熱成藪臣晉劉裕帥師伐之攻破廣固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斬之時年二十六改元太上

超承僞祚撓其國步廟失貞籌庭霑悲露

後秦 姚萇以晉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僭立至泓三世凡三十四年以安帝義熙十三年丁巳滅

姚弋仲 南安赤亭羌人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塡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虞之前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迴爲魏鎭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産業惟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於隴上石勒之世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石虎立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

冠軍大將軍虎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虎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步衆八千餘人滅之以功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萇僭號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

姚襄 字景國弋仲第五子年十七身長七尺八寸臂垂過膝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於南夏晉拜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揚州刺史殷浩憚其盛名數遣刺客殺襄又遣魏憬襲之襄乃斬憬而兼其衆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後與苻堅戰於三原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萇僭號追謚魏武王

姚萇 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少聰哲多權略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死萇率諸弟降於苻生從軍征討屢有戰功拜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及堅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華陰堅遣子叡討之戰敗爲泓所殺時萇爲司馬懼罪奔於渭北遂如馬牧聚衆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進屯北地堅出奔五將山萇執而殺之入長安僭即皇帝位國號大秦在位十年殂年六十四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曰原陵 改元 白雀 建初

姚興 字子略萇長子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鎭長安甚有威惠萇死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衆伐秦破苻登乃發喪即皇帝位於槐里在位二十三年殂年五十一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改元 皇初 弘始

姚泓 字元子興長子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義熙十二年興死嗣立在位一年晉遣劉裕伐之大破泓兵於渭橋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請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請泓

曰晉人將遷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撫然不應佛
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降送於建康
市斬之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燃
死焉時年三十歲改元永和

重氛夜晦洪流不竭天未厭亂內旅踵接弋仲金方燒當翁熱

貽謀歸晉終表奇節裏貫英果萇惟姦桀興始崇構泓遂摧滅

忍乃祖訓卒踐危轍

西秦 乞伏國仁以晉孝武帝太元十年乙酉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七年以宋文帝元嘉八年辛未為夏所滅

乞伏國仁 隴西鮮卑人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華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

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
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五代祖
祐鄰泰始初并兼諸部部衆漸盛父司繁雄部落降於
苻堅以為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
仁代之及堅為姚萇所殺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
單于領秦河二州牧苻登立進封苑川王在位四年死
諡曰宣烈王廟號
烈祖改元 建義

神州淪胥地沒邊徼雜種挺生異類與號乞伏國仁陰山遺噍

雲非龍從風豈虎嘯

乞伏乾歸 國仁弟驍武英傑沉雅有大量國仁之死也其
羣臣以國仁之子公府沖幼宜立長君乃推
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遷於金城南門
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為姚興所破遂降於興拜
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仍
鎮苑川興慮其終為患[illegible]召其入朝留為主客尚

書以熾磐監撫其衆熾磐攻拔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
還苑川以義熙三年僭稱秦王後因出遊於五溪有梟集於
手甚惡之為兄子公府所殺葬於枹罕諡
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改元太初更始

乞伏熾磐 乾歸長子性勇果英毅雄儁機能斷權略過人初
南奔姚興而降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
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為太子領征東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義熙八年乾歸死嗣立在位
十六年死諡文昭王改元永康 建弘

熾磐矯矯有豕白蹢臨敵英果決勝多奇天之驕子豈謂是歟

乞伏慕末 字安石熾磐第[illegible]子[illegible]太子鎮
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元嘉五年熾磐
死嗣立政刑酷亂內外崩離夏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
代攻南安慕末降送上邽殺之在位三年改元 永弘

熾磐既死慕末為君政刑酷濫滅於夏人

後涼 呂光以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僭立至隆
四世凡一十九年以安帝元興三年甲辰滅

呂光 字世明略陽氐人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
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
兒游戲邑里為戰陣之法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
長八尺二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
大量喜怒不形於色王猛見而異之曰此非常人言於
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遷驍騎將軍殺兵平西域還至
涼州襲殺刺史梁熙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及苻堅
為姚萇所害縞素大臨於城南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
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
涼州牧酒泉公尋僭即天王位國號大涼[illegible]薨在位
十四年年六十三諡懿武皇帝廟號太祖
墓曰高陵改元太安 龍飛 麟嘉

呂紹 字永業光太子光疾甚立紹為天王自號
太上皇帝光死尋為呂纂所弒諡隱王

呂纂 字永緒光庶長子初封太原公紹自立遊畋無度
耽荒酒色又性多猜忌忍於殺戮從弟番禾太守呂

起弑之在位二年殂謚靈皇
帝墓曰白石陵改元 咸寧
呂隆 字永基光弟寶子也美姿容善騎射光末拜北部護
軍超既弑纂讓位於隆遂僭即天王位在位三年爲
蒙遜所攻遣使降於姚興東遷至長安除散騎常侍公
如故後坐與興子弼謀反爲興所誅改元 神鼎

呂光五郡據於姑臧貽曰甫爾纂起蕭牆紹也纂弑纂復殺傷
呂隆降興後涼以亡

北涼 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五年辛丑僭立至牧犍二世
凡二十九年并段業四年合四十三年以宋文帝元嘉
十六年己卯爲
北魏太武所滅

段業 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初爲呂光將杜進記
室從征塞表歷官建康太守蒙遜據金山反光推業
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尋僭稱涼王業
本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蒙遜反自

臨池斬關而入左右皆散業曰孤單飄一己爲貴門所
推可見丐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
斬之在位四年
改元 神璽

段業呂將立於沮渠單飄一己命不句餘

沮渠蒙遜 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
官爲氏世爲酋豪祖祁復延封狄地王父法弘
襲爵苻氏以爲中田護軍蒙遜代父領部曲博涉羣史
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稽多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
憚之故常游飲自晦光僭立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
會伯父羅仇麴粥皆爲光所殺蒙遜遂聚衆萬餘屯金
山推段業爲主拜尚書右丞比臨池侯轉西安太守業
忌蒙遜威名微疏遠之蒙遜因率兵攻殺業自稱使持
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尋僭即西河王位遷
於姑臧國號涼在位三十三年殂年六十六諡武宣王
改元 永安
玄始 義和

沮渠牧犍 晉書作茂虔蒙遜第三子初爲酒泉太守蒙遜
死自稱西河王尚魏武威公主雖稱藩致貢而
內多乖悖魏太武下詔親征數其罪十二牧犍面縛請
降遷於平城授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後坐與故臣交通
謀反賜死謚曰哀王在
位六年改元 承和

沮渠蒙遜滑稽能權奈涼之世亦一時賢游飲自晦匿智獨全
兒心既逞虎翼厲殺推立段業并弒當年涼仍國號子不再傳

南涼 禿髮烏孤以晉安帝隆安元年丁酉僭立至傉檀
三世凡一十八年以義熙十年甲寅爲西秦所滅

禿髮烏孤 河西鮮卑人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
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匹孤死子壽闐立初壽
闐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
因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
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咸寧
中又斬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後爲馬

隆所敗部民没晉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
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即烏孤父也思復鞬死烏孤
立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拜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
賢王不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改稱武
威王從樂都國號涼後因酒墜馬傷脅死
諡武王廟號烈祖在位三年改元 太初

禿髮利鹿孤 烏孤弟拜驃騎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烏孤
死嗣位從史暠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
疆河右抗衡强國在位三年殂葬於
西平之東南諡曰康王改元 建初

禿髮傉檀 利鹿孤弟少機警有才略拜車騎大將軍鹿孤
死嗣立還居樂都窮兵以逞其心縱慾自貽其
斃地奪於蒙遜勢蹙於赫連後又自擊乙弗虜西秦乞
伏熾磐乘虛襲樂都克之執傉檀子虎臺以下傉檀聞
之曰若歸熾磐便爲奴僕豈忍見妻子在他懷中也引
衆而西衆皆離散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
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既而
歎曰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降熾磐待以上賓之禮

除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臨殺之時年五十一諡景王在位十二年改元 弘昌 嘉平

天地不仁乃生酋豪兵窺滿月鏑縱折膠禮容弗被聲教斯逖

禿髮兄弟擅雄西宇彌分河外孽氣中土傉檀齊席比蹤前烈

遐心貽弊車破馬瘦喪國頹聲於茲焉歇

西涼

李暠以晉安帝隆安四年庚子僭立至歆二世凡二十二年以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爲北涼所滅

李暠

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漢前將軍廣之後曾祖柔晉相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祖弇張祚武衛將軍父昶早卒暠遺腹子也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及長頗習武藝呂光末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孟敏爲沙州刺史敏署暠效穀令敏死護軍郭謙等推暠爲寧朔將軍稱藩於業業以暠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及業僭稱涼王進暠持節都督涼興以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於暠

後園龍跡見於小城遂自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秦涼二州牧涼公年號庚子據敦煌徙治酒泉在位十八年殂年六十七諡武昭王廟號高祖墓曰建世陵改元 建初

李歆

字士業暠第二子義熙十三年暠殂歆嗣涼王位用政頗嚴又繕築不止天變民怨後聞蒙遜南伐禿髮傉檀歆命內外戒嚴將攻張掖母尹氏固止之不從乃率步騎三萬東伐次於都瀆澗蒙遜自浩亹拒歆戰於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歆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見吾母也勒衆復戰敗於蓼泉爲蒙遜所殺弟恂自稱涼州刺史改元永建亦爲蒙遜所殺歆在位四年改元 嘉興

西涼李暠懷才素蘊開國承家滅於蒙遜

北燕

馮跋以晉安帝義熙五年己酉僭立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年以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丙子滅

馮跋

字文起小字乞直伐長樂信都人父安爲慕容永將永滅安東徙昌黎家於長谷跋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至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修行業唯跋恭慎勤於家產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三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爲主雲署跋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事皆決於跋及雲爲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爲天王都昌黎仍國號曰燕在位二十二年殂諡文成皇帝廟號太祖改元 太平

馮弘

字文通跋少弟高雲僭號時以弘爲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跋立爲尚書左僕射改封中山公仍爲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跋疾甚太子翼而自立在位六年魏太武遣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弘上下危懼乃密求迎於高麗高麗遣將葛盧等率衆迎之處於平郭又徙北豐殺之改元 太興

馮跋飲酒一石不亂包藏禍心乘時竊發翼被弘弑弟於兄叛

北魏西來家國多難東奔句麗凍解氷泮

夏

赫連勃勃以晉安帝義熙三年丁未僭立至定三世凡二十五年以宋文帝元嘉八年辛未爲魏所滅

赫連勃勃

字屈孑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淵之族也曾祖虎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爲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爲諸部之雄石虎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於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後爲魏太祖所敗魏殺之勃勃乃奔薛干部帥太悉伏太悉伏送於姚興高平公沒奕干奕干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齊公姚邕勸興除之興不聽加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鎮朔方召其衆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奕干而并其衆僭稱天王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祖從母姓劉非禮乃

改姓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連也其支庶號爲鐵伐氏
云其宗族剛鋭如鐵皆堪伐人晉劉裕克長安擒姚泓
留其子義眞守長安勃勃遣兵攻之大破義眞積
人頭爲京觀號髑髏臺遂以元熙元年即皇帝位於灞
上在位十九年殂謚武烈皇帝廟號世
祖改元　龍升　鳳翔　昌武　眞興

赫連昌　字還國一名折勃勃第三子封太原公太子璝作
亂昌誅之乃立爲太子元嘉二年勃勃死嗣立在
位三年魏太武伐之敗走上邽侍御史安頡擒送平城
部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將軍會稽公封秦王後坐謀反
誅改元
承光

赫連定　小字直獖勃勃第五子酋暴無賴昌敗定奔平凉
衆立爲主魏太武遣武衛將軍丘眷擊之衆潰定
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西保上邽後爲吐谷渾慕
璝所襲擒定送平城誅之在位三年改元　勝光

赫連勃勃狩恭單于淳維遠裔名王之餘孫識高爽偉幹肥軀

心辭姚與色動寄奴劉裕小字寄奴暴虐好殺實曰兇渠○控弦百萬
據有朔方禮備中國號稱先王開宮法象大建明堂勒石頌功
後大誇張雕辭鏤句彪炳篇章昌擒定執爲魏滅亡

詩史卷四終

詩史卷五

頓丘葛　震星嚴甫著　男　用霖瀞尚編次

宋紀 凡八帝五十九年

高祖武皇帝

姓劉氏名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晉室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祖靖晉東安太守父翹郡功曹裕以晉哀帝興寧元年癸亥三月壬寅生及長雄傑有人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特不治廉隅僅識文字家素貧賤爲業事繼母以孝聞初爲冠軍孫無終司馬安帝隆安三年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裕參府軍事以功遷建武將軍下邳太守桓玄篡位裕起兵討之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徐兗二州刺史錄尚書事封豫章郡公後又破廣固滅盧循誅譙縱擒姚泓歷拜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宋王遂篡晉自立爲皇帝國號宋都建康在位三年崩壽六十七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改元　永初

宋齊梁陳席晉之菑號爲南朝篡弒相因大江以北分爲北魏
併諸國後有東西魏東傳北齊西傳後周周併北齊隋又繼周
再滅南陳戰鬬始休○劉裕初生母氏不舉小字寄奴乳於從
母伐荻新洲擊蛇大澤僅識文字勇健好武地非桓文衆無一
旅掃除內亂廓淸外侮鎚石變聲功格區宇柴天改物遂爲宋
祖致篤孝道克謹威儀淸心寡欲儉德可師○穆之佐命劉穆之
人第一籌夙夜匪解風雨綢繆事無壅滯決斷如流手書目覽
耳聽口酬悉皆贍舉不相參謬叶眉彪切平聲當其少時蕩閑誕節家

本貧賤驕生多鬬性嗜酒食妻兒不悅辱不爲恥亦何辨登及其貴顯自奉過豐（叶數康切音方）食必方丈金杵杴鄜瓊通有時而亦何常〇王氏鎮惡景略（王猛字）之孫生於五日將出將門

少帝（名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母曰張夫人晉義熙二年生於京口少有膂力善騎射解音律武帝纂晉立爲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帝即位在位一年所爲多乖戾中書監傅亮司空徐羨之領軍將軍謝晦等奉太后令廢帝爲營陽王幽於吳郡遣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弒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之致殞時年十九改元 景平）

少帝繼立舉動乖張羨之傅亮廢營陽王〇吏部尚書選事不委蔡廓不拜不署紙尾

太祖文皇帝（名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母曰胡婕妤晉義熙三年生于京口十一年封彭城縣公永初元年封宜都王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博涉經史善隸書景平二年七月少帝廢徐羨之等迎立之在位三十年太子劭弑逆帝崩於合殿壽四十七葬長寧陵世祖立改諡景皇帝廟曰中宗改元 元嘉）

帝好藝文興立四學儒文玄史典籍綜博〇官久於職六載爲期吏不苟免戶口蕃滋〇士敦操尚風俗不誇江左之治每稱元嘉〇遙制兵略將敗師覆巫蠱不斷禍生然燭〇陶潛晉士解綬躬耕博學高趣不務近名五柳自傳靖節人稱

世祖孝武皇帝（名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母曰路淑媛元嘉七年秋八月庚午生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決愛武長於騎射十二年封武陵王累遷都督江州刺史元凶弑逆駿起兵誅之卽皇帝位修廢淫湎宋業始衰在位十一年崩壽三十五葬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改元 孝建 大明）

孝武機穎神明爽生七行俱下讀書夙成擧兵討逆大位以承末年好飲惛然若夢（叶莫紅切音蒙）外或奏事肅然整容無復酒色服其神明牀頭土幛葛布燈籠乃翁田舍得此爲榮[illegible]王嗜殺神侮公卿盡人自養桀紂之行〇顏竣佐命行徹閣簿延之牛車蕭然如故以身教兒賢哉其父〇蔡廓方嚴興宗不陷父也折薪子能負荷

前廢帝（名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母文穆皇后王氏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生[illegible]幼而狷急在東宮每爲孝武所責初踐阼受璽紱傲然無哀容蔡興宗退而歎曰昔魯昭不戚叔孫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帝始猶難諸大臣及殺戴法興又誅江夏公元凱以下皆被毆捶牽曳內外危懼殿省騷然湘東王彧使主衣壽寂之弑帝於華林園時年十七在位半年改元 永光 景和）

子業悖虐孝武每責及其嗣位攄怨藏懸廟奴肆罵縱糞於陵妻姑淫姊捕鬼暴崩〇當時盜鑄鵝眼綖環入手破碎隨水漂漫千錢三寸斗米萬錢

太宗明皇帝（名彧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母曰沈婕妤元嘉十六年十月戊寅生初封淮陽王改封湘東王歷遷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景和末入朝被留遂收付廷尉明旦將加刑帝乃與阮佃夫李道兒等密結廢帝左右壽寂之等弑廢帝於後堂遂卽皇帝位猜忌奢侈宋道遂衰在位八年崩壽三十四葬臨沂

釋幕府山高寧陵改元 泰始 泰豫

明帝名彧龍起湘東武帝諸子盡遭屠坑翦枝傷葉孑立峴岭

寶兒貼婦寺作湘宮宮中宴樂裸觀婦人姑姊妹集嘲笑相因

以扇障面王后不觀叶俱倫切音均外舍寒乞猶重人倫婉好神兒愚

諱多端凶卦禍敗疑似爲嫌騧字似禍騧改爲邊蜜鱁臘肉噉

啖無厭叶衣炎切音淹私藏日積殿內壅錢

後廢帝 名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長子母陳氏李道兒妾明帝納之故人呼帝爲李氏子帝亦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明帝盡殺孝武諸子立爲皇太子泰豫元年四月丁卯即皇帝位在位四年窮凶極惡領軍將軍蕭道成命楊玉夫等弒之追貶蒼梧郡王時年十五葬丹陽秣陵縣郊壇西改元 元徽

廢帝魚服往返不輟晉著小袴衣冠媟褻白棓數十左右羅列

道逢男女驢騾犢特斃腦挺陰剖心抉舌日有數十臥屍流血

耀靈殿上驢鳴聲劣所自乘馬養於御側裁衣作帽莫不精絕

青園尼寺狗熟酒熱內人穿鍼七夕月缺

順皇帝 名準字仲謀小字智觀明帝第三子初明帝晚年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寵姬人所愛者養之準即桂陽王休範子也泰始五年七月癸丑生七年封安成王歷位驃騎大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夜廢帝遇弒蕭道成奉太后令迎立之在位二年道成篡宋廢帝爲汝陰王徙居丹陽宮尋弒之時年十三諡曰順帝葬遂寧陵改元 昇明

順帝孤立勢傾日斜眉目如畫姿貌端華神人儀表進數有涯

王盡劉氏帝出蕭家

齊紀 凡七帝合二十三年

太祖高皇帝 姓蕭氏名道成字紹伯小字鬬將其先本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室喪亂高祖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爲南蘭陵人升祖僑官即丘令祖樂子輔國參軍父承之仕宋爲南泰山太守封晉興縣五等男遷右軍將軍帝以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長七尺五寸鱗文徧體有赤誌如日月狀襲父爵爲建康令有能名明帝時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遂南兗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帝討平之加太尉都督十六州討齊公順帝立以相國總百揆進封齊王昇明三年春進移宋祚稱皇帝國號齊在位四年崩壽五十六葬武進泰安陵改元 建元

蕭氏道成深沉有量肩有赤誌如日月狀仕宋封齊禪代自王

主衣玉導留之無補爲治十年黃金如土○故國之悲情與俱

往宋有王琨晉有徐廣○褚淵王儉爵命新加淵既世族儉亦

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

世祖武皇帝 名賾字宣遠小字龍兒高帝長子初仕宋爲贛令累遷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帝篡宋立爲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嗣立在位十一年崩壽五十四葬景安陵改元 永明

武帝繼體創造功半叶蒲官切音盤雲雷伊始事實艱難機事平理內

外相安雖役宮室未害爲賢○子良八友竟陵王子良文學見親沈

約謝朓蕭衍蕭琛陸倕任昉王融范雲○范縝無佛因果爲假

人生如花因風而下或拂簾幌墜茵席者或關籬墻落糞溷者

廢帝鬱林王 名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懋子武帝孫也永明十一年長懋卒武帝立昭業爲皇太孫善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既嗣立狂狡荒縱謀誅西昌侯鸞鸞以兵入宮廢帝爲鬱林王仍弒之年二十二在位六月改元 隆昌

廢帝海陵王 名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封新安王昭業廢鸞迎立帝鸞既是時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在位六月鸞爲太后令廢爲海陵王尋弒之諡曰恭改元 延興

昭業昭文高帝之孫相繼廢除支庶承尊

高宗明皇帝 名鸞字景栖小字玄度高祖兄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少孤高帝撫育過於子仕宋爲安吉令有能名累遷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高帝立封西昌侯位郢州刺史遷尚書左僕射領右衛將軍武帝崩受遺

詔爲侍中尚書令昭文立進太傅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封宣城王尋廢昭文自立居誠高武子孫殆盡在位五年崩壽四十七葬興安陵改元 建武 永泰

明帝篡立廢弒自操自知不義憂心勞勞防嫌出入竟不南郊

絳衣服飾厭勝詛妖

廢帝東昏侯 名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永泰元年秋嗣立淫荒無度雍州刺史蕭衍舉兵內向冠軍將軍王珍國侍中張稷斬帝首送衍追封東昏侯在位二年壽十九改元 永元

東昏寶卷明帝次子幼便好弄書學不喜嘗哭喉痛笑禿不已

閹豎稗販苑中開市宮人露褌絲絲著韈閱武堂高多種楊柳

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步步蓮花鏤金何巧 叶許九切音朽 夜來堂歌胡

出無首

和皇帝 名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初封隨郡王改封南康王出爲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寶卷無道長史蕭穎胄舉兵廢寶卷爲涪陵王奉王即皇帝位在位一年蕭衍篡立廢帝爲巴陵王宮於姑孰尋使鄭伯禽猶殺之時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葬恭安陵改元 中興

和帝廢黜蕭衍僭來生金不用醇酒一杯

梁紀 凡四帝合五十五年

高祖武皇帝 姓蕭氏名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人與齊同承淮陰令整整生濟陰太守鎋鎋生州治中從事副子副子生南臺治書侍御史道賜道賜生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臨湘縣侯順之帝以宋武帝大明元年甲辰生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初母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產帝帝生而有異

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兩胯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初爲衛將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爲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明帝崩遺詔拜都督雍州刺史會兄懿爲東昏所害乃舉兵襄陽奉南康王寶融爲帝齊人弒東昏帝入建康自爲大司馬承制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尋進爵爲王遂廢和帝而自立太平三年侯景陷臺城帝以憂崩在位四十八年壽八十六葬修陵改元 天監 普通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中大同 太清

武帝蕭衍家世蘭陵齊之同族菜布枝分 叶方愔切音木 母夢抱日已

娠而生文武才幹宏博淵源重岳虎顧日角龍顏舌文八字兩

胯骨駢勤兵禪齊遂有江南豈曰人謀實亦惟天手爲皴裂執

筆觸寒勤於政事不怠不懈江左以來二百餘年文物之盛獨
美於前多歷年所享國耄荒溺信釋氏用舍乖方身捨同泰道
求沓寘親爲四衆講涅槃經宗廟祭祀以麪爲牲不用犧介招
叛納亾臺城旣陷獨坐東堂侯景稽顙汗流沾衷裁抑飲膳杜
絕水漿索蜜不得荷荷而崩叶通旁切音邦我得我失百足不僵轂
熊蹯千載同傷○陶氏弘景字曰通明神儀明秀長額細形疎
眉朗目毛從耳生勝有黑子文作七星讀書萬卷識悟淹融琴
碁艸隸盡善能工神仙內養私淑葛洪隱居華陽棲遲句容便
馬善射晚不爲能吹笙別院種松庭中每聞其響特愛其風青

雲白日寘與心通風角星算陰陽五行山川地理方圓物情醫
術本草莫不研精左籙右符卒於大同山中宰相貞白先生

太宗簡文皇帝 名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之信面試擥筆立成武帝歎曰常以東阿爲虛今則信矣及長器宇寛弘未嘗見喜慍色尊嚴若神方頤豐下鬚眉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盼睞則日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博綜羣言善談玄理雅好賦詩初封晉安王累遷都督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立帝爲皇太子武帝崩侯景秘不發喪權殯於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乃迎帝即位升重雲殿禮佛爲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王理會謀誅侯景不克死景稍猜憚謂帝欲謀之王偉因構煽遂懷逆謀矣二年八月廢帝爲晉安王幽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改元天正冬十月帝遇弒於承福省時年四十九殯戶扉爲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僞謚曰明皇帝廟稱高宗元帝即位追崇爲簡文皇帝廟號太宗葬莊陵在位二年改元 大寶

太宗簡文武帝三子昭明已薨立爲太子六歲屬文東阿不媿
方頤豐下尊嚴而貴直髮委地雙眉分翠項毛左旋連錢入背
目光燭人明眸盼睞十行俱下一覽不再立身行道終始不昧
雞鳴不已風雨如晦歎至於此命也何斟曲項琵琶崩於一醉

世祖孝元皇帝 名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初生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目及長好學博極羣書封湘東王累遷鎭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簡文崩乃即皇帝位於江陵性好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毀害雖骨肉亦稱被其禍在位三年魏遣柱國萬紐于謹來攻梁王蕭詧率衆會之帝猶講老子賦詩援兵未至城陷帝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焚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乘白馬素衣出降蕭詧遣尙書傅準監行刑進土囊而殞之以布帊纏屍斂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於津陽門外時年四十七改元 承聖

世祖元帝母阮修容夢僧眇目託生王宮紫胞見異香滿室中
出言爲論音響若鐘任當分陝鎭守湘東君親屬難秘不發喪
沈猜忍酷兄弟與戎遂使卓莽晚乃就禽叶渠容切音窮魏兵北來尙
講老子百官戎服拱聽不已焚古圖書出降而死齊立淵明蕭
先廢之淵明長沙宣武王懿子高帝姪也魏立蕭詧屯兵守之蕭詧武帝孫昭明太子第三子

敬皇帝 名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眞元帝第九子封晉安王出爲江州刺史元帝遇難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

先定議以帝爲梁王太宰承制奉迎至建業入居朝堂北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淵明來主梁嗣王僧辯迎立之改元天成以帝爲皇太子霸先襲殺僧辯復奉帝即位在位二年霸先篡立廢帝爲江陰王尋弒之時年十六追諡敬皇帝

改元 紹泰 太平

敬帝之立國運已屯 叶徒均切音肫 軸無伊霍高讓於陳

陳紀 凡五帝合三十三年

高祖武皇帝 姓陳氏名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父文讚帝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俶儻有大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初仕鄉爲里司後至建業爲油庫吏從爲新喻侯蕭映傳教及映爲廣州刺史帝爲中直兵參軍隨之鎮以破杜僧明功武帝授直閤將軍封新淦縣子仍遣圖帝貌而觀之元帝立授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起兵討侯景破之進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封義興郡公敬帝立進相國總百揆封陳公進爵爲王遂廢敬帝而自立在位三年崩壽五十七葬萬安陵改元 永定

南陳武帝名曰霸先緯候孤虛洞悉其玄運屬殷憂道濟時艱禪梁自王御衆以寬賦性儉素瓦器蚌盤無進大會身捨莊嚴寺名前車不鑒後車將翻在位三載日暮江干有子二人陷於長安

世祖文皇帝 名蒨字子華高祖兄始興昭烈王道談長子少沉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武帝甚愛之嘗稱吾家英秀封臨川王武帝崩有二子俱陷長安遺詔備爲嗣在位七年崩壽四十五葬永寧陵改元 天嘉 天康

廢帝 名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太子性仁弱無人君之器在位二年司徒安成王頊矯太后令廢爲臨海郡王送還藩邸太建二年薨時年十九改元 光大

文帝陳蒨起自艱難知民疾苦不敢少安每夜刺閤右上投籤周歸陳昌 武帝第六子 迎殺衡陽使武無後背德不祥有子伯宗仁弱不彊陳頊矯詔廢帝爲王

高宗孝宣皇帝 名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少寬容多智畧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二寸垂手過膝有勇力善騎射武帝平侯景鎮京口梁元帝徵武帝子姪入侍武帝遣帝赴江陵累官中書侍郎魏破江陵遷帝於長安永定元年遙襲封始興郡王文帝立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歷位司空尚書令廢帝立進太尉領司徒加殊禮尋矯太后令黜廢帝而自立在位十二年崩壽五十三葬顯寧陵

改元 太建

廢君自立有曰孝宣生前作讓事後持權

後主 名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太子荒於酒色不恤政事在位九年隋遣淮南行臺晉王廣山南行臺秦王俊信州總管楊素等率九十總管兵五十二萬人伐之新義公韓擒虎入建康帝逃於井執後之還送長安仁壽四年卒於洛陽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諡曰煬葬河南洛陽之邙山改元 至德 禎明

纂宣之業後主叔寶舉國笑唱獨足一鳥隔春結綺望仙縹緲服玩瑰麗窮工極巧奏伎賦詩嬪妃嫉妒後庭玉樹新聲要眇隋軍飛渡陳遂爲沼景陽墮鐘聲埋蔓艸

詩史卷五終

詩史卷六

頓丘葛　震星巖甫著　　男　用霖澤甫編次

北魏

自道武至恭帝凡十六主共一百七十二年而禪於周自孝武帝入關不還高歡乃立孝靜帝又十七年

太祖道武皇帝

姓拓跋氏名珪其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爲業不爲文字刻木結繩而已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勳舜命爲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積六十七世至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又十五世至魏元帝景元二年有沙漠汗入貢晉武帝時又入貢幽州刺史衛瓘表留并州五傳至猗㐌以兵助晉擊劉淵懷帝封爲代公愍帝時進爵爲王猗㐌卒鬱律立鬱律卒翳槐立翳槐卒弟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爲苻堅所擊犍奔陰山之北部衆逃潰國中大亂其孫珪尚幼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堅分代民爲二部使劉庫仁劉衛辰統之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珪大會牛川即代王位改稱魏王安帝隆安二年戊戌即皇帝位徙都平城在位二十四年次子清河王紹作亂帝遇弑於天安殿時年三十九葬盛樂金陵改元　登國　皇始　天興　天賜

北魏之先出上世黃帝之子昌意之裔受封北國鮮卑相繼土拓后跋兼稱爲氏代爲君長幽都廣野畜牧遷徙陰山之下隆安二年牛川稱帝束髮加帽用夏改制大索書籍益人神智置太學生五經博士寒食服散喜怒乖常屯厄有期死不得終

叶諸良切音章

太宗明元皇帝

名嗣太祖長子明叡寬毅非禮不動封齊王拜相國母劉貴人既賜死太祖名帝告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後與國政使外家爲亂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爲長久之計帝素純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帝還宮哀不自止日夜號泣太祖知而又名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則受大杖避之今陛下盛怒入或不測陷帝於不義不如且出待怒解而進不晚也帝懼從之乃避行逃於外及太祖遇弑帝入誅紹即皇帝位在位十四年殂年三十二葬雲中金陵改元　永興　神瑞　泰常

明元叡略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內和外順

世祖太武皇帝

名燾太宗長子初封太平王立爲皇太子聰明大度意豁如也在位二十九年中常侍宗愛構逆帝殂於永安宮時年四十五葬雲中金陵改元　始光　神䴥　延和　太延　太平真君　正平

太武命世威靈傑立資藉二世荒穢芟刈既平赫連復掃統萬遠逾河源東西漫漫蠕蠕北遁南人天半廓定四表武功渙汗初儲不終末乃成釁固本貽防殆未自靖當是時也教崇天師詣壇受籙尊寇謙之道教日盛大誅沙門佛書佛像悉皆坑焚有司宣示塔廟無存○清河崔浩父曰崔宏纖妍懦弱不能彎弓陰陽象數精究該通胸中所懷踰於甲兵軍國大計先咨後行遇既深矣勤亦茂哉末路邂逅遂無忌猜國書直筆立石當街忿毒咸搆爰罹天災初父疾篤祓髮剪爪夜庭求代斗極泣禱誦讀釋典不聽妻郭怒取焚灰捐厠作惡

高宗文成皇帝

名濬世祖孫景穆太子晃長子少聰達世祖愛之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既長風格

興常每有大政常參決可否正平二年三月中常侍宗
愛弑逆立南安王余改元永平十月丙午又弑余殿中
尚書長孫渴侯尚書陸麗勒兵誅愛來迎世嫡皇孫即
皇帝位在位十三年殂年二十六葬雲中金陵改元
興安　興光
太安　和平

文成嫡孫機悟英邁荐威布德懷輯中外矜濟爲心國以永賴
詔建佛圖復興開黎大州五十小州次之

顯祖獻文皇帝 名弘高宗長子幼而神武聰叡機悟有濟
民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即位時年十
二文明太后馮氏臨朝稱制在位六年傳位於太子宏
自爲太上皇帝徙居崇光宮承明元年馮太后酖毒弑
之時年二十三葬雲中金
陵改元 天安 皇興

獻文聰叡兼資能斷運屬太平四海淸晏希心玄古志存冲澹

受命儲宮大位早踐優游鮮終宮闈忽變

高祖孝文皇帝 名宏顯祖太子幼有至性年四歲顯祖曾
患癰帝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
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顯祖甚歎異
之文明太后以帝聰聖後或不利於馮氏將謀廢帝乃
於寒月單衣閉室絶食三朝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元丕
穆泰李冲固諫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撫念諸
弟始終曾無纖介宦者先有譖帝於太后太后大怒杖
帝數十帝嘿然而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意
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以
平城地寒遷都洛陽初定族姓改姓元氏太和二十三
年齊太尉陳顯達攻陷馬圈帝自將禦之疾甚北還殂
於穀塘之行宮在位二十八年年三十三葬長陵改元
延興　承明
太和

孝文叡聖生有神光年比五歲受禪上皇代親之感內切悲啼

始自平城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土王中央禮祀孔子肅敬齋莊
婚禁同姓服遵通喪北俗之語祓於朝堂欽明稽古德合帝王
讀書探奧善談老莊才藻富贍文煥天章神契所標冥符八荒
蔚然爲治太平成風 叶分房切音荒 ○文公高允博學雋才深明曆數
口不言災內潤外照稟氣和諧歷事五帝出入三台數陳事理
辭義精該卒登百壽朝野咸哀

世宗宣武皇帝 名恪高祖第二子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
色雅性儉素太和十九年太子恂以謀反
廢誅乃立帝爲太子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逆夜
忘疲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淵嘿端嚴若神有人君之量
然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趙脩及外戚高
肇等用事而魏政始衰矣在位十六年殂年三十三葬

景陵改元 景明 正
始 永平 延昌

宣武承聖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朝野一變雞四翼足之生於殿
敗亾之徵由此而先 去聲 式乾開講維摩詰經諸州嘯聚乃有叛
僧太子詡生胡氏充華始雖不殺終以亂家

肅宗孝明皇帝 名詡世宗第二子冲齡就業母后專政任
用非人賞罰乖舛在位十三年鄭儼徐紇
與胡太后進毒弑之時年十九葬定陵改
元 熙平 神龜 正光 孝昌 武泰

幼帝 名釗臨洮王寶暉世子高祖之孫胡太后弑肅宗而
立之時年三歲爾朱榮入河陰沈太后及帝於河

肅宗踐阼政綱不振 音真 女主監國淫穢神人再立幼主問諸水
濱○道元好學 酈道元 與探奇書水經撰注山嶽崎嶇遊覽小記

蘊藉有餘古今經史奇注有三三國世說同此不刊

敬宗孝莊皇帝 名子攸獻文皇帝孫彭城王勰第三子風神秀美姿貌甚美初封武城縣公孝昌二年進封長樂王爾朱榮既沉幼主於河以帝家有忠勲且兼民望陰與帝通帝與兄弟夜北渡河會榮於河陽遂南濟河即皇帝位在位二年汾州刺史爾朱兆反逼帝遷平陽弒於城內五級佛寺時年二十四孝武立諡孝莊皇帝廟號敬宗葬靜陵改元 永安

莊帝孔艱遘茲百六長鯨甫殄旋謝天祿

節閔皇帝 名恭字修業獻文皇帝孫廣陵惠王羽子少端謹有志度長而好學襲父爵拜正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時元乂擅權帝遂稱疾不起久之因託瘖病絕言垂將一紀無所交通有自莊帝者言王不語將有異圖民間游聲又云有天子氣王懼禍逃匿上洛尋見追蹻執送京師拘禁多日以無狀獲免永安三年爾朱兆反自晉陽推長廣王曄為帝改元建明在位二年爾朱世隆等以曄疎遠又非人望所推以王潛默晦身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帝所親申其意帝答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三月曄進至邙南世隆等奉帝東郭之外行禪讓禮即皇帝位高歡起兵信都以誅爾朱氏為名立渤海太守朗為帝至邙山使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帝之為人蘭根忌帝雅德還致毀謗竟從崔㥄議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太昌初殂弒於門下外省時年三十五追諡節閔皇帝在位一年改元 普泰

廢帝 名朗字仲哲章武莊武王融子加散騎常侍彰孫敬王太洛曾孫景穆太子晃玄孫也少稱明悟封渤郡王為冀州渤海太守高歡起兵討爾朱氏乃奉帝即位於信都在位一年高歡廢帝為安定郡王弒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葬鄴城西南野馬岡改元 中興

亂臣當國天子如兆廣陵既廢安定亦然魏十二主於茲不侔

歷年一百四十七年宇文黑獺宇文泰字賀六渾歡高歡小字賀六渾主立

東西魏始分焉

西魏

孝武皇帝 名脩字孝則廣平王懷第三子孝文皇帝孫也性沉厚少言好武事通體有鱗文封平陽王高歡廢朗迎立之用侍中斛斯椿之言疑忌高歡殺其黨司空高乾始與歡有隙永熙三年春二月下詔戒嚴揚聲南伐實謀討歡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歡引軍東渡帝衆逃歸歡遣婁昭及河南尹元子思領左右侍官追帝請還駕高昂率勁騎及帝於華陰帝鞭馬長騖至稠桑略陽公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梁禦甲騎二千來迎帝過河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宗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遂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為宮帝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懌女也三曰蒺藜亦封公主帝既以明月入關蒺藜自殺宇文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推案君臣由此不安十二月癸巳夜飲酒遇酖而殂宇文泰之謀也時年三十五殯於草堂佛寺十餘年乃葬雲陵在位三年改元
太昌 永熙

文皇帝 名寶炬京兆王愉子孝文皇帝孫也性強果封南陽王拜太尉從孝武如陝西及孝武殂宇文泰奉帝即位是時權歸周室帝嘗登逍遙觀望嵯峨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過五十便委政儲宮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機也在位十七年殂年四十五葬永陵改元 大統

廢帝 名欽文帝太子在位二年為宇文泰所廢尋弒之

恭皇帝 名廓文帝第四子封齊王宇文泰廢欽而立之復姓拓跋氏泰死子覺篡位廢帝為宋公尋殂在位三年 西魏亡

出帝猜忌自絕宗廟西如長安虎尾是蹈文傳廢帝恭帝不延
宇文覺簒國以周傳西魏四主二十五年

東魏

孝靜皇帝 名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世子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孝武既入關高歡乃推帝以奉肅宗之後從都鄴是爲東魏在位十七年高洋簒立廢帝爲中山王尋弒之時年二十八葬鄴西漳北其後發之陵崩死者六十人改元天平 元象 興和 武定

靜帝移鄴如贅守樊嶺車一乘出雲龍門高洋簒位北齊稱尊

北齊 凡五主合二十八年

顯祖文宣皇帝 姓高氏名洋字子進渤海蓨人與文公高允同承慕容吏部尚書泰泰生湖湖生謐謐生樹樹生東魏大丞相渤海王歡帝即歡第二子大將軍齊王澄同母弟也生而貌陋神彩不甚發揚然內資明敏衆莫能測初封太原郡公澄死自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王時有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䍽飛上天之謠徐之才盛陳宜受魏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身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帝乃鑄像以卜之一寫而成於是作圓丘備法物草禪讓事廢靜帝自立爲皇帝國號齊篡立之初存心政事風化肅然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後以功業自矜遂放情沉湎肆行淫暴末年遂不能食惟數飲酒麴蘗成災因暴殂晉陽宮年三十一喪車還鄴葬武寧陵在位十年改元天保

神武高歡精光耀目長頭高顴齒白如玉賦性嚴密危岸淺谷
變化若神機權難料軍國大略獨運懷抱依爾朱榮誅爾朱兆
武出靜立魏以東號文襄繼之高澄追謚文襄皇帝尾大不掉○文宣襄
弟大頰兌下長面黑色鱗身重踝資藉父兄會屬樂推地居當
璧遂開齊基才懷譎詭智逆屈奇征伐四克顛癡虐戾棘馬適
乘流血灑地徵嫗縱淫朝官臨視裸形露體雜衣長衲塗傅粉
黛散髮不髻躬自鼓舞謳歌爲戲剪刈宗枝摘爪盡帝病狂喪
心十年自斃近代以來未有此厲

廢帝 名殷字正道小名道人顯祖長子初顯祖命邢邵制名從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之顯祖曰天也因謂常山王演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及嗣立寬厚仁智雖有令名在位一年演篡立廢帝爲濟南王出居別宮時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演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酖毒帝不從乃扼而殺之時年十七大寧二年葬武寧陵之西北諡愍悼閔王改元 乾明

少主黃屋常山當軸臣既誅夷君尋廢辱○楊愔雅道畏慎無
欺主當昏虐席居端揆千頭萬緒經綜無遺匡救之功實賴維
持寄命受託身亡君辱推心受禍夫豈無術初遭屯厄頻履艱
危一飡之惠報不忘施性命之讎舍而不推貧士市瓜多年與
銓禿尾草驢方麴障面一見不忘鶯服漫漢生不逢治死仍於
亂高明之家室爲鬼瞰四無人聲剪燭長歎

肅宗孝昭皇帝 名演字延安神武第六子顯祖同母弟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初封常山公天保初進爵爲王廢少帝殷而自立在位一年死於晉陽宮時年

二十七梓宮還鄴葬
文靜陵改元　皇建

諸脇爲祟渴苦內熱兎走馬驚墜地絕肋○王晞常侍淚爛顛

殺閔要人多進退維谷亦欲好官思之爛熟

世祖武成皇帝 名湛神武第九子肅宗同母弟風度高爽

輕華弘長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
爵爲王拜尚書令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
疎忌以帝爲大司馬領幷州刺史與肅宗謀誅之及肅宗
進位右丞相肅宗幸晉陽帝以懿親居鄴政事咸見委
託二年肅宗不豫遣使追帝入纂以後事及崩遂纂其
太子百年爲樂陵王而自立河淸四年四月乙亥太史
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主乃傳位于太子緯自稱太
上皇帝天統四年殂於鄴宮時年三十二
葬永平陵在位四年改元　大寧　河淸

帝負兒托姪殺百年易王禍子變應星占

後主 名緯字仁綱世祖長子母曰胡皇后天保七年五月
五日生帝于幷州邸少美容儀世祖特所鍾愛拜世
子及世祖入纂大統立爲皇太子河淸四年受禪晉陽
宮卽皇帝位時在無度武平七年周主邕攻晉州帝戰
於城南大敗棄軍先歸入鄴禪位於皇太子恆時年八
歲改元承光尊帝爲太上皇帝周師逼鄴帝出奔靑州
又使太子傳位於任城王湝至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
所獲送長安封溫國公建德七年誣以與宜州刺史穆
提婆謀反殺之與其族時年二十二大象末葬長安
北源洪瀆川在位十一年改元天統　武平　隆化

無愁天子手彈琵琶歌喉婉轉婦聲危邪上林園內立貧兒村

襤褸行丐逐戶挨門周師西來父子東奔人事天道淚下聲吞

()魏收馳譽名並溫邢 溫子昇 邢子才 碩學大才豹變鴻升草檄作賦

千言立成如鶯蛺蝶當道逐榮獮猴狗鬬爲人所輕魏書大典

褒貶愛憎人稱穢史質實無徵

北周 凡五主共 二十五年

孝閔皇帝 姓宇文氏名覺字陁羅尼代郡武川人西魏太
師大冢宰安定公追諡文皇帝泰第三子其先
出自炎帝炎帝爲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有葛烏菟
者雄武多算略鮮卑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
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
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並以爲
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爲魏
甥舅之國九世至侯豆歸爲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
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及慕容寶敗歸魏拜都牧主賜
爵安定侯天興初遷豪傑於代郡陵隨例徙武川遂爲
其郡縣人焉陵生系系生韜韜生肱肱生泰帝以大統
八年生於同州官舍九歲封略陽公泰死嗣爵出鎮同
州魏恭帝以岐陽之地封帝爲周公遂纂魏稱天王
位時中山公宇文護專權帝忌之與司會李植等謀誅

之事洩護遂逼帝遜位貶爲略陽公尋
弑之在位一年年十六葬靜陵武帝立追諡孝閔皇帝

世宗明皇帝 名毓小名統萬突文帝長子寬明仁厚有君
人之量初封寧都郡公累遷大將軍鎮隴右
孝閔立轉岐州刺史及孝閔廢晉公護遣使迎自岐州
卽天王位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
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
帝建年號從之於是改天王稱皇帝在位三年冢宰護
憚帝明敏使膳部中大夫李安貢毒於餳餅而進之帝
覺之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
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
必此子也遂殂時年二十七葬昭陵改元　武成

宇文黑獺英姿特舉天與神授驅馳行伍迮扶帝室西迎孝武

南淸江漢西舉巴蜀東據伊瀍控制北國 叶古六切 音谷 取威定霸高

齊懾伏典倣六官軍政不黷大命未集僭然幽獨閔帝一年遂

茲不祿世宗繼立明敏恭肅護進措𢇁復崩於毒

高祖武皇帝 名邕字禰羅突文帝第四子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年十二封輔城郡公孝閔立拜大將軍出鎮同州明帝立遷柱國授蒲州刺史入爲大司空行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性沉深有遠識非因顧問終無所言武成二年四月明帝殂來遺詔即皇帝位時護專權帝以崇養止建德元年誅護始親萬機屬精爲治中外翕然五年自將伐齊滅之遂欲窮兵極武有混一天下之志建德七年突厥寇幽州帝自將擊之至雲陽遇疾殂在位十八年年三十六葬孝陵改元 保定 天和 建德

武帝沉毅志慮刻畫淺淺莫測常自晦迹誅護之後克已勵精平齊混北百郡同并潘禍勳毁其鬼不靈土階數尺高古之行苦塊三年大孝足徵晉武魏文與此同稱○保定三年怪異罕

覲人生子男陰在背後尻際如尾足爪如獸有犬生子腰以後分兩尾六足判爲二身

宣皇帝 名贇字乾伯高祖長子初封魯國公及立爲皇太子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每有過輒加捶撻帝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日死晚矣閱視宮人逼而淫之好自矜夸飾非拒諫甫一年傳位於太子衍自稱天元皇帝彌復驕奢耽酗於後宮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皆附閹宦奏之唯自尊崇無所顧忌國典朝儀率情改變後宮位號莫能詳錄大象二年暗嘔而殂時年二十二葬定陵改元 宣政 大成

宣帝武子幼不堪承在殯不戚通亂後宮五后位號率意紛更典選草易游戲無恒誅戮無罪楚撻公卿奇大無忌喑嘔而崩

靜皇帝 名衍後改爲闡宣帝長子封魯王立爲皇太子受禪時年八歲在位二年隋公楊堅纂立廢帝爲介公尋弒之葬恭陵改元 大象

天元太子禪茲衰統隋氏因之遂遷𥳑鼎岷峨投袂淩奔翻蓋漳滏勤王無救宗周空餘薌女 竇毅之女 堂下自投

隋紀 凡四帝共三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 姓楊氏名堅小字那羅延弘農郡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父忠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大柱國大司空隋國公封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帝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呂氏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帝舍於外館躬自撫養呂氏嘗抱帝忽見頭上角出徧體鱗起呂氏大駭墜帝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爲人龍顔額上有五柱入頂

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沉深嚴重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爲功曹十五以父勳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成紀縣公十六遷驃騎大將軍加開府明帝即位授右小宮伯進封大興郡公武帝即位遷左小宮伯出爲隋州刺史後徵還襲爵隋國公武帝聘帝長女爲皇太子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武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武帝曰此止可爲將耳內史王軌驟諫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武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帝甚懼深自晦匿建德中以平齊功進位柱國除定州刺史宣帝即位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大象初遷大後丞右司武俄轉大前疑静帝即位拜相國總百揆進爵爲王遂纂周祚自立爲皇帝國號隋都長安明敏儉約勤於政治踐祚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削平海內四夷賓服在位二十四年爲太子廣所弒壽六十四葬泰陵改元 開皇 仁壽

文皇外戚受任托孤天之所贊黃屋自居樓船南邁金陵失險

驃騎北指單于來欵禹貢所圖咸歸正朔職方所載並吞蘘括平徭節賦物阜人樂晩聽妒婦（獨孤氏）惑於邪說（楊素）弱寵廢嫡大雞斯作墳土未乾羣起殺奪○高熲通達器略優洪出參戎律入寄腹心推誠體國休休斷斷威（蘇威）素（楊素）弼（賀若弼）虎（韓擒虎）皆所推薦鏡被磨瑩皎然鑑見○楊素任俠倜儻權略博雅通涉研精好學工草隸書留意風角無心富貴富貴來逼（叶卜各切音約）周爵縣公隋封越國乘機赴敵應變難揆臨陣立威斬殺溢額（叶吾畧切）流血當前言笑自若陳主之妹諸伎女樂並皆頒賜嚬笑爇灼陵轢朝臣威福自作陰謀廢嫡社稷風移市朝霜露身名可惜（叶覗約切音削）子也玄感妄希伊霍敗不旋踵自貽莽卓究其禍源素不得辭○牛弘質直墳籍雅愛職懷遠致冲挹高邁損益百王典成一代弟弼好酒酗而無賴殺牛作脯知無所怪大雅君子悔吝不逮○韓氏擒虎字曰子通經史百家大旨略通襲爵周室翊運開皇平陳靖寇勲紀旂常生上柱國死閻羅王○賀若弼者賀若敦子勇便弓馬博涉書史柱國縣公名重周時（叶上紙切音始）隋高受禪十策平陳宋公封爵建大將軍雉扇曲蓋女樂花茵金盤金斝寵有家珍太猛有三觖望憤怨高熲楊素惟堪啗飯處道（楊素字）能勇而非謀將韓氏子通（擒虎字）闘非領將史氏萬歲

騎非大將大將爲誰聊以自况初父敎死引弼刺舌不密失身卒以自滅○史氏萬歲生而智勇驍騎善射英風馳騁遠人懾憚烽堠無警碑倒諸葛淡入蠻境領美石邊青草蒙茸死非其罪哀者擗踊○王通敎授通跡河汾公卿將相半出其門○譙國冼氏馮寶之妻世領越部幼時便奇始自南梁歷陳及隋用軍行師法合機宜開府署吏功施名垂

煬皇帝　名廣一名英小字阿麼高祖第二子母曰文獻獨孤皇后帝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諸子中特所鍾愛在周以高祖勲封雁門郡公開皇元年封晉王歷拜武衛大將軍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帝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既而高祖幸帝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絶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伎善之帝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八年冬大舉伐陳以帝爲行軍元帥陳平進太尉徙揚州總管鎮江都每歲一朝與楊素陰謀搆毀太子勇及勇廢乃立帝爲皇太子仁壽四年七月高祖疾甚帝與妃嬪亂高祖怒召勇欲復立之帝使宇文述張衡弒高祖自即皇帝位遷都洛陽大業十二年行幸揚州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作亂帝遇弒於溫室時年五十蕭后令宮人撤牀簀爲棺以埋之化及發後右禦衛將軍陳稜奉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臺下發斂之始容貌若生衆咸異之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

在位十二年改元　大業

煬帝楊廣弒父與兄時際清宴海內承平巡遊無度流連江中長幡帶野謌鵠指風五百里內獻食逢迎宴作散樂百戲衆行執絲竹者萬八千名離宮四十兩京東京峨峨西苑二百餘程

宮殿盤鬱樓觀飛驚珍禽奇獸遠近飛鳴翦綵爲花春綴凋零
嬪妃雜遝趙瑟秦箏清夜遊曲馬上聞聲緡帛纏樹貧不蓋形
課送毛羽百鳥悲鳴鶴胎松頂投斃於空西域獻地戶口滿盈
東西九千南北萬程東伐高麗天下徵兵百十三萬三千餘名
衣甲幔幙車馬萬乘船造海口晝夜兼趨人立水中腰下生蛆
歷十二載兵起四方六十四處幷時猖狂李淵留守同起晉陽
字文化及弑帝維揚

恭皇帝 名侑煬帝孫元德太子昭子也性聰敏有器度大業三年立爲陳王後徙代王十一年從幸晉陽拜太原太守鎭京師李淵入長安尊煬帝爲太上皇立侑爲帝在位一年淵廢帝爲酅國公而自立以武德二年

蒞祚年十五 改元義寧

恭皇帝 名侗太子昭第三子初封越王留守東都煬帝遇弑太府卿元文都等共立侗爲帝在位二年王世充篡立廢帝爲潞國公遣其姪行本齎鴆詣帝所曰願皇帝飲此酒帝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祝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殺之諡曰恭皇帝改元皇泰

南巢遂往流彘不歸侑遜堯讓唐開舜基越王襲號曆數當終
遭家多難弑於世充 王世充

詩史卷六 終

詩史卷七

頓丘葛 震星巖甫著　男 用霖澤商編次

唐紀 凡二十一帝合二百八十九年

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氏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其七世祖暠當晉末據秦涼以自王是爲涼武昭王暠生歆歆爲沮渠蒙遜所滅歆生重耳魏弘農太守重耳生熙金門鎭將熙生天賜爲幢主天賜生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官太尉佐周代魏有功爲柱國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追封唐國公虎生昞襲封唐公隋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昞生高祖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以故相親愛復姓李氏以爲千牛備身事隋譙隴二州刺史大業中歷滎陽樓煩二郡太守轉弘化留守十一年拜太原留守是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計已決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懼不見聽高祖所善客裴寂爲晉陽宮副監世民陰與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過寂飲酒酣從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驚寂曰正爲宮人奉公事發當誅爲此耳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不許已而煬帝遣使者徵高祖詣江都高祖大懼世民曰事急矣可舉事遂起太原稱義兵克長安遂尊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自稱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事進封唐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義寧二年五月甲子廢恭帝而自立國號唐都長安在位九年傳位于太子世民自稱太上皇貞觀九年崩壽七十一葬獻陵諡曰大武廟號高祖上元元年改諡神堯皇帝天寶十三載增諡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改元武德

唐有天下高祖李淵當隋之亂雨覆雲翻謀納仲子兵起太原
遂尊煬皇立侑自專旣旋受禪建都長安初定官制均調租庸

開元通寶便民利用叶以中切音備守成立嫡定亂立功天策上將位上三公開府置屬勢傾東宮既定太子兩大難容卒刃同氣蹀血禁庭事非師古權不通經九年禪位秦府飛龍○文靜隋令劉文靜天下方亂英雄所資機先早見預識眞人密矜裴監裴寂投天會機定策一旦殿軍陷陣通權達變矜功躁望卒罹大難○魏公李密額角銳尖叶經天切目方瞳子黑白瑩然趣舍雄遠謝病辭官叶居員切師事包愷往從緱山叶輸肩切蒲鞴乘牛漢書一編刑牲揷血驅策英賢回風發地砂礫屬天狐鳴白晝鼠相牽事遂不偶位豈易奸叶經天切英雄失勢匹夫爲難叶那沿切田橫之徒千古同憐

太宗文皇帝 名世民高祖次子母竇皇后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及見帝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已辭去高祖懼其語泄使人追殺之而不知其所往因以爲神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及長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時天下已亂盜賊起知隋必亡乃推財養士結納豪傑年十八起義兵武德元年拜尚書令右翊衛大將軍進封秦王初高祖起兵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於帝及取天下破宋金剛王世充竇建德等帝功益高而高祖屢許以爲太子太子建成懼廢與齊王元吉謀害帝未發帝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高祖大驚乃以帝爲皇太子尋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壽五十葬昭陵諡曰文天寶十三載增謚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改元 貞觀

太宗天縱漢高魏武隋室邇圻陰欲自取招納豪傑乘勢起兵卒并天下剪滅羣雄傳國代父夙夜勵精府兵初作寓兵於農興學禮士官補明經怨女放黜讐臣登庸入閣議事諫隨三公咨訪得失納諫樂從遊龍鷹犬早食蝗蟲創業匪易克艱守成撥亂反正湯武追蹤比跡成康復多武功蠻夷入朝服裝詭殊顏氏師古王會作圖外國來學雲集京師孔氏穎達五經注疏貞觀之風抑何休歟惟於齊家聖德虧崇矜父臣劫誅弟殺兄巢剌王妃嫌處辰嬴投牀抽刀溺愛不明雄心不已老數東征○應龍飛天雲拏渝從震風海怒號叫萬空一人奮起羣尸天功凌煙圖像二十四公○萊公杜如晦英爽風流自擅常預帷幄

秘密參贊處事無留莫見喔呼梁公房玄齡機敏羣籍淹貫發昂霄識者所歎軍符府檄駐馬即辦陳事上言千里猶面齡也善謀晦也能斷并時當國兩人洽普典選多年能盡單賤臺閣制度容物典憲手自裁定爲世風鑿○鄭公魏徵質直帝稱人鑑忠臣良臣談言善辯遇不世逢底蘊盡見十漸十思淚切隱患鶻死懷中從弗背面二百餘奏言詎河漢仆碑立碑忠也爲怨語及君臣可爲長歎○王珪沖雅樂善不退激濁揚清自喻無媿美人在側引義不諱繩愆糾繆諫議之城公主執笄親行盥饋夫婦同坐禮法不廢○宋公蕭瑀後梁王孫論議明辨經術

能文疾風勁艸板蕩誠臣素貴中狄不能容人改諡貞褊名以
實循○尉遲敬德頗負其功廷質大臣奉敞道宗任城王晚謝賓
客杜門不通樂奏清商自奉甚豐粉佀雲母術以延年眷稍避
術秘密不傳○衛公李靖志節英壯才兼文武出入將相○英
公徐勣賜姓曰李用兵最精名將無比家事一言禍遂無已○
永興郡公虞氏世南精思不懈盥櫛為煩商確今古未嘗失言
德行忠直博學該兼文辭書翰五絕稱焉○遂良褚遂良守官所
以守道顧命托孤大義能了至死不變強哉何矯○傅奕高識
儈兇不僞刊定雜書呂才陰陽○重規李百藥字多病百藥為名才

行世顯天下推崇所撰齊書於世刊行○思廉姚簡思廉本名簡以字行
表爻遺言叶魚巾切音銀推究綜括史續梁陳○令狐德棻籍收散亂
詔次周書登振論誤○李氏延壽史著南北南盡禎明北始登
國刪落醲詞疏通條越

高宗皇帝名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母文德皇后長孫氏初封晉王太子承乾廢魏王泰次當立亦以罪黜乃立帝為皇太子貞觀二十三年六月即皇帝位沉溺宴安柔而不武在位三十四年崩壽五十六葬乾陵諡曰天皇大帝天寶十三載增諡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改元　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　咸亨　上元　儀鳳　調露　永隆　開耀　永淳　弘道

高宗皇帝始封晉王繼體出治叶由舊章乃溺衽席不戒履霜
才人武氏納於昭陽家事一語謨謀不臧遂戍無忌長孫無忌死謫
遂良災有大水衝元武門夜入寢庭溺三千人昭儀武氏殺女王
后見廢斷去手足妃亦何罪淑妃蕭氏投酒甕中二嫗骨醉東封泰
山社首稱禪天皇初禮天后亞獻○義府李義府貌恭險刻中藉
嬉怡微笑腹內有刀柔而害物謂之李貓○仁貴薛仁貴繼起晚
遇太宗白衣標顯腰鞬兩弓推鋒陷敵名著遼東磧北三箭底
定天山壯士長歌飛入漢關累世節度河北幽燕

中宗皇帝名顯高宗長子母則天皇后武氏嗣位二月武氏廢為廬陵王徙于均州又遷房州在位十四年張柬之等迎還復位荒淫不終在位五年皇后韋氏與安樂公主合謀于餅餤中進毒弒之壽五十五葬定

陵諡曰孝和皇帝天寶十三載加諡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改元　嗣聖　神龍　景龍

附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名曌并州文水人故荊州都督應國公武士彠女文德皇后崩太宗聞其色召爲才人賜號武媚年十四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太宗崩后與嬪御皆爲比丘尼他日高宗過佛廬才人見且泣高宗感動納入後宮立爲昭儀進號宸妃永徽六年廢皇后王氏立昭儀爲皇后后城府深阻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己故扳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亦俯僂聽勤鉗勒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眞入禁中爲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恐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自此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章奏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上元二年帝疾甚將下詔遜位於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弘道元年帝崩中宗即位天后稱皇太后遺詔軍國大務聽

參决嗣聖元年太后廢帝爲廬陵王自臨朝立豫王旦
爲帝使居別殿不得與政事垂拱四年武承嗣使人詐
爲寶符獻之太后始稱聖母神皇除唐屬籍夷滅宗室
殆盡天授元年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
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尊其先爲皇帝皇后盡王諸
武天冊萬歲元年又自稱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長
安四年冬太后有疾久不平居迎仙院神龍元年春宰
相張柬之與崔玄暐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斬張易之
張昌宗於院左太后聞變而起桓彥範進請傳位太后
返卧不復語中宗即位是歲冬太后崩年八十一遺制
稱則天大聖皇太后去帝號祔葬乾陵凡稱制七年改
唐爲周十四年共二十一年改元 光宅 垂拱 永
昌 天授 如意 長壽 延載 證聖 天冊萬歲
萬歲通天 神功 聖曆 久視 大足 長安

中宗嗣位宗廟不修太后持權呂氏危劉坏土未乾殺子何曾
帝甫二月廢徙房州立豫王旦別殿以幽稱制七年改唐爲周

自稱皇帝袞冕垂旒建元更制渙號九州子賜姓武嗣立豫王
除唐屬籍大殺諸王立武七廟祖考追皇妣皆皇后姪皆封王
銅匭告密羅織肆殃懷義巧思 薛懷義 蓮花六郎 張昌宗 初除試官
薰猶同芳補闕車載拾遺斗量欋椎御史濟濟踧踧盌脫形似
校書爲郎麴心存撫瞇目聖皇鐘鳴漏盡反周爲唐則天僭號
二十一年八十一歲隧及黃泉帝在房州一十四年至是復位
得魚忘筌盟追韋后寵用仇讐五王歸政太子遭戮 太子名重俊○戮叶力求切音留
觀燈市里后雜人儔宮女數千縱之出遊多有不歸爲
外所留迴波起舞拔河爭投后 韋后 思 武三思 雙陸自爲點籌併俠

伏毒五年而休○仁傑 狄仁傑 女主蒙恥奮忠母子天性感動於
中廟不祔姑引義從容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
飛天下桃李悉在其門藥籠參朮不廢於言○武氏攸緒不貴
王爵歸隱嵩山優游巖壑○典復社稷有日五王五王維何柬
之漢陽 張柬之漢陽王 敬暉彥範平陽扶陽 敬暉平陽王 桓彥範扶陽王 玄暐博陵 崔玄暐博陵王 恕己南陽 袁恕己南陽王 ○婁公師德愼自持弟拭唾面愀
然不怡令其自乾笑而受之○味道 蘇味道 爲相依阿取容事不
明白兩端模稜瑞雪瑞雷不愧于中○上官婉容生夢昇稱稱
量天下啞然輒應天性慧警文章韶令通天以來內掌誥命中

宗復位進拜昭容常代帝作采麗益工差第羣臣靡然成風溜
穿外宅巖築別宮衰人穢夫爭候寵 寵叶音冲 ○安樂公主武崇
訓妻再適延秀叔兮嫂兮

睿宗皇帝 名旦高宗第八子母則天皇后武氏初封殷王領冀州大都督單于大都護溫恭好學通訓詁徙封豫王武后廢中宗而立之建號文明后僭位改國號周以帝爲皇嗣賜姓武氏封相王中宗即位號安國相王中宗崩韋后矯詔立溫王重茂爲皇帝改元唐隆帝恭謀政事臨淄王隆基討亂復即皇帝位在位三年傳位太子稱太上皇開元四年崩壽五十五葬橋陵諡曰玄眞大聖大興孝皇帝改元 景雲 太極 延和 先天

玄宗明皇帝 名隆基睿宗第三子母昭成皇后竇氏性英武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始封楚王後爲

臨淄郡王累遷衛尉少卿潞州別駕景龍四年朝京師遂留不遣韋氏弒中宗矯詔稱制帝乃與太平公主子薛崇簡朝邑尉劉幽求等定策討亂或請先啓相王帝曰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吾計失矣乃夜率幽求等勒兵入宮誅韋氏黎明見謁相王謝不先啓相王泣曰社稷以免不然吾且及難乃拜帝殿中監進封平王睿宗即位立為皇太子監國先天元年太平公主使術人言彗所以除舊布新帝座有災睿宗曰傳德避災吾意決矣七月壬辰制傳位太子宜即皇帝位太子懼入請睿宗曰此吾所以答天戒也八月庚子即皇帝位開元之初留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海內富庶因喪寶眼及天寶以降自以為功成而定無復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殺疏讒諛並進以娛遊為良謀以聲色為急務十四載安祿山反陷京師帝出奔蜀太子璵即位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寶應元年崩壽七十八葬泰陵諡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改元　開元　天寶

睿宗再立在位三年玄宗受禪建號開元勤政務本道以人存委任賢相宋璟姚崇同心輔政宋法姚通郭震俠氣嘉貞法則（張嘉貞）九齡（張九齡）風度其儀不忒千秋金鑑永可為式燕許文章蘇頲張說長枕大被五王同帷友于兄弟花萼相輝天寶三年改稱曰載自茲以旋政事日怠林甫（李林甫）仙客（牛仙客）同登鼎鼐希烈（陳希烈）國忠（楊國忠）家國危殆日殺三子曾不少悔艷妃楊氏納於壽王傷風敗俗蕩檢踰防錦繃襁褓兒洗祿湯金錢親賜接杯舉觴紅塵走馬荔子生香三姨寵貴韓號與秦態濃意遠併時承恩出入宮掖控不飛塵第舍壯麗豪蕩相因金璧孔雀銀鑿麒麟簫管夜沸哀吟鬼神丞相宅近五家為鄰祿山犯闕

帝出奔蜀雲散巫山塵埋紅玉馬嵬花月杜鵑夜哭○誅韋定策首建幽求（劉幽求）功懋不賞尋被謫休○盧公懷慎清儉自尚坐鎮雅俗伴食宰相○方士張果堯時侍中賜號通玄還山而終○奸相林甫城府深密老奸巨猾無逃其術陽啗陰傷腹劍口蜜○劍南李宓鮮于仲通遠伐南詔二十萬兵全軍皆沒喪於國忠○思勗（楊思勗）力士（高力士）兩大將軍軍政國政柄于二人後啓輔國（李輔國）元振（程元振）朝恩（魚朝恩）自我創始害貽子孫○帝發馬嵬父老遮留爰命太子東討國讐

肅宗皇帝（名亨玄宗第三子母元獻皇后楊氏初名嗣昇封陝王性仁孝好學開元五年更名浚徙封忠王二十三年又更名璵二十五年皇太子瑛廢死明年立為皇太子又更名紹天寶三載更名亨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請誅之不聽十四載祿山反玄宗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留太子討賊玄宗許之乃還七月至靈武裴冕等勸進乃即皇帝位於靈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克復兩京不失舊物在位七年崩壽五十二葬建陵諡曰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改元　至德　乾元　上元　寶應）

即位靈武是為肅宗上皇天帝遜尊玄宗拜將出師克復兩京廟哭三日素服哀誠不失舊物豈非賢明惑內（張良娣）信奸（李輔國）子殺建寧（建寧王倓）遂父西內厥考傷情飾廢立軍士縱橫養成禍亂閹宦監兵回紇為害遂此始終上皇殂落七十八齡在位之年四十三正帝位七載亦繼而崩○汾陽忠武尚父子儀（郭子儀）

佳扶社稷底定神器朝恩（魚朝恩）元振（程元振）蜮沙暗欺屢遘讒謗始終不移歸朝待罪失言杖兒（郭曖）純忠亮節日星並垂出入四朝光明坦夷二十四考相業不隳八子七壻印綬纍纍諸孫數十莫辨其誰名將繼起半出偏裨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已不危窮奢極欲而人不非壽考終命八十有奇非甚盛德孰能與斯猗歟休哉邦之彥兮○臨淮武穆李王光弼治兵嚴重師行貫直指顧號令風寒於膺謀定後戰百無一失執訊獻醜屢敗軍實危持宗廟散而復壹幹轉乾坤浴月沐日李郭齊名聲施相匹讒說殄行過於疾聖擁兵不朝晚節無迹春

秋之義賢者是責○鄴侯李泌帝布衣交讜謀密勿宗廟不祧瓜辭諷諫父子相調君相造命其言足多（叶都勞切音刀）○常山太守曰顏杲卿起兵八月力竭陷城罵不絕口死于思明（史思明）○張巡許遠賢哉二子共守睢陽死而後已巡每大戰裂眥碎齒城中食盡樹皮鬻紙羅雀掘鼠殺妾饗士生未吞賊死爲厲鬼非烈丈夫烏克語此○巡之郞將曰南霽雲突圍告急志在報君賀蘭進明擁兵不分食不下咽義動鬼神斷落一指死見憂懼○雷將軍春大節不奪當守雍丘守戰夜作面中六矢毅然不卻賊將謀之一軍皆愕○姚誾相齊家蕩不恤同時挺節三十六人至死不變忠義如林○祿山僭樂宴凝碧池梨園子弟泣下獻欷雷氏海青痛憤傷悲擲器於地賊支解之

代宗皇帝（名豫肅宗長子母章敬皇后吳氏玄宗諸孫百餘人代宗最長爲嫡皇孫聰明寬厚喜愠不形於色而好學强記通易象初名俶封廣平郡王安祿山反玄宗幸蜀肅宗留討賊代宗常從於兵間肅宗即位加天下兵馬元帥率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進討敗安慶緒於河北遂克東都肅宗還京師進封楚王乾元元年徙封成王尋立爲皇太子更名豫寶應元年肅宗崩即皇帝位在位十七年崩壽五十三謚曰睿文孝武皇帝葬元陵改元廣德　永泰　大曆）

代宗平亂克纘皇唐繼用閹豎忌功害良輔國（李輔國）弒后中書封王上陵下替藩鎭陸梁置百高座經講仁王蕃譯不制禍乃

無央○晉州男子有郇模氏竹筐盛哭於東市一字一事獻三十華闕罷闕祿監監軍使

德宗皇帝（名适代宗長子母睿真皇太后沈氏肅宗元年封奉節郡王代宗即位史朝義據東都以帝爲天下兵馬元帥進封魯王徙封雍王屯陝州敗朝義於河北遂克東都河北平以功兼尚書令與郭子儀李光弼等皆賜鐵券圖形凌烟閣廣德二年立爲皇太子大曆十四年五月代宗崩即皇帝位議度閣漫責怵猜愎賦斂煩重果於誅殺建中四年涇原兵作亂入京師帝如奉天亂兵立朱泚爲秦帝興元元年李懷光反與朱泚合帝奔梁州李晟等收復京師帝乃還長安在位二十五年崩壽六十四謚曰神武聖文皇帝葬崇陵改元建中　興元　貞元）

德宗嗣代整飭紀綱除苛恤獄精敏自强下詔罪己亟民傷皇

刻薄猜忌用舍不常僉壬當路斥逐元良稅行間架錢括富商
朱泚既反再叛懷光二逆相逼乘輿如梁武臣劾力復有家邦
旋立宮市盾羅白望進奉小兒分爲五坊日進月進賓以官價
○當時元功有三郡王西平王晟李晟靖難翊皇北平王王燧馬燧用
軍最長咸寧王瑊渾瑊忠謹發強○朱泚僭號秀實段秀實唾面笏
擊其額灑地血濺○魯公真卿顏真卿天賦忠孝博學工辭書翰
更妙烈風勁艸清標孤操歷事四朝克光廊廟元虛奸位元載盧杞
不能遠路卒爲賊害君子所悼○劉晏理財養民爲先變通有
無如達始泉國用不匱人不煩難歷事四朝殺於楊炎○陸贄

制劉漼灑千言豐而不腴要而不煩顛扶天步弘濟時艱○盧
杞貌陋其色如藍心險口辯飾僞而奸小不附者必俯死焉汾
陽汾陽王郭子儀侍妾屏不進前笑恐貽禍可爲機先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長子母昭德皇后王氏始封宣城郡王大曆十四年進封宣王立爲皇太子爲人寬仁喜學藝善隷書從德宗幸奉天常執弓矢居左右貞元二十年病風且瘖不能朝是時德宗不豫諸王皆侍左右惟太子病固不能見悲傷涕泣疾有加俄崩帝卽位以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在位一年劍南西川節度使南康王韋皐表請太子監國因傳位稱自稱太上皇元和元年正月崩壽四十六謚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葬豐陵改元一永貞

太子卽位是爲順宗失音久病不可以風百官奏事坐於帷中
代可其奏牛氏昭容叔文王叔文善奕王伾書工初爲待詔出入
東宮至是柄事勢壓三公宗元柳宗元禹錫劉禹錫汲汲推崇期年
遜政上皇居中儲君踐阼是爲憲宗

憲宗皇帝 名純順宗長子母莊憲皇太后王氏貞元四年封廣陵王二十一年立爲皇太子永貞元年秋卽皇帝位聰明果決委任忠良志平僭亂所向有功在位十五年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服金丹藥發躁人莫能知也壽四十三謚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葬景陵改元一元和

憲宗初政剛明果斷任託得人削平叛亂延英議政孜孜不倦
半途而廢覆車不鑒助軍助賞貸禮無厭脩貢佞鬼斥忠拒諫
潑龍首池修麟德殿藥合長生柳泌台州表諫佛骨韓愈潮州

天祿將終一十五秋無疾暴殂弘志所謀○經濟大略黃裳爲
相竭平劉闢崇文爲將高崇文李藩批勅官不位曠○晉公裴度
緋衣坦腹天上有口潛被驅逐二十餘年出將入相名著四裔
國家威望失印不追人服其量○忠武王子李愬最優天大風
雪夜襲蔡州擒吳元濟人不及謀蔡難見度裴度兵屯糊場分殊
上下禮示跳梁篤忠家傳父子同光○韓愈文章本於六經粹
然醇正江河流行泰山北斗學者師宗闢佛一表孟子之功

穆宗皇帝 名恒憲宗第三子母懿安皇太后郭氏始封建安郡王進封遂王遂領彰義軍節度使元和六年惠昭太子寧薨乃立爲皇太子憲宗崩卽皇帝位喜宴遊賞賜多濫以崔植元稹李逢吉爲相而疎裴度是

以再失河朔爲宗之業發焉在位四年因服金丹而崩壽二十謚曰睿聖文惠孝皇帝葬光陵改元長慶

穆宗踐位昏庸無能再失河朔功業已成藥餌金石自促遐齡

○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成於諸生唐之朋黨構於牛李牛僧孺李德裕李氏德裕吉甫之子垂四十年傾軋無已○柳氏公權以書寓諍用筆在心心正筆正

敬宗皇帝 名湛穆宗長子母恭僖皇太后王氏始封鄂王後封景王長慶二年立爲皇太子穆宗崩即皇帝位游戲無度狎昵群小性復褊急在位二年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等飲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遂弑帝於室內壽十八謚睿武昭愍孝皇帝葬莊陵改元寶曆

童昏失德是爲敬宗梓宮在殯鼓吹鏗鏗嗜嬉樂色廢禮滅經

比昵群小擊毬內庭性復褊急小過必刑更衣入室殿上滅燈

宦官作亂賊起克明劉克明絳王悟立憲宗第四子弑於守澄王守澄

澄持權再立文宗兩日之內主以三更弑立由宦手拱公卿

文宗皇帝 名昂穆宗第三子母貞獻皇太后蕭氏始封江王寶曆二年革將蘇佐明等弑敬宗立絳王悟內樞密使王守澄神策護軍中尉魏從簡等討誅之奉帝即位恭勤庶務以裴度韋處厚爲相頗革爾朝弊政既而多疑少決中外失望在位十四年崩壽三十三謚曰元聖昭獻孝皇帝葬章陵改元太和開成

文宗名昂穆宗三子優柔不斷禍日無已甘露之變突起不虞

公卿屠戮血濺殿除周赧漢獻自歎不如泣下霑襟受制家奴

武宗皇帝 名炎穆宗第五子母宣懿皇太后韋氏始封穎王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開成五年文宗疾大漸神策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廢太子成美爲陳王立穎王爲皇太弟文宗崩即皇帝位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却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在位六年服方士金丹暗啞而崩壽三十三謚曰至道昭肅孝皇帝葬端陵改元會昌

太弟武宗繼於兄英敏特達任李衛公李德裕太原上黨取次

削平詔毀佛寺寵其爲僧丹服教授道門教授先生趙歸真暗啞而崩○

內監致仕有仇士良教其同黨熒惑君王曰新月盛他事不遑

勿使讀書有鑑興亡黨謝而去奉爲典章其後閹禍遂終於唐

宣宗皇帝 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母孝明皇后鄭氏始封光王性嚴重寡言宮中咸以爲不慧會昌六年武宗疾大漸旬日不能言左神策護軍中尉馬元贄等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冲幼立忱爲皇太叔權勾當

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武宗崩即皇帝位選事明察重惜官爵賞偉犯法絲毫無借由是中外肅然在位十三年服李玄伯藥疽發於背崩壽五十謚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葬貞陵改元大中

太叔即位廟號宣宗母曰鄭媼父曰憲宗政倣貞觀稱小太宗

聰明強記大體無能十有三載殂於背癰○李氏景讓家貧早

孤其母鄭氏自教讀書宅後墻陷得錢萬餘母棄不取掩而築

之學問有成默祝於兒

懿宗皇帝 名漼宣宗長子母元昭皇太后鼂氏始封鄆王無寵宣宗愛第三子夔王滋欲立爲皇太子爲其非次故久不決大中十三年宣宗疾大漸密以夔王屬內樞密使王歸長等立之衛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

同心歸長等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受勅將出左
軍副使王元贄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見聖
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王寢殿宣宗已崩宗實叱歸
長等責以矯詔乃迎鄆王立爲皇太子卽皇帝位奢侈
無度崇尙佛教變作用事忠諫被誅軍旅數起百姓愁
怨唐室由是遂衰在位十四年崩壽三十一謚曰昭聖
恭惠孝皇帝葬簡
陵改元 咸通

懿宗奉佛禁中唱經手錄梵夾置壇度僧黷於祭祀拜十六陵
彗長三尺奏稱瑞星驕奢淫佚已兆亾形

僖宗皇帝 名儇初名儼懿宗第五子母惠安皇太后王氏
始封普王咸通十四年懿宗疾大漸左右神策
護軍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爲皇太子懿宗崩卽皇帝
位年旣幼弱政事出於羣下南衙北司互相矛盾選任
非材賞罰散亂因之飢饉徐兗江淮盜賊蜂起州縣莫
能制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遂幸成都中和

三年李克用破黃巢光啓元年車駕還京師時藩鎭跋
扈朝廷所制惟關內三蜀而已二年邠軍帥朱玫反帝
走興元三年還鳳翔文德元年還長安尋崩在位十五
年壽三十七謚曰惠聖恭定孝皇帝葬靖陵改元 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啓 文德

僖宗冲齡游戲無度宦者令孜 田令孜 呼爲阿父音律劍槊無不
精妙擊毬應舉狀元物料堯舜禮部放黜不肯上下戲謔鬪陛
一笑○仙芝作亂 王仙芝 遍地皆盜黃巢犯闕陷我宗廟

昭宗皇帝 名傑懿宗第七子母恭憲皇太后王氏始封壽
王名曄文德元年僖宗疾大漸觀軍容使楊復
恭立壽王爲皇太弟改名敏僖宗崩卽皇帝位乾寧二
年邠岐兵謀劫帝帝走南山踰月而還光化三年冬中
尉劉季述幽帝於少陽院立太子裕爲帝天復元年正
月神策指揮使孫德昭攻季述斬之迎帝復位冬中尉
韓全誨又劫帝幸鳳翔三年春始還長安盡誅諸宦官
天祐元年朱全忠遷帝還都洛陽時李茂貞等移檄往
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
中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友
恭夜遣牙官史太等百人叩宮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
單衣繞柱走太追弒之在位十五年壽三十八謚曰聖
穆景文孝皇帝葬和陵改元 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光化 天復 天祐

昭宣皇帝 名祝昭宗第九子母皇太后何氏始封輝王朱
全忠弒昭宗而立之在位三年全忠篡立廢帝
爲濟陰王遷于曹州栫之以棘使甲士守之開平二年
遇弒壽十七謚曰哀帝後唐明宗追謚曰昭宣光烈孝
皇帝葬溫陵未
改元仍稱天祐

太弟昭宗復恭立已定策國老門生天子銀擿書地數罪不止
鏤鐵錮禁少陽院裹絖紇干山頭凍雀欲死大家夫婦播遷流徙

哀帝再立三年而已朱溫廢之宗廟不祀○其亾天下寺人握
兵握兵之禍始於玄宗肅代德憲極於昭宗天毒降災李僵於
蟲仙根絕矣葉適安從比三百年二十一宗丹青慘澹幾日凌
烟樂遊原上衰艸連天寒鴉野色薄暮飛翻古之傷心涕泗泣
然

詩史卷七終

詩史卷八

頓丘葛　震星嚴甫著　男　用簽澤甫編次

後梁紀 凡二帝合一十六年

太祖皇帝

姓朱名溫宋州碭山午溝里人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溫其季也性兇悍有勇力誠卒三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待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溫亡入賊中巢陷京師以溫為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為同州防禦使數為河中將王重榮所敗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遂因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名全忠中和三年拜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從巢平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東平王天復元年封梁王天祐四年廢昭宣帝為濟陰王而自立更名晃國號梁都大梁遷洛陽在位六年淫虐不後為子友珪所弒年六十一謚神武元聖孝皇帝葬宣陵改元開平乾化

唐之淪亡日月云逝梁唐晉漢與周同載朝秦暮楚是為五代○後梁太祖初名曰溫行為朱三碭山小民從巢為賊降唐稱臣賜名封梁謀逆代真友珪溫次子封郢王弒死禍惡相因君臣不義父子無親○當時文臣有若敬翔葛氏從周陳留郡王死節不屈王氏彥章

末帝

名友貞太祖第三子母元貞皇后張氏為人美容貌沈厚寡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為左天興軍使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弒王遣袁象先等以禁兵誅友珪王即皇帝位因留都汴更名鍠又名瑱在位十年晉王存勗入大梁帝自殺年三十六唐追廢為庶人漆其首藏之太社改元貞明龍德

末帝友貞討賊家門叶民堅切音縣父子傳國合十六年

後唐紀 凡四帝共一十三年

莊宗皇帝

名存勗小名亞子其先本號朱邪出於西突厥至執宜歸唐執宜子赤心懿宗時以破龐勛功拜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賜姓名李國昌紀於屬籍子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又號獨眼龍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為雲州守捉使黃巢陷京師僖宗詔克用討賊功第一拜河東節度使封晉王克用卒子存勗襲封晉王意氣英果所向無敵以龍德三年四月稱帝於魏州國號唐十月入大梁梁主瑱自殺遂滅梁遷都洛陽既而驕心易生便嬖是用在位三年帝如汜水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帝帥衛士擊之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下至絳霄殿抽矢渴懣須臾遂殂年四十三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明宗入洛拾其骨瘞葬之河南新安縣號雍陵謚曰光聖神閔孝皇帝改元同光

後唐莊宗李氏存勗名重亞子沙陀之族祖曰赤心本朱邪氏改名國昌賜姓曰李父曰克用於唐有功龍吟晉水珪錫王封靡敢失節誓於此生存勗作起起兵滅梁踐阼三年自取侮亡帝初征伐綽有機權三矢受託契丹阿保機梁朱溫燕劉守光執讐告廟雪恨九泉倜儻英發可不謂賢乃自矜伐驕盈滿貫性喜音律粉墨塗面雜戲於庭優人莫辨稱李天下自呼自與新磨伶人敬新磨批頰甘心苟聦狎侮公卿女色沉湎卒死伶人嗚乎可歎

○崇韜佐命郭崇韜德威名將周德威存審義兒李存審建瑭奇宕史建瑭
○監軍特進張承業氏乃心於唐志在雪恥事不我濟邑邑
而死此一宦者可爲賢矣

明宗皇帝 本無姓氏父霓爲雁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爲人質厚寡言執事恭謹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以功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莊宗伐梁嗣源以千騎先至汴州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從鎮成德同光三年天雄偏將趙在禮反命嗣源討之兵變劫入鄴都與在禮合莊宗遇弑嗣源入洛陽監國遂即皇帝位改名亶在位八年年六十七謚曰聖德和武欽孝皇帝葬河南洛陽縣號徽陵改元 天成 長興

嗣源名亶廟號明宗邈人異姓克用螟蛉爲衆所推遂即於崇

兵革罕用年穀豐登每夜祝天焚香宮中早生聖主爲此民生
在位八年世稱賢明

愍皇帝 名從厚明宗第五子爲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天成二年以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出爲宣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封宋王從鎮天雄累加兼中書令明宗崩卽皇帝位在位四月潞王從珂反至陝帝出奔衛州從珂入洛陽廢帝爲鄂王遷於州廨從珂遣使往酖之帝不飲縊殺之附葬明宗徽陵域中晉高祖立追謚曰愍皇帝改元 應順

廢帝 鎮州平山人本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宗爲騎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爲子名曰從珂及長狀貌雄偉謹信寡言而驍勇善戰明宗甚愛之自晉兵戰梁于河上從珂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同光二年爲衛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明宗入拜河中節度使封潞王移鎮鳳翔愍帝卽位徙北京留守不受命愍帝詔西京留守王思同討之圍鳳翔幾克會軍士亂潰思同走死王遂舉兵而東所向崩潰愍帝奔衛州王入京師請太后令廢愍帝爲鄂王而自立在位二年石敬瑭反入洛陽帝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死年五十三晉葬其燼骨于徽陵域中改元 清泰

從厚從珂鄂王潞王先後見廢纂於敬瑭合十三年四主而亡

後晉紀 凡二帝合十一年

高祖皇帝 姓石氏名敬瑭其父臬捩雞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以善騎射嘗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其曰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瑭爲人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帝隸帳下號左射軍屢脫明宗於危明宗立拜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六軍副使加中書令廢帝卽位徙鎮天平敬瑭不受命唐發兵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契丹德光救之約爲父子德光曰吾三千

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眞中原之主也乃作策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卽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遂長驅而南廢帝舉室自焚帝入洛陽徙都大梁在位七年卒年五十一謚曰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葬河南壽安縣號顯陵改元 天福

後晉高祖石氏敬瑭兵藉契丹建國稱皇父尊遼主自居兒行
獻地納賄歲以爲常北十六州淪入沙場苾苾禹蹟牧芻牛羊
從此南北割域分疆

出帝 名重貴高祖兄敬儒子也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使遍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事封齊王高祖寢疾一日馮

道獨對高祖命劝子重睿出拜又使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及高祖殂道與馮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重貴即位遣使告哀於契丹稱孫不稱臣契丹始有隙開運四年冬契丹入大梁執之以歸廢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在位四年改元開運

齊王重貴稱孫帝𢀸敗盟名冠負義亾家〇晉氏就政成敗有兩成於維翰桑維翰壞於延廣景延廣

後漢紀 凡二帝 共四年

高祖皇帝 姓劉氏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其後世居于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稟如也後時爲晉陽李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後事唐明宗爲裨將晉高祖爲偏將守北京以知遠爲押衙高祖即位拜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决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天福三年遷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六年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出帝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北面行營都統開運三年封北平王加守太尉出帝被虜乃即皇帝位于晉陽更名暠還都汴州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六月始改國號曰漢明年正月始改元曰乾祐在位一年殂年五十四謚曰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葬河南告成縣號睿陵

高祖知遠改名曰暠齊王被擄即位晉都晉滅漢興較勝於綦

寒食荒陵一盂麥飯不灑明宗嗚乎可歎

隱皇帝 名承祐高祖第二子拜右衛上將軍大內都點檢魏王承訓長而賢高祖愛之方屬以爲嗣承訓薨高祖不豫悲哀疾劇宰相蘇逢吉曰皇子承祐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秘不發喪殺杜重威封承祐爲周王即皇帝位狎昵嬖倖誅戮大臣郭威舉兵反帝遣慕容彥超拒之敗績帝出勞軍爲亂兵所弒年二十葬許州陽翟縣號曰穎陵在位三年未改元仍稱乾祐

隱帝承祐横殺英雄郭家雀兒飛入漢宮贇高祖之姪也迎立廢湘陰公一代紀年四載而終

後周紀 凡三帝 共九年

太祖皇帝 姓郭氏名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爲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後繼韜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軍吏好讀閫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漢高祖尤親愛之凡所臨鎮常以威從高祖即皇帝位拜樞密副使隱帝立拜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隱帝與李業等謀已殺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又遣使殺威威召樞密使院吏魏仁浦謀于卧內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吏爲詔書詐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威遂舉兵渡河與慕容彥超戰於劉子陂彥超敗奔兗州郭允明反弑隱帝於趙村威入京師縱火大掠宰百官朝太后於明德門遣使迎劉贇於徐州會契丹入寇太后命威將大軍拏之館於澶州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讐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擁威南行太后詔廢贇爲湘陰公以威監國遂稱皇帝在位三年殂年五十一謚曰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葬鄭州新鄭縣之西韓堡號嵩陵改元廣順

後周太祖名曰郭威備嘗艱苦起自寒微封事能獻明於爲邪

墓拜孔子禁採其旁范質李穀同時平章九經板成印布四方

世宗皇帝 姓柴氏名榮邢州龍岡人太祖后兄守禮子也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

壯而器貌英奇善騎射畧通書史黃老性沉重寡言太
祖爲漢樞密使柴爲左監門衛將軍太祖鎮天雄柴領
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内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周兵起鄴
犯京師留柴守魏太祖入立拜澶州刺史鎮寧軍節度
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廣順三年拜開封尹
封晉王判内外兵馬事太祖殂卽皇帝位取秦隴平淮
右復三關威武之略遠覽夏又以作鼓之際治律歷
典禮樂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其制作之法皆
可施於後世在位六年殂年三十九謚曰睿武
孝文皇帝葬鄭州管城縣慶陵改元 顯德

世宗皇帝柴氏子榮太祖内姪繼統承明愛民如子嚴以治兵
世儒讀史悉心治平文武參用各盡其能推心置腹四海賓從
庶幾三代彷彿遺風惜年不永六載而崩○瀛王馮道孝謹知
名唐莊始貴累朝三公遠如契丹亦賜爵封寬弘清儉喜慍不

形滑稽多知浮沉取容長樂老子自叙恩榮自謂忠孝有子有
孫開卷暢飲醉樂醺醺歷事五朝八姓十君

恭皇帝 名宗訓世宗第四子世宗卽位大臣請封皇子爲
王世宗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遘疾還京師始封
宗訓爲梁王將年七歲世宗殂卽皇帝位在位半年趙
匡胤篡立廢帝爲鄭王徙居房州開寶六年三月殂壽
二十一謚曰周恭帝還
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

恭帝半載天祚宋興九年三主曾不少停

附五代之際十國

吳 太祖以唐昭宗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晉天
福二年爲南唐所篡歷四主凡四十六年

太祖皇帝 姓楊名行密字化源初名行愍廬州合肥人世
爲農家有膂力能手舉百斤日行
三百里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愍以爲盜見獲刺史
鄭棨奇其狀貌釋之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
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愍過軍吏令辭其首
擒之而出因起兵爲亂并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
使刺史郎幼復不能制薦於淮南節度使高駢以爲淮
南押牙知廬州事僖宗卽位除廬州刺史權淮南留後
景福元年拜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天復二年加檢校
太師中書令進爵吳王據廬州二十八郡下寬簡有知
畧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性又儉
約不事奢華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王輕徭薄
賦招撫流移未及數載復承平之舊在位十四年薨
年五十四謚忠武武義初改謚孝武王廟號太祖乾貞
元年追尊武皇
帝墓曰興陵

烈祖皇帝 名渥字承天太祖長子初爲牙内諸軍使表無
令譽軍府輕之出爲宣州觀察使太祖疾宣諭
使李儼承制授渥淮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
弘農郡王居喪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

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
揮使張顥徐溫泣諫王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
爲之二人懼潛謀作亂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室詐
云暴薨在位三年年二十三謚曰威武義初改謚景王
廟號烈祖乾貞元年追
尊景皇帝墓曰紹陵

高祖皇帝 名隆演字鴻源太祖第二子初名瀛又名渭烈
祖遇害奉太夫人史氏教立隆演爲淮南節度
使弘農王梁貞明五年卽吳王位始建國改元六年夏
殂在位十二年年二十四謚曰宣乾貞元年追尊高祖
宣皇帝墓曰肅
陵改元武義

睿皇帝 名溥太祖第四子封丹陽公武義二年高祖殂溥
卽吳王位乾貞元年冬十一月卽皇帝位天祚三
年十月爲徐知誥所篡上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
帝昇元二年五月遷帝於潤州丹陽宮嚴兵守之冬十
月有命使來從所帝方誦佛書於樓上使者趨前帝以
香爐擲之俄而見害在位十七年年二十八追謚曰睿

皇帝葬平陵改元 順義
乾貞 太和 天祚

五代雲擾強藩竊據僭號稱王紀年十處楊氏行密節度淮陽
昭宗錫封始稱吳王渥傳隆演演傳讓皇二十八郡移於南唐
四十六年四世而亾

南唐 烈祖以昇元禪二年丁酉受吳禪至後主以宋太祖開寶八年乙亥亾國歷三主合三十九年

烈祖皇帝 姓李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世本微賤父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時號李道者彭奴以
唐光啟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六歲而孤遇亂伯
父球攜之濠州未幾母劉氏卒遂托跡於濠之開元寺
乾寧二年吳太祖攻濠州得之奇其貌養以為子而楊
氏諸子不齒爲兄弟太祖乃以與大將徐温遂冒姓徐
氏名知誥温常夢水中黃龍十數已從一龍而寤翌日
得知誥甚喜知誥天姿穎異奉温盡子道温妻李氏又

以同姓故撫養備至及壯身長七尺方顙隆準脩上短
下語聲如鐘每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相者云此龍
行虎步也天祐六年自元從指揮使累遷淮南節度行
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
政事太和三年以太尉中書令領鎮海寧國諸軍節度
使出鎮金陵封東海郡王天祚元年加尚父太師大丞
相天下兵馬大元帥進封齊王受讓皇禪即帝位於金
陵國號大齊昇元三年改國號曰大唐復姓李氏更名
昇在位七年兵不妄動東與吳越連和通好不絕境內
賴以休息因服方士史守冲等金丹疽發於背而殂年
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
廟號烈祖葬永陵改元 昇元

元宗皇帝 名璟字伯玉烈祖長子母元敬皇后宋氏初名景通音容閒雅眉目若畫好讀書能詩多才藝
便騎善射年始十歲官駕部郎中累遷諸衛將軍拜司
徒平章事知中外諸軍事都統烈祖受吳禪封吳王徙
封齊王爲諸道兵馬大元帥昇元四年立爲皇太子七
年烈祖殂即皇帝位爲仁柔儉約賢愛民然自削唐室
苗裔誅於斥大境土之說及周王克淮南帝始知攻取
之難乃上表稱臣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凡天子儀
制皆從降損改名璟以避周廟諱宋太祖建隆二年遷
都南昌尋殂年四十六後主迎梓宮還金陵告哀于宋
且請追復帝號許之乃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
號元宗葬順陵在位十八年改元保大 中興 交泰

後主 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母光穆聖后鍾氏爲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廣顙
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
從冀薨徙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元宗南遷立
爲太子留金陵監國元宗殂襲位于金陵更名煜凡奉
朔稱號等禮悉遵周舊開寶四年宋滅南漢煜大懼遣
使上表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唐國主印爲江南國主
印八年宋遣曹彬伐之翌年明年至汴京授光祿大夫
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太宗即位加特
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賜牽機藥殺
之年四十二是日七夕後主盡以是日生贈太師封吳
王葬洛陽北邙山在位十四年而國亡後主天資純孝

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屬軍興
之後國勢削弱帑庾空竭專以愛民爲急蠲賦息役以
裕民力尊事中國不憚卑屈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餘
年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惜其溺於竺乾之教頗廢政事
逮至亡國自入宋悒悒不樂常與金陵舊宮人書
詞甚悲惋不可忍訃聞至江南父老多有巷哭者

南唐李昇徐温養子禪吳更名復姓李氏息兵養民得賢闢土
建國金陵廟號烈祖璟奉周朔煜歸宋主三十九年唐祚不祜
○齊丘 宋齊丘 要君蹤悻輕浮李氏建勳爲國貴游熙載 韓熙載 名
高帷簿不脩鉉 徐鉉 鍇 徐鍇 競爽二陸之儔殷氏崇義文采風流耿
先生者 元宗宮人 莫知其由○樊若水者南池州人進士不第垂釣
江濱絲度廣狹浮梁濟津背國賣主人而不仁

前蜀 高祖以唐昭宗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改元後主以唐莊宗同光三年亡國父子二世凡三十五年實計二十年

高祖皇帝 姓王名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爲人隆眉廣顙龍睛虎視機略拳勇出於流輩先世故爲餅師建少年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求幾被罪繫許昌獄吏縱之去亡匿武當山遇僧處洪勸其從軍建因隸軍於忠武久之節度使杜審權擢爲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黃巢陷京師唐僖宗走成都建以討賊功爲都頭明年赴行在僖宗待之大喜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養爲假子拜諸衛將軍僖宗復出奔鳳翔移幸興元以建爲清道斬斫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涂驛李昌符等焚棧道棧斷建控僖宗馬冒烟焰中過衛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袍賜之曰以其有淚痕也錫以金券及至興元命建遙領壁州刺史出爲利州刺史遂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自稱防禦使大順一年攻節度使陳敬瑄入成都自稱西川

留後十月唐遣使命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光啓元年加兼中書令賜爵瑯琊王改封西平王天復三年加守司徒進封蜀王七年朱溫篡唐建用安撫副使韋莊議即皇帝位國號大蜀在位十二年徐妃及張格使尚食進毒餅帝中毒而殂年七十二時梁貞明四年也謚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改元 武成 永平 通正 天漢

後主 名衍字化源舊名宗衍及即位去宗名衍高祖十一子衍最幼蓋賢妃徐氏所生也初封鄭王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童年即能屬文永平三年太子元膺死徐妃與宦者唐文扆教相士言衍相極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由是得立爲皇太子嗜酒色游戲高祖欲廢之衍與張格鴆殺高祖即皇帝位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遣魏王繼岌都招討郭崇韜伐之凡七十日入成都帝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召帝入洛陽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中官嗣誅之時年二十八天成三年追封順正公以諸侯禮葬長安南之三趙村在位八年改元 乾德 咸康 光天

前蜀高祖僖宗時臣力併楊顧楊茂實 顧彥暉**智驅田陳**田令孜 陳敬瑄**開基創業百戰辛勤封王僭帝子繼於親衍也無道嬉游宣淫球場酒市問柳尋春二十年間錦水生塵○當時名臣馮涓周庠能詩豔語有若韋莊黃氏崇嘏女爲男裝得得和尚**貫休**虎振龍翔**

後蜀 高祖自唐莊宗同光三年入蜀後主以宋太祖乾德三年亡國凡二主共四十一年

高祖皇帝 姓孟名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以唐咸通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生時火光照室隣里多異之有僧見而撫之曰此五臺山寵也弱冠稱太原衛指揮使溫厚知書勇於樂善當唐末叔父遷據邢洺磁三州爲晉所擒晉王李克用以遷守澤潞并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晉王鎮太原辟

知祥爲才以兄克讓女妻之累遷親衛軍使唐莊宗立改馬步軍左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爲中門使知祥懼禍求他職補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即帝位拜太原尹北京留守唐兵破蜀以知祥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明宗立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封蜀王長興四年明宗殂王即皇帝位於成都國號蜀撫民以仁馭卒以恩感接士大夫以禮在位一年殂年六十一謚曰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和陵改元 明德

後主 名昶字保元初名仁贊高祖第三子母曰貴妃李氏以天祐十六年十一月生於太原幼時聰悟才辯有相者周玄豹見之謂曰此兒骨法非常四十年霸之主非等閑也由是高祖愛之初爲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進檢校太保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崇聖宮使高祖病革立爲皇太子權監軍國事高祖殂嗣皇

帝位時年十六在位三十一年勸農恤刑辟興文教孜
孜求治與民休息獨是用匪其人坐致淪喪宋遣王全
斌等伐之凡六十六日至成都帝出降至汴加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給上鎮節度使
俸祿越七日薨時宋乾德三年夏六月庚戌也年四十
有七遣使護葬洛陽贈尚書令追封楚王及嗣位不改
元仍稱明德至四
年始改元　廣政

後蜀高祖天授武威李嚴董璋先後芟夷克定東川奄有南陲
蠶叢啓國望帝開基後主承平僅足守邦坐用匪人遂致淪亾
四十一年去國懷鄉當其朝宋泯泯長江萬民擁哭慟絕悲傷
花蕊夫人夢隱獼猴芙蓉城上秋色蒼茫

南漢 烈宗以唐天祐四年爲廣州節度使至後主大寶十四年國滅凡五主合六十五年要斷自高祖乾亨二年爲

始實計五
十有三年

烈宗皇帝 姓劉名隱上蔡人祖安仁仕唐爲潮州刺史後
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於泉州之馬鋪父謙爲
廣州牙將累遷封州刺史賀水鎮遏使謙卒隱代領其
任遷清海軍節度使朱溫篡唐隱屢上書勸進以擁戴
功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王尋改南平王又進封
南海王兼中書令盡有嶺表之地隱好賢下士是時天
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隱皆
招禮之以梁乾化元年三月殂在位五年年三十八謚
曰襄乾亨元年追尊襄皇
帝廟號烈宗墓曰德陵

高祖皇帝 名巖烈宗弟謙庶子也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
過膝初爲薛王府諮議參軍遷兩鎮節度副使
更名陟烈宗殂襲清海軍節度使復名巖梁主瑱立除
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王巖以吳越王鏐
爲國王而已獨爲郡王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梁主不
許遂以貞明三年秋八月癸巳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
大越改廣州爲興王府乾亨二年改國號曰漢九年十
二月有白虹化爲白龍見於南宮三清殿因改元白龍
更名曰龔有番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龔也上名殊不利
帝乃更造龑字名之取用周易飛龍在天之義讀若儼
爲帝爲人辨察多權數性奢侈悉聚南海珍寶翠羽
以飾宮室起殿閣秀華諸宮務極瓌麗常於宮內作昭
陽殿殿用金爲仰陽銀爲地面檐楹榱桷皆傅白金殿
下設水渠浸以真珠又琢水晶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
玉柱之首親題其額於上晚年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
鏤礎石各置爐燃香有氣無形顧左右曰隋煬帝論車
燒沉水却成麤疎爭似我二十四具藏用僞人纔不及
堯舜禹湯亦不失作風流天子又用刑殘酷果於殺戮
設湯鑊鐵牀諸具有罪則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
法間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或投湯鑊之
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醯肌體靡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
至若鋸鑿互作血肉交飛冤痛之聲充沸庭廡必垂簾
便殿視之垂涎呀呷不覺朵頤有可娛共其復常方引罪
人而退人以謂與蛟蜃也後尤猜忌以士人爲子孫計

故事在閩人由是國中宦者大盛在位三十年而殂年
五十四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墓曰康陵在興王府城
東二十里之猴山陵中以鐵錮之不
可發改元　乾亨　白龍　大有

殤皇帝 名玢高祖第三子初名弘度封賓王改封秦王高
祖殂即皇帝位更名玢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
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縗與倡
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帝莫能省左
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晉王弘熙日益進帝後誘帝爲
荒恣帝亦頗疑諸弟圖己勅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
帝酷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
五人聚習爲角觝以獻是夜帝與諸王宴長春宮
閱之帝大醉起道庠因與思潮等拔帝拉殺
之在位二年年二十四謚曰殤改元　光天

中宗皇帝 名晟初名弘熙高祖第四子封晉王弒殤帝而
自立更今名帝既弒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
嚴刑峻法以威衆置湯鑊鐵牀刳剔等刑號曰生地獄
高祖十九子唯耀樞龜圖早死其餘十五人俱爲帝所

殺納其女充後宮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學士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又陰令巨璫指揮使龔彥賓以兵入海掠商賈金帛作離宮游獵益脩苑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千不可勝紀殿側皆置宮人以俟晚名曰候窓監每宴會常獨處殿庭侍宴臣僚皆結綵亭列坐殿之兩隅宴酣則有司以檻獸而進兩旁翼以戈戟常親持弓矢下殿有司引獸檻而前遂趨獸出移庭而上帝挽弓射之兩旁戈戟並進獸乃斃常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頂拔劍斫之以試劍因並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帝歎息而已周世宗屢敗南唐兵帝聞之憂形于色遣使入貢復爲湖南所隔之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又常自言知星會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縱酒爲長夜之飲卜葬域於興王府城北運甓爲壙親臨視之葬殮在位十五年年三十九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葬曰昭陵改元

應乾 乾和

後主 名鋹初名繼興中宗長子封衛王中宗殂襲位更今名時年十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委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及才人盧瓊仙等每詳覽可否皆瓊仙指之帝自稱蕭閑大夫不復出省事宮婢有波斯女者黑腯而慧光艷絕人性善淫帝甚嬖之賜名媚豬帝荒縱無度益求方士媚藥爲淫褻之戲又選惡少年配以宮婢使裸衣露偶扶波斯女徧覽爲樂號曰大體雙陸以群臣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唯宦者親近可任至群臣欲進用者俱自閹然後用中官至七千餘加三公三師者不一而足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爲門外人群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略可備顧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又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鬭虎抵象又賦斂煩重邑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五錢離宮數十皆以珠玳瑁飾之帝不時游幸常至月餘或旬日率以豪民爲課戶供千人饌又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白金三千錠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陳延壽作諸淫巧勸糜斗金宋太祖聞資[illegible]年命潭州防禦使潘美等將兵討之克廣南帝出降送至汴京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開寶八年江南平遷左監門衛上將軍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又進封衛國公五年薨年三十九贈太師追封南越王葬韶州之巡王山在位十三年改元

大寶

劉隱嗣粵帝稱劉龑四十七州自據於遠蛇牢水獄淫刑乖舛
士夫有子官者無兒托寄後嗣使爲扶持殤帝二載弟晟弒之
後主名鋹窮凶相因刀山劍樹象抵罪人仕下蠶室鴆殺所親
五十三年人墮沈淪宋救水火乃去呻吟

楚 楚自唐昭宗乾寧三年丙辰武穆王自立於湖南至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爲南唐所滅凡六主合五十六年

武穆王 姓馬名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自云伏波之後初隸劉建鋒軍中以勇聞爲先鋒指揮使建鋒入湖南爲軍卒陳贍所殺衆推殷爲主光化三年唐命殷知武安留後未幾進本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朱溫篡立殷遣使獻貢且有勸進功升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莊宗滅梁加守尚書令明宗立封楚國王始開國立臺承制置官屬以潭州爲長沙府盡有湖南之地息民禮士一境遂安以長興元年冬十月薨在位三十五年年七十九諡曰武穆葬

衡陽上潢水側

衡陽王 名希聲字若訥武穆王次子德妃袁氏所生以母寵得立武穆薨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唐命爲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居喪無戚容嘗聞梁太祖嗜食雞心慕之命庖人日烹五十雞以供膳武穆王將葬於衡陽以發引矣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臛數器而起其臣潘起譏之曰昔代阮籍居喪食蒸豚世故不乏賢者

在位二年薨追封衡陽王

文昭王 名希範字寶規武穆王第四子希聲異母弟也初爲鎮南節度使希聲既歿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

希範於朗州而立之唐明宗加希範爲武安武平等軍節度觀察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潭州大都督府長史封扶風郡公晉帝立進封楚王晉高祖立加江南諸道都統制天策上將軍賜印綬開府置官屬大興土木工建天策府於長沙城西北作天策光政等十六樓天策勤政等五堂極棟宇之盛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率用丹砂凡數十萬斤地衣春夏以角簟秋冬以木綿爲之條吏升殿者但覺丹砂之氣謂然襲人又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各長百尺抱柱相向作趨捧之勢己居其中自言身一龍也製襆頭腳長丈許以象龍角向晨將御殿先焚香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性復喜淫先王媵妾多加無禮又令尼僧潛擇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強委禽焉前後數百人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五百女以升天吾其庶幾乎出帝開運三年契丹入大梁遣使冊王爲尚父王以契丹相推奉益自矜喜奢欲無厭嘗遣寥法正聘於南唐及還語人曰東朝天子粹若珠玉南嶽真君恐不如也在位十五年卒年四十九諡曰文昭

廢王 名希廣字德丕武穆王第三十五子文昭王同母弟性謹順文昭王絕鍾愛之既疾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等稱遺命共奉希廣權軍府事漢高祖以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軍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在位三年兄希萼反自朗州岳州刺史王贇大戰於僕射洲幾獲之王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遂引兵還希萼圍潭州時大雪盈四尺兩軍苦不得戰王素信巫覡及沙門之語乃塑土爲鬼神形於江上舉手以拗朗兵又作大像於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又命衆僧日夜誦佛經王自被緇衣膜拜念贊勝如來謂之禳災及城陷王挈夫人與諸子匿於慈堂希萼捕獲縊殺之王臨刑猶誦佛書彊指揮使彭師暠葬於瀏陽門外

恭孝王 名希萼武穆王第二十子廢王庶兄也初爲武平節度使剛狠無禮文昭疾希萼自以於先王諸弟爲最長當立及希廣嗣位心常快然屢訴於漢請與希廣各修職貢以求封爵漢主賜璽書解和勸以敦睦希萼怒遣使稱藩於唐唐加同平章事以鄂州一年之租稅賜焉遂悉發境內兵入寇自稱順天王進陷長沙弑

希廣而自立遣使入貢於唐唐命爲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楚王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縱酒荒淫馬步都指揮使徐威等作亂使人先嗾馬十餘匹入府以兆士挑擾逐之寘入其府劫庫兵縱橫擊人王踰垣走威等執囚之共立其弟希崇爲主幽王於衡山縣衡山指揮使廖偃等復立王爲衡山王以縣爲府斷江爲柵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唐邊鎬既入長沙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入衡山王自潭州東下唐主以王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入覲唐主留之數年薨於金陵諡曰恭孝在位一年

武安留後 名希崇武穆王第三十一子恭孝王同母弟也性狡險初爲天策左司馬恭孝王立授武安等軍節度副使判軍府事徐威等作亂因恭孝王共立希崇爲武安留後亦縱酒荒淫國人不附將恭孝王復立於衡山編竹爲戰艦欲攻潭州徐威等見希崇所爲必無成亦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覺之大懼密表請兵於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趣長沙希崇奉牋詣鎬降鎬趣希崇帥其族朝唐唐以希崇爲永泰軍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仍居揚州周世宗征淮南揚州陷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唐復揚州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夯周拜右羽林統軍使皆爲大將軍及節度行軍司馬先是馬氏富強雄于列國諸院公子長幼凡八百餘人咸以侈靡爲務時人謂之酒囊飯袋公子輩聞而不平有國師張氏紿之曰彼所見非者恐國祚不永也以君兄弟之衆使更迭而治亦足撫有八百年何憂何懼爲乎時復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吾見其死溝壑有日矣及邊鎬師至奔散凍餒者過半焉

湖南馬殷跨有三湘昭宗節度受封於梁枝分葉布五馬嗣王馬子離孽禍始鬩牆五十六年滅於南唐

吳越 武肅王以唐僖宗光啓三年入越州至忠懿王以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內附凡五主共九十二年

武肅王姓錢名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唐大中六年二月
十六日生於邑之臨水里先是邑中旱縣令命道
士東方生起龍以祈雨生曰茅山前池中有龍起必太
異今乃止明年復旱生乃遂指鏐所居曰池龍已生此
家時鏐已誕數日矣始誕之夕鏐父寬方他適隣人急
奔告曰適過君家後介聞甲馬聲其衆寬疾馳歸而鏐
已生復有紅光滿室寬怪之將棄於水丘氏之井鏐太
母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鏐幼
時常與群兒戲坐大石指麾群兒為隊伍號令嚴有法
群兒皆敬憚之及壯無賴不事家人生產以販鹽為盜
善射與槊驍勇絕倫乾符二年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
石鏡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鏐時
年二十四也五年群盜朱直等剽掠宣歙間鏐率兵討
平之以功授石鏡鎮衙內知兵馬使遷鎮海軍右職廣
明元年都統高駢表為都知兵馬使光啓元年授檢校
散騎常侍右武衛將軍三年拜上武衛大將軍杭州刺
史景福二年拜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節度董昌反自稱皇帝
國號大越羅平改元順天鏐討平之拜鎮海鎮東節度
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天復二年封越王天祐
元年封吳王梁太祖即位封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郢
王友珪立冊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天下兵馬都元
帥莊宗入洛王遣使貢獻求玉冊金印賜詔不名稱國
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
莊宗皆曲從王意因以鎮海等軍節度使授子傳瓘自
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明
宗初即位安重誨用事王寓書重誨辭甚倨重誨大
怒誣以他事奏削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重誨死
乃復王官爵王志氣雄傑機謀深遠每處衆中而靜柔
有餘居家庭極盡人子禮純孝本於天性開國後遇春
秋薦享必嗚咽流涕曰今日貴盛由積善所致但恨祖
母不能見耳是時中原多事羣雄割裂或通則咸或遽
聘好咸以能示王冊勸王自帝王笑曰此兒輩自坐爐
炭之中又欲置吾於上耶却之不納而諸國王亦無不以
父兄事之以長興三年春三月庚戌薨年八十一謚曰
武肅葬安國縣衣錦鄉茅山之原在位四十六年改元

天寶　寶
大　寶貞

文穆王名元瓘字明寶初名傳瓘武肅王第七子唐光啓
三年冬十一月十二日生於杭州東院歷官兩鎮
節度使武肅王薨嗣位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仍遵
中朝年號撫長興三年龍關府諸屬四年唐遣使授起
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中吳軍
節度使封吳王廢帝立封吳越王晉高祖即位進封吳
越國王天下兵馬都元帥建國一如天寶故事王志量
恢廓識度弘遠雖少嬰軍旅尤尚儒學事武肅孝敬小
心未嘗有懈武肅性嚴急每有所須將至王乃製潤袴
大襪以便之晚年政事一委參決籌書填積皆躬親批
署手為胼胝纘嗣之後更示以明恕人情翕然足守一
代之霸業焉天福六年八月辛亥薨在位九年年五十
五謚曰文穆葬國
城龍山之南原

忠獻王名弘佐字玄祐文穆王第六子寶貞三年七月二
十六日己巳生歷官兩鎮節度副使文穆王薨承
遺命嗣位時年十四晉授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
上將軍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吳越國王漢高祖亦授諸道兵馬元帥開府儀同三司
尚書令王英明果斷機變不測溫柔好禮恭勤政務發
摘姦伏人不敢欺天福十二年六月乙卯薨在
位六年年二十謚曰忠獻葬龍山之西南原

忠遜王名弘倧字隆道文穆王第七子起家內牙指揮使
檢校司空出為東府安撫使累授檢校太尉尋拜
丞相忠獻王薨奉遺令嗣位漢授東南兵馬都元帥鎮
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遂避漢正朔王性嚴
急有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王惡之
每有所論多所裁抑進思不自安謀作亂會王府夜宴
將吏進思疑為圖己遂統內牙親兵戎服入見王叱之
不退猝將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曰
猝得風疾傳位於弟弘俶因帥諸將士迎弘俶於私第
而立焉遷王於衣錦軍廢廟中從之東府居二十年始
薨年四十四以王禮葬會稽秦望山
之原謚曰忠遜宋天聖三年封讓王

忠懿王名弘俶字文德文穆王第九子寶貞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初為內牙諸軍指揮使出鎮台州忠遜王立徵拜同參相府事乾祐元年正月朔進思廢忠遜王而立之漢授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令吳越國王周廣順初授天下兵馬元帥世宗即位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宋太祖即位授天下兵馬大元帥封吳越國王以名犯宋宣祖偏諱去弘以俶單行開寶九年入覲留兩月遣歸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以所部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來獻詔升揚州為淮海國改封王為淮海國王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改封南陽國王未幾改封許王端拱元年徙封鄧王會朝廷遣使賜王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極歡至暮有大流星墜於正寢之前光燭滿庭是夕薨國下而王暴薨年六十王既以己丑歲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復於戊子歲八月二十四日殂更與文穆王薨同日人皆異之太宗遣中使護喪歸京師追封秦國王諡曰忠懿葬洛陽縣之賢相里陶公原真宗朝特詔尊王尚父王

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國王三十一年為元帥二十餘年位極富貴善始善終福履之盛近代無比子八人惟濬惟演等並起家諸衛將軍惟演子冀國公曖曖子會稽郡王景緣景孫子榮國公悅封爵世世不絕

武肅開基奄有吳越恩洽百城名馳雙闕旣委招懷復尊征伐嘉土苴茅秉麾仗鉞尚父乘代元帥承家傳榮襲慶奕葉重能歷事五季褒封有加歸王納土卒於宋家○士用為虎不用為鼠嗟彼羅生羅隱空復齟齬

閩 司空以唐僖宗光啟二年丙午入泉州至天德帝以晉出帝開運二年乙巳為南唐所滅凡七主共六十年

司空 姓王名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曄為固始令因家焉父恁業農頗以貲顯唐末僖宗入蜀羣盜起江淮壽春屠者王緒聚衆五百據壽春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豪傑置軍中時潮為縣佐史與弟審邽審知以材氣知名邑人號曰三龍緒署潮為軍正主廩庾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緒以二州籍附之宗權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擊黃巢緒遷留不行宗權發兵攻之緒率衆南奔略潯陽贛水取汀州階潼浦皆不能有也行衞士望軍氣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益猜忌潛視部下魁梧雄傑者多因事誅之衆懼行次南安府錄將與潮選壯士數十人伏叢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衆推潮為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刺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為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為副進拔泉州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為泉州刺史大順二年攻福州克之汀州刺史鍾全慕舉籍聽命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潮乃盡有五州之地昭宗以潮為福建觀察使潮乃創四門義學還流亡定租稅遣吏延州縣勸課農桑交好隣道保境息民人皆安焉乾寧三年唐升福建為威武軍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四年冬十二月薨贈司空開平時為潮立廟稱曰水西大王潮沉勇有智累擢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輒加捶楚不以為嫌審知亦無怨色疾病捨子延興等而

託審知以大事世咸服其能知人

太祖皇帝 名審知字信通潮季弟也身長七尺六寸紫色方口隆準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所居處恒有紫氣羅其上乾寧時為福建觀察副使潮病命審知權知軍府事及潮歿讓其仲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不受審知乃自稱福建留後表於朝光化元年唐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威武軍節度使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徒天祐元年加檢校太保封瑯琊王朱溫篡立加中書令福州大都督長史進封閩王莊宗同光二年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王雖據有一方府舍卑陋未嘗葺居恒常躡麻履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時四方割據有勸其稱帝者王曰我寧為開門節度使不作閉門天子也臣服中原息兵養民以同光三年冬十二月辛未薨在位二十八年年六十四諡曰忠懿葬福州城北鳳池山明年尊曰昭武王長興三年改葬蓮花山龍啟初追諡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墓曰宣陵

嗣王 名延翰字子逸太祖長子爲人長大美晳如玉而好讀書通經史太祖薨自稱威武留後同光三年莊宗授本軍節度使明宗立加同平章事延翰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遂以天成元年十月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擬天子而猶稟唐正朔在位一年驕淫奢侈踰城西西湖築室十餘里號曰水晶宮每戲後庭游宴從子城復道以出又殘暴蔑棄兄弟泉州刺史延鈞建州刺史延稟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梯城而入執王暴其罪惡且稱王與妻崔氏共弒先王告諭吏民斬於
紫宸門外

惠宗皇帝 名延鈞太祖次子延稟既弒嗣王自以養子推延鈞爲威武留後天成二年唐授本道節度使守中書令封琅琊王三年進封閩王長興四年正月以黃龍見眞封宅遂即皇帝位國號大閩更名鏻帝初不欲盡棄藩禮閩國皇翰林學士周維岳進曰陛下欲稱國皇臣亦止稱翰林學生乃止帝以閩小地僻常謹事

四鄰由是境內差安永和元年冬十月福王繼鵬與皇城使李倣作亂入宮帝聞亂匿九龍帳中亂兵刺之不殊宛轉求絕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帝未殂之先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吸之立盡又芝生於殿門占者以爲不祥未幾遇弒在位九年謚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改元 龍啟 永和

康宗皇帝 名繼鵬惠宗長子惠宗既殂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遂即皇帝位更名昶性狂躁自號之初常欲練兵伐吳乃於殿庭設大沙羅於射堋示衆曰一發中之當平定江南射堋去階際數十武沙羅復甚寬廣果一發命中左右同聲賀曰此一箭定天下矣帝大悅遂發兵至境上吳人聞之無所誚責第曰憨其有大志耳蓋實戲之也又用道士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內庭鑄寶皇大帝無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凡用黃金數千斤日焚龍腦薰陸諸香無算作樂臺下晝夜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政無大小皆稱寶皇命決之又爲長夜之飲強群臣酒酔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以醉失禮輒斬之又屢用猜怒誅戮宗室控鶴軍使連重遇又數爲帝所侮慢內懷不平會夜入直率兵焚長春宮作亂立帝叔延羲復召外兵共攻帝帝挾愛姬子弟出北關至梧桐嶺延羲命從子繼業追及于村舍還至陀莊飲以酒醉而縊之永隆初謚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
宗在位四年改元 通文

景宗皇帝 名延羲太祖第二十八子官左僕射平章事康宗之世陽爲狂愚避禍陽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召還幽於私第連重遇作亂使人迎立之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永隆三年自稱大閩皇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弟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由是兄弟積相猜恨治兵相攻福建之間暴骨如莽又好爲牛飲荒淫無度常鍛銀葉爲杯賜群下飲銀葉既柔弱因目之爲冬瓜片又名曰醉如泥酒既盈即不復置他所惟飲盡始得釋手群臣醉不勝以酒過被殺者無算宰相李準常侍夜宴以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輒殺安繫獄中明旦視朝召復其位又曲宴群臣皆醉去獨翰林學士周維岳在坐帝曰維岳

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帝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酒腸旁有解之者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乃捨之六年六月三日帝出遊醉歸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閩門使連重遇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復殺王氏宗族五十餘人葬於福州謚日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在位五年改元 永
隆

天德帝 名延政景宗弟拜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景宗肆爲酗虐延政數貽書切諫景宗怒舉兵相攻兄弟遂成讐敵永隆五年正月延政以建州閩國自立爲帝國號大殷朱文進連重遇弒景宗文進遂自立爲閩王稱藩于晉未幾福人殺之共迎帝歸長樂府時唐將邊鎬查文徽來攻帝未暇徙都詔以福州爲南都復國號曰閩三年唐兵陷建州帝出降遷金陵授羽林大將軍保大五年改安化軍節度使降封鄱陽王卒饒州九年徙封光山王未幾薨贈福王謚
曰恭懿在位一年改元 天德

閩中王氏始創三龍（叶蒲光切音龐）賓賢禮士衣冠向風（叶分房切音房）傳子及孫僭帝稱王海波聲悄江水流長降帆片片歸於南唐○黃滔感鳳徐寅雕龍翁氏采積號御歐翁

荆南

武信王以梁開平元年據有荆州傳四世三王二帥至宋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武信王

姓高名季興字貽孫陝州峽石人少好武有膽氣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朱全忠鎭宣武時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名日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全忠奇其才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從破青州功拜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天祐三年除荆南節度觀察留後梁太祖即位拜荆南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末帝封渤海王唐莊宗即位加尚書令進封南平王復稱藩于吳吳封爲秦王奉吳正朔乾貞二年十二月丙辰薨在位二十二年年七十一葬江陵城西之龍山子從誨請命于唐

追封楚王

諡武信

文獻王

名從誨字遵聖武信王長子爲人明敏多權計歷官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武信王薨從誨襲位吳睿帝授爲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從誨以唐近而吳遠舍近臣遠非計也乃遣使奉表內附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拜荆南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江陵尹賜爵渤海王愍帝立改封南平王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中原正朔歲時貢奉多假道荆南于是武信王及王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移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卽復還之而無慚色其後南漢與閩亦稱帝惟王所向稱臣利其賜予故諸國賤之皆目爲高賴子又曰高無賴俚語謂奪攘苟得無愧恥者爲賴子也乾祐元年十一月癸卯薨在位二十年年五十八葬龍山鄕漢贈尚書令諡曰文獻

貞懿王

名保融字德長文獻王第三子唐長興初以蔭補太子舍人晉天福中遷荆南節度副使開運末領峽州刺史文獻王薨漢授起復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歸峽觀察使周太祖即位加中書令封渤海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宋太祖立加守太傅建隆元年八月薨在位十一年年四十一葬龍山鄕贈太尉諡貞懿王迂闊濬緩無材能一時政事悉委弟保勗焉

侍中

名保勗字省躬文獻王第十子貞懿王同母弟也晉天福初起家領漢州刺史歷官行軍司馬領寧江軍節度使貞懿王薨權知軍府事宋授荆南節度使保勗少多病體貌臞瘠有治事才至是淫泆無度日召倡優集府署捽士卒壯健者令恣調謔乃與姬妾垂簾共觀以爲娛樂又好營造臺榭窮極土木之工國政不理軍民咸怨建隆三年十一月卒年三十九贈侍中

侍中

名繼沖字成和貞懿王長子周顯德六年以蔭授檢校司空領荆南節度副使保勗死宋授檢校太保江陵尹荆南節度使乾德元年正月太祖命慕容延釗帥師平湖南假道江陵繼沖出迎宋師而延釗遣人入

城繼沖亟歸見旗幟甲馬布列衢巷乃以府與暴并上給內人入與多懼并死遂詣延釗納牌印盡籍其境內州府三縣一十七戶一十四萬二千三百遣使奉表于宋宋授荆南節度使如故六月舉族歸京師授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開寶六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

高氏季興據有荆南三王二帥五十七年○梁震隱士齊已詩僧王保義女幼謫黃庭

北漢

世祖自漢乾祐四年稱帝至宋太平興國四年國除歷四主凡二十九年

世祖皇帝

姓劉名旻高祖同母弟初名崇爲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常黥爲卒高祖爲河東節度以旻爲都指揮使高祖卽帝位拜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改河東節度使累加兼中書令隱帝遇害崇謀舉兵及聞迎立子武寧節度使贇爲嗣喜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乃罷兵已而郭威

篡漢役賛於徐州崇以乾祐四年正月卽皇帝位於晉
陽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
遣使如遼自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遼遣燕王述軋冊
帝爲大漢神武皇帝更名旻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役
繁重民不聊生乾祐七年周太祖殂崇乞兵於遼以伐
周與周世宗戰於高平敗績帝被褐戴笠乘黃騮率百
餘騎由雕窠嶺間道馳歸因憂憤成疾殂帝生于唐乾
寧三年乙卯歲年六十諡曰神武皇帝廟號世祖葬交
城北山在位四年
不改元仍稱乾祐

睿宗皇帝 名承鈞世祖次子後唐天成元年丙戌生幼而
頴異性孝謹頗好學工書世祖旣殂承鈞謂服
喪以日易月非禮始行三年之喪奉表於遼自稱曰男
遼主遣律崙之以詔呼爲兒皇帝遣使冊命爲天子更
名鈞勤於爲政愛民禮士故雖兵戈不息而境內粗安
宋太祖常因界上諜者謂帝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
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謂困此一方民若有志於中國
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帝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

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鈞非家世叛者區區守此蓋
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謂諜者曰爲我語鈞
開爾一條以爲生故終其世不至大舉加兵焉後以失
遼歡心勢力窘弱憂悴得疾殂年四十三諡曰孝和皇
帝廟號睿宗在位十四年仍稱乾
祐者二年至三年始改元 天會

少主 名繼恩本姓薛氏父釗晉初爲護聖營卒娶世祖女
生繼恩高祖典禁兵以釗從子壻也除其軍籍置之
門下釗無才能但衣食之而無所用高祖後領方鎭得
位通顯妻以世祖女觀永寧公主故姊妹行也常貴倨
居中釗罕得見抑怏怏一日乘醉來見引佩刀刺之世
祖女奮衣得脫傷而不死釗卽自殺時繼恩尙幼世祖
以睿宗無嗣令養爲子繼恩皤腹多髯長上短下昏定
晨省無違禮及爲太原尹柔猷不治睿宗常與[illegible]寄使
郭無爲語繼恩純孝然非濟世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爲
默然不對睿宗旣殂繼恩嗣皇帝位怨無爲初不助己
且惡其專政欲逐之月餘不決帝時獨處一室行喪[illegible]
右親信無得從者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

反扃其戶帝驚起繞屏走霸榮以刃抵其胸殺之無爲
使人梯屋入殺霸榮並其黨人皆謂霸榮之亂實受意
於無爲臨殺之以滅口也
在位六十餘日年三十四

英武皇帝 名繼元世祖女再適何氏所生者未幾何死世
祖女亦殁睿宗復撫繼元爲子天會初授檢校
司徒歸義府都督遼右金吾衞大將軍充大內都點檢
少主時進太師兼太原尹少主遇弑郭無爲迎立之復
修好于遼遼遣使冊帝爲大漢英武皇帝帝英威儀甚
謀論通釋學識詐殺殘忍猶禮宮中嬪御盡權遇厚無
復嫌間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其被殺傷者自故相張
昭敏以下不可勝紀而世祖子十人鎬錯等皆以幽囚
死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自將伐之帝出降詔授檢校
太師右衞上將軍封彭城郡公雍熙三年出爲保康軍
節度使淳化中薨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在位
十一年仍稱天會者五年至六年始改元 廣運

北漢劉旻漢高親弟子傳劉鈞血食不替父尊遼主稱兒皇帝
薛氏繼恩外甥承繼姊嫁何氏再生繼元亦承大位葉龍蜿蜒
入宋國除二十九年○當是時也五季更翻前後十國割地稱
尊據有其土傳及子孫滄桑三變遂不復存烏啼霜夜月照海
門珠宮寶殿水跡潮痕討古尋論使我心煩安從白帝問彼眞
源

詩史卷八 終

頓丘葛　震星巖甫著　男　用霖澤商編次

宋紀 凡九帝合一百六十七年

太祖皇帝

姓趙氏名匡胤涿郡人父弘殷任別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母天水郡夫人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廣順初補東西班行首世宗立拜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累遷殿前都指揮使世宗閱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異之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恭帝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軍節度使會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匡胤出師衆之夕次陳橋驛軍士擐甲執兵直逼寢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願立點檢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擁逼還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色尚赤臘用戌以火德王都汴梁在位十六年崩壽五十諡曰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廟號太祖葬永昌陵改元

建隆　乾德　開寶

五季相乘席不及暖宋祖得國猶如掌反以視漢周豈甚相遠及其踐阼列國削平推心置腹盃酒釋兵雖曰人力蓋以天與制禮作樂治定功成道德仁義文物聲明鞭扑之法不行殿庭罵辱之語不及公卿晚好讀書義知九經十有六年垂統三百以貽子孫有典有則比於漢唐孰爲優劣○太后杜氏太祖之母子爲天子富有九有愀然不樂服膺良久得道斯尊失道則否求爲匹夫不得黔首三復斯言誠哉不苟惜也遺命遂成於曰○趙普書記翊運元功帝幸其宅夜値雪風熾炭燒肉裀設地中普妻行酒和樂且同彈丸黑子見解何明功加太祖德累太宗金受吳越暫背前盟已誤再誤先意逢迎魏王燕王遂此不終○曹彬器識端懿有學受知太祖經戎出征定蜀平唐師不留行秋毫無犯全活生靈仁恕清慎沒世名稱○潘美爲將威名素播受命征伐削平兩漢○范質王溥魏仁浦同時三相守信石懷德高節鎮宿將竇氏五龍儀晁聲望○隱士陳摶棲逸華峰讀書善易樂道固窮天下將定逆知始終鳳辭丹詔鶴夢蒼松芝豹霧隱白屋雲封不聞不見希夷先生

太宗皇帝

初名匡乂改賜光義宣祖第三子太祖同母弟也隆準龍顏性嗜學工文業多藝能仕周至供奉官都知太祖即位以帝爲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大內都部署加同平章事行開封尹再加兼中書令封晉王序班宰相上太祖受命杜太后傳位於帝帝嘗病亟太祖往視之親爲灼艾帝覺痛太祖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也開寶九年十月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更名炅在位二十二年崩壽五十九諡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葬永熙陵改元

太平興國　雍熙　端拱　淳化　至道

長君次立太宗承兄沉謀英斷列國削平輕徭薄賦與民更生五兵不試禾稼薦登禮部貢士親試殿廷三甲及第臚唱承明瓊林賦詩宴賜恩榮功德炳煥國以永寧若夫後議事多晻昧

踐阼改元曾不少待一弟二姪活死生害后不成服大義惡在斧聲燭影嗚呼何怪○宋琪執政歲中四遷老氏多幸五福俱全○李昉爲相無赫赫譽善人君子爲帝所稱七十致仕居有園亭賦詩宴樂招我友生○張氏齊賢謁帝洛陽十策固爭拽出道傍一楊及第特賜恩光四踐兩府九居八座康寧福壽人生莫過○呂氏蒙正父曰龜圖後多內寵奸失厥初妻出劉氏與子同居淪躓窘乏家計艱虞狀元參政胡士議誚陽爲不聞終不與校夷簡富弼預知必相寬簡重望精識雅量○楊業無敵太原驍將感宋知遇報期得當力戰被擒絕食身斃陳家谷口英風慨忼

眞宗皇帝名恒太宗第三子母曰元德皇后李氏乾德六年生於開封府第赤光照室右足指有文成天字幼英睿姿表特異太祖愛之育於宫中嘗登萬歲樓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比就學授經一覽成誦初名德昌太平興國八年授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韓王改名元休端拱元年封襄王改名元侃淳化五年進封壽王加檢校太傅開封尹至道元年立爲皇太子改今名仍判府事三年三月太宗崩卽皇帝位在位二十五年崩壽五十五王謚曰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廟號眞宗葬永定陵改元咸平　景德　大中祥符　天禧　乾興

眞宗皇帝英姿不群景德以前繼世賢君祥符以後矯誣上帝天書屢降聖祖來臨東封西祀制作紛紜道教道號狂悖羣臣○呂端包荒齊一得喪姿儀瓌秀雅有器量小事糊塗大事不妄與準寇準同列而常相讓○北門鎖鑰曰寇萊公善斷大事奇氣剛中澶淵之役頗自矜功爲謂丁謂毀旦王旦語失折衷急欲求還天書藉進不學無術病於張詠○風度端凝李文靖沉內行修謹天性直諒心知少主志無定向預識丁謂難居人上○王旦爲相遂養含章時措得宜國體不傷契丹借幣西夏假糧一言而定聞者恐懼平生無過辟外閑中叶陟頁切天書骫骳死而猶倜叶徒黃切○乖崖張詠政績元之王禹偁學蘇骫體自信道不偕偶○欽若王神仙紫微黃庭道家科儀夜闔經聲丁謂封禪孜孜不

瑕釁惡醜正幾敗國家林特心計陳彭年狐九尾再益承珪劉時號五鬼

仁宗皇帝名禎初名受益眞宗第六子母曰李宸妃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獻皇后劉氏無子取爲己子養之天性仁孝寬裕喜慍不形於色七年封慶國公八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進封昇王九月立爲皇太子更今名乾興元年眞宗崩卽皇帝位時年十三劉太后垂簾聽政明道二年太后崩帝始親政在位四十一年崩壽五十十四謚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廟號仁宗葬永昭陵改元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曆　皇祐　至和　嘉祐

仁宗御極太后臨政及親萬幾不絿不競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夜思燒羊復戒口奉天書殉葬超識彼臯聖主賢臣慶曆作頌

四十一年執玉絳霄深山窮谷奔走悲號如喪考妣八音寂寥
元昊稱帝自我西郊○狀元宰相有曰王曾創目如諸資質端
凝省部廷試皆第一名恩欲歸已怨使誰承名言不多具見生
平○呂氏夷簡三居相公柄國最久主眷彌隆然於國事頗亦
變通屈伸舒卷操術能工謀廢郭后積怨於中王曾富弼兩賢
不容○范氏仲淹風節犖犖名教是勵士氣起作皆遺宰相本
其所學繼行其志其言不怍天下已任先憂後樂腹中甲兵霜
鋒錯鍔韓范齊名西人膽落當國未久事業不作有子四人過
庭有學仁忠禮靜粹得其略○武襄狄青起自行中二十五戰

常爲先鋒披髮銅面戰鬪不同左氏春秋受之范公(仲淹)刻志讀
書兵法悉通崑崙夜絕垸爲奇雄儂智高死不敢貪功愼密寡
言保全始終遺謝告身不附狄梁何如崇韜墓拜汾陽○庠也
端揆祁也學士人稱二宋兄弟媲美○韓琦登第臚唱五雲兩
朝顧命定策元勳○鄭公富弼兩使契丹金帛不用國體以全
初往女卒再往生男家書亂意輒焚不看柄政當國職任百官
確守典故不阿不驁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
○潞公彥博公忠直諒尊德樂善不卑不亢臨事果斷巖廊重
望五十餘年四朝將相總理庶務精練於當貫串古今名家不

讓六日一朝高步不杖遼使來聘問年何壯天下異人却立拱
向太師忠烈九十二竟(叶去亮切又去聲)○包孝肅拯爲政嚴明閻羅
包老關節不通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趙
清獻抃琴鶴作對世人標表至行純粹露香告天屋漏不愧學
道有得死不亂位○歐陽文忠(修)學識精確五代以來文體卑
弱搜刻騈偶自爲古作韓愈遺稾得而藏學苦心探賾文章渾
灝及知貢舉痛抑時格文體一正少變澆薄論事切直獨見風
裁聖主褒嘉何處得來○曾鞏文竟本原六經上下馳騁愈出
愈工行義政事當時無稱○爲宦善頌密也善詩靈椿未老丹

桂生枝

英宗皇帝 名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商王元份之孫太宗曾孫也母曰仙遊縣君任氏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於宣平坊第四歲仁宗養於內寶元二年還王生乃歸濮邸帝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服御儉素如儒者景祐三年賜名宗實授左監門衛率府副率累遷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仁宗無嗣嘉祐中宰相韓琦等請建儲仁宗曰宗子已有賢知可付者卿等其勿憂時帝方服濮王喪六年起爲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帝以終喪辭表四上乃聽喪終復授前命又辭七年詔宗正復爲岳州團練使立爲皇子改今名帝聞詔稱疾堅臥仁宗以大義責之帝乃入見遷齊州防禦使封鉅鹿郡公八年仁宗崩奉遺命即皇帝位因有疾詔請皇太后曹氏權同處分軍國事宦官讒間兩宮不和宰相韓琦歐陽修等調護而後安在位四年崩壽三十六謚曰體乾應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廟號英宗葬永厚陵改元 治平

英宗入繼濮王之子天性篤孝讀書好禮仁宗建儲固辭不起
及其臨政深得君體野無遺賢朝有道揆惜以疾疢未竟厥美
至德高風孰歎何已○仁英神哲曹高向孟元妃淑德四廟四
聖曹皇太后聽政權謝引經決事已遂不撓撿柅曹氏不假分
毫垂簾一載宮省肅高
神宗皇帝 名頊英宗長子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慶曆八年四月戊寅生於濮王宮賜名仲鍼授率府副率累遷右千牛衛將軍英宗即位授安州觀察使封安國公帝除年龍頤勛上帝有常度而天性好學問至日晏忘食英宗常遣內侍止之帝正衣拱手雖大暑未嘗用扇侍講王陶入侍帝率弟顥拜之中外翕然稱賢加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郡王改今名治平元年進封穎王三年英宗不豫韓琦請建

儲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英宗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英宗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抗言曰必潁王也逆長而賢方平請書其名英宗力疾書之立爲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崩帝即皇帝位在位十八年崩壽三十八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廟號神宗塟永裕陵改元 熙寧 元豐
神宗皇帝天資不凡當初即位詔求直言勵精圖治大有爲焉
富是之時文 彥博 富 弼 范 仲淹 韓 琦 歐陽 修 司馬 光 俱爲大賢乃相
安石 王安石 任之太專欲治太疾聽言太偏靑苗保甲所在賦斂
祖宗良法幾經變遷擯棄元老擯斥諫官天下洶洶騷動不安
小人進用君子去焉禍亂日起識者喟然○安石初志學古入
官掩跡孔孟凌跨揚韓文行甚高槩論淵源其說辯博飄散百

言衆不能詘得君而專但不曉事性執拗偏所爲迂闊政多更
翻青苗爲害嘖有繁言垢面不洗垢衣袢延封金置漿偸奉辦
貪兩眼多白甚似王敦 叶徒官切音團 鄧綰曾布引以爲援傳法讀法
當時共傳彼福建子 呂惠卿 晚乃悔悔惱地畫成來日大難其子
王雱慓悍陰鷙未冠登第大言不慚睥睨一世不做小官四首
既足手擒婦冠新法不行首梟富韓 富弼 韓琦 ○安石二弟不黨其
兄禮 王安禮 救蘇軾國 王安國 折惠卿聚斂太急知人不明○廷試
三元前有王曾復有宋庠繼有馮京宰相執政不愧科名○拱
辰 王拱辰 北使禮重契丹琵琶侑酒少年狀元○新法當頒方平

張方平 上書鬬伯微子不爲買匿用兵起獄言何侃如○范鎮坦
白質直老成不言人過溫厚和平大節大義裁斷詳明福釜中
和患消未萌知名勇功不居其名與光 司馬光 同好說彼平生生
互爲傳死則作銘○呂誨獻可三居言職凡三見黜古之遺直
○鄭俠小官片言悟主殄民之法幾空一舉功雖未成心可共
観○周孔不作道學不明周程張邵表章六經舂陵周氏 敦頤 博
學力行太極通書至大至精孔顏樂處源流二程○程顥程頤
是爲二程大程名顥明道先生出入釋老歸本六經充養和粹
反身而誠頤行高蹈號曰伊川入下亦行宰相後延天下治亂

宰相爲先君德成就責在經筵尤好誨人多所成全○橫渠張載少喜談兵范公仲淹敎讀中庸究極其旨返求六經變化氣質以易爲宗著書行世正蒙西銘○邵康節雍遯世無悶坦夷渾厚不見圭印易授李氏之才學本陳摶探賾索隱神悟道玄洞徹蘊奧浩博無端卦演伏羲旨得先天書著皇極內外諸篇漁樵問答數千萬言天津橋上聲聞杜鵑南人作相預識氣先

哲宗皇帝 名煦神宗第六子母曰欽聖皇后朱氏熙寧九年十二月七日己丑生天表粹溫進止中度初名傭封延安郡王元豐八年立爲皇太子改今名神宗崩卽皇帝位時年十歲皇太后高氏權同處分軍國事元祐八年太后崩帝始親政在位一十五年崩壽二十五諡曰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廟號哲宗 葬永泰陵 改元 元祐 紹聖 元符

哲宗初立宣仁 英宗皇后高氏 同聽召用賢相朝野歡騰太后卽世奸邪復登章惇蔡卞蔡京復萌卒假紹述政修熙寧元祐諸賢罷死謫生竄人作難日月不停亂緒弗絕火始炎炎金人乘北宋祚將南○宣仁太后女中堯舜臨朝八載內肅外順不愛髮膚社稷是殉苑慮官家人有調笑社飯無忘哀哀曷勝○司馬氏光再相哲宗虛政而待信任兩宮新法悉罷庶務畢脩平生所爲對人可誦 叶牆容切音從 一語不妄自始至終孝友忠信易直溫恭博極羣書學無不通資治通鑑記事詳明 叶彌兵切音萌 歷十九年厥功乃成 叶 婦人孺子田夫野農咸知君實司馬相公擁觀遮道馬不得行 叶 肩輿詔入禮絕崇隆病革益力語如夢中及其旣卒親臨兩宮訃聞遐邇一慟同聲 叶 太師文正贈溫國公惜也華弊失志匆匆純仁 范純仁 屢諫扞格不入黨人鬨起實乃之速先是在洛會與耆英尚齒棄官僧舍圖形潞公彥博富弼鄭公席氏汝言王氏尚恭趙丙劉幾行己姓馮建中楚氏愼言王公張問張燾王拱辰同年未六十司馬溫公○呂氏公著執政和平治心養性學粹而宏參互考實善與人同人材不拘物稱權衡至所當守人不能爭安石當國辯地辭雄精識約言獨爲服

膺比爻夷簡休休有容○范文正子仲日純仁平易寬簡進退恂恂從未聲色妄加一人誼之所在挺然必伸責人責己恕己恕人忠恕二字用之終身○大防 呂大防 蘇頌純厲敦厚政輔垂簾比隆嘉祐○蘇軾蘇轍兄弟同登師父 洵 爲文才得天生飄風急雨筆墨縱橫渾涵光芒百代自雄軾更駘宕超逸絕倫性耽玩侮好是非人抱石救溺愛此不振結黨攻擊侵犯四鄰○嚴叟 王 爲文詞理不繁居官行志無畔無援論留摯 劉 轍 蘇 疏劾確 蔡 惇爽心懍齒處之泰然○元祐三黨洛與蜀朔蘇軾黨蜀程頤黨洛劉摯梁燾爲首於朔蜀黨攻伐洛黨應兵朔黨劉

勢自守之兵懸直無黨呂氏大防與范祖禹司馬氏光

徽宗皇帝 名佶神宗第十一子母曰欽慈皇后陳氏元豐五年十月丁巳生明年封寧國公哲宗即位封遂寧郡王紹聖三年封端王元符三年哲宗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天下事須早定章惇厲聲對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曰以長則申王佖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不同諸王於是惇黙然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五年金人入寇傳位於皇太子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靖康二年金人脅帝北行封昏德公紹興五年四月殂於五國城壽五十四十二年八月梓宮還臨安權攢於永祐陵諡曰體神合道駿功運烈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廟號徽宗改元 建中靖國 崇寧 大觀 政和 重和 宣和

徽宗皇帝端王繼禰神宗少子哲宗之弟不修國政爲事日縱蔡京柄政大奸不疑信聽邪說寵人立碑朱江方臘紛紛猖披狐升御座出沒無時摧書畫見彷彿如遍履血四濺多在禁闈人形驢象變態詭奇男孕產子女人生鬚災異屢見不改厥非尊崇道教念茲在茲南郊上帝手執大圭道士百人前導威儀太霄帝君矯誣神祇苑囿自屋五采不設堆花壘石木曲山凸村居野店冷冷清切禽獸之聲秋風四徹悅若林陂聞者變絕約金伐遼自觸網羅卒與石晉重貴同科二帝后妃宗戚東宮

三千餘人沒入黃龍上皇淵聖殂五國城生不能歸死焉爲恫氷天雪窖瀝祭無從○四當國柄時有蔡京殃民竊國日積月增人指元祐法行熙寧勒碑刻黨首司馬公安民鐫字泣訴不從懼罪後世乞免姓名 叶 舜問退免無復恥辱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父子奔越兄弟仇讎天下事敗旋亦破家我躬不恤遑及其他○林靈素者自稱仙卿欺世惑衆妄誕不經○童貫攜嬖錫爵王封每逢大宴坐壓三公寵移入內執役後宮○朱勔生事百爲逢迎董花石綱採自浙中搜巖剔藪表識黃封抉墻撤屋十室九空○任伯雨者權給事中歷任六月疏八百道摘登

闡鼓太學陳東

欽宗皇帝 名桓徽宗長子母曰恭顯皇后王氏元符三年四月已酉生初名亶封韓國公明年進封京兆郡王崇寧元年更名烜又改今名大觀二年進封定王政和五年立爲皇太子宣和七年徽宗詔皇太子嗣位自稱道君皇帝趣太子入禁中被以御服泣涕固辭因得疾又固辭不許乃即皇帝位在位一年金師逼汴京遣使請和金人邀上皇出郊帝在青城自如金軍遂同上皇北行廢爲重昏侯改封天水郡公紹興二十六年六月殂於五國城壽六十一諡曰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欽宗乾道七年金人以一品禮葬帝於鞏洛之原 改元 靖康

欽宗內禪建元靖康王黼朱勔竄殛要荒亂勢已成不可復張父子淪胥社稷忽亡寧國日淺受禍無央讀史至此真爲可傷

○吏部侍郞李氏若水二帝北行抱哭不已罵不絶舌斷舌而死○金立楚帝張氏邦昌再立劉豫徙都汴梁天限南北行矣

康王

詩史卷九終

詩史卷十

頓丘崗 震星巖甫著　男 用霖 編次

南宋紀 凡九帝合一百五十三年

高宗皇帝 名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大觀元年五月乙巳生封蜀國公 平封廣平郡王宣和三年進封康王資性朗悟博學强記讀書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斗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詔給事中王雲副康王如金軍請和行至磁州磁人殺雲王還次相州起河北兵入衛拜天下兵馬大元帥次年四月二帝北遷元祐太后孟氏遣使迎帝於濟州張南仲宗澤等勸進乃即皇帝位于應天府還都臨安在位三十六年傳位于太子自稱太上皇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崩壽八十一謚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廟號高宗攢於會稽之永思陵改元 建炎 紹興

康王南渡是爲高宗時危勢迫兵弱財窮衛乎艱哉重傷遭逆然當初立四方勤王外任宗澤內相李綱天下之事儘有可爲終制秦檜始戰汪伯彥黃潛善趙鼎張浚用舍不常岳飛父子竟死大功叶姑黃切音光偷安忍恥匿怨忘親恬墮稷儒俯首和金坐失事機豈曰無人志士切齒千古傷心○李綱爲相獨立敢當七十餘日猷爲粗張乃不見用除知潭湘忠誠不貶語默不忘毋今怒呵嗷嗷牽裳○京師失守二帝北行宗澤發憤河北興兵義旅雲集若戀赴壑汪黃當國嫉能惎功齟齬牽制使不得終渡河者三易簀而與未捷身死淚灑英雄○貲帝親征趙鼎爲相

比之寇準猶稱雅量○魏公張浚聲望最高不主和議終身不
撓督師在外喜事而疎三命敗績國事多壞劾綱（李綱）詆排（趙鼎）曲
端疑屠觀過知仁若子之徒○天下久安注意於相天下將危
注意於將韓氏世忠天之所降俾得乘時與復何甚夫人梁氏
英略秀上親執桴鼓逐敵所向宛金兀朮敗黃天蕩惜老蘄河
或曰而放伊誰爲之盡棄前功杜門謝客絕口兵戎跨驢攜酒
奚童與從西湖道上瀟然清風○岳飛列校起自征塵生有神
力力學家貧挽弩八石弓三百斤雖好野戰每多斬擒運用之
妙存乎一心軍號岳家敵不敢侵八日破賊（楊么）爰靖湖氛矢志

中原恆手燕雲乃遭秦檜和議不更金牌十二日至不停事莫
須有疑獄牢成子雲張憲同爲所坑嗚呼冤哉天道何憑權臣
在內將外何能身且不保而况成功當時先見叩馬書生○南
渡諸將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岳（飛）同時并稱似無美惡更考其行殊
失揚推俊附秦檜獄成岳飛狐悲兎死心何忍遺劉雖勤王師
律不修乞封三妾君子所羞方之韓岳波聲下流○劉錡避就
家通陰陽出奇制勝名爍順昌泯上之罪不獨爲長金亮南侵
疾不視軍軍書旁午士卒紛紛犒師督戰功成允文（虞允文）○吳
玠吳璘知勇忠實戮力協心據險抗敵河池散關壁壘歷歷啼

哭郎君不敢近逼生保三巴死加九錫挺（吳子）有父風復多戰績
三世爲將釀成曦（挺子）逆覆其宗祀遂不血食○李氏顯忠生而
神奇年小膽大便多殺機狀貌魁傑所向披靡出死入生亦復
可悲○楊氏存中出入淮甸典兵多年獨蒙天眷○晏氏敦復
靜默不諱立朝論事勢不能加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胡銓論
檜正氣不奪處小朝廷不肯求活○潛善伯彥潛府舊員無所
經畫據位專權遂綱（李綱）沮澤（宗澤）大事去焉○秦檜荊金縱之使
還兩據相位凡十九年虛弃陰險叵測無端劫制若父倘和而
墜包藏禍心誣陷忠賢岳飛父子千古鬱冤天問不對但蒼蒼

然

孝宗皇帝

名眘字元永太祖七世孫也初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令譮令譮生子偁是爲秀王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帝於秀州青杉牌之官舍名伯琮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嗣而昭慈聖獻皇后自江西還行在嘗感異夢爲高宗言之會右僕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後紹興二年五月還帝育于宮中三年除和州防禦使賜名瑗五年授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十三年加檢校少保封普安郡王十七年改常德軍節度使三十年立爲皇子更名瑋三十二年立爲皇太子改名眘賜字元永高宗歸自金陵內降御札傳位於皇太子帝推遜不受高宗勉諭再三乃卽皇帝位高宗退居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高宗

虐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曰吾付託得人吾無憾矣帝在位二十七年傳位皇太子尊爲壽皇聖帝紹熙五年六月崩壽六十八謚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廟號孝宗權攢於永阜陵改元隆興 乾道 淳熙

孝宗天派太祖裔孫高宗擇立七世承尊即位之始銳志恢復符離失利師不輕出値金世宗無釁可觸去將稱書鄰好和睦十年十賀未遂所欲致喪三年至養思親仁宗之仁孝宗之孝有宋兩君無媿廟號○胡氏安國希蹤聖賢富貴浮雲蠛蠓過前大冬嚴雪不日而墜百草萎死松柏挺然春秋傳疏聖學心傳有子三人寅 寧 宏 羽翼翩翩○朱震子發經學淵醇漢上易解

象數通神○南軒張栻張浚之子聞道最早洞然表裏義利之辨人欲天理○文公朱熹研窮經義內聖外王正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通鑑綱目六經鼓吹綱本春秋目倣左氏鑒戒既昭風多美刺大書特書良史不愧道之不行學誣爲僞系衍濂洛統接洙泗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蔡氏元定朱子老友學無不通善道死守行不愧影寢不愧衾貽書垂訓亭得子沈○呂氏祖謙少時卞急誦法孔子變化氣質平時忿懥渙然氷釋皇朝文鑑渠嚳精密○陸氏兄弟有曰九齡兩爲教授士類劫興閨門百口女織男耕閨門之內嚴若朝廷九部訓戒綴爲韻語子弟謁祠誦解擊鼓家事任長過則撻楚象山九淵天分超邁六經註脚學道無餘常與朱子會講鵝湖論辨所學見解若殊無極太極往來貽書義利一章妙論弘敷聽者泣下切中吾徒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第三子母曰成穆皇后郭氏紹興十七年九月乙丑生於藩邸二十年賜今名授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轉榮州刺史孝宗即位拜鎮洮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恭王及莊文太子將薨孝宗以帝英武類己欲立爲太子而以其非次遲之乾道六年丞相虞允文請建儲貳七年二月乃立帝爲皇太子命判臨安府尹事淳熙十六年二月受內禪即皇帝位在位五年以疾傳位皇太子尊爲太上皇慶元六年八月崩壽五十六謚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權攢於永崇陵改元 紹熙

光宗初政確守阜陵稍用儒雅薄賦輕刑皇后李氏悍妒異常不令朝父閉戶牽裾重華咫尺遠而壽皇郊殺貴妃風暴雨狂黃壇滅燭疾致驚怪壽皇告崩臥不服喪臨朝仆地爰立嘉王○葛邲爲相非道不履十二時中莫欺自己○鄭樵好古遍書留誦蟲魚草木皆有論證劉向揚雄自方伯仲○及第陳亮文名日同千言立就氣邁才雄交發並至雲霄雨風變見出沒虎豹蛇龍推倒知勇開拓心胸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第二子母曰慈懿皇后李氏乾道四年十月丙子生於恭王邸淳熙五年封英國公十二年封平陽郡王光宗受禪進封嘉王紹熙五年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請於太

皇太后立嘉王爲皇太子即皇帝位入行禪祭禮在位三十年崩壽五十七謚曰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廟號寧宗葬於會稽之永茂陵改元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寧宗內禪獨當時艱能不失禮可謂曰難繼體初政煥然可觀中更侂胄當用羣姦內批黜陟政始亂焉正學爲僞正人爲奸外挑强鄰斂起兵端當是時也天造英雄元氏太祖舊跡龍興（叶火官切）斡難河上即位稱尊（叶根孫切）○葛洪容父東陽郡公功平李全學爲儒宗○師彌諂附自爲好官買珠獻婣十妾十冠隱隱鼓游吠犬嬖喧○程松獻妾名曰松壽常使賤名得達左右○許及之者見胄（謂侂胄）涕泣自敘衰遲不覺屈膝生辰後至羣公卑集門闌未下俯僂而入由賓尚書屈膝執政傳以爲笑醜也其行○彌遠（史彌遠）獨相二十六年初誅侂胄故攬英賢內結楊后主持朝權廢竑立莒（鎮王名竑理宗初名與莒）夜七往還擯斥君子一網盡爲王封會稽寵遇獨全

理宗皇帝 名昀太祖十世孫燕懿王德昭之後父希瓐追封榮王家於紹興府山陰縣母全氏以開禧元年正月癸亥生帝于邑中虹橋里第是時寧宗弟沂靖惠王薨無嗣以宗室希瓐子賜名均爲沂王後尋改賜名貴和嘉定十三年太子詢薨寧宗以國本未立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遂以十四年六月立貴和爲皇子改名竑封濟國公而以帝嗣沂王補秉義郎授右監門衛大將軍邵州防禦使賜名貴誠帝性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會濟國公竑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

彌遠日謀廢其失于寧宗屬意于帝寧宗崩彌遠稱遺詔以皇子竑爲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命子昀嗣皇帝位在位四十年崩壽六十二謚曰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廟號理宗葬會稽之永穆陵改元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寶祐 開慶 景定

理宗享國遠侔仁宗慶曆嘉祐賢相雲從乃佐史（彌遠）賈（似道）竊弄始終歷年雖多治效不同悄函守緒（金哀宗名）俘獻天綱（金參知政事張天綱）聰刷會稽讐復齊襄黜祀安石升配濂洛表章四書崇尚理學逞直輔翼功亦不薄○眞氏德秀公輔之賢乍奮乍躓在朝十年奏疏時事連牘盈箱數十萬言款悃纏綿大學衍義致治名編○了翁魏氏理學正群九經要義訂定精明簽書六日外命督征魏偽君子眞眞小人梁氏成大甘爲犬信○孟珙平居學易學禪建將旗鼓而色凜然平金拒元三十餘年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蕭然事外爲國負荷無庵居士俯仰無怍○趙方二子兄范弟葵逆除李全氛靖淮涯

度宗皇帝 名禥字長源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理宗母弟也母齊國夫人黃氏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於紹興府榮邸帝資識內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及在位歲久無子乃屬意託神器焉淳祐六年賜名孟啟以皇姪授貴州刺史七年授宜州觀察使九年授慶遠軍節度使封益國公十一年進封建安郡王寶祐元年立爲皇子改賜今名進封永嘉郡王尋進封忠王景定元年立爲皇太子五年理宗崩受遺詔即皇帝位在位十年崩壽三十五謚曰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廟號度宗葬永紹陵改元 咸淳

度宗嗣位無大失德權相內專強敵外逼衰敝寖甚奄奄一息○賈氏似道定策邀功師臣不名人稱周公以去要君涕泣拜留西湖賜第燈火夜遊日坐葛嶺大起樓臺半閒堂中江風徐來蟋蟀賭鬭紅袖追陪及以罪死放置循州侍妾數十如雲油油昇者謳浪歌唱杭州歷相三世惟神之羞錢塘江上波與月流

恭宗皇帝（名㬎度宗次子母皇后全氏咸淳六年九月己丑生九年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度宗崩謝太后召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爲㬎長當立似道主立嫡乃奉㬎即皇帝位改元德祐時年四歲謝太后臨朝稱制在位二年元丞相伯顏入臨安執帝北去至上都降封開府儀同三司瀛國公端宗立遙上尊號曰孝恭懿聖皇帝至元二十五年遣帝學佛於吐蕃又二年殂）

恭帝四歲即位樞前元兵南來執之北還降封瀛國披緇留連○咸淳故相江氏萬里鑿池芝山扁亭止水饒州城陷赴水而死○李芾禦敵力盡潭州黃金買死白刃相酬問其風者視死如歸城無虛井林木纍纍衛守尹穀時爲參贊二子髫齡具禮行冠端笏危坐烈火燄燄闔門少長都死於難○陳氏文龍李氏庭芝天生忠孝至性不移○姜才短悍善戰驍強蟲猶百足至死不僵

端宗皇帝（名昰度宗長子母淑妃楊氏初封建國公恭宗立封吉王徙封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元伯顏入臨安淑妃弟楊亮節等負帝與廣王昺走溫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即位改元景炎爲元將劉深所襲帝遣舟於井澳颶風作舟壞幾溺死遂得疾崩于碙洲在位二年年十一諡曰端宗葬永福陵）

帝昺（度宗季子母修容俞氏初封永國公恭宗立封信王徙封廣王判泉州景炎元年進封衛王端宗崩僉樞密院事陸秀夫等奉帝即位于碙洲時年八歲適有黃龍見海中改元祥興升碙洲爲翔龍縣又遷新會之厓山在位一年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師大潰陸秀夫負帝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宋亡）

端宗子立播越海岑颶風溺舟致疾而徂（叶余倫切音云）帝昺一載遁處厓山路海而死統一大元○太后楊氏聞帝溺死撫膺大慟哀哀不已忍死間關肉爲趙氏而今無望亦赴海死後宮纍纍溺者相倚○陸氏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二主播遷匆遽流離正笏垂紳儼如治時朝衣披淚淚下不禁左右悲慟無不傷心厓山既破負帝俱沉○張氏世傑瓣香籲天颶風大作覆舟死焉○天祥文氏美皙豐妍秀眉長目顧盼燿然自爲童子俎豆先賢對策第一鐵胆忠肝（叶經天切音堅）及其當國天步艱難（叶那沿切音年）大廈將崩獨力周旋勤王不已崎嶇間關（叶圭員切音堅）五坡嶺上被執如燕諭旨至再守死益堅臨刑柴市順受怡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仁盡所以義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謝氏枋得有氣天成（叶成羊切音常）風岸孤峭

鷲鶴摩空(叶苦江切音腔)每論千古奮發平生(叶師莊切音商)書無不讀曰下五行一覽便了終身不忘初除教授未幾國亡變其姓名逃入建陽麻衣躡履賣卜街坊苦遭天禍(元福建參政魏天祐)行行直行惆忠寺裏不食而終(叶諸方切音非)○亡國故相家氏鉉翁改館河間教授童蒙談宋興亡袂掩西風○太祖至昺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南北分疆家法之善遠過漢唐三百餘祿云胡亦亡聲容盛矣武備不強庶幾道矣未足以感得之小兒失之小兒天道如此人事可知蓋其興也大臣之賢及其亡也大臣之奸(叶經天切音堅)養士之報卒得文山(叶所旃切音仙)綱常之重任三百年居今論古得失在

前歷代可師於宋為賢

附 西夏 凡十二主合二百四十三年

李繼遷 夏州人本姓拓跋氏唐貞觀初有拓跋赤辭者歸唐太宗賜姓李蠶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後析居銀夏者號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復賜姓李七傳至繼捧入朝宋留京師授彰德軍節度使賜姓趙更名保忠繼遷繼捧族弟也建隆四年生于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繼捧歸宋時年二十留居銀州及遣使護緦麻已上親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偵知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遁免復其母與妻繼遷復連豪族轉徙無常漸以強大誘殺曹光實於葭蘆川遂襲銀州據之明年雍熙二年二月也三年遼以義成公主嫁繼遷冊為夏國王淳化初奉表歸款授銀州觀察使賜名保吉未幾攻靈州咸平初復上表歸順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未幾復抄邊四年攻陷定州懷遠縣及堡靜永州清遠軍五年大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為西平府六年春遂都於靈州詔遣張崇貴王涉議和割西河銀夏等五州與之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上尊號曰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孝光皇帝元昊追謚曰神武廟號太祖墓曰裕陵

李德明 小字阿移母曰順成懿孝皇后野利氏生時年二十三奉表歸順復遣牙將仁易奉誓表詣闕置府且言父有遺命真宗嘉之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遼亦遣使賚玉冊金印冊為尚書令大夏國王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以居天聖九年十月卒年五十一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元昊追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墓曰嘉陵

西夏之始本拓跋氏入居銀夏唐賜姓李唐末思恭世為節度七傳繼遷天啓宋緒賜趙保吉歸宋首鼠德明繼之遂裂夏土

李曩霄 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為嵬富貴為理德明長子母曰惠慈敦愛皇后衛慕氏五月五日生性雄毅大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身長五尺餘少時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弱冠獨引兵破回鶻夜洛隔可汗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數諫其父勿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德明卒嗣封西平王置有河南河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境土方二萬餘里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寶元元年僭帝位時年三十慶曆三年上書請和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

克汗號諡者以爲改吾祖爲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
許四年始上誓表請藏盟府仁宗乃遣使冊爲夏國王
約稱臣奉正朔然宋每遣使往館於宥州終不復至興
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以慶曆八年正月殂在位
十六年年四十六諡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
陵改元 顯道 廣運 大慶 天授禮法延祚
元昊稱帝始宋仁宗用兵廿年百折不撓改官定制亦一豪雄
李諒祚 元昊長子小字寧令哥國語謂歡喜爲寧令兩岔
河名也母宜穆惠文皇后沒藏氏從元昊出獵至
北而生諒祚遂名焉慶曆七年丁亥二月六日生八年
戊子正月方期歲即位宋遣使冊爲夏國王治平四年
十二月殂在位十九年年二十一諡曰昭英皇帝廟號
毅宗墓曰安陵改元 延嗣寧國 天祐垂聖 福聖
承道 奲
都 拱化
毅宗朔歲演號興蠡獄物謝罪搆釁進兵表求書籍宋賜九經

李秉常 諒祚長子母曰恭肅章憲皇后梁氏治平四年冬
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熙寧二年宋遣使冊
爲夏國王遼亦遣使冊爲夏國王表請去漢儀復用蕃
禮元祐元年七月乙丑殂在位十九年年二十六諡曰
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曰獻陵改元 乾
道 天賜禮盛國慶 大安 天安禮定
惠宗七歲國母權聽地割河南說歸於宋殺李將軍 李清 遂奪其
政
李乾順 秉常長子母曰昭簡文穆皇后梁氏生三歲即位
元祐二年宋遣使冊爲夏國王仍節度西平王崇
寧三年遼以成安公主嫁乾順紹興九年六月四日殂
在位五十四年年五十七諡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
曰顯陵改元 天儀治平 天祐民安 永
安 貞觀 雍寧 元德 正德 大德
崇宗乾順建學養賢金然遼滅勢亦孤延

李仁孝 乾順長子母曰曹氏紹興九年六月即位時年十
六紹熙四年九月二十日殂在位五十五年年七
十諡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墓曰壽陵
改元 大慶 人慶 天盛 乾祐
仁宗仁弱敵國外患得救 任得敬 封王裂土內叛始立太學躬親
釋奠帝尊孔子風俗小變
李純祐 仁孝長子母曰章獻欽慈皇后羅氏仁孝殂即位
時年十七開禧二年正月二十日爲安全所廢遂
殂在位十四年年三十諡曰昭簡皇
帝廟號桓宗墓曰莊陵改元 天慶
李安全 乾順之孫越王仁友子封鎮夷郡王開禧二年正
月廢其主純祐自立嘉定四年八月五日殂在位
六年年四十二諡曰敬穆皇帝廟號
襄宗墓曰康陵改元 應天 皇建
桓宗嗣位廢於安全襄宗僭立彤移花砰降元獻女日月六年

李遵頊 齊國忠武王彥宗子也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
爲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七月三日立時年四十
九崇慶元年三月遣使冊爲夏國王嘉定十六年遵頊
自號上皇傳位於其子德旺寶慶二年春殂在位十四
年年六十三諡曰英文皇
帝廟號神宗改元 光定
神宗宗室進士及第都督府主入爲皇帝元國興州出奔西涼
內禪其子自號上皇
李德旺 遵頊之子嘉定十六年十月受內禪在位三年蒙
古太祖入夏城邑多降國日削德旺憂鬱成疾
於寶慶二年七月殂年四十
六廟號獻宗改元 乾定
李晛 清平郡王之子封南平王德旺殂嗣立
在位一年蒙古太祖滅夏執晛歸國卒
獻宗三載末南平王蒙古伐之爰及滅亾○夏氏遠祖上溯於

唐迨及五季子孫日昌依遼附宋舍遼金强二百餘年戰塲荒
荒黃河西來九曲廻翔

詩史卷十終

詩史卷十一

頓丘葛　震星巖甫著　男　用霖澤商編次

遼紀 凡十一主合二百一十九年

太祖皇帝 姓耶律氏名億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剌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德祖皇帝撒剌的長子母曰宣簡皇后蕭氏唐咸通十三年生初母夢日墮懷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異香體如三歲兒即能匍匐祖母簡獻皇后蕭氏異之鞠爲己子常匿於別幕塗其面不令他人見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雖齠齔言必及世務既長身長九尺豐上銳下目光射人關弓三百觔唐天復元年歲辛酉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爲本部夷離堇專征伐冬十月授大迭烈府夷離堇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萬伐河東河北攻下九郡九月城龍化州於潢河之南明年春伐女直下之復引軍略至薊北先是德祖俘奚七千戶徙饒樂之清河至是創爲奚迭剌部分十三縣遂拜太祖於越總知軍國事六年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羣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元年春正月命有司設壇於如迂王集會堨燔柴告天卽皇帝位立皇后蕭氏羣臣上尊號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於是盡有奚霫之地東際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在位二十年殂於扶餘行宮時年五十五葬木葉山謚曰昇天皇帝廟號太祖重熙二十一年加謚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改元 神冊 天贊 天顯

當宋之世割據乾坤相與終始遼夏金元金滅遼國歐局中原
金衰夏弱併滅於元契丹之主建國北陲耶律氏億字阿保機
河東九郡闢土開基天皇太祖稱唐末時信威萬里賓服四夷
扶餘之變亦足以異

太宗皇帝

初名耀屈之後更名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太祖第二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唐天復二年生及長貌尊嚴而性寬仁天贊元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天顯元年七月太祖崩皇后攝軍國事明年冬十一月人皇王倍率群臣請於后曰皇子大元帥勳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后從之命即皇帝位群臣上尊號曰嗣聖皇帝有司請改元不許仍稱天顯十一年秋七月唐河東節度石敬塘爲其主所討遣使求救帝自將以援敬塘冬十月封敬塘爲晉王召至行在賜坐帝從容語之曰觀汝雄偉弘大宜受茲南土爲我藩輔遂命有司設壇晉陽册敬塘爲大晉皇帝約爲父子十二年十一月晉使劉煦盧重册上尊號曰睿文神武法天啓運明德章信至道廣敬昭孝嗣聖皇帝大赦改元會同遣使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嬀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并圖籍來獻於是詔以皇都爲上京府曰臨潢升幽州爲南京南京爲東京改新州爲奉聖州武州爲歸化州建國號曰大遼會同九年晉主重貴用景延廣謀稱孫不稱臣帝自將南伐虜重貴爲負義侯安置黃龍府大同

元年四月丁丑殂於欒城在位二十一年年四十六壺於鳳山陵曰懷陵廟號太宗重熙二十一年諡曰孝武惠文皇帝　改元

會同　大同

太宗繼體耶律德光治本於農底定多方始建國號用備典章
石晉兒輩尊爲父行重貴面縛晉於是亡三失悔過何用不臧
帝𣏌盟載崩於欒城 叶辰羊切音常

世宗皇帝

名阮小字兀欲人皇王長子太宗之姪母曰柔貞皇后蕭氏帝儀觀豐偉內寬外嚴善騎射樂施予人望歸之太宗愛之如子會同九年從伐晉大同元年二月封永康王四月太宗崩於欒城梓宮次鎮陽帝即皇帝位於柩前太后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戰敗之遷太后李胡於祖州追諡皇考曰讓國皇帝天祿五年自將南伐次歸化州祥古山祭讓國皇帝於行宮群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弒在位四年年三十四壺於顯州西山陵曰顯陵統和二十六年諡曰孝和莊憲皇帝廟號世宗改元　天祿

世宗四年不荷天祿察割爲逆弒於沉湎

穆宗皇帝

名璟小字述律太宗長子母曰靖安皇后蕭氏會同二年封壽安王天祿五年九月癸亥世宗遇弒丁卯即皇帝位群臣上尊號曰天順皇帝應曆十九年三月獵於懷州歡飲大醉驍還行宮是夜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弒在位十八年年三十九附葬懷陵廟號穆宗重熙二十一年諡曰孝安敬正皇帝

改元　應曆

穆宗在位不戒殷鑒荒耽於酒獵獸無厭炮烙鐵梳屠殺慘淡
小哥花哥肘腋生患應曆十年陳橋兵變天開宋基南北始限

景宗皇帝

名賢字賢寧小字明扆世宗第二子母曰懷節皇后蕭氏察割之亂帝甫四歲穆宗即位養於

永興宮既長穆宗酗酒怠政帝嘗語及時事耶律賢適止之帝悟不復言穆宗遇弒帝率飛龍使女里侍中蕭思溫等甲騎千人馳赴行在哭之慟群臣勸進遂即皇帝位於柩前百官上尊號曰天贊皇帝乾亨四年九月幸雲州次焦山崩於行在在位十三年年三十五諡曰孝成康靖皇帝廟號景宗葬乾陵改元

保寧　乾亨

景宗助漢 北漢劉繼元 詰兵南行破軍殺將無救滅亡

聖宗皇帝

名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長子母曰睿智皇后蕭氏保寧三年十二月己丑生幼喜書翰十歲能詩既長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乾亨二年封梁王景宗崩即皇帝位時年十二母后攝政群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復國號曰契丹太平十一年正月如混同江六月駐蹕大福河之北崩於行宮在位四十九年年六十一諡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廟號聖宗葬慶陵改元

統和　開泰　太平

聖宗初服渺渺幼君母后當國政事不分及其既長克定羣氛

躬親甲冑揮手燕雲河朔蹀躞曹彬米信覆軍河北和宋不失

所親設科取士偃武修文享國久視無忝一人

興宗皇帝 名宗真字夷不堇小字只骨聖宗長子宮人耨斤所生齊天皇后取養之幼而聰明長而魁偉龍顏日角豁達大度善騎射好儒術通音律三歲封梁王太平元年冊為皇太子聖宗崩即皇帝位羣臣上尊號曰文武仁聖昭孝皇帝重熙二十四年秋七月如秋山次南崖之北峪八月崩於行宮在位二十四年年四十諡曰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葬慶陵改元 景福 重熙

尊母奪嫡飲博忘親始亂終治若出二人聖宗而下不失賢君

道宗皇帝 名洪基字涅鄰小字查剌興宗長子母曰仁懿皇后蕭氏重熙元年八月生六年封梁王十一年進封燕王總領中丞司事明年加尚書令進封燕趙國王二十一年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知惕隱事預朝政

帝性沉靜嚴毅每朝興宗為之斂容興宗崩即皇帝位羣臣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咸雍七年正月如混同江崩於行宮在位四十六年年七十諡曰仁聖大孝文皇帝廟號道宗葬慶陵改元 清寧 咸雍 太康 大安 壽隆

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日三千祝髮咒梵殺妻信佞天遣人叛

天祚皇帝 名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道宗孫昭懷太子濬之子母妃蕭氏太康元年生六歲封梁王加守太尉兼中書令後三年進封燕國王大安七年總北南院樞密使事加尚書令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道宗崩即皇帝位羣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保大四年金人陷中京帝走雲中出夾山趣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帝遺傳國璽徒步出走至天德遇雪無禦寒具護衛太保術者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糧術者進麨與棗欲憩術者即跪坐倚之假寐術者輩惟嚙冰雪以濟饑遂趣黨項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人完顏婁室等執之以歸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統元年改封豫王五年葬於廣寧府閭陽縣乾陵傍改元 乾統 天慶 保大

天祚末運骨肉無親自棲國本崇信姦人殺妻及子叛亂其臣

內難既構外侮來侵播遷棄璽風雲遺擒阿骨打立國遂稱金

宣宗皇帝 名淳小字涅里興宗第四孫南京留守宋魏王和魯斡之子淳幼太后鞠育之既長篤好文學出為彰聖等軍節度使天祚即位進封鄭王乾統二年加越王六年拜南府宰相從王魏天慶五年進封秦晉國王拜都元帥保大二年天祚入夾山奚王回離保林牙耶律大石等引唐靈武故事議欲立淳淳不從官屬勸進曰主上蒙塵中原擾攘若不立王百姓何歸宜熟計之遂即位百官上尊號曰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遂降天祚為湘陰王以燕雲平上京中京遼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南北兩路都招討府諸蕃部族等仍隸天

祚自此遼國分矣封其妻普賢女為德妃遂使奉表於金乞為附庸事未決淳病死在位五月年六十諡曰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陵遺命遙立秦王定以存社稷德妃為皇太后稱制改元德興五表於金求立秦王不許而金兵大至德妃以勤兵守居庸關居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德妃出古北口趨天德單見天祚天祚怒誅之降淳為庶人除其屬籍

梁王 名雅里字撒鸞天祚第二子七歲欲立為皇太子別置禁衛封梁王保大三年金師圍青塚寨雅里在軍中太保特母哥挾之出走間道行至陰山聞天祚失利趨雲內雅里馳赴之天祚渡河奔夏隊帥耶律敵烈等劫雅里北走至沙嶺見蛇橫道而過識者以為不祥後三日羣僚共立雅里為主改元神曆性寬大惡誅殺既而日漸荒怠好擊鞠特母哥切諫乃不復出後獵查剌山一日而射黃羊四十狼二十一因致疾卒在位五月年三十

秦晉王淳梁王雅里名遼事乖草草而已凡十一主遼祀不延

共計二百一十九年

西遼 凡五主共七十六年

德宗皇帝 名大石字重德姓耶律氏太祖八代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應奉尋陞承旨遼以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大石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爲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爲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而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卽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邪天祚無以答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會七州及十八部王衆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明年二月甲午以靑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爲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卽位號葛兒罕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朶在位十二年殂年五十八廟號德宗改元　延慶　康國

感天皇后 名塔不烟姓蕭氏大石之后也大石殂子夷列幼遺命皇后權國稱制在位六年改元　咸淸

仁宗皇帝 名夷列大石子在位十四年殂廟號仁宗改元　紹興

承天太后 名普速完仁宗妹駙馬蕭朶魯卜妻仁宗殂子幼遺詔以妹權國稱制號承天太后後與駙馬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駙馬爲東平王羅織殺之駙馬父斡里剌以兵圍其宮射殺后及朴古只沙里在位十四年改元　崇福

末帝 名直魯古仁宗次子斡里剌迎立之在位三十年獵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奉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皇后爲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遼絕改元　天禧

大遼旣滅遼雁蕭蕭起兒漫上野水滔滔耶律大石立爲西遼
廟號德宗遺子未髫感天皇后母姓曰蕭名塔不煙聽政當朝
仁宗積德位傳女弟名普速完承天稱制蕭朶魯卜乃彼夫壻
羅織殺之曾不少覭斡里剌者其夫之父討立天禧名直魯古
乃蠻出律爰據其宇七十六年男女五主

金紀 凡九主共一百二十年

太祖皇帝 名阿骨打姓完顏氏其先蓋古肅愼氏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稱靺鞨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兩部粟末靺鞨保東牟山號渤海國黑水靺鞨居肅愼地其後渤海盛強黑水役屬之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屬於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是也金之始祖名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兄阿古迺好佛留高麗不肯從獨與弟保活里俱函普居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久之其部人嘗殺他部之人由是兩族交惡鬨鬭不能解函普往自論之怨家和約部人以賢女年六十而未嫁者配之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斡魯一女曰注思板遂爲完顏部人烏魯生跋海跋海生綏可定居於安出虎水之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綏可生石魯以條教爲治部落寖強遼以惕隱官之石魯生烏古迺以擒拔乙門功遼以爲生女直部族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烏古迺卒次子劾里鉢襲節度使劾里鉢卒母弟頗剌淑襲之頗剌淑卒母弟盈哥襲之盈哥卒劾里鉢長子烏雅束襲之烏雅束卒弟阿骨打襲之是爲太祖母曰拏懶氏咸雍四年七

月一日生幼時與羣兒戲力兼數輩舉止端重劾里鉢
尤愛之十歲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
顧見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羣烏連三發皆中遼使矍然
曰奇男子也劾里鉢將卒手抱太祖之頸而撫之謂其
弟盈歌曰烏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烏雅束歿
太祖襲位為都勃極烈會紇石烈部阿疎叛降遼屢請
不遣遂數遼人之罪告於天地督諸路軍得二千五百
人進攻寧江州渡混同江吳乞買率官屬諸將勸進於
天慶五年正月壬申即皇帝位帝曰遼以賓鐵為號取
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
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更名旻在位九年崩於
部堵濼西行宮年五十六葬睿陵城西諡曰應乾興運
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貞
元三年改葬大房山號睿陵改元　收國　天輔

大金之始部完顏氏名阿骨打遼節度使天祚末運既覩如虎
崛起稱兵莫之禦㑹渡混同江取黃龍府開國承家是為太祖

太宗皇帝 名吳乞買更名晟世祖劾里鉢第四子太祖同母弟也遼天慶元年乙卯歲生收國元年命為
諳班勃極烈太祖征伐常居守天輔七年八月戊申太
祖崩以九月丙辰即皇帝位滅遼與宋在位十二年崩
於明德宮年六十一諡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
聖文烈皇帝廟號太宗貞元三年改葬大房山號恭陵
改元　天會

太祖始創太宗承兄亦既滅遼天祚入京中原擄宋二帝徽欽北
行宮室苑籞無所加增位傳於姪可謂難行

熙宗皇帝 本名合剌更名亶諡徽宗景宣皇帝宗峻子太祖孫也母蒲察氏天輔三年己亥歲生天會八
年杲薨諳班勃極烈位久虛十年左副元帥宗翰等請
於太宗皆再三乃從之十三年正月己巳太宗崩庚午
即皇帝位皇統九年十二月平章政事完顏亮復人寢
殿弒之在位十四年年三十一亮立降帝為東昏王塟
皇后裴滿氏葬中貞元三年改葬大房山蓼香甸諸王
同兆域大定初追諡武靈皇帝廟號閔宗陵曰思陵十
九年增諡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改廟號曰熙宗二
十八年改葬峨嵋谷仍號思陵改元　天眷　皇統

熙宗守文初遵法度酗酒妄殺末年不顧前讒後賊禍生不豫

廢帝海陵庶人 名亮字元功本名迪古乃遼王宗幹第二子太祖孫也母大氏天輔六年壬寅歲生
天眷三年以宗室子為奉國上將軍遷驃騎上將軍皇
統四年加龍虎衛上將軍為中京留守為人慓急多猜忌
殘忍任數自以已與熙宗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為
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壓伏小人七年五月召為同判大
宗正事十一月拜尚書左丞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為
省臺要職八年六月拜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九
年正月兼都元帥亮生日熙宗遣近侍大興國
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熙宗
不悅杖興國百追其賜物亮由此不自安三月拜太保
領三省事四月以天變肆赦學士張鈞草詔忤旨死熙

宗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熙宗不
悅遂出為領行臺尚書省事至良鄉召還復拜平章政
事亮由是益危迫熙宗常以事杖右丞唐括辯及右丞
相秉德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十二月己
酉熙宗至自獵所丙辰殺妃裴滿氏於寢殿亮因羣臣
震恐與護衛十人長忽土阿里出虎等謀為亂丁巳夜
二鼓興國竊符矯詔開宮門召亮等入及殿門衛士覺
抽刀擬之莫敢動忽土阿里出虎至熙宗前熙宗求榻
上常所置佩刀不知已為興國易置其處忽土阿里出
虎遂進弒熙宗亮復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熙宗
既殂秉德等遂奉亮即位窮亮極惡無復人理正隆六
年九月自將侵宋十一月甲午次瓜州期以明日渡江
乙未浙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等軍反亮遇弒都督
府以其櫬還之南京班荊館大定二年降封海陵郡王
諡曰煬塟大房山鹿門谷諸王兆域中二十年詔降為
海陵庶人改葬於山陵西南四十里在位十二年年四
十改元　天德
貞元　正隆

海陵飾情貌偽色莊萌逆弑君熙宗妃殺太皇太皇太妃蕭氏殺夫殺妻
殄絕三綱屠滅宗族剪刈忠良姑姪姊妹嬪御帷房殺母皇太后徒單氏
伐宋國移身亡戾氣感召惟命何常

世宗皇帝 本名烏祿改名雍追諡睿宗簡肅皇帝宗輔子太祖孫也母曰貞懿皇后李氏天輔七年癸卯歲生於上京體貌奇偉美鬚髯長過其腹胸間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孝沉靜明達善騎射國人推為第一皇統間以宗室子例授光祿大夫封葛王為兵部尚書天德初判會寧牧明年判大宗正事改中京留守徙燕京未幾為濟南尹貞元初為西京留守三年改東京進封趙王正隆二年例奪封鄭國公進封衛國三年再任留守徙封曹國海陵南伐天下騷動是時籍契丹部人丁壯為兵部人不願行遂反八月帝發東京討賊婆速路總管完顏謀衍以兵來附遂率官屬軍民勸進以十月丙午即皇帝位於宣政殿仁靜節儉明達政事好賢

納諫尚文抑武大定二十八年正月癸巳崩於福安殿年六十七諡曰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葬興陵
改元 大定

世宗即位擁戴遼東賢妻守節不立中宮躬行節儉仁孝成風
南北休息信使常通稱小堯舜君道為隆

章宗皇帝 名璟小字麻達葛宣孝太子追諡顯宗光孝皇帝允恭子世宗孫也母曰孝懿皇后徒單氏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蓮川秋七月丙戌次冰井帝生於麻達葛山世宗喜其地衍而氣清遂以其山名之十八年封金源郡王二十五年六月顯宗殂十二月進封原王判大興府事二十六年四月賜今名五月拜尚書右丞相十一月立為皇太孫世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泰和八年十一月丙辰崩於福安殿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一諡曰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廟號章宗葬道陵改元 明昌 承安 泰和

章承久治宇內小康禮樂官制規為典章欲跨遼宋心儗漢唐
徒為文具厥後不張時元太祖即位稱皇

衛紹王 名永濟小字興勝世宗第七子母曰元妃李氏承濟長身美鬚髯天資儉約不好華飾大定十一年封薛王又進封遂王章宗即位進封潞王明昌二年進封韓王承安二年改封衛王判武定軍節度使泰和八年十一月入朝是時章宗已感嗽疾衛王且辭行而章宗謂之章宗初年稚愛諸王及鄭王永蹈鎬王永中之誅由是疏忌宗室而衛王乃永蹈母弟柔弱鮮智能故章宗愛之既無繼嗣諸叔兄弟多在皆不肯立惟欲立衛王故於辭行留之章宗崩元妃李氏與黃門李新喜等定策詔衛王即皇帝位於柩前至寧元年八月右副元帥胡沙虎反遣宦出宮以素車載至故邸使宦者李思中弒之宣宗即位降封東海郡侯貞祐四年追復衛王諡曰紹在位五年改元 大安 崇慶 至寧

衛紹王立岌岌乎殆政亂於內兵敗於外身弒國亡全家罹害

宣宗皇帝 名珣本名吾睹補顯宗長子章宗之兄母曰昭華劉氏大定三年癸未歲生十八年封溫國公二十六年賜今名二十九年進封豐王判永定彰德軍承安元年進封翼王泰和八年進封邢王又封昇王至寧元年八月衛紹王被弒徒單鎰等迎帝於彰德府既至京即皇帝位於大安殿遷都汴元光二年十二月己丑崩於寧德殿在位一十年年六十一諡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葬德陵改元
貞祐 興定 元光

宣宗遷汴中無所主南開宋釁西啟夏侮兵力既分得失不補
曾未數年日削邦土

哀宗皇帝 名守緒初名守禮又名寧甲速宣宗第三子母曰明惠皇后王氏承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生

於翼則奉和中校金紫光祿大夫宣宗立進封遂王貞祐初莊獻太子守忠薨立皇孫鏗為皇太孫尋又薨四年正月立帝為皇太子更賜名守緒宣宗崩即皇帝位時蒙古日逼帝出奔歸德又走蔡州天興二年春正月戊申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已而宋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帝自縊於幽蘭軒承麟率羣臣入哭上謚曰哀宗奠未畢城已陷諸禁近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蒙古將察罕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問帝所在知已焚乃與孟珙分其骨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哀宗在位十一年改元 正大 開興 天興

哀宗都汴瘟疫五旬諸門送死九十萬人夜走蔡州傳國承麟
孟珙入蔡遂以身殉禮死社稷無愧為君凡歷九主百二十年
乾坤混一是為大元

元紀 凡十四帝兩后共一百六十二年至世祖至元十六年己卯滅宋承正統歷十一帝合八十九年

太祖皇帝 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部人其十世祖孛端叉兒母曰阿蘭果火嫁脫奔咩哩犍生二子既而夫亡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有白光照其腹遂有娠產一子即孛端叉兒也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始以兵降統急里忽魯之民數十家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於烏桓之北世奉貢於遼金而總隸於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於跌里溫盤陀山生帝手握凝血如赤石也速該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也速該沒帝幼其部衆多歸於族人泰赤烏部帝母月倫怒其叛己也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破之因得少安未幾塔塔兒叛金帝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滅之以功授帝為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後大集諸部於參帖垓川擒殺乃蠻太陽罕兵勢愈強明年遂攻西夏破吉力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以宋開禧二年丙寅十二月大會諸王羣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於斡難河之源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可汗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

幾盡繼又滅夏宋寶慶三年丁亥閏五月避暑六盤山秋七月己丑崩於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至元三年追謚聖武皇帝至大二年加謚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大元太祖蒙古部人奇渥溫姓名鐵木真金章宗時泰和六年大會
羣臣建稱可汗斡難河濱西入滅夏智謀如神平國四十遼不
揚塵(○)耶律楚材故遼子孫天資英邁美髯長身悉緯象數博
學多聞開元佐命草昧初分

太宗皇帝 名窩闊台太祖第三子母曰光獻皇后弘吉剌氏太祖伐金帝攻城略地之功居多太祖崩自霍博之地來會葬以宋紹定二年己丑八月己未即位始立朝儀癸巳遣那顏倴盞會宋師入蔡州獲金主承麟殺之辛丑十一月丁亥大獵庚寅還至鈋鐵鋳胡蘭山奧都剌合蠻進酒帝歡飲極夜乃罷辛卯遲明崩於行殿時宋淳祐元年也在位十三年壽五十六謚曰英文皇帝廟號太宗葬起輦谷

窩闊台立是為太宗滅金和宋金滅宋窮量時度力舉無過行
一十三載時稱治平

昭慈皇后 名脫列哥那乃馬真氏太宗之后也太宗崩定宗幼后臨朝稱制自宋淳祐二年壬寅至乙巳凡四年定宗始即位

定宗皇帝 名貴由太宗長子母曰六皇后乃馬真氏生於宋開禧二年丙寅太宗嘗有旨以皇孫失烈門為嗣太宗崩皇后臨朝會諸王百官於答蘭八思遂議立帝以淳祐六年丙午秋七月即皇帝位於汪吉宿滅禿里之地帝雖御極而朝政猶出於皇后在位三年時淳祐八年戊申三月崩於拼沽斜陽吉兒壽四十三謚曰簡平皇帝廟號定宗衆議所立未決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子失烈門垂簾聽政當是時已三歲無君

乃馬眞氏稱制國中在位四年始傳定宗

憲宗皇帝 名蒙哥太祖第四子追諡睿宗景襄皇帝拖雷長子母曰莊獻太后怯烈氏名唆魯禾帖尼生於宋嘉定元年戊辰十二月三日太宗在潛邸養以爲子旣長從征伐屢立奇功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覬覦者衆諸王拔都木哥阿里不哥大將兀良哈台帖木迭兒等共推帝卽位於濶帖兀阿蘭時淳祐十一年辛亥六月也開慶元年己未自將伐蜀崩於合州之釣魚山在位九年壽五十一諡桓肅皇帝廟號憲宗

定宗晏駕三歲無君蒙哥賢達遂共推尊拖雷之子太祖之孫

世祖皇帝 名忽必烈睿宗第四子憲宗同母弟也生於宋嘉定八年乙亥八月乙卯及長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撫下在潛邸時思大有爲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憲宗卽位屬以漢南漢地軍國庶事壬子夏六月奉命帥師征雲南禡牙西行大臨洮分三道以進帝由中道過大渡河又經行山

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栰以渡進薄大理城平之班師入覲復命分道攻宋次江北由陽邏堡以渡會諸將於鄂州圍其城會憲宗凶問至宋相賈似道亦遣使請和帝遂率大軍北還至開平諸王大臣勸進以宋景定元年庚申四月一日戊辰卽皇帝位取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至元建都燕山府至元十六年滅宋混一南北一十五年春正月癸酉崩於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諡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國語尊曰薛禪皇帝葬起輦谷改元 中統 至元

忽必烈立憲宗同母混一南北始稱世祖國號大元都燕山府知人善任揆文奮武窮黃河源大啓土宇幅員之廣古未之睹三十五年以疾而殂計作卽位二十有年入承正統一十五年○王佐姚樞儒學許衡平居樂易竇氏漢卿○廉氏希憲回鶻

王子以官受氏字曰善甫爲臣當忠爲子當孝戒受孔子用以爲教柱國追王身多事業宰相男子眞眞雙絶○劉秉忠者釋名子聰書無不讀於易尤通陰陽術數占事知來藏春散人於物無猜○史氏天澤忠亮恂如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論出意表理探中區出將入相上下相安柱石四朝師表百官富貴權勢若將浼焉五十餘載世以爲賢○丞相伯顔八鄰部人長於西域入爲廷臣將兵伐宋謀略如神二十萬衆若將一人畢事還朝絶口不論當入臨安駐軍江濱三日不渺詎識天心城開部署禁伐山陵曹彬卽在復何以增○張氏弘範積伐最多善於

馬槊能爲詩歌厓山鏖戰檣櫓風煙帝昺投海宋以滅焉○漢不能致魯有兩生趙復劉因人爵惟輕大哉世祖遂成其名○楊璉眞加西域妖僧利宋金寶掘發諸陵斷殘支體白骨縱橫會稽唐珏痛憤滿盈斲石爲函夜葬蘭亭毀宮作寺瓦礫充庭石刻鋪地災及九經申屠致遠賴乃力爭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孫明孝太子追諡裕宗文惠明孝皇帝眞金第三子母曰徽仁裕聖皇后弘吉剌氏至元二年九月庚子生三十年受皇太子寶撫軍於北邊三十一年春正月世祖崩親王諸大臣遣使告哀軍中夏四月壬午帝至上都十四日甲午卽皇帝位大德十一年丁未正月八日癸酉崩於玉德殿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諡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國語曰完澤篤皇帝葬起輦谷改元 元貞 大德

成宗繼立以孫嗣祖河淸三日三百里許〇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斷自威烈關其前半劉恕外紀洪荒宇宙百家之說文頗怪謬金氏履祥乃作前編尚書爲本演義成篇〇許氏益之許謙源流朱熹窮理探奧各有指歸爲世高懸四方之師

武宗皇帝 名海山裕宗第二子追諡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答剌麻八剌之子世祖曾孫也母曰興聖皇太后弘吉剌氏至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生成宗大德三年以寧遠王濶濶出總兵北邊怠於備禦命帝卽軍中代之屢敗海都之衆八年封懷寧王十一年正月成宗崩三月帝自按台山至[illegible]和林諸王勳戚合辭勸進以五月十一日甲戌卽位於上都至大四年辛亥正月八日庚辰崩於玉德殿在位四年壽三十一諡曰仁惠宣孝皇帝廟號武宗國語曰曲律皇帝甍起輦谷改元 至大

武宗海山初政足紀大成至聖加封孔子祠以太牢遣使闕里惜也自促不知愛身日耽麴蘖夜耽妃嬪斧伐樹顚仆相因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也至元二十二年三月丙子生大德九年冬十月成宗不豫中宮秉政詔帝與太后出居懷州成宗崩帝與太后聞哀奔赴至大都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推皇后伯要眞氏稱制安西王阿難答輔之右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密遣人啟帝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帝率衛士入內召阿忽台等責以亂祖宗家法執誅之諸王濶濶出牙忽都等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天位帝曰王何爲出此言也彼惡人潛結宮壼構亂我家故誅之豈欲作威覬望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正位爲宜乃遣使迎武宗于北邊武宗至上都卽皇帝位詔立帝爲皇太子至大四年正月庚辰武宗崩帝以三月十八日庚寅卽位於大明殿延祐七年庚申正月二十一日辛丑崩於光天宮在位九年壽三十一諡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國語曰普顏篤皇帝甍起輦谷改元 皇慶 延祐

仁宗守成不失盛德養民致賢祖憲不忒嘗是之時風雹電抽北山南移至西河洲次日再移地出土丘高二三丈民陷水流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母曰莊懿慈聖皇后弘吉剌氏大德七年二月甲子生延祐二年十二月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七年春正月戊戌仁宗不豫帝夜則焚香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淸晏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我身使至尊永爲民上辛丑仁宗崩帝哀毁過禮素服寢於地日歠一粥三月十一日庚寅卽皇帝位於大明殿至治三年癸亥八月四日自上都還駐蹕南坡是夕御史大夫鐵失等殺丞相拜住遂弑帝於行幄在位三年壽二十一諡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國語曰格堅皇帝甍起輦谷改元 至治

仁宗長子立爲英宗有事太廟冠服從容百年廢典一旦復興萬姓聳觀感泣不勝誅殺奸黨果於用刑鐵失謀逆弑於行宮〇拜住爲相綱常是崇盤方孟圓格言可誦叶徂冬切音宗乃遭大變君臣同凶

泰定皇帝 名也孫鐵木兒顯宗長子追諡光聖仁孝皇帝甘麻剌之子世祖嫡曾孫也至元中封顯宗爲晉王鎭北邊統領太祖四大斡耳朶及軍馬達達國土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帝於晉邸大德六年晉王薨帝襲封是爲嗣晉王仍鎭北邊成宗武宗仁宗之立咸與翊戴之謀王府內史倒剌沙得幸於帝常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且入宿衛至治三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爲倒剌沙言主上將不容於晉王汝盍思之於是倒剌沙與探忒相要結八月二日晉王獵於禿剌之地鐵失密遣斡羅思來告曰我與

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欲咸推立爲皇帝於
是王命四斡羅思遣別列迭失等赴上都以逆謀告未
至而英宗遇弑於行幄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
奉皇帝璽綬北迎帝於鎮所以九月四日癸巳卽位於
上都龍居河改致和元年七月十日庚午崩在位四年壽
三十六葬起輦谷文宗追廢不爲立廟止稱泰定皇帝
改元 泰
定 致和

少帝 名阿速吉八泰定帝太子泰定崩中書平章政事倒
剌沙等在上都立之年甫九歲以兵分道攻燕都梁
王禪右丞相答失鐵木兒等帥師與戰敗之上都兵皆
潰齊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以兵圍上都倒
剌沙等奉帝出降後不知所
終在位二月改元 天順

泰定四年嗣續東宮在位二月不知所終

明宗皇帝 名和世㻋武宗長子母曰仁獻章聖皇后亦乞
烈氏大德三年命武宗撫軍北邊帝以四年十

一月壬子生成宗崩武宗入繼立仁宗爲皇太子命以
次傳於帝仁宗立延祐三年議建東宮時丞相鐵木迭
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爲皇太子又與太后幸臣
識烈門譖帝於兩宮遂封帝爲周王出鎮雲南是年冬
十一月帝次延安常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禿忽魯等
謀曰天下者我祖宗之天下也出鎮之事本非上意由
左右構間致然請以其故白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杜
塞離間不然事變叵測帝遂與數騎馳去西行至北邊
金山西北諸王察阿台等聞帝至咸率衆來附帝至其
部與定約束十餘年間邊境寧謐致和元年泰定帝崩
於上都倒剌沙立泰定子爲皇帝遣使詣燕都收印章
時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留守京師遂謀舉義召百官
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武皇有聖子二人孝友
仁文天下歸心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於是帝
方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時帝弟懷王方從江陵乃遣使
迎入燕都稱皇帝位是爲文宗遣哈散及撒廸等相繼
來迎見帝於行幄以文宗命勸進以天曆二年己巳正
月二十八日丙戌卽位於和寧之北遣武寧王徹徹禿

及哈八兒禿立文宗爲皇太子六月丁丑皇太子發京
師北迎帝八月乙酉朔帝次旺忽察都丙戌皇太子入
見是日宴皇太子諸王大臣於行殿庚寅帝暴崩燕鐵
木兒聞哭聲卽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奔其
跡誠可疑云在位八月壽三十謚曰翼獻景孝
皇帝廟號明宗國語曰忽都篤皇帝葬起輦谷

文宗皇帝 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之弟母曰文獻昭
聖皇后唐兀氏大德八年春正月癸亥生至治
元年出居海南泰定立召還京師封懷王又命出居建
康再徙江陵致和元年泰定帝崩燕都留守燕帖木兒
倡議立武宗子時明宗遠在沙漠乃馳驛迎帝於江陵
八月至京師羣臣請正大統帝固讓曰大兄在北以長
以德當有天下必不得已當明以朕志播告中外以九
月十三日壬申卽皇帝位於大明殿詔天下曰謹俟大
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明宗正位於和寧北遣使立
帝爲皇太子北迎明宗於旺忽察都比入見而明宗殂
崩帝復卽位於上都至順三年壬申八月十二日己酉
崩在位五年壽二十九葬起輦谷謚曰聖明元孝皇帝

廟號文宗國語曰札牙篤皇帝至元六年以帝謀爲不
軌使明宗飲恨而崩詔除其廟主放其子燕帖古思於
高麗而卒改元
天曆 至順

明宗文宗連枝同氣兄位弟攝比兒暴棄險矣人心危哉天位

○孛术魯翀性命爲學文章簡奥記問宏博與言俳語無不淹
拓帝師西僧聲吃剌思大臣稱觴俯伏進擧翀恥祭酒師道自
持各不爲禮舉觴獨揮

寧宗皇帝 名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母曰皇后八不沙乃
蠻真氏泰定三年三月癸酉生天曆二年封鄜
王文宗崩諸王大臣請立皇子燕帖古思皇后卜答失
里弘吉剌氏以文宗遺命傳位於明宗之子詩惠宗出
居靜江帝以文宗眷愛之篤留京師太師太平王右丞
相燕帖木兒等請立帝至順三年壬申十月四日庚子

即位於大明殿中書百司政務咸於中宮取進止十一
月十六日壬午崩在位一月壽七歲葬起輦谷諡曰沖
聖嗣孝皇帝廟
號寧宗未改元

懿璘質班廟號寧宗七歲而立一月而崩

惠宗皇帝 名妥懽貼睦爾明宗長子母曰貞裕徽聖皇后
罕祿魯氏名邁來迪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
於北方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明宗后
八不沙被讒遇害徙帝於高麗居大青島中閱一載復
詔天下言明宗在沙漠時素謂非其己子移於廣西之
靜江三年八月文宗崩燕帖木兒請文宗后立太子燕
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懿璘質班是為寧宗十
一月寧宗崩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吾
子尚幼妥懽貼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長
子禮當立之乃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迎帝於靜江至
良鄉燕帖木兒見帝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幼且
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帖木兒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

立適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決遷
延者數月俄燕帖木兒死后乃定議立帝且曰萬歲之
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以四年癸酉六月八日己巳即
位於上都帝性柔少斷荒於游樂大臣伯顏哈麻相繼
弄權政柔盜起群雄割據至二十年至正二十八年七
月明師次通州八月庚申帝從健德門北去出居庸關
駐應昌府又一年四月丙戌以疾崩於應昌在位三十
五年壽五十一太尉完者等奉梓宮北葬諡曰惠宗明
太祖以其知順天命諡曰順帝
改元 元統 至元 至正

妥懽帖睦是爲順帝明宗長子廣西入繼仁柔少斷主昏臣奸
伯顏執后弑於民間貴爲天子不能救焉哈麻蒙蔽丸奡朝權
皇天垂戒屢失星𤖺怪事非一史不勝占乃不悔悟游戲多端
宮漏滴滴與水周旋玉女捧籌鐘鼓鏗然樓船上下龍飛鏡天
氣運房中魔舞天仙讃佛奏樂響板箏絃男女裸處秘密之傳
中原鼎沸割據稱雄白蓮倡教韓氏山童龍鳳紀年林兒復興
徐氏壽輝乘勢爭鋒陳氏友諒起於九江 叶姑紅切音公 方氏國珍據
有浙東張士誠氏地有吳松明玉珍氏西據蜀中與人雖起運
開大明三十六年出關北行歷十四主百六十年合計正統八
十九年○康里巎巎家聲無忝制行峻潔風神凝遠臨事納忠
匾書盡善感動良多裨益匪淺位高望重名以實顯博古能書
真行草藁單牘片紙人爭爲寶○脫脫忠蓋大義滅親紅巾蠭
起屢破妖氛功施社稷位極人臣不驕不伐詎非偉人臨敵易

將讒信哈麻壞爾長城喪我國家○闊 叶余卜 守安慶正氣直上服
日注易講學會講一軍皆知親上死長六年孤城二百餘戰火
起風烈力竭城陷子死於父妻死於夫忠孝貞節萃於一家 叶古
朔 切 音姑 相率焚死民有千餘人豪也哉而豈徒諸

詩史卷十一 終

詩史卷十二

頓丘葛　震甫著　男　用霖澤商緝次

明紀 凡十七帝合二百七十五年

太祖高皇帝

姓朱氏名元璋字國瑞金陵句容通德鄉朱家巷人自其祖初一公始遷泗州盱眙縣後遷濠州鍾離縣遂為濠州人父世珍娶陳氏生四子帝其季也母嘗夢天表鳳日龍實舒如洪鐘宵骨貫頂初母娠夢黃冠授一丸有光吞之既覺猶香元文宗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生帝於土地神祠中白氣貫空異香經宿浴澉河水水浮紅羅遂取為衣所居夜有神光里人競呼朱家火往視無有已數日不乳父出求醫有僧在門告之急期夜夕不見甲申帝年十七歲饑疫父母同日棄世三兄亦先後亡帝孤無依托身皇覺寺為寺僧奉汲灑圓之之他所游歡從終日不敢出圓前雜色為隊與皆分隊立居兩月歲荒僧散帝遊食江淮金斗光息間至穎適病有二紫衣同寢食病已辭去莫知所之夜陷麻湖中適芻童言迎駕叱之不見又三載還寺至正十一年辛卯五月徐穎斷黃兵起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亦舉兵自稱元帥破濠州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攻之帝來入城自保門者欲兵之子興免焉日與語大悅取為親兵妻以所育女馬氏軍中呼曰朱公子十二年壬辰圍解帝將鄉人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南畧定遠降之遂取泗州及滁和十五年乙未春三月子興卒帝併統其軍渡江取太平路諸將奉帝為大元帥十六年丙申取集慶路改曰應天府分取鎮江廣德皆下之小明王韓林兒署帝為左副元帥不受許用其龍鳳紀年自稱吳國公十七年丁酉三月克常州五月取寧國等路八月取揚州十八年戊戌三月取建德路十二月取婺州十九年己亥取衢處州二十三年癸卯七月討陳友諒大戰鄱陽湖友諒敗死二十四年甲辰正月即吳王位二月自將伐漢陳理降湖廣江西悉平二十六年丙午四月取淮安諸路九月取湖州諸路冬小明王殂二十七年丁未稱吳元年九月克平江執張士誠以歸十月命大將軍徐達等帥師北定中原徇山東郡縣皆下之吳二年戊申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於金陵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七月徐達等師至通州元主北走天下平三十一年五月乙酉崩壽七十一葬孝陵永樂元年上尊謚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嘉靖十七年加上尊謚曰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布衣崛起明祖高皇生於閭閻有神光初不乳食襁多病傷時年十七父母雙亡三兄繼歿孤立伶俜崎嶇多故艱苦備嘗跡托緇流亂入戎行甥館郭氏 郭子興 雲起龍驤豪傑景從化為侯王平周 張士誠 滅漢 陳友諒 北定元邦勵精圖治夙夜不遑咨訪民瘼貧賤不忘文物倣宋衣冠用唐禮明樂備五帝三王得統之正於漢為光三十一年反於玄黃○高后馬氏滁陽養女 郭子興後追封滁陽王 居嘗從軍同上艱楚及定天下帝用威武微諷幾諫每釋赫怒親賢務學隨事彌補稼穡艱難小民疾苦造化所惡坐而受祜訓諭諸王時時檢舉至哉坤元天生聖母○豐沛佐漢同出帝鄉明興開國半起濠梁勳功最大時有六王中山徐達經營四方開平常氏 遇春 勇冠當場恂恂儒雅有若岐陽 李文忠 寧河鄧愈績著湖湘東甌湯和城築海防平定百蠻沐氏 沐英 黔寧 升尼耶切音嬭 雞鳴列像侑享大蒸 升諸良切音章 丹書鐵券誓語煌煌○郭英金創遍體刻甚驍騎舍人飲中作樂側頰披緇放酒學佛

○藍玉馮勝開邊孫將友德傅友德 功名當時莫尚稱謙禍盈卒
路驕亢狻免不死韓彭無恙○誠意封伯青田劉基才稱王佐
學爲帝師天文象數理窺精微平吳滅漢畫中機宜授爵能讓
功成不施卒不能免仍罹於危肅肅孱稱慷慨何爲醫中其蠱
罪將誰歸○金華宋濂文章著名下詔求賢首先被徵侍從左
右一十九正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始終無異寵辱不驚太子諸
王親爲授經山川祠祀禮文樂英旁及律曆皆所裁成孫愼論
死幾見不生投繯野寺白帝孤城君臣之際難乎爲恒○中山
王女戚里姻婭三女妙錦顧獨不嫁斑斑者花婚辭帝家○郭

氏貞順受書家庭旁通經史數學尤精遭元之亂能免於兵俞
將軍引金石裂聲○解縉母高高妙瑩 經史悉通旣善小楷復妙
女紅音律象數推演無窮宋元遺事能說始終○巽人方外張
氏玄玄貝氏國器張中尚願

惠宗讓皇帝 名允炆懿文皇太子標次子高帝孫也母呂氏洪武十年十一月乙卯生生六年而共見雄英薨又十年而懿文薨高帝年六十有五矣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富于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帝曰善遂立帝爲皇太孫使預政帝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將政尚嚴厲每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高帝崩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將諸王皆高帝子擁重兵帝畏其强大用齊泰黃子澄計誅鋤之諸王皆恐於是燕王起兵誅泰子澄師名靖內難帝命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帥師討之帝誡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自故燕王每挺身出戰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四年六月燕兵入金川門帝變服遁去須臾宮中火起皇后馬氏率妃嬪自焚一時相傳帝崩燕王入宮詰問帝所在宮人指火骨應焉王乃出屍煨燼中伏而哭曰小子何啖吾來輔爾耳爲發哀治喪以天子禮葬之在位四年改元建文燕王爲皇帝擴去年紀不用以來改元之年爲之洪武令稱建文君崇禎十七年甲申五月上尊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觀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

太子蚤世太孫嗣眞聰明仁孝志古能文靖難師來遜國出奔
江湖落彩在位四春牢落西南抱恨乾坤四十餘載回首滇雲
○遜國諸臣淹沒失載言人人殊略舉梗槩當時晁錯子澄黃子

澄齊泰景用而反文襲而敗○文學博士孝孺方孝孺 高遜周官
井田講論不怠變古亂常留乃必遜國事急矣猶言無害婦人
襄城郡主行成抑何其懲殺身成仁惟義所在○御史大夫練安子寧
景清生而倔强死厲殿庭○尚書鐵鉉叅政山東夾河大戰軍
聲盛庸設奇詐降幾敗乃公高皇設位城不敢攻被擒俘見背
立庭中終不得顧丈夫之雄○鬼門夜會二十二人名爲師弟
禮具君臣居停首事史氏仲彬閭關覗獻數上滇雲雪菴和尚
急棹中流離騷一卷哭讀不休道人程濟術數精通祭碑夜往
脫身相從老補鍋匠寒馬先生東湖樵雲門爲僧或傭魯家

或稱葛翁辱身降志行各不同往來晢會莫知姓名

成祖文皇帝 名棣太祖第四子母曰高皇后馬氏太祖分王諸王以燕元舊京近邊擇可鎮服者居之以封帝帝狀貌奇偉美髭髯英武寬仁豁然樂用其精熟武事老將皆謂不及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心柔太子注意帝及太子薨太祖益屬意以學士劉三吾言乃立太孫太孫即位慮諸王太盛用齊泰黃子澄計削周王於業化召湘王於荊州焚死拘齊王于京師幽代王於大同縶岷王於雲南遂自發防燕藩命北平都指揮謝貴彭二逼謝王城編縛門四門將校王城卒且逮帝未能目殺死于頭不可殲抱帝乃倡召謝貴彭二及宰布政司事侍郎張昺王府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等殺之遂起兵靖難以丘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一戰而拿九門再戰而獲瑞上三戰而火白溝四戰而拔滄州五戰而殊夾河六戰而得藁城七戰而拔靈璧凡七大戰遂渡淮克盱眙下揚州渡江取鎮江至金川門谷王穗開門迎惠宗燔宮走火死時建文四年

六月乙丑也丙寅安王楹及文武勛臣兵部尚書茹常曹國公李景隆等請正大位三狂進己巳即皇帝位稱今年爲洪武三十五年以明年爲永樂元年立北平布政司爲京師改北平府爲順天府十八年宮殿成遷都北京二十二年四月車駕北征六月班師七月辛卯次榆木川疾大漸遂崩壽六十五八月壬午梓宮至京師上尊諡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葬長陵嘉靖十七年加上尊諡曰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在位二十二年改元 永樂

成祖文帝始封燕王狀貌奇偉髭將美長神聖英武酷類高皇
中朝生事計諸齊 泰齊 黃 子澄 五王削讓本蘖支傷師起靖難功成
武湯建文除年帝號還康 建文追諡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至是遂除之 旣定金陵
遷都北方觀兵遠塞拓地窮荒南望北斗曠野杳茫神人夜夢

天祿不延班師振旅崩榆木川永樂建號二十二年○靖難首
事張玉朱能夾日而飛扶龍上升河間善謀 張玉追封河間王 決機果
敢濺血戰衣流聲汗簡東平最少 朱能追封東平王 身七大戰上公太
傅不驕貧賤被服寬博儒生泛泛講說前史孜孜不倦○榮國
恭靖姚氏廣孝僧名道衍字曰斯道師席應真兵機秘要目角
影白胖大其貌形如病虎慈悲不好性狠嗜殺天地變悼出家
不了姊門三造○皇圖草昧操術而向金忠以卜袁珙以相奮
跡六卿競名天上○解縉年少賈生無過幾事不容以及於禍
使其涵養爲國負荷蹇 蹇義 夏 原吉 三楊 榮溥士奇 聲施並播

仁宗昭皇帝 名高熾成祖嫡長子以高帝十一年生[illegible]二十八年冊爲燕世子端重沉靜嗜學無厭高帝愛之成祖起兵靖難帝居守北平成祖既爲皇帝二年立爲皇太子成祖有三子長帝次漢王高煦次趙王高燧趙王幼以聰敏愛而漢王用靖難功幾得立爲太子謀奪嫡者數矣寺人黃儼江保數爲趙王短太子於成祖成祖還都北京五出塞南京事悉付太子施行規節多疾小人讒構幾危者屢宮僚若楊士奇輩皆爲太子下獄贊善梁潛司諫周冕至死獄中然帝益恭愼有白者曰殿下知讒人乎曰吾不知知爲子監國過水早飢荒軍民失所成爲賑卹之職與宮僚鄒濟王汝玉徐善述等講說詩書修辭賦之業日記萬言蹤翰並精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車駕崩榆木川八月初十日梓宮至京師十五日丁已卽皇帝位在位十月崩壽四十八諡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葬獻陵改元 洪熙

仁宗監國二十餘春邪心讒言衆口鑠金社鼷屋鼠盟而不蘄

從惡如崩從善如登動必行德行德則與擬之三代商高周成
惜年不永一載而崩在位雖淺膏澤流聲

宣宗章皇帝 名瞻基仁宗嫡長子母聖后張氏生之夕成祖夢高帝授以大圭命曰傳之子孫永世其昌數歲試之事輒剸決稱旨成祖愛之年十一從狩北京日侍左右隨事教訓讀書一目數行書爽皆舉經史百承莫不嘆意永樂九年立爲皇太孫三從北征成祖於馬上指示塞外山川教帝自少驍兵畧善騎射成祖嘗幸東苑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譯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射帝連發皆中成祖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其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帝即叩首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成祖大喜宴羣臣盡歡而罷仁宗即位立爲皇太子其春南京地屢震命往撫治上旋不豫既大行宮中秘不發喪以遺命召帝願臣下稍稍聞上崩某時漢王高煦蓄反謀傳言將要劫或請整兵旋或請出間道帝曰君父在上

天下歸心豈有他虞遂乘傳詣京師即皇帝位在位十年崩壽三十七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景陵改元 宣德

聖聖相承昭終章繼清明在躬聖學淵粹涵濡醇懿陶埴德義
十年之內吏稱民治比於文景恭儉無媿○當時輔政有若三
楊君臣一德媲美有商楊氏士奇號曰西楊通達國體玉質金
相初輔監國操心慮患卒能保身以濟主難東楊氏榮才敏識
練於物無滯隨機應變屢從出塞歷起沙楊金湯萬里武績於
皇南楊氏溥安貞厲節縶獄十年讀書不輟比入內閣二十年
閱移移三公功同調燮○忠定寬裕動容周旋和厚簡靜守正
不專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坦步險夷曾無顛躓建明無跡人陰
受福○夏氏原吉四朝司徒愛人節用財賦恒舒特兼九卿案
滿庭除大事如小有事如無含德無際雅量有餘○黃福交阯
歷十九春歸時交叛在時交親出處輕重豈非大臣屬纊之日
室無百緡○胡濙訪道行行江沱謙帝終老其力孔多南察監
國善處父子起居南宮屢疏不已○太守況鍾給事小吏綜理
周密簿書能記畀之大郡生殺承制力能捍強貞足幹事大利
既興遂除積弊三考九年官卒於位遺愛猶存僑也奚翅

英宗睿皇帝 名祁鎮宣宗嫡長子母曰皇后孫氏宣德二年十一月生生之日日下五色雲見光灼殿

陛既二年立爲皇太子能言宣宗抱置膝上問他日爲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曰能問有干國之紀者敢親總六師討之乎曰敢宣宗大喜解所御龍袍襄帶加上體量寶座左右皆呼萬歲上天姿秀傑龍顏魁頎顧盼有威立其側者皆若俯覘之宣宗崩以正月壬午即皇帝位時年九歲十四年秋七月瓦剌也先大舉入寇司禮太監王振挾帝親征八月師潰於土木帝北狩景泰元年八月十五日也先奉帝還京自東安門入景帝迎帝至南宮在位十四年改元 正統

英宗天表龍顏其頎顧盼有威傍若睨之國是維持輕任闇宦
車駕北征土木蒙難○定興王輔 張輔 河間王子三出南交拓地
千里從征土木蒙難而死○朱勇迎戰冒入敵場五萬陣歿吁
嗟國殤○曹鼐一念過於將明 叶謨郎切 音茫 誰謂天高而色蒼蒼○

王振誤國罪不容誅樊將軍者忠樊乃謂丈夫○土木之難臣庶
逃生保護聖駕袁彬哈銘負薪取水有曰李成○祭酒李懋時勉
枷甌當暑劉球支解夜作鄉語

景皇帝 名祁鈺宣宗第二子母曰賢妃吳氏宣德三年八月生初封郕王英宗北征留守土木當是時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羣臣聚哭于朝議戰議守未有所決侍講徐珵曉天文好談兵倡南遷禮部尚書胡濙曰文皇帝定鼎于此示子孫不拔也而御何遷刑部侍郎江淵曰當固守兵部侍郎于謙曰言遷者可斬也遂召勤王兵死守之學士陳循曰于侍郎言是衆皆是皇太后韙問太監李永昌永昌對曰是也陵廟宮闕在此倉廩府庫在此百官萬姓在此南遷大事去矣且陛下不聞宋靖康乎因爲太后述靖康事太后悟命郕王總攝百官以于謙爲兵部尚書既而羣臣合請皇太后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宜立郕王爲皇帝九月癸未郕王即位遙尊英宗爲太上皇御史李著上疏爭疏曰破稱帝曰殿下自稱曰下官帝曰御史邪著對曰下官正言帝誅之七年正月帝有疾不視朝者三日石亨與徐有貞等奪門迎太上皇出南宮即皇帝位太上初見鐘鼓帝曰于謙那既聞鼓曰哥哥做好居數日太上語近臣曰皇弟食粥可望差耳帝竟崩號郕戾郕王葬之西山成化十一年上尊謚曰恭定康仁景皇帝改葬陵寢祭殿如諸陵在位七年改元 景泰

社稷爲重國君惟輕郕王監國以弟承兄乘輿被遮漢關北庭
及其南還伐樹錮宮復易皇儲立其所生在位七載病不能與
食粥可差一夕而崩○土木之變北風南推人心洶洶國勢幾
獻議于謙遷都南渡獨力支持遂使社稷安而不危南宮之錮太子
之移血不灑此殺身何辭功也於斯罪也於斯功名之際嗚呼

噫嘻○金英興安同時中官英識六計安重于謙固此國本二
百餘年如二宦者何可少焉

英宗睿皇帝 帝居南城七年景帝代宮樹錮宮門已無復天下意景帝病所立太子薨帝太子久廢可禮監太監王誠與大學士王文等謀迎立襄王子未定武清侯石亨知景帝病甚必不起乃與都督張軏張輗太監曹吉祥謀請帝復位往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玉元玉有貞字也亨等夜過有貞有貞曰太上出狩非以遊畋爲國家耳南宮雖錮民無離心事以復辟天人同符在此時也遂與亨輒往會吉祥及靖遠伯王驥都御史楊善兵部侍郎陳汝言等至長安門下門閉亨等以兵千人入遂薄南宮門錮不可啓勇士踰垣入毀之時方四鼓天曙城中黯燭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揮士進輦皆惴栗莫能舉有貞挽之勒擁上皇登輦夾輦行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入自東華門翼升奉天門諸臣推御座門中帝升座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登殿上呼譟聲徹不知故有貞號于衆曰上皇復辟矣趣入賀衆朝衆駭遂皆呼萬歲引中貴臣各朝服奉上皇登奉天殿行即位禮時正月十七日壬午也在位八年崩合正統十四年共二十二年壽三十八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裕陵改元 天順

北庭兩歲南宮七載奪門復辟天命未改○石亨奪門挾勳驕
官四千餘人心猶未饜籍沒誅死傷哉兩辱名彪○徐有貞者短
小寬傑論說各趣與人爲別喜事有爲自用詭譎白渠不濟鄭
渠不貢鮑子與歌至勤萬乘河決張秋治亦不競聖人無欲淡
中龍病爲相封伯三月好官得意失意在反覆間○開國承家

勿用小人李賢爲相功黜奪門○岳正倒好秖是大膽論法古人死而靡憾○王翱質確先進之民行邊賓銓具有經綸

憲宗純皇帝 名見深英宗長子母周太后英宗北狩郕王監國遵孫皇太后立爲皇太子方三歲郕王即位立其子見濟降封帝沂王英宗復辟復立爲皇太子帝貴殽豐頤方面大耳目瞻如漆光彩射人左右莫敢仰視出閣講學敏于識書便習騎射侍膳問安孝敬備至英宗崩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三年崩壽四十一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廟號憲宗葬茂陵改元 成化

憲宗嗣業成化改元廣額豐頤容貌端妍目睛如漆光彩曜然孝敬備至愛慎無偏嫡母尊禮 帝嫡母錢太后 汪后保全 景帝皇后汪氏 追復景帝褒恤于謙大體不虧聖德如天中肯內批傳奉得官邪正兼用不無累焉撫有天位二十三年○淳安商輅三元連登丰儀山峙襟度淵澄汪直十罪論罷西廠纖修綱目考亭是傚○彭時議禮不愧其位錢皇太后英宗之配周皇太后母以子貴合葬虛右大孝不匱○羅倫對策莽莽萬言李賢奪情言論於泉市舶提舉三歲始還金牛山中收笛樵徑投徒注經貧也何病○劉氏定之多聞直諒爲文演迤頓挫奔放○章懋致仕不貴人爵精邃純粹誠心正學四十餘年不入城郭○張昺所至事涉于怪有祿於朝清德高邁○更迭爲相劉吉萬安太監汪直監督軍門王越陳鉞互相結援襲邊開釁禍始中原

孝宗敬皇帝 名祐樘憲宗子母曰紀淑妃憲宗王皇后無子萬貴妃寵而妬他妃不得子淑妃一幸上爲萬貴妃所譖逐既有身以成化六年七月己卯生帝於安樂堂周太后王皇后私育之而不敢以聞及六歲憲宗方知有上即冊立爲皇太子憲宗崩即皇帝位始憲宗冊帝爲太子時詔至南京瑞雲見孝陵如車蓋既稍長仁孝恭儉聞于東宮及是持麻衰絕酒肉日侍官惟哀猶有加時覽記孝經尙書家禮大明律四種書皆有日課有疑義即召問涉吏儒臣天下翕然望治在位十八年以五月辛卯崩壽三十六崩之午刻有旋風大起揚塵雲蒙三殿空中若有騎龍升者諡曰建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葬泰陵方権壙有五色雲見陵上改元 弘治

孝宗簡慎居敬矜莊懿誠充粹闇然日章燕處無惰筆研有常大經大典時置左傍治心布政率由舊章一十八載號稱平康及其崩也臣民悲傷田畯野婦泣涕旁皇若喪考妣哀吟不忘○瓊山丘濬海外孤生自幼苦學老而失明貌雖不揚文日有聲大學衍義輯補研精始於修齊終於治平晚齮王恕負論關庭議議遂起險論得名○三原王恕經術通機當時掌銓持衡無偏闢門延士略不爲嫌拔置淹滯人莫私干耆宿高望七十餘年韓范司馬比跡後先漁色猶識士行爲難○劉健謝遷李氏東陽三人同相號稱明良劉謝去位東陽被留爲世大譏于焉是求○大夏 劉大夏 居官事事不苟耶官何書朝廷師表召對頻仍日午自早晚不能與帝歎其老柴室東山騎驢就道全節

完名庶幾為好一日在世尙愛未了名言無多永以為寶

武宗毅皇帝 名厚照孝宗嫡長子母皇后張氏弘治四年九月生五年三月立為皇太子稍長英敏好騎射孝宗崩以五月壬寅即皇帝位在位十六年崩於豹房壽三十一諡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改元正德

正德改元廟號武宗大臣去位羣小是從單騎突走夜叩居庸
自此數幸宣府大同珍玩女御輦移行宮稱為家裏時廑念中
寧王東下人心洶洶至尊戎服縱之成擒叶渠吝切音窘稱大將軍爵
鎮國公名曰朱壽勒令勅封一十六年崩於豹房叶符風切音馮○宦
者劉瑾竊弄國柄劉健謝遷同日歸政五年之間獨出號令政

事凶忍縉紳隱痛○江彬逢君數幸於邊跡半天下乘危路險
寘鐇安化王宸濠寧王相繼而反○太傅文恪王鏊濟之清不絕俗
和不滑時文行德業隨見為師○梁儲森制立言不苟知淺不
伐旁行得守人過己功宜乎何有黯安垢訥士偕多口○楊氏
廷和歷事四宗經濟强敏掌故兼通相武危疑迎辟藩封元功
辭伯亮節高風大禮議起羣言交垢才非相器不諒我后○楊
公文襄一清生而隱宮叶俱王切音光貌類寺人文譽飛揚提學八載藻
鑒精詳總督軍務親履戎行孽萓計事人曰智囊出將入相聲
名溢洋門生故吏彌漫周章丁卯橋頭碁局酒觴闔門作歌留

連武皇為時所餌咄咄洛陽劉健以賄蒙身辛用不臧○新建封
伯王氏守仁善卯故跳生性難馴悔仙去佛返求聖人學術事
功言行相因擒逆定亂兩廣八閩而天而帝權變如神曾為之
才聖賢之心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狀元康海坐瑾劉瑾奪官手
抱琵琶一唱再彈放浪形骸混跡人間禍之所起為生夢陽李夢陽
大恩未報傳中山狼

世宗肅皇帝 名厚熜興獻王祐杬長子也憲宗十子長孝宗次貴妃邵氏子興三月湖廣安陸北蔣氏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生上于藩邸有歲星見翼軫楚分野十六年三月武宗崩無子慈壽張太后遣使持遺詔召上時興獻王薨上已除服年十五矣渡河舉幼父老相告曰昔聖天子生年此河清三百里者三日茲其

徵矣四月壬寅至自安陸大學士楊廷和請從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俟勸進上曰此非太子禮我奉遺詔嗣皇帝遂以癸卯受臣民箋於行殿入大明門日中即位在位四十五年崩壽六十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葬永陵改元嘉靖

世宗入繼龍飛藩邸興獻王子武宗從弟嘉靖改元百政伊始
淵淵視聽勵精化理釐飭表章稽古典禮父皇母后四郊分祀
先師孔子木主承位敬一作箴乾惕顧諟乃其末也率玄倚眞
儲宮懸隔戮辱諫臣享國惟永四十五春○大禮議起令朝聚
訟進士上書張氏孚敬片言當意十年柄政摧抑朝士莫之與
競桂萼獻夫方獻夫同時貴幸寵禍從後娓娓連篇火發風生推

波助瀾（叶陵延切音連）共有七人（唐寅祝允明黄佐黄宗明與桂萼方獻夫霍韜共七人）俱得美官○狀元楊愼（楊廷和子）家之子雲哭閤爭禮永昌謫戍蠻烟瘴雨三十五年老裂風景禮法隤然攜妓嘲笑捧觴當前插花傅粉昇行市歷廿一史詞歌哭其間○直言不避嚴嵩不忠上怒下愼皆不有終○楊氏繼盛生性猶龍一劾仇鸞再劾嚴嵩烈哉丈夫死矣何雄○洪先（羅洪先）高隱順之（唐順之）用世一爲小草一爲遠志○海瑞滋宦剛直有聲斲棺入諫冤死得生○世貞王氏博學宏詞横絶一世莫可端倪歌舞翕張氣象崔嵬死名一家力能轉移以諂得生以生得譏文章浩汗妙諦挫隨之天之憐我

聊以解頤○大猷（俞大猷）爲龍繼光（戚繼光）爲虎東南名將世莫與伍

穆宗莊皇帝 名載垕世宗第三子母杜太后帝誕生之日首取龍旂畫鼓及五行志每取輒進世宗世宗奇之長而丰神秀朗舉止端莊見者謂有帝王之度始封裕王與莊敬太子同日受策中官護送皇太子儲貢帝所而裕王冊寶乃在太子宮是時莊敬已屬疾竟薨中外曰天所啓也世宗兩立太子皆薨其後春秋高忿惡言立儲事諸方士有言于世宗者曰二龍不相見于是帝仍爲王出居邸者十餘年絕不得召入世宗崩乃入践天子位是時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壬子在位六年崩壽三十六謚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穆宗葬昭陵改元 隆慶

穆宗皇帝在位六年三十六歲忽焉賓天

神宗顯皇帝 名翊鈞穆宗第三子母慈聖皇太后李氏隆慶二年三月立爲皇太子英明仁厚一日退閣臣於御道西召謂曰先生良苦朝賛輔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帝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聲音清朗聽者悚悅穆宗崩以六月即皇帝位時年十歲在位四十八年崩壽五十八謚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葬定陵改元 萬曆

神宗十齡嗣承大統政輔元臣樞機括總復建文號海内歡踴靑宮不建淡居高拱四十八年叢成壅瘇○張文忠公名曰居正主少國疑託孤寄命尊權課實朝野倚重名必已立權必已操稜角崢嶸崖岸偏高不赴親喪義所難逃○居正忿親舉朝默然吳氏中行趙氏用賢艾穆思孝（沈思孝）相繼而言四人同時

廷杖謫逐不死甄被幾不免焉○狀元宰相申文定公（申時行）不茹不吐休休有容九年致政歸隱吳淞眾山寺裏夜半聞鐘○文肅（王錫爵）持政居心坦蕩文恬武熙太平宰相延儲疏數奏明暢不殆不辱士林所尙

光宗貞皇帝 名常洛神宗長子母貴妃王氏萬曆十年八月生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二十二年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讀書成誦作字有法故事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鶴雙鶴中頭舉從銅鶴下轉東西向立一閣臣誤出銅鶴上帝論內侍移銅鶴近前維不明言意在默寓閣臣儆誠一日講巧言令色鮮矣仁日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講臣唐文獻敷演畢因問曰何以謂之亂德帝曰顛倒是非淆亂詞臣以對而嘉諾之焦竑請問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義帝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董其昌請問羿可勞而勞之帝曰所

謂不輕用民力也衆皆歎服二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四
十八年七月十四日神宗崩帝以八月初一日卽皇帝
位二十六日不豫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九月初
一日帝遂崩在位一月壽三十九諡曰崇天契道英睿
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
廟號光宗葬慶陵改元 泰昌

光宗儲位時稱仁賢嗣業方新天不假年在位一月龍馭上仙

熹宗悊皇帝 名由校光宗長子母貴妃劉氏萬曆三十三
年十一月十四日生光宗崩大學士方從哲
率羣臣哭臨畢遂請帝出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正
皇長子位九月初六日卽皇帝位在位七年崩壽二十
三諡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
莊勤悊皇帝廟號熹宗葬德陵改元 天啟

熹宗嗣位享國七年閹侍寺柄客氏忠賢魏忠賢僉都光斗左光斗
副都楊漣 忠賢無
籍賭負自宮
奸屠戾害忠文擬九錫備尸上公 田爾耕 病狂稱爲父翁縊
死阜城未葢其凶

莊烈愍皇帝 名由檢字用儉光宗第五子熹宗同母弟也
初封信王天啟七年八月熹宗不豫時魏忠
賢張甚中外危懼熹宗召帝入見諭以當爲堯舜之君
帝遜謝旣出熹宗崩忠賢自出請帝入帝危甚袖食物
以入當是時羣臣無得見帝者帝秉燭獨坐久之見一
閹携劍過取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價閹遲遲擧勞若
之命左右給酒食歡聲如雷次日丁巳卽皇帝位于中
極殿受百官朝母賀朝時忽天鳴十七年三月十七日
流寇李自成陷京師帝自縊於萬歲山之壽皇亭壽三
十九自成以天子禮葬于田貴妃之墓帝端居淡
宮旰食宵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誠亦圖治之主然羣
寇蜂起則軍興煩費急征橫斂閭閻告病以至破貪將而
官方愈亂禁苞苴而文剛愈巧懲私交而下訟告訐核
名實而吏多苛察于凡衆措置 邪淆混所以半致
大亂而莫之救也
本朝定鼎諡曰大明欽天守道 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
莊烈愍皇帝墓曰
思陵改元 崇禎

崇禎改元以弟承兄神明獨運法不留行孜孜圖治礪志勵精
人稱英主何難治平昊天不弔流寇縱横平居有將出則無兵
人心日去國事日崩自成李自成西來遂陷神京帝殉社稷一十
七正當是時也地振塵飛上慘下黯鬼哭黃昏萬歲山下花落
無言隨帝縊者王公承恩妃嬪御抱節守貞塡河投井死數

重論

清承運至治格天薄海歸一 斯年

史卷十二終

詩史十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葛震撰震字星巖句容人是書於歷代帝王各以四言韻語括其始末起自盤古終於有明據康熙癸未鐘國璽序其書尚有全注此特先刊其正文然讀史之學在於周知其原委此書如爲童穉設則事無注釋斷乎不解爲何語誦之何益如曰成人讀之可不須注世烏有成人而誦此種書者乎所謂進退無據也

四言史徵十二卷（一）

〔清〕葛震撰　曹荃註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曹氏芷園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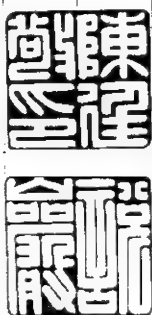
四言史徵敘

詩之稱史也自少陵始敷陳時事格律深嚴迄千言不少衰故徵之謂詩人以來未有若子美者然詩可稱史不聞以史爲詩

史之可爲詩也又自葛子星巖始星巖遼西籍丹陽句容人長於秦而寓於滇余未接其丰釆言論顧慨然念六詔風煙蜿蜒磅礴必有騷人逸士生其間如

閬仙志成之流風或有存者既異其人因觀其所爲詩與詩史夫史自龍門扶風後作者數十家皆厠蘭臺撿天祿網羅譔述而成書獨宋鄭漁仲嗜游搜奇訪古凡禮樂文字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無不論辨而通志一編尤極其善夫士負不羈之才離世異俗獨行其志於是涉天下名山大川窮極壯麗可恠之處

以助吾氣吐而爲書視世之不得已閉戸窮愁著述以自表見者其所見之卓犖局促又何如哉星巖泝洞庭歷蒼梧徘徊風物憑弔太息意所謂其文渟瀋而淵深感憤而傷激者歟故能條貫綜括舉渾敦以迄勝代億萬禩之事約爲四言詩瞭如指掌將與涑水紫陽鼎立不朽可也或曰史既爲詩則詩必同史

雖然星巖之所爲詩諸君子之敘詳矣余又何言旹康熙戊辰九月濩澤陳廷敬頓首拜撰

敘

荀悅作漢紀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當時號爲佳史衰宏千寶以下皆祖述焉今觀句曲葛星巖氏之著史徵而五志皆備其仲豫之流亞乎上自鴻濛下迄明季皆檃括正史而舉其要約以四言韻語凡治亂興亡之跡忠孝名節之重以及佞倖讒邪之人皆著之所以定褒貶而示勸懲非特有禆掌訓亦學士家博綜全史者之階梯也第其文簡而

事蹟多略句約而文辭弗該於是乎長白曹君芷園爲之註取諸本紀世家列傳之文而又書帝王統系紀年于前備採野史之可傳信者于後正統則標其名僭國則書其附文約而事備法嚴而義精蓋倣紫陽綱目之遺意所謂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者幾幾乎近之矣語云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葛氏史徵雖佳得芷園註乃益明今夫史乘之多汗牛充棟黃吻伊唔白首不能罄其詞於是畏難而阻者反藉口宋儒玩物喪志之說高

束不觀往往不知自古至今帝王幾統南北幾朝制度文章蒙然雲霧學問日入於荒陋豈若於毀齒就傅時卽授以此編讀之有韻之言尋行朗誦既易於成熟而先入之所覩記又可歷久而弗忘其有功蒙養不小也况芷園之註又復精詳乃爾乎昔裴松之注三國劉孝標注世說酈道元注水經世稱三奇注今得芷園而四矣遂序之以應其請康熙庚辰菊月

商丘宋犖

芸圃敘

學士家究極經書所以治心也博覽史書所以資識也經史學識不可偏廢猶輔車然〻士之求治一經殫心歲餘

義可粗了程功若易史則充棟非窮數年之力以勤披覽亦不能遍是爲難耳人每畏難解不置之因有改難趨易刪多就寡而諸家褒史鑑

畧出夫史至於撮要則節目不能詳律句則書法莫能備大端疎漏實誤信傳句曲葛君是所慨然於此而有四言史徵之著也首自鴻濛下

至元明皆取各家正史而檃括之凡所更代帝王功德之緒顚列於前臣宰忠奸之跡鱗次於後節烈異術附記於末率爲四言韻語〻則

寓褒貶美刺大意有同葩
經俾讀者可以興觀羣怨
焉予一日相與衡論古今之
際出此稿以示予予覽竟喜
其琢句之工命意之善也然

亦微有因簡致疎之處乃不
揣請而為之註取諸本紀世
家列傳詳以系之庶使讀
句者記其要領覽註者得其
纖悉去多而寡去難而易使

無罣漏且可信傳葛君之功
有益於世學實厚予則因
彌至深少助弘濟且此誠便
家塾幼學俾於摹字之初
即令寫此不二三歲可熟正

文再為講解古今全史咸貯
腹笥牖下恣譚論廊廟贊
政事潤色柔翰鼓吹詩歌
學士案頭豈可少此一書乎
其中短註古韻音切皆本考

究問抒已意覽者自知録

成命梓用契萬君

時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

孟秋長白曹荃書於潡

藝山房

四言史徵

凡例

一是編皆取各家正史詳加采掇歷代興廢事迹一時人物功業及忠孝大節足以傳者融爲四言詩句義顯詞明以便誦記

一編中有一句盡一人之生平者有一節盡一人之生平者繁簡各有當然讀者自可意會間有未盡詳見註中

一練句於紀事之中或綴咏嘆語非示閒適韻致也乃當興衰之際感慨係之矣

一粤自混沌迄有書契以前本無紀可攷追述之處多屬荒唐然世之言史者莫不首開闢以盤古成庶務於軒皇是書又何敢有所闕畧謹遵通鑑節取劉道原外紀溯自盤古迄高辛陳子桱所取小司馬三皇本紀接以仁山金氏據尚書斷自唐堯以下足成全史用資幼學

一三皇五帝之號漢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然實無所本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所説不同至無定論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三皇之號已昭然列天地人矣是可無疑易者也三皇以後仍有各紀均以三皇紀紀之五帝之際仍多各帝均以五帝紀紀之覽者得其統而識其

號可也

一古人事迹有爲世俗所傳聞致大相紕繆者或正史未備反於野史致詳者事或異者文或美者咸於註中全錄之庶以傳信覽者勿謂不憚煩

一一人事實有於前朝畧見易代又見者不妨互相發明勿訝重出

一遼金非大一統今列於元前者以其并宋帝於南北遵廿一史遼金元三史也

一有明一代君臣事蹟較列代爲少加詳盡者蓋因世近猶及徵于父老之口述脫有漏簡致誚率筆

一句中字法間有沉隱者皆出正史不敢杜撰

一正統之君國名首標之僭竊國名加一附字漢末三國以昭烈帝承正統附魏吳者遵紫陽綱目也

一用韻悉取古韻五經叶音有正叶借叶轉叶平仄互叶是不同乎沈韻習泥者勿嘗誤

四言史徵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第一卷

三皇紀

盤古氏

天皇氏 一姓十三人合一萬八千歲

地皇氏 一姓十一人合一萬八千歲

人皇氏 一姓九人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歲

五帝紀

太昊伏羲氏 都宛丘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傳十五世

炎帝神農氏 都曲阜在位一百四十年傳八世合五百三十年

黃帝有熊氏 都涿鹿在位一百年傳二十五世

少昊金天氏 都曲阜在位四十八年

顓頊高陽氏 都帝丘在位七十八年

帝嚳高辛氏 都亳在位七十年

帝堯陶唐氏 都平陽在位七十二載

帝舜有虞氏 都蒲坂在位四十八載

夏紀 凡十七王合四百五十八年王相之時有窮后羿逐王居商丘寒浞殺羿及王篡國凡四十年

大禹 都安邑在位八歲　王啓 在位九歲　太康 在位二十九歲

仲康 在位十三歲　王相 在位二十七歲　少康 在位二十二歲

王杼 在位十七歲　王槐 在位二十六歲　王芒 在位十八歲

王泄 在位十六歲　王不降 在位五十九歲　王扃 在位二十一歲

王厪 在位二十一歲　王孔甲 在位三十一歲　王皐 在位十一歲

王發 在位十九歲　履癸 在位五十二歲

商紀 凡二十八王合六百四十四年

成湯 都亳在位十三祀　太甲 在位三十三祀　沃丁 在位二十九祀

太庚 在位二十五祀　小甲 在位十七祀　雍巳 在位五十二祀

太戊 在位七十五祀　仲丁 遷都囂在位十三祀　外壬 在位十五祀

河亶甲 遷都相在位九祀　祖乙 遷都耿在位十九祀

祖辛 在位十六祀　沃甲 在位二十五祀　祖丁 在位三十二祀

南庚 在位二十五祀　陽甲 在位七祀　盤庚 復遷都亳在位二十八祀

小辛 在位二十一祀　小乙 在位二十八祀　武丁 在位五十九祀

四言史徵 目錄 帝王統系紀年 二 芷園

祖庚在位七祀　祖甲在位三十三祀　廩辛在位六祀

庚丁在位二十一祀　武乙復徙河北在位四祀　太丁在位三祀

帝乙在位三十七祀　受辛在位三十三祀

周紀凡三十七王自武王至幽王爲西周平王至赧王爲東周合八百七十三年

武王都鎬在位七年　成王在位三十七年　康王在位二十五年

昭王在位五十一年　穆王在位五十五年　共王在位十二年

懿王在位二十五年　孝王在位十五年　夷王在位十六年

厲王在位五十一年　宣王在位四十六年　幽王在位十一年

平王遷都洛在位五十一年　桓王在位二十三年

莊王在位十五年　釐王在位五年　惠王在位二十五年

襄王在位三十三年　頃王在位六年　匡王在位六年

定王在位二十一年　簡王在位十四年　靈王在位二十七年

景王在位二十五年　悼王　敬王在位四十四年

元王在位六年　貞定王在位二十八年　哀王在位三月

思王在位五月　考王在位十五年　威烈王在位二十四年

安王在位二十六年　烈王在位七年　顯王在位四十八年

慎靚王在位六年　赧王在位五十九年

第二卷

秦紀凡二世合十五年

始皇帝都咸陽在王位二十六年即帝位十二年

二世皇帝在位三年

漢紀凡十二帝合一百二十四年附高后呂氏王莽淮陽王共二百三十一年

太祖高皇帝都長安在位十二年

孝惠皇帝在位七年　高皇后呂氏稱制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始稱元年改後元

孝景皇帝在位十六年改元三　元年　中元　後元

世宗孝武皇帝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十一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天漢　太始

征和　後元

孝昭皇帝在位十三年改元三　始元　元鳳　元平

中宗孝宣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七　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黃龍

孝元皇帝 在位十六年改元四 初元 永光 建昭 竟寧

孝成皇帝 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七 建始 河平 陽朔

鴻嘉 永始 元延 綏和

孝哀皇帝 在位六年改元二 建平 元壽

孝平皇帝 在位五年改元一 元始

孺子嬰 在位三年改元二 居攝 初始

附 王莽 僭位十八年改元三 始建國 天鳳 地皇

淮陽王 在位二年改元一 更始

第三卷

東漢紀 凡十二帝合一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建元 建武 改 中元

顯宗孝明皇帝 在位十八年改元一 永平

肅宗孝章皇帝 在位十三年改元三 建初 元和 章和

孝和皇帝 在位十七年改元二 永元 元興

孝殤皇帝 在位八月改元一 延平

孝安皇帝 在位十九年改元五 永初 元初 永寧 建元

延光

孝順皇帝 在位十九年改元五 永建 陽嘉 永和 漢安

建康

孝沖皇帝 在位三月改元一 永嘉

孝質皇帝 在位一年改元一 本初

孝桓皇帝 在位二十一年改元七 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永壽 延熹 永康

孝靈皇帝 在位二十二年改元四 建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少帝 在位五月改元二 光熹 昭寧

孝獻皇帝 遷都許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三 初平 興平 建安

後漢紀 凡二主合四十三年

昭烈皇帝 都成都在位三年建元一 章武

後帝 在位四十年改元四 建興 延熙 景耀 炎興

附 魏紀 凡五主合四十五年

文皇帝 都鄴在位七年建元一 黃初

明皇帝 在位十三年改元三 太和 青龍 景初

齊王在位十五年改元二　正始　嘉平

高貴鄉公在位七年改元二　正元　甘露

元皇帝在位七年改元二　景元　咸熙

附

吳紀凡四主合五十九年

大帝都建業在位三十一年建元　黃武改黃龍　嘉禾　嘉興

赤烏　太元　神鳳

會稽王在位七年改元二　五鳳　太平

景帝在位七年改元一　永安

烏程侯在位十六年改元八　元興　甘露　寶鼎　建衡

鳳皇　天璽　天冊　天紀

晉紀凡十五帝合一百五十七年

世祖武皇帝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建元　泰始改咸寧　太康

太熈

孝惠皇帝在位十七年改元七　永熈　永平　永康　永寧

太安　永興　光熈

孝懷皇帝在位五年改元一　永嘉

孝愍皇帝在位四年改元一　建興

中宗元皇帝都建業在位六年改元三　建武　大興　永昌

肅宗明皇帝在位三年改元一　大寧

顯宗成皇帝在位十五年改元二　咸和　咸康

康皇帝在位二年改元一　建元

孝宗穆皇帝在位十七年改元二　永和　升平

哀皇帝在位四年改元二　隆和　興寧

琅邪王在位六年改元一　太和

太宗簡文皇帝在位二年改元一　咸安

烈宗孝武皇帝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二　寧康　太元

安皇帝在位二十三年改元三　隆安　元興　義熈

恭皇帝在位二年改元一　元熈

第四卷

附兩晉之間十六僭國

漢凡四主合二十六年

劉淵據平陽在位六年建元　元熈改永鳳　河瑞

劉和

劉聰 在位九年改元四 光興 嘉平 建元 麟嘉

劉粲 在位一月改元一 漢昌

劉曜 徙都長安在位十年改元一 光初

趙 凡二主四子合二十三年

石勒 據襄國在位十五年建元 太和 改 建平

石弘 在位一年改元一 延熙

石虎 遷都鄴在位十五年改元二 建武 泰寧

石世 在位三十三日

石遵 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石鑒 在位一百三日改元一 青龍

石祇 稱帝於襄國在位三年改元一 永寧

石閔 改國號曰魏在位二年改元一 永興

成 凡六主合四十六年

李特 在位二年

李雄 據成都在位三十年建元 建興 改 晏平 玉衡

李班 在位一年

李期 在位三年改元一 玉恒

李壽 改國號曰漢在位五年改元一 漢興

李勢 在位五年改元二 太和 嘉寧

前涼 凡九主合七十六年

張軌 在位十三年

張寔 在位六年

張茂 在位五年

張駿 在位二十二年

張重華 在位十一年改元一 永樂

張耀靈

張祚 在位三年改元一 和平

張玄靚 在位九年

張天錫 在位十三年

前燕 凡四世合八十五年

慕容廆 據大棘城在位四十九年

慕容皝　遷都龍城在位十五年

慕容儁　遷都鄴在位十一年建元　天璽　改　光壽

慕容暐　在位二十一年改元一　建熙

前秦　凡五主合四十四年

苻洪　居枋頭

苻健　據長安在位四年建元　皇始

苻生　在位三年改元一　壽光

苻堅　在位二十七年改元三　永興　甘露　建元

苻丕　據晉陽在位二年改元一　太安

苻登　在位九年改元一　太初

苻崇　據湟中在位一年改元一　延初

後燕　凡四主合二十四年

慕容垂　都中山在位十三年建元　建興

慕容寶　在位三年改元一　永康

慕容盛　移都龍城在位三年改元二　建平　長樂

慕容熙　在位六年改元一　光始

高雲　在位一年改元一　正始

西燕　凡六主合十年

慕容泓　據長安建元　燕興

慕容沖　據阿房在位一年改元一　更始

慕容覬　在位改元一　建明

慕容望　在位改元一　建平

慕容忠　據燕城改元一　建武

慕容永　據長子在位九年改元一　中興

南燕　凡二主合十一年

慕容德　據廣固在位五年改元一　建平

慕容超　在位六年改元一　太上

後秦　凡三主合三十二年

姚弋仲　居隴上

姚襄

姚萇　據長安在位八年建元　白雀　改　建初

姚興　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二　皇初　洪始

姚泓 在位二年改元一 永和

西秦 凡四世合四十六年

乞伏國仁 據苑川在位四年建元 建義

乞伏乾歸 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二 太初 更始

乞伏熾磐 在位十五年改元二 永康 建弘

乞伏慕末 在位三年改元一 永弘

後涼 凡四主合十六年

呂光 據姑臧在位十年建元 大安 改 龍飛 麟嘉

呂紹

呂纂 在位三年改元一 咸寧

呂隆 在位三年改元 神鼎

北涼 凡三主合四十二年

段業 據金山在位四年建元 神璽

沮渠蒙遜 遷姑臧在位三十三年改元三 永安 玄始 義和

沮渠牧犍 在位六年改元一 承和

南涼 凡三主合十九年

禿髮烏孤 據樂都在位三年建元 太初

禿髮利鹿孤 在位三年改元一 建和

禿髮傉檀 在位十三年改元二 弘昌 嘉平

西涼 凡二世合二十四年

李暠 據酒泉在位十七年建元一 建初

李歆 在位五年改元一 嘉興

北燕 凡二世合二十四年

馮跋 據昌黎在位二十二年建元一 太平

馮弘 在位二年改元一 太興

夏 凡三世合二十六年

赫連勃勃 據統萬在位十八年建元 龍昇 改 鳳翔 昌武 真興

赫連昌 在位三年改元一 承光

赫連定 在位三年改元一 勝光

宋紀 凡八主合六十年

高祖武皇帝 都建康在位三年建元一 永初

少帝 在位二年改元一 景平

太祖文皇帝 在位三十年改元一 元嘉

世祖孝武皇帝 在位十一年改元二 孝建 大明

前廢帝 在位一年改元二 永光 景和

太宗明皇帝 在位八年改元二 泰始 泰豫

後廢帝 在位五年改元一 元徽

順帝 在位三年改元一 昇明

齊紀 凡七主合二十四年

太祖高皇帝 都建康在位四年建元一 建元

世祖武皇帝 在位十一年改元一 永明

廢帝鬱林王 在位六月改元一 隆昌

廢帝海陵王 在位六月改元一 延興

高宗明皇帝 在位五年改元二 建武 永泰

廢帝東昏侯 在位三年改元一 永元

和帝 在位二年改元一 中興

第五卷

梁紀 凡四主合五十六年

高祖武皇帝 都建康在位四十八年建元 天監 改 普通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中大同 太清

太宗簡文皇帝 在位二年改元一 大寶

世祖孝元皇帝 都江陵在位三年改元一 承聖

敬帝 在位三年改元一 永定

陳紀 凡五主合三十二年

高祖武皇帝 都建康在位三年建元一 永定

世祖文皇帝 在位七年改元二 天嘉 天康

廢帝 在位二年改元一 光大

高宗孝宣皇帝 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太建

後主 在位七年改元二 至德 禎明

北魏 凡十六主合一百八十七年而分爲東西魏云

太祖道武皇帝 都平城在位二十四年建元 登國 改 皇始 天

興 天賜

太宗明元皇帝 在位十五年改元三 永興 神瑞 泰常

世祖太武皇帝 在位二十九年改元六 始光 神麚 延和

太延　太平眞君　正平

高宗文成皇帝 在位十四年改元四　興安　興光　太安

和平

顯祖獻文皇帝 在位六年改元二　天安　皇興

高祖孝文皇帝 遷都洛陽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三　延興　承明

太和

世宗宣武皇帝 在位十六年改元四　景明　正始　永平

延昌

肅宗孝明皇帝 在位十四年改元五　熙平　神龜　正光

孝昌　武泰

敬宗孝莊皇帝 在位三年改元一　永安

節閔皇帝 在位二年改元一　普泰

廢帝 在位二年改元一　中興

孝武皇帝 移都長安是爲西魏在位三年改元二　太昌　永熙

文皇帝 在位十七年改元一　大統

廢帝 在位二年

恭皇帝 在位四年

東魏

孝靜皇帝 徙都鄴在位十七年改元四　天平　元象　興和

武定

北齊 凡五主合二十七年

顯祖文宣皇帝 都鄴在位十年建元一　天保

廢帝 在位一年改元一　乾明

肅宗孝昭皇帝 在位二年改元一　皇建

世祖武成皇帝 在位四年改元二　大寧　河清

後主 在位十年改元三　天統　武平　隆化

北周 凡五主合二十六年

孝閔皇帝 都長安在位一年

世宗明皇帝 在位四年建元一　武成

高祖武皇帝 在位十九年改元四　保定　天和　建德　宣政

宣帝 在位一年改元二　大象　大成

靜帝 在位一年改元一　大定

隋紀 凡四主合四十一年

高祖文皇帝 都長安在位二十四年建元二 開皇 改仁壽

煬皇帝 遷都洛陽在位十三年改元一 大業

恭帝 在位二年改元一 義寧

恭帝 在位二年改元 皇泰

第六卷

唐紀 凡二十一帝合一百八十九年

高祖神堯皇帝 都長安在位九年建元一 武德

太宗文皇帝 在位二十三年改元一 貞觀

高宗皇帝 在位三十四年改元十四 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 咸亨 上元 儀鳳 調露 永隆 開耀 永淳 弘道

中宗皇帝 在位五年改元三 嗣聖 神龍 景隆

附 則天順聖皇太后武氏 稱制七年改唐爲周十四年共二十一年改元十四 光宅 垂拱 永昌 天授 如意 長壽 延載 天冊萬歲 萬歲通天 神功 聖

曆 久視 大足 長安

睿宗皇帝 在位二年改元二 景雲 太極

玄宗明皇帝 在位四十四年改元二 開元 天寶

肅宗皇帝 在位七年改元四 至德 乾元 上元 寶應

代宗皇帝 在位十七年改元三 廣德 永泰 大曆

德宗皇帝 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三 建中 興元 貞元

順宗皇帝 在位一年改元一 永貞

憲宗皇帝 在位十五年改元一 元和

穆宗皇帝 在位四年改元一 長慶

敬宗皇帝 在位二年改元一 寶曆

文宗皇帝 在位十三年改元二 太和 開成

武宗皇帝 在位六年改元一 會昌

宣宗皇帝 在位十三年改元一 大中

懿宗皇帝 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咸通

僖宗皇帝 在位十五年改元五 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啓 文德

昭宗皇帝在位十二年改元七 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光化 天復 天祐
哀宗昭宣皇帝在位三年未改元仍稱 天祐

第七卷

後梁紀凡二主合一十七年
太祖皇帝都汴梁在位六年建元 開平 改 乾化
末帝在位十二年改元二 貞明 龍德

後唐紀凡四主合一十三年
莊宗皇帝都洛陽在位三年建元一 同光
明宗皇帝在位八年改元二 天成 長興
閔帝在位四月改元一 應順
廢帝在位二年改元一 清泰

後晉紀凡二主合一十一年
高祖皇帝都大梁在位七年建元一 天福
出帝在位四年改元一 開運

後漢紀凡二王合四年

高祖皇帝都大梁在位二年建元一 乾祐
隱帝在位二年未改元仍稱乾祐

後周紀凡三主合十年
太祖皇帝都大梁在位三年建元一 廣順
世宗皇帝在位六年改元一 顯德
恭皇帝在位半年

附 五代之際十國

吳凡四主合四十六年
楊行密據楊州二十八郡在位十四年
楊渥在位二年
楊隆演在位十二年改元一 武義
楊溥在位十七年改元四 順義 乾貞 太和 天祚

南唐凡三主合三十九年
李昪據金陵在位七年建元一 昇元
李璟在位十九年改元三 保大 中興 交泰
李煜在位十三年

前蜀 凡二主合二十二年

王建 據成都在位十二年建元 武成 改 永平 通正 天漢

光天

王衍 在位八年改元二 乾德 咸康

後蜀 凡二主合三十三年

孟知祥 據成都在位一年建元一 明德

孟昶 在位三十二年改元一 廣政

南漢 凡五主合五十五年

劉隱 據廣州在位四年

劉巖 在位二十六年建元 乾亨 改 白龍 大有

劉玢 在位二年改元一 光天

劉晟 在位十六年改元一 乾和

劉鋹 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大寶

楚 凡六主合五十七年

馬殷 據潭州在位二十四年

馬希聲 在位二年

馬希範 在位十二年

馬希廣

馬希萼 馬希崇

吳越 凡五主合九十八年

錢鏐 據兩浙在位四十一年建元 天寶 改 寶正 寶大

錢元瓘 在位十年

錢弘佐 在位七年

錢弘倧 在位二年

錢弘俶 在位四十年

閩 凡六主合五十年

王審知 據福建漳泉等五州在位二十九年

王延翰

王延鈞 在位十年改元二 龍啓 永和

王昶 在位四年改元一 通文

王延羲 在位六年改元一 永隆

王延政 改國號曰殷在位三年改元一 天德

荊南 凡五主合五十七年

高季興 據荊州

高從誨

高保融

高保勗

高繼冲

北漢 凡四主合二十九年

劉崇 據太原在位四年

劉承鈞 在位十五年改元一 天會

劉繼恩 在位一月

劉繼元 在位十二年改元一 廣運

第八卷

宋紀 凡十八帝合三百二十三年

太祖皇帝 都汴梁在位十七年建元 建隆 改 乾德 開寶

太宗皇帝 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五 太平興國 雍熙 端拱

淳化 至道

真宗皇帝 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五 咸平 景德 大中祥符

天禧 乾興

仁宗皇帝 在位四十三年改元九 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曆 皇祐 至和 嘉祐

英宗皇帝 在位四年改元一 治平

神宗皇帝 在位十八年改元二 熙寧 元豐

哲宗皇帝 在位十五年改元三 元祐 紹聖 元符

徽宗皇帝 在位二十六年改元六 建中靖國 崇寧 大觀

政和 重和 宣和

欽宗皇帝 在位二年改元一 靖康

第九卷

高宗皇帝 遷都臨安在位三十二年改元二 建炎 紹興

孝宗皇帝 在位二十七年改元三 隆興 乾道 淳熙

光宗皇帝 在位五年改元一 紹熙

寧宗皇帝 在位三十年改元四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理宗皇帝 在位四十年改元七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開慶　景定
度宗皇帝在位十年改元一　咸淳
恭宗皇帝在位二年改元一　德祐
端宗皇帝在位三年改元一　景炎
帝昺在位二年改元一　祥興
附　西夏凡十主合二百二十年
李元昊據興州在位十一年建元　開運　改廣運　大慶
天授禮法延祚

李諒祚在位十九年改元五　延嗣寧國　天祐垂聖
福聖承道　奲都　拱化
李秉常在位十八年改元四　乾道　天賜禮盛國慶　大安
天安禮定
李乾順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八　天義治平　天祐民安　永
安　貞觀　雍寧　元德　正德　大德
李仁孝在位五十五年改元四　大慶　人慶　天盛　乾祐
李純佑在位十二年改元一　天慶

李安全在位五年改元二　應天　皇建
李遵頊在位十二年改元一　光定
李德旺在位四年改元一　乾定
李晛在位二年

第十卷

附　遼紀凡十主合二百一十九年
太祖皇帝在位三十一年建元　神冊　改天贊　天顯
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二　會同　大同

世宗皇帝遷都幽州在位五年改元一　天祿
穆宗皇帝在位十九年改元一　應曆
景宗皇帝在位十三年改元二　保寧　乾亨
聖宗皇帝在位四十九年改元三　統和　開泰　太平
道宗皇帝在位四十七年改元五　清寧　咸雍　太康
大安　壽隆
天祚皇帝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三　乾統　天慶　保大
梁王在位五月改元一　神曆

宣宗皇帝 在位五月改元一 天福 附 后蕭氏 改元 德興

附 西遼紀 凡五主合七十六年

德宗皇帝 都虎思斡耳朶在位二十年建元 延慶 改 康國

感天皇后 在位七年改元一 咸清

仁宗皇帝 在位十二年改元一 紹興

承天皇后 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崇福

末帝 在位三十四年改元一 天禧

金紀 凡九主合百二十年

太祖皇帝 都幽州在位七年建元 收國 改 天輔

太宗皇帝 在位十三年改元一 天會

熙宗皇帝 在位十二年改元二 天眷 天統

煬宗皇帝 在位十三年改元三 天德 貞元 正隆

世宗皇帝 在位二十九年改元一 大定

章宗皇帝 在位二十年改元三 明昌 承安 太和

衛紹王 在位五年改元三 大安 崇慶 至寧

宣宗皇帝 在位十年改元三 貞祐 興定 元光

哀宗皇帝 遷都汴在位十二年改元二 正大 天興

末宗

元紀 凡十主合八十九年

世祖皇帝 都燕京在位三十一年建元 中統 改 至元

成宗皇帝 在位十三年改元二 元貞 大德

武宗皇帝 在位五年改元一 至大

仁宗皇帝 在位十年改元二 皇慶 延祐

英宗皇帝 在位三年改元一 至治

泰定皇帝 在位五年改元二 泰定 致和

明宗皇帝 在位半年未改元即天曆元年

文宗皇帝 在位五年改元二 天曆 至順

寧宗皇帝 在位一月

順帝 在位三十六年改元三 元統 至元 至正

第十一卷

明紀 凡十七帝合二百七十九年

太祖高皇帝 都金陵在位三十一年建元一 洪武

惠宗讓皇帝 在位四年改元一 建文

成祖文皇帝 遷都順天在位二十三年改元一 永樂

仁宗昭皇帝 在位一年改元一 洪熙

宣宗章皇帝 在位十年改元一 宣德

英宗睿皇帝 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正統

景皇帝 在位七年改元一 景泰

英宗睿皇帝 復位八年共二十二年改元一 天順

第十二卷

憲宗純皇帝 在位二十三年改元一 成化

孝宗敬皇帝 在位十八年改元一 弘治

武宗毅皇帝 在位十六年改元一 正德

世宗肅皇帝 在位四十五年改元一 嘉靖

穆宗莊皇帝 在位六年改元一 隆慶

神宗顯皇帝 在位四十八年改元一 萬曆

光宗貞皇帝 在位一年改元一 泰昌

熹宗哲皇帝 在位七年改元一 天啓

莊烈愍皇帝 在位十七年改元一 崇禎

四言史徵卷一

長白曹　荃芷園甫註釋

頓丘葛　震星巖甫編輯

古歙程麟德蔚窯甫較訂

三皇紀 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帝王書稱紀者言爲後代之綱紀也

盤古氏 按天地初分之時盤古生於其中能知天地之高低及萬物造化之理故俗傳曰盤古分天地盤古猶言盤固也世又以爲渾敦氏渾敦未昭晰之謂也

洪惟渾敦天地氤氳相傳盤古首出爲君 河紀云河間府青縣南十五里

有盤古溝盤古墓溝北有盤古廟元世祖十五年夏四月乙卯命有司修盤古王祠碑見存

天皇氏 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以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合一萬八千歲

天皇開子干支初起澹泊無爲悶悶方始 十干甲在歲曰閼逢在月曰畢乙在歲曰旃蒙在月曰橘丙在歲曰柔兆在月曰脩丁在歲曰強圉在月曰圉戊在歲曰著雍在月曰厲己在歲曰屠維在月曰則庚在歲曰上章在月曰室辛在歲曰重光在月曰昭陽壬在歲曰玄黓在月曰終癸在歲曰昭陽在月曰極十二支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

地皇氏 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興於熊耳龍門諸山兄弟合一萬八千歲

地皇闢丑爰定三辰一日晝夜一月三旬

人皇氏 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分長九州號居方氏又號九皇氏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歲

人皇生寅羣生始遂相厥山川居方分位王不虛王臣不虛責

有巢氏 傳三世

鳥獸偪人穴居野處有巢氏興民乃安堵

燧人氏 傳八世

茹毛飲血民未知烹燧人取火俯順五行

葛天氏 傳四世

葛天蕩蕩化行民悅人操牛尾樂歌八闋 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無懷氏 傳三世

撫我無懷好惡不猜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女媧氏 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都于中皇之山是爲女皇凡一百三十載而沒

共工觸山天折地缺女媧氏興石煉五色斷鰲聚蘆補天

浴日淮南子斷鰲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地平天成不失舊物○共有十紀凡八十餘君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

五帝紀

太昊伏羲氏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繞之因而始娠生帝於成紀蛇首人身以木德繼天而生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都宛丘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傳十五世○華胥地名在西安府藍田縣成紀今鞏昌府秦州宛丘今陳州太昊之墟是也

太昊之世民用其愚母焉無父呿呿吁吁呿音區臥聲又開口也吁音虛欵聲

饑則求食飽棄其餘始作網罟以佃以漁通媒正姓嫁娶之初德合上下龍馬負圖始畫八卦萬形不殊書契以與結繩以除以卦畫變其文曰書以木刻其文于上曰契上古以繩結大小紀事今除樂歌扶徠斷桐爲琴修身理性反其天眞荒樂立基龍師紀臣立基歌名春官爲青龍氏又曰蒼龍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

炎帝神農氏少典之君娶於有蟜氏之女曰安登感神龍而生帝名曰石年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故以姜爲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本起烈山故號烈山氏亦曰厲山氏初國伊繼國耆合而稱之故又號伊耆氏都於陳遷曲阜在位一百四十年崩於長沙之茶鄉傳八世凡五百三十年○姜水今鳳翔府寶雞縣南烈山在德安府隨州陳今開封府陳州曲阜魯邑名屬山東兗州府茶鄉今長沙府茶陵州

神農氏作教稼興農嘗草作藥方書始通治麻爲布互市日中赭鞭草木作蜡報功蜡之爲言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功也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秦曰臘始皇復更曰嘉平民無夭札俗不忿爭德因火王官以火名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

黃帝有熊氏初神農氏母弟世嗣少典爲諸侯少典之妃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帝於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姓公孫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長於姬水故

又以姬爲姓以土德王故號黃帝又曰縉雲氏又曰帝鴻氏亦曰帝軒氏在位百年崩年百十有一歲葬橋山

帝鴻有熊齊聖廣淵蚩尤作霧車示指南戰於涿鹿陣法始傳黃帝攝政有蚩尤作五兵暴虐天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倉頡沮頌左史右編頡頌二臣名倉帝四目又號史皇氏生而能書登陽虛山臨玄扈洛水之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受之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圖曲之勢俯觀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粉文字天雨粟鬼夜哭六相分治稽與泰山風后力牧大鴻常先畫野分州立井制田大橈甲子橈音高人名帝命占斗柄初昏所指月建而以十天干配十二地支作六十甲

子容成蓋天容成人名蓋天即渾天儀也伶倫斷竹律呂氣先伶倫人名黃帝

命造律陽六爲律陰六爲呂總之十二律以配十二月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也大呂夾鍾仲呂林鍾

南呂應鍾陰聲也隸首算數臾蓲星躔隸首人名臾蓲鬼臾蓲也陶正甯封木

正赤將甯封赤將二人名陶陶瓦器木木匠正官名共化舟楫濟海通江共鼓化狐

二人邑夷作車以行四方邑夷人名行有屝履澤有橋梁杵臼

名釜甑烹炮醴漿榮猨鑄鐘榮猨人名嫘祖教蠶帝四妃元妃西陵氏之女曰嫘

祖生玄囂昌意二妃方累氏女曰節生休及清三妃彤魚氏女生揮及夷彭四妃曰嫫母貌惡德充生蒼林禺陽衆

妾之子十六人總四妃之子爲二十有五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岐伯內經藥石鍼砭

岐伯雷公察明堂究脈息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死有棺槨尸不露捐幣資

國用金刀貨泉城闕宮室制度已全咸池播音樂奏大淵

衮冕章服文明爛然鳳巢阿閣麟遊於田黃龍地螾以雲

紀官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鼎成百歲葬於橋

山

程蔚菴曰肇判三才以降作君統民一切養生淑性之道莫不因時推明建立三五之際惟帝鴻氏制度大備垂拱功德喧赫如日方中延知聖人在位不徒此巍巍而已也其於事物一不得理少窒斯民生養之機必取而運乎神明之域爰有制度納諸軌則是居聖人之位明聖人之道以位傳統大之以功以道傳統尊之以德惟

尊大之可以一人化成天下至仁率性至義充理一貫萬條昭布廣運是民是心轂率乎此自然時治雍熙世隆至治後起帝王惟有潤色可無創舉第於本事視其植德厚薄徵其歷年修短之數如持左券然

少昊金天氏名摯姓已黃帝之子玄囂也母曰嫘祖大星如虹下臨華渚感而生帝黃帝之世降居江水邑於窮桑故號窮桑氏國於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在位四十八年崩壽百歲葬雲陽山○江水在四川窮桑地名在兗州府會城北青陽地名屬池州府雲陽山在曲阜縣東北二里

金天御世鳳鳥來臨山川通氣用諧人神少昊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鳳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

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九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顓頊高陽氏姬姓祖曰黃帝父曰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爲諸侯娶蜀山氏之女曰昌僕是爲女樞感瑤光貫月生帝於若水首戴干戈而有德文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王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都帝丘在位七十八年崩壽九十一葬濮陽○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

帝昌意子黃帝之孫荀緣切疏通知事謀慮深淵養材任地

載時象天鬼神制義氣化之先交阯風聲幽陵光燭荒荒

流沙括地志居延海南甘州張
掖縣東北千六十四里 鬱鬱蟠木海外經東海中
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東北有門萬鬼所聚天帝使神人
守之一名鬱壘有害人之鬼縛以葦索射以桃弧從虎食
之 東西朔南莫不祇屬民師五官 少昊四子重該修熙帝
乃俾重爲木正曰勾芒
該爲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爲水正曰玄冥又以炎帝
之子勾龍爲土正而帝之孫爲火正曰祝融是爲五官 音
會八風 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維曰清明風南曰
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
曰廣莫風 浮金効珍絶地天通寅建履端是爲曆宗

帝嚳高辛氏 姓姬名夋黃帝曾孫祖曰少昊父曰蟜
極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年十五佐顓頊
受封於辛年三十八代高陽氏爲天子以其肇迹
於辛故號高辛氏以木德王都亳在位七十年崩

壽一百五歲葬頓丘○亳今河南府
偃師縣頓丘山名在大名府清豐縣
帝嚳執中郁郁嶷嶷動時服士佐以四妃姜源慶都簡狄
常儀稷堯契摯自天申之契爲商祖稷開周基 帝四妃元
妃有邰氏
女曰姜嫄生稷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三妃有娀氏
女曰簡狄生契四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摯堯皆當世
而有天下契稷至
湯武而有天下也

帝堯陶唐氏 帝嚳子母陳鋒氏女曰慶都感赤龍之
祥孕十有四月而生帝於丹陵育於母
家伊侯之國後徙耆故曰伊耆氏封於唐改國於
唐故又號陶唐氏受摯禪即天子位以火德王色
尚白都平陽在位九十八載崩於陽城壽百
一十七歲○堯陵在濮陽雷澤縣西三里

唐堯爲君則天無名神聖文武道一心精欽天治曆四時
以行萬邦協和百姓昭明茅茨土階越席大羮黃收純衣
貴不驕盈民歌帝力三祝華封 帝觀於華華封人祝曰使
聖人壽富多男子堯曰辭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蒸民必
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
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
秋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 鯀治洪
水九載無功爰咨四嶽舉舜登庸

帝舜有虞氏 姓姚氏黃帝八代孫也父瞽瞍母曰握
登見大虹意感而生帝於姚墟故以姚
爲姓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
子事堯崩乃踐帝位以土德王都蒲坂在位四十

八載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九疑山是爲零陵
壽一百有十歲○括地志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
十三里蒲坂今平陽府蒲州蒼梧山名亦
曰九疑在今道州寧遠縣東南十五里
舜受堯禪玄德覆冐在下有矜 古鰥字 舉以大孝 帝父瞽瞍
後母嚚
後母弟象傲能和以
孝蒸蒸乂不至奸 釐女試使類帝禋廟七政五禮 作璿璣玉
衡以齊七政觀天道順成也修吉
凶賓軍嘉五禮親邦國萬民也 四巡歸告 天子五載一
巡狩徧東西
朔南之地歸格 才進元凱凶投邊徼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于藝祖用特
曰蒼舒隤敱檮戭大
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謂之八愷高
辛氏有才子八人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
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
美不隕其名堯未及舉至舜乃舉用之帝鴻氏有不才子

曰渾沌少昊氏有不才子曰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謂之四凶堯未能去舜皆投於四裔二十二人四嶽九官十二牧也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

五絃九韶風動南薰二妃哭野蒼梧乘雲

夏紀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是也遂以爲有天下之號凡十七王歷四百五十八年

大禹姓姒氏崇伯鯀之子黃帝玄孫也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脩巳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而孕歲有二月生禹於僰道之石紐鄉又云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長九尺二寸堯時洪水滔天父鯀治水無功殛死舜攝位舉禹續父業居外十三年勞身焦思水害皆息乃受舜禪踐天子位以金德王都安邑國號夏仍有虞以建寅月爲歲首色尚黑致載爲歲在位二十七歲南巡狩崩於會稽壽百歲

葬會稽山陰縣之南○安邑今山西平陽府會稽今屬浙江紹興府

帝舜咨禹人惟汝賢代父治水四乘八年尚書蔡傳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爲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爲之其形如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手足胼胝相度山川過門不入克蓋前愆

聲律身度勤儉爲先寅建歲首疏儀絕甘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下車泣罪懸器招言禹以五音聽治揭鼓鐘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爲銘於簨簴曰教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揮鞀四隩既宅作貢賦田金鑄九鼎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贊寧要言詳禹鼎不止圖

山川猛獸之物又每州民戶暨地里寬狹皆可知也古之鐘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爲其圖籍所以歷代寶之與易作連山聲教四訖玄圭告天生寄死歸龍逝蜿蜒禹濟江黃龍負舟禹歎曰夫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蝘蜓須臾而逝嗚乎神禹吾無間然

王啓禹子塗山氏所生也繼世以有天下在位九歲

夏家天下啓能敬承有扈無道王用徂征

太康啓子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在位二十九歲

太康游畋羿拒於河有窮氏之君后羿也徯於洛汭五子作歌

仲康太康弟在位十三年

仲康肇位官師相規羲和湎淫亂日廢時王命胤侯六師移之

王相仲康子爲羿所逐徙居商丘復爲寒浞所弒在位二十七歲

王相嗣仲大位羿侵徙依商丘斟灌斟鄩灌鄩二國名夏同姓諸侯也

寒浞殺羿復弒相王后奔有仍娠生少康寒國名浞人名寒浞伯明氏之讒子伯明以讒棄之而羿收以爲已相浞內媚外施殺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於窮門浞遂襲夏代立爲帝仍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澆及豷澆多力能陸行舟使帥師滅斟灌斟鄩弒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斟灌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五十四里斟鄩故城今青州北海縣

少康 相子誅寒浞滅澆豷復歸故都夏道復興在位二十二歲

康爲牧正奔於有虞一成一旅能布區區 少康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虞爲庖正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臣靡

討浞澆豷伏誅祀夏配天復禹故都 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於有鬲氏收斟鄩二國餘燼殺寒浞立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遂亡

王杼 少康子在位十七歲

王槐 杼子在位二十六歲

王芒 槐子在位十八歲

王泄 芒子在位十六歲

王不降 泄子在位五十九歲

王扃 不降弟在位二十一歲

王廑 扃子在位二十一歲

杼能師禹傳槐及芒泄與不降六夷賓從王扃王廑相繼而王

王孔甲 不降子在位三十一歲

王皋 孔甲子在位十一歲

王發 皋子在位十九歲

王孔甲立好方鬼神天降龍二劉累能馴龍一雌死醢食

出奔王皋王發日卽於昏

履癸 發子是爲桀暴虐無道湯伐之放於南巢三年死於亭山在位五十二歲○盧州巢縣有巢湖卽南巢也

履癸亂政是爲桀王申鐵鉤索頑很淫荒寵嬖妹喜 桀伐有施氏獻其女桀嬖之

瓊宮象廊肉山酒池十里相望牛飲裸游縱樂

無方龍逢諫死 桀棄義聽讒諸侯危其位關龍逢進諫不聽殺之 終古奔商 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遂奔

羣臣持歌伊尹就湯 羣臣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

鳴條造攻夏祀遂亡 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卽古鳴條陌也 曆過

四百一十七王 王相被篡歷羿浞二世四十年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

商紀 契始封商成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盤庚遷亳改號曰殷凡二十八世歷六百四十四年

成湯 姓子氏名履一名天乙主癸之子契之後也母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天乙是爲成湯

成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桀無道放之於南巢遂踐天子位都亳以水德王國號曰商改歲曰祀以十杓建丑冬十二月爲歲首行甲寅曆在位十三祀崩壽一百歲葬偃師○括地志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盟城爲景亳河南偃師縣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復遷於此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

成湯伐桀放於南巢把鉞俘寶維武孔昭仲虺作誥伊尹

阿衡汝鳩汝房遇之北門 虺湯左相史記作中[illegible]尹名摯耕於有莘之野湯三聘之爲相

號阿衡鳩房二人湯之賢臣 刑儆有位三風十愆咎單明居典寶名篇巫風淫風亂風三風之目單湯司空明居民之事義伯仲伯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 三面去網六事格天湯大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銘盤惕巳日新乾乾以臣放君自湯始焉

太甲 湯嫡孫太丁子在位三十三祀

太丁早卒丙壬方冲 太丁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皆以幼未立 太甲既立顛覆典刑伊尹攝政放之桐宮 桐宮湯葬地也 俾思祖猷三年悔萌迎

歸授政允德克終繼湯而治褒稱太宗當是之時臣處君移鼎高其足龍蟠於泥非常之事天地發機太甲不怨伊尹不疑咸有一德聖任是宜生享百壽死葬偃師 沃丁以天子禮葬伊尹於洛州偃師縣

沃丁 太甲子在位二十九祀 太庚 沃丁弟在位二十五祀

小甲 太庚子在位十七祀 雍巳 小甲弟在位五十二祀商道衰諸侯弗至

沃丁嗣甲統傳太庚小甲雍巳諸侯弗庭

太戊 雍巳弟太庚子伊陟爲相巫咸乂王家殷復興諸侯歸之號稱中宗在位七十五祀

太戊作君伊陟爲相 伊陟伊尹子 臣扈巫咸時則天降桑穀祥生朝駢暮拱 桑穀二木祥妖怪也兩手搤之曰拱 君也能懼臣也善諷德卒勝妖復得商統 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太戊從之祥桑枯死

仲丁 太戊子在位十三祀亳都有河害遷於囂 外壬 仲丁弟在位十五祀

河亶甲 外壬弟在位九祀囂都有河害遷於相

祖乙 河亶甲子在位十九祀相都有河害遷於耿

仲丁外壬亶甲祖乙囂相耿邢避河遷邑 囂史記作隞今河南隞倉是也

在孟州河陰耿在河中府龍門縣邢在邢州龍岡縣

祖辛 祖乙子在位十六祀 沃甲 祖辛弟在位二十五祀

祖丁 祖辛子在位三十二祀 南庚 沃甲子在位二十五祀

陽甲 祖丁子在位七祀自仲丁以來子弟爭立者九世商復衰矣

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自仲子弟相爭比亂九世傳之

盤庚

盤庚 陽甲弟在位二十八祀耿都又有河決之害復遷於亳改商曰殷行湯之政商道復興

盤庚遷亳改號曰殷作書三誥爲商賢君

小辛（盤庚弟在位二十一祀）　小乙（小辛弟在位二十八祀）

小辛小乙兄終弟及殷澤漸衰王風日息古公亶父自豳遷岐時爲有周肇迹王基

武丁（小乙子在位五十九祀稱曰高宗）

武丁作君恭默思道夢天賚弼旁求圖肖時說胥靡築於傅巖（傅巖在虞虢界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舉以爲相不疑不嫌（高宗湛一夕之夢既授說以重任而不疑說以草野一匹夫一旦應高宗之求幡然居相位而不嫌）鹽梅舟楫說命三篇殷道復興聖學以傳雉呴彤鼎祖巳作訓撻伐鬼方風人著詠

祖庚（武丁子在位七祀）　祖甲（祖庚弟在位三十三祀）

廩辛（祖甲子在位六祀）　庚丁（祖甲子在位二十一祀）

祖庚七祀祖甲繼庚嫡後嗣續廩辛庚丁

武乙（庚丁子復去亳徙河北朝歌在位四祀）

武乙無道爲木偶人與之相博僇辱天神革囊盛血仰而射天獵於河渭雷震死焉

太丁（武乙子在位三祀）　帝乙（太丁子在位三十七祀）

太丁不永三祀而崩帝乙元祀季歷伐戎圭瓚秬鬯錫之專征始爲侯伯號曰周公

受辛（帝乙子是爲紂淫亂暴虐武王伐之自焚死在位三十三祀）

帝乙有子同母三人微啓仲衍季曰受辛太史囿禮紂以嫡承資辯捷疾拒諫飾非玉杯象箸奢著於微伐有蘇氏妲己以歸荒酒淫色新聲靡靡鳥獸充仞宮室華侈鹿臺鉅橋瘦民肥巳銅柱炮烙剖孕斮髓比干諫死微子去之二十八君棲棲何依六百餘祀忽焉沒兮箕子（名胥餘）過殷觸物皆非麥秀漸漸惆焉心悲（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傷宮室毀壞生禾黍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人聞之皆流涕）

周紀（周古公亶父所居之地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自武王至幽王爲西周平王至赧王爲東周凡三十七王合八百七十三年）

文王（姓姬名昌后稷棄之後也生有聖瑞嗣西伯當紂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自岐徙都於豐在位五十年薨壽九十七葬於畢）

惟周受命文王纘承緝熙敬止丕顯維新始因羑里秉義履屯演易作象理盡物情精微廣大通於鬼神謀猷釋難

閎宜諸臣弓矢鈇鉞得賜專征紂因西伯散宜生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及他奇怪物因紂嬖臣費仲而獻之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出獵渭水卜得飛熊後車同載望尊太公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澤及枯骨諸侯來庭朝野揖讓虞芮質成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曰西伯仁人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見耕者讓畔乃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乃讓所爭地以為閑原三分有二守之以貞大節終始至德難名

武王名發文王子伐商而有天下遷都於鎬以十一月建子之月為歲首以夜半為朔改祀曰年以火德王牲用騂色尚赤在位七年崩壽九十三歲葬於畢

武王伐紂觀兵孟津烏流魚躍甲子師陳紂焚妲殪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聲魄赤命維新有商既克自夜不寢叶于寑切釋囚封墓閭旌賢人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表商容之閭散財發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四海歡欣褒封聖裔土裂功臣作分殷器班賜宗親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振鐸於陶丘曰曹叔武於郕叔處於霍康叔封聃季載皆少未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

又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叔達二子周章虞仲周章已為吳君別封叔達於虞封文王弟虢叔於制即東虢也封虢仲於弘農即西虢也今陝西之寶雞縣後遷上陽又為南虢封堯四嶽伯夷之苗裔文叔於許封少昊之後于輿期於莒封陸終第五子玄晏之苗裔於邾又封黃帝之後奚仲於薛封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無餘於越道訪箕子洪範推陳丹書儆戒各為箴銘武王踐阼三月問道於師尚父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書之言惕然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於牖於劍於弓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

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至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之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則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皇風遠暢王路迢遙肅慎貢矢西旅致獒夷齊餓死抱道守真叩馬而諫求仁得仁伯夷叔齊姓墨夷名允字公信齊名志字公達武王克商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遂餓死首陽山在今蒲州東南三十里即禹貢雷首山

成王 名誦武王子在位三十七年

成王冲幼政攝周公四聖維之聽政於中賈傅新書明堂之位篤仁而好學多聞而敬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强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

六卿分職論道三公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

三叔流言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

王室漂風罪人斯得王命東征誅管流蔡爰滅武庚土錫晉衛蠻作楚邦殷啟封宋用賓于王成王母弟唐叔虞初邑姜方娠有吉夢生子有文在手曰虞成王滅唐翦桐爲戲封叔虞於唐居太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東北地方百里唐叔虞子燮父爲晉侯季連之苗裔曰鬻熊爲周文武師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於荊蠻胙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國於楚武王滅殷國爲邶鄘衛三監尹之武庚作亂周公滅之徙三監之民於成周頑收其餘衆封康叔爲衛侯即今衛州是也以微子啟代殷後國于宋

鼎定郟鄏成周洛陽卜年卜世既壽永昌傳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後傳世三十七歷年八百餘又云周過其曆

海不揚波雉獻越裳

康王 名釗成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王成王被冕服顧命煌煌保奭夾輔保奭太保召公奭也刑措康王太和元氣瀰漫汪洋守成令主世號成康

昭王 名瑕康王子南征濟漢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在位五十一年

潰弑魯侯王不討來汎汎漢水溺於膠舟潰弑其君幽公自立是爲魏公

穆王 名滿昭王子在位五十五年崩壽一百五歲

穆王肆志八駿遨遊觴彼西崑白雲油油樂而忘返徐偃僭周造父封趙後爲諸侯徐子東方諸侯嬴姓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矢自以爲天瑞乃稱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王西征聞徐子僭號乃命造父爲御而歸以救偃王之亂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爲趙氏

爰征犬戎傒心觀兵僅獲狼鹿荒服不庭民窮財盡耄荒誥刑祈招諫止祇宮上賓王得八駿馬一驊騮二騄駬三赤驥四白兎五驍渠六黃騮七黑驪八山子造父善御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

共王 名繄扈穆王子在位十二年

共王繄扈常游於涇當時從者曰密康公三女來奔匿不獻王女三爲粲母曰不祥小醜備物國滅家亡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夫粲美之物也小醜備物終必亡不聽一年

共王滅密

懿王 名囏共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懿王囏立王室不振徙都犬丘刺作詩人 懿王自鎬徙都犬丘一曰廢丘今槐里時王室衰始作詩也

孝王 名辟方懿王弟在位一十五年

孝王辟方自翦我疆嬴非主馬邑作秦邦 非子惡來之裔孫大駱之子好馬善養息王命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王封爲附庸之君邑於秦使續伯益後賜姓嬴氏秦邑名今秦州屬鞏昌府

牛馬凍死雨雹災殃 是時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凍始封暴秦之徵也

夷王 名燮懿王子在位十六年

懿王之子是爲夷王始覲諸侯禮加下堂熊渠尾大伐庸

侵揚僭立三子各稱爲王 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 江

漢日廣荊楚始强兼鄘并邶制壞項公 叶姑黃切〇衛康公七世孫 陵

遲解紐二事不懲 持良切

厲王 名胡夷王子在位五十一年

厲王專利卿用榮公 榮夷公 變雅始作漸降爲風衛巫監謗

人莫敢言 衛國之巫王使監謗以告則殺之人莫敢言 川壅而潰王卒出奔 召公諫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王不聽民畔襲王王出奔於彘彘邑名今霍州

宣王 名靖厲王子在位四十六年

宣王初政周召共和 周周公旦之後召召公奭之後 山甫張仲 仲山甫 理無

偏頗北伐西討膚公孔多虎 召虎 拜稽首淮夷歸化 呼戈切 方

叔出師荊蠻倒戈江漢采芑被之詩歌 元年命秦仲爲大夫討西戎命尹吉甫北伐玁狁詩人作六月詩以美之二年命方叔征荊蠻詩賦采芑命召虎征淮夷詩人作江漢常武之什 后

出永巷王眠深宮 姜后賢而有德宣王嘗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窮樂者亂之所由生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

復勤於政事繼文武之迹興周室成中興爲周世宗 從諫勤政惜不克終千畝不籍

太原料民 籍千畝脩親耕禮也檢料民數備姜戎也 廢魯適子亂宗瀆神 魯武公以二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侯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魯從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馬化爲人兎舞於京 三十年有馬化爲人有兎舞於鎬京 無罪殺伯左儒死爭 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怒曰易爾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殺杜伯左儒死之

二十二年鄭友初封 鄭桓公友周厲王少子宣王之庶弟也初封於鄭 後

徙鄶號南保漢中鄭本西周畿內采邑其後東國於鄶號之間為鄭又其遺民南保漢中爲南鄭

幽王名宮涅宣王子在位十一年為犬戎所弒

幽王初服川竭山崩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涇渭洛水竭岐山崩笑悅褒姒舉

火裂繒廢后出子致申召戎西周淪亡平王遷東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請其漦而藏之櫝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厲王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入王後宮童妾遭之而孕無夫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當幽王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褒

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熢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熢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熢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王舉熢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於雒邑西周乃亡

平王名宜臼幽王子避戎寇東遷洛邑王室微弱政由方伯在位五十一年

申侯王舅德其立已逆理忘親春秋托始平王四十九年魯惠公薨子息姑立是為隱公孔子脩魯史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蓋寓襃貶於賞罰以正一王之法也

桓王名林平王孫太子洩父之子在位二十三年

鄭武鄭莊卿佐平王武莊父子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虢西虢平王欲分政於虢公不專任鄭伯也忠信兩亡周鄭交惡鄭不朝焉桓王伐鄭鄭射王肩鄭大夫祝聃射王中肩魯隱攝國見弒於桓魯桓公也蔿裘未營遂及黃泉蔿裘魯邑名左傳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也吾將授之矣速營蔿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亂靡有定式月斯生叶當是之時宋有孔嘉妻美而艷道路以嗟冶容誨淫卒以亡家宋大夫孔父嘉妻美華父督見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遂殺孔父而取其妻因以弒其君殤公君子以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

莊王名佗桓王子在位十五年

桓崩佗立是為莊王兩政耦國位幾靡常黑肩被戮子儀出亡周公名黑肩子儀莊王弟桓王子也左傳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王并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不從故及當時諸侯東有齊襄淫乎其妹鳥獸之行文姜如齊魯桓罹凶虛汪切○魯桓公十八年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諫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政令不常亂無虞所管召奉糾小白奔莒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奔魯小白入齊魯殺子糾舉用管仲死赦射音石鉤鉤鉤帶也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鮑辭曰君

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其管夷吾乎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弗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對曰夫為其君動也若宥而用之夫猶是也桓公於是請於魯魯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管仲請囚施伯曰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於天下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弗聽使束縛以予齊使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用以為相

釐王 名胡齊莊王子在位五年

釐王之世王風不譜 王風之什絕筆於莊王而釐王之立齊桓之霸皆在是年此王霸興衰之機也

龍化為魚鼠化為虎 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 **當是之時齊桓始霸北杏葵丘盟主中夏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為相權衡重輕內政既作軍令以行官山煮海富國強兵衣裳會九四為兵車天下之才其仲也夫始嘗貧困何非仲與分財自多亦何貪與謀事更困亦何愚與三戰三走亦何怯與三仕三逐何不肖與幽囚受辱何無恥與使非鮑叔終囚徒耳生我父母知我鮑子人不多仲而多鮑子古道不作而今已矣黃金不盡交道不死陳完奔齊得育於姜改田為姓五世其昌八世之後政歸田常田和繼之為諸侯王** 陳厲公生子完字敬仲及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之子完完懼禍及於是奔齊桓公使為工正

惠王 名閬釐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惠王二年取圍於蔿 羽委切 **田奪詹父子禽祝跪五人作亂天位以徙鄭伯虢公** 鄭厲公突虢公林父 **胥命於弭殺頹誅叛王室不毀** 初莊王嬖姬姚生子頹有寵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為圃故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謀召燕衛師伐惠王王奔溫已居鄭之櫟立釐王弟頹為王樂及徧舞鄭虢君怒伐殺王頹復入惠王左傳五人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也

二十二年晉殺申生 桑倫切 **夷吾重耳懼而出奔** 逋鈞切。初獻公娶賈姬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殺太子申生重耳奔狄夷吾奔梁夷吾入晉是為惠公重耳入晉為文公也

任好得志始霸於秦 任好秦穆公名

襄王 名鄭惠王子在位三十三年

襄王初立國家始靖叔帶召戎王居於鄭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

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
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十二年叔帶後歸于周通於翟后
王絀翟后叔帶以翟入寇王出居於鄭處於氾叔帶立爲
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溫十七年晉文公納王而誅叔
帶 **晉侯納王大寶再定是時宋襄立於元年六鷁退飛**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視之則退飛 **星賔於天**左氏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會盟爭霸十有**
四年襄十三年及楚戰於泓敗績傷股國人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世以爲宋襄之仁
齊桓晚耄立嗣昏瞀及其卒也五子爭祚兵結官虛尸虫
出戶周襄王九年十二月齊侯小白卒在位四十三年主中國盟凡三十九年左氏云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
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
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

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
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
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桓公卒五公子各樹黨爭立遂相攻
以故宮中空莫敢棺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戶易
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武孟孝公出奔宋武
孟無虧也惠公公子元也孝公公子昭也昭公公子潘也
懿公公子商人也 **重耳奔狄期隗去齊受塊魏野反璧負羈姜殺**
蠶妾秦納圉妻初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出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
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納季生伯儵叔
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
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
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
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
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

從者以爲不可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
之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
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
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
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反晉必得
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
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及其反國繼桓而霸召王河陽避楚三舍**及楚
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
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
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曰若以君之靈得反
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
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
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天將興之誰
能廢之 **五蛇一龍介推不與死而賜田生難與處**子推與母偕隱至死

不復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公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
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其處所文
公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
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
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葢棺論定柩聲如牛悠悠霸業卒歸一丘**
晉文公周襄王十六年立二十六年卒得國在位凡九年 **秦穆初立惠十七年**惠周惠王 **當**
襄之世襄周襄王 **千里開邊東服強晉西霸戎夷賜之金鼓爲**
諸侯師潛師襲鄭蹇叔之憂二陵風雨三師同囚三帥百里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也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
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不
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之子與師哭而
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

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
秦師遂東晉敗之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
歸 孟明再將濟河焚舟封殽望哭國殤啾啾秦誓一篇悔
過之由死而殉葬子車三良奄息鍼虎次曰仲行爲賦黃
鳥秦人哀傷 穆公周惠王十七年立二十二年始覇襄王二十八年賜金鼓命爲西方諸侯伯三十年
卒凡三十八年○予讀史至秦穆公之卒從死百七十七
人以子車氏三人爲殉曰傷哉孟子云仲尼曰始作俑者
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象人聖人猶且絶之而況
於人乎秦穆生無遺德垂法死奪其良臣而殉此聖人之
所絶也而乃有子四十人傳至始皇蠶食六國滅周而有
天下是道何道哉夫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
竟以壽終伯夷叔齊積仁潔行而餓死于
首陽子孫無稱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介國葛盧聲識

牛鳴是生三子皆爲犧牲 介葛盧朝魯聞牛鳴曰是牛生三子皆爲犧牲詢之信然

項王 名壬臣襄王子在位六年

匡王 名班項王子在位六年

項王五年旅嗣商臣 旅楚莊王名商臣楚穆王名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于令尹子上子
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楚國之舉恒在少者黜乃亂
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
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聞之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
王商臣立穆王死子莊王旅立按莊王立於是年 匡王六
年書盾弑君 盾趙衰子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宰夫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
以過朝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
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
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義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
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
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
搏而殺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靈徹與爲公介倒戟以禦
公徒而免之遂自亡也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
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
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
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太史董狐也

定王 名瑜匡王弟在位二十一年

定王元年楚子 楚莊王也 益強戎伐陸渾兵觀周疆問鼎輕重
曰無天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
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
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
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

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
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陸渾邑名今河南之陸渾縣 圍鄭與平君能下人圍宋
告病華元夜臨咸舒咸蓼許著於經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楚子退師
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
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
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
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
赦楚莊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
十里而許之平○屈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及
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
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
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圍宋宋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舒蓼二國名

夏姬

鄭女聚亂君臣殺夫戮子弒逆相因吁嗟淫妖胡不以懲

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夏御叔妻徵舒之母也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竊殺洩冶公與孔寧儀行父飲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楚子爲陳夏氏亂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曰徵舒弒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毋乃不可乎楚子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

楚人討夏欲納不祥巫臣兩諫自取出亡楚七奔命吳始強渠

楚之討陳夏氏也楚莊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子反乃止楚子遺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楚共王即位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璧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疲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於上國

程嬰杵臼義立趙孤白石可爛生死不渝我思古人輾轉長吁

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成公姊莊姬景公三年屠岸賈爲司寇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賈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婦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二人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隨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兒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之俱匿山中十五年韓厥具

以實告景公於是召武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從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武泣頓首固請曰我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程嬰不可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祀之世勿絕

簡王

名夷定王子 在位十四年

簡王元年壽夢來朝深問禮樂怡然神交

吳壽夢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會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爲陳前三代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嗚呼哉禮也

盟會上國勢浸桀驁伐郯侵楚遂入州來天下之變愆焉憂懷

按春秋吳入州來州來楚邑也而不繫之楚此天下之變也州

來今淮蔡之地入州來非獨楚之憂諸夏之憂亦自是始矣書吳伐郯吳入州來以爲此皆諸夏之憂也言春秋者謂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天下之辭此類是也

嗟此叔世誰甘讓國曹公子臧吳季子札 曹宣公卒成公負芻殺世子而自立諸侯會于戚討成公執而歸諸京師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札讓不可棄室而耕於是立諸樊諸樊卒弟餘祭立餘祭弒弟夷昧立

靈王 名泄心簡王子在位二十七年○皇覽云靈王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蓋以靈王生而有髭而神故諡靈王其冢民祀之不絕又按汲冢周書稱爲髭王

簡王之子是爲靈王生而有髭又稱髭王歲在庚戌二十一正冬十一月魯孔子生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是年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生而圩頂因名曰丘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唐記云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先聖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表

二十四年崔杼弒君太史大書死者三人晏嬰門啟枕股哭尸三踊而出崔子舍之 齊棠公死崔杼弔焉見其妻棠姜美而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是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遂弒之賈舉等八人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與其宰皆死晏嬰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嬰相三世 靈公莊公景公 名顯諸侯豚不掩豆 豚肩不掩豆 終身一裘 一狐裘三十年 七十餘家舉火待周 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

越石父賢解驂贖囚其御抑損薦爲大夫 房尤切 執鞭欣欣吾亦所求 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吾方在縲

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太史公贊云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景王 名貴靈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景王享國二十五年重幣絕貲始作大錢鍾鑄無射鈞后過偏單公兩諫王不納焉 二十一年鑄大錢二十四年鑄無射單公單穆公也 季札

歷聘說其賢臣請觀周樂辨德於聲徐君好劒欲贈未能

死猶挂樹不違初心

札聘於魯遂歷聘於齊鄭衛晉其見叔孫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

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去魯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與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至此懼人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之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札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子產論政 鄭大夫公孫僑

寬猛權衡火烈水濡水死火生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

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善惡吾師使人擇能公孫子羽 子羽公孫揮字

善爲辭令 叶平聲

裨諶謀野 裨諶鄭大夫

太叔授行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事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維參與商辨核杳冥

博物君子叔向所稱

鄭使子產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己余命

而子曰虞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爲晉星繇是觀之則實沈參星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川而滅之繇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雷不時禜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爲之禮於子產

刑書丘賦國人謗之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古之遺愛誰其嗣之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吾不遷矣又云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及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悼王 名猛景王太子

敬王 名匄悼王母弟在位四十四年

景王太子未幾而殤猛立被殺謚曰悼王

太子壽早卒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是爲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爲敬王

悼王母弟立爲敬王子朝自立龍戰玄黃四年始克乃入洛陽

敬王立居於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於王城謂之西王四年晉師及單子劉子之師進攻子朝克之子朝出奔楚敬王入於王城○單子單穆公劉子劉獻公之庶子伯蚠劉定公也一名卷

吳弒君僚國立姬光

僚王餘昧子餘昧卒季札逃去國人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光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當立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我欲求之專諸曰王僚可弒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户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佯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遂弒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閭

伍員覆楚尸鞭平王

景王二十三年楚平王信讒臣費無極殺伍奢及其子尚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敬王十四年冬十一月吳入郢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君之母者列女傳云楚平伯嬴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已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制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絕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鄉大夫外淫者放士大夫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聞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榮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乃復

申胥入秦立依庭墻哭不絕聲口不入漿爲賦無衣秦兵出疆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國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

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還

孔子大聖抱德懷道睿知絕學神明異表腰不及禹其顙似堯肩類子產項類皐陶司寇相魯會齊夾谷孔子由司寇攝行相事相定公會齊侯景公於夾谷文事武備須爲部曲定公會齊侯以乘車好往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犂彌刼盟屹然不屈犂彌齊大夫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旗旄劍戟鼓譟而至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

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避而去齊侯謝過汶陽以歸景公歸謂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歸所侵地以謝過墮都誅卯三都季氏私邑少正卯魯聞人杜漸防微塗別男女道不拾遺民誦章甫惠我無私孔子初攝相事人誹之曰麛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麛裘投之無郵三月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美女康樂桼龜山何席不暇煖還車衛河道大莫容列國空過序書刪詩删古詩三千爲三百五篇萬世垂則說卦文言韋編三絕韋熟皮也編貫也古者以竹爲簡以熟皮貫而成策所貫皮至於三次斷絕也記禮正樂春秋斧鉞七十二君

迄無一遇七十二徒藝通名著德衰歌鳳筆絕獲麟敬王三十九年魯叔孫氏之子車鉏商獲麟見其麕而角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所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絕筆於獲麟焉筆則筆削則削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兩楹入夢沒爲殷人不慭遺老煢煢在疚哀哉尼父公誄何謬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

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夏四月己丑孔子卒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慭銀去聲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田常弑君獸觀之否初陳厲公使卜陳完卦得觀之否曰五世其昌自完至田常五世而田常弑簡公齊政皆歸田常故太史公以爲遵厭兆祥以應卦辭也安平琅邪割封於己女長七尺選入宮裏有狐綏綏不問臥起七十餘男誰氏之子田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乃選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子七十餘男

元王 名仁敬王子在位六年

元王三年句踐滅吳 句踐一名菼執越語猶華言從云 歸宋侵地意氣豁如北會齊晉 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 號令諸侯 句踐乃使使號令致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不如命句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 天王命伯血盟朝周 越子致貢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 號稱霸王江淮橫流 句踐已會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歸吳所侵宋地與宋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范蠡去之文種見屠長頸烏喙知幾無虞患難可共安樂難居 二十六年丁未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携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

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若盡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遂滅過戈復禹之續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越及吳平初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吳子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元王三年戊辰冬十一月越師入吳夫差率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句踐弗忍欲許之范蠡諫曰聖人之功時爲之用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乃不許使者往復來辭愈卑禮愈尊句踐又欲許之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十年謀之一日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句踐曰吾欲勿許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蠡乃左提鼓右抱枹以應使者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敢不聽天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夫差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惟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寡人禮先一飯君若不忘周室而爲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吾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夫差將死

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乃縊越人以歸 太伯之循國封周章傳至壽夢始通上邦闔廬夫差兩世爭强吳越仇讐平於夷光 西施名 窮兵黷武國乃滅亡館娃宮外秋色茲茲 吳謠吳宮秋吳王愁 鹿遊姑蘇漁泛滄浪禮先一飯使我心傷伍員怒濤風激錢唐 自太伯至夫差凡二十五世今日本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支庶入海也甬句東地名越海中洲也

貞定王 名介元王子在位二十八年○史記作定王司馬貞作貞王皇甫謐作貞定王

貞定二年越菼執卒 句踐也周敬王二十三年立是年卒 楚滅蔡杞其祀不

續貞定王二十三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出亡武王克商封叔度於蔡監殷自叔度至齊凡二十六世歷六百七十六年周武王克商求夏后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於杞以奉禹祀凡二十一世歷六百七十八年○蔡今蔡州上蔡縣杞今開封府雍丘縣俱屬河南地

哀王 名去疾貞定王子立三月弟叔弒之

思王 名叔貞定王次子弒哀立五月弟嵬弒之

哀席未暖見弒於叔 叔思王名 **嵬亦弒思** 嵬考王名 **彼往此復同根**

並生相煎何速

考王 名嵬貞定王少子弒思自立在位十五年

考王自立弟封周公 姑光切○考王元年封其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大事記敬王時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爲稽古錄謂桓公爲東周桓公非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河南桓公之時雖未有東西之名推本而言之謂西周桓公則可矣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洛陽下都而視王城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尹殷民蓋在下都地今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

滅莒者誰楚之簡王 莒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克商封茲輿期於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已姓不知誰賜之姓也自輿期傳十一世而茲丕公始見於春秋共公庚與以下微弱不復見矣後四世至是爲楚簡王所滅

威烈王 名午考王子在位二十四年

威烈初服惠爲西周少子封鞏襲號東周 考王封其弟於河南爲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長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於鞏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有東西二周也大事紀云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地理志云鞏東周所居非也東周指威烈王所居之洛陽也鞏班之采邑也世本云東周惠公名班君洛陽是班業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安得遂指鞏爲東周乎當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然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爲東周亦必自號爲西周矣

越子滅鄭 越子朱句也句踐曾孫

秦甥妻河河伯娶婦自秦之囮西門鄴令悉巫投波 秦城塹河瀕秦初以君主妻河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魏文侯使西門豹爲鄴令鄴民苦爲河伯取婦豹始禁之正與同時魏其秦鄴意者染秦俗與

三卿分晉命爲諸侯繁纓不惜名器維羞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成公二年衛孫桓子與齊師戰將敗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桓子是以免既衛賞之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絳沃二邑晉尚淹留 晉侯僅有絳曲沃之地餘皆屬三晉

安王紀年二十六周至是廢之土地全收君爲俱酒家人等儔唐叔不祀河汾悲秋 安王二十六年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爲家人而分其地俱酒靖公名家人庶人之家無官職也○唐叔虞者周武王子成王弟也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叔虞子燮是爲晉侯傳十六世至哀侯弟緡而曲沃武公入爲晉君武公傳十九世至靖公俱酒而三家廢爲家人晉絕不祀共傳三十五世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年數靖侯已來三十世歷四百九十三年

安王 名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安王東藩齊君贅疣寄食一城海上優游安王十一年齊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食一城田和田恒之曾孫也田和盟會王命可求十三年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於濁澤求爲諸侯濁水名出齊郡廣縣厲嬀山十有六年初爲諸侯十六年初命田和爲諸侯非熊不嗣卜鳳是麻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封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完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爲鳳凰於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牛山灑淚涇彼營丘齊姜姓出自炎帝裔孫伯益佐禹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太公佐周武王定天下封營丘爲齊侯傳二十九世至康公貸田和遷之海上卒呂氏絕祀田氏有齊國

烈王名喜安王子在位七年

烈王元年韓哀滅鄭周之子孫日見凋零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其地今開封府新鄭縣是也傳二十一世至鄭君乙韓哀侯滅之並其國六年辛亥齊侯來朝封墨烹阿亦足以豪齊侯田齊威王也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譽者○即墨在今登州膠水縣南六十里阿濟北東阿是本齊之柯邑今爲祝阿故城在今東阿縣西南

顯王名扁烈王弟在位四十八年

顯王守位四十八年七國縱橫秦楚齊燕趙韓魏禍結兵連當是之時遊說無端刑名法家三駟爭先齊將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臏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人異其師學異其傳爭售所能何不憚煩西方出彗顯王八年彗星見西方秦用商鞅天資

刻薄人如背芒步不六尺灰不道傍步過六尺者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二男不耦分居異房阡陌始開井田遂亡陵轢公族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百姓殘傷爲法之獘車裂咸陽秦孝公卒太子立爲孝文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爲法之獘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內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韓相申子申不害學本黃老執術不煩四郊無擾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而主刑名以術干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無侵韓者昭侯敉袴比之嚬咲藏待有功恩無濫好昭侯有敉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

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衛侯貶號君言臣同聲彼飛烏誰知雌雄 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子思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孫臏龐涓兵法俱能臏爲涓刖涓殺馬陵學道害道爭名死名 孫臏常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惠王得爲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名孫臏臏至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刑罰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以田忌爲

將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趙梁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急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敗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韓恃齊師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道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師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併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隘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蘇秦張儀同學鬼谷秦數困歸閉戶不出 張王切 簡練揣摹刺血流足三卷捭闔六國逐逐錦繡千純 徒孫切音屯纏也包束也 車馬僕僕天王除道觀者側目印綬纍纍相君嶽嶽 虞欲切 前倨後恭昆弟齷齪位高金多妻嫂蒲服豈常貧賤親戚不屬苟得富貴適足炫俗夜氣來作鷄聲三哭 秦東周雒陽人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務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已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說秦惠王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弟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燕文侯文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說趙肅侯侯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於是說韓宣惠王魏襄王東齊宣王西南楚威王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並力焉蘇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

惺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又戰國策秦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注鬼谷子有揣摩篇也

儀也多術渡未通津始辱於楚繼激於秦

秦謂蘇秦也

問妻舌在乃西入秦蘇君之時夫何敢言致身爲相

連衡六軍欺楚誑魏所謂婦人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

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

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秦欲伐齊齊楚從親張儀往相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婦秦楚取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計無便於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于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于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

秦以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秦更少梁曰夏陽○按蘇秦死張儀復說六國割地事秦連衡之勢成而六國之合從解矣鬼谷先生周時高士姓名不聞以其所隱地名自號焉蘇張師之授以捭闔分其書爲三卷一統志云鬼谷先生春秋晋平公時人姓王名詡常入雲氣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清溪之鬼谷索隱云鬼谷地名扶風池陽潁川陽城并有鬼谷墟

鄒人孟軻母曰仉氏私淑孔子知言養氣邪闢楊墨陳說仁義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梁惠齊宣自暴自棄著書七篇稱王述帝堯舜以來道統攸繫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迂遠而闊于事情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

之意作孟子七篇

句踐霸越六傳無彊圖王爭霸續敗楚王西喪

吳地東至浙江支庶濱海越於是亡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允常允常卒子句踐立句踐滅吳霸諸侯在位三十一年卒子王鼫與立卒子王不壽立卒子王翁立卒子王翳立卒子王之侯立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按鼫與紀年作鹿郢不壽作育姑翁作朱句

慎靚王名定顯王子在位六年　赧王名延慎靚王子在位五十九年

慎靚六年周立赧王分崩離析諸侯皆王楚懷如秦秦武執之三年不返卒死於西方城漢水魂猶夜歸赧王十六年秦昭王遺楚懷王書約會武關楚王欲往恐見欺不往恐秦怒昭睢屈平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如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留之十九年王卒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

不恤予言屈平憂思離騷忠愛念我獨兮初屈平為楚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惓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于頃襄王王怒遷之于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宋桀稱王四十七年天災地殃有雀生鸇小而能巨吉從史占滅滕敗楚齊魏失邊焚滅社稷笞地射天室呼萬歲門外聲喧齊人夜來宋火不然遙遙帝胄泯泯紛紛叶孚焉切○顯王四十年宋公弟偃逐其君剔成自立至赧王二十九年宋有雀生鸇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宋子姓公爵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啟食采於微謂之微子成王誅三監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其地今河南歸德府是也傳三十二世自啟至厲七世無

年數厲公已來歷年五百六十四年

齊湣庚虐千乘冥冥千乘邑名屬青州樂安郡樂安今棣州是故城俱在雨血沾衣地坼深阬嬴博地坼及泉人哭當闕霜焉無形求之不得去則聞聲樂毅為將四國徵兵秦魏韓趙轟蓄東指王走莒城淖齒擢筋齊以分崩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

田單神師羣鳥飛翻龍文五彩牛尾夜然樂毅奔趙騎劫死燕七十餘城失而復全單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淄市掾不見知樂毅伐破齊湣王走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免東保卽墨時齊地

皆以爲燕雖獨莒即墨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戰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拒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一二耳樂毅實欲連兵南面王齊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毅歸趙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

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如故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田單封安平君

兵以正合勝以奇取安平田單斯可以語君王有后王母其賢法章反國與有力焉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敫家初爲灌園敫女憐而善遇之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太史氏名敫○綱目湣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法章立之

趙氏和璧秦王欲之連城不償相如以歸兩君好會西河澠池鼓瑟擊缶不爲秦欺肉袒負荊廉頗釋私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於是王

召見問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相如奉璧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逆強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于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于柱矣秦王恐其破璧乃

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遂許齋五日相如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禮而歸之趙王拜相如爲上大夫○秦王與趙王會于澠池秦王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相如前進缻跪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竟酒秦終不能加勝于趙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遂爲刎頸之交

趙奢子括　易言而妄　父不能難　人莫相尚　膠柱鼓瑟　握兵出將　四十萬人　一朝而喪　至今長平　猶聞鬼唱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平原君以爲賢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國賦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

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至令善射者去閼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謹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惠文王卒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秦間言曰秦之所惡

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不聽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無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

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齊楚趙魏時有四君信陵無忌孟嘗田文平原趙勝黃歇春申當塗據勢珠履盈門

趙平原君使人於楚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三千餘人皆躡珠履見趙使趙使大慙之

談天雕龍炙轂過髡

劉向別錄云騶衍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過一作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

無忌魏氏昭王少子履富蹈貴不敢驕士名動諸侯大梁所恃侯嬴朱亥執轡恭禮符盜如姬兵奪晉鄙却秦留趙封城自負

叶薄偎切

毛公薛公說為魏起醇酒婦人卒死於此美名不及嚄唶何已

魏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爭歸之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厚遺之不肯受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秦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王弟平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魏王遣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持兩端公子患之數請魏王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赴秦軍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進姬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果得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公子即合兵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不聽可使擊之公子泣侯生曰

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過謝侯生侯生曰臣老不能從請以公子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晉鄙不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進兵擊秦秦軍解去侯生自剄而魏王怒公子盜兵符殺晉鄙也公子使將將軍歸魏獨與客留趙趙欲封五城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從以客諫立自責若似無所容者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此兩人兩人自匿不見公子公子間步從兩人游甚歡留趙十年不歸秦伐魏魏使使請公子公子不敢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河外後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人四歲竟以酒卒

田嬰有子四十餘人

五月五日賤妾生文勿舉竊舉使高其門卒代父立號孟嘗君座客數千馮生彈鋏食魚出輿市義於薛迎秦出關夜不敢行板橋茅店狗盜鷄鳴 田文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威王卒宣王立田嬰相齊宣王卒湣王立而封嬰於薛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

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穀而士不得裋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文代立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即以爲相後因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願得孟嘗君狐白裘狐白裘已獻之昭王孟嘗君患之客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乃夜爲狗入秦宮藏中取所獻昭王狐白裘獻幸姬孟嘗君得出即馳至函谷關昭王悔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出客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關襄王立卒謚孟嘗君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置之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復問傳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不悅居期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孟嘗君憂之問左右誰可使收債于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爲會日置酒殺牛持券合之不能與息者持其券而燒之孟嘗君聞之怒馮驩曰燒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孟嘗君廢客皆去馮驩憑軾結𩐈西說秦王復說齊王孟嘗君復相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

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曰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矣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再拜曰敬奉教矣趙勝翩翩濁世公子綵繡平原慨慕何已白馬非馬閼辯殊類論臧三耳幾令人睡 趙客有公孫龍者善爲堅白同異之論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龍甚辯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詘客十九人錄錄無最

脫穎而出晩得毛遂

趙勝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
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
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秦圍邯鄲趙使平
原君求救合從於楚欲得二十人俻索取於食客門下得
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
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
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俻員而行矣平原君
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
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
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無有所稱誦勝未有
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
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
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毛遂比
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
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
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

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
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
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
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
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
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
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
之資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當白起小竪子耳率數萬之
衆興師伐楚一戰而擧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
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
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
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
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
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
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
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
歸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先
生以三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矣遂以爲
上客

維楚有材歇客無稱卒死李園不聽朱英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故城宮室臨風一歎

春申君楚人也名歇姓黃氏
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
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
君賜淮地十二縣黃歇言之考烈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
急請以爲郡便因並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
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旣相楚客
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
婦人之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
進之考烈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
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
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飮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曰
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卽

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
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
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
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
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
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
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
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
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
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
李園園用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
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
頗有知之者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
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
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
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

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門之內春申君入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

范雎僇辱折脅摺齒賓客醉溺廁中佯死張祿入秦魏齊亡魏蔡澤來燕應侯去位日不再中月滿則退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事中大夫須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賜之

金賈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笞擊雎折脅摺齒卷簀置廁中賓客醉溺雎佯死出魏人鄭安平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昭王昭王以雎爲客卿日益親用事乃拜爲相封以應號爲應侯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雎亦得謁請爲君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于相君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

齃鼻頞同

鄉者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入謝罪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屛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雎曰汝罪有三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秦昭王欲爲范雎報仇乃詳爲好書以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平原君曰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遺書趙王趙孝成王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猶豫未肯

見曰虞卿何如人也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

蔡澤不相曷（曷一作仰）**鼻隆然攣膝蹙齃巨肩魋顏口若懸河辯何便便入秦代相如取如探懷結金紫持刺肥甘躍馬疾驅四十三年行矣范叔淒淒其寒**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嘗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

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
此已往者四十三歲蔡澤咲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
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
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之韓魏遇奪釜
鬲於塗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
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
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
倨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
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
功者去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
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易曰亢龍有悔此
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應侯曰
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
有先生幸教唯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
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
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

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昭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爲客
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遂稱病篤免相蔡澤爲相東收
周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綱成君
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荀卿
云粱有唐舉爾雅㪍足者謂之曷郭璞云㪍曲脚也

虞卿揣情料事至當躡蹻擔簦

蹻履也簦長柄笠笠有柄者謂之簦

三見爲相人未易知知易難量不忍魏齊捐爵間亡急士之窮慷慨悲凉窮愁著書卒困大梁

大史公贊曰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因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見於後世云

天下高士魯連先生奇偉俶儻亮節弘崢不肯秦帝箭射聊城功成辭爵遁海逃名貧賤肆志富貴何營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
任職好持高節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長平之
軍前後四十餘萬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
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
謂趙王尊秦昭王爲帝此時魯仲連適遊趙聞之乃見平
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
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
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
子也新垣衍安在吾爲君責而歸之魯仲連見新垣衍而
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
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
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
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
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
忍爲之民也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新垣衍曰秦稱帝

之害何如魯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常爲仁義也率天下諸
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
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
臣田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
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
然其無足怪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
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大牢待子之君夷
維子曰子安取禮而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
諸侯避舍納筦籥攝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
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
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
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
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
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
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
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

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咲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讒之燕將懼誅不敢歸因守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今公以救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亦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乃自殺田單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魯父封國爰肇於魯三十四傳撲滅於楚周之禮樂從今弗覩魯姬姓侯爵姬公旦生文武成王有大勳勞食邑扶風雍縣號宰周公留相天子封長子伯禽於曲阜爲魯公地方七百里傳三十四世至頃公讐楚考烈王遷爲家人共歷七百四十二年魯亡

秦人入寇王入秦邦獻其土地西周遂亡年逾八百三十七王赧王五十九年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王於周是歲卒

四言史徵卷一終

四言史徵卷二

長白曹　荃芷園甫註釋
頻丘葛　震星巖甫編輯
古歙程麟德蔚窯甫較訂

秦紀（凡二世共十五年）

始皇帝（姓嬴名政秦莊襄王子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始皇於邯鄲及生名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王二十六年并天下稱皇帝三十七年東巡狩至沙丘崩壽五十一葬驪山）

滅周祀者秦昭襄王昭襄王薨（立五十六年卒）立孝文王三日即世楚爲莊襄（異人改名曰楚立二年卒謚曰莊襄）莊襄之際東周君亡莊襄不祿政代秦王秦政即位生十三年蜂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狼爲心（叶息廉切）戰鬪不休積歲累年內史氏騰（內史官名騰人名）率兵攻韓韓安（韓王名安）獻地郡置潁川（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晉作六卿韓厥爲卿號獻子傳八世而至景侯景侯以後十一世而至王安計歷一百六十三年滅於秦王政十七年）王翦圍趙趙城破邯鄲（趙之先與秦同祖至中衍爲帝太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

（怚音惡驟也）

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奄父生叔帶叔帶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五世而生趙夙趙夙事晉獻公獻公時爲將伐霍魏耿獻公賜趙夙耿傳二世而至趙衰晉文公反國衰爲原大夫衰卒子盾代屠岸賈殺盾子朔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生趙武韓厥告於景公復趙武田邑如故卒謚文子文子四世而至獻侯獻侯以下十世至幽繆王遷歷二百一十八年滅於秦王政十九年）王賁灌魏大梁成川（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

子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重耳反國爲晉文公武子列爲大夫治於魏七傳而至文侯文侯以下八世至王假歷二百年滅于秦王政二十二年）李信伐楚敗績犇還王翦代將數請美田六十萬人乞貸自堅王虜負芻（負芻楚王名）將殺項燕箘簬青青流水涓涓三户無人鳥啼花闌（初秦伐楚王翦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伐楚楚人大敗李信李信犇還王怒自至頻陽謝王翦彊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自送至霸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

堅頡令王坐而疑我矣至斬南殺其將軍項燕虜王負芻遂滅楚置楚郡○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使重黎誅之不盡帝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弗能紀其世周文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十世而至熊勇熊勇以下三十二世至王負芻歷六百年滅於秦王政二十四年

馬飲塞下師渡桑乾風寒易水首斬燕丹（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伐紂封召公於北燕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惠侯已下三十三世至王喜歷五百八十一年滅於秦王政二十五年）

齊不脩戰秦兵卒加（叶居何切）**民莫敢格棄甲則那任建於共**（建齊王名共齊地名）**無以爲家**（叶居何切）**齊人歌之松耶栢耶**（耶徐嗟切）（○田氏十世而至田和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列爲諸侯傳六世至王建歷一百二十年滅於秦王政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皇帝作始新其法度宏其綱紀自稱曰朕令詔命制（更令爲詔更命爲制）**除其謚法子臣不議分布天下皆爲郡縣**

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爲三十六郡以監縣漢書百官表云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

東暨朝鮮（國名居東方日出之地故曰朝鮮）**西至羌中南戶北嚮**（吳都賦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

北據遼東水德代周從所不勝色皆尚黑數以六用（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冠旄旌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龜蛇曰旐鳥隼曰旟析羽曰旌交龍曰旂旄建旄於旂之首也旂曲柄也旂旐尾也）

兵聚咸陽鑄以爲鐘金人十二翁仲其稱（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服翟履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翁仲其名也）

東封泰山立石頌功偶庭風雨五大夫松（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頌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腄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惟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

伯分職諸治經意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
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
敢怠荒遠邇隱辟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
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
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
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户東有東海北
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
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
于琅邪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
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於海從臣嘉觀
用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制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敎
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
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
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
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
石表垂於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

方逮於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
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内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
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甾害絶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
理宇内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
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絶尤常
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
罘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
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
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並
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
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脩其業事各有序惠被
諸產久并來由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
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祭大禹
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内
德惠脩長維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

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頌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
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别職任以立恒常
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
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内飾詐謀外來侵邊
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
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
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
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
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
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
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
無極輿舟無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索隱曰
摶古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摶壹揖音集 入海求仙船交大風童男童女莫知
所終 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

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黃河陰山朔州北塞迤邐遼東築城爲
界 長城自塞起塞謂銀夏勝等州之北黃河陰山在朔州北塞外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延袤萬里 杵聲
不息十年於役黯黮黃沙茫茫白骨初營阿房先作前殿
旗建五丈人可坐萬渡渭連闕紆迴汗漫象法天極閣道
絶漢勞神勞民積愁積怨 戎王聞秦繆公賢使由余往觀之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
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勞民矣 丞相李斯上書下議五帝不襲三王
各治黑白别一刑禁威勢史藏秦紀醫藥卜筮詩書燬燼
偶語棄市古學禁絶法令習吏 博士齊人淳于越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

功臣自爲枝輔令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扶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襲三王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諸生犯禁同歸於阬 侯生盧生相與亡去始皇怒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

扶蘇入諫使監恬兵 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於上郡

星隕東郡化石刻銘璧遺滈池山鬼播靈沙丘臺上祖龍上升秦史紀年三十七正 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旁居人誅之而燔銷其石又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按徐廣云趙有沙丘宮在鉅鹿

陵治驪山內作宮觀三泉下錮 一作鋼錮鑄塞也 深致石椁百官位次藏滿奇珍機作弩矢近則射人江河大海灌輸水銀下具地理上列天文魚膏爲燭漆燈晝然宮人工匠皆令死焉 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在驪山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取大石於渭諸山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販賤賣貴往來趙土奇貨可居說立子楚楚爲秦王不韋爲輔封文信侯食十萬户政立爲王號稱仲父門客著書春秋名呂懸之國門使人共睹增損一字千金是予坐連嫪毐家屬徙處蜀山尖尖行路始難

二世皇帝 名胡亥始皇少子在位三年趙高弒於望夷宮壽二十四

始皇厭世斯高 李斯趙高 矯詔賜殺扶蘇 始皇長子 胡亥襲號元年大赦追尊始廟 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 誅殺大臣 右丞相馮去疾將軍蒙恬馮劫 罪連逮少公主矺死 十公主矺死於杜矺與磔通謂裂其支體而殺之也杜扶風杜縣 公子無告 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

關東盜起趙高恐惶謀弒兵逼求爲侯王黔首不許乃至自戕 趙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沛公攻屠武關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詐爲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殺之射郎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皆惶

擾不闘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户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

六驥過隙三年秦亡 二世謂趙高曰人生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

二世被弒子嬰爲王四十六日奉璽出降 子嬰扶蘇子二世既被弒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秦地益小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凡四十六日沛公至霸上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奉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自秦嬴王始皇并天下有國三十四世凡六百二十四年有天下二世凡十五年秦王共六百三十九年

楚人李斯見鼠廁中 叶陂良切 **人賢不肖譬鼠於倉禽鹿視肉人面彊行** 叶寒岡切 **西秉瑕釁尊用三公** 叶姑黄切 **阿順苟合非聖滅經** 叶居良切 **卒被五刑論斬咸陽黃犬逐兔始自悲愴斯年少時學於荀卿** 叶爐羊切 **卿最老師嫉世濁蒙** 叶莫江切 **營於巫祝自信機祥鄙儒小拘莊又荒唐儒墨道德築室毁墻斯不善學遂此流殃** 斯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説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此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至秦爲秦相呂不韋舍人秦王拜爲長史客卿䆁廷尉佐秦王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王起同文書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馬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令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帝崩斯聽趙高賜殺扶蘇立二世二世立趙高誣斯與子由謀反收捕宗族賓客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牽黄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宦者趙高殺斯代相指鹿爲馬非法無上子嬰誅之

可不謂壯時不可爲不救淪喪當二世時蠻卷倉囊元年七月戍發漁陽 漁陽郡名今薊州是 **魚書狐鳴衆以鬼倡陽城陳涉自立爲王一夫作難四海披昌**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少時常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勿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公子扶蘇扶蘇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

戍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諸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乃立爲王號爲張楚陳涉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常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陳王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事羣臣以苛察爲忠諸將多不親附秦益遣兵擊之陳王至下城父兵御莊賈殺之以降勝故涓人呂臣爲蒼頭軍起攻陳殺賈復以陳爲楚葬勝於碭謚隱王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是年九月兵起劉邦龍顏隆準準音拙狀貌異常雲成五色祥發中陽蕭曹左右樊噲戎行肇始於沛乃立爲公叶姑黃切神祠黃帝旗祭蚩尤釁鼓赤幟是爲炎劉漢以火德王項梁項籍同起會稽兵收下相渡江而西籍二十四長八尺餘學萬人敵去劍與書力能扛鼎才器天除守殺殷通爲梁前驅田儋王齊故齊王族也自立爲齊王韓廣燕王魏公子咎咎名立爲魏王武臣弑死趙將李良弑其君武臣歇歇名爲趙王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擊李良良敗走客有說之者曰兩君羇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張耳陳餘名籍大梁餘妻公乘耳壻外黃賓客廝役莫非俊英叶於良切千金五百秦購出亡躡餘受笞忍爲吏戕叶辰良切據國爭權後遂不終叶諸良切○張耳者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爲客耳嘗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

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耳是時脫身遊女家厚奉給以故致千里客乃宦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常數從耳遊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賢購求有得張耳者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常以過笞陳餘餘起欲毆吏耳躡之使受笞吏去乃引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陳涉起蘄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素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說陳涉立爲楚王陳涉問此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

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
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
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
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
也臣常遊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
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
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趙地聞之不戰以下
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又聞
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
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
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
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
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北略地
燕界趙王間出為燕將所得求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
使者往燕輙殺之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輙
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
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
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卒乃咲曰君
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
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耶夫臣與主豈
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
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
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
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
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
御而歸趙將李良已殺趙王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
得脫出收其兵數萬人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章
邯引兵至邯鄲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
離圍之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

前召陳餘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耳大怒怨陳餘使
張黶陳澤往讓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
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
不赴秦軍俱死且十有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
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
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
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
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
聞趙急皆來救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
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兵解諸侯軍
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於是趙王歇張
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餘不肯救
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
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
數問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
脫解印綬推予張耳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
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
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而收其麾下陳餘還亦
望張耳不讓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
此耳餘遂有郤張耳從項羽入關項羽分趙立張耳為常
山王治信都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
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因悉三縣兵襲
張耳張耳敗走謁漢王漢王厚遇之漢二年東擊楚使使
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
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
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
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
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

六人英布聚衆江洋番君吳芮得
心湖湘東陽（東陽秦縣名故城在鳳陽府盱眙縣東七十五里）殺令兵應項梁令
史陳嬰欲立為王母謂大名暴得不祥屬得封侯敗亦易

亡鄛人范增奇計說梁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
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
亡秦必楚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
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
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養
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鄛音勦絶之勦然今皆單用
巢字讀爲鉏交反地里志廬江有居巢縣注本春秋居巢
國今無爲州巢縣是三戶亡秦述楚南公叶姑黄切○南公楚人善言陰陽預識興廢之數故
范增稱述其言○韋昭曰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言楚
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在相
州滏陽縣界南公識興廢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
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邯降羽秦遂亡是南公之
善識今按三戶有二說以爲地名恐是但於雖字文勢
不順豈南公本指其地不欲顯言故爲疑似之語耶懷
王孫心心名楚懷王槐之孫立爲懷王章邯殺梁籍殺宋義渡河救
趙千軍辟易鉅鹿九戰虜離破鈫王離秦王翦孫諸侯壁觀聲動
天地轅門膝行不敢仰視稱上將軍人人恐慴入關先王
楚遣劉邦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尚强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奮勢願
與沛公西諸老將曰羽慓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
以伐秦邦至灞上嬰奉璽降秦王子嬰除秦苛法約法三章三章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吏民安堵咸願爲王籍破函谷屠殺子嬰掘始
皇冢大掠而東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收貨寶婦女而

東秦民大失望陽尊義帝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
以得專立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被堅執銳暴露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
王雖無功固當分地而王之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又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自
爲霸王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建都彭城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徐州分王諸王沛
公王漢項羽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蜀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
也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邯雍王王咸陽以西都
廢丘今西安府興平縣欣與董翳塞王翟王長史欣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故立司
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楚故立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西徙魏
豹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趙歇代王居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申陽河南瑕丘
申陽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卬爲殷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
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今衛輝府淇縣張耳常山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
趙地都襄國今順德府黥布九江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九江今淮東
滁和真濠壽州是○六古國名故城在廬州府吳芮衡山鄱君吳芮率百粤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爲衡
山王都邾○邾屬江夏郡共敖臨江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今屬荊
州府韓廣遼東徙燕王廣爲遼東王都無終今薊州玉田縣臧荼燕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
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今屬順天府徙齊王市爲膠東王都即墨齊邑名漢置爲膠東屬

萊州府

田都王齊 齊將田都從楚趙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淄今屬青州府

安濟北王 田安故秦所滅齊王建孫也下濟北引兵降楚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濟北即穀城屬汶南

漢紀 高帝都長安是爲西漢凡十二帝共一百二十四年

太祖高皇帝 姓劉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母劉媼媼嘗息於大澤之陂夢與神交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水亭長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於沛破秦滅楚平定天下由漢三即皇帝位國號曰漢都長安在位十二年崩壽五十二葬長陵

漢用巴蜀還定三秦 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何

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韓信爲大將遂部署諸將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王至咸陽欣翳皆降

三老遮說大義以申兵皆縞素爲帝發喪收三河士發關中兵 叶博旁切音邦 擊殺帝者從諸侯王 項羽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密使吳芮黥布共擊殺之江中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弒之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建立太子國本以張 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爲太子

宗廟社稷大典煌煌 漢王如榮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淮南王布彭越大梁布撓楚後越斷楚糧 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猶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倍楚留項王數日我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使王遣之至九江說布歸漢立爲淮南王與擊項羽○魏相國彭越將兵略定梁地漢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

會軍垓下追困項王四面楚歌夜聞徬徨騅兮虞兮悲歌慨慷不肯東渡

自引天亡十有二月自刎烏江 已亥五年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韓信魏相國彭越皆引兵來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羽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上馬騎從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引騎依四潰山爲陳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快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乃分其騎爲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羽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大呼馳下斬

漢一將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爲三
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
兩騎耳謂其騎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
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
也今臣獨有船願大王急渡羽咲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
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獨不
愧於心乎乃自刎而死楚地悉定○固陵地名在開封府
陳州城西北三十里垓下堤名在鳳陽府虹縣西五十里
陰陵山名在和州城北八十里東城在鳳陽府定遠縣東
南五十里四潰山在應天府江浦縣西南七十里烏江浦
名在和州城北
故烏江縣四里
六年二月䟽上侯王勸漢爲帝即位汜陽
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爲皇帝二月甲午即位於
汜水之陽○汜水在山東曹州西南三十里
詔兵歸籍
夏五月兵
罷歸家
西都洛陽置酒南宮
南宮在洛州洛陽
縣東北一十六里
較論與

亡運籌決勝爰有子房蕭何鎮撫餉不絕糧戰勝攻取韓
信最長漢有三傑國乃以昌范增不用楚所以亡
帝置酒
洛陽南
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
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
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
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
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
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
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
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
帝曰橫來小侯大
王二客從之同到尸鄉義士五百湧泗沾裳海島自殺今

有耿光
田橫者齊王榮子廣之弟也廣死橫自立爲齊王
及項羽已滅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
居島中帝恐其爲亂赦橫罪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
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
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
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
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於心乎
遂自到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爲流涕以王禮葬
之二客自到餘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自殺唐韓愈
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
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予不自知其何
心非今世之所希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予既博觀乎
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予去此其
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
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
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予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

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懸陳酹而薦酒魂彷
彿而來享○尸鄉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南五里亳阪之北
島中在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去岸
二十五里田橫五百餘人死於此今名爲田橫島
徇斬季布爲郎
丁公
布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于楚項籍使將
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
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
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如不能願先自到
季布許之廼髡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
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
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
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
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
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
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
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上

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耶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召見拜爲郎中季布弟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廼丁公也遂斬之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也

姓賜婁敬都還秦邦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按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

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

功臣何首土列諸王

詔定元功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爲安平侯○按元功十八侯位次酇侯蕭何平陽侯曹參宣平侯張敖絳侯周勃舞陽侯樊噲曲陽侯酈商魯侯奚涓汝陰侯夏侯嬰潁陰侯灌嬰陽陵侯傅寬武信侯靳歙安國侯王陵棘津侯陳武清河侯王吸廣平侯薛歐汾陰侯周昌陽都侯丁復曲成侯蟲達

始尊太公爲太上皇

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爲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

羣臣諠譁議起朝房綿蕞習野禮異三王傷生哀死兩生不行

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王皆面諛以得親貴今死者未

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無汙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于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使羣臣習肄○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也如淳曰綿謂置設綿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韋昭曰引繩爲綿立表爲蕞○蕞音茲會反

魯祀孔子

十二年十二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遊悲故鄉酒酣擊筑泣下數行威加海內風起雲揚念猛士兮蹈舞慨傷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故舊爲笑樂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

所與○筑樂器似琴而大頭以竹擊之故名筑顏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 十二年崩返彼帝鄉帝性敏達不事文章蕭律 蕭何次律令 韓法 韓信申行軍法 程定張蒼 張蒼定章程 叔孫通禮尊卑有行日雖未給規模爾皇惜也少恩功臣摧戕誅信醢越 韓信彭越 戮淮南王 英布 蕭何下獄病謝張良暮年易子 太子盈爲人仁弱帝以爲不類已常欲廢之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 國勢倉皇分羹忍父孝子心傷輕士嫚罵四皓匿亡 四皓東園公唐秉字宣明居園中因號馬綺里季朱暉字文季夏黃公崔廓字少通又名廣齊人隱居夏里因號爲甪里先生周術字元道河內軹人秦伯之後號曰霸上先生一日甪里先生 以詐以力治雜霸王蕭相

國何素善沛公以文無害掾主沛豐爲刀筆吏奇節無稱光依日月飛攀赤龍推轂韓信足食足兵收秦圖書塡撫關中左宗右社 左宗廟右社稷 規畫崇隆事不及奏便宜施行家私佐軍言納召平諸將功狗何得人功劍履上殿佩玉簪纓勳名絢爛聲施無窮卒於鄼侯謚曰文終 鄼秦之縣名故城在襄陽府光化縣東北漢江上 張良韓人五世相公爲韓報讐爰擊祖龍亡匿下邳步游從容履納圯下書授黃公聚士往留道遇沛公知爲天授遂相屬從說楚立韓助沛下宛嶢利擊解謀

如環轉還壩謝鴻燒棧掎楚銷印籍箸封雍耦語婁敬比議百二定都呂澤刼謀四皓定儲黃石葆祠赤松託游謚曰文成封終於留 留秦縣名故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 淮陰韓信食憐漂母俛出胯下人笑不武干羽不用歸漢棄楚國士無雙絳灌羞伍壇拜大將風雲聖主木罌渡軍魏豹見虜背水列陣遂拔趙土平燕定齊追項滅楚赫赫偉伐克成漢緒尉用少年金報漂母惜不謙讓挾威震主兎死狗烹終詐兒女 今淮安府西有韓信釣臺及漂母祠 陽武陳平好學家貧割肉俎上意巳

不羣棄楚都尉典漢護軍六出奇計 捐金行反間惡草具進楚使夜出女子解滎陽圍躡足封韓信僞遊雲夢解白登圍 解難釋紛安劉誅呂功與勃分號稱賢相爛矣其勳善終善始豈非知人平陽侯參起於獄掾遭逢漢興隨戡秦亂攻城畧地諸軍之冠身創七十功豈一旦代何爲相守而勿失載其清寧民以畫一周勃木彊 去聲 微時鄙朴吹簫給喪 吹簫以樂喪猶令挽歌類也 業織蠶薄 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謂勃本以織蠶薄爲生業也 材官引彊 能引彊弓官如令挽彊司馬也 遭逢聖作毋當馳道 當高祖所行之道即御前之比也 所在克獲户食八千封絳賜

爵厚重少文大事可託卒平漢難謝相歸國王陵少戇矯

矯虎臣陵有賢母幾先識明伏劍死楚成子漢名酈生食

其酈食其音曆異基家貧落魄落魄志行衰惡之貌又失業無次也○魄音託又音薄落薄落託義

同儒冠揖帝大言不怍自稱長者意義磅礴東規白馬北

距蜚狐栗即敖倉險據三塗項羽破彭越還拔滎陽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白馬津在大名府濬縣西二里黎陽故城之東又名黎陽津蜚狐古地名今廣

昌縣屬大同府敖倉在開封府河陰縣北二十里敖本山名秦初敖氏築倉於上因以名山厥後始皇置太倉於此故名敖倉

陳留既下復說齊城蒯通發難卒爲韓烹陸生曰賈

兩使南越千金買裝五子分得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安車

駟馬歌舞相從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賜尉佗印爲南越王拜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稱說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居馬上治之乎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不懌而有慚色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奏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

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居駟馬從歌舞鼓瑟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爲也

樊噲屠狗灌嬰販

繒賣交酈兄及夏侯嬰聖賢影響龍變雲蒸俱遭附驥番

名漢庭德流子孫奕葉有聲兄寄諸呂給呂祿歸北軍天下謂兄賣交

孝惠皇帝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崩壽二十四葬安陵

惠帝仁弱呂后日凶酖趙如意趙王如意戚姬子○酖與鴆同毒鳥大如鶡食蝮蛇以毛瀝酒飲則殺人

人彘厠中帝觀廢事七年而崩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

赭衣令舂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扶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班固贊曰孝惠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高皇后呂氏名雉父曰呂公單父人好相人見高帝狀貌因以雉妻之及高帝破秦滅項而有天下立爲后惠帝崩無嗣臨朝稱制八年崩壽六十二附葬長陵

太后稱制牝鷄索劉書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

諸呂立王呂台爲呂王呂產爲梁王呂祿爲趙王呂通爲燕王

女弟封侯女弟呂顈也樊噲妻封臨光侯

鋤非種者朱

虛侯章 太后封齊王弟章爲朱虛侯是時諸呂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 **平勃交驩** 陳平周勃 **乃迎代王**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帝中子薄姬所生也初封代王高后崩大臣平勃等誅諸呂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三年崩壽四十六葬霸陵始建元稱元年 後元

帝初即位謙讓弗遑軍令南北夜拜宋昌却千里馬賑貸危亡賜書趙佗去帝稱王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爲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亂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災寇不止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令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故號不敢爲帝矣 **詔除誹謗續監秦亡慎夫人幸席與后侵袁盎却坐嘉賚賜金半兩榆莢輕重不倫更造四銖以便於民**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莢錢即五分錢民間名曰榆莢錢言如榆莢之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十黍爲絫十絫爲銖 **禍自怨起福自德興除秦秘祝過由朕躬二十三年禹成上升帝尚黃老恭儉莊臨止輦受諫江海日深露臺不作費惜百金霸陵瓦器因山不墳賜吳几** 吳王濞 **杖賞武** 張武 **愧心家給人足聖德浸淫詔遺短喪遂至而今**

洛陽賈誼年二十餘過秦作論治安上書宣室詔問帝席前虛兩爲王傅憂死命夫淳于少女名曰緹縈上書訟父齊稱廉平刑不復屬死不復生身沒官婢願贖父刑帝憐其意爲除肉刑檄責鄧通申屠嘉相細柳將軍周亞夫將 絳侯勃子

孝景皇帝 名啟文帝太子母皇后竇氏在位十六年崩壽四十八葬陽陵改元元年 中元 後元

景承文緒三十稅糧禁采金玉敕勸農桑守成不墮世比

成康然性刻薄任數爲長無寵廢后 廢皇后薄氏 夫婦不終 叶椿 更易太子 廢太子榮爲臨江王 父子不容 叶央 輕許傳位釁啟梁王 孝梁王武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梁王爲繼帝號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華梁王由此怨盎 殺周亞夫君臣道亡 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毎與太后言亞夫短亞夫因謝病免後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上席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起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可葬者爲人所告事連汚亞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獨有節儉克遵前光 班固

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不疑長者爲郎償金 直不疑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來而歸其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爲長者稍遷至大中大夫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行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郅都嚴酷號曰蒼鷹 郅都始爲中郎將敢直諫及爲中尉尤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鼂錯智囊峭刻天資侵削七國 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

劉安鼂危父言不悟禍起然眉朝衣給斬死又何悲 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陗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才遷爲中大夫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爲上言之丞相嘉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

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袁盎鼂錯未嘗同堂錯坐盎去盎坐錯亡互相傾害終焉同傷

盎楚人字絲父故爲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袁盎常引大體慷慨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遷齊相徙爲吳相告歸盎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引去兩人未嘗同堂語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鬭鷄走狗洛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

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梁孝王欲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袁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東郭門外

孝王好士客致四方枚乘嚴忌相如司馬相如**鄒陽羊勝孫詭**公孫詭**釀禍於梁穆生白生禮重元王醴酒不設穆也先亡白生不去卒罹於殃**

初楚元王好詩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爲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戊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操舂於市○元王名交高帝同父少弟也

世宗孝武皇帝

名徹景帝中子母皇后王氏初封膠東王廢太子榮而立之在位五十四年崩壽七十一葬茂陵改元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天漢 太始 征和 後元

孝武皇帝景帝之儲建元元年策問良儒天人三對得董仲舒仲舒廣川人**申公八十迎以安車治不多言力行何如被服儒素河間獻王**河間王德景帝子卒謚曰獻**獻樂對策指事詳明**漢叶郎切音莊**買臣**朱買臣**莊助連翩而來相如辭賦朔**東方朔**皐**枚皐**詼諧爰啟我宇拓乃封疆東置蒼海**東夷薉君南閭等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薉與濊通音穢即古濊貉國本朝鮮地漢武置蒼海郡**北築朔方**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朔方今寧夏衛隸陝西都司**遼東界浿**音派**衛滿傳孫棄破浿水朝鮮內藩臨屯樂浪玄菟眞番**

初全燕之世嘗畧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燕人衛滿亡命聚黨東走渡浿水居秦故

空地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帝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乃遣楊僕荀彘將兵伐之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浿水在朝鮮國平壤城東一名大通江中有朝天石唐蘇定方破兵於浿水即此

牂牁越嶲武都文山沈黎五郡開置百蠻

馳義侯發南蠻兵且蘭君反殺使者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及邛君莋侯遂平蠻夷爲牂牁郡夜郎侯入朝上以爲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嶲郡莋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牂牁本西南夷且蘭國也今爲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道越嶲本西南夷邛都國地今爲建昌路隸四川道武都本戰國白馬氏所居地今陝西鞏昌府階州文山古冉駹國地今四川成都府茂州沈黎古莋都國地今爲黎州安撫司隸四川道

地闢南海蒼梧鬱林珠厓合浦儋耳九眞日南交阯兩粵稱臣

遣將卓路博德等將兵擊南越獲建德呂嘉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南海秦故郡也今廣州是蒼梧今廣西梧州府是鬱林秦象郡地今潯州府是珠厓在大海中厓岸之邊出珠因以名郡今瓊州府是合浦秦象郡地今廉州府是儋耳地在大海中其種大耳渠師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漢置郡因名儋耳今屬瓊州府九眞本水名因以名郡日南秦象郡地也地在日之南所謂北開戶以向日者也交阯古南交之池秦屬象郡今安南國是

西域通道郡建祁連敦煌張掖武威酒泉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置酒泉武威等郡○祁連山在陝西行都司城西南一百里其山甚峻高亦名天山匈奴呼天爲祁連因名山上草木茂美冬溫夏涼宜牧放後失此山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敦煌本瓜州在肅州衛城西五百二十五里張掖今之甘州衛是武威今京州衛是酒泉今肅州衛是

渾邪來降二萬車迎庇葉傷枝置五國城

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五屬國並是故塞外地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也

買爵贖罪卜式助邊孔僅監鐵弘羊緡錢張騫鑿空欒大求仙蘇武出使李陵北征滅跡掃塵足履王廷轉戰千里矢盡道窮子長司馬遷字**論救身下腐刑帝疾大漸圖畫周公霍光受詔鼎湖乘龍惟帝天錫雄才大略稽古禮文殫心制作表章六經罷黜異說臨軒策士興立太學曆定太初用夏正朔舉脩郊祀歌詩協樂昭**

姓考瑞文章光灼改元建號創始之作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江充蠱獄骨肉不保

帝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自以與太子及皇后有隙因奏上疾祟在巫蠱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懼不知所出從少傅石德計收捕充等斬之時上在甘泉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捕太子太子乃引兵敗四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太子兵敗南奔覆盎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事覺吏圍捕太子乃自經皇孫二人皆並遇害

立子殺母是又何道

鉤弋夫人趙氏生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父之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送掖庭獄卒賜死乃立弗陵爲太子

窮奢極欲秦續幾蹈悔心之萌輪臺之詔

先是桑弘

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輪臺西域地名在車師西北千里

司馬子長其名曰遷父太史公世掌天官叶居員切 奇才天縱倜儻孤騫以救李陵身腐於宮叶居員切 鬱結發憤師古聖賢乃作史記百三十篇善敘事理質

有其文叶無沿切 變通今古際究天人叶如延切 大海揚波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叶 劉向楊雄文贍經通東方曼倩名朔 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孤貴失和於道相從首陽爲拙栁惠爲工丞相封侯公孫弘始封平津侯 出學阿世濟之以詭飾詐釣名脫粟布被主父親幸主父複姓名偃 受金大橫生五鼎食死五鼎烹偃上書言事拜爲郎中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大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矣 張湯廷尉起刀筆吏深文小苛懷詐舞智不寒而栗人如芒刺汲黯之戇社稷之

臣矯詔發廩賑河南貧性倨少禮過不容人不冠不見丞相弘燕見帝時或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 揖大將軍衛青爲大將軍尊寵與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不反重耶 大將軍青衛青 父曰鄭季衛媼與通生冒衛氏少時牧羊壯爲侯騎子夫入宮日益親貴凡七出邊斬殺無計二萬千戶益封不次賢士無稱和柔自媚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故冒姓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咲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

侯家騎從平陽主有同母姊子夫得入宮幸上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青爲車騎將軍封長平侯元朔五年將三萬騎出高闕擊匈奴逐數百里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焉凡七出擊匈奴斬捕虜首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青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青姊少兒去病之母霍姓氏 父霍仲孺給事侯府輕騎從軍深入斬捕軍有天幸首功無數司馬冠軍貴與青伍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爲票姚校尉再從大將軍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封爲冠軍侯元狩二年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斬首虜獲甚衆益封五千戶是時諸宿將士馬兵亦不

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
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
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四年出代右北平二千餘
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
禪於姑衍登臨瀚海斬七萬級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
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
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矣李廣不識程不識俱有將名李不刁
斗程正行營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
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
伍營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
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刁斗
孟康曰古者軍行以銅爲鐎器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
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如宮中傳夜鈴蘇林曰形如銷無緣
可受一斗故名焉鐎即鈴也埤蒼曰鐎斗溫器也三足有

柄鐎音焦銷呼玄反廣飛將軍足智多謀猿臂善射才勁氣遒生而
數奇老不封侯失道自殺我思悠悠
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第三子鉤弋夫人趙氏所生也帝殺其母而立之在位十三年崩壽二十二葬平陵改元始元 元鳳 元平
昭帝嗣武方在沖齡書辨桀詐豈非英明享國不永十三
年崩太后下詔昌邑王繼昌邑王名賀武帝第五子哀王髆之子也二十七日
千百餘事荒淫迷惑光易其位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畫
圖承詔霍光輔政忠質凝丞不絿不競出入禁闥不失尺

寸二十餘年小心謹慎廢賀昌邑王名立宣宣帝禍始驕乘不學
無術家不能正妻顯邪謀立女弑后未幾族誅身殞名覆
蘇武還國凡十九秋强壯而出歸白滿頭不疑雋不疑京兆
母問平反多則喜笑無則不飯
中宗孝宣皇帝名病已武帝曾孫衛太子孫史皇孫之子也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號曰皇曾孫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治繫無輕重皆殺之丙吉閉門不納使者不得入而還帝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故舊恩養皇曾孫甚謹

以家財聘暴室嗇夫許廣漢女爲妻曾孫因依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亦喜游俠鬬雞走馬周徧三輔以是具知民間姦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白太后迎立之嗣孝昭皇帝後更名詢在位二十五年崩壽四十二葬杜陵改元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黃龍
孝宣病已武帝曾孫祖衛太子父史皇孫詔養外家受詩
澓翁高才好學經術淹通鬬雞走狗上下諸陵周徧三輔
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游俠杜城及其即位圖治勵精信賞必罰綜
核名實民安其業吏稱其職政平訟理良二千石璽書勉

厲賜金增秩帝號中興誰曰不宜開三大釁禍亦隨甚元
(元帝)信宦官成(成帝)任外戚哀(哀帝)誅大臣自貽伊感韋賢致仕
高風作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及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玄成讓爵賢
哉令子兩世爲相蜚聲冄耳魏相爲相敦厚和平董(仲舒)賈
誼之言請奏施行善不自伐有若丙吉途問牛喘舍盜不
緝(吉相寬大嘗出逢羣鬭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鬭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與帝
有恩絕口不及薦賢自代延年謹敕(杜延年)定國繼之居位
稱職(于定國)張氏安世克邁種德謹愼周密知白守黑毋定
大政歸而默默柄兵三朝功絢麟閣疏廣疏受矯盈汰泰
賜金送歸知幾不昧車數百輛祖帳都外道路觀者嘖嘖
稱最形見神藏遺餘不匱夏侯勝書望之(蕭望之)經術梁丘
賀易春秋梁淑(穀梁複姓名淑)黃霸尚書受於獄裏繫再更冬講
論不已出爲太守治行第一入爲三公功名稍抑碧鷄金
馬(碧鷄金馬二神名今在雲南府城外)南出益州王襃遠使求非所求五日
京兆才氣不猶(張敞爲京兆尹楊惲之誅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才獨寢其奏不下)

(敞使掾絮舜案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即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龔遂渤海
賣刀買牛廣漢(京兆尹趙廣漢)摘姦風動雲流光祿楊惲廉潔無
虧然性刻害好發人私失位歸田以財自娛歲時伏臘斗
酒歌呼憤發時事形之報書以此見害賢者寃之

孝元皇帝(名奭宣帝太子母皇后許氏在位十六年崩壽四十三葬渭陵改元初元永光建昭竟寧)

元帝宣子材藝多能少而好儒政尚寬平牽制文義優柔
不勝賞罰倒置威令不行(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聲歌分寸節度窮極幼眇)玄成廣德(薛)貢禹匡衡相繼爲相奉世(馮奉世)典兵焦
氏延壽(姓焦名天字延壽東郡頓丘人)易林通神京房學之得道亡身死
非其罪牢耶(中書僕射牢梁)石耶(中書令石顯)印綬纍纍五鹿客耶(少府五鹿充宗)

孝成皇帝(名驁元帝太子元城王政君所生也在位二十六年崩壽四十五葬延陵改元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

孝元不祿成帝嗣眞儀容穆穆尊嚴若神無補於治災異
紛紜嬖嫚荒唐沉湎酒色五舅封侯(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立曲

（陽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時）黃霧四塞禍水入宮炎火將滅（帝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滅火漢以火德王故云）帝彊無疾崩於合德（合德飛燕女弟）班姬辭輦喻古畫圖昔有樊姬（樊姬楚莊王夫人也王好獵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今有倢伃曾以罪訊格言可述妄聞脩正尚未蒙福本無所望爲邪何欲鬼神有知不受詛祝如其無知將焉用告秋風團扇中道情絕長信宮中花泣明月班伯讜言劉輔鬼薪（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諫大夫劉輔上言不可詔收縛繫掖庭秘獄減死一等）

（論爲鬼薪○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謂之鬼薪三歲刑）張禹便佞檻折朱雲（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匹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地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王康子元帝庶孫也母曰丁太后成帝無嗣召入立爲太子在位六年崩壽二十五葬義陵改元　建平　元壽）

孝成無子哀帝當陽弄臣爲輔禹足不强（以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丁（明）傅（晏）用事國勢日崩宋博鼓妖大聲鐘鳴李尋稽古洪範是徵空名得進有聲無形董賢雙侍貴震朝廷同上臥起妻籍殿中乘輿擬副孔光拜迎尚書鄭崇下獄致死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孝平皇帝（名衎中山王興子元帝庶孫也哀帝無嗣召入爲太子年九歲即位王莽因臘日上椒酒毒殺之在位五年壽十四葬康陵改元　元始）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新都侯王莽）不伊不周喪我四海龔勝邴

漢乞骸歸終（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大中大夫琅邪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梅福棄家變其姓名（故南昌尉梅福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門市卒云）逢萌掛冠客於遼東（王莽殺其子宇滅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莽號安漢德比周公宰衡九錫（一輿馬二衣服三樂縣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女納後宮臘日頌椒（漢以大寒後戌日爲臘記月令孟冬臘先祖臘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置毒酒中金縢藏策代帝帝崩

孺子嬰（名嬰宣帝玄孫廣戚侯勳之孫顯之子也方二歲平帝崩無嗣王莽利其年幼乃迎立在

位三年莽簒位廢爲定安公改元 居攝 初始

莽利孺子立甫二歲身自踐祚稱攝皇帝未幾而簒西漢以替二百餘年一十二帝

附

王莽 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姪王曼之子也幼孤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尚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内事諸父曲有禮意封新都侯哀帝崩太皇太后以莽爲太司馬領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尊進太傅號安漢公加號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弒平帝立孺子嬰稱攝皇帝遂移漢祚即真天子位建國號曰新僭位十八年漢宗室劉秀等起兵莽之敗元始建國天鳳地皇

新室王莽字曰巨君侈口蹷頤虎吻鴟睛瞰臨左右高視反膺厚履高冠長七尺零元后弟子 孝元皇后莽之姑也 椒房外親元成九侯諸父弟昆 陽平頃侯禁敬侯鳳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莽諸父也皆以元成世封其羣兄弟皆將軍 父曼早死莽獨孤貧折節恭儉被服儒生侍藥王鳳垢面囚形 莽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 王商分邑遂此延聲 本傳 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 修飾虛僞匿情求名 莽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輔政不替四父相繼 鳳商音根皆爲大司馬 金匱符命日生詭計先攝後假稱新皇帝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爲兩簡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傳予皇帝金策書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皇天上帝隆顯大祐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已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手執孺子歔欷流涕 莽廢孺子爲定安公讀策畢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

不感動定安第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 紫色蠅聲餘分閏位空言慕古封爵怪異作周井田小漢家制滔天虐民窮凶惡極郡國起兵劉崇翟義 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俱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莽作威斗厭勝兵氣 始建國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欲以厭勝衆兵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 建入長安 更始遣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起兵開關迎建九月入長安 火及承明莽坐斗柄斬於亂兵 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椁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廷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譏

譚曰當奈何時莽紺袀服帶璽紱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扶莽之漸臺欲阻池水衆共圍之下餔時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首軍人分裂莽支節肌骨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首傳宛市

一十八年復還漢京楊雄爲郎

三世不遷法言僞論易擬太玄劇秦美新君子病焉

淮陽王

名玄字聖公舂陵戴侯熊渠曾孫光武族兄莽篡漢兵起將軍王鳳等推聖公爲皇帝在位二年赤眉入長安聖公出降封長沙王尋縊殺之光武即位詔封淮陽王欸元　更始

更始劉玄稱爲皇帝劉席流汗豪傑解體

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爲皇帝設壇場於淯水上玄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劉盆子帝拜擁赤眉

被髮跣足見人欲啼

赤眉進至華陰軍中有齊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莊言王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先是赤眉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恭少習尚書隨崇等降更始復封式侯在長安茂盆子留軍中屬卒吏劉俠卿主牧牛至是求軍中景王後得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三人崇曰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爲三札置笥中書其一爲符曰上將軍於鄭北設壇場大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耗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循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建武三年馮異大破赤眉于殽底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帝憐之以爲趙王郎中

卜者王郎邯鄲稱帝詐眞子輿徇下幽冀

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眞子輿劉林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等入邯鄲立郎爲天子徇下幽冀州郡響應大司馬劉秀擊斬之

四言史徵卷二終

四言史徵卷三

長白曹　荃芷園甫註釋
頓丘葛　震星巖甫編輯
古歙程　麟德蔚窯甫較訂

東漢紀

光武東都洛陽故曰東漢凡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帝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三子秀其季也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稼穡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之王莽末羣

雄蜂起遂與宛人李通從弟李軼等起兵於宛共立更始為天子秀為太常偏將軍大破莽兵於昆陽拜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及莽被誅復以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會王郎反據邯鄲連戰拔其城誅之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秀為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秀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進擊銅馬尤來大槍五幡等賊皆破之行至鄗諸將議上尊號乃即皇帝位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崩壽六十二葬原陵改元　建武　中元

劉縯劉秀起兵舂陵 縯字伯升秀之兄也舂陵鄉名 劉縯未幾誅於聖公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更始不敢發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故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勸更始並執縯即日殺之 秀性謹厚日

角天庭絳衣大冠見者皆驚昆陽接戰師至如歸小怯[illegible]

勇屋瓦皆飛以一當百遂解重圍司隸僚屬漢官威儀滹

沱東渡風雨載馳抱薪爇火對竈燎衣 帝行大司馬至薊中會王子接起兵應王郎城內擾亂秀趣駕出舍食至蕪蔞亭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冰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秀引軍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惶惑不知所之白衣老父指信都城守即馳赴之蓋任光也○滹沱河自代郡鹵城縣東經霸州文安入海 漁陽上

谷豪傑景從保守河北任光邳彤進拔邯鄲耿弇之功由

大司馬進位蕭王擊銅馬賊河內悉降四路分兵六師張

皇雲龍鬬野兵捕不道四七火主即位於鄗 馬武馮異等勸進光武固止之耿純復進勸之光武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復奏之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於六宗望於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為建武大赦天下改鄗為高邑 帝定天下保全功臣三公

責吏政體深醇崇禮太學徵聘隱淪風開東漢節義嶙峋
廢后稷子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信
讖封巡黜呂太后盛德未純太原周黨伏而不謁願守所
志賜之以帛羊裘物色咄咄子陵嚴光字子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足
加帝腹占動星文不相助理終隱富春子陵少與帝同學及帝即位光乃變
姓名隱身不見帝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
裘釣澤中帝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
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
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復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
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

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
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以壽終於家平原太守伏湛晏如
撫循百姓徵爲尚書宛人卓茂恬淡樂道行已清濁容民
是好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引義釋訟教化大行時年七十
作德日休擢爲太傅封褒德侯湖陽新寡宋弘守禮貧賤
糟糠事不諧矣帝姊湖陽公主鄧晨妻新寡帝與共論諸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
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在屛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
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
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湖陽縣名潁川馮異主簿起兵豆粥麥飯大樹
將軍君臣父子言何藹如上下交儆射鉤檻車馮異治關中出入三

歲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
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
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此我起兵
時主簿也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
報異頓首謝曰臣聞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
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
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巾車鄉名馮異在此爲漢所獲帝釋用之隗囂反復歸
漢無定班彪知興論作王命初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徵囂囂至長安後逃歸天水
復招聚其衆興脩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
亂者多歸囂囂傾身接引爲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爲
賓客由此名震西州帝遣大中大夫來歙往說之囂乃奉
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
厚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
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乃爲之

著王命論以風
切之囂不聽子陽井蛙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更始元年起兵成都尋僭稱帝井蛙言
如蛙坐井中所見者小也螳臂爭橫先刺來歙後刺岑彭吳漢擊之西
蜀遂平吳漢征伐意氣自若差強人意隱若敵國奉詔即
行散其田宅鄧禹封侯二十四歲悃愊無華內行淳備子
十三人各守一藝修整閨門子孫不墜列侯之中元功之
最耿弇長史北道主人河內給糧留守寇恂潁陽祭遵性
情廉約雅歌投壺士卒嚴確死戒薄葬家事不託憂國奉
公諸將無若賈復名將折衝千里男女婚娶重創尋起馬

援田牧散財借著遨遊二帝功成名樹書戒嚴敦畫虎刻鵞狀下拜松父友自寓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書戒之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文犀明珠薏苡受譖屍褁馬革所志未竟死則藁葬妻孥惶懼朱勃上書帝心始悟
援前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藁葬城西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
張堪拜漁陽太守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稼穡以致殷富百姓歌之云云

反風滅火虎北渡河劉昆之言偶然不磨
初劉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

陰讖陰興托屬掖庭增封不受外戚可風帝好圖讖鄭興不爲書有未學而無所非
帝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事帝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乃解

讖決三雍桓譚非經非聖無法出六安丞
帝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極諫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

顯宗孝明皇帝
名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帝生而豐下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封東海王廢太子彊而立之在位十八年崩壽四十八葬顯節陵改元永平

明帝初作親幸辟雍李躬三老桓榮五更
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老者爲五更亦參任之也

升堂問難諸儒執經縉紳冠帶圜橋觀聽
辟雍四門外水圜繞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曰圜橋門

南宮立學四姓小侯
樊郭陰馬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

單于遣子來學來遊館陶主子不許爲郎苟非其人民受其殃禮縟五帝儀綮三王蹈德咏仁拜舞歌颺東京風物於斯爲良

惜也察慧自起撞郎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急言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書求天竺佛教始倡沙門首禍災及楚王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

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閎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得其術圖其形像楚王英最先好之後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廢徙丹陽自殺

雲臺圖像位列星躔馬援后戚獨不與焉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太傅高密元侯南陽鄧禹字仲華大司馬廣平忠侯南陽吳漢字子顏左將軍膠東剛侯南陽賈復字君文建威大將軍好時愍侯扶風耿弇字伯昭執金吾雍奴威侯上谷寇恂字子翼征西大將軍陽夏節侯潁川馮異字公孫征南大將軍舞陽壯侯南陽岑彭字君然征虜將軍潁陽成侯潁川祭遵字弟孫大常靈壽侯信都邳彤字偉君東郡太守東莞成侯鉅鹿耿純字伯山上谷太守淮陰侯潁川王霸字元伯左中郎將朗陵愍侯潁川臧宮字君翁驃騎大將軍櫟陽侯馮翊景丹字孫卿驃騎大將軍參蘧侯南陽杜茂字諸公建義大將軍鬲侯南陽朱祐字仲先驃騎

將軍慎靖侯南陽劉隆字元伯揚武將軍全椒侯南陽馬成字君遷大司空阜成侯漁陽王梁字君嚴衛尉安城忠侯潁川銚期字次況左馮翊安平侯漁陽蓋延字巨卿捕虜將軍陽虛侯南陽馬武字子張驍騎將軍昌成侯鉅鹿劉植字伯先左將軍阿陵侯南陽任光字伯卿豫章太守中水侯東萊李忠字仲都左將軍槐里侯扶風萬脩字君游瑯邪太守祝阿侯南陽陳俊字子昭積弩將軍昆陽威侯潁川傅俊字子衛揚化將軍合肥侯潁川堅鐔字子及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援女馬后德冠後宮常衣大練讀書謙恭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女也建武中選入太子宮時年十三爲貴人奉承陰皇后遂見寵異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爲善最樂東平王蒼子賜侯印佩拜趨蹌

東平王蒼來朝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東平憲王名蒼光武第八子陰皇后所生明帝之弟也東平漢之國名今改爲州屬山東兗州府

宋均守郡五日聽事檻出暴虎奸退發吏

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閑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豹常募設檻穽而尤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

陸續遣獄母來悲傷斷葱以寸截肉必方

楚王英以逆謀自殺上得其陰疏天下名士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惟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

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洛陽作食以饋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

肅宗孝章皇帝

名炟顯宗第五子也生母賈氏馬后養之立爲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在位十三年崩壽三十三葬敬陵改元　建初　元和　章和

帝除嚴切每事從寬政猶琴瑟大急小彈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獄斷嚴明所以威懲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

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簺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陳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稱制臨決五經異同白虎奏議班固丁鴻

校書郎楊終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扶風班固字曰孟堅枕經籍書紆體衡門

叶民堅切音緜

潛神黙記緪以歲年漢書典核數百萬言史漢異同世稱馬班

華嶠曰固之敘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

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朱暉宇文季南陽宛人嘗爲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

廬江毛義捧檄而喜賢者不測

屈爲親起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司空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

賜俸歸田兄子十往退而安然子疾不視竟夕不眠豈謂無私長者之言

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孝和皇帝

名肇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以憂卒竇后養帝爲巳子即位時年十歲太后臨朝在位十七年崩壽二十七葬敬陵改元　永元　元興

孝和皇帝永元元年竇憲北伐登燕然山諜銘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耿秉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兵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乃旋生入玉門不願酒泉班超乞老至是

班超起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之志有相者謂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自假司馬入西域以功封定遠侯至是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徵超還

訓女鄧綏恭肅小心禁絕貢獻紙筆是琛後有馬鄧前有郭陰

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隷役皆加恩惜帝深嘉焉及爲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筆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之世不過中郎將

孝殤皇帝

名隆和帝少子也和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帝生僅百餘日鄧太后立之在位八箇月崩壽一歲葬康陵改元　延平

孝安皇帝

名祜肅宗孫也父清河孝王慶母左姬帝自在邸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年十歲好學史書和帝稱之數見禁中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驃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迎立之在位十九年南巡崩於葉壽三十二葬恭陵改元　永初　元初　永寧　建元　延光

和崩殤立一年而已孝安皇帝清河王子清河王章帝第三子汝南
薛包天性孝友後母屢逐洒掃自守弟子分財自取其醜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不得已廬於外旦入洒掃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中分其財物自取醜惡者弟子破產輙復賑給帝聞之徵拜侍中包不拜詔加禮如毛義黃憲十四清溫
靜愨欽動名賢爭從把握稱爲顏子雅度淵若澄之不清
淆之不濁黃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閬所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

爲無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而不濁不可量也弘農楊震金却黃昏四
知自畏清遺子孫飲酖而死大鳥集原四世清德出於一
門弘農楊震字伯起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大將軍鄧騭聞而辟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材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震性公廉子孫長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時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切諫帝不聽豐等遂共搆之令耿寶奏震怨望即遣使者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而卒及樊豐敗詔以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流涕葬畢始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位至三公以清德稱

孝順皇帝名保安帝之子也母李氏爲閻皇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子安帝乳母王聖等譖毀帝乳母王男廚監邴吉帝數爲歎息王聖等懼有後禍與江京樊豐共搆陷帝坐廢爲濟陰王安帝崩北鄉侯立帝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及北鄉侯薨閻顯

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國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陳達等迎帝於德陽殿西鐘下即皇帝位在位十九年崩壽三十葬憲陵改元永建　陽嘉　永和　漢安　建康

安帝旣殂后立北鄉甫及在位七月而亡閻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爲嗣四月即皇帝位冬十月薨彼衆宦者聚謀德
陽誅顯遷后迎濟陰王侯封十九孫程王康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收閻顯下獄誅遷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等皆爲列侯是爲十九侯
時則徵士黃瓊爲郎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李郃之子李

固高翔嶢嶢易缺盛名難當不夷不惠遠謨韜光（時徵處士楊厚黃瓊爲議郞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爾○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

四徵不屈扶風法眞身不可見名可得聞百世之師我思其人（法眞字高卿扶風人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孝冲皇帝（名炳順帝太子即位時年二歲大后臨朝在位一年崩葬懷陵改元　永嘉）

孝質皇帝（名纘渤海孝王鴻子樂安夷王寵孫千乘貞王伉曾孫肅宗玄孫也冲帝崩太后與大將軍梁冀定策迎至洛陽封建平侯即皇帝位時年八歲在位一年爲梁冀所弑葬靜陵改元　本初）

孝桓皇帝（名志肅宗曾孫河間孝王開孫蠡吾侯翼子也襲父爵爲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冀定策迎入南宮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一年崩壽三十六葬宣陵改元　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永壽　延禧　永康）

冲帝一載質弑於冀（質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桓蠡吾侯（桓謂孝桓皇帝蠡吾縣名屬深郡）立主大器女寵中宮日與相通梁冀跋扈政出私門三后六貴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單超誅梁權移常侍龍見於田君子不利忠賢憤激黨錮禍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陳蕃竇武劉淑號稱三君俊顧廚及誅數百人迨至靈世禍猶未悛（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復治鉤黨殺李膺等百餘人）

李固之死成於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文姬固姊孤寄王成名行相次李杜齊名（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元禮楷模（時人爲之語曰天下楷模李元禮）謖謖風生（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事不辭難死不逃行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辭母母言鑿鑿使汝爲惡不可爲惡使汝爲善我不爲惡行路聞之涕泗零落張儉亡

命死爭孔融 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 家事任長母義從容詔獨坐褒 融兄 儉適安從孽自巳作禍貽無窮

空汗良善生何以容介休郭泰 字林宗太原介休人 藏否人倫貞不絕俗隱不諱覩南州徐稚廉節自立榻下陳蕃 字仲舉遷[illegible]平[illegible]行 為徐孺子獨設一榻去則懸之其見禮如此

磨鏡自給 孺子嘗事江夏黃公後黃公殁孺子往會葬無資以自致齎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

屏跡梁碭有申屠蟠黃雀低飛鴻鵠高翻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孝靈皇帝 名宏肅宗玄孫河間孝王開曾孫解瀆亭侯淑之孫萇之子也襲父爵為侯桓帝崩無嗣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崩壽三十四葬文陵改元

建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靈帝之立竇武之功青虹黑氣雌鷄化雄亡國之怪獄下蔡邕 光和元年四月侍中寺雌鷄化為雄六月有黑氣墮溫德殿庭中氣如龍長十餘丈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帝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蔡邕對曰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帝覽而歎息曹節於後竊聽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洛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力為申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帝賣官錢私藏日饒擬方桓帝楊奇不撓亦猶虞舜比德唐堯 初帝為侯時嘗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虞帝不悅

封張讓等十二人侯中官拜爵軍功之羞不受侯封賢哉呂彊 封彊為都鄉侯不受因上疏言宦官不當妄受茅土又言蔡邕毀刺貴臣譏訶宦官而加之罪今羣臣皆以邕為戒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前後三人綱目楊芳唐張承業與楊復光

中平元年張角黃巾盧植奉討始赦黨人 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衆共神之徒衆數十萬凡三十六方角弟子周唐告之有詔追捕角等角勅諸方俱起皆著黃巾為識旬月

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中常侍呂彊亦為帝言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

胡廣伯始天下中庸歷事六帝周流四公

少帝 名辯靈帝子何后所生即位時年十七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勒兵誅亂讓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尚書盧植追讓等斬之帝夜步逐螢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乘之還宮司空董卓廢為弘農王而弒之在位五月改元

光熹　昭寧

少帝辯立虛守位號進誅宦官計咨袁紹 大將軍何進太后兄也袁紹字本初司空逢之庶子 召兵脅后 太后何氏 開門揖盜 宦官塞項謀殺大將軍何進中軍校尉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聽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并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太后進然之典

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宜
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
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董卓西來廢辯立獻弒何太后

漢於斯亂 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 **卓辟蔡邕威迫其來三日之間周**

歷三臺 邕字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儁才博學善屬文技藝術數無不精綜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
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任至
中郎將爲王允所誅漢以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
爲外臺蔡邕初署祭酒補侍御
史又轉侍書御史後補尚書 **多識漢事曠世逸才流紀**

廢典卒爲先災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位司徒與僕射士孫瑞結謀同誅董卓邕聞驚嘆允收付廷
尉死獄中馬日磾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
制作國之典也廢滅豈能久乎允後爲李傕所殺 **鋤金**

不顧北海管寧 字幼安北海朱虛人 **邴原** 字根矩東莞朱虛人 **王烈** 字彥方平原人 **往**

依遼東 寧與華歆邴原俱遊學天下聞公孫度令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至遼東度虛館候之 **華歆**

助曹破壁牽后 華歆字子魚曹操欲獻帝皇后伏氏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 **嘗其棄金**

人知其謬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
軒晃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
看寧割席分座曰子非吾友也

孝獻皇帝 名協靈帝中子母王美人爲何后所害少帝即位封渤海王徙封陳留王董卓將兵
詣京師聞少帝在北迎於北邙阪下卓與少帝語
語不可了乃更與帝語禍亂之由無所遺失卓大
喜以帝爲賢乃廢少帝而立之遷都長安復還都
許昌在位三十一年丞相魏王曹丕簒位廢帝爲
山陽公魏青龍二年殂壽五十四以漢天子禮葬於禪陵改元 初平 興平 建安

獻帝在位國家不造先挾於卓 初平元年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卓欲遷都以避之
遂燒焚宮廟官府劫遷天子車駕入長安 **後挾於操** 興平二年曹操遷帝於許 **曹丕承之遂**

移漢廟廢山陽公東漢以絶 音翠 **歷十二帝百九十歲志在**

靖難北海孔融才疏意廣訖無成功 融恃其才望數歲傳曹操御史大夫郗慮
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
又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更相贊揚謂融曰
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回復生也大
逆不道操遂收融並其妻子皆殺之

楊脩答教 脩字德祖丞相府主
簿有才爲曹操所忌見殺脩常白事知必有反復
教豫爲對答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所白甚有理 **禰衡鼓**

吏 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共結殷勤不能相違融數
與武帝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爲鼓吏後
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次傳衡衡擊鼓爲漁陽摻撾蹋地前來躡馺腳足容態不常鼓聲甚
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忼慨知必衡也既度吏呵其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褌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
牟次著單絞後乃著褌畢復擊鼓摻撾而去顏色無作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撾自
衡造也爲黃祖所殺 **以才見殺詎知韜晦荀彧荀攸比之子房謀謨**

帷幄深密智防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爲漢侍中守尚書令曹操議加九錫彧以正論沮之操不悅及
擊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參丞相軍事曹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荀攸字公達彧從子操

求策謀之士或薦於操爲軍師攸深密有智防謀謨帷幄
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
休荀公達之去
惡不去不止

陳琳阮瑀王粲劉楨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
文章討紹檄文即琳之辭也後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
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罪太
祖愛其才而不責也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從門下
督○阮瑀字元瑜陳留人少受學於蔡邕太祖召爲司空
軍謀祭酒管記室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
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
不能增損從倉曹掾屬○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
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獻帝西
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
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
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
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

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
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之表卒粲勸表子琮歸太祖太
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内侯後遷軍謀祭酒拜侍中建安
二十一年從征吳道病卒○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
安十六年世子爲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
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
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
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
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巓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
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
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
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草檄作賦　一時才人

後漢紀

凡二帝共四十三年 附魏吳時號三國

昭烈皇帝

姓劉名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十八年
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
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帝少而孤與
母販履織席爲業年十五母使行學與遼西公孫
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不甚樂讀書喜狗
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
其耳少言語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傑
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帝討
賊有功除安喜尉遷高唐令後爲賊所破往奔中
郎將公孫瓚瓚表帝爲別部司馬與田楷拒袁紹
數有戰功領平原相去楷歸陶謙謙表爲徐州刺史
謙死領徐州牧又爲呂布所敗歸曹操拜豫州牧
進左將軍以車騎將軍董承受獻帝衣帶中秘詔
乃起兵討曹兵敗奔青州依袁紹紹敗又走依劉
表表死子琮降於曹操帝奔江陵操遣騎追之使
諸葛亮結好孫權與權將周瑜大破曹軍於赤壁
會益州牧劉璋懼曹兵西下遣使迎帝遂襲據成

都進攻漢中破夏侯淵張郃於陽平羣臣共推爲
漢中王及曹丕篡漢乃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山
之南國號後漢孫權襲殺關羽帝怒自將伐之軍
於秭歸爲陸遜所敗還屯白帝憂忿而殂在位三
年壽六十三葬惠
陵改元　章武

四海分崩　天下大亂　欲火續劉　是爲蜀漢昭烈帝備中山
王系　幼而孤貧　常有大志　漢室傾頹　慨然思濟　廬懷宅人
英賢委質去聲　三顧隆中　謀信與伸通　大義　跨有荊益　卒爲漢
嗣　營連四十　自將伐吳　王業未終　白帝托孤白帝今四川夔州府光武
時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更號魚復曰白帝城　士元姓龐名統襄陽人　鳳雛　諸葛名亮　臥龍

德操姓司馬名徽潁川陽翟人氷鑑品藻龐公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常謂孔明爲
臥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氷鑑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張飛字翼德涿郡人爲世虎
臣同起艱難誼氣夙親帝少與二人友善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帝
周旋不避艱險髯公見重軼羣絕倫留守南郡計沉魏軍威震華
夏剛而自矜飛釋嚴顔巴郡太守引爲上賓火烈人畏御下少
恩均以短敗蜀漢之屯

後帝名禪字公嗣昭烈太子年十七襲位於成都諸葛亮托孤於前蔣琬秉政於後休民養兵國賴
以安至琬卒帝乃自攝國事黃皓等用事而國勢陵夷矣魏曹奐遣鄧艾入寇帝詣軍壘門降遷於

洛陽封安樂公司馬昭常與帝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爲感愴而帝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
無情乃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耶他日昭問帝曰頗思蜀否帝曰此間
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求見帝曰若司馬公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
不思會昭復問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耶帝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至晉武帝太始六年
薨年六十四歲在位四十年改元建興 延禧 景耀 炎興

後帝守位厚福容容歷年四十丞相之功南陽諸葛天民
先覺俯視吳魏伏龍彌確抱膝長吟自比管樂爲漢出廬
寄命受托南征雍闓七擒孟獲拜表出師疆理經畧食少

事煩長星夜落鞠躬盡瘁俯仰不怍天不祚漢哲人是椓
音卓表也○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漢司隷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
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畒
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
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
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屛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
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
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

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
里天府之國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若
跨有荊益保其險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
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建安十六年以亮爲軍師將軍二十
六年先主即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章武三年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建興元年封亮武鄕
侯開府治事三年率衆南征九年出祁山十二年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相守於渭南八月疾病卒於
軍年五十四軍退司馬懿案行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子瞻嗣爵○晉陽秋曰
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雅操

鎭靜有神作事憒憒過不推人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謀國托志
忠純舉目究意識悟過人接納賓客事無因循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公亮獻替忠勤事至十反光贊王勳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四相
黃皓用事怙寵專權宦官黃皓便辟佞慧帝愛之皓畏董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及允卒費禕以陳祗代允爲侍中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
姜維伐魏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鄧艾破綿鄧艾字士載棘陽人劉諶自殺北地王諶昭烈之孫禪之子也○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譙周請降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

帝可也柰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蜀亡於禪歷年圖曰昭烈以奔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摧沮勍敵因敗爲功頹沛之際不忘恭義美矣劉璋昧弱偉而事之遂奄有巴蜀若臨一隅安業公材雖下中然委任賢相僅能守國及姜黃用而面縛爲虜宜矣

魏紀凡五主共四十六年

文皇帝姓曹名丕字子桓沛國譙人漢丞相魏王操之子也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操死嗣位爲丞相魏王遂篡漢祚稱皇帝建都鄴國號魏在位七年殂年四十葬首陽陵建元黃初

魏武曹操父曰曹嵩曹騰養子莫知所從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曹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操於惇爲從父兄弟少有譎智機警變通許劭評品亂世奸雄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起驍騎校討賊
立功摧袁袁紹袁術定表劉表芟刈羣雄致身丞相自爲魏公旋
加九錫進爵王封上挾天子下令諸侯弑后子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鬼哭神愁摸金摸金郎將搜粟搜粟都尉發冢掘丘屠良殺善
爲惡無休天命有在死見逆謀分香賣履後世爲羞操將卒持

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已累汝因泣下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可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著兄弟可共分之西陵夜雨銅雀風秋西陵操葬處也○銅爵臺在彰德府臨漳縣治西并金虎氷井三臺相去各六十步其上復道樓閣相通中央懸絕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頭臨終遺令施繐帳於上朝晡使宮人歌吹帳中以望西陵後樓臺俱毀土人掘地得瓦色頗青內平瑩印工作人姓名皆八分隸書以瓦爲硯貯水數日不滲操卒子丕嗣爲魏王天
資文藻下筆成章博學彊識才藝兼長篡漢自立是爲文
帝改元黃初尊操武帝廟號太祖陵曰高平華佗醫術刳割湯針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游學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生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

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輙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鍼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病人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勤勞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辟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身體便輕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藏針下

五六寸而病輙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建平

相術預知死生

朱建平沛國人善相術問答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爲魏公聞之召爲郎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謂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初穎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調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早殞滅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歘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所見者於是數聚會並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二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黃初中建平卒

周宣

占夢洞徼吉凶

按周宣字孔和樂安人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之妖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角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黃門令奏宮人相殺帝復問曰吾昨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是時帝已遣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

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偪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愼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眞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也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當爲車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敍夢凡此類也明帝末卒

管輅占卜鬼謊神驚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追餞

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蠭窠鼅鼄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眾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蠭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鼅鼄也舉坐驚喜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數留精光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喜从之從部鉅鹿遷治中別駕輅從軍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

共鬪具如所言豚逸去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輅在田舍常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宿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主人罷入生把刀出門倚薪積間側立假寐欻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弟辰常欲從輅學輅曰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知之也於是遂止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無生骨眼無守睛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甲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之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子弟無能傳其術者

明帝 名叡字元仲文帝太子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祖操愛之常令左右年十五封武德侯進平原王以其母甄氏被誅故未建為嗣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流涕文帝釋弓為之惻然曰好語動人心遂立為太子在位十三年殂年三十五葬高平陵 改元 太和 青龍 景初

明帝叡立容止可觀天姿秀出望之儼然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行師動眾識決機先含垢藏疾偉略沉潛性好土功宮殿鬱盤鐘簴橐駝從移長安承露盤折重不可遷金人

辭漢淚落潸潸社稷無衛維城不堅大權偏據來日大難

齊王 名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任城王楷子也青龍三年封齊王明帝疾立為大子時年八歲召司馬懿入臥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又令王抱其頸懿頓首流涕帝殂芳嗣立在位十五年因誅司馬師不克師矯太后令仍遣歸藩於齊居河內司馬炎篡位封邵陵縣公泰始十年殂年四十三謚曰厲公 改元 正始 嘉平

齊王芳立爽 曹爽 懿 司馬懿 輔之爽誅 大將軍爽專權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十二年從魏王謁高平陵懿遂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奏爽等陰謀反逆夷三族懿卒

子師嗣之 嘉平三年太傅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青頭鷄唱矯詔廢之 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芳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芳懼不敢發司馬師以太后令召羣臣議以魏主荒淫無度褻近娼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莫敢違乃奏收璽綬歸藩於齊○裴松之注司馬師已書詔於前司馬昭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唱曰青頭鷄青頭鷄青頭鷄者鴨也帝不敢食詔引兵入師因廢帝

高貴鄉公 名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初封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立之在位七年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固諫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昭昭爲之備帝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司馬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衆奔走中護軍賈充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帝殂時暴雨雷霆晦冥年二十歲葬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 改元 正元 甘露

高貴鄉公才慧夙成尚辭好問文采流聲輕躁忿肆自蹈凶鋒司馬授意弑於賈充

元帝 名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初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髦遇弑羣臣議立之在位七年司馬炎篡位廢爲陳留王太安元年殂年五十八 改元 景元 咸熙

陳留王奐恭已南面司馬炎簒揖讓而禪 帝禪位於晉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黃初之際異類巢燕鷹揚宜防豈謂無見高堂隆言於是乎驗 明帝景初元年光祿勳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明帝手詔慰勞之○黃初四年有鵜鶘鳥集於靈芝池鷹揚指司馬懿也 魏歷五至四十六年孤兒寡婦天道好還魏世拓邊鮮卑烏桓遼水以東爰及三韓 禹貢之曰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凡十二州秦幷天下北築長城分醫無閭山以東之地爲遼東郡即古營州地醫無閭山以西至右北平爲遼西郡即古幽州地也今皆以三韓爲遼東別號如三秦三晉之稱非也三韓者馬韓辰韓弁韓也共五十餘國漢置帶方郡又屬樂浪郡其北與高句麗沃沮接壤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南與夫餘東南與倭水行相接合錄其考如左○魏志云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綿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爲臣智其次爲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濆沽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

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
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
監溪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
離國感溪國萬盧國辟卑離國臼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
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
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
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濆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
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
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
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
秦人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
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初
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踧支濆
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
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准既僭號稱王爲燕亡人衛滿所
攻奪將其左右官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其後絕滅
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桓靈
之末韓濊強盛郡縣不能治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
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
遺民興兵伐滅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
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
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
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
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
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
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紀
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
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
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
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
爲珍其人性強勇魁頭露紒如炅兵衣布袍足履革蹻蹋

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
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鍤之通日嚾呼作力不以爲
痛既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
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
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
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
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
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
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
寶禽獸草木畧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毛鷄其
尾皆長五丈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
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
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畧如裸勢乘船往
來市買中韓○弁韓亦十二國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
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
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清長髮
亦作廣幅細布法俗嚴峻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
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有已
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
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弁辰半路國
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
辰甘露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
馬國弁辰安邪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由國弁辰韓合
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
十二國屬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
立爲王明其爲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土地肥美宜
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
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作屋橫累木爲之
有似牢獄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
國用錢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見
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
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吳紀 凡四主合五十九年

大帝 姓孫氏名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破虜將軍烏程侯孫堅次子討逆將軍吳侯孫策弟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及策起事江東已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爲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遣劉琬加策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名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大貴之表年又最壽及策殂長史張昭等奉權統任降曹操表爲車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自公安徙都武昌曹丕立封吳王後與魏絕僭即皇帝位還都建業國號吳在位三十一年殂年七十一葬蔣陵建元黃武 黃龍 嘉禾 嘉興 赤烏 太元 神鳳

吳王孫權業承父兄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屈身忍辱尚計

任能擅有江表鼎足稱雄周瑜字公瑾舒人朗卓邈爲逸倫取荊破魏膽畧過人人與之交醉若飲醇諸葛子瑜名瑾亮之兄也與亮同母蜀得其龍吳得其虎兩立無嫌各爲其主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朝服其弘量魯肅字子敬篤忠臨事不苟卓然自立敗曹北走方之鄧禹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何有吳下阿蒙呂蒙字子明就學有功士別三日刮目不同陸遜子抗字幼節吳郡人治軍樂鄉城名晉羊叔子名祜大山平陽人累遷荊州都督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一水相望祜遺抗藥抗即服之抗遺祜酒飲之不疑輕裘緩帶不事威儀峴山遺愛有墮淚碑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祜沒襄人感其德立祠刻碑其上過者莫不流涕杜預名其碑爲墮淚碑云

會稽王 名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廢太子和而立之丞相孫綝專恣亮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廢亮爲會稽王後以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爲侯官侯遣之國道自殺或云休鴆殺之時年二十三歲晉武帝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顒迎亮喪葬之賴鄉在位七年改元五鳳 太平

會稽王亮惡綝專恣謀執不密反爲廢黜

景帝 名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封琅琊王孫綝廢亮遣使迎立之在位七年殂年三十改元永安

孫休嗣立是爲景帝惟命不常七年而替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王公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

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烏程侯 名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字皓宗權孫太子和子也封烏程侯休殂是時蜀漢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共迎立之時年二十三歲初立時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賑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軍士禽獸擾於苑者皆放出之當是時翕然稱爲明主既得志粗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皓盡殺之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後各奏其闕失輒以爲罪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流殺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夸興功役衆所患苦徙都武昌再遷建業在位十六年晉遣王濬伐之入石頭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送於洛陽封歸命侯太康四年殂年四十二葬河

四言史徵　卷三　吳烏程侯

南縣界改元　元興　甘露　寶鼎
建衡　鳳皇　天璽　天冊　天紀

共圖　二十五

孫皓初立翕然有聲既而得志麤暴驕盈耽酒好色拔面鑿睛奉昏險詖積惡叢興王濬樓船飛下益州鎖沈江底城陷石頭降旗一片風卷波流蕭蕭故壘蘆荻皆秋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拔人面刖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此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皓爲一國之主秉生殺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激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袷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邊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從[illegible]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illegible]

晉紀

洛陽　凡十二世十五帝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都洛陽五十四年江左十一帝都建康一百二年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氏名炎字安世河內溫人文王司馬昭長子懿之孫也寬惠仁厚沈深有度量仕魏中撫軍大將軍開府副[illegible]相國招死嗣相國晉王尋篡魏稱皇帝國號晉建都洛陽

在位二十六年崩壽五十五葬峻陽陵

建元　泰始　咸寧　太康　太熙

晉武皇帝司馬昭子 昭字子上司馬師弟也初以兄師早世無後以次子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

四言史徵　卷三　晉武帝

共圖　二十六

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

始大封宗室八王禍 汝南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楚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長沙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齊王冏字景治武帝弟獻王攸之子河間王顒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王瓌之子東海王越字元超宣帝弟東武城侯馗之孫高密王泰次子

選吳伎女五千入宮帝乘羊車恣其所蹤鹽汁灑地竹葉插房 叶符風切音逢

掖庭相效爭引嬖寵 叶昌中切音冲

衛瓘女種賢長而美白賈充女權詐醜而短黑以賈易衛後宮之厄 帝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

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荀勗入與顗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太保王祥事後母孝生有清德死無雜弔

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廬江朱氏生覽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又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言之所感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王裒痛父隱居巖阿徵辟不就涕泗孔多哀哀父母人廢蓼莪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祖修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禮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巴西陳壽師事譙周蜀平入晉落簪淹留撰三國志人推良史質直勝文善叙事理丁儀丁廙作傳索米亮非將才廢公私詆兩遭親喪竟被貶議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父喪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舉爲孝廉除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魏吳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杜預薦之帝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黜元康七年卒年六十五

束晳稽古博洽逸羣多識往事能讀丘墳汲冢竹書顯陵策文科斗鳥跡隨意釋分悲夫年位泥首青雲

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晳博學多聞而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召爲掾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博士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太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

者僥棄照取賣物及官妝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業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晳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

魏晉纂亂七賢放達崇尚虛無縱酒旁押遺落世事輕蔑禮法嵇

康遠邁博覽該通龍章鳳姿風儀亭亭濁酒彈琴陳說平生鍛以自贍與世無營才儁不免語驗孫登顧影自歎散絕廣陵

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莊老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琊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潁川鍾會貴公子也故往造焉康不爲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毌丘儉帝既昵聽信會遂害之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初康嘗游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阮籍瓌傑傲然無猜賦詩詠志自足於懷能琴善嘯忽忘形骸魏晉之際恐爲禍階陶兀昏放名以酒埋隣家少婦美而當鑪醉臥其側而遂舅呼兵家有女才美及笄未嫁而死徑往哭之母死圍碁飲酒食豚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召辭曹爽

婚卻晉武醉六十日究不得語大人先生禮法是尚蝨處褌中聊以相況青眼白眼轉盼相屬求步兵廚作窮途哭

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

壞府舍屛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大將軍從事中郎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毁瘠骨立殆至滅性又能爲青白眼見禮法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年五十四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

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邦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自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

南阮阿咸嗣宗諸子犢鼻高竿聊復爾耳居喪蕩檢與姑婢私姑歸婢隨借馬奔追妙解音律善彈琵琶絃歌酣宴諸阮歡譁大盆盛酒圓坐相向羣豕同飲自擬天放

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甕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荀勖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

劉伶詭祝一飲一斛著酒德論心齊萬物鹿車逍遙攜酒一壺荷鍤隨之死便埋塗

伶字伯倫沛國人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褌衣諸君何爲入我褌中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但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嘗爲建威參軍以壽終

向秀清悟以莊注莊佐鍛樹下灌園山陽日影西邁撫昔懷今聞笛作賦慷慨悲心

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莫適論其旨統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

一時也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旣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是日薄虞淵寒氷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

山濤早孤四十始仕璞玉渾金莫名其器甄拔人物各爲品第八斗方醉七十九終少子曰簡雅有父風高陽池上歌謠兒童

濤字巨源河內懷人早孤居貧少有器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久之拜趙國相累遷吏部尙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凡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加侍中後拜司徒新沓伯卒年七十九諡曰康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愼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與簡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爲太子舍人遷尙書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鎭襄陽於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蔆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向葛彊何如幷州兒彊家在幷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年六十卒

王戎短小談鋒機辨神采秀徹目如巖電戲觀猛獸虓吼震檻衆皆奔走獨立不變族弟敦候托疾不見竹林青青山河漫漫黃公酒壚撫昔長歎曉持牙籌會計金錢鑽核賣李行鄙而慳

戎字濬沖瑯琊臨沂人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

任幸不恃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每與阮籍爲竹林之遊或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耶襲父爵辟相國掾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縣侯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也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寮寀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遊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永興二年薨

於郟時年七十二諡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纓纓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孝惠皇帝

名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生而昏愚不堪政事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餅中毒崩或云司馬越之鴆也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葬太陽陵改元

永熙　永平　永康　永寧　太安　永興　光熙

惠帝蠢騃昏昧無知鳴問蝦蟆爲官爲私百姓餓死云食肉糜金墉毀冕蕩陰釋胄生靈版蕩滔天來覲

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倫篡帝位丙寅遷帝於金墉城號太上皇改金墉城曰永昌宮○三年成都王穎反東海王越等奉帝北征穎遣其將石超距戰己未六軍敗績於蕩陰矢及乘輿百官分散侍中嵇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璽帝遂幸超軍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遣弟熙奉帝之鄴穎帥羣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於穎軍府王浚遣烏丸騎攻穎於鄴大敗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齎侍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宮人止食於道中客舍宮人有持升餘粳米飯及

燥蒜鹽豉以進帝帝噉之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粗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有老父獻蒸雞帝受之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欷及濟河張方帥騎兵三千以陽遂青蓋車奉迎後劫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竹中方逼帝升車以幸其壘帝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魏晉已來之積掃地無遺矣

趙王倫篡同穎勤王五星經天縱橫無常諸王魚肉胡騎乘之四海鼎沸羣雄竊窺氐羯戎羌荒服不羈分五大部逼處內畿石勒上黨劉淵晉陽苻氏臨渭扶風姚羌鮮卑慕容昌黎鴟張長淮之北無復晉疆幾二百年戰爭之場賈后干政朝用私親弒楊太后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爲庶

人從於金墉城尋復弑之誅戮大臣太傅楊駿駿弟衛將軍珧太子太保濟中護軍張劭散騎常侍段廣楊邈左將軍劉預何南尹李斌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淑尚書武茂皆夷三族殺太子遹及其母焉叶於廛切音因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宮人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常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天下封廣陵王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爲師傅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畧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褘尚書華廙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

修牆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鷄麪之屬而收其利中書舍人杜錫毎盡忠規勸太子怒使人以針著所坐氈中而刺之賈謐有寵於中宮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呵謐謐意不平因此譖太子於賈后后納其言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議各有不同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幽於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趙王倫謀臣孫秀使反間言殿中人

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酖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於外時年二十三母曰郭槐賈后之母封廣成君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石苞子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望拜車塵崇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成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張華博物華而不實几鸞高爵瀕危不釋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累官司空爲趙王倫所害華雅愛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

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於是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平也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象緯乃要煥宿因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艶發大盆盛

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並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返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

裴頠棄典附后爲賊　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弘齊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歷位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爲趙王倫所害○裴頠薦章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

索靖銅駝會見荊棘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紒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燉煌五龍與尚書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武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鴈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孝懷皇帝

名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封豫章王惠帝時宗室構禍帝沖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於時累遷車騎大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尋立爲皇太弟惠帝崩皇后羊氏以于太弟爲嫂不得爲太后借清河王覃入即位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而立之在位五年劉曜王彌入寇京師帝開華林園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執送平陽封會稽公後二年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遂弒帝於平陽壽三十改元永嘉

孝愍皇帝

名鄴字彥旗武帝孫吳王晏之子也出繼伯父秦獻王柬後襲秦王永嘉二年拜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及洛陽傾覆避難於滎陽密復西如長安雍州刺史賈疋奉爲皇太子會懷帝凶問至舉哀成禮即皇帝位在位四年劉曜入寇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遷於平陽假光祿大夫懷安侯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聰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帝尋遇弒於平陽壽十八改元建興

懷佩玉璽愍居黃屋蠶墜三山鯨吞九服劉聰劉曜寇入未央圖顧畫仆方趾戌偃行酒執蓋青衣皂裳主辱臣哭弑於平陽　干寶曰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

荀崧屯宛杜曾圍之內無宿糧外無援師其小女灌年十三時夜帥勇士踰城突圍竟達石覽復爲崧書求救周訪周撫來俱與覽會兵宛圍始紓吁嗟女子男兒何如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志操清純雅好文學父頵爲安陵鄉侯累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爲賊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其小女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

爲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中宗元皇帝

名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武王伷孫恭王覲子也初生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顔目有精曜顧眄煒如也年十五嗣琅邪王位有令聞惠帝時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沉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唯侍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元康二年拜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左將軍東海王越收兵下邳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愍帝即位進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及愍帝遇害於平陽乃即皇帝位都建業是爲東晉在位六年崩壽四十七葬建平陵改元

建武 太興

永昌

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琅邪王子仁義歸來龔行趙璧命箠荊臺雲瞻北闕江望南開當時歌謠有若兒童五馬渡江一馬化龍爰登大寶晉遂稱東 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后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王敦犯順王導引咎詣臺待罪累卿百口後殺伯仁 周顗字伯仁

負此良友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從父兄也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累遷江州刺史遂屯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永昌元年舉兵反死○初敦作亂司空導帥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屬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敦至石頭帝令公卿百官見敦參軍呂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後將永歎也敦以問導導不答遂收顗幷淵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郭璞博古篤志羣經青囊九卷洞曉五行鳥冊龜枚學渾淼茫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馬活趙固婢買

廬江卦明驢鼠數衍龍荒才高位卑客傲寄興嗜酒好色輕易率性欲止敦逆因筮以諍被殺南崗術難造命 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門吏不通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康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

取小荳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䢼亭驢山君鼠使詣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

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爲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幾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穎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之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璞素與桓彝友善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

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
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肅宗明皇帝

名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寮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鎭廣陵元帝即位立爲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畧欽賢愛客雅好文辭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之交王敦忌帝神武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爲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止在位三年崩壽二

十七 葬武平陵
改元 大寧

明帝岐嶷軍書接要莽首晨懸董脐昏燎厥德不回餘風可邵

大寧二年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帝僅獲免秋七月敦水陸五萬至於南岸中壘將軍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躬率六軍出次南皇堂遣將軍段秀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畢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

顯宗成皇帝名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然爲舅氏庾亮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在位十七年崩壽二十二葬興平陵改元咸和咸康

成帝不造庾亮元舅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山藪藏疾包容不偶蘇峻作難青溪失守火及黃屋兵纏紫微石頭之駕海内含悲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護軍庾亮遣使徵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兎既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以討亮爲名自率衆萬人乘風濟自横江次於陵口與王師戰

頻捷遂進據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於石頭自將八千人逆戰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

卞壼巖巖不同時好鄙吝自執意存禮教躬受顧託正色廊廟峻及西陵督軍被詔力疾苦戰捐軀是効哀哀二子虎尾同蹈父死於君子死於孝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弱冠有名譽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轉御史中丞遷吏部尚書幹實當官勤於吏事以褒貶爲己任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莫斯爲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駑病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敢爾邪進尚書令右將軍蘇峻反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峻平贈壼侍中謚曰忠貞祠以太牢其後盜發壼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

溫嶠特達邦族流聲辭親蹈義國自家刑負荷顧命勤宣乃誠枕戈雨泣

激彼士行陶侃字謀敦王敦剪峻蘇峻奮節摛名高芬遠映柔而有正諸成切平聲然犀牛渚異狀奇形衣赤乘馬遂一幽明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頴顯名爲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表勸進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至江左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國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慨切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除散騎侍郎機密大謀皆所參綜王敦請爲左司馬嶠謬爲勤敬敦請任之會丹陽尹缺以嶠出守嶠至建康盡以敦謀告帝與庾亮畫計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之平嶠之力也明帝疾篤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壼等同受顧命咸和三年歷陽太守蘇峻反邀陶侃討平之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

騎常侍始安公還鎭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鎭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謚忠武

陶侃士行都督荊州運甓惜陰戲具江投竹頭木屑有用畢收未與顧命忿恨釁讐嶠勸勤王擁兵遲留媵妾數十家僮千頭珍奇寶貨富與國侔客化爲鶴梭騰爲虬八翼登天終督八州

陶侃字士行其先鄱陽人後徙潯陽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乃舉侃爲孝廉至洛陽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除郎中劉弘鎭沔南取爲長史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邑侯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服闋遷武昌太守以功封柴桑邑侯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王敦平進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

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用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爾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溫嶠邀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謂嶠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乃進兵及石頭平庾亮懼侃致討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屛之侃旋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後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卒年七十六進大司馬謚曰桓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於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而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王導清裁琅邪雅重中原蕩覆傾心推奉虎嘯猋馳龍升雲從輔政匡時宅紘嚴正嘉猷克宣忠規靡競內侮外難終然屹定遇台三主榮逾九命烏衣巷裏門族斯盛

王導字茂弘琅邪人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初襲祖爵即丘子參東海王越軍事

哉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業舟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任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王敦反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加守尚

書令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封始興郡公進位太保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帝崩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於是謠言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咸和五年卒年六十四諡文獻語林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夫人驚愕大恚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

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惟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干寶索隱　性好奇書　作搜神記　寃之董狐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領國史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常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

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稚川深洽　貧而樂道　不慕浮榮　閉門却掃
奇紬名山　理晰要眇　載範斯文　弘冀玄藻
從祖曰玄　得道最早　私淑鄭隱　退心探討
醫詮兼綜　內學亦了　宰求句漏　丹訪南徼
游德棲眞　八十壽考　羅浮山峰　仙衣縹緲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棊局幾道樗蒱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不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

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大
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
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見天下已亂欲避
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
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
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
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
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
交阯出丹砂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
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
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莞太守又辭不
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閒養著
述不輟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
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
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
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

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
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康皇帝

名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初封吳王徙琅
邪王遷侍中成帝有疾中書令庾冰自以舅
氏當朝權侔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疎乃言國
有強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爲嗣在位二年崩壽二
十三葬崇平陵

改元 建元

康帝天資居喪禮縟墜典方興降齡奚促

帝初立諒闇不言委政庾冰制
度年號再興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讖云立
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覽讖旣
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
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孝宗穆皇帝

名聃字彭子康帝太子即位時年方二
歲褚太后臨朝攝位在位十七年崩壽
十九葬永平陵改
元 永和 升平

穆帝繈抱太后帷中委裘稱化大孝爲宗遵彼聖善成茲允恭

哀皇帝

名丕字千齡成帝長子封琅邪王除驃騎將
軍穆帝崩無嗣褚太后立之在位四年崩壽
二十五葬安平陵改
元 隆和 興寧

哀帝短祚大命不集國嗣不育儲宮靡立

廢帝

名奕字延齡哀帝同母弟也初封東海王從琅
邪王哀帝崩無嗣太后立之時桓溫有不臣之
心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
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懼帝守道恐招時議

以宮闈重閟牀第易誣言帝素有痿疾而二美人
田氏孟氏生三男乃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
侍內寢所生僞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降封西海
縣公徙居吳縣以太元十一年薨壽四十五在位
六年改元
太和

帝奕守道桓溫廢立

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宣城太守
彝之子也生未朞太原溫嶠見之曰
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
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及長豪爽
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與沛國劉琰善琰嘗稱之曰
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
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庾翼言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
畧願陛下勿以常壻畜之除荊州刺史率衆平蜀進征西
大將軍臨賀郡公蕩清伊洛歲展園陵累遷侍中大司馬
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錄尚書事改封南郡公卒年六

十二謐宣武初溫自以雄姿風儀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北征還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然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臥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彼異阿衡我非昌邑杜塞聰明酣暢默默得保天年僨禍不及時人嘆之作歌太息

初帝平生每以爲慮嘗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對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後竟如其言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幼而岐嶷爲元帝所愛及長清虛寡慾尤善玄言初封瑯邪王徙封會稽王進丞相錄尚書事帝奕廢桓溫迎於會稽邸而立之是時桓溫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沙門支遁嘗言帝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跡其行事亦以爲賴獻之輩云在位二年崩壽五十三

葬高平陵改元○咸安

惟天挺神光膺承乾油雲驤首躍於沈川不有廢也何以興焉神識恬暢濟世無權政自桓氏祭則寡人

叶如延切音然○初元明世郭璞爲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爲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顚子之盡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

烈宗孝武皇帝

名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在位二十四年爲貴人張氏所弒壽三十五

葬隆平陵改元 寧康 太元

神人有夢字曰昌明姦臣隕命

寧康元年七月己亥桓溫死

天誘其衷名賢間出

謝安可以鎭雅俗王彪之足以正紀綱桓沖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

河嶽效靈飛光夜見酒勸長星蒙頭加被醉而暴崩淸暑名殿反平聲**爲楚聲**

帝幼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常歎以爲精理不減先帝既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始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帝在孕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焉簡文後悟乃流涕及爲淸暑殿有識者以爲淸暑反爲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謝安爲相秦寇江東淝水之戰

淝水源出鳳陽府宿州龍山對東注至宿遷縣入

捷奏八公

八公山在鳳陽府壽州淝水北淮水南漢淮南王劉安與其賓客八公俱登此山學仙故名今山有安故臺及石上有人馬之跡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安得捷書圍棋從容謝玄

字幼度安兄奕子

謝石

字石奴安之弟

兒輩成功還折屐齒喜

見乎情歷仕三朝雅適鎭靜談笑折寇潛消桓釁姦西之
廢不能匡正棊功絲竹清議猶賸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年四歲桓彝見而歎
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沈敏風
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旣去濛子脩曰向
容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累
辟不就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
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詩文無出世意嘗往臨安山中
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illegible]
每遊賞必以妓女從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旣與人同樂
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妻
劉氏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當如此也
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年四十始有仕進志桓溫請爲司馬
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
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

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
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簡文帝崩桓溫入赴山陵大陳
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懼甚問
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
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
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
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時
彊敵寇境邊書續至安每鎭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旣行
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
謂文雅過之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詔進爵爲公苻堅
率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兄子
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
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
玄圍棊賭別墅安常棊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
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
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旣破堅有捷書至安方對客圍

棊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
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
之折其矯情鎭物如此以功進太保時會稽王道子專權
安出鎭廣陵以避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每形於言色及鎭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
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因悵然謂所親曰
昔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
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
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尋卒年六十六贈太傅
謚文靖安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
朞喪不廢樂王坦之書諭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
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
饌亦屢費百金
世頗以此譏焉

安皇帝

名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帝不慧自少及
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

止皆非己出桓玄簒位廢爲平固王徙居尋陽復
如江陵劉裕等起兵誅玄帝乃反正裕將謀簒立
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密使王韶之縊帝於
東堂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七葬休平陵改元
隆安 元興
義熙

恭皇帝

名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領
徐州刺史尋拜大司馬安帝崩裕矯詔立
之在位二年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
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已失之
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遂遜於琅邪第裕廢帝
爲零陵王居於秣陵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
常在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
永初二年九月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
垣而入弒帝於內房時年三十六
謚恭皇帝葬冲平陵改元 元熙

安承流湎大盜斯張桓玄篡位恭乃寓命他人是綱劉裕禪代猶存

周赧始立懷王虛尊假號異術同亡初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爲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爲二百也

四言史徵卷三終

四言史徵卷四

長白曹　荃芷園甫註釋

顛丘葛　震星巖甫編輯

古歙程　麟德蔚宸甫較訂

附兩晉之際十六國

漢劉淵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姓劉氏父豹爲左部帥居晉陽汾澗之濱淵幼而穎異有文武才爲侍子在洛陽孔恂楊珧勸晉武帝除之不聽會豹卒以淵爲左部帥惠帝時羣盜蜂起乃自立爲大單于據平陽稱漢王永嘉二年僭即皇帝位國號曰漢在位六年殂諡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曰永光陵建元元熙永鳳河瑞

四星東聚五馬南浮金方震旦玉塞橫流六合瞻烏中原逐鹿問鼎竊號時有十六前趙初起後趙相連一成一夏五凉四燕苻苻健姚姚萇乞伏國仁三秦稱焉始猾夏者有曰劉淵博通經史膂力過人隨隨何陸陸賈無武絳絳侯勃灌灌嬰無文自謂兼之意遂不臣五部高嘯一旦推雄代莊賜月溯馬騰風有新保之璽得水中淵都平陽汾陽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

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因以爲巳瑞攺年曰河瑞

埃塵淮浦虓吼河宮聰曜繼之遂遷東

劉和 字玄泰淵太子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及爲儲貳性多猜忌馭下無恩肖嗣位以楚王聰權重恐不利於已率兵攻之反爲聰所敗斬於光極西室

劉和淵子猜忌無容貌之爲美不恤我躬閱墻之內乃自興戎光極西室弑於劉聰

劉聰 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幼而聰悟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篇賦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後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

之謂淵曰此子吾所不能測也弱冠遊京師名士莫不結交樂廣張華尤異之新興太守郭璞辟爲主簿舉良將入爲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淵僭位拜大將軍楚王大司馬大單于殺和自立在位九年殂諡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改元光興　嘉平　建元　麟嘉

劉聰篡奪以弟殺兄將出射虎師逐犬鷹韝投渭水麾指洛城未央夜寂克長安讙門旦空讙陳知切音池門名文選讙門曲櫳又臺名洛陽南臺是也懷懷帝愍愍帝驅役執蓋行觥音公并后承寵聰有上皇后左皇后右皇后之號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有七人後又立中皇后災氣呈形平陽雨血鬼哭殿庭聰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於平陽肉裏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以下問之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又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內史女人化爲丈夫聰子約死一指猶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後來當來見汝不久約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豹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几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使馳呈聰聰曰若審如

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並葬焉

劉粲 字士光聰子少而儁傑才兼文武既嗣位荒躭酒色多行無禮爲大將軍靳準所弑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改元　漢昌

聰子劉粲少而儁傑酒色荒躭性任嚴刻烝淫罔忌奸人在側靳準弑之男女無別掘墓燒廟鬼哭不絕粲嗣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軍國之事一決於大將軍錄尚書事靳準準作亂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弑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於東市發掘元海及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

劉曜字永明淵族子少孤見養於淵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落拓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在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淵僭位時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鎭長安靳準之亂與兵討賊至赤壁太保呼延晏等上尊號遂卽皇帝位改國號曰趙徙都長安在位十年石勒反與戰於金墉昏醉奔退爲石堪所執囚於襄國永豐小城尋殺之改元光初

劉曜高亮拓落不凡天資虓勇運偶時艱坐法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隱於涔山有二童子獻劍趙皇赤玉爲室有銘在旁四時五色變爲神光

曜弱冠游於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

以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世隱跡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變爲五色

靳準之亂僭號稱皇用兵好殺詩被樂章

曜親征陳安圍安於隴城安率騎數百突圍而出曜使其將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奪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遠則雙帶鞬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於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於澗曲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寛愛養將士同心肝驪驄文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驃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傷嘉命樂府歌之

師之所處荊棘荒荒禍成勍敵自絕藩疆

初靳準之役石勒使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曜其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脩等來外表至虔内覘大駕强弱謀待脩之返將輕襲乘輿曜大怒追脩還斬於粟邑勒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靳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

樹撥爲人風飄寢堂

時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鼻目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又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於垣外五十

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

大梁五車敗於趙昌

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木蝎構五梁咢因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鞩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内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鎭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何則王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蝎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黓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鞩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

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壤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鄗邑公僉廟之舉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誹謗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戎杯不醒戰士宵崩叶通旁切音邪天之所厭人事不臧徵開大分滿持一觴亡國之人嗚呼可傷

曜濟自太陽攻石生於金墉石季龍進據石門續知石勒自率大衆已濟備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耶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於氷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於勒所幽於

河南丞縣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於襄國曜創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於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爲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於襄國永豐小城給其伎妾嚴兵圍守遣劉岳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有至今而我殺石生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爲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

趙石勒以晉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以穆帝永和五年滅凡二十三年

石勒字世龍初名匐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爲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見者咸異之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晉太安中并州饑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食勒亦被掠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與牧帥魏郡汲桑往來遂招集王陽等爲盜號爲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騄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公師藩起兵趙魏勒與汲桑率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桑敗乃歸劉淵署輔漢將軍平晉王劉曜立署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公加九錫後叛曜自稱趙王尋僭即皇帝位據襄國國號趙在位十五年殂年六十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建元 太和 建平

石勒十四東門倚嘯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羯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掠賣爲奴魚龍四道勒被掠賣與師懽爲奴有一老翁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先臣劉淵後反劉曜建都襄國今順德府遂僭大號古今得失論斷皆妙礌礌落落日月朗照曹馬狐媚終不肯效亦一人傑豈云冒冒

勒雖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又嘗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畧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

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與光武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日月皓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

謀主張賓 字孟孫趙郡中丘人

自負子房經史鑒識智算精詳提劍軍門遇合非常 永嘉大亂勒爲劉淵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石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

曠懷卓犖虛襟集思肅清百寮屛絕私暱入則格言出則歸美輔成帝業實亦奇士

石弘 字大雅勒第二子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

愔殊不似將家子乃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敎之擊刺勒死嗣立在位二年丞相石虎廢爲海陽王幽於崇訓宮尋弒之年二十二改元延熙

石弘勒子政輸元凶既廢復弒篡於季龍

石虎 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匐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稱勒弟焉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爲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之拜征虜將軍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勒死弘立乃廢弘自稱大趙王尋僭即皇帝位遷都鄴在位十五年殂謚武皇帝廟號太祖墓曰顯原陵改元建武　秦寧

石虎毒恚壯骨奇軀趫捷弓馬每戰前驅降城陷壘遺種無餘篡奪僭號創造多端馬步箭射靈臺星占鼓吹羽儀各置女官 虎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敎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

與外侔

製爲鹵簿女騎一千著紫綸 音官 **巾錦袴雕鞍金銀縷帶韡織五文** 叶無沿切音然 **遊於馬上狀若飛鷰** 虎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韡游於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廻轉狀若飛翔焉

乃生兗子石邃石宣殺公不成禍逮妻男二十六人同埋一棺 虎荒耽內游威刑失度太子邃以事爲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省事虎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虎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謁俄而便出虎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

徑出不顧虎大怒廢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

愛孫抱泣捘諸一刀

石韜有寵於虎宣惡之宦者趙生得幸於宣而無寵於韜微勸宣除之韜起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牟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是夜韜讌其寮屬於東明觀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杯牟成皮趙生等緣獮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墻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虎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虎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惙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上告虎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虎悲

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積柴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虎從昭儀以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虎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虎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懷中取而戮之兒猶挽虎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

手刃二妻

嬖鄭櫻桃

虎初爲將軍時聘郭榮妹爲妻虎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

當時災異妖怪實繁平陵石獸夜移城南狼狐數千隨之而前石然八日滅於泰山太武殿中像畫先賢悉變爲羯頭縮入肩

濟南平陵城石獸一夜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跡皆成路虎大悅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妖怪尤多石然於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羯旬餘頭悉縮入肩中　虎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

神人共憤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由禍盈

虎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堈上有趙簡子墓至是虎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

純灰三斛不洗惡名

虎晚欲立少子世爲太子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何故生凶子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遂立世爲皇太子

石世

虎少子趙王劉曜女所生封齊公太子宣作亂虎誅之立世爲太子在位三十三日丞相石遵矯劉氏令廢爲譙王而弒之

石遵

世之兄封彭城王弒世自立在位一百八十三日石閔弒之

石鑒

遵之兄封義陽王石閔弒遵而立之謀殺石閔不克閔弒之在位一百三日改元　青龍

石祗

鑒之弟封新興王石閔既弒石鑒公卿將校從祗者萬餘人遂稱帝於襄國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石閔敗之追奔及於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爲效閔許之顯果殺祗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送於鄴閔命焚祗首於通衢在位三年改元　永寧

石世一月石遵弒之石遵六月石閔弒之石鑒三月閔又弒之石祇三年劉顯弒之虎十四子至此無遺殺人一間天道如斯 虎十四子八人自相殘害小男混弃晉斬於建康帝五人及諸孫三十八人盡爲石閔所殺

石閔 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脩盛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武興公弒石鑒自立國號大魏復姓冉氏在位三年慕容儁克幽薊畧地至冀州閔率騎拒之大敗爲慕容恪所擒送至龍城斬於遏陘山改元永興

中朝不競蠻羯爭橫塵飛五嶽霧晻三精冉閔滅趙豈非梟雄馬死被執斬於遏陘 山名 山圍七里草木凋零武悼天王祀而有靈 特慕容儁已尅幽薊畧地至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十戰皆敗之恪乃以徼鏁連馬簡善射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爲恪所擒送之於薊丘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斬於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成 始李特以晉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勢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李特 字玄休巴西宕渠人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其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瞫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爲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爲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汝去鹽神受而嬰之廩

君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人焉漢高祖爲漢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魏武帝尅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於洛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氐特父慕爲東羌獵將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特少仕州郡見異當

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氐
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流移就穀相與
竇流人將入於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
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illegible]
蜀衆衆專爲寇盜蜀人患之永康元年益州刺史
趙廞反殺其弟李庠特率衆襲殺之以功拜宣威
將軍封長樂鄉侯會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
川者皆下所在召還六郡流人皆不願從推特爲
主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太安元年自
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
改年建初進攻成都爲涼州刺史羅尚所殺焚尸
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諡景王及
僭號追尊曰景
皇帝廟號始祖

李雄

字仲儁特第三子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
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

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
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
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
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
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
特起兵爲蜀承制以雄爲前將軍特死弟流代領
其衆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
城攻走羅尚遂入成都自稱成都王尋僭即皇帝
位國號大成在位三十年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
六十一僞諡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建元
建興 晏平
玉衡

李班

字世文雄兄蕩之子初署平南將軍雄憫其父
早死行陣舍子十餘人立班爲太子每朝有大
議雄輒令豫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
戰多被傷痍至是疾甚痍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
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
其孝誠如此雄死嗣立雄子越時鎮江陽以班非
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
之因班夜哭遂弑於殯宮在位一年年四十七

李期

字世運雄第四子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
好施虛心招納初爲建威將軍弑班自立外則
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內則信宦豎許
涪等國之刑政皆決數人又多所誅殺人不自安
漢王李壽自涪回成都矯其母任氏令廢期爲邛
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爲小縣公
不如死也遂自縊時年二十五諡
曰幽公在位三年改元 玉恒

李壽

字武考雄叔父李驤子好學有雅量少尚禮容
雄奇之封建寧王期立改封漢王爲李越景騫
等所憚壽憂之乃聘巴西龔壯問以自安之術壯
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因說壽曰節下若

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
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乃誓文武得數千人
襲成都魁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
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僭即皇帝位改國號曰漢
在位五年殂年四十四僞諡昭文皇帝
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改元 漢興

李勢

字子仁壽之長子也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
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嗣位性驕吝愛財
色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
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
懼斥外祖父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
晉遣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之至晉壽勢降溫送
於建康封歸義侯穆帝升平五年死於
建康在位五年改元 太和 嘉寧

晉圖弛馭百六斯鍾李特窺覺盜據巴庸李雄繼就僭帝

稱成李班李期誅殺相仍李壽再簒改成爲漢傳子李勢昏淫日亂桓温西指飛渡天塹鰲既不伏史贊曰天垂伏鰲鼠亦何竄

前凉始張軌以晉懷帝永嘉二年據凉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有六年以孝武帝太元元年滅

張軌字士彦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温爲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於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衞將軍楊兆辟爲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馬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求爲凉州刺史於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横軌到官即討破之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惠帝遣使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永嘉中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等率州兵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進封西平郡公不受於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歳時不替朝廷嘉之愍帝即位進位司空固讓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衞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殂年六十諡曰武公

張寔字安遜軌世子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爲郎中永嘉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還凉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禄縣侯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策授持節都督凉州諸事西中郎將凉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愍帝蒙塵寔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

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帳下閻沙牙門趙仰奉京兆妖人劉弘作亂寔被害在位六年私諡曰昭公元帝賜諡曰元

張茂字成遜寔之弟也虚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既遇害子駿年幼州人推茂爲大都督太尉凉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凉州牧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不欲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絶之日白帢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諡曰成

張駿字公庭寔之子幼而奇偉初封霸城侯十歳能屬文卓越不羈及統任年十八時中原多難朝命不通先是愍帝使黄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氾禕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凉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劉曜又使人拜駿凉州牧凉王曜敗復稱臣於石勒元帝大興二年敦煌計吏耿訪到建康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爲鄉導乃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自是毎歳使命不絶在位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私諡曰文公穆帝追諡曰忠成公

張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寛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在位十一年卒年二十七私諡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諡曰敬烈

張耀靈 字元舒重華子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爲持節都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冲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令廢耀靈爲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張祚 字太伯重華庶兄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等議僭稱皇帝凶虐愈甚宗人張瓘鎮枹罕進軍討之瓘弟琚及子嵩募數百市人入城執祚殺之梟其首暴其尸國內咸稱萬歲在位三年改元和平

張玄靚 字元安耀靈庶弟初封涼武侯祚無道張瓘起兵趙長等懼罪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玄靚爲王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年既冲幼性又仁弱叔父天錫專政太妃郭氏與大臣張欽謀誅之事泄欽等伏法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甍時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謚曰冲公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張天錫 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太和初詔以天錫爲西平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永泉湧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於聲色不卹政事在位十三年秦王苻堅遣苟萇姚萇將兵攻涼州屢爲所敗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逼降於萇等至長安除侍中北部尚書封歸義侯堅南侵敗於淮淝時天錫爲符融征南司馬於鄭歸晉拜散騎常侍左員外復西平郡公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鼎遷江左地絕河右猛虎檻逸長鯨網漏涼州張軌乘時締構內撫遺黎外攘巨寇世既綿遠國亦完富音覆**杖順爲基蓋天所祐**

程蔚窯曰人未絕乎賢智其心未能下也骯髒之子恃一知見未爲世用已生妄心小得名位即生侈心恆有以大語欺世我爲賢聖我當君相偶據事權拳身崇隆百加僭越居之不疑畧無塊恧猶曰此我素抱也迨乎福替禍隨身名斷絕災及子孫徒爲道路所悲嗟而已予讀史至兩晉十六國之際重有慨焉方其主弱國微群雄競逐其擁一軍據一郡者莫不肆然稱帝作孽蠢吞爲石火歲有曰願稱帝一日即靡身不辭焉以斧鉞博浮榮徃千秋笑齒何哉予於此時獨多前涼張軌軌據河西土險兵盛外攘寇变內衛朝難屢辭拜爵世濟賢勞八葉臣節守訓鞠忠雖張祚一代淫暴篡弑旋至梟懸諸此傳襲還奉中朝間關表貢歷七十年有如一日若以五郡險絕民殷兵利據勢稱尊與諸僭國逐鹿中原誰謂不可而軌以身爲準以心爲度以始終戴晉之義型於子孫其子若孫皆能踵誠抑志亮節不渝昔魏武帝云吾其爲周文王乎視梁公軌發口徵心絕不及此迄乎天錫國殄身秦苻既翻洮錫旋歸晉始終之義猶執不失豈非取法之善哉然則涼公軌可不謂賢且智耶匪惟兩晉十六國之際一人即古今來雲擾之際得有完名一人也於戲美哉

前燕始慕容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
世凡八十五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

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
之苗裔世居北塞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
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
與匈奴畧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
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
從司馬懿伐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
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
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
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
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功進拜鮮卑
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
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
張華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甚歎異以
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涉歸死廆代立時爲

宼患既而請降武帝嘉之拜爲鮮卑都督以遼東
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又移大棘城永嘉初自稱
鮮卑大單于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
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
太興初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
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常侍單于並如故其將
佐封抽韓矯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
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箋與陶侃侃上之朝議未
定會廆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成帝
遣使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及儁僭
號僞謚武宣皇
帝廟曰高祖

青山徙構北塞分疆慕容氏廆纘跡陸梁冉端掩月步搖
翻霜制敵多權御下有方擢舉賢才各盡所長廆推舉賢才委以庶
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
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爲股
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
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泰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
清重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
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同國胄束脩受業焉累承朝命固
執謙光故能創業雄據一方

慕容皝字元真小字萬年廆第三子龍顏版齒身長
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畧尚經學善天文廆爲
遼東公立爲世子建武初拜冠軍將軍左賢王封
望平侯率衆征討累有功進平北將軍封朝鮮公
廆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尋僭即燕王
位咸康七年成帝遣使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
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遷都龍城在位十五年
殂年五十二儁僭號追謚文明皇帝廟曰太宗

皝也廆子龍顏版齒精貫天文術尚經史雄毅權畧於時
無比揚兵南驁建旆東征烏桓卷甲段遼部落宇文摧崩宇文歸部
落燕王建國徙都龍城大臣子弟號高門生雅好文籍學
徒盛興上章急就典誡成經皝賜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於舊宮以
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皝雅好文籍勤於講授
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
五篇以
教胄子

慕容儁字宣英皝第二子初廆嘗言吾積福累仁子
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恆
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
圖書有文武幹畧皝爲燕王拜假節安北將軍東

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死即位依春秋列國
故事稱元年閏石氏亂入自盧龍剋薊城而都之
遂剋中山常山大破石閔於魏昌廉臺擒之閔太
子叡固守鄴城進師剋之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
國號大燕自薊遷都於鄴在位十一年殂年四十
二諡景昭皇帝廟曰烈祖墓曰龍陵建元 元璽
光壽

儁也皝子骨相不恒暗符天表沉毅爲雄錯綜義理文籍
淹通天步孔艱勢據已成偷安寶籙遽竊鴻名鯨呑石趙
席捲洛京江左疲命中原土崩職此之由天厭素靈 初廆有駿
馬曰赭白有異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也皝將出避難欲
乘之馬悲鳴蹶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

之以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虎尋退皝益奇
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每比之於鮑氏驄命
鑄銅以圖其像親爲贊銘鐫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及
象成而馬死○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
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
以太牢祀之○儁夜夢石虎齧其背寤而惡之命發其墓
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 其
御史中尉約陽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於漳水

慕容暐 字景茂儁第三子初封中山王尋立爲太子 升平四年儁死嗣位庸弱不親庶務政事一
委於太宰慕容恪及恪卒太后可足渾氏亂朝吳
王垂以勳德不容太傅評以贖貨干政綱紀不立
兵革不休秦王苻堅遣王猛伐之戰敗率數十騎
奔昌黎猛遣郭慶追及縛送長安封新興侯署爲
尚書苻堅敗於淮南慕容垂叛攻苻丕於鄴暐謀
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illegible]

闃音尼 寂靜也

稱尊號僞諡幽皇帝在位 二十一年改元曰建熙

景茂庸材幼屬大權二關未補八德闃然左提右挈賴茲
維賢 時則有慕容恪 楊騖皇甫眞 元恭即世 慕容恪字元恭皝第四子 幼而謹厚深沉有大度母
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
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
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鎭遼東甚有威惠皝將終謂
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
嗣位彌加親任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事
儁寢疾謂恪曰吾所疾惙然常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
恨但二寇未除景茂沖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
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聖聰必能勝殘刑措不
可以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
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行周

公之事吾復何憂暐嗣位進太宰總攝朝權行周公事初
建業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
爲大耳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
廻乃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朝廷謹肅歸第
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
於大畧不以小令勞衆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
喪敗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士
版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
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 吳王西奔 叶畢賜切音 邊○桓溫伐
二寇必有闚闓之計言終而死
燕至於枋頭暐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
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率衆距
溫擊走之垂既有大功威德彌盛太傅慕容評素不平之
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
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
與評謀殺垂垂懼奔於苻堅 王猛前驅戰於潞川白溝

淪境紫陌生烟歷傳四世滅於苻堅 王猛克壺關所過州郡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霞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循曰事將何如循歎曰斲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及暐降堅遷故燕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

前秦

始苻健以晉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年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苻洪

字廣世畧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畧驍武善騎射初歸劉曜拜率義侯曜敗請降石虎拜龍驤將軍流人

都督處於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石遵立去洪都督洪怨之乃遣使降晉永和六年穆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後與趙將麻秋宴鴆殺之年六十六健僭位偽謚惠武帝

苻健

字建業洪第三子初母羌氏夢大熊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虎父子所親愛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眾西行襲破杜洪於長安入而都之僭稱天王大單于尋即皇帝位在位四年殂時年三十九偽謚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建元 皇始

苻生

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為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脩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太子萇與桓溫戰為流矢所中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苻故立生為太子永和十二年健死即皇帝位荒耽淫虐殺戮無道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清河王苻法與特進梁平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人繼之生猶昏寐未醒引置別室廢為越王尋殺之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三年偽謚厲王改元

壽光

兩京殄覆九鼎分崩洪 苻洪 臨渭氐健 苻健 都關中 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霖雨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戰鬬不休矜強為雄天王僭號死繼苻生瞎兒一淚刺血悖情幼便粗暴繼位窮兇淫虐好殺人情詾詾 叶思容切音松 禍生蠆毒慾逞狼心生剝驢馬活爛雞豚 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酋帥大臣若不從汝命漸除之及即位殘虐滋甚雖在諒闇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鍖鉗鋸鑿備置左右在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殺五百餘人朝饗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

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汙服失冠生以爲樂長安大風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刳出心胃生舅強平切諫生鑿其頂而殺之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百姓苦之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累年爲患也天豈不生受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人共妹行者逼令爲淫不從生怒殺之其尚書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耶乃誅玄石生嘗夜食棗過多至旦病使太醫程延診脈延曰陛下食棗多無他疾也生曰啻汝非聖人焉知吾食棗乃殺之常從與上溲便輦者謂之天雨生既眇目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太白犯東井有司奏曰東井秦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生耽湎於酒無復晝夜其臣朝謁漏盡請見生曰日知晝乎須待飲訖因醉問左右曰吾統天下以來汝等何所聞乎或對曰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生曰汝謗吾也亦斬之使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庭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燖雞豚鵝鴨數十爲羣放之殿中剝人面皮令其歌舞斷舊親戚殺害畧盡王公在位者以疾告歸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

死飲數斗

醉夢昏昏 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生以謠夢之故誅太師魚遵父子一十八人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宅在洛門之東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

青青瞎人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法是苻法也

苻堅 字永固一名文玉東海王雄之子也祖洪從石虎從鄴家於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艸付王又云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於曲沃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爲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爲其羽翼苻生殘虐無度太原薛讚畧陽權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神器重業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弒生稱大秦天王去皇帝之號太元八年大舉伐晉敗於淮淝國勢頻削十年爲西燕慕容沖所攻出奔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帥騎圍之堅衆奔散執之以歸縊殺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丕僭號追諡世祖昭宣皇帝在位二十七年改元永興甘露建元

苻堅挺傑瓌姿雅度質性過人同求矩矱請師就學幼便知務當其生時有光燭庭魚龍謠詠艸付神徵弒生自立負扆垂裳儒闡先聖德遵明王憂勤庶政撫育黎氓叶 **儁**

賢效足 時則有王猛苻融梁平老呂婆樓強汪等 **梓杞構梁平燕定蜀代涼** 太和五年使尚書令王猛伐燕堅親率大衆以繼之克鄴擒慕容暐寧康元年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堅遣楊安毛當寇蜀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莋夜郎地皆歸之太元元年堅遣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率兵十萬伐代代王什翼犍戰敗遁於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十月又遣武衛將軍苟萇西征涼州張天錫降 **嘯咤五嶽呼吸三江** 秘書監朱彤日陛下應天順人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 **止馬獻歌** 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鱗身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者其悉返之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 **棲鸞成頌** 堅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

宴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塗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喩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 **功侔曩烈五胡爲盛既而矜強黷武窮兵** 堅謀南侵左僕射權翼陽平公苻融皆言晉不可伐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人道助順神理害盈狡寇伺間禍始從橫** 淝水之敗姚萇慕容垂慕容永俱起 **白龍魚服困於漁罾** 堅南侵戎卒六十萬騎二十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陽平公融攻壽春克之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越逸宜速進軍堅大悅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堅與融登城望晉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謝石欲戰苻融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石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卻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畧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乘勝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淚皆謂晉師之至 **五將山頭** 五將山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 **新平寺中** 新平漢縣名今西安府邠州 **雖曰縊死實一英雄** 慕容沖攻長安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三輔人爲沖所畧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圮喪恐無

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衂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乎宜善思之衆固請堅遣騎七百應之而沖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歔欷流涕悲不自勝衆皆感泣中壽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豎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見人跡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朕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我也遣衛將軍楊定擊沖於城西爲中所擒堅彌懼付宏以後事率數百騎出如五將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數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萇求傳國璽不得求禪代又不許乃縊堅於新平佛寺中中山公

詵及張夫人並自敍
是歲太元十年也

王猛貧賤畚隱嵩山博學好兵神契
同叅悠然自得細事不干志懷佐世王希龍顏被褐詣溫
桓溫 捫蝨而談傍若無人辭晉高官永固 苻堅字 一見便若平
生異符同契玄德孔明軍國內外宰政公平才無不任罪
無不刑終猛之世國以永寧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
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
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
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
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
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
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畧不與

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
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
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
而言傍若無人溫察而異之賜猛車馬拜高官都護請與
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
貴何爲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
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興廢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
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歷位丞相中書監尚
書令太子太傅司隷校尉持節常侍輔國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清河郡侯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
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
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
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强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
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
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
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敕其太子宏長樂公丕

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性剛明清肅於善
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
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
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及
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
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
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
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
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贈侍
中丞相餘如故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苻融清贍令譽
汪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爲將善謀屢有殊功尤善斷獄
儼若神明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美姿度健
之世封樂安王融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
箕山之操乃止堅即位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
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過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

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膂力雄
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
王景畧之流也尤善斷獄後爲司隷校尉京兆人董豐遊
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盜所殺妻兄疑豐殺之
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服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
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濟水返
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
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
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
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
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
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
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
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
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
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

之子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太與其妻謀殺董豐翊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陽平公轉司徒堅謀南侵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綫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弱深贈大司馬諡曰哀公

苻朗宏達神氣高邁幼懷遠操時榮不變志凌萬物

俯視一概忤物侮人終被殺害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高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拜青州刺史耽翫經籍有若素士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晉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降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

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儁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貌美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法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嘗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凡溺壺庶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殺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過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苻丕 字永叔堅之庶長子也有文武才幹拜征東將軍冀州牧長樂公鎮鄴爲慕容垂所逼入據晉陽知堅死問舉哀縞素即皇帝位於晉陽慕容永攻擊敗之丕率數千騎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斬之登僭位諡哀平皇帝在位二年改元 太安

苻丕承亂大寶已歃天心已去人事何爲 丕既敗右丞相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

苻登 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爲苻生所殺登少而雄勇粗險不修細行長而折節謹厚頗涉書傳拜征西大將軍封南安王丕死即皇帝位在位九年進攻安定姚萇襲敗之奔於平涼入馬毛山姚興攻之登戰死時年五十二諡宣皇帝廟號太宗改元 太初

苻登再起志厲死休兵集離散與子同仇衆寡不敵卒無成功義烈慷慨洵有足稱 登立堅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衞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爲啓主而後行繕甲募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於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寃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歔欷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鉾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矟鉤刃爲方圓大陣如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每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

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裏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
末族尚欲復讐臣爲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
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
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於苻登而圖臣忘前徃時
言邪今爲陛下立神象可歸依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
登進師攻萇旣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
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
决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懼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
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進據苟頭原
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登后毛氏美而
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
人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
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
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

苻崇 登之子也登死奔湟中僭即皇帝位與隴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爲乞伏乾歸所殺在位一年

改元 延初

崇也奔命即位湟中艸付零落摧於烈風 湟中漢置破羌縣金城郡今爲西寧衛屬陜西

後燕 始慕容垂以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僭位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

慕容垂 字道明前燕王皝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愛之常目渭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之曰霸字道業恩遇踰於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及儁即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名爲缺外以慕卻缺爲名內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年十三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儁僭尊號封吳王徙鎭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又爲征南將軍荊兗二州牧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禍出奔於苻堅堅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堅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自稱燕王定都中山僭即皇帝位十年遣太子寶伐魏魏縱兵擊破之死傷者以萬數寶僅以身免垂復率大衆襲魏平城還至叅合見寶前敗處積骸如山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號哭聲震山川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死於上谷沮陽時年七十一僞謚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在位十三年建元建興

垂才將相雄畧不羣枋頭功高畏禍出奔 叶逋鈞切音彬 苻堅郊迎 去聲 官拜冠軍 燕自慕容恪卒後堅密有圖暐之謀憚垂威名而未敢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

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勇勸堅殺之堅不從 披腹相托食椹懷音很心自野鷹眼難馴淮南失律 苻堅寇晉敗於淝水 河朔遂分 垂據有冀平州之地 掎拔山嶽騰嘯風雲智扣囊底摧鋒如神 掃燕雲夷魏屠翟釗流慕容永 末僭尊位憤死平城

慕容寶 字道祐小字庫勾垂第四子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苻堅時拜陵江將軍及爲太子砥礪自修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朝士翕然之垂死僭位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爲北魏太祖珪克中山寶出奔龍城尚書蘭汗誘而弑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僞謚惠愍皇帝廟號烈宗

改元 永康

寶也垂子浮譽獲升周親内離勁敵外陵蘭汗誘之弑於龍城

初魏之遷於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廆通於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廆終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慕容盛 字道運寶之庶長子少沉敏多謀略苻堅誅隨慕容永東如長子又間行東歸於垂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喜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歷位散騎常侍左將軍寶立進爵爲王蘭汗之殺寶也盛爲侍中左光祿大夫襲汗誅之僭即皇帝位懲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芥嫌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懷離貳前將軍段璣等夜潛禁中鼓譟攻

盛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賊闇中擊盛傷之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名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偽謚昭武皇帝廟號中宗墓曰興平陵改元 建平 長樂

盛也翩翩濁世佳兒少遭家難備嘗險夷萌防未兆纖芥難欺卒於不免吁嗟哀兮

史臣曰盛孝友冥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讐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

慕容熙 字道文小字長生垂少子初封河間王盛死其太后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而立之淫虐無道中衛將軍馮跋等因其出送苻后之喪閉門拒熙熙還攻龍城不克敗走入龍騰苑爲人所執跋得而弑之在位六年年二十三偽謚昭文皇帝改元 光始

熙后二苻並皆美艷

初熙烝於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咒詛熙聞之大怒逼令丁氏自殺

登山臨水雅好游讌豺狼食卒凍死無限

苻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夏凍魚膾冬生地黃有司不得立見誅亡

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

苻尸就冷熙仆氣絕大殮既訖啟棺交接百官內臨檢哭定罪羣臣悚惶含辛爲淚

苻氏死熙悲號躃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絕久而乃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於

宮內哭臨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

披髮徒跣送喪不還

及葬熙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輀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

藁然兩頭小兒滅燕

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謠焉

高雲 字子雨寶之養子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寶爲太子時雲以武藝給事東宮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氏也與馮跋同謀殺熙僭即皇帝位復姓高氏仍國號曰大燕在位一年倖臣離班桃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劍擊雲而殺之馮跋遷雲尸於東宮偽謚惠懿皇帝改元 正始

高雲似我慕容養兒離班桃仁進而弑之 雲自以無功德爲衆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委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卧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西燕 始慕容泓以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僭位至永六世凡十年以太元十九年滅

慕容泓 前燕慕容暐弟也暐敗徙長安苻堅除泓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將軍張永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進向長安僭即帝位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弑之建元 燕興

慕容氏泓慕容暐弟垂攻鄴中長安稱帝 泓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

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業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 持法過嚴

未幾被弑

慕容冲 小字鳳皇泓之弟初封中山王入秦拜平陽太守垂攻鄴冲亦起兵河東有衆二萬擊殺苻堅子鉅鹿公叡後爲竇衝所破棄其步衆率鮮卑八千奔於泓軍及高蓋等弑泓乃立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去長安二百里大破堅子平原公苻暉軍進據阿房僭即皇帝位堅出奔五將冲入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課農築室爲久安之計衆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弑之

在位一年改元 更始

慕容覬 宜都王子初韓延既弑冲乃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左僕射慕容恒與慕容永襲殺段隨立覬爲燕王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乘與服御樂器物去長安而東護軍將軍慕容韜殺之於臨晉

改元 建明

慕容望 冲子覬被弑慕容恒立望爲帝其衆悉去望奔永永殺之改元建平

泓弟曰沖小字鳳凰苻堅破鄴雙飛紫宮 。叶俱王切音光 初苻堅滅燕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慕容垂起遂據平陽後奔於泓稱帝阿房 初長安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沖

小字鳳凰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沖進逼長安堅城望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強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羊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冲稱詔曰鄭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鄭恩分何如而一朝忽爲此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畧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如此沖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凰鳳凰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果爲韓延所弑

韓延亂首段隨爲王覬 慕容覬 望 慕容望 家難

弑立無常

慕容忠 泓子永殺望而立之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築燕熙城以自固武衛將軍刁雲等弑之

改元
建武

慕容永 字叔明廆弟運之孫也苻堅滅燕永徙於長
安家貧夫婦常賣鞾於市沖僭號以永爲小
將遷黃門郎立以永爲武衛將軍忠立以永爲太
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刁雲等弑忠推永爲大都
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涼梁四州牧河東王進據
長子僭即皇帝位在位九年爲慕容垂所攻執斬
之改元
中興

慕容忠立時垂 垂慕容 **稱尊築城自固弑於刁雲永最後立**

殺垂子孫 永誅儁垂之子孫男女無遺 **自相吞併禍及其身** 慕容垂議征長子諸
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且連年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
年惟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征之垂曰司徒議與吾
同吾計決矣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遺賊
以累子孫乃率步騎七萬伐永永出北門爲前驅所獲數
其罪而
斬之

南燕 始慕容德以晉安帝隆安四年僭位
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慕容德 字玄明前燕王皝少子身長八尺二寸姿貌
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羣書性清慎
多才藝儁僭位封梁公暐嗣立封范陽王苻堅滅
暐徙長安堅以德爲張掖太守後從垂如鄴拜車
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遷司徒寶立進冀州牧領
南蠻校尉鎮鄴魏克中山遣遼西公賀賴盧攻之
德自鄴徙滑臺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又以滑臺北
通大魏西接強秦不可以立國乃引師南入廣固
僭即皇帝位在位五年死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
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僞諡獻
武皇帝建
元建平

慕容氏德雄畧遠寄重居鄴中親則父季危扶未聞君存
若棄跨有全齊竊弄神器俯仰與悲感慨爰係 德如齊城登營丘望
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
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
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
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
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
王廟燕庶老於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
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齊之山川丘陵
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又德大集諸
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
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脩

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
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穨墳
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先是妖賊王始聚衆於太
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征
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兄所在
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
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柰何復爾
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
鐶築之仰視曰崩即
崩矣終不改帝號

慕容超 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苻堅破鄴以
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於張掖德之南
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
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
未決囚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
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

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於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於長安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德無子立超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即皇帝位改刑不脩遊畋是好寵公孫五樓疎退勳戚舊臣晉劉裕帥師伐之攻破廣固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改元太上

超承僞祚撓其國步廟失良籌庭霑悲露 超初南郊柴燎焰起而烟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烟不出國其亡乎

後秦

始姚萇以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凡三十二年以安帝義熙十三年滅

姚弋仲

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塡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迴爲魏鎭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繈負隨之者

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於隴上石勒之世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及石虎篡弘自立弋仲正色謂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虎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虎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步衆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食弋仲怒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數虎曰兒死來愁邪乃至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虎恕而不責以滅梁犢功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萇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

姚襄

字景國弋仲第五子年十七身長七尺八寸臂垂過膝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於南夏晉拜持節平北將軍幷州刺史即丘縣公揚州刺史殷浩憚其盛名頻遣刺客殺襄又遣魏憬襲之襄乃斬憬而並其衆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後與苻堅戰於三原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穆帝升平元年也萇僭號追謚魏武王

姚萇

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少聰哲多權略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死萇率諸弟降於苻生從軍

征討屢有戰功拜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
符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及
堅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叡討之戰
敗爲泓所殺時萇爲司馬懼罪奔於渭北遂如馬
牧聚衆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進屯
北地堅出奔五將山萇執而殺之入長安僭即皇
帝位國號大秦在位八年死年六十四僞謚武昭
皇帝廟號太祖墓曰原陵建元 白雀 建初

姚興 字子略萇長子符堅時爲太子舍人萇在馬牧
興自長安冒難奔萇立爲皇太子萇出征討常
留統後事及鎭長安甚有威惠萇死秘不發喪自
稱大將軍帥衆伐秦破符登乃發喪即皇帝位於
槐里在位二十二年死時年五十一僞謚文桓
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改元 皇初 洪始

姚泓 字元子興長子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
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興

死嗣立在位二年晉遣劉裕伐之大破泓兵於渭
橋泉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降於裕其子佛念年
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
泓憮然不應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泓降送於
建康帝斬之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燋
死焉時年三十在位二年改元 永和

重氛夜晦洪流不竭天未厭亂凶旅踵接弋仲金方燒當
益熱 燒當弋仲之祖始雄於洮罕之間 貽謀歸晉終表奇節襄 姚襄 實英果
萇 姚萇 惟姦桀 萇病夢符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宮中萇懼走後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王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剌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
興 姚興 始崇構泓 姚泓 遂摧滅忘乃祖訓卒踐危轍 興如

遒遙園引諸沙門於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
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西本相應興與羅什
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垣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
更出大品羅什持西本與持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
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
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
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般若臺於中宮
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西秦 始國仁以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
四世凡四十有六年以宋文帝元嘉八年滅

乞伏國仁 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
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
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
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
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
衆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故字之曰紇干

紇干者華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
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
託譯莫何託譯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五代祖祁
祐泰始初并兼諸部部衆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
於符堅以爲南單于又拜鎭西將軍鎭勇士川司
繁死國仁代之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自稱大都
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符登立進封苑
川王在位四年死僞謚宣烈王廟號烈祖建元
建義

神州淪胥地沒邊徼異種挺生恃强渙號乞伏國仁陰山
遺噍雲非龍從風豈虎嘯

乞伏乾歸 國仁弟雄武英傑沉雅有大量國仁死其
羣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冲幼宜立長君

乃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三遷於金城南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爲姚興所破遂降於興拜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鎭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仍鎭苑川興慮其終爲西州之害因其入朝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磐監撫其衆熾磐攻魁抱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以義熙三年僭稱秦王後敗於五溪有梟集於手甚惡之尋爲兄子公府所弑葬於抱罕僞謚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改元

太初　更始

乾歸擅命詐力是蹈汧隴誓師崤函窺奧梟集其手死亦何悼

乞伏熾磐 乾歸長子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畧過人初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鎭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乾歸死以義熙六年襲僞位在位十五年死謚文昭王

改元　永康　建弘

熾磐襲業傳傑是資臨敵英果決勝多奇 降禿髮傳檀於樂都破吐谷渾見地於弱水 雲飛五色天啟其機

乞伏慕末 字安石熾磐第二子以元熙元年立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熾磐死嗣僞位政刑酷亂內外崩離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衆攻南安慕末出降送於上邽斬之在位三年改元

永弘

熾磐既死慕末爲君政刑酷濫滅於夏人

後涼

始呂光以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僭立至隆四世凡十六年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呂光 字世明畧陽氐人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童兒游戲邑里爲戰陣之法不樂讀書惟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二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王猛見而異之曰此非常人言於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遷驍騎將軍統兵平西域還至涼州襲殺刺史梁熙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及苻堅爲姚萇所害縞素大臨於城南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尋僭即天王位國號大涼據姑臧在位十年死時年六十三僞謚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曰高陵

建元　大安　龍飛　麟嘉

呂紹 字永業光太子光疾甚立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光死尋爲呂纂所弑僞謚隱王

呂纂 字永緒光庶長子初封太原公弑紹自立游畋無度耽荒酒色又性多猜忌忍於殺戮從弟番禾太守呂超弑之在位三年僞謚靈皇帝墓曰石陵改元

咸寧

呂隆 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容善騎射光末拜北部護軍超既弑纂讓位於隆遂僭即天王位在位三年爲蒙遜所攻遣使降於姚興東遷至長安除散騎常侍公如故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爲興所誅改元

神鼎

呂光五郡據於姑臧瞋目甫爾釁起蕭墻紹也纂弑纂復

殺傷纂僭立狩即序胡安據盗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瑙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並繕修其墓呂隆降興興姚後涼以亡隆將入秦使呂緒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畧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簒弑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欷慟泣酸感興軍

北涼始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自稱涼州牧義熙八年僭立至牧犍二世凡三十九年附段業四年合四十三年以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滅

段業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初爲呂光將杜進記室從征塞表歷官建康太守蒙遜據金山叛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尋僭稱涼王業本儒素長者無他權畧威禁不行

羣下擅命尤信卜筮讖記巫覡徵祥爲姦佞所誤蒙遜反自臨池斬關而入左右皆散業曰孤單飄一巳爲貴門所推可見丐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在位四年建元神璽

段業呂將呂光之將立於沮渠姓沮渠名蒙遜單飄一巳命不匄餘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世爲酋豪祖祁復延封伏地王父法弘襲爵狩氏以爲中田護軍蒙遜代父領部曲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畧滑稽多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匿光僭立使蒙遜自領營人配廂直會伯父羅仇麴粥皆爲光所殺蒙遜遂聚衆萬餘屯於金山與從晉昌太守男成共推段業爲主拜尚書右丞封臨池侯轉西安太守業忌蒙遜威名微踈遠之蒙遜因舉兵攻殺業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

公尋僭即西河王位遷於姑臧國號涼在位三十三年死時年六十六謚武宣王改元永安玄始義和

沮渠牧犍晉書作茂虔蒙遜第三子初爲酒泉太守蒙遜死自稱西河王尚魏武威公主強稱藩致貢而內多乖悖魏太武下詔親征數其罪十二牧犍面縛請降遷於平城授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後坐與故臣交通謀反賜死謚曰哀王在位六年改元承和

沮渠蒙遜滑稽能權秦西秦涼北涼之世亦一時賢游飲自晦匿智獨全光心既逞虎翼鷹騫呂光段業并弑當年涼仍國號子不再傳蒙遜性淫忌忍於刑戮閨門之中畧無風禮○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與牧犍姊共毒武威公主魏太武遣醫乘傳救之得愈徵李氏牧犍不遣厚遺居於酒泉太武大怒既尅循以妹壻待之

南涼始禿髮烏孤以晉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僭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匹孤死子壽闐立初壽闐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畧秦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咸寧中又斬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後爲馬隆所敗部民沒骨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即烏孤父也思復鞬死烏孤立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

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又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不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改稱武威王徙於樂都國號涼後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位三年僞謚武王廟號烈祖建元 太初

秃髮利鹿孤 烏孤之弟位驃騎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烏孤死即僞位從史暠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强國及寢疾令曰内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死葬於西平之東南謚曰康王改元 建和

秃髮傉檀 鹿孤弟少機警有才畧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傉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鹿孤死即僞位還居樂都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衂於赫連後又率騎擊乙弗虜大有

掄獲而乞伏熾磐乘虛襲樂都克之執傉檀子虎臺以下傉檀聞之曰若歸熾磐便爲奴僕豈忍見妻子在他懷中也引衆而西衆皆離散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既而歎曰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降熾磐待以上賓之禮除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鴆殺之時年五十一僞謚景王在位十三年改元 弘昌 嘉平

天地靳仁乃生酋豪兵窺滿月鏑縱折膠禮容弗被聲教斯逃秃髮兄弟檀雄西宇疆分河外塵氛中土傉檀席資比蹤前烈逞心貽弊車破馬覆喪國頹聲於焉兹歇

西涼 始李暠以晉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歆二世凡二十四年以宋少帝景平元年滅

李暠 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漢前將軍廣之後父昶早卒暠遺腹子也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及長頗習武藝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孟敏爲沙州刺史敏署暠效穀令敏死護軍郭謙等推暠爲寧朔將軍稱藩於業業以暠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及業僭稱涼王復進暠持節都督涼興以西諸軍事鎭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於暠後園龍跡見於小城遂自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秦涼二州牧涼公年號庚子據敦煌復遷酒泉在位十七年死時年六十七僞謚武昭王廟號高祖墓曰建世陵建元 建初

李歆 字士業暠第二子暠死嗣位用政頗嚴又繕築不止天變民怨羣臣切諫皆不聽後聞蒙遜南侵秃髮傉檀歆命内外戒嚴將攻張掖母尹氏固止之不從乃率步騎三萬東伐次於都瀆澗蒙遜

自浩亹拒歆戰於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歆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見吾母也勒衆復戰敗於蓼泉爲蒙遜所殺在位五年改元 嘉興

西涼李暠雄才素蘊開國承家滅於蒙遜 歆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於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内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帢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

北燕 始馮跋以晉安帝義熙五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四年以宋文帝元嘉十年滅

馮跋 字文起小字乞直伐長樂信都人父安爲慕容永將永滅安東徙昌黎家於長谷跋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至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唯跋恭慎勤於家產慕容熙僭號以跋

爲殺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三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爲主雲署跋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事皆決於跋及雲爲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爲天王都昌黎仍國號曰燕在位二十二年死廟號太祖建元 太平

馮弘 字文通跋之少弟高雲僭號時以弘爲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跋立爲尚書左僕射改封中山公仍爲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跋死殺其太子翼而自立在位二年魏太武遣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懼乃密求迎於高麗高麗遣將葛盧等率衆迎之處於平郭又徙北豐殺之子孫同死者十餘人改元 太興

馮跋飲酒一石不亂兄弟結謀乘時竊簒翼跋太子被弘馮弘弒弟於兄叛北魏西來家國多難 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閡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尾迭相齧尾而渡宿軍地然一旬而滅斷地生蝨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長一尺二寸 東奔句麗迄如氷泮 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之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侍人質任王仁弘忿怨之謀將南奔魏太武又徵弘於高麗高麗乃殺之

夏 始赫連勃勃以晉安帝義熙三年僭立至定三世凡二十六年以宋文帝元嘉八年滅

赫連勃勃 字屈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淵之族也曾祖虎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

獖音[illegible] [illegible]

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爲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爲諸部之雄石虎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於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後爲魏太祖所敗執殺之勃勃乃奔薛干部帥太悉伏太悉伏送於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濟南公姚邕勸興除之興不聽加持節安北將軍封五原公鎮朔方召其衆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僭稱天王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恥其祖從母姓劉非禮乃改姓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連也其支庶號爲鐵伐氏云其宗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晉劉裕克長安擒姚泓留子義真守長

安而還勃勃進兵攻之大破義眞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即皇帝位於灞上在位十八年死廟號世祖建元 龍昇 鳳翔 昌武 眞興

赫連昌 字還國一名折勃勃第三子封太原公太子璝作亂昌誅之乃立爲太子在位三年魏太武伐之敗走上邽侍御史安頡擒送平城舍之西宮門內詔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將軍會稽公封秦王後坐謀反誅之改元 承光

赫連定 小字直獖勃勃第五子凶暴無賴昌敗定奔平涼僭即皇帝位魏太武遣武衛將軍丘眷擊之衆潰定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後爲吐谷渾慕璝所襲擒定送平城誅之在位三年改元 勝光

赫連勃勃苻秦單于淳維遠裔名王之餘器識高爽偉幹

肥軀心醉姚興色動寄奴 史論曰姚興覩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寄奴劉裕小字也

暴虐好殺實曰兇渠 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勃勃入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

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

控弦百萬據有朔方禮備中國

號竊先王開宮法象大建明堂勒石頌功侈大誇張雕辭鏤句彪炳篇章 勃勃既克長安還都統萬以宮殿大成於是赦其境內又改元曰眞興刻石南都頌其功德其辭宏贍典雅乃其秘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名其南門曰朝宋東門曰招魏西門曰服涼北門曰平朔

昌擒定執爲魏滅亡 魏太武攻統萬昌走上邽遂剋其城初勃勃性奢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墻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太武

顧謂左右曰蕞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定奔平涼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羣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亦大不臧也咄咄天道復何言哉與宋文帝遙和通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定太武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陣自固太武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破之

宋紀 凡八主合六十年

高祖武皇帝

姓劉氏名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晉室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祖靖晉東安太守父翹郡功曹裕初生神光照室盡明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特不治廉隅僅識文字家素貧賣履爲業事繼母以孝聞

安帝隆安三年妖賊孫恩作亂朝廷遣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裕參府軍事以功遷建武將軍下邳太守桓玄簒位裕起兵討之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徐兗三州刺史錄尚書事封豫章郡公後又平關洛破廣固歷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宋王遂簒晉自立爲皇帝國號宋都建康在位三年崩壽六十七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建元永初

宋齊梁陳席晉之茵號爲南朝簒弑相因大江以北分爲北魏併諸國後有東西魏東傳北齊西傳後周周併北齊隋又繼周再滅南陳戰鬬始休劉裕初生母氏不舉小字寄奴乳於從母 裕生而母死父僑居京口將棄之從母救而乳之

伐荻新洲擊蛇

大渚裕常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裕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裕叱之皆散收其藥而反

僅識文字勇健好武地非桓文衆無一旅擣除內亂廓
清外侮鍾石變聲功格區宇柴天改物遂爲宋祖敦篤孝
道克謹威儀清心寡欲儉德可師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魄治金創帝大悅命擣碎以分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諸子旦問起居入閤脫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禮焉徵時

躬耕于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示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慙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

穆之佐命人第一籌夙夜匪懈風雨綢繆事無壅滯決斷如
流手書目覽耳聽口酬悉皆聽舉不相參謬叶音彪切平聲當其
少時蕩閑誕節家本貧賤贍生多闕性嗜酒食妻兄不悅
辱不爲恥亦何饕餮及其貴顯自奉過豐叶數康切音芳食必方
丈金柈梹榔窮通有時而亦何常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世居京口初爲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

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即於座受署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帝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也又愛好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座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太尉司馬加丹陽尹武帝西討劉毅加建威將軍後北伐又轉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應酬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亙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

上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武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義熙十三年卒時年五十八永初元年思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諡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猶往食畢求梹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梹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殽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梹榔一斛以進之子慮之嗣卒子邕嗣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敬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王氏鎮惡

景畧之孫生於五日將出將門王鎮惡北海劇人祖猛仕苻堅兼將相父休河東太
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
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
故名爲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隨叔父曜歸晉客荊州頗
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從橫善果斷武
帝伐廣固鎮惡時爲天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
語異焉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即以署
前部賊曹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武帝北伐遷咨議參
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既入賊境戰無不捷平定關中鎮
惡之力也武帝留第一子義眞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
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與中兵參軍沈田
子不協二人常有相圖志彼此每相防疑時鎮惡師於涇
上與田子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屛人因斬之幕下時年
四十六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
將軍青州刺史武帝即位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

少帝名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少有膂力善騎射解音律武帝篡晉立爲皇太子既嗣位所爲
多乖戾中書監傅亮司空徐羨之領軍將軍謝晦
等奏太后令暴帝過惡廢爲營陽王幽於吳郡尋
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弒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
即受制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之致殞時年
十九在位二年
改元景平

少帝繼立舉動乖張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
徐傅執柄廢營陽王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歷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南平郡公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歷位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始興郡公
吏部尚書選事不委蔡廓不拜不署紙尾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博涉羣書言動以禮起家
著作郎累遷司徒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
廓因北里傳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
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
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
徐于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千木羨之小字也選案
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

太祖文皇帝名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博涉經史善隸書封宜都王位鎮西將軍荊
州刺史加都督徐羨之等廢少帝迎立之在位三
十年太子劭弒逆崩於合殿壽四十七葬長寧陵
改元
元嘉

帝好藝文興立四學儒文玄史雷次宗儒學謝元文學何尚之玄學何承天史學
典籍綜博官久於職六載爲期吏不茍免戶口蕃滋士敦

操尚風俗不誇江左之治每稱元嘉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姿容
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茍免
民有所繫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
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
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
皆稱元
嘉焉
遂制兵略將敗師覆巫蠱不斷弒起倉卒太子劭與始興
王濬敬事女巫嚴道育號曰天師遂共爲巫蠱事發帝欲
廢劭與王僧綽謀之議久不決以語濬母潘淑妃淑妃具
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使齋帥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
東中華門及齋閤拔刀徑上合殿是夜帝與尚書僕射徐
湛之屛人語至旦燭猶未滅直衛
兵尚寢超之手行弒逆并殺湛之
陶潛晉士解綬躬耕博學高趣不務近名五柳自傳靖節人稱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

柴桑人晉大司馬侃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徵著作郎不就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世稱靖節先生

世祖孝武皇帝 名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也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決愛武長於騎射封武陵王累遷都督江州刺史元凶弑逆起兵誅之即皇帝位在位十一年崩壽三十五葬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改元孝建大明

武帝機穎神明爽生七行俱下讀書夙成嚴兵討逆大位以承 帝入討即位於新亭擒劭濬並梟首大桁暴屍於市經日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從戮時人爲之語曰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 末年好飲惛然若夢 叶莫江切音龐 外或奏事肅然整容 叶子方切音羊 無復酒色服其神明 叶莫郎切音茫 ○帝末年爲長夜之飲每旦寢興盥漱畢仍復命飲俄頃數斗憑几惛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外內服其神明 牀頭土障葛布燈籠乃翁田舍得此爲榮 大明中帝壞武帝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武帝儉素之德帝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 靡工嗜殺 帝性奢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竟陵王誕得士庶心帝畏忌之以沈慶之討之拔其城斬誕傳首誕母妻並自殺城內誅者數千人或先鞭殺而行戮並投首於石頭南岸以爲京觀風晨雨夜輒聞哀號之聲 狎侮公卿 帝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並北人而王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凡所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以玄謨爲作四時詩曰堇荼供春膳粟䅘充夏餐瓝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曰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撻羣臣自柳元景以下莫不罹其毒 盡人自養桀紂之行 史臣曰役已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已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觀大明之世其將盡民命乎雖周公之才之美亦當終之以亂由此言之得歿亦爲幸矣○帝閨庭無禮取南郡王義宣女爲淑儀假姓

殷氏麗色巧笑寵冠後宮及薨帝常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睹屍如此積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妃謚曰宣及葬給轀輬車虎賁班劍鑾輅九旒黃屋左纛羽葆鼓吹山池雲鳳之屬皆裝以衆寶繡帷珠帶重鈴疊旄儀服之盛古今未有帝自於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帝痛愛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每寢先於靈牀酌奠酒飲之既而慟哭不能自反時有巫者能見鬼言貴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哽咽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後數與羣臣至其墓謂秦郡太守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帝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志亦嗚咽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 顏竣佐命行衛鹵簿延之牛車蕭然如故以身救兒賢哉其父 顏延之字延年

瑯琊臨沂人晉光祿大夫顏含曾孫也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軍參軍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子竣字士遜少有令譽初爲孝武帝撫軍主簿歷位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勿令後人笑汝拙也

蔡廓方嚴興宗不墮父也析薪子能負荷

興宗字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己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爲之名興宗爲之字初爲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太子舍人歷遷左民尚書掌吏部時孝武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尚書僕射顏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前廢帝

名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蠭目烏喙長頸銳下幼而狷急在東宮每爲孝武所責初踐阼受璽紱傲然無哀容蔡興宗退而歎曰昔魯昭不戚叔孫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帝始猶難諸大臣及戴法興等既殺法興諸大臣莫不震懾內外危懼殿省騷然湘東王彧與主衣壽寂之謀殺之 時年十七在位一年改元 永光 景和

子業悖虐孝武每責

孝武西巡子業啓參承起居書迹不謹上詰讓之子業啓事陳謝上又荅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素都懈怠褊急日甚何以頑固乃爾邪

及其嗣位構怨藏匿齇奴肆罵縱糞於陵

子業自以昔在東宮不爲孝武所愛及即位將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子業不利而止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爲齇奴又遣發殷貴妃墓忿其爲孝武所寵也皆令廟列畫祖父形像曾入武帝廟指武帝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次入文帝廟指文帝像曰此渠亦不惡但暮年中不免兒所斫頭次入孝武廟指孝武像曰此渠大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之即令畫工齇孝武像鼻其父子淫悖昔聞所無也子業又殺太宰江夏王義恭刳剔支體抽裂心藏挑其眼睛投之蜜中謂之鬼目粽太后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妻姑淫姊

新蔡公主名英媚文帝第十女適濟陰太守何邁子業納於後宮爲貴嬪夫人改稱謝氏僞言公主薨殺一婢送出邁第殯葬行喪禮姊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子業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百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子業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長公主子業每出公主與朝臣常共陪輦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窺見悅之以白子業子業召淵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淵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淵曰淵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捕鬼暴崩

先是訛言云湘中出天子子業將南行以厭之先期誅除四叔然後發引時湘東王彧被拘秘書省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子業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謀共廢子業子業於華林園竹林堂射鬼時巫覡云此堂有鬼故子業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隨羣巫捕鬼屏除侍衛子業親自射之事畢將奏靡靡之音壽寂之懷刀直入姜產之爲副諸姬迸逸子業亦走追及之大呼寂寂如此者三手不能舉乃死

當時盜鑄鵝眼綖環入手破碎隨水漂浮千錢三寸斗米萬錢

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即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民間盜鑄者雲

起難以鉛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子業即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剪鑿者謂之耒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並斷惟用古錢

太宗明皇帝

名彧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封湘東王累遷鎭軍將軍雍州刺史子業疑畏諸父因其入朝遂付廷尉明旦將加刑於帝乃與腹心阮佃夫等密結壽寂之等弑子業於後堂遂即皇帝位在位八年崩壽三十四葬臨沂縣莫府山高寧陵改元 泰始 泰豫

明帝名彧龍起湘東 帝形體肥大子業以籠盛之號曰猪王 **武帝諸子盡遭屠坑** 孝武二十八子帝殺其十六人 **剪枝傷葉子立螟蛉** 帝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立爲太子 **賣兒貼婦寺作湘宮** 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有何功德帝大怒使人驅曳下殿 **宮中宴樂裸觀婦人姑姊妹集嚬笑相因以扇障面王后不觀** 미俱倫切音均 **外舍寒乞猶重人倫** 帝嘗於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歡笑皇后王氏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爲歡適與此不同 帝大怒遣令后起

晩好神鬼忌諱多端凶喪禍敗疑似爲嫌蜜鱁腊肉噉啖無厭 衣炎切音淹 **私藏日積殿內埋錢** 帝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章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改騧馬字爲馬邊瓜以騧字似禍字嘗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盡更請宣陽門謂之白門帝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路太后停屍漆床移出東宮帝幸宮見之怒甚免中庶子以之坐死者數十人內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宮內禁忌尤甚移牀治壁必先祭土神及文士爲文詞祝策如大祭饗泰始泰豫之際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斮刳斷截者時經略淮泗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並斷祿奉在朝進官者皆市井傭販之子而又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喜蜜漬鱁鮧一食數升噉腊肉常至二百臠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後廢帝

名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母陳氏李道兒妾明帝納之故人呼帝爲李氏子帝亦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明帝殺孝武諸子而立之在位五年領軍將軍蕭道成結帝左右楊玉夫等弑之時年十五葬丹陽秣陵縣郊壇西追貶蒼梧郡王改元 元徽

廢帝恣游往返不輟嘗著小袴衣冠媟褻白棓數十左右羅列男女畜乘道逢怒截鑿腦搥陰剖心抉舌日數十人臥屍流血養驢殿上養馬御側裁衣作帽莫不精絕尼寺夜過偷狗煮啜織女夜度佩刀領絕 帝在東宮五六歲時能緣漆帳竿去地丈

餘如此者半食久乃下年漸長喜怒乖節左右有失旨者
輒手加撲打徒跣蹲踞以此爲常及嗣位內畏太后外憚
大臣猶未得肆志自加元服變態轉興內外稍無以制三
年秋冬間便好出入太妃每乘青篾車隨相檢攝帝漸自
放恣太后不復能禁單將左右棄部伍或十里或二十里
或入市里或入營署日暮乃歸四年意志轉驕於是無日
不出與左右解僧智張五兒恒相馳逐夜出開承明門夕
去晨反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鋋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
逢無免者或入人家劫畧財賄人間擾懼晝日不開門道
上行人殆絶嘗著小袴不服衣冠有白楷數十各有名號
鉗鑿錐鋸不離左右爲擊腦椎陰剖心之誅日有數十常
見臥屍流血然後爲樂左右人見有顰眉者帝令其正立
以矛剸之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牀側
與右衛翼輦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供酒肉之
費出逢婚姻葬送輒與挽車小兒羣聚歌唱飲酒以爲歡
適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鍊金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絶未

嘗吹篪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以此爲歡一日無事輒慘慘
不樂殿省憂惶夕不及旦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
熱中領軍蕭道成晝臥裸袒帝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爲射
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帝左右王天恩
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
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發中道成臍帝投弓於地大笑曰
此手何如道成懼潛圖廢立與直閤將軍王敬則謀之七
月七日帝乘露車從二百許人無復鹵簿羽儀往青園尼
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還是夕令左
右楊玉夫伺織女度報已因與內人穿鍼詭大醉臥于仁
壽殿東阿氈幄中帝出入無禁王敬則先結玉夫陳奉伯
等二十五人玉夫候帝眠熟至乙夜入氈幄內取千牛刀
殺之提其首馳至
領軍府以呈道成

順帝

名準字仲謀小字智觀明帝第三子也初明帝晚年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其宮人所愛者養之準即桂陽王休範子也姿貌端華眉目如畫見者以爲神人封安成王進驃騎大將軍都督揚南豫二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後廢帝遇弑蕭道成奉太后令迎立之在位三年道成篡宋廢帝爲汝陰王徙居丹陽宮尋弑之時年十三葬遂寧陵諡曰順帝改元昇明

順帝孤立勢傾日斜眉目如畫姿貌端華神人儀表運數有涯王盡劉氏帝出蕭家

帝下詔禪位於蕭道成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殿庭將輿入迎引令升車帝不肯即上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

齊紀

凡七王合二十四年

太祖高皇帝

姓蕭氏名道成字紹伯小字鬬將其先本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室喪亂高祖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爲南蘭陵人曾祖儁官即丘令祖樂子輔國參軍父承之仕宋爲南山太守封晉興縣五等男遷右軍將軍帝以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長七尺五寸鱗文徧體肩有赤誌如日月狀襲父爵爲建康令有能名明帝時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遷南兗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帝討平之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兗州刺史鎮軍將軍進爵齊公順帝立以相國總百揆封齊王遂移宋祚稱皇帝國號齊在位四年崩壽五十六葬武進泰安陵建元 建元

蕭氏道成深沉有量肩有赤誌如日月狀仕宋封齊禪代
自王晉帝奕時處士王嘉歌曰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穀中精細者稻也即道
也熟猶成也又歌曰金刀利刃齊刈之金刀劉字刈猶剪也王衣玉導留之無補帝性清儉
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王衣中有玉導曰留此正長奢侈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璽例毀棄導簪屬爲
治十年黃金如土帝毎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故國之悲情與
俱往宋有王琨王琨瑯琊臨沂人仕宋爲會稽太守右光祿大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
尾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壹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涙晉有徐
廣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爲謝玄從事西曹歷遷秘書監當桓玄簒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宋武
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将無小過廣收涙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
嘉運身世荷晉德實戀故主因更歔欷褚淵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少有世襲尚文帝南郡公主拜駙馬都
尉歷遷司空王儉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幼有神彩尚明帝女陽羨公主歷官尚書右僕射爵命新
加高祖代宋以淵爲司徒儉爲左僕射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
國家初褚淵王儉爲宰相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
點尚之之孫也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〇世說褚炤常非從兄淵身事二姓淵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令
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淵拜司徒賓客滿座炤
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令

昌遂有期頤之壽淵性好戲以軺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
世祖武皇帝名賾字宣遠小字龍兒高帝長子初仕宋爲贛令累遷尚書僕射中軍大将軍
開府儀同三司高帝簒宋立爲皇太子以建元四年三月嗣立在位十一年崩壽五十四葬景安陵
改元永明
武帝繼體創造功半叶單眠切音栟雲雷伊始事實艱難叶那沿切音年
機事平理内外相安叶於肩切音煙雖役宮室未害爲賢帝剛毅有斷政
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喜游宴彫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子良八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少
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封竟陵王卒謚文宣文學見親沈約

字休文吳興武康人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蕭衍字叔達南蘭陵人蕭琛字彥瑜南蘭陵人
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王融字元長瑯琊臨沂人范雲字彥龍南
鄉舞陰人范縝無佛因果爲假人生如花因風而下或拂簾幌
墜茵席者或關籬墻落糞溷者范縝字子真雲從父兄也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
士友所安仕尚書殿中郎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
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糞
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
著神滅論以爲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

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
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
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
野誼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縝
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縝後對縝又
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
其險詣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
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
乖剌為此甚可惜也宜便毀棄之縝大笑曰使
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

廢帝鬱林王 名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
懋之子武帝孫也永明十一年長懋卒
武帝立昭業為皇太孫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
鍾愛既嗣立慾鄗內作猜忌百生西昌侯蕭鸞弒
之時年二十二在位
六月改元 隆昌

廢帝海陵王 名昭文字季高文帝太子第二子也初
封新安王昭業廢蕭鸞奉帝纂統是時
鸞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在位六月鸞矯太
后令廢為海陵王尋弒之謚曰恭改元 延興

昭業昭文高帝子孫相繼廢除支庶承尊 昭業生時為其
叔子良所養而
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
同臥起妃何氏擇其中貌美者皆與交通密就富商大賈
取錢無數子良移西邸昭業獨在西州每夜輒開後閣與
諸小人共至諸營署中淫宴凡諸小人並逆加爵位皆疏
官位名號於黃紙使各囊盛以帶之許南面之日即便
施行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謂豫章王妃
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
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文惠太
子自疾及薨昭業侍奉憂哀毀號過禮裁還私室即歡笑
酣飲備食甘滋葬畢立為皇太孫裁壁為閤於太妃房內

相音日

往何氏間每入輒彌時不出武帝往東宮昭業迎拜號慟
絕而復蘇武帝自下輿抱持之寵愛日隆又在西州令女
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
信楊氏子珉亦有美貌何氏尤愛幸之昭業呼楊氏為婆
武帝有疾又令楊氏日夜祈禱令宮車早晏駕數日疾稍
危與何氏書於紙中作一大喜字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
侍武帝疾憂容慘戚言發淚下武帝每言及存亡昭業輒
哽咽不自勝武帝以此謂其必能負荷大業及崩大斂始
畢乃悉呼武帝諸伎備奏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
咽流涕素好狗馬即位未十日便毀武帝所起招婉殿於
其處為馬埒馳走墜馬面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
名鷹快犬以粱肉奉之武帝將葬喪車未出端門便稱疾
還內裁入閤便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自葬後
微服遊走市里又多往文惠陵隧中與羣小共作鄙褻擲
塗賭跳放鷹走狗諸雜狡獪日日輒往以此為常極意賞
賜左右動至數百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

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至五億萬齊庫亦至三億萬
金銀布帛不可稱計至此未朞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所
幸羣小及至廢黜庫藏悉空其在內嘗裸袒著紅紫錦繡
新衣錦帽紅縠褌雜采袒服密買雜物數千價武帝御物
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昭業與文惠幸姬霍氏淫通改姓
徐氏聲云度霍氏為尼以他人代之何氏亦淫亂齋閤通
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蕭鸞令北伐諮議蕭坦之請
誅楊珉何氏與昭業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
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乃耳語於昭業曰此事別有一
意不可令人聞昭業呼何氏曰阿奴暫起去坦之乃曰外
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聞彰遐邇此事自古所無恐必
誤宮事昭業不得已許之俄敕原之已行刑矣昭業昏惑
蕭鸞屢諫不納既而尼媼外入頗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
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咨鸞慮變率兵自尚書
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時昭業在
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閤須

臾蕭諶領兵先入宮昭業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竟無一言出西弄遇弑殯葬以王禮

高宗明皇帝 名鸞字景栖小字玄度高祖兄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少孤高帝撫育過諸子仕宋爲安吉令有嚴能名累遷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高帝立封西昌侯位郢州刺史遷尚書左僕射領右衛將軍武帝崩受遺詔爲侍中尚書令昭文立進太傅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封宣城王尋廢昭文而自立屠滅武帝子孫殆盡在位五年崩壽四十七葬興安陵改元　建武　永泰

明帝篡立廢弑自操自知不義憂心勞勞妨嫌出入竟不南郊絳衣服飾厭勝詛妖 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性猜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

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輙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敕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爲厭勝

廢帝東昏侯 名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在位三年爲蕭衍所弑時年十九改元　永元

東昏寶卷明帝次子幼便好弄書學不喜當哭喉痛笑禿不已閹豎裨販苑中開市宮人露褌綠絲著鞵閱武堂高多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步步蓮花淤泥不耦夜來笙歌朝出無首 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明帝亦不以爲非但勗以家人之行詔令三日一朝在宮嘗夜捕鼠達旦以爲笑樂明帝崩惡靈柩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

市暫上聲周也邊也

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地帝輒哭大笑謂官者王寶孫曰此謂禿鶖啼來乎日夜於後堂戲馬鼓譟爲樂合夕便擊金鼓吹角令左右數百人叫雜以羌胡橫吹諸伎嘗以五更就臥至晡乃起王侯以下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宵遣出皆僵仆菜色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閹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始欲騎馬未習其事俞靈韻爲作木馬人在其中行動進退隨意所適其後遂爲善騎喜游獵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率一月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旦或應出夜便驅逐吏司奔馳叫呼盈路打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臨時驅迫衣不暇披乃至徒跣走出犯禁者應手格殺百姓無復作業終日路隅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巷陌懸幔爲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夜反火光照天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橫路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適疾患困篤者悉掆移之無人掆者匍匐道

側吏司又加捶打絕命者相繼從騎及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無不蕩盡前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如此非一又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答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藏於草間爲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麞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發故貴人富室皆數處立宅以爲避圍之舍三年後宮火燒璿儀曜靈等十餘殿及柏寢北至華林園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左右趙鬼能讀西京賦云柏梁既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諸殿芳樂芳德仙華大興含德清曜安壽等殿又別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帀飾以金璧又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塗壁皆以麝香錦幔珠簾窮極綺麗縶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副速乃剔取諸寺佛剎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又以閱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

生於是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撤牆屋以移植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繫花取玩俄頃剗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紛紜往還無復紀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閹豎共爲裨販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將鬬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敕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荊子問內不得進實中荻雖畏潘氏而竊與諸姊妹淫通每遊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褌著綠絲屩帝自戎服騎馬從後馳騁渴之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於時百姓歌曰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明帝之喪竟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衰經杖衣悉盧布草小來弔盤旋地坐舉手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長閹豎王寶孫諸人共營肴羞云爲天子解菜又偏信鬼神迎蔣侯入宮晝夜祈禱加位相國又號靈帝從東入樂游

馬忽驚以問左右朱光尚光尚詐曰向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覓既不見處乃縛菰爲明帝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上所寵嬖宦至呼爲阿父阿兄而不恥不與朝士相接誅勠大臣發於倉卒人人不能自保永元二年冬蕭衍舉兵內向長圍既立塹柵嚴固遣將出討屢戰不捷帝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冠軍將軍王珍國侍中張稷謀應衍勒兵入殿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閹人禁防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直後張齊斬首送衍奉宣德太后令追封東昏侯

和皇帝

名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初封隨郡王改封南康王出爲西中郎將荊州刺史都督九州軍事寶卷無道長史蕭穎胄舉兵廢寶卷爲涪陵王奉王即皇帝位在位二年蕭衍纂立廢帝爲巴陵王宮于姑熟尋弒之時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葬恭安陵改元　中興

和帝廢黜蕭衍入來生金不用醇酒一杯　初蕭衍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邑而遷帝爲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沈約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衍頷之於是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一升伯禽就加摺焉

四言史徵卷四　終